叢書集成續編

二三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三八册目錄

史地類

新文豐

雲南地理及其地方史

滇繫四十卷（二）……清　師範輯　雲南　一
卷八之六……一
卷八之七……四四
卷八之八……八五
卷八之九……一二四
卷八之十……一六五
卷八之十一……二〇七
卷八之十二……二四九
卷八之十三……二九二
卷八之十四……三三四
卷八之十五……三七九
卷八之十六……四二三
卷八之十七……四六六
卷八之十八……五一四
卷九之一……五五六
卷九之二……五八七
卷十之一……六一四
卷十之二……六二五
卷十一之一……六四四
卷十一之二……六六四
卷十二之一……六九〇
洱海叢談一卷……清　釋同揆撰　昭代　七四九

滇繫書目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六冊

儲大文（翰林院編修江南宜興人康熙辛丑會元）

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吳偉業（國子監祭酒江南太倉人明崇禎辛未探花）

蒼雪法師塔銘

袁　枚（庶吉士改知縣浙江錢塘人）

高文良公神道碑　楊文定公神道碑　楊光祿墓誌銘

鄂文端公行略

竇光鼐（禮部尚書諸城人乾隆壬戌進士）

宗丞羅公墓誌銘

姚　鼐（刑部郎中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

知縣管石碑鹽場大使師君墓誌銘

汪潸源

羅孝廉墓誌銘

傅　恆（經略大學士忠勇公滿洲人）

大樹園記

王　昶（刑部侍郎江南青浦人乾隆甲戌進士）

草堂記　觀瀑樓記

吳　楷（騰越州知州江南江陰人庚辰進士）

南甸園記

屠述濂（騰越州知州湖北孝感人後陞按察使）

來鳳書院改建碑記

陳孝昇（永昌府知府浙江海寧人後陞布政使司）

募修雙虹橋疏

檀　萃

蒙嶽記　三臺山記　鎸字崖記　懸女崖記

王誦芬（宜良縣知縣江南吳縣人乾隆己卯舉人）

黑羊村築堤聚水記

李　純（宜良縣知縣湖南醴陵人）

移建學宮碑記　重修彩雲閣記

馮　甦（永昌府推官浙江臨海人後陞刑部侍郎）

永昌三忠臣傳

袁　枚

勇略將軍趙公傳　高守村先生傳

檀萃
董懿傳　張仕敬傳　劉方伯傳
方苞（禮部侍郎江南桐城人康熙丙戌會魁）
贈介菴上人序
屠紳（尋甸州知州江南江陰人乾隆癸未進士）
送蔣曉村別駕還河南詩序
初彭齡（巡撫山東萊陽人乾隆庚子會魁）
滇南詩略序
張允檝（祿豐縣知縣山西臨汾人乾隆甲辰進士）
滇南文略序
法式善（侍講學士蒙古人乾隆庚子進士）
錢侍御遺詩序
全祖望（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保舉鴻博先中進士授庶常散館改知縣）
董永昌傳
余慶遠（湖北安陸縣人貢生）
維西聞見紀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儲大文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范　公神道碑

國家恭膺乾命統御海寓武功文　治喆彥響臻時則有若太
傳秘書院大學士范文肅公叶　翊風雲經綸雷雨
太祖高皇帝肇造瀋陽三岔西平廣甯之烈實扈行營
太宗文皇帝廓潘家馬蘭三屯馬擱　大安之圖實參幕帷爰逾
扼長山下雲從江華受寀兀蘇　須律以暨決策署檄時秉
大都收圖籍蘯賦式實克光弼
世祖章皇帝之丕基顯祚而爲一代　宗臣
今上運隆下武克翦三叛時則有若　福建總督范忠貞公抵虐
刃羈隘室感慨殉義光日月而　炳春秋世濟其美奕休衍
慶迺復紀於兵部尚書光祿公　公諱承勳字蘇公系出宋
文正公而文肅公諱文程之叔　子忠貞公諱承謨之弟也
高祖明兵部尚書總會祖瀋陽　衛指揮同知沇祖楠胥
贈如文肅公官母金氏
贈一品太夫人公少而修整講覈經　世之書康熙紀元
恩延世臣甲辰銓工部都水司員外　郎改屯田旋遷刑部湖廣

司三品郎中改山東詳讞十載廷署稱平丁巳改都察院
監察御史巡西城旋掌江南道協理河南道事嘗以山東
江淮饑潦疏請緩徵又請廉懲吏註誤革職偕降調官胥
題留會地震求言請寬風聞處分而聽京官三品以上條
陳又請時
賜京官對飭章疏覈詞班行胥歎識要體當是時閩海底平忠
貞公以節殉滇黔亦寢平而川東譚宏復叛公伯兄都統
公嘗鎮襄樊以遏金房庚申
詔繇虎牙鎮重慶公改吏部郎中讓

禁旅往會討而都統卒於師公泣治含斂以行旋
命駐彝陵轉餉八萬石帑銀二十四萬兩師獲濟而宏乾殲又
命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繇承甯督滇餉公考次隋開皇闢石
門鎮唐天寶下兵南溪明繇藺州入赤水畢節道胥輓四
十日糧諭諸土舍輸麥菽別檄截黔餉和買米粟儲邸閣
而滇圍始合訖克成功比還改文選司榷崇文門稅九卿
合舉清勤
上雅知公才擢內閣學士坐漢班批紅本乙丑春以副都御史
巡撫廣西時剩軍興糧累萬部議九府折徵公酌駐兵遠

近戶糧多寡本折胥宜民便之又請蠲容鬱藤賀十州縣
陷賊被失銀米獲允檄修興安秦靈渠石隄復唐斗門且
斬胥纖余褒公韓襄毅公之經畫而丙寅夏晉兵部左侍
郎總督雲貴首禁攤買軍餉予直俾自市飭鹽價無敢騰
揭承買藩莊部價而朋沐氏勳莊田之撥給而後籍有司
者始獲除莊租且省民溢價二十一萬兩有奇又以滇屯
賦十倍民田贍尺籍四萬餘人之什七科徵時用軍法戶
多棄業逋乃請裁大理等六衛楊林等五所歸州縣且除
九戶釣資之令凡民墾者無敢爭并力請蠲七年逋獲允

民始蘇公勤綜軍實而馭奚尤善操縱魯魁山環新嶍蒙
元景楚奚時出掠號野客歲索軍民貨號保頭錢而楊宗
周普爲善李尚義方務化爲之渠率公騰檄諭之乃籍日
丁口隘以降蔑著赦主魯姐黨渠阿所恭蜀部戕姜州洪
弁而賂協將爲抵匿比事聞例勦復竄蕩郎箐合阜州間
公遣將渡直勒脅東川土舍縛之乃持辟奚議而防協亦
論如律從尚義復出掠檄鎮協蹤搜白箐入奪義隘尚義
自刎爲善面縛而宗周實爲鄉導宗周魯魁奚所號勒昂
者也公又疏免解姚安高奣映皋籍婦伏北勝高贊熙俾

復業士舍胥悅附公事兼淹恩洞中竅要而應變機尤敏
僞包起發數貫一弁肆斷嚇公請撤之而胥數千人免解
獲允滇餉例給銀時鑄錢至四十八冶于銀七錢三公密
請停鼓鑄給全銀戊辰夏楚兵譁伍多耕請乃亟合省僚
宴而陰偵之秋七月十六日夜撥勦左協營兵尋飭飛檄
扼平彝交水走黔趨楚道二十日夕會城復約三更焚掠
庫乃潛令監麗譙率擊二更達曙掩訊首惡夜未既以次
就縛立磔十三人亦會僞標無一人應者事旋定而尋飭
嘩兵果直撥堵交水兵而敗縛磔渠八人餘勒歸伍

上褒諭有加井允給銀奏公又請預協餉而滇黔無禁烏鎗咨
功加弁無停用兩迤胥帖公雅覈形勝治滇移右協羅平
以控黔之木窄關馬尾籠粵之安隆峒而遞移廣羅協廣
西以扼特磨邑管之道尚義平復移新嶍營新平縣而汎
諸箐隘及其疏迤金沙也定権場於江北之木瞥灣而請
蠲麗江失地賦俾守寶山巨津通安蘭州籍地無致却撤
雲龍州暨橋後沙溪彌沙浪汎以實劍川之拖枝樹苗工
江三汎復北勝直隸布政司以壯瀾滄衛而升永北協爲
鎮俾剌次和死魯之革何香羅流土互守營制大定宅若

護松花垻晝昆陽海口工恢鎮遠偏橋達滇道築雲南東
北甕城又改昆明學祠王忠文吳忠烈楊忠介熱濫志夫
且文武具舉修蒲縣驛遞務而克綜大禮長和羅甸之所
啓嗣坦綽布燮之所督算犀革銅盾鐸鞘鬱刃之所萃緬
朱波柏城蓮里木尾鐵橋劍賧格孤魯昌之所環市都雲
銅人爐山落蒙之所貿絡咸陽黔甯鎮遠之所彈壓劉宣
撫王靖遠李長垣朱山陰之所制置而胥措注而斡運之
也泊癸酉
陛見復奏駁奏減糧六事

溫諭留閣比甲戌旋署而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之
命矣蓋涖雲貴凡九年秋復
命總督江南江西而公再請
陛見奏吳賦重請如夏稅秋糧例六月開徵又江西民輸漕兌
賦貼官運木次號腳耗後附全書支給而漕臣題編正項
并追徵支給銀米累萬宜蠲又宜復宣樓二船歲修例
上胥詔部議允之公嘗憫拔徵官輒挂初參例調斥請改降級
留任而以積欠數爲差請捐積穀糶三存七請蘇屬安屬
之五州縣胥析年徵通又請南米竣秋徵而先撥又駐防

當糧并貯十萬石會城以慮儉歲胥允洎丙子黃淮湖溢乃晉發指積米貯會城又假留漕鳳倉麥凡九十三萬石有奇以賑淮揚徐泗飢且請胥蠲常賦獲允公以世肄經學文肅公嘗主順治丙戌丁亥己丑會試雅意人才而江南萬八千餘人試於鄉財中式六十三請廣解額獲允三之二公又新江甯學季課江南北江西士類激尤懿公雅蔢河渠始涖任會勘震澤水道吳淞口石閘黃淮溢又勘黃運隄堰口閘議疏胥核要比去江南一年嘗治蕐家口運河袪怪物塞龍口隄王家渡距大壩千六百趕截溜埧一又一年復涖修高堰固周橋六壩以限氾光白馬諸湖疏引河於陶莊開立東水壩一以導黃環淸口而東南江以南耆稚忭躍曰老候埽礎夫且久而見思揚濵崇祀而寶克綜徐豫南徐豫揚江之州部武甯淮南宜歙鎮海鎮南之節轟驍軍招州經制月椿版帳辨額之支移減放支運兌運改兌之規則淮忠武河南武定程文迺憲之行肖乘傳周古水于餘姚夏湘陰潘烏程之撫皷𣿅而幷頒滁以肯蹲之保釐著宣之烈也公涖兩江五年以金太夫人憂去己卯冬晉兵部尚書是時昭木多鄂爾多斯

王師霆埽公筦本兵五年飈馘塵偃閫出勘運州縣號恕允坐曹肅然若無事而屯戍斥候士馬糧械不誤紊瑣而自辦寶克繼磈石貴綰暨近世鈞陽華容蒲坂威望而以前後二十餘載之經畫遷擾也雖

天子彌隆櫳光寄神用亦寖耗矣甲申亟以疾乞身獲

襃允公修文肅東皋別墅營生壙密雲縣之青甸築清溪莊五十三年春疾劇

賜醫二月一日卒年七十四

賜祭葬如彝典爰以乙未秋八月二十二日葬於青甸之壙禮也公娶穆奇覺羅氏

贈一品夫人繼沈氏

封淑人繼趙氏

封一品夫人胥有婦德子一時繹鑲黃旗佐領公嘗兼轄而以致仕

特賜襲今用才望顯女三孫五宏賓官蔭生宏定宏宗宏寅宏甯公少侍文肅公終日立無敢敧手培金太夫人塋以前山類蛾眉號眉山宅日植松九別號九松事都統忠貞諡友愛弟精奇尼哈番公食埸公兼山公尤篤撫猶子今大

司馬公宵鎮公胥先成立爲名臣雅皆拯人之急嘗請書
倣鍾王米書尤工方丈字文章雅鄭經世務集如干卷又
奏議如干卷蒞職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獲譴階自資德
大夫皆光祿又增級五
恩寵褒逾御燕御賜不勝書督滇黔
陛見
上嘗書左氏傳世濟其美以賜癸巳
萬壽燕國老又手尊顧公
諭諸王是父兄嘗有大勳乃賜飲
雲章煇映天語褒宣一字加榮九原可作然則攉牲有碑樂石
有銘豈直高平盛事諸義莊而續廉祀哉蓋實許肄文肅
忠貞暨公制辭繙析中樞異日史臣紀載之掌故以稱
聖天子篤念宗臣褒崇勞舊之指而光昭
太祖
太宗
世祖之聖德神功於億萬禩也先君子入翰林實忠貞公教習
士而某編齋怪景慕烈爰諸佐領君之請次公行事如右
而系之以銘曰

嗚呼是爲
興朝功宗臣范文肅公誥嗣兵部尚書光祿公之阼恭先襄後
樂實祖文正恕人責己實宗忠宣滇黔紀多勤於銘鼎兩
江數領被諸羌茲北斗喉舌之任西省樞機之權今佳城
兮永閉維崇閟兮載繙後有考者且胥瞻夙山之嶪峨聽
清溪之潺湲而慨然太息於世臣之流光錫美以徵丹篆
而耀緗編

按范公政蹟已詳載碑中竊念滇自平偽剗逆以來除
洪公承疇趙公良棟以武功特顯外如蔡公毓榮王公
繼文石公琳石公文晟蔣公陳錫高公其倬楊公名時
鄂公爾泰尹公繼善無不實心任事而其經營安輯之
勞滇之人尸而祝之范公亦其一也繼此者觀已成
事即可告無罪矣近則諸公移親李公湖譚公尚忠費
公純書公麟孫公士毅咸以清節著稱而初公彭齡甫
履任舉鹽派夫之弊一掃而空之較前諸公勢爲尤
難心爲最苦茲因錄范公碑並論之滇人士尚無河漢
予言哉丁卯八月記于抱甕軒燈下

吳偉業中峯蒼雪法師塔銘

清涼一宗自長水胥源不絕如綫勝國時滇南蒼山再光璿師表明華嚴元談輯會元記開鍵啓鑰蔚爲教宗萬歷中蒼雪法師自滇適吳得法巢雨爲雪浪之元孫一燈再焰人謂滇南萬里邈若天外兩師代興交光繼照豈非華嚴法界中分身接踵乘願輪而至者師自號蒼雪又自號南來非偶然也師滇省呈貢趙氏子父碧潭爲都講僧母楊氏師幼從雞足山水月道人爲沙彌管書記年十九慨然遠遊孤笻萬里叩印楞嚴于天衣受十戒于雲棲受滿分戒于古心律師聞雪浪晚棲望亭往參焉浪歿巢松浸開講甘露寺師年廿餘古貌稜然敝衣下坐除夕奮筆呈詩大衆驚畏依一雨潤于鐵山與汰如河師並爲入室弟子雪浪之後巢講雨華各擅其長二師殆兼有之諸方所謂巢雨蒼汰者也師謂華嚴一經經王法海非精研疏鈔不能涉其津涯窮其奧窔遂與河師住華山師住中峯一歲兩期踐更周遭東南法席于斯爲盛河師首唱一期順世而去師遂獨力荷擔講第二期于華山講問明品于中峯講第四期于慧慶講第五期于昭慶講第六期于錫山甲午歲至吳地病篤輟座人或勸其且止師曰我去汰兄

炷香發願人天鑒知敢背拾乎師于賢首清涼諸書講演淹通純熟大乘經論如肉貫串處處同其義味自大鈔外講楞伽一講楞嚴惟識二講法華及中百門三論一千燈一鏡交互映徹他宗別子函矢紛如靡不推爲魯靈光也丙申夏應見月律師請講楞嚴于寶華山老病人扶氣息支綴登座開題圓音落落至第二卷末命弟子代講無何遂不起人謂有護法神冥加實願力所持也病劇作解嘲詩十首有曰如是我聞應未及奉行信受已先膺又曰剎竿倒却門前人大廈將傾賴木支又作辭世頌曰我不修福不生天上亦不作孽不墮地下還來人間生死不怕有一寶珠欲求善價別開舖面娑婆世界師之戒地堅脚根實臨行正定如旅還家視世之過頭沓舌閙影織空者豈可同日道哉師面目刻削神觀凝睟所至賢士大夫希風禮足博涉內外典賦詩多新警句住中峯建殿買田伽藍一新在他人以爲能事師未嘗有所作也示化寶山實丙申閏五月廿二日世壽七十見律師護龕歸葬塔在中峯寺後二百步嗣法弟子七人聞照書佩等爲上首而佩具狀謁銘余老歸空門與師結契尤篤每執手語余魔外邑

拔法眼澌滅黯然欲泣者久之嘗告其徒風雪當門孤立
不懼者婁江一人而已然則師之銘非予其誰宜爲銘曰
師之南來啓明東廟烱水無涯點蒼積雪照耀東南如湧
日車彈指說法華嚴樓閣重重開遮悲愍末法淚如春雨
我何求耶雞足之山有大比邱守佛袈裟我勒斯銘印正
法藏竢彼龍華

袁枚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澹菴累官口北
道生五子公其仲也十八歲舉于鄉十九歲登進士入詞

林
聖祖奇公狀貌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公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形勢公口陳手畫審詳不煩
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巡撫粵西鄧橫
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萬衆投刀乞降
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請調
鶴麗劍川兵鎭撫之開墾陸涼州屯穀儲倚改哀牢山土
司爲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魯魁茅洞諸寨所擒
呼呼腦兒刀光換等以功襲拜他拉布哈番福建饑民變
調公督浙閩公道浙即奏姦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
請撥溫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
上從之閩人大和閩自朱一貴反後番不納餉小不順輒攻劫
焚殺公立民夷界址碑移興泉道駐廈門設哨船巡之苗
夷讋服生番阿密氏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祚參將何勉從
竹腳寮南投埼兩路進兵禽之
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
倨忌者欲傾之密奏福建倉穀全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

按察使白映棠私言江浙清查無益恐累民白奏之
上以公袒同官沽名罔上不道逮內大臣史貽直等馳驛料簡
閩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普思苗叛貴州廣西猺猓應
之乃
命公總督三省公到滇即率提督蔡成貴等討平之仍回兩江
權巡撫事
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權使年希堯人以爲仁者之勇尋遷戶
部尚書入都過寶應薨謚文良年六十三公揚休玉色進
止凝重目瞻焉不能遠視然長寸餘無事輒瞑開則精光

射人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本於自然人相對如臨山海光
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
天語褒寵或忤
旨且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平時雖家挐賓僚欲窺公顏卜主
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深知公性寬不能掖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累及終不
悔然於
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且望重治行終長者故雖詔書廹責而
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咨與謀阿喇浦坦

降
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糧以彈壓兀魯特喀爾
喀爾部落降人和羅爾邁逃
上又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
逃者
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爲脫其罪
故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衛爲滇南布政使與李
南爭鉛廠河
上切責公引咎絕不言李李慙感折骨後李督日陞

上疑公叢脞問李李奏高其倬勤過臣太慎故少遲緩耳又短
覲終日胸摩文案生肉胼起可驗也逾年公入覲奏事畢
上命褫公衣公驚以爲將刑侍衛摩公胸奏曰李衛不欺
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
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秕政
命補察劾
旨甚嚴補唯唯到江南知人人稱公賢乃以實奏
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即遷總漕嗚呼公與補俱不可
及而

世宗之神聖誠何如也公於學靡不窺天文地理皆洞悉而詩
尤工所著奏疏十卷堪輿家言四卷味和堂詩集八卷行
世繼配蔡夫人亦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葬大
興縣秀才營之原
銘曰泰山之雲崇朝而亘何郎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桑
之枝浴日而行何風吹似毬而雷焚不驚惟公秉夷姤之
性行恢台之政昇端右之才慰閭左之懷始任戴冠來扶
王風赤霄昌項素手捫空導帝九陔罔弗棣通悅近來遠
有晬其容歸邪星出白澤郰通蚳矛丈八鼉鼓一中使探

村狗國區人驚封靡不書雲奉歷橫草成功徵衣旁旅其
聲喁喁
帝曰汝大將軍而弗操刺宜淬其鋒以持劍朧公拜稽首黎收
而答臣持者心臣亭者法七年敎民三日先甲百辟欽之
高山仰兮九藏竺之終德賞兮家象祈連高一丈兮所謂
大臣盡瘁以爲像兮

袁枚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楊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子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一字凝

齋其先出關西明初以軍功襲鳳陽勳衛家懷遠從江陰
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公湛深聖學自布衣
至爲尚書言動措施敷奏一不外于孔孟以事被譴人懼
且不測而公羇殘火治詩禮如平時
聖祖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爲第一流康熙庚午舉人辛未
進士入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道當是時
直隸無兩司官巡道司刑名所屬見憚迎奉者相夸以多
金幣出巡則餽夫錢驛費者重足錯轂而至公壹切禁絕
牢貯書吏僅通食飲姦不得發毎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
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好也遷貴州布政使尋巡撫雲
南時征西藏蒲洲兵集省城公慮擾民爲葺茅茸屋撤牙
門西廊使居而中隔以垣遣官巡之庌其馬夏不宛喝廁
時勵士敎民農桑蠶畜饑寒者收穀之所劾官雖有罪必
助其歸較巡道時尤多仁惠曰昔專乎巡今兼乎撫故也
在滇二年而
聖祖崩
世宗憲皇帝卽位雍正三年遷雲貴總督五年題辭鹽課獲譴

六年受代公旣以道自任不與時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
朱綱來鞫不得毫毛罪坐他事修城雍正十三年冬
今天子受
世宗遺詔卽位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
丰采滇黔人狂走懽告老幼相率觀公或裹酒宴羅拜繼
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旣入覲
天子石對良久命以課皇子造人才秩典禮數大事旣出尋賜
馬賜第時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
事初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勿與公獨以三甲得故

事直隸學政非宮坊不與公獨以檢討往至是
天子命公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
詔先下公受恩三朝異數皆此類也公既用益陳利害諸朝臣
言可採者爲代奏聞所定滇省事有弊即請報罷時
天子銳意太平於藩郎時深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欲盡所學以報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聞庶常
眷勞患手足痛
上醫問不絕公具冠帶草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子以
弟子應詢爲守葬某原

銘曰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
沛然有餘穆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客仁人實際大貴
無色大羹無味薰薰熙熙口噓元氣用之則行投之無戾
天子曰咨汝弼三朝如彼卿雲久爛丹霄惟汝余輔以帥百僚
伯夷彤伯班序顛毛公拜於殿民賀於郊惜哉冬日雖和
晷短遂矣春風雖歸澤遠蒼蒼九乾茫茫五施兩楹甫興
魂無不之古書黑石罔或磨治路過者勿馳大賢在茲

袁枚光祿寺少卿楊公墓誌銘

公諱毅揚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
疾衣不解帶至蝨緣領遊益敬十九歲知陝西兩當縣丁
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汛畢工與永定道
黃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潮涉者皸瘃公憐之許日出後
下鍤黃巡工遲民之來將箭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
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陽光熏人
公重裘尚縮瑟乃責袒肩者戴星來耶黃大恚適館張楪
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
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
固安民以爲大戚聞宛平吏來迎驚聚而逐之

聖祖獵水圍過固安老幼爭留公
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好官與
宛平耶
上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擢鄒平壽光諸城
數縣有夏姓民競産享銀五千公却之諭即以此金遺若
弟夏昆季泣于庭睦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
夷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鄰妙徒猓猓寥狼屯雜一旦隸爲
編氓如開洪濛守土者嚙齗不肯往公到爬梳捐瘠俯順
荒濫令民樹一本榆畝畜一溝水召土官爲典吏諸里魁

以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化風雨和甘傒錢賚布大行民祀公于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間有過不則易禾必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禾木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沉無常田與糧離稅法抗倣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賦數無訛調撫四川奏減火耗改馬廠為普濟堂墾田千四百畝登租貯穀養鰥寡老癃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

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于家

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

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恃其勇泛海至青州官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刻刻起屨忽抱其背鷹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于手

聖祖以爲日磾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洶洶刼人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李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閤岳州帮禽之案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甯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趺坐而逝公先娶李氏再娶黃氏俱

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

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集厚也清畏人知指屋漏也勇而好禮伏不鬬也雲之油油楚蜀覆也大書南游神彊茂也望夏琥般黃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文也天其以是鍾美于後也

袁枚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爲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公

公方頤廣顙鬚髯若神色溫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自命過高常卑視古人氣出其上然于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肯忘以爲坐政事堂批勅尾非宰相事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章之表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如飢渴胸中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溫卷者己未禮闈撤公立宮門向闈學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閱人文所卜悉不雠惟袁枚一人驗耳聞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翰林

翻譯校最下等公所定也啓糊名大恨召校往賜飯與深
語且曰覘汝狀貌
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
者嗚呼公之知校如是校既早退不獲有所建白以彰公
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以文章而公之行事又無從搜輯屢
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趨庭時所服存
手集者命校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國史之遺
謹按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
落也高祖屯太宰汪領七村人投

太祖高皇帝曾祖圖們襲佐領從征張理陣亡父拜官國子監
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公將杖之
公袖匕首見曰匕可殺義不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
年典雲南鄉試還授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縉紳橫甚抗
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
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參中門迎
奴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

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
三省苗屢撫屢反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
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
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日
月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
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張廣泗張允隨元展成哈
元生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
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

終不甘諸漢姦又陰嗾之改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
窩泥滇之茶山黔之長寨粵之泗城西隆州相繼騷而
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于柱裸淫其女而頭臾之然後剖
心祭旗公慙恐次骨奏請解任討賊贖罪
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督軍屢戰所獲苗皆剖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
胆裂繳上苗寨弓刀鎗砲軍器無萬數丙午用兵至庚戌
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入百餘

里先是孟養夷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作亂兵部尚書
王驥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誓夷驚從古未有然
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常親巡三省窮邊
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環花衣焚香俯伏孟連木邦南
掌諸國遣使上表獻馴象寶布金盤銀鼓等物皆離中原
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岐豆如栗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封襄勤伯
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准噶爾未平命公爲西路經略
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援例中

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祕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
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
上必嘉奬忠誠頒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
專事無大小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到處巡撫
以下出境千里拜謁處若天人從雲貴入相入總兵跪送
泣曰公行矣某等無以報願舁公須臾望見顏色公未及
答八人者素勇捷直前擾去輿夫蟒服珊瑚冠肩公而行

數里外一總兵忽亡去七人無耦不得已皆散行百里外
見草中孔雀翎彪彪然膝行奔前抱公靴大慟聲盡咯血
則前亡去總兵昭通鎮某也公亦潸然淚承睫下入
朝首薦之遷松江提督公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
迹無所避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三省時
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八達粵之楊林諸
河俱宣流貫行商貨麕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
稅將軍鄂彌達請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
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

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放儀仗廝睡或四
散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變公
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蜂攢噬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
公如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璂以名儒爲糧道李日更所
劾公昭雪之經略歸
世宗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杯禁盤匜械笥之屬必
具已報齊矣命舁堂上几視之以爲羸敗大怒召海切責
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曰卿勿還舊居可赴
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使衛十人捧而送公公入

宸翰亦入園府中無園圖
命以濂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為軍機房公弟兩奇提
督九門兼兵部尚書公力爭不可能受直言雲南司道賀
慶雲見太和令劉某獨曰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嘿然心
嘉其直薦之枚初見公便問張奐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
虐以威虔劉太甚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
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為騾傷紅漬未已公竟不知也乾隆
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瀕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為堯舜復
出有歸美于公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
何力之有焉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配享
太廟諡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

竇光鼐宗人府府丞芑儀羅公墓誌銘

宗人府府丞羅公諱鳳彩字芑儀號竹園其先江西廬陵
人明嘉靖中徙雲南之石屏曾祖萬藻歲貢生祖人文父
繡錦皆以公貴贈朝議大夫祖母任氏母鄭氏皆贈恭人
公生九歲而失贈君家又貧太夫人紉績以訓及長能自
力於學雍正元年成進士由景山教習授刑部廣西司主
事遷四川司員外郎擢廣東道監察御史仍兼刑部行走
巡視中城轉戶科掌印給事中提督山東學政巡視通州
淮安漕務丁母夫人憂乾隆二年服除補刑科掌印給事
中巡視天津漕務遷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尋擢宗人

府府丞以假歸後遇
覃恩誥授通議大夫舉鄉飲大賓乾隆三十七年春二月初六
日以疾卒年七十有八以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南麓
[illegible]原愨篤行孝謹與人和易而有常守初任刑曹有疑獄
慎失入爵具題公爭之司寇卒得直及為御史稽查八旗
虧空
特旨議敘加一級再巡中城皆有聲雍正八年
命往宣化等處查災賑全活甚衆其視學山東也識拔多知名
士請均廩貢之例令候廩得以次序貢其巡漕天津時值

隸方議宣洩積水公以民田皆已種麥請勅下總督孫嘉淦勘別渠道檄飭量給籽種償其工作他若文流統侯登麥後續辦鐵民便之公久任臺垣歷試中外朝譽蔚藹大僚或與以自代比擢京卿咸謂公且柄用而公遽以遷葬假歸引疾退居逾三十年是以公之所有不克竟施於世然公之歸而廉退著在朝端詩書澤其子孫德義化於鄉人以視夫人之競榮利希進取或冒斥辱而不止者何如也公娶許氏誥封淑人有子一人元琦隴西縣知縣女子一人適士族孫男五人慶恩壬午舉人湛恩辛卯舉人會恩戊子舉人萼恩覲恩皆庠生女孫一人曾孫六人廷坤廷墉廷垌廷塏廷埼廷墳曾孫女四人公之卒也慶恩請表於予同年友掌科閻君循琦循琦公任山東學政時所得士也更因閻公而請銘于予爰即公之進退本末著人耳目者而銘之曰負矣羅公起炎服始屯而亨惟毋淑在角耶麐羽耶鸞西曹南亭鵷尚躅卿月方升躔能縮卅載遺榮亦不辱罔蟻慕羶鴟嚇肉以彼較此孰失得然哉公乎天所篤崔不爲嶢嶮爲谷以羸厥後謙之福

姚蘇知縣銜管長蘆石碑場鹽課大使事師君墓誌銘

君諱聞忠字恕先師氏本居山西洪洞明初從黔寧王定雲南以功得世襲指揮使者曰毓秀始入滇定居大理府趙州之彌渡至君凡十二世君之祖諱可植考諱鼎乾爲楚雄縣學生君十四歲而孤子立無伯叔昆弟貧以耕食欲奮於學而貧弗讀書不得入君愈發憤且求禱於神一夕寐若有人以刃剖胸取其心濯之寤悸猶若痛然自是聰悟文冠其儕旋入州學乾隆六年中雲南鄉試第三名試於禮部數不利丙戌科試後挑選署甯州訓導四歲吏部取入都旋授爲長蘆石碑場鹽課大使場治兼昌黎樂亭於是宦樂亭二十年乃歸歸八年而卒年八十有一君有文學才識屈居下職然不以爲忤意遇人甚和易至非義則堅不可犯樂亭令以竈戶地誣爲荒地招姦民而市之竈戶訴於朝人知令之不直而多爲之地者君以實報上官且持之甚力上官詘之強鹽場官然終以君議正不可奪地卒歸竈戶其持身儉甚衣履敝不易曰苟欲華侈一至不給則敗所守娶金孺人生子翼先君殁繼娶任孺人生子範君以

文章教弟子多成名者而範亦中甲午科雲南鄉試第二名今爲安慶府望江知縣有聲矣蓋天報君於其子也範既葬君於東山祖塋之左原使範補爲銘銘曰

其學天啟其行人豊官偃不起誼植弗毀昌後其徯既安幽堊銘貽萬祀

江濬源石屏羅孝廉南畊墓誌銘

嘉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吾友石屏羅孝廉南畊病卒于家其季弟徵君琴山撫伯兄五臺君所次行狀詣予郡齋屬誌其墓謂予與南畊道誼相許宜無溢辭也予重思而

嘆曰性醇篤而行直方有體有用如吾南畊者朋好中實鮮其儔吾不爲南畊銘老成楷模其孰求而取則焉按系南畊姓羅氏名會恩字際叔先世江西廬陵縣人明之中葉有諱繼者客遊滇中遂入石屏籍五傳皆績學不顯至
國朝雍正間大父諱鳳彩始由名諸生連捷癸卯鄉會試累官至宗人府丞父諱元琦以乾隆戊午科舉人知隴西縣南畊爲隴西公第三子領戊子鄉薦與兄五臺今廣恩黔陽令湛恩暨弟江川教諭蔭恩徵君歲貢生覲恩振揚文學於南中稱最事父母以孝養聞居隴西公之喪備盡哀

禮服闋部選安甯學正時母孫太孺人病且衰奉檄而悲辭不就後太孺人歿喪之一如隴西公哀苦歠粥不飲酒肉者累月不御衾裯者累年昆弟行止雖異跡出則情思惓惓居則笑語怡怡己酉琴山病劇藥餌必躬調口哺兼旬不勌而病以霍然居恆刮磨豪習不務嬉遊往還族姻知好間成人之美如不及過有過差雖年分尊且長者未嘗不面爲規切其言初或戇不入聽迨退而思之卒未嘗不感寤以歿日際叔愛我也三上春官與鄉先達周立崖廷尉錢南園侍御師事友處砥礪文行無虛日既以不得

志歸里下簾觀書闃若不知外事至於指陳地方利弊侃侃而談咸中窾要州之海口關農田甚鉅歲資疏濬常毅然獨任之嘉慶己未地震災戶嗷嗷猥當事開廠賑粥身理寶秀二十餘竈勞瘁備至民不苦饑君子於是知南畊潛德不耀其才又足見用於時也卒年六十有二配廖孺人先卒生子廷均娶戴氏亦相繼卒妾孫氏生二子一女俱殤以伯兄次孫士範士芳嗣南畊生平耽卷軸勤考課闡述先德彙錄古今格言成帙以示學者復輯法帖數十種臨卒一一分給子姓其自著有過庭彝訓南畊文集詩

集藏於家

銘曰

維滇耆望系分廬陵五世 潜德委祉宗丞隴西繼之孚惠頌稱貽穀彝後君用嗣興篤於所性不學而能其行踽踽其骨稜稜爾淑爾慝謗復勸懲經理利疚指畫肩承德出名上才奐與矜孰戢其翼而不霄騰我來眴盯諏謀頻仍匡我拂我言服我膺吁今已矣疇爲良朋銘君之兆來許是徵

傅恒大樹園記

歲己丑余奉

命經略征緬軍事駐節騰越會盛夏暘雨間作師期需次偶簡閱士馬經城之西偏林木蓊然殊異常觀土人言此中廢圃一區蕪穢不治余往視之則銀杏十數本同跗異柯圍徑二三尺環帶修篁以億萬計清陰廻互稀見圭景延佇移時嘆世所艷者連楙累閣而人境自然之勝固莫之省顧秀無一椽無以謀憩止會參佐有司進而以鳩工請余謂務戟方亟詎可以此役民旅廼令傔僕除薙道茀披露幽爽於樹身離立間編茅 縛屋翼以小亭未浹旬而告成時偕補齋雲巖兩將軍晤言於此咸以此爲龔壁都媼之所處一旦有拔有廬曠如奧如㧚見者宜爲譽嘉樹焉余謂凡事之見爲難而置之者多矣苟審其時地而致吾力則徑榛可以莞簟理固然也余之闢此徑可治者治之基可藉者因之籬樊可衛者補之雕飾弗尚蕭視弗煩故灌莽去而吾廬已成用使賓從咸得所托相與諮論朝夕無惰無曠並藉以卜師貞焉而吾又以知物盡樂於自見第不拂其性不違其材而已各適所用也乃額之曰大樹園誌地之遇而偶合於公孫故事非欲以自況云

王昶草堂記

騰越州知州吳君楷以書來告於州廨之西爲草堂子其爲吾記夫草堂之名舊矣昔少陵以華州司戶參軍佐嚴武樂天以司馬佐郡爲閑曹二賢皆得以選勝卜室爲草堂以優仰嘯咏無足異者今騰居滇西南極距賊砦才數舍七關之阨塞皆在境中大軍方參錯分布其間將卒馳驅遊徼圍圍不絕於道而羽檄之移相望也牧斯地者時芻茭親鄭驛治文牒且日不暇給君獨次第部署不震不驚乃欲倣少陵樂天之爲以遂其偃仰嘯咏非其敏且兼

人何以有餘力若斯與雖然少陵之草堂經營於上元斷手於寶應旋以徐知道之亂入梓居閬又逾年始有嚴公幕府之行則安居草堂者前後僅閱歲爾樂天以元和十一年貶江州秋築草堂明年三月落成又明年而召還則所云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石雲樹者蓋無幾時今君以廉幹聞於朝不久當遷擢以去計君於斯堂亦傳舍焉爾顧兢兢修補庫壞期於完好則其不以傳舍睨斯堂其肯以傳舍睨斯民乎然則君之能舉其職也蓋可徵已

王昶毘盧寺觀瀑樓記

騰越之疊河蓋瀑也其水自赤土羅生諸山來流爲大盈江至是崖忽斷缺水懸以下注於壑凡百有餘尺其聲訇然磔然若駢車若雷霆稍近渡石梁沫隨風着衣袂及面若散絲若霧雨蹬廻而覘之若懸布若翻雪襳褷跳盪翕張擺劃洄洄沄沄駭心眩矚惟兩崖道蕪茀無駐足所遊人病焉水東坡上故有毘盧寺寺後翼以樓州牧吳君撤樓之西壁而窗焉瀑之全勢可一覽以盡因顏曰觀瀑余以冬十一月來坐斯樓而望大盈江經南甸又南過干崖出關合蠻暮湖匯於南大金沙江循阿瓦城以入海而茲

水實爲其源蓋中夏之氣迄於緬甸勢必與中夏合應作如是觀云

吳楷南甸圖記

南甸古西宋地去州城八十里至元年間置南甸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以千夫長刀某之子刀貢蠻掌之正統八年刀樂硬以征麓川功授南甸宣撫司遞傳十有四代至刀呈祥仍予宣撫世職頒印信爲三宣冠至今應襲刀三錫凡五代計刀氏襲職兩朝共二十世越四百年矣土司署向稱雄麗乾隆三十一年邊事起土司遷於署之西二十里永安山築結草舍以居舊署留同守之余於三十五年治騰越前傅文忠公議善後八條於南甸設守備一員統兵二百名爲騰越協分汛地於其署之前闢草萊築官舍以供官兵棲止土司署如故也四十年秋制軍覺羅圖規畫邊事以騰越改鎭分南甸爲左營都司統兵一千名駐司邏捍七關並移駐州判一員於其地余承命董其役築兵房六百六十二間文武衙署十一所軍裝庫一柵門街道俱備越五月告成始建議時永昌太守周君際清偕余相度建置事宜

議給土司銀買其署爲都司署土司寡妻刀思氏攜其孤刀三錫雪涕言祖父業不敢得價且不忍棄翌日率其民百餘人撤正房三間而去余知其意因令存樓三間堂三間大門三楹繚以周垣還其片壤爲土司舊封地名之曰南甸園園中老樹數本夏秋時白鷺朔翔卵育於其上望之如雪樹旁有活水從山間來滙爲方池擬作草堂於其畔名之曰振鷺亭以寄意樓上四面開窗藉以遠眺一從西南百里出黃林岡通于崖盞達一從東南二百里上杉木籠山通隴川猛卯左右環抱號稱形勝後之君子有能登高作賦余將拭目俟之并以告繼今守玆土者知是園爲土司之舊址用誌遺蹟永永無極云乾隆四十一年夏六月記○按作是記時裁今三十年餘矣聞其園已爲武弁所據樓房片瓦無存堂爲牧馬所過此已往將不知有是園矣錄此文因以寄慨云

屠述濂來鳳書院改建碑記

余之涖騰也歲在戊申旣集多士倡修學宮矣旋語多士州舊有來鳳書院今何不振耶則曰書院因來鳳山而名山麓有寺寺南爲書院久圮弗可考乾隆己巳唐使君世梁改建於州署右丙戌軍興以書院爲駐節所吳使君楷復建於州署二堂後進諸生而課之諸生欲復來鳳舊址而竟未果今請定新基其於學宮右乎余曰噫書院以講學昔滇有二理學先生皆騰越人一爲吳執齋闡學於王陽明倡明理學以教其鄉自號來鳳山人一爲吳協卿受學於湛甘泉著道南錄以教其鄉講求性命之學流風餘韻多士宿有聞矣成虧何不可考也兩先生居同里生同時得海內兩大賢爲之師其講學必於來鳳如鵝湖之會朱陸風嶽未沫遺迹頻移今定新基在學宮右計亦得矣宜急蕆乃事於是鳩工庀材逾年而書院成名仍其舊余喜甚進諸生而語之曰甘受和白受采亦旣有講學地矣爭相磨厲期與有成守正路而不惑於歧趨崇實學而不人於虛浮守王湛之學以追鄉先輩二吳之遺風其庶幾乎且鄉先輩不獨二公也經學如易翼之詩學如易經考辨之學如黃貞元鄭邦喆皆表表錚錚足爲矜式可傚可師也由是本純固慤實之天眞致敦行學文之人力於以幼學壯行黼黻國家則今書院之建卽古之嵩陽嶽麓睢陽白鹿又豈多讓

也哉予因爲記之以明衆育之情至規模之次第堂舍之數目以及經營建造衆紳士之姓名悉詳於碑陰云

陳孝昇募修潞江濕錫喧雙虹橋疏

太守告郡與州之人士滇渡險惡莫如潞故名怒江以其波兇怒自蒙番南流少東經怒夷乃入滇界循山西行南五百里至永昌蒲縹站西實當永騰之孔道也江既怒更倚瘴爲威渡者恒苦之夏逾甚兩岸相距舟楫往迴彼此卬須動經彌日蘊豉雨滸瘴遂得以襲之先者不救後復踵乘明知畏途不得自脫則守渡待舟之禍烈也舊有飛橋若擲杖以梯月行旅之至止者急趨而過瘴在其下掩鼻馳可不及入獲免此厄橋之所全大矣自此橋中斷重積維艱今士民僉謀於濕錫喧議建鐵橋爲工甚鉅力出衆擎乃長吏倡或風行草偃甚盛舉也以請於屠使君使君轉告太守以圖進則知濕錫喧據乾溝上游兩岸石壁對峙中流孤石突起儼若砥柱舊有飛梁橋跡尚存太守見之而喜曰天設此險以待後人善用尤貴善因用之而不能因如我民何天既生此一方民豈無康莊俾之率由乃故爲此瘴癘以害之哉吾人奉天造橋以因利乘便宜

爲衆人率且夫僻處邊徼瘴雨蠻烟無處茂有惟在親民者調劑而利導之耳試觀昔之荒榛斷梗今則繡壤綺陌矣昔之雕題鑿齒今則聲名文物矣

國家休養生息至德覃敷聲教四訖輸誠納賮極於炎陬士庶往來漢夷輻輳是橋也所關甚鉅豈惟一州吾郡邑人宜共出力太守與使君先爲之捐爾士民情殷利濟尚其樂輸以副於次

檀萃蒙獄記

蒙獄在祿勸東北二百里一名烏蒙山一名絳雲露山一名烏龍山一名雲龍山（大理府志）一名雲弄山（東川府志）一名雪山昔蒙氏王滇國於大理以國內點蒼山爲中嶽銀生部界蒙樂山爲南嶽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爲西嶽麗江界玉龍山爲北嶽惟茲山僭主東嶽焉而邑內金沙江亦與蘭滄黑惠潞江爲四瀆故祿勸界內兼擅嶽瀆之封何瑰瑋也其山北臨金江陰爲會澤陽爲祿勸上有十二峯縣亘盤旋幾數百里中天積翠爲滇東諸山之冠遙望之誠有嶽氣益州記云盤羊烏龍氣與天通其尊嚴固不同矣常有雲氣蒙蒙烏晧不辨故曰烏蒙曰雲弄時而形雲裳疊

甘露凝丹故曰絳雲露神物所潛不敢狎至故曰烏龍曰雲龍四時積雪素練懸空故曰雪山斯亦帝之下都也與崑崙懸圃相配焉十二峯以配十二辰峯頂各有天池惟惠嫋深浸內涵日月倒景其旁有帝漿之臺帝會衆神觴於其上沐浴此池水波香發如旃檀逆風其色澄清太虛不滓湖之四岸皆天生青碧自然甃成池中蓮花大如車輪有伽陵頻伽其命之鳥集於其上風清月皎出和雅音遠岫孤僧鐘磬深更往往聞半天仙梵蓋此鳥之音聲聞數百里寶藏經云雪山有鳥一身二頭神識各異同共報命即此鳥也池側有鳥萬數竦環向池秋空飛葉捲落欲下尚未及水飛鳥迎銜置於別隝蓬枅挂莽幾成岧垤獨角神鹿其身潔白行於雪岩如不見物厓隒斗絕非仁羿莫登自古及今未有能躡屐者果其一目垂堂永存長生矣琪花瑤草琅玕玉樹璀璨眩晃爍人目精不可極覘層城絕壁迴隔人世縱有躋勝之具鼓勇扳陟如書累人未及翠微飛水走雹有似拒擊寒氣凜冽噤齒僵足幾欲墮裂雖炎伏歊暑挾纊猶慄四時雲封難尋路徑靈物傀形觺角捍衛有類開明誠山嶽之神秀未有宿緣不可犯干

矣山半有仙人洞昔那姑仙修煉於此洞外嘉蔬葉似韭帶其味甘香土人採取毋敢咳唾相呼略有聲語水雹立至居民懾懼老死山趾不敢問津嘗有若士爲汗漫遊曾一涉之殆契誠幽昧履險迎平者乎因題絕壁皆雲篆書殊不可辨南詔會建嶽廟於山趾今廢下有烏龍泉流爲烏龍河因山名烏龍水亦從之也取泉水者必屏息凝思萬籟俱寂然後掬水盈盈飲之甘冽淀之清明澡槃胸中塵穢五藏濟滌手足類濯髮齒雖揄弃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猶未足以喻也稍有聲響水即不能入器縱竭力合把如施瓢杓於鋪練之上杳無所獲矣

檀萃三臺山記

三臺山者一曰龍三藏因明讓帝曾藏於此故以爲名在祿勸北五十里克梯村山如臺形凡三層故曰三臺代北五臺此獲其三彼爲文殊師利所居此則有天下大師遺跡其山四圍峭壁羊腸一徑紆折而上頂極寬平可容萬馬清泉一灣曲流成澗密林豐草夾於兩岸春時雜花亂放杜鵑馬纓流丹點絳掩映於綠縟碧漣間殆非人世夫山三襲陟再成英一城在此其三襲者矣扳蘿援葛趾踮

隳唇腹厚石角埒胥靡之不懼甫得一升故扶節者斛此山有仙樂崖路小克梯山後懸若峭壁杉柏參天猛攫披鬟入不敢至亘辰穀旦笙簫細樂響徹重霄倏遠倏近聽之忘倦或月一聞或二三月一聞表羣仙集會之所故虎豹守關也元中書行省參政安茲葬於此山當明中葉鳳朝文畔時於此屯兵故跡猶存後阿克敢逃亦負隅於是爲其險耳竊謂滇黔羣山之間如此險者不少而蠻人恃其阻深闇昧不樂耀於光明其屢叛屢滅皆此山之類誤之皆阿資云國家有萬軍之勇我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不知縣轄無異蛛蠶之網瑣甲無異螳螂之衛劍閣雖嘹嘹之者蹶惜無以孟陽之銘告之耳其名龍三藏者士人相傳大師遊滇時依西平侯西平因匿帝於武定土酋鳳氏所鳳氏居帝於此山已而去滇入蜀歷吳楚間復由蜀入滇結菴此山居年餘復去已仍還此山旋遊俱者他去師三來此山故云龍三藏顧或者疑之謂帝未曾至武定而萬歷間巡按劉維登獅山遇塑匠劉志道謂正續寺後郎建文禮斗處詩聯尚存惟真蹟爲鳳蠍磨去而維亦云成祖遣臺官博採民風徧歷天下資物色建文維伯

祖給事僳暨御史史滿奉命行滇而建文竟久潛茲山無虞豈二公交孚有隱微之長慮默運於其間歟夫維當萬歷庚辰數典念祖必當有據然竊疑獅山距武定舊城十餘里永樂中寺記云名公貴人大夫君子凡有事於此者必遊之鳳氏果匿帝於此不如龍三藏之尤僻則土人傳帝匿龍三藏以爲尤得其實其磨去真蹟大抵由維祖之亂也郡志又有從亡十一先生祠則諸公應亦至三藏不得沒其跡十一先生者始終保衛程濟也陰相往來則葉希賢楊應能也三至滇者史仲彬一至者郭節程亨焦雲也來滇旅死者馮漼黃直也相遇吳鑑嚴震也陰護不言者沐晟也其他不至滇者不與因得以附著之程濟績溪人善先天之學隨帝至滇遍遊蜀粵吳楚往來嘗住武定獅山委曲翼衛歷四十載供給使令聽順無忤嘗和帝詩云吳霜點點髮毛侵不改惟餘匪石心作客歲寒應自久避人巖壑未曾深龍蛇追逐知心少魚雁依稀遠信沉回首金陵更何事短節高嘯懶登臨帝歸大內濟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還滇焚菴散徒去時已九十餘不知所終郭節連州人號雪菴和尚尋帝至滇常振衣千仞出袖中一

冊朗誦不知何書見人至仍貯袖中避他處每登獅山盤陀石上亦取袖中冊讀之去來或經年後不知所往黃直常州人遁變慶間永樂七年入滇訪帝偶遇馮滙於市一見愕然相持入山哭語移日十年復入滇與滙會同還病於途帝自衡歸見之馮滙黃巖人從帝至滇止永嘉寺變姓名稱馬二子或馬翁或塞馬先生尋奉命去十年復至滇時帝先出遊衡山訪滙滙不遇題詩寺壁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浮朝囘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中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比見黃直來相持哭

寄語莧日郎胡詩去帝聞滙入滇亦還於途聞蕭寺廡下見二病者郎滙與直也俄俱死葬於寺東帝題其石曰兩忠之墓葉希賢松陽人楊應能杞縣人與程濟等始終隨帝備歷諸險以永樂元年至滇永嘉寺從徙居永昌白龍菴帝與程濟出行留二人守菴及帝還菴爲有司所毀從帝遊浪穹搆茅菴於赤石嶼山下程濟筮之得剝之坤濟曰剝盡而順吉也然龍戰之詞有凶永樂十年三月楊卒四月葉卒並瘞菴東程亨濼州人焦雲籍貫未詳史仲彬吳江人帝出亡主彬家兩閱月由襄陽廖平家乃抵滇次年帝復至彬家留三日制衣履而去後彬偕程亨郭節來滇訪帝相值旅舍因同至彬家宣德九年帝以會稽之遊至吳江時彬已死帝慰勞其子悲悼久之

檀萃鐫字崖記

自蕉山起飛棄九天至鐫字崖止崖勢巉削如巨靈擘開如融鰲齧斷絕岸萬丈壁立赧駭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崖隙漸麼牛覆於河其勢欲頹鑿爲通徑行旅往來風雨可避如行長廊昔鳳氏專土敘其家世官爵摩崖數方大書深刻一方題曰鳳公世系序自宋淯熙起至明嘉靖癸巳

止則祿勸知州徐進記也一方題曰武定軍民府土官知府鳳世襲劂色則鳳英之世次履歷也一方爲巽書不可辨跡蟠漢交而成之者也一方題詩一章頌鳳世守之功世守鳳英小字也此外有大字題壁者幾處惟山水之間四字頗佳題名隱隱見王元翰字崖前遶河其深不測土人傳鳳氏盛時其富敵國憑險起冶鎔銀液飛注河中不知紀極又藏銀遍崖罅間此物精氣時化爲巨鱗魅介或橫身塞河或負若螺岸獨之者不死則病先時有某牧苻聞其說而涎之斷其上流引以枯之迄不能涸乃募善泅

者探之有麪奴者陶氏之黑崑崙也縋索而入窮其深際則介然魁邱非綸綍所能挽從而鑿之得銀一塊而水忽湯沸剖背如鋸不能久踞郎躍而上遍身丹瘢似刻矣稱其銀適償牧公瀉河之費乃嘆取予自有數也數年前有江右客過崖下偶陟一層戲揭一圓石則燭然滿坎因負之歸其坎圓而坳類藥臼云

楊萃　懸女山記

懸女山在祿勸縣七星莊後烈女奢格化形處也懸崖峭壁飛猿不能援攫層巖之上髣髴烟鬟霧鬢凝於空中過

之者無不肅然起敬其事具於邑人苟尚禮所爲傳云祿陽州治之南有村舊名曰馬房昔土司鳳氏養馬莊也明嘉靖間莊中彝人義蘇往山採薪爲虎所擒其妻奢格年二十有四同父兄諸山尋尸號呼哀慟數日未獲回至莊後巖頭騰身跳下忽被大風吹貼巖壁懸身千仞下無所著其上石蓬儼若寶蓋可遮日雨父母哀憐連梯以接曰我欲尋夫地下神風吹我巖頭從夫之心遂矣接之何爲竪杆送食不食視之已化矣形留石上望之如生悽愴之聲二年方絕鳳氏土府瞿氏聞之來視見此奇異語衆曰踴身高巖不惟不死懸立削壁形容如故非神顯靈欲彰其節烏能如是人可輕之耶乃名其山曰懸女巖建菴七座名曰七星改馬房爲七星莊以天有婺星故以星名且女宿麗於北居斗壁之中厥星有七故名七星菴焉菴祀眞武亦取義於北方云於以報達天庥昭明節義嗟乎異哉貞烈感格何歷歷不爽乎易朽幻軀爲堅白石迄今百十餘年形容宛在此豈人[illegible]哉蓋天示明鑒永旌節烈以勵世人者也況鳳氏土人亦知敬天憐節名山建菴崇重其事可謂得風勵之旨夫奢格彝婦耳目不睹詩書之傳

耳不聞節烈之行非有父兄姆教之先也非若名媛閨秀內則閫範之素嫺也而奮不顧身捐生殉死竭志黃泉昭靈碧落懸崖羽化石壁形存以視夫靦顏脂粉朝寡鵠而暮鸞儔者不大相天淵耶先慈傳語先王母嘗備道其事先府君曾有讚曰嗚呼格命不辰夫被虎擒舍身立節契合天心顯靈標異留形高存身名不朽萬古榮馨丰神凜冽昭耀明星遠近望之莫不欽靈經世勵俗丕綱正倫冰清霜潔浩氣凌崑日升月恒義烈悠存余竊慮世遠名湮爰述而傳之爲忠孝節烈之模而付乎露筋碑之陰云爾

王誦芬宜良縣黑羊村築隄聚水記

滇南山多田少而水更少周禮所謂山國者是也每當夏秋之交山水㪷漲朝泛而夕涸無陂塘渟潴之用欲望其水澤均調多黍多稌其可得耶丙戌秋余蒞茲土考其地唐曰昆州元曰宜良沃野百里地利五穀邑之水利惟文公隄爲大自江頭村紆折而東繞溉田五十餘里而邑南之黑羊村獨不被其澤蓋其田三而皆山東則官河隄埂地勢低窪旱乏水潦被淹村民生計維艱職是之故士民徐天賦等請於秋杪冬初收聚官河下流無用之水於山麓築高埂圍截其中春初沿山皆可插青夏初開涵洞灌路下田聚水處涸出亦可隨時播種漲盛則閉洞水亦不能溢埂爲患余親詣其地相度形勢果有利無害如所言適好事者梗之嚴約毋得阻撓迺今鳩工鄉民咸踴躍爭先裹糧荷鍤而來者以百數越三旬而隄成柳子厚云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大自有此埂當日文公開渠導水之功至今日而並及於黑羊村之民其利不更溥哉後人當思創築之難因時整葺勿使墮壞士民等請壽諸石因余所願也是爲記

李純宜良縣移建學宮碑記

邑舊有黌宮此復遷建何曰正方位也正方位必遷建何曰崇
先師也何言乎崇
先師曰事師無南面者舊廟面北今移而南使都人士北面祀之於弟子之分宜故爲崇
先師也然則費何出乎爾曰此純之志而邑紳士樂成之故費有所出而事集也初壬寅歲純任斯土謁於廟仰宮牆之嵬峨殿楹之高廣而瞻拜之下竊以爲
聖道隆於我
朝廟祀重於寰宇茲邑士夫祀
聖者以南面將事於體制未合且考從前甲第亦屬寥寥即與紳士商移建而度地於城西北隅雉山書院之址北枕蓬萊東輔萬壽西翼掛榜南案雉山有靈秀焉已具成竹將舉行純調署元江去乙巳秋復來邑人士深喜其再至純創以前所欲移建者捐俸爲倡而紳士沐浴文教已久謂斯舉爲崇
聖道振文風捐貲盈萬請於上憲獲允乃涓吉庀材鳩工興役

擇老成陳一夔李節民孫啟元陳永齡等董其事始乙巳
冬越丙午秋告蕆其制較舊加宏峻矣備焉計外為照壁
為泮池中為圜橋旁植桃柳數十本上為文明坊三楹東
為門曰德配天地西曰道冠古今中建石坊為櫺星門名
宦鄉賢兩祠翼之大成門五楹峙其中左右則先賢祠為
東西廡主以大成殿五楹計高三丈四尺廣七丈簷楹榱
桷階級廉隅峻整宏敞下為享祀拜跪之所再進為
崇聖殿五楹後為尊經閣三層為催官星體取發祥啟秀義廟
左為明倫堂三楹而制大備矣夫世運之隆視乎人才吏

治之實徵於教誨而總以表諸
聖人之道乃有本而不敝純竊幸斯事之有成稍伸欽崇之意
而尤願都人士爭自濯磨言坊行表以無負余之厚望果
蒙
聖人在天之靈默為佑啟適會丙午鄉試副榜嚴烺遂以正薦
得元從此人文炳蔚由是而曆台鼎以鼓吹
聖世之熙和詎不盛哉考之邑乘學宮昔無誌缺也茲又安可
無記爰謹書其始末於麗牲之碑

李純宜良縣重修彩雲閣記

不侈言祥瑞者
聖人之心也而自集夫祥瑞者
聖人之化也我
皇上神靈天亶敬德日躋夙夜乾乾
宸修懋建丕顯業以用中慮一夫之不獲荒陬僻壤仰見
聖天子欽明恭讓之意初不期於景星慶雲芝草醴泉之瑞以
粉飾太平也然而
德隆者啓慶集洪延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蓋化洽則民和民和
則世泰世泰則天心順地道安休徵丕著海隅咸熙宜邑

雖處滇徼民生其間含哺鼓腹詠歌至治此彩雲閣之建
誠昇平之盛事而得體要之大者也是閣出城西里許教
場之北傑構巋然乾隆二十年有五色雲西見前令張公
日睹建此其所以揚
盛世之休和啟人文之瑞應者意至深遠而風雨飄搖日就傾
圮考之志乘惜無記夫紀嘉祥開文運斯閣之助不少況
今在學宮右臂輔以文筆尤為有裨即倡紳士與修增葺
黝堊丹雘煥然一新年撥租谷三石五斗擇公正紳士主
之為歷年修補費人和事舉瑞藹祥蒸是時遠近居民咸

見彤雲掩映掛榜山畔吾知人文由此駸駸日盛矣後之司牧者常加意而增修之宣聖主之德化傳盛事於無窮豈不休哉謹記

馮甦永昌三忠臣傳

三忠臣者謂永昌別駕劉公司理王公暨司理弟孝廉而三也孝廉不官於永而死於永故亦得附永稱忠臣焉傳曰劉廷標字霞起號在玉閩上杭人王運開字子朗運閎字子遠蜀夾江人丁亥沙定洲之亂故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既而蜀寇張獻忠遺黨孫可望等入滇破定洲屠臨

安下楚雄入大理移檄永昌時運開以永昌推官署金騰道印廷標以通判署府印謀守瀾滄江拒賊天波懼甚將遣子送款諭廷標運開以道府印俱往兩人正色曰吾兩人原非有印官何敢與公爭此印雖然印在吾而聽公以印往是吾亦降也吾輩受先帝命官茲土甲申之變自分死久矣豈能降賊乎且吾兩人皆書生猶義不爲賊屈公獨奈何以三百年勳戚賊未至輒謀納款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哉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印惟公之所欲爲也天波無以應惟陰以危言促郡士民就署哀請之兩人知事不可爲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時運閎避亂在永運開曰弟未仕義不須死其將吾妾俱西勿令此輩在亂人意也而郡之士民洶洶咸恐公守城以致賊屠戮日集府署前或罵或譁或以理請謂公固効忠毋苦我滿城百姓運開慰勞之使退衆更趨劉署廷標從容坐廳事招衆來前曰逆賊伎倆吾素知之他城之降而屠亦屢矣處亂世生死當有數若輩何畏之深耶衆譁甚或直前曰世間亦誰不畏死者廷標笑曰若謂我畏死乎我欲死久矣因呼酒開匣取毒納酒中將飲

衆惶懼盡走出是夕運開過劉署對酌甚歡相送出拱手曰看來惟有此路走得是也廷標應曰諾郡士民竊聽者私相慶謂王使君走吾輩可無恙不知運開已於夜自縊於理刑署中矣詰旦其僕奔赴劉公告變廷標嘆曰男子哉我老人當先行而顧先我耶遂沐浴焚香擬上毅宗表文又賦詩四章其一曰甲申臘望迎哀詔已矢攀髯殉此身三載偷生慚後死今亡猶是大明臣其二曰廉秩隆昌歷四秋慚無一善解民憂時艱自縊從先帝共結君臣萬古愁其三曰白髮生來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不知何

母何承受每把斯言訓兒孫其四曰憶昔繞爺孃時敬予每詠節廉詩于今清苦歸泉下倘博雙親慰可兒書畢以素練懸於梁上客及老僕百計阻之不從既就縊體素肥重練絕而蘇客復持之曰此天留公也延標厲詞叱之盥漱正衣冠更以帛自縊死運閎在騰聞訃偕劉公子及弟至永治喪事門人弟子有過哭者運閎曰此吾輩布帛菽粟事耳何苦爲厝畢復走騰越其後賊竟至永襲執沐氏父子聞二公死節事歎異之命求其後將授官或以運閎對賊命二生往與俱來運閎欣然就道至瀾江中賦詩

一首付其僕曰吾兄弟豈作兩樣人耶遂躍入江中沉丈許更躍起水中色怡然衆急救之運閎揮手止衆竟自沉僕出其字視之云得我骨同吾兄合葬題曰夾江兄弟之墓人皆傳誦之其詩曰行來漸近永昌士吾兄忠義若相與弟兄不作兩截人留此精魂見父母數日人得其屍於沙岸顏色如生云贊曰死生亦大矣惟忠臣義士其見理明故能處之若素以予所聞三公之死豈有所甚難而勉强哉當獻忠自成捘蹶敗滅逆孽內竄其無所能爲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滇黔三十餘郡望風降靡何哉非有所慕而事之一死實難耳從容就義三公而外不多概見嗚呼顧不難哉當日明社之墟久矣節死忠未必顯而滇之大吏且爭官於賊獨三公者勳臣遇之而不屈舉國請之而不移三公且爲誰守乎守吾不可奪之志而已若三公者洵可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三公死後賊至永惡少爭焚香迎之獨有馬生員者閉戶自焚其事甚烈亦得而並傳焉

哀牧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甯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

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具詞以解免隨入關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甯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勸貧富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甯夏

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
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
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
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縣隣俗號鐵門坎賊防
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圍木栫陡陖公下令曰元旦渡江
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騾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
淺爲萬馬騰蹴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
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
格鬬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
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
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
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
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
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
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

欲以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
我兵布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
不靈宜掘壕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殺
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
滿語張目瓶狤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
砲臺甚密自謂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
兵爲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自披馬絹持大
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
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砲雨下賊敗走公
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
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
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城所
得降將僞官俱不殺并代奏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
功然本秦人性戇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
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
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
陷永寧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嗣相救及鑾儀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illegible]言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雖怵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自序戰功艱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斬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畧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諡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騶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予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勳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子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公曾孫秉銓牧晉甯時 先君官儒學爲同城公孫之壻以世襲一等子轉運長蘆 先君又居屬下其所道公戰蹟與傳中約畧相同然予嘗隨諸滇父老云三市街之捷世璠君臣膽落人皆思變公自念身兼總督語後事種種棘手遂以細故忤貝子互相參揭解兵聽勘貝子即令蔡毓榮統其軍逾二日大兵入城公子銀錠山頂坐胡床旁睨之旋奉調入京師授綏遠爲滇督竟以滇事獲譴人咸服公先見之明云○鈕玉樵秦觚謂公之待記室也甚倨文檄箋奏必覰其喜怒方敢呈稿退立楹間以伺少不當即擲之地屏氣跼踖拾而納之袖中易以進或微點首或默不置一語始知其可用矣公固以簡重養望然幕客終異于胥吏不應如是褻亦若輩有以自取耳倘遇陳孔璋阮元瑜以公之尊豈忍虐使之哉嘉慶丁卯中秋記于望江縣署抱甕軒之燈

下

袁枚高守村先生傳

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各以其學學聖人要其至焉耳後世河北宗鄭江左宗王尚未聞其有所拘閡也東天下而祟宋儒自元明始于是高才生退有後言且過激人見其激也又羣驚爲奇服怪民而莫敢近焉是過也乾隆甲戌高先生守村訪余于白下年七十許清臞蘁立高睨而大談解孔孟專擯抵宋儒其所見亦未必盡是要皆的的然有心得者余灑然異之別六年陶明府京山從滇歸道先

生守姚安事甚具又十餘年蔣茗生太史來贒先生不絕口二人非妄譽人者余益信先生果奇男子也茗生授二石刻曰此先生知平彝劍川二州德政碑也滇人不文序事不識體制又過欲揚頌如郗鑒見王導蒠滿口重言殊不流于其采而傳之其一碑曰先生廉不言貪勤不言勞

王師征烏蒙運餉六千石而民不知理訟可和者和之可決遣者決遣之罔不當其一碑曰征劍川糧減額外公件銀每兩若干引老君山水溉西莊畝收增數斛丈揭雅揚清其界酋夷皆拜曰從此百年無事矣嗚呼滇嚴惜俗也能齊其口爲無窮之聞以存先生然則碑愈便民情愈眞想先生之經德秉哲殆不愧其言者先生亡已久子弟才下無所發明門生故吏又懼大忤于俗不敢張其說余聞而悲之夫犯衆敵抗令甲以追取聖人之心此其志直合萬世爲一朝者而卒之身甫歿姓氏就湮然則與夫庸庸然曹出曹入者何以異也天之所以生斯人使獨異于衆人者又何也追憶當日先生與余天涯一邂逅耳豈料身後事余爲存之而余亦豈料十餘年後尚有先生爾知已在耶夫儒者闇然之學原不爲名計而卒其所以常存于天地

間者又捨名曷以哉噫古之人所以重後死者也先生名爲阜鉛山人

寻自戊申秋分鐸劍川去公作牧已三十餘年而流風遺韻猶有存者公書學十七帖酒後揮灑每出新意斷縑零素人皆寳而藏之城西滿賢林爲州勝境公摩崖題字云一潑道豔殊怪得可駭公號守村吳江鈕公讓號半村客督幕歸安孫公見龍號潛村掌教五華書院而公爲劍川刺史皆同時各負文名鹽城徐南剛權使嘗呼爲滇南三村云師範手記

檀萃董懿傳

董懿字千美祿勸之綏席人少有雋才尤精於術數爲人慷慨喜功名顧不遇康熙五十三年舉恩貢齒已艾矣而意氣不衰五十九年二月大兵三路進西藏懿請於當事自備鞍馬口糧從軍於時都統五哥副都統吳納哈噶錫總兵趙坤馬會伯咸器重懿有事必曰請董先生卜無不神其年八月遂破走策凌敦多布復西藏董先生功多而限於階議敘予縣丞雍正二年謁選丞浙之常山歷署常山令移署緒安而宮保李衛督閩浙尤重懿舉卓異權秀水令旋即眞秀水劇缺頗稱難治懿處之裕如蒞事九年始終如一已改平湖未三年告歸年八十六於乾隆十四年已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酉時卒懿性廉明在官多異政綱罟漏規漕糧積弊胥吏視爲利藪者革除殆盡鄰邑有疑獄數年不決懿治辦立雪其枉邑嘗旱禱之即雨嘗火祝之即滅其去官也民建祠立像且著其治行於碑碑稱其拔幟於鹿苑難增聲價於柳營運幕伏波座上推借箸之良謀赤斧戎中著籌邊之偉伐鳳鸞栖乎枳棘宵雨注於嘉禾洗石磨之沉冤消祝融之烈燄冰心不因利染

鐵面不爲勢移時人以爲實錄懿狷潔之操老而彌篤歷官十餘載家無産業篋無華服民感其德劇金資其歸且謳歌其治行不置迨今雜劇中梟鏡臺賽龍圖皆爲懿作也越人神懿之治行爭傳上清府正一眞人符牒來越稱懿已奉天曹勅授嘉興府城隍神民禱於城隍祠輒指目曰此吾董公也今越人之吏滇者太和令周君仲英景東廳盛君世繹客滇者仁和孔君嘉善石君亦以爲然湯紹恩見神於紹興秦裕伯見神於上海然哉然哉懿所歷有政蹟嘗權嘉興判王江涇司馬俱有吏名父百揆母解氏妻馬氏俱以懿貴封贈兄憲弟慧子文瀾慧子文瀚俱以學行稱

檀萃張仕敬傳

張仕敬字儼菴一字覺夫祿勸之他頗人也其先本安氏安氏故出火濟當漢季助丞相亮南征有功封羅甸世長烏蠻滇黔土官安氏皆其後仕敬遠祖朏由尋甸守分牧露益當宋時其後分駐祿勸之補知絞擄他頗始氏張有明開滇張氏以地歸順世爲他頗望族其祖與國以軍功擢官守備駐省城與國卒官其父明鑑復歸他頗他頗之

民純而殺爭趨約束不似他夷跳盜不可拘化張氏之敎也仕敬少好讀書有文釆補諸生康熙庚子舉雲南武鄉試爲人沈深有幹略時魏翥國南天章先後參戎府於武定雅知仕敬所居他頗扼東川尋甸之衝有事每以仕敬爲倚重雍正五年冬東川土酋祿天佑據法戛私造軍器謀不軌刦掠附近居民祿勸首被其害署牧許廷佐以聞滇督檄翥國與參將楊國華分路勦之翥國過他頗要仕敬行仕敬戒其屬多載布袋衆莫測時天佑與其妻沙氏屯集三岔口花椒園率衆拒險殺傷兵練官軍屢却賊盡扼諸隘莫敢先進仕敬率所屬連破諸隘道復通將逼賊巢命所屬盡出布袋囊沙負以進賊望見以爲糧空壁逐利衆棄囊而走賊爭囊伏起大殪賊進攻花椒園破之天佑奔九龍箐又破之乃遁入多顆落時六年之正月也進攻之天佑遁二月乃獲之於老烏老雪山箐賊平幕府敘仕敬功欲予以官固不受翥國訝之謂君何不樂官仕敬曰吾負債深不能官翥國笑而不之強也幕府重違其意以情聞

上加賜繒綵自是仕敬能兵之名頗藉甚然心所不樂也八年

翥國以中軍副將總統東川一路征烏蒙夷賊祿萬福於是南天章參武定戎府檄仕敬以土練從翥國過他頗仕敬使其弟仕恒率土練從翥國先行翥國旣收東川而土酋祿艮珍祿承爵叛從賊焚掠村寨進逼東川翥國屢出兵擊之不能勝賊勢方殷道路阻塞郵遞不通翥國遣人間行請救督府檄楚姚總兵官祿往援之祿畏賊衆不敢進連趣之始抵東川閉門自守賊大猖獗將奔尋甸直犯省城州郡大震時仕敬後發所屬僅二三十人行至紫牛坡大遇賊且盈萬適和曲吏目仇某運糧至亦抵坡甫卸運夫五百人坐地飯忽報賊至運夫驚欲走仕敬拔刀前曰爾等坐毋起起吾斬爾衆肅然時已夜仕敬計賊不知吾虛實乃多舉火令五百人分執之而身率所屬前薄賊賊見火光滿山谷疑大軍至不敢進仕敬因奮擊之殺四十餘賊賊大驚還走遂四散不敢復犯紫牛坡當是時黔蜀兵亦已破烏蒙賊翥國亦固守東川而東川羣賊道中梗信息絕督府大憂之紫牛坡者東尋二郡之要塞也賊苟軼此長驅尋甸省城必大潰決散漫不可收拾故大吏焦思甚仕敬旣扼紫牛坡大破賊賊散不能復集其蹤之

益易直抵東川壽國聞仕敬至大　遂引兵與黔蜀師合四擒賊如破竹卽令仕敬奴由關道走省報捷舉城大歡不意張舉人以數十人破走萬賊收奇功至此白督府而下各大吏爭呼奴親問狀且食之犒以銀牌榮寵甚賊既平幕府敘仕敬功謂藥水塘小江口之捷救護燒毀之村寨紫牛坡之捷保護難民五百餘人三江口之捷獲賊器械無算乃加仕敬都司僉書頒以劄付敘仕恒之功謂從遊擊王先攻古牛寨先登奏捷仕恒本諸生以功進貢生頒以頂照然仕敬紫牛坡之戰係滇省安危厥功最偉他

小者不足論也仕敬早深於學養恥言功又本無宦情如武階非其所樂卒不起自是杜門謝索不關人事好宋儒周邵程張書探討至忘寢食晚精於易恍然有得合參同陰符而一之其微往往見於論說嘗論陰符云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非童見者所可窺非腐見者所可測必大見而後能知神見而後能覺何者天之道神道也見之者窮神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矣天之行一日一月而已非不敬者所可企非不識者所可及必不息而後能守無息而後能化何者天之行化育也執之者知化也知知化則善述

其事矣天之所以爲天盡於此人之所以爲人盡於此學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可也其中說也謂乾坤先天之父母坎離後天之父母中者乾坤坎離之交又論心字一點乾兩點坤則乾坤之體立矣一點坎兩點離則坎離之用行矣三點三家相見之象也一鉤新月復見天地之心也又曰心之爲象一爲陽祖故居正中兩爲陰宗故列兩旁居中者心也主也全體之所以立也旁列者情也從也大用之所以行也一鉤者性之郛郭也合內外之道也仕敬處於窮山其學

出之獨得空所依傍每豎議輒發人之所未發涵養深粹不見矜張之氣陶情詩酒自然曉暢有擊壤集之遺音其贈三家村老人詩云聖境出於中華方圓三五人家住一生長安宅看四時不謝花壺內乾坤活計杯中日月生涯欲問何行何止往來自在烟霞蓋寓言也六十初度詩云記得兒童如昨日而今白髮漸相加乾坤不老方常在日月長生藥更嘉遇酒飲時聊自醉值花開處且相誇時將周易爲生活始信三才本一家仕敬深於性命之學會合諸家不存門戶之見恐以詭言受俗儒之指摘時時微露

其旨於吟詠之間率多類此時以爲近康節云其教人也必出於忠厚而俗漸其名乃著論以正之曰自三代以來忠厚之道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夫忠厚者乃本於天之理也四時流行而不息萬物生生於不已非有无妄之眞孰化之體何以裕資始資生之用是故天地者無爲之忠厚也爾稽古之人有忠厚附基而福澤綿於子孫可以悠遠無替源遠則流長本深則枝茂罔不如乎天理所自然然則忠厚之義大矣哉乃世俗謂愚夫爲忠厚而忠厚竟屬愚夫之目呼之者以爲鄙受之者以爲辱何其呼之者之謬而受之者亦不解也昔老明告我夫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非眞愚也忠厚之至也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亦非果愚也唯其愚而後見武子之忠厚也若夫奸僞自命不難以巧計陰謀欺一世之人是自處於不忠而謂忠者爲可欺孰知能欺人者必不能以欺天或輕浮殘忍而薄一世之人是自居於不厚而謂厚者爲可薄孰知所以薄人者即所以自薄故吾謂不能忠與厚不如其眞爲愚也不如其安於愚也爲愚則不識不知猶存樸質之體不安於愚則狂妄淺率陷爲輕薄子矣今有人焉誠知忠厚之本

於天而稗於人將見以之存心必不敢有或忘以之力行必不敢有或懈由是以一節之忠推之於無所不忠以一節之厚推之於無所不厚則庶乎爲天道之所眷顧爲君子長者之所見取爲世道人心之所挽回又孰謂三代之風俗不存於今日也哉仕敬以齒德膺爵秩爲鄉里所敬乾隆十九年舉鄉飲大賓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卯時卒年七十三所著有雪山集一卷

論曰董秀水老明經耳而短衣匹馬遠涉姑臧峨松彈琴東窮海澨年垂九十始返首邱張僉書早年結髮耆碩鑽彌推轂愈殷閉關愈固迨其晚得幾造濂洛之堂較二君生平之所歷先後如出兩人可不謂奇乎

檀萃永北劉方伯公傳

予羈滇池永北劉生澍涉千里從予游將告歸以其大父方伯公傳請予按其狀甫欲爲之旋以他事牽去輒止如是者數四後生以書來趣復取所狀反覆閱之因嘆與公同時起邊隅錚錚有聲氣者傳公惟許李公因培李公屢視江浙學收召知名士極盛無不爭道李公夫道之傳之二者相較道之不難傳之不易傳古尚易傳當代之賢人

君子頗難溢地勢之懸同時不得追隨相習迫於其後僅據所狀以徵言郎狀中稱美而其中有甚美者往往格於牽制不能直書僅憑狀以文之如書履歷手版何取於傳爲此所以再四繙閱泚翰躊躇也謹按狀稱公諱愷字君穎號介亭以拔萃科貢國子乾隆丙辰舉順天鄉試時年三十歲旋成進士入翰林授編修與修一統志出守順慶移重慶艱歸起復補曹州調蘇州陞淮揚常通道福建按察使河南山西布政使屢行巡撫事以勤官得疾歸七年而卒年六十一狀中所紀官階知遇頗詳而挈其有關係

者二事足以傳公始公居永北三面皆金沙江江民眾淘金課其來久矣公爲諸生時傷其眾思有以蘇之及爲庶常因進書次白於
上卽爲減課之半夫雲南金課之病民勝國爲甚當其時大吏爭之擧公爲論說暢之卒不能得公以草茅新進之臣抗慨直陳於殿陛數百年之累遂蠲想見我朝之勤恤民隱無微不周而公之以忠誠自結於
上者先自於此其守曹州也會
上南巡召問郡事公以開濬河道四十八條繪圖呈進
上大悅謂公忠心誠爲今之賢守曹州簡小不足盡所長乃移知蘇州自是歷監司分藩行巡撫事皆自於此此尤政治之大者顧四十八條中狀未詳述無從指敘以著公經濟之閎通爲萬世之永利昔漢史之傳王景於循吏也詳著其爲府掾時修浚儀渠修汴渠之法以爲後世式景後官日尊敘他美政俱從所略蓋史法輕重之體也當轉寄澍檢出原奏以補之公一子名裔彥亦舉順天鄉試卽澍之父也見在籍公之夫人何氏賢敏有高操後公數月而歿孝廉君亦有狀以述其懿徽云

論曰雲南通志所載漢三國人物數人混蜀黔而紀之未遂見爲雲南人也五代唐宋元不見有人自明而來人物頗盛如方伯公同時諸公皆錚錚然其歿也或有狀或未著於狀卽狀中而窘於牽制不詳書者多在以意會焉

方苞贈介菴上人序

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菴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蘭谷至京師蘭谷閉門學易絕人事者十餘年獨時就余講問經義介菴侍側其意所向無纖微不先得者余嘗就其溷匽修潔如小齋卽所以則下通水流溺盪滌日日而新之蘭

谷之卒也以腹疾困牀蓐無晷刻之甯凡五旬有七日介菴面若非人期年之後深墨之色始少變而未復其常余自反所以奉吾親不能如是之誠壹也蘭谷之書歲時必易稿介菴隨手錄所增芟皆能默識雞鳴而起端誦尚書毛詩莊屈左馬之文夜分不輟而拚埽炊烹以事其師者細大無遺余學於父兄未嘗有師而承師務學如是其篤專者所見亦甚罕也嘗勸介菴宜畜髮反爲儒哨然曰吾師早見及此矣某始冠予千金命之淮南定居於其鄉（蘭谷如皋人雍髮于雲南）立室家爲視先人冢墓曰吾已自誤不可更誤人時某以師年已至不忍離今長矣懼以家自累而學與行終無所成爲天下笑且某幸有兄弟之子以續吾宗此身得寬然天壤間百事不問而獨從所好苟再誤悔何可追其言如此工楷隸書數十年少倫比鐫篆尤爲時所珍持身交友遠於流俗者非一端而余獨標其志行以覺吾子姓兼示儒衣冠號爲孔氏之徒而行則背之者

屠紳送蔣曉村別駕還河南詩序

滇官無乎不病大者膏肓次手足下亦疥癬忠孝之不講國是民莫之勿問曰吾媚于上苟得志他非所慮如是則其性命也汨沒久矣一暨膚可瘳乎求廉潔不能爲貪墨不肯大僚者束縛之馳驟之中有至性勿克盡也惟人所命自不能立也痿痺不仁斯人之謂夫丈夫爲人所挫時不利耳此邪不我殺棄官而歸相時而動未必無所建白爾時卽冬無裘午無飯僕馬相顧主人悲咽困則困矣性命何加損焉此不足爲患者也曉村以病免歸鄉里是疥癬非膏肓手足之故友人屠紳爲詩送之云

初彭齡滇南詩略序

余奉
命撫滇之次年政稍暇取五華育材兩書院課士文選訂之嘗謂滇雖僻遠
聖天子聲教遐敷士氣文風駸駸日上獨聲韻之學多未講求爰與諸生約每吉月扃試詩賦蓋冀言志永言以爲事父事君之先資也適保山袁氏昆季典揆裒輯全滇明詩略暨
國朝滇詩略請余鑒定且序之余反覆諷詠喟然曰滇固非無聲韻之學也當在前明自郭舟屋楊文襄楊門七學士以下代不乏人皆能以天賦超逸之才兼稽古之功師友

之益江山之助緣情託物沈冥發舒金碧吟壇已非復赬木盤蝕之舊矣迨我

皇朝削平僭亂士競沐浴詠歌而

國初能詩者不下數十家宜以趙玉峯徐石公朱子眉張退菴爲最自是而何石民段浴川王畸五張月槎李鶴峯繼之近則周立厓李載菴唐菊淵孫髯翁萬荔村錢南園彭甯池李松厓諸公典雅雄渾勁正純古不相蹈襲自名一家足以超邁前賢凌跨勝國是豈非

聖澤涵濡風會日趨於上之驗哉典撰昆季搜羅不遺餘力彙爲三十餘卷集詩授梓其志亦勤其心甚苦顧或譏其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體裁未能畫一余謂詩以言志苟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上不悖於三百篇騷賦漢魏六朝唐宋以來諸大家則具體可也一體亦可也連篇累牘可也一鱗片甲亦可也使不本諸性情之正關於倫紀之大古今之治忽安危所繫人物之賢否邪正所判徒流連景物馳騁才華尋章摘句襲貌遺神言愈工而理愈失詞益支而意益遠於風雅奚取焉是編所選悉以大雅爲宗譬之於水澗溪沼沚派別支分而同歸於海譬之於山峯巒岡阜

雄峙卓立而環拱乎嶽上自臺閣名賢下至山林隱逸以及閨秀流寓收擷靡遺洪纖濃淡不出乎興觀羣怨之旨滇之人士卽是編以求其性情之正由是而揚道德之華導禮樂之化漸於心志見於音律將所謂資以事父事君者其庶幾乎爰不辭而書之簡首滇賢有作當必以余爲知言也

貪多務得誠所不免然輯詩終異于選詩蓋選必嚴格律輯以備文獻名之曰略其苦衷亦有可諒矣刊刻旣竣悠悠之口幾欲得而甘心焉適于請咨在省以樣本代呈　頤園先生請序並求鑒定而讒燄始熄嗚呼任事之難乃至如是哉丁卯八月荔扉師範誌

張允機滇南文略序

元氣之充周也覆載盪之則爲風風行地上先王以省方觀民風行天上君子以懿文德易之取象於風者十五卦滇分坤維厥風廣莫山川之奇傑甲天下而閒氣所鍾所謂西南得朋滇爲文章者當不乏人前明自楊文襄振起後葛澹淵之音學楊點蒼之數學爲千秋兩奇人他如芷菴南園楊門七子逯菴聚洲諸先輩厚風俗持風教其風

韻鏗如風雅蔚如風骨屹如風烈凜如碻碩磅礴皆可以砥河漢排星雲也我國家承平百五十餘年仁漸義摩而粟南涵薰翔洽其淵懿惇大之氣更丕變於吳申汘號之餘余作宰是邦適保山袁陶村先生與其弟蘇亭同年彙滇詩竣更借蒙化魏岱張子採集滇文得四十餘卷其發明經史提唱性命山川名物必採幽奇忠孝逸才不遺簡牘凡懋偉功而垂實德者舉經濟之昌言並獻納之鴻議無不悉紀之則以彰

聖朝用中之美勉學者致身之實于撫卷往復喟然尚之大立不易方雷風恒也日進無疆風雷益也蘇亭諸友卓然矣際久道化成之會揚育德善俗之休尤屬太平之嘉事而爲君子所樂與也予交蘇亭幾三十載愧弗文願與諸同志共觀滇南之風因弁諸簡端云

法式善錢侍御遺詩序

余以庚子入詞館即識南園前輩於同年徐鏡秋齋中鏡秋方與余肄習翰林文字分日拈題時初頤園亦讀書城北古寺常就余與鏡秋會課南園爲鏡秋受業師又以余與頤園爲同館後進每得一題疏解義理指陳情事輒無隱諱與會所至伸紙吮毫往往先就余性疎放喜爲古今體詩先生亦同嗜余脫稿就商先生搖筆立和先生亦嘗以所撰製示余茗椀倡酬以文字相切劘友朋追逐之樂未有逾於此時者也自是以來二十餘年頤園鏡秋先後遠宦先生已歸道山聚散存亡之感每一念及悽然弗能自已前年余借鏡秋老屋棲息而其北軒即先生下榻處一花一竹棖觸依依如接故人顏色特以不得傳其詩爲根今年正月於書肆買得先生手稾一帙心竊喜之適保

山袁蘇亭寄新刊滇南詩略至所載南園詩與余所得多有不同既而先生戚友師荔扉大令需次來都出先生詩兩帙與前所見者又多有不同乃知先生爲詩向不存稾作輒棄去見者鈔錄收存之非先生意也夫以先生之質直忠諒居官行事卓卓可傳所重本不在語言文字間雖然性之所近情之所移非詩烏乎見先生不以詩重重先生者未嘗不重其詩也即以詩論精深博大迥非繪章繪句講求聲律者所能窺其閫奧茲荔扉欲彙其詩付梓採訪補綴不遺餘力得若干首釐爲一卷約略作詩之歲

月而排次焉沿仿史例將以表其生平惜乎先生身後遺孤稺弱所存手藁大半散失卽此二卷中雄篇佳什余向所心摹神追者僅存一二至與余贈答之章竟自無存則所遺佚已爲不少也然而先生之人傳矣詩固不盡於此卽此亦見一班矣他日顯園鏡秋或更有所增輯余與務扉當拭目俟之

全祖望董永昌傳

董永昌雲字山雲一字復齋諸生應遴孫也由太學生知房縣累官知永昌府致仕子宏嘗請予表其墓竊嘆其歷

官所至有古循吏風然不特進取未遂且以此罷官不特天下之人莫有知之者并吾鄉之人亦不知世無孫可之彼何易于輩罔應沉屈兹錄隱學書屋詩乃撮其大節于左永昌之知房縣也房在鄖之萬山中十三家餘孽安集未久井竈蕭然先是房之田分三等其賦以是爲差及亂後阡陌荒蕪有司招民以墾其時民所墾者上中二等之田而所報者下等之賦牧守志在勞來不加詰也至是有詔令長吏募民墾荒其能盡地力者得書上考荆襄鄖郢之閒有司各踊躍從事而房縣獨闃然牧守疑之以問永昌則對曰小民貪一時之利不顧後來之患今房之所未墾者下等磽瘠石田耳墾之所入甚少而其賦額之在藩司者皆上等課也且將不償所出下官已召耆老戒無妄動矣孟子以闢草萊爲有罪者此類是也牧守不以爲然笑曰吾儕居官傳舍耳但得書上考以去何鰓鰓過慮爲而永昌終力持之得止嗚呼由此後三十年持節開府大臣河東王士俊廣西金鉷所爲觀之穮鋤遍于境內之沙礫其强民以田也如驅之出兵者然卒爲中州南土之大患一民報墾竭其故田之所入以充其新田之賦尚爲不足而新田終于不毛然後知永昌之所見者早惜其僅持之彈丸之地不得以此論聞之當宁也荆門大盜誣房民以與謀及寇訪之則荆門之吏役私令其多所連染以爲羅織計而房民實不豫然已聞之憲司非所能抗乃遣房吏衛之行旣出境醉荆門之吏而遣之其人遂挈家十餘口入蜀避之其仁心惠政有出於成例之外多如此其同知永昌也適放猛卯二土司爭界制府檄往諭之瘴氣方盛離本土吏胥皆請稍緩之土官亦意使者之必不遽至也永昌謂事久或成變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勢難兩全遂

慨然而行卒亦無恙前此所未有也其同知萊州也昌邑素困大水乃濬其河捐貲築長堤于縣南以捍之遂絶水患及去萊人老幼祖送不絶于道其知永昌也僅七月而解組是時制府議開孟連銀山下其檄于府永昌謂孟連乃土司若開山則勢必遣大衆旣遣大衆勢必凌蠻戸而金刀所在漢人與蠻戸必有互相攘竊之事且成亂階以書力爭制府頗不喜會六月市中米價驟涌民多死者金齒文移至行省往返需六旬嘆曰吾不能待請而行矣乃以便宜發倉平糶并借施甸之穀以給之而飛騎請擅行之罪於制府果遭嚴譴然無過可指乃以年近七十年老不及去官蓋猶以前議也旣而制府亦頗知孟連之不可輕入稍悔之得中止且深嘆歉仄而

天子亦有原官致仕之命論者謂其時制府固賢者非竟屬時風勢衆齷齪之徒也開礦爲明神廟時厲政不可行于中土者何况番部至於便宜施賑乃汲長孺所以見知于武皇而今以之罹咎不亦可爲太息乎然永昌雖以此去官而卒能感悟制府還其議而不行是則身雖去而言得用亦可以無恨矣永昌少隨萬徵君季野遊得聞證人之教

所謂儒者之得力蓋在此乎其詩不事修飾稱情而出仲子宏季子宿皆與予善永昌之歿去今不十餘年諸子貧甚其清操又可知也

余慶遠維西聞見錄紀序

維西在滇徼外以麗江通判治其地通志但云明時內附

本朝康熈間爲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設沿革之由旣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亦不載家息園兄以乾隆己丑判此余至廨居有時知土官之老者能識往事諳華語進而詢之頗得其詳蓋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可考萬歷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寖強日率麼些兵攻之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而維西之六邨喇普其宗皆要害地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擊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麼些戍焉自奔子闌以北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現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四川以土官爲麼些之達賴喇嘛事我

朝甚泰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雲南西北門戶乃分隸
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
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illegible]衣之儔
衣冠蹌蹡皆有中華風而重譯之外怒子人
貢益以見我
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麗江較近改隸麗
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别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
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吏
人物器四門而並述其建設之由於卷首焉

是序可以証滇志之訛故録之　保山袁穡亭曰雍正七
年永昌米價騰貴死者甚衆四明董太守先開倉散賑然
後通報遂坐是免官先君子倡率士民納穀還款復醻余
贈行董公以詩誌别中四句云感君意氣披交晚笑我生
涯歸路便萬里牢騷新筆墨一番艱苦舊山川甚公項既
清始得以原官休致考是時總督乃鄂西林巡撫乃楊江
陰竟不能破格以全一守作吏之難不益可見哉

趙州師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七冊
爨道慶（劉宋甯州從事同樂縣人）
甯州刺史邛都縣侯爨府君碑
呂　凱（蜀漢陽遷亭侯永昌郡人）
答益州渠帥雍闓檄
異牟尋（南詔國王大理人）
寄西川節度使韋皋書
鄭　回（南詔清平官鄭買嗣之祖）
德化碑
楊一清（明大學士安甯人成化壬辰進士）
請修邊牆疏
薛繼茂（御史保山人萬歷癸未進士）
請立皇儲疏　請立皇儲第二疏　請親祀郊廟疏
王元翰（給事中甯州人萬歷辛丑進士）
直陳天下受病疏　輔臣支吾求退援引亂真疏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虞疏　政本虛人老非難支疏

時事日棘天聽轉高疏　枚卜斷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非人疏　防奸大典一日決裂疏　滇患孔棘慮切維桑疏　滇民不堪苛政疏　陋撫生事疏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賢令為民被逮疏　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恥疏
傅宗龍（總制昆明人萬歷庚戌進士）
滇疆危迫請旨發帑拯救疏
楊棟朝（給事中劍川人萬歷癸丑進士）
會參魏忠賢疏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劉宋爨道慶甯州刺史爨府君碑

君諱龍顏字仕德建甯同樂州人其先世則少昊顓頊之元胄炎帝祝融之眇胄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夏后之盛敷陳五教勳隆九土純化洽于千載仁功播於萬祀故乃耀輝西岳炳靈郢楚子文銘德於春秋班朗紹縱於季葉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遙中原班彪刪定漢記班固述修道訓爰暨漢末菜邑於爨因氏族焉姻婭媾於

公族振纓蕃乎王室迺祖肅魏尚書僕射河南尹位齊九列舒翮中朝遷運庸蜀流薄南入樹安九世千柯繁茂萬葉雲興鄉望標於四姓邈冠顯於上京英豪繼體於茲而美祖晉甯建甯二郡太守龍驤將軍甯州刺史考龍驤輔國將軍八郡監軍晉甯建甯二郡太守追謚甯州刺史邛都縣侯金紫累跡朱紱充庭君承尚書之元孫監軍之令子也容貌瑋於時倫貞操超於門友溫良沖挹在家必聞本州禮命主簿不就三辟別駕從事史正式當朝靖拱端右仁篤顯於朝野清名扇於遐邇舉義熙十年秀才除郎

中一麾西鎮遷南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甯太守剖符本邦衣錦晝遊民歌其德士詠其風於是貴伍廊朝本州司馬長史而君素懷慷慨志存遠御萬里歸闕除散騎侍郎進無休容退無慍色忠誠簡於帝心芳風宣於天邑除龍驤將軍試守晉甯太守軺車越斧金章紫綬棨戟幢蓋襲封邛都縣侯歲在壬申百六遘釁州土擾亂東西二境凶竪狼暴緬戎寇場君收合精銳五千之眾身伉矢石撲碎千計肅清邊隅君南中磐石人情歸望遷本號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甯州刺史邛都縣侯君資英雄之高略敦純

懿之宏度獨步南境卓爾不羣雖子產之在鄭蔑以加焉是以蘭聲既暢福隆後嗣者矣自非愷悌君子孰能若斯也哉昊天不弔寢疾彌篤享年六十一歲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黎庶痛悼宋夷傷懷天朝遠感追贈中牟之饋也故吏建甯趙次之巴郡杜長子等仰懷仁德永慕元澤刊石樹碑褒尚休烈其頌曰

巍巍靈山峻高迢遰或躍在淵龍飛紫闥邈邈君侯天姿英哲縉紳踵門揚名四外束帛戔戔禮聘交會優遊南境恩沾華裔撫伺方岳勝殘去殺悠哉明后德重道融綢繆

七經纂纂匪躬鳳翔京邑曾閔比蹤如何不弔遇此繁艮木摧枯光暉潛藏在三感慕孝友哀傷銘邇元石千載垂功嗣孫碩子等仰尋明訓挖勒在三仲秋七日登山采石樹立元碑表殊勳於當世流芳風於千代故記之（字本原碑）

碑在陸涼州蔡家堡滇中石刻此惟最古文亦清腴雅暢喜無販隅曳落之習爨氏今已無傳未識敢爲何姓尚希博考者有以教我也師範記

蜀漢呂凱答葢州渠帥雍闓檄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里悲悼臣妾大小莫不

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illegible]

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迹更步古人不難並歸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熟察焉

純以至性結成不假修飾而氣味自古此出師表陳情表之亞也以冠滇文凜凜如生

南詔異牟尋貽韋臯書

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爲

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由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於鄙敝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爲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

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一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百情懷惡相戕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强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

老實說來極傾心吐膽之誠只世爲唐臣一語便覺鬚眉皆動

南詔鄭回德化碑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視未萌隨世運機觀宜撫衆退不負德進不慚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

文表貫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三河既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贈持鐸稍驍瀘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征志在埽平梟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祲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册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絶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嶲

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誂縱務求進官榮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偽居心尚行反間更令崇道謀煞

日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虛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又越嶲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奏請為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餘與宿[illegible]讐我三也應與我惡

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藏器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敝我六也於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權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卽差軍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於是差大

軍將王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尚佇王命冀雪事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誡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尊全拔虔陀飲酖寮庶出走王以為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為後圖卽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繼遣拒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與雲

南鉄事參軍姜如之齎狀披雪往因張卿譴搆遂令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相導倘若蚌鷸交守恐為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二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劫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款至於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詆呵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墠叩首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霈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即吾讎也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摑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軍將段全葛等於邱遷和拒山後賀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

傳賛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侔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勳効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駝馬牛犛等賜為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為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為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大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以將軍賈瓘為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為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遜總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壟塲廣布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邆川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瓊山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衡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

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衂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贊郎羅於恙結齎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巂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命即遣大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於藩從昆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檢贊同伐越巂詔親帥太子潘圍逼會同越巂固拒被僇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置越巂以楊庭璡爲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今更置越巂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道齊入越巂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兵邛部而漢將大奔廻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未擒縱略未足多也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聲教所不及義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十一年

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石鹽池鞅掌利及牂牁城邑綿延勢連戎僰乃置城監用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拓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頒告所及翕然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事協神衷有如天啓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業鴻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分九等闡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戹塞流潦高原爲稻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蕩災之恩累沾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憑隘起堅城

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賧天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郫出麗水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溱湊覆詔願爲外臣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於墨觜之鄉候隙省方駕憩於洞庭之野蓋繇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於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遐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驟首印南平昨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寶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飆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

術隂刪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尋銓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王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記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蓋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銘代襲百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世媿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無賛於周詩志效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贊曰鴻徽巨顯下才敢題風烈

其詞曰降祉自天福流後孕瑞應匪虛正祥必信聖主分憂遐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兼瓊秉節貪榮搆亂開路交南攻殘東爨什倩見屠官師潰散賴我先王懷柔伏叛祚不乏賢先獻是機郡守詭隨貶身退裔禍連虔陁亂深豎變殃咎匪他塗冢自殞仲通制節不詢長久徵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白刃相守謀用不臧逃師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興師命將置府層城三軍往討一舉而平面縛羣吏馳獻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水戰陸攻援孤糧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繇故設贊普仁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揮我兵戎攻彼郡縣越

巂有征會同無戰雄雄嫡嗣高名英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邛盧一掃軍羣雙滅觀兵尋傳舉國來賓巡幸東爨懷德歸仁碧海效祉金穴薦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土宇克開煙塵載寢叢擎犁坑羅熙羣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之基倉貯九年之廩明明贊普揚于之光赫赫我王寶賴之昌化及有土業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辨稱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魚潤深瓊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銘可長可久

大理城南太和村有巨石仆地俗呼爲磨刀石王方前

祠訪得搨數紙歸仍覆而掩之故知者絕少後李觀察特建亭移貯遂使千年古蹟不致消蝕厥功亦偉矣哉駢體中能貫以單行之神其抑揚頓挫處全自左國得來丁卯八月師範手記

明楊一清請修邊牆疏

臣查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亙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三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塹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歲侵掠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輒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截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援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

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于無策也

公關中奏議四十卷已採入四庫館蘇亭袁十三會于杭州購得明板刊本財力少詘僅重梓之茲錄此疏于卷首公之經濟已略見一斑矣師範記

薛繼茂請立皇太子疏

為祖訓本極分明議者不宜妄執懇乞聖明虛心細繹以全大信正國本釋羣疑事臣聞君之大寶曰位又聞君之大寶亦曰信一政一令且當信如四時以便臣民之守況太子天下之本冊立至大之事節年諸臣遵屢剴爭例陛續上請皇上許于二十一年舉行中外華夷無不傳誦兩京大小之臣亦恪守明旨不敢瀆擾者謂皇上一言既出萬

萬無復易之理豈期事出意外臨時改移執祖訓立例之文創三王併封之議聖諭一下觀者駭目聞者寒心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汝堅不暇致詳祖訓淵微之旨倉忙抗疏無以啟發宸聽使皇上法祖盛心反成過舉而禮部尚書羅萬化等曲爲解說謂有嫡有庶萬不可舍嫡而立庶亦甚非祖訓本意臣恭閱祖訓一書有綱有目立嫡一款列於法律頭下法律共一十五條首條係皇太子自第二條至第十五條皆言王國之事立嫡本條尤大彰明較著無纖毫可忽何諸臣不加詳察而直爲此紛紛也臣請爲皇上解之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繼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使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其三年朝覲並如前式此分明爲朝廷之嗣取藩王以繼天位者云爾所謂嫡庶蓋就藩王宗派而辨所謂奸臣蓋指建議迎立庶王者而言若謂祖訓爲皇太子發則本條之首不宜曰兄終弟繼本條之末不宜曰三年朝覲宮中庶子何爲勿動非謂藩王離國而來乎事在宮中何爲遣使非謂自藩國遣使而報朝廷乎太祖

以神武定天下爲貽謀計至深極遠親作祖訓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其書始成字字句句皆從肝膽中流出豈故爲文理隔塞如今之所云耶果如今之所云是分嫡庶於皇太子也則何爲不列於首條皇太子之次顧混雜於第十四條且無皇太子下文不云若有皇太子須立嫡母所生而又參以兄終弟繼三年朝覲字樣令後人難以解悟且御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其叮嚀囑訓如此豈失於檢閱致以無皇太子有皇太子混爲一條耶豈翰林編輯禮部刊行通不覺其謬戾乖舛耶本條前十二條後一條皆言王國事宜而以皇子錯簡其中尊卑之分固如是耶則本條專爲無皇子而取藩王以繼大位方有嫡庶之說以防爭競極爲彰明較著故列聖相承雖皇子不出於中宮而儲位惟定於立長豈皆背違祖訓不遵耶獨武宗無皇子而取世宗纘承宗祧兄終弟繼正與祖訓有合可爲明證太祖英明神聖爲子孫備萬一之慮睠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惟嫡庶既定一時諸王[illegible]行爭者皇上豈無皇子者耶祖訓昭諸日星非若[illegible]求

之言可以穿鑿附會爲也皇上試取而觀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太祖在天之靈必陰啟宸衷如耳提面命然自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譬之炎渴之際得飲清涼之漿也孟子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皇上卽位以來無一事不期法祖而建儲一節關係宗社安危祖訓本極分明却乃故爲執拘泥其文而失其意臣恐聖諭所謂無端受誣不在陛下而在太祖也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祖宗志事之未便者子孫且當委曲變通不可拘泥況祖

訓彰明較著如是作意生疑故與相左傳之史册播之外夷謂之後世皆相謂聖諭與祖訓相背而馳何辭以解在廷諸臣皆嘗有讀書不識字之譏矣故聖諭曰他日中宮有出將遵祖訓耶將背祖訓耶臣則曰皇子而分嫡庶是祖訓本文耶非祖訓本文耶皇上天縱聰明一覽自見不待臣之嘵嘵也至若元輔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尤爲欠妥夫禮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也今本無嫌疑本無猶豫而多方遷就愈益支離皇后正位中宮與皇上爲敵體天下之子皆其子也諸妃嬪之子皆其子也螽斯之詩美后妃不忌妬而子孫衆多思齊之詩亦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豈必皆嫡之所出耶況大明律凡庶母所生者以庶母爲生母以夫之正妻爲嫡母是皇長子已有嫡母矣何必拜認而後爲嫡母耶矧皇長子初生已經頒告天下咸知主器之有人今一旦引無皇子之條疏遠臣民驚疑惶惑不知當作何狀萬一藩服動搖奸雄睥睨其害可勝言耶翦桐封弱弟而史佚進規舉火戲諸侯而周祚衰例王言作令詩譬之於綸綍易比之於風雷自食其言是爲反汗皇上近來飭邊防而邊防益弛修吏治而

吏治益貪禁驛遞而驛遞益濫正文體而文體益怪一詔之布咸謂虛文一令之頒旋成故紙臣嘗私恨竊嘆今觀冊立明旨條定條更無惑乎臣民之玩而不遵也抑臣聞平居有直言極諫之臣斯臨難有扶節死義之士哱拜叛逆皇上責穆來輔隨府以不死而朱維京王汝堅抗言救正又目之爲奸臣非所以定諸臣之趨而成交泰之美唐虞氣象諒不如斯伏乞皇上以祖訓爲必可遵以詔旨爲必可信近日諭旨之異於祖訓者作速收回免至傳播仍將王汝堅朱維京召回復職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原欲法

祖本無成心大典旣明浮言自息　正諭旨所謂光明正大之體詩稱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　罔時恫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當述之爲皇上　頌矣孔子曰佞者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臣何敢爲佞以　欺君父不過繹祖訓之本旨破膠柱之羣疑若臣所言與　祖訓不協則臣卽奸臣願陛下明告太廟斬臣之首以謝　天下臣含笑以見祖宗亦有餘榮爲此不揣冒昧直指具　奏無任惶越待罪之至

薛繼茂請立皇太子第二疏

爲成命久頒改期羣情未協懇乞　聖明及時冊立以信綸音以重國本事臣往年見諸臣以　儲位久虛疏請冊立皇上厭其激聒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斷自宸衷天下傳信是二十一年已爲改期矣禮部臨時　上請或有三王並封之旨人言蝟起歸咎輔臣謀國無狀　一疏則奉旨云姑待數年答諭失詳一疏又奉旨云姑待一二年此固皇上以嫡嗣爲重而不以改旨爲嫌臣等敢不仰體但稽之古今揆之事勢終有不容默者謹爲皇上　陳之漢儒賈誼通達國體而其論三代有道之長必曰輔翼太子是太子爲天下安危之本而豫敎爲青宮毓德之資易稱長男記稱元子

語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載籍所　傳亦未嘗分晰嫡庶自於太子而立之早以絕覬端敎之豫以養君德而已耳自太祖開基成祖繼體一代家法聖　聖相承或於卽位初年或當皇子弱質無不亟舉大典愼　簡端人有道之長婉矣三代其是否嫡之所出載在累朝　玉牒可以考證使祖訓立嫡之文果爲皇子而發則列聖　當遵之以待嫡而早立豫敎何若是之汲汲耶前禮部主　事董嗣昌請豫敎皇長子早爲出閣讀書以何爲名隨有　冊立豫敎於二十一年一併舉行之命非豫敎則其德不　進非冊立則其敎無名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二齡情竇日　開聰明日啟導之以善則智導之以邪則愚譬之湍水初　分可淸可濁置師授學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臣等前具　聖諭首則曰長幼已有定序末則曰無嫡立長一時未考故　典與輔臣王錫爵等偶爾晤語咸謂嫡子雖云有待長幼本自分明似不妨併封以爲講學之地後繹祖訓旣無皇子必嫡之條歷考本朝又無三王併封之例臣恐私慮人　有同心章疏紛紛激聒聖聽皆歸罪於元輔夫元輔家居　則天下有二十一年[illegible]行之望而元輔甫至則皇上有再　待數年冊立之辭臣[illegible]

元輔不安悔悖交集去食廢寐日夜疚心愴皇失圖露章自劾皇上走召數次敬禮謂何而使元輔有不安之意元輔舍母而來急公謂何而使天下有忝咎之言臣等初見聖諭之時智昧識淺不能啟元輔疏奏以成其誤臣等與有罪焉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古人責子不辨魯魚不好紙筆一介之士且欲其子之賢也如此況皇子哉嫡子一日未生則皇長子一日不立皇長子一日不立則豫教一日不行輔導無人習與智長目濡耳染嗜欲潛滋皇上愛子至情出於天性豈不欲成其爲聖爲賢耶嫡之有無所出不可知之數也皇長子之睿質正開不可失之時也待不可知之數廢不可失之時分寸光陰神禹所惜陛下每事法祖而祖訓有云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今舉朝人心不待會議皆謂皇長子決當早立豫教矧皇上已有一併舉行成命及今議舉可以信詔令可以慰祖宗可以安人心可以固國本質之載籍而不謬施之輔臣而有光臣等亦可免爲買譽所笑行一事而衆善備皇上何憚而不爲耶臣等非不知皇上篤眷中宮愼重主器而人心所屬天意可知爲此不揣冒昧干犯宸嚴伏乞皇上速賜

裁察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薛繼茂請親祀郊廟疏

爲聖躬靜攝已愈郊廟遣代無名昧揭懇恍冀光聖德事臣連接邸報見太常寺爲十月初一日享太廟冬至祭天具本請聖駕親祭俱奉聖旨遣公徐文璧恭代臣且喜且愕喜者何往時皇上遣官代祭或爲動火眩暈或爲手足痠軟明載勑旨今此二次未見聖體違和之狀臣是以喜也愕者何聖體既無違和而郊廟大祭仍前遣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將謂皇上不敬天地不敬祖宗臣是以愕也敢以遣代必不可之故爲皇上陳之今夫人君總攬萬幾臣妾億兆號稱至尊然非君爲尊而天下無復有加之者也上而有天地焉君則天地之宗子也前而有祖宗焉君則祖宗之後人也天地祖宗非直尊於君而已也凡人君之威福玉食崇高富貴莫非天地之所與祖宗之所貽當一起居一飲食而不忘天地祖宗之賜乃可以安於其心先王深達天人之理識鬼神之情制爲祭典俎豆之文趨蹌之節皆有精意天子親耕以爲粢盛后妃親蠶以爲衣服不待祭而已虔矣是郊焉而天地假廟焉而鬼神饗幽

明奖合休祚關懿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必[illegible]不與也如不祭盖一念誠敬由心而生無形無聲精氣相感非若有形之物可使他人致之有聲之言可使他人傳之也皇上仁孝天植嗣服之始郊廟必親時和年豐海內禔福邇年以來以遣代爲常祀如固然恬不爲怪臣嘗讀祖訓一書太祖所以教爲萬世子孫者也內言風雲雷雨之神亦不可以遣官代祭我朝祀太祖以配天而遣官以代姑論天之享否而太祖在天之靈不將以爲非訓乎太廟遣官以代太祖不將謂子孫之祀我不如風雲雷雨之

神乎其不可一也方初之遣代也明言聖體違和即天地祖宗未必見信而遣官有名以代攝祝史行據以鳴詞今無故遣代豈所謂頭目眩暈手足酸軟者至今猶未愈乎天地祖宗何從知皇上前疾之未愈諒之恕之而姑臨其祭乎其不可二也中庸述武王之達孝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必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明矣遣官人臣耳居然對越天地擁護祖宗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安有人臣而可以冒君父踐其位而行其禮奏其樂者乎一之已甚況至於再至於三四因久假而不歸乎其不可

三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遣官代祭彼即竭誠致敬於皇上何與焉我飲我食而能使他人醉飽者未之有也旨云遣之恭代乃彼之恭而非皇上之恭也玉帛鐘鼓總屬虛文其不可四也皇上之遣代也猶曰不能親往而託以致之也至於飲福受胙乃天地祖宗所以惠皇上者酒入遣官之口胙入遣官之手豈天地祖宗亦嘗曰託以致之於皇上乎不託以致之於皇上則天地祖宗何愛於遣官而惠之以天子之福胙乎其不可五也古云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故季氏旅

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非其所當祭神必不享也遣官於天地祖宗何嘗非類而已天地必曰此非吾子也祖宗必曰此非吾嗣也是何人也者不畀其階越延矣而又享其祭曾謂天地祖宗不如泰山乎其不可六也成周郊天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而必曰卬盛於豆於豆於登卬者我也頌文王之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而必曰肅肅在廟在者躬親之謂也今遣官至止於郊壇而皇上流連於杯酒遣官駿奔於祖廟而皇上高臥於椒房儀文度數全不相干意氣精神豈不相悖

卬盛豆登肅 肅在廟者固如是乎上帝必不屑於居歆宗公必難免於 恫怨其不可七也記曰惟賢者能盡祭之意賢者之祭必 受其福蓋幽明感應必然之理也今有主人延請賓朋不 自款待而子姪代之賓朋必以主人爲妄自尊大視我等爲伊子姪行輩怒而去之矣在廷諸臣及御前寺宦無故偷安而倩人代事於皇上必以爲欺罔而誅之矣天地至尊也祖宗至親也而屢次遣官代祭尊者褻而親者疎非 祭之義也四方之水旱兵荒內庭之雷火災異皆天地祖 宗示警於皇上而況受其福乎其不可八也古者與祭之 臣必選於澤宮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者而後用之故 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徐文學者位列公階行同市 井猥鄙疏慵之貌酒色貨利之徒其揖也如坐而不能俯 其拜也如眠而不能興果峩峩之髦士歟陪與祭且不可 使之主祭雖膝行肘步亦不足以格天地祖宗之心也且 遣代之事自古未聞惟堯將授舜以天下乃使之主祭而 百神享之是可爲法乎其不可九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 瀆祭不欲疎疎則忘中庸謂郊社以祀上帝禘嘗以祀乎 其先明其義者治國如視諸掌蓋人君以仁

育天下以孝 治天下以仁育天下必反其所始而其意始真以孝治天 下必實有諸身而其化始達故古之爲仁人孝子者隨時 隨事而不敢忘也今以遣代爲常不惟在遣官則僭之數 而爲瀆在皇上則躬之疎而爲忘而以此爲訓何以教天 下之爲仁人爲孝子哉其不可十也皇上聖明之資仁孝 之性而以遣代之舉有此十不可之過恐天下後世謂皇 上惟知有己之尊而不知天地祖宗之尤尊於己此臣之 所惜也今夫人血氣既衰精神憊耗頹於交際惡聞人教 不足怪也皇上春秋鼎盛如日之方升川之方至朝講久 廢而不御郊廟屢代而不親既有風寒暑溼之稍侵飲食 起居之稍違不爲大恙靜攝數日便可勿藥何其久而不 出也此臣之所未解也夫朝講猶曰臨臣民也且不可不 勤也況郊廟何事而習於遣代皇上之心安乎遣官之心 安乎即皇上之心果安於此遣官不得已而從皇上之命 其對越駿奔之頃良心發見必不以爲己之當然天地祖 宗臨之在上惻惶踧踖懼有罪愆方將自顧自救之不暇 而暇代致皇上之恭敬耶管仲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皇 上溺於晏安不親大政中外隔越止寄國家

咽喉命脉於一紙之章疏羣臣不得望見顏色而察於細故苛於小臣以示精明雲南金兩則辨其點色之不足大傷萬乘至尊之體銓部推用一二廢罪則株連擯斥全無愛惜人才之心欲許倭封貢則好大而喜功雖遣官賑貸亦帝王之小惠曷若臨朝廷御講幄敷求經濟之宏猷敬天地孝祖宗永迓休祥之景貺哉古之人君東封泰山道我世宗遠謁陵寢報本反始不敢暇逸如此皇上高居深拱雖天地祖宗亦不得見其面諸福之來未有能坐而自致者也皇上能因臣之言反思昔者步禱南郊親承太廟

者何心乎今之屢次遣代不以為意者何心乎必將如天地祖宗之在上在其左右惻然而不寧也仁孝之德皇上性所固有特以溺於晏安而不覺反求諸己即自得之昔漢元帝將祭宗廟欲乘御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請從橋言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宗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御史大夫言可聽元帝從船不為大過而薛廣德至欲自刎血汙車輪皇上屢次遣代於郊廟所損於聖德至大而非細至重而非輕使廣德見之又不知其為諫何如也臣受皇上生成之恩知而不言於心不忍恨身羈貴銃不能碎首玉陛蒙愧於廣德輒敢以疏入願皇上躬親大祭以大仁大孝風於海宇示於子孫即誅臣殛臣臣之幸也昔美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詩美宣王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皇上不親郊廟尤過與闕之甚者不特一言之失一事之差而已臣敢昧死規於皇上伏惟留意省覽臣無任恐懼激切籲仰之至

王元翰直陳天下受病疏

頃者伏覩皇上斷自宸衷渙發明詔割愛改使日月重輝乾坤再造大聖人之作為超出尋常萬萬國家太平之祚端在此矣顧在上轉移甚神而在下積弊未滌恐非所謂上下勤恤共迓天庥也臣敢以時事最切者為皇上陳之一曰責法令之行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至今承平日久兵紀頹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富不如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乃天下猶晏然者恃以祖宗法制盡美如犬牙犄角用是有亂端乎無亂形也邇年以來各衙門皆員遷就之私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無

成書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咎一官之缺衆爲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其求至有昨日之令今日廢前而弗問矣今日之請以昨日之令而實非矣凡此總起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尚知有朝廷乎臣愚以爲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國家能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祖宗慮爲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急公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者乎此以示公反以濟私使天官秉衡者反旁觀畫諾不如罷衆人會推使權總歸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考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咎況乎要津之地神通畢衆一開分散之門大啟鑽刺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爲專一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重國家勵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郎官卑僚也明帝難之何況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爲榮者今長貳溢美敘及家世之私瑣屑悉登大非備重之體皇命不既輕乎天子稱卿只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今南部卿貳俯而卿之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此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王言不既褻乎至若京堂之濫允可駭異

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固優外者俱得非清議亦不爲劣兩年以來科臣內轉猶止五員臺臣內轉業已二十餘員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饜人望者亦有借資倖爲調不得不轉者其必欲得京堂者爲其去開府近也然節鉞之寄必兼採聞望之隆壅塞濫甚非制也況今日以苟且得官焉知他日不以苟且誤國臣愚以爲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必曰野無遺賢以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進禍亂隨矣頃讀恩詔起廢一款有除永不敘用外一語竊以爲過也夫諸臣同一建言得罪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聖怒有輕重今聖怒既霽天度自恢何忍使覆載之中有棄物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乞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以有用之才使之枯槁巖穴甚爲盛世惜也臣愚以爲當推廣者此也五曰嚴奏辯之妄國家設科專司言責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姦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遍豈無一二風聞過當近年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辯擾一辯未已繼以再辯再辯未已參以詛詈如此必令言官不得一人乃爲快乎夫刑罰聽之朝廷是非聽之公議若盡待

揭辯而後明豈言者但屬鑿空辯者遂無可議乎惟此臣不已小臣做做有上書自須其功者矣又有上疏指缺彼自陞其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朝廷威重臣愚以爲當嚴禁者此也抑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厚而不削神氣振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皇上既自爲轉動顧承堅無易臣不憂元氣之不厚神氣在臣僚之精神今日乃無人提掇恐交頹積漸臣實慮神氣之不張乃提掇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臣去國懸缺未[illegible]其官必慎重其人但此官最爲要緊況朝覲在邇外察不遠銓臣虛長尤不容遲也臣遠方下士念亂熟衷雖不識時務亦不敢摭拾浮詞如一得可採伏望皇上簡發施行或於士風吏治不無裨益矣

王元翰輔臣支吾求退援引亂眞疏

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進退自有法度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義正詞嚴蓋明以止之一字折大臣不割之心塞鄙夫患失之路今此皆邪逆矣臣頃見首輔沈一貫於乖謬流中國辯御史蕭純義其觀望逐竄引去何已[illegible]臣自

解臣細讀之實有以知其摭辯之巧用意之深不敢不具疏推隱一一剖陳其曰昔申時行王錫爵之賢人之議刺猶不遺餘力故王家屛齊抗皇上之威嚴拂衣以去人言可畏勝於天威夫是非人品自有公論一貫牽已去之人形今日之事已屬無謂何又顛倒其品譸幻其說其於王家屛不曰僉論之極爲推崇而曰衆口之將有騰沸以明諍直節之士加以異言先去之名不惟冤其人且併枉天下矣其無是非之心一至此一貫得君行政可謂不久乎方獨相之時形跡未露人亦在疑似間或以爲潛移默奪之妙不假辭說也或以爲希容容之福覩國家如秦越人之不相關也乃於萬歷三十三年間忽有撓亂京察大典之舉保留私人錢夢臯平生心事至此盡出是以公論不平言者競起馳書規之則有應天府府尹徐申矣公本刺之有南道御史孫居相給事中陳嘉訓矣因辯折之則有吏科都給事侯慶遠露章彈之則有候補主事劉元珍兵部主事龐時雍矣上書極詆之則有戶部主事張五典刑部員外錢一鶚矣一貫被論之顛末如此果自取乎抑人求多乎夫人之心術各操學術各適豈能強引以自寬者

方今皇上方寸炯然是非洞然而一時猥以顛倒混淆之說奏皇上覽而心疑必將以從來內閣為人所求多不論賢否是非一都政府身為射的如此乎建言之不足信也建言既不取信則言路斷絕奸宄縱橫危天下以自安亂天下以自治其凶害於國不小也朝廷以耳目之責寄之言官誘之使其言寬之作其氣猶恐狀蔽不得盡聞故曰主聖則臣直彼乃謂人言之可畏反勝於天威之可畏是何言歟且夫建言者犯忌冒嫌縱之為國一念朴忠如人人肯言正所以尊朝廷也寧有與主威爭勝之理哉以為主之言而指為勝主之威倘非聖明在上必震怒流毒縉制衆口從此誰敢望九閽而吐一辭乎此禍又不止於人言不足惜之意也自古奸邪誤人家國者最忌天子英明顛倒賢否以眩瞀其聰明則眞是瀾而已有餘地自古奸邪剝擊善類者善激天子怒惱因憑借機鋒以恣流其慘毒則正氣短而惟其所為一賢而無此心臣所不敢信也一貫身居卿相年逾古稀褒寵敵國恩蔭滿前更復何求惟有脫身早去以謝天下而已何可巧辯影射修腹中之鱗甲露紙上之戈矛哉雖然大臣被人言即當決退朝廷

待大臣不可無禮一貫自杜門以來屢疏乞休鴻臚宣諭不出中官宣諭不出兩次頒詔不出乃至加上聖母徽號大典又不出雖其處心設謀或別有他意然更無復覥顏入閣之理皇上亦當允其休致勿使數十疏徒為套語則政本地重而朝廷待大臣亦有體矣一貫于臣有一日之長況將去之人駁之有何風力唯是非邪正關係匪輕不容默默已也

王元翰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須聖稱神不過聰明剛斷並用而已惟聰明則是非燭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而疑貳不能乘我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么麼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聖衷剿無噍類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閒邪正消長幾經變幻聖衷始為天下注之旋為天下割之而羅廷不敢議其後此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今國家大機大計有一不定自上決自上者乎羣臣望風拜旨相顧驚唉然豈皇上獨用一己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之是而已公自至明而明不容爆寵公自

生斷而斷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于一日用之初朕驟于末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爲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繫縮天下于宸衷之微靜攝之久漸有隔天下于萬里之漸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即補也權稅任其虐而不即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選也章疏任其置之高庋而不即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空谷而不即拔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濫而不即禁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即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於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不得一報可皇上果遺天下以自用付時艱於

東流乎爲深居不出擬於明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日暮聞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無俟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皇上藏於無原天下即於無原中出沒其機緘皇上運於無形天下即於無形中窺借其蹊徑明爲阿附之私也乃借會推之大典以蓋之詰之曰吾爲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爲臭味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爲國體惜耳而却堵之肝膈已若告彼亦一露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歧徑遂判於燕越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兩見遲疑而公道

決不勝私情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臣讀史見齊威王封即墨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治即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眞公共之論乃爲當又況乎以不毀爲毀巧用其毀以不譽爲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衆口採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乎夫進退者人主之操柄也臣下不得而干也是非者言路之職掌也皇上亦不得而罔也進退而不符於是非治世之体徵也是非而上忤於進退亂世之弊孔也今日之事在皇上縱有矜憐之曲庇之以顚倒進退之權在臣子不可昧其目昧其

心以變亂是非之實在皇上寧可洞燭未徹持猶豫之見自有白黑較著之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光重幽遂之疑以養邦國殄瘁之禍凡此皆爲皇上深居不出故正出者旁溢者勢必雜進不知眞小人之門固多荊棘似君子之門亦有陷穽附眞小人者固爲小人附似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子以中立視身不黨報國肯俛仰於人哉臣願皇上定極思動乘秋爽視朝日進閣部大臣商榷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面陳天下利弊是非皇上從中決發數年美政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日改革如大明當天闢闔恐

權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天下事可知矣臣五年庶常七月給諫非不知緘默取榮依違免禍然薑桂之性葵藿之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即捐頂踵碎身骨所不辭也

王元翰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高皇帝稽古建官監於胡惟庸之失遂罷中書省設部院分曹領事皆朝廷總之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爲令嗣是又以吳伯宗宋訥等進殿閣學士亦不過備顧問而已沿積至今閣臣貴重地望之隆崇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

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矣朝紳士庶莫不指曰某相公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一身係中外之重此何等地位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皇上一日之間並罷沈一貫沈鯉二閣臣舉動駭異其間是非可否當罷與不當罷舉朝竟不敢言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輔臣朱賡揭請廷推至再至三臣思廷推在即則爰立伊始一進一退之會實一否一泰之關所謂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語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正皇上論相之日也乃今天下士風深巧入神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之弊政

苟且賄賂視爲當然力戰難柱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取勝是誠何等時世尚可令政府重地援引邪類以誤國耶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延譽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爲宵小所引拔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之舉宜以才識爲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爲忠實端潔之品其次也故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即盜虛名而闒茸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溷推即才足稱而實不能容者亦有僨轅之虞又必兼南北

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而意偏勿狃私見重北蓋納褊過巷南人所長而長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一人取其德性閎鎔以備顧問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鍊以備緩急豈可使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也況國家殿閣名臣不從中秘發跡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眾口之議論乃爲眞不得不公也會推必坐舉主之人以杜私交

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待不嚴也故是役也非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事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叮嚀勅其同心輔政一德達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協力若左右手始可望濟假令鼓楫柄柁者復分馳異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持廟堂而與清議為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人病百虛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為生氣而庸醫者嘗試復以

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救之用後而盤踞堅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救之事先而斟酌去取黜邪若脫屣之易乎臣嘗恥毛舉細故以塞責茲目擊大典如舉之而當也臣僉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也臣敢特筆以從事然總之無如皇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之治自無庸臣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

王元翰時事日儆天聽轉高疏

伏惟國家有朝常而亂政則必變變而任其變變亦習以為常祖宗有明法而流弊則陰蝕蝕而忘其蝕蝕必終歸於盡我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所以視朝處靜以觀動近年以來精神別蘖厭玩士夫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也君臣堙之上下猜疑大機大害所在相顧推委夫情急呼天誠可格主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皇上之自為社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不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形具矣故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揭頻碎不持重然陛下詎可概置不問

耶周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宏化寅亮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於上者自二閣臣去位會推不下臣仰窺聖意豈以曩之所枚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知從古有君斯有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耳屢辦閣三年尚未睹天顏一面皇上試思從古有此君相否乎當亟簡二三輔臣尚權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膂厥疾為狂閣臣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謂痛哭者此也六卿一堂長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一

習無所稟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不備或以一卿貳署篆兩曹案牘支吾成何體統今去大計羣吏期不過數日而冢卿與總憲猶未點用將來事急時迫苟且挪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總憲風紀之標苟漫然以不端之身踰於其上何以謝天下服羣吏乎至若省直監司知府皆宜擇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干緒數符各知府或攝自佐貳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著利所在競焉攘膏害所在托言代庖是皇上吝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官朝廷潤省官之橐百姓遭被劫之慘於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股肱厥疾爲瘻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即古之言臣也列聖相承靡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口然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皆鱗集闕下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人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期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爾遲遲乎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等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皇上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若閉門枯坐御屋

輿僕重巡則固無此例報命則相代無人威令不行於外矜之未舉劾漸更於盈餒之投事久人頑上下紀綱廢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瞽科道非人主之耳目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落山谷蓋亦有年雖奉詔起用未見藁徵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辟徵咨訪今何忍培植有用之才使河清難俟天壽無期若再數年不起竊恐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則人可惜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爲我守也茲者班白二酋敗盟犯順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劫剽耳國不患外警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借內請弗應平居則凍餒釀變有事則又安有死綏之志哉幸賴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百餘年安瀾淨氛小警輒殲大變不潰豈盡一人之威靈哉京師列十二大營兵十餘萬計餉每年二百餘萬可謂費矣陛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今之班役市棍負販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餉或

以一人而冒兩鎮蜺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空虛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為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皇上既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所恃與臣僚往來者獨此章疏耳數年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禁除宰士機密人主所當獨斷者須留不發外並降出宜行遣若是非不問是者既不見之施行非者亦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皇上得非厥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為左正言半年上一百八疏尚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為緘口可也故今之建白者

莫不曰吾知無濟於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以盡吾職耳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蔽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雜厖誰為陛下橫口談事殺身當事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教府無淫貨我皇上權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徙炊骨賣子市妻以供無底之谿壑怨氣上通致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為名猶未嘗有分毫之捐賜方且借停止以悅衆何嘗明示止罷之日期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敢借回祿以剝萬民也吾故

之行猶必數年一更況虐政可堅行不變乎此其於守財為不智於出令為不信於保位為不仁竊謂當離心叛德之時亟宜為易轍改弦之舉臣豈敢阻皇上之財哉蓋惜不盡於閭閻政所以保已得於帑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能食人如有宋覆轍城下之盟搜黃括白輸赴虜營亦可醜矣故與其為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臣所為痛哭者此也皇上涖政初年郊廟必親朝講時御然萬歷十年以前與二十年以後異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又異矣所以然

者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祖宗血脈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塵則伏機隱禍壅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青宮教範宋臣至欲遴端人正士與之起居內殿今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昵宦官宮妾疎遠賢人君子何以遵倣聖人周練世務雖天質粹精不無虧損智德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是則且無以貽子謀矣此太平大本所係臣所為痛哭者此也皇上試一深思必有惻然於衷者臣願請皇上乘此一陽來復之後盡埽前失亟下哀痛罪己之詔頒行天下如輪臺煖罔時一召

見大臣商榷時政又使臺諫諸臣得面陳可否吾聽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能合之吾察之吾能通之吾勉之吾能振之此君道之然何嫌何疑而不爲也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又曰冥豫成有渝無咎今已陂矣已往矣已成矣尚不能艱貞而渝改乎故曰明主治治庸主治亂既已亂矣又何治焉臣於昔日恭遇上聖母徽號時仰瞻天顏豐粹擧止端凝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主上英明森發龐祚無涯我輩自不及於亂各相慶幸有如今日所爲迷而不復日甚一日則又竊虞有不可知不

可忍言者厠乎其閒矣用是哭泣不已繼之以血他日勿謂臣等不言也

言之者固是字字血字字淚其如當亡之不省何朝局至神宗亡國之機已伏先生當日已一眼窺定所云十年以前較之二十年以後令我思江陵不置也

王元翰爲枚卜萬難再緩推擧務得至當疏

頃者輔臣朱賡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皇上點用二三閣臣天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何說焉惟是稽遲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枚卜一節方今最緊急著會推一節又枚卜最緊急著推而當也仰惟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熙明之會推而不當也愈啟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免有陸沉之虞臣竊謂之會推當於廷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于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不肖也與衆共棄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之推法則大可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關各書所擧訖乎不拔雖冢宰秉衡不得而去取監視科道惟有逐班畫諾竟不知誰爲誰擧則亦何取於會推爲也日者南都缺吏部司官推至五

六人不爲不多而江北絕不許一人與名豈西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不放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八人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堂香絹之謠又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闌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望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宗望天下有何成心變自今當一身肩任揀不厭博收必拔尤豈敢攙以示公衆政以脫揹衙之一見在野衆矢引滿而人心士氣爲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

中外相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在以幸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亦旣彰彰乎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三閣臣去國之初卽有詐揑渦沉艇容薦李長春揭帖傳播長安故爲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者雄心示退以希大物聖明在上可雜投而襲取乎蓋才品自不容掩國事寧可再誤地位優崇則副答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點後而攻擊傷體何如事先而阻塞倖門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歷十

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祖一本爲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谿新建不宜內降入閣辦事有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啟等語隨奉明旨云原不爲例後還會會推未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一以奸貪敗矣蓋內降旣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諸大臣中不乏老成端亮矢公矢慎同容同謀衆天下第一流挽國家方蹶之運仰奉皇上美意俯答天下公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矣雖然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舉得其人御

懇皇上就中卽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曰再推幾員多者則小人緣此進君子緣此退矣何也天下止此數人首事猶存公道況邪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萬技畢投是皇上明黜邪人以巧遲又擲其挑而張其局引類速茹賊害正類天下之事去矣

王元翰政本重地不宜恕納非人疏

竊惟會推一節臣等先奉聖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行糾正勿得點後幾說欽此蓋恐誤推誤點欲臣等言之方推聽之卽點至哉

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如侍郎李廷機者又列名其中正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夫廷機之有今日臣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矣多言攻之矣但不蒙處分皇上試思從來南北文章卽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闌入乎諸臣與彼官職不偪德怨超然何若羣鶴競逐一雀耶亦謂人如廷機叨散秩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或可而斷大事則必僨轅故朴忠激切防其舉引今日豈其不幸言而中耶夫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相才兼然後堪平章軍國機

之識非相識也才非相才也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妄覬大柄竊意國家縱之才亦勿令爲歐後鄭五所笑耳往者災異譴告部上修省一疏與 朝方嶽發抹時要言回天動上乃竟緘默支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論至今鄙之近日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啻彼若恬然事外之人不敢發一語奏請該部職有大於此乎望其緩急擔當不可得矣蔣雲翰故艮有司也直言觸忌正宜[illegible]反竟懷恨刻骨乘察典中之鬱抑以死戕賊善類此其一斑還轉司屬悍然紊序致銓部數爲往返牢不可回今司官甚爲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也狗私亂法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時輔臣朱賡遣問流涕叩首乞哀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揖時答語倉皇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夫隨世浮沉之術今宦套大病廷機入之膏肓一事果眞近於無耻矣卽以大體較之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向用人知言不濟事竊相[illegible]用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illegible]糾察所爲[illegible]

當從否去名以防奸也昨者諸臣互爲推諉不肯書名相持日久竟以原單粘上勿問賢否則糾察無損益於會推是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設矣噫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猶當少俟論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拂公非而收之哉臣生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點人不敢以影響射人如廷機者濫盜虛名容授衣鉢似乎剛勁也然硬于下御而輭于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秩且足爲典禮之羞若復據變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臣故知其斷斷乎不可相也伏 冀陛下卽賜罷斥更加議處于無所指摘諸臣亟賜點用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托矣

王元翰防奸大典一日決裂疏

臣不才遭遇大聖人御世神明英斷迥出近代 若嚴旨之下遂養安緘默置大故大弊不發一言曾犬馬之不若也本月初四日廷推部院諸臣臣見吏部右侍郎又首推黃汝艮南禮部右侍郎首推全天敘臣竊訝之按 祖宗制度會推大僚凡被人言犯清議者不得列名防小人之進用也今汝艮天敘方南北交章何旋劾旋推以壞 祖制溷淆

議乎臣謹列其一二顯著者與汝良爲南科道所劾處辦輔臣朱賡票擬有黃汝良以文學協詹等語汝良不平曰有一邊無一邊蓋指有文學無德行也及後欠辭疏見有才守字而後快夫臣子得王言以文學褒之可稱榮幸乃猶不足而侈然以顏閔游夏自居反之寧不內愧乎況被言不思引咎輒造播流言一晉江傾兩晉江以同縣三侍郎獨楊道賓免於議論謂道賓謀居察揆指授言官露章其實誣道賓以自解拉道賓以自全也豈有方正言官肯捨自己名節代人傾捂人乎今日觀之孰高張孰抑鬱孰眞去孰不去孰爲孰傾可自見矣此市井抵賴之行何忍於大臣中見之天敘爲人鄙薄不齒於名流居鄉立朝無一善狀如南臺省所論贓穢關節種種狼籍其他風聞不暇毛舉夫少宰何官寅清何秩而推禮佐尚不敢濫列今固真然而首舉也如以爲調停並用自當俟議論少定豈可重私情輕變一定制乎誂筆推轂者趙世卿也蓋思持正稱詳主銓秉衡者楊時喬也每事一意忍受天下事原無兩可而有至是如始倨而後恭外拙而中巧歸非而又似是歸是而又實非其何居焉然會推之壞非自此舉始

也前推閣員時臣參駁李廷機不報政本之地時聞頃頻之端其流不致於潰決隄防不止今廷機緊隨朱賡出矣伏冀天語明諭令其滌慮洗衷以副特簡使臣等之言不中則國之大幸也抑國家紀綱法度廢弛殆盡賴有清議一脈匡綱紀法度之不逮今政本之地動與清議水火一事也清議以爲是廟堂必知其是而必反以爲非一人也清議以爲不賢廟堂心知其不賢而必反以爲賢蓋不顚倒則邪正相形不便已私故排抑擒縱識者久爲扼腕不圖今日者大開混推之途劃斷糾駁之脈使言路不禁而結舌羣小借公爲私門凶禍而國莫甚於此緣皇上靜攝日久近來多爲閣臣分過下之布設已密機局已成乃反旁觀晦迹遇大利害所關與清議有悖礙者致皇上自任其事恩利歸於下而下又逃壞清議之名咎過歸於上而上不覺壞清議之害流傳已久通國抑鬱若非皇上渙此關頭臣愚恐太平無日也臣與言及此非不知言出禍濟而適以速二臣之用但不言則壅蔽愈甚臣心實苦矣

王元翰陳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臣惟天下大勢猶人一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背也滇黔

手足也手足受病心腹為之不甯焉順者雲南土酋阿克鄭舉突發破州屠邑殺知縣焚會城可謂烈矣而臣策其無能為也其志在挾復故物擄掠飽即颺去耳尋旬勇尅大理保等逆謀為險圍郡城殺指揮刃士官可謂慘矣而臣策其無能為也其志在效鳳賊所為以得官耳今據撫臣陳用賓捷報疏官兵甫集賊克即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蓋不走江外而走克梯意者江上有兵截其歸路若腹背受敵旦晚授首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自必破膽奪氣亦一戰可下此幺麽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當

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命即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旦猖獗使二百年來生聚樂土倏忽灰燼此方之被殘者不可卒復生靈之遭戮者不可再生如之何哉近聞臨安徽江新興習峩一帶羣盜蜂起劫搶城市燒掠村屯晉甯與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大小凜凜莫必生命而衆口同詞咸怨參軍張名世謂前河山交阯之役抄奪土司擱截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而江右與四川兩省人民被害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為良民既苦有司驅迫化為盜賊其有真賊盜又為將官庇

護反戮良民此盜之所以日多也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弊政公行一方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姑違多從規避甲科正途也選任竟無一人紀法蕩弛因循養亂識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其最為害者莫如貢金榷稅二者滇地不通舟楫貨物有幾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朝廷得寸有司攘五府庫收全百姓賠牟髓骨俱罄追剝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喜亂聞會城劫焚之日多乘閧縱火蓋有不盡由於賊首者故今日大可慮

者誠在此不在彼也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既焚矣而徵榷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請減矣而例更增離心結怨使賊酋借為師名即二賊僕滅而虐政不滌蕩之為亂未可知也我皇上富有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榷稅并復貢金原額為滇民續殘命乎明詔一布歡聲如雷此無所驅彼無所借賊必有翻面獻之者若猶冥頑桿鬬則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巢如總兵劉綎威名素為諸蠻憚服使其督師壓境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於藁街矣若雲南去京萬

里往來之途僅僅黔中一線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為異域如唐宋故事臣計滇省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自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陵可以達荆襄計莫便於此者或以兵興暫歇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闢勿空為話柄則入滇之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水由江四途並進血脈貫穿此梗彼通諸酋不勦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

王元翰滇民不堪苛政疏

臣鄉僻處西南夙稱樂土承平日久紀綱頹弛官貪民敝虐政兼行武定之變繇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黠如鄭舉為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有志未遂止於掠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藩印不屑滇之為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城手則亦大可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萬里又念妖焚搶溺需人至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經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礦稅賴其苦心實多臣一

等痛一方湯火禍患迫膚不敢以其身在事中掩其平日惠民之政若謂以閩代閩恐相成相怵則天威在上眾論在下輕朝廷以重桑梓恐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綎臣前疏薦起者遙傳聞二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繁前所輸金錢立盡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鄭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綎為哉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獸匿杳無蹤迹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擒黨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地不通舟楫貨遷微末百姓包擔髓骨俱盡至甘心天子使臣投之烈燄中此而尚堪稅耶例金額止二千地之所產猶不足數乃因為民請命反加增五千數年於茲初猶括瑞銷釧今則鬻子市妻繼之以命此而尚能如例耶臣惟皇上自興礦稅以來民脂之膏血無日不輸之內帑民閒之怨氣亦無日不積之內帑亂敗紛至楊榮焚高淮逃陳增死梁永幾不免損國威而辱君命使天下萬世謂皇上英明軼往代乃多此一事為聖德累雖曾貸

邱山何益哉現今滇中干戈滿地骨肉參對民不因難于而成盜則必豁辦金而附賊臣謂凰賊縱平不可云滇無事耳我皇上聚寶十餘年理窮勢極何不少厭賂茲亂形沛然罷榷稅復金額則滇不見前日剝削之苦而惟知今日寬郵之恩轉危爲安易易也若唯財難割以臣言爲迂恐險遠滇方易爲分裂安能惟我魚肉而不動哉天下之治常繇近以及遠天下之亂常繇遠以及近不可不慮也

王元翰陋擿生事疏

國家設巡撫官授以節鉞一方之安危實倚之故必得老成俊偉之人然後可勝遺大投艱之任如遺議淸議顯掛彈章者緣據位甚且強顏保留地方官員若兩廣總督戴燿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奪職留身頑鈍污穢誠宇宙間一大蠹也此外有安議倡疆敵屬國攜貳之志堅意割地貽西南深遠之憂則遼東巡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其生事誤國臣敢爲皇上陳之朝鮮爲本朝屬國世稱不侵不叛之臣曩者遭倭殘破廟社邱墟皇上不難勞中國士馬金錢兼其弱而拯其危則國朝之卵翼朝鮮可謂肉骨而生死朝鮮之銜感國朝矢之世世子孫無敢忘耳縱彼國

中適有少長嫌疑議立未定朝廷自諭以大義使其處分趙楫何乘此移揭部科欲取而郡縣之乎此語一播則朝鮮君臣惴恐掩屢朝字小之恩解遠人忠順之漸實楫之一揭階之厲也楫敢出此大言以欺人不過見地方兆亂防人識其無能不義不智大詐大欺臣將趙楫可逮也土舍安堯臣越據鎮雄致蜀撫兵備奉旨歸黔此固知有天威也前征播微功以知府官之待之可謂不薄在子章正宜曉之以天恩警之以國法割斷了局乃徒陰陽其間二月間臣見其報堯臣歸黔請恩授職疏尾屢千百言不爲安隴註家譜則爲土婦盧岑寂至以千餘夷民重遷爲辭且曰目下保無他虞日後不能無慮是明爲堯臣樹幟得隴窺蜀曰子章意指若此堯臣豈肯休乎乃鎮雄不久報警矣五月二十四日果見蜀撫喬璧星揭爲違旨聚叛殺命事內言安堯臣使曾多等抄殺鎮雄夷民逐隴正名不得承立等因夫自二月至五月目下乎非目下乎抗旨弄兵有虞乎無虞乎伏機于前而發難于後且揚揚幸其言之中也况子章放肆無忌尤無人臣禮其貪婪負販之行縱賊戮民之狀臣姑不毛舉近見其新著三論刊印傳京

一曰宰相論陰頌沈一貫朱賡一曰忝晉論末爲楚府抂究皆以趨媚爲主不知羞恥而婦寺一論尤屬可恨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絶一切大小臣工俱不必接見惟一意親就宦官宮妾乃相保無事病狂喪心反親近仁賢之案逢主上堅臥之心固宮闈專房之愛舞文搖尾破經裂關不顧天下萬世唾罵臣謂子章可斬也伏懇勅下會議如臣言不當先斥臣以謝二臣如臣言實中乞將趙搢郭子章盡法究治仍望亟出詔旨二道一諭朝鮮勿爲疑懼朝廷決不用邪言一諭安疆臣兄弟恪恭保爵不得自取夷滅庶邊境知朝廷舉動而帖然無事矣

王元翰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國家之有吏部尚書厥任至重自李戴去位懸缺未補統均無屬頃該部以尚書缺請奉聖旨會推急務待點尚書右侍郎來說其尚書還再推一二員幷前推的併寫來看會推事但秉公推舉務在得人不必推避欽此臣仰窺聖意愼重茲官欲會推諸臣矢公矢愼勿使匪人濫竽臣忝言官値此大典不于未點用前一別白陳之則朝廷安用三緘之諫議爲哉兵部尚書蕭大亨筦樞日久會舉大著

以致僨帥充斥武衛廢弛邊事決裂大可寒心前內察款列皆實錄也猶夜行不已望蜀日切乎未有懸車聚潤之身可儼然列於六卿之首者而太常少卿申用懋職方無狀爲科臣徐成楚參劾回籍未幾復補職方士論譁然不平說者謂能卻苞苴門稍清楚然卻之京邸受之吳門何其巧于受也近且挾貲無算用謀深遠則大亨之貪肆使國家之神氣索實用懋之入幕誤之也南兵部尚書孫鑛一味乖張滿腹兇狠妖帖一事旣不能弭之于先又不能善之于後芟刈良善慘不忍聞搖動根本幾危社稷良心稍露多命何辜況其立論偏邪制行堅僻必欲與公論爲敵善類爲讐此而猶聽其靦顏而據位乎未有濫殺召變之人可依然立于百僚之上者而太常少卿唐鶴徵趨媚莫可方其詐傾險莫能喻其毒鄉評詆其賣友而致遺書以絶交公論鄙其縱奴而投稅監以致富科道萬國欽王德完前俱露章何愧遁多年一旦營復敗甑說者謂其老誖不足辱白簡乃名器何物寅淸何秩可使鴟梟與鸞鳳同鳴也則孫鑛之酷殺使國家之元氣傷實鶴徵之運籌成之也此二臣者當論罪奪官何得與援晉秩乎然臣于

侍郎楊時喬猶有言臺爲時喬清廉端謹臣竊服之異畜枚卜閣臣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廷機不堪變理時喬以平日交好竟列其名以請尋即對人悔恨至形之疏云被都人士咸謂數人被論當去今人言紛紛至災異頻仍則臣之言不幸驗矣夫冢宰吏緊不護閣臣天下大事豈堪再誤數陳淸議昭事一人使不得混進而倖點則時喬報國之忠大矣不然平日既與正人爲仇事權在手則必中傷善類國家之禍尚忍言哉臣於諸臣無嫌隙惟採輿論感時事非好持人之短長也

王元翰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臣惟事有利害勢有緩急後其急先其緩竊其利不顧其害則國不舉焉頃者大工之役鼎建三殿與殿門中外臣民所爲効勞事誠至願也而臣以爲殿門之工小而易就況百物具備所欠者柱梁而已以分稅之半與鳩庀之材不出三十七八年間可巍然樹萬國之觀瞻誠不容已者也至於三殿工大而費不啻十倍於殿門者如我皇上以礦稅之設原爲大工慨捐內帑數百萬金錢以助工乎其興也勃然矣若猶未也臣竊謂三殿之工雖二十年絕口不言可矣何也殿工非協濟於各直省則坐派產木地方今留都江浙大水稽天禾苗浸沒而中州赤地千里流離滿道夫此皆財賦隩區朝廷外府也被災重大盜賊叢生則協濟之不前可知四川派大木板枋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塊照往例該用銀四百萬兩湖廣派木一萬九千九百七十根塊該銀四百三十萬兩貴州派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塊該銀一百九萬七千九十一兩零大約三省派木共五萬六千餘根共銀九百三十萬餘兩在川省湖省雖有料價料銀贓罰事例積穀與缺官薪俸茶鹽等課

俱議留用貴州止有先年商人土司未經交木應追還官銀四萬九千四百兩零總之三省所留所得纔十之一二其餘七八百萬金盡欲加派錢糧併取給於他處之協濟乃今楚中又以水患告矣方議賑給安能取必留十年之稅銀可坐得六十萬金也黔中自供不贍原無錢糧可派蜀自遭播役之後瘡痍未起凶荒相仍髓骨俱竭間大縣派木百十餘株小縣二三十株大縣加派三四千兩小縣千百餘兩今就大縣而論整所派之銀尚不足市大木十株況其餘乎即一縣而各縣如是也即一省而三省如是

也則坐派之不前又可知國家有礦稅以蒸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百姓僅存者皮骨也尚可以三殿浩大之工重累此不堪協濟與坐派之民哉況九邊兵餉缺至一百餘萬舉國恐禍生旦夕罔知所措而殿上頂石一顆計西山轉至長安門外約用脚價爲五千金而出土去粗之費不與焉是以一頂石不差可救一鎮乎四頂石不差可救四鎮乎該部議止頂石不轉誠有見矣伏乞皇上亟霈明詔暫停三殿嘵然與天下休養生息則歡聲雷動天變可回不然朝廷之停採不下有司

之追呼不已恐三殿未必成楚蜀之閒騷然多事矣臣愚感爲計事區區一念在工言工之悃也

王元翰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臣聞變不虛生亂必有兆竊見本年以來災異疊奏南詔薊門則兵變矣吳楚江浙則水變矣京師七月一日地震兩次地變矣頃見南部科各上八月十四日晚忽聞天鳥如風水相薄聲如泄水聲良久方已直至九月初二日後始收聲不鳴二百年來自未曾有占者曰臣强主弱百姓勞况留都爲高皇飛龍之地戊申歲又洪武改元之紀

以地以時可思可懼蓋陰盛陽消小人盤據君子屏退國步危亂之徵也何也君子陽類小人陰類陽氣不足故天鳴陰氣有餘故地震水湧兵連禍結也姑無遠引皇上之下考選原爲開言路輔臣朱賡私憾科臣汪若霖屢刺其隱遂借考選旨下以調外處之皇上容臣下批鱗輔臣不容言官諷過今觀若霖諸疏原未指斥乘輿如皇上厭之即處之矣何始而以部寺相訐嘗之既而因其去也又添一部科寺相訐嘗之乎此以爲至漸至巧翻極顯極拙乎日肺腸與醜正乎策至此自首矣臺省新臣一時參劾屢

者幾五十餘疏蓋爲國惜賢也爲國發奸也朝廷有直臣而可借事中之則言官無所措手足輔臣有夙忿而可罔上行之則主權惟以報怨私信非爲若霖一人耳賡之不處若霖而竟處與若霖之必不可去而去天實有意使從前奸狀自若霖而發耳參政姜士昌入賀疏刺朱賡李廷機此忠義所激賡巧借詿籍使廷機出手以降三級處矣臺臣宋燾申救士昌天下直之乃降罪不已而票旨擬解何以平士氣汜汝梓疏請出講已久與部臣鄭振先直發賡廷機奸狀兩不相侔乃處汝梓黨附振先疏中何以

服人心臣嘗謂皇上御極以來政本之局屢變輔臣新舊代更大抵意念相左一時趨附者未幾穢斥觸忤者未幾起還惟自申時行傳之王錫爵錫爵傳之沈一貫一貫傳之朱賡皆臭味契合或隨言隨處或隨處隨錮雖剛愎陰忍彼此各有專用乃好惡拂人先後一揆卽時用一二虛名之士以塞人口要不過色厲內荏之徒而已陛下三十年作養之人才一半埽除於時行錫爵之手一半禁錮於一貫朱賡之手如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錢一本高攀龍逯中立薛敷敎等皆抱經邦濟世之才補袞救時之略使

之徜徉山水國家不得藉其用不亦大可惜哉甚者發奇閑一推起則賢如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騏黃正賓等反不列名而背名義陷正人如周元暐忽焉離奧濮愈致公論不明善類喪氣夫此正人君子乃天之篤生憐惜也皆逐之錮之老之死之傷割天心莫此爲甚則天安得而不鳴也地安得而不震也水安得而不澇也邊地安得而不犯順也朱賡處此可知燮理明驗矣爲今之計直有引身退避可以息羣言平衆怒且賡雖娼嫉猶不似賊臣沈一貫之殺機慘忍反覆借妖書題目害沈鯉郭正域全

家爲正人君子痛心切骨何定欲踵一貫之賊私狠猾而後行哉微獨此也今天下紀法蕩廢兵食空虛兵卿蕭大亨贓穢如山鬻爵使鬼視糾彈如鷃雀之過前如此巨奸不援皇上何以詰兵戎左副都詹沂柔若無骨儉以濟貪止知說分過錢全匪揚清激濁如此巨蠹不除皇上何以振紀綱戶卿趙世卿夙負時名起家氣節惟是末路以來操術甚巧鑄心甚邪鈔關吏大爲括削縱任子四出權關倒身迎歡政府援筆屢薦私人越俎不直于同鄉之議納

賄不能爲乃子之諱以氣節始而以趨媚終兵數日減糧餉日匱如此大巧不斥皇上何以清兵食今皆久據大位不肯避賢災異之來當分痛自决何怪人言也臣願皇上自爲社稷將新舊廢逐諸臣亟勅下吏部銓敘起用倣古災異策免三公之例卽速輔臣之去以全其體另簡本兵以張皇六師別選憲章以提掇風紀慎擇計臣以實心足國又下哀痛之詔罪己求言遣使四出問民疾苦庶幾反災爲福不然恐新舊逐臣决不能見天日國家决不能拯空虛天心决不能悔禍人情决不得甯帖臣故敢以收拾人才爲今日之第一義也乃臣更有極慮二大變又不在

此天地洪水邊地焉視官如命矣罵儒人不知止足不知廉恥者大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問舉國言之弗問天下人言之弗問甚至天告地訴而亦悍然弗問者近日主上之變也有主上之變斯臣工之變因之矣有臣工之變斯天地洪水邊地之變因之矣故念亂者僉請挽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水邊地之變易也雖然皇上爲祖宗守疆宇當全而歸之値此災異頻仍臺省敢言之時翻然勃然於一切章奏裁斷批發於一切是非邪正決定用舍則一轉移可回諸變而造無疆之慶矣夫何難哉

王元翰縣令爲民被逮疏

臣惟人主御世惟賞罰二柄故賞必當功罰必當辜當功則人知勸善當辜則人知畏威頃者陜西稅監梁永誣奏咸甯知縣滿朝薦劫貢殺人等事致干聖怒逮繫至京中外衙門連疏救解業數十上皇上豈以諸臣相黨救故槪置不報乎臣竊以爲過也夫永奉命榷全陜之稅朝薦亦受命牧百里之民我皇上原爲大工不忍加派於民始有礦稅之役是故撫卹百姓者爲忠剝削百姓者非忠奉行朝廷德意者爲忠假借朝廷威靈實自己慾壑者非忠況永所爲罪狀擢髮難數與高淮陳增楊榮號爲四凶自知惡極生變欲飽載脫身甘心朝薦不誣以劫貢殺人不能動激上怒也朝薦一書生耳筮仕爲郎上有部守有監司有撫按凡事稟成劫貢何事殺何罪至冒然爲之耶今西安士民劉恩濂如玉等扶挈哀籲心目爲酸又聞緹騎入秦時萬衆遮遶見朝薦荷械就道哭聲震地緹騎等亦爲之掩面墮淚可知朝薦平日治行必有戀戀於秦父老子弟者豈平日不得罪於小民一日輒無憚於君父哉永敢於欺罔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永罪不容誅矣況朝薦

繫械至京朝廷偏護之威已伸若朝薦覆盆不獨三秦樂生之心頓喪賞刑倒置所係誠非細故臣願皇上推倂逮梁永之心以寬釋朝薦使之感厲盡職則撤回稅使爲民保全縣令亦爲民自惡歸之梁永特恩出自一人於不忍加派小民之初心益光昭於天下矣

王元翰言路亟地不宜自錮廉恥疏

臣惟科道爲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廉恥爲士人安身立命之本故寡廉鮮恥不過士大夫之罪而其弊能使國家覆亡何者廉恥從良心而生淸議繇廉恥而重[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輕

清議輕清議則決閑檢士而至於決閑檢有何君父分誼而亦何所不爲哉頃者天地神明默啟宸斷忽下考選科道一時諸臣發奸指佞搜窟批根可謂際不諱之朝伸敢言之氣乃其間有吏科給事中喻安性四川道御史管橘其人大可異焉安性爲權門護法人久知之乃當宋啟正橫擅之時特加以廢逐字樣而浸羽之矢突及中璫成敬何也臣豈謂中璫必不可糾哉蓋糾中璫之心非也逐摘而爲用巧地使宮府貫穿借解嘲以收強援安性之詞似正而其計則太巧而毒矣橘當官無行人久薄之乃托詹沂有實受之語及侍郎楊時喬以躁進見詰含沙之口遂中時喬何也臣豈謂銓部議不可駁哉蓋駁銓部之心非也千人而爲佞人地使姦橘不辨假建白以圖反射橘之跡自洗而其迹亦太章而險矣此兩人者亦考選中人也諸臣痛恨其敗群或顯刺而斥名或力詆而誅心其見之奏章列之公疏臣意兩人具血性必閉閣思過杜門求罷以聽皇上處分乃今迹其所爲安性則扯原參諸臣痛詆以自雄橘則借二三公惡入疏而求勝悻悻揚揚良心至此而喪清議至此而窮矣夫臺諫議論人者也非議論于

人者也臺諫而被論其輕重非特止有列身決去以俟公論之定若橘而並置于多籍之中他日何以糾劾奸邪安性而強顏于攻闕之地視事何以論列國是豈不褻臺諫而輕言路也二臣不自惜臣甚爲臣衙門惜也年來政本鈍頑大臣孰敢臣嘗私語同人曰觀此景象異日必有被參而公然不閉門者人以臣言爲過然臣此言方意數年後驗之不料今日目擊之矣方意大僚中有也不料小臣亦用此法矣方意他曹中爲之不料言官亦作此伎矣嗟嗟無良忍愧喪世頹風今聖明在上公論嚴明安用此無忌之輩爲哉伏望皇上發下諸臣參駁之疏將安性與橘亟爲罷斥以爲言官不知恥之戒則用舍決而仕路清矣若不論是非邪正一槩留中使諸臣身進言廢國家不得收一人之用雖下考選亦何益之有哉

傳宗龍滇疆危迫請旨發帑拯救疏

臣滇人也冒險出滇爲鄉人乞旦夕之命謹以臣鄉危迫之狀爲皇上陳之方奢酋之發難也臣鄉之文武大吏投袂而起縉紳庶士聚族而謀僉曰蜀與滇唇齒也無蜀是無滇不憚征繕以俟朝命旣而曰蜀危矣朝命遙遠不卽

臨事復而前不遑啓處不謂天禍滇國又生黔禍以分賊滇師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歿于畢節參將尹啓易等一聞敗信即自爲撤奔回而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遂爲土婦設科之黨李賢所破矣都司李天常以四千人敗于疊水矣尹啓易又以三千人爲設科之數十人所敗而交水及曲靖城外之村屯焚劫殆盡矣武定尋甸嵩明之間日尋干戈無一日不傳警報矣雖援兵四集而東川之賊乃始出巢幸也天之不以滇予賊也土官沙源再戰再捷而後賊首殲賊首殲賊衆潰滇之會城免爲成窟

之續也嗟乎滇人之瀆死者屢矣被兵之虐不忍言矣水旱連年四金而易米一石行賈居送祇爲盜資避難流民顛連載道即受廛附郭者倏移入野倏移入城憔悴饑疲無復生理每謂滇人巴人最苦不幸滇人又身罹之今東川業已遄歸寧乎已矣第收復天暑盛雨寇必潛踪驚魂似可粗定矣然一賊未除司帑告匱兵以無餉而難聚賊以無兵而復滋九月十月之交禾已熟而未收是資寇糧之日也且按臣楊春茂行矣撫臣沈儆炌行年七十拮据愁苦通身是病矣司道各官察處者去行者接踵而去見

在會城者僅林士標一人迤西僅徐穆王之機二人迤東僅師傅一人監軍惟有黃士華而憂讒畏譏日求解任亦不過掛空名而已至于將官中能勝討賊之任者更無一人撫臣即竭盡心力不敢告勞而一心兩手安能應日新無窮之機務耶臣等觀其癯貌楚楚可憐惟有相對太息而已雖有城而無兵欲增兵而無餉既無兵餉又無將吏以調度之皇上誠一垂睿思如此光景滇自能不淪爲絕域乎尚能保一年無事乎臣寬假省視于去年十月抵里方期比駁而前所遺地方大亂臣自分必死于賊永無事

皇上之日矣茲獲苟全性命皆皇上如天之庇也臣懼與全滇億萬生靈並盡宿原野萬不得已循漢丞相諸葛亮征南舊道從鎮雄入雜安從貫卻渡金沙江而入會川遂從建昌渡瀘入蜀今已抵成都矣臣之勉爲此行也何奈簡書圖畢力于理鹽之役臣之志也然沖炎犯瘴割父母妻子之愛而冒險出滇爲鄉人乞旦夕之命于皇上尤臣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臣之所首懇于皇上者乞嚴勅新撫按及新推司道諸臣從建昌刻期入境受事蓋此時黔路已斷粵西亦有一路可通而夏秋瘴癘爲虐或諸臣所不敢

輕涉瀘江雖有瘴而不甚毒且臣可以來而諸臣獨不能往乎諸臣入而法令一新盜賊亦當斂手此救滇第一急着也撫臣所題請就近推升及添設將領諸務亦望皇上勅下部院速覆施行早得一人入滇即得一人之力其次則請發帑金皇上于東西交訌不惜餉餽以供軍費薄海內外無不謳歌即加派未停不敢懷怨夫滇亦一藩省也顧不能當西蜀之半乎乞皇上慨賜二十萬金與蜀並運責令蜀撫差官轉運入滇以爲滇兵續命之劑仰見皇上慈愛仁明不忍一物失所其不忍以二十萬金棄滇可知

也且臣之求原不侈也其次則請嚴諭督臣張我續乘取重慶之聲勢速勦奢賊即乘勝以勦東川若奢賊未即就擒亦須分兵從鎮雄烏蒙先平東川爲臣鄉除腹心之疾臣鄉原無一事以救蜀而全省皆搖臣能不念滇而早引手乎東川先平次及鹽倉滇兵可與蜀會師而奢酋無能爲矣其次則乞皇上諭令蜀中撫按開通建昌臣鄉在天杪蓋自玉斧一畫而滇不通于上國太祖高皇帝混區宇自黔取滇取蜀今之東西二路是也太祖遣將南征亦有貴州原非正路之論以蜀中未下故不得不先從黔入耳今黔省傳聞未破則東路尚有可行之時然不可以歲月計也粤西又未開闢則舍建昌何適乎必建昌開而後有入滇之仕紳必滇與蜀氣脉流通而後可合力以剿賊此理之一定不可易者臣視履其地求其利病而方爲調停亦不過給應得之餉補原額之兵假便宜以殺賊而取山澤之產以濟驛站之窮不必創非常之原而兩省可合爲同室矣若廟謨獨斷肯以會川改隸雲南聽其制置而自建昌至黎雅責之蜀中尤覺便益以會川至滇僅九日而至蜀必一月遠近之勢異也臣已將彼中事宜面告之

按臣張論書達之撫臣朱燮元矣兩人俱爲社稷業有同心然非明旨諭行恐究竟作道旁之議也今日之勢似蜀急而滇緩然滇亡則蜀必不能獨存其奢賊一窮不入建昌則走東川故滇之可慮猶在蜀之上也通建昌以安滇實所以破奢酋之後窟也滇蜀合而俱安無憂黔矣庶西南半壁終爲朝廷有耳臣暗淺無奇又奔走困頓條上鄙見莽率無倫而區區之心苦於怔忡望皇上之一爲憐憫也

楊棟朝會參魏璫疏

今日之天下中外亟稱多事矣東北之烽燧不除西南之劇賊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霾地震種種不祥之狀是天之以亂徵告也無非欲皇上翻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然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堯兢舜業之念誠足以超絕前代而鞭笞後王又何事足修省不意有妖孽不祥之戾氣凝結肘腋如憲臣楊漣所參之魏忠賢者夫忠賢種種罪狀漣疏臚列甚明臣不敢再爲掇拾以瀆天聽獨計忠賢一刑餘微賤小人耳何以仰承皇上之知遇而故惓惓念及之又破格而寵賚之至如此其極也蓋以皇

上幼沖之日忠賢以服役之小節効有微勞實非其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也久矣然使稍知斂畏涵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賢不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腹饒育劍寖假而結客氏以固寵寖假而布爪牙以恣焰內而宮禁儕類惟所生死矣外而朝廷臣民盡皆側目矣至於阻撓老成禁閉正直知有一己之喜怒不知有主上之天下與祖宗之法倒據其猖括欲逞之狀誠有臣子所不忍言所不敢爲陛下聞者乃忠賢自明之疏曰孤臣戇直而陛下之慰忠賢也曰勤勞鎮著任事過直又曰是欲屏

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嗟嗟使忠賢而得爲戇直則古之亂臣賊子皆得以戇直自鳴又使忠賢在陛下左右而始不爲孤立是畜豺狼於几席而置蜂蠆於股掌間也豈可不大爲寒心耶且其谿壑無涯之慾攫括之術漸及留都藉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攫公帑如龍旗如鶴袋撥所須式樣工料挾要銀五十六萬貪饕之奸黨仗爲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減或多則羣小必向而訴曰曾於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也票擬何

事也背小且大言無忌敢於玩弄是陛下密邃之處爲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之知覺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璫魏忠賢者是可予奪生死人也是得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而趨羶逐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壞盜賊自此蠭起宇宙無光雨暘若晦莫非忠賢一人爲一世醞禍作祟設惟祈陛下以楊漣一疏逐加省覽勑下法司嚴加鞫問並查織造各項錢糧有無冒破剋減情由如果情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其研

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聖明英斷詎有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閹臣必不求去小臣不必紛囂人情之惶惑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朝野臣民且共欣躍於清明之化理矣

滇繫書目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八冊

楊一清

自訟稿序　懷麓堂稿序

張　含（正德丁卯舉人保山人）

轉注古音略序

王廷表（僉事使阿迷人嘉靖甲戌進士）

送楊生盧臺還序

楊士雲（給事中太和人嘉靖丁丑進士）

轉注古音略後序　見素林公生祠集序　東平振旅詩序　江祀編序　重刊家禮要序　送李君廷實知都匀序　董氏族譜序　甯邊茂績詩序　重觀滇海序　三宴鹿鳴序

李元陽（荊州府知府太和人嘉靖丙戌進士）

初刻杜氏通典序　贈王通守序　送舒通守序　雞足山別玉屋山人序　送楊太守考績序　楊太史六十序　送趙學使序　送孫太守序　贈太和令劉君序　升菴七十行戍稿序　楊副使平定武定諸夷序　平南集序　守備陳君善職序　看山樓宴集序　再送莫太守述職序　迎莫太守復任序　通志序

張　合（副使保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含弟）

貴精集序

高　對（參議太和人嘉靖乙未進士）

雲南進士登科考序

許　鎡（副使石屏人嘉靖乙丑進士）

贈雲撫劉公西征緬甸序　贈劉公東征羅雄序

梁　佐（參議太和人嘉靖丁未進士）

丹鉛總錄序

史旌賢（副使雲南縣人萬歷庚辰進士）

繩山俚言序　贈儒行冠帶金徵君序

包見捷（戶部侍郎建水人萬歷己丑進士）

試田圖籍序

閃繼迪（吏部司務保山人萬歷乙酉舉人）

刻宏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楊向春（諸生雲南縣人）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楊忠亮（同知石屏人萬歷丁酉舉人）
東陰草自序
王元翰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南岳草自序　未焚草自序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贈江川李邑侯序　德鄰稿自序
送李藩伯入覲序
李　東（太和人明副使）
宏山楊先生文集序

李元陽
贈蕭賓川序　贈胡南江序
陶　珙（姚州人明知府）
重鋟雪山詩選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楊一清自訟稿序

臣一清初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乃弘治甲子冬十二月北虜潛伏河套間擁衆入寇甯夏守臣失利遂入犯環慶固原甯夏陝西兩鎮守臣交章告急於朝我孝宗皇帝從本兵議命臣兼巡撫陝西地方經略防禦乙丑春正月始拜勅即馳至固原以便宜處置戰守未幾虜遁歸乃大閱將士定令約法顧各邊廩藏空虛粟芻無旬月積有警調兵無取給臣用

是懼上疏極言之事下戶部奏發內帑銀若干萬兩開各運司鹽課若干萬引招商轉輸及分官市糴量邊城大小險易　來務有差時號令方新仗國威信商民輻輳莫敢愆期於是邊庾廩充盈士有鬭志是冬虜再入寇恃我兵糧有備得以無恐已而延綏甯夏諸將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權無專制不相為援以至於敗正德丙寅命臣總制各路軍務進右都御史久之虜遁去因稽覈各鎮兵糧空虛如初又以便宜招納易糴邊儲各漸充實是年冬虜復擁衆入套烽火絡繹至臣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年丁卯春渡河北遁屬臣有疾

得請歸江南逾半載分遣部使稽核邊儲使者奉法嚴苛予[illegible]倫委按剔無遺鈎距文致唯恐弗甚雜粟在廩雜務作場歲月既久霉腐耗蠹有所不免於是自委吏而上至於撫巡無弗得罪者詔獄所逮無慮月日而臣亦坐是被逮詣京師戊辰夏四月二十二日錦衣使者至鎮江臣既就縶次日渡江舟行至徐州使者慮閘座阻隔遂舍舟由陸至德州又慮途遠行緩復登舟五月十一日由河西務車行就獄蒙恩憫臣病令羈候於外十二日出僦民居以候命是後凡三上疏不報六月初九日始得旨致仕以病未愈不能入朝具疏謝辭十三日出城時暑氣方熾假宿城東姚氏居凡十日至張家灣宿杭氏莊園又十餘日爲七月七日發舟潞河八月初九日還鎮江先是聞百官罪繫頸怯半死於箠楚其以邊儲坐者責令倍償傾其產不足械繫經年不得解故使者之來親友皆爲予危送之江濱相望多泣下予不改常度或問曰先生何恃而不恐予曰恃一點赤心耳故初渡江時有細檢平生死亦安之句自是不廢吟詠然桎梏在身不能筆記旋即遺忘比宿京邸記而錄之纔數首羈候以來至於莊宿舟行觸物感興動有述作多自咎之詞蓋揆分度勢固有宜然者矣何者物糧所坐誠得以自解時同事有譏

予者曰使公向不多積則無今日之累予曰不然居其位則當其事凡所當爲者豈可虞後患之及遂輟不爲哉且邊儲之矣而不爲之處則大虜入寇勢難聚兵地方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臣之身亦恐不能自保夫惟所積既多不惟一時藉其用予解任後自丁卯至己巳邊人所仰給猶舊積也予方私喜以爲功雖得罪其何辭顧後之爲撫巡者過鑒覆轍他日必有任其責者矣若予之自咎則有說焉器非大受而秩逾都臺之尊才本庸常而任專總制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凶又曰負且乘致寇至凡予之所履皆盈滿之境有招凶致寇之道焉而又自信太過好惡太分明無容物之量保身之智是皆人非鬼責之所宜加朝廷之所以處臣者可謂仁愛忠厚之至而臣得以餘生老林下爲太平一閑人志願足矣何怨何尤自被逮至還家凡一百六日裒集所作得詩一百一十九首因名之曰自訟稿俾兒曹藏之

楊一清懷麓堂稿序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已今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謂立言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敘之爲文咏歌吟諷之爲詩可以考見得

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閒氣挺生於重熙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石所刻卷帙所錄幾徧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爲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時名中年亦深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衍而爲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士習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閒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

棄而閑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局而不暢近或習爲庾詞硬語使人不復可考以是爲古所謂以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絕世獨步一時而充之以學問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爲倔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彼月煉句煅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叱咤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敬即之者傾心至其衆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愈遠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底柱既乃吞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欿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於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先生嘗自輯其詩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卷在內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

入卷中徽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所取士嘗從所知得副本乃與同知王君仲仁謀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餘四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爲指摘瘢垢不少隱諱庸惰不立少而習焉老而未能測其蘊矧況望窺其堂室哉然平生企慕之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爲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爲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於家及當匆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之內閣得竊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爲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張含轉注古音略序

世繼政禪（但）謳嗚（鳥）嗚憲兩典閉趼而文字隱隱弗見世契政亂（治）亂譻譻世圖政斤斤擊（堅又音牽）擘觀鳥制文命龍肇音爾乃泣閔乃啓靈若若雉雉殷殷翼翼典繁吻蝌歷若姬周嬴赤漢僉氏百流叢殘九雜靈梦體彰世風荐際匯轍移馳鬱若馬而凡將元若雄而訓纂總條音義（芳）（旁）段形聲洞瑋隙艱譬辭醋輪理孅而指深不溺陳思深致憖哉世絀難陟易常檢不奧慮庬趨而俟（虞）遂無瑰目無須耳是故政弗古由文淺而不郁文弗古由字局而弗該詎夠符形也而義實殊焉讀詭也而聲實乎焉弗踐古迹乃觸奇而騖弗發今覆乃書恒而固是故辭柏陋（陋）而靡文俗澆漓而靡政政由文也文由字也楊子羇廿丗兌古賁文慨慨論世尊鄉瘋瘋嫓揚埒焉憫世習醨則原文嘅文匱彩則原字病字沈義則彩音駁綱鴻蒐淵採嶽企乃制轉注古音略号三百二十劄錯經剌予音叶而剟義析而晶可以扶微學函雅故會爭小子早知服嵩則予沛字沛則文郁文郁則世純世純則古振古振則有功於繩於契於圖於斯於嬴劉夫竅射典甘時崔乎則彰而復閉靈韋典覞時兆乎則閉而弗彰若此則楊子功不在匡緯政枋在乎文不在飾羽辭華在乎字大躬道者首路光初者震軌楊子員文扶藻天驤海鵬上下

趨越字與文與先耶役耶肆睹楊子文則蹤契不時坦蔚不忝瑚乎帝文朴乎皇質密經遐史必匡世箕裘行字亦有進哉況楊子於全文輕輕函函藏於心於今字搏搏賾賾發乎辭辭經而躬顯若若欲昭世揭日月泝河漢令也顧曉曉有喙哉畸於今而牟於古畸於人而牟於天孚也所乖於世也合也所合於子也之文也之字也之政也之簡也世與道道與世轉以轉移易之易者

吾滇之古文石淙相國南園少司農皆自爲起止絕去依傍宏山大諫學經間運以左國中溪侍御泛覽唐宋而自寫其性情惟禺山則獨摹子有晦澀處有拗折處蓋此老師空同而友升菴欲于升菴空同外別開蹊逕而又不能出其範圍閎之殊少自得之趣然以較瓮牖繩樞摩飯士羹而謬誇真贄者覺瑤臺璇室鳳髓龍鯖亦是人間不可少之物也丁卯八月廿六日師範記于抱甕軒燈下

王廷表送楊生廬墓還序

楊生世春者少孤母段育之勤嘉靖二年十月母死廬諸墓三載歸鬟家君逸翁既封秋官尚書郎每曰吾受天子寵命罔所報稱俗尚頑殄盍淬礪以勗諸人適見楊生嘉命表敘將往賀

焉郡士夫亦咸屬表表拔易曰苦節不可貞廬墓非禮也原其心而已人心靡同嚮往殊絕致力于所易者恒寡焉顧肩有難乎爲之自慰感之也輕廬墓匪可議矣况空山落葉風雨瀟瀟蒿郎鬼燐怖迴前後門迮嘖莫之往也廬墓豈易哉楊生未嘗學問知毋不知死生知侍毋不知其他慷慨從容倏爾完久美質近仁者與聞楊生廬墓夜執于盜泣乞死墓傍盜嘆釋而去諸戚諭使還拒弗納謁饋者曰繼人臧于孝矣豈易哉豈易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楊生勉之

楊士雲轉注古音略後序

周保氏六書曰轉注者文字之變通也非轉文也轉聲注義變而通之旨然之音也漢許氏以老老爲轉注轉文類尠匪通也宋王氏以長爲長長行爲行行爲轉至轉聲類夥通也吳氏以諸韻相通轉聲相叶一字數音音函一義援古作證二千五百字奇轉注之極通之極也元楊氏以並槩衆文互轉成注於文而弗於聲常也匪變通也夫六書相通轉注通音也音載諸經祖宗也子史而下咸子孫也知音可通經也升菴楊氏博學好古洞貫微娛正許之拘從王之正補吳之闕而昭保氏之教斯轉注古音略所以作也方諸韻補去取彌精數亦幾焉才老斯

道不墜之幸慰矣乎宜並傳也貳郡可亭趙君梓之傳也人皆謂升菴至滇而滇之文運始開植白石每引以自重袁蘇亭亦持此說石淙南園止菴舟屋且無論即轉注古音略序禺山以奧博勝宏山以簡古勝升菴亦當心折考楊門六學士乃吳高河楚偶爲升菴言之升菴笑曰得無聲予而七乎高河乃中谿之婿行輩甚幼是升菴亦不以爲然也後世遂傳爲典故今惟唐池南胡在軒著述零落禺山間用楊體然如晉楚交爭亦各樹一幟王鈍菴寥寥數篇獨往獨來絕無依傍王宏山中谿全集俱在何嘗與升菴子隨聲附影蓋

滇自有文得諸公之酬唱而升菴不孤矣升菴于文原非當行詩則沉浸六朝馳騁三唐都非諸公所能逮惟石淙足以籠罩之願與宇內談藝者共証斯說當不以爲無稽耳師範記

楊士雲見素林公生祠集序

生祠何昉乎周公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命享周公亦曰明禋休享斯後世生祠之禮之意乎而奉於民尤難也非有所私咸愛焉已爾非有所求遺愛焉已爾宏治初莆田見素林公以滇副使巡金滄於時夷寇猖獗盤據於賓川首暴於趙四境震

鶩公廼疏城趙以遏寇衛州賓川而衛之以治其地夷用屏息民用安堵趙先賴之咸胥慶以生公去胥念罔釋以事神者祠公表祀事也效瘞享也永愛于不忘也越正德庚辰巡察陳君原習至曰是人心弗容已者祀弗可弗稱乃碑越嘉靖丙戌守郡葛君志貞至曰某何敢拂民之好祠弗可弗葺又碑爰裒先後祠祀及公在趙所詠爲集以傳且睎士雲曰予玆產受賜知趙盡序諸士雲則起對曰昔晦翁以范文正爲宋朝人物第一公在皇明猶文正之在宋也迹公蚤歲立朝諫武宗請誅左道風節挺挺與爲校理司諫者同治南中諸所興建迄今賴之與

守邠延者同晉用於孝宗武宗之朝撫江蜀殄寇亂與總西帥者同曉起於今上龍飛之日掌邦禁詰姦刑亂崇論徵識有裨新治與參大政者又同茲趙之祠與邠慶之祠同矣祠之詩文與宿穆請賢亦同異時廟享之配與魏國之封如周祀功宗享明禋者又將無不同斯則有國史以傳若是集尤可爲遐士之鑒云覽者寧不有感於斯

楊士雲東不振旅詩序

嘉靖丁亥冬十一月尋甸告變安氏之遺孽也戊子春正月武定繼發鳳氏之餘孽也二賊密邇於滇胥煽以動覆城邑戕吏

吡東偪石城南偪威楚遂合圍會垣要求劫脅勢甚熾守臣檄諸酋兵戰守以俟上命噫棘矣維時青城周公以副使飭戎楪榆選武勇昭法令懸賞格厲兵秣馬馳至威楚逆擊賊間蹬之蘿卻之慮其潛出間道襲我要害復馳至弄棟據諸險隘先扼之命下詔諸守臣尅期盪定乃馳至滇陽共圖方略公當分攻武定與諸道兵爲犄角遂深入俘百人馘二百四十八招懷七百人諸道所獲未算焉無何元兇授首而尋甸之賊亦就擒於戲戮鯨鯢爲京觀馴龍蛇爲赤子紓九重南顧之憂戡黔中未有之亂公克臧厥功者也玆振旅而旋鄉薦紳播之聲詩附勸

以九歌之義俾予序之君子曰惟用兵德刑政事典禮不可缺也伐叛刑也刑行則威柔服德也德立則惠安民政也政成則親和衆事也事時則利軍行有制典也典從則嚴賞其刑否禮也禮順則勸公皆有焉斯功之先定乎可歌也已行稱天下之兵可虎也已然則是詩也江漢采芑之前驅乎可作也已

楊士雲江祀編序

江祀編南瀆獻官太史氏撰也太史氏之祀南瀆者今天子龍飛楚甸光紹丕圖分遣近臣以徧於羣望也祀四瀆者嶽瀆配天地紀綱天下之明神國之大事也作江祀者太史氏欽承休

命職當載筆宜頌為烈觀永久也廣哉淵乎幽明感通影響也休咎徵驗象類也黍稷馨香明德也玉帛精潔無苛慝也祝史薦信忠信也此頌之義也與序在位肆懿德懷柔及於河嶽一也至其往來在道形之永言亦風雅之遺音也蓋求友生懷兄弟誦山甫戚時嘅古兼之矣太史氏同官咸論之有以我編總曰江祀重所事也太史氏者新都楊用修也

楊士雲重刊家禮要序

儀禮首冠昏終喪祭人道始終備矣節文度數詳矣而世降日滋廢且久矣於戲此文中子所重歎乎宋晦庵文公本儀禮采

諸家禮作家禮一書酌古準今簡易可行我文皇帝頒學宮其至於天下後世篤矣瓊山文莊公檃括家禮為儀節尤簡易也今鶴田蔣公又省儀節為四要彌簡易也期俾人人可行已矣公守廣平嘗以是書肄諸生力振頹風復之古道茲膺簡命貳滇憲詰邊戎行部大理亦以是書授諸生移風識輔者以風選士急於教訓正俗者與降典折刑者與吾令侯汝言請重梓用廣厥傳公可之郡守富川劉君亟謂令曰監司倡吾與若為古之師帥也慎諸梓成汝言屬士雲序因讀而嘆曰要哉夫季氏之祭至繼以燭溫公之儀人所憚行非煩乎難乎效古之意不泥古之文晦庵定論也而略浮文敦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遺意晦庵作書之本指也公兼得之哉夫要眾體所會者也易易知也簡易從也而禮之恭遜仁之忠恕義之時宜知之密察罔不歲已雖儀禮亦可槩也學者易諸若天下固生民之坊上裨聖神之化公之序悉矣學者釋諸

楊士雲送李君廷賓知都勻序

都勻介黔貴間壤僻而險舊置衛兼領諸長官司稔於弗靖宏治中迄用大兵戡定之迺並設府專統理蓋衛主鎮府主牧鎮主威牧主化兼以威而或威不若牧以化而可馴也顧所統吏

咸土授民咸錯種號最難理為守者尤難於他守焉銓部必慎簡其人以充之君廷賓以右軍都督幕府擢守茲郡或者難之予知君之優為無難也天下之難馭者軍軍政尚嚴嚴近刻刻則眾有弗輯之患君參幕府獨濟之以寬寬非縱弛之謂也宏裕博大以為容御眾之體也軍政尚密密近煩煩則下有多擾之患君參幕府獨操之以簡簡非不事事之謂也剔繁舉要以為務臨下之體也執此以往何難於守亦何難於都勻哉史臣贊循良曰政畏急張戒弗寬也又曰理善烹鮮貴崇簡也寬有保字之仁而威孚之道著簡有清靜之義而寗壹之化成脫肆

威用智嗤黃覇笑卓茂雖中土齊民弗利也矧險僻難理者乎昔衛颯守桂陽邦俗從化任延守九眞徼外募義皆善用寬簡移變邊俗者政迹章章有輝汗簡人心豈獨化於古而難於今哉然颯嘗辟大司徒鄧禹府延嘗爲大司馬屬贊畫大猷夙宏補益故所至有聲君先後兩參督府世勳宿將譚新甯郭武定輩咸倚重之其爲衛任二子奚難哉行見都勻爲桂陽九眞之化矣君且行矣軍幕僚合餞之以予在鄉曲知君悉屬序於予予因道君之所以優爲者爲都勻慶也

楊士雲董氏族譜序

董氏族譜譜董氏之族也董氏之先可知者始祖蒙氏布燮成入朝於唐考諸史咸通間也成以下世次不可知至段氏布燮生生布燮誠誠生布燮昇昇生布燮慶海鄧川同知寶慶生鶴慶知事旻旻嵩沙羅長官賜寶生叙長泰宜尉學錄儁佑則歷宋而元也旻生太和總旗惠以下救生恭以下則入我皇明矣夫世遠族繁匪徵弗信譜之作難哉作譜者表溪巡檢仁鶴慶六世孫也概譜無存而幸碑表誌狀之尚存也爰遵譜例首圖系次履歷次文獻可知者謹書之不可知者闕焉譜成將梓以傳屬余序之上雲出鄧川公裔也竊欲譜而未成喜表溪之有志也序曰夫自小史職亡大宗法廢而後世譜學興矣然多擧以華氏族矜門閥非眞世繫辯昭穆之懿意也宋歐蘇始嚴立法天下宗之然文忠允以先世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望於後人明允亦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油然生矣嗚呼斯制譜之意矣獨眞世繫辯昭穆而已邪表溪謝事於家持身睦族言恭前人其作譜拳拳於後之人者非徒爾已矣嗚呼後之人其尚念諸

楊士雲甯邊茂續詩序

國家邊徼重地必簡命兵備臣涖之渾古兵刑合一之制蓋重任哉頃議兵備兵民並寄卓異者必超擢補用尤重厥任焉皇上入紹大統登進英賢時川姜公旣復儀部郎遂陟吾滇兵備剳使簡廉京任重地所涖即六詔之地化久未覃草竊時起甚而潛養厥階識者有隱憂焉公至奮爲己任曰平民附不寇賊乃始亂乃胥漸在古則然今豈異乎聖人乃命降典命平上命播種命制於刑之中在古則然今天子命我亦其異乎於是宣德意條方略動中肯綮又以賞罰鼓舞之一埽近時玩愒之弊踰時少革面大革心四境肅清頌聲流聞公何以得此哉蓋公策馭酋豪必折䟦扈必殄魁黨遏始亂也次懷諸類必蠲苛政

必鐫戒石必嚴互察閔胥漸也山祉有學必頒製訓必給經書敦教典也疆域有守必險走集必嚴候斥剪岦土也樹畜有業必予牛種必墾汙萊必通貨市厚農生也干紀有法必矜眚過必刑怙終教祇德也而治內也尤恤民瘼懶彝憲敦風教禁淫慝以爲慰撫觀示之方不遺餘力於戲此明天子之命古聖哲之法惟公式克欽承而備舉咸宜矣夫過始亂則亂弗滋閔胥漸則禁可理敷教典則化奠土居則安厚農生則足養祇德則中內治修則外茬甯非公明以照之威以震之才以運之德以本之烏能一弛張操縱間而邇安遠甯之若是耶是可徵公之

卓異矣刑可措兵可銷克副茲重任矣茲奏最有日卿大夫士樂公政之有成慶遐士之有遭且非可以久公也標事列圖彙爲聲詩以歌之屬予序之昔郤缺有言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德莫可歌其誰來之今公之德孰非可歌者乎欲人弗歌德乎其預有勸之道乎雖然此公之德在一方歌於一時者耳行將簡在大廷超格柄用以經略度振兵機望愈隆任愈重移一方之甯以救天下德之可歌愈大且久書之史策被之管弦與天下後世共之今日之歌奚足以盡公哉

楊士雲重觀滇海序

本朝聲教四訖稽古作程內簡臺吏外列臬司觀風於天下之大大觀在上四方觀化於下非省方觀民何以設教嘉靖乙丑聚峯毛先生以臺吏觀滇維時中官肆虐罔遏巨室封利罔懾戎心叵測罔馭曰茲惟亂本不可長亟疏論狀咸得請大剟罷鎮搴醜讋服迄於今賴之報命中傷左官壬寅以僉臬再至再巡洱海擒詰戎兵維時爽疵久遭難變陟德做化難閑草竊潛作難弭甚而金沙可蹇難於謀始曰茲亦惟亂本毋狃乃教事專茲民淫嚴斥娛讌請疏祖圖永久餘風用殄卑棄咎亦罔不咸賴升菴太史題重觀滇海張之鄉大夫士歌之進予序之於

乎觀之時義大矣觀之初六童觀罔鑒趣順謂之童觀斯昧六二闚觀寡鑒從順謂之闚觀斯狹六三觀我生自審行可謂之生觀斯察六四觀國之光明習國儀謂之光觀斯有融先生德兼三四膺上近五故茲觀風上禪大觀下禪觀化隼可射狐可獲戎可戒乎可革寇可禦大川可涉觀民設教明哉熙哉滇職永利休哉可歌已予聞在昔介軒王公澤州楊公觀滇有辭罔俾一公專美西南又可歌已其諸觀陝與天下者咸若是獨滇乎哉庸附羣言之首

楊士雲三燕鹿鳴序

鹿鳴燕者國家賓興賢能之盛典也三載一舉天下同期御史以按臺鎭臨試事燕焉都御史以撫臺胥修文告燕焉諸有事於試者燕焉登諸鄉書播諸天下後世者也嘉靖癸卯白崖劉公撫滇適其期上遡戊子厥弟五泉公按滇適其期又上遡宏治己酉厥考石坡翁按滇適其期父子兄弟三燕鹿鳴天下古今鮮有儷者自昔父子舉士若楊氏於陵嗣復有矣兄弟未也兄弟判臺若李氏峴峘有矣父子未也三世益州若周氏訪撫泊斐有矣節制一道未也劉氏非天下古今鮮儷者與劉西東

未靜玩愒成風石坡翁大振臺綱一時震肅東鄙甫平戍卒內訌五泉公力遏亂略帖然底定頃邊境雖甯戒心叵測白崖公先事永闓將拓防守旣撰文敎尤奮武衛咸有造於滇故石坡翁歷都臺撫貴竹貳留部詒晉尚書五泉公歷銀臺尹京兆丞都臺撫山右白崖公行且正台席握樞筦追配於考媲美於弟而光大焉咸有辭於永世尤天下古今鮮儷者與雲獲誦三燕鹿鳴之什竊爲天下頌且慶吾滇之有遭也於是乎書

李元陽刻杜氏通典序

唐杜佑作書二百篇爲綱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刑曰州郡曰邊防序第相因之旨斯在矣按唐書本傳祐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精於吏治不事皦察相民利病而上下其計賦君子稱佑治術無缺云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爲二百篇題曰通典其事覈其理審其識精其言約以詳其見直而達其取類邇而測量遠豎儒後生有能手其編而誦之斯可以談當世之務而施於有政矣顧四方無刻本學士大夫轉相抄錄寖以訛舛窮鄉願學之士希闚不得見者或終其身嘉靖丙戌元陽獲讀中秘書手錄一編償之遊行四方

蓋無一日離目下丙申以御史按閩乃謀於福州守胡君有恒聚諸生十有四人於學宮較梓以傳夫科舉之業將以明體適用以敎天下乃業者不尚本實而務誇侈於是廣註彙襟之書盛行於天下士有誦所不當誦習所不必習者博而寡要耗其心力而於當世之務往往正牆面而立吁可哀也鄭夾漈作通志略而通典廢馬端臨作文獻通考而通志隱殆猶少隋珠日何不爲巨薗之盌庫也噫其亦弗思甚矣余爲此懼故輯諸儒經務之論凡若干首附次於編以徵通典爲經國之要異乎鄭馬之說矣

通志通考亦不可廢我　國家開三通館重爲刊校文治之盛度越千古矣惜先生未及見之也

李元陽贈王通守序

廉吏不恒有於天下者儉不足也乃有敝衣癯貌觴冰豆蘗常祿之外一毫不以入其私廉孰有愈於此者及夫承挹貴勢結納兵旅則取諸民以致其賻餽甚或破長格越宿例巧迎逆推百方靡費以邀一時眄睞之譽出謂彼民曰吾不爾索已矣爾之費焉可以已乎退又謂人曰吾惟不私吾橐即曰費無算於廉乎何傷又有以避嫌爲廉者即一啓齒無投足可以爲生民利者一切逃之若將浼焉又有以潔己爲廉者隄防止於其身而胥吏猾猾以噬彼民則曰吾一身不染足矣一身之外吾安能關鑰之哉夫是三者皆不得謂之廉夫廉者儉之至奢之反也儉者不私一物今之儉者小有利害則自私之念崢嶸於其中或至病民以媚世是猶不免於奢安在其能儉也古之人一介不以取人一介不以與人可謂廉矣至其爲心則一民之饑猶己饑之一民之寒猶己寒之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宵空之其身苦其筋骨不忍一日肆然於饑寒無告之上蓋無所爲而爲者以此立身即以此敷政有所爲而爲者律身則然而敷政則否噫此吾今人之所以擬絕也試思財者民之心也吾之所爲廉於吏者恐傷民也今財之在民者吾既不能救持節愛養之政而曰吾自無欲是何異於紾人之臂而棄其食語人曰吾未嘗奪彼之食庸何傷其亦弗思甚矣清平小溪王君通守大理質性寬朗操履清介近代所謂廉吏君實足以當之至其節省民財綜覈利弊嫌疑之地漠然無所動於中盤錯糾紛可驚可愕之任皆毅然擔荷而不見其氣之屈知有法而不知有已知有民而不知有家是則非近代廉吏之所能及者嘉靖乙巳春遷君提舉百姓泣涕欲余一言以自其廉於世

因述其事如此以對百姓云

李元陽送舒通守序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不貴有昭昭之節而貴有冥冥之行夫士之方仕也矜名檢重然諾策駑礪鈍毅然以古人自期待有不屑一世之心及其境變遇殊事衰勢去乃不委於消息盈虛之運遂一弛其曩日之所爲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廻視其初有如隔世人之觀已蓋成兩人此豈其勢然哉其初之所修飭將以求其所大欲而非其本心也是故勢利去而忠衰於君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噫道不明於天下士以聲利相欺

其弊固至此哉平田舒君以蜀之雙流令遷守大理郡丞守雖異於令然階級不甚相遠君在雙流五年御史薦已至再矣國家之制凡郡縣七品官經一薦者例得取京貴非臺諫則六品之屬也獨君不得京貴而得六品半刺人謂君位不當才自是將弛其操乎六品無京貴之望無乃綴其志乎乃君益自砥礪發憤不以遠臣自菲薄人方以此賢之會有蜀徼爲雙流一怨家所譏人謂君特立獨行孤貧寡助行且不利其操其志尚望其有終乎而君坦然一節自開檄以至罷官既歷寒暑取予之際秋毫無玷嗚乎凡今享有鍾鼎之貴招權納賄惟日不足君以郡邑小臣顧斤斤焉自拔於聲氣之外然則官之崇卑勿論也兵法曰戰北而旗不靡轍不亂者有將焉以君之清心自將敗者官也其不敗者我也吾苟不敗雖千萬人吾往矣然則事之敗與成可勿論也郡大夫偉君之行載酒崇載寮吏餞之於郭門之外逸史李元陽爲之辭吏揚觶語曰君歸其廬不愧屋漏以儀型其鄉人大夫有望也僭三更而別舒君名魁別號平田居士

李元陽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山川之雄散在天下極遊觀之趣其道有二一曰絕累二曰假仕百錢掛杖寄跡五岳此謂絕累而遊被襶雲而餌丹藥朝姑射而暮蓬瀛者不與焉非祟而逃之人生短晷知未待也萬里一官不求厚祿此謂假仕而遊跡崆峒而施朱紱朝承明而暮清霧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有分知不可求也雞足山在天下之西南與蜀之峨眉浙之補陀山西之五臺楚之太和兩河之王屋並峙宇內爲方士高衲騷人墨客之所快覩余曩叨使役其於天下名勝之地不遠數百里皆往觀焉顧於諸山有至有不至自罷官以來萬慮消歇獨耿耿爲懷以不見爲闕者獨王屋一山耳家居七年始得遊雞足同遊者二十二人方休側逕躋層巔踞石而嬉分餘相食自謂兹遊有絕累之意忽聞林麓金笳與鳴泉松風相爲鳴咽比至則王屋山人邢君以贊賓川來從吾也君家本河南熟遊王屋借余倚杖而升至石壁崢嶸則曰此似王屋之棧至岩竇空峒則曰此似王屋之洞仙叢薄披銀榜粲榆碧其盈視雲霞肝其駢矚則曰其王屋之曠哉入兩谷穿林樾羲和不能信其晌勾芒不能一其令則曰其王屋之奧哉攀石磴之嶙峋與猿猱而並技捫石門乎千仞叩聖迹以徘徊仰而嘆曰噫嘻此其王屋之所無也於是導我大藝宗以五鼎余曰止金仙之教食不求美醉則亂性殆焉惡旨

酒孟郇聞簞今既挹沆瀣於天端飲淸虛之勝氣又烏用炙以爲廿酡而爲渥者哉君乃屏鮮肥而饈溪毛罷齊瑟而怡弄烏已而夕嵐在山寺磬遲響谷緬白雲入亦就睡君乃與余篝燈瀹茗依袈裟大石而止焉余問之曰觀子之器允宜大受而不卑小官殆假仕而遊者乎君曰應舉不得一第思爲萬里之觀以畢初志云爾今將躋太華登岱宗觀溟渤求吾廬而止焉時東方未明紅旭方吐惘烏兎之推遷慨滄桑之易邁乃歌曰

天宇浩浩兮蕩其無垠山岳列峙兮揮手霍衡烟莽迴互兮峭崿嶙峋彤雲裹臺兮寂其無人仰神天之控鶴兮思飛錫之應

眞陟降信宿兮凌彼星辰危崎嶮而著足兮罡風正而忽蹲羌中天而懸構兮閱縹緲以離塵倚石扇之鎖開兮吾得遺有而爲窈泉香馥以揚烟兮漱元玉之芳津遡俗罷以長騖兮世重非子之等倫渾色空以冥觀兮庶合轍於大鈞

李元陽送峽山楊太守考績序

大夫峽山楊公爲大理三年而郡大治明年上天官考績山夫谷民接踵入城市願一覩大夫面以紓其思且詣士人而請曰余郡十易守無如今守之廉而仁者乃若其績天官悉知之乎夫自大夫至而吾鄉閭雖犬宵我民罔訟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樹藝被於闠陵斥鹵可田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所晴而旭禱雨而澍若響時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郡遂有卻金之吏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費不損民恩孚異獨危者以安偷者以淳士專其業工賈坐肆天官知乎曰否然則奚爲而考也曰天官以稽會簿書第其勞績矣問者艴然作曰欺余哉余目覩十易守其於稽會簿書奚不能也奚必今守而以此第之哉李子聞之曰嗟哉觀俗於國難觀政於野易不其信乎夫士所謂績非績也民所謂績固眞績也天官之考乃不於其眞而以績爲憑者勢使然也且夫政莫難於無訟道

莫大於格天節莫潔於卻金蘇莫普於郵穌之四者公皆有之郡人皆知之山夫谷民能言之然而不書爲績者難書也天官不之考也蓋覩蔽則眩形俗同則忌異昔者荊人抱璞刖而不售仲尼飯黍使者哂焉久矣正賞之不見於天下也而況巧言飾貌之習雜然並興天官何從而辨其眞也是故立制以待中人考其所易見示其所易能而已余故曰勢使然也勢成習習成風斯天下相期於稽會簿書之中而大夫乃特立獨行後其法令之所及而急其法令之所不及寔然中堂而坐使四州三縣之民曉然得其意於頤氣指使之外噫示民以政人人淺語

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度大夫之謂與

李元陽升庵楊太史六十序

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達人觀之若旦暮耳玆非所謂無量壽乎然則黃髮兒齒期頤耄耋與蜉蝣何以異哉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然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氣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常存不以少

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所謂眞我也而世之人往往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於前釁喜躁乎中汩於其情昏於其身而所謂眞我者茫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成都升庵先生寓螳川今壽登六袠仲冬之朔爲初度辰從游弟子輩欲稱觴屬余作文以爲壽余曰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教後學請以文喻夫文者理義之發越也理義無形因文而見理義也然則眞我無形因身而見有我也謂文以顯理可也謂文卽理不可也謂身以顯我可也謂身卽我不可也文學之壽以刧計刧壞則變而理義不隨刧而變也

客起而問曰詩書所稱然所尊親往往以壽爲祝夫豈不知修短蜉蝣而顧以此願之余曰壽夭形也形則陰陽五行司之可以人禱故臣爲君禱子爲父禱少爲長禱盡心竭力以冀萬一云耳若所謂眞我之無量臣雖忠不能以之奉其君子雖孝不能以之與其親幼雖愛不能以之讓其長是故祝願不及也雖然既祝其壽祺既願其難老則其飄動之機亦自有在將必謹六用之戶牖調五臟之役使耳目聰明元達而省誘累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脈絡寧定而不泄精神內守而不馳若然則眞我卓然而立望於往世之前視於來世之後尤不足爲也豈

直百年旦暮之間哉然則詩書所稱壽考蓋其徵矣有身云乎哉余居隔千里不能從羣弟子之後謹以壽說質於先生先生倘入無窮之門以至無量壽之域某也願爲之前驅

李元陽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嘉靖三十二年春以雲南提學使趙公陞四川右參政客有謁余者曰趙公負一代詞章之望學術儒雅淵源六藝觀其爲人蓋長於文者用之於學校誠當其才若參政之職理六府治穀貨司水土以養民爲務夫人各有能有不能昔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奮鍤强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僂

者使之塗地任使效技各盡分而立功焉若公者薦歌聲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乃爲當務今茲之遷毋乃枉其文而用非其宜乎余曰不然文也者隨時而發隨寓而形不必皆詞章也是故禹以平水土爲文益以刋草木爲文稷以教稼穡爲文契以正彝倫爲文故凡經紀大事彌綸治效皆名曰文然而禹益稷契之事君立言其得稱爲文者炳炳烺烺見於詩書可考也謂之文詞可乎顧其所以爲文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今參已蜀之政得爲則阜茂廩籍和鈞關石不得爲則箴調規諷以告司農矧今邊餉不支東南告匱中原之所仰賴將不在益州矣

乎夫益州之險財賦之府也其人則長卿淵雲觀其賦蜀都則今日之物產食貨富與古所云無異是宜得儒術之臣搜採圖籍上下古今摘摭利病以權國用向非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爲公膺是選當亡 蓋有深意焉公將爲禹益稷契之文乎抑爲長卿淵雲之文乎惟公擇而取之非陽所能預也

李元陽送孫太守序

大理爲郡雄於滇西蓋南詔故地據滇之上游西控驃國北制吐蕃聯山爲屛巨澤爲襟既稱奧區而賓旅川至故自設郡以來綰銅章而稱太守者皆尚書郎發軔薇省識高學博明達治體者然後爲之及其涖治率皆尚威貴猛厲聲變貌謂董率之道宜爾也然而政日察而民日離令日繁而民日援刑日急而民日玩於是弛察以翕離省繁以舒援緩刑以救玩然民革其貌而不革其心從其令而不從其術信其昔而不信其今何哉爲其示民以外而不由衷也嘉靖間分泉孫公以貳守補此郡始至之日吾屬傾耳謂將有所論也而公不之諭百姓延頸謂公有所誡也而公不之誡則見淵默虛襟坐於堂上事至而應之剸然切於幾宜訟至而斷之犂然當於人心不務察而物無遁情不繁令而事皆就緒不尚刑而頑梗讋伏行之期月

湖山內外旄倪士民曉然知公之心如赤子之於慈母有所恃而得以自安昔之挾官以侮民恃黠以規取者皆無所施其巧矣噫果何道以至此哉亦惟一念之至誠惻怛爲之根柢云耳語曰科條備而民有僞態言語多而行有不掩詎不信乎嘗論循吏在漢僅稱六人黃霸在三公之位其夸藻皇度不爲不重而列於循吏西京人材之盛彬彬多文學之士亦有嘗爲守令者甯列於儒林而不列於循吏其愼重循吏之選有如此蓋治天下未嘗乏才求其至誠惻怛以出之則難其人耳今去西京千數百年文法益密民俗益偷於此有能以至誠惻怛爲政如

我公者豈易得哉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忠之云者至誠惻怛之謂也秋七月吉公述職北上諸縉紳設祖帳餞公於郭門之外欲余有言因序以爲贈

李元陽贈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蜀雅雲峨劉侯歆鹿鳴起家授吾太和令以忠信自持甫及三年遷順州太守邑之民懷侯之德攀留無從也其爲士大夫者相率賦詩餞之以泄吾民之私而以手簡授余序余曰昔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觀焉懸水三千仞圍流九千里魚鱉不敢近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難

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能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自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況於人乎夫自諂訣奔競之俗成天下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其間雖有自好者欲挺特有以自異然大吏挫之行輩忌之求而不得者譁之左右前後無非此習雖欲自異卒不可得而異矣嗚乎世道至此其爲險巇豈直懸水三千仞圍流九千里哉有若吾劉侯其所謂丈夫者乎侯之宰吾邑也自治任之日至遷秩而去一以愛民爲主始終一念惟知有民而已政務宜於民者上官曰不可已必曰可有弗宜於民者上官曰可已必曰不可有側目於旁而不顧有誣讟於路而不問盡己之心直而行之惟知有民而已若侯者可謂全乎忠信以自拔於風聲氣息之表而懸水不能使之沉圍流不能使之溺者乎余聞之忠信者道之異名也苟由之而不息於道其庶幾矣侯行矣予日望之

李元陽升庵七十行戍稿序

嘉靖三十八年冬升菴先生由瀘至滇涉路三千歷四十月淩

漸夜衣成詩百餘首題曰七十行戍稿寄某命序之某既卒業乃以書復先生曰存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窮而不躓厄而不憫人鮮能有之讀先生之詩則此物勃然躍於吾前矣夫老則衰者形也窮則躓者勢也厄則憫者情也曰形曰勢曰情皆物也遷變而靡常也彼不物之物老而不能使之衰窮而不能使之躓厄而不能使之憫歷萬變而不變者也古之聖賢蔬食飲水夷狄患難其樂不改者用此物也先生之於詩其有得於此物乎哉夫以顚童齒豁之年憔悴間關人不堪其苦猶有忍於追者不使留處者是誠何心而先生之詩才情之妙

韻勝調雅昌如軒如峻如既不類七十老人語又不作羈愁可憐之色此非所謂不衰不顯不惘者乎士之以文詞自命者曰是可以不朽某嘗病之以謂文詞卽工語卽有倫謂之曰不徒作可也而曰不朽則未也蓋不離乎物也夫所謂不朽者必在我有不物之物外不變於形勢內不變於識情其斯爲不朽乎編之外能使先生不衰不顯不惘者是其物矣幸有以教我

李元陽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嘉靖四十五年逆賊鳳繼祖陰結諸酋以武定叛大司馬呂公奉行天討維時材臣奮厲並與副使彭城魏材楊公以飭戎瀾

滄提兵從事矣鋒雨集炮聲雷迅百里之內原草爲赤賊乃引去涿江而東衆謂賊既過江莫從踪跡山險邏遊木寄巖傾囟危之機孰不寒心公偕盧公力主窮追深入其阻望彭揣情知賊不遠益修戎器益簡師徒堅壁高壘勢必得賊卒之渠魁授首逆儔就戮先是姚安土酋高鈞陰與繼祖約煽動篝火爲內應公察知其情出彼不意縛酋轅門逆賊折其右臂失望孤立魄奪魂消此則公之見識超卓炳於幾先者矣今凱旋所至數郡胥慶以爲凶逆既殄一道廓清固大司馬窮神觀化通幽洞冥之所致而楊公之敢勇當先算無遺策尤文人中之所僅見理宜標表以詔無窮於是大理屬郡文武縉紳之士問詞於余余曰昔者孔子在衛對其君以爼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嘗讀魯論至此掩卷而思曰文武果二道哉及讀詩至文王之什一則曰伐密二則曰伐崇夫詩三百皆刪於孔子乃詠歌文王而獨陳其武功蓋嘗三復之而後得其說矣夫文王之事君子所必具而兵凶戰危不得已而後用故他日於門弟子發之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夫曰懼曰謀非文明柔順者其孰能之其孰能之夫司馬董之於上諸公承之於下凡以安百姓而敷文德也公等之深入並在得賊衆士卒

毋抄掠毋輕動以入和召天和故我營有慶雲之祥彼衆致隕星之異豈非文德之明驗與然驗非偶然公非襲取必學之於素養之於預而後能也昔康惠公以文事武備名當代魏材公乃其仲子也況又有難兄難弟忠義相期家學淵源蓋有所自古之學者既習射御於禮又習干戈於樂然後以之服官且猶未必盡適於用今楊公以文章登高第筮仕出文郡其久於文思也尚矣一旦用之於武如駕輕車就熟路某故曰家學淵源有自顧不佞夫因書以爲鐃歌之引

李元陽平南集序

平南集者紀武功也太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雲南剿平夷寇師旅之閒不乏文雅或形諸吟咏或見於品題諸所著作流傳人口及凱旋之日列郡大夫士歌功頌德或勒銘以傳或鋪敘以贈各言沾沐庥庇之懷不一而足有儒生者集而爲帙欲陽一言以弁之陽既卒業乃仰嘆曰天之愛下民於氣數欲亂之時常挺生弭亂之人以預爲之所不然生民之類糜爛殆滅靡有孑遺矣吾南中郡縣與爨夷雜居其負險阻恃獷悍以戕害生靈者往往有之然未有如鐵索赤石崖猓玀諸夷之甚者嘗聞父老曰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禾而莫禁也乃盜野牧之牛羊又莫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行旅而奪之貨既而虜男女要令贖贖既而剖孕婦烹孩童初時二三十人爲黨既而千而萬橫行州縣造僞印馳反檄武吏戍卒莫之敢攖嗚乎寸蚓穿堤能漂一邑尺烟泄突致灰千室南中夷寇之作豈非務爲姑息不早防微之所致乎公初下車察見其狀驛聞於朝赫然振怒冬十一月大奮其旅直擣赤石崖遂襲鐵索川斬馘巨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焚其林麓第其罪惡之輕重而生殺之春二月東征猓玀賊方猖獗而王師忽臨賊衆自相蹂踐元兇百二十人一時授首維時孟夏西賊既

東寇亦滅雖一二餘孽鼠伏奔走大勢既定餘無能爲奏凱而旋萬民歡悅山川草木皆有榮輝豈非天愛斯民挺生忠烈英特之士不先不後適當其時以弭禍亂而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耶試思治亂安危雖關乎天運亦係乎人事南中自此不厪朝廷南顧之憂其端在此二三子之輯爲是編所以警姑息而勵匪躬其於王道非小補也故不辭而爲序

李元陽守備陳君善職序

姚安之鐵索箐賓川之赤石崖夷賊部落二十餘處長舒勁弩流劫村屯二百年來其勢益熾殺人孔道之上不避旌麾虜士庶之家迫臨城郭蔓延四出莫之敢攖萬歷改元之冬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鄒公兵備副使新都楊公出其不意提兵深入擣其巢穴斬首以千級賊黨悉平因奏置軍營以鎮之選可以治者得大理衛指揮陳君化鵬陞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領漢土官軍哨勇兵夫七百餘人駐守其地起建營盤灰燼之餘瘡痍之後萬山之阻豺狼之區鴟鴞夜鳴魑魅晝嘯壯夫掩淚戍卒銷魂殆非人所宜居陳君既至揚旌旗奮矛盾召麾下而誓之曰吾奉部院兵道之命蒐羅兇孽願與汝等同甘苦同休戚汝不吾從法在不赦士衆皆稽首曰敢不惟命是日下令伐木陶甓

召匠畫址彌月而厥宇完再月而廬舍具方其草創之初蔽木臥石豆雪飡冰乃君躬親撫字寒者給衣饑者與食卹其苦痛若在己身病則醫藥以救之死則棺殮以瘞之士衆感動不貲而勤所以力半而功倍也於是陟降原隰相度土宜可田者田可樹者樹均給士卒俾為終焉之計然人情易遷非家室不足固其心捍勞忍苦非身先不足以感其人乃迎老母挈妻孥絕紈綺而事耕鑿舍粱肉而甘藜藿二旬之內聲應氣求箐谷變為闤闠悲泣變為歌謳雞犬相聞市肆漸集忽聞新命下以君改備騰越一時吏士皆失所望哽咽莫不失聲吾郡縉紳恐後

來者不知今日創作之難欲余鋪敘其事作序以為贈余曰善成者不必善守善守者不必善終繼陳君而為備者果能踵其積而不失斯善守矣不作聰明以亂舊章斯善終矣其書此文於縣壁以為戒

李元陽看山樓鄉耆讌集序

飲食讌會遊觀之事君子不廢然非地則貲不乘非人則事不盛非誼則神不和非規則道不常備斯道也而後為旅食之正乎吾郡佳山水環城之西鬱然而聳翠者點蒼山也層巒沓嶂如雲覆冒屏列諸峯凡十有九而溪澗稱之騷人墨客之所歷

仙人佛子之所宮藹然而泉巋翠而石者百里之內無處無之然躋陟不利於耆宿杖屨或阻於風雨此看山之樓所以作也作樓者誰吳夏雲氏父子因其祖考之貽而修飾之以與鄉士大夫同樂者也樓在郡城中西窗二十四櫺施珠簾垂翠幕雖近車馬之衢然非其人則不得入故外望者以為仙居焉初夏雲以詩名其子懋亦以詩名父子愛山之興百倍恆情每山城至泉石之交輒浩歎忘返或暮夜為嚴城所閡或為風雨所阻甚至數日不歸後子懋以為不宜於老人因告父曰吾祖之樓西望蒼山近在咫尺枕席之上無不得山者何舍近而圖遠乎

夏雲曰然遂葺之於是風晨月夕鄉大夫之賢者相與登覽焉披襟閣俯闌檻碣冠羽衣相顧而指曰某水某溪吾童子時釣遊地也某林某泉某盤某阿昔之達人廬之今或失其故矣鶴雲之西邱登隱約庶幾有隱君子乎東俯洱水慨然歎息思唐喪用師為六詔所據今吾與子遭際清時得以禮樂教其子若孫以免於左衽者誰之力乎四方無鬭爭金革之聲比歲豐熟胥及婦子而吾與子得以致官於朝歸老於家而有此山之樂者又誰之力也夫利其惠而不知所自者衆庶也知其幸而不時其樂者貪夫也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貴及時也然不思

致身於理道不以貽善於子孫樂於身而晏於心未足訓也詩云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此吾與子之所宜力者也復有避席而言者曰今日之樂止矣夫勝以成賞和以表事箴以達志規以教俗今日之樂止矣然無窮者山也須臾者人之生也彼以其無窮我以其須臾則悲喜相仍其中燥急雖坐於樽俎之旁邈然與山不相似見猶未見也噫抑知吾亦有無窮在耶但未之思耳吳氏大理人夏雲名堯獻仕至楚江令子楙號嵩河仕至潞州知州

李元陽再送郡守丹崖莫公述職序

明制合數州縣爲一郡而建太守剖符以統馭之以上下其考而州縣一切巨細之事皆稟命而後張弛之故太守之於州縣有師道焉然得其道者或寡矣夫師道云者非期會簿書之謂也其身在而人從之儼然有頑廉懦立之風則致不期而至是則所謂師也彼以法度束縛操切於上以爲鈐轄者末矣海康莫公之爲榆郡也可謂得師之道矣方公之始蒞也伸冤抑清囹圄釐墨吏疏滯案興教勸學敦禮樹義更僕未易數此可見公之不苟於職矣然世有能吏或庶幾焉未足爲庶寮師也若夫下一令而衆聽悚然竄一字而老吏吐舌發奸摘伏如見肺肝此可見公之無欲不濁矣然世有潔吏或庶幾焉未足爲庶寮師也若夫心存淡泊故屬職莫敢利於官志在惠施故黎元得以保其業出一令而惟恐病民發一言而惟求省己故有識者皆謂公有爲己之學而不可以聲音笑貌觀也善乎程伯子之言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也爲己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今因公之政觀公之心故知公之學爲己之學也史曰太守吏民之本吏民之從太守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也詩曰牖民孔易言從上也大理爲郡州四縣三聯山阻水里風各異

剛柔沃瘠習氣亦殊撫摩蘇息莫不以我公之心爲心予故曰公之道可以爲庶寮師也向使公於道無所得則貌從者道百姓有向隅之泣矣師道云乎余側聞庶寮之言曰太守如公何必貧之故公承言而人信未令而人從雖七十子之服孔子不是過也爲己之學在是矣道凝於獨信孚於人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萬歷丙子秋七月公當入覲州邑之長吏徵予一言爲公贈遂爲之序其事如此

李元陽迎郡守丹崖莫公考滿復任序

夫三載考績則必課其績之最與劣以登名於吏部謂之績滿

官無大小莫不然也若夫列郡太守古諸侯之位其考績之典自非恒職給於供備而已御史大夫覈其化導率使察其獄平方伯稽其征賦臬使廉其刑名學使賁其講肄戎備覈其防警而守巡一切之政莫不據之以爲指施申避之地譬之作室上官畫式太守則運斤者也爲上官托諸空言太守見之行事其爲績不可謂不難矣下而屬州若縣言不得其平則有質成民不得其願則有赴愬上交猥如下交紛如自非量足以容敏足以辨智足以周勇足以決其職有未易稱者陽齋踰八十家食數十年事太守若而人矣其於化導讞平征賦刑名講肄防警

能容能辨能周能決克稱厥職者非無其人然謂之吏才可也謂之行道則未也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矣余於此有以見我莫公之績有非流俗之所謂績者公以萬歷乙亥治吾郡今二年矣其撫吾民也若慈母之於赤子先其意於赤子之所不能言而預爲吾民圖之吾民之困於供億窮於力役也久矣自二百年來俛首承之以至於殞斃猶自以爲分之當然父而子祖而孫如在井中宛轉以死而不敢望井上之人一引手焉何也以世鮮知德也夫德者不忍人之心也惟公有不忍人之心故節用愛人己任其勞處民以佚亦

莫知其所自又慮後來之不必然也乃竭盡心思酌爲定法俾四州三縣之民薄斂時使而公私並濟官免不均之訟民免殫力之勞推斯政也天下之平不難矣余故曰公之爲績非流俗之所謂績也夫禮義生於富足供億力役不以病民富足之道也既富且足則於化導讞平征賦刑名講肄防警猶水赴壑坂走丸特易易耳不量而容不敏而辨不智而周不勇而決皆根於不忍人之一念云耳公考績固任其寮屬縉紳父老兒童迎公於郭門之外歡聲洋洋謂予逸史不可無紀遂述公行道之實以爲贈云

按志稱莫公名天賦海康進士萬歷初任慷慨有爲岳鳳之變城守戒嚴人情洶洶適天賦覲還調度有方百姓安堵陞按察副使後祀名宦

李元陽通志序

史稱兩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鴈門西南永昌永昌在南中爲遠郡舉遠以見近也漢章帝時滇池出龍馬西白烏二因徧置學校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翁之所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又據兩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州等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時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人至

唐天寶以後邊無長吏羣夷忿怒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三百年閉隔爲異域雖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時能不荒漏者寡矣劉文獻茂我高皇帝恢復華夏奠正區宇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加焉英帝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爲輿地一統志而雲南之建置至爲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爲雲南志尚多闕略隆慶六年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中首詢闕事惟時方伯長樂獅岡陳君學使長樂一水康君以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十年來諸所損益約四十餘條編布列郡俾覈實以報蕭集諸大夫詢陽齋居鄉有或識往事因屬筆焉頃之學使汝郡得以名目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恆以年終爲懼會大巡侍御解州兼山侯公陽信振綱馬公新鄉養齋郭公相繼按滇皆蒙贊其決策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凡目與稽歷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說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通典玉海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證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遂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李京從往時孫宗虔所爲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餉經費一切成規據摭對史蒐訪者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後取法各省通志泐立

題部彙爲十有二類而以事目繫之治道莫先於域民故以地理爲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設即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次之禦侮備之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於其上而功德有恩生於其鄉而行誼可述故官師人物又次之祀典所在必敬百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稽往詔來必資辭令故藝文又次之羈縻雜志末之以此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夷之地貫穿二十府古今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無闕析而第之爲一十七卷豈敢遂言成書聊彼繪事先爲素地云爾若夫品藻宦業予奪人物則有宗工鉅匠持衡於上非陽所敢預也

張含肖精集序

夫古忘於言次言而擇多則下矣生今之世奚能忘言言不能忘又多以叢蕪傳足戒也昔人言之集者多矣疇克盡傳故君子有言必擇以叢擇之說有傳道也然而羅積者自采弗艮無協旨交差弗貪多多擇鮮此實致之升菴先生曰吾禺山兄丙戌後所爲詩若文慮其多而未有宣於擇者也乃爲擇爲集命曰貴精禺山兄欣以受曰予艮於擇雖十去八七吾奚憾故君子曰觀楊子之齊於擇張子之一言而見其明而直觀 子之欲於

受暢于之擇而見其倍而虛二字之可傳者夫豈特其所擇之言焉而已

高對雲南進士登科考序

國家以試敛才以才熙載特重進士之科按禹蹟雲南梁州域成周合梁於雍漢張叔楪榆人從司馬相如授經歸教於鄉文獻之傳始此至章帝元和間滇池龍馬出甘露降白烏見學校之建始此唐大中初舉進士者四人元進士王楫輩若而人雖爵里無從稽然科第之始亦可槩見兄厥山金碧厥水昆明諸所稱為形勝者皆天地奧區奚可竟以靡莫蹝服視之哉大明

一統之盛聲教廣運日際月域丕冒同文雲滇譽髦興於膠庠者類多中州裔族國初開進士科滇人即與其選宣宗朝議分南北中卷為會試之制滇人人中數肆我皇上紹統中興道久化成策士於廷茲踰十有四舉滇人士蜚鴻漸奐涵沐深仁邁逢泰運彙觀鉅光有以哉粵自洪武甲戌迄今嘉靖乙未滇士李忠以下僅百三十有奇視諸兩畿鉅藩濟濟彬彬尚未及什之一然服官有內外列秩有崇卑歷履有順逆功業有顯晦要之天下士勢所必異而竭忠體國之心未始不同制名以其眾也亦豈特一時之榮已哉對也歸叨與厥名無所建立弗克副

柄是愧惟滇之家藏各登科錄近者尚存遠者或湮後視今猶今視昔爰稽吾滇之登進士者刻之於是闡往獻勵來哲繼自今凡我滇人士風聲雲蒸蕃庸纘熙偕天下士翊我聖世萬萬禩大明之治滇山川亦無疆惟麗哉

許鎡騰雲撫處拜劉公西征緬甸序

靖一方之難以貽四海之安者其千古英雄乎夫天下一身也一肢偏累則全體不寧受闘外之寄而使羽書日聞疆埸日駭驅動及於天下是誠有不能一日安於其心者於是苦心焦思深機曲算激勵將士以誅鋤兇暴使屈強者遊帳席叢面縛頸

捨而一時之人莫不長歌大什心碣口碑以圖丹青而垂彝鼎此一方明受其賜四海陰享其福之驗也非千古之英雄而能若是乎則我大中丞劉公其人也今天下論邊患之烈莫不曰黃砂積之天驕青海城之本耳是皆舟車之可至未足為難緬甸者思機憑為狡兔之窟世濟其惡王靖遠十三年利挑以致孝土之錫者也亂山如洑邃谷如井不水而蟥蝮千針不霞而瘴嵐五色不雨而愁霖滴樹不霄而苦霧常冥今為莽噬據之憑山川之險惡肆土酋之跳梁則有百倍開國之初者矣亦邦等五宣慰千崖等三宣撫蠻莫等六長官大侯等各府州安

撫諒山等十三承政今皆屬之誰耶不爲莽之腹心則爲莽之爪牙不爲莽之羗裘則爲莽之甌脫于靖遠沐昭靖數十年所經營以納貢者旣已竊據猶自貪殘不已欲斷金滄之水倒順甯之城以正兵縻大軍於金騰而以奇兵走石屏取滇海幸劉公下檄以元江兵控三江口以新臨兵控白虎塘以全省士官之兵盡戍騰永賊聞有備遂不敢越封疆尺寸地而侵滇地毫末之利然其相持竟未退也諸將受揄久居思欲一快公下令以今日之事可挫銳不可爭鋒可用智不可鬪勇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一時人心

咸以將略非公所長而公力請忠勇慣戰之將遴選壯毅有謀之士多捐金帛廣布間諜術猜忌者我得因而擠 以暴中國者我得因而招徠一年之間賊氣之銳者挫聚者散代者來來者或退公曰可以戰矣是以 戰而取罕虔再戰而獲岳鳳三戰而誅莽朝禮四戰而緬甸之老營盡退兵突邊關底定宿寇蕩平威儀復見於漢官永洗甲兵於不用於戲赤幟已拔趙乃知捐粟青水之拙雪夜已擒蔡乃知不取狼山之往徇使公前不少需以待其衰則地將無尺役不決戰以乘其敝則民將無噍其守而敵不知所攻攻而敵不知所守公眞老於籌畫而爲千古之英雄將歟持竿荷木爲之兵負肩挑臂負之運以征窮邊絕徼之地取捷猶尚如是脫以戰艦萬艘突車千乘附之燕然瀚海之勒何足道哉論公功者不知當靖遠昭靖誰某閒也公蜀之重慶人父祖兄弟名滿天下 天下論衣冠之盛若秦公之賓客蹴踏老泉之家庭師友莫有出公家之右者而忠孝則其衣鉢也祇今淮蔡功成裴公應登輔弼西賊膽破韓公應入平章吾不知滇人思公而尸祝當何時已也石屏士民感公再造尤甚欲余以言達意余明農以來文字荒落姑述其大概如左

按緬酋莽瑞體於萬歷四年冬卽結諸蠻爲亂岳鳳乘間襲

干崖降緬至十一年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會疏請討用劉綎鄧子龍大破緬師擒岳鳳十三年平羅雄斬者繼榮大臣任封疆事如世曾者可謂賢於長城矣乃終以無知之蘇鄉褒敷劉天俸冒功致僇籍同天俸李材均含沉冤惜哉

許鎡贈雲撫鳳阿劉公東征羅雄序

世宗在宥之四十三年某叨鄉薦上春官道經羅雄州見竄亡被道宛若震驚訊之曰羅雄土官者濟被其子繼榮所囚凡濟之左右用事悉加殺艾州民驚疑奔命四出失其產業不得不呼天號泣也某扼腕曰天子神聖對無巨而不誅纔容敢爾耶

兵自其頸矣已而抵京寂無有發其事者後二年穆宗御位又後六年今上御位亦無一人談及纘容之逆余歸臥既又經一紀常喟然曰何元惡大憝得漏網於清明之時至此昨歲客至林下報曰纘容就戮矣某曰孝道之大資之可以事君充之可以保四海絜之可以平天下因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也者民大悖不容于世宜矣然何以遂戮此防風也蓋纘容倡亂以來更撫臺者七更察臺者十有二更藩臬守巡者百有二十輩無一人上片紙之奏請一旅之師以聲其罪誅其人明天討而正王法者惟以羅雄瘴土邇入滇咽喉之樞而纘容

盤據乃負隅莫攖之虎萬一衆叛不捷全滇不復為國家有矣故寧悔不為不悔不止不然曾征元江矣罪人未必得而涂布政已頒於賊鋒曾討武定矣渠魁尚未除而張僉憲先碎於寇兵曾屯十萬於阿尼山矣小寇猶安處而楊都司已縲紲於道再之失鄧司馬亦鴆彈於陷沒之多是皆地陋偏僻尚不能戾運于掌足之續而況敵守要害之倒望取扼吭拊背之功哉若我劉公風雨在其呼吸宇宙在其掌握甯肯休兵以招兵而厭亂以義亂也乎推其心故欲得纘容弒逆之罪昭示天下然後整兵滅之以朝食而後可也獨今纘容二十五年之通寇內情

其間外恃其援跡之無漸則內應外救表裏受敵故日夜孳孳絕口不道羅雄一字而整飭兵馬專意西征雖纘容跋扈亦容忍以益其疾又驅賊莽而使之去則去牽搖鳳而俾之來則來鞭耿馬而欲之歸則歸發蠻漢而諭之撫則撫招八百媳婦而領之獻琛則獻琛檄三百八莊而申之堅壁則堅壁纘容之腹心羽翼已盡矣乃托以他盜集兵於羅雄之旁近且賞纘容之功不異於諸冠帶之國而纘容肆意大安忘其身之極惡窮兇始一鼓以登彼無憂之山迅雷急電掩耳瞑目之所不及君親大倫等於天地忠孝大義炳於日星論及於此見止乎不得不

止者乃所以全天下之大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者乃所以立天下之大功南人昔稱諸葛天威其斯之類也與蓋纘容之惡浮於三苗世宗末年帝堯倦勤之時也穆宗六載大舜舞干之候也今上十四年則大禹徂征之日而我公適須伯夷分北三苗之命矣歸功成名高而每一發兵髮鬚為白誠良工之苦心名將與故為東征記以續西征之序

梁佐丹鉛總錄序

古之君子宏搜徧把達觀拓於無垠研賾綜微磨礪極於無對故其學浩邈而不苑有密而能疏始於博終於約[illegible]

足以立言載道爲貴耳聰目者一滌曚瞶此固有待於學力之精專而尤有賴於天賦之獨粹否則貫五車十乘之富者博之未周而或限於知宗去註離經之元者約之無物而竟無所得夫孰能兼之吾師升庵楊先生峻發川嶽不世之奇氣復益以家學正傳自童子時擬過秦一論人已預知其不凡其所業一目可爲終身誦及登殿撰直史館聞見益而考索真人莫能窺其際信兼學力天賦而獨領其全者也自流寓吾滇好學無厭者皆自恬托江湖之遐思愉嚴廊之宿忠翁功業之耿抑纖微言之絕響暇日著丹鉛餘錄摘錄流有刻本藝苑珍之惜其不

多見戊申秋佐自司馬部奉使歸省度金沙之關握衣於高嶢閣中先生以佐受教有年且慨後晤之難遂盡出丹鉛三錄四錄別錄附錄門錄諸稿授之佐喨先生是幾豈輕授哉亦豈易見哉授之於佐固有深意而見之於世若符嚴切一披閱之間凡天地造化古今世運人物制度文章俗好方言以及於鳥獸草本之瑣細盡乎變矣其中爲先生所闡明者乃象緯諸編所未載山水經志所未採字史說文禮樂遺經所未具傳雅志士訓詁諸家所共由而未之察者先生直指其源而考據悉備引證互明持獨斷以定羣議關非證之以賸見附之以口耳者也

嘗諸星海淺源由崑崙之墟放之東下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澮塋溪洫紆廻萬折汪洋不涸隨其所足皆可適於海蓋先生所發者皆世之聰明所未發者也其所考者皆世之學力所可考者也發其所未發則見之者爭快考其所可考則從之者不疑佐乃刪同校異析之以類合而名之曰總錄捐俸以梓時上杭尹趙子一重夙慕先生之學率師生有識者督刻而成之廣其傳於海內先生在滇手著不止此有轉注古音略古音餘篆韻索隱奇字韻古雋韻六書博證詩林振秀藝苑醒翻古今詩選皇明詩鈔四書表傳風雅逸編選詩外編拾遺墨池瑣錄古文

韻語五言律祖唐絕爭奇赤牘清裁詞林萬選水經碑考異魚圖贊禪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諸書不盡梓於世佐因存其名以俟博學大方搜而廣之與茲錄並傳可也

史旌賢羅山俚言序

余入巖穴深矣蜀李生獨訪我於叢桂之園夫千里命駕者何如人哉寥寥千古是爲難耳開出所論著乞余言弁之生汗流才一顧而價倍再顧而羣空在驪黃牝牡之外於余言何有億余自辛巳出宰中川生籍籍以文章鳴試輒高等已又以古文辭鳴會戊戌余復以分藩至稱子若增經師生嘖嘖負奇

抵掌劉賁之不遇未嘗不欷歔龍洒然年漸長而心益壯好古不厭喟然曰吾何以一第爲母忘吾所論著可矣夫屈平廢而騷成孟襄陽死而詩傳豈異人任哉盍發憤下帷上下千百年得時從搢紳先生遊或雕龍揮灑或倚馬應酬其文則若山陰雪夜沁人肌骨望之冷然又若驅車大行歷險角奇而轂不摧令人神王蜀去滇四千里而遙生髮亦鬖鬖短矣游何快乎卽不必楚其聲爲騷而五言偏長何遜襄陽焉夫士居恒擺纓自許率虛憍跅弛高談漢魏求當於古之人又論著不已出率好彈射以爲亡奇否則見謂臨模耳乃伸紙濡毫輒口噤目眩不

識漢魏爲何語若耕牧豎然惡在其爲士也生卽不得志於時而咄咄負奇氣遊道日廣自今猶翱步未見其止也余津津望之矣

史旌賢贈儒行冠帶金德宏徵君序

士之品紛如也未有卓然各求其志庶幾於不辱之誼者金君德宏爲士垂四十年以孝友聞一旦罷庠序之遊用建儲恩列之冠裳顯矣其言曰士修之家而獻之廷得失何常惟有聞於後者稱焉夫一時軒冕若浮雲掣電倏然奈何輒以品士也有是乎徵君之善求志也乃今之得志於時者何哉結駟[illegible]

在御沾沾自喜光寵顯赫矣大史歎無不督過以爲磨礱我不則三褫及之而退又與時浮沉無所表見是兩失之也孰與爲德於鄉若尼父之慨慕於隱居求志者使流風餘韻千載如一日於不辱之誼爲庶幾耳必規規焉結駟連鑣而後可宇內何時可爲乎試觀伊之耕焉而隱傅之築焉而隱尚父之釣焉而隱其出也卒成格帝之勳輝映千古此物此志是兩得之者也不然爲周彥倫之移文殷深源之書空所謂兩失之者也徵君曰吾言吾志而已何至進退無據以貽移文書空之誚爲也有先人負郭之田以供饘粥將爲龐鹿門之躬耕乎不則吾邑

饒山水誰得障吾遊者將爲孟襄陽之自適乎否則北窗一枕東籬一觴將爲陶彭澤之逍遙乎孰與今之得志者始乎震熠而卒以消阻也史子慨然久之曰有是哉徵君之求志也夫隱如龐以耕以食守確矣隱如孟以遨以遊神暢矣隱如陶以觴以咏節完矣天定矣斯非不辱之志耶余嘗遊宇內足迹遍十之七所云失大史歎卽無不督過退無所表見者孰如余余愧愧而幸徵君能求志庶幾於不辱之誼何可謂無聞於後也乃從孝廉諸君之請而爲之言

爲一捐納人作序說得如許切至而于其人無一溢[illegible]

足于中故詞暢于外

包見捷試田圖籍序

萬歷戊午滇闈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事作人之效煥然改觀聞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廉得三迤道里疲露狀慨然興愾謂管于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四民不可使雜處而今其言龐其事亂故聖王處士必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裒病遠涉業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泮泂也方策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嗇廩費裒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全省應比諸士爰刻田之圖

籍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敘不佞不佞竊歎公澄清萬里功績卓爍非一而此舉之大有造於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渺焉天末聖朝道化翔洽士類蒸蒸若鷹成羣科舉之額視昔浸加乃士子于于風饕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鶚薦日之爲捷浸假士不紛志於旅飱有稟征於泰茅皆作子公之膠穡以賈其餘勇則其志閑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爲造士愛人爲知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人士宜何如祈嚮以報公哉昔宋有獨士者登歌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柏而蘇子瞻繹以勉士之勤欲難進諱欲攻[illegible]

爲學而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又惓惓于完地利識天時因度不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區區博一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深瀕爲俗學之戒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于緊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纍歷接踵士倘有意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爲石田庶不負公矣

閔雒迪刻宏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儒之見嗤於世者章句耳英特之士厲厭擘悅汗漫百家詎不亦厖俗自命迺高者潤辭賦卑者資口耳嘗試援其進止周折

質之朝誦所夕從者一切不合也斯其去擘悅作先合幾何而倣言自命爲由是聲施國家祭情事者翹然表樹卓功見言信過窶衣博帶無當名實之甚甚或反刺豈儒者非耶其所爲儒非耳當年累世之譜弗見謂欺我矣宏山先生無書不讀其由詞苑諫垣而起官坊也每不樂就冥鴻高引獨惟是讀書深山迺官諫垣時慷慨言天下事首以端本立極獻天子而預交師正歷元薦拔善類抑何不遺餘力也而居鄉即貧無負郭願絕迹公府弗受餽遺及採石病民又趨當路疏止之如郡名議止斷偕號也金江議開防叛徼也此其出處之際何如嗟乎僅僅

蘆魚窮歲抱甕廢馥自喜乎哉予生也晚未獲從先生遊然聞諸里中前輩又與先生之孫堯初氏同舉于鄉更悉先生恭居敬守靜博物有道之士身心性命立其大者安必長守其言為見言信哉語錄具在于百什一耳海內鉅公往往見索遂初氏謀梓之書來屬予弁其端予章句晚進何能知先生顧嘗竊老慈事力剷世俗誦修供設齋醮秩遵儒禮以自範感先生先得我心幸莫大焉雖然先生秉禮喻俗而俗化予以禮自勉而俗繼識堯德慚何辭于先生第特闡先生之道以告來者

先生諫草無從尋覓得閔公此序而避人焚草之風愈可想

覎

楊向春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運闔闢以成元會運世而不已者理與數而已數由理生理由數著未形之初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理者太虛之實義而數者太虛之定分也故河圖兆啓伏羲因之而畫卦孔子因之而作大衍皆所以成變化行鬼神發明河圖之數也自孔子沒後之言數者流於術而大義晦矣至宋邵康節得李挺之之傳著為皇極經世書其命象自為一家形於道即大極動靜之機著於文即伏羲奇偶之畫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也夫無之生有者無極而太極也有之生無者動極而靜也或有或無天道之妙一動一靜太極之根往來相資屈伸相感資其器遂成天下之文感其變遂定天下之象故在天則有日月星辰雨風露雷以成其象在地則有水火土石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有情性形體色聲臭味以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不已焉是故以元經會以世經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無不該貫遂得伏羲畫前之易而發孔子之所未發者要其本旨則皆原於易也夫易一也易之一即道之中也中者人之心也故曰夫

向一中生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所以為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正其心平其氣無私於心無反於義義理融會其道中正郎物窮理而盡性知天之學亦在其中矣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即太極之動靜也不動不靜不生不死是道之一也是以大衍之數一變而為七七七四十九也七變而為九九九八十一也數既極於九又復於一人既生又復於死明其理知其數則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而萬物之得失人事之休咎皆可得而前知矣此皇極之所由作貫理數而一之也有志於數學者不可不求其理有志於理者不可不求其

求心之要舍靜何以哉走自受讀以來徒析其文茫無所得靜養之久一日豁然而前知之道得其肯綮觀象玩占罔不應驗迺敢折中微詞多述舊聞以理為經以易為緯輯為六卷名曰心易發微凡造化之原陰陽之妙與夫卦氣之盛衰聲音之唱和體用之變遷策軌之斷例靡不備焉昔人有言理究伊川數窮康節如詣其極則亦一而已矣是書也雖於邵子無補而初學之士亦可得其大略而為觀物之梯航也故不敢自私錄之以求正於有道者

楊忠亮素陰草自序

古今多陰者亢放超絕無如漆園與彼從崑崙顛上下凋縱橫諸家雞蛙爭如蟻戰借當時未有解也東方曼倩能詼諧使漢武亦雖小笑愚不可一世而卒不露其旨陶元亮性傲而決詩濟而遂遁酒設飲輒醉於王江州若相識若不相識最癡最高康節先生月窟天根靡不研入皇極經世一書內聖外王渾然具備安樂窩中陶陶自老周孔以下何可及也余髫年喜讀南華覺眼界空幻見題遯者小有得自矜許者則狹而嗤之然性愚且不喜詭遇慨世態反覆以白為黑變蒼為黃不自合媿而抱孤憤以直之以此齟齬於時東方五柳余甚媿焉生平好異

書如詩論文最厭平俗昌黎以下諸作者爽心豁目非其所願謂少陵可學而至惟太白僊才絕世亙古無兩及長吉飛卿此等意格宇宙間卻不可少是徒以管窺豹而莫能以象罔得之也性好飲脫略世事逢人緩急死生之際捐棄前惡不吝施與天下士多知余者然薄書刑名非余志也若夫軍國之利害機宜廟堂之謀謨舉動閒則憂憂則慮一得之愚於國事未必無補惜乎祇自知之也竊遊閩川絕不道隻字讀楚撫蒲圻逢督學魏公稍出數語夫陰而素者何也途以抒其素也頓忘其為空質也素而陰者又何也行素而無不自得也未敢作願外想也自丁未迄今人情牛馬世眼青白備經嘗過境雖竭如我自坦如境雖蕭如我自潛如似於道遠之旨安樂之趣微有解也古之偉人乘風雲際日月勛業在宜襄世運何曾以文章表見亦有隱居草澤伏在下位或有其具而不得其時於是洩之詠歌宣為議論彼以為世道雖不藉此人亦見天地不虛生此人爾此漆園康節諸叟與禹皋稷契諸公更千萬年爭光於宇宙者也惜乎余之有志而未逮也

王元翰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安邊徼所以安朝廷譬之肢體無疵癘之患則心腹享安和之

漏國家建官惟直指使最稱雄職蓋舉安民全柄挈而付之然安之之法亦惟是察吏治爲要耳蓋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舍是卽雄矣而民弗安滇越在萬里天日之遠法紀之疎道途之阻以故有司者罄其塗狎其法汩其天非天性堅定間亦喑其藏濯吾觀它省直指使若鹺若漕若屯若茶馬循流捶摘吏之惡者巧者縱彌縫於此必暴露於彼民之蠹者猾者或脫網於此終抒法於彼計三年所按凡吏若寰而蠹焉者惟一惠文之斧而已矣惠文而可循徑關捷誰復摧其鋒而議其後乎故他省直指巧者墨者不數月不期年竟敗滇則不必敗卽敗亦能欲而倦飛時耳而上爲復以是非之謬佐低昂之偏於是乎干和而前喝驀天是於乎召怨而盜賊載路滇之爲滇譬則五石之瓠其形魁然而中空矣苦哉遠民庸有安日也毛公以三吳望族初試吉郡爲名司李學術醇正意氣軒遠識者業槪其爲公輔器屬差竣上加意遠方拔公於轄公從田間捧檄歷險到滇講求民瘼務得痛苦而撫摩之又曰擊滇兵發之餘驚魂未定殘喘初平與小大吏約指滌煩文掃除浮費補淡甘苦一意以安吾民大約寬於民而嚴於吏晉拙直而黜巧杜擯貪墨而拔廉靜去衙蠹而却鄉豪其他如施劑掩骼[illegible]

清芸奐梁諸善狀不及殫舉而諸大小吏奉公不言之隱晰分行事之實見其表裏初末勿雜勿二莫不深心戢志大以束小小以束躬澂澤津津爐枯潤槁滇民之元氣復生巍嵬孰匪公之驗權而明暢哉甲寅秋公及瓜將代滇之士紳愛公不忘問余一言爲贈余惟公之粹品如日月直聲如雷霆善政如雨露人人口之茲行也必將有飛章舉劾寄耳目於至公至正之流採月旦於曹好曹惡之外某某潔直揚之某某巧墨抑之某某不善事上官而民歡實慝必奪之摩吻之中而施以不測之禁若飲上池洞垣燭臟此又人人誦之服之雖然有進焉者方今主上養無原之局百工乘不繫之舟朝端角爲訟場如颶毋四面而闖如從門戶壁於戰壘如野葛橫生而衆爲勝此其可慮貝有什伯於滇者夫在邊徼則邊徼安在朝廷則朝廷安釋擔於外秉衡於內公得無意乎

每讀先生文眉開十丈宦場惡習不獨一滇矣安得毛公者而一振之乎

王元翰南岳草自序

衡山于諸岳稱牖行而[illegible]服在昔黃帝箋奏天帝以潛霍爲其副以廬阜爲其使而禹王之刋隨也嘗登岳爲祭之感蒼水

使降授以金簡玉牒勒碑告成事藏之岣嶁峰則平成之功岳寶與有力于是岳靈滿天壤間然僻峙湖南去中原甚遠士大夫輪蹄之至者蓋亦寡矣予生有山水之嗜醉心于七十二峰已久弱冠後遂得浪遊乃偕一二方外友渡長江泛洞庭浮清湘而盤桓于岳者十有五日得詩數十首皆據其所歷而書其所見余非能詩者也域中五岳予遊其四惟北恆未著腳焉昔人謂五岳遊四甚愧之則予之謂也好遊如予終不令北恆笑我矣而余非能詩者也

王元翰未焚草自序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之擢章君過也余中年始第叨史館改東垣伏闕候命者二年餘於國勢之肯綮畏途之伏機與幻師之纎索有所窺破而亦有所奇中時同官者數人志同道合偶一聚會談及時事往往獨出雜呈神飛義激致笑者怒者欷歔泣下者歲乙巳得從諸君子後持筆侍天子於是乎移批鱗犯顏之藝爲擢奮勇翼之力如食者病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今上垂衣四十年局面亦多變矣二十年以前上勵精下任事廟堂舉動上下受分之二十年以後上深居靜攝不示臣下以顏色就中瑕釁莫可究詰以故上運於無原不能不黙有所伺而黙伺則授奸以掃上藏於無形不容不旁有所借而旁借則姦奸以隙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必然其禍亂之說宰臣陰行其便己之計而又自逃於乾淨之地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勤攻主闕開縱奸罔讀其詞貌若鯁探其衷實谿壑庇杜欽谷永輩所爲臣子顧蹈之乎余生平痛恨誠不忍以彼易此已酉春讒言疊至遂掛冠神武暴白被囊與都人士見之因縱遊長河南北大江東南宇內名勝半在襟袖間而笥中疏草亦散佚十二三所至友人索覽無以應偶檢所遺得若干首夫竟於士德嚴於政本則茲草不必焚以此效愚郎以此與謗則茲草又不可焚古人其有以諒我哉然士固各有所宜余身將隱矣爲用文之終亦必焚而已矣

王元翰送李懷動之馬龍序

李公懷動攝守吾滇未期也當事者才公題守馬龍當之士民重別公亦如前攝師宗曰師宗實僻于滇馬龍又不劇于滇何吝焉而不之馬龍哉蓋馬龍以兵燹之餘喘息初定而瘡痍未復視當棘焉此當事緩急輕重布之之意諸紳士于其行也問言于余余惟學者窮經致用統于根柢世儒不知經中有字仕祇撈榮自仕學分而體用敗非其仕非非其學非而所以為學

非也心術未眞則學術不正而流害滋大夫君子嘗讀書時見良吏有不慕焉者乎見酷吏有不憤焉者乎此一念好惡幾希不容昧者千聖學脈而百王治本也及夫釋褐發仕方圓鑿亦昧目焉東西南北異位焉則處轉而心變故上者急之爲名高卑者染之爲垢潤何怪乎循良如鸞鳳哉居恒偷黠二三夏吏時苗爲富春令乘一牸之官其去任也驪牸留犢爲在官所生不使俱去劉寵之守山陰也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出送別因贈以錢寵重違叟意人每選一大錢受之竊嘆寵固非染而苗之所爲似微激耳三代以還吏治盛稱漢至史謂何武爲吏守法奉公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厥後當大議排巨奸抑莽爲大司馬以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詞嚴義正又置身家利害于度外矣是故牧民者與其爲苗爲寵毋寧爲武何者爲苗寵易爲武難也河之發星宿經崑崙也澄然清也泓然平也及其過沙漠陝汴則淆之而渾矣下龍門鬬呂梁則激之而鳴矣豈河之源未清而性未平哉惟返其所以澄然泓然者而赫赫名根刬削都盡裕國潤民取之而足矣甯爲州編甲不過三里而賦繫于全滇逃徙强半公委守斯土撫獨疲若家人父子見兩造訟庭多譬解而出未嘗指稽贖而臆罰鍰未嘗借催科而

[illegible]紆楊邦平之氣囊入于聲音笑貌之外以故民之去者親悍者釋最稱政平至役關宮牆則毅然必舉弗踵前人之謬而遺後人之難此予見其任事之一班也公嘗語人曰不佞拙謏處不敢掩若立心爲不善不曾帶此心腸面孔來噫僕閱人多矣于公信之矣今甯之叟童惶惶眷眷不忍公去尤願得似公者以繼公之後夫方去乃爾去後可知攝守乃爾實守可知故繇前而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繁不同而官同官虛實不同而政同政張弛不同而心同繇後而進于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邊腹不同而官同官層纍不同而政同政巨細不同而心同心之所根柢者然耳其以是爲贈何如

王元翰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滇去天日甚遠士大夫之捧檄守茲土率拂意規避以去即有志在四方比王陽之馭者見道里之崄遘盜賊之充斥窒家之牽累與法網之疎濶亦多與初心而少變之蓋地之能轉移人也如是吏治不與民生不暢職此之故而挺戈書禦者百十爲羣所在見告邇厥所繇匪盡操戈者之罪也古今之滇一耳昔爲甯宇今爲覆巢昔爲樂土今爲異邦固月異而歲殊矣其度止將何似耶維揚李公達生少負隆隆有大名不儕齊俗以

科謁選得巨津守巨津無可守也臺司賢之委署黑井井滋獘獘而籠猾相習嘗所司往往甜其口而嘆其吭致延折課額公受事數月杜絕一切饋餉而平其權錘得徵解如期呂曰吾不遠萬里爲牧民也奈何久處此脂潤力辭之會江川令缺復委視篆務至則瀛湖一邑零落衝罷公曰治小則吾才溢於治之外苟利民矣安在必於用大於是綜理辦章一意以靜民息訟爲主而[illegible]流靈清驛政剪抑豪强寬猛疾徐從貫心實事中掛豁[illegible]敏捷決訟如流政暇則又取茂才之有志向者開會命題親爲點竄其文差等下上不厭煩數至所自奉則日

惟費[illegible]星湖一勺水以故兩年來民心愛戴士習彬彬不佞曾二接公顏色親癯憔悴身不勝衣其淵然抑然淡然枝葉斬然而先躬自不可變遷竊私評曰夫夫古之人乎退而詢之邑之父老曰公如昨也詢之鄉之父老無異詢之鄰封之父老無異夫學者讀書致用患不眞耳眞則靡所不眞豈山川道里家室諸境地所能轉移哉公今滿三載考聲實孚洽人人呼視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奇公聽而俾公才德其將有所重畀于公乎若曰重聽奪聽烏知審聽之不在于耳也夫世人總總也吾不知不足于耳目與不足于心志者其所關于世道之輕重巨細

也號居

天亦奇予以聽令治望已六載矣　兢兢自守極務有愧寸心安得遇如先生者而一稽此衷乎

王元翰德鄰篇自序

己酉春予遭言未周月拜疏出青門自嘆任事之拙與涉世之難入山惟恐不深耳無幾何南北諸君交章引手或特疏或單疏或酬疏或衆疏或數人而一疏或一人而數疏此亦從來被言者之異數矣區區之情不其揭然于天下乎諸君多夙不識荊之士其執衷正言毋亦國紀世道所繫微獨爲予一己也故

諸君於予不任德余于譖者不任怨鋒鏑之叢集則忠信之宗予也辨駁之礙激則客氣之用事也別取謗書暨頌言而衡準之蓋吾具在人復何尤雖然諸君不任德而余不可忘德自今愼大于細愼微于著增修過于所至其德諸君者淺得然世外絕口雜中束影銷聲于世爲不足有無之人于己爲不受寵辱之身其德諸君者深余當審所處矣用付諸梓以識一時之誼若曰德不孤而鄰也則予豈敢

王元翰送李斗野滿伯入覲序

往天下事惟識與力邦伯斗野李公吾知之自楚事始方楚宗

之跳梁也人只知其有大不獲已者擬其衷當事慰解之不善至逆其怒而益逆非叛也顧以叛拉人之僧不得列齊民而當享大楚宗高皇帝之子孫也高皇帝之子孫不市刑明訓森嚴誰敢奸之公所以不能堪而決一去也未幾公去而楚宗刑陵寢震驚壞二百年家法公去而楚獄明朝野訟冤想南海公風裁則公以一身之去就培王國之氣脈身在事而論存身去事而冤雪天下識與不識咸欲識公主上注念遠方拔公布政滇省至則龐眉皓髮鶴姿酡顏望之如蓬島中人而英毅出以安詳悖大運以精覈空積案埽夙弊細及一錢一票靡不迎刃中

肯各釋然以去而公之慮滇尤遠也念有宋而上僰道修棗萬里孤絕若懸九鼎于一綫倘或乘我緩急以丸泥嘅鬼方滇不又在吾肘外乎恐山川勢塞開道謀於是乎取途西粵於是乎借徑鹵井於是乎擇人相之於是乎乘時圖之以新井之出供新路既不苦無米之炊借夷官之欲闢夷方又適中乎用夷之法百年築舍之議公毅然以身任之夫明者見於未然闇者捄於事後在易之蠱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復有事也又曰革已日乃孚順乎天而應乎人夫蠱之象易見也惟蠱之于不蠱則君子不得不革于必革公固于利害之際鑒之早而籌之熟矣蓋

滇與黔倚命也向今與滇聯臂也滇不斷而黔可常存滇路通而粵有餘潤此舉政有造于黔而無損于粵者異鳳克之績首首雖撲滅業已窺我虛實今在在啓心戎索脫于桀驁益甚盡而革幾動矣彼狃常膠柱者雖百喙能保數十年無事乎哉即今日之路開也於公何利即今日之路塞也于公何害公豈喜事漫嘗不知之泛涉世之爲禍者哉是故繇爭楚事而言則公之識在事先而身防其漸于後繇開滇路而言公之識照事後而力杜其患于先識見力量從淡泊寧靜中拓出此眞經濟眞學問也公今以覲行主上面召大小臣工聚晤一堂霽色溫言如

家人父子暢敘十年之鬱雖是嚴廓之上是非所是非非所非邪國之間烏不爲烏鵲不爲鵲此盧扁望而却走之候也公以治行異等上必改容接之廟吾公以定一事之是非者定天下之是非通一方之血脈者通天下之血脈則鋪綸可也鼎鉉可也去處兩無負惟天子所使矣

李虞宏山陽先生文集序

蓋聞之德成而上者也藝成而下者也德成固不可及藝成亦難言之蓋藝有二道爲凡與者流爲著述者流兼是二長而後成藝然自六行殊科故德藝兩岐若藝出于德則德固有言藝

判然上下乎哉吾里宏山先生以省元舉進士諸中祕書補諫垣値外艱歸奉母不出當路者累疏薦起遷右垣請病歸遂不出坐一小樓探討載籍古今人物之繁殺天地陰陽之隱奥無不博綜而冥會作爲詩文有遺稿若干卷鋟諸梓其曾孫春元遂初君德屬東爲敘既拜受之讀其詩言暢而意美讀其文詞正而理備蓋比興著述綺互融徹可謂變之成矣然先生高節清風氷雪同其皎涵容蘊藉淵海同其深踐履精純圭璋同其粹蓋創道義之途入性命之域者也則夫窮載籍而發揮於詩文豈餔糟粕軨輪轅者哉後之人玩其藝者可以考其德矣東也凉且伎長稱是役然兒童時猶及見公節知綿縣令請歸里者十年於茲乃得先生之文而讀之幸矣又得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尤非深幸者哉是爲敘

李元陽送賓川守蕭省庵序

愚嘗讀周禮命官敎民之法未嘗不輟卷嘆息以謂三代之際其士豈必素賢其民豈必皆可使當王道備習俗成而仕者久於其官民亦習於其令上下相狎如家人父子好惡憂樂罔罷不通即有兇頑不率之徒厠乎其間衆必共憤而雍之然則世之之否泰固係乎官而官之賢不肖則係乎任之久近章章然矣

而近代設官卒不久任者何哉或曰古今不相沿卽使久任之法行於今日其効未必盡如三代愚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者也夫豈以今日而有異乎觀蕭侯之牧吾賓川可以徵之矣賓川在葉榆境自以山川隔越深阻之民自固爲盜宏治初始割其地置州設牧其建置迄今殆且百年而盜賊固自若也嘉靖三十二年蕭侯以楚雄節推遷知州事下車之日有言於侯者曰州之上田以盜而荒州之戶口以盜而減州之賦斂以盜而逋州之訟獄以盜而莫究州之兵戎儲峙以盜而罷且竭盍起而圖之侯曰姑舍是頃之又有言於侯者曰盜出矣侯曰昔嘗有之乎曰頻年然也曰有以禦之乎曰無侯曰姑舍是日惟修刑政治繁冗宴然若無事忽及三年議者曰侯殆自治其身者乎侯嗃嗃若罔聞忽一日奉狀詣上大夫曰牧不敏乃今知所以治此州上大夫愕然曰誠如所列則去盜安民若逕之掌矣遂下令一如侯請以某董其事以某董其兵以某兵挑其吭以某兵擣其巢首尾巨細曲盡機宜勦勢旣立我威旣揚侯乃誓師曰有願爲我民者立此旗下勿殺賊聞之悉趨旗下稽首若角崩者以千衆乃縛其渠魁奏凱宴樂上大夫上其事旌賞有差道路相目曰侯昔日云云孰知其有今日乎於是上自

日關戶口日增賦斂予求訟獄不與兵戎有程積貯斯盈今日之賓川非復昔日之賓川矣夫道必積久而成物有待時而化使賓川而不遇侯如盜藪何侯不久於任如賓川何此古人所以為吏長子孫至以倉庾為氏良有由也以侯之功當膺特賞今稍遷永州郡丞而去雖不滿人意然常保其牧賓川之心以佐郡永州之人必陰受侯之大賜蓋久任之法雖不行於今而侯不求速化之心固已得古人之遺意愚不逢久任之法良用慨息而獲見不求速化之人大有可喜者故因諸鄉士之請特書此以為贈

提筆輒見本源彼塗澤為工陵獵為古者較此都同嚼蠟

李元陽贈賓川牧南江胡侯序

余頻年過會垣值胡侯令昆明見其樸質謙厚私心知為循良也然繁劇之地恐非所宜退而問諸父老稱其節愛上官嘉其幹濟乃嘆為周才焉夫附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外應驛道賓旅一日之內常以一人之身為數十人之役擎拳曲跽瑣屑煩猥之事塡埤於前後呼召並至唯諾無閒不能分身應答故喜者常少而嗔者常多奔走送迎供億應對得於東或失於西遲速相形人我異見勢之所必至者誰能設身處地而曲為之恕乎是故譽者未出口而毀言已盈耳矣況需求百出紛至沓來匆遽倉卒取辦於臨時欲民之無怨更難矣此省邑之令獲乎上未必獲乎下獲乎下未必獲乎上未有上下並獲者也故二十年內為昆明令者重則逮係輕則黜落求不為上官所嗔下民所怨十無一二又惡敢望其見賞於大吏譽於黎元哉乃胡侯以樸質謹厚獨得由昆明令遷賓川守此其人可知矣及至州適逢兵事督撫重臣出不意親臨其地勢如山崩聲如雷屬從官千騎帶甲萬人糧餉責其轉輸餌饋須其辦書當此之時雖有敏者莫知措手而侯為之裕如泛應條達卒之上無詞責民無震恐凱旋之奏克咸厥功於戲有若人者豈不謂周才矣乎萬曆乙亥秋按院郭公獨持風裁不輕許可州邑守令為公與者不數人而侯與焉學之師生鄉之縉紳不遠二百里介兩生謁余於蒼山草堂乞一言為侯贈余曰侯之取此皆自其樸質謹厚中得之彼以巧捷獲上而民不與者可以戒矣

避實擊虛而實際已無不透其描寫首縣情狀一段是自昌黎送李端公使幽州序得來

闞琪重鋟雪山詩選序

吾滇自盛覽張叔從學司馬相如歸授里中子弟騷雅一脈由

漢唐及今如機絲之可引不謂金碧蒼洱無人焉間以寂也近代蜀楊用脩太史與永昌張南園父子太和李中谿諸名碩互執牛耳名建鼓旗方駕中原睥睨七子不謂金碧蒼洱有人焉突以肆也然有不盡然者蓋詞章之學小道耳孰若用於世者之能出其所抱負與君民相接德被蒼生功施社稷即文章亦追談諧雅頌之爲愈哉如麗郡世守今晉參政生白木公厥祖恕卿即其人也其不及見恕卿公爲人幸猶見其文章且稔公天賦孝友更濟之以忠貞眉道人纔述甚備周張兩相國董葉兩宗伯稱公文品尤娓娓不倦余復何庸贅一詞適宏辯安仁

二上人從悉檀請藏來南都生白以其家藏雪山詩選遺我徵序余讀而歎曰芝之無根醴無源而世之稱芝醴不絕者豈不以芝醴少而見珍與波人元明職方已三百餘年固不乏能文章嫻吟咏之大夫君子然求之諸世守中蓋鮮雪山詩規橅工部觀所爲五律已有工部一體而獨於君民朋友間惆悵款款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於工部之眷戀君國若合軌轍得時而儒不害過之則恕卿公之詒厥可思而生白之象賢繩武光大其餘緒欲與海內還之渾噩者即起厥祖於九京可無愧也已集中評點悉出用修南園禺山中谿之手使其流傳海內豈惟家乘賞傳詩譜哉惟吾元吾宗實能吾張吾楚千載後金碧蒼洱有人焉無人焉世必有知之而樂道之者惟念恕卿公往已生白出處高致於白香山麗鹿門爲近時亦現身說法詎沾沾綺語榮名爲余不佞倘得謝羈紲尋盟勝槩悉檀開士徹師所緒集曹溪一滴與公問飲光拈花處公肯許我入室否也

此爲南工部郎時所作公姚州人天啟辛酉舉人官至寶慶府知府兄副使璉萬歷庚戌科進士曾續陶南村說郛以博雅稱臧逋誌

藝文第九册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楊一清

新刻五子書序　送彭太守序　春秋山房序　一門二節

記

張志純（戶部侍郎保山人含父成化甲辰進士）

新建尋甸府城記　新建趙州城記　重修崇化府儒學

記

張　含

萬松堂記

木　公（世襲麗江府知府）

建木氏勳祠記

楊士雲

尊經閣記　會澍堂記　龍岡書院記　南供河記

李元陽

置學田記　名宦祠記　遷建大理府治記　大理府學

田記

孫繼魯（山西巡撫昆明人嘉靖癸未進士）

習杜祠堂記

趙汝濂（副都御史太和人嘉靖壬辰進士）

大理府學泮池記

高　對

大理府鄉賢祠記

嚴　清（吏部尚書昆明人嘉靖甲辰進士）

昆陽州學記

段尚雲（呈貢人嘉靖甲子舉人）

白龍潭記

包見捷

白謙渠記

王元翰

革鄉夫記

張　憲（員外太和人宏治戊午舉人）

洱水神祠記

曾高捷（員外賓川人崇禎庚辰進士）

玉皇閣記

傅宗龍
法明寺記　普照菴記
張仝
適齋記
李元陽
游石門山記　游花甸記　游雞足山記　浩然閣記
賓蒼閣記　清溪三潭記　翠屏草堂記
唐堯官（晉甯人嘉靖辛酉解元）
晉甯州風土記
王元翰
孤山游記　峩眉游記　普陀游記
黄鱗趾（兖州府教授晉甯人明經）
游兖州城南桃花園記
李元陽
游舞劒臺記　游皖山記　登武夷大王峯記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楊一清　新刊五子書序

鬻子二卷凡十四篇鶡冠子三卷凡十九篇子華子十卷尹文子二卷篇如之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侍御沁水李公得之傳西安郡僚托之木與四方學者共焉予自始學即知慕諸子百家言局於舉業未暇也長齒仕籍稍寬涉羣書顧學無本恐眩於途轍方懍懍近思亦不暇及所謂諸子云者然嘗竊聞儒先緒論而有以悉其是非矣至是乃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信矣哉先民之妙於言然益以見儒先之論之正也鬻子蓋子書之始雖篇章舛錯不完而其文質其義宏實古書無疑鶡冠子不知何如人韓氏陸氏論其雜黄老刑名然矣而其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要不爲無見也子華子敘稱其指歸道德經紀仁義而其書反類道家言又多剿浮屠老子莊列黄帝内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諸書藻飾而成當出僞手以其辭氣舂容文釆煥發故學文者好之尹文子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似申韓不必求其眞贗蓋無足與者前人併劉向仲長氏之序皆謂後人所依托有以哉公孫龍之辯甚矣而白馬非白之[illegible]

白同異之說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卒不可正戰國處士其橫議每類是耶嗚呼大道既隱異端曲學起而乘之言人人殊漢藝文志所載實一百八十九家皆之君子嘗欲莫而殲之矣予謂洙泗之流既微濂洛之源未啟邪說害人烈於猛火尚忍從而膏之自五緯聚奎諸儒闡道士稍通章句卽知尊孔孟而黜百家雖諸子並生於世適足爲指麾驅使之資耳況耿焉如綫之言顧足爲吾病乎且至理無所不寓芻蕘有所當察權度在我則寸長片善皆可取不可棄此侍御公之志而予爲述之者也

楊一清送彭太守之嶽州序

今天下不患無能吏患無廉吏不患無廉吏患無儒吏能者不必廉廉而不能者有矣若儒者之爲吏無有不廉無有不能今治行卓卓被旌舉者率多能吏不廉者時亦參錯其間廉而被旌者有之屈抑不振者不可謂無也故爲能吏易爲廉吏難況儒吏乎夫儒者之爲吏必先撫字必䘏孤寡必重農桑必興學校厲風俗若是者古之所取而今之所忽下之所安而上之所不暇爲謀者也故爲儒吏尤難然尤有甚難者民窮而賦益急他人可以取辦儒者肯如是乎旱乾水溢而必取盈焉儒者肯如是乎今有所不便獄有所不平推移以就上官之意能者固優爲之甚則非義之求非分之禮亦將甘心焉儒者肯如是乎吾始怪夫吏之不儒而卒憂夫儒之難乎爲吏也已吏而儒人將笑之爲迂爲僻甚則巧詆厚誣無所不用其極矣若儒者之自爲謀則固曰求諸己而不必求諸人官可棄而吾之道不可枉如是而已彭君濟物始爲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爲先提學今御史大夫浮梁戴公所器重釋褐爲名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茹柔吐剛屢勘大獄犂然當乎人心有特勢毆殺人者君按之當抵罪或爲之夤緣

祈脫死時勑遣中貴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君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意爲言君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由是名聞搢紳閒刑部侍郎平湖屠公應詔薦之尋以父封君垂白移疾家居今年迎封君就養京師月餘擢徽州知府君固儒者嘗以北虜寇邊上攻擾三四策是宜道諸禁近以備緩急任使而吏部乃使之領一郡麾以去豈誠以儒吏不易得將有望於君乎夫儒者爲吏宜莫有過於晦庵朱文公者矣文公爲政公移案牘具載文集中可攷見其招延郡士入學勸農佈種禁游惰契勘賑䘏災傷存問孤老招商積穀減市稅諸事戒諭諄悉條格井然

郎所謂能者豈復有加於是此外非無事而莫之記載者其所重專在此也使公久於其治蒼生之被澤者可量哉君志文公之志學文公之學而新安又文公鄉郡也以公之政治公之鄉宜無難焉爾矣論者咸稱巖郡不易治固病其未有以文公之治治之也君慎圖之曰能曰廉無足爲君道文公儀刑具在執是以往積誠以將之持久以待之吸儒者及物之效其在茲乎君慎圖之勿使曉嘵者增茲多口也

楊一清韋秋山詩序

潤州故多詩人國初顧利賓郭天錫戈仲景俱有名詩壇然未脫元末氣習視虞楊范揭諸作家已不逮況可班諸盛中唐間耶顧自諸君之後名家蓋寡乎成化初僑居鎮江得丁易洞先生隱居教授名能詩根極理致而格固宋元家也宏治間得易洞弟子韋秋山詩名尤著深沉蘊藉成一家言鄉人士從之學詩者甚衆今自庠校至閭野凡負才藻以聲律相高者皆其徒也秋山學道安貧不求聞達蕭然環堵中屢空弗厭郡邑大夫招致之非其人輒避不見鄉論亦多之稽其行不忝其文顧不壽以歿幾二十年有奇矣其所著作多散失不存羽士何守恬嘗從學詩哀其遺棄得若干篇將屬秋山門人台州同知俞君

燦刻以傳請予志一言予讀宋詩嘗愛陳后山亦於其行不於其文也后山有壁立萬仞之氣如冒禁送子瞻忍死卻緇袍之類皆非世俗所及秋山伉直矯厲庶幾近之今後進之士以才美相雄長習奢衒靡以爲常聞秋山之風當稍知改革否則古今作者何限板刻遍天下又安用刻是爲哉秋山名楷字大年姓韋氏秋山其號潤之丹徒人

楊一清楊氏二孝三節記

江陰縣簿楊鋌既致仕將歸太和詣予求記其家二孝三節予曰吾滇文獻之鄉稱大理大理之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則吾知之矣二孝三節未詳也可得聞乎鋌曰鋌叔祖諱嵩時謐其字痛父明輔翁早逝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一紀餘而終廬墓三年爲從父宏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旦必歸省省畢不入私室即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歿廬墓六年手植松柏數百株慈烏白鶴羣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甘旨罔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不曲盡三母安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有可先後以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休哉孝乎三節云何[illegible]鋌在祖母施氏

早喪夫時雍於官鄖扶柩歸治喪如式孀居四十年志操堅定初親戚以其少無子慫慂改適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鴆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孤尚幼汝死誰爲鞠之乃悟矢心無他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得不死撫嗣孤以成創宗白也有司上其事詔旌楊氏三節之門予聞而歎曰節乎休哉夫子之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民不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而俛首他人者皆是也朝廷厲風敎故凡以孝事上聞輒寵異其門閭然一歲一省恆不數人或連至數郡無一人者三孝三節萃於一門何楊氏之多賢也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徵而楊氏世澤之敷遺餘慶之昌衍豈直大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少保禮部尙書西蜀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余鄉大夫也倂爲書之繼楊之宗子觀夫是請而其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太史氏之采焉詩曰有高者門烏頭雙起錫獸銜鐶石獅蹲趾門誰所家巍巍若茲三孝三節天子旌之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彼氓昏昏聞風穎泚珠聯玉煋輝映後先僉曰休哉楊氏多賢人中之傑女中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斁

張志純新建尋甸府城記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巡按御史楊公命布政使胡君范君具幣以按察僉事劉君狀遣使走千里授志純俾記諸石按狀城在舊治之右踰一澗內築以土外甃以甓漸殺與土準以丈計周五百三十有奇尺計崇一十有九厚二十有五下石厚五之三開四門南曰朝宗北曰拱辰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並門及睥睨馬面墩臺皆甃令甓如城凡甃皆先抉土乃椓木木豎乃納石石實乃瀋灰以沃俾久不陷東南二門尤地卑而沮洳工力數倍於西北又開三隧以泄水而注之池池創濶水爲之也城內通衢四縱一橫三皆達城下前一衢置府所與學中因舊衢以通於西北二門後一衢列行臺與守巡之署而倉廩城隍廟皆在焉軍士之屋三百四十楹從雲南前衛指揮四人千戶五人百戶十人士軍二百四十人撥官軍舍餘共四千四十有奇官皆授地宅軍皆授室屋於城內宅田之軍授田如制民間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官田又不足則償之以官價俾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東北幾二百里外接四川內鄰武定霑益諸夷宋無紀元仁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實於厥時領爲美歸厚二縣我朝洪

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氏世襲知府統之成化丙申革職設流官癸卯築土爲垣嘉靖丁亥安氏裔孫銓作亂入之遂剿萬明錄楊林鎮木密搏馬龍搆武定鳳朝文直逼雲南西門市舍雲南大震戊子三月徵兵四集始殲之時按察使徐君集議謂築城復縣立千戶所以兵守之總兵黔國沐公洎前巡撫蒲泉皆是之乃遣按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不可城亂後民多死徙不可縣唯築城置所於舊治之左何見村爲宜遂以疏聞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事尋民胥怨謂村地苦磽瘠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乃羣訴於巡撫都御史韌公公云此大事

也可拂民乎遂命覆議而民情牢不可破公卽以憂歸自是幾不復議者幾三年辛卯五月巡撫都御史顧公至聞之卽命按察僉事劉君從尋父老子弟往質之皆實再引示所擇今地皆懌又別遣參議朱君往覘之益符遂以歸報則又有持異說以撓之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樊泰及六衛指揮往剏尋父兄子弟已數百人迎伏道左曰今生我也乃陟山際周覽歷舊地與何見村與新所議地皆曰惟兹可以永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及增漢軍監土軍設吏目備官守洎前疏所遺者悉以聞行徵軍民會役命左布政使高君處財用計徒庸輸饋糧

用僉事劉君議合千戶所於城北坎位則俾知府劉秉仁率僚屬告始事於城隍用牛一羊一豕一二月役者至則以指揮王章同知府領提調陳仲武領東門胡紹領南門周瑀領西門張賢領北門蘇綱領中城皆佐以千百戶二人給以廩餼嚴以勸戒申以賞罰示以哀矜乃斬木於海尾甸涉伐石於石灣麥沖陶土而埴煅石而灰峙楨榦鳩編營架廬舍引泉以陶濬河以運於是築之畚者築者鍤者捄者舂者甃之抉者掾者鑿者圬者納石實者灌灰而沃者繕之斧者斤者鋸者斷者削者執尋引而審面曲直者冶者埏者斲者堊者施丹漆而設色者取材

之肩者負者舁者駢牛而事曳者筏而浮舟而挽者執雜役而奔走者持旌旄而巡視者罔不力而主地之官復聯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稚之宜定以作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時久旱饑而始有年役者請穫稻未返適御史楊公至下令趣之民趨歸如流城樓並作公私咸備前所命都指揮金章馮立各率所統畢至越癸巳二月竟城訖工金湯言言兵衛嚴嚴物類嗤嗤民心忻忻婦人愼愼老稚訢訢蠻夷睢睢士庶修修大山長谷離邊之氓趨覩仰嘆者粥粥而馮馮計役日二千人歷一年又一月共人八十萬米二萬二千石羨餘四千兩茲惟

顧公始之中之終之亦惟左布政使范君按察使蔣君參政戚君謝君副使初君輩先後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地爲改觀人爲更新夷爲讋服治爲興起郡爲增重而氣化人事交孚以升也狀之所具如此志純第撮其要以書而於其敘功績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爲國之懿尚弗克盡也獨念成化丁酉志純試場屋策言巡撫宜選名臣而隆其任亂本始於未五十年產禍滋大今如此無亦是之爲務乎夫恃斯城者怯忽斯役者悟遠斯土者盤夷斯民者荒均非所以久之也丞往而懼承今而惕心爲民之心而不渝於久此則諸公所同願

尋民所同仰亦天人所同歸矣高明顯融令聞長世奚翅光昭於茲石

博大詳明何減柳子厚享軍堂記禹山龍江橋極力鋪張滿紙痕迹桐花萬里應讓老鳳獨鳴

張志純新建趙州城記

成天下事不難於近而難於遠不難於速而難於作不難於功之立而難於功之所以立者有以澤斯民而貽後世誠創作於一時而功又足以及諸民垂諸遠至於久而不替是難[illegible]民甚與力以爲之猶不失於義又况處之有道而不至於[illegible]民者乎於戲此城趙之舉所以有功於民而其所謂功者又非尋常建立修爲者之所能企也趙之地舊名賧瞼自蒙酋以封趙氏而始有趙之名自段酋改天水而始有郡之名自元主中國而始有州之名自我聖朝遷州治於里仁鄉東三耳山之下建學立師以教以養而始有詩書禮樂之習聲明文物之盛顧其地平衍當上下要衝盜連爲羣恣睢剽刼州人苦之屢疏築城事下有司不果皇帝御天下之二年適雲南按察司副使莆田林公俊來巡是道州人聞公名以築城請公重違民志又惟公私困竭不可易以興乃首逐其州守而盡舉其侵漁之利凡若

干不足則取具於贖刑免役募義凡若干事方就緒而公同邑方公以雲南參政分守繼至胥與協心檢湖田之匿於豪右而未稅於公家者以齎諸民薄其賦而入其值又凡若干會計覈鏤鹽筋以備乃愼簡有司之堪是任者分守指揮馬紋楚雄府同知陳寳鶴慶府推官薄純以董工役視經紀而千戶桑鬱百戶顧經與大州人之子來趨事者亦有以激勸鼓舞之上下和會百技奏能以宏治己酉季冬朔日經始庚戌季夏望日告成周以丈計凡八百四十有奇高以尺計凡一十有三厚視高之半下廣而上銳基以石覆以瓦環繞以隍開四門東曰見山西

曰儀鳳南曰在德北曰用夏皆竪樓於上又別爲二門以通水於下備計踰十萬而無逮於民財計踰四千而無與於官塞之嚴巖足以禦諸彝之逞悍而褫盜賊之窺覬閱月盜作竄居白崖間衆鬨莫定而州獨敉寧逃難入城者魚而貫焉而趨趾踵摩接用益誦諸君子之功有以被人人而垂遐遠請紀成績志純則告之曰春秋美城邢之舉昌黎誦水門之績夫土木之興固未能舍勞費而爲之然義取捍患雖聖賢不遑計矧斯城之建其捍患爲尤切而又能無傷財病民以樹厥偉功其爲可美可頌何如也庸列石以紀

建城至今已三百一十八年矣傾圯頹廢幾欲夷爲平地每夏潦時溪水泛溢官道爲阻必繞西山趾而後可達北門

聖朝聲教四訖何憂盜警然無以壯觀瞻而便途旅亦當事者之所急宜籌措也丁卯八月晦日師範手記

張志純重修蒙化府儒學記

曩蒙守正嘗遣使問樂則賢之曰訓導振之復遣弟子登仕持狀告學校之成而徵記則又賢之按狀學建永樂甲時蒙尚爲州向震景泰改元始陞府成化改元始易向離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倉姜公龍始闢門於左守尋闢門於右請木舉

學事是故殿則丹楹刻龍飾以金飾凡瓴甋墍棱成勁而葺之加密石焉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金工繪工髹工色工罔弗飾殿之下唐陳祀級廉隅欄楯率增崇而殺密有等兩廡廊而大矣而服甓服垳服石服采精而式華而軌罔弗稱故櫺星之門以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設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三楹則因廚曰庫有所矣閣之東西增室三楹而置鉅權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泮池益深廣池橋益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東西設石而騎過有禁左闢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載刻石記之右闢之道更額宮曰養士吏儒學曰禮門俾與左適下至周繚之垣罔弗度則廟學於是乎壞矣禮樂諸器皆考經定制軌物章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而葺者什七則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大成素王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觀化之屬皆守書題不敢忽心畫於是乎虔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申七月告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越歲而振之帥弟子能勤之不遑訓導崇智又能佐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興工僧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不勞工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間也君子曰甚矣茲舉之善而然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簫編磬於予其蓄心於斯也久矣可不

討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固固則得其術也已守又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秋三經於專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用心覈覈則循而豐豐而制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殆其未已今視斯舉於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咸勤見仕於舉務戒事致用而咸罔不契焉則經之教直文云乎哉然綦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教若川然有原以邛浦而後大兹則知邛而幾消矣猶未大也可不務乎守姓左氏蒙虛國初遠鎮郡守率用所産俾世後多以教廢而蒙獨以教興近見家所出士似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環滇之士之仕者於戲是豈無所自哉

張含萬松堂記

雲山大夫以萬松名堂告說於禺山外史外史曰大夫奚松之貴也曰性貞而其壽固立身永年之道也曰大夫何萬之取也曰植之者遠多不可知故舉盈數焉曰奚以名爲堂也曰郡多山山多松環堂皆松夫是以名曰有是哉大夫之樂松殆仁智者之樂山水也夫君子思松之貞以篤志則可以砥節礪行焉思松之固以樹德則可以居業修身焉是故膺祿隮森咸君子之縫德而徵祥也含與大夫游知大夫性靜而晏[illegible]潔而[illegible]雅

翔韻瀟灑而般懷幽數其殆所謂皋夔龍衣冠巢許者乎古昔太守秩二千石以亂世而專城萬里外搆宇於萬松之間策弄萬卷畫開萬圖則謂大夫爲二千石可也謂大夫爲萬石可也謂大夫爲萬松君可也況大夫乘精繹思遊神於紫書丹籙之間騁墨馳翰窮妙於流綠碧水之圃或橫槊賦詩或雅歌投壺或擁妓東山或開樽北海獨對長松撫髯箕踞靜觀乎物窮探乎事其樂松之樂宵有旣乎厥堂展矣大矣宏矣美矣君乎松乎松哉堂哉堂在雪山之下雪山故麗鎮也遐覩龍堆而氣發崑崙近瞰雞足而遙窺黠蒼嶇嵚嶄峻巋然獨尊連接霄漢霽雪粘天四時不變日夕有烟雲蓊靄而光浮不掩或時熒煌燿燦陸離眩目與平時殊狀猿鳴鶴唳山谷傳響泠泠不絕翠瀑冰懸秀峯霞舉所謂望之若飛嶓巘信然矣若夫夏猶起粟冬則毒寒百獸不能於巖而遊百禽不能於山而棲百草不能於巔而生則又山之殊遭與滇會諸山迥絕者也木氏世守其地咸克愼守固封威稹格悍得以永衛諸夏有以也乃國初聖祖以誠心報國帶賜之乃嘉靖聖天子以輯甯邊境字賜之於戲木氏誠於報國國家極於表忠偉矣夫古君臣之相與也今大夫居是堂也以報國於誠懋於忠罔弗茲則世祚悠哉自豫

周哉壽袤哉內外雍哉訓翼從哉慶澤遐哉則厥堂展矣大矣宏矣美矣歷祀無窮而恆有光矣若其規創輪奐膚檢勤擎朱綠雕峻之祥惡膚備祀紀其大也傳曰渠堰所以制水櫽括所以制木言君子檢身之道也又曰毋云我貴雕較是遂毋云我武莫或予侮言君子慎微之道也乃合也於堂之說領諸初規諸終此亦古朋友表聲振厓之道也大夫惡膚聽我於規惡膚弗聽我於領領有規之道規有領之道二道備而堂說盡矣則歟堂奐然嶙然嘅然扈然而釋然恆有光矣

木公建木氏勳祠記

麗江乃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爲越嶲郡居六詔之一郡北有山曰玉龍吾鼻祖世居其下蓋世守其郡也祖葉古年已上十一代雖有俗老口傳名諱而無譜牒不敢據信自漢唐宋元迄今朝其間爲詔爲公爲侯爲節度使爲宣慰使司爲參亭章爲宣撫司爲參政爲知府皆出自國家優典而先代建功立業之類官世授祿世享政世出譜世系土地人民世有得之祖宗而延及後之子孫者非無本也於是募工始創木氏勳祠於黃山之陽以妥祖宗之神俾克享春秋祭祀嗚呼報本反始生民之常例公藉祖宗餘蔭濫嗣厥職而敢有怠忘後之子

孫念祖宗之艱述我所爲善內不可躭於酒色外不可荒於犬馬惟立身行已克恭克敬勿褻爾神勿怠爾心學書學禮忠君至懇孝親至勤愛民至專祀神至誠訓子至要此五者誨諸內而行諸外垂諸子孫庶幾永久無替且惟歷朝恩賜優典屢代有加嗣我大明天子錫以誠心報國之扁虎符金牌世襲三品誥命俾領一府五州縣之民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我始祖自然翁歸附有功命授世官及公之身今已八代兢兢業業胄敢失墜允念我祖太父本安讀書史立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隆愈備木氏之盛未有加於此者凡我子孫受朝廷世襲美官拓守邊城不可有動撓患以遺天子憂遵祖宗世傳之訓不可紊淆變亂以敗壞木氏家箴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我子孫其亦有慶哉雖然本源有由而無文以紀之恐湮淪不顯因求承旨張司徒翁先序官譜後記勳祠以傳悠遠翁之文章爲海內三昧其土木碑石采繪之類乃大理巧工楊得和氏成之若詩篆匾額皆公所製也嗚呼我世世子孫繼繩相繼成立如登天覆敗如燎毛克家象賢臨深履薄前其念之哉

楊士雲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我祖宗以經書頒布學宮樹教於天下與成周詩書禮樂皆在庠序者越宇宙而同符故環海之內學皆有書書多有閣閣以尊經名示愼重亦張伯玉意也太和洪武乙亥建學維時草創藏書無所閱百三十年循舊就簡經書散逸尠有存者士竊病之嘉靖壬午憲副東廣鄭公元以提學至請於巡撫都憲黃巖王公檄購經史子集若干卷櫝之堂左士咸感奮明年癸未冬憲副太倉姜公龍以兵備至謂郡守李侯楫曰書緝矣必嶄於久盍閣乎既曰度位築基因基選材費不廣功不般縮于俸餘無預公帑閣弗可成耶謂邑令宋儼曰其以時事事適建閣於堂之東自甲申春正月迄夏六月告成修廣三尋崇損五之一四阿重檐四旁夾窗閣爽有度質文相銷壁櫝於中列帙如序士益感奮既成之明日公率文武屬吏落之迺進諸生曰國朝以經術造士所以重稽古求道眞圖玄治理匪爲文具爲耳頌書之訓有之高皇帝曰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必本於此文皇帝曰此學者之本根聖賢精義悉具矣學而弗勉是自棄也大哉皇言禪代如見惠我後之人篤矣茲書之完閣之作將以祗承聖謨風勸士類用保惠於無窮俾勿壞諸生必服膺聖訓必求道於精義以効

得絜靜精微焉書得疏通知遠焉詩得溫柔敦厚焉春秋得屬辭比事焉禮樂得恭儉莊敬廣博易良焉如孔子之所云者得之心潤之身行之家效之鄉國天下庶於祖宗教養罔極之恩爲不負矣脫曰以靑紫明經甚而畔經背所望於士邪念之哉咸再拜受教益加感奮敎諭郝鳳翺列其事來告且曰惟王公暨鄭公克存厥始惟公克永厥終績於往昔肇自今茲可書已姚公風節著聞保釐邊土殄寇以輯黎人綏化以正頹俗戎威之表增修德焉憲度之中亟振教焉而此其先又可書已願記之以告來者士雲方爲吾黨慶奚可以謭陋辭遂記之

楊士雲新建會講堂記

嘉靖九年冬大參巴蜀劉公鶴年來守金滄至大理謁廟之日登堂課諸生進學官知講堂闕狀號舍有樓亦莽焉傾矣相址淺隘弗宜且密邇廟殿時或譁聞非所以妥神也適得隙地於學之西高爽溥長並學而隆適龍尾關有淫祠焉妖巫假神斂元河伯公亟命夷之撤其材材茲堂舍舍爲八號號爲三區左扁爲格致誠正右扁爲修齊治平闔門列垣翼學而起戒守陳君魁具事屬某爲記某無似曷能爲役然公嚴明方正所至崇正闢邪緊宏化理茲舉實惠吾滇詎容以默惟孔子與學之不

講爲憂以朋友講習爲麗澤之象學貴於講講貴於會也夫究按說文講爲論爲謀爲究爲解夫論必稽之衆謀必詢之同究必精之極解必說之詳夫論之衆必博學已謀之同必審問已究之極必慎思已解之詳必明辨已講之事畢矣凡以明吾善也夫善吾之性天之元也繹之訓也稟而弗學是棄穀也學而弗講種弗耨也講焉止矣弗體於已弗淬諸物耨弗穫穫弗食食弗肥也嗚呼此學之貴於行也不則雖多識之學攻堅之問通微之思解頤之辨祗爲擊鞏係穿崖穴藻繪鞶帨世儒之學已矣於吾善也何有若夫羣居飽食如聖門所訾者又何豈焉

嗚呼此公建堂扁舍義也實古人全體大用之實學也亦國家建學造士之本意也吾黨盍共繹之

楊士雲新建楚雄府龍岡書院記

越楚城西有阜隆起曰臥龍岡舊傳漢諸葛武侯南征嘗屯兵於此故名嘉靖癸未祝子以戶部郎中來知郡事閱郡乘參史志嘆曰武侯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昔人議其列侍聖門夫亦何歉故隆中以寓居既祠之且爲書院以養士矣茲惟過化之地名雖隆中同弗可表厥風烈以示後之人邪迺斥淫祠五顯祠者因增飾之中爲堂三楹肖侯之像扁曰人龍左右爲齋舍各六楹前爲中門三楹又爲大門爲綽楔扁曰龍岡書院庖湢廡饔几席膏火之具咸備焉拔四庠弟子講習於中時躬督課學者爭自奮礪鎮南州守何思司教牟綱分教樊相以是舉宜有傳請來徵記於岸龍靈物也聖人作易始於乾而爻象皆取於龍蓋乾之德猶龍之德乾道變化猶龍之變化也體用隱顯惟時焉爾故文言於初九有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由二而上則曰龍德正中爲進德修業且及時焉聖人作而萬物覩焉動有悔焉此龍之見也惕也躍而飛且亢也說者以伊傅當之顏子龍德而隱者也嗚呼豈獨數聖賢然哉

君子法乾是亦龍而已矣後世若武侯者殆亦近之者耶當時謂之臥龍真玄亦以初九龍蟠贊之其果知侯已乎迹其躬耕隴畝不求聞達抱膝長吟寓意深遠自比管樂蓋亦謙詞其志操有如此者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研精理性惜歲與時其學術有如此者三顧既勤幡然而起明漢賊之大義以復興爲已任草廬定計受遺託孤卒皆不食其言雖功業未就而復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出處忠義經綸事業有如此者嗚呼侯豈惟近於初九潛龍者邪然則祝子建院像侯而所以揭名者非有見

於斯乎其素切於慕侯者乎亦欲學者慕侯而興起乎學者能弗感於斯乎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蓋必志侯之志學侯之學直以伊傅顏子爲歸然後可故曰君子法乾是亦龍而已矣

楊士雲鶴慶府南供河記

南供河在府治西南二十里發源山神哨至白楊場俗稱龍泉者三穴騰湧噴出暵旱弗縮下流恆用泓衍東入漾共江南甸田咸仰溉焉故名蓋瀕河左爲大溝引水而北者四右爲大溝引水而南者三因各爲支溝以注田者不計焉田爲畝餘五萬賦爲石餘五百戶爲數百居爲千餘室河之利溥矣而恃以爲

利者此泉耳泉池南爲高阜曠土可若干畝勢家闞利欲橫截泉水而用之在正統中爲士酋成化中爲守禦宏治中爲家民某某長康民以遏我上流輒訟之乃弗得逞正德庚辰又有豪民者踵故習詭辭於府乞墾田輸賦里中老承勘得賂報可遂給印帖登版冊民泣愬者相屬豪民者復詭辭於藩司誣衆之候已下府覆之太守王君甫下車得其情嘆曰此地此水果可利昔人當先爲之矣奚竢今日哉夫以棄地而病良田恣一夫以厥衆庶奚可逌迺帖削冊咸伏其辜民驩呼相謂曰微我公儕何其疲矣欸八教允者亦永有徵乎謀於鄉貢士趙儒宏圖

子生楊懷玉郡學生李紹綸輩紀事於石請予記於戲民非穀弗生穀非土弗殖土非水弗滋故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水居先而後世河渠之書溝洫之志加詳矣蓋善爲民者所以與水利也涸也爲之蓄引溢也爲之分泄廢也爲之修復又患民之爭也則爲之禁令所以禁其爭也抑豪暴而已矣杜侵奪而已矣昔關中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奪農用李栖筠請皆徹毀唐史書之輝映簡策南供之利鄭白渠之類也龍泉之遏上游之壅也高阜之地石磑之類也惡可以小而妨大君之意固李君也是宜書然李以高才擢給事方挺不屈比

剌常州治行最卓君亦以給事言事補外稍遷臺省茲守鶴多惠政其風節治績亦李若也又宜書君名昂字仲容廣安人起宏治乙丑進士

李元陽大理府重修儒學置學田記

南中名山水而郡者以大理爲最而太和爲邑實附之郡邑之爲子弟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教之庠合祀孔子與配享之賢曰文廟於常學之外又置都養田學田學則開於漢衍於蜀漢開於宋復於元盛於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興建而用則自國朝正德以來守常相繼乃漸有置焉乃廟久則圮

田久則湮近代期會簿書獄訟將迎之事日繁以答庠序講讀之法雖良有司有不暇顧者其圮其湮匪直不顧甚或未嘗知爲按部御史督學使至堊之丹之飾其外而已而圮自若也籍之記之有其名而已而湮自若也隆慶壬申分巡長樂陳公應奎太守永新史公翊惠加百姓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見榱末傾而爲樵未摧而蜓堂則寢且爲墟廟則穢而不泮愕然相顧曰天下之事固有可暫而不必久者苟塞目前可也若孔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爲峙流國家庠序之典與山河同爲帶礪此豈可以苟簡爲哉況蒼山巖巖洱水洋洋必有魁奇磊砢

之士生於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相與咨諏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不用其鍰取其工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出牛輓之木貧者售鼠穴之居於是隘者以闢涸者以源榱棟雲興瓴甍山積居無何廟貌峩峩堂寢秩秩泮源混混棖楔嶷嶷昔所未有者乃今具備而昔所具者無弗儼矣乃進諸生稽田籍贖其從者若干廢者若干又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又若干命縣官主其租入以贍貧士婚葬俾得肆其力於學而無內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造而謁記於陽將勒之貞珉以誌不忘予謂二公之德固不可忘二

公爲己之學其二三子之所當勉乎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繼也然而隨葺隨廢隨成隨壞者何也爲人故也因御史督學而後修之葺之故御史督學去而隨亦廢壞無怪也今二公爲之於閒暇之日求此心安之而已豈願二三子之勒珉耶與其勒珉不若勉而學之之爲久而廣也今夫務詞章以媒應舉科第者爲人而學也夫苟無應舉科第之望雖詞章且將棄之又何有於道德性命之懿乎二三子苟有志於道德性命必自二公之爲己始既知爲己則二公之惠與蒼山同久洱水同廣矣此亦二公期待二三子之微意與書之以俟

李元陽大理府名宦祠記

有物固結乎民心而民不能忘此名宦之所爲有祠也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夫民之所以不能諼由其有君子之德又有斐然之文也昔何武所至無赫赫名然去而人思之是果何道哉蓋其至誠惻怛根於中而施於有政即不暴著於民之耳目久而自不可忘方其在時不知其爲德及其去後乃惕然覺而追思之矣夫仁心者君子之德也仁政者斐然之文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兼是二者而後稱有斐君子然則名宦豈易稱哉大理舊有祠在明倫堂之背春秋有司

歷祀然位置隘陋儀文亦淪嘉靖己未內江高公鏞以御史左遷尋補府貳下車之日求祠而拜焉一見惻然顧諸生曰是尚可以爲典禮乎乃謀於太守貴陽周公嘗改祠於宮牆之側與鄉賢並建廟額旣明宗丞所著環橋門而來觀者有指某公之主而拜焉有望某主而舉手加額焉然主皆近代守令而前史所載有功斯土者尚爾缺如二公乃進郡之紳士考論沿革而撫其勳伐在漢爲益州得三人在蜀漢爲建甯郡爲雲郡得三人在晉隋爲甯州得三人在唐爲南甯州得七人在元爲大理路得六人國朝使臣有功德在人而可繹思者不可無書又得

十一人與今守師儒並爲主以祀焉於是典禮軌則一時燦然明備千古音容儼然若存逸史李元陽曰寓物於舍隔宿已有遺忘至誠惻怛之爲物一入民心歷千禩而如在震雷激電怵心駭目曾不一瞬影響消沈至誠惻怛之爲物落乎其官官雖去而此物不與之俱去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古至誠惻怛無近利而有遠功也夫名宦云者其夫子所與之善人非耶然則附其祠於宮牆誰曰不宜

李元陽遷建大理府治記

古者建宗皆守必依名山大川阨塞以爲固復審向背之勢惟陰陽之宜測景正方用昭宣達易重設險詩咏攸芋略可觀矣大理西據蒼山東踞洱河山水交於其外城邑奠乎其中此非所謂固而可守者乎然山延其庚河流其震枕山襟河惟其位也乃舊治面離而出席坎而居枕旣失山襟亦失水始拘法制之小得終虧輿地之大觀識者每以爲言吏事委之循習隆慶己巳內江劉公瓛以監察御史巡滇按部所經思存大體謂茲郡乃居南中之要處振舞夏之大方氣得中和七號沃衍而府堂垂墜廨宇鬱湫必欲革彼因循盍亦圖維久遠乃檄監司太守長慮僉謀陟降山原法爾規畫卜占協吉事在必行維時巡

撫都御史江陵陳公大賓聞而善之方伯錢塘陳公善長樂陳公時範贊而決之於是議日興工伐木輦石明其位置差其先後正堂儀門有嚴有翼乃治衙廨乃作庶宇長貳佐屬以位差列視事燕休各適其宜庫藏囹圄深靚嚴固吏舍案牘關鎖惟稽戒石有亭禮賓有館工程垂集作樓於門更漏貯焉府額榜焉所以統率諸邑表正典常峯之巍巍郇之秩秩山光水色蔚乎其相扶也炳乎其相輝也庚午始事壬申卒功用銀以兩計者二千有奇用工以人計者八千有奇期限不棘故民不勞處置徐徐故費不侈六月太守逝職且行以記見屬且曰周人考

寔風雅著之魯國作門春秋載焉方今聖人御極萬國翼衛惟兹山郡遙控諸彝辨位正方于斯伊始廟鑄金石以永萬年賜不文然不能辭乃栽筆列述其事以見崇顯制度之意焉

李元陽大理府學田記

國朝以庠序養士升其俊而廪餼之郡多於州州多於縣皆以十人為差縣最小亦得二十人夫其始也非不欲盡餼以資其肄力顧廪之民者有限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有能於常法之外不加賦不奪民而貧士有資固法家之所不禁也嘉靖乙巳天台鶴田蔡公以儀藻風紀副外臺來董學政校藝考德克明厥

績又慮貧士之無以自資也惠不普已比至大理有司以湮田告公曰此非所謂惠而不費乎遂檄郡守貢巖蔡公紹科廉而籍之果得田百五十六畝於鄧川歲使弟子四人主其租入與公帑並貯諸生之貧不給長不婚喪不葬者例孟月朔師生為之告於郡守命主者發庫給之不市惠不留積蓋與歲俱足焉由是貧士之未餼及餼而未足者或將有資以肄力於本業官師其人既版其塍亦薙之草以佃以輸纖細具張又懼其久而復湮也將壽之珉以問記於郡人李子李子曰昔者樊遲請學稼夫子曰吾不如老農董子下帷講誦弟子轉相授業三年不窺園大聖大儒之賤樹藝而貴學術其嚴有如此者今學之自田奚取乎吾知之矣夫食稻茹菽聖賢固不能異于人然吾而刈之則人將以功求我吾而穫之則人將以利求我矣是故聖賢有所不為也然李固而下嘗為弟子都養而卒稱大儒此又何哉蓋不稼不圃者嚴乎其分也周之而受者順乎其命也知其分而後有所不予知其命而後有所不取故學也者上之所以奉其身也養也者上之所以體其下也晉蔡洪稱洛中舊姓有日以鴻筆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靜默為稼穡以禮義為豐年此其說與董李之志同乎異乎吾弗知之矣善乎夏侯勝

有日學不明經不如歸耕請為諸生誦之

孫繼魯習杜祠堂記

余校士襄陽登隆中慕諸葛孔明之為人怪陳壽以父子私憾劉氏君臣故志三國帝魏其餘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湮滅弗書不與昭烈紹漢統而偽孔明因考習鑿齒漢晉春秋起漢光終晉愍以蜀正魏篡漢亡晉興心特壯之及考杜甫詩於先主孔明往往推而尊之形於遺祠故廟之所賦咏若曰窺見曰幸三峽曰崩年曰永安宮曰翠華曰玉殿曰丞相曰宗臣曰見伊呂曰失蕭曹曰三顧頻煩曰兩朝開濟則帝昭烈佐孔明觀

習先後一輟漢氏之居正統不待綱目始明也翊王風而扶世教者多矣嘗求其故則習杜皆襄陽人崗以史名晉爲能裁正桓温而甫以詩名唐則忠愛君國又崗之補雅自少已然甫之屬辭乃自七齡大抵天性略同夫崗能裁正桓温則心晉心晉則帝漢帝漢則黜魏諸温非望在於史甫能忠愛君國則心唐心唐則剌安剌安則詠史在於詩其於昭烈孔明史以正之詩以美之則君父之道著見奸雄如魏不免于誅况如温之嗇非望如安如史之賊且亂者天誅其能逭乎則二公之史之詩誠深遠矣石南憲副江公有見乎此即峴首習池以祀二公報功

風教也祠成公參浙藩政屬襄陽知府張君裕通判萬炯推官蕭瑞鳳徵余記其大節如彼若夫習杜世家崗甫定事暨峴首習池佳勝與祠之規制則翰墨煥然可述不可磨者今皆不記

公名匯字巨之江西進賢人丙戌進士

此先清愍提學湖廣時作也先清愍學博才高作爲詩古文詞雄古遒勁迥絕蹊逕爲楊升庵李中溪諸名公所屈服著有松山文集飯碗集以燹經兵火隻字無有偶於他書得此急錄之以存先澤六世孫鵬謹記

趙汝濂大理府學泮池記

嘉靖庚申郡丞高公既於文廟側建名宦鄉賢二祠乃睠而顧則泮池湮焦沙聚之其水不瀦出櫺星門循除有渠瀧瀧東注駛疾如弦乃集衆謀曰爲下必因川澤穴茲渠以爲泮顧不可乎師生曰自昔守長每以爲言輒憚勞費而中止公曰制度也惡可闕如於是諮於太守周公度地相宜圖維久遠析俸入出贖金買民址數丈拓之以嚮其離徙坊表三楹升之以隆其臂伐石以甃池之周出土以塡衢之凹罅隙必治纖細畢舉渟膏蓄黛宛然半璧川渠之勢如顧而復如往而留議者以謂不徒制度始備蓋風氣攸翕地靈人文將相須以顯榮焉公乃大

書魁字鐫石揭屏以協考兆一時環橋門而觀者罔不欣快居然復見思樂之遺風爰兹役垂成會公膺尚璽方之命行且有日教授施道隆司訓鄒章莊來諸生鄧希堯蘇澍嚴准李棻登狀列其事請紀諸石按誌云漢章帝朝滇池出龍馬白烏因詔郡建學立師大理之有學實肇於此唐之中葉南詔振之而文軌之同實遵大統學猶不廢宋祖棄大渡以西士襲中斷學乃寢淪元世祖親駐六師特命鎮臣卜地建學在漢學址西三百餘步我明因之正德十四年地大震廟垣廡廡修葺姑復殿廡肖像而已嘉靖間用輔臣張孚敬議始撤像自是廟貌日頹

歲祀之典祇存其名公來佐郡首嚴祭祀飭簠簋[illegible]樂舞備品物則昔來事無巨細暱躬唯親期無晨昏必敬必誠然後禮樂名物燦然其可觀焉

高對鄉賢祠記

今天下郡邑學宮皆祀鄉賢節一統志所載人物是尸大理郡學有祠始於郡守祁門汪公標嘉靖乙未秋郡武內江高公鏞以御史移涖謂名宦鄉賢風教攸繫厥祠狹隘弗稱爰圖遷謀於郡守貴筑周公魯曰可寅恭經畫遂捐俸掄材鳩工新作於黌宮側如翬落成二祠並峙煥然改觀乃礱石屬對為記對繹曰分野既奠疆域攸殊士之鍾英毓秀生於其鄉道德積躬是以可法可傳所謂之賢賢之尤者則祀之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此則自社而升者與大理古梁州域漢置郡建學張叔從司馬相如授經歸教鄉人而鄉獻自此始晉唐宋元間有若龐道誼載諸志可考已我朝治化漸被道德一風俗同滇偶雖遐聲教暨訖麗藻組華者亦濟濟也賢而祠祀者僅千百之什一以其精厥評嚴厥覈必實勝名副者乎按舊祠庶吉士楊公榮以下若而人據舊志采輿論今評騭所當續祀者若而人或行潔端方或孝友盡倫或文學功業或忠義正直或仁惠循良或宏毅高節制行雖殊其賢則一故儀型孚於閭里公論定於窆窆固宜也亦禮之不可已者也然則鄉賢之名何昉乎大道為公之世人人皆賢自虞貴德夏貴爵殷貴富周貴親而皆尚齒故其名始著況鄉飲以先孝弟鄉射以觀德行厥有由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在上作之何如耳長師師教本厚俗舉其特異者以附於孔廟之側彰往哲以風後學揚亦維世之綱也志道迪德思與之齊因以化民成俗則古行其庶幾乎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節一鄉可以推諸天下矣惟高公夙持風紀今也加意于黌舍宏美於名教與太守周公共成師帥之實豈特風我邦人乎哉先是公嚴君戶部侍郎三峯高翁公部會亦以御史遷守吾郡振興風教軌轍尚存士民甘棠之思久矣生祠名宦今公乃新厥賢祠以宣化理亦可謂善繼述者矣大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二公以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士類其勗諸

嚴清昆陽州儒學記

維明御宇文教四敷無遠不洽昆陽界在滇池之濱密邇省會建學逾二百禩科名不滿十堪輿家委咎於學不得其地人不能無戚焉萬曆乙酉冬杪侍御李公攬轡至郡教官楊廷[illegible]率

諸生投牒言學當遷狀公曰堪輿言不盡信與吾儒謂見此學宮隘阨稍前此雖遷之已再值更遷之未爲過也僉曰幸甚參僉范文兩公時同在郡力爲贊之侍御公乃命紀守汝中相宜惟郡北郭勝費不給以贖鍰五十金佐之餘惟所捐董率之勞蓋屬於守守達督撫劉公與藩臬及府皆報可遂庀材鳩工以丙戌仲春興事閱五月而告成廓小爲大上自殿廡下逮庖湢靡不畢備煌煌乎鉅觀矣侍御公曰典制也宜托貞石以垂永久守適過予問記予臥痾不能應三至予勉應之曰大夫爲諸士厚矣不知諸士之自爲直爲科名乎抑否也夫搏風之鳥可

偶遇於層霄翥彼鷟斯總不離乎蒿艾多寡奚所謂哉昔者子游宰武城孔子以得人爲問子游以子羽對武城魯下邑千載下因子羽遂以傳大小亦非所論也子游在孔門以文學稱而其取子羽特以不事干謁不尚捷徑兩者而已文辭不少槩見也謂非所重在此不在彼耶堪輿家以利達言取必於學哉以事理言屬望於人諸士自決擇之可也予鄉人也爲鄉人語安敢侈爲高論守曰太宰之言雖爲鄉人語然道不外是古之君子處思所以立己出思所以及人及人必先於立己非兩截也子羽見取於子游獨取其鄉里自好耶之人也充其操可薄千駟結駟有聞之者百里之命可寄也不然何足以當孔子得人之間哉郡乘稱此邦士性雅澹外誘不遷豈無試而云然語曰前不忘後之師也故吾願今日諸士居此新遷之學不須外慕且法子羽異日致身青雲何患無青雲事業耶如或蹈足公門苟徒沾丐憂心求路罔或承姦縱此枝葉之辭倖博一第腐一命半生溫飽於世要無賴也國家建學儲材之意謂何吾滋郡兩年熟覩諸士終必免此但期無負侍御公美意益劾思告詎如疣而贅附耶予曰大夫之言發予所未發亦善發侍御公不言之旨由此昆陽得與武城並傳則紘歌之化其開愈遠科名

何足計耶

段尚雲白龍潭記

寶貢距城十里許有白龍潭出羅藏山山形蜿蜒曲石勢參差面案琴横兩臂分抱山腰洞闢狀類龕扇而寥邃莫窺所止惟見吞浪蒼翠滴乳離奇左流泉石沙渚鄉人嘗有從百家入者潛行百二十步壁間石鯨鱗甲風氣清冷心怖而返洞口巨石欹危可五六人趺坐俯瞰遊魚投飯飯之羣然競至聞諸聲則逝頃之復來令人悠然起濠上興躡路憩小亭由水之間又可寓醉翁幽意潭之泉大則渠細則澗分支別派灌溉田園殆不知

其幾千萬頃折旋餘二十里放乎滇池其所被有如此舊立廟宥神每歲三月邑侯往祀萬歷癸未以後日漸傾圮人之蕩然丁亥春任軒聶侯如期修享見而咨嗟謂茲潭也以龍名而利溥一方龍之爲神不誣矣苟屬意於民必崇祀之近兩澤不時民憂滋甚意者神其未安與於是割俸倡捐鳩工命材揆日興作若堂若門胥以丹楹堊繪如舊而加擴焉兩閱月畢觀厥成大五嶽四瀆唯下有秩祀焉凡境內龍潭守令例得祀之侯茲舉既報功且祈年不但利泉已也是歲秋大熟神之惠也侯之功也然民知樂其樂而不知侯之憂其憂侯知憂其憂而不知民之樂其樂也侯諱字軒銘每朔禮罷與賓僚把酒臨流神遊如仙然而澤潤生民隨處充滿繄我士民之思如潭水之行地豈有涯哉

包見捷 蒙自白謙渠記

去臨郡之南八十里爲邑曰蒙自枕輔蓮灘與日南界蓋重地也然環郭以外極目灌莽無川澤陂塘之饒田作者仰天雨而穫雖稍旱則桔槔靡施綆汲亦涸識微之士扼掔而談水利討無復之萬歷丁未王侯爲政明年政和民乂以其閒召三老楊德宏等詢之曰吾聞邑東上游白謙泉者以林谷蒙翳渴民求知其利棄爲湧流已耳奈何濬鑿之是憚而不以溉潟鹵爲若導予予往覘之乃郊行二十里援蘿披棘上下原坂得水所從來蓋兩山夾峙泉流溢溢中有三嶺峻起皆大石廣輪數丈如布壇席者可三里許侯笑曰是天作之渠也毅然捐俸首倡其事始於戊申春三月集工畫程築爲隄高十餘丈廣二倍深四十餘丈長三倍之鐫鑿三嶺幾什之七功漸就緒費頗浩繁侯始以聞於部使監司請借積穀若干石咸報可更檄助贖鍰二十金於是衆心競勸楊德宏以士夷舍補者習知白謙水源通塞處侯聞色喜命賞勸使導果得洞口不二里而近乃乘瑕攻堅薙蕪決淤陸省鑿之半澤省隄之半平水穿山腹始涓涓流已而奔騰澎湃如輪甕盎以入轉車轂以出順流而下直達縣郭注之泮池環如鞶帶墾闢灌溉田畝無算嗟乎以予觀於天下事所由廢興未始不成於能爲而以逸豫隳也以蕞爾之邑所縮縠而奏者幾何持籌而議者幾何肘腋之間而任其地斥鹵也乃侯決筴一語不揺道謀不動務飭斷而行之議不旋踵而渠成焉自茲雲雨生於畚鍤金湯隱於隰畛蒙邑巋然增重矣昔鄭渠名以史公楊堰以召伯惠澤所存聲稱至今彼循其迹引爲澤不愛財力以究厥施雖心計精亦裁[illegible]

之卓識雄斷能以落落難合之議予衆衆庶則不聆千役不論期夫僅滿萬而建百世永賴之利哉侯名邈楚京山人

王元翰甯州鄧侯革鄉夫記

天下事最忌乎徇人情戕民命其啟端微流毒烈而徇情之人不及睹乎流毒之烈也天下事莫難於歸久假釐極弊蓋耳目之熟熟為例而狃常之人不樂聞乎例之更也滇之有甯一黑子耳所隸三鄉糧賦重於他郡而四山夷砦專隸土司以應兵役一切差徭征呼流官不得而與焉蓋鄉民之不兵與夷民之專兵流土之設所從來矣嘉靖間有徐君者來守茲土以監軍武定計糧派夫數十名自備隨以其夫送土司仵扛擡蓋軍中偶爾私情已也不虞相仍至今數十名不已增至於百百名不已增至四百徵檄一下追呼四出僱募驛騷初為有田而軍田已盡而軍不休初為寄寓而軍寄有差而軍不免剜肉醫瘡醫予指募驅鋤耕負販之民供夷人鞭鐙之役非用之以荷戈執殳也非借之以摧鋒陷陣也既不奉乎朝廷之命也又不准之上官之文也是不可以已乎況有功則土司獨當其賞經敗則鄉民先受其戮黃沙白草枯骨青燐盡是無辜之冤鬼不知此譴胡不登暴而仰訴之於上帝也萬歷末王君麗陽以[illegible]左

遷營餼及於是乃端末發以意鉤之反遜之以必不可從之事坐之以必不可居之名概郡士民之公舉盡附以他腸而一筆抹殺矣嗟嗟當數窮勢迫之秋何堪此助焰生波之慘幸有鄧公來繼王君吾州士民咸號訴之而鄉紳之在京在籍不謀同詞獨鄉兵等反噤不敢出一言苦可知矣公曰吾固知此為傷手之割也第前人弗為而我為之則彰前失創吾為之而有人不樂為之必掣吾肘然吾知吾民而已天下有理理窮則必變清夜有心心切則能動何可以成敗利鈍較哉一旦呼集漢夷多人廷折是非毅然詳請盡數裁革於時撫按守巡本府諸公各各善之批行其如公指裁云公悃愊無華沖約自奉而事關民生利害士氣綱紀則奮身任之大節凜凜毫不假借嘗之君子小人惡能一日忘公也或者曰土兵兵也鄉夫兵於兵也總之為王事何分夷漢今裁兵於未用兵之日恐復兵於再徵兵之時予曰不然土兵別無差役只有出兵一事以為王民舍此則化外矣鄉民則差繁賦重已不堪命安能更派之為兵且全滇所無獨甯有之既已拂乎人矣況上帝好生民命至重必欲強其非分而使之傾蕩死徙則又違乎天矣拂人不義違天不祥不義不祥曷其底止吾不知其他矣公西粵宣化人名一緒

號心月甲午科貢士

張憲洱水神祠記

洱水神廟在水之西涯嘉靖七年兵憲姜公能作樓於廟近水而門焉登梯而檻焉額曰浩然之閣志觀也退五武爲屋五楹曰普德之堂志神貺也先是春三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民幾失秋公憂之靡神不宗詣廟禱未竟少女風拂拂起蘋末旋車隄上微雨灑蓋農人歡呼大雨連三日四郊霑足民以爲公誠是邦屏除寇盜熏及於神公因順民心而宏大神之祠夫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凶年而咎神則亦以有年而德乎神宗季氏旅

於泰山孔子非之則山川之不能無神而神之不可諂也明矣公之是舉務民之義莫先焉乃爲之記

曾高捷新建玉皇閣記

安南蔣公刺賓之二載政清民和歙然快也惟不懌文運之久湮曰人才阨塞極矣當爲諸士振之然吾睠矚山河皆蒼蒼鬱鬱而西嶺尤傑然是宜鍾靈特後隴較孱弱耳若爲閣以壯之士其當有興者乎乃躬自營視陟巘降原從州上里許得基維艮遂議建閣於其間議者以爲工重且大資當取給於富豪公曰允若茲是厲民也善者從民心之所欲而奈何其強之於是

首自捐俸士民感公誼亦競相勸勉不三閱月而棟宇大成於是谿之平沙漫流與夫崗隴塿埠皆出於履舄之下其環而囘峙者左右馳而蛟龍走者若跪若立若趨若仰皆有環拱揖讓之狀西揖峭嶺亦儼然趨迎從城中仰盼則屹然增一屏障適士王子御乾果以是年秋舉於鄉衆競頌公之神請爲文祀之予曰予知閣成而王子應奇矣然遐延綠野遠昆倚天登覽之勝爾諸士亦嘗領其槩也乎予嘗從閣下盼州城有若赤子在抱而皷足之農與行饁之女以及斧揚之樵無日不出於其下後有愷悌君子見此將曰是皆上帝赤子也其思有以字之彼

夫志士文人翔步凝眸見西山爽氣在我襟袖攀攬萬類俯若示掌煙景變幻謀目謀心其感憤思興當有不可勝紀者矣至若端人正士抒誠王家環顧此閣之巍然峙立不騫不敵其亦有特立不撓爲王屏翰之想焉是皆仁人無窮之賜然則閣成而佳氣蓊鬱山川效靈寧獨秀發於王子而已乎美哉蔣公明德遠矣夫當文運久湮之後而銳然爲士子更始公之篤於士也又不因是以厲衆公之仁於民也工以春興士以秋捷公之神於識也至使登覽者生慈祥愷悌之意激忠君愛上之心則愈見公之宏於錫類矣是宜爲記

傅宗龍重修法明寺記

嘗觀運氣畢張人心靈動賢士大夫師先董正以敎耆英碩彥信服景從以善在上善政在下美俗考風者所嘉與也余自解組歸杜門却軌幽討三聖一燈之旨間從一二衲子屈指梵天名勝維昆左笮箐峯高幾與碧雞爭麗東望鬱葱意將有人起於其中而未敢定其候也適有蜀僧圓慧者以重修宜良法明禪寺丏言於余詰其由知爲祝釐重地詳其事則經始於丙寅落成於丙子其捐俸引導者邑侯楊公逃明溫公調元宋公喈吉實尸之邑子弟率護唯命者半邑中夫是刹稔闢創自漢與於唐與寛僧再興焉復漸就圮茲者鐘樓增壯雲堂爭麗大士有閣伊蒲有饌門闢西折而北望鍾靈逢萊諸峯心目灑然一變此之構宇恢局改丹堊元勳悉慧勤其緣迴其鳩工庀材之日正邑士卜選賓序伊始之年也今聖宮翬翟乎上梵刹拱峙於右洪鐘戒曉高呼振嶽飛甍齊雲浮圖千霄含利映文章競爽豈非洋洋巨觀也哉然而捨心殫力可謂勤矣宜良人士何以得斯蓋聖人隱發人淸夜之思因以神其敎慨塵勞幻夢中自非因明覺悟且求一念庶幾於道而不可得又誰能割虵遭逐之垢以成茲淨正緣乎如宜良人士者我是知其難矣於

爲人文蔚起後先焜燿詎非以般若心應宰官身爲得度翊予者祝延萬壽遠暢錫風又其大焉者矣是爲記

傅宗龍普照庵記

武定城東二十里許地名的多峯翠萬重泉流九曲其西南一山峭壁着松望之葱雲碧映慧日光浮者普照庵也庵之僧性用住寛儒賓來自滇詔卜此結茅而居時檀越星安袁君知其戒行不二遂爲倡募創建殿堂廂廡一時好施之士相與有成且置常住田若干畝爲庵計永久夫照以普言言無所不照也佛氏一切皆空照且渾之普於何有雖然惟始於空而能無所照能無所照而能無所不照彼夫照古今而不尸其名照世宙而不耀其采照蕐良而善根愈植照黨邪而匪萌頓消城狐社鼠之匿形也南畝西疇之大稔也山林澤藪之咸若也洵無所不照而又莫得其所爲照也則空矣惟空故照惟一切皆空故普照其是庵命名之意乎即以爲是庵碑記也可

張含適齋記

雲瀦參伯子朱子以適名齋命記於禺山外史張含含曰古之君子適其所適不適所不適衆人適所不適不適其所適然吾不知夫適之爲適也不適之爲適也適之爲是而不適之爲非

也適之爲非而不適之爲是也適乎己之爲適也適乎人之爲適也惡乎其所適也惡乎其所不適也惡乎其適而不適也惡乎其適而適也然吾亦不知夫適乎天之爲適也適乎己之爲適也適乎人之爲適也孰爲適也孰爲非適也孰爲適之道也孰爲非適之道也則適也忘乎己適乎己也忘乎天適乎天也忘乎人適乎人也忘乎其至人之適其適而復其性者乎適之適皇皇朴朴渾渾閼閼適乎天已無不適也適乎人已無不適也適乎己已無不適也適道得而天而人惡能適其適吾之所以適其適者乃吾忘乎適而自無不適其適者耳君子何

邪嘗聞古之至人天而不人適而不適所以之天也適而適之所以之人也夫適而不忘非適也乃漆漆乎窠窠乎綏綏乎夫何適夫何適適全其眞者也眞精之至者也眞蓄於內而後神動於外無適而不忘也無忘而不適也適乎忘乎忘乎適乎忘之至適之極也匪忘其適也併忘其身也身忘而後適志也是乃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勞也非運行不息考載成歲陰陽往來生生不窮奚弗勞夫勞者道也逸者事也譬諸君垂拱而治逸也一日萬幾不勞乎故曰勞者道也逸者事也天道君之恐若是則子朱子適乎忘乎勞乎逸乎必洞於一矣或者曰子之言適也渾而悶也充而邃也凝而神也吾恐子朱子之所以適其適者弗若是亡其莊周然乎曰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曰子朱子若若或者言如其適如其適莊周者貴沖虛寂寞之道偏而固者也子朱子悅周公孔子之道通而介者也苟適人之適適也自適其適適也忘其適適也不忘其適適也無往而非適也無適而非道也是道也勞而逸逸而勞者也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不固也不膠也此適之無所不極至焉者之道也苟執一求適適愈不適傳曰執藥治病藥亦是病此之謂與夫子朱子學也嘐然哲之人也高也渾然粹之邵也必喻

於是必喻於是

此文有莊列機軸最爲奇儁朱公名方字艮矩浙之永康人在官清介有古風而急流勇退固不虛之躋也（升庵先生原評）

此爲禹山變調然通體靈雋自是辯才無礙

李元陽游石門山記

石門山在點蒼山之背嘉靖甲寅春予約雪屏趙中丞史城楊江津遵洱河歷天橋出宿漾濞村翌午至金牛屯飯當孔道有石如牛村因得名騎向石門亂石夾荊榛至則兩崖壁立青蒼萬仞若門焉予窺其中萬松參天高嚴蔽日陰森窈窕深幾十

餘里窄處如鐵硤廣如桃源兩岸石苔不可著足南岸峻削石髮蒼蒨北岸亦斗絕然石上負土松塢之際可亭可廬流泉穿石往往成渠有頃但聞水聲淙淙如鳴琴珮玉林際鳥語素所未聞令人起絕粒想東一峯尖削積雪未消正臨壑上時日亭午蒼翠中植一玉笋與壑中水石相爲照耀忽驚颯從空飛墜聲如鈞雷凜乎不可留從者扶挽而出有野老來告曰壑底少人行須從高處俯覘則壑中景物不能遁藏矣予三人乃折東北緣坂而升數里至一寺汲泉瀹茗少憩又東一里有大石四面如削村人構亭其上今廢矣又東南升三里至仙眞閣閣南有石洞洞前石檻可凭則見向之石門在其西下視數千尺或窪如盆或方如槽黛蓄膏渟不可名狀微風度壑如怒濤擊撞即向之雷鈞處也因坐洞中賦詩小酌二道士獻盤蔌不如其名嘗之甘食盡二公曰闖此山有石巖侵曉騎行三十里遂見一物如白蓮擎出翠微中僮僕皆讙譁騎者加策輿者努挽至則佛宮倚巖而搆以地計之當在點蒼悉達場之背四望空闊心目豁然便有御長風凌倒景之意雪屏曰昔者觀於大壑則思守獨乃今觀於綿渺則思遠遊二者將何取衷哉史城曰昔所見者陝故思深今所見者曠故志大勢使然也予曰境變則

體殊情生則志隔皆有乖於聖人之常者也得其常者安安而能遷與曠遊守非一非二矣二公首肯遂下山由捷路行至綠桐爲漢求蒟醬之路至萬溪爲唐御史虞九微立銅柱地今失其處比入漾濞已黃昏秉炬行八九里宿尹氏村舍明日早發途次見急湍怪石輒停輿坐玩薄暮復至中丞宅留飲乃別

李元陽遊花甸記

花甸在點蒼山西北深谿中距城七十里一日楊子壽過予道花甸之勝予因治遊具明日庚申肩輿出郭北行十餘里時海色山光殊覺從人乃舍輿乘馬又十餘里吾弟元和龍尾焉而來曰欲晡投聖元寺炊則楊參軍春江已載酒寺樓遂相與嘯歌月下聯榻而宿辛酉偕春江山行十里入萬花溪叅升誠不可名辨云又五里至風吼門皆綠翠微行夷則騎欹則輿險則徒步至元武祠春江先登曰此山如龜如蛇盍少坐以息僕夫濛絲溼衣頓覺涼冷復行五六里折而北豁然爽曠平甸二十里淨綠如拭至此則騎者騁弧者射步者躍倦者歌如起塵世而登雲天也甸之東西皆連岡西岡層疊如雲梯東岡壁立如掛榜萬木陰森千重蒼翠奇花濃郁綴秀垂纓廣甸之中水竹區列游人來往度竹穿花既過一區復見一區既度一區

又見廣原曠而與奧而曠如此者四五乃達白鹿岡下世傳昔國道人隆祐禧于此修鍊騎白鹿仙去岡因得名岡東里許兩山如壁中夾一川袤十餘里廣近百十武其閒雜花秀木丰茸葳甤石蒼蘚翠窈窕修迴有若門焉其北谷則與人境隔絕矣按野史謂此中古有四村曰黃龍窩曰猿香曰杉樹曰乳牛墩當世高蹈者居之在晉時爲吐蕃略地遂無居人北行里許至銅屏山山下有南潭水如潑墨其深莫測岸有蒲草蝡厚可坐方解鞍樹陰見子壽與一道士挈壺漿來僕夫吹笳與樵吟牧篴遞應互答諸人擊節相快頃之濃陰雲起衆楸然向白鹿岡

下誅茅圍火而臥壬戌登岡頂指東西岡而問焉東岡之跡曰羅漢堂曰禮拜石曰石鼓寺曰醮斗壇曰伏猿巖曰寶光石曰洞箭巖曰祈年石西岡之名曰望海曰香柏嶺曰石鼓巖曰分水嶺分水嶺則觀音大士肇巨石釃水西注鳳羽鄉灌田百餘頃改無荒就有益誠神功也飯罷別子壽焉上作花甸行將之將出甸回望白鹿不勝戀戀出溪至宏圭山稍坐觀洱水萬頃澄波少焉月出客浩歌有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之句予豈而和之乘月下坂度溪與春江別託張氏莊宿焉癸亥過遺教寺村老攜酒杉苑拾松毬煑茗登閣譚古樽字有鐵

畫蓋法書也僧曰夜來塔放光今日客至願留題因書壁而去

李元陽遊雞足山記

雞足佛書鷲嶺也鎮西洱河之東北隅孤聳天表南向頂平其下分三幹蜿蜒奔放據形家言稱雞足云由巢榆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由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由洗心橋以路迂也福緣一名接待由此上傳衣寺乃佛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因以傳衣名寺高僧天機創於前海慧茸於後故鉅麗不衰也曩先君曾與僧徹空建庵名曰淨雲院清幽娛人遂與哲僧劫空夜話恐從遊者衆有妨靜賞屏去其半由傳衣

西南經萬松庵少憩西至華嚴寺主僧真圓有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所不及也與談久之北行里許至龍華寺又西南過放光寺約四里背由岡脊左行礀谷春淙巖壁在望相遞右路低陷無此景物乃知前途不一在人擇取耳放光寺爲常年放光之地上直迦葉石門以風水向背言之蓋胸臆之穴餘諸庵院皆在山之肩臂矣舊爲灌莽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壻吳階州懋來遊從大頂下視見之因謀於山僧圓惺以田金與之閱十年落成余弟元春元期元和各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垂遠余三度來遊值冬春不見光相此次正當

六月擬東坡額神觀海市故事詣巖殿致禱俄傾見兜羅錦雲緬平如掌漸亥大地作碧琉璃狀浮大圓光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觀者於鏡中各見自身毛髮可數故作舞蹈而影亦如之及詢其何以各不相見則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峯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好奪目復出一光其景如虹其圓如暈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即收同遊有老者云昨平雲上現二銀船檣桅皆具往來江村沙浦中如人棹之但不見人然則光非一狀也寺西北六里有化龍等七寺皆大梵剎游人罕至余曾遊今彷彿在目不復往遂登袈裟殿

其迦藍甚靈巽余初來遊時單騎入山僧故不識是夜殿鐘自鳴者三僧起視重門皆閉謂其徒曰土主報鐘必有異曙色初昇余至寺門僧迎見爲余述之殿北巖龕爲楊黼修行處又西上兜率庵行僧萊關主建集僧煉魔今道月居之不失其舊庵北石下出冽泉上下諸庵皆賴之以食又上鐵瓦殿主僧圓成所建殿後有袈裟石青石白瀏果似傳衣制云高僧圓清卓庵於其側余玩坐至夕臥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然蓋雖無雞漏然四望沉黑東方未明之時已見紅光流焰假忽含吐而紅日徑丈許躍然以起須臾即漸減小矣此頂猶若

日觀峯相似凌晨脫韉著屐上猢猻梯時覺石動而未嘗濟足其攀躋而上也膝嘗點胸後人之帽觸前人之屐然有快欣而無勞苦也梯盡處爲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可以四望過此則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荊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山川皆在足下未即登仙亦足自豪既至大頂普光殿工作精好大慨乎懷俯仰今昨追維存歿昔時玉溪石大參簡卓庵王僉使惟賢高泉謝大參東山對庭羅部使瑤賓巖何大參鏜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其補作之合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日恢宏至此悵歿者長

往存者不再見矣江山千古登眺須臾勝蹟既留音容在目因鐫石以記之出殿而西行剛風瀬氣中歷虎跳澗仙碁石過一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臨千仞可坐不可立余正德間嘗築室讀書今故居猶在自撫頹衰尚能此住耶辭僧下臺至曹溪水水上有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有飄然遺舉之想又東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處留此聖泉理或然也東行有石竅故老云異人以咒術收蛇在中故一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即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俗呼華守門聲之訛也中函一坼彷彿城門狀以今觀之固方

崒峭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訶門訇然中開入已復閉語雖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間非明眼不識嘉靖間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殿宇金碧門上各有金字聯惟正殿金鎖不開右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廚設供習僧曰汝無去得乎僧曰吾有願欲遊名山今尚未得住也言已而寤猶記對聯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向遊匡廬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曰竹林寺廊下有看經僧庭中有旛竿歷歷如白晝移時乃面石壁一

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迦葉門巖半有泉僅容一盌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嘗有人貼壁結樓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金雞泉爾不宜見換明日樓災遂不復構余與客藉草坐茶罷遂遵舊路至玉皇閣一名聖峯寺寺僧天心有禪味遂過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光寺千佛閣乃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旁庵院十餘所因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鐘寺乃一山總會處寺東稍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鉢盂寺北行里許爲華嚴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武爲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北三十里有二洞皆名迦葉洞一在山麓二月士人作會一在山腰草木蒙蔽非土人指示不得其處二洞各深百餘步中多奇石雕鏤巧妙絕類鬼工不可名狀余遊四方凡有洞必不遠百里而造焉觀於此洞則昔之所見皆不足言矣至此爲鄧川界遂由此趨上關而回路人云初入洞由河子孔上一路至石洞林樾雄深正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余倦不能往假我數年更下重遊耳

李元陽浩然閣記

天下郡國以山水爲甚然必山有異狀與羣山不侔水有洪濤

與衆水迥異乃可得稱名山水焉大理爲郡山曰點蒼漢書名其狀如扶風太乙者是山聳列十九峯橫亙一百餘里如郡之枕屏然水曰葉榆水經謂自縣北而來逕縣西南而出者是也碧瀾萬頃浩浩蕩蕩如郡之襟帶然嘉靖九年庚寅太守洪雅楊公仲璵始於水上建此閣題曰浩然落成之日招成都謫史楊修撰愼與陽同來登閣而望則見羣峯洗翠疊嶂吐雲夾澗之泉垂虹噴玉而浮屠紺寺掩映於松杉之表溪槃霞構參差隱見疑有隱君子在焉可望而不可即也旣而授几而命把酒臨風蒲帆與畫艇縈迴漁艇其鷺鷗上下白濤風起綠野烟嶺

駕孤鶴於長空覩飛仙於彷彿蓋不知身之在人世也太守作而言曰興者廢之端也今日之遊以茲閣而盛而茲閣之永將不在於二公乎豫章之滕閣九江之庾閣巴陵之岳陽吳興之消暑宣城之疊嶂彼亦樓也獨能馳聲於宇宙不爲風雨所撓剝不爲歲月所消亡者以韓吏部白太傅范文正王子安諸名賢各爲記述而取重於千古耳以今浩然之在棐榆視彼五樓曾不多讓然則侈記述以壽茲閣者微二公其誰與歸於是修撰作海風行陽爲閣記

李元陽雞足山賓蒼閣記

雞足遊觀之勝在華首一壁然遊者往往並壁而行覩壁於壁其十之一而不見壁之全勝也大頂南行里許有盤石出於絕壁之上可以坐嘯又名拜佛臺一登此石則華首千仞蒼然起於東北令人意動神悚全壁之盛舉在目中遊觀之現無有出其右者因出貲授僧命建一閣讀書其中頃之閣成雪屏趙中丞題曰賓蒼言閣爲壁主也徐而物色之橫絕地維如細柳淮淝之陣示我以勇其頓挫起伏千態萬貌如上林長門之賦示我以文其峻拔不可逕而造又如陳蕃之榻李膺之門示我以介其正不阿如古純臣之立朝示我以忠其靜不言如古聖賢之接受示我以道登此閣則石壁排雲而來泉聲樹色舞吹入示我周行也大哉賓乎命童子識之

李元陽清溪三潭記

溪在點蒼山馬龍峯之南水出山石間湧沸爲潭深丈許明瑩不可藏針小石布底纍纍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玉錯如霞綺上有墜葉鳥隨啣去潭三面石崖其淨如拭觀玩久之乃側上左崖石罅中避雨而坐俯瞰潭水更互傳杯不覺盡醉右崖有禹穴二字太守楊印崍所刻出潭東行見石上流泉漸靡成渠最滑不可著足中潭深二丈許以水明見底人多狎易之

不知其叵測也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鴉碧色上潭鸚綠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綠溪而出水之所經因地賦形圓者如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停以賞其趣焉余每至溪上縠紋壁影印心染神雖出溪而幽光在目樵唱在耳累月不能忘此溪四時不竭灌潤千畝人稱爲德溪云

李元陽翠屏草堂記

李氏中谿叟自嘉靖壬寅葺崇聖寺垂三十年始得鳩工乃枕峯腋寺作室以居名曰翠屏草堂蓋蒼山十九峯列嶂凝翠四時不改堂實當之得山之勝於是乎最延庚作樓俯瞰洱河碧

光奪目題曰檻湖延壬作榭望見川源野色入簾題曰綠野作一亭以停杖履題曰曲肱後作一臺以舒眺望題曰縹雲又有水月方丈蒼霞別館梅塢桃畦而竹坡松逕池沼交錯不可端倪闢東牖以納旭敞南甍以受和木無丹漆之飾牆無丹堊之飾素屏木榻瓦缶陶瓷隨力而增卒稱是焉樓上置櫥藏儒釋老莊之書約三百餘卷香一爐琴一張酒一壺登樓開窗岸幘解帶碧波在望青甸如拭取琴作商聲三五弄小童進酒無量微酣而止步自樓背升臺看山雪壑鏤銀朱夏猶在山腰白雲宛如東帶斯時心曠神怡不覺放歌聲滿天地老衲羽人白眉垂頰出自竹煙香靄之間持茗來餉相與茵草枕藉如夢如寐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中谿叟今年八十有四耳目四體未至衰頹宅邊有默遊園風雨沍寒頗堪游息年及首夏即出北郭追涼風濯流湍蒼山諸溪澗泉石勝處背琴擕酒日以為常或有客無客聽泉坐石必日落而起或乘月乃歸歸至草堂過千松岡出芙蓉池修柯戛雲低枝拂沼蔦蘿騈織灌木陰森閒窺潭影惟意所適期在無眠夜半樓棲溪聲泣響如有鳴鶴天籟蕭蕭令人悚然起聽目冥境寂天地之情了然元會乃知死不相干矣唐人詩有云此身只合僧中老子嘗三

此言清泉白石實槩我心

唐堯官晉甯州風土記

按晉甯古滇池地今為雲南支郡在昔名晉州在唐名昆州蒙氏名陽城堡元稱晉甯我明興仍之不易云山川融結秀甲西南左盤龍右鍳鶴玉案前拱滇池互縈平原莽蒼田疇相接說者謂風景大類江南大堡大壩龍江三水合於西城外二里許逶迤入海若疋練然因橋其上曰四通倚杜望之嵐氣隱見黃雲萬頃縱觀寥廓豈直民無病涉已哉盤龍山故有梵剎乃元僧崇照至正時所創建者草樹蔥蒨泉谷窅邃蔚然祇林之一勝僧持戒苦行規成妙覺今遺軀趺坐塔中儼乎若生緇流稱之為遊峯禪師並盤龍而寺者若萬松若羅漢瞰滇池而寺者若海寶若金沙或以岩粤取勝或以波濤壯觀而海辯山麓金精神馬騎跡與異人牧牛滇池牛飲而化為石者又其特異者爾蓋晉甯編戶漢夷相雜自國朝修治學宮而奮迹制科通籍朝著者代不乏人然亦有雅操絡繫抗志肥遯以博名高若余太史學夔氾云文行特起之士間見迭出信矣邇緣徭役日重棄儒習而充椽吏者一倡羣和欲其閭閻詩書難矣剷舊所稱俗純訟簡務本力穡者奈何不因刀筆舞文之徒柔之而一變

邪梁山石門之間最多烏合之衆而錄石魚以建大堡三營獲賊往往出沒其間迄今二十餘年烽候不警而民獲安枕者二哨防禦之力也郡去會城僅百里商估陸行者少暮掛帆而朝達雲津可省負擔之勞滇蔵饒象貝文犀金寳諸珍奇之物然非郡產若蔬果魚鰕之利遠邇咸仰給之每値春明景熙花卉般繁繞郭而遊者粲若霞錦眩目楊太史愼詩云雲連星貢雨花發晉甯春蓋亟賞之也所深慮者瀕海而田非不衍沃其灌溉率取給於堡塥二河然源遠而流細若天旱雨少卽歉於野亡生稼矣郡自成城後數十里一望山豬萌蘖不生亡論工師

難於取材卽寸薪若炊桂耳然則豫濬鑿以瀦水廣種植以畜材誠百世居民之大利今日之所當亟講者矣

晉甯土俗多以莎草繩松葺繩供爨若薪炭則絕不見有入市者予侍先大人學舍凡四歲戲語諸同學曰朝夕必需之物而纖纖如是再三十年爾突將不黔矣今閱山人此記迄今已逾三百載未聞此邦人眞斷炊且山毛溪毳皆堪備用始知地之廣厚誠不可測也（範記）

楊忠亮石屏名勝記

[illegible]石屏[illegible]四山[illegible]略無[illegible]缺西峯巒[illegible]蒼翠迴翔盤鬱氣[illegible]

一帶蒼森縹緲纍纍如貫珠北只乾陽一山崇隆綿亙不作聳橫而體勢雄重州治之東有異龍湖映帶城郭周迴百五十里湖之中流三島浮峙東南山有九曲每一曲湖水斜入山出一岡以逆抱之其中層巒疊嶂屈蟠相向主峯蜿蜒而來駐於山麓所謂長虹飲澗大率類此余每扁舟湖上把酒誦赤壁賦因自可人漁翁舉網一捕得四十九枚雙腮呷呷有撥剌欲飛之狀因起而浩歌輒浮數大白入世塵想滌洗殆盡乾陽洞居山之最上仙宮花梵不甚華麗而倚檻足供延賞登者芒蹻而進約十里許至則山川城市如列畫圖煙霞吞吐在隱現明滅中

飄飄凌虛御風可俯視八極矣夫宇內不乏名山勝水求湖島之峙秀洞壑之開朗恐不可兼卽兼之未必其美石屏越在南脈山水曾不得擬於峴山鏡湖之勝限於僻也倘遇騷人墨客以吐發其幽異安知不身隱而文著乎由此以觀名都巨邑雖有山水必藉其人而後傳若騷人墨客又巨靈河伯之曹邱生詎可少也兩者耦之則雙美畸之則孤芳揭之則色闇雖山水亦有幸有不幸焉嗟乎幸不幸不足爲山水輕重有幸有不幸不得不爲山水發一慨也古今英雄升沈顯晦倘亦山水之有幸有不幸者乎余屏人也屏有佳山水懼不表於世竊比於[illegible]

邱生以俟後之探奇者

王元翰孤山遊記

孤山注一纖于銀鏡中或沈或浮乍明乍滅特焉而無與助者直指鄧萃邱公偶陟其巔嘆曰彼金焦安得獨美于長江乎遂更名環玉山賦長篇以紀之而山益重今秋余張頤帆三宿精舍見澄湖凝綠眞與瀟湘爭色而金蓮玉笋撫仙諸峯飛眠掩映繞碧呈黛始信環玉之名逼肖又恍然此身如坐西湖南北兩高峯間少焉鐘動月上波光月彩自相摩盪則金紫閃爍狀不可名生平看月自洞庭秋霽以外此爲大快吁佳哉然猶恨山巔圓平平無奇也或曰茲山之勝不在頂而在麓于是晨興飲罷爰命小艇三繞山麓凡一水一石一壑無不領會森奇古怪都非塵世中品因謂游環玉者非破巨浪乘皎月周遭其麓不足以窮此山之勝他日詠茅容滕斯亦不佞投老之菟裘矣此乃撫仙湖中孤山也具茲奇境異日當拉邱可石作東道主繼先生而往觀之

王元翰峩眉遊記

乙丑四月初二日抵嘉定覽凌雲已嘆蜀之佳山水果在嘉州因自諗三峩名勝甲天下茲儼在咫尺顧卻步放流得無貽笑

山靈乎爰與陸懷溪孔自成訂遊期而閒兒在傍曰郎不言眉宇有躍躍色余知是子遊興倍乃翁雖稚弱不任勞然當乘其知識未張時使胸中貯此一段邱壑他日鄙吝俗腸亦可消去八九則以先入者爲政遂挈之往斷肉禁酒于初五日入峩眉縣桑禾蔽野清流界道步步與峩山揖讓彼令茲土者眞仙吏矣初六出縣南郊鐘吼處聖積寺僧整衆出迎則登峩之發軔行十里至光明寺會大雨止寺中懷溪自成有趦趄意余曰于此山有緣必不中止一食頃天霽各踴躍登輿馬上解脫坡坡斗峻盡處爲橋橋下水潺潺飛躍登楠木坪即純陽殿石上刻呂仙乩筆詩聞其劍畫紫芝洞三字在二峩不知何祠于此東北乃故宋皇祐觀即黃帝問道處今廢蒲家村在觀右尚有名漢時蒲公睹白象而刱道場遂家焉過華嚴寺二三僧執香跪迎余詢遊名山今僧匐伏跪道何異花間喝道大殺風景亟止之途中僧夫遙指石船浮澗水中首尾俱出蓋菩薩以願行爲海慈悲爲楫茲豈其慈航歟稍下至歸雲寺殿高嚴旋螺結頂相傳般巧所建不數里見大峩石巋然道右清泉綠石隙中出匯爲池甘冽可愛昔智者老人於玉泉臥病思峩石神水感龍君供送智者疑莫能致指錫杖鉢盂爲驗隨順水流出始信本捌

信天和尚常住錫于此後遊汴河漲師一喝水分今稱性天喝退黃河石鐫福壽二字命名甚俗爲佳石瘡痍傳希或筆無據殘邊新篁萬竿翠染衣裾拂之不去登閣見羣峯拱揖各獻奇呈秀令人心目雙豁神骨俱爽嘆曰此勝峯最勝處也因扁之曰萬峯聚秀題其柱曰松呼萬樹俱低影雲破千峯盡點頭僧喜謝以爲佳景下數武乃楚狂陸通歌鳳臺臺負石而亭石刻皆蘚剝莫辨升其階聞松聲竹韻猶覺歌音在林谷間豈接輿不願爲楚王宰官願爲大士眷屬北折至中峯寺乃明杲禪師化道處山水環護亦勝地出寺未幾僧候于石橋畔駐輿見

雙溪建瓴而奔各貫一橋吼如雷濺如雪若兩龍鬭于穴中怒聲不可嚮邇余左挽自成右把開見連營觀之惴惴猶恐其或墜士大夫題識甚富而雙橋二字非篆非隸筆法駿逸問之知爲子房手書水合處即牛心石形亦奇異躡此至白龍洞古德林楠木十萬八千株葱青可蔭乃行僧別傳手植人呼爲木涼傘直上望白水寺落山圍隱隱松檜間如畫會天向暮宿于海會菴迴顧竹烟松靄中農家與佛刹劈翠微而居固日用而不知者此去縣五十餘里輿騎可到酒肉可至也次早僧出須賜銀粉華嚴經書造極精架上堆八十八祖影像展數軸生氣逼

咄而眼稜皆帶出世色乃徽人丁南羽筆次早禮佛乞請覩佛牙去襯諦視大如斗金玉色約重十五六觔本寬末窄上有直道如膝起下截作水浪斜紋紋間容生舍利昔世尊茶毘帝釋覩取而供之天宮者意即此也何閱者靡不生歡喜想懷渼向余曰此果佛牙也耶余曰凡人以目所見者作是目不經見者生疑局于見也佛世尊覩千丈那身眼如四海水廣長舌覆三千大千世界則此牙猶現耿身中物耳可以尋常耳目思議哉曩者吾等在聖水閣所見牙較小豈此固釋迦文而彼固辟支佛者耶僧以黃絹林愼軒贊祖示求續一贊余許以登頂旋當

如所求冒雨而進皆舍馬就箯輿觀無梁殿渾磚所成範銅作大士騎白象王高大奇特冠一山上觀心坡陡絕捫夫挽曳而升頭反在下足反在上過初殿趙大洲學士題額于時雪不盡融狠籍于道行者膚粟稍平至木皮殿古有聖僧阿婆多尊者來禮峩眉以山水環合形同西域化城寺依此建殿苦無瓦忽空降木皮故得名自白水至此才二十里而天雨地滑夫痛力竭遂止宿禪榻側爐療衣徹夜雨滴不休軀雖倦而睫不交不知上方極頂之作何狀輿邊恨不能往蘇釀一壺以解岑寂俟晨遑衣而起飯畢出門大霧四塞僅現眼前一綫路吟嵐撲鼻

寒霧沁骨迺知去人世迥絕亟加半臂披氅衣忍凍而前僕從自成相向吐舌竊悔挈關兒冒險關兒方色笑自若初生犢不畏虎哉道經小菴別刹以雨不便攀覽雷動坪在山脊蜿蜒處寬不容二丈巖穴中皆雷神所居上下無路非羽翰飛不能入過者多屏息禁聲恐招雨雹而莎羅花大盈抱高數丈團羅麗丹夾路不斷如珊瑚樹他山莫比其盛雷神殿而上棧道石磴相間錯行如鴿鐵大蛇倒退梯子坡皆峻極虛險難於登天稍左右望骨戰毛豎足心酸澀幸雲迷樹密不見底納心而行再轉三倒灣則八十四盤盡而太子坪見于高原忽焉雨霽雲平

大頂孤懸肩睫心神踴躍恨不能一蹴而詣以故所歷太子坪圓覺菴天仙橋文殊閣俱一茶而過老僧樹槎牙當路有僧枯化其中今樹榮皮合不可見望天門石方廣斬然一劈中分存斧鑿痕使米顛遇此當復再拜花陰中新亭翼然孤樹衲師候板橋曲澗邊曰此去頂不過一牛吼地少留無妨余曰知師有道者當再晤晴明難得機緣難偶吾其登頂乎一揖而別趣輿夫行不里許而至其妙峯僧滲金殿莊嚴輝煌置絕頂處他殿皆以銅鐵錫或板代瓦因詢古寺何在僧曰金殿左鐵殿即古光相寺也肅入五體三投參普賢大士畢即出將佛龕而十方

僧炊菜已喧嗽候光是日四月八日浴佛期也日正中碧空掃霽亦曬近人蓋自入山以來時時雨步步霧咫尺不相瞭如在雨中暗中過半生茲若有人焉垂巨手提之九天之上而在高明廣大之境矣縱視白雲布滿下方平如砥白如銀廣闊如玉海凝定如堅冰雪山高昌國多多嶺諸峯排玉笋于塞外麗經臺瓦屋諸山裁青案於掌中萬里一色儘目熟玩不覺舞蹈叫呼曰吾將插羽騎氣翩翻而來往乎抑將駕翔縱葦出沒于雲海乎吾將鞭霆駕風劃入世之坎壈乎抑乘槎遡斗問彼支機石乎經云鋪設兜羅綿成銀色界豈欺我哉少頃小鳥翡鳴若

報佛現衆俱歡呼扳闌下視見羲馭斜輪朱炎射景紅光冉冉大如日暈升自谷底浮于雲面絢爛五色初猶模糊漸近分明攝入人身唯各見已動搖相應不代見他人影而金橋光則如白虹垂天金梁亙海拓紅光而十之雖借日影而起滅然世之高山不少山之興雲亦不少他山無而此獨現吁亦奇矣衆皆曰異哉吾儕守候半月餘並無是日何甫上山而遽遇此光景也懷溪自成皆蘇人向余曰真與山靈有緣安得[illegible]畫師描寫一幅昕夕臥遊余曰境大矣丹青曷易貌之是夜月色雲光交注射目星斗歷歷逼人寒如冰天不能久立下宿于臥雲

菴次日再覩亦復如是而雲色少變矣金殿僧索書余扁曰勝峯銀界曰顚海妙光聯曰光燦碧天七九雲鋪銀海三千書竟命輿走白龍潭泓然一泉世所傳龍長三寸許黑身白點有四爪如蜥蜴狀能致風雨夫水性從下此山去地不知幾千萬丈水胡爲來哉龍靈依止何疑隨孜訪諸靜室皆篇苦分途莎羅交逕樹皮爲屋一室只一人而淨土菴較大普賢作出山老比邱像鬚髯古碩象王右行僧數椽縱孤石僅容三四人破衲百結火種幾斷贈之以截句斗米盤桓無幾再走鳳林菴與孤樹譚法華從地涌出品知事理雙顯亦古一衲贈之聯曰平翻素浪瞻心海剪盡繁枝見樹王孤樹首肯小食畢草菴教宗相邀甫見曰王法見乎佛法見乎余曰豈有名山可以世法拘者一揖而坐譚之移時多醒發處以菴奉勅建有通天和尚肉身書皇家佛地四大字付之兩僧皆簡澈有文字解山之龍象也從者皆倦又恐雨復回宿菴中且辭菩薩下山返至太子坪僧邀入菴素饌潔精飽食訖離言出單條因書山遊纖饅頭偈以諷之而下月之十有一日也險倍于上烟湖釣客曰嗟乎茲山岡震旦之仙都佛區也一曰大光明山一曰峨然天一曰淩霄太妙之天一曰勝峯山周遭二千餘里緜趾至頂高一百餘里

七十二洞乃軒皇與七十二君論道參真之處有四大山獨擅其大山有六異曰白雲鋪世曰佛光攝身曰聖燈夜朝曰猻吼陀佛曰鳥報佛現曰雪景玉樹同一山也或上雨而下晴或下雨而上晴或上雪而下雨晴明少陰霧多若上下共陰晴月不二三日故士大夫遊者或望雨而卻或中途而止至頂者蓋亦寡矣余足跡幾半天下所遊岱華嵩衡雞足武當廬阜少室三茆九蓮鐵壁銀山紅螺嶮嶨無並其高等其奇者適有天緣得三天色雨晴光意匪山之生客乎燈必晦朔始見雪必春冬始奇未之逮也然遊僅五六日目擊之外如洪春坪之僧海黑水寺之虎渡三峩峯之仙蹟九老洞之幽奥滲漏者尚多曷問其小者姑俟之異日

峩眉爲宇內名山與九華普陀五臺並稱予曾客晉客浙屢欲禮觀音文殊化現處時以塵事牽挂未獲如意九華則近在隔江矣又爲職守所羈無從著屐惟乙卯秋由蜀道入都自犍爲以上高峯礙日冷翠粘天雖未曾向兜羅綿裏一覩佛光而三峩大勢已收入襟抱矣讀公此記猶令我廻首青衣江畔也嘉慶丁卯　萬壽後一日記于望江縣署之抱瓮軒師範

王元翰普陀遊記

往余在峩眉放光臺上見東南一派氣鬱勃而起問之有海上僧應曰此南海水色星河澄霽故其氣上蒸於天耳余此心飄飄又在普陀之洋矣明日下山繇嘉定放舟穿三峽下荆楚秋半始抵金焦間丙寅正月杪至西湖于時相約浮海者不乏余歌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以見志四月初郭少伯副使擕滇僧九峯道人還陽至矣余曰此卬須友也少伯邯鄲人致官長齋多年余欲藉其力以冒險遂定盟買舟後先渡錢塘於西興驛略焉爰走山陰道山鏡水屏以囁嚅爲應對十八日至定海有艤舟相待儲偫爨具者索價不多于是五六人同舟採韻設碁雖不置茗酒恠其舟底作魚脊形絕不類泛江湖者問之便于破浪也發舟後竟不苦石尤然亦不能順風張帆帆側處舟因以側時或以舵爲底而几案局器傾倒不常余有怖色一不知名僧曰海上風如此方可行等之無風然聞之差解厳十四日薄暮達岸肩輿𠌫行三四里松竹夾道波紋盪空松針篩月沁骨森爽眞非塵世行也蓮湧未沈昏鐘報罷遂宿于普陀方丈質明向大士作禮曰於惟觀世音尊多劫已證明法如來退位權居菩薩闡教狥聲隨類[illegible]顯神[illegible]指歸[illegible][illegible]斷凡情[illegible][illegible]

香三肅五投出寺門周覩普陀形勝見氣聚風藏山環海抱眞釋王之奧都人天之福地不知何至有唐梵僧始闢其靈元施茲盛熙明乃品其盛也而振海寺則大智僧所建大智具手眼人廢金錢巨萬乃成此刹規模壯麗亞于普陀不二十載付于鬱攸雖興滅其常而以形家準之沙水飛負今其徒尚數百人揭席爲殿余讀其殘碑戒詞厲嚴繼之以咒詛凜不可犯蕭見此老之實載不浮普陀亦以丙戌災大士香像一軀端坐烈焰中無恙此豈思議所及乎去寺三里度栴檀嶺訪潮音洞石甚巉巖四顧無涯沙皆金色上有穴如天窗瞰下尋丈而深杳不可測波面一礁石宛作善財童子參禮狀水名菩薩泉可療眼疾此洞菩薩示現之所靈迹甚著而凡以虔誠至者或見瓔珞端相或見白鸚鵡或見燈光上下不一而足余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不見之爲眞見也西折而上竹烟紛藹中爲梅福菴即其煉丹處丹井尚存水味清洌意于眞攻莽一擊不中故變爲吳市門卒以棲迹海嶠而終英雄氣節自是神仙家風想大士于二百眷屬中又添一眞諦高足矣其上爲盤陀石石圓底可容百人上大本小不着地拳石承之作小欹升之得有浮動意前後數十石如禽龜環拱傳云大士趺跏說法處僧云[illegible][illegible]

瀧時燭龍初駕見扶桑一派金紫萬狀坐此觀之岱山祝融日觀不足奇者沿磴北歷競石三休登茶山巔盡普陀絕頂也振衣四望皆石山盤踞海中周迴百里百千靜室如蜂房蔽脫互相隱見遠近諸峯大者如拳小者如粟三韓日本甌閩溫台浩淼依希幾點射目而安期村蓬萊鄉直欲褰裳赴之天向暮尋千步沙怒浪轟雷不敢迫視復繇振海寺而下過勝國所建太子塔甃以太湖石鐫鑿而成三百餘年石不剝落像皆生動信非今手所能縱步再詣潮音所見如前上有龕傾圯已久一石柱臥澗中作澗斷問之故有石橋橫亙以便往來者十八日復

向大士作禮辭行舟過白華菴下菴係昱光僧別業余以委蛇竹木為勝茶罷戀其雅緻不忍捨去昱光時有訟事寓甯郡不及而留一詩以別末云十八無蹤事也自滯王城謳之也舟師敦迫上船是晚猶回至定海於是乎登招寶山謁曹娥廟拜禹王陵望蘭亭勝蹟及問曹江船可買天台石梁復與少伯約卒不果行今為欠事廿三日旋湖上因酌一卮與少伯從容曰昔唐王子安泛海省親竟溺不起而所製洛伽觀音讚至今傳誦僧俗則身與文俱不朽蘇子瞻與參寥書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海船遇風如從山上墮于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以

于一睹一代文豪絕無海上之迹以此吾輩費不二十餘日安然往返其庶乎愚與不愚之間乎

黃鱗趾遊兗州城南桃花園記

乘陴漸而南眺蒼然爾擷菁華於平楚則木本烏有或曰漆園不足千古耶蝶仙遐矣何處訪逍遙陳迹園有桃在泗之濱疑是赤城標可涉也予戲然曰異哉雖昔夢武陵源黃道真匪劉郎後身那得暗水流花片予悉蠟屐從事而升菴拉題吾壺漿先發三人步南郭門出時清明後一日融意既暗風光轉蕙行里許皆平沙夾道黃柳絲烟中色色可人但鳥歌猶澀耳折而

東委蛇从徑數從桃柳隙中度草色嵐光悠然野趣行沙障而南回折更里許始即園地面面皆夭桃土人云憶成蹊幾六七年餘適樽罍遲花間而飲興殆不及乃遂沿流欣賞大約步計之可十畝花爛漫遍于樹花蕊間疏間密半含半開者類櫻唇一點嫣然欲破又若閨秀見人羞澀却步玉肌生潮開者若朝雲一片蠡泥海東將欲變霞之狀其淡泊故不減藐姑仙人而滲紅浮靨又若靚質素膚輕緋一帔宛宛送酒緇衣歌淡蕩何脂時也夫境惟偶最適有意邀芳風雨或從而妒之造化惜情膩非其人不用享焉今夕何夕安可負此花下一壺固解我

讀步茵莎行高陽酒徒觴政以指屈信射覆不勝者飲時題吾廬勝升菴半之予多負笑謂花神欲酬我耶竟大醉狂歌倪迂江南春詞未闋忽聞泗外鳥嚶嚶遶喬聲已而非然蓋輶軒自南來者鸞聲耳酒闌僕夫報河畔盤渦潭深且多魚盍往觀之至則童子持竿候焉取而釣意得長尺半者慕之有余家尺素書逾久不餌予匿笑是知苜蓿無芳餌焉用釣相與投竿柳岸從東北行見前村一片月急命籃輿便趨東郭左右曰白沙也復引杯大咏已而片雲頭上黑升菴謂是催詩雨予笑占云一片烏絲幕分明貯阿嬌會須忙秉燭何待月明宵忽元林笑曰烟樹如織此夕頗佳惜少柴門半掩還念賞心樂事幽意勃勃飛動遂籌燈筆之時崇禎己巳三月十四日也

李元陽遊盤山舞劍臺記

嘉靖甲申三河縣張欽者見訪談孫吳術語次問盤山道對甚悉遂偕之行一程至三河宿南禪寺明日至西麓時十月之望雪紛紛下急投村舍距長城二里夜半村中鑼噪四起欲詢乃定謙曰胡人越城盜豬去及曉往長城下一觀祖龍遺蹟道旁有石室中懸朱棺不知何代貴人葬結構甚堅密鉤符精巧猶新入余撫然則不若薄葬之為安也是日雪愈大而旅居人[illegible]家相留十六日冒雪行三十里至一寺樵者枝炊黍酌酒醉極落葉而臥曉見日出千峯玉立地無纖塵心甚樂之乃舍馬策杖槃跚以躋從人引繩牽布助予之不逮路遶東北折而南見掀脣如白鼉者凝視久之乃知其為大石也行道石下潔如埽度其有人俛首而入則空洞如夏屋坐一頭陀問之默然旁無炊跡貽以乾餱揮手不受然後知其為辟穀隱淪也予因榻其次夜中捫其鼻無息撫其肌微煖衲衣不厚而其心間津津有汗予謂張曰不食而能生又何求於世乎歎羨而別十八日徧訪巖壑思有若人者竟亦不見舊宿靈塔寺十餘僧安禪見客皆起予以禪機投之應不酬問遂過草菴宿欲題名塔石凍不受墨留詩乃去上至一寺距頂不遠一老僧曝背補衲予問舞劍臺安在曰不知問僧臘幾何曰住此三十年矣予驚曰劍臺豈虛傳乎薄暮圍火不寐初旭即欲登頂莽無人迹張乃腰鎌挾斧與從者二三人斬剔竟日始通一綫遂得登頂頂上無土磐石徑四丈許有大字刻云唐李從簡遊李靖舞劍臺蓋石削靖舞劍處也字刻約深八寸許予亦攜石工鐫題石頂曰此名曰勅[illegible]臺時正凍鐵筆不入是日千山消雪四望清瑩東折遼河在微茫間南則泰山鄒嶧隱隱如培塿與黃河一綫相傍

映帶西北則太行蜿蜒自雲間而下環拱京畿令人有挾羽翰遊八極之意從人篝火煖酒以大觥酌予天風吹衣暝色遙至下求至寺已昏黑不辨人矣召僧問曰舞劍果有臺僧云不知曰自出家以來未嘗登頂雖有遊人亦不知有舞劍古蹟在也明日題詩壁間逶迤而下劍臺在望令人五步一回首十步一消息

序瑣事處閙閙冷冷非胸無宿垢筆無點塵焉能有此阮翁以爲不佳言不知佳者誰屬㊂予凡三遊田盤皆自東澗往至西澗已曛黑矣松聲與虎氣相雜疾驅出谷舞劍臺屢從馬首及之而未遑登也㊃古中盤有嶰雲者松江人由茂才壯歲披剃見予時已餘七十談鋒四射酬答頗不寂寞向予索聯予贈云青松白石皆禪意埽地焚香亦國恩埽地焚香蓋其對　純廟語既登頂禮塔小憩佛閣窗間置大小石子無算詢之主僧曰以禦盜耳予哂其不經適一烏飛過僧拋石擊之立殞始知小說有飛石子之號亦或不虛也僧眉目質朴然能炊黍款客此二衲者較中溪所遇似爲勝之矣

李元陽遊皖山記

皖在潛山縣漢以爲南嶽其麓有祀壇嘉靖戊戌夏予[illegible]

前與陳內翰後岡言別渡江遙見三峯插天遂問路至其麓五里宿三祖寺平旦謁殿禮塔適微雨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之以謂有雨則洗奚必龍殆僧神其說耳忽雷電交作予欲避塔腹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當是龍來雨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則見大水從塔腹出鏜鞳如江濤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蝠餘穢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既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黃山谷石牛古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俱被沙埋獨石牛巋然遂升高履危仰望三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峯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曾至者問之一樵者來曰盤上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若世俗所畫雷公狀晴天仰臥頂盤如人曬腹樵者過之雷電隨至故其頂莫得而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蓋赴成都守取道于此聞予在山迂途相尋遂握手更酌秉燭聯詩明日土人數輩來備道始末如僧言予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身在當時寂寥偃蹇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尊之鬼神亦護之彼漢禪墠壝藉爲灌莽想當時千乘萬騎雜遝山麓如飛烏一過耳然則入世之足恃者果安在哉

乙丑夏予奉委赴潛會讞于百忙中策騎禮三祖塔欲登皖

以口尊案果僅以一詩紀之自恨塵蹤鹿鹿較先生有雅俗之別矣結數語令蓺官閱之何異冷水澆背

李元陽登武夷大王峯記

嘉靖戊戌夏五月汪東麓張東沙江午坡送予至武夷自二曲之玉女峯下泛舟歷九曲溪再與再舟往返竟日歷覽既徧道院夜酌相與評品形勝予曰天下山水至武夷諸峯奇詭極矣十五國之內山之大者百里同一形小者亦數十里同一狀蓋其地脈相貫故不能不同獨武夷諸峯則不然十里之近九曲之內變幻四出姿態橫生或連脊異形或一山兩狀縱掀舵而

圭璧改觀甫轉盼而方圓異質兜鍪劍戟舞馬蹲獅倉廩設而猫窺屏障陳而人立入幽壑而得耕稼之場度石罅而有巖修之地布列盡乎天巧體製疑於人為遊觀至此將謂造物者之獨以自私矣然眺覽所及處惟大王峯最高試一登之以窮山水之蘊可乎午坡曰大王峯有張仙巖按志漢人張垓得辟穀之術於此仙去遺蛻儼存盍往觀之東麓東沙皆欣然道士曰捫天之難非雲梯不可乃命縛梯再宿而梯成東麓東沙與予先至仰見絕梯百丈二公色阻乃命隸卒便捷者二人先躋至梯之四一遠下五色無主語不出口乃促孫都司孫畏縮色變予曰隸卒不知以心為主耳手有攀足有緣安得有失遂躋梯而升梯盡見阿中仙蛻儼然相去五步內屋欹若不容著足凝視有頃即飛步而至莅其蛻而坐頃之午坡亦至梯盡處聞予已比欹屋何由得度予曰不知其然也午坡悟亦飛步而至相與拜張仙像像兩手據髀恭起一足如真武坐首略右顧非土非木非漆癯然有威予問得道之士英氣不散蛻殺之時筋骸自固雖歷千百禩與初逝不殊豈其然乎頃之山下雷雨大作下視雨腳甚長巖前不見雨絲乃知身出雲上矣望八閩諸山不啻培塿各賦詩一首下至梯半始覺有雨霑衣比至道士院

不辨色矣明日三公置酒一線天巖徑崎仄乘藍輿而往所歷鳴泉怪石不可殫記至則沓嶂牆立仰天虛一線壁間有祠部白洛原見懷之作度其時非遠竟不知何往一坐為之悵然遂用白韻各賦詩約以詩成先後罰觶如次予詩先成得少飲歸至金雞源乃昨遊久坐之地見洞中新置一物如香匳狀丹朱灼灼約方六七尺相顧駭訝不可致詰洞在五千仞之上下臨不測之淵一宿之頃伊誰致之是夜宿止止菴東沙曰晦翁有感於白玉蟾因云嘗時錯下工夫只合先學上天後學識字此意云何予曰人能妙悟則六經皆吾註腳故出世之學一味主

悟悟則無不適矣諒非虛語遂別

鄉人皆傳先生仙去觀此記似非誣說張太岳與先生書輒署曰有道尊師具眼哉○憶客浙東日登玉皇峯探龍鼻水凌虛躡險從者多望崖卻步予猶拄杖以進亦自詡爲頑健然方之先生殆欠一悟

滇繫書目

藝文第十册　趙州師範纂輯

張含
　讀毛氏家史論
吳宗堯（同知騰越人嘉靖癸卯舉人）
　騰越要害論
何邦漸（鄧川州浪穹人選貢）
　聖廟宜仍舊祀像論
楊忠亮
　論天
葛仲選（苑馬寺卿河西人萬歷庚子舉人）
　太律含少論
黃貞元（諸生騰越人）
　黑水論
鄭邦誥（諸生騰越人）
　高崙岡證能論
楊一清

　與西涯相國書　又柬西涯先生　柬劉用齋侍郎　柬
　喬希大少卿　與劉郡守書
許鎡
　與金太守書
王元翰
　與沐陳三公言開粵西路書　報鄧直指書
薛繼茂
　上王荊石相國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第六書
唐堯官
　陶別駕傳
傅宗龍
　劉太僕傳
野史
　朱方伯傳
王廷表
　關索嶺廟碑
李元陽

巡撫鄒公平寇碑
趙汝濂
雲南平諸夷碑
萬廷彩（參政建水人嘉靖戊戌進士）
選兵靖寇碑
王元翰
王太守革鄉兵碑　郭夫人虛墓碑
楊春震（知州武定人萬歷庚子舉人）
袁公德政碑　忠烈祠碑
潘一桂（御史永昌人萬歷甲辰進士）
參政彭公平叛碑
何宗龍
錢公惠政碑
王錫袞（吏部尚書祿豐人天啓壬戌進士）
段恭節公祠堂碑
李大受（郎中鶴慶人天啓壬戌進士）
革北衙廠陋規碑
楊元祜（趙州學正萬歷乙卯副榜春震子）

司李彭公去思碑
高崶
游武夷山記　游君山記　游金焦兩山記

藝文繫

張含讀毛氏家史論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於戲含忍讀毛氏家史邪宏治間琢菴公躓於禮部困於京吾翁官吏部文選訓曰含汝知交人滇惟毛君用成彥秀微若奚交汝哉汝哉既公拔於禮部官吏科於南吾翁由卿寺戶侍於南含侍公石交於君君吐膺語弗面蒙是故知琢菴惟吾翁與含最公惟盡合道種學績文重古諫者不惜横分輔翼之臣効死君上凡仇秩於疏昉重大體剪汎海之峻鯨不及醯鱔繫當

道之豺狼不及狐狸凡奸人盜名驟顯要客怙寵增焰必疏省察核實不辭飾渠黨陰陷炫討不蔽不撓諫道屹屹不衰陋而隘時嘉靖間吏科於北一旦議大禮於庭執經不與時合罔恤殞躬恐道廢則經弛經弛則襲百世之疑也甯死不屈志不壞諫道不壞臣道不壞所學古謂其死不虛然哉夫享而盈其量者獲德而淺於報者昌天矣不昌毛氏後公與新都太史同難公死於國太史遂於滇遂者克化滇人嚮道敏學死者克式鄉人崇節洞義古君子重於鄉重於天下然哉然哉曰遂曰死同中於滇人與人與人哉天哉其同重於道哉公死於國而完名葬於鄉太史終[illegible]某極而數阜猷道或不行顧老於蜀名哉名哉動天地光日月凌千古耀百世史同傳而傳也同傳而傳也公有子沂好學不放守業不淫肖父克嗣門閥益崇天其篤公於子于無窮已

吳宗堯騰越要害論

騰越以彈丸黑子之地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羣夷蝟集所以彌釁固圉者宜先講畫也易謂設險守國夫險之未足猶且設之況有自然之險或以委之夷或不知懲其阻或外之以滋他族而窺我封域一有妄動將若何之所謂委之夷者金沙江是也

金沙與瀾滄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經流而金波淫之大且十倍瀾滄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沿江之內多有可堡可砦之所如畫江阻險於江內有所建設則統之州衛界限明而侵盜遏騰之形勢不期重而自重矣國初重臣經畫者謂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內宜流不宜土於此限斷以別土流以分內外其辭嚴矣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而後河爲用況可以內地而委之夷乎經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內地且然矧於邊徼騰之彊域東南北境雖亦夷落然皆馴狎熟夷接境伊邇木

有混併掩取之患惟西界以荒遠之故久遺湮塞考之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至西曰里麻則騰境盡至於江之濱也正統間兵克麓夷驅之江外借師旋後麓賊殘孽仍據孟養江內之地漸爲侵據循習既久不復知金沙江昔爲我界也我地我險夷得居之固衛單弱益與夷近且緬酋洞見孰於舟楫沿江而上可抵茶山倘有窺發潛師躡境奄忽而至有不及知者矣剝牀以膚烏容緩視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華人居也夫賓川之牛井里永昌之上江十五喧皆瘴區皆夷氓也編之里甲設之驛傳律以國法官儀不聞有違戾者如處置得宜卽其地因其人寬其法薄其賦酋長輩仍其舊羈縻約束彼且歡趨而競至也奚不可哉所謂不知懲其阻者潞江是也麓夷之叛也上江刀招漢作其腹心嚴柵阻江固其扼守以潞爲之限也夫潞固多瘴素爲夷居本朝仍其故俗不以宅華人善也仍其故俗終不知變則善而未之盡也何也藩省郡邑猶人之四肢百骸榮衛灌輸然後脈絡通而强固瑧潞界永騰之間咽喉所寄命脈所關騰爲永屬非此不達永爲騰援非此不通脫有非常一梁橫江扼險乘塞遂孤絕於外往以么麼小醜如刀招漢者助賊阻據雖大軍雄武不免於挫衄兵至於此是謂陷

地久莫知變是謂遺患考滇西郡邑通衢率皆華其人而漢其法雖不無諸夷錯雜然皆僻處山谷惟雲南縣賓川州之間尚有爨蠻居於赤石崖等甸永昌騰越之間尚有百夷者居潞之沿江上下經途喉舌之地頓容侏離異類隔於其中故二處所鄰亦各擾其慘焉麓賊拒命則刀招漢爲之驅使安鳳竊亂則赤石夷四處刧掠論從戍者曰非我族類則其心必異非往迹之足徵乎赤石崖等甸已於白崖賓川各置督捕府患已差弭此可謂處置得宜爲潞之計須置一千戶所以永騰衛中分調金齒騰衝二所士伍建城而守禦之使其親附於我忘爲夷之陋安爲夏之美也且境非遐遠人非勁族潞江安撫司原領於府馴服已久可以令從禁止其鳥音左服漆齒雕題之習浸訓浸化潛消而默奪之矣惜正統以來不思變置因循至今夫變潞夷置官署豈惟騰賴之永昌非此則有射其背者聞國初麓川層永昌城亦自潞江上江而入蓋永昌之東南施甸鳳溪諸夷頗稱驍悍故寇之入不自東南而自西北經略郡政者宜籌之審矣變潞夷之說豈待騰人發哉所謂鄙而外之者茶山里麻是也二長官司額有歲辦不時遣人征之視之皆屬久矣彼域於西北爲騰後倚地雖崎嶇無平原曠甸然重岡峻壁叢谷

深阻易爲依負其人皆尋傳蠻也性柔而力健柔則易制健則可兵以此之故羣夷雖强莫之敢犯昔齊菁招徠江黃臣服羌戎卒收犄角之勢二司據金沙江上流夷猶悉在其下如撫之有道用之有方尤騰之勁輔也四夷卽欲妄動虞彼之躡其後矣非心亦且少戢豈可鄙而外之以遂夷𠋣覦漫無聲教之及哉所謂滋他族而窮我封域者南甸是也接壤騰南僅二十里故曰南甸蓋騰之一甸也勝國時騰衝爲府南甸隸爲州故騰舊屬國初經畫者謂三宣撫司與騰最近屏翰賴之其設官自宣撫而下有同知有副使有經歷有把事有驛丞各有分地而

參撫其事皆以華人世官爲之有十夫長有百夫長各有分地而稱頭目皆錄夷人有功者爲之夫其副倅其首領悉用華人分攝所部散其權而少其力旣不得而自私又不得而自肆彼此相角莫敢擅專故可以指臂使之重臣行部匍匐走謁今同知而下盡以計滅謂其有罪則有罪者誅矣錄其子孫可也乎孫若無錄其族姓可也族姓或不當用別有署置以代之可也庶夷酋無以成其自擅之謀不失我昔經畫防閑之意今千崖舊設屬官固自若也獨使南甸悉同知副使經歷把事之地而兼有之何哉兼而有之權無所分動無所制得以專擅自恣故益驕而不可令小有隙釁怒曰相攻薄聞譙讓掉臂長往招之不來論之不聽微拂其意不爲閉糴之說卽爲阻兵之謀夫地不崇朝判爲夷壤割所舊屬而殊別之已不可以言知昔之經畫者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雖用夷酋宣撫仍用華人爲副以參制之猶之可也今又倂此而泯焉鄰壤異類二十里外卽戚令不行是尚可以爲治乎作事貴豫用機貴密有位君子愼圖之

老成碩畫今之所以處土司者不當如是耶

何邦漸聖廟宜仍舊祀像論

邑文廟設至聖及顏曾以下十四賢像遵庚寅制命撤去聖像而諸賢具存萬歷丙午新學宮士人僉謂聖師洋洋如在不可令諸賢虛侍復奉聖像于上余展謁之餘因作此論其文曰天上地下本昭然有象至其所以爲貞觀處乃不見其象日照月臨亦昭然有象至其所以爲貞明處乃不見其象聖人固同天地而並日月者其生也踐形沒也遺神亦原自有象至其至德妙道所以贊化育而參兩間者乃不見其象古者大道晦於春秋天柱折而地維傾矣日月蝕而旦晝暝矣仲尼獨生其間繼往聖開來學闢乾坤以再造揭日月而重光俾春秋以還之人

復得其觀天日則江漢秋陽之輝固萬世之人所欽慕而快覩者也自哀公十六年泰山一頹十七年廟祀於魯當其時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者事之蓋想望德輝期一覩爲幸今以非有若之心推之必肖像於魯廟則繪塑之像應自此始浩歷古今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絫像興思因瞻起敬亦猶之覩天地而瞻日月也孰謂聖人而可以無像哉國朝嘉靖九年命天下學宮撤去聖像改王號蓋起於大學士張璁之議夫孔子在昔稱聖稱師至唐開元宋祥符元大德間加以王號唐謚文宣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至本朝成化又加以八佾之舞是

皆有加無已之心尊禮大聖人也然而上推聖人之心亦不樂有此則王號之去不足爲聖人損去之誠是矣至于周末相傳之遺像生氣儼然在人間借非及門諸子之力萬世而下無由識聖人之真矣且殷宗物色求賢其形惟肖周廟有緘口之金人句踐以良金鑄范蠡則宇宙之有肖像其來已久璁大槩謂像乃佛氏之夷俗夫佛入中國自漢明帝始今撤吾聖師之像任佛老之家其像則易若去佛氏之邪像存聖人之正像以爲天下人之瞻仰耶嘉靖八年甫敕令禁中撤佛老像止存孔子像奉之此我肅皇帝慕聖人拒佛老之本心也何不移時又轉

而爲聖諱耶璁發之世宗行之天下遵時王之制雷逐霤驅宮牆遂無聖人之迹所有留聖像而徹之以屏簾者有移聖像而奉之於別所者又有守令賢明士大夫正直不爲一時承教順令師賢之像居然並存不但曲阜白鹿岳麓之無恙又皆人心之良不忍於聖師處也蓋使昔也無像則觸目無形既曾有像則其神如在目擊如在之神毀而棄之其不仁甚矣且天地曷言無像哉蒼蒼廣漠人所共見也借令天地無象則斯人之所戴者何物所履者何物所被而照臨者何物是安得託元虛幻杳之說泯滅聖人不死之身使天下之人戴天不見天履地不

見地又若障翳其明而不見曦暉蟾影耶是蓋有難爲解者矣我太祖洪武初凡天下祀典神祗多更易其封號獨孔子仍前代之舊蓋尊禮聖人不以制限也三年又以孔子祀象設在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像因定爲高案其籩豆簠簋悉代以瓷器未嘗以立像爲不可也永樂八年勑天下學宮凡繪塑先聖先師衣冠悉如古制蓋使瞻望聖賢者如見其眞氣象於當年亦未嘗以塑像爲不可也正統三年又禁天下不得祀孔子於佛老宮蓋不使與二氏並列均之意在尊崇聖師像而則之也此誠爲闢邪崇正之道亦未嘗謂聖師祀像之非宜者自

春秋至本朝上下二千年中間哲后名臣未易悉數而唐之韓愈輩宋之二程輩又最稱發明聖道纘千載之緒斥二氏之非者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卽本朝列聖相承眞儒輩出自嘉靖而上聰明特達樹偉稱奇號理學名臣者亦不爲少又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乃歷代高賢無此議而議獨起於張璁豈二千年宇宙間人品識見竟無有及璁者耶至肅皇帝銳然行之不疑而舉朝自御史黎貫等一辨其非而見斥中外遂寂寂鮮公議蓋必有由矣不然如近日部郎唐伯服建議於十哲中黜宰我冉求進南宮适必予賤其說非不近理而今上猶以先朝定制不復更易何當日以去聖號削聖像言之出而行之決耶世宗御制曰我太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宮又陰去其立像止令設木主又曰至我聖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夫太祖皇帝開創之君也當時在廷諸臣皆弼亮開天議禮制度考文之臣也若果孔子之像當去豈不能遣官明示其事而顧爲陰去於辟雍耶若果出自上意則往日又何爲高其案以就像耶又何不申論當去之意頒詔中外盡去之耶蓋緣改建南雍未及立像原無撤去之命璁特借以爲解耳且成祖旣因元人

之舊不忍去矣我世宗皇帝豈不能體文皇帝不忍之心竟忍於去之耶在世宗爲誣祖在張璁爲非聖而以己之非聖成其君之誣祖罪可勝誅耶考漢初廟祀闕里耳至文翁立學宮於成都設古禮盤坐像祀之晉王右軍摹寫傳爲禮殿圖晉顧愷之有闕里行教像元魏刺史李仲璇又繕聖像立十賢於兗則塑像在唐之前已有之非創始於元又安得借口於元以爲薄聖師解也使璁也果欲建名世之業則爲國家爲生民一切安內攘外之計及一切闕失之典制非無可建白者獨奈何區區掇剔聖人之名跡快然一毀之耶又不陳於入官之初而顧踟躕於議大禮之後耶此其故蓋不能不令人惑也世宗御制又有曰除待該部集議外茲朕不得不辯亦不得不爲輔臣辯璁也爲名分也爲議禮也非諛君也非滅師也夫事干天下大義若果至公至當則亦何嫌何疑何待於辯而肅皇帝必拳拳爲璁辯者想皇心昭昭蓋亦有未安處也嘉靖初考興獻之意在廷諸臣先後並爭之而張璁自觀政以來獨主稱帝入廟去本生之議力排羣論大禮一成皇心用慰自部郎轉瞬入相寵眷隆加眞一時遇合之盛矣然異議雖皆屏斥而天下人心各執一是則張璁猶在毀譽間也故至嘉靖九年復建孔廟之議璁

若曰國家大禮我既破前代之失折衆言之非定不易之制矣倘不更取典禮之大者變而更之則無以證前日之是茲復義定先師禮制是衆人所共否者我則是之舉世所共可者我則非之使古人大禮文大制度皆自我損益訂諡而又藉申於大義以著非常之績今日之行是則前日之行益見其是矣天下何能更置喙哉故託尊聖之空言爲忍心之實舉假廟廷之大議附掀揭之成功榮寵熾可必信於君權力盛可必行於下惟時海內人士卽知其微而慽其忍亦仰承帝命忌憚威權又鑒於大禮之覆轍在前遂無復有明目張膽相繼爲聖師力爭者

是天故使張璁非聖壞禮之心迹昭然於天下後世耳而宇內猶存一二聖賢像者是亦焚書之後幸存尚書於壁間也夫千百年祠而像之一旦委而棄之不但非百年以後之人心恐亦非當時及門弟子之心矣且借天地無象之說固可以塵土聖人倘更借天地無言之說則此世界中又可灰燼六經耶璁之相業自謂表著者此二大事不知只此二事已得罪天下後世矣自古朝廷之舉動有得失則草莽之評品有是非使一令出而當時不一遵行是宇內無一王之法使一令否而厥後沓無公議是宇內無三代之民孔子爲生民以來一人萬世而下推尊景仰尚慮不及乃今以千百年尊禮之遺像湮沒於一人之私議竟作斯文大難久之不察其微又多襲其借口之說模稜附會不復有識聖顏之願是人心又將與聖神並淪滅矣可勝慨哉昔陸雲去而浚儀爲之繪形司馬沒而朝野爲之畫像彼於一賢人尚戀戀不忘如此矧吾大聖人哉古今天下士皆孔門弟子也當日獨蔡侍御輩爲聖人一鳴而甘棄其官悲夫大都天下奇變必數百年而一見商鞅壞井田秦皇焚書坑儒張璁議禮毀像皆宇宙間之奇變也井田不可復矣書則至今存也議禮則至今定論也人心終不可泯當必有爲聖師惜爲天

下人心惜俾天地昭而日月明者

論斷處抉透權奸心事較　本朝邵青門稽爲褻言動而月桂侍御反以事主爲正然則古人立尸又將何說乎亦以孚敬姓張而祖之不足爲據也

楊忠亮論天

太初之始元黃混幷中有大主宰太極是也太極者理也理非懸空附著於氣理與氣分析不得滲漏不得合下便是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也未有天地之前氤氳而體無不具既有天地之後瀰漫而用無不周所謂理氣不外乎動靜陰陽而

已矣陰陽摩盪兩儀立焉水火木金土生焉萬事萬物皆本於此天有四正天有四隅聖人畫之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自卦爻彖象之義著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日月者陰陽發見之最盛者也經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各有次舍而日月五緯鎮星歲星辰星熒惑太白隨天道左旋天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持其兩端兩相維繫天樞不動凭氣自轉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北斗水位得七而爲火之成數南斗火位得六而爲水之成數此乃精神交感之義也日生於東乃有西酉之雞月生於西乃有東卯之兔此陰陽魂魄往來之義也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地在天中地之氣復伸於天之上此地天交而泰也天地日月星物也胎卵溼化亦物也舉一物而陰陽五行具舉物物而陰陽五行皆具薪盡也火傳也不知其盡者也時行物生謂之常一闔一闢謂之變常者有時而變變者終不失其常風雷有震盪日月有薄蝕惟其以終古不易者爲體則震盪者且歸於清甯薄蝕者竟復於常新此所謂貞觀貞明者也皆太極理氣之所爲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之稱形器已陳而其理無朕之目至神至妙難以

名發者也先聖先儒言理氣言動靜言陰陽言卦象言五行言日月星辰言南北極言周天度數既剖析無餘矣至天地立體處終日戴天莫測所以高終日履地莫測所以厚何易其難而難其易也邵子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自此以前又不知幾闔闢矣天地有氣則有數數窮則氣變而氣終不窮於數有理則有氣氣更則理晦而理足以提其氣總之太極之理氣自虛自實前如無始後無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也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地以甯君則明臣則良民則安物則阜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更元歷會泰者否通者塞於否塞之極也天之清而峻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塡者裂而洩人物之蕃衍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渾沌者水也啟天地之開闢者火也混混沌沌不知幾何時有一氣焉噓動而燠育之若引若躍若鼓若鑄而大地立焉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日月星辰著爲天文南極北極互爲天樞水火木金土布爲五氣積塊石硲累爲地形九河四海匯爲地脈人以爲天之下地之上懸絕於太空之中詎知天依地依者依形之

形也地附天附者附乎天之氣也天附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故大天也地也可以清濁分可以高下分而必不可以形氣分也何也其理爲太極之理其氣爲太極之氣其形爲太極之形也曰理曰形曰氣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凝結於此即天道斡旋於此就是處分出去在他東西南北低下之凝極停勻極堅固極周徧翕合得緊擔荷得起自旦及暮自始至終自頃刻分杪以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無一放嬾無一逗漏故曰天行健日月五星隨天左旋南極北極握其樞任其輪轉天不毀地不壞正以此爾然是氣隨人邊行不是平轉皆斜而逆轉譬如人

身氣脉從嶽頂下丹田從丹田度尾閭從尾閭而上背脊從背脊而達嶽以下逆轉迴旋提吸攢簇人之所以生生也天無軀殼元氣轉而成有元氣即生五行之氣天邊一派敦龐而不可量凌兢而不可邇固結而不可解清眞活潑流動充滿於東西南北上下之間雖地之形至博至厚此氣足以承之載之天如卵白地如卵黃氣即卵之白者非水也頓牟掇芥磁石鈞象猶曰氣相感也斯則氣相生也陽燧見日然而爲火方諸見月浸而爲水不見則不浸不然此則無卒而生生不窮也世擬之以爲氣乘水而浮非也又云表裏有水夫水者天地之脈絡爲三

江爲九河爲五湖爲四海所以載之地也振河海而不洩也有尾閭以洩之沃焦以消之風日以損之即有沁入於地者仍復爲竅穴爲源泉爲陂池爲湖蕩復轉而與河漢通自地而生者還自地而用地之下皆如礦如釜之石碧也且氣屬火水爲陰譬之釜甑炎炎浮浮之氣以水沃之則火氣熄而陽光滅矣天何以旋日月何以轉乎至謂日入地中亦不解之甚日月皆如彈丸太陰太陽之所聚形而著者也一入地中必爲山河大地之所遮必有窒礙之處日尚可施光於月乎尚可西沒東升而出入有恆乎嘗觀綜之海自有岸地自有畔自畔岸以外上下四

旁皆天也皆氣也天之行以氣行也其左旋也日月五星隨之而不息動於不自知運於不自已約之束之而地不覺其苦鞭之策之而天與日月星辰不覺其疲萬古如一日也此皆太極陰陽五行之所爲也或曰上下四旁都是天都是氣把這地團合在中或不必行氣也得其實四方之氣如一蒲囊雖把地裹在中間若使繩約不緊畢竟散失故又要使箇氣力緊緊纏定人之脉絡呼吸有常四體方纔無病也且以晝論天之上大明之宇宙也地之下九幽之窟穴也向夕天道日月左旋而入於西地之濕者有以燥之寒者有以燠之暗者有以明之此亦循

環之理生物之機若地下有水則氣散而行度皆阻矣安能運造化之神哉世儒之言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歷三時而三才備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天地之混沌與天地之開闢其漸次亦略相等自盤古迄萬歷歲更六萬九千歲自伏羲畫卦造頡作字文王周孔演易以至於今未五千歲而五千歲以前荒稀渺茫不可考意混沌而開闢者必以其漸所謂天皇地皇人皇皆歷年最久殆亦天地久道乃能成象皇王久道乃能成化未可以一刻一時而言惟曉人自領之也

碧中選黍律合少論

六經亡樂儒者惜之然其聲則充滿天地備於人身終古不忒審聲之法古聖人神而明之微露簡編或亡或存後人知一昧安排牽合不可通解而古樂遂以難言選於童年即受聲學專心體究忽遇其至始知聲音直體造化之撰樂特一事字特形度律均鐘又特樂中一法耳瀰漫宇宙盤旋空虛過耳皆樂出口皆聲人身天地交和互應千古法則具存非待湊合略說其槩有體有要有機有用何謂體聲者氣所為也形者氣所結也以氣明之一氣出入得體二遲疾交出入得體四開合交出入遲疾得體八伸縮交開合出入遲疾得體十六開闢合合交伸縮出入遲疾得體三十六伸伸縮縮交開闢合合出入遲疾得體六十四小分也總一聲之變也以一聲橫步其直長短疏密得幹體十二餘得枝體六其一十八六十四交十八為一千一百五十五直體也總一音之變也以一音縱量其周充詘大小得翕闢之體六六交一千一百五十五得六千九百一十二周體也總一氣之變也統之以◎○○○○○復統之以○則太音之希也翕闢出入遲疾開合伸縮十事的的相對的的各別口可傳以告人耳可決以自明凡過耳之聲盡此矣若極而推之六虛內外中邊[illegible]求其位甚交適抱冥出動其時

也發收行止遞別其節也來往掌拍點弄捎榨其度也高下中正險陂奔侈遠微厚薄其形也正側清濁大小長短剛柔周疏其體也參兩乘除奇凡倍半其數也氣味色性意識其質也經緯迎對分合輪次其象也陰陽盈虛消息其氣也喜怒哀樂思慮其情也交變圓通容人遍融其神也各各有則極天下之至辨矣何謂要元者氣之長元無不有宮者音之元黃鐘者律之元黃鐘之宮其音含少則元之元也中者氣之樞中無不在宮為端中角為正中羽為永中和為中中黃鐘為端中姑洗為正中應鍾為末中中呂為中中○為側末中經於無聲闢之合

為規中伸之縮為衡中黃鐘之宮其音合少則中之至要也藏者藏之息用者常顯用用者常藏音藏和幹聲藏尼躬枝聲藏〻不藏不足以息其機也餘者氣之贏大者常極則小者常贏聲餘於則有六無餘不足以見其大也易者移中易位之用專則如體直則相易故宮角相易黃姑相易開之闔闔之合相易伸之伸伸之縮相易合少則易而為直者也變者摩盪之用三存一以該生體則錯出二自倍以別生體則對出音聲相交無不爾也應者氣之收聲則應也每十八而一應六十四應而成一千一百五十五此依永之本立韻之體也和者氣之叶音則

乖也每五音而一和一千一百五十五和而成六千九百二十二此轉注之本叶音之祖也實者用之類聲十八用實十六音一千一百五十五用實一千二十四氣六千九百二十三用實六千一百四十四六音側末各六十四古今皆不用則止於五千七百六十倍之即一鈞之數也復者氣之本六千一百四十四復於八八復於一一復於虛强而名之曰太虛也極深研幾極天下之至神矣何謂機無聲非動則無動非聲矣自混闢以至消隕自昆侖以至鄰虛中間大小相函剛柔相摩誰非動處一動即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完體而鐘磬絲竹等特破體之

一物矣無動非圓則無圓非聲矣相摩相函之間屈伸往來同薄震盪誰非圓變〻圓即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別戛擊搏拊等特動之一事矣無動無生則無生非聲矣自天地以至萬物凡一切有種之類〻切種類各具小體無非聲生〻生即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體而〻吹〻息特有生氣簇之一鼓矣何謂用無聲不交則無交非聲矣自至大以至至細自至隱以至至顯重重交羅絲生無性皆聲之生者機矣無間不虛則無虛非闢矣重重交羅之中一無所注是皆虛體則聞聲蔑不感同感蔑不應矣夫體則聖人之所不能為也要則聖人之所必察也機則聖

人之所不能違也用則聖人之所不能離也天地設位萬物吹息聖人成能是故卦也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則用體之一也筮也者幽贊神明以成天下之亹亹則用機之一也寂然待感歸神理性則用夫用也奇偶〻而畫兩兩支十二而干則十經脈十二而辨氣味色性則五天地之數五十五而筮則四十九音六而調則五聲十八而律則十二所以用藏也正聲藏一而律則顯〻所以示藏也甲木行而合則配乎膽本氣而時則起于少陽游部而流注則居首震橫圖居左中而圓圖則起東北合少本角而動則成宮合少位中而動則首出黃鐘之宮中

季夏於音律則爲元黃鐘之宮倍之大至雷霆滅之細至蚊蚋而管用九寸者於人爲不擬（[illegible]）不窕皆所以用中也肝得脾聲而以脾形名肝黃鐘角聲得姑洗宮數而以黃鐘角聲名黃鐘之宮所以用易也聲必依永聲應相保所以用應也六書轉注所以用和也聲十八而律歸十二所以歸餘也明乎此聲音聯招乎進於象矣衍之爲圖經緯方圓無往不合而即物可徵被之於器剛柔形數可正其度而節耳可辨以之並調主音則加黃帝清角舜徵招角招師曠清商清徵可即類以見音主聲則如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鐘（夾鐘）奏夷則歌小呂（中呂）奏無射歌夾鐘可即類以見聲若合音律則如周禮圜鐘（林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及函鐘（夾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可備音律大合樂以之度曲古詩篇篇可歌字字入律而一無齟齬呼之寒朝大小長短等形類而見之氣竅可以得聲之數呼之洞中大小清濁等韻類而應之空響可以得聲之倫呼之空山之側遠近遲疾等變類而見之虛空可以得聲之所及按法自呼欲汗而汗欲達而達方外六字之訣取聲猶幷按法同呼欲雨而雨欲暘而暘動天地尤速綿

綿出入則起火符養胎息取先天之氣尤眞以之設卦觀象弁氣而著知其至神以之紀歷年月日時各有音聲而天地之終始可步以之翻譯則象是可爲言獸言與西方梵唄可以法譜不必借字從口以混華書以之格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之觀三家之會通可以直入圓門順游性海固聲音自然之用哉若以之參古法作者之意了了後世言聲樂之得失亦因之以見蓄聲之全體見則全用彰質之而一無可遁非懸空說理也然後知樂名皆取黃鐘咸是黃鐘商韶是黃鐘宮護是黃鐘羽夏是黃鐘和合少則黃鐘宮之至妙也然後知樂重黃鐘之宮呂覽言黃鐘必言之宮本一而是考工記㮚氏爲量亦曰聲中黃鐘之宮至班固漢書去之宮一字而其法遂失矣然後知黃鐘之宮與黃鐘有別月令仲冬音中羽律中黃鐘季夏音中徵律中蕤賓復言中黃鐘之宮則自有黃鐘之宮以爲之元也然後知聲律所中是聲之應非氣之候六龠具有其法漢志候氣取之易緯而實起於讖術宜其至今不能驗也然後知聲律相爲經緯周禮陰聲陽聲各文之以五音者是等第圖略得其似而非出於西僧也然後知聲主周律主直八十一乃求五聲之法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乃求律之法周皆虛活蔡李通直以

宮爲八十一聲商爲七十二聲角爲六十四聲徵爲五十四聲羽爲四十八聲非也然後知經世法用倍太元法用參聲律法則倍參並用參天兩地之道也然後知損益相生就法實言上下隔八就形位言聖人皆依自然之度非取虛象作之法也然後知簫編十四管笙編十九簧者乃古人生音之周而各其律管籥塤篪以穴爲節者乃古人文聲之法折五音之周而合其龠也然後知國語七律是黃鐘太簇合管其用七聲夷則無射合管其用七聲有合七律則鄭譯用龜茲樂以附會七均九乖謬矣然後知聲有六其用五淮南子姑洗生仲呂比於正聲爲和是和音也音體中所有也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聲爲謬是濆音也亦音體中所無也二變之說荒矣然後知宮商角徵羽各有黃鐘各自爲之是律各有屬各自足用不相役也然後知旋宮者乃自宮之爲旋非相役之爲旋也然後知五聲十二律字乃聲律之母其用至於六千一百四十四皆足以貫之京房別立執始去滅四千八名以義辨之妄矣然後知五音圍各不同其圍九分之十二律由黃鐘宮生之也然後知宮商角徵羽各十二律括於宮之十二律宮之十二律括於黃鐘宮之一律也然後知宮律之六十聲乃六十律之第一聲也然後知音律

皆以九生其數自同六十聲之一二四皆正聲正數非變也然後知呼吸具有全聲口竅之開合應舌之進退一一可以耳辨以舌牙唇齒喉辨之非眞也然後知連聲有四知徹無聲不然謂有人無人之分及一人而爲二三用者皆未嘗轉聲以別之也然後知連音有四如規一如四聲之自然呼之即得今之四等拘於齒上舌上輕唇虛並二三等則非眞也然後知四聲者聲之步沈約分平聲以宮徐景安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入爲角上爲徵去爲羽段安節以入爲商去爲宮平爲羽上爲角上平爲徵姜夔又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特未定也然後知聲有字母之法若等韻中泥疑敷知徹澄則爲重母見下端下精下與徵上來上日上明上各缺一母照與穿同行審與日同行幫與滂同行明與徵奉同行則爲多出又心邪之外有二母幾於無聲古今不出此皆有聲應可正若吳幼清謂羣當易芹非當易威封缺羣危宜增何所見而云然也然後知古人度律有法管包十字不過依放七音字母原無定執况有一字一律二律三律之不同且以一管盡二十八調包八十四調古法不若是之捷古人不如是之苟簡也然後知聲有輕重遲疾之謂也若聞音而以意輕意重之呼分韻則輕重之變遂無定矣

然後知反切一以音和爲正若門法之多爲攝而立則切腳不可遍解矣然後知字以目學聲以耳學古人或因聲填字或因字命聲總非作字以生聲今以字義求聲失則蒐矣然後知經世聲音圖之不當彼其法一依等韻稍亥之耳等韻有如是之舛經世甯得獨是彼非眞知聲律故立畫用實欲明而不能明也然後知華嚴字母之法是中國舊法而二合三合則古人已用之如不可爲叵之乎爲諸而已爲爾者焉爲旃何不爲曷書已具之矣然後知轉注之用極於無窮今之叶音必歸有字之音有母之字則音且不諦直爲古音恐未然也然後知北音無入

起於傳習非遂不可轉周德淸以入聲派入三聲直用填辭推其原亦爲簫管度曲之便乃以是爲中原雅音何其謬也三百篇中未始無入韻也然後知呂覽三寸九分而乃三寸九分五與律書八寸十分一同法自五誤爲而遂不可解亦不知三寸九分五即具八寸十分一之用矣然後知李文利王邦直黃積慶韓九思各主三寸九分者非是其剏律之法一以六三升降排如算子一以九疇分合湊如飣餖眞杜撰矣然後知師乙所云上下曲止倨句乃五音之形抗墜折稿矩鉤乃歌之象端纍纍如貫珠正聲應相保之妙非重重滾疊之謂也然後知天地實用之聲止於六千二百四十四除反聲相近者止三千八百四十聲盡中國字書可填者止一千八百八十五餘一千九百五十五則無字也然後知天地間有自然之韻三百八十四合及聲爲韻二百四十而止若寬之而合遲疾爲韻一百二十四也可再寬之聲分開合爲韻九十六也可再寬之而分六音即爲六韻也可沈韻比之參錯多矣然後知聲多字少反切難盡有韻無母者就遲疾合用轉注有母無韻者就四聲合用實法四聲俱無字者即開合合用約法則天地之聲無一不可填矣由前言之聲音可別由後言之古法今法可明皆實據以音發之

妙不敢臆說也

秦律與藺止菴之南本草楊野巖之心易發微同是吾滇不朽之業每思彙而合刊之未審何日始償此願也

黃貞元黑水論

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辨疑錄曰甘肅志載甘州之西十里有居延海肅州之西地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州之西北而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則流邊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而邏邏南

海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樊綽以麗水爲黑水麗水出吐番犁牛石下歷鶴慶自罷湖出敘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爲麗水而不知雲南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麗水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以麗水爲黑水非也程氏以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可二千里既以是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州之西南徼外而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何所與哉是以西洱河爲黑水者亦非也地志以黑水出南廣汾關山今南廣水出敘州之西南彝地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至

南廣河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所據是以南廣爲黑水者尤非也要之出張掖者爲是周文安之說如此而大理志則是以瀾滄爲黑水竊考瀾滄金沙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則迥不同瀾僅潞四分之一金沙又三倍於潞瀾潞所出地名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甚狹金沙江之源則遠自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之時瀾潞變色金沙自若若比於揚子瀾滄一小溪詩人小瀾水而詠如此況在漢僅以津名其形勢狹隘不足匹江河界州域居然可見又註云其旁多松故有琥珀自孟養彝中來孟養騰人號爲迤西正在金沙江濱而浪滄不聞有琥珀此不可誣也由周文安公之論參以騰人耳目所見金沙江爲黑水無疑矣大理志曰潞與金沙蜿蜒緬中內外皆夷惟浪滄內華人而外彝落竊謂不然夫三江皆源西北而之東南惟金沙之外皆彝若瀾若潞彝夏所界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外論瀾水僅自雲龍州蒙化所界正在永昌域中爲華人所宅其自雲龍而上至於土番自順寧而下至於交趾盡爲彝落永昌郡正在浪滄之外騰越治正在潞江之外若遂以浪滄之外爲彝則永昌置郡已久實非彝落也故曰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外論夫永昌騰越

之爲府爲州實非一日漢唐可爲郡邑安知彝夏不可爲封域若以內外界別彝夏爲黑水則版籍郡邑至騰而謊金沙江適在騰外而江外無復華人不可制置乃自漢迄今爲然矣舜禹梁州封域距黑水而黑水定以金沙江分內外別華彝云

鄭邦詰高黎岡證訛論

騰有山峙州東百里許舊名高黎貢俗呼爲高良工攢峯百出削壁懸崖莫可殫述嵐烟靜則天山一色小陰雨則雪霰滿巔又名雪山高大爲南中第一蒙氏時僭封西嶽其岡自東轉西北約五六百里經馬面關抵大茶山邊赤髮野人壁阻地直接

崑崙大荒叟老相傳圖畫處崖斷路絕俯視川流無力不任舟楫川外隱隱有人馬形莫窺其際嘉靖三十八年遂闢洞吳懋乃於闢臨分水嶺闢掘土得石碑云重修崑崙圖記元至正時雲南諸路儒學副提舉止齋王某撰惜殘缺無全文始知此圖脈衍崑崙故特名崑崙前三呼皆誤竊按魚龍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又史記本紀言其高三千五百餘里神異經言其廣萬一千里水經言其遠去嵩高五萬里援神記曰崑崙地首也惟帝下都其水絕弱郭璞贊崑崙在西羌之宇博物志稱崑崙東南水流入中國名爲河耶文莊河源考崑崙直馬湖正西三千

餘里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邱夫言天柱言地首言帝都雖據諸書似設虛誕但以地理考之其曰去嵩高五萬里其曰直馬湖正西三千餘里此一證也以水道言之其曰在赤水後黑水前其曰東南流水入中國爲河此又一證也夫馬湖去嵩高不萬里而崑崙去馬湖直三千餘里則云五萬者誤矣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星宿海實在崑崙東南黑水在崑崙西北流入大荒爲金沙江獨赤水未詳今考袁山松宜都記稱夷道縣西南九十里望州山出湧泉天欲雨輒浮赤氣名曰丹水則去騰五千餘里又馬湖亦有赤煎水比夷道爲近亦小雖屬貴竹延亘崙者近似然三水皆在崑崙前由是觀之崑崙東面赤水西背黑水其接脈崑崙也審矣況國人所謂川流不任舟楫者焉知非其水絕弱乎川外隱隱有人馬形焉知非西羌之宇乎且龍潞二江夾岡西腋綿亙千里下至木緬支隴散漫交布禹甸勢據上游誠哉天設之險實以壯我承騰者也

亦屬鑿空之論然邦諾明季騰越一諸生耳乃引據如是之博今日科甲中有如此才乎宇之所以亟亟搜羅者恐故鄉之蹟久而漸湮也

楊一清東西涯相國

僕謝病以來自謂相見無期不圖不幸中乃有此良會豈眞有所謂數者存邪舊道體康裕神采倍增天壽平格以爲斯世斯文無疆之休者於是乎在不獨交游門牆之私幸而已不才多事以貽知己憂然內自忖度實未嘗妄有作爲體國之誠天日共鑒今日之變殆其自信太篤任事太專好惡太分明有以致之是惡得無罪僕命於天順受其正他非所敢言也憂患之餘百念都廢飲量頓增而爲病所困莫克自遂棋方大進而制于蹤跡嗇不得施斯二者尚不能託以成名他可知已餘俟再見

乃盡

此公被劉瑾構陷逮詔獄時作也中數語故自磊落

楊一淸又柬西涯先生

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之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知之爲詳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墳石之文出葉吏部文莊公公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紲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顧于荒塞不文不能有所論著蓋於是有遺

憾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罔包括殆盡其名之長庶幾其在此夫以門牆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邪是宜急託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而已快覩之餘敬書以復

楊一淸柬劉用齋侍郎

今之人物如用齋者嘗擬之漢黃叔度之流此非今日語蓋定價於二十年之前矣當此時勢難爲之秋用齋居當言之地而又有可言之機願以古君子及人爲念所謂能寬一分人受一

分之賜用齋之素志亦若是耳至於潛消默運之妙有出於人之所不及知者蓋非用齋無足與此而亦不敢爲他人言之也若偏滯焉拘形泥迹以潔身爲高而不爲吾人後來之地此士夫常事豈所望於用齋者哉默識之餘千萬加察

楊一淸柬喬希大少卿

師生之義至希大而極不待今日始有此言希大之心自謂盡其所當爲夫自古聖賢忠如伊周孝如曾閔亦盡其所當爲者耳希大是心爲孝子爲忠臣爲大儒只是一般道理于老病廢棄不得相與以觀厥成願益厚自培植毋以宦成自怠毋以時

事自沮他日山間林下有聞吾黨之士勳業光價鏗鍧炳耀于時以張儒者作用之功者必吾希大也勉之勉之南曹清適脫繁就簡希大素志亦老夫之所喜聞樂道之者然不須容心其間俟其自至則不必辭可也

楊一淸與劉郡守書

居上以寬爲本然必濟之以嚴寬以恤民庶嚴以警吏卒寬以植良善嚴以鋤强梗寬嚴相爲用政是以通民是以和否則令出于上而閣于下雖有良法美意民將不被其澤矣

許鎡與我元金太守書

急彼咽此通貧困失勢滇可世爲國藩且滇遠出黔後滇不斷絕黔亦倚而長存所謂途成萬世之利也往來道路之便舍險就夷與黔中省費息肩猶其小者耳其黔路舊驛不必封塞兩利俱存協濟額金暫且如故爲便伏冀閣下垂念遠方使滇土異日不斷爲異域滇民異日不淪爲異類實在一內斷一引手而已彼淺見浮言豈能爲知者惑也

王元翰報鄧壺邱直指書

不肖無足比數惟嫉奸惡貪其天性也補官三年京邸破囊老母弱弟在家時爲怨責出都以來行至衞源暑甚又以獨女痞斃哀痛生疾暫依棲於北門敝宅數間石田數畝亞如共窮措大也乃以生平最惡之事而羣小即以此反中奈之何哉執事節鉞千尋不肖於班行中已識其不凡隨按細論益深讋服今當是非混雜之中鋒鏑縱橫之際猶俯諒王生若謂腸無他而罪可滅此之交情另眼求之古人中指不多屈矣絕覽邸報者久忽友人持一幅來又謂不肖居輝半載華屋腴田半入其手嗟嗟謗固至此乎去國者妄比於冥鴻而下石者不忘於騎虎但事久論定或終不至於隕高明之鑒拔未可知耳敝鄉兵燹之餘台臺霜飛雨潤萬里外始知有朝廷恩威伊誰之功則滇

省爲一空夜眠帖席恨無班馬之筆爲良二千石續一後傳抑歎何如遜以敝同年盤建齋去世一十七年或欲列諸俎豆而疑於子存某念髫年時見建齋豎立不與凡流伍假令不仕於朝亦必以孝子名其里第若清獻今慮人議以爲鄉賢者皆鄉宦不知孝子如清獻爲鄉宦則不得不爲鄉賢朱紫陽不重於況說濟及從祀孔廟至今仰之如泰山北斗亦在具隻眼者取而肯排衆論耳與建齋同時者不免貴耳賤目而某獨生追慕不已以新學小生似其志向者眼底未見也然祀典之公屬之尊者敢以一人譽之不爲少衆人訾之不爲多必求收入藥籠中雖敗鼓之皮一時見用亦未可知也輒瀆不既兢冰之至

王元翰與陳沐三公書

敝鄉開路西粵事久而未定今幸奉有明旨聞黔中亦移文滇藩欲闢途以蘇黔苦爲滇計者只金錢夷境當議鄙見謂成此一段不朽事自不當惜費或加派錢糧或裁損兵餉或借孝廉坊金之半或借廩生兩月之糧閩商賈亦願捐貲而某等叨宦各捐俸一年設處數萬金若無難致在台臺一裁酌無不欣從至於經過夷境小之以恩威壓之以天語誰敢自干於化外者論今日之事朝紳交贊滇人欣慰大抵謂此路闢萬一卒有緩

人有口碑在矣

薛繼茂上王荊石相國第一書

職聞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閣下文章氣節海內傾屬而聖意眷注亦無過於閣下得君心負人望皆非常之功之資也建儲一事久爲闕典王許二相公以去就爭之不能得閣下爲太老夫人駕於烏慈一旦單車就道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人亦謂閣下正直精忠矣爲皇上嚴憚比來正逢前旨許立之期事與時會是又天以非常之功賜閣下也故入京之日舉朝欣喜相率遠迎趙張二相公計亦有因人成事之幸俄聞進揭側耳

好音聖諭忽頒大失羣望諭旨援引祖訓題目重大朱雜京王汝堅請以前旨從事致犯聖怒賴閣下回天救釋改戍爲民縉紳亦無不知而感者職偶查祖訓則與諭旨大悖恐綸綍之音爲天下萬世非笑冒昧具疏亦已投揭於閣下待罪數日未蒙處分士論紛然聞有歸咎於閣下者蓋御劄到閣人皆知之閣下即時獨斷草諭回覆亦人皆知之雖欲不歸咎於閣下而不可得矣謀國忠而不濟於事用心苦而不諒於人昨見閣下人言朋興之疏內云一時應對故典未詳則所代諭旨不合祖訓人亦諒閣下爲無心之失但查得律許檢舉凡九卿等衙門事

有違錯上本認罪即行改正況事關宗社非他可比而祖訓森嚴尤非他書可以斷章取義牽合附會其說今有三皇子而引朝廷無皇子兄終弟及之條此其所差奚啻天壤致使聖意決而不改皇長子危而不安禮部畏而不敢奉詔舉朝人心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雖三尺童子亦知諭旨出閣下手皇上亦且藉口於閣下以有辭於天下萬世書之史冊其謂之何此非小小差錯而已君子於天下事實見得是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今實見得非猶可及止合無爲太祖屈爲皇上屈照例認罪以塞天下之口以沃皇上之心正所謂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時失誤不足以累閣下而休休有容善則歸君過則歸己益足以成閣下之美認罪之後定有溫旨即從容調護委曲維持務祈皇上早建東宮以救諭旨之失而成非常之功如其不聽完璧而歸全節令名毫無所損職一念朴忠所以爲閣下計者無出於此不然則干犯祖訓闕於聖孝損君德而傷國體壞時事而搖人心他日皇長子不無銜於閣下矧諭旨云姑待數年中宮失寵中外共聞豈能夢蒼龍據腹履大人迹而生子耶人謂瑤泉申相公曾有密揭言皇長子不當立申相公不利於皇長子而設計以愚閣下

又令人出入司禮監亦行此議寶女嫁禍果有之否不可不察職早年讀閣下事君能致其身之文想望若景星慶雲又見閣下以名之必可言主器莫如長子等題試天下士知閣下惓惓以此爲事非止今日今偶以失於檢閱大爲公議所不與若不認罪請正是始則無心而爲過終則有意以遂非雖人置一喙安能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倘他日冊立萬一有不可料以此歸咎閣下能當之耶職深以倉黃應對爲閣下諒以生平事業爲閣下惜又以異日隱憂爲閣下懼冒昧秘密具啓伏惟閣下恕其狂而留神裁察焉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二書

承翰諭併賜到密揭五本仰見閣下謀國盛心可鑒天地欽使索報甚急一時應對委難致詳於故典皇上遂執爲口柄以有辭於天下節次旨意不曰誘議疑君則曰奸臣當斬然而祖訓實有不然夫官員有缺可懸之以待補東宮爲天下根本亦可虛其位以待嫡毋所生乎無惑乎言者之紛紛雖聖怒方嚴而不止也閣下當此之時既欲挽回於內又欲調停於外然聖意已決而不可挽則外議益激而不可調君臣相持恐將來釀成詔獄如世宗議禮故事流禍搢紳不小人言嘖嘖皆歸咎於閣下職竊慮之即欲爲閣下解而不可得前伏讀謀國無狀人言朋興大疏乃知爲一時應對之言不覺距躍起舞以爲閣下回天之力此實機括閣下忠於謀國何罪之有而職敢以認罪爲言蓋聖上執著祖訓非人言可回亦必以祖訓解破方爲對證之劑古之賢臣爲法受惡周公不難以其身利其君閣下屈尊認錯明言其爲倉皇具奏豈惟見諒於人而聖意必將翻然悔悟既許照例改正自可設法因敗爲功其力較易不然則言官所陳既一概留中不覽聖上何由知其爲錯而改之耶閣下一日不言錯則皇上一日不知非皇上一日不知非則東宮一日

不得立職恐遲立東宮其事不小而更改祖訓其事尤大官文書且不得增減祖訓何物豈臣子所得紛更失今不明直錯到底人孰諒閣下果爲倉皇之誤耶何其知而不改也來諭欲職於朝房一會以白其心職爲閣下今日計在不必急白其心而當勇於認錯認錯者正所以白其心耳密揭中雖微引咎所望另爲一疏援引會典即以照例認罪乞恩改正爲題將祖訓本旨及聖諭所以不同於祖訓處明白分剖的見其所以爲錯決應改正庶可昭然傳示中外洞釋羣疑閣下旋乾轉坤之機在此一舉不然恐他人執閣下爲成心誣訓非屬倉皇則人言既

出閣下雖欲認錯而不可得矣聖旨云朕意已決臺翰云事尚未定或別有區畫非淺近所能窺而與其委曲斡旋不若直截認罪易於寤主古大臣謀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上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者次也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抑其次也總之成天下事而已職新進小臣曷敢與聞廟堂之議惟是見東宮建立爲甚重祖訓誤引爲匪輕人言繁興爲可畏閣下生平事業爲可惜芹曝之私不忍自外乃不揣冒昧妄効其愚若閣下懇直勤惓至意則職敬之信之已素不待捧讀臺揭而後知也感冒風寒給假註籍輒再以書

對臨啓無任悚息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三書

職至愚極陋無所知識前僭情一疏願皇上召見閣下且得因此便面定東宮蓋以建儲未成人言蝟起咸委於閣下草諭不協祖訓職爲閣下謀寧可得罪於朝廷不可得罪於公議及今虛心認錯上可以悟於主下可以諒於人中可以白其心三王併封猶可及止人言不待辨而自塞矣事屬大嫌無有敢爲閣下告者輒恃生平嚮往之素披瀝於閣下並及所聞別事其言有無先入閣下當自知之狂夫之言不識果可採擇與否匪承諭即夕具章來日不敢進閣事關重大更冀詳愼勿即以部言爲是幸甚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四書

建儲一事稔知閣下竭盡苦心昨讀首揭欲皇上攬權獨斷此閣下引掖微權將順至意主欲不動聲色但皇上已明許二十一年舉行只宜明請冊立使不得痛心同口惟閣下以密揭進議故皇上亦以密諭商量特旨忽頒迅雷不及掩耳此職前書所謂謀國忠而不齊於事用心苦而不諒於人者也及恭接節次聖旨一則曰此正祖訓所謂奸臣本當處斬一則曰本當處

斬以嚴祖訓則皇上所執明係朝廷無皇子一條所云須立嫡母所生非嫡母所生者雖長不得立其朝廷即斬奸臣一句緊在此條之內恐非如閣下來諭所云嫡長子爲皇太孫之意甫納鄙言即膽大疏冀古大臣開心布公集思廣益高誼誠近世宰相之所難然以職愚見三款中獨中款最爲喫緊首末二款不言尤爲直指言之亦見虛懷閣下多方斡旋不吝極力引咎至誠感動天聽當回若再有密諭伏乞閣下專申前中款未盡之意併請召還涂杰王汝堅等以服其心而平縉紳之氣亦改錯之一端職三上閣下書皆小价所寫隨即焚稿不敢以告人

疏稿密封繳上嫌疑之際未得躬謝伏惟鑒亮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五書

頃見縉紳咸謂祖訓一書不啻六經閣下出身翰林係講讀官決無誤失之理明欲更變祖訓侮弄君父易置太子有欲以重大題目加閣下者職竊謂事不可激期歸於（詠）成不能爭之吾君便當謀之吾相閣下之失亦須閣下自救之卽日具書不顧交淺言深之忌求成國事非有他腸正恐犯顏獲罪過蒙鑒納屈重露章心迹已明人言已塞皇上英睿不無悔心之萌急乘此機議舉大典以身之去就爭之則閣下一生出處光明正大忠

孝兩全再詳皇上所執奸臣當斬及立嫡不立庶三語繫在朝廷無皇子係項下聖意明非泛據他條前小疏頗窺其旨願閣下再進一揭備細分剖解破疑惑不必言尊翰中皇嫡孫字樣反為皇上別開蹊逕藉口閣下高明練達豈大事糊塗者再使過守同奏適過在宅自陳或者天故以此啓皇上悔悟之機授閣下挽回之柄亦未可知萬望閣下努力

薛繼茂上王相國第六書

閣下認錯疏上青天白日心事已昭 於天下後世矣適日答旨未下私心蹴踖寢食靡甯為皇上 於批答再陳愚慮承教方知已有諭旨倉皇捧讀皇上亦已 然知其為錯矣外廷之議只恐三王並封又諭旨云姑待數 無期冊立今改俟二三年則冊立有期人心亦慰且旨中有置朕何地一語是皇上不忍專歸咎於閣下而有分任其責之意既皇上嫌於錯之一字則將他疏之無辯明祖訓字樣而辭意和平者於無意中偶一發下禮部覆議竭力請立必不得已則姑如外議以閏月之年不行吉典為辭仍明許次年冊立近限庶無改正錯誤之行而有從諫轉圜之美在閣下委曲調停之職茂愚陋何知敢當下問天威方霽閣下乘機苦爭自是回 天能事必完此一件相業

而後可以言去宗社幸甚

唐堯官陶別駕傳

公名庚字子明別號星宇居士其先金陵人四世祖澤移戍滇今籍昆明公生時母匡夢長庚星墮懷遂命名而父琮故篤厚長者見公童牙時聰慧絕倫更莊嚴簡默不作恆兒態因曰昌陶氏者必此子也年十三督學瓊山唐公試奇之補郡博士弟子員甫冠卽與計偕戊戌會試同考試官吏部郎隆昌張公業取巾偶遺之公既負才而屢艱於一第凡九上春官始謁選授武隆令已復移倅承天公之任楚蜀也奉公守正不媕婀取容

而惠政甚多民無不戴之耆嘗曰楊震暮夜辭金及時苗留犢而史稱之不知此等當事彌惡足奇觀此則足以覘公守矣居郢未二年皤然曰夫仕以行志爾今郡邑吏進迸制於上官志惡得行奈何戀升斗粟以自潤遂乞骸歸當是時郢郡守北平何公才名籍甚雅重公留之不得因泣而送之嘆曰鴻鵠已翔於寥廓豈網羅之所得施哉先是滇城諸縉紳在世廟初最盛然皆飭名節自愛適來稍稍變矣自嚴太宰郭方伯而下僅臺省郎數人及他郡邑吏爾然多犇謁諸當路往來款結以爲閭里榮即家亡恆產纔而後裝而薪且桂也乃奢靡相沿豐蔚法醲朝絃暮歌鮮衣怒馬以恣翫游童稚綺縟冠裳稱博詼弈猾稽揶揄相戲此其漾風下注不啻波流公恥之故足跡不入城闉姓名不通公府蓋三十年謝絕賓客而閉門埽軌自若也構別業於西寺傍課僕耕時與二三知厚棹滇池登眺金馬碧雞諸山於世坐一切亡染直指使暨藩臬大夫廉其高間一造廬往候而郡太守合浦鍾公安陽易公咸敦請鄉飲大賓力辭之不得乃始一再入城其養高自重類如此公僅一子舜臣不謂佹得而愛之也朝夕誨訓亡論經史導之榘矱而戒謙訓儉尤卷卷焉蓋父而嚴師者也舜臣當不負所教爾齒既戴自爲志其銘曰生也如斯死也如斯榮枯萬億造化亡私三公九卿何崇何卑黃屋青氈何喜何悲人我我人媸妍妍媸昆侖旁礴覆之載之寘達者之言古黔婁楊王孫不是過矣年七十八卒所著有是予稿十卷藏於家

唐堯官曰蓋晉有陶潛者爲彭澤令不肯爲五斗米折腰遂賦歸去來以見志逆宋有陶宏景爲諸王侍讀已乃掛冠神武門表辭隱於華陽洞公豈其苗裔邪何出處之類兩公也然潛溺於詩酒公少飲而詩興到始作多憤世嫉俗之語宏景癖於神仙導引之術而公闢斥二氏論誼一宗周孔總之各遂其高不相軒輊爾然古今而有三陶成鼎足之勢矣

傳宗龍劉太僕傳

太僕卿劉公文徵字懋學雲南後衛人父體仁嘉靖中仕蜀新繁令遂保甯別駕所至清約惠愛衙齋種蔬自給蜀人稱劉青菜云以勤瘁卒於官家赤貧子七人皆刻勵尚學公其季也幼從諸兄讀即能灑然貧困中又從盱江羅公汝芳遊聞聖學益懍懍闇修弱冠舉孝廉絕迹公府萬歷癸未成進士爲新都令邑當天府孔道達官貴人冠蓋相望里甲疲於奔命公力行條編法悉令歸農時有清丈之役躬歷阡陌丸則維均丹書其籍

藏諸庫至今經界穀祿無絲髮爽差三殿肇興取材於蜀邑當辦大木三公獨任其勞二人蘭州得美材以獻民間若不聞采木之令者賦租手爲較量稍溢錙銖還以畀民聽訟則令訟者持檄呼被訟者片語解紛終日不扶二人累月不罰一金茅茨千家與長吏相依爲命每以公役至戴郡兒童連手爭覩其面曰是新都劉侯耶入爲比部主事光廟儲位未定一夕有並封待嫡之旨與同官六人伏蒲固爭首事者欲沐浴席藁公曰此舉不過各辨臣忱庶幾主上知舉朝有同心耳甚無自標置爲名也時稱西曹六君子焉累遷郎中出知廣西梧州府以丙艱

奔歸服闋補浙江紹興府約己裕民一如所以治新都者篤誠敬持惇大列屬同風郡大治時山陰令屏山楊楷會稽令吳中翁愈祥俱有惠政郡人祭酒陶望齡爲三賢詩以美之且曰古循良之政多得諸質其非關學也於公乃見學問中政事矣夫愷悌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擔荷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動至和之守非三者所能記辨也遷按察副使分守浙右三府郡民焚香遮送數十里郡之龍山有祠祀漢太守劉寵樂宋太守范希文遂即其旁創公生祠肖像祀焉初山陰朱閣學家居悉公治郡狀至是當國有汲引意公一日行

部嚴州與同官閩中李開藻同登富春釣臺超然遠覽曰諫議不拜謂故人爲天子也今故人爲宰相何不高舉爲引疾乞身徑歸遺公贄數百緡在官郡守遣吏越數千里齎送至里舍公笑卻之居六年朝議特拔清慎用爲儀表以原官起備兵威清公逡巡或有勸公不出需後命當得京卿者公艴然曰是有意擇官也乃强起時苗患棘甚道路梗人無虛日公先以計擒通賊土目羅國權繼討花蒙抵拱河頭諸里盜魁蠻業阿袍皆就縛安定之間賊不敢窺者數年量移四川右參政備兵松潘當番虜肘腋地故不毛本色仰給川西諸州縣金錢取諸司帑率

多愆期士不宿飽東路羊峒生番跨連千里素不受靡漳臘有土韃數千大落赤之部落也往時鎮守納其橐駝名馬許駐牧內地生齒漸繁窺伺叵測公首重本色又括茶稅糴青稞麥數千石濟其不給多置軍仗火器轉輸不絕番人偵於墩卒墩卒曰兵使者積粮如山治兵甲如林將出師特未知所向耳會建南兵事竣公受臺使者檄覆所糜金銀之數歸而申儆將吏曰番虜二幟負固久不討今糧械已足又建南所餘儲需甚多不日禡纛其秣厲以俟羊峒生番震恐乞命因熟番以請降者六十餘寨土韃聞風徙幕北去一夕而盡凡積賸鏹數百緡貯之

別駕廨後代公者爲某君盡攫以去臺使者劾某君乃暴其狀不然世不知公有留贖鍰事也遷廉使總臬全蜀回寇自隴右流劫川北一路無甯宇會兩臺諸司一時俱之入公便宜發鎮遠營兵勦之賊匿山中月餘無所見乃露機撤兵密有指授賊聞兵退果出至半途伏兵起盡殪之事聞賚白鏹紀錄於是選郎胡汝政擬以京卿召公公留之曰京朝詎貴近廉訪豈卑乎君恩到處皆重如餘生無臣情何乃上書幕府封印登舟撫軍僥泉暉力挽之不可移書令藩臬諸衙齋勉留又不可方以狀聞謂公崇雅黜浮素節一生無改廉頑立懦清風百世可師讀者以餞公爲知言歸自蜀遯迹卻埽臺使者按部式其廬欲一見不可得久之日益貧青黃之交稱貸而後舉火熹廟登極大蒐在野起南鴻臚卿三疏立辭上嘉其清望加太僕卿致仕丙寅六月卒前太宰閔公鴻學鎮滇稔公清修與直指宋公泰正合辭請卹疏云通籍四十年轍迹之歷幾徧而橐恆垂里居十餘載蕭纑之徵數臨而臥不起又云家徒四壁案擁一經蓋實錄也疏入賜祭葬如例禮部議贈官與諡

諡曰近世士大夫以廉自命致通顯者多矣然苴服紙梧初終乖外情榮雖肋色動豆羹欲以砥障流靡豈不難哉余家城南與劉氏比屋而居者屢世而太僕公夫人爲先慈姨母以是知公最眞每望晨炊不烟知公瓶中無粟家人病甚而公泊然若將終身以余耳目所覩記公蓋天下一人而已使公入秉衡軸以風勵天下卽毛玠楊綰何多讓焉惜乎强半謝病所用於世者十僅二三然范冄爲令以塵甑稱劉寵爲守以一錢聞趙清獻鎮蜀以琴鶴名公可謂兼之公不朽矣

嘗讀黃貞父先生所輯廉吏傳有清而峭刻者清而疎逸者清而矯激者大要以有幹濟者爲上清節性也幹濟學也如劉太僕可謂清而幹矣

野史方伯朱家民傳略

公諱家民字同人號天民江都人籍於滇之曲陽幼穎異日誦萬言咸以神童目之補諸生第一中萬歷丙午鄉試赴京考選涪州知州值三殿門工公起運異材萬計未常病民巡方使特薦其能又清戶口興學校剪豪强諸善政人歌朱父癸丑轉潮州府防海備倭戊午卓異旋丁內艱除服補眞定以才守推第一壬戌擧邊才改貴陽知府時安酋叛會城圍公叱馭前或有請暫還里者公曰吾受國恩業以身許惟一死報君遂召兵粟楚蜀洛閒電擊星馳貴圍以解陞安普監軍副使大小百戰爲

士卒先通上六衙直抵盤江漢官威儀復震盤故滇黔衝壁立千仞水深無際闊三十六丈公議建鐵橋乃鎔鐵成扣鋪以木幹來往若天馬行空復建連雲等城十一前此狼奔豕突之區至是袵安瀾獲甯宇水西不敢南向牧馬由按察使遷左布政皆以廉惠稱釐奸剔蠹計餘銀六萬兩籍入報部天子嘉其能平臺召對賜宴光祿優禮倍至以叙平黔功加俸一級給諫張鏡心曹代之交疏薦公爲延綏巡撫再四乞休公忠孝性成操履純潔生平以范文正王文成爲法與人交不市恩不修郄孜孜行義修山路數百里置學田數十頃以贍貧儒粒孑櫬死不可勝計自奉儉約食勿甘旨衣必浣濯著有端俗約言訓世嘗曰吾以一介寒儒登朝食祿當思樹立仰報國恩毋使身後有遺貲上負君父下累子孫歷任三十年萊蕪之塵幾滿而才周四應臨戎決策迅若發機會入覲值保安陷圍宣城大司馬留題恢復不三月而邦人大靖有詩云白髮平番人尚舊丹綸留朔姓傳香其爲時推重如此崇禎壬午十二月卒於家年七十四贈榮祿大夫四世一品如其官

王廷表江川關索嶺廟碑

江川巡檢有將臣關索廟圮甚嘉靖壬子兵備虹泉蔣公過而慨曰功禁不戢有功者之祠以報戢也若此其何以振之吾歐岡區振武合索舊軌而神也佐漢梟（梟）烈非可崇者乎奄新之且益之中奉神后奉妃氏左右繪布戰蹤況以司之徛（雉）以享之多子等人莫不禮之歷械如對鎧衝礎如聽鼙（鼙）覩來畫如飄幟覽燎架如盧茅鳴風如奔馬落葉如弇（炮）號鳥聲如伏起垣枝如栔操澂江如岩滇址如營壘邑（節）如汎遠卉如兵旰高岸則憶貫逵撫多移則想包順守成則感寵勛祿洞則怒黃賊皆忠赤之所奮索神之所幻動焉者也按關王二子長平與王喪於臨沮幼興即索從諸葛亮南征亮由越嶲索何不與偕而自翊此地耶蓋與亮分往而會於南中耶康降都督李恢領交州刺史亦從亮按道向建甯追殺南人於盤江牂牁之間與亮聲相連索蓋同恢耶雍闓反於建甯恢建甯人今索廟在建甯路蓋其所擊者耶抑索父子威名蓋世謊（禿）者畏其駐居者嘗其來如八公山草木及靖州羅灘耶代遠史湮莫可詳訂虹泉公新其廟而崇之大參直齋汪公僉事明出歐公俾從碑之索之功不泐矣虹泉公蒞政清肅地甯人和虛衷謝施台輔之器其禮乎神者戢衆以忠國也即神父子之心也濟濟僚部是惠是法將不戰而勝深有得於此神之助之永無不戢之禍矣

古吳淵衍較馮山史爲劉削

李元陽巡撫鄒應龍平寇碑

萬歷元年巡撫雲南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關西蘭谷鄒公奉命剿除山寇公恪恭祇懼閉閣思繹謂雲南賊寇西有鐵索箐赤石崖東有猓玀怙險負固戕害生靈在昔置備以防之設營以戍之又命監司以董之而隨定隨叛迄無成功豈紀綱有缺與抑威權勿專之故也今日之事非身任之而誰任乃集在位監司而告之曰聖人在上萬方有衆罔敢肆志乃小醜勿靖兇寇滋張人民生業罔能自保及今弗底天罰後將何極誰執事大夫臣子之不逮諸大夫曰敢不唯命於是密調兵糧指屬所往冬十月辛未公單騎行升赤石崖出賊巢之背乘機分兵如勦於九天之上莫測其機時維飭戎使副則新都湯君仰紀功僉使則上海屠君寬十一月壬午公躬擐甲胄禡纛嶺巔金鼓聞天旌旗蟠地壯士爭先戎卒競起礮聲雷鍧矢鋒雨集林莽之箐飛火燭空金沙之江波濤起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十二月丁卯賊平先是崖寨壁立陟之無從賊有儲食恃以爲固公令將士密道而斷之於是困敵糧資版築設戍守作城垣建署宇成杠梁二百年梟獍之域一變而爲耕耨之場矣初公之誓也申訓有曰人爲萬物之靈寇亦人也以無赦而驕恣得罪於天法在無赦今雖多方殄殲若撫馭離勿使傷無辜以昭帝德時乃有功汝弗祇承法亦無赦嗚呼斯誓也仁人之言也故揮鉞之下恆存不忍之心生生殺殺唯法是循功峻而不矜事險而無咎奏凱日飾應仲呂告於山川歆至論功以聞於天子粵稽趙充國在漢先零猖狂帥師往討料敵制勝遂克西戎揚子雲作頌美之以今較昔公於充國不是多讓而歌詠不作將爲闕典以是不揆蒙陋括耳目之所覩記備太史之採風並示諸彝永以爲戒云

如此文何必竟讓韓柳其華經處較空同滄溟更覺自然

趙汝濂雲南平諸夷碑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開府雲南之又明年爲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武定叛劫殺自恣惡饜熏偪公召羣公而諗之曰賊祖纘亂國經往者務爲姑息以致諸夷傚傚漸不可長於是奏聞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帥督兵各奉其職戎器既備師徒既飭禡纛滇池分哨而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礮聲雷鍧百里之內原草爲赤公乃協于元戎參於臺史躬涖大軍

親歷敵境藩梟大僚矢謨先後文武偏帥闞如虓虎熊羆十萬縱橫轇轕兵鋒銜東行伍筦密飛鳥不過蛛蟆不通賊乃計窮奔逸泳江入蜀衆謂賊既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迹可攻公力排衆議定策造舟羽檄星馳戒令速發謚臣龔聽將士誓死金礮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擣姜祭招徠鄉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公運籌遥授警戒軍中將士翻然抖擻介胄是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追逐墜崖落澗者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有伏我軍先覺遂大破之直擣滿桃村毀賊營千餘間斬伐林箐二十三處餘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隱迹物無遁形四面夾擊不容幾時逆賊繼祖與惡黨木大才阿方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黨姚安則有高鈞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爲禍階公以通幽洞冥窮神觀化之力早知其然用兵方半即縛高鈞兵功初成隨斬一新四兇既除諸夷膽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謳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欽差論功粵稽在事元江興師無戍而罷東川用武竟弃我功遂使氈裘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也我公涖止申明國法誅戮羣兇不

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二賊於昆陽秋斬奚本等三賊於祿納冬擒者索於新化州乙丑誅虧遮於尋甸昔之鋒屯蝟集者既一掃而空乃今深根固蔕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亡無南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勳著南征今日駿功誠不多讓昔周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功乃列於雅而我公希有之績歌詠未作非甚闕典歟謙與闔郡文武官屬縉紳士人采摭實迹會衆合詞撰詩一通勒石於點蒼山庶垂譽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云

詩曰天挺哲人加志窮民職大司馬不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惟寅曰此南服寇壤與鄰聖人在上四夷來賓乃爾小醜敢云不臣爰聲其罪爰整其旅彼兇僭號何如腐鼠一擒雙擊無煩再舉其時伊何孟夏載暑是歲之秋楚雄告變螳斧蝟鋒掩縣乘州旹不逾時亦既剪劉沍寒之節有豕載塗一麾殲之遂傾其穴乙丑之年羣盜蟬聯禍延尋甸一郡騷然運籌得當弓不張弦以俘其醜弔此顛連我公王佐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猶唾除兇剪亂風埽雷過奈何頑酋不知悔禍罪釁滔天海山非大公用震怒歷告羣僚是決不悛合覆其巢爾整師徒爾備弓刀載爾糧糗忠謀是昭歲臨丙寅夾鐘之月禡纛滇池公秉

其鉞紀律嚴明颯火奮越旌旗獵獵誓師喋喋雄風燮駭電霅雲軍威所吞千里震懾既與寇逢衝擊先登怒厲激發飆起雷騰矢風鏃雨戟火流星羽騎奕奕戰象稜稜聲動天地讐破岡陵賊魄既褫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其地彼酋既藏我師如鶩越歷再旬檢蒐畢至賊盲萬死奮其蟲臂欲當我車千骸並棄殪彼二酋獻馘於轅大憝旣除餘兇雞豚仔鈞姚安靳新易門西南頑梗獮薙無垠洞見千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屆國勢斯尊往者征夷半途而散綱紀為弛夷乃屢叛古昔出師孔明在漢天威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譁追我公

繼之通幽觀化神算無遺重泉匪數九地非危凡所指授動中機宜聿成峻功奚啻六奇我公體道文章之師我公遠猷虎臣之儀允文允武千載一時援古無讓可無詠詩列郡安枕人孰不思吾儕士著桑梓於斯勒詞山石永鎮諸夷

寫戰功處如身在昆陽鉅鹿間直覺氣撼山岳聲滿天地

萬文彩選兵靖寇碑

臨屬雞屏迷蒙通嶍之間有猓雞獛剌玀棘等夷種丁苴自改栗灣喬何等夷寨雜居散處不事耕織劫以為利禁馭稍弛即滋蔓為患所在被禍莫敢誰何醸成鴟張之勢隆慶戊辰奪印殺官直薄城下如入無人之境而文武吏且微詞巧請以苟幸目前辛未有曲突樹防振揚皇威以少挫狐豕之鋒而綏通播之衆者辛未秋七月巡臺侍御安肅許公按部臨安嚴持六察外尤留心民瘼政暇進所屬而諭之曰諸兇彝猖獗固以我將士為怯今不預為之計仍蹈故習坐視民患莫之恤縱自愛惜如白姓何且諸夷與他寇異憑依險阻去來無期是必扼其要地禦以精兵邀其出而截其歸庶地方或可稍靖於是僉使蹇公請於撫軍曹公乃奉璽書檄下州縣召募精壯五百名官軍土軍二千餘名用搗巢穴器械餱糧郡守侯公任之兵備西充

張公毅然以弭盜為已任首執縱賊窩賊土賊百餘人戮之揚聲進剿攻其堅寨數處旦晚反覆數回出其不意彝寇以為自天降也不寒而慄受撫恐後至於賞罰申明調度周密忠誠任事旬月之間民皆安堵賊知畏懼後司馬鄒公繼之與侍御公同志至今蒙利所謂馭彝有要匪徒撫之亦貴威之治盜有方不在勝之而在靖之也咸願勒石以詔來茲

馭彝治盜六語簡而明中藏無數經濟

王元翰王太守革甯州鄉兵碑

甯原無鄉兵也有之則自先任徐守徇私送土司扛擡始甯鄉

兵原不甚苦也苦甚則自萬曆初年征調繇七十名加至四百名始夫滇流土並設漢夷兩兵夷兵即令各土司奉調兵是也漢兵即令參遊招募兵是也若驅糧差百姓門戶流民使之供夷兵輜重鞭策之役蓋全省所無甯實何堪問之占籍者曰吾差已繁賦已厚茲復哀石五稅糧而僱兵一名則資產盡而繼以死徙耳問之流寓者曰吾有民徭有軍差茲復以門戶而僉派爲兵則徭外加徭軍外加軍無可復之有命已耳而土司者且曰吾非爲吾一家私役上官調我我調若等王事也遲遲有軍法在焉於時鄉士籍口鄉民褭足噤不敢發舒一言二道弗聞弗見也兩臺弗白弗知也歷今朝夕之故也萬曆已未州紳士號訴撫按批行王守王頓易移盟歃以激變中當事先入之言下辣手偏護之力甯之士民愈懼惶罔措恐前此私派鄉夫不因此舉遂成戎籍定額乃殫竭數極蹙我太府黔清平王公諱鉷者以宣府卓異來刺吾府洞矚民瘼振翻弊藪持州守鄧公汰革之文首肯曰兵以衞民奈何毒民況夷民不徭與鄉民不兵所從來矣若土司應調而復牽引民兵亦惡用土司爲遂一力擔當請詳必革一時撫軍沈公備价臺使楊公某守巡張公某閻公某各稱善允行盡數裁革勒石通衢垂諸永久嗟嗟

嘉爾甯民以苦累之鄉兵沿之數十餘年有加無已一有呈詞則指爲生事然則皆草菅民命者爲行所無事乎哉公蒞任未幾斯實首政使兵歸兵民歸民夷漢不相擾則洞垣之視也雲駛風飆犢不羈滯以長枝節則回天之手也恤妻孥全民命不致橫亡鋒鏑則植德之隱也公雖復予曰就事處事而已而甯之德公尸祝者不世世乎予不佞跧伏山林不問戶外事感公此舉有激於中而士紳民衆不謀同口建碑誦公遂爲之記

銘曰爰有兵兮兵牽坻爰有坻兮坻苦兵徼檄一下勢猙獰追呼四出雞犬驚募生補亡資產傾跋前疐後歸鯢鯨誰爲汰蕩解酣酲投刀佩犢歸耘耕樓山青蒼瓜水盈億萬斯年載令名

王元翰郭夫人盧墓碑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消水單父之間至今尸祝之河西於甯爲鄰邑地僻賦繁民不聊生天順間粵全州蔣公艮來令廉明愷悌有國僑宓子風始至即滌煩苛與民休息有訟者輒慰而遣之徭役減損嚚凌盡化不期年而刑措囹空四郊無壘犬不夜驚民不見吏桑麻遍野麥穗興歌眞河西之召父杜母也始以厥配郭夫人至生一子曰昇夫人卒厝於縣治西山之陽娶通海陳夫人生一子曰冕生而穎異

王潤珠輝河西人稱曰兩鳳生三龍後先並擢巍科蟬聯臺省爲盛代名臣勳業爛然公之流澤遠矣先是公九年報滿將去百姓茫然如喪其所親留之不獲夫人柩亦隨歸遺壙在焉空山荒寂狐狸之所悲吟樵牧之所上下而邑人每過之未嘗不肅然生敬依依不忍去也夫周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夫人墓儼然在乎思令尹而不得見見厥配之墓猶見令尹也閭閻父老時往剪其蒿萊去其荆棘尸而祝之不忘公也歷二百年厥裔名一清守臨安廉明剛斷有乃祖之遺按部河西遂與營葺之思河民即率其子弟荷畚鍤操杖鋤羣衆以往并力而作高其垣牆表其封植石柱嗟哉工竣不踰月而成者有不待發徵期會約束而然者雖令尹之遺愛在邑而河西之人心風俗藹然獨厚覩洧水單父之民不少讓焉眞盛事也予嘉令尹之遺愛且嘉河西之人思令尹而及夫人者沒世不忘有令人可泣可歌者故垂之堅珉以志不朽焉

楊春震　貳守袁公德政碑

治之大要有二曰識曰斷惟識迺通惟斷迺成郡司馬袁公之涖任也天性仁惠凡有病於民者必亟爲剔除而觀變宜民期於心安而止我灤勸變後流移荒蕪惟上色等一十三馬尤甚

率皆有田無人有人無力每歲逋負正徵銀一百七十兩餘則民病停徵則國病於是當事者率爲折補之謀往往浚民以賠償而株及無辜升合者累及擔石擔石者必至傾家即家無卓錐商之寄寓亦羅覊賠之慘以至血流兩觀罪盈犴民惟棄其田里鄉黨而操瓢走耳嗟嗟膏肓之疾上下受之其果何時瘳乎我公蒞事惻然念曰孰是司民牧者忍令如此哉遂進郡之父老而商之有議請蠲者公曰額徵何可廢也有議攤平者公曰不欲安可施也有議加派於暫復額於後者公曰倒懸何堪久也無已可議者其在叛產乎計租歲該一千二百三十石零實徵僅五百石足餘皆荆棘無從責賦也存之徒有其名委之竟歸於廢乃議五百石實徵暫變價以充賠累其六百餘石抛荒給殘傷等馬通事領種以補不足則荒蕪以人耨而熟國稅以得助而完是舉也懼科而兼理削之法恤困而寓開荒之圖既不病民亦不病國貧者歸畊流者復業誠裒多益少之方而平定安集之計也議上公以安危決之再議公以去就爭之乃得如議行而闔郡再闢堯天矣夫以公綱審昆明而人頌神明署篆灤江而人稱渾厚再移政若雄而政通人和借寇姚安景東而行清節著所至浹洽均非識與斷不及此并書之誌

公歷政之善云公名國藩江南蘇州府人萬歷間選貢

敗政病民疾中膏肓因循不治是名養癰癰疽潰則大命隨之此民死而官不獨生自古然也縱逃國憲必伏冥誅冥誅幻矣怨詛昭然况國憲終不可逃乎嗟嗟以數萬人身家性命自顧渺然一身並患及子若孫歷億劫累積否此翁叛産抵賠一舉大有識力然決以安危爭以去就矧意良苦矣

楊春震追贈光祿寺少卿張公忠烈祠碑

有升沈而無明昧者日月也即有時昧而明者日在也有古今而無顯晦者忠烈也即有時晦而顯者自在也光祿亞卿張公死節甚偉其有功於世教甚大雖崇[illegible]祀未樹貞珉誠缺典也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三年直指公按滇核公祀典廟主及死事顛末鄭重特至檄下屬震以紀事之役謹按羅婺郡乘及父老側耳目者傳聞甚悉公諱澤直隸安慶人由明經選擇異材晉雲南僉使因武定鳳賊繼祖叛大司馬呂公光洵受節鉞進剿公督兵由尋甸進討同事者失期公以孤軍深入被圍絕餉百計突圍莫出公乃北向再拜曰滅此朝食臣之夙心計不從心惟知授命願同雎陽作厲鬼殺賊祝畢欲自裁祖率鐵騎馳入即前請曰自作不靖固知死亡無日幸天賜明公願少緩須臾

倘徼恩招撫以保數世餘業公亦無不利乃厲聲叱曰狗猴犯順天討不容奉命而來有死無二頭可斷也烏知其他偵聞當事者咸欲姑許爲出公計公乃痛揭司馬其略曰澤不職不克先事伐謀臨危制勝陷圍辱命罪也何辭僅有一死以自贖賊惟恐職之死者乃賊之自爲計也家性難馴狠心叵測如爲職故招撫之燎原餘天終必不免且果招撫之而罷討是曰縱寇抑或陽許而陰討之始許而終討之是曰挾詐縱寇者不武挾詐者非誠堂堂天朝安可蹈此惟懇置職膜外一意進剿永除滇南噬臍之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當是時繼祖求撫不已公罵愈厲乃及於難呂公進剿之計始決四道並進寇持久糧盡計窮走匿青雞羅山我師圍之兼以陰雲霾霧識者謂張公之靈顯云賊黨懼甚斬祖首乞降遂平司馬公以公死節事聞上哀悼贈公光祿寺少卿勅撫臣建廟立主合前後死事者凡七人每春秋郡守祀之專享者惟公同知袁俸知州秦健次之知州高心照烈張成吏目劉璃巡檢俞伯官又次之招安屬賊而死者諸生楊忠惠教官常存仁附焉丁未克舉之變一燬再燬廟主寖失其故惟時視篆貳守袁君及和守葛君擇善地移廟而新之方議具實表揚以鑒來禩時兵備王公奉直指公之命

適至乃知忠義在人根於秉彝遂不謀而合乃爾嗟乎公之禦圍也朝而允撫夕而脫難竟必死以殉夫豈一死塞責哉若曰除他寇十不如除鳳寇一以他寇遠而易與鳳寇近而難制他寇之患在皮膚鳳寇之患在心腹公以死除之使深根固帶之強寇犁庭埽穴則公之一死重於千鈞矣故爲記

潘一桂分守金滄道參政彭公平叛碑

雲南實漢郡縣慨唐政不經封疆之吏弗請遠略始而滋萌既乃僨機一挫弗振遂舉職方版圖委而棄之自唐迄宋蒙段竊據元興再拓我明高皇帝蕩以神武漸以文教平背熙洽三百年於茲邇者雲龍州逆寇段進忠故段酋別部恃其強固數恣凌臮旋謀篡奪驟襲嘉龍殺之殘戮成體僭據稱命寬之勿誅猶弗悛弗戢反謀益急治械備餉劫戮橫肆飆來颺去爲大永諸郡憂萬曆庚申歲我萬載彭公以參知銜命守金滄兼攝分巡密受指畫於今撫軍吳興沈公儆炌前直指南海潘公濬既抵滇廣詢熟諮聚米畫地得其險扼所在進兵所由計非五萬衆不可公曰幺麼狡寇急之則困獸必且爲遯虎惟計致之則一籠鳥耳廉諸郡僚得其精練警敏威信素著者永昌陳郡丞大理陸司理麗江陳倅雲龍周牧各授方略或揚我皇威或昭我大信或攜其腹心或離其儻黨左提右挈前犄後角舉逆寇所恃爲常策而萬無一危者我盡得其要領而褫其神魄賊遂進退齟齬應援道絕乃僞托赴愬希騁詭辯冀緩顯戮且以蹊歷故態擁衛強兵逼城而陣名爲待命將出懋不意以得志因率逆衆由永平間道驟抵大理乃公之分布已定賊適入彀中命薛中軍陳周二揮使一鼓擒斬諸脅從屑治諭而遣之不遺一寇不傷一人隨進撫餘民則雖崖潛窣險歷百盤猿攀猱接窮其巢窟搜獲藏鏃數千儲械無數議者乃服公成算云竊惟滇徼諸彝世以僞士爲我外藩巨藪深山易於伏莽所貴犄角獠牙得機早制弧張阱設相地施防則搏噬之見自勿及嫉乃蠢爾小醜寬以恩而勿格倒以柄而愈炎若養癰疣不忍割決尤而效者覬望蹶起非公沈幾妙算及諸大夫宣勞運奇必勤大衆滇西諸郡雲龍生靈豈能安枕夫張吾三軍以斬馘奏功未始非聲罪致討之宜然在仁人不忍言而智者尤有萬全之慮焉若天寶故事可鑒已孰若兵不試而威震罪不殫而功全殄積年之大憝貽列郡以永謐斯民之受此是土者食平定生全之福其祠廟戶祝當億萬禩何紀極即周守旨奉公密計躬屢危險備極勞瘁知公功最詳戴公德最厚謂不可無紀以詔

後世乃屬一柱爲之頌其敢以不文辭謹志其略如此公名自新號硎銘壬辰進士江西萬載縣人陳丞錫爵廣東南海縣人陸司理德龍貴州都勻府人陳倅文弼貴州新貴縣人周知州壽章貴州思南府人薛中軍來徵郡太守于陜西咸陽縣人揮使陳諫周承趙大理衞世官繫以詩曰

西南郡縣自漢元封固以外藩界啓雲龍黑水爲池表鎭崇峯唐治不經淫黷作凶赫赫天疆盡界蠻賓明德開天統一區宇迅埽炎氛漸以干羽眷滋歸正世作藩輔詎謂異孽種有猰貐戕類賊親恣睢跋扈弗治彝狄大我皇仁德不可懷兇頑弗悛

負彼狡穴治械備囤劫衆張威慘戮邊民襲酋集奪奄有蘭津廑我牧伯赫斯震怒爰整戎旅剋期師度彭公至止淵慮卻顧諒茲小醜跳梁魚鯽但叩囊底甯煩捞捕乃諮庶尹籍以前籌虛受轉圜才智兼收上策攻心乃亂乃謀進退趦趄狼狽而投伏莽升陵險阻深幽螳臂猶恣適擢兇渠一鼓盡縛不試戈矛反首接足斷領懸髏封豕既殪萬口騰謳誰其貽安方岳列侯祠祝社稷報祀千秋欣爲王民耘耔田疇薄賦輕徭化日優游凡爾百彝共戴天休逆旅殄除順則懷柔恪保乃世毋爲後羞

傅宗龍署祿勸錢公惠政碑

祿勸自逆祖受誅後不四十年而克舉之叛繼之未幾壬戌之變復相踵焉議者率以祿勸之彝狡而悍與東川七州錯繡層穴可恃故其動最易也是不然人情不甚相遠彝雖巨測亦有父母矣亦有妻子矣亦有生畜田產之可戀矣獨何心而甘爲叛逆至身戮家亡而不顧而不知其有所激之也激之則自通把代徵夫通把之立不過設流之初謂彝與官不相習擇通彝者而代其徵庶幾便於彝云耳孰知立一通把隨加一狼虎正額未已也而火耗數倍之火耗未已也而雜派重科之而且爲下程之例而且爲拜見之規一牛一馬之茁壯者假府州之所

用而吞噬之一田一地之膏腴者以些須之債利而准折之生畜園產不空不已見女妻子不鬻不休彝至此而精枯髓竭故一夫首倡而衆心響應則與死於管馬之酷虐無甯甘心一逞此亂之所由醸也官茲土者類以傳舍視官贅疣視事從未灼見而大創之者此管馬一節遂成積重難反之勢而亂之所以相循而未有已也錢侯于癸亥夏代政祿勸州性慈和才具敏達甫下車即與衆矢諸神曰敢有徇于私拂於公利不興害不除者有如誓厥後均賦役省供億戢强暴安善良賑窮乏興禮教種種惠政悉爲推行惟管馬一事鬱鬱然朝夕不釋仍之而

剝膚之漸既所不堪革之而催收之難又恐不足俟虛心採訪乃與其鄉耆有德者深入他頗等界月餘遍歷各馬悉得其狀嚴諭各馬彝目一應糧稅親身認役盡革去通把輩不令復入有一票而沿途遞傳每一馬而互相保結迨及秋徵而各馬彝目疾遍輸將先者獎勵之不踰月而二十七馬無一逋負者豈彝之有所私耶避橫徵而供惟正情翕然也是冬黠酋因保甲之嚴身無所匿遂受擒焉嗟嗟催科不擾而爭輸子來苞苴一清而奸宄斂迹此執非以彝治彝之良法哉宜合州士民尸而祝之感不容口更慮後之射利者出入而或更相謀爲不朽計

乃遮道鳴諸直指羅公撫軍閔公兵備莊公各嘉賞之准令鐫石紀政自是而美意良法炳如日星雖狡猾舞文之徒不得越成規而復害茲邑矣幸哉祿勸之患於是始杜患杜而祿勸甯祿勸甯則武陽固武陽固而全滇始安父母之惠豈曰小補之哉爰爲之記以志不朽云

王錫袞段恭節公祠堂碑

昭忠祠者聖天子爲巴縣令賜諡恭節段公特崇褒錫以風勵後人者也祠成制備有司循典例歲修祀事罔敢或踰越十有四年公長君大金吾特疏請於朝奉其母太恭人以合祔而索記於王子王子曰儒者泥舊聞謬托良臣忠臣之願才人愴艱步猥分死事成事之蹊豈知性匪孤行聿求厥是理無豫設唯變攸宜三日雎陽完節終歸於天付一泓止水初心適獲於我思如段公巴江之役授命臨危輕身闔室上自廷輦下逮婁童莫不式舞且歌繼以漣洟吁嗟甚哉識者於斯又爲之惜其才而悲其遇何也蠢茲逆藺實逼處巴畬異狡窺匪伊朝夕豈有所愛而不肯發趙瑤出虎鍾離化鳩公用兼之故足恃耳自公捧檄入省闈而酋謀決又中丞氏移鎮黠察有易酋心而酋謀益堅迨及公歸是云無所向使公不離巴有以待賊未至議備

旣至議防綢繆密而巴郡安公可不死又使難發公尚未歸泣廷糾師閉道設伏出其膽識一舉而殲諸酋魂并安會城公亦可不死又使公言策獲行於撫道操縱有法不即決裂以俟公歸猶徐議收拾而將吏仍安公又可不死之三者不能得之於當日故曰公遇之悲有如此迺公所以死則處之有其道矣聞變入境在戈戟瀰漫之日輕車博帶詩云委蛇其神閒甚且大義規賊首以國恩國法爲言其辭安甚卒之賊亦相顧愕眙動色戒以無傷我公而公遂不以此小屈其氣又浩甚萱摧椿折不懈匪石之貞鶴唳鵑啼共解同仇之憤惟其誠合所以義生

故曰公才足惜又如此嘗謂國家不幸而多死節臣使人致疑於造化又大不幸而鮮死節臣使人隱痛於人心人心者造化之根柢本固則基凝本濁則流涸是故誼辟英君終不容置此於不問古善用者有若漢高之於丁固唐宗之於宇文周主之於樊愛能等或披其隱曲或斥其生平或并屏其黨與而要之不如我高皇帝之於危素老臣直以三字香名洗換萬年遺臭自是而往遜國虎爭歷朝豹變莫不隨時隨地霞舉雲蒸所謂廉恥立而運道明捷於影響教化行而奸邪正凜彼隄防如茲今日顯有昭揭聖天子於公其猶是行古之道與若乃吉凶感

謀甘處不才之木初終易慮遂成中變之絲泡影豈孚金石爲裂韡拜祠下有餘忸矣祠在劍治西金華麓去賜塋二里而遥湖嶽目星回環映帶者其始繫公外大父刺史張公宏光舊廬也公名高選字讓宇萬歷己未進士父汝元封如公官繼慈太孺人劉氏如恭人徐氏子賜女泥金及小姐義僕段槩孚以闔門靖義今奉詔仝祀焉例迺備紀爰繫以辭

辭曰閶公降夕之庭前有神紳紛端且虔載舞載揚綠緋纏人凝香鼓或生天招引吾家李鄴仙須臾影隱衆忻然頭角崢嶸日異年紅綾光冨箸盤餅百丈錦纏芙蓉川突來狠豕蹴花筵哀鴻馴雉不曾眠鬼扃乘風羽化翩銜丹雞犬逐紫烟鳳書層疊被重元下指蒼松與古柏千秋圍繞白雲邊

予司敎劍川凡六年每春秋仲獲將事祠中輒手摩此碑諷誦移時字尤蒼古有注沙逆之變公亦授命遂志是爲不愧其言矣丁卯十月冬至日師範手記

李大受張公革北衙陋規碑

張公之卻北衙金也大有造於北衙也然豈但一北衙哉北衙於鶴利什二害什七蓋礦硐盛衰相倚伏而課額無增減其盛也祇足以敷額其衰也衆爲取盈困矣當神宗朝權使四出課

數倍常額而礦產日微問諸爐爐無以應問諸硐硐亦無以應於是行稅畝法舉郡隸編戶中稅糧若干石派課若干金夫鶴土瘠生希縣官惟正供且虞不給何以代北衙輸復重之課役辦納富人驛騷閭宵宇而窮簷無以聊生繪監門圖畫青苗法不慘於是矣會山陰祁公與上官力言不便至以去爭之而額始浸縮其法寖闊酌迺薄有生藝至今尸祝弗絕比來山日益空硐日益遠日產幾何而額反日益增積逋者日益衆識者方慮膏肓之甫愈而漸作焉迺復有無藝如郡伯歲按部諸爐硐咸醵金以獻習相沿不可破張公來視鶴害滌利與百計輯甯

休養奄直有禁羨耗有禁贖鍰有禁惟日酌鶴水而已居一年往廉厥狀諸爐硐循故事以進亦出陰父老爲使君報耳公艴然曰此推車敗政也余不獲爲若請歸愧惘交甚若之何因之爲利重爲若累辭弗受再進之益辭弗受曰苟有二心有如日且下令曰自今伊始重舉此者一切法無赦諸爲懼而止於是盡場之人歡呼手額得以公之所卻者償逋負矣此例一釐永釐歲歲得償積逋皆公賜也逋償而課足無虞若鬻者害之移禍戶矣所謂體恤北衙實以體恤全鶴也微公之察標見本防微杜漸亦烏能若斯之仁且斷哉昔王端毅公撫滇時內監錢能開督南衙誅求無厭公彈而去之今我公釐剔前弊後先一轍鶴民利賴豈在端毅下耶嗚呼天下一北衙也聞公之風咸以冰蘗操恤民隱民命復而征輸易善撫字未始非善催科國家其永有賴哉吳生及父老謀以畏壘祠公者畏壘我公伐石而謁余爲之記公謝不敏曰不肖硜硜行耳安足貞珉但借此著爲令俾與後之君子約毋胥與毋胥取未必無小補爾公名耀號融我秦之三原人與王端毅公同里云

楊祜署郡州篆司李彭公去思碑

公以司李借寇和曲考滿績最賢聲益著擬秦之臨洮郡丞父

老泣請諸當道疏留期年而銓部謂公異才天授當移重地爲當一作萬里長城弗之許公曰吾有以謝婺民矣將戒行士民度轍之不能臥而又不能釋然於公也相與立祠以祀之更謀於通衢之南去城十里許鼎建碑廳三楹爲勒石誌思而乞言於余夫余何足以知公然嘗得之父老之傳聞而深嘆公之有功於婺也婺地多彝叛服無常寬之不可稍繩以法輒釀大釁以故爲治較難於他郡公下車覩官如家保民若子見諸政者剛柔合劑寬猛適宜他人以急公故或不暇恤民隱以恤民故或悞乃公事公才敏捷而達於時宜即一事必求下不病民上不病國參酌權變以歸於當初攝元謀令修學造士建橋利涉察弊正法裁公費而里甲謳歌矣息爭訟而風俗丕變矣練鄉兵而盜賊潛踪矣此雖功在一邑然元固婺隸造元同造吾婺也已而攝州篆州故久缺官事體廢弛人情玩愒奸弊叢生公洞若觀火從而振刷之釐剔之數月之內百廢更新諸上司以公留心吏治斷然于府務之利害大小輕重緩急也委權守篆至是公益振奮凡所興革悉中肯綮如令元牧曲時規模加宏而政小成方公之守婺也七州反側黎庶倉皇燎原之勢未可嚮邇而巨盜渠魁狻焉思啓公卒以談笑制勝得之是其平危

靖亂又古循良吏中不多見者試觀昔日之愛若何多壘今日之愛若何安枕卽如楚姚比鄰鄉落無桴鼓之虞市城絕探丸之警者非公之賜與然則公於民爲父母於國爲長城矣黎士民食其功而飲其澤當其去也愛慕流連祠祀紀石有出於不自己動於不自知者皆中心之誠然也公諱再祖號孩若黔之思南籍蜀之墊江人舉天啟丁卯鄉薦云

高崶游武夷山記

武夷山水甲宇內予每切登臨之想嘉靖壬寅佩按節駐崇安時冬十月朔也明日攬轡獨行三十里至石鼓渡停諸騶從歷

望仙橋登沖佑觀觀後一峯高數十仞巍如冠冕屹如天柱名爲大王峯峯之西有鶴巖北有幔亭東有昇眞洞絕頂有鑑池予乃躋攀探索旣而乘小舟由曲口逆流而上按志指點一曲碧峯森立雲鬟烟鬟號爲三姑石巉巖蒼翠寶冠螺髻色相若補陀二曲巨石聳有澗麗下有粧鏡臺謂之玉女峯兩石相倚長數十丈中有罅竅見天光隱隱如線謂之一線天九峯書院在鐵板峯宋儒蔡沈傳書處三曲小藏谽谺兩艘懸插大藏淵深石器中有昇日巖極有金光水樂石音作絲竹四曲機杼在內雲霞組織金雞飛洞曉月𡁲喔詩題巖古春雨綠莎五曲伏義洞在大隱峯後其峯削立方正如屏考亭朱文公曾築精舍於此悟義紹孔講明性學寓時從游者衆至今武夷書院與丹山碧水相輝映從祀者黃公幹蔡公季通劉公爚眞公德秀六曲仙掌瀑布飛雪蒼屏萬松閣雲層峯倚空石堂拔地七曲壯郭盤旋高城繚繞天壺環合涌翠飛流八曲鼓樓巖白龜浮三教峯前魚磕石紋縷絡人面莊嚴九曲白雲絪縕洞竹幽邃石田茅屋平川桑麻太和宮在焉大抵武夷山道書謂十六洞天迴環百里峯巒大者三十有六形狀不一有縝潤如玉削者有森銳如劍立者有莊嚴如正人者有媚麗如美姝者又有如樓

臺突兀如城堞周遭如鉦鼓陳設如廩庾峻崎其驤如龍其踞如虎其蹲如猊其驟如馬神剜鬼削層見迭出仰瞻俯盼應接不暇而勝之尤者在乎一溪九曲中流縈迴故朱子於每曲皆有櫂歌雲谷滄洲視如闕里匪直與濂洛媲美八閩人文夫有所自矣予觀風於茲首獲履名賢講學之地登謁延仁聿興仰止其亦大快也舟迴復次渡口時返照將斂仍登陸徐行抵棗坊驛漏下二十刻

是記極有矩度較金焦君山諸作氣勢少遜而節節獨勝

高崶泛洞庭湖遊君山記

余家食時夢登舟舉帆忽怒浪驚濤阻泊柳港遥見層城傑閣俯臨江岸風既靜舟得安流覺莫知其端嘉靖甲辰守南陽丙午謫判鄭州戊申移令巴陵由荆南溯洞庭長江風作維纜岳陽樓北君山在望宛然昔年夢中景乃嘆曰余今日之謫移固前定矣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即此瀟漸沅辰溆酉澧資湘皆匯周迴八百餘里浩浩湯湯一碧萬頃岳陽樓則枕巴邱以瞰洞庭不特君山咫尺擁浮湖面而南有祝融北有內方東有黃鵠西有大龍環列拱峙皆在指顧中考唐開元張說謫守是邦登臨賦詩誦其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之句則悽抱已可知矣李杜韓孟白賈諸名賢皆有題詠樓之名遂與湖山並重宋滕子京亦謫于斯作新厥樓屬范希文爲記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寓意尤深也昔柳宗元謫柳永凡所經處皆以詞章品題爲佳山水文正公三代以上人物宗諒獲此記豈止如宗元一邱一壑一水一石之比哉時以滕樓范記蘇書邵篆爲四絕而永叔特寄詩謂其遥思遒文自後蒞斯者率多遷謫凡所歌詠類皆悽惋此固江湖之遠旣有以感發羈旅之情悃而鬱陶之衷亦藉乎風景而因言以宣余每登樓感今慨古舉目蕭然自不能已乎去國懷鄉憂讒畏譏之念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二女居之爲湘君因以名山凡欲登者若先形諸擬議輒烈風雷雨多不果是年中秋以公暇乘舟獨往晴空不雲澄江不波逮登山回瞻岳陽樓恍若蓬萊隔弱水然山本浮于湖入山則不見水崇岡沃野茂林方竹馥郁之香莫知所來道書以此爲十三福地其形如徧其狀如十二螺髻李太白詩淡埽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劉禹錫詩遥望洞庭山擁翠白雲盤裏一青螺唐諫議韓注以直忤貶岳遊君山杜工部寄以濯足洞庭望八荒之詩又觀湘中老人之歌東坡謂必謫仙遁世者所爲若夫軒轅之臺傳

黃帝即此鑄鼎鼎成騎龍上昇及秦始皇南遊浮江阻風問湘君何神博士以堯女舜妃對怒赭其山二說幻誕匪經至柳毅傳涇陽婦書與洞庭君宴碧雲宮尤涉荒唐殊未足信惟岳武穆伐君山木造巨筏塞港汊禽洞庭寇楊么其英風尚可想見余遍歷茲山之景暮烟旣凝林鴉欲棲乃登舟而還月明如晝中流浩歌仍向岳陽樓下泊焉

每多蕪句少爲節删亦自可誦雲川文不數見摘登之始知吾鄉前輩殊不碌碌也○拉雜中具沉鬱之致是遷謫人語予兩過洞庭思作一文紀之背誦范記一遍輒自閣筆

高對遊金焦兩山記

嘉靖癸丑余以辰州同知移南京戸部郎舟發五溪歷九江出匡廬趨秣陵仰惟我皇明肇新南都因山控江周迴百又八十里巍巍乎龍蟠虎踞眞帝王所居也東以赤山爲成皋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曲阜西以大江爲黃河與北都之據冀衛上遊當燕趙要會環滄海襟河濟同一形勝之雄也石頭城樓堞相望元武湖圖籍閟深閱江樓萬象崢嶸獻花崖天闕拱峙亦與北都之天壽山龍翔鳳舞太行峯積翠凝華玉泉湖銀河碧浪居庸關疊嶂重巒同一山川之麗也到官無幾忽下廣西僉臬之命登舟渡江帆揚風迅須臾抵鎮江郡金焦之間泊焉維舟陟磯披襟遠覽考金山舊名浮玉有龍洞有妙高臺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冷泉水品稱天下第一蓋其前臨滄海後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淵窟盤據所謂萬川東注一島中屹者焦山或名譙山有羅漢崖有煉丹臺有桃塢有吸江亭有寶蓮閣白石粼粼高見雲表其獨也如洪濤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山旁二島卽江漢朝宗之道合而觀之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相距甚邇勢若相抗怒拔江心岌嶪分引如兩臂狀南臨鐵甕之城北瞰瓜步之洲西接建業集慶之都東據海門天蕩之險漠漠焉濕濕焉稽天而白者皆水也矗矗焉嵯嵯焉拔地而青者皆山也按焦山乃漢處士焦光所隱地故名光三詔不起蔡中郎邕贊曰猗與焦君常此元默衡門之下棲遲偃息瘞鶴銘爲焦山一絕石刻猶存乃華陽眞逸撰上皇樵人逸少書詞曰相此胎禽浮邱著經爾其何之解化惟甯夫金山名昉於晉建武或謂唐貞元間江際獲金數鎰表聞賜名宋祥符名龍遊寺僧佛印藏蘇文忠公所許玉帶永鎮山門觀公金焦放船詩則其夙躭茲寺可知矣至其題詠之可誦者在齊如江淹青沙被海月宋華亶水松在唐如李白白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王瓚滄溟壯觀多心目豁覽時張祜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孫魴天多剩得月地小不生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在宋如范希文烟景諸鄰斷天光四望開歐陽永叔地接龍宮漲浪賖旌峯岑絕倚雲斜王介甫天末海雲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楊中立山湧鼇蟠出樓虛蜃氣浮張敬夫萬頃洪濤裏巍然閱古今在元如馮海粟江流吳楚三千里山壓蓬萊第一宮雲外樓臺迷鳥雀水邊鐘鼓振蛟龍金焦佳山水爲京口重而京口形勢亦爲留都疆域重予昔自兩浙出京口今復由

京口出兩浙且得諸詩寓目亦所平生壯遊也哉舟次儀真登陸驅車漸遠金陵之勝深入蒼梧之鄉囘望兩山惟有臨風延佇而已

不無排比之跡然逐次點綴確是記體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十一冊

楊一清

韓忠定公墓誌銘　見素林公墓誌銘　華鷹霄墓誌銘

張　含

雪山大夫墓表

楊士雲

黃母尹氏墓碣　敬菴先生墓表　張宗婦墓碑

李元陽

宏山楊公墓表

包見捷

參政萬公阡表

孫一桂

晴十袁公墓表

李元表

伍公墓誌銘

楊士雲

四川按察使僉事張公墓誌銘

李元陽

董西羽墓誌銘　雪屏趙公墓誌　雲川高公墓誌銘

子才唐公墓表

塗時相（大僕少卿石屏人萬歷庚辰進士）

許僉事墓誌銘

李　選（參政太和人隆慶辛未進士）

中溪李公行狀

楊士雲

星野考

董　難（布衣太和人）

百濮考

史　筆（通判南甯人嘉靖甲午舉人）

兩爨考

張　含

樂廉說　虎鄉魚說

唐堯官

舟說

陳　鑑（副使石屏人萬歷丁未進士）

捐築說

文祖堯（太倉州學正呈貢人明經）

詠恒教講義說

張　含

[illegible]　義泉銘　讀騷解

[illegible]時秀（萬歷貢[illegible]太和人）

誅林養中紀略

李思揆（布衣南寓人天啓壬戌進士工事[illegible]）

丁亥紀略

楊士雲

民事錄引

文祖堯

進修日程引　儒學日程引

楊一清

祭張給事文　祭王堯卿文

楊士雲

祭復齋先生文

王元翰

祭[illegible]文

楊一清

林隱詞

張　含

禹碑跋

胡廷祿（副使昆明人正德丁丑進士）

禺山癸卯詩跋

楊士雲

書侍漏院記後

王元翰

書募造四面佛疏後　書湛然偈卷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楊一清戶部尚書忠定韓公墓誌銘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上若曰是惟先朝耆舊清修忠亮望重一時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忠定賜誥命諭祭九壇有司給付棺木喪儀冥器爲營葬域皆特恩也公諱文字貫道別號質菴姓韓氏成化間舉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出爲湖廣布政司右參議轉左參議擢山東左參政宏治間擢雲南左

布政使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贊理軍務改巡撫河南召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尋擢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拜戶部尚書正德改元時賊瑾侍從龍舊恩竊持機柄威福自恣勢焰薰灼士大夫側足立道路以目莫敢誦言其非公倡于諸公卿科道云若是不已將危及廟社乃合辭抗章暴其罪狀請置之法以安人心武皇始而覺悟旣乃爲羣姦所惑置之弗問瑾由是益橫乃矯詔降公職級致仕又矯令落職閒住瑾伏誅以廷薦得復舊官致仕今上嗣登大寶賜勅遣官存問特加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勳柱國有司月給米四石

歲給輿隸六人且賜之誥命贈其先世悉如其官蔭一孫爲光祿寺署丞嗚呼公之所以得於天得於君者可謂至矣葬宜有銘其子陝西參政士奇以請于予予與公少聯官給舍雅相好中雖南北鞅掌相見必款洽謝事後通問訊不絕士奇及其昆弟又予提學所造士銘固當予屬然以公平生政績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奇偉故先書其大者如此乃按都憲張公汝霖所著狀而銘之公七世出相州安陽宋魏公之裔七世祖諱永避金亂徙山西之洪洞因占籍曾祖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祖妣李

祖妣李妣吉氏皆累贈一品夫人公生時吉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女因以文名公少文思溢發領成化乙酉鄉薦以登進士其爲給事持節詣韓藩行冊封禮贈遺一無所受嘗與同官會劾總制宦臣冒功起邊釁及薦起前吏部尚書晉南李公兵部尚書河湟王公辭涉近侍憲皇怒幾不免勘理邊帥諸不法事酌情與法輿論稱平吏部屢薦爲都給事中爲忌者所沮竟以九載滿考始得遷官外藩其爲參議提督武當山兼撫流民敬神恤民一剷宿弊禁鎮守中貴侵漁節省浮費以其羨餘易穀萬餘石備賑改理司事分守襄南平稅理冤

勘處夷情聲望日起參議以右轉左蓋昔所無亦忌者沮之耳其在雲南雪寃疏滯尤多爲湖廣巡撫會征貴州接濟軍儲底於成功被勅獎諭武昌諸郡歲荒上疏乞蠲租停稅民稍解倒懸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饑民多流徙檄令所司發銀分賑多所存活民方東作牛種無所於出公令官措而給之是歲大熟民乃安守備武臣有不律者按而治之聲屬凜凜其爲戸侍佐尚書太原周公清宂食革貪縁比還吏侍署部篆入之來資望用人藻鑑精當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饑米價騰踊死者相枕籍公咨戸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往者留都事惟内守備令是聽公多所裁定上下稱便焉孝廟亮其公勤故有地卿之命屢辭不獲嘗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陳六事指摘弊端甚剴切孝廟嘉納行之於是數十年積弊大爲滌除殆盡屬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賞賚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追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盜内帑錢物裁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

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讐叢集人爲公危之公裕如也武皇登極命侍經筵親耕籍田與九推之列賜白金文綺寶鏹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預分獻禮吏部尚書缺言官交薦公又爲忌者所沮蓋未幾而伏闕之章上奇禍作矣時其長子士聰爲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逮皆勒令除名瑾內銜未已乃捃摘部曹遺失簿籍責事械繫至京下詔獄考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同在囹圄倡和自若入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矯旨罰粟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粟二千餘石自是業產蕩然兼稱貸以給公亦不以爲意越二載罪人伏辜詔還職級并士聰士奇俱得致事兩京言官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任不報于在吏部數薦之亦不果比國是既定公論大明而公年逾八十老且病不任事矣公雖不出而璽書誥命先後疊降所以尊崇褒勵之者近歲所無天下想望其風采有裴晉公韓魏公之風焉而天不畀之上壽遽爾考終是可惜也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垂老尤能作楷行細字已卯忽感風疾左手足不能舉延醫問藥竟未收全功又越八年而卒卒之前一日雷電大作屬纊之辰烈風四起天宇晦冥弔者如市皆哭盡哀中外搢紳聞訃俱痛惜不已公家居行義可

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其耳平生有質庵奏議歸田錄若干卷行於世原配張贈一品夫人蚤卒獨居三十年恒念糟糠不再娶距生正統辛酉九月二十六日壽八十有六子三長即士聰起鄉薦次即參政君才諝行業方嚮用於時次士賢起鄉薦歷官開封府同知以公老乞侍養進階兩淮運司同知致仕孫男七長廷彥以廕補國子生授光祿寺典簿次廷臣中壬午鄉試次廷瑞即受廕光祿署丞者次廷采國子生次廷偉登丙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次廷諫廷選習舉業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郭瑤次適李旦張元憲都憲之子一尚幼曾孫五景休景維景愈景復景偓曾孫女三諸子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邑東大錫溝之原新阡予因憶國朝文臣諡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重厚博大爲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是宜銘銘曰河山孕靈希世之奇奮其六翮乘風以飛周覽八極止于帝逵以迄所施亦昌其辭苟利于國死生以之有姦作孽太阿倒持請借尚方誅以徇之我躬弗恤奚以官爲不死者天完名而歸帝有錫命尊之養之胡然而逝以莫不悲以終視始公不忸怩有歸新阡其藏在斯後千百年壞之樹之

楊一清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墓誌銘

今皇帝嗣位之初勅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公於其家尋以廷薦陞工部尚書公具疏辭溫詔褒答不允又與推吏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公强就道既而改刑部尚書途間又上疏辭再荷溫旨不允且趣其來以五月四日入京陛見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閱月疏乞歸輒荷慰留且遣鴻臚諭意特免朝參在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益迫上重違其志從之加賜璽書俾乘傳以歸有司月給公廩三石歲給人夫四名供役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聖恩過重又上疏辭不允癸未八月陛辭賜酒饌寶鈔以行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傾朝省相顧慨歎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末疾具疏預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士大夫每遇莆人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爲世重輕越三年丁亥疾且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聖躬蕃衍皇儲及再辭卹典遣其仲子適上之比屬纊呼伯子達授遺言曰吾葬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垂絕猶強作聲曰聖躬曰皇儲不及他事遂

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訃聞於朝縉紳交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遂以書授適告哀於予曰先子海內之交今惟我公一人身後之托匪公曷賴予因憶宏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死者當爲銘誌言無食予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言於二十六年之後哉公俊名侍用字見素其號世爲莆人出唐九牧邵州刺史藴後國朝有爲曾國教諭者諱圭稱耆儒公高祖也曾祖諱豫祖諱宗號敬齋爲揚州教授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鞠莊母黃氏以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就外傅頴敏異常兒年十六即善屬

詞岳蒙泉先生時爲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生游心理學業專尚書而他經亦多誦習學古文辭科舉業若不屑爲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得進士西涯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文名世者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苟而卒歸於平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

烈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得姚州判官黻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敘復南部丁未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拔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毀邊方諸

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盜礦賕銀四千餘兩爲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爲立生祠事之土官奪印相讐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印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宏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斂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久弗調吏部擬爲延綏巡撫江西陝西左右布政皆不報公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休不待報徑歸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論薦起爲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江防頗弛公

悉心經書多所釐正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以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陝西地震水湧公疏援古今徵應痛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時武廟在東宮詔官預教因薦謝方石儲靜夫楊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廷議屢推戶禮二部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勅遣公往巡視公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首賊出片紙指示旦夕擒之餘孽稍稍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建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商藩祿糧價值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壯公叔段吳王几杖爲言時甯濠雖橫未有逆萌公每裁抑之或疑其過卒乃服遍歷所至問民疾苦修周元公狄梁公二祠丁母方夫人憂歸守制武宗嗣位兩京言官交章論薦得旨起用吏部屢奏爲右都御史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士夫羣疏於朝乞還公乃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公疏力辭俄丁嫡莊公憂瑾竊柄嗜逆搢紳多被奇禍公憂之忽有召命尋改巡撫湖廣又改四川藍鄢之寇方劇公陳師鞠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保甯巴縣即取道救之猝遇賊於華隴單輿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福

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淫雨溪溢賊失期疑阻遂分黨將謀據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等命斬以徇既而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者先發諸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衆披靡人畜死者枕籍溪溝渠爲多授首捷聞降勅獎勵時兩川所在皆賊衆四十餘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動數千級俘獲無算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甫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藍鄢餘寇復熾公督兵追勦[illegible][illegible]窮聽撫然猶狐疑計緩我師總制尚書洪公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勅獎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不允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敗之擒斬尤多捷聞復被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革其宣撫職既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啓宣撫不宜復忤瑾意會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乃請朝廷擇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屬公請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科道乞留不果公

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癸酉甲戌予在吏部奏起公連薦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己卯寧庶人反科道又交薦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上在藩邸久知其名故首被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illegible]名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則諸革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寢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蒞任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分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不宜輒罷

是時寺觀齋醮漸廣疏闢異端省不經之費畿輔役多民困富室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體近倖家人私貿番貨勘未報忽內批貨給主公請究請託及營救者得旨仍沒官內監奏補匠役公謂[illegible]豎階亂不可從皆人所難言者內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某事下刑部夤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遺有旨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捄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尤快之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閒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

則愀然不樂遇歲旱率先請禱發廩鬻賑消弭寇患昔指授所司為之或不便於民輒以道告鄉人有直曲不能平者得其一言無不媿感去性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疏蕭然若寒士深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為鄉邦表率至義所當舉又略無靳惜鄉鄰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嫁助之財率以為常而期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事父母曲盡孝誠治喪與祭一循家禮輸莊所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予以姪後之人以為難葺上世墳墓而九牧之墓貲費尤多擇地重建郡州忠烈祠割田以供族祀為鄉先賢修祠立後尤好援引

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書非正不讀作文上遡先秦追韓歐遺軌而本之六經一出於正詩宗唐杜晚乃出入黃山谷陳無已間初視之若有隱澀語久而咀嚼悠然有餘味為碑板流播遍四方求者日接踵于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若干卷梓行于世配方氏累封夫人子三人長郎達起進士累官南京吏部郎中志行克肖人比諸范純仁次適次週郡庠生皆文而向正不忝父風男孫及南及人及祖及士女十人公之生景泰壬申二月十日得壽七十有六墓在某山其葬以某日事狀出兵部侍郎山齋鄭君岳詳且核撫而書之如此所未及

者若之銘銘曰何物浮屠蠹我民彝禍水浸淫孰障而支廬居火書乃唐退之川人恃險習亂成性招莫我馴兵之不靖悟我廸我公宋忠定剴切百奏丹青炳如一夫不獲罪實在予宋范希文唐陸敬輿不苟爲同不矯爲異無人與我惟求其是忠信所孚斯人諒只反澆而純樵懦以起後死有託謂我知己大書特書國有信史

楊一清 勅賜義民華騰霄墓誌銘

嗚呼騰霄遽至是哉騰霄罪無可死爲讐家所中官不之察坐以死鳴之部使者鳴之朝積數歲官既知之嫌於當避莫肯直去年冬蘇郡守胡君孝忠廉得其實始直之既脫獄而病病且革語諸子曰是亦人所爲哉命乎天也華氏獲通於予三世矣騰霄父東洋處士還往尤習予每歸江南東洋必造謁款數日而去宏治丙辰予提學陝西以公務取道歸東洋病不果來比予行怱遣其塾師攜騰霄至書云佑病殆不起弱子孱弗立先生其予視之予感其言許諸東洋卒騰霄年未弱冠綜家政克自樹種鄉人初或少之乘間肆侮且訟之百釁叢集人謂宜稍貶以脫禍騰霄曰審如是吾家破矣毅然應之直氣昌辭身遭窮辱不少沮撓自是人莫敢侮貲產蕃殖家益昌予以東洋故

每爲調護然相見必有規誓欲其體聖門好禮無驕之訓以保身完家自是屏除俗好樂爲義舉駸駸有時名騰霄姓華氏餘名騰霄字也別號懲齋其鄉先達陳方伯所題取懲忿之義陳故東洋友需規也華世爲常之無錫人出南齊孝子寶後六世祖幼武五世祖悰韡高祖興叔曾祖宗隆祖守正皆以隱德望其鄉卒東洋義聲振一時所與游皆名卿大夫士其卒也予爲傳之初東洋壯無子其配鄒氏憂之爲聘曹氏爲側室實生騰霄性穎慧東洋愛之甚不遺之學未究其才然遇事機警凡所料理多出人意表既遭多難歎曰吾祖得吾父而惡言不至于耳吾獨非夫也乎吾父將不瞑目地下矣用是益自淬礪執禮守讓或時折節下人而猶不免富者忌之府勢然耳初東洋之喪治葬與祭咸中禮邑人改觀比鄒母卒哀毀如東洋儀文縟腆有加爲常語諸子曰吾不母生而母實予我無母則無我況汝輩乃請故縣學斯文僑傳鄒母事行以傳歲稍豐穀米盈羨則曰此歉之漸也節縮浮費以備不測歲忽不登則傾囷以糶曰我享其息人樂其利惡乎不可至於人棄我取積其贏餘居積如白圭而佃人輸租有弗給輒減且蠲之正德辛未都憲楊江俞頁佐治水江南以邑東圩岸圮知騰霄有巧思幹局檄使

治之不三月工成丙子歲饑巡撫都憲王文明請于朝行勸分之令多者給之劄得樹綽楔于門旌其義騰胥應例輸粟八百石以備賑事聞得授冠帶爲義民被勑嘉奬有素有恒心猶敦禮讓之諭太宰太原喬希大爲書素有恒心四字揭之楣間以侈君命其生成化戊戌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甲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僅四十有七而已娶鄒氏子男八其四鄒出餘皆側室出女五人孫男一女孫六今年春二月予起廢西征孤延壽率諸弟持狀詣予求誌銘予以戒行伊邇辭閱五月駐節固原延壽復遣其僕持書請曰先父卜以今冬九月二十八日祔葬邑椿桂山祖塋東偏不得公誌銘不肖之罪無所於贖於乎是尚可忍哉

銘曰民以義稱世所貴官以義名君所賜有高其門表綽楔樹之風聲流示世我不疾趨行乃躅彼横逆者奚宜至明明我心坦不媿胡然而天報施戾我委其贏畀　有欲徵之視銘誌

庿鵬曰簡切似韓紓徐似歐

戎馬倥偬之際猶有此閒情爲故人子誌墓無溢語亦無匿詞而意真境真斷非捉刀者所能爲公于是乎不可及矣師範評

張含雪山大夫墓表

大夫名公字恕卿號雪山木氏以金紫貴臣世守守專於麗江厥郡滇西雄壁大夫夙負奇氣越羣儒性童牙不爲兒戲曄儁而逸醜爲讀書千百言過目成誦洎長不資師友講習而奧典賾義罔弗洞悟人皆稱之曰此天才也洎膺藩翰控拓之任而雄冠萬夫雅凌前哲凡都會世祿者莫與之儷此蓋木氏世守守事幾二百禩爲臣克忠爲子克孝積深而報淺乃山祇毓嶽灝氣鬯達奕代貞誠百靈擁衛篤生英俊光紹前烈而垂則後裔矣是故著其忠孝之行則人無閒言而奉公憂國也著其禦守之績則樹勲金榜垂名鐵柱也著其威武之揚則胸中之兵甲而西戎之膽裂也其詩學之工則泣鬼神驚風雨振風雅薄漢魏也祀先則祠宇曠邃而神安俎豆精潔而時備正家則壼儀由禮而不專矩範崇嚴而有度慎守封疆而磐石鞏固精操戎旅而帶礪雄威若其莅政臨民覩萌逆讞鑑定法嚴雄斷靡滯彼翹明闘智者其術莫騁詭辨墜言者其蒙靡將是故邊徼胥靖而土酋之梟弗克如其境愷悌成俗而編齊之謠卒以闡其風大夫嘗自有言曰吾之才也無大過人者獨吾之性也則大異乎人焉吾好儉而惡奢也好捬而惡矜也好功而惡伐也

古語有之留有餘不盡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斯言也吾拳拳服膺而罔時日忘也於戲儉而不奢檢身治家之要也抑而不矜修身篠德之樞也功而不伐保身處貴之機也爲政之道莫大於是是故聲光燭照譽美星懸聖天子親灑宸翰以輯甯邊境字賜之木氏奕世之盛益滋以大嘉靖癸丑疾終正寢享年甫耳順孰弗稷然與喟然劇曰大夫壽止於是耶胡弗躋上壽曰胡天道無知而施報之爽耶含聞其言亦駭然異靈然傷曰云兹然乎云兹然乎夫壽其躬與壽其名孰大孰小壽其名與壽其世孰重孰輕大夫忠孝之名超於四際詩賦之什振乎五山况端峯君性資靈穎而才華儁逸上克肯父紹述濟美世益昌熾大夫顧嘗見端峯君之有孫而稚與端峯君趨庭聞詩禮之教久矣若是大夫之名之世將歷千禩萬禩而榮顯於無窮矣孰謂非上壽哉含以戇癡疎蕩於大夫乃同心而石交苟誠不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是故通而孚乃誠而固有以也兹也修辭闡與以發潛德之幽光無扛鼎之筆力亦情之所極謹剛大都表諸阡云

幾若無美不備矣然其文氣之密栗堅緻李臨淮壁壘實非他將可比○公作此文後木氏謝以重貲適新建一樓索名于升菴升菴題之曰鋏樓蓋以夷金爲戲也公默不語他日訪升菴齋故無額公詰之升菴亦以爲言公題曰獨居既擱筆大笑曰東門之役今始報之矣前輩之雅謔有如此並記之

楊士雲董母尹氏墓碣

叔母尹氏有完節可以風也叔父董公病革與檢庵伯父樸庵先君訣既呼叔母曰若能有柏舟之志當矢寺叔母拔髮跽曰所不如遺命有如此髮公曰寺瞑目矣復何言後果有奪志者叔母奮曰死者其忍負乎拔髮之言在也聞者愧沮竟養姑育子見公地下不食其言可謂完節矣嗚呼今法令所彰者非若人乎泯沒草間者無若人乎獨若人乎可以風節也叔母諱桂椿考仁生天順壬午四月初二日卒正德乙亥五月十一日合葬於公子士賢促刻石於墓士雲曰餘可略也謹書此以爲碣且告之凡爲婦者

只此已傳寺最厭今之聯篇累牘者其無異買菜求益矣○

此與王鈍菴伍公墓誌同一可法

楊士雲敬庵先生墓表

我先生董公諱璧字連城號敬庵學者稱爲敬庵先生考諱鋭妣董氏本趙姓外祖諱繼先無子以先生後因姓焉幼穎敏祖甚奇愛之命真學於先郡令楊公廷玉公師道尊嚴少許可獨稱先生初爲郡弟子員巡按蕭軒郭公印之大異其文遂名動士林成化丙午領鄉薦一上春官弗偶宏治丙辰中乙榜以年限銓署蒙化訓導事爲縣養且期再舉在蒙模範科條動則古人士咸有造壬戌再上春官弗偶甲子擢教諭蜀之富順教法如蒙士益咸有造部使者以優異聞正德癸酉擢知保寧巴縣無何巴爲州改變之太平太平新設在萬山中流寇淵藪大軍甫勘定特縣設之時瘡痍未瘳荆榛滿目公私赤立庶事草剏先生摩撫經營日不暇給既而居者寧流者復梗者熟化者構整整章爲完邑又以優異聞吏知青神青神繁劇悍胥黠吏爲我民蠹要官勢人又掣肘焉先生壹意撫字力爲鋤抑民甚宜之不便私者莫利焉先生屢請謝事當道慰留之嘉靖甲申以秩滿乞歸抵家明年乙酉夏大旱躬率鄉人積精走禱三日大雨活足衆比之東先生云條遘疾以六月十二日告終享年七十有三嗚呼先生之德之才獨可師一庠牧三邑已乎小試焉爾而輒有聲士雲蚤立門牆見其博採約取而文學富氣和貌

溫而充養粹志潔行修而操履端愈厥祖事厥考而篤於孝愛厥弟而篤於友仁宗族交朋友禮鄉黨睦而信讓茲豈復有如先生者乎出而事君又爲良師牧如此其所謂有德於民歿而可祭於社者乎配楊氏先卒繼劉氏亦卒子二人楊出長範次節郡學生克承家學後先生三日卒可惜也已範以是年後十二月庚申奉葬於宏圭先塋其邑里世次如家禮刻於誌石某謹爲表以揭於先生之墓

楊士雲張冢婦墓碑

予友鄉貢進士張愈光以書來曰舍妻盧氏亡矣願丐碑銘且爲狀曰盧氏雲南都指揮充參將諱和女也參將才識雄俊有機辯滇人一口號貴富驕盈家然知讀書識字內交吾人吾翁司徒公爲吏部時求兒婦於滇卜盧氏得咸聘之既笄東歸吾母夫人時在永昌見其娖娖晏晏喜曰可爲冢婦矣又恐習驕盈家氣必嚴以端之吾翁轉南戶侍夫婦往侍翁喜且教之曰女姑謂女染驕盈家氣然乎唯唯愧悟蹶然頓改舅姑乃咸喜曰婦非復貴富驕盈家人矣西還以千數百指難一居卜鄰宅俾居之命曰兒愼爾居惟輿覆在爾躬念哉夫愼婦弗愼弗婦滋哉夫婦奉命惟謹較侍左右益敬含姸施樂交吾妻盡市裝

賓之飾以助無難色賓至亟爲具以款未嘗苟甚惜百物飲食不擇淡薄衣服無紈綺自嫁過門僅再歸覵覵詰詰亦靦甚悔幼染武弁家氣噎膈不可復生女一妾生梧梓二子字之均一梓孩病瘡膿血穢不可堪躬摩爬搔洗之勞恆以手枕籍之否則恆喧不絕手痛不敢移左右侍中寒陰雨輒痛遇外內族卑尊敵已秩有恩禮人咸多之含廿年病肺賴勤家承而不專適復因含遺厲疾乃亦病惡夫軫之强事事略不牀枕一日劇遂卒嘉靖丙戌二月壬午也年甫四十有二舅姑臨之哭曰今婦非昔婦二子哭之痛幼者幾欲絕曰吾母字兒與梓如吾姊也妾婢僮僕哭亦痛曰主母約躬而豐吾旅且恆也含坎壙塲屋遺之以肆未得一日貴念其願修而夭而終贓而絕可哀將以是年月日葬郡北之阿夷山先祖考功公手穴地也願丏銘碑圖不朽予稔耳盧之賢知愈光之狀核也遂書爲碑銘曰

娟娟柔質學於舅姑克稟厥訓宜其室家濯彼昔粲肆成今撫碑阿夷者冢婦之墓

　筆端大費周旋然其用意處已如鹽着水中味之無極

李元陽給事中宏山楊公墓表

點蒼五臺峯之麓有隱君子曰宏山先生以嘉靖甲寅秋九月

八日卒年七十有八是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宏圭山先塋之次越五年先生之子準率諸孫來謁曰吾考之葬門人楊鶴齡既爲誌於元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懼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陽少時望見先生古貌秀爽談論亹亹喜汲引來學心甚慕之後於京邸奉周旋先生每折行輩以相傾下里居以來雖不得日侍談麈而先生之一言一行無非敎鄉閭風後進之懿矩陽中心服而佩藏之先生屬纊前三日陽夢先生來爲別既葬後一年陽夢先生來屬碑典懷疇昔鏤骨不忘竊願以一言自托於先生不可得而陽亦老矣矧以汝推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督學使小試大奇之宏治辛酉以詩經薦雲貴鄉試第一人上春官失意乃游太學同舍生曾確爲白沙門人述其師之說一言予契深悔舊業之非因研究性理淸修益篤楊公宗堯昔同筆硯與講明此學輟意進取亦既有年鄉之老宿以父母之命强之先生乃勉强應試雖屢蹶塲屋終不變其學以徇時好正德丁丑登舒芬榜進士以文望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是名動公卿一時同館如崔如玉以博洽自負獨推先生以爲莫及已卯冬授工部給事中奉詔查盤湖貴糧積事訖取道省親比入鄉國千里外輒弛導從不欲以使節凌鄉人

惟單車疋馬遂巡而趨會丁外艱哀毀骨立輿疾復命往返燕黔不受驛廩苦塊飦粥如在喪次萬里長途寒暑載變守禮畏法有如一日服除之後親識勸駕先生曰太孺人在堂何忍離去且萬無奉以俱往理遂決意不出坐臥一小樓左右圖史非親族慶弔足不踰戶樓甚卑隘貴官憫焉欲拓其居先生曰先人容焉於某侈矣風雨燥溼人不堪其陋先生曾無慼容嘉靖己丑太孺人寢疾先生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比歿悲慟垂絕復甦既葬欲廬墓嫌於沽名遂堊松楸朝不間夕閉戶讀書一坐十年吏於土者欲一見而不可得先生之居去城三舍兵備姜

公每造其廬信宿而後去謂人曰宏山清氣逼人可敬可畏督學孫公把手晤語嘖嘖嘆賞謂當世鮮有其儷時雲南撫按部院科道論薦章疏交出疊至不謀而同嘉靖丁酉吏部尚書薦起光祿卿馬公理及先生等若干人有司勸促日至不得已就道至京補兵科給事中尋轉戶科左給事中先生見俗尚迴別當途非數候不得見聞人非重賂弗爲通遂閉關不出以病報有頃吏部遣人至曰補提學先生曰老弗能也又曰補司業曰提學且弗勝況司業乎乃擬故尚寶卿先生亟辭於天官曰尚寶修屬多畜粱族固非貧士所堪任而疾病餘生非可久於京

師者迺上疏乞骸骨會內閣議選宮僚先生預焉輔臣見疏因除名甚惜之命下允還家調治痊日赴部先生既得歸求仍坐小樓探討六籍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康節皇極甘石星經枕籍弗去各爲詠贊以明其所得巡按御史劉公郝公林公巡撫都御史應公論薦相續皆謂先生負士林之重望爲一方之鉅儒不宜老於巖下有司勸駕懇懇先生不應竟以是終先生平生清介凡交際有餽遺輒面赤若將浼焉居鄉與物無忤一惟敦行古道身爲言官垂四十年子孫無美布餘粟僅能力耕以食視世之冊雖以取容壟斷以足欲其賢不肖何

如哉先生諱士雲字從龍別號宏山一號九龍眞逸名其居曰乾乾齋生於成化丁酉六月十日世爲太和喜洲人姓本董氏其先有諱昇寶者仕元爲鄧川州同知寶生高祖諱俊爲大理宣慰儒學學錄俊生曾祖文道文道生祖鉉鉉生考珏考之幼也祖姑董氏愛其穎敏遂抱爲己子祖鉉弗難也許之因姓楊氏今贈兵科給事中母楊氏同邑斌女鄉稱其賢贈太孺人妻楊氏同鄉鐸女族歸其善封孺人子男二人準模模早世女一適周吾爲孫四人應柳應胃應虛應井孫女三人楊東皐杜承勳王萬春其壻也先生先踐履而後著述嘗分錄春秋正文以

詆胡傳之誤又訂尚書蔡傳之得失皆未及脫稾所著有黑水集證一卷郡大記一卷先生究心皇極經世書天文歷誌律呂諸史韓詩外傳老莊列三子說苑太乙皆有詩可證其門人方稾次未行

清介處可以為法至銜䘏復命萬里長途如在喪次非天性純篤不能亦可見素履之一端矣滇文略評文略評甚當世之為大吏膺使命者借親之死而網利報喪受弔苫塊闔目眈眈于餔啜之厚薄所謂哀毀骨立固未之見也惟錢南園通副于楚南督學任內丁內艱歸里匹馬襆被奔馳黔道人皆重而畏之近則初頤園大中丞五月十六日皖客聞訃十八日單車就路以較九龍山人不已古今並美哉丁卯小雪日師範記

包見捷參政萬公阡表

滇南先生者吾滇之端人君子也當嘉靖間歷官中外二十餘年而以予告歸歸又三十餘年優游泉石以啓諸搢紳所為誄銘狀傳碑述纚纚言之矣一日先生季子鈁謂予潸然泣下曰先大夫之葬墓木已拱迄今尚未有以表自惟不肖且老慮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見先人地下敢徼惠子之一言以標麗牲之石予謝不敏側聞先生少朗慧有異質嘗借書緗閱一覽無遺十九校試於有司輒冠諸生廩學宮辛卯舉於鄉又六載成進士授富順令未幾丁母賈憂歸服除補成安徵入為南京戶科給事中考滿贈父懷雲公祚如其官封母賈太孺人七載出為四川參議遷副使遂晉廣西參政甫三月即上章乞骸骨歸撫按五薦竟不起以壽終年八十有八恬然坐逝卒未浹辰督學采士民輿議祀於學宮始先生之令富順也邑多豪肉視單微而簿書填委猾吏舞文先生一切以嚴破之徵逋負之姓名裁宂費之里甲尤能以片語平富湖累年爭田未決之囂訟於是豪勢有力咋舌無敢譸張者甚為劉端簡公采參蜀藩時所器重再補成安節操倣富順而才愈瑩練表冠桂之循今遷陳餘之遺祠興學置倉繕城浚濠築堤植柳其土人呼萬公柳政聲為畿輔諸邑最至今二邑尸祝之其在晉垣也主管後湖魚鱗圖冊簿籍已失公綜覈証今鄉故撲盜竊源而湖志成尤侃侃談天下事如官邪邊務科舉驛傳種種宏議會內外計則糾其卿貳昏庸之宜黜辨某方伯操履之宜留至劾柄臣予借試一疏尤觸時忌而竟以一麾參蜀議矣時巴渝歲累儉疫大作道殣相望先生檄守令多方賑濟所全活甚衆又楚施州蠻

貴叛洮川東支羅坪圍旁掠郡邑致勤楚蜀黔兵以討先生贊謀督追旱火炬賊藪頸詣楚軍門降寇平部覆敘功拜白金文綺之賚明年白蓮妖賊蘇麻子朱國材等嘯聚攻劫大同間人情洶洶議修城設邑紛如也則請無過張皇弟大懸賞格購賊酋赦脅從而一賊卒就縛萑苻晏然播州流苗猖獗幕府議勦先生弗是也竟單車詣湄潭宣殿德意嘉與更始播苗始知生全之樂願自解散報聞敘功奉旨陞俸一級會威茂番釁時閫當事才先生擢治兵使者鎮之甫蒞任生番並董果以三千衆攻保縣司教勞午先生慨然躬督將士往援乘夜燃炬鳴礮聲

言衍賊營兵氣大振已嘿禱於 神天驟雨河流漲溢番彝卸甲膠解遂望風宵遁去其沉毅有略如此先生在蜀藩臬四見薦豫諸所惠愛洽閭閻擘畫書翻岩甚爲上下孚信泊粵西左參政之命下蜀人泣送車軔不得發抵粵振刷有聲以議宗室忤直指使襲某忌見中而遂初之志益決因具疏以病請詞甚懇切銓議予致仕歸年僅五十有一而又非實病人咸以抽身之早而不竟大用爲根於是粵諸寮友屬石汀殷公正茂芳洲洪公朝選爲敘贈以鄭重其別比於長孺之戇不疑之厚康伯之信二疏之勇僉謂知言先生性篤孝每念二親早棄養抵里首營阡兆松楸蔚然歲時治具集諸親黨風塋下依依孺慕濟泊自甘不治生產乃睦族洽鄰周急恤困令人人厭其意鍵門窮典故課諸子以學行諸青衿執經問字戶屨恒滿後多顯者治圃郭外蒔花藻竹吟咏蕭然絕不與公府有司之事究心理學不屑屑雕蟲而詩文皆匠心獨詣削其藁存者僅二卷至其經紀吳別駕李郎中之居樞于通灣于白下潛甦方華竭輿議尤以爲難云夫以先生再爲北令循也績最也徵矣法不宜南卽南而迴翔省郎者七載才局節概峻厲彌明竟出於外又西南脊脊多事也無亦以極難極繁嘗先生乃癯然之軀庇試而靡

不效彼豈無希柄臣之指者卒四蹶之無所得纖毫過而交稱甚有眈眈於邱壑間不惟不能瑕先生而薦剡再三也則先生出處心事生平不以語人而人罕有測其微者天下才華之士進以揮霍陟膴退以矯飾博名者不乏也則如先生之躬修篤行誠足光人倫而昭來禩者是可以無表乎哉予夙嚮往先生日者有滇志之役推爲人物赤幟而又季鈁迫欲得予言適奉命還朝戎裝匆匆姑摭其大者以令後之式閭道者得以覽焉先生諱文彩字國華號涔南別號恒齋以三子銑仕麻哈州考績晉封中大夫妻何封淑人

潘一桂禮部儒士袁公墓表

丁巳冬外舅袁公埋玉有期妻兄養沖以墓道之文見屬辭之再四弗獲已愀然惻然筆不得下誠弗忍文公也然生平懿美或至湮沒無傳則又奚忍弗文公哉 按狀公諱炳字耆卿先世應天之上元人洪武中諱仲富者以 提舉遷金齒遂爲永昌人仲富生顯顯生景榮景榮生準準生 機稱達甫先生是爲公大父自達甫以上世有隱德而達甫公 尤其彰彰者生子三伯諱必遐仲諱必科仲以子別駕公貴封 如其官而伯以好義特聞閭里間當路以冠紳榮之生子三公 其季也公純篤性成孝友

天植總角受書攻博士業志欲取青 紫爲家聲光數奇不偶退而深念堂上人春秋暮矣賴吾以養豈必馳慕不可知者以妨菽水於是晨昏二親間趨庭色養備 物順志務極誠潔供職之暇因其舊業益修治之儉約勤苦以 創爲守卓然自立前人所貽遂日見充拓先此內侮外侵俱曰 是易與耳徐則侮者侵者聳然改容以爲是能自振拔者公雖 權子母策付一務在治生然恂恂禮讓不溺於俗不競于利故 分受貲產田則取其瘠者房則取其僻者曰吾奚忍與兄角然 兄之產後卒賴以保之而不居功嘗自言吾有親可事有田可 耕有子可教於分足矣杜門掃軌栽花種竹留心古名繪法帖 取古今諭俗警世格言曰諷詠之慕陳太邱王彥方之爲人親 族子姪有弗檢者必面相戒約以是人人嚴憚少或負垢惟恐 其知即有銜其簡者曰吾任吾天而已何能挾媚道投人好其 公直自遂每若此親疏內外間以急告百方周給不靳多寡必 滿其意以去或以貸請無不委曲以應貧不能償則焚其券蓋 棺後感恩誦義者紛紛泣下焉父母之喪拮据自盡情文兼備 務叶於禮寡嫂孤姪不以相累而兄嫂大故尤毅然自任必躬 必親俾逝者存者無遺恨及兩子已娶駸駸向上有聲黌序督責 繩束不少假借每進見時

凜凜義方之訓若嚴師然蓋庶幾恩 義交盡不拘嘻嘻易嗃嗃者生平有志於醫驗方善藥時時蓄 集叩之立應不計其貲自奇症異疾每獲捷效曰吾期濟人利 物已耳豈以壟斷爲男女事畢有世外思方葺別業期于此中 翻貝葉講無生工作粗畢一疾不起卒時棺槨衣衾皆手自備 公行既長者其於死生之際又何達也先是杜既仕請於部以 儒紳榮之辭曰吾隱者必隱者之服始安自惟凉德敢以冠裳 爲炫燿耶堅持不可直至易簀時方始成服故以冠帶儒士稱 卒丙辰年五月初十日距生嘉靖辛酉年二月初九日享年五 十六歲配張氏生子二長

嘉俊增廣生次嘉運府庠生女四長適杜餘俱適名門孫男六長鎮次鈗次鏈嘉俊出次鑛次鉉次鋕嘉運出玆卜丁巳年十二月初十日葬於白華山之陽據言公存日手定穴蓋吉宅也

外史氏曰君陳之政施于有家向平之願畢於婚嫁達者之言謂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如死何如生耳以吾觀于外舅袁公何其懿行卓識多有合於君子歟他不具論論其大者門以內雍如穆如可以觀政乃居塵出塵灑然有濠濮之想不賢而能之乎至其讓善辭榮自營後事則齊得喪一死生又令人爽然自失矣此數者足以自表見况令子佳孫森森蘭桂尤足亢宗長世則天之報施善人未云薄也

王廷表　廸功郎襄陽丞伍公墓誌銘

公諱時暘字東升號泉崖先世官臨安路因家沔逓傳二世至均生宗宗生景文景文生壽永娶趙氏生子六公爲次宏治八年充郡庠弟子正德十年卒業太學嘉靖十六年除湖廣襄陽丞襄陽通衢事夥公受疾無倦富豪大訟惟直之無所取內艱歸遂不仕公性謙忍與衆無忤莫不愛之事父母孝處兄弟無間言伍氏鉅族咸率教郡謂之白眉歸家朴素或笑無畜公曰天下財可畜乎古今以畜財敗者多矣吾有先世舊業守之遺

子孫耳衆服是年七月初一日病卒哭者如市公娶楊憲女生子二長商廩生次典女一嫁庠生楊明孫男二公生于成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四嘗典營新墓於北隴卜來歲二月初九日葬持狀請誌表與公聯戚締處愜洽一旦失之每瞻于夢寐誌之肯不悵悵耶復銘曰不說衷而擢仕以標墓門風雨印續昭昭

下筆矜愼猶見唐賢遺則

楊士雲　明故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嘉靖丁亥十一月丙申四川按察司僉事張公卒於官明年戊子十一月庚申歸葬宏圭山新兆之域又明年己丑六月甲申乃碑其孤應元應熊捧狀句予銘予宿受公知其忍辭公諱雲鵬字天翼家大和之上洪坪祖諱富舉文學闢家塾有高尚風父諱浩丞開河驛以毅皇帝即位恩用公官贈左評事母李氏封太孺人公少穎異沈靜起鄧川諸生領宏治乙卯鄉薦登壬戌進士第觀兵部政奉命班錢式使山陝川雲貴乙丑授大理寺左評事以明允稱丁卯遷寺副逆瑾竊柄公以平反允之謫丞寧遠縣士論壯之遷知湘陰未赴奔太孺人喪畢瑾誅壬申召爲刑部山西司主事遷員外郎郎中守法彌堅爭議不阿

部長銜之乙亥出同知和州遷通判九江咸有治狀部使交薦之甯濠之變郡城陷公先以檄公出當路概論失守公弗辯竟得白左調知宜賓部使最公治狀移諏興革之宜亟者得公報償歷歷中肯綮因數薦之乙酉遷同知南甯未赴轉今官奉璽書飭教瀘諸處戎事威懷並用風生譽長先是石城釀亂公偕諸道戮力蕩定巡撫鄭公上其功被勞賚焉鎮雄黠酋逐流守南鄙震驚公偕諸道深入設奇賺折戎首遁疾馳至瀘處分後事衣冠坐不起年六十有一嗚呼公遽止是哉士節爲大才次之公前後更迭外內輒舉職才也屢觸權要擯斥惟甘不以戚福與其中節也才可能也節不可能也是以蓋棺可也弗究厥施者天乎其事太孺人色養兼至迎於京邸遘遠疾士罹戚太孺人豫奉歸屬弟雲鵠侍慰必謹弟卒字其孤如子皆難能者配孺人李氏雅稱克相子男二應元卒出應龍側室譚出儒府學生女一瓊華尚幼公貌溫性剛居常言不出口臨事是非屹然不可奪與時齟齬弗渝也善吟詠尤耽杜詩興至未嘗不歌歌未嘗不流涕有集曰歟鳴子嘗序之東洱其別號云銘曰

蓋彼脂韋兮我則爲玉與金彼析靡曳兮我則畏天與人矧往復兮屈必信稜稜大節兮摩秋旻邈百禩兮垂令聞雖化弗化兮巢若存刋樂石兮告無垠

李元陽　董君鳳伯墓誌銘

君諱難字西羽號鳳伯山人其先系出九隆世居太和有諱成者唐咸通中爲南詔清平官成九傳至救仕元爲大理路判救生銘爲錄事司主簿銘生寶爲順甯司經歷再傳有諱鍒入貢國初授土官巡檢欽給勅命以歸鍒生禎禎生琳皆襲祖職琳子四人曰倫曰傑曰俊曰儒俊爲人恬淡自號鶴松居士配郡人御史楊春之女孫生子三人君其長也君幼警敏六歲知屬對偶長而手不釋卷習舉子業受春秋能好吟咏遂棄舊業成都修撰升菴楊公謫居永昌往來蒼洱閒每考索羣書必曰董生董生寓蕩山樓寫韻樓輯注古音亦惟董生侍筆硯銚菴王僉事序古音曰升菴今之李雲乃董生者非侯芭歟君詩有秋興八首爲修撰所取且爲評之修撰涉歷游覽必以董生相隨謂人曰西羽時有寄思山水閒不可少此人君事父毋孝待弟厚徒以家貧不能盡如其願然介直不苟循人順甯舊守以僚官後人延之俾爲子師留一年遂歸屢以馬迎君不復往曰甯甘蒼洱貧境非吾土不可居也其在順甯亦以仁恕爲開導之本瘞骼賑饑士人德之蕩山有斑山寺君家先人之業升菴

公寫韻樓在焉歲久漸廢君雖食貧必修葺完好君生宏治戊午卒丙寅正月五日葬在聖應峯蕩山之原原配段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夭者不書今乞銘者學舒邑庠生段出劭子春芳楊出吾鄉布衣而好學者不數人君著書十餘種若古音餘奇字均其最也君與余友非一日矣今乃作隔世人嗚呼何忍銘之何忍不銘之銘曰志璞心綺有詩孔美於身不逢應在子何所求君君藏在此

李元陽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墓誌銘

公諱汝濂字敦夫姓趙氏其先南京上元人祖永牙公於元末遊滇得地於太和之龍尾關因居焉高大父陽會大父均咸有隱德大父平贈推官考儀號春汀領雲貴鄉薦初授涪州學正歷應天府推官瀘州知州有惠政累贈中憲大夫妣段氏同郡通判曉山段子澄之女累贈恭人公以宏治乙卯正月三十日生七歲步趨不類凡兒八歲能屬對曉山奇之十五歲嘗游江見鄉舟將覆公急喚舟子移己舟救之舟子曰灘漩惡往救恐不免公曰生死共之坐視其潰忍乎卒之兩舟皆濟所活三十餘人春汀公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公自是益勵問學嘉靖壬午以易經魁雲貴鄉試壬辰成進士觀政都察院是年十月選翰

林院庶吉士乙未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丙申調文選司主事尋轉驗封司員外郎己亥轉稽勳司署郎中調考功司庚子實授考功司郎中次應補文選司公白冢宰曰頃者考功一任積怨已深今願得南京尚寶足矣冢宰曰此非所以處賢也明日詣內閣力辭諸老皆嘉其恬退竟轉南尚寶卿甲辰由尚寶轉太常寺少卿尋轉右通政丁未轉太僕寺卿庚戌轉太常寺卿尋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管院事俱南京辛亥同南京吏部考察京官時以公舊歷斯任每事咨詢多所雅服是年公自陳對品調外任竟歸里既三載甲寅吏部咨驗詢官員如有疾自甘休致者聽具奏以原職致仕公如例乞休奉旨准以右副都御史致仕隆慶改元例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己巳三月十七日丑時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公爲人簡默平居寡言及至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屈聞者悚然初爲考功主考察事人以閣下私人爲言公艴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明日立堂上傳唱官名都察院王某曰御史某某宜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有過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有部郎魏某者周尚書欲黜之公爭曰此端人也不當黜周曰吾黜吾屬何與爾事公曰黜人顧可以私乎周怒而訐公亦訐衆爲之解始從之頃

之科道拾遺奏上卒留勑時趙文華在黜中疏將上冢宰謂公曰顧趙某可黜乎公抗聲曰顧趙某猶不可黜乎趙某不出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閣寺難之公曰第進之生死吾自當耳疏入不報久之文華奉特旨得留一日遇公於途讓公曰昔曰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刀不銛耳彼恚目而去公在太僕堂側貯平餘金公乃分給僚佐已獨無取衆以爲矯公曰諸君有出巡之費吾塊居於此受之無名竟不受相馬給價不大費而馬數易齊民皆稱便公自雒考功忌公者目謀所以中公然公論在人卒無如公何時有嗾李給諫者

令論公李奮然曰吾豈爲人報讐者耶人以告公公曰荷李公知已然吾官至此時與心違行爲人忌不歸何待公歸里不治宅第只築一草庵曰覺眞常謂人曰生平涉歷殊無眞着今乃覺眞惜晚矣公敦內行不外飾器度淵凝人或犯之不與較濟貧周困鄉人德之娶王氏同知玉溪王公女男二曰松曰棟皆庠生隆慶壬申將以閏二月十六日葬公於祖塋之南二子持公年譜乞余銘公墓余與公同領壬午鄉薦公長子爲余壻知公莫予若也何敢辭遂志其履歷而系之以銘曰

近代取人摭華厭樸巧僞相衡棐國之福公爲考功秉德惟中不爲勢屈不以利背時多顯應宰臣之側公力黜之善類以植平居雍雍無所不容及當大事莫撄其鋒投閒置散行身坦坦不有己長不知人短長者之名久在鄉評壽考令終曰惟德貞蒼山皎皎洱水淼淼我銘其阡德人之表

李元陽侍御雲川高公墓誌銘

少參高公旣歿其子可覩持給舍愼吾楊公所爲行狀來請曰先大夫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於點蒼山下祖塋之次不可以不銘惟翁少同學壯司朝老同社銘微翁其誰宜余乃按狀而次之公諱對字仲龍雲川其號也先世應天上元人洪

武初戍蜀之汶川後徙大理遂爲大理人公之高祖曰士賢曾祖曰德祖曰信考曰昂號天臺由鄉進士歷知湖廣沅江桃源二縣有惠政二縣並祠之生四子公與兄饒陽令崧弟太僕丞岐皆周夫人出岵爲庶劉出公初授行人司行人丁酉授浙江道御史已亥巡鹽兩浙壬寅巡按福建癸卯監臨科場未還京推南陽知府忌者不釋尋又謫鄭州判官頃之公論以爲屈戊申遷巴陵令庚戌陞辰州府同知癸丑春陞南京戶部員外郎夏轉郎中甲寅陞廣西按察司僉事會病乞歸不允戊午陞湖廣布政司參議旋以親老告歸公爲人敬愼精敏急所當務初

釋褐卽披讀律例不去手同列有譏其俗吏者公徐語之曰仕以致用苟不諳律鮮不爲黠吏所賣罔者是之爲御史巡視東城立格眼簿爲日稽時考之法有逸馬三日無主公命城卒收之明日馬主始來告失狀公令卒以馬歸之咸謂都市中剽人而奪之金者月無虛日高御史巡城乃道不拾遺乎在浙巡鹽爲一切簡便之法首擒巨奸數人而鹽政遂通事竣還京取道淮水將渡而大風作舟子逆回不發公曰吾篋中苟有一毫浙物此舟卽沉如其無媿鬼神必諒之遂亂流而渡風浪息其在福建所至洁務疏禁暴吏望風解印綬者十餘人六日夢漳州

鄉官楊憲副告脅下刀痛者痛而覺之曰此必有冤至漳問其人已死未葬公發棺驗之脅下果有血刀鞫得妾匿金杯懼主搜出因其臥病刺之遂伏辜其在南陽首疏淹禁百餘人貧罰鍰者又百餘人聞唐王有疾修穰公委曲啟王曰穰之爲義貴在散財今獄中逮繫年久無措益貸之遂得請釋放囹圄爲之一空其在巴陵邑當水陸之衝官民俱困公擘畫方便客不留滯驛不告勞遂爲成規其在廣西日七山賊起軍門以爲憂紹兆夫百餘人願來報効軍門擬留之公曰此必七山賊屬來刺消息亟宜防之軍門如其言後出師擒獲數十虜此輩居其半

其治行類如此天性篤孝身在仕途心懸親側自爲行人以至參議凡八度省親皆不憚險遠里人稱之公以宏治己未年九月九日生以萬歷丙子年四月四日卒享年七十八歲初娶昆明熊氏卒繼娶錢氏亦先卒生子守約守泰長安福俱殤可觀廷對皆府學庠生好學兼禮亦期紹厥緒焉

銘曰高氏載德以大其門父子兄弟並膺寵恩偉哉侍御參於大藩不撓不率終始用斁翻然歸養樂彼邱園壽躋大耆俄於子孫刻我銘章千祀常存

李元陽明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表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先世湖南人高祖元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皆隱德不顯考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千言正德己卯舉於鄉嘉靖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爲民病公銳意以履畝量田爲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盡己命以圖之於是不辭謗不避難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賦濟高下無不得其情冊成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典縣有陂

堧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疏濬潴蓄明年大旱果得水利平陽誦禰君焉乙未授戶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鼠將乘苛之隙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便之自倉至今守其法而不移再委榷稅九江俸薪自給褆度蕭然取前人雅諸揭之庭楹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刻之程以此自勗雖酬應紛然終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滿以公爲戶曹最丁酉皇太子立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已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

獄人爲公危公始終擘畫加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爲大司農深契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直隸眞定知府時虜犯井陘眞定屬邑也先是總兵求稟方略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有以奪之眞定地右要衝政連幾何居是官者率多爲蜚語所中公居之坦然不執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在任三年凡膺十薦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日甲辰晉貴州按察副使道省親擬上疏乞養二親勉之曰汝爲憲臣能忠於國即能孝於家矣公不敢違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還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除補河南辛亥遷

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右布政癸丑遷陝西左布政歷所至輒著賢聲公爲人莊介樂易及其臨事殹姦發伏逆見隨決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甲寅秋套虜烽警致厪西顧上問冢宰須沉毅才略之臣爲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患患西鎭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鎭遂飛檄馳書要以必從四鎭由來虜遂退公於是一志防秋他無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例應爲由會旱災地震不敢遠去公退之暇稍延儒士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其倦好貧其勞許留京用而公歸矣戊午

夏至京衣布茹淡散髮不櫛恬如也萬歷乙亥春命予與載其棺槨云委擇葬地乃爲祭槨文有丙三二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逝或曰念庵同榜半皆仙去然公之勉勉於忠孝也固已至矣

塗時相 石屏許僉使墓誌銘

僉使白塘許公廿載懸車以老終於正寢卜兆有期家嗣上舍君大年持同年成宇王方伯狀來乞余銘藏諸窀穸顧余不佞安能銘公念在里中於公爲後進復締姻誼竊附於松蘿瓜葛

之間受知非一日矣茲將埋玉而彰德闡幽以詔將來余輙責也安忍辭謹按狀公諱鎡字國器別號白塘父諱英以公貴贈文林郎嘉善縣知縣妣段氏贈孺人生三子長曰欽仲曰銓公其季子也生而性孱弱不好弄甫及髫齡怙恃相繼歿內外親識僉以幼而失教未嘗學問爲公虞而公渾朴未雕銳意芸業自就外傅即知涉獵性篤嗜書心維口誦手不釋卷旣久以爲常不踰年而涵養見聞迥異學博毅庵孫公見而奇之妻以女弟未幾遊膠庠食廩餼一方之學者咸藉爲師資督學敬亭陳公浙中名家也歲試取公第一兼以所作論義偕頒行教約并張於所至公著之前是年辛酉不售敬亭公嘆惜無已語聞于直指孫公迨甲子首滇解領聯捷春闈竟副敬亭公期望至意云比謁選得越之嘉善敬亭復贊其賢於同鄉寶已知人之鑑然公自受事以來惟知約己愛民弗習廣交延譽落落薦剡者三閱歲幾至左遷平湖宰五臺陸公去嘉善不百里時爲滁州太僕聞而憤懣不平特疏薦之京師尋召拜中臺入爲貴州道御史此其所從來蓋與他人之委曲先容者異矣在楸塘則人人切有去思今尚尸祝會柄國爲新鄭中元高公公其所取士也一時權傾中外京朝趨赴者奚啻慕羶公獨以正自持無或

毫脂韋態適有以他事指摘高者中元不樂羣詰詆門生在座者或語或默强半以輭語示依違公則正色起對曰老師當國元臣即有人言唯宜引咎自責欲以此而箝制天下之口將能之乎高色若不懌而已屈於公言竟至語塞及安溪枳亭詹公與公同臺偶疏忤旨被廷杖諸臺官縮頸吐舌不敢出視者踰時公獨相持大慟人咸爲公危而公不恤也京師爲之語曰詹御史之千言不如許御史之一哭時蒲坂虞坡楊公爲大司馬亟稱其節嗣值黔鎮雲樓公以家政違睦訐于朝時論沸然不直者什之九適掌兵垣爲儀封濬東張公將擬下吏議公自以滇人習知滇事代爲白之疏凡屢上同朝疑信者半公則自執愈堅遂與儀封相忤無何命下果如公言沐侍以無虞六詔亦保無他覺皆賴公一言回天之力也顧新鄭任事迹雖未嘗有加于公而心實憾公不置每語人曰西南纔得一佳士便好送奇作怪蓋借以譏公也公以在臺不合政府兼遭長子大志幼殤遂請告南歸匹馬蕭蕭而出及過黔座師巡撫竹岩王公力止以書不爲改比還朝取道新鄭又不入中元之門高聞而有微言以故立朝不旬日即從外補僉使湖東公聞命束裝略無幾微見於顏面旣抵任日與諸縉紳先生講求地方弊益安民

寧計小者無論其最著者如江西巨盜傳禾九久繫囹圄公獨遣衆釋出精其手探穴捕盜黨盜以漸消撫州巨室謀築千金河陂說觀狀元及第公以勞民動衆力止不爲節大拂權門有不顧凡此類皆其見出尋常心存民社而無忝於監司觀察分獻之任者也惟是公心尚簡朴而遇事則有難爲性頗不羈而人情則未盡該直指任公行部建昌故事僉使應迎候境上公不爲承順仍以吏民罷於奔命置疊爲任言之業已不快於中矣復以議事各持一見兩不相能因而命駕浩然不俟終日嘗自謂以一經生致位中臺歷官臬副于布衣之榮足矣安久用

厚顔局促轅下碌碌爲人作馬牛走哉此其所以投劾言旋絕無芥蔕也公行任數走書留之道中不獲始以直道體面所關不得已形諸論疏擬改調公迨任疏下部處披楊公已晉冢宰素雅重公竟駁其奏量移閩中而題覆中且稱其正人隨時清能絕俗愛惜之意見於言外公抵石屏先人敝廬不蔽風雨屏人僉意公將大治宮室于通衢公曰五畝山園吾諸生時讀書處今雖顯仕不即爲兔裘終老可乎乃仍其故址架屋其間爰栽花卉竹木日夕坐臥行遊以資說樂每客至則封羊沽酒剝果摘蔬藉供賓餞并不取一物于市中蓋重山林非公事足不履城市語所稱明農食力公私不擾者非其人耶公長軀偉貌廣額豐頤生平議論風生絕不勦襲他人口吻作爲文字亦力埽陳說且膂力壯健膽氣雄豪可當萬人敵遇山寇竊發則張膽於前倡諸鄉人執戈盾要其歸路賊聞而不敢出窺鄉落者二十餘年玆因公老且卒敢復生心矣即此觀之石屏可一日少公哉嗟嗟士生兩間誦法孔子幼而家食嘗患不得當官及登仕而沾一命之榮便舍所學以隨時澒涊依阿盡棄生平抱負故覩其所以興及其所以廢始未嘗不振勵而後稍陵遲委靡也如白塘者幼學壯行直氣雄心老而益壯非其得諸天者

完而厚畜克臻此乎是可以爲屏中有人慶矣邇公家世其先本蜀之巴縣人始祖諱維普仕爲麗江郡丞卒於官遂移家于屏之五畝維普傳恩明恩明生茂茂生賓賓生英是爲公父以公貴贈如前官今嗣似綿綿許氏之興殆未艾也公元配殷庵公妹孫氏封孺人生子一大志先公早卒女一適舞陽縣令乾由楊公男思愛壬午舉人任長甯縣令繼配劉氏舉男子二長大年太學生娶乾山公女次大章娶學博厚庵楊公女女四皆適望族孫一孫女一俱大年出公生於嘉靖庚寅十二月初九日卒於萬歷壬寅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今葬公祖塋

以從先兆是爲銘銘曰

瞻彼筆山鬱鬱蒼蒼挺生哲人矯矯其強蟬聯一第騰踔飛黃筮仕花封遺愛魏塘秉臬中臺風紀振揚直道難容觀察西江解組歸林詩酒徜徉有託而逃日入醉鄉享有素封旣壽且康蔗境逍遙黃耇無疆考終令命蘭茇而香有封如鼠玉韞珠藏允宗啓後百世其昌我銘斯語令聞孔彰

李邈侍御中谿李公行狀

萬曆八年中谿李先生年八十有四七月二十日卒於家其嗣君中書舍人傳方覯草內閣選時　承之刑科中舍君以選遊先生門人屬爲狀義不敢辭先生諱元陽字仁甫世居點蒼山十八溪之中因號中谿其先浙之錢塘人祖諱順者仕元爲大理路主事愛戀山水遂家焉順生福福生通通生璉璉生山山生壽壽生讓讓生佐即先生父也號蓬谷以先生貴封監察御史妣董氏贈太孺人夢龍負日入懷者三乃生先生遂以是命名云先生爲兒時不與羣兒戲好讀書弱冠夢異人授錦三丈前令吞之尋補郡學弟子員力學稍暇輒登城眺覽見山海風雲藻思煥發文益奇恣善决疑義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輒洞其要嘉靖壬午中雲貴鄉試第二丙戌成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尋以議禮忤權臣出補分宜分江西秋闈事竣丁內艱歸服闋補江陰會靖江海寇剽掠先生濵水操建城樓嚴兵衛賊乃遁去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因亦自謂盜先生曰釋之衆皆莫審後得眞盜人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賓逋賦甚嚴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先生曰逋多不可卒辦且以完報顧素知先生得免者二百餘人通邑感之爭自輸納先生以廉節著名發奸摘伏不避强禦舉孝表墓興利除害政嚴而有惠愛小民皆目爲慈父母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餘里爲立生祠勒碑述善政百餘事先生旣遷戶部主事時選官僚大學士夏公招之不赴少宰霍韜門無私謁知先生賢改監察御史先生疏略云昔成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歸之天以怠人事也陛下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小人其敢言類如此大臣愈不懌然先生獨立不阿如故也巡按入闈大學士餞之手出官名納公袖許且薦剡也比至廉知貪黷狀疏劾之所至風靡一省廓清監臨丁酉場屋得人最盛試錄藏出其手識者許爲天下第一上議幸承天上疏乞止上怒欲杖

之是夜臺臣悚懼不能寐先生獨鼾睡達旦人稱爲眞御史後扈從出都閣大學士所選宮僚皆江南富人郎於行在疏劾之至承天復疏皆不報議先生外補會荆州知府缺乃奏曰荆州要地御史李元陽堪任遂授之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泉先生至郎捐俸穿井數十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於大江古堤既圮七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璘發銀八萬兩責之司水利者久無成績先生毅然爲之甫期而堤成荆人遂名其堤與井爲李公云章聖太后歸承天閹寺秉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勒以三千金贖一日候祭白袱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

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吐舌曰奇男子也遂免縛首疏藩府不法者十事藩府自是皆斂戢嘗試諸生得太岳張居正卷大器之拔爲六百人之冠時太岳年方十三後皆以先生爲知人先生以外艱去任因遂里居不出不營生業薄自奉厚施予如婚嫁喪葬饑寒究卹以至橋堤道路刻爲三十二事曰以自課至老不少替雖廢家產不恤也平生未嘗一日廢書於宅後作黙遊園郭外作綴江豔雪二臺鑑湖綠野二樓日與禪衲討論其中屢月不返先是十八溪暴漲衝城門沒民廬舍先生憫之以問大父秀眉公公曰郡本邪龍地古建寺塔彌壓之民始居平土今塔多廢龍復作崇吾欲修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之先生謹識至是奮然修舉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凡所建造不遺餘力水患用息愛靜坐至宵分方就寢曾夜踏則知在事先人以爲有仙術先生曰天宇泰定耳何術之有先生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口不言人過其教人曰惟一誠字何事不辦中年著心性圖說爲羅洪先所許修撰楊愼嘗與坐終日每出謂人曰見中谿神貌如臨水月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頓醒先生既倡明性學亦時與諸生講文藝凡從遊者類皆敦世善俗先生作詩文初不經意援筆輒就世以白香山蘇東坡擬

之嘉靖間編郡志後二十年復作續志未幾雲南通志又出先生手書成示弟子曰往見志書皆載山川物產人名而已不及兵食與法度之所急是何異千金之子籍其珠寶狗馬而緩其衣食產業之數乎凡先生著作非性命極理之談必濟世安民之法年八十餘聰明挺健少壯莫能及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焉卒前十日召門人子弟至黙遊園曰自今至十日寅時吾當謝世吾嘗以一死生外形骸爲念今其時矣至期端坐化家人勿當前驅言畢而逝

楊士雲星野考

按班固志天文曰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志地理曰東井輿鬼秦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宜屬焉觜觿參魏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武陽之酸棗卷皆魏分也是班自異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今秦之分野是謐異於班矣故杜

佑議二子甚爲乖互未知取舍何所準的然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爲實沈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爲鶉首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張衡並云觜參魏益州益州入參七度越巂入觜三度李淳風以自畢至東井爲實沈魏之分野屬益州是又異於班矣洪容齋謂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豈非徹於天而不知地乎僧一行以東井輿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爲越巂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豳芮豐畢駘扛有扈密須庸蜀羌髳之國東井居兩河之陰自山河上流當地絡之西北輿鬼居兩河之陽自漢中東盡華陽與鶉火相接當地絡之東南鶉首之外雲漢潛流而未達故狼星在江河上流之西弧矢犬雞皆徼外之備也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皆占狼星是又詳於班矣近蘇伯衡氏猶以爲疏遠而著論有與同焉夫合梁於雍地相近也連實沈於鶉首亦相近也兼參伐於井鬼宿相近也夫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其占測以河山爲界而不主於州國此

一行之所獨究者也分野指列宿所屬之星土古書已亡列辰紀天運日躔之度舍歷家取證因度舍所在而妖祥見焉則所屬之地亦可徵矣此蘇氏伯衡之所辨者也載考星經太白主益州亦主畢觜參北斗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候之丁亥爲永昌熒惑主輿鬼鎮星主東井天市垣二十二國有梁巴蜀女下十二國有秦楚晉五車星西南星主熒惑魏也西北星主太白秦也春秋文耀鉤曰雍州屬魁星梁荊屬開星元命苞曰參伐流爲益州太乙家曰明堂爲益州經緯之星未嘗不相屬古驗之法未嘗專於一也然述所聞以俟知者

博引諸書而不自下斷語足見此老矜慎○天文一道惟星體度數確然足據至分野之意迄無定說予于凡例中已略明其意觀先生此考而益信丁卯十一月師範記

舊雜百濮考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云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註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麂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及文面言其飾也木棉即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謂舌爲音若鷃鴂然言其舌聲也黑僰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概名曰濮亦甚謬矣百濮所居連壤余又以僰音按之濮字在僰音亦合一屋韻蒲字在僰音亦合七虞韻僰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爲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則郫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既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尚爾懵然余因稽之載籍證以方音作百濮考

史筆兩爨考

按滴安志載陶氏說郛云陸涼爨府君碑謂爨氏出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河南因邑爲氏爲鎮蠻校尉寧州刺史唐書云西爨自言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寧太守中國亂遂王滇中舊志載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爲白爨自昆陽新興寧州威楚耐龍雞和窮鹿升麻步

頭爲黑爨（滇考滇既久不通中國諸蠻各自爲酋長如建寧以東則有東爨烏蠻西爨白蠻又其東有東謝蠻南謝蠻東謝之南有西趙蠻皆在牂牁興古之間其西爲昆彌即漢之昆明以西洱河爲境在靖蛉弄棟之外名號不一有徒莫抵蠻儉望蠻白水蠻西洱蠻永昌蠻其在越巂者有松外諸蠻其酋帥各居一方不相統轄）說與唐書小異又稱南安落蒙路南逐獠僰等居師宗（今按滇考晉光熙中李雄并越巂遣李驤寇寧州建甯爨量皆降於雄於是爨氏始出）祠祀志有晉以爨琛爲興古太守（滇考作深大寧元年甯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同深大破李驤）至宋以爨龍顏爲甯州刺史嗣位見存考南中志載有五部都尉亦列爨氏以爨爲同樂縣之大姓又有爨泰爨習爨量爨谷爨能俱稱豪使爲時稱用事（滇考自南北分爭甯州道絕爨習爨琛之後以方土大姓自爲君長宋元嘉中爨松反叛刺史徐循討平之其後爨龍顏仕宋爲龍驤將軍封邛都）

（侯授爨道慶作爨大夫墓碑即陸涼府君也）傳稱梁時土人爨瓚據曲靖（滇考瓚據侯景之變刺史徐文盛入討瓚遂據有牂牁興古等郡朝廷不得已授瓚寧州刺史瓚死子震嗣）梁睿疏謂遙授刺史（滇考隋開皇中梁睿討蜀王謙平之蠻夷莫不歸附獨爨震不服睿乃上疏請開南寧州上未之許復置益州總管以經理之是又以梁睿爲梁臣訛震爲瓚疑誤）祠祀志有魏以爨雲爲寧州刺史（通志爨雲任魏爲驃騎大將軍同樂侯）通志又謂隋以爨翫爲昆州刺史唐書稱隋開皇初瓚子震翫入朝文帝誅之（滇考隋開皇十七年爨翫降以爲昆州刺史明年復叛乃以史萬歲討之破其三十餘部翫復降賂萬歲不即朝其後入朝被殺子沒爲奴）又云唐高祖即位以翫子弘達爲昆州刺史（滇考事在武德元年至是兩爨始納貢）奉父喪以歸至太宗時又遣使擊西爨開蜻蛉弄棟二縣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爲傍望覽求邱五州隸郎州都督府永徽中罷郎州置戎州都督府以西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滇考事在貞觀初年）襲殺東爨首領盖聘盖啟父子（滇考事在咸亨二年）徙共範川崇道日進日用兄弟居安寧城左開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羣亂（滇考天寶初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安南因開步頭築安寧城賦役繁重羣蠻震騷於是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州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大鬼主爨崇道等攻殺竹靈倩並築城使者破安寧）元宗詔蒙歸義討之以歸王之子守隅爲南寧都督（滇考歸義遣大將段儉魏與李宓等赴安寧歸王及崇道等擺率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李宓欲乘此以威東爨激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東爨諸酋並起問罪歸王妻遣使詣歸義求殺夫者歸義爲請於朝以其子守隅仍爲南寧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以和解）後閤羅鳳使楊

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萬於永昌東爨賴南詔之勢復振徙西爨故地與峯州爲鄰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世與南詔爲婚（滇考崇道守隅仍相攻討不罷歸王妻請歸義爲興師乃協同諸爨逐崇道走黎州擄其族並輔朝收潛其女崇道尋亦被殺於是諸爨日弱南詔日强雲南以東之地漸入版圖說與文亦大同小異）其種分七部又有三大鬼主曰勿鄧曰兩林曰豐琶皆以助韋皐破吐蕃功進封郡王然亦或叛或附與南詔終唐之世爲巂州黎雅邛蜀邊患也又志略載段思平聚義東方黑爨秘爨皆助之元世祖賴其兵衆下交趾是南詔亡而東爨尚在亦遵何道而然歟唐賈餘絢嘗作兩爨王碑世遠言湮不可復見意其中載兩爨必詳迨皇明混一海宇征南將軍西平侯逐元孽而郡曲靖兩爨遂無聞焉由今觀之兩爨六出令尹子文之後一出安邑果信而有徵亦不過較鄭回喻士珍差勝以視粵之趙佗洗夫人越之錢鏐能保境庇民以尊中國者迥不侔矣若唐之閫帥皆如趙孝祖韋皐高駢盧耽則兩爨又烏能與南詔比而禍唐哉余因略述兩爨始末以俟讀史者論定云

張合　舉廉說

於戲舉廉黜貪重於高位邇撫按監司之於滇會之郡邑之吏也急於舉廉緩於黜貪然以廉舉者不旋踵而以貪敗舉者之

敗貪者之冒也嗚呼不黜貪何以表賢不舉廉何以警惡苟貪者得冒焉則廉者改行而貪者益固矣嗚呼司舉者可不慎歟可不慎歟嗚呼不黜貪而拳拳曰吾舉廉舉廉則所舉者比比以貪敗也則宜嗚呼此末俗道喪上以聲取人下以聲爲術而妄生羽毛者亦比比焉此固天下之恒弊也吾亦怪夫滇之地淺甚焉耳已矣

張含虎銜魚說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也禺山子曰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嘗適停都見漁石公唶謂蒙云前

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嶽滋倍焉況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鄙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嶽而賕殆翟服而嫚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嘗復於公曰昔也之賕鑽穴踰牆今也之賕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不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詞近于刻然摹繪處如禹鼎象物形影逼肖明當中葉已自若是宜其開啟禎之壞局也論世者可以知其故矣

唐堯官舟說

五龍生醉塵襟之思而治舟於昆明湖之濱若檣若楓若柁若[illegible]若維若櫂若篙若蓬若緍罔不備飭茲將寓廬於舟飄泊自放而世之理亂汚隆一切置不問也有涵虛子過觀焉而謂之曰幟哉舟也可以喻政抑知宋大夫之所以治宵者乎五龍生曰五湖之淼淼也浮之湘沅之澳不也游之余潔身高蹈不譊於時蓋返廊廟之志而寄之烟波發經濟之猷而托之綸釣庶

幾躡蹤蠡乎以竟餘生爾吾惡知宋大夫又烏知大夫之政涵虛子曰夫執物以泥形者局士之知也觸類以通方者神明之鑒也昔人論政有以農喻者子產是也有以車喻者韓非是也有以烹鮮喻者老聃是也今何政之不可以舟喻哉竊睹宋大夫之政中而不倚直而不阿非屹乎其檣之不撓乎究其所受可則舒否則歛非鷙乎其颿之不靡乎裁乎其所守勁乎其所趨非壯乎其柁以般稱乎正於動介於修不激不隨非堅乎其磴以填浮乎棘也良擇而罷之棘也弗良迸而遠之非固乎其維而莫之脫乎敏而不懈於理非勁乎其篙若櫂之莫折乎謹

重以弭其釁非縝乎其篷以御雨乎峻整以消其侮非當乎其艄以捍濤乎五龍生聽之瞿然而未之敢信也一旦遇元邱生駕舴艋而來與之敍闊道故因以涵虛子之言質焉元邱子曰余居陽城密邇郡治披和風而沐膏澤久矣顧知宋大夫而不知大夫之政知大夫之政而不知其政之象於舟五龍生曰請言其略元邱生曰大夫之治甯也吾見其不官不陵豪彊屏跡耳矣而不知其檣屹也見其大剸小剖恢乎游刃之有餘地耳矣而不知其桅壯也見其不濫不磷類風鎮靜耳矣而不知其碇堅也見其蠹政咸剔吏胥不敢橫肆耳矣而不知其維固也

見其壅決棼解事靡不綜耳矣而不知其櫂若篙勁也見其荒蕪闢隄堰治囹圄空耳矣而不知其篷縝也見其枹鼓不驚閭閻安業耳矣而不知其艄正也五龍生曰有是哉大夫之政似舟也涵虛子裏言而抉其奧元邱生表言而揚其懿表裏乎而治化章甯人允攸賴矣藉令治滇者咸若人滇不安衽席上哉然二子之言讜矣而未悉也往余從先朝議公宦遊淮楚涉洞庭舟逗三日而不進已復北游下瞿唐過荊門舟亦逗三日而不進何者斯具之不飭而風之弗便也故舟行匪難飭具爲難飭具匪難得風爲難具飭矣會大風至乘之以破浪衝濤越江汎海一瞬千里焉往而不利哉涵虛子曰大夫蒞甯三載滿挾牘上部兩臺揚之主爵最之天子褒之是風起於青蘋之末而颯颯喁喁時也少選擢郎書省遷憲藩垣不大風至而一瞬千里時哉五龍生曰日坐菰蘆中與鳧鷺魚鼈爲伍不知大夫之政之若是也他日晉位鉉台弼輔中興比庸於傅說昔之舟楫乎商室者今舟楫乎明廷舍大夫奚以哉余方艤舟於金沙之湄而日以望之

陳鑑捐築說

世俗驕語豪華莫不疑之駭之或心艷焉曰噫舉世膏潤五兩

半通所至金如粟也浮石子憮然曰夫仕宦安從得多金哉朝廷設官食祿視秩有差士君子服采奉法若農之有畔焉仕宦安從得多金哉鑑守碁梧自愧未能狷介如古人惟是積薪之俸五稔不遷蚤夜怵然不敢盜過子孫食勉力爲梧新學宮作西門甕城建公署置餼田甃井泉散冬衣拯鰥寡設藥局施棺櫝置義田積義穀闔屬計七千餘石概不糜公帑而節約家食所省得二千金爲屏倡築甃議大中丞閔會泉公發帑金三千屏縉紳士民共捐財力而屏於是有城屏當六詔幅員盡處尾大伏莽眈眈可虞是盜藪也不揣一簣之功殊非過計但畺賃

逝乎多藏先倡浸乎近名昔人云無爲名尸無爲事任是役也滋人疑啓人驗既則多日隨之而鑑弗顧也夫人苟有一段自信處衙必欺途人剖心相示耶嘗慨先民胡白虎自謂清不及乃公在畏人不知愚謂有一念芥蒂於中則畏人知不知政無優劣吾信吾心焉耳或曰阿堵無實恒情所難處也世固有品秩貴崇倍蓰予者予似不情如予守梧梧人口碑尸祝至今弗諼予洵無多金且深藏裕後不愈於滋多口哉浮石子曰天運來除疢於轉轂請屈指從來仕宦無二三世不敗之家吳日吾子孫產盡而屏之城堞翩然不賢於一敗塗地者乎且予起家寒素竊廩將二十年數椽足蔽風雨甌寠足裕饘粥鄙性簡淡聲伎穠華漠不相涉近營菟湖島習頭陀淨業矢以布蔬終天年洎如也所謂子孫賢師吾儉以此裕後不已腆乎客唯唯

文翮堯誠恒敬講義說

從來聖賢相傳原無兩樣學術只爲後世變爲異學流爲曲學膚淺爲章句之學所以又有道學理學之名其實學道之外更有何學學者但當究其實不當博其名舉世只爲博名大家掩飾習爲假忠孝假節義假道學假文章竟至久假而不覺所以人心從此壞世道即從此亂總只因把讀書作文與立心行己認作兩樣是以出之唇吻與見之著作未嘗不與聖賢相符及至考之行事乃實與聖賢相悖且從而寬解曰於今末世只好將聖賢誦法以扶吾儒體面安能便實落做得聖賢嗚呼學至此人心安得不壞世道安得不亂獨不思學而至於聖賢不過完得生人的道理始不愧於爲人不然則流爲匪人且與禽獸不遠矣世安有不能爲聖人爲賢人而能不淪入於匪人者哉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道只有個仁與不仁出於此即入於彼原未嘗於仁不仁之外又有個道理可以聽人寬假吾輩當思若不能爲聖人爲賢人便免不得墮於匪人原未嘗於聖賢匪人之外又有一個人品可以聽我游移大家務把做聖賢的道理身體力行實落坐將去其要只是一個誠字何爲誠表裏如一而已必如是始不染欺世盜名之病然這功夫又不可或作或輟更要知一個恒字何爲恒始終如一而已必如是始不染半途而廢之病二者之病前乃是欺僞之病故萬萬不可犯後乃柔弱之病人人易犯何也士人一聞爲聖爲賢之學未有不欣慕而勇往者但只是始而迅奮漸漸寬緩久而懈弛從前一片果决肝腸每每隳於末路此舉世之通病獨有一主敬之法可以救藥刻刻將身心在道理上檢點不可稍

毫放肆此不放肆三字初時言之似覺淺近及實實在身心上體驗不特縱恣不檢始謂之肆卽一毫念頭忽略便謂之肆何啻肆敬之反也稍稍忽略便流入於驕慢而不自知也不特曠蕩不收始謂之放卽一毫雜念萌動便謂之放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必要把心上雜念忽念盡行除去方是聖賢戰兢惕厲之心體方能自慊方能到無入而不自得之境界這功夫若不是反躬實踐如何做得古人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予亦云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張含豹鸞喻

越有秦豹者測元辟穀行年七十色若嬰兒忽遇餓虎攫而食之有單鸞者悅內而嗜物力能搏虎行年未三十而有消渴之病以死夫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鸞猛於外而病攻於內養可恃乎猛可恃乎故曰死生有命雖然君子其修身乎修身而後可以言命矣且鸞悅內而嗜物則毀性毀性而病攻於內病取也此理之恒也豹測元而辟穀則怡神怡神而虎囓於外囓變焉此理之舛也死一也寧豹若然孔之所爲厄遇也顏之所爲短壽也故君子言修不言命永昌昔有虎穴嘉靖甲申乙酉丙辰丁亥穴閉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歲不閉甲午乙未

猛虎囓人不避賢豪困陷於阱陰見當路脫焉而升茲丙申穴不閉是故君子常患於豹小人常患於鸞

張含歲旱解

丹圻郡旱或告郡守曰曷遷市不雨曰曷祈諸山川庶神不雨曰曷觴諸土龍哉不雨或又曰楚巫克擊銅馬者厥術神亦不雨守欲刑巫巫曰惡刑我惡刑我旱由亢陽肆凶苟下上祗愼則旱六七年罔害民不饑雖旱猶豐旱由吏賊民怨肆災匪天此弗咎厥躬而刑巫巫夷之術也曷能格天誠責爾於巫是猶乘檣適海豢牛冀翼惡可得惡可得守怒曰巫譏我巫譏我此

利日也速刑無赦刑已卒歲凶民裁而饑守亦以貪黜敗

張含畫發解

丁酉歲元月朔見霣霜爰始禺山外史寓滇見武舉錄喟而解曰於乎錄斯焉已乎且聞選之才也孰以應武古文武一道後世而歧然創國守國選舉用人雖制略不同而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在易乾則有戰師則有執言謙則有侵伐有征邑豫則有行師睽則有張弧同人則有伏戎坎則有教事萃則有戎器兵戰不可忘也故曰治兵銷兵講武偃武皇祖攘夷安夏文武並用列聖遵祖繩憲咸率此道皇上濬慧聰

哲洞昭文德罔隳武功文武固不偏廢嗚呼木行惟文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覩曰文匿曰武東西相反而不相無文武之道復何邪天以生物爲心罔弗肅物生曰仁肅曰義天弗能無春秋國弗能無仁義堯舜弗能廢金革安不忘危思患預防道也夫士貴養弗養弗充若以今之所養而欲求爲古之所用殆從邱敦而度高乎泰山儀汎濫而測深乎重淵無是理也滇古西南夷地漢置郡縣時民稱易治曰狜狜曰猓猓曰熊熊今椎結酋長由邪行橫作將不選才乎固敢望上古中古哉決拾兒蒭者傅圖籍詁周易選得是人乎周伐玁狁後

邊鄙無備壁壘不營卒不振滇古者建五長之地奮武之裔也邇龍編不庭不津聖皇赫斯怒將命將總師而問焉今也選矣選者果將乎備者果兵乎竭膏脂而應粉飾乎宗懋以畫獲猊取林邑斯籍是哉著畫獲解

文大奇儁（升庵先生原評）

趙惟精周侯誅林養中紀略

林養中者故阿猖彝生而魁梧獷鷙有膂力善用弩可敵數十人段進忠猖獗時防護瀾滄渡保障蘇溪舖偵探出戰甚効力及進忠旣擒養中恃其粗勇謂莫與爲敵漸露跋扈覇官田阻

湝丈抗賦稅聲言復州免賦以要結其亂黨時時封殺數傳悖慢語屢撼周侯侯弗爲動以恩信諭降其黨前後數十人擒其弟養節賊所向輒挫之復遷還州治於其地築城建治賊見勢逼挈屬逃遁渡潞江之茶山日治兵招彝黨圖潛襲州治遠近畏恐亦如進忠變聞當路急欲索之收其父兄妻妾賊終不出侯謂此不當急圖可徐餌而致也賊忍復安知有父兄獨知有妻妾耳乃釋其妻季氏妾女息歸使甯家而密購其鄰使潛伺擒之外若付之不復治者然賊戀其妾潛往往輒阻會其寨內食盡亦見我不與治遂於三月十三夜潛回抵妾所欲裹糧挾

妾走則侯所購李正芳李直喇武等已知之十四日夜急令具屬報州求援而各藏兵刃密分布前後與段紹言段早成併選共格殺之侯出示曉其黨以脇從宥弗治衆心俱安潛解散款年大害盡除事在天啟四年方段逆之叛亂也林蒞首効順弗任林弗可以軋段及段既擒則林自以獨雄恣螳臂矣苐姑羈一鐵縻以縻之賊覔戀戀入樊籠使其時以欲速責成則偵探乃滋大矣事之濟功之成甯爭遲速哉周侯平段殊類此詳滇侍御平寇碑

李思揆丁亥紀略

于讀史至紅　挺擊事未嘗不拍案太息因思黨錮之不立則國未必亡閹獻之不分則身未必喪偽君子之誣人與眞盜賊之殺人總一也當甲申之覆一變而至江南再變而至八閩三變而至百粵其閒是非壘興邪正互起忠臣義士莫敢誰何滇黔遠居天末以中原論之猶夫人之一身腹心潰爛肢體任人分裂不能救亦無可救也痛曲陽爲入滇門戶人民凋雜世稱煩劇丁亥之變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以張獻忠之餘孽荼毒生靈李劉艾順明者也孫逆明者也逆明者殺明之民順明者亦殺明之民城陷之日死者塡街委巷不可勝紀略紀其表表者則有知府朱文旦掌印指揮張英生員向上貴從下城死盜賊給我以救援沐國公兵也按院羅國𤋮闔宗室朱壽鏻死自焚道署死推官夏衍雲知縣陳六奇死於署鄉官兵部阮近賢死於洗耳亭題壁云讀書限欲窺千古生死心無愧兩間副使伯承恩與叔伯定國死於學宮聖位下管衛操政指揮王壽彭見賊不跪賊欲官之大罵我是天朝命官豈肯反面事人遂死其尸月餘不變舉人史司衡夫婦抱兒死於井通判余蕃慶舉人林之翰指揮蔣懋勳並余加慶子孫死於衙貢生朱服遠斷手不食死生員錢中選死於母柩旁伯世藩呂元氣吳

希賢合室閉戶自焚死朱廷詰同婦子女死於家陸涼馬希侯同妻趙氏自縊死舉人顧憷死婦施氏斷足死伯世闕繆從綱繆宗旦鄧宗魯朱喬林張蘭施霖沛劉與漢劉漢正耿元勳伯承寵伯世輔李益唐王壽期伯承緒伯世勛傅千戶毛九苞等十八人整冠束帶死莊淑陶以禮金九鼎朱廷諫史良衡史文衡箏勸賊止殺死丁推仁莊元陽喬健孫光先梁文耀無言餓死方鑑說天文不聽死呂奏經投井死方應奎投河死朱家彥朱家璟伯承統王民楷呂元音朱應祉朱應禧阮璁蔣元龍父子四人王文彪載清王壽廣伯世封伯世亮李友蕃桑之幹伯承祜莊爾心莊荆陽伯承弼施紹緒等三十四人大哭先皇死劉之申罵賊死王化韓王化純劉大宥城上打石死張銀子施風子蔣娃子守城銃打死吏部阮元聲婦杜氏罵賊剮乳死王壽彭母張氏與妻墜城死伯承寵妻伯世勛妻罵賊死甚慘傅調元妻撒氏王壽期妻胡氏墜井死思揆母楊氏聞曲靖城陷自盡於陸涼伯修女及朱氏不從賊死又有市民數十輩各相招集擇地而立鼓噪大呼曰我們大明赤子快來殺了而死此三月二十九日之事也朝廷三百年養士之報於此可窺見一班矣甚至不知名字之男子凛凛之氣要使我必死賊不知迷

氏之女士盬盬之賞要使賊必殺我如此之類方屬甚夥惜無從得而掛籍奈之何哉嗚呼是日也城無淨士郭有豐屍無貴無賤同爲枯骨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可勝悼哉若乃六月廿一日以一姦盜小人之故又復斷數千人之兩手然而死者且過半矣嗟乎人臣事君有死無二此天地之大經也今觀忠臣烈婦之死蓋所明者義於功不責幸而成所立在節於死不責幸而免推此志也浩氣直存于古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鶴胎公斷手後以筆縛肘猶抄書六十萬餘言紀涉賊之亂他郡屠戮尤慘未有如鶴胎一紀者夫筆墨人亦於此際作書以存正氣胥非缺陷是又不得不爲不斷手諸前輩惜也

楊士雲民事錄引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是謂之善政謂之養民民事錄錄禁十業戒用休也錄懲九蠶董用威也錄諸圖詩勸以歌也錄憂職思遵彝憲也錄詢往跡取善周也錄增五事加潤澤也錄箴解記以身率儆屬也反覆申告先後甲庚變伏爲勸期底於績六府可修三事可和九功可敘九敘可歌有非休休者乎哉

戚者乎於戲茲聚峯先生篤於教民者也於戲豈獨可教一方也哉作民事錄引

文祖堯進修日程引（名山任內作）

祖堯以南荒鄙人濫竽名庠訓導每清夜自思嘗何以訓導名也得勿欲羣諸生而訓誨導引俾各德業進修而後厥職無忝耶顧合一學之諸生羣而訓誨羣而導引談何容易卽在耆碩猶難稱職矧德凉學淺如祖堯者雖然祖堯不能以德行學問爲諸生模範願學前輩之砥礪德行磨礱學問者以共爲模範乃取了凡袁先生善過格及洱海巡道馬公課士合程併爲一名曰進修日程每生散給一冊按兩月一稽查年力衰邁及有疾病者勿問其餘均期日有日就月有月將一意進修終始罔間庶不負朝廷作養盛意以爲有用眞才祖堯亦得借免曠職之咎倘若假此爲苟求之計因而巧取饋遺是則貪婪之尤士林所羞稱者也祖堯履任八閱月於茲矣一念鄙衷想諸生俱已見信必不學此貪婪之爲第不身先倡率終屬空文乃自取日程冊置之案頭亦如諸生例每日或善或過或曠或勤一一備書遇稽查諸生日亦與諸生相稽查凡看過經書大家研問倘有鄙見未到處不妨各出意見盡心講明更有過失不及自

知處猶望明以教我以便改圖斯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善舉倘若以祖堯有一日之長而曲為隱諱貸之以德愛人之君子必不其然諸生當共勗諸所有條例如左

文祖堯儒學日程引（太倉任內作）

日程必書儒學者別異學曲學也異學則無裨於綱常倫紀曲學則無當於天下國家惟儒學則道在人倫教垂經籍上可整綱肅紀下可易俗移風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也甚鉅故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即首建儒學設官分職以董之令多士就其約束日從經籍中講求倫理一時列在宮牆者官以此淑士士

以此自淑經義傳通彝倫攸敘求雖未實已足為鄉曲之儀型見之服官自能以經術飭吏治以執物端化原克致夫齊治均平之效是以當時之天下閭巷咸惇孝友之風草野亦識君臣之義風俗正反側消職此故也迨至晚近此學不明不特官不能以約士士亦不受官之約悠忽者既壞於因循曠達者或流於誕放即矯然以豪傑自命亦惟是採春華忘秋實奮精神於帖括蒐邀青紫而經義彝倫之學未嘗過而問焉雖其中以綱常為己責亟力躬修以天下為己任留心經濟者自不乏人然而求什一於千百又落落如晨星矣無怪乎倫紀日頹風俗日

壞天下岌岌鮮傳守也祖堯目擊心傷匪伊朝夕茲承之婁庠謬膺董教之責每清夜自思厥官雖卑厥職難稱通庠多士縱文藻日盛如經義彝倫之學猶有未明則負祖宗建學育才之意大相悖戾溺職之罪將安所逃矧庶司百寮或禦侮或徵輸或刑名或奔走罔不各供乃職以仰報朝廷惟是教職獨泄泄然漫無所事朝廷亦安用此職為哉爰與二三同官協恭共事採集儒先各功過格重加參訂並讀書規則彙為日程復獲觀證人社約及遷改格較諸格尤為精詳並補集於內名為善過格益合前後諸格之名以取遷善改過之義捐俸發梓令諸生

照格填寫依限稽查務期各勵名節以維綱常各務實學以宏經濟庶不負聖天子作養之恩或可挽頹風於萬一而祖堯亦借以免溺職之愆矣

楊一清祭張給事中文

子之素履金玉粹完子之文辭雲霞爛宣我固識子置子諫垣子不我負克昌其言梟雄扇毒竄子蠻烟子胡不死完璧以還大明麗空爝燐不燃羣鳳在岡翽翽翩翩子乃死諫與櫬故園反復推究莫知其端豈人事之修為無所與於天抑氣數之變人實乘之而天亦不能斡旋其間也嗚呼子心不愧子名不泯

藐焉遺孤室如磬懸追思門牆垂四十年生莫予援死徒予憐予其莫助繄我之怨寄奠一觴我涕潸然尚須執筆表子之阡

楊一清祭王堯卿文

嗟乎子有浩然不可竭之才有瑩然不可汙之志有沛然不可窮之辯有毅然不可撓之氣賢科得儁不可謂之不顯預闈近君不可謂之不遇抗一疏以違時遽掛冠而勇退子之平生庶幾可以無媿也奈何遇事勇爲罔卹前途之險巇有美不韜卒爲時人之所忌子之自信不失爲許國之忠人之議子謂昧乎保身之智故徐福之徙薪火未然誰策其勳而曾參之殺人其母不能不惑於三至也嗟乎艱關百折不易其言得禍雖奇終以正斃子身不辱死何足計君子初爲子傷而卒不能不爲之一慰也哉我南山子藏已深失脚而出一蹶不振緬懷疇昔悠悠我心言猶在耳莫可追尋寄奠一觴我淚沾襟

唐鵬曰嗟乎堯卿當暝目矣

楊士雲祭復齋先生文

嗚呼歲昔甲寅予實無似獲識兄賢遂同几研資栝礪者凡五六年我病兄箴我過兄督如蓬之倚麻泥之托甄戊午之捷兄既先奮辛酉之幸偶若兄言尋溫會具於朝音聲鄙吝之載剷盡甲子之北上亦轡並而鑣聯虎觀昏鐘鴻都晝漏倏四閱乎寒暄謂學必先諸經次諸史而後及諸子百家之編兄友我詩我師兄易書則質於體元加以子魯之相信頻朝攻而夕辯欲泝流而窮源戊辰辛未間關二陟坎壈五返而策勵之彌堅甲戌之行兄既宅憂我獨往還丙子之約兄出門而猶預我先發而流連南甯之書寄盍之次恒日著乎耆艱丁丑之幸兄之望我甚至愧不能副兄之萬一焉庚辰之捷奮蛇龍於久蟄之餘貫鳴鵠於持滿之末因兄餘事而英豪入彀大厯物望倍增重於吾滇及於有湖貴之使陟岵之變復相見於京邸兄雖抱疾而拳拳於天下國家者首疏聖學用人之篇連屏之繪丹扆之箴期異世而同傳且謂尚有言而未敢盡恐來齊國佐之衙子既南弃尺書之枉手筆燦然詎意在告之章再上纂修之命甫下而兄不少延耶嗚呼痛哉兄之孝友絕人文學發聞自足以不朽矣惟不可測之識不可局之才不可窮之辯曾不得一試而至此夫豈非天邪嗚呼奚黃白蟻一日千里雖未嘗越國過都迴遭西極囦亦以屈孫陽之顧而學十二之天閑第予少兄二歲從兄幾三十年道義之交兒女之託期之無涯而中道棄捐又安能已於泣涕之漣漣邪

王元韵祭包少宰文

嗚呼士君子滌盪肝腸呈身事主常曠世而相感異迹而相成臭味之所攝也惟吾與公生同里選同館官同垣公以建言被謫吾以多言遭放雖先後不値而聲實相望故腸笥淹溥纔且不忘矢口吐鳳遊刃解牛秋水之神金玉之度吾不如公乃摧鋒陷陣指佞觸邪撥清議於風霾晦冱之時闢皇路於陰陽剝復之際使國是常明而正脈不斷似於公差有一日之長焉九泉有知諒必以余言爲然也坤之爻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上六以之泰之爻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以之然戰之必傷也包之得尚也以吾傷弓之羽元黃漓淋拂袖入山毛稀鬢駁白分甘老泉石已矣天子知公嘉撫巡之勣擢銓衡之貳若曰此先朝爭礦稅之臣也此爭礦稅不從以去之臣也且晚虛鼎鉉而竟軍國此其中行得尚方駸駸嚮用顧爲二豎挾之以去耶癸丑之冬公北上吾南還適遇於湘江之濱辛酉之夏公寄家赴部予送之湖關未已也公竟拉之於昆池之上每晤必至晡每晡必達曙詞鳴膝促其中若有不釋然而其言若有不盡云者予則曰公孫侯之撲滿吾不爲公慮矣呂聖功之夾袋公其可不留意乎言固在耳也何七月入都九月捐逝於吾言不能聽而用抑呻吟牀第而不暇及此耶夫學者酬知答主不於其身則於其友於其子孫公不拒吾爲友吾固分無用於世矣而不得借公以用及竟公之大用吾將何以爲情

楊一清林隱辭爲潘隱翁賦

嗟潛人兮好修老遐想兮冥搜得塵氛之機穽藉林石以灵酒尭垂衣於象闕巢洗耳於崇邱仰皇風之蕩蕩忘帝力而休休裁雲霞兮衣被擷芳芬兮膳羞窺百家之藩圃採萬花之元幽啓蠛蠓之微喙吸河海之餘流嗤浮生之附贅嗟重壑之藏舟已矣乎人生各有志外物亦奚謀軒裳非不貴巖穴欣所投賦衡門以自適歌伐木以相求或賡或倡載沈載浮冥綸巾於柔碧沐灌木之清飈激漁樵於芳墅話暘雨於西疇維三樂之既足忘歲月之難留甘與物而俱化返帝鄉而長遊

夢陽曰雅調幽思

不必摹陶而氣味自合

張含禹碑跋

於戲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海永敷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鏤夏鼎藏包湖廬阜予乃梓之祠孤山記道里之刻皆不可見可見惟此岣嶁碑尉皇帝立極

嘉靖之十有六載仁洽虞夏文貫姚姒滇蒙小子如皐[illegible]得觀岣嶁刻集成不能識其全既歸滇覩蜀都太史愼釋文字爲之彰句爲之音含驚且喜曰何文苑藝林與昧焉而楊子獨識之旣而思曰禹生於石紐廣柔蜀之文禹闢之楊子生於蜀其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將顯茲神禹之迹而默啓楊子邪故曰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信夫初楊子讀此碑不得者四字夜召黃衣魚首人告之曰此南瀆衍亨也篝火而覓之艮若契焉故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故曰天地有官陰陽有歲待時顯也昔司馬遷亦漢太史也南採禹穴弗獲覩茲奇何楊子泊

子生後史遷幾二千年而幸獲見之乎故曰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時之顯也義遠矣哉鏤鼎藏山之文將亥録顯矣

胡廷祿禹山癸卯詩跋

永昌禹山子作繼而能名在九牧猶病思老學忘喧寂以孤鶩益山初服本奇豈乎神背墜海所向賴風牧爲之後先則其經緯六漠出入萬象日且不足知時之過老之至予讀其緒爰出郭等近帙郎何徐薛鄭不多也明年春以懋觀小宰北強兄與俱及滇病六十餘日愈復謝吾徒還永昌噫亦塞矣於是課梓

其所彙癸卯詩續舊梓以會同心而亦升菴太史選且序謂祿其我跋云察若後族厥綴光矣昔大梁李子坎壈一世垂不朽之業爲六籍翼今天下空同書是夫禹山師空同而友升菴者也正德中李子起江西提學官亦顯矣其發大梁章有甚於孰及前驅何也自古懷寶多類仲尼且旅況蹇蹇如三閭者乎昨禹山登永昌乃亦黯然銷魂爲風塵躋蹬麒麟老之句夫孰不高其詩也然此殆陶水於淵耳若皆泥此以讀禹山又高叟矣夫雖鳳於岐喈喈於卷阿者鳳之常也道窮而膺以狩出則鳳其兆於海乎然則讀離騷而遺九辯一招又能讀離騷者乎

楊士雲書待漏院記後

愚讀待漏院記至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所思乎其思之云云其效至於皇風清夷蒼生富庶其思之云而其弊遂至於政柄寮帝室危矣嗚呼何思之善而利之溥何思之不善而害之廣若是歸根於一念之微而肇乎理亂安危之大發於斯須之頃而被於海宇民物之遠分舜蹠於雞鳴判皋共於夙夜其皆職於此乎試觀往牒思曰贊贊者百工奏底績之功思日孜孜者萬邦咸作乂之效思如假月則禍人家國者豈小乎信矣哉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繫於宰相不可以不慎也慎之之道亦惟去

其思不善者而就其思之善者如是而已矣嗚呼斯固元之作記之意也

王元翰書段幻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此吾友段幻然筆疏也幻然以正氣剛腸爲一時鳴鳳與余南北相望未幾遭嫉次第歸田計五稔矣予惟顢頇度日且時以予女戚不能精進而楚水滇雲相距六千餘里聞問杳然戊午秋幻然遣兩僧之滇寒溫感慨外以募銅范像見屬附一書予轉一焚一重違其初意也因哂曰佛開四面高十丈閣之高又加之費銅且巨萬焉此不亦猛烈手所爲哉囘覩囊者聳筆都

門上一紙書發密揭墮巨奸解翻天覆地之謀破入鬼出神之秘天子改容中外稱快與此手策是異是同若以爲同則危閣巨佛未離都門已撑霄拄壤此時不得樓上安樓別開生面若以爲異則顯晦殊途法輪滯轉即茲閣茲佛元未圓滿擲笑取此有漏之相果不識髯公何以復我兩僧默然予曰無怪也幻然在朝廷以直節敢言爲佛事者也今在上林以建豎像設爲佛事者也兩公閒闕而來以奔走勸募爲佛事者也予受託所知又以斟酌方便先容軒募爲佛事者也各矢乃心力以聽機緣之結就何如兩僧曰功費浩廣不可以日月辦其禮雖足乎

余曰善即以吾語拈作長途中一段公案參之

王元翰書湛然僧卷

京師僧海也名藍精剎甲宇內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贍養之腆則又十幾倍而三之故十方緇流咸輻輳于是若水之東歸勢使然耳僧湛然者雞足之脫白也頃欲走京師必欲得余一言以壯其往余曰子萬里之行固也第今之走京師者有三我知之矣上者參宿訪耆證明大事次者抱本挨單文字潤澤下者擾騖宰官營辦衣食湛然自度于三者何居吾知上或不及下又不屑中焉者縱得一言半句不過厨餕中汁滓而拂

上汗氣決不能敵生死計惟有淨土一途單刀直入中下具接十萬程途片念即至是在子之望覩影而前哉不然雞山以莊田而俗京師以勢利而俗出俗入俗抑何取出家行腳爲因戲書于燈下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十二冊

王宏祚（尚書永昌人崇禎庚午舉人）　趙士麟（履歷見後）

滇南十議疏　臺灣善後疏

李發甲（湖南巡撫河陽人康熙甲子舉人）

爲山東請賑疏　請湖南分建鄉闈疏　再請分建南闈疏

段　曦（御史安寧人康熙丁丑進士）

請禁四川省勒徵增賦疏

張　漢（御史石屏人康熙癸巳進士乾隆　鴻博）

流官請簡賢員疏　請禁四川嘓匪疏　請賑河南荒旱疏

請通江漢水利疏　請孝子入祀賢良祠疏

蘇霖渤（御史趙州人雍正癸卯進士）

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羅鳳彩（宗丞石屏人雍正癸卯進士）

請均出貢之例疏

傅爲詝（副都御史建水人雍正癸丑進士）

請獎遲陞爵疏　應　詔敬陳時務疏

劉　慥（布政使永北人乾隆丁巳進士）

請免金課疏

邵其德（編修出知絳州保山人乾隆己未進士）

務農桑以厚民生敦氣節以勵官方疏

周於禮（少廷尉嶍峩人乾隆辛未進士）

條陳征緬事宜疏

趙士麟（少宰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

論語義序　孟子義序

高奇映（土知府姚州人）

等音聲位合彙序　來易詳序

李崇階（知縣浪穹人康熙癸卯舉人）

滇程日紀序

闞禎兆（通海人康熙癸卯舉人）

李象岳雞山詩記序　滇黔制軍王公在玆壽序　送邑大尹王峩雪考擢臺垣序

何其倓（石屏人明經）

送楊明遠教授景東序

楊永斌（少宰昆明人康熙己卯舉人）
鄉賢錄序
何其偉（知縣石屏人康熙己卯舉人其倬胞弟）
送龍雨蒼州侯請養歸蜀序
王思訓（檢討昆明人康熙丙戌進士）
盧山志序　烏私泣序　京洛塵稿序
趙元祚（知縣昆明人康熙乙酉舉人）
滇南山水綱目考序
孫鵬（知縣昆明人康熙戊子舉人）
送魏龍山游府之官大理序　李南山遺稿序　徐雲客先生詩序
張漢
洞虛子壘雨樓集序　羅青堂時文序　撫松吟詩序
煥爐逸叟圖序　孝鴿篇自序　我軒詩序　王子京詩序　胡襲參時文序　奚湖斋時文序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王宏祚滇南十議疏

皇上御極以來文德誕敷武功赫濯薄海臣民被春風而遊化
日十有餘載茲值
王師進取滇雲此正遐荒孑遺得出水火欣被
皇仁之日也義旗所指壺漿恐後萬里凱音旦晚將奏之
闕下矣臣思此番征伐
朝廷不惜數百萬金錢禁旅不憚數千里跋涉總為除暴驅殘拯遐荒士民於水火之內耳設使寇氛已靖而虐政未除誠堯舜猶病之心所不忍也臣思地方一入版圖之後
廟堂自有經畫當事自有良籌何俟臣預懷杞慮獨是臣鄉與他省不同如地方利病民生疾苦撫臣條
奏必數月始能上達迨部覆奉
旨必數月始能下頒臣不揣冒昧攄陳管見惟願天末士民俾蚤沐王化一日地方蚤受一日之賜更念臣鄉惟臣受
恩獨先沐
恩最厚而臣鄉之利病疾苦亦惟臣知之極真痌瘝切膚誼難

緘默謹列十款敬爲
皇上陳之
一重鎭之宜建設也滇省崇岡巉嶮漢少夷多唐鎭以韋皋宋鎭以王全斌元封梁王明封黔國從來必藉居重馭輕之勢以收建威消萌之功况數年寇氛梗塞今日
聲教初通爲善後計宜
簡任重臣駐鎭以資彈壓恩威並用使新服官兵及諸士可不但革面而兼革心庶一勞永逸遐荒可享甯謐之福矣

一田地之宜清理也滇省田地共七萬一百六十四頃零

共計夏稅秋糧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兩零此外鹽課銀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兩礦課商稅魚課牛稅共銀四萬二百六兩正雜二項共十六萬一百兩有奇僅足供本省兵餉官役俸食科場祭祀驛站等項之用並無分毫起運止有貢金二千五百兩解京又屯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四畝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自逆寇盤踞十餘年間無藝之徵派每歲加至十餘倍遐荒赤子皮穿見骨今幸獲覩天日亟宜清理田地革除橫徵虐政庶水火孑遺咸登袵席矣

一人丁之宜稽核也滇省戶口人丁共二十三萬七千四百丁零共編銀四萬六千四兩零數年來老弱者勉供未補少壯者抽補行伍致令耕田鑿井之民日荷干戈黔粵楚蜀之界觔骨疲於驅策性命懸於鋒鏑青燐白骨號雨悲風今既入版圖疇非
盛朝赤子宜察其戶口人丁若干殘缺若干見存若干壯丁可補若干應納丁銀若干不致以見丁包亡役不致以殘丁任重徭庶流離轉徙之衆樂歸故土矣

一莊田之宜確察也前黔國公沐英世鎭滇省子孫相沿

將三百年各府置有莊田歲抽租稅名曰籽粒皆係沐府差官自行催收不載有司冊籍値茲地方初定此項錢糧易爲奸徒朦匿宜察沐府經管錢糧老成舊員令呈出底冊某處額有庄田每年收籽粒大數勘驗確實轄某府者卽責成某府徵解藩司庶錙銖顆粒咸充兵餉之用矣

一委署之宜愼重也滇省距京甚遠法網原疎每每不肖有司趨利如鶩視民如讐小民疾痛痌瘝置若罔聞今數年來一苦於苛派再苦於抽調翹首循良撫綏不啻救焚拯溺若待部選官員必俟經年始到勢不得不暫督委署宜

察其年力精壯正途出身者遴選委用任事之後廉能者題以實授貪惡者立爲糾參庶官知守法而民免荼深益熱之嘆矣

一人才之宜鼓舞也滇省自罹兵燹士子不親詩書久矣今幸逢
聲教之通聞不願奮勛名之會若將鄉試入學即照新歲名數爲額恐邊荒士子方慶荊棘之途開旋嘆薪槱之路狹將何以廣文教而振士風也仍宜照祭舊額以示鼓舞俟三科之後酌量裁減庶士心踴躍歌詠詩書十餘年戎馬之場復變爲文明之地矣

一紳士之宜矜宥也滇省地處邊徼山窮水盡一值兵戈俶擾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數年來鄉紳舉貢或爲寇用者不過畏逼於虛焰聊爲偷生并借以保全父母妻子之性命耳若一概擯棄恐與
盛世赦過之令未符宜寬其既往嘉與維新除明朝以貪酷革職遂回不錄外其餘有年力未衰尚堪器使者酌量錄用庶邊荒紳士共仰赦過之
宏仁矣

一土司之宜安置也滇省土司有土知府知州知縣句宣慰宣撫安撫長官等司名目不一明初開闢因投誠有功授官錫土令其自耕自食所納錢糧名曰差發銀較民地甚輕數年來爲寇焰所脅遠者派金以養賊兵近者派人力以驅爭鬬土司地方財力交困今既改過投誠自是望
恩甚切宜察某土司官職該管地方仍令照舊料理輸納錢糧一切逆寇苛派悉與蠲除庶土司安百姓亦安矣

一新例之宜暫寬也滇省土司種類不一俗尚各殊有以布纏頭椎髻者有以繩編髮長披者投誠之初心懷疑畏若一概繩以新制恐阻向化之誠除漢人士庶衣帽薙髮遵照
本朝制度外其土司暫令各從其舊俗俟地方大定然後曉以大義徐令恪遵
新制庶土司畏威懷德自凜然共奉同倫同軌之式矣

一經制之宜詳叅也滇省設有文官衛官有土官專權各有攸分職掌不宜相混聞數年來逆寇變亂成規恣意顛倒有以州縣而改爲郡城者有將土司而改爲流官者經制紛更而體統莫辨軍民混雜而賦役不清今

本朝每事必參會典規制期於盡善宜確查舊制各循職掌
即有因革損益俟人心大定之後再為斟酌而更張之庶
官吏有經制之可遵而軍民知法紀之可守矣　以上十
款卑卑無甚高論皆關切臣鄉利病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此與蔡綏遠十疏皆滇中之救劫救苦經也王公之言
簡而明蓋于驅偽之後其事勢必如此蔡公之言詳而
盡則當勦逆之後其事勢又如彼至深沉之識惻怛之
心覺陸敬輿李伯紀尤似吝氣未除丁卯中秋後十日

師範記于江山一覽樓

趙士麟臺灣善後疏

竊惟目今
國計之最急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羣醜肆逆海宇沸
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
宸陛蕩滌萬古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也而又
睿慮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遠過百王臣之至愚何能仰贊
高深于萬一然芻蕘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而披陳
之臣備員通政有臣同官今僉都御史臣陳汝器向久在
閩中臣詢及之其言臺灣情形甚悉蓋由福州乘風揚帆
一日可至否則越日地方千里土著番人共四十餘社所
處雖遠近不同皆可漸馴而化漢人戶口亦稱殷庶厥土
膏腴五穀咸宜山產佳錫林木深蔚取鹿於野取魚鹽於
郊誠海外之沃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曾守之况臺灣之
大哉臣愚請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
兩縣治其民一總兵以鎮臺灣一副將以鎮澎湖儘其所
產供駐防之需則芻茭糗糧不可勝用即稍資協濟亦自

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
以豫消勸農桑設學校數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衆可埒
外藩即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若不籌
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巨鯨大鯢復竄於其間又煩
廟堂之區畫矣流官資俸與直省少別三年即與陞遷文移往
來不拘以程限則人人樂趨且無尾大之慮如臣言可採
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李發甲為山東請賑疏

竊照山東六府被災特重我
皇上宵旰焦勞勤恤民隱已奉
手諭即發帑金百餘萬兩截留漕米五十萬石遣內府官員親
赴濟兗東青登萊等府按名賑濟不使失所
德音一沛山左之民歡聲雷動仰見
睿鑒周詳不遺纖悉臣何敢再瀆
天聽惟是六府之內地方千里為都城襟帶之區則此數百萬
生靈有關于
國家之元氣者不小臣聞入夏以來陰沴異常麥秋無望樹

頭柳葉木草榆皮無不攫取爭哄老弱幼稚半為溝瘠少
壯強勇四散他鄉白晝通衢剽人奪金是皆苟延旦夕之
命而計緩須臾明知犯法不暇顧惜雖賣妻鬻子止博百
錢而搗葉磨根難充一飽戶無可舉之烟人有相食之慘
饑餓迫於前死亡繼於後凡此蚩蚩者不幾坐以待斃哉
至有就食江南者就食江西者就食湖廣者就食河南直
隸者一離井里皆成餓夫目無故舊身鮮分文日則行乞
街市夜則投宿寺宇地方不能容留有驅之曠野或逐之
境外當此時顛沛流離啼饑號寒若不豫為補救轉瞬隆

冬凍餒來歲青黃不接非填於溝壑必聚於萑苻我
皇上至德涵濡聲靈赫濯縱無狂逞潢池之事然從古致治保
邦在於幾先弭禍事後臣愚以為宜請
勅下該部通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凡遇災民入境
著各該地方官加意查明著緊存恤勉給饘粥併令安置
得所養至來年秋成送回復業某府某縣凡若干名口造
冊申報分別獎勵則已逃者可望還鄉待斃者得甦殘息
再如河南湖廣浙江江西山西陝西福建直隸及江南之
邳泗盱徐等州縣間有水旱災傷已經各督撫題報均蒙

皇上發粟煮賑蠲免錢糧猶慮其中仍有逃散就食者亦照前
議查恤則我
皇上如傷保赤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移困苦之眾不致相率
為非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舉判於此矣

李發甲懇建南闈 奏摺

洪惟我
皇上振興文教八荒同風愛惜人才一長必錄是以戶習詩書
多士蔚起從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也惟湖南七府二州所屬距武昌或一二千里

或三千餘里不等每逢三年鄉試之秋遠隔八百里洞庭之險又値溽暑炎蒸暴風陡發波濤騰湧舟楫傾危歷來應試諸生屢遭覆溺自臣三月任事以來據各屬貢監生員等紛紛呈訴湖廣分設撫藩雖與陝西江南相等原無分闈之例但陝西盡屬陸地江南止隔一江俱無洞庭之險湖南府州縣衛學多於湖北額取新生亦多於湖北而湖南赴試入闈者不滿三千名湖北將及萬人祇緣洞庭危險風濤不測以故裹足不前者十有七八情詞激切籲請具

題分闈臣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內經前撫臣趙申喬題請分闈分額又於五十一年六月內經前撫臣潘宗洛再行題請俱經部駁未蒙俞允臣何敢復瀆聖聰但湖南洞庭之險臣昔身經其地每遇七八月秋水時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試實有性命之虞與陝西江南水陸無阻者不同我皇上好生之德如天含覆創千古未有之盛典照臨中外無隱不周無思不服湖南士子旣皆踴躍功名又復畏顧性命仰祈憐才惜士之聖恩各願公捐三年廪膳科舉盤費及歲貢旗匾舉人會試脚價各項銀兩於長沙府設立闈場現有明藩舊址地勢寬敞建造有餘倘費有不給各學紳士情願按名再捐不費國帑等情但事屬分闈大典應否給疏具題臣未敢擅便伏乞睿裁批示遵行

李發甲　再請改建南闈　奏摺

臣查得懇建南闈一案前據湖南士子屢陳洞庭危險籲請分闈臣因關繫科場大典未敢遽爲疏題恭即具摺請旨蒙皇上御批即當具題臣隨欽遵繕疏具題今禮部等衙門以科場定例年久不便紛更議覆奉旨依議臣何敢冒昧再請以滋罪戾惟是恭逢我

皇上振興文教培養人才事事超越千古加鄉試屢經廣額會
試分省取中
萬壽遇旬加科苗猺一體科貢并兵許應武試以及文入武闈
武入文闈凡茲
曠典亙古所無何嘗拘於定例况湖南士子因洞庭危險覆
溺甚多籲請分闈願共捐三年廩膳等銀興建貢院不費
國帑此種迫切情狀實出萬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例拘之
者曩年
聖駕巡視河工閔念洪澤湖風濤危險設立救生椿全活無數

生靈遐邇感戴今洞庭之險十倍洪澤萬難立椿惟有分
闈一策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卽洪澤湖之救生椿矣
聖恩浩蕩莫大於此乃前撫臣趙申喬具
題於先旣格於部議撫臣潘宗洛繼
題於後復格於部議茲臣先奉
俞旨然後具
題仍復格於部議若非洞庭十分危險士子迫切呼號何至
前後三撫臣疊
奏不已伏思

堯舜之主在上臣身任地方凡有益於士民有益於
國家者例得備悉入
告今分闈一事上以廣
聖主好生之德下以救士子覆溺之危且於科場
大典倍見昌明若因部議而不再瀝下情仰達
天聽則臣負
主恩罪滋大除繕疏會
題外臣謹具摺專差恭捧賫
奏伏乞

睿鑒特賜恩允施行

段曦請罷川省勸懲增賦疏

題爲請酌川省勸懲增賦之議以收實效事竊臣邊省書
生備員言職智識短淺雖莫能仰贊高深而於凡事之有
關於國計民生者時刻思維冀抒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今見四川巡撫年羹堯請立勸懲官員之法以清隱
漏以增賦額一疏該撫屢經題請緣督臣不畫一具題屢
次駁回臣因細閱原疏內開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
萬六千六百兩零今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止有二十

萬二千三百兩零僅及原額十分之一民間規隱田漏賦
竟爲常事到任以來令民及時自首已及二萬六千餘兩
又察訪民間之隱佔不首由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以
致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之內各州縣增及原額
之四五分者准其卽陞不及二分停其陞轉不及一分者
降級調用毫釐不增者革職知府與州縣一例處分等語
臣竊以撫臣爲川省錢糧計持籌之念甚殷報効之志甚
銳可謂實心任事矣但其所議勸懲增賦之法似未深思
長慮求其萬全而無弊也夫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荒殘
已極我
國家平定以來生聚教養數十年地方日有起色然究竟土
廣人稀故錢糧額數雖屢經清查增報而康熙四十九年
現徵錢糧纔及原額十分之一卽以撫臣之加意催查增
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增現糧十分之一爾今議於五
年之內增及原額十分之二是已增現糧一倍也更至原
額十分之四五是又增現糧之三倍四倍也誠恐五年期
迫增報無多縱有賢能之員勢必懼不及分數之參處倘
有司顧惜考成希圖陞轉或至抑勒首報甚則履畝清查

胥吏緣以爲奸地方轉滋其擾此亦事之未可定者伏思
我
皇上治登上理凡有興創事宜惟期愛養民生不尚近功不圖
速效今春清查丁口一案特下不必增丁益賦之
聖諭仰見我
皇上藏富於民至意況川省邊荒之地正宜休養又何必急於
增賦而立勸懲之法耶且撫臣立法之意專在於清隱漏
而未會計及於墾荒田川省田待開墾人須招集務施以
寬大之恩留其有餘之利使聞風者欣然於樂土之可適
今若定考成以督責限分數以催查則有司只知自便其
功名而不顧民生之利賴又誰復願耕其野乎是勸懲之
法未必不有礙於招墾也臣愚以爲川省錢糧隱漏不可
不清而勸懲可以不立只宜嚴飭有司留心勸首如紳士
里民有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查出卽照例究擬倘有不
肖官員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抑或通同隱匿私與奸民
分肥者撫臣查出立卽參處則官民皆知所畏而首報者
必衆至有司清查之法惟令因地查報不必拘分數之多
寡隨報隨增不必定取盈之年限官不急迫以病民民自

[illegible]弊以就墾則清隱漏與墾荒田並行不悖積以歲年糧之隱者漸出田之荒者盡墾民生日裕

國賦日增豈但及原額之四五而已哉將有以收樂利雍熙之實效矣緣見撫臣勸懲官員之議未能萬全而無弊故敢竭一得之愚冒昧條奏如或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張漢請設流官揀賢員疏

奏爲敬陳管見事臣竊閱邸報見雲南總督張允隨

奏請猛緬改土設流一案以猛緬土司奉廷徵骨肉相殘貪

淫見暴民不聊生乞改流官以避水火也嗣經部駁夷情反覆或非心服將來恐復叛亂反致滋擾該督復

奏民實不願復設土司求歸流官管轄爲善臣細揣情形改土設流亦未爲不善也而臣竊有所慮者不慮夷情之反覆慮將來揀發流官之不良當揀賢員爲撫綏愼勿揀能員以滋擾也然而賢員難矣臣生長滇陲稔知雲貴土司殃民無所不爲乞設流官夷情所願然臣每見初設流官之地官視夷民爲可欺侮或用漢奸簸弄往往肆虐不啻土司故被水火者有益深益熱之根致釀禍端而流官身

家亦被慘屠曩者威遠昭通諸處曾有其事非盡咎夷民之反覆也以臣愚見凡新改流官之地請

飭下督撫務揀賢員新附之衆加意拊循爲省其刑輕其徭薄其賦平其訟無受私賂顚倒是非一反土司之所爲民志無貳未有無故反覆自招罪戾者至於城郭爲立營壘關塞爲設汛塘加兵控制兵亦勿令擾民民亦須時爲諭導不許輕信漢奸從慫滋生事端則萬里之外樂業安生懷

聖天子之德化仰

聖天子之神威自可久安而長治也臣謬有所見妄瀆

聖聽伏乞

皇上一併飭議施行臣謹

奏

張漢請禁四川省嘓匪疏

奏爲風聞事竊惟治國在於安民安民在於除暴語曰根荄不除嘉禾不生安民之道也又曰槎蘗不翦將尋斧柯則杜漸防微亦不可不爲豫計也臣聞四川省有暴民一種綽號嘓嚕子擾害良善不可勝言臣曾道過川中親見其事近聞爲患漸劇聞有聚黨山中者四川介在邊陲毘

險民悍尤不可不思患而預防臣是以緦緦過慮不敢不
爲我
皇上陳之按嘓嚕子一種多是福建廣東湖廣陝西亡籍之人遞年闖入川結成惡黨各州縣皆此輩盤據大概居無定所每於州縣趕集之區占住關房時於集上糾衆行強酗酒打降非賭即劫殺人非梃即刃甚至火入房屋淫人婦女常有其事貧弱之民莫敢誰何有司亦懼凶强只圖無事萬一民不得已告愬有司一經緝拏則此縣逃之他縣積年累月不獲到案無可如何本地住民近來亦有附入其

黨者巡撫藩臬諸臣未必不下檄防範而奉行不力未見甯謐此即四川養癰之大患也合無仰懇
皇上勅下川撫轉行守令佐雜嚴察保甲倘有生事行兇令各有司通緝務獲正法示衆株連者即行遞解原籍重者充配極邊漸孤其黨以殺其勢亦不至剿伐太急激成事端嗣是關津隘口務令弁員嚴加盤詰無籍可疑之人必不許輕入川省以杜後患亦綏靖邊方之道也伏乞
皇上聖裁施行臣謹
奏

此疏可謂深謀遠慮後三十餘載周海山司馬上言嘓匪之害
上爲嘉納特調福制軍督川查辦乃于嘉慶丙辰後楚北教匪突起勾結川匪肆出搶掠擾及秦豫致勞撻伐猶狼奔豕突者數年樸蘖不剪將尋斧柯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張漢請賑河南荒旱疏

竊惟督撫大臣司一省之民命禦災捍患宜上德而達下情是其職也臣聞河南昨歲以來荒旱乏食被災州縣官屢行捐稟巡撫雅某該撫只令州縣官設法各捐養廉賑

濟州縣頗爲苦難夫州縣養廉有限即全捐亦屬難給量捐何補時自河南來者皆謂今年荒旱野多餓莩民皆鬻賣子女竟成人市苦更難言聞司道屢以爲言而雅某以曾報豐收堅執不行入奏是誠何心揣雅某之意豈謂一經摺奏廑
上憂而費
國帑乎我
皇上至仁如天愛民猶子江南水災不惜數十萬金錢登斯民於袵席之上河南旱災如此豈

皇上獨惜金錢不恤民命而雅某乃坐視逃亡重寄斂怨竊恐養癰成患寇盜充斥將來厪皇上之憂費皇上之金尤不可數計豈封疆大臣宣上德達下情之道乎冀者河東總督田文鏡與藩司陳某在河南時濟惡殃民不可勝數匿災一事民尤切齒及至饑民無賴逃食湖北湖廣督臣邁柱忽行摺奏世宗憲皇帝初頗駭疑及遣人私訪河南十七州縣皆成巨浸人屋殆盡如此欺君害民之事雅某又尤而效之河南之民何大不幸至此而尤奇者昨聞戶部右侍郎阿里袞御史胡定奏命湖南審事道過河南雅某星夜出京兼程回任密令州縣嚴飭鄉保不許一饑民當路匿災更為巧密臣忝備言官有聞必奏况事關大命尤難顧避嫌怨不敢不言昧直言伏乞皇上遣人私訪倘臣誤聽涉虛甘罪何辭如果情形是實河南數百萬生靈之衆得撥雲霧而見青天矣

此摺入侍御門日奏

召命隨總憲諸城劉公兵部侍郎吉公馳驛前往河南查辦民賴以甦嘉慶六年夏六月暴雨連二旬渾河永定河昆明湖泛溢淹沒民田無數直隷省七十餘州縣皆被水災我皇上一聞奏報即派九卿四出查勘賑恤普免被災處所錢糧並將不能先事預防之總督河道等官發往河工効力俾見我皇上聖聖相承敬天恤民實為千古罕有時範以選人住京師目擊其事因讀張疏謹錄之于右

張漢請疏通江漢水利以濟民生疏

竊惟王者貴穀重農必先水利水利興則蓄洩有法旱澇無憂我皇上念切民依凡水旱時廑宸慮直隷營田水利正行勅查妥議以濟民生凡以期於可久也湖廣水利亦有必待疏通者臣嘗道過湖廣略聞梗概請為皇上陳之臣聞楚省交於江漢荊郢實當首衝宅壤最為窪下計沿河大隄南岸自松滋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七百餘

里漢隄江隄共計幾三千里俱係民築民修其間最險之處若沙洋若萬𡏖難以枚舉而修築弊端亦難言盡又修築不堅水發即潰屢潰屢修民力幾何此則人民受累之源也計楚水大者曰江曰漢曰洞庭三者緩急相濟迭為利用者也查大江發源岷山出三峽下彝陵州約寬十有餘里洞庭居大江之南方八百里容水無限湖水倘增一寸不覺其漲江水即可減四五尺昔人於江上流采穴口下流虎渡口楊林市宋穴調絃等口各殺江流導入洞庭而復達於江故水勢寬緩而無患今也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發陡高數丈無路分瀉田廬即為巨津此江水為害之源也漢水自嶓冢導漾東流而下襄陽自安陸府以上河寬十有餘里安陸府以下至寬不足一里再下漢口與窄益甚船每截流而渡江高漢弱阻遏逆行潛沔諸邑於是數受其災矣查漢水上流有操家口相傳羊祜運糧舊岸隄形尚存其水東流過天門縣入三台大松等湖其湖居天門之東雲夢之西漢川之北應城之南支分潰口派出五通傳為漢水故道眾水通流今臼口操家口盡淤水無歸注此漢水為害之源也雍正二年鍾祥縣隄潰如雷

迅發西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可避田廬蕩然居人云此隄無十年不潰計鍾祥一邑今已九潰矣他如京山潛江天門諸邑地處下流隄若陡潰則如釜灌足耳昔年潛沔士民具呈申訴請以築隄之夫供疏河之役官不允行民無如何為今之計欲平江漢之水必以疏通諸河之口為急務矣查江水支流其下流宜先疏者五通口調絃口邇而上之當疏宋穴楊林市與調絃合流又邇而上當疏虎渡口彌陀寺又邇而上當疏采穴與虎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郝穴令江水從長湖丫角廟合注則黃潭隄不築而自固又復龐公渡則監城可以無虞疏新隄之口與新潭之淤則江漢之水於是互為取濟矣漢水支流則疏臼口操家口而沙洋之一包三險可以無憂疏泗港而潛沔可以無憂疏通順河而潛城復得可以無憂再疏小里潭竹筒河與天門縣獅子等河而低窪諸邑乃可安堵而無其魚之患疏河所以為急務也若夫築隄必取土於內地內地日低故河日高河日高則水勢日險患日深是以江漢不疏終非底定之本積淤不濬終失利導之宜此則楚民之隱憂也夫三楚富饒夙甲於天下諺云湖廣熟天下足

一歲兩稔吳越亦資之今或稍逢水旱卽倉皇無策致枯民不免於貧困雖不得盡委之河隄之累然逐年估計既苦派費之繁多潰決無時又慮身家之莫保豈非河隄之爲累乎昔年河南巡撫陳詵洞察楚爲澤國既於江漢甫任卽復調兹口隨親詣踏勘江則欲導之使南漢則欲導之使北頗爲利濟之宜旋內陞去任未及施行而止臣夙有所聞此其大略也臣思古者江淮河漢水行地中然後人居平土其實治水亦行其所無事也後世詳於治淮河略於治江漢故江漢時有泛濫之虞不知楚有洞庭較淮河

洩水爲便疏河口亦行其所無事也臣因據所見聞不揣冒昧上達

宸聽伏乞

皇上

勅行湖廣督撫大吏委員一一詳查倘言屬可行不特全楚久安卽武昌新修隄岸費金錢至數十萬者亦借是以永固矣臣謹

奏

張漢請祀孝子賢良祠疏

竊惟百行莫先於孝國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雖一介之士能盡孝道必請旌嘉凡以廣孝治也以臣所聞雲南昆明縣人已故工部右侍郎許希孔生有孝行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聞希孔方十七歲母病醫不效密封右股肉和羹進母病尋愈踰歲母病復大作復刲左股肉和羹進之病劇又刺右股血寫疏達天乞以身代病竟不起希孔病幾絕自是以後中鄉會試以及遷官念父母不見輒涕泣希孔蒙

皇上天恩由翰林拔至侍郎凡八年亦勤愼盡職纔有祿俸不自私殖卽給族黨及親戚葬生初顯時人情所難里人稱之乾隆癸亥冬聞先塋患水請假修墓奉

特恩給假不開缺事竣卽還任不料中途病喀血抵家四日卒卒前一日口授其甥爲遺本本成勉披起敬閱讀至上負

君恩下辜祖德二言泫然一慟而逝臣讀家狀而悲之竊念請恤之時未悉孝行而刲股墓廬亦例不予旌以臣愚見似此忠孝纏綿之臣或

勅入鄉賢良祠春秋祀之俾遠省人士知忠孝人倫之重風

俗不無有裨亦仰見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盛心也臣不揣冒昧上達
聖聽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核察施行臣謹
奏

蘇霖渤請編審仍照舊規疏

臣謹查各省倉穀甚切民依每歲將存用實數通盤彙該
可以酌盈劑虛實於民生大有裨益惟是歲查各省民數
一事臣竊反覆思維而覺有不便施行者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蓋古者民皆授田於官故民數與田數相爲表裏可
以按籍而稽毋容隱混且耕三餘一耕九餘三皆實有數
年之蓄而後可以穀數之盈絀待民數之多寡後世時移
勢殊古制遠不能復民皆各自爲謀然爲上者誠因其所
利而利之擇人而牧之厚積儲以補助之有所養而無所
擾則亦足以臻治安古今異宜事勢各別正不盡規倣舊
文始可講求康阜也今天下生齒日繁上屆編審新舊人
丁共二千六百三十餘萬雖係照例按戶定丁尚非詳細
實數然一戶之數不過八口以內按冊而推再參以糧賦

之多寡亦可得其大略至各省倉穀現奏報有二千六百
餘萬石亦屬豐裕但貯穀雖多亦止存以備常年之借糶
凶饑之散賑爲因時補救之計原不能計口授食遍給閭
閻而借糶應聽貧民自便無容按戶派領若散賑則皆地
方大吏臨時督率有司清查被災各戶分別造冊賑濟是
不遇荒歉不動倉儲既無從據此民數辦理即遇荒歉散
賑之時乃係另造應賑確冊勢不能照平時之戶口均攤
是又無從據此民數辦理也至若人滿滋慮先事綢繆則
如開墾樹植薄徵免賦轉粟通商一切政務我

皇上念切民生已無不次第舉行亦豈俟查清民數而後乃見
之施設乎故臣就此時揆度事勢而覺民數一項僅可以
驗生息之蕃實難據作施行之用似可緩其清查至若查
之而轉致滋弊則又有難於縷陳者蓋州縣民戶之多類
皆散處鄉僻若令其攜妻抱子絡繹公庭而赴點則民不
能堪若令地方官遍歷村莊挨家查驗以稽數則官不能
堪是仍不過委之吏胥造冊以塞其事耳而吏胥果可委
任乎事本煩重則借口之需索多端地復遼濶則乘便之
貪求無厭重則入室搜查生端嚇詐輕則冊費路費坐索

無休至斂錢之鄉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屬情所不免州縣官刑名錢穀趕辦不遑加以造冊紛紜日不暇給雖有精明之員亦難勝稽查之力是小民未及沾惠先已耗財不貲矣夫五年編審事已不易況欲年年遍察而無遺是雖奉行盡善似亦難為常繼也再如行商寓旅往來無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以及番界苗疆人性頑蠢亦多種種不便清查之處且吏胥造冊自料地廣人衆本官不能詰誤暮改朝遷實數無憑指證勢必任意隱漏草率完事迨至彙冊奏

聞仍僅得其大略究非確數而小民之滋累亦不可以數計也伏乞

皇上俯念編審業有成規億萬生民不宜歲歲輕擾

恩准將每年清查民數一事收回

成命特賜停止惟於各省倉儲嚴查實貯以期有備無患因利勸導順時休養四海蒸黎自沐

皇仁於永久矣臣為便民起見不揣愚昧冒瀆

宸嚴伏冀

聖明垂鑒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

先生由開泰令內擢刑曹陞御史數上封事而所存僅此懇款中備說經濟絕非空言舉白者所能企及也迄今惟歲造烟戶冊咨部而胥役之滋擾亦所不免矣蓋由州縣以至府由府以至司自是而督撫而部科無往非費錢之所夫錢果何出乎出于民耳民又何出乎出于上耳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惟冀為之上者力求樽節民困或少減焉丁卯長至後二日師範記

雒鳳彩請均出貢之例疏

為請均出貢之例以廣

皇仁事竊惟取士之方三途並用科甲而外例有貢生貢生之中副貢拔貢皆選取於臨時而歲貢一途則由食廩年深者挨次考取雖各府州縣遲速不同大要非二三十年不得與也惟是廩生之內有實廩有虛廩實廩者按府州縣實在數目支給廩餼者也虛廩者曾經補廩遇有丁憂事故開缺另補而本人起復之後無缺可補者也查直隸各省遇考貢之時僅按其補廩先後不論實廩虛廩俱准考選惟雲南省則實廩方准起送虛廩不得與焉每有食廩多年者一遇丁憂事故即起復之後考試優等而廩缺未

經補實只得坐聽後來者之選取而無可如何查學政全書開載考試貢生將食廩年深屢經科舉者擬定一正二陪送學臣考取並無實廩虛廩之分臣請將雲南省考貢

敕部查照直隸等省考貢之例不論虛實俱准其一體起送庶皓首青衿得邀

天家名器而挨次選取與各省事例亦歸於畫一矣謹

奏

傳爲請乞褒遐陬忠節補行謚典以勵風教疏

臣竊以人臣報國之心不辭險難王者勸忠之典首重易名明季殉節諸臣贈官賜謚者甚多滇南僻壤名節自勵蒙難不屈者亦均得贈謚載入史傳獨有遺漏未獲謚典者臣案得趙選雲南昆明人天啓丁卯鄉舉性端方有勇力知龍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苗蠻乘間竊發選率勇士勦平之誘擒劇盜安撫流民功多可紀以卓異擢御史屢進讜言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選率家人巷戰罵賊不屈俱被殺事載史傳省志臣自幼時即聞父老稱說其忠義大節及平生軼事輒爲悲慨感涕想見其爲人及叨仕京邸同鄉同官者每考殉難遺蹟共申祭奠追仰風烈臣幸

遭逢

盛世蒙

皇恩簡拔自詞垣特受言職竊思生爵死謚實奬善表忠之大典而褒死者於前所以勸生者於後也今考趙選遺事其誘敵致果致命遂志與張巡之嚼齒穿齦顏真卿之握拳透爪英風義烈髣髴相似而身後之名未顯竊慮年深日久湮沒不章幸遇我

皇上旌奬忠良表揚幽側千載一時伏懇

勅下禮臣議覆錫之彝典俾遐荒士庶知忠烈之報異世餘榮既慰忠魂亦勵臣節其有裨風教諒非淺鮮也

傳爲請應

詔陳時務疏

竊臣一介孤寒生長遐方至愚極陋忝列詞垣荷

恩簡擢授以言職感激媿厲夙夜靡寧近日雨澤稍愆致厪

宸念下

詔旁詢仰見

聖主視民如傷求言若渴之至意臣雖無知敢不殫竭微忱庶效千慮之一得乎我

國家重熙累洽百姓享昇平之福幾及百年休養生息宜乎家有蓋藏聖上復時下蠲租賜復之詔民生其間可謂至樂乃平時雖見豐亨之象小有水旱輒虞匱乏者何也天地生財祇有此數生齒日繁爭趨華侈衣食婚喪越禮逾分廢棄產業者日多此耗財之一也生業既少漸多游手聚而賭博流爲盜賊擾奪剽掠爲閭閻大患此耗財之二也又有惰民謬附緇黃及天主回回等教不耕不織取給於民此耗財之一也生者不加多而耗財者日加甚求民之無患貧不可

得矣況益以水旱饑饉雖多方支補僅僅救其旦夕奚足以爲經久計乎臣不敢遠引唐虞三代卽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一則吏治蒸蒸幾致刑措一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恭儉之徵仁義之效果何所設施而致此與其君臣開旰作夜思必有先定規模而後從事者皇上憂勤惕厲四年於茲德澤所施薄海咸被而民生未厚民俗未淳水旱多虞盜賊滋熾是蓋有司奉行不力之所致然臣竊謂規模不先定故未免雜施而寡效也今爲治之急務不過數事臣請爲我皇上條列陳之

一曰去奸民夫爲政以養民爲先奸民不去良民不可得而養皇上御極以來首崇寬大是誠爲政之本有司奉行不善以因循姑息爲寬大世宗憲皇帝十三年整肅之紀綱漸漸廢弛至於奸宄生心貪蠹公行剽竊橫溢善良被害夫養民猶養禾也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殖奸匪不去則善類不安今以姑息養奸爲寬大何異以滋培稂莠爲養禾此實不善於用寬而非寬之爲弊政也臣願

皇上整肅紀綱使人人有震動恪恭之心一洗因循怠玩之習而行之政令者必以去奸民爲首去奸民必以弭盜賊爲首弭盜賊必以嚴保甲爲首今保題奏績者皆以能行保甲爲實政而盜賊未清則是保甲之行未得其實也誠能善行保甲得古人比閭族黨之遺意如程子爲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此卽保甲之實政固不止於弭盜已也若弭盜之效尚未能臻而以爲善行保甲豈非欺罔之大

者乎臣請
勅下直省督撫凡州縣中有能實行保甲使盜賊屛息者不次薦擢以風勵天下若有怠玩不能舉行及名爲舉行而行之不善反至滋擾爲閭閻害者飛章劾奏以示懲戒則姑息養奸之習爲之一變而寬大之政益彰矣　一曰端風化
皇上以孝治天下已端風化之原矣而民俗未能遽易者則道之以德尚未齊之以禮也夫禮制於未形之前刑禁於已形之後今之爲吏者必至既犯而治之雖有懲創亦已晚

矣臣竊謂當如宋之政和民間禮及朱子知漳州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民從宜從俗各適其便而無失乎敦本正俗之意使自生其油然忠愛之心其於風俗人心固非小補也昔張子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月吉召鄉人年高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法此即端風化之實政也

一曰淸獄訟　爲獄訟之繁理獄訟者繁之也古者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皆定以簡孚歸於欽恤近世比例日增而獄訟日煩吏緣爲奸民無定志每省州縣以上不下十數大員皆受民詞皆理獄訟小民健訟鼠牙雀角之爭縣未斷結已訟於府府未審理又訟之督撫司道府親提而縣無權司道親提而府無權督撫親提而司道又無權是以疊相爭勝不至於督撫之庭不止臣愚以爲止訟必淸其源而聽訟當執其要令民有爭訟者據實書牘准則即與斷理不准則批還原牘不服則再控毋許更端始終不准聽持原牘赴控上司不持縣牘者不得告府不持府牘者不得控司違則坐以越訴之罪果有冤濫則親訊而直之原問官坐以枉斷之罪至於司斷不服則控之督撫自非大

冤必係大奸務嚴加鞫訊以時
題請不得等諸泛常也徒罪以上始聽決於督撫則事有統
會而不煩矣　一曰去冗蠹天下舞文壞法蠹政害民未有若吏胥之甚者天下莫不知之而不能去也內自部院外至州縣無一不叢弊於吏胥之手雖有賢能之官能稍淸其流而終不能淸其源者何也蓋有官不能無吏古者庶人在官下士同祿府吏胥徒設有定數漢推擇掾吏亦有辟除小吏至爲卿貳者則胥吏雖微亦與天家之詔糈原未嘗以徒隸無恥待之也後世流品既分爲吏胥者不

得列清途刀筆健猾之蠹作姦犯科而官長或為持短長或曲相庇護至今奸猾之吏得以成案為上下使官長無從致詰以利害相恐嚇使小民不敢支吾及至事發官吏俱廢而彼之囊橐以充又或巧為避脫卸罪官長後反得超然事外無他上以徒隸無恥視之彼亦以徒隸無恥自待也臣之愚竊謂宜倣成周府吏胥徒下士代耕之制稍優其食量擇其人兼用漢時推擇掾吏之意使約正里長每鄉選舉一二人略有身家稍習吏事定以年限果有勞績給赴考選分限咨格即為銓敘舞弊者罪以重法斥退者永不復用如此則畏法自重州縣之弊可以稍清至於部院書吏得以上下其手者由官長不習吏事者多也堂必委司司必委吏故吏得緣以為奸若司官慎簡賢能嫺習吏事不假手於書吏之稿案則宿弊自清又有學習人員及筆帖式等官以吏事為考課使漸漸習熟量能授職則書吏不過奔走執役而已其弊又不若州縣之難去也

一曰申法禁欲振紀綱必先法禁最宜禁者莫如賭博游蕩之聚盜賊之囮實由於此

世宗憲皇帝嚴加禁止業有成效近來法紀稍弛此風誠恐復熾

當益加禁絕其類如打降白拉等皆賭博之曹也歌闌酒肆鬬雞走狗吏胥廝役之所聚皆賭博之地也是必善行保甲者始能搜剔而禁絕之蓋即奸匪之所伏不可不嚴行禁緝者也賭博不除則盜賊亦不得而盡此其利弊灼然可知已至如奇技淫巧蕩上心雕文刻鏤傷農事為國計者自宜禁止然禁之易以滋弊必觀上有以化之則禁乃易行如漢文帝躬行節儉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則民風滔樸衣食滋殖故欲禁奇淫當自宮禁始欲禁雕文刻鏤錦繡纂組當自織造始此亦有關風化之原非徒恭儉之美流示千古也蓋風俗侈靡非一朝一夕之故民間物力有限靡衣媮食之費即治生養老之資教導之以五禮即當糾之以八刑使知不孝不弟不婣不睦之警則雖欲恣其賭博聲色之娛亦或有顧養而不暇及者又當為鄉飲酒禮鄉射之舉使之有所慕樂而不以讀法講令為煩苦所謂王道不遠人情適協乎禁民為非之義矣　以上五條皆坊民正俗之事奸民去獄訟清則民安其生始得盡力於南畝明禮教申禁令則民知勤儉始不習為浮靡游食之徒去冗蠹則追呼不擾而耕桑所出

始得以仰事俯育厚生正俗之務莫切於此而用人行政
以立萬民之綱紀者實皆操於
皇上之一心
皇上之求直言至誠至切雖懸鞀設鐸諮不是過而臣工奏對
會議往往揣摩迎合卽如禁酒一事遠近皆知
其難行而議者輒依違其間迄無定見微
皇上聖明洞鑒一切能去則民間之受累無窮矣又如關稅減
而物價猶昂則所減或未盡其實當查順治康熙年間收
納之數而酌其中其落地稅已奉

旨查免而徵收如故必有所附會以網利至於旗民屢
賜帑金而生產未裕必當爲之計長久使各自謀生業與齊民
雜處無異則士農工賈皆足爲生不待賜與而自足矣夫
堯湯水旱古今常有而桑林躬禱至以六事自責臣願
皇上懋聖敬之心泯怠荒之漸則精誠之至自必上格
天心風雨以時年穀時若庶徵之應必無或爽矣更願
皇上於奏疏之陳權度於心勿徒恃臣工之議覆以爲去取實
見於事勿徒爲採取之虛名而終於廢格更令在廷諸臣
如翰林部屬等官各殫忠悃矢謨入告公聽並觀益廣明

目達聰之用則治保邦萬年鞏固四海之內無不被
盛德而頌休聲矣臣言可否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劉慥奏免金課疏

奏爲恭懇
天恩俯免荒課以廣
皇仁事欽惟我
皇上如天好生德同堯舜數年以來

恩綸疊沛普天率土無微不照無弊不除蔀屋茅簷感激歡呼
乃臣更有請者竊惟雲南永北府地界金沙江舊傳明季
有淘金人戶每戶金牀一架額徵金一錢五分遞年約徵
金十四兩五錢零添平二兩知府規禮三兩通共徵金一
十九兩五錢零邇來金漸不產從前淘金人戶久已散亡
今間有淘金之人俱係四方窮民借此餬口去來無常或
一日得一二分或三四日竟無分釐是以額徵之數不能
依例上納倘課頭抽緊淘金者卽潛散他方有司以正課
不敢虛懸督責課頭以淘金人盡散無可著落只得將江

東西兩岸之夷猓按戶催徵以完國課間有逃亡一戶又將一戶之課攤入一村相仍積弊苦累無窮況二村夷猓並不淘金乃至賣妻鬻子賠納金課竊此夷民情何以堪臣生長永北知之最悉近奉特旨豁免麗江之夷丁課鶴慶之貼丁課六詔編氓恩同再造永北荒金賠累更苦於夷丁貼丁臣躬逢堯舜小民疾苦不敢壅於上聞爲此據實冒昧瀆呈伏祈聖主一視同仁俯賜豁免則沿江兩岸夷民永戴皇仁於生生世世矣

邵其德務農桑以厚民生敦氣節以勵官方疏

竊惟固天下之根本者民維天下之風俗者官民生不厚雖有教化弗行也官方不整雖有綱紀弗振也自古帝王御世綏極久安長治之模而於斯二端惓殷殷念之者誠以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而庶司百職之分布於邦國者或有一簠簋不飭廉隅不謹之人即有累於大法小廉之治也周公作七月之詩所以言民事者甚詳而其要總以資衣食爲急孟子言王政亦惟諄諄於匹夫匹婦之業豈非以富民足國之道舍農桑更無他術而周官以六計弊羣吏而事事冠之以廉夫所謂廉者豈惟是潔清自矢如岳武穆所云不要錢而已乎不怵於害不疚於利不屈於威武而中正嚴肅之操卓然自立於舉世委靡之日夫而後可謂之廉也則氣節之說也我國家列聖相承治隆化洽山陬海澨皆煖衣飽食之人析圭擔爵皆秉德廣心之士海可謂上媲唐虞遠超三代者矣而我皇上治彌圖治之心猶日孜孜弗釋

諭旨屢頒時以厚民生勵官方爲急務臣愚以爲開其源者尤必節其流用其才者必先成其德夫引之於美利所在而不知取者必非人情農桑者自然之美利也苟有所耕之土可蠶之地而又加以長吏勸課之勤人誰弗忻然就者惟是積終歲之勞獲一朝之利而賦稅取之豪右侵之習俗之奢華又耗之所獲幾何而堪如斯之剝蝕乎薄征斂懲兼并禁侈靡惟在守土者因地制宜爲小民籌萬全之策乃爲善耳所謂開其源者尤必節其流也至於內外臣工才具雖有不同德性本無甚異筮仕之初莫不以古名

臣自許道其既也或奔走於權要之門而恬然不以為恥
或巧肆其貪得之術而詡然自以為能故往往有以二三
之德略具肆應之才者豈盡人之無良哉彼見諂諛貪鄙
之夫時登薦牘而正大潔清之士或罹彈章於是舉平日
之所自命者而一旦變易之亦無足深怪矣誠使為大臣
者於屬吏之賢否鑒之明而別之公果有介然自守之操
淡然無營之量即上達宸聰而不次遷擢之人孰無心而
不樂以名節相高乎臣故曰用其才者必先成其德必要
之農桑之利責在有司而督撫不得其人則有司之賢否
未可信也氣節之敦倡於卿尹而信任或非其人則卿尹
之舉錯亦可憑也是在我
皇上之知人善任而已矣

周於禮　條陳征緬事宜疏

臣聞滇省莽匪不法侵擾土司邊界我
皇上軫念遠黎
特命大學士楊應琚管理雲貴總督馳驛前往接辦軍務
聖謨指畫雖萬里之外瞭如目前蕞爾小醜不難克期撲滅惟
是臣土著嶍峩為元江普洱大道於夷情地勢略有見聞

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臣竊聞制夷之法要在先散其黨
羽要在安插內地夷民不使竄入賊夥而後以夷制夷則
事省而易為功臣訪聞此次莽匪之起約六千餘人其實
係莽匪約計一半此外江西湖廣及滇地流民以開礦失
業附之者不下千餘近邊玀彝脅從者亦不下千餘是賊
少而民多也臣愚以為必絕其竄入之路而後脅附之衆
可以解散近歲滇省米價少昂雲南省城每市石一石賣
大制錢十五千文合銀十三兩五錢每倉石三石合市石
一石以倉石折算合銀四兩五錢臨安澂江兩府米價少
減於會城然亦不下三兩餘錢滇省邊界民少夷多夷性
輕剽易動偶有小災及有軍役安插不善或致滋生事端
當雍正九年十年間威遠地方夷人小擾臣時年十二歲
略有知識又熟聞鄉老之言知當日由威遠同知劉洪度
撫馭失宜激成事端其後元江新平嶍峩界內丁左鶚魁
兩山土酋楊昌奉李本施文恭等乘間竊發幾兩年始定
今莽匪之起進兵仍由元普一路自元江至普洱路涉三
江曰小江曰阿墨江曰把邊江三江瘴毒二月中旬以至

九月中旬倍於常時惟普洱府城無瘴由普洱而思茅由思茅而普籐以至小猛丫橄欖壩九龍江皆屬瘴鄉而普籐隘口瘴毒尤甚是以軍行處必兼調土練以土練能悉山險耐烟瘴也土練調自近地實係熟夷得其心則可為官軍前導而失之或致入賊非撫之有道不能使樂趨事而盡其力臣愚請

勅下督撫大吏督率有司凡米價少昂及軍役調練之地設法撫恤使內地夷民安插安協其奉調土練並恤其家使無內顧然後可盡其力內地既安則江廣流民及脅附之衆

望風解散亦可隨宜撫勦如此則莽匪窮蹙而撲滅尤易為力矣臣荷

天恩簡用備員臺省軍機密勿何敢以風聞之說冒昧瀆陳惟是臣土著鄰近少有見聞不敢不據實密奏愚昧之忱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討外夷自當先安內夷況內夷者又可借之以為攻取外夷之人撫綏得宜方保無弊故是老成碩畫然臨機運用又非僅仗小惠可以要結也

趙士麟論語義序

古今人極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以治安恃有吾道以維持不墜也上古之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道渾涵於危微授受之間中古之時遵王之義無偏無黨遵王之路無反無側吾道昭著於彝倫攸敘之內故在上者不言自道統之傳在下者相忘於道化之盛自周轍既東皇極弗建而吾道之脈以寖衰至素王開萬世道學之統繼以多賢相為扶持於是君臣父子之道復立仁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將息而復續人物之倫斁亂而復敘於何見之見之論

語二十篇夫論語之書化工也史臣為書卿大夫閭巷之民為詩周公為周禮儀禮文王周孔為大易孔子因魯史為春秋皆人代天工也詩之言濫書之言通如春易之言多象數禮之言委曲繁重如夏春秋辭嚴而義正如秋冬至論語則元氣渾淪無所不包盎然貫通無所不徹殆備四時之氣者乎劉向言魯論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子玄成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卿康生王吉皆以教授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古論無此張禹受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春秋孔壁藏[illegible]

漢而後稍知尊師迨宋程朱始表章論語無遺蘊書凡一萬二千七百字朱子集註天下宗之

趙士麟孟子義序

羣聖之道載於六經紹羣聖之統而光大之集其大成也者孔子也至戰國教化陵遲異端蠭作衍儀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至王公惑其說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橫議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蓁蕪塞路莫可芟夷惟孟子以名世挺生紹洙泗之正傳擴六經之要旨闢邪樹正孫行厲辭道王化之源以救時弊本性善之理以斷羣疑其辭精而贍其旨淵而通

使仲尼之學獨尊於千古者孟子也秦氏焚書七篇列於諸子得不泯滅漢自高帝未遑庠序孝惠雖除挾書之律而公卿皆武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廣游學之路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有劉歆孟子十一篇西京趙岐註焉至唐又有陸善經註七卷迨宋程朱乃窮其奧義而發揮無遺人謂孟子爲言王正霸施仁發政之書吾謂孟子爲講學明道盡性存誠之書也夜氣之說前賢未之有也日夜所息平旦幾希至旦晝而梏亡養則長失則消操舍出入惟視乎心可識仁義之存矣養氣之說又前人之所未發也氣配道義無是則餒養之以直行貴慊心而其要歸於集義義卽性也可識不動心之原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前聖言仁義而端則未之及也驗之非納交要譽惡聲而知其必然示之以擴充而火然泉達四海可保掌上可運不忍人之心與政於此可識已盡心知性知天前人偶及之而不若是之深切著明也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而俟以立命反身而誠則樂强恕以求則仁萬物皆備之量於此又可識已此皆千古精奧之微言性理之眞功入道之樞紐守先待後之實學濂洛關閩諸子所爲續聖脈明聖道以詔後世悉得力於孟子孟子固理學之宗也豈僅井田之

論庠序學校之設徹田制祿之法足以敷陳王道哉且七篇之中長於譬喩而意已獨至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讀書之法也論性則桮棬可湍水可白雪白玉可也言仁義則梓匠輪輿可毀瓦畫墁可牛山之木亦可也言事理則西子可子都可魚可熊掌可奕秋無不可也此千古文章之宗左遷韓蘇之流得其緒餘卽以名世也啓時君則鴻雁麋鹿可好色好貨可好樂可田獵可好勇亦可也雖所好有殊惟各予以可之之道而不矯以腐儒必不可之論取之左右逢源此爲後世奏議進言者之要道使賈誼知之不長

沙竃錯知之不及害陸宣公知之不簫尉矣若夫距揚墨放淫辭闢先聖之道其功顧不偉歟篇之末溯堯舜禹湯文王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以去聖近聖自任豈虛語哉

高奣映等音聲位合彙序

聖天子休聲春和萬物咸遂惆南服人文　特簡翰苑儒臣來茲啓運定州恆齋先生欣承　帝命（康熙四十一年定州王之樞恆齋督滇學請　御賜台才額於書院敬存　御書樓）精白乃心公忠校士凡先之陋習一一盡洗以冀得眞才抒士氣宏　壽者作人雅化開南中世世風會於是拔山林之碩果問石室之藏珍無一而非法古人用心用世用

人之道意將以闡明理學求敦厚信讓以救正人心一日檄姚郡伯衛君淇（淇曲沃虔生康熙四十年任楚雄）命謝謝纂雞足山志訂餅等音暨理學西銘諸補述悃悃款款申命曰若舍是無以奠南服而移其風易其俗奇映以遠陋之人過蒙禮遇辭不獲命勉筐月從事以塞責越三月雞山志告成暇遂取馬氏等音與林子聲位合而彙之乃更爲之序曰心平氣靜而後五音調臍呼鼻吸而後折攝應蓋音有定聲字隨塡入此未有天地先有音聲自然之義也不觀關翁律天淸濁呂地其自然而然不待勉强以故君子正人聲與氣諧音義曰聲氣不壞則音聲自轉誠有然矣由今天下推而之萬世萬國嬰兒初生觸地呱呱咿唔之聲莫不同也何也以一絲不鑿之初心自然得其中也中之聲渾融與天地合豈非一無所鑿壞以至於此哉及其漸長習見相遠舉諸人而慾焉漸以壞其天焉求元聲失本始其可得乎今欲移其風反其始不於聲律自然之義以察求焉恐習遠之性未易復而今日之風未可遽移先生果有意於斯甯二子之幸滇之幸亦天下之幸也夫馬子減母以便學者張洪陽之定母二十字李如眞之存影母而檃括於二十一字已倡其端矣林子之闢承轉縱合郝氏京山先已言之矣然未如二子之便人

習耳夷考吳幼淸陳晉翁熊與可趙凡夫皆欲加母明聲韻者也何如此近情以呼捷呂獨抱吳敬甫之廢門法又欲即體以卺變者也何如此自然協天地之律呂又況鄭漁仲章道常劉鑑廣宣習鸞之徒辯說聚訟配位究莫通其幾微白韻考之成均均鍾於一絃分九分十二即隨唐志之載甯外華嚴之字母耶迨是神珙之圖邵子之衍沈韻唐韻徽州之傳朱子之譜以至金尼閣中原音至洪武正韻編之宋濂王僎趙壎孫蕡諸手而若定焉者以不求之自然而然不免仍紛挐不一故曰心平氣和五音自調鼻臍神滿折攝任意得天厚完吾眞則音聲之

道自然而合宜求師於天下萬世萬國之赤子則莫不有同之者在焉今一德日新九功惟敘璿樞運四氣以相均金軸抒萬方而靜謐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違顏於咫尺也正始之風播於遐邇聲音之復其在斯乎

李崇階滇程日紀序

司馬子長文豪於今古者蓋以足跡遍天下足爲耳用目爲心用名山大川之奇險胥於文焉發之故也昔人謂胸無萬卷書足不履萬里道必不能文即文亦闒闟語旨哉斯言可見山水文字交相助也今復於靜齋邑侯徵之侯負豪氣抱古心好遊

足迹半天下以制科出宰滇穹滇去京師萬里去中州亦不下八千里自出都門離沈邱凡停車古驛繫馬酒樓所歷之地所接之人皆一一筆之而無遺且附以喬梓唱酬之句何整暇也天下之仕宦夥矣其所行之遠近不一大約爲王程所限長途策轡薄暮投棲旣慵且乏視所閱如夢中事叩之了不可得比比然也侯獨歷歷紀之且附以詩能狀其所歷之境不負其足目其懷抱爲何如乎昔李君實爲遊白岳記分視之各爲一則合視之共爲一記而詩則連綴乎其間分視則詩合視則記敘事中參以議論大似龍門家法今侯所紀何以異是我知侯意中必有大過乎名爵者視所閱如雪田鴻跡能搖鞭索句且旅成文驅山川風雨盡集筆端不可謂非豪也詩文者侯意中稍爲王程所限恐不能如此之周且詳也業之餘覺萬里道如在目前即縮地術應遜其簡捷因憶向時公車所歷如隔世事如夢中身回思之了不可得豈獨仕宦爲然哉人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不可爲才人律也王家出守歷覽爲多謝朓之宦文辭稱富侯其兼之哉非豪於詩文而整暇者不能且晚內召柄用回憶由豫反楚由楚之黔由黔及滇由滇而及極西之滇穹滇萬里遊矣一展視此卷目之所至如足至之山川之

跋燎燎如指掌十數年如昨日事不惟侯必有感極而悲悲轉爲喜浮白浩歌擊節而不已者即未至其地者覩之亦不啻身親其境焉是亦司馬子長後之一快書也路史云乎哉

高奣映來矣鮮先生易註序

理發幽微象能繫括言理者盡事物之妙而各臻其極惟象爲窮上反下之理探賾索隱之道陰陽不測之神吉凶悔吝之事充類至義莫不備盡於斯虙犧所以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焉爻焉象焉明乎窮變通塞之義所以繼虙犧仰觀俯察極深而研幾也觀也察也觀矣夫象數之先而

已矣蓋形器自然先河洛而天地之象著先一奇一偶而圖書之數成先六十四卦而八卦之位定其體而微莫非象也神而化之莫非數也乾坤其易之緼耶譬衣之納絮衣為象而絮為理舍衣則無以寄絮舍象則幽幽漠漠者誰得而問之故理存象數之先擬議乎象數之後舍乾坤而萬事萬物無以寄舍萬事萬物而乾坤或幾乎息圓圖序卦繫辭皆三聖人教人學易之法司馬史之言曰易以道化若非重而復之錯而綜之近取諸同體遠取諸爻變則何有於神明之道哉古之註易者自漢而上十二家其言二百四十九篇歷漢而下莫可稽紀宋儒忘象亦惟談理至瞿唐來氏於求溪萬山中窮研二十九年闡四聖之秘旨發秦漢唐宋所未發功四聖垂千古而莫變者象也其心得在乎圓圖圓圖之理在乎氣數氣數之學在乎主宰天行之主宰在乎健法天之主宰在乎强自强則不息氣數流行而無端孔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易從之學能一之以象而檃括夫圓圖斯已耳余得學使凌君手自鈔本凌君年七十有八而究心如此遂任其圈點微加校編並來先生遺圖及諸儒之圖以補之廣見者之目也書梓成因語諸人曰錯綜爻變聖人之心學來氏明其象故易知焉錯非來氏錯也綜非來氏綜也中爻非來氏中爻也同體者變者性情之變乎剛柔健順者亦非來氏矯揉而造作之也讀是書者撥翳障於理窟由氣數之圓圖以貫乎動靜對待之機緘知四聖亦且弗違焉窺是圖者處事當乎仁氣由乎己則數轉乎其中矣明乎來氏之心學而四聖範圍之化昭矣當時中丞郭青螺於萬歷二十年請公帑梓行是書後十年學使張之厚刻于成都歷天啓乙丑太史陳明卿重刻於京師崇禎間御史劉安劉再刻於蜀吳守史君應選皖守[illegible]君大本與夫沈際飛諸儒翻刻於姑蘇于皖于吳者不一而足皆同此作易之憂患也夫

闕禎兆李象岳同年遊雞山詩記序

明道先生遊山諸作何其灑落也數百年獨想其識見之高深功力之純粹焉蓋君子之言而道在是矣詩之為道有性情而後有骨力有骨力而後有氣象志乎此者將以探其源也匪徒驚其流也雞山為滇南鉅鎮護其左者麗水雪峯環其右者點蒼洱河千翠摩霄孥岩拔地習聞為迦葉受記傳衣入定之所極頂華首門在焉其荒唐與否余不暇辨甲戌首春入太和城去雞山咫尺竟阻斯遊頗屬憾事一日者標山李象岳同年以遊雞山詩記寄余索序余謂自有雞山以來遊人不啻萬千誰

爲識雞山面目者面目且不識況雞山之性情乎夫性情不易見惟於骨力見之骨力猶不易見惟氣象可見今欲舍氣象以求骨力性情固不可然遂泥氣象以求骨力性情亦豈可哉蓋峯巒邱壑林麓山之氣象也骨力也其間之靜而有常者乃性情也紺宇琳宮緒餘也世俗徒驚其流耳是故天地有名山宇宙有偉人山以人重人不以山重定論也嗟乎孔子登東泰之山而小魯小天下世莫與京傳其道者子輿子思而下惟孟子其泰山巖巖氣象變皆本剛毅宏博之性情骨力積厚流光有以造乎其極蓋世風至戰國一大變矣非剛毅宏博奚以勝任

象岳生近雞山今歷險絕直上第一層目之所接心之所得時止時行皆紀以詩其於雞山之骨力剨然解矣雞山之性情氣象超然合矣所謂探其源也夫雞山沉鬱於蒼烟古雪韜光匿彩不知幾千萬年其氣象可以叅嵩衡而不遽炫其奇其骨力可以抗恆華而不自高其秀惟自其眞性情獨往獨來於象岳之詩見雞山也象岳也眞知已也近聞象岳潛心濂洛之學以其剛毅宏博之姿倜奮發擔承辨毫釐於千里卽其所著詩記中微隱而醇之又醇余將以象岳遊雞山詩作明道遊山詩讀也已

闕禎兆滇黔制軍在茲王公壽序（名繼文廣甯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人也以大論其化鵬之鵾借海運而九萬里風斯在下去以六月息也以年論如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也所謂神凝者其極深之息磅礴乎萬物而蘄天下於治是有道者也藐姑射特寓焉耳滇池去崑崙不甚遠其高出中州五千餘里通於漢版圖於元郡邑於明若夫民物安阜賢才蔚起化兵戈之氣爲日月之光至我　朝乃極盛蓋其時身都將相自我定亂自我

致治前後十五年開春溢秋肅陽舒陰閉政令修於庭使人各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禎於制帥王公見之公珥筆侍從出入
禁闥
世祖章皇帝嘉其老成有器量　命按關西墨吏皆望風解綬及秉節豫章揚旌會稽長江大湖鯢鯨不敢鼓鬣　今上二十年以滇亂故晉公由左藩撫雲南雲南環郭刁斗滿澤鴻嗷公試於其所難輒躊躇滿志因而披郤導窾恢恢乎游刃有餘向之靡室靡家一孥棄荆者今且保妻孥而長子孫矣且絃歌於庠鼓腹於衢矣亦且樓　觀霄騰煙火鱗次城高野[illegible]而[illegible]通之

熙皇咸若文茲當周用之期得無暢於心而怡於邑乎迺環中以應無窮注焉不盈酌焉不竭日休乎天鈞其自視猶若欿然也禎受公知已十載凡民生利病靡不悉心諮訪暇則講求性命一語默一動靜元氣流行不示人以端其處置軍國機務霆之震耶淵之止耶行所無事焉已矣所謂天下時治與物皆昌千歲鸞鶴翔集帝鄉者與非有道曷克臻此滇人沐日月而滋雨露俱相忘大化之中禎不能知公之大亦不能知公之年因其耆求其微必蘊釀於道者深也至問道之所以然禎不得而名言公亦無可爲言者沾沾昆池得見藐姑射之山之神人云爾

闞禎兆送王巽雪大尹考擢臺垣序

今上垂衣之三十五年冬臺垣需人詔天下各舉有司之才且賢者以聞吾邑大尹巽雪王公治行第一督撫入告曰最今年春得可星軺發矣邑中士大夫祖帳鳳山屬余一言以寫萬里之思余祀灝濵人復何知當時之務者雖然公赴都不爲御史必入諫垣此兩衙皆喉舌之司也天子聰明神武四海晏然天下事似無可言者庸詎知夫制治未亂保邦未危非智深勇沉不克察微而知著苟有建白或不審幾而發不抉衷而諭則悠悠議論何當讜詞耶昔人謂諫官之言與宰相等宰相與天子酌可否諫官與宰相較是非三代而後漢唐宋元治亂大概史冊列眉正人進如陽之升小人進如陰之慘忽處消息所係匪輕公生平以靜默勝靜默則無不敬而臨民行事胥歸於簡斯行也天以泰運待君子也請公以治身之學獻之當宁敬天勤民而外節儉以培元氣休息以固根本卽以令通邑之治施之台輔將慾不萌於中奸邪亦斂氣而不敢逞矣太平不偶聖賢難逢今日之事矣海內之霖雨也萬里揖別既不能助以力又不能贈以言非愚則誣余愚誠有之誣則何敢

何其偵送楊明遠教授景東序

古者建官分事自大僚以至庶司莫不各有所任蓋以天下之人理天下之事使之得盡其職以期於安而王者任簡之難惟期與衆賢共濟原無所輕重於其間顧使人以治其事與使人以儲其治事之人其輕重故異也自後世以膺膴仕居寵利相尚則輕重之易置已久而一切用人行政讀書講業其制爲文法與成爲風俗者如商賈之趨市壟斷期有所利而止倘十一官以爲寒薄爲之者亦自以寒薄安之相忘於其本事學校之意蕩然無存然猶循其名而用之無論其爲名已非盡出於古

而猶幸其旨之存也夫宜之存其名亦安知實之不可起而教之不可興耶古之教者自鄉國之選其舉天下之後又咸以儀而進之於學以人心難於習也爲之揖讓以齊其容貌懼其實所知也爲之詩書以博其見聞泥於古而不通乎今也授之要務以周乎事物之故重其內而輕之出非游藝不足以躍之則又爲之射御以觀其德非知樂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也則又爲之弁歌登降以斂其性而防其淫恐其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則又爲之干戈羽籥以消習之以至於講武辨物從軍獻馘比竟之周教之備總使人材成於下而小胥大胥各以所見登進之其取之之法又不必盡出於一途也漢靈帝始設甲乙科先置五經博士之法已非其古而唐宋因之然其時尚有徵辟不就者蓋其餘教未衰而其人亦卓然有可觀明造楊先生往余爲童稚時已與乙科其讀書講業又卓卓不與人伍兩舉進士爲禮部所下出爲鶴慶開化二郡司教所在立學宮創書院崇祭不以苟簡自域康熙庚寅歲以太孺人艱闋次補教授景東景東之上方樂得先生爲師吾知先生必能以古之遺法風厲之詩書禮樂導賢有材敦廉恥而賤貪墨使景之人其學爲博文通識有所成就多君子則雖紬於科第之榮而於一方人心風俗之厚養數百年有用之才者余又將爲之幸也故於先生之行以余所聞於古者道之

穆然如見三代氣象作文者固在孰更尤貴通經

楊永斌鄉賢錄序（爲懷遠令）劉鑑作

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必有不世之德與功否則澤被於鄉而教傳於後若是其生也士大夫過其里者必式官於鄉者矜碩望焉比其歿也思其人不得則俎豆之請於朝而重其事所以示後嗣爲桑梓法也吾鄉遠在西南地僻風龐士敦古誼其祭於社者地不乏賢而亦如劉公其一也公故士族爲楚雄名宿歲己卯同受知於江都蕉飲夫子余始與公爲石交公曰余每讀宋史見范希文之爲人未嘗不慨慕思效法焉余與君行且登仕版矣自茲以往潔己愛民聯戚里引後進此直分中事耳敢自枯古人後哉余曰君甫與計偕而心存利濟他日必不愧爲小范南中有人矣嗣與公睽者二十餘年余德不加進而公由宰江上有神君之稱歸而澤被於鄉比余旋里而公已作古人矣夫述人之生平者必合言行而核其實方公論希文時志存千古若是其摯且深也然業不著於生民聲未傳於口碑論者或雖焉故世亦有高談千古而行實悖之者乃奎

牢饔僅二稔耳而賑饑築隄懷人尸祝焉覩希文之出守何如也歸於家而義田以置族里通惠澤社田之立貧士攸賴此又希文族田麥舟之遺意也會課於黌序而講絕學以翊吾道則又駸駸乎揀大學中庸以援人者矣故吾謂公之賢必合其言行而核之也今　聖天子崇德尚功　特允中丞之奏俾祀於鄉而彼都人士得舒其情於爵勢籩豆之下後之人入廟而目之曰此學希文而無愧者也而公且不朽矣今年夏公嗣君方中持景册謁余丐弁言焉余披覽間見夫稱公者皆得其實可以示後嗣爲桑梓法而又喜嗣君之克省其先而不失爲純仁也故樂道之

氣軒蘧筆雅潔

何其倩送龍州侯終養序

先王之迹遠矣然君臣父子之間曲傳其意而寫人情之所難言其道莫備於詩余嘗讀詩竊嘆忠臣孝子之於君親蓋亦有不能兩得者如祈父之士北山之大夫遭時不偶不獲盡其私養故其詩不曰有母之尸饔則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至於鹿鳴諸篇說者以爲文王時之作當是時夫豈不有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與而四牡三章猶惓惓有將母之願若與北

山斯父無異豈非得諸此者失諸彼雖以先王之仁猶難曲體士大夫之私而代爲之謀自周衰詩亡仕宦者率自解於移孝爲忠之說而朋友勸勉又謂爲臣者不得顧其私於是朝廷雖有推恩之典而陟岵陟屺之感北山鴇羽之嗟識其意者實微矣龍侯雨蒼先生治屏三載政通人和有召杜之稱一旦乞請終養以去若以視當時之嗜仕不止者在先生之自計則得矣是豈屏人之所望於先生與先生所以副　大吏之望者乎而竟毅然不顧則何也余考先生之爲人抗爽彊力以進士宰榆城絕苞苴袪蠹弊寬嚴並濟教化大行遂膺卓薦　天子鑒其壯嘉嘆久之命大司馬總督鄂公即其地擢用乃任吾州吾州素稱易治先是在事者厭衣冠日盛媒孽於　上欲以中傷屏人上官用此爲先生憂謂非武健嚴厲不能勝先生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寡廉鮮恥何地無之一二頑劣吏訓之有餘不煩大憲誅也由是保全士類爲多考班孟堅論循吏以經術飾吏事者爲上其傳文翁黃霸猶述其興學校務寬和爲西漢治行第一則先生之所以爲心與先生之所以治人者可知矣邇來先生之澤日深屏人之愛益切大府方欲以　異數遷之而先生不可留矣或者疑先生當强仕之年太夫人　神明甚健願自勇退

郷此得毋有高世之心耶古君子進非軒冕之爲榮退非山林之爲逹從容去就惟道之安先生固有道者豈必有偏矯之心特以脊令抱嘆大夫人既不可御之而南而省晨昏承顏色自有難以爲情者否則大吏方騰書於朝爭欲還車而屏人實有垌鄉之愛爲先生者獨無情乎在此時采菽酌水舍我屏人其於君親二者若不能兼然歸扶板輿修其酒醴率家人子婦陳天子所賜之冠帔而奉觴上壽則事君事親自古不能兩得者先生又未始不兼得也嗚呼大夫幸際　昌隆出則行其所學退亦克遂烏私無復作北山所父感也何其盛哉屏人擧卧之

心不能自已作詩歌而問序於余抑古者　甘棠之遺與而其風在二南問矣余素知先生者爲推先生之意而序之如此至於先生之政載在口碑者概不復著

王思訓廬山志序

天下有未造其地未覽其勝而摭舊文以示後者皆謬也匡廬爲宇內名山予按圖記思得一遊以探其靈奧之所在久矣歲丁酉奉　命視學江西道過湓浦遵其陰小憩東林寺見北香爐峯心竊喜之已亥夏按試南康逹山十里謂此遊已可遂乃試事匆遽僅入秀峯寺而返則予造其地未覽其勝雖遊與弗遊者等今年春復　試南康事竣擬暢觀玉峽廉泉寨雲寶墨諸名勝訪求神禹治水摩崖處以快生平所未覩緣速按他郡又僅一宿秀峯寺而返凡所謂高七萬八千四百丈延袤五百里者弗能一二指數故雖兩遊究與未嘗一遊者等甚矣予負名山約之爲陋且俗也聞有桑吳兩志思闡之以攬其勝乃竟不得見而釋定喦續修者半穢雜不典忽今星子令心齋毛君出所輯新志二十卷見际蒐廣搜衆考更證以身所閱歷眉目朗列脈絡貫通俾讀者如久居此山一一親爲登眺所謂既造其地又覽其勝而詳言之不謬者昌黎子南山詩云團辭試提挈

挂一念萬漏志可無此議矣予他日解組爲名山遊復從匡廬始按此志躡其所之不迷於往心齋不既導予以先路哉雖然閱斯志不遊已無不遊矣卽不必遊亦可也

王思訓烏私泣集序

國家興亡之際不獨忠臣孝子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讀史者往往掩卷欷歔不能自已豈非情之所感有什伯於尋常者乎予髫年耳劉改季先生名人指其爲勝國翰林入　興朝守節不仕心頗忠之今年予官京師晤先生令嗣出所著烏私泣集示予予詳讀之悽惻欲絕更心知其爲孝子云先生以從

賈之年流離瑣尾出一生於百死中逮事永明建言忠梗觸怒權奸瀕於危者數矣王將出奔先生獻幸蜀策格於廷議不果於是播遷緬甸閱歷險阻極人世所不堪先生追隨弗憚也無何咒水難作從狩諸臣竟血塗洲畔骨碎江岸先生從以殘明一旅攀髯不及其魂斷神傷較文信國之在厓山目擊宋亡爲更慘伏遇　聖朝寬大先生得遂黃冠方外請而國覆君亡孤臣何托發爲歌泣不異西臺擊竹與石俱裂未幾亦竟從故主於九京矣嗟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於今益信聞先生有狩緬紀事一卷載永明入阿瓦事最詳亦鄭所南之心史而此紀則與王綽慟哭滇南記同其悱摯而不忍再讀也余將合爲一帙以爲世之事君事親者勸焉

王思訓吳復古京雒塵稿序

今使聚兌弓垂矢五瑚八連苣之鼎紀之甗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魯朱之繁弱結緣吳越之純鈞湛盧陳之于五都之市莫不有眞精焉以成其寶或不知其輿重而爲風沙所渲蔽其光怪陸離之性卒不可掩識者咨嗟嘆爲奇絕有贋者廁乎其中鏤鈒工巧修飾完潔務以悅人人亦多工巧完潔之是悅識者又從而別之是無精者存也贋而已矣烏在可與琬琰宏璧其列諸惟詩亦然夫四方之遊士畢來　京師各挾其所爲詩曰我漢魏六朝唐不屑大歷以後君形者亡日且奔走於王公大人之門王公大人矜容之遂高自位置不復靦然知其非者微特素衣爲緇塵所染抑亦靈府之涅已久矣余友吳子復古則異是復古豪於詩客燕臺數年每當酒酣耳熱時高唱狂吟直寫其胸臆絕不屹屹焉有所臨撫而奇崛奔放出入昌黎眉山間凡夫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嫵媚迎合則不暇以爲雖去雕復樸罔恐諧時而益崖然自喜不改其度以此見重於海內宗工詩名噪都下去秋復古來滇著滇海集二卷余見其皆有爲而作如坡公所云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者既序而訂之今更示以此帙更見其非復近今人之所爲縱使形體相類此反埋沒於灰飛烟燼中而靈府之盎如湛如融而爲精不啻吳鴻扈稽之神之可以飛而著也日染京洛塵也何傷乎余於詩無所得於復古詩又深喜其能獨葆其眞而不造贋器爲難及矣世有張茂先其人者乎必能知其寶貴而與上古之法物珍而襲之也夫何疑

趙元祚滇南山水綱目自序

夫地大矣兩大間所包涵者復有兩大焉曰山曰水其餘蓋山

水所包涵者而莫靈於人人身五尺猶蠹魚耳蠹魚入五車四庫之中茫乎莫辨其東西南北渺乎不知其上下古今飽其零墨碎楮忽而終身焉亦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蚯蚓食壤不過充腸其與能幾何今余半生爲蠹魚矣而渺茫益甚潦倒途路足跡雖交錯於五嶽四瀆間而首不及一亦與飲河食壤者等其於山水也能幾何歸而讀山海經奇其書四海內外山川名色諸怪誕不經之物言之鑿鑿不知何人所爲郭璞亦未言其姓氏意三古開闢日之所傳不則周秦間託於仙者之所爲與旋取桑欽水經酈道元註互讀參證多所未合而酈註鉤荒索遠摭拾古今於敘水外復描寫山水人物城郭都邑興衰治亂之感自成一家言亦奇書也其言九州水道與禹貢間有未合而不大剌謬後之言水者多徵焉余滇人也取滇之山水證之二經多所未解豈古今名稱不同以致山川變易而不能脗合亦當日越在西南傳聞考據未盡當與瀾滄分南北黑水有東西金沙殊大小昔議開通水道達滇博物君子亦著爲辨論然多未詳且於全滇諸水缺焉弗備余心憾之又癖嗜山水足跡所經察以目力目力未經窮以口力考諸古書以耳爲食摹諸版圖以手爲食者已非一日欲作山水知音傳之好事終不敢自信轉出遺亥豕之羨會今　天子繪廣輿圖遣使四出以西洋算法按度布格丈量蹈繪其法之精從古未有適休津蔣怡軒來宰路南延余至署因談山水出其所攜西洋新繪滇省十五圖並外國諸圖余神遊焉按之足跡所經無不脗合其於滇之山水百不失一因取余所舊紀者詳考互證爲滇南山水綱目二卷書成客有覩者曰蛙不知井外蜉蝣不知朔夕外雖有望者不能見垣外強夸父之足奪離婁之明厯三萬六千之期不能窮六合之山川子何言之廣也曰以五尺遊八方則不足以方寸遊八方則有餘天猶可遊而況于地乎不見夫測天者晦朔弦望剝蝕躔次不爽毫髮較之地似爲更難矣夫山一本而萬殊者也水萬殊而一本者也探本尋支窮源竟委雖問天下之山水可也滇猶一隅耳書之卷首以俟大章豎亥之能步者

文亦磊落自喜○檀白石輯有滇南山水考寄予參訂予增置數條分上下二卷留篋中者踰歲後有時官予以善價購刊遂檢歸之事竟未成而稿亦遺失今憶其所述較我稍更說詳核滇之山水細者無論矣南龍分幹于老君大雪發源于麗水皆予耳目所及者因錄此序並記之

孫鵬送魏龍山之官大理提標序

大理自古用兵之地金江滄江鎖其外龍首龍尾關其內倚十九峯以爲城俛西洱河以爲池昔人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可以見其形勝矣其爲地廣袤不過六七百里北近吐蕃而門戶固於鶴麗西通緬甸而藩籬衛於永騰故有事於滇者必先爭大理昔諸葛忠武侯撿此渡瀘抵越嶲遂進師白崖而諸蠻次第就擒滅以奪其天險也至今營壘之在天威徑者歷歷可指數則此郡之不可不彈壓以重兵也明甚於是有提標鎮有城守一營復有馬步戰兵五營兵至四千八百之多自參將以下官至四十八員之備而總統轄於軍門提督重兵重臣定爲經制龍山奉　皇帝命充右營遊擊將之任于與龍山周旋久不可無一言以爲贈夫葉榆距省會八百九十里龍山此行至營視事聯其伍兩卒旅之情習其九地九變之節職在則然吾知龍山固優爲之然而古之爲大將者皆具有大學問大見識大作用握其機於旌旗壁壘之外營一郡而天下之形勢盡在其胸臆所謂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者不僅循故事已也龍山夙負才略好談兵其亦知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與夫王公設險以保其國而險亦不可盡恃乎以往事而論大理自武侯底定後變亂不一迄唐中葉蒙詔皮羅閣虎盛五詔數叛唐致勤中國遠伐鮮于仲通李宓先後喪師數十萬不能破果恃天險乎哉抑亦以中國之制之者失其道故也由是而趙鄭楊段四姓因中國亂相繼竊據宋人畫大渡河以界段氏代行茲土凡三百餘年卻以爲天險也則何以元兵一鼓得之迨與傅穎川侯平滇分三道進攻一由洱水東趨上關一由石門間道繞出蒼山後立旗幟一從趙州斬關直入遂拔其城擒段世並段寶一孫所謂天險者又安在是豈非得道在中國元明遠勝於唐之驗哉龍山果鏡於前則於兵法得過半矣抑吾猶聞龍山能學戚少保鴛鴦陣夫戚元敬武毅通儒也治兵紀律嚴明學之良是但鴛鴦陣法用於浙閩破倭如破竹其在薊鎮築牆堡立車營則又別有布置非以一鴛鴦陣爲定例也曷亦即其在薊練兵實紀一書講辨之耶憶昔尊人總鎮公勿帥師凱歸輒爲予道其所已經且曰此事須諳天文熟地利不泥成法斯有出奇制勝之用韓淮陰之背水囊沙豈有所師承予聞而誌之過庭之訓是所熟習者矣必含而之他爲若夫蒼洱之勝所在多有公餘時一登眺考武侯穎川之遺蹟弔天寶戰士塚感歎流連發其淸興亦儒將風流昔總鎮公勿於此處把酒題詩而詩亦佳知龍山必不負此山水也

孫鵬李南山遺稿序（拔南山名知玉南甯人康熙戊子舉人）

曲州李南山閉戶著書鬱鬱以老將沒之日以詩古文若干卷屬其子生夫且命曰知我者鐵山往求序焉筍之是時予客都門未歸已而歸歸未彌月生夫抱遺稿來予撫之淚盈盈下復謂生夫曰慎藏之勿散佚余偶不暇暇當報命遲之又久仍無以報一夕假寐五華山草廬中夢南山方袍大袖揖予而坐於堂相與論新安夫子詩慨若噫首正欲命酒而覺空堂無人明月在天窗間梅影橫斜可愛而予方振匡牀臥急披衣起呼燈作序序曰南山與予同事新安夫子夫子平生殫精竭慮寢食於詩古文詞能於開元大歷十餘公之間落落自成一家古文嗜學柳州亦有時得意疾書突入昌黎之室其教門人詩尤嚴學唐學宋之界於古文頗廣其說予謂夫子詩學盛唐古文學晚唐二者皆唐之精可傳世南山古文似亦學晚唐而詩則不能盛唐當在晚唐與宋間要之言均藹如均善學夫子者也雖然南山豈徒以詩古文名家者哉其家先生給闇老人讀書高尚以聖賢爲步趨南山率之惟謹人品高矣夫人以品貴詩若古文亦以品貴未有人品不高而詩品文品能高者有南山之人品卽有南山之詩品文品號曰詩人也文人也奚不可之有

非得新安教不至此而終有不同於詩人之詩文人之文者南山九泉矣所遺不盈一尺之集已非復有靈之物而仁人孝子之神與其氣恍惚於殘墨敗楮之外來往於淺深開闔縱橫變化之餘忽而使人歌忽而使人泣噫此躍躍欲從字裏行間出者是何物哉其不同有以也昔丙申歲南山館昆明署適善病予數往視之見藥裹時時關心而覘田亭不輟耕方考訂廿四孝之人與事跡而紀以詩稿成卽見示復摘時政條議遍商余勞之曰君終日營營者不爲忠孝大節卽爲民生疾苦何勤也言猶在耳宛如昨日回憶握手道故酒酣耳熱呼大醆重飲已成大夢矣幸也得讀其詩古文集中所載詩亦無多始意以夫子力絕宋派或不可違而南山亦云庭教九載屏去帖括專事古文則所自喜亦在古文而不在詩欲去詩存古文繼諷讀再四言言至性亦眞亦婉宋也而仍唐不可廢生夫其慎藏之勿使蠹焉他日稍有力卽付之梓人與海內共見斯肖子也勉哉

孫鵬徐雲客先生詩序

昆明郭仲炳先生抱經濟才於世無所遇隱於滇池以舟爲屋葭菼深處飲酒長吟著有舟屋詩集至今餘韻零落碧雞金馬間而言詩者必推郭隱士云雲客先生生長滇池之涯於詩無

所不讀爲時文甚工而困於場屋者數十年抑塞之氣往往發洩於詩其登臨懷古也則多蒼涼悲壯之詞其賦物咏懷也則有幽憂悄麗之思其往來贈答也則又沉鬱頓挫纏綿悱惻不自知其意氣之深者短律長歌一唱三歎雖不與舟屋同一格而皆蘊釀於唐賢者也乃詩益工而家益貧說者謂窮而後工也於是先生挾夙所抱負出而爲用於當時竟客達官彈鋏之餘輒吟哦不絕口旋以病目久不痊遂謝交遊鍵戶養痾老屋三間日夕坐臥惟老友張集庭朱子眉范弗如徐德探楊又仁輩時時過從作爲詩歌以相娛樂詩成屬人代書之亦時令人側誦古名家詩或諸子百家氏之書傾耳咏之至燈灺燭跋而止以此閉目三十六年而學益博而詩益工與舟屋之在滇池一二老漁爲侶刻苦吟詩必爲可傳之句者將毋同而閉目則較難故以吾論之當以先生爲後勁庚子春先生手童子肩輿踰過予曰昨友人誦君數詩心焉折服因來訂交袖中出紈扇一遺予則見贈之作而令子曉村所書也予以先生老名宿請執弟子禮先生不可每花晨月夜必呼予飲酒醉必成詩予方搆思先生一低頭立就口授書者不易一字戊申予謁選都門將別先生去先生置酒祖予於堂歌遠別離之曲茫茫百感魂

黯然[illegible]欲銷彈指間忽忽十五年俯仰今昔聚散死生輒若山河能不欷歔乎哉繼曉村來謁予曰先人一生辛苦祇留詩數卷在篋衍中敢不勉鋟諸板梨與先人交之篤而知之切者莫若先生請爲文以序之予因回思抱疾世外巳極人之所不堪而先生轉以閒歲月得優游風雅成不朽之業則天之賦先生未必非天之淬礪先生也山川生色後先輝映舟屋其不孤乎若鶴半世居諸盡拋棄於車迹馬蹏之下憂患日多讀書日少睹兩目炯炯而愀然失志學日就荒且對流水高山而滋戚也然憶先生嚮昔之爲予言者曰少與友人馬君常同學詩其詩化臭腐而烟雲佳甚以後人不振詩稿與人琴俱亡言之太息然則後人不振而湮沒其父祖之著述者不少也如曉村可謂賢矣予是以感而序焉

張漢洞虛子曇雨樓序

洞虛子曠世逸才也讀書有神悟不以書悟文以神行不規橅他文吾惜其隱於滇南而且死也使洞虛游歷及天下文當益奇或難之曰文不游歷於天下卽不能奇乎予喟然曰誰謂文必遊歷而始奇然吾嘗觀古之人以楊子雲之好奇文能爲其奧以博以司馬子長蘇子瞻之才多文能爲其雄以放未嘗不

得之於游而猶以不如鄒衍張騫之徒況覽崑崙域外之奇觀於人世不經見之境而皆得見之於目而發爲文往往以爲憾誰謂能文不以游而益奇乎今夫山川聰明之寄也而文章之師也耳目者聰明之器也心思則聰明之府也山川終古日見而光氣日新耳目終身日用而聰明日出以山川日見日出之器入耳目日見日用日出之器兩器相濟而大文章出焉山川日役人耳目而不知耳目亦日用山川而不知也而耳目有所不至之區聰明至之則文章亦將至之矣持此以論洞虛之文一皆聰明之所爲而卽有所謂山川者以神乎其用則亦不必游歷天下而文已大奇矣洞虛著墨雨樓文集吾讀其太極陰陽鬼神風氣諸大篇灑灑洋洋千百言有子雲之奧博兼以子長子瞻之雄放卯以爲自成一子繼而求其所以萃會諸性理之精言旁達之以別義亦朱程諸子之所樂道也古人謂莊子與孟子相遇必有可觀又朱程有理學而無文章韓柳諸子有文章而無理學今讀諸篇不可合而一之矣乎吾又竊評洞虛所著文優於其詩詩則古詩優於律詩文則古文優於時文以洞虛之才如風馳電掣之逸駒非詩律與八比之制所能羈絏故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亦不爲時人所樂誦然而天下之能律

詩與時文者固未嘗少也古詩與古文世以爲難焉耳洞虛死垂十年吾向與人論文介以鄧思伯之知文輒相視而笑互相賞析以爲娛乃今思伯死而吾無與爲質矣仲甥我山請予序而欲梓之乃復品騭不爲苟譽洞虛有靈當擲髯而長笑也

張漢羅青堂遺文序

自謝存菼先生視學滇南人文日爭上一時名士能文者二陳尤傑出存庵高潔有矩則文孫文特奇雋一字句不苟同於人庚午以還名士遞雋無虛科存庵最晚乃得第文孫逮貢卒以才尤雋以遇尤屯亦文人之公恨也余少好文孫文不多得見近迺得羅青堂集讀之標雋上之韻語出莊入列一運之爲時文視湯若士張小越而猶過之葢筆墨之性生與人別也文孫從孫仁璧拔貢來成均索余序其文欲問世余因謂仁璧曰是文得之天者勝歟抑亦得之地者勝也吾滇安寧溫泉甲天下升庵修撰品騭無虛言又楊文襄公產溫泉里發山川靈奇鍾爲名相菁華未盡至今猶爲文人雖不幸不遇然後先輝暎此中有人何遽不爲山川之靈之大幸乎竊嘗謂溫泉之境文孫之筆牘也文孫之文溫泉之壑谷也有涉溫泉之境者懸巖邃壑玲瓏嵌空方十里之間含翠幽芳耳目不暇思文孫不見忽

見文孫之文焉未涉溫泉之境者讀文孫文如彼所謂溫泉之靈悉歷仿象一尺幅間大可以遊而不厭也又不必涉溫泉之境也

張漢撫松吟詩序

松聲之最清者也其在於人有如其詩之聲焉陶隱居聞松欣然以爲快適或有得於是晉處士淵明撫孤松而盤桓詩所以沖夸澹適也嗚乎此家退庵先生所以名其集之意乎先生弱冠舉於鄉不受僞官亂既平乃仕官博士四十年日日爲詩詩有唐人之遺往官吾石屏而既嘗聞其敎矣昨年先生積俸久

例補於部得魯之濰邑當事又謂先生齒及七十餘不利治郡今以老辭李方伯幼价則謂先生昔不附僞逆有貞節不可擯乘疏請乃遂行比至濰又不及期卽引退後凋之節經老彌茂先生其殆與松爲徒者歟我思古人蓋亦陶隱居晉處士之流也抑先生籍滇蒙化郡家于筆松阿萬松蔚然數椽屋舍眞隱者所棲息先生乃喜吟詩鼓琴復工寫山水形象書法亦蒼健入古自是將終老筆松不復出矣今年春吾叔舅自濰來先生命持其詩若干什屬予爲序予誦其詩謖謖如勁松下風又千松焉得先生無言之詩與無絃之音也吾師乎吾師乎且將過

筆松而問之

張漢煥爐逸叟圖序

煥爐逸叟圖吾臨安鄒季鷹先生遺像也諸公圖序言旣詳矣予守河南時令子之松來爲鞏令鞏于河南爲隸邑亟相見道家世特詳不數月之松辭官去比行以圖序屬余余周覽前序攈覆所言獨傳保孤一事甚矣先生之行既仁而且智也當殘明多難吾臨鼎沸陷城時人命如草木欲斬艾則斬艾之耳先生能脫兩兒子急難又匿族子三孤于石屏刺史與几中遞逃入屏而卽寄養吾屏士三孤悉長成先生每言此事未嘗不唏

噓於邑而泫然長流涕也雖鄒氏先德蟠根既固非先生不能保三孤如萌蘖俾日夜所息雨露所潤苗長樛枝于斧斤旣伐之餘以至今日取材鄒氏有蔚然如林之目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三代而後諸葛君之謂乎先生以比葛書其相其易地皆然者歟至先生有道而文爲臨人矜式其生平予不殫述獨錄其大者重者并繫以詩

張漢孝鴿編自序

人子篤親則昌不篤親則不昌世之爲此言以勸人者理固有

是勿如其以報應論也報應之說所以誘中人欲篤親則以昌歆之恐不篤親則以不昌威之聖人不以教聖人之教準諸理抑準以一氣相感之理而已今夫上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身則親之枝也荀子有言木落糞本吾取其說焉蓋木落必歸本歸本卽以糞本本厚其力木之榮且滋甚一氣之相感也彼木也何心將謂欲榮其枝乃有糞其本之爲乎子之於親一氣之相感也天下篤親而不昌其身或有之矣不篤親而昌其身吾未之聞也然而人爲人子者務篤吾親焉爾昌不昌可不必計也吾之少也嘗有志於是矣聞古之篤親者而愛之聞古之

不篤親者而怒之見今之篤親者而愛之見今之不篤親者而怒之於是於古今人之篤親者其言行志之其名氏志之志之久而或恐亡之乃筆而志之孝鵠編之所爲作也自伊耆姚姒以來以迄今日得八百數十人焉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又所以錫爾類也是時吾齒且六十矣回憶童稚不能不爲之隱痛也吾不幸弱冠而孤長登仕版而祿不及親也又宦而遊四方牲薦棲神之宅爲日亦無幾也讀是編噫傷矣編不將可廢乎雖然吾存以教孝是編存而孝道存孝道存而世之爲人子者存卽援是以誘中人感應之理亦於是乎在孝鵠編烏得廢也

張漢趙葭湄我軒詩序

往讀何石民詩以我堂名其集今者趙君葭湄又以我軒名其詩屬余序聖人無我二公之意何居若曰我自爲詩爲我之詩我自用我法而已而吾獨謂我之爲我萬物皆備備不僅以其詩老子謂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貴亦不徒以其詩我有存於詩之上者予之得交于葭湄已垂三十稔於茲往悅葭湄溫雅有態度咏沖夸而情復悵摯落落無塵俗氣詩亦如其爲人乎意吾滇才如葭湄可使之出入禁廷以詩鳴國家之盛亦吾里黨之光榮而天乃不置諸此歷年徒理州縣事簿領紛如猶時時

吟詩不肯輟勿怪其詩之日工也時罕成安梓其所爲詩集成予爲攜歸試參之我堂我我者各我其我則有人堂焉者各堂其堂有人軒焉者各軒其軒而非以堂堂名堂軒軒名軒者之以怪僻自尚殆有存于詩之上者我軒其以我爲知我乎卽請我堂亦未必不以有以許我也

張漢王子京詩序

鄉先達以其詩鳴者王疇五謝昆皋馬宣臣及家明遠幼儔趙互輿李仙蟠段洛川晴川尹西民孫南村何石民甥何玉山往同在京師酬唱酣飲甚樂也予出就郡斯道遂廢十三載復起

爲官諸公無一人在京師者昆明王子京先生向未與同官夙耳詩名今同在京師同官杜下謂老成零謝得一人不孤子京乃不輕言詩而予近亦倦吟漸不理風雅事一日子京示予詩信於詩爲最善鳴者喟然曰是可嗣響於鄉先輩矣而悔吾乃滇言詩之晚也記吾鄉先達之爲詩亦各自爲家疇五似玉溪南村似玉川昆谷名尤著子京乃不爲玉溪之綺麗玉川昆谷之奇崛味其所言似寢饋陶謝王韋之中而得味外之味者蓋疇五以其綺麗爲詩之至味南村以其奇崛爲詩之異味於子京乃得正味焉是何卯夾淡適一再讀之而津津然其彌旨也

隱知此者又往往鮮能之矣子京售丁酉出臨川李穆堂先生之門初爲縣學官逮事滇撫江陰楊賓實先生江陰知人有精鑒樂與之言安溪相國之學臨川亦以其才識卓練謂子京吾老友不以弟子吏之兩公器重皆不盡之以詞章之學吾乃卽詩言詩以進窺其爲人之蘊與知復有深於其詩者故序其詩以志嚶鳴之意與之歌伐木焉冏念王謝馮諸公又不覺黯然而神愴也

張漢胡龔參時文序

古者鼎彝刀劍之屬與後世異製原其初愚夫愚婦亦習爲故常後世事淫奇尚彫飾而古製亡間存一二輒詫而異之有人焉爲辨其款識謂此爲誰氏之器聞者無不駭然究其初實古愚夫愚婦習而識之者究何異也唯口亦然饜肥甘者薄太羹元酒之味唯耳亦然悅新聲者聞韶頀而欲臥矣卽士之於文章也亦然胡子龔參往錄其所爲時文行世集既成復續四十餘首問序於余龔參之問序也豈非龔參已歷有司試俱無人薦丁酉之役予識而薦之俾而中之必能道其文之所以然乎夫龔參時文古人之文也有蒼然之色如大器之不琢焉以爲味而味之有太羹元酒之味以爲聲而奏之朱絃疏越一唱三歎

有遺音者矣吾評其全集載闈中制義又高一倍竟曰愛玩至欲忘眠食世之人誰不同此口此耳此目乎何薦者之少也吾鄉能文之士有陳錫文孫焉文閒逸雋峭酷似龔參予往得而愛之以爲不及文孫獨不遇龔參予得而薦之俾而中之視文孫之不遇不爲尤幸乎吾乃於是思文孫不置也今夫士人之窮通命也而文章之遭遇亦有數焉不能定然而能文之士獲薦而中之天下人共快之能文之士不遇識者不得薦而中之天下人共憤之人心之所同也龔參吾既薦而中之聞者無不爲彼快之乃一薦而中四試春官又無人復薦之聞者無不爲

彼僨之吾亦且爲彼僨之匪私龔參甚矣知己之難也安得龔參貳爲而中之安得天下之士有文如龔參者盡獲薦而中之將天下有志學古之士尚知學古可爲也彼不薦龔參者乃以能薦龔參爲異耶

張漢奚湖崙時文序

僕在館職垂十年以得賞佳文爲幸丁酉之役得胡龔參宗緒妄賦山湘庚子得奚湖崙源辛丑禮闈則得儲六雅大文置第二復得李奕夫開粟鄭孟孚佑入彭克家仕商薦而未售得帥宗德念祖庚子之得湖崙也主試事屠文山先生亟賞其文置第二湖崙以南卷入京闈是爲南元嗣是三科不第丁未闈報則得第復第二人予喜而謂客曰咄咄湖崙不能嗣六雅而元耶客曰士果名士能爲文得遇知己不必爭第一人也古之名士不獨董思白黃葵陽陳大士黃陶菴諸公不以第一人傳即東坡之於歐陽文忠亦不以第二故貶聲譽其文固千古傳也閒問湖崙及七子文何如吾子何好之如是予曰是非予一人私好也今夫文章之判南北如有限焉昔人謂南方之學得其菁華北方之學窮其枝葉而吾師呂坦庵先生則謂司馬子長生於北踰江踏淮而南文益奇于游起南服北學於聖人之門乃以文學得聞大道南北兩地相濟而後有成自古而然湖崙起南北之間文得其菁華亦復精深雅健直窮立言之奧旨予序而行之不足爲吾門之光乎因言龔參之文如幽岩邃壑蔚然深秀刻畫欲成一子至於出神入化之處有非人力所爲六雅則典贍風華時復隽峭如離騷美人香草山鬼湘君之奇譎兼而有之奕夫賦山二子文相似沖夷淡宕簡而有則皆類羅文止孟孚克家古奧雄渾其波瀾意度直以古文爲時文宗德則峭刻似龔參又自成一家不顧時人之好諸子之文吾得而有之不爲不幸也顧龔參六雅奕夫克家宗德俱有耑集餘無耑集者其文具在予方欲彙而梓之公諸天下之同好者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十二冊

陳　沆（知府石屏人雍正甲辰進士）

滇海集序　送叔介甯赴任劍川序　贈胡浩然副府序

夏　冕（教授昆明人雍正丁未進士）

三烈紀序　送華學使復　命詩圖序　送同寅馬學博

致仕序

趙　純（教授趙州人雍正丁未進士）

快遊草後序

補爲記

陳宗五遺集序　平苗紀略序　陳鶴山詩序　文清要

語序

羅元琦（知縣石屏人乾隆戊午舉人）

張宜軒詩序

李因培（福建巡撫晉甯人乾隆乙丑會魁）

羅青堂制藝序

周於禮

送江葯舡序　送勉序

劉　恬（建水人乾隆辛未進士）

鄜州張氏族譜序

尹　均（內閣典籍蒙自人乾隆甲戌進士）

阿迷伍公崇祀鄉賢序

錢　澧（通政司副使昆明人乾隆辛卯進士）

聖蹟圖重刊序　夏綱菴詩集序　徐二餘蔚齊紀事詩

序　孫鶴齋重宴鹿鳴序　常熟趙氏復兒觥序

倪　蛻（昆明人布衣）

凌牧事梅花百咏序　二十四孝圖詩序　讀書記序

甘忠果公傳後序

李根雲（饒九道趙州人康熙戊戌進士）

袁母節壽序

劉　範（大和人布衣）

小像自贊序

楊履寬（太和人乾隆甲午舉人）

草堂集序　張鶴亭美人詩序

徐昭受（晉甯人廪生）

會澤楊氏族譜序
劉大紳（武定同知甯州人乾隆壬辰進士）
泛舟吟摘鈔序
王　蕃（武鄉知縣浪穹人嘉慶己未進士）
朝天集序
文鍾運（昆明人乾隆丙午舉人保舉知縣）
朝天集序
袁文揆（永昌人乾隆丁酉拔貢甘肅縣丞）
金華山樵詩集序

趙士麟
陳冀聖詩集序　刁仲能梅花詩序　劉彥敦詩序　陳
素菴文集序　張蓼懷文集序　管希洛時藝序　馬季
野文集序　楊正宸詩文序　陳太孺人旌節序　朱太
孺人節孝序　李太夫人壽序　雷哲菴壽序　李太翁
壽序
蘇　櫆（趙州人乾隆丁酉拔貢）
課餘隨錄序
彭　翥（鄧州同知蒙化人乾隆庚寅舉人）

課餘隨錄序
萬本齡（昆明人候補理問）
二餘堂藤花詩序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陳沆吳復古滇海集序

前明南渡末江南士大夫所在連兵據城邑固守如金正希吳次尾夏彝仲皆起草野號召忠義一時應者甚衆而刼燼灰殘卒殉以死海內至今宗仰擬於陸君實文履善一流可謂烈矣予髫年誦諸家制義即悚然想見其人旣不及從之遊又道遠不獲與其子若孫接以是知之不盡言之不詳往往以爲恨癸未冬於學使孫師署得識吳子復古問其家世則次尾先生孫

也予固已驚喜過望而復古亦顧予特厚時時相與促膝劇談不少閒而復古爲人聰明奇警無書不讀酒酣燭跋語及乃祖起兵時事與其先世交遊歷落動人所爲詩豪宕感激有祖風予與偕歷迤東西二千餘里車敝馬煩或入署輒思偃息而復古詩思愈壯據案呼吒越數日必成帙予觀昔之遊滇者以詩著名莫如用修楊氏其於滇中風土物產言之鑿鑿而近世則推禹峯方伯爲雄霸復古詩披奇抉奧得之目及而鑱刻矯變如鑄鼎象物一一酷肖至於鑿石淘金與夫鹽鐵諸利病言之有餘痛焉有用修之淹博而兼以禹峯之奇崍則即以復古詩當滇考可也復古取其自京師抵滇之作合爲一集今吾友王子噂五與予序其首予於詩無所知讀復古作嘆眉山劍南之遺風未亡又喜次尾先生文章氣節之流衍於子孫者未艾也故不辭而序之以復於復古焉

復古過永平縣云衣寬綠盡瘦金盡尚淘沙點蒼石云平泉酒未醒點蒼骨已碎雄云片石娛不敵千夫耒次白厓云羣蠻火急爭鹽事旅客星馳覓酒兵滇南民困云索窮石穸金銀氣微盡黃童黑白鹽亦知路地成租稅無那貧民病莫砭未必黃金眞似土也知白雪定非鹽多恐君王不忍見可知

隅向突無黔滇有如存庵所云言之有餘痛者

陳沆送叔甯介赴任劍川學博序

學校之官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其位卑其祿薄世俗指爲冷官然所職掌乃文學道義之事自垂白之叟及未冠後生一隸於學咸奉約束惟謹使師道果立有以變躍治之習成德達材俾備天下之用則其效比於循良吏而功且倍之故君子始仕有不願爲牧令願爲學博者非惡菀而集枯又非果不嫺於刑名錢穀之務爲養安計也盡心職掌則微負不爲負慚而以文學道義興起人才則儒者之任雖封疆大吏亦加優禮不致與丞

尉冗雜同趨走其爲尊且重自在也予叔寅介學富而才贍語其品第宜爲清華之選以甲午鄉榜需次縣尹使循例就職當早遷擢乃以毛義捧檄之義呈請改教淹滯二十餘年始得鶴慶之劍川劍川近麗江之中甸於西邇號邊遠文風未振科第無聞以予叔之文學臨之宜若有不慊然者然於劍川之士子則可謂得師矣昔宋胡瑗之教授湖州有經義治事之條一時多所成就後當事者聞於朝以其法上之成均頒爲條式從其游者率爲文人禮部所得士瑗之弟子十居四五以此稱爲太學盛事劍川雖樸陋然鬱極而通必有起而開風會之先者今予叔適爲之師出其胸中所有與諸生朝夕研究甯出瑗之下從此舉於鄉升於禮部濟濟人才之盛何遽不半在劍川哉州牧高守村江右名家流之故交其才學意氣遠踰尋常閱數年來政事之暇勤勤懇懇所以扶殖人士厚矣有良牧爲之作育又有名師爲之楷模有不奮然而興起者乎予並爲劍士慶也

中云科第無聞文風未振存菴殆疏于考索也當明之季楊棟朝段高選陳奇猷皆矯矯不羣段以巴縣令合門殉蔺賊之難贈光祿卿賜祭葬詔建特祠以祀之陳官御史屢上封事至楊夢滄則與忠烈公同擊魏忠賢疏載兩朝從信錄他

以甲科仕京師者亦有其人卽至　本朝如趙璉美何濬段經祖段諭文章政蹟均有可傳予亦秉鐸劍湖六年每愛其湖山清美人物翹秀所苦者貧耳若少餘貲蓄而又有人焉以振作之何頓出吾趙州與石屏下哉嘉慶丁卯八月不雨者將四十日民情惶惑予以勘旱宿士岡寺甘霖徹夜破曉書此似坐望雲草堂看金華山雲起如絮時恨不與諸同學共證之師範記

陳沆贈胡浩然副府序

忠義慷慨之士以身許國能保戰之常勝哉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身矣暇計利害然其忠誠奮發勢孤而氣不懾冒險乘危以鬬方張之寇則天地神祇若陰來助之以予所見胡君浩然之平賊未嘗不感激嘆羨也君先任開化守備雍正十年八月吾屏猓賊謀亂竇秀汛兵失律主兵者狼狽弃城賊乘虛焚掠村寨漸逼郡鬬火照城之西南隅奸細潛入勢洶洶欲潰州侯羽書告急檄調三營會勦君汛地於屏最遠獨兼程馳救越日暮夜抵東郊州侯要君止城中君以賊逼近義不可息是夜掩旗鼓潛伺賊壘約在城汛兵左右犄角爲兩面夾攻之計會清曉君率兵搗賊營賊敗不支而汛兵聞礮聲始出城

觀望拾賊資君所部三百餘人不足包賊前後以故賊得少竄未全擒馘然如霆擊電埽而已驚潰奔北君勦逐略盡還軍駐近郊山村焚刦之餘黎得仗軍威收遺燼以自保君又號令嚴肅秋毫不擾籍賊所擄悉還民民食給足遂尾賊深入復連勝進營菲龍散賊眾以賑難民招徊附賊山寨十餘處自是賊氛漸熄而闔州四境安堵矣君起身行伍方其提孤軍與死寇逐角目張眦裂視賊欲吞人以為喑嗚叱咤之雄及乎功成奏凱則又循循退讓毫無矜氣後君從恩茅旋師過屏所經村墟城市焚香頂接縉紳士民無老少皆向馬頭羅拜君亦下馬還眾拜深自遜抑一切羊酒饋獻辭不受乃知君有學問氣識高遠非介冑中武幹自雄者比也君尤善拊循士卒予聞其在行間解衣推食與下同辛苦所食俸不足分贍往往稱貸給人無吝色視霍驃騎後車餘粱肉而士有饑色者相去何如哉大府以臨郡彝民甫定借君鎮之符調臨鎮中營兼攝遊府君日督其標下校技角力示威也其用意遠矣予初未會識君君既平賊偕眾往謁聞君談論慷然異之而君亦相視莫逆遂訂知已予觀君智深勇沉善能以少擊眾行且仗鉞專師為　天子銘功紀績與麟閣勳臣垂聲千載區區土賊之平不足為君道願

危在旦夕使君如他將退縮不前賊黨愈增勢且燎原不可撲滅然則君不朽之烈此亦其顯著者固不得而略也因書以贈君君豈以予為管窺也乎

夏冕三烈紀序

悲夫古今之所傳節義者何不幸遭時之窮也然非時之窮則節義安能顯余讀列女傳諸書未嘗不嘆巾幗中存天地之浩氣培國家之廉恥秉家庭之禮教如是其重且大也況當鼎革之秋變出倉猝忍須臾活節至身辱行敗玷及綱常苟非見之明決之素未有能視死如生者余外姑祖母王氏（四川兵備道王凝命之妹綸化縣貢生楊歸儒之妻）及子婦王氏（昆明庠生王承命女楊歸儒子德溥妻）兒子婦趙氏（王承命子㬚驍妻）皆秉性貞烈當流寇入滇大肆荼毒姑媳相依避匿猝遇賊以智紿之而相攜抱子投水以死慨然不有其身並不愛其子若孫夫亦念死生事輕而綱常之所關者重也故當其投水之際老幼六人聞者見者莫不酸心慘目且有憐其幼小之無知而相攜以死為詬病者不知不如是則不足以全身身不全雖有子於綱常安在而後知三母以身負綱常與戀子以求生不若與子俱死也嗚呼苦矣滄桑變數十年來幾幾泯沒無聞歲辛卯適昆邑段學師有續補郡志之舉余奉先慈命請

於父師具呈入郡志均曰是不可以不表揚也夫三母之貞烈豈因表揚而始著然當明運將終郎衣冠之士且有靦顏屈膝身名俱敗而弗顧者況在婦道而一門三烈不約而同則豈非天地浩然之氣賴之常存國家廉恥之風賴以不墜而家庭禮義之教於茲益顯也哉余故手錄其實行俾採風者得有所徵又使後之人捧而讀之克自奮勉無負先烈是則予先慈之志而亦予小子之志也夫

夏冕送華學使復命詩圖序

滇爲西南奧區山川之明秀鍾爲人才頻年沐浴　聖化文風

幾埒中州歲戊申我　皇上御極之六年令各直省學臣開拔萃科欲得有守有爲有猷之士時侍讀華先生視學吾滇歲科兩試正文體拔孤寒絕苞苴斥干瀆從前士習蒸然一變尤於選拔加嚴循名核實兼文行之優者得士五十有三以獻之天子夫學使職司得人豈以是爲先生奇獨難其夙夜寅清不立異以干名不苟容以悅衆而丁甯周至一本嚴氣正性以出之復　命之日行李蕭然諸士念無以報先生各繪山川之勝爲圖作詩送行夫古人之懷人也往往借物言情因境見志若秦風於伊人托之蒹葭白露一則曰在水一方再則曰宛在中央而溯洄從之溯游從之其流連慨慕不覺言之長而意之遠也今先生秦之望也諸士不忘先生嘗於山瞻華嶽終南之峻於水望涇渭黃河之遙如茲一邱一壑奚足當先生顧盼而不知先生精神畢聚所拳拳不能暫釋者惟此數十士而此數十士又南中清淑所萃皆羅而致之則先生已擕南中之山川而擕之几席也斯圖之爲先生作宜矣而未已也諸士將從先生爲萬里遊升太學之堂講理學經濟之原相與勉爲有守有爲有猷以應　景運而佐　休明先生乃按圖而嘉之此余某郡某邑所拔尤而升者今得藉手仰答　聖天子旁求俊乂至意

而後於先生無負也斯乃所以報先生也抑山川且爲煇耀云

夏冕送同寅馬學博致仕序

物各有味而知者絕少麴櫱味之甘者也用之足以戕生連檗味之苦者也用之足以清心人未有不甘麴櫱而苦連檗者仕宦人世之麴櫱也甘之而得喪分於瞬息恬退人世之連檗也苦之而優游可以永年此可爲知味者道耳予同官馬君路駿人也高才夙學甫十歲補弟子員二十五歲食餼於庠閱二十年而鄉貢又二十三年乃分訓臨安夫廣文一命耳乃得則忻忻失則戚戚推之而老而病汲汲於升斗之祿甚之屏斥勒休

猶暗頷否嗟恨不與此生同盡者世情大抵然也而亦無怪其然何者廣文又麴蘖餘味也先生曰我知之矣與爲麴蘖毋甯連檗也視任二載請休焉庠士留之縉紳先生留之同官留之郡守亦留之留之不克作爲詩歌以送之噫非先生教澤之深識見之遠品行之潔烏能動人如是哉先生行矣從此脩然世外心跡雙清德年並永知必杖履優游登臨不輟倘言念故人攜此卷於松風水月間流連展玩賡韻敲詩將煥嶺瀘江宛然在目其趣味爲何如也以視夫卿相之榮得喪瞬息求爲先生而不可得者其趣味更爲何如也則連檗眞勝於麴蘖也

趙純時佛山先生快遊集後序

遊可易言快也哉無論醯雞井蛙輩不足與言遊卽諸宦行商蹤蹟幾遍海內而詢其所經宛若無覩此無他中無可遊之具行無紀遊之筆斯靜不能與天遊者動不能與化遊宜乎司馬子長之絕倫而難繼也吾師佛山先生性超情逸好游而游必有詩良由其讀書時如入名山大川通都巨邑及其登臨覽勝恆如溫故而知新也當爲諸生時卽以仙槎名草遊順雲遊貢蘭遊昫町諸山鄉薦後由黔楚歷兩河抵幽燕旣落第借訪親故走汴梁越江甯蘇杭常鎭泛九江旋從王學使衡文三楚又闚歷武昌荆襄長沙諸郡而後歸凡騷人學士所想望而不得至者如西湖洞庭赤壁黃鶴岳陽諸勝蹟莫不從容收覽靡而游之雖驢背霜天蓬窗雪夜弗輟也歸而息心教子養性存眞者數年詩文一變而至道康熙庚寅復有川東分巡陳公之聘益快然攜季嗣由交水經威甯畢節昭通永甯內江而至成都訪浣花堂復由合江過眉州嘉定敘州又得詩千餘首合前作錄之成帙各手敘之而先生亦閣筆江天長辭人世矣惟純自己卯始受業於鳳山書院有傳衣之目後遂與嗣君麟川鳳川先後捷南宮而公車兩上薄宦三遷遙溯師之風徽得詩亦數千

首顧遊歷之不逮遠甚則詩才之超邁敏捷眞邈謝不敏又可知但以詩教道脈倡自吾師而純幸得步其後塵悟其宗旨則瓣香有在亦庶幾不負期許纘承之意而可與語遊卽可與語道也今老矣嗣君持全集索序於純展卷之際復覩鬚眉如聞謦欬不啻追隨臥遊焉其爲快之淺深可想而知矣姑述數語於後

佛山姓時名亮工康熙己卯舉人所爲詩共十一冊乃其手書者字學聖敎序于見之余雲村明府處先祖從授業亦錄其與醉夢僧唱和七律數十首在素人弟處中素人既歿

未知尚存否著籍弟子十許人趙公　其一也子遠餘皆進士丁卯嘉平記於望江縣之考棚中

傳爲許陳宗五遺集序

吾故友武陵陳宗五才人也亦君子人也人知宗五爲才人不知宗五爲君子人卽知宗五爲君子人不知其所以爲君子之實若知其所以爲君子之實則知宗五之才非若王楊盧駱輩之但以才見也知宗五不若王楊盧駱之但以才見則知宗五之詩之文之有見於道而爲君子之詩之文不但爲才人之詩之文也夫詩文之有見於道者晉則淵明唐則韓杜宋則歐曾

雖見道之分數不同而諸子之詩之文之可傳於今則同也宗五有見於道則詩文之與諸子可傳於後無疑也宗五於學無所不窺而才足以濟之於人無所臧否而是非邪正之間渾然不露亦犂然不淆官翰林時王公大人同館諸名士及四方來京師者耳宗五之名咸樂與之遊宗五視之淡如也故人亦不得窺其涯涘惜乎宗五遭太夫人艱而痛哭以至於歿宗五之死於孝也如此宗五之至性至情遠過於人也如此予交宗五十年相契獨深才學不逮宗五何能知宗五之詩之文今勉從季弟長鈞之請而序宗五之詩之文則如莊周所云不知乃眞知知乃不知也宗五之詩源出離騷參以子建之雄昌谷之奇不苟爲炳炳烺烺文則力追昌黎而不襲其貌平處造險險處故平下筆灑灑千言不加點竄要皆不戾於道焉噫乎宗五本孝弟之衷性情之摯才氣之博經術之深發而爲言則詩文皆其精華非如楊子雲所云繡鞶帨而忘性命之源也惜不得竟其用而嘔血以死也予嘗謂人物與山川相爲表裏荊楚雄視六合山厚水深其博大幽遠險峻之概罕有其比若九嶷三湘洞庭衡嶽岳陽巴陵以至德山朗水桃源諸勝皆在湖以南杜於皇所謂鬱積憤盈勢必代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者惟宗

五足當之使天假之年則其樹立者自別有在不僅區區詩文傳世而已讀宗五詩文者要當賞其見道而爲立言之君子勿但以才人目我宗五可也因序

宗五名長鎭戊辰會魁館選後旋卒與郭昆甫峻張紫峴九鉞皆楚南奇才副憲素以古文自命此作于八家尤爲得神

傳爲貽平苗紀略序

天欲平治天下則必生經綸雷雨之才撥亂底定俾乂萬邦如舜之五臣湯之伊尹仲虺周之十人漢之三傑二十八將唐之二十四功臣是也天欲開闢邊疆則必生文武才略之人坐言

蹤行發蹤指示龍驤麟振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如 國朝之鄂相國張中丞是也當是時 憲皇帝勵精圖治功宏煉石業壯斷鼇相國總制滇黔粵三省中丞公爲鎮遠郡守相國有意戡定九股清江苗疆獨決於中丞公之一言遂以其事屬中丞公而中丞公毅然擔荷歷九死而不移其自任以苗疆之重如此觀其提兵深入神機妙合動撫兼用戰守符法歷有六載仁恩洽於異種威聲振乎殊俗至今三十餘年佩刀雕齒之徒靡不安生而樂化戶誦而家絃與中國編氓等而古州遂爲黔中重鎮要非定識與定力兼到孰能與於斯乎計其地則歸款者七

十餘寨開疆者三千餘里計其官則文武協力襄事者五十餘員計其軍則漢土官兵二萬餘人計其職則大小二十餘次實之陣亡則三十餘人兵亦十之一二莫危于九股雞城之役時逆苗數萬攻圍絕我糧道卒能因糧於敵奮力取勝即田雞被燕復七十餘城之功也又莫危於撤營就糧之議搖惑軍心公持匕首誓必死卒能全軍破敵即李臨淮納刀靴中之勇也又莫危於烏孟井底之截樵路而勝算出奇輒泰幽燕即淮陰侯破趙會食之計也最後蓮花坉一戰氣吞有苗風雲變色哈提軍率子弟先登將士用命縱有狂猘之獸跛蹩之魚俱入陷阱

罟所謂有角皆崩無心不馴濯痍喣寒爰定九股厥功偉矣光武遺書耿弇曰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中丞公之謂與

復 命將西征天戈所指元惡授首開荒二萬餘里寸地尺土盡入版圖況古州乃黔東近地雖去 京師萬里何容久於王化中丞公眞所謂天生文武才略以開闢苗疆定識與定力兼到者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蘭友爲吾臨賢太守持平苗一編授予曰請先生一言弁首因序

傅爲詝陳鶴山詩序

粵東陳君鶴山樸茂君子也夏所爲詩屬予序之今 海內爲詩

者古體則宗漢魏近體則宗三唐予謂詩無漢唐惟眞性情乃貴耳山有朽則崩木有朽則折無眞氣以貫之也物久則必敗惟眞性情爲不敗以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故予論詩必先觀其人鶴山以詩名久矣壬戌予入都居比鄰而得其性情及讀其詩而得其性情之言夫三百篇亦詩之極至矣而征夫思婦皆能之不假學問而工者性情眞也否則繡其鞶帨已耳鬪鶴山在刑曹久同輩皆以擺去鶴山獨恬然安之吟咏不輟噫鶴山之詩可知矣

傅爲詝文情要語序

要語者語之要也書云體要孝經云要道要者簡而當約而該也繫之文清何文清者薛子也薛子者續朱子之傳者也其爲續朱子之傳何薛子生有明中葉去朱子二百餘載理學微茫之會薛子讀六經四子書及周程張朱諸儒書悅心研慮豁然有得以其身體力行者著爲讀書錄始則苦心力索繼而從容游泳之味洽焉天地之化萬物之賾性命之理鬼神之德人倫事物之著凡見見聞聞者罔不貫通而會於一老守程朱家法如高曾規矩醇然一代儒宗故曰續朱子之傳也要語者誰纂之祿君纂之也祿君胡爲纂之讀讀書錄心有所聞即便錄記用爲省身寡過之資故曰要語也同年王愚存謂余曰祿君者吾友也請爲之弁其首可乎予曰可哉細爲尋繹分類者三曰存心養性曰窮理致知曰克治力行總其章句共一百六十餘條嗟乎可謂要矣或曰朱子纂近思忠憲纂節要分類十四讀書錄明道之書也祿君所纂十無二三焉無乃太簡乎予曰不然姬公云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朱子亦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先儒之言在體認不在多寡譬如荊山片玉桂林一枝皆可寶也考前賢名齋或以果或以勉或以誠或以敬即薛子亦以敬名軒奉一字爲嚴師做成名儒又多乎哉祿君之

纂豈有見於斯與抑鑒此以朝夕考驗而不暇及其餘與書以問祿君所心得者何在悉以語我幷語愚存相與鞭近裏著己之功庶免鄉人之恥不然有愧衾影即讀書數萬卷名位赫然皆文清公之罪人也因序

羅元琦張宜軒詩序

余同年友張君宜軒素豪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迨壯遊京洛所遇勝跡名區探討不倦往往觸景聯吟長篇短什流播旗亭郵舍間其野意樓諸集滄冥騷壇爲同人擊賞者久矣己卯冬與予偕計吏舟次沅江日踞蝦於蘆蓬土銼中君乃倚棹微吟所得篇什甚夥楚南山水固奇直以尺幅取之每伸紙拈毫頃刻立就境愈奇詩亦愈工昔人謂得江山之助非虛語也憶昔年過君齋案頭卷帙縱橫皆手自摘錄悉唐人精粹既出所爲集唐諸詩讀之一氣渾成如天衣無縫酒半相與揚搉古今撫絃高唱發公子之哀吟感美人之遲暮經今十載猶髣髴唾壺擊碎時而歲月已不堪把翫矣君固有詩癖興致不減曩者酒闌燈炧翰墨淋漓顧常自視欿然以平易近人恐落尋常蹊徑余曰詩以道性情者也晚唐始尚雕鏤琢鍊雖工而意致薾然矣長慶集令老嫗能解而白傅之精神固在也詩固

以卽景抒情自然流益為眞三百篇其權輿也何以鏤肝刻腎爲哉君以學之富才之敏與之豪而復濟以力之勤宜其不假繩削深入堂奧也予幼嗜爲詩而性嬾不自收拾吟成如斷雲落葉杳然無跡讀君詩輒恧然滋愧勉爲效顰間掇拾一二於江聲岳色蒼茫澎湃之中非良友啓予則好景虛擲恐山靈亦笑人寂寂矣君詩已手錄成帙他日松窗歸臥焚香啜茗時可展誦以當臥遊也

宜軒名時彌渡人乾隆戊午科舉人父以仁舉康熙乙酉姪南熯舉雍正丙午幼卽嗜吟咏牢籠事物抒寫性情爲詩幾至萬首後由廣文令洛陽以循良自命與嫠鼻陵欲繼月槎太守其汴梁雜詩云渭水同歸河水濁大梁何處覓清流大吏見之未一載勒令回籍每有得意之句雖居沽兒亦必向之津津背誦嘗以手訂集示予厚幾二尺中多可傳之作今皆零落無存矣讀此序流風遺韻猶可想見云丁卯嘉平書于望江縣之考棚中

李因培羅青堂制義序

羅青先生始終以澄濟幽潔之文不遇於世而卒至於傳也論者比諸前朝徐思曠謂其文之高妙相埒不遇亦相等豈物之獨絕者世固不得而用耶劉舍人有言味之則甘咀之則芬芳其品勝也司空表聖詩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以韻勝也品與韻之間得其性靈所自流而各詣其至物莫由易焉則亦莫由識焉倘所謂言隱榮華故耶先生襟懷灑落天趣橫溢於書無不讀而未始有書者存其爲文且日妙知先生文者日益希任達自高脩然埃壒之表其視千秋萬古若一彈指間甯爭乎文之傳不傳也曩官渡王永齋前輩少與先生游雅相推重永齋晚始遇聲藉甚而先生方茅堂背郭日夕嘯咏時一操筆則娓娓數千百言觀者莫窺涯涘其生平著述若四書說環妙極理趣手批左國老莊丹黃間疊每過益精又詩古文若干卷今茲所傳特一臠耳然讀而味之澹沱如石蕢而韻勝圓潔似若士而品勝其輕微靈敏惟思曠爲近而猶或過之自有時藝以來未或覯也夫文之妙者其發也不掩其顯晦亦各有時要其傳之遲者傳且必久無他幽光閒氣有不可磨滅者初不繫乎遇與否耳是集余得自先生諸孫仁壁爲紹介於張月槎先生而亟授梓氏者則趙亙輿前輩力云

周於禮送江葯舡罷試歸養序

歲甲午余忝與分校既撤棘過石畫軒訪余友王平甫角射留

飲平甫指座客曰江君葯舡南中名宿也試而躓焉而不售奈何乃出所作四錢詩讀之長喻隱諷盡態極妍舉座爲之失聲歎息顧予賓不好也他日與平甫偕來坐石寄齋摩挲米老遺蹟酒酣作長歌豪宕奇崛格在韓退之東坡居士間余心折久之蓋君兄弟與余老友史笠亭結詩社主盟東南三十餘年矣歲云暮君解館事余私心喜爲兒子濬得名師濬曰識江先生讀先生文久矣得請業幸甚乃過平甫達余父子傾慕願承教意葯舡曰毋以歸養母予曰噫君困諸生五十年矣爲君計孰急於歸養者余將招同人治祖筵作爲詩歌寵君行耳何館爲

葯舡曰固也顧有言予曰君以謀養歸也啜菽承歡距拾芥青紫萬萬矣尚何言且余聞笠亭龍蒼梧分郡東歸子舍又且十年君於笠亭爲忘年交窮達小異至性本同話舊短簷聯吟江渚研田筆麓相視怡然補南陔而賡白華將使大江南北繼起諸賢於二君得所矜式焉君歸矣予亦將挈眷而西買棹南來重話蘧廬風雨展拜北堂其無嫌飯我脫粟出等身著作商留名山更攜手訪我笠亭傳老去新詩讀杜少陵玉溪生補註索酒潤枯腸觀我友吐肺肝作杈枒竹石使十餘年塵土氣一洗滌於鷗波浩蕩中斯不亦暢然意滿也哉抑予又思之君以詩

文鳴於世久矣韓子云物不得其平則鳴六一居士之序聖俞曰詩窮而後工君以謀養歸也尚何窮達之念之足攖其中也予嘗聞古人之交矣相贈以言相期以道士君子修身立命正當於坎壈失志之餘益貞其不磷不緇之素檢點筆墨無使費亦檢身之大略也收束心思無使溢斯艮止之大歸也養晦潛光樂天知命又何有不平之鳴爲平甫曰是也乃書以遺葯舡併即示我笠亭道相念云

劉恬張氏族譜序

乾隆辛未冬予客膠有編志之役得交於南溪張君君孝謹人

朝夕者久益悉其德行文章臨別以譜序屬予不文然爲先人故不獲辭因詢其略君曰予族徵者也明初自樂陵徙膠卜築河榮社業於耕後稍稍就學城中六世而始大遂詩書不絕問登仕版至於我朝族益繁於是作譜藏之又積祀田之餘立家廟爲合敬全愛之所婚喪必告孤獨必恤父兄愛憐其子弟而時謹其不率者故縱恣絕少迄今兢兢奉之罔敢墜予竊見夫世家鉅族其勢足以相庇而力可以徧及當其赫奕顯灼人人得篤其情好不必出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雖秦越之人可爲一家一旦隮開釁起至戚疏於陌路是勢位纇厚適以資之薄

而速其亢也然則予家之所全者不已多乎數百年來雖無位高多金者被潤澤大豐美爲族人光而幸免乖違之風守家法如一日未始不由乎此茲復集族人之力議續前譜誠懼夫遠而愈疎遂衰世德也予聞而嘉之曰是固足以序矣予奚容贅蘇子曰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使之無至忽忘焉可也若張子者吾知免矣續譜之作懼其遂至於塗人此則予之所以交於張子也夫

尹均阿迷伍公崇祀鄉賢序

今上即位之初年首重祀典　命在廷大臣及封疆吏愼舉鄉賢惟時先大夫以兵曹入祀踰三十三年而阿迷鄉賢戶曹伍公士琪復膺休享蓋距公之沒已五十年矣憶昔先大父與公雅相契重知公最深而余又授室於公之門故聞公懿行爲尤悉公天性純篤事繼母以孝聞撫諸弟以友聞披覽六籍必彷許子躬行之意登賢書初令湖南平江政爾化洽膺卓異牧桂陽攝巴陵郴陽護衡永二守再牧山西保德所至潔己愛民政績炳炳故於平江有生祠於岳州入名宦祠公之得民心類如此及以戶曹歸里建宗祠遷學宮立朱子祠創鄉會田修橋濟渠次第舉行迄今阿迷人士輒嘖嘖道公軼事夫士當伏處抱守一經孤介以高其鄉人並朱丹其轂又徒潔己養望無濟於天下而世論猶亟稱之如公學術精醇經猷宏遠處則利濟於鄉出則惠及蒼黎宜鄉人重愛之而爼豆輝煌也昔朱文公作近思錄伊洛淵源錄蓋紀濂洛諸先生言行以開後學余故於公敬敘其顛末以爲仰止景行者特標一鑑云

周於禮送勉序

乾隆甲午余分校京兆試得南北士十有三人吾宗勉與焉比來謁知爲故中書舍人諱際虞之孫而余門人丙戌進士士拔猶子也余曰異哉余與舍人交兩世矣而乃今適得生生故才乃適復遊余門豈偶然哉憶余己卯奉　命典試蜀中舍人時宰瀘陽龐眉宿齒謁道旁余心異之時遵例引嫌僅通一刺過其郊雞犬相聞炊烟相接竹籬茆舍謳吟聲出戶外征人弓衣緩轡碧樹濃陰中有如身入畫圖偶憩小庵進畊甿問長官治狀競曰吾使君賢能馭吏訟獄無擾禮士人勤誦讀吾儕小人安畊鑿六年於茲矣聞當代去柰何余曰噫老氏所謂守其清靜民以甯一者與已試岐輒以狀白制府開兆新先生先生曰孝子循吏也已列薦牘予肅然起敬先生察吏乃得孝子歸途敘宗誼登堂拜母舍人見其長子士輔士輶者即生父也詰生

時三齡耳舍人出士輶擬蜀中試題擬作質於余余曰此易傳曷試乎舍人曰予官此東西南北唯所任又喪偶留長子代甘旨耳次子士拔赴試矣余益肅然知光新先生得人於其大也越八年而士拔乃遊予門時舍人以憂歸補黔之桐梓令甫內召而歿於黔蓋予與生祖若父交兩世矣而乃今得於生辦三世交抑余尤願生之無以一第畫也昔謁余師李穡彌先生先生爲說坎升二卦予無以益生也謹誦所聞坎之卦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蓋言學也重險在前而二實其中以應五誠至於內斯孚矣不曰亨而曰維心亨二象則曰求小得未出中斯坎之所以獨有習也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常德行習教事聖人於坎示心學之源矣在五曰坎不盈祗既平而象以爲中未大則其不自滿之意也柳子之送澥曰不爲山而爲川蓋取諸坎乎於生亦云升之象曰地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生之祖父以孝聞邀旌也厥德也始基之矣而生父承之輟試事奉祖母廉吏子也宜纍而晰以晰以請以敎其子若弟其所積抑何如耶千尋之木始於二葉高大先業其在生矣初六之升以允九二之升以孚既信且孚升階得志慶南征之吉何疑然而必以柔矣必以時矣於三寓果進之戒於困得順事之占斯升之義備矣生勉矣春風得意看花長安其佩予言思祖德無嬰聲華無忘遠到以允吾宗之北者

錢灃忠義關夫子聖蹟圖重刻遷置序

是圖本流傳宇內久矣宜良陳永齡自江南得善本歸翻刻懸於其邑聖廟既以地偏流播者鮮移於會城三義廟印行乃漸多又慮自始刻以暨遷置所有助力諸君子姓名或淹屬灃爲之序灃曰好德之心人所同也耳聞一賢輒欲悉其里居暨終身出處行事在婦人孺子猶有然者其佈之廣狹久近有不可以齊一則非人之好德有異其德之致乎人者有異也若夫浩然塞兩間炳然齊二曜旁無所爲垠來無所爲竟如夫子者宜其逾廣而人逾若親之切逾久而人逾若聞之新又況在天之靈代昭靈異呼吸可通斯人畏之敬之愛之慕之口述不盡筆之於書參伍會萃以成是圖實夫子之德之所自致也世咸怪陳壽蜀人又嘗仕蜀其志三國於蜀偏略俾當時事蹟十不存一或又追求其故以爲武侯作相不置史官致壽無從記可據灃竊以爲人亦問如夫子否耳如夫子即無陳壽何患且使壽志夫子事蹟及其世系至該至悉亦不過迄炎興之世止耳甚

而迄晉秦始之世亦止耳今披是圖歷唐宋元明以及昭代（[illegible]）晦而之顯由略而之詳野乘所蒐光於信史於戲此豈壽之所得而知耶唯夫子之德之所致好德之人從而致之耳即以武侯而較當日光輔二君楚吳蜀秦之地靡歲靡寧竭神盡智事蹟之傳有固然者至於南征曾不數時而吾滇山陬水澨迄於今服欽畏神奇交異記聞見疊出正昔人所謂庸夫庸婦所共傳稱上聖不得而議者指不勝屈亦豈當日史官所得而注記之者耶由斯以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不能如夫子求為夫子之徒亦可也陳氏為此禮樂其好德之誠而宜良及吾邑

助力諸君子同其所好亦可樂也

錢灃夏綱庵詩集序

灃自童時喜誦前人詩以其言易曉非如四子諸書雖父師講析猶不悉了了也亡友陳再馮長灃八歲其大母為鄉玉水齋先生同產故家多有先正遺書性又與詩近灃與游時竊見所作已盈一囊取而讀之再馮亦不靳且時為指說法度皆尊公先生所耳受於舅氏而更以授之者灃於是乃竊效為五七言數年後同補弟子員未幾卒　功令鄉會及歲科試皆增五言排律一首於是與同輩更唱迭和不一而足然皆正之再馮依為準則漸利病所在稍若有會於心及倖掇一科馳驅在外十數年再馮下世久矣深媿所業較之從前不過唯之與阿特取他人所業以觀微能辨其高下淺深厚薄同道之士不恥下問亦間就所見為之貢直大抵以其年少於灃雖多掎摭不以自怪也南甯夏綱庵五兄吾先達也年長於灃凡十餘歲自擢牧欽州時相見都下輒不惜忘年下交然未一與談詩也及亡友彭南池筮仕粵海久之走書稱綱庵政事之餘蓋無日不事於此心實儀之不幸以大故還里而綱庵亦以疾歸出篋中諸稿備使覽之大體質實無浮藻率胸臆而出不規規求合前人而

氣體自成事親交友忠　王庭民之忱與所處之地感使人可一望而知其餘流連光景諸作大抵亦各有一綱庵在非徒然者比也紬閱久之敬還其稿旋來話曰深知子肯為同人掎摭利病故以相屬不謂竟於我不爾豈謂我老不足與語敬謝之曰非敢然非敢然也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制自度識不能有加於吾兄故耳雖然此道固天下古今公理之所存楂梨橘柚味不同而皆可於口者此不必知味者乃知之但能味味者知之矣無已請為吾兄別其不甚可於口者而標其可於口者試持以質海內宗工與後來

之哲當不以爲大謬不然也計去者十三存者十七凡古近體五七言若干首賢梓鎮奎亦用功此道有所得者幸即擇剞劂氏之善者付之可矣

錢澧涂二餘靜甯紀事詩序

甲寅長夏涂二餘來京師出近作示澧卷中靜甯紀事一篇千八百字讀竟恧然自咎前失始是甲辰之冬客過湖湘言二餘守靜甯賊勢甚逼城故有炮而無丸鍜之不就倉黃間有十餘歲兒持二丸進因以擊賊城獲全求賞其兒不可得咸異以爲神助澧曰此恆事也何異之有二餘官是土者也神則血食是土者也官是土者城存與存血食是土者不亦念城存與存乎況　聖人御宇仁昭義立德博化廣率土人民自其祖父以來世沐太平之福而逆回田五敢踵蘇四十三作孽山川百神度無不深恫而思假手以効靈特以人謀不臧往往斂福爲功耳靜甯之事恆也無足異也今讀其詩乃知二餘正非偶然者其於禍之始萌也料之明禍將及也備之豫而慮之周故其既及也處之從容而不擾此猶人所能也其能率邑諸父老子弟惟己之從一乃心非素日有深所信孚於民者其至是耶推斯所爲則雖兵窮食竭猶足合衆氣以食賊神之佑之誠非偶然而

澧始乃視之易易也澧今年五十有五念吾鄉交遊中鬱屈無所於試者不少其當百里之任亦率不偶盤錯無以章其利器而二餘以是章於西後數年彭南池復有所以章於東二餘長澧二歲體貌魁梧人望生畏南池少澧二歲則清羸如不勝衣乃憤滂賊病民地方文吏僅僅幸其出境得免咎因率丁壯親執桴鼓窮追出洋幾及千里力戰鯨浪之間卒梟渠魁與二餘後先仰受　帝知今不幸南池已矣澧嘗爲志其墓以爲生平所抱未施十一使天下後世僅僅以擊賊一節知我南池是南池之不幸也二餘擢剌肅州亦復蹉跎類聖主惜其前績使得收之桑榆今而後不擇事而安之竭其一誠變化萬有其待紀者夫豈有量而僅僅靜甯守城一節耶或讀二餘是詩激賞之勸其付梓澧亦爲然者獅子王搏象用全力者也其搏兔亦用全力者也觀二餘是舉可以律其平日之處事並可以律其後來之處事又一一皆身所歷與掉弄筆墨爲人作照多所塗澤者不啻徑庭誠不應秘之篋中若其詩之才力法度與其所淵源則從事於詩者自能品之不待贅言也

錢澧孫鶴齋重宴鹿鳴序

士舉於鄉歌鹿鳴而上禮部也三年一科合直省蓋千百餘人

歷三百六十五甲子加科不計計二十科當二萬四千餘人爲數不可謂不多其間賢相名卿暨良守令師儒或以德以功或以文章政事懿行嘉言著者皆出其中未嘗不肩差踵接彰國家得人之盛惟是始與斯宴繼而重與斯宴者則不數僂指而盡焉豈非間氣所鍾保期頤耆耋之瑞不可多得乎雖然猶非語於躬履極盛者也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歲在柔兆執徐沿故事命直省開
恩科先生舉於鄉當是之時年二十有餘耳槐黃得意灑然以遊然未嘗不疑忌後時或十年二三十年人事遷流勿論其變皤齒齲售於暮年即其與先生年相上下自負去日少而意氣甚盛者敢自定爲何若耶乃閱時稍久同譜故人多已先躋仕路而先生及中歲驟足屈於百里宰閩之甯陽數年歸然甯陽人至今尸祝奉之而賢子亦舉於鄉凡修之已而推施者效可略識已今年旃蒙單閼爲
皇上御極之六十年明年柔兆執徐將內
禪大寶爲
嗣皇帝之元年是以旃蒙單閼之正科特命先一年舉行而以今秋爲柔兆執徐之加科

聖聖相授敷天率土慶書無疆　嘉惠士林　特設之鄉科凡幸而獲與者蹌蹌濟濟聽笙瑟之奏承幣帛之將猶將三百六十五甲子之前黃髮齯齒與諸新進至止愿將九雛曾何足喩顧直省之中惟聞潮水有馮孟亭先生一人吾滇則先生一人而已　國家設科賓沿　明制而有明一代未始加科至我　朝始加科相望而
皇上以八旬有六之年益愼德而懷永圖以是年
御極以是年　授之
聖子遐稽史冊所傳實千古之所未有而士大夫以是年舉於鄉復於是年重宴鹿鳴者又豈非千古極盛之遇乎哉澧爲先生兒子之同年亦先生子弟行也方扈蹕灤陽去鄉萬里先生與宴時不獲追從奉侍几杖惟謀之同里諸君子之遊京師者作爲詩歌以鳴其盛復援筆而僭爲序

錢澧常熟趙氏復兒觥敘

歲戊申秋湘潭令趙　韡軒告澧言爻者庭先生持翁前輩覃溪詩詣曲阜顏氏求其先文毅兒觥屬澧爲之敘澧言是可必得兒觥於顏氏者然俟既得而敘之未晚比冬果以得告按穎陽贈文毅兒觥史不載其事得毋以穎陽執政後頗與文毅諸君

子悟遂並其前矣略之耶文毅卒以兕觥予顏氏得毋亦以顏陽與悟之故心輕其物不復貽子孫世守耶然澧竊觀此一觥爲文毅諸君子因難而顏陽亦不易易事固論所係何如也江陵自以才足屈伸天下所爲不卹人言亦孔多矣一時與之持者公私得失或不無參半獨聞父喪不卽去位萬萬無可解於人心文毅諸君子爭之豈誠所謂意氣感激將欲借之以爲不再之節耶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性也此而可忍將孰不可以忍以故拜疏受杖瀕於死而不計者所以挽爲人子者無死其愛親之心也而心悅是舉贈物見意者所以獎爲人臣者各盡

其職之義也其不共禍幸矣由是言之兕觥之在趙氏亦文毅腊肉之亞文毅之靈不沒兕觥雖流傳百年卒應趙氏是歸其不先不後自者庭先生得之者厥後有故焉文毅嘗仿宋范文正爲義田貽後人矣久之漸滅十九者庭宦山左積常俸所入復之過半春秋享祠惓然如見文毅兕觥不於者庭歸而誰歸此又足以示爲人後者奉先之孝矣澧故不恥弇陋作敍以應韡軒復系之詩曰

短喪之說下愚所諱始禍何人流毒無旣父喪廿七遽起視事彼哉方進謬託漢制胡明居正變且加厲竟難一日釋此權位宋所由弱羣狂助吠不有君子誰挽頹瀆炯然者心浩乎其氣以章民彝物則萬世有孫繩武靑笏並熾宜曾宜元孝思無匱兕觥旣得栝棬等貴春鍾秋几薦香達味顏陽銘刻應留天地我作詩歌用彰氣類

倪蛻晉甯麥牧事先生梅花百詠序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蓋言人物之貴得乎時也故當通泰之時以和召和萬物各得其應楩楠杞梓無不出爲世用卽以梅之高潔自持者亦必不肯自廢於山巔水涯此無他運際其盛也乃若蹇逢厄會世道阽危陰陽之消息乖違

君子之安貞斯吉苟非謹其所守儉德避難則傷我行者豈獨迷陽蒙其穢者不無薙芟又安望廣平一賦尙存鐵石之槪於不朽也哉吾讀麥牧事先生之梅花百詠而有感也先生躬秉特操與古爲徒淵淵德心養和靖躁不幸遇僞藩之變晦跡林園乃忽爲僞吳所薦纁帛將次及閽幸而早覺得以挈家潛遁鴻飛冥冥網羅未逮輾轉至鎭南又爲賊帥切之去旋以計脫尋獲妻子同入深山採枳自給不勝其困先生怡然曰風霜節槪水雪襟期梅花我師也於是有所感興一寓於詠梅之作然先生雖經歷險難數瀕於死而雅懷高致不廢嘯歌以故諸詩

皆沖夷淡遠卽其寄托亦微而不顯雖使褊心之人讀之亦足消其躁戾之衷而歸於平正也先生竄深山數年賊滅始還居益貧教授里中以著述自娛時雲貴總督廣甯王公諱繼文者聞先生名强而見之諮諏治道先生對曰迂生何知然以總制尊嚴民所瞻仰而日事遊讌無乃非盛德事乎王公默然不樂旣退人或咎先生以爲不當遽觸其忌也者先生曰心以爲非而不知告卽負吾心矣敢媕婀以求合於世乎其峻直也如此梅花詩凡九十七首云百詠舉成數也余高先生之節愛先生之詩故爲之序

吾滇先輩于治亂閒兩遭變故多以風節著聞予以爲拒逆易拒僞難蓋李定國方挾朱氏一塊肉乘機號召士大夫之不忘故國者咸思爲用至吳三桂則天下之定已三十年且狐埋狐搰無人不知惡之袤先生雖爲其易殆亦鐵石心腸哉恨不得一讀咏梅詩以識其梗概也丁卯長至前三日師範

記

倪蛻李孝廉二十四孝圖詩序

昔孔子作孝經成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此緯書言未足深信然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自生民以來德靡有盛於孝者以是六經紛綸無不以是爲重而闡宗明義特著爲成書則自夫子始於是而動天地感符瑞微緯書言吾有以知其必至也且夫孝之道大矣凡世所稱昏定晨省冬溫夏凊皆末節耳論語懿武游夏之問夫子答之各有所指而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也後世日趨簡薄大本漸墮卽其小者鮮克能盡又復知天經地義之爲何事乎此君子有慨於斯而爲二十四孝之書也相傳南宋時是書甫出與千家詩百家姓及上大人引木並行皆是便蒙之作今觀所列至黃庭堅而止則出自南宋無疑余幼在鄉塾與諸童子各有一

本而塾師於午後必爲句解字釋諸童環立拱聽若有觀感嗚呼蒙以養正聖功也此亦知事之所重而爲教之所先者乃今則俱鄙之而不用矣曲靖李孝廉如玉純誠至性人也讀其書各賦一詩曰詠歌古人寄我慨慕然豈唯獨寄其慨慕而已哉亦將以斯道覺斯民而扶大倫於千古之後耳其子立根爲之繪圖刻說刊行於世抑亦繼志之一端可尙也余昔遊曲靖與張子我元交曾一識孝廉去今三十六年而孝廉辭世已十有八載張子亦化爲異物立根來請序于欽孝廉之懿行而歎孝廉之有子且願世之爲師者仍以此爲先務而使人受是書如

鄉塾之舊而不鄙夷之則孝之爲言效也效天下以百行之本不亦仰承聖人之微意者乎是爲序

倪蛻讀書記序

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渾同天地渾沌爲樸無愛惡無嗜好此性之天也及知識開而物欲勝則爲物所牽而好惡紛然漸失其性命之原矣雖然水流濕火就燥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有不物而物物者故物物者忘乎萬物之中已出乎中所爲各異功名之士榮官爵鄙之營狗利知好色則慕少艾恃勇力則忘軀命以至處無容有弔詭支離無一非嗜好爲之災也即復三旬不

舉火歌聲若出金石指爲好學窮年寓於無竟可矣又安見非有所偏而爲物所制者乎雖然好愔之情雖同其所以爲好愔亦有分矣吾自孩即無他好惟好讀書家貧無藏本但思借觀卒未有托簡稍稍假腕指集得數十百卷自詡暴富撐腸拄腹仍爲饑驅棄而遠游時也購之讀之又得若干卷歸視前者蠹腐蕪失藏舟於壑有物負之始知原於無形於有復歸於無不可指無以爲有亦不可執有以概無如是也然自後且亦三聚三散我物物而不物於物蓋好讀非好聚老懶西南食古不厭好事者不我遐遺往往持贈今裒然盈數架鴟夷子皮爲陶富人其愚不可及也吾聞齊桓公抱婦人以登朝驕心勝氣所足以嗤古人者讀書堂上寄焉耳故宜爲斲輪翁所誚不然聖人往矣糟粕存焉吾餔其糟而歠其醨何嘶而人善不善之耶故吾讀書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難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愔適性情則理道通矣淮南子曰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愔則不貪無用適性情則欲不過節弗求於外弗假於人中也養不中讀書者求乎中而已矣然吾之得書而讀也甚難矣後之人不可不知故敘吾書之所由來作讀書記序

倪蛻甘忠果公傳後序

古今禍亂之所由起其伏機常深而大奸巨逆無不閉藏邃密不示人以可疑故其發也勢致潰潰而難制然當其時亦必有先機獨哲之君子早窺其隱而爲之防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有陰受其禍而不知者矣其如習安守常之徒泄泄不察以爲權不可以濫議變不可以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而不知養癰縱虎緣循偃仰一旦瘓疣決爪牙恣夫然後治之以藥石獵之以弓矢雖終收平治之功曷不徙薪於曲突之言之爲愈乎文老往往爲余言甘忠果遺事心竊悲之當吳逆潛謀不軌之

時諸方鎭大臣皆燕雀喣煦及公至燭其奸凡所以收人心而備竊發者靡不至而吳逆亦嚴憚之卒不能遽動迨既平凱里公思拔一二勇奮智謀之士以爲腹心備緩急之用乃議者每拘成例不聽於是要鎭重藩胥逆羽翼公鬱鬱不得行其志告養親疏頻上不許既太夫人病殂請終制又不許僅准給假歸葬及甚纔抵黔而吳逆反心決矣嗚呼公制軍四年而吳逆弭耳帖尾受縛轉旋甫去數月禍亂遂成然則公之繫於封疆何如哉吳逆反形既著公移書提督李本深曰虎狼盤踞搖動民心揣茲事勢禍亂已熾期與聯鑣並轡勦滅妖氛本忠孝其性建英雄事業鐘鼓式靈共勤王事正不必俟寇涉盤江始商其著祖鞭即或寇孽猖獗孤城受困惟有刎張雎陽南霽雲以身殉國願即日興師禦變馳檄各鎭結脣齒以爲聲援不然者悄倪無從二三其德瞻顧家室思附前驅遺臭遺譽毫釐千里是公於此時以雎陽自許而亦以霽雲望之本深孰知本深業已投款不爲公用同城者巡撫曹申吉又復密圖應賊無一人可與謀者乃按劍而起疾趨鎭遠猶思守黔門戶以待大師鎭將乃復抗顏逆命此則非公之所豫料者矣嗚呼天既錫公以智勇而不使之奮迅振揚蕩滅賊氛顧反令抱此孤忠扼其成策自殉於荒江寂歷之濱亦可哀也已雖然臣死忠子死孝妾媵死節佐史死義正氣英風魂魄猶毅公豈不凜然千古如生者哉昔裴晉公將伐蔡入對延英殿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其言甚爲悲憤後竟成功彪炳史冊聞公歸葬太夫人時曾有密奏雖其言秘不可知要之意在必死意與晉公同若夫成功則天也公豈能自必哉即裴晉公亦豈能自必哉余讀忠果公傳悲其志故爲書之如此

李根雲節壽序

大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明乎節而苦且貞之爲難也又曰安節亨甘節吉明乎節而安且甘焉之爲亨與吉之道也節之時義大矣哉顧節之爲言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居常所不忍言際變所無如何者也故夫蓼莪天保臣子之好音至於板蕩乘舟則寫之而心悲矣琴瑟蘋蘩夫婦之佳什至於柏舟中河則諷之而神讋矣是其事異其道同其感憂思以難言貫金石而流輝亦無不同吾友袁子思誠母氏張太孺人者是苦節以貞安其節而甘之又亨與吉焉者也先是袁子尊人庠生文瑞少丁孤苦解伯叔親串之好進退煢煢靡所依據遂有利其家而作眈眈之視者構難憑陵上賞藩臬經數載事乃稍定太孺人

伉儷於袁自結褵以來左右夫子平內患靖外侮和戢族黨奄有其室家識者於此已知太孺人之非徒爲巾幗中人矣舉二子長最慧而夭其二尚未有知識而所天不祿稱未亡人太孺人之苦節乃自此始矣蓋是時太孺人才三十齡耳顧影自憐稚心泣血撫厥藐孤朝夕勤拳篝燈夜課績紡之聲與讀書聲相閒作至提命之嚴雖跬步片語亦時時督責無令踰閑不率則鞭笞亂下恐失墜重貽乃父羞既就外傅數愼擇良師友俾善德厲行毋比諸匪人嗟乎太孺人可謂貞而苦又善祗其節者矣迄今三十年來以昏以名以大啓爾宇二子俱成立騰聲

蕡序則夫太孺人者爲袁氏中興篤棐之臣爲袁氏克家顯揚之子洩洩融融其樂何極易曰安節亨甘節吉此其所以徵也今太孺人亦將老矣吾友思誠慨念母氏厲節辛勤乃廣輯詩歌頌揚厲奖翼稱觴而祝嘏焉以予過從既久見聞必眞屬序於予予維太孺人之節是名教之榮風化之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節也即其所爲壽也夫戸樞不蠹流水不腐松柏礌砢歲寒不彫是其節也即其所以壽也發潛德之幽光祝升恆於有永附名簡冊竊非詞場之厚幸哉

繫內例不錄壽序文獨埽去套言且先生素負重名所存僅此亟登之使慕先生者知于一壽文尚能不苟則其餘亦可想見矣○先生與　先祖同生於康熙戊辰又同入泮讀書天目山時去予居十餘里與　先祖時相往來食貧力學兼抱馮敬通劉孝標之恨後聯捷丁酉戊戌入詞館改部郎丙午主試山東歷典數大郡移饒九道五監督關望山尹相國香樹錢大司寇咸器之寄籍武昌生平著作未知竟落誰手頃于從孫嘉謨處得詩一卷保山袁蘊亭刊入詩略中一斑一爪亦覺光氣熊熊也師範記

劉範小像自序（并贊）

噫嗚呼異哉斯人也其容有象其形有章獨閒吟於松下方危坐於石階我問於人曰此爲誰也人從而指之是我古今之遠也忽然遇我夫既有我是我遇我而即有以置我使我爲廊廟之我社稷之我韜鈐鐘鼎之我千秋萬世之我爲我者亦幸矣乃既有我是我遇我而又無以置我而又有時世以限我歲月以老我人情世故以嘗我炎涼貧富以鬪我艱難離亂以困我功名事業以餌我二我耳而乘我者衆焉我因無如我何也雖然我自成其爲我清風明月風月之我也詩壇酒陣詩酒之我也風簑雨笠江湖之我也登山臨水林泉之我也流行坎止隨

境隨遇之我也我即不得爲廊廟之我爲社稷之我爲韜鈐鐘鼎千秋萬世之我猶幸而得爲風月之我詩酒之我江湖林泉隨時隨遇之我是我之爲我自在也且我之爲我爲時又無幾何猶記自成童而少壯方爲前日之我倏焉白面長鬚已成今日之我安知去日苦多轉盼皓首蒼顏不又成他日之我乎蓋他日之我必不同於今日之我則今日之我已非曩日之我而此今日之我也者我固知必有他日之我而又由有我以至於無我者也我必至於無我則此一我者亦覺其多矣胡爲我之外又有我乎抑又不然未有我我不知其爲我旣有我我又何難自見其爲我不能禁自無而有之我即不能禁我之外又有之我我還以告之於人曰我爲我而且爲之歌曰伊大塊兮賦以豐紛吾身兮處其中旣不騰兮如能又不飛兮如鴻彼年華兮易逝信景物兮無窮洋洋兮白水鬱鬱兮長松詩囊兮酒盞明月兮淸風聊以娛吾之所樂兮安能與草木而始終

範字正木其父冰如翁霍邱人從永明王入滇官總兵明亡遁塞外正木弟彬往返數萬里奉之以歸彬占籍永北範占籍太和範之後有垠明經任廣文者彬字至善尤工詩古文而正木此序合莊列華嚴爲一手亦不畏阿弟火攻矣與倪蛻翁自題蛻影騈語同是奇作丁卯臘八日師範記于抱瓮軒

楊履寬草堂集序

余髫時聞父兄耆長語榆中博識洽聞者必爲若喬杜先生僂一指比長問從世家舊族屏壁冊軸見其零章斷句率可誦乃考先生素履於知先生者謂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然性躭詩與酒不治家人業故厚於貲坐是中落晩益坎壈屢踏省門不售且不克餼於庠授徒里中三娶卒無子暮年即求爲童子師不可得遂饑寒以死曩其及門有存者每寒食上塚猶或以麥飯一盂奠墓下今則皆成古人此風亦邈余竊悲夫士旣不遇以困阨終身又無後人爲收拾其所作只今已少能道其姓名更世易年誰復知有杜先生者夫發微闡幽吾輩之責也乃遍尋諸門人之家得其暮年草藁一束發而觀之墨痕點淡紙色渝敝强以己意揣摹補綴得若干首略爲詮次錄成一帙呈之羨門胡先生或者寒灰復燃光照天地亦足慰先生於九京云爾

石丹崖先生于三灘拯溺處建一亭手集唐句云聽猿實下三聲淚與爾同消萬古愁移評此文更爲凄切

楊履寬張鵠亭美人詩序

趙州張鶴亭以其美人詩索序於余遲之三年未有以應而鶴亭之索不已同輩有來榆者未嘗不寄聲焉今年首夏鶴亭偶過余書院復諄諄督促不得已乃略示區區之忱以塞其責蓋余非敢於長者怠也始余髫時聞諸先正之名言格論於壹切香匳豔體詩不敢懸置諸耳目之前久矣已而讀朱長孺序義山詩謂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古之人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故義山之詩乃詩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巳自下箋

解矣因啞然自笑曩所見之拘於古人之深殆猶有所未盡也嗣是睡餘支枕往往不甚屏棄而間有所感亦嘗涉筆爲之然非性所諳卽求其工而不可得甚矣余之拙也丁酉冬獲交武陵胡美門先生時過從論詩先生詩家圭臬每持一論輒溯源窮流令人如指諸掌一日偶以長孺之說質之先生曰不然昔先君子之誨曰淫詩必不可作如李義山未必卽風流浪子只爲存得數首無題詩後之人因而疑之遂無以自解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愼哉美門蓋述其尊人永叔先生之教如此余聞是言不覺面熱汗浹至今使我心悸也繼而思之詩人之思何所不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詩之境也天地山川日月風雨飛走草木者詩之料也喜怒哀樂者詩之情也溫柔敦厚者詩之教也詩之府奥甚深疆界甚遠作者苟從事於斯何詣不可到卽不爲讀曲子夜諸詩未得爲不知詩猶不食蛤蜊未得爲不知味也此余之所竊竊焉自以爲是者故自戊戌以來不惟絕筆不爲並少作亦皆芟棄不復留遺而今乃爲鶴亭序此詩譬之白髮嫠婦欲強作舊院中風情語豈可得哉雖然鶴亭亦白髮嫠婦非紅粉佳人也後之閱是詩者甚無以疑義山之意疑之是則余愛鶴亭區區之忱焉爾若其詩之

芊綿韶麗則丹山苕上二序言之悉矣

自是正論可爲喜讀無題詩者頂門一針○予弱歲時亦好作綺語屢爲朋儕所豔乙未交南園先生於香匳體俱經抹去其持論更嚴于栗亭也同輩中竟有迷而不返者安得起二公而遍藥之乎丁卯祀竈前一日師範記

徐昭受會澤楊氏族譜序

楊氏系出姬姓爲晉宗其後楊揚別二族而說者多陳先世攀附行誼引重名列之簡編以爲家乘光此泥於聞見者之陋也且亦弗思之甚矣夫族者湊也義取諸聚宗者尊也義取諸承

聚之而無以衍其支則淆承之而無以沿其世則瀆淆而瀆之莫知其紀不信於心驚耳炫目不幾介疑似之閒乎爲其[illegible]引重而遠稱述也會澤楊霖若其先故衡湘望族高祖通美居湖南衡州府之楊家溪明季成進士以指揮官於滇官曲靖家焉順治初曾大父從先移東川會澤縣入籍凡五世而族滋繁蓋於是大宗別子綿綿而秩秩矣雖百世之遙引而勿替可也霖若時以干戈司撫軍巡捕與予交爲予言譜系其在衡湘地遠人隔將以俟後之考而知誠不敢輕爲據若滇之當吾世則不可以不誌而斷自始遷之祖由一世以下圖而系之本支源流有所徵示蓋先人創繼之艱俾後之覽者知所志也紹承之意識者之用心固然哉且夫顯揚先祖孝也敦收族姓睦也紹纘前休法也明示後嗣教也慎其遠宗昭其近守而以始遷之祖爲斷其於禮制亦宜矣其視競強宗而誇右地者可同日語耶予感霖若繩武之深心又嘉其不事攀附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與之刻祊來敘裘冶油然孝弟之心生焉若夫高第清華長編似續纂珪組而詡鼎銘仰衣冠而標聚戟崇其法率其教所爲方興未艾者於斯譜也重有係矣雖予謭陋其亦藉言而願爲之嚮矣云

思白爲趙覺莊庶常內弟戊申初秋予由京還滇覺莊令其來見年甫十四余詢何字答曰尙無因以爲請遂字之曰思白蓋言惟白乃可受采耳時思白寓螺山梅園折鐺敗几躬執炊爨事而英姿靜氣令人愛而生敬後數日即入泮益刻苦自治有聲文苑亟爲廣圍中丞所賞識乃于癸亥之春以微疾坐脫思白外孤冷而胸中多壘塊于世之奔競成名者俱視若土苴庚申冬予寓會垣幾三月每出其詩索評予謂學義山固佳斷不可以典故汨性情爲手定而歸之獨未見其文今覩此序及慮敎二作波瀾意度居然老手所爲予自恨當日知之未深而人琴之痛愈不能釋矣丁卯小寒後三日時較武童馬射歸自南郭外援筆題此

劉大紳汎舟吟摘鈔序

詩家例有集然如李太白杜子美白香山韓昌黎蘇子瞻陸放翁諸大家其詩之爲後人指摘者已十之一或十之二三惟陶靖節詩無可訾議而其詩較之諸集爲最少求其滔滔莽莽數千萬言篇無可刪其句句無可刪其字者惟屈原之騷而已嘗謂六經後莊周之書屈原之騷司馬遷之史皆殺其卷無出人者莊論道史記事騷言志道無所不在史事白具掌故中惟志

乃不可誣然以一人之身數十年之間交遊出處紛紜萬變而欲其言之有文如出一轍也固亦難矣騷之所以不可及蓋亦時爲之也楚地數千里秦弱而滅之蕩然無復存者惟騷存即謂秦之弱楚滅楚祇以爲原之作騷計可耳後世續騷反騷不一其人顧其時非原之時則其文亦非原之文矣曷足存哉曷足存哉吾滇師君荔扉先生才大而奇學博而肆嘗從吳孝廉和軒處見先生選入前後集和軒序其中懷人詩以爲成於一夕之間者夫捷乃不工工乃不富懷人詩則工而富矣今和軒又以汎舟吟摘鈔上下卷相示其工且捷又富於懷人詩矣而其地又適在楚吾不知先生必於楚而後能爲是詩乎抑能爲是詩者不必於楚乎先生生

聖明之世聲和詩昌可以無寓言俶辭反復致意之處然而一人之身一時之遭古今廿二史人物觸緒紛來病呻哀哭何必正則嗚呼是亦騷之志也先生所居在滇之西余在南未相合并吾州有萬茂才勿軒者時時繩先生於余茂才固不妄譽人者讀先生之詩而益信故未見而先爲之序屬孝廉郵致之不能俟異日見先生時也

王蓀朝天集序

有不能已於言者而文生焉詩則文之一種也無其意而强爲辭非枯弱卽猥雜唯有所蓄於中而興發於外又運以書卷之腴故其出也有勃勃不可遏之勢而詩乃獨工荔扉性嗜學無間於憂虞險阻墳籍靡不究心所著甚夥於詩較多官廣文才餘於任益得寄情於吟詠時出以質當世之能詩者鮮不以爲工也會報最首列薦牘入覲　天子因有朝天之集蓋自滇至都程踰萬里期滿十旬由黔而蜀而秦以至燕趙之墟所過名山大川凡寒暑之遷移舟車之險易名賢往哲之遺跡及所見人物之情狀皆有詩紀之而遊子多感歧路能悲於是撫時念舊弔古懷人之什無不具焉夫詩者情之所發也人各有情卽各有詩無所觸則情不能見若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事紛至沓來以觸其情雖不知詩者且將手舞足蹈發爲歌謠以抒其胸中之蘊結三代之風詩漢魏以來樂府所采皆是也而謂能文之士其能已於言乎惟不能已於言之際以發其興於外而詩有不工者乎

文鍾運朝天集序

曩廓爾喀不靖荔扉以學博從糧使陳雲巖先生襄運軍餉事蕆邀議敘旋値考滿制使者與撫軍連章入薦召見乾清宮敷

對稱

旨以知縣卽用是役也擧蜀道越秦川攬嵩伊洛之濱悲歌燕趙之野共得詩如干篇署其額曰朝天集噫荔扉所得一令耳回憶廿年前弱冠上春官與南園太史旣于孟酉浦詩酒過從英風爽氣咄咄逼人燭鉢所陳四座屏息凡都下賢士大夫皆交口稱儁當是時諸君子所以期荔扉與荔扉所以自期者其位置固何如乃六試六見黜夫挑僅與乙選庚戌再上復不利夫抱道逸才就使早膺榮遇實至習於繁文縟旨而必令其抑鬱困頓以發欿嵜歷落之奇所云窮而后工者得毋詩之果能窮人與然此殆不足為之戚也貞廣雜出荔扉奚關士果有志名山之業更不可朽況一行作宰有社有民則經濟見焉他日者列上最擢顯仕大展生平所欲為其人其詩吾將烏乎測之哉與荔扉凡三見見必以詩相示前之作如唐臨晉帖流麗中時露矜莊後之作如蘇長公行草看似恣縱終歸矩度蓋荔扉寢食於斯三十年博觀厚積淫佚旣久而又時參以變化操之至熟斯出之不窮運思鈍之姿早攖憂患饑驅南北慮亂心煩雖偶然奮藻非善也豈陶冶性靈必在甑與暑冷時乎荔扉崇近作杲矣異日奉教未晚也因囑序并及之

袁文揆金華山樵詩集序

金華山樵與聱各有詩癖方相識於京邸知樵為屠笏巖所薦士笏巖久負詩名聱聞之亦未之奇也越數日修後進禮謁南園太史復遇樵樵與南園爭詢所肄業因談詩論多合而樵旨甚超聱始心識之嗣與之論古昔析義理每發一難皆能批郤導窾至於剖決時事月旦人物則侃侃而談其是非可否得失瞭如指掌已而畢驗同儕莫不歎服聱遂有所擇從以遊三晉久之還客都門樵從海上來乃得暢觀所為詩皆經南園點定格律音調逼三唐而窺漢魏間亦出入於宋四家明七子之壘卽習菴鍔心映山諸先生皆謂笏巖能得士則樵之詩亦足以雄吾滇矣哉蓋樵以高爽之資居北平久其詩其人皆得幽燕之氣所以狗可弔馬可悼蠅可憫蟲烏可咏龍挂可感亦卽嘻笑之歌哭之而才子情多青衫頻濕一寄夢十年未醒安知作者非樊川後身聱不敢詎敢從賢士大夫後與無賴東坡論其聱貞色而樵輒惓惓弗忘漫以主客文章相問訊且於辭西邁後猶有什見懷因感其意而為之序南還兒行於麗江時壬子十月也又二年再過於昆明湖上著作愈富情愈真境愈老雖骯髒磊塊之概不減曩昔然氣已平志已和其才且不可以斗

石詞嗚呼論詩於吾滇石淙宏山牛谷中溪亦卓卓可紀近則玉峰禾齋月槎鶴峰以及退菴月軒蔞舫菊洲諸老輩皆不愧一時作者追宿草生悲議者即存門戶之見否則擇焉弗精語焉弗詳並所載之姓字里居亦舛訛而失實夫豈知吾滇之詩固自有巍然獨存者歟樵苦志於此三十年今幸而出宰方州凡所師友多海內名流知他日必有因笏巖以傳樵並因樵以傳笏巖者惟是康成彥方之鄉化及醜類今樵與髯猶知鄉中水美有遠問津不可謂蒼洱無靈樵其為髯寄語南園希於表章前人加之意焉慎毋於省志中空存一啓為人所議致金碧山川終減色於揚州烟月也樵非逃名於空虛者髯故於其行而書此以序之

趙士麟陳翼聖同年詩序

古詩自序耳今人之為人序詩者何多也然序者動曰三百曰性情皆紙上之陳言淺儒之活套又曰魏曰晉夫魏晉豈盡足學吾於晉獨愛陶淵明不經意而得不求法而工如承蜩弄丸郢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技也而有道焉蓋詩與六經文同文同而道無不同特律以和聲歌以永言似乎有異然易亦何嘗不間有叶韻哉若夫明良喜起之歌蕩平正直之訓何莫非詩也奈近世士習別詩與文而二之能文者於詩則滯能詩者於文無聞猶輪人不能造弓圬人不能操斧斤以斲櫨椽也又別詩文與道而二之為文者未嘗見性為詩者毋少窮理猶學書者但矜臨摹學吟者僅想像風雲月露之觀而已知其不可乃於三百於魏晉以求法於性情以求真是徒知進乎法者之為工而不知忘乎法者之尤工是徒知本乎性情者之為真而不知性情而原於道者之乃真也新與陳翼聖予同年好友甲辰計偕北上予兩人並驅往復同旅館翼聖行萬里無一日不詩於通都大邑京邸未嘗不選妓予遊門不納翼聖若之及榜放止予一人第絕不介意且歌且樂及讀予與宴詩曰龍方聽雨飛春水鳥亦銜花出上陽謁鄉房師同第詩曰不敢託言同進士祇今仍拜舊先生人異之翼聖獨易之旋里過涿鹿詩曰馬帶夕陽穿樹影鳥過平野傍雲飛渡黃河詩曰千尋虛浪疑龍波一葉輕舠共鳥過人異之翼聖並易之過洞庭詩曰一部離騷沈楚水數行蝶鬢隱君山人異之翼聖亦易之翼聖詩予倍易之兩人各不相能至言別詩曰豈是長安輕薄兒豪華意氣總相宜邯鄲道上追歡日鸚鵡洲前買笑時下馬便呼風旆酒登舟時唱竹枝詞石城此別吾無恨且莫君家有[illegible]思藍韻

之也乃拍掌稱奇大欣賞之豈於性情有合耶迨于辛銓曹時退書問闕君少吾而老矣鬚髮咸白興會大減於昔鬱鬱不舒獨於詩則甚富寄于求序于易之又寄求序于益易之于寄詩則仍易之丁丑有札讓于曰僕詩固弗佳但得志不得志山林廊廟不同耳何以易我于再披而讀之乃悟當年翼聖之易我者失意也于今日之又易翼聖者以于二十年依
輦下所接者大人先生所偕者鳴鸞佩玉所見者禁城宮闕所遥目者太行滄海故其聲光自有不同翼聖嘯傲林泉所接者經生儒士所偕者雨笠青蓑所見者荒崖峭壑重淵修阪魚龍之所都虎豹猨猱之所穴而又窮村僻壤之爲鄰田翁社叟之與狎故多閒情逸致而又花木之秀麗蟲鳥羽毛之怪奇娟好時時聞之於目擊之於心故其發之爲詩歌有意無意捨法而上之郎片言隻句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固非餖飣雕畫者所能彷彿其萬一也殆彭澤之流亞歟技也而進於道矣魏晉云乎哉然後知賢者固不可測如是走筆書此遥以報焉

陳公名于王據序言則詩若無可觀然山林廊廟本無分歧玉峯所見亦屬偏枯若能眞似陶彭澤又豈潘陸二謝所能及乎恨不與先生一爭之戊辰人日師範記

趙士麟刁仲熊梅花詩序

昔人殿最名花稱牡丹國色天香採蕊塵而作粉柔肌膩體剪雲霞以成妝一捻嬌姿百花魁首號曰花王厥後著花史者目爲花魔以其癡肥故也謂木樨酷烈亦斥之至蓮花之解衣盤礴梨花桃花之放誕滑稽皆稱花俠以其氣豪也若幽蘭秋海棠水仙蘿菊之屬命爲花隱以其神清氣馥露頰風鬟爲花中地行仙若梅花冰肌玉骨其品較貴人稱爲韻士爲仙友花品至此止矣然毎見孤松著花如佛氏偶拈微笑以及柳花之蕩爲飛絮蕉花之秀於晴雪茗花之發於寒叢桐花之哀於清露蘆花蓼花之搖曳於秋渚爲香爲非香爲色爲非色亦復爲花爲非花此中擬思不得着解不得吾不知其名而歸美於造化曰此化工之妙也以文人擬之則三都兩京太玄繁露之流濃雲舞霧以當牡丹木樨之氣韻若荀況管夷吾列禦寇莊周屈平司馬遷李白有風雨晦明震雷掣電之氣此千古大俠烈也若尹喜陶潛劉伶阮籍嵇康陶宏景輩負孤鶴橫空明月獨舉之姿可名爲麗別有一種旖旎似水仙妖冶似秋海棠冷落似菊者獨梅花香韻色趣古澹清芬孤迴絕倫時有流馨沁人心骨而去人則甚遠不似他花可以和而爲羹烝而成露如澤雉之

不可畜乎籠中幽人之不可紆朱衣著進賢冠也名之曰仙蓋天都鶴馭凌虛御風彩雲雖落猶自縹緲是豈人間物哉吾友仲熊才君自河陽不憚萬里遙寄梅花百韻來　京師證於予因請序仲能固儒者明體達用可以善身可以輔世人也何取於梅而聲之詩詩且百哉或以其爲體素癯峭骨稜稜丰神清越而胸次曠然表裏洞徹如水晶有類於梅而咏之耶抑九顯鎖闈年半百鬢毿毿幽棲巖壑有薄於世之豔稱牡丹木樨濃桃郁李而別有所寄托耶予披而讀之如初日芙蓉天然瑩潔隱娘舞劍宓妃踏波有怨弗形含情未吐凌空而去環珮留響

復如寒山諸子可以脫帽露頂散髮坦然作人間散聖眼空六合氣傲千秋予以瑣瑣鷄肋屬望才君也得無猶有蓬之心哉鮑明遠梅花詩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庾子山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杜陵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林處士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眞同玉容嬌女學花弄影擧體皆眞不解春思爲何物又如王謝諸少年佳時出遊自然朗儁蓋調高神王寫情於有意無意之間流韻於若遠若近之際若揚鐵崖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枝獨先天下春全無蘊藉然則百韻非化工手不能也

亦是自己說話耳然操縱在手覺滿紙烟雲倏被罡風掣去

趙士麟劉彥敎詩序

我
國家以武功靖六合以文教興太平絃歌遍于宇內雅頌振乎歷
朝八表同風三辰並曜煒哉隆矣宏惟
皇上萬幾之暇時灑宸翰宵旰之餘并及風雅臣忝膺揚之末何敢自安夙夜每退食餘閒賞亦不廢吟咏聊以寓物適情觸景抒懷而已癸酉仲夏
[illegible]倘徜遊和大小臣工閭左小民咸就堯宇仙觀虔禱祝釐臣恭

紀二律內有
聖主自來膺
帝眷微臣何以效愚忠一聯見者謂得風人忠厚之旨以故朝列索看者多臣出二詩正之因以被議悞謂予少時所作豔體詩也幸倚
聖明洞照復蒙寬宥
皇上德同天地明並日月不獨臣一人感激零涕已也越月予鄉同年友彥敎劉君以平日所爲詩三册寄予兼屬予序予錯愕莫踞按劍罵曰吾以詩故幾至不測禍殃且未定何物老狂敢來

溷我吾將以劍斷之投諸火客曰勿遽試覽之謌曰此寶物非近世靡靡之音也氣豪而神逸品雋而格超予手目之罵曰腐儒此楚王叱咤之聲也奈何爲人作說客耶擲之客取而再進讀之漸不忍釋手披竟謝客曰非子言吾幾失之嗟嗟吾友固豪士也三十年闊別彼此老矣心神則未之隔吾何以序卽以此弁其端可乎客曰可

此爲公之變調如騎生駒下峻坂其駛驟處亦自可愛○順治庚子科有三劉一名體宸尋甸人一名正楚雄人一名之龍曲靖人以字繹名其爲正平書以俟考　一

趙士麟讀素菴文集序

世傳天下才有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則才者上帝之慳惜鄭重不輕以予人而人之有之亦復不易取數多者或授之以五色之筆或潑之以西江之水咳唾皆成珠玉噴薄無非琳瑯取數少者如奇花異石尺璧寸璣亦足以爲龍爲光爲珍爲寶於人間而是人者亦非頹然自傲優游坐獲而有之也當其窮搜鍵戶螢火篝燈歷幾寒暑而且淪落踣躓深憂怨毒然後忍而能奮奮而窮之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以觀其理察之山林谿谷鳥獸蟲魚牝牡雌雄以析其類方之江河湖海以廓其量求之烈風猛雨雷電霹靂以盛其氣極之帝王師相禮樂政教之大治亂興衰之數兵革刑威之用以精其要下至山經輿志方言爾雅諸子百家技藝之書以及土怪木客牛鬼蛇神恍惚誕幻駭愕之事以通其變夫而後其志定其識卓其資深其應肆於以揮翰成文矢口成什雋而能貫逸而能通虛而能達嚴而能和實而能縱矯而能純奇而能潛而又折衷於道乃吐納呼吸於六經披紛籠罩澤於雅頌用能揮斥屈宋冶鑄蘇李而成追琢之章若照乘連城出而明月之餘琲荊山之陪璧皆等於瓦礫矣家陽御鹿野八陳解如予鄉同年友也性孝友姿稟

穎異於書靡所不讀善屬文喜吟咏尤工書法負才名者久甲辰同公車下第旋秉路南鐸教士有法後以滇阻音問罕至逆患既平知無恙歲甲戌令嗣仙舟君來就學於辟雍予方詢乃翁與若而仙月零涕曰丙寅歲棄予小子逝矣予驚悼之餘出二編示予請予序讀之益歎野人之深於道而非尋常才士之比也深於道故文式典規讀詩出風入雅一片靈心三寸枯管遂能扶造化之奇秘攄六詔之英聲騷騷乎上爲列星光于天壤而又有賢子爲其父手錄之較之編之而其終之詩與文賴以藏名山懸國門不致如白門柳花飄颺散佚厥考應自含笑

覩世間蚩蚩之子不能讀爻書一字者何如哉樂爲序之

純于空中著筆詩道之甘苦闡發盡致陳公名時沛今無有傳其集者雖遇賢子亦不足恃也悲哉

趙士麟張蓼懷文集序

世傳河圖洛書神龜龍馬聖人取則動地驚天然止于象數而無文字可知世間無文之文乃奇造也太極原于無極太音未始有聲禹臯稷契不聞所讀何書而典謨諸篇照耀今古六經經孔子删定四子並著具有聖義眞詮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至文也其下則潄六藝之芳潤擷百家之英華奇麗纂組止

于餔啜殘瀋勦襲餖飣爲一種葛肩羔膝之態此諂臣媚子侚可包含於治世然風斯下矣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豺聲蜂目之夫霸氣怒張衝突撞擊相與爲囂凌詬誶之習肆戈矛劍戟之鋒不知其技已出于村嫗之叫詈兒童之鬬爭下而反自覩爲豪爲奇此亂世之狂徒也甚有膚淺陋之子摭採險怪詭異之字爲艱深之詞以行其詛咒魔魅之術回適聵眛尤妖孽也此三者宜殄滅之蕩滌之俾毒霧除而光明俊偉之氣昭我

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淵深表章正學黜浮崇雅故

昭代之文清明廣大一洗從前翳蒙舊習蓋河清鳳鳴之世徵應炳于星日氣象光昌斯甚盛也吾鄉鶴川張子徽左甲戌公車來燕臺以其祖蓼懷公詩文四卷請予序公爲明萬歷癸未進士官御史諱宗載公嫡孫今太和廣文名重輝者其嗣君也秉异姿博學能文中戊午副榜乙酉鄉試會滄桑變勦技昆陽州守旋掛冠去就郡西山麓置潄霞山房隱居其中玄圃抱璞冥冥蒙蒙契道無方合神不測於風窗雨几花光月影采翰淋漓之際揮麈把酒亦復時時逗露毫端於筆心墨性中有逍遙廣莫之意鳥啼花落綠水青山可窺神理所存絕去鴉鳴魈嘯之

氣別爲鳳跂龍拏之勢浮雲無質五色具焉止水無波萬物象焉太虛碧落中燁乎彩虹之垂天而丹霞之映水正以鉛華却御益露風光以此爲山川則太行孟諸也以此爲詞賦則三百之流崴湘纍之遺響也以此爲傳記則逸民之別史英雄之外記也以此爲玄言密諦則瓊笈垂芒之書龍宮牛偈之文也夫士負經綸而遺榮脫冕於當世非山澤名賢不能服習先王而明道正誼此豈天荒小儒所易有哉

趙士麟管希洛玥秝序

今人言文動云漢矣究竟無一點漢氣猶之言晉云晉矣言詩

云唐矣卒之不晉不唐則又何也曰時爲之也使我生於漢之時晉之時唐之時無論老師宿儒卽使童子操觚亦將不漢而漢不晉而晉不唐而唐矣何也風氣漸之也又使我生於今之時目不覽漢以後之文手不書晉以降之字口不哦唐以下之詩而惟漢之文是覽晉之字是書唐之詩是哦則居然一漢矣一晉矣一唐矣而又何有今之文今之書今之詩之不古若乎以古文而論漢之後有晉之文矣有唐之文矣有宋與元之文矣維書與詩亦然風氣愈趨則愈下我生其後旣有晉之文唐之文宋與元之文眩其目而亂其胸安得不爲之移乎其移也勢也雖然此有說也文章至極盛時則炫爛必極炫爛極則必衰蓋剿襲餖飣之習出其中鋪叙陳腐之套掩其後於是乎有豪傑者出別具一手眼另開一面目漢後而晉之文出晉濫矣唐之文出唐濫矣宋與元之文出宋與元之不如唐者非不能也不爲也唐與晉之不如漢者亦非不能也不爲也書與詩可類推已自非然者試觀左史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淸刻華峭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賈誼之閎達董仲舒之沖暢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艱險班孟堅之宏雅尙矣魏而下韓昌黎之雄渾柳宗元之老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縱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又何可少乎而動曰漢耳曰漢耳此俳優之見也匪直此也宋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淸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純實司馬溫公之沈篤此皆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五季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强歐蘇黃其至者也若夫晚唐之萎薾溫李之新詭盧仝之怪誕反出宋人下矣字畫程御史張伯英鍾大傅王右軍尙矣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不又可學乎若夫顏淸臣柳誠懸之遒勁李陽冰楊凝式之準繩蘇黃之沈摯蔡米之風華萃之可以厲吾氣參之可以肆吾博也是不拘一轍不蹈前人孤行己意自創一家所以可貴也而動曰漢曰晉曰唐其似者優孟之衣冠不似者已陳之芻狗也尙可言乎至於時藝始於宋盛於明禳於啟禎之末流光昌於
昭代之開闢我
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淵深神武丕揚文治聿新海宇蒸蒸向風用是
士子擩管覃思浚湛自爲心服舉業時盛稱若王若唐若瞿若薛如舜華熠熠過時則敝亦勢也甲戌庶常管子希洛以梓謹持

平日所爲文裒一帙詣於予且請序夫希洛吾澂新與人家貧力學靜穆名遍不以名噪馳芳潛修特立蒔茅種竹閉戶焚香而其爲文濬發性靈高探理窟而又出之以空潔精鍊有法度不逐俗嗜如散花射石飛舞沉閟所謂別有聲光照耀天壤者也回視成宏隆嘉諸名家又不啻過之矣故予謂後世人才輩出日盛月新愈出愈奇不論古文今文未可以一格相天下士也

文亦縱橫極矣有氣以行之愈堆垛愈雄厚管公名灝後官黃門癸未分房得王樓山式丹蓋亦老于文者

趙士麟馬異野孝廉文集序

予齠年應童子試於澂督學按臨謁文廟旋詣明倫堂進諸生講書雜時有躬身而前者講天命謂性章甫畢督學避席言曰頃承教抉性命之精蘊指慎獨之眞功發位育之能事從來簡冊之所未載前賢之所未發不意今日而領略焉吾當北面而拜之非拜生也拜此微言奧義足以開啟羣蒙也生復躬身曰滇處天末失學無傳願請指南過譽悚惶使者曰惡是何言也上天生人豈分南北吾歷東西遊而見窮鄉下邑中多英偉之士出一語而驚人脫一稿而空後儻有老師宿儒道不出者童子操觚能道之若夫號爲名流淵博反以虛氣承當讚取矯飾安有眞工眞用如生之默識而煥發性靈者哉生遜謝退詢之則新興異野馬君是後値滇亂際非其時遂隱不仕即所居之桃園卜幽築室陳几設關曰優游其中於經史百家之文極深研幾之理無不探賾鉤玄下及天文音樂字韻醫卜之書時復游目稍暇興發則步龍門河曲弄潺湲歌滄浪徜徉於雲沙煙樹間倦歸則卧視世之聲利泊如也以故文宗昌黎詩摹少陵遠近誦之如獲異珍焉茲君之門人管燕常希洛以其集請予序讀之果不異昔所聞夫希洛端亮士也君取友若此吾益知異野不僅以詩文著其爲端人更於此必之希洛請

假歸於其行也序以寄之美異野也并以美夫學使君之有而不居虛而善下目不空遐荒之小儒講能取寔徵之一得故曰泰山不辭土壤能成其高河海不絕細流能成其大使者誰楚黃名家何名閎中公也

鄉先輩之在　國初者王端簡公筦中樞掌會計以專功顯盧廣山通參供奉　內廷以筆翰顯王玉峯少宰之入佐天官滇之人始有談詩文于長安者乾隆辛丑夏與段可石進士論詩首章云當代而還論風雅騷壇吾里幾人登彥昭玉潤少爲貴（趙亘眞方伯）平子鯨鏗多更能（張月槎侍御）健筆終推王擧

使雄才合讓李中丞（承齋）鶴峯功開鑿路誰居首金碧園前一撫府金碧園少宰京師寓宅也由今觀之于文更見門閥之功凡所錄壽序詩文序而諸人亦因以不朽徵文考獻覽者其亦諒予苦心哉戊辰立春前一日

趙士麟楊正宸明經詩文序

處要荒之經徼當華陽之西陲歷荆楚渡沅湘跋黔陽陟牂牁越萬里而闢一境焉曰昆明即古滇國也風景大類吳中人呼小江南此造物之奇也又踰千八百里而闢一區焉曰永昌即明之金齒也山川佳麗士女都雅居然江左維揚此造物之奇而又奇者也其他若葉榆（大理）若與古（曲靖）若句町（臨安）若俞元（澂江）若威楚（楚雄）類多勝國之所遷戎行之所遺金陵吳越之流風餘韻漸濡者廣數百年來學校之所設聲教之所及紀綱法度之昭垂詩書禮樂之涵澤仁漸義摩日異月新聲名文物彬彬作大雅觀矣好事者猶撫拾楚威莊蹻之餘乘蒙段交益之殘瀋中郎校尉之部署都護郡守之轄持更喜談卉衣鏤體之風賓橑火毳之俗舞歌巴舞之陋禽語獸居之鄙於今日猶之談荆舒於今日之湖湘言文身於今日之徐泗何止瞽而與視夢中說夢耶抑見其惑矣吾生長滇中見山則太華點蒼

之瓊秀金馬碧雞之煥彩此固牟尋所嶽王褒所祀其大觀也浸則昆池洱澤之文瀾撫仙星雲之瀲灔麗水流光金江耀日其最著也花卉則白蓮素馨杜鵑薔薇扶桑芍藥紫苑青蘭甚則牡丹可以繫馬茉莉用以編籬木香樹上列席丈菊樓頭餐英迺山茶則獨冠羣品叢桂三秀蔚林冬青堪娛目也若夫犛牛犀象猱獅巨獒孔羽珮翠鶴頂冠珠雉雛章素鸚鵡人呼珠樹巢珊瑚之鳥莒山來鸜鵒之吟白鷳飛空翡翠啄露其稱異也至於天不愛寶利盡日南金沙銀鑛錫鐵銅鉛瑪瑙琥珀石綠碧瑱其常貝也猫眼鴉青般紅鴨綠一顆巨萬數粒千金此寶井之所出商賈之所藏也又金橘香橙蝍頭羊桃檳榔之美普洱之茗泄滷湧鹹於浚井採山黃水於鹽池經制定賦巨商擅貲四郊則邱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畷畛黍稷離離歲或三收沃野千里旱澇之所無患饑饉之所不臻山蔬野菓儘可充腸而更冬則日由南夏則日行北不暑不寒絺布單衣差足禦寒兼俗不習訟風素稱醇人重犯法囹圄空虛且亭臺樓閣梵宇仙宮五步十步照耀金紫山光水色氣象萬千流寓多齊魯之氓戍遣半秣陵之裔其間雖有毒癘烏蠻鳩獠號慓悍構巢於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任於廛市[illegible]闠

之勝跡實繁華之名區是以士生其間家不甚富絕不憂貧往往三五知己挈榼攜觴嘯詠遨遊流連不已玩物之情多故伏案之功分迨公車北上阻盤江越羅施深林密箐萬壑千巖嵩峻屼嵲懸石危巒上若登天下若墜淵馳驅屢月一戰未勝勢難再舉而興闌矣此仕宦之途多塞功名之念隱消又何肯青燈黃卷囊螢刺股哉亦有特達之子好脩之士淹博羣書探微洞賾鴻文大篇驚人駭目自創一家絕無依傍然不走名不標榜局在方隅人鮮為之游颺過時則歇又誰為之表彰歟於是孤懷落落效影蕭蕭英雄氣短志士腸灰切磋頓疎著述斯鮮洛方咲之而定遠正宸楊子璿則不然闔其天資過人一目十行數千言倚馬可待近以明經來應中翰試謁予以詩箋呈繼以文藝呈訝之草書不獨唐以下所未睹使登晉人之堂可分一座時藝如王謝子弟風流儒宕前輩大家見之未有不自笑其為雞皮鶴髮之老翁者古文詩歌不秦不漢非晉非唐直向洪鑪大冶中融成一片別具寶光異哉楊子使其生於中土早已執牛耳升詞壇稱雄而霸奈何貧賤鬱鬱僅戀戀於五色雲連之鄉淪落不偶一第且難之雖然眞修眞學古貌古心如楊子其可以遏抑也哉試既未果於其旋也序以送之且為勸吾

里中英賢其勿以山川樓觀之美鳥獸草木之奇金錫魚鹽之利原田稼穡之豐而僅恣遊覽適意暢懷及以道途之艱遠而隳志聲氣之不廣而莫前力學不倦宜十倍於正宸而其所詣亦十倍於正宸焉吾幸矣

竟可當滇南通志序借正宸以發勞人莫看作直贊正宸也

○先生諸序文俱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一擒一縱無往而非現身說法知此者蓋寡哉

趙士麟吳母陳太孺人旌節序

予自幼即遇滇亂沙彝肆於前流氛擾於後幾二十載

王師平之吳逆復叛予時絕未見有婦人能守節者止聞瓦窰村有旌表之袁烈女云予歎曰天理民彝泯滅亦至此乎及逆平今

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中間纔十五年耳自徵至者稱某女守貞某婦守節日盈耳他不具論即予三黨中屈指得三四人焉予長女適李門壻鵬明經故女三十守志教子成人予憐之嘉之始知向之節者少以兵也今之節者多以時平勿患也亂而改節愈於辱身常而克守乃以遂志若吳母陳太孺人則愍始終如

二日履險夷如坦途有倍難者孺人望族也適前大司寇王麓翁之次君名某其時亂極矣吳君少卒孺人年二十三生子純祐孺人欲從地下以孤呱呱隱忍撫之育之訓之外侮則禦之寇至則偕匿之兵迫則以死持之侵我室則力爭之奪我廬則呼籲之用是孤成業保垂三十年歲壬申孺人五十有六族黨重之鄉鄰頌之紳士欽之歷言於有司達之上憲登之剡章天子嘉之錫之以金表厥宅里吾黴光焉夫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廬舍以爲居稻粱以爲食縉布以爲衣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爲治此其故何哉苟無廬舍則風雨霾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縉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離關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道也是故臣有二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彝倫攸斁職此之由其繫於人道之所重者何如哉孺人自少爲未亡人至今六十有二髮全白不可謂不苦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倘無知而厥孤何以能賢三孫何以錚錚庠序能承纘簪纓之後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人盡能以孺人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主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奈何世際偷漓號

爲士大夫鬚髯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大故狐鼠竄去往往而是較婦人女子之弗若者抑又何哉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孺人竊有感焉然而君子之立志甯露處而無庇也甯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故序之以勸云

先生文似撐順水船頗以游行自快弟當盤渦洄洑一撇即過雖極輕駛終無操縱倘再得沈鬱更妙然非不知乃不屑也素以道學爲宗經濟爲用詩文脫稿不復討論語云良工不眎人以璞讀書堂集皆先生之璞耳○鄉先輩之能古文者　本朝如王檢討永齋張侍御月槎陳太守存菴何石民趙我軒孫南村三大令何洞虛明經較少宰公皆有剪裁而浩瀚之致亦覺略遜後則傅巖溪副憲周立崖廷尉錢南園侍御劉寄菴司馬楊栗亭孝廉闞槐村明經袁陶村學博蘊亭二尹董秀才勿軒萬香海藩參王大令西山皆留心此道者而栗亭南園尤爲不失矩則是非予一人之私言也至劉玉章倪蛻翁孫蠖菴錢澂石以他產籍于滇又當別論矣戊辰立春後一日師範手記

趙士麟　楊母朱太孺人節孝序

朱母爲洱上人婦於楊以節稱云予憶中癸酉鄉試計偕至自滇謁予曰小子母苦節今二十五易星霜乞先生一言光彤管予曰人臣事君子事父婦從夫皆有關於綱常名教之力而世多䟽之然臣忠子孝在男子負血性明義禮易易耳而猶且難得若閨中人未必事詩書希聲譽乃當大利大害之所關反見之甚明處之甚裕往往足以感風雷光日月而國之四維賴之以張至按其節之所由成則人情歡沮危險多端幾仆而立使非骨堅性忍安能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乎以予觀古忠臣孝子要不過順其所安得吾常而止而大節烈以出蓋冰寒火熱本

性自在特依違習俗習說率多不振即小有所立皆然況忠孝傷心孀魂百折羣咻羣怵艱難萬狀獨不曰餓死事極小耶母當于王君疾篤時矢殉所天久無生理戚屬苦詞謂如皤髮人與此塊血肉何乃强視息偷寇氛擾亂歲且祲母撫孤奉翁咲糠覈供堂上七節續聲軋軋十指攣如泣隨雨下匪朝夕也母百苦備嘗今孤幸登賢書奪赤幟於燕臺偶蹈而英年負大志子視之奇才也每言及父背母荼淚輒盈眶猜進不懈思所以揚名顯親者將來成就何可限量謂非節孝之報不可我
皇上以節義風天下踰年即與旌例符所以表宅閭光邑乘耀青史傳之奕葉輝輝乎其昌大矣孝廉每以此慰母母曰吾不能從汝父地下育汝養祖吾分內事安知昔人所以動風雷爭日月樹芳徽而植倫常者歟吾獲順其所安即幸汝勉之勿墜家聲足矣予聞曰善遂序

趙士麟大學士合肥李公太夫人八袠壽序

今壬申冬十二月之朔爲容翁李先生壽母瞿太夫人八袠誕辰十月公廌枚卜參密勿母輸子貴一時並耀親心悅豫永福維嘉公卿大夫咸爲詩歌進觴即兒童走卒無不道路歡呼可謂極人世之榮快遭逢之盛矣公以冢卿入相於是銓長諸司

思壽太夫人而囑文於予以予與公比鄰予母年亦八十有九時時遺婢候太夫人興居故知太夫人福履甚悉也予既唯所屬諸君曰古人稱壽由千至萬有之乎予曰人之壽不過百年稱壽而至千萬者誣也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者謂名永也天地間至久遠者獨名物莫得而易之用是身修則名立名立則親顯今距魯幾千載而僖公有壽母繹繹不休頌所指此也夫持祿而養者孝未始不由祿而改藏爵而歡者榮亦可因爵以移是以君子抗節潔行非以市潔修詞殖學非以釣奇修身永名顯親是圖而已予聞太夫人端慤莊嚴益其天性教子

與諸孫不少假御下多慈平居練裙蔬豆恥作貴人態公時時進鞠穀置重肉太夫人輒却之惟兢兢於愼約之道以刑家曰凡官之所以罕豎立鮮流音者未有不始於家人侈大而多欲者戒之哉公奉教唯謹立朝自翰林至台輔方廉堅直不能敎世俗靡靡婾㜌猥瑣之爲而又茫無垠堮雖滄海猶隘焉公佐司農時有公關權屬寮語予曰某在差獨李公門不可以私享某儀之及晉太宰予叨陪見公巖巖屹屹如南山當吾前介操執持毫無聽徇私心謂朝有正人則人無比德安得早進
黃屏而襄
皇上太平盛治乎茲果大拜中外咸欣昔宋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士大夫相與慶於朝仁宗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人望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公受
命日亦如之太夫人之名益以彰顯光大引而不息即千萬年可也於是諸君矍然曰言壽而至千萬者如此乎予母與太夫人設帨同月太夫人爲朔之八日予母後一日爲朔九日太夫人出此更益二三十年即稱百歲人矣予母益十年亦百歲而兩老悉強健康和有啖桃食丹之容兼鶴翔鵠時之狀何其幸歟公在銓時歸則向太夫人拜予歸亦向老母拜予戲以散衙爲散學

曰散學歸家拜母親笑而升輿天倫樂事同人羨之予得親而事與公同至於立德之淺深文章詞賦之爲一代宗工則又如銖錙黑白之不相等霄漢泥塗之相去懸殊是爲可愧也夫

無套語無客氣故是作家本色。李公名天馥己未鴻博之舉一時名士之來京者多從之游如陳伽陵毛西河皆其上客也子孚青字丹壑十七登己未進士入詞館與制科諸老宿相酬唱竟以夭卒人咸惜之師範記

趙士麟壽哲菴雷君序

今天下稱治安極矣東西朔南暨海隅日出之表罔不率俾奉貢來王以故中外順軌八表雍熙儀文章度之美縉紳甿庶之儔彬彬焉化洽鴻流
皇上顧獨前慮先憂安不忘危材官選士冬狩春蒐綏厥武烈篤我純人凡大帥偏裨卹人本兵以名上雖數千里外必
召入陛見親閱其騎射詢其要害情形若力不能挽彊材不能絕衆口不能指陳方略則未用之是以文武兩途甲科並重吾鄉武舉震遠陳君與諸同舉來應今年武會試於
京師謁曰父益道及予小子受恩舊矣父爲大梁守戎不幸見棄予小子萬里來奔得負父骸還鄉者父　友今在武昌楚鄂哲菴

名士俊雷公之力也更憐小子幼孤無倚爲擇配延師教育不異所生返躬思報則無由明春乃其初度得先生一言以報德足矣余因憶哲菴君曩在部候推時寓於滇之會館會見之其狀貌魁傑負材卓犖倜儻非常爲楚澧州人力能挽六鈞弓與客較射更十數耦矢連百發不少倦與之語兵略論形勢猶之泉涌脊茖百折不窮聞其方童亂時卽善馳騁彈射之技常引弓出野飛鳶走兔弗敢過其前斯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余私語人曰夫騏驥伏櫪則千里之能隱矣鳳凰在笯則九仞之覽絕矣劍神物也匿之匣中則悲鳴其精具其光完時閃閃映於斗牛之間如雷君之才氣膽識令其仗鉞登壇韓白衞霍之業豈足道哉後得補令官以軍功加都督僉一品俸值承平無事緩帶輕裘循故事供職守不得策勳於疆場垂名於竹帛悒抑抑焉使其遇大敵必不愛其身乃頤養而至白首吾知非君志也然天之佑人國也必生賢者以匡襄之其賢者必壽必康蓋壽則久久則練世康則定定則慮精桃李之華不踰時苑囿之觀也楩枏長於深山歷千載而始材廟堂所需也君固必享遐齡哉吾尤重其急友撫孤一節故樂爲序之

範亦重其急友撫孤一節故樂爲錄之

趙士麟李廷尊太翁壽序

吾鄉劍川之武舉祥麟李君來應辛未會試於京父廷尊時年七十有六臨發曰吾康嘉汝此行入彀上也否可就部効勞例求一命以歸勿忽祥麟奉教唯謹閱四載試冠軍謁予請曰小子父春秋今八十高矣擬急旋而壽之求先生一言以往梓里之榮也予稽人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耋八十九十曰耄百歲曰期頤夫人生而至耄豈易言哉當在襁褓無識無知能自樂其天及就外傅日有課夜有讀稍有責卽不能如飲乳時啼笑在抱矣旣冠則已有成人之道及婚配琴瑟調則宜室不調則否生子女爲人父漸累及身矣苟幸具慶嘗代勞否則卽承家官司之徵求戶口之繇役人事之酬酢食指之繁簡以至旱澇饑饉之洊臻兵戈刑威之荼毒啼饑號寒之艱難男婚女嫁之箸道又或權勢豪家侵凌以相軋機械變詐萬態以顛倒百憂百感畢集以摧肝水熱火烈薰灼以煎腦迫五十而骨已銷形已委力全竭而厭人事久已無人生之樂矣六十七十八十卽易得豈易度哉雖然至七十八十亦有可幸者目昏則鮮視耳聾則寡聞顏衰則人恕齒落則無爭猶之襁

稼時無識無知能樂其天焉可知生人在赤一樂當耄又一樂雨景之外爲歡無多可慨也夫可慨也夫翁則不然生平坦白爲衷樂善靡倦常勤常儉而自足草衣木食而無求施濟爲事恕尤兩忘而又明於陰陽消長之理爲人示吉構於寒燠醫藥之方爲人起病好修補以利物能親賢以敎子遂有賢子孫克恭克孝以聚慶以悅翁翁可有喜無慍而又善飯健步履由此至百年吾可爲之操左券矣然後知曰耆曰耋曰耄曰期頤此自致之道而非天之所能以與人也

極生人之苦趣不意從壽文中道出惟公能言之惟予能賞

之拘拘者鮮不望而却走矣○李祥麟康熙甲子科武舉余鐸劍川六載竟未識其姓名然以一末弁能致玉峯之文而其人乃借文以傳迄今思之其得失果誰屬哉戊辰迎春歸自東郊手記于抱瓮軒時六花飛布爲咏柳絮因風之句致足樂也

穮櫟課餘隨錄序

荔扉師君吾鄉佳公子也有夙慧石丹崖先生亟向余道其博丹崖亦彌之能文者荔扉生八歲便解詩稍長即從太翁宦遊得放舟昆明池縱覽碧雞金馬玉筍石屏之勝文益宏肆壬辰春侯以松滋侯事謬叨投紵而荔扉一談三晝夜潰潰不休始信名下無虛丹崖洵不石礄欺也自時厥後花光月影中荔扉石礄靡不在紫霞紅塵外荔扉石礄靡不遊如是者三載昨暮荔扉過我綠陰軒出新書一卷相示兼囑石礄敘披之覺珠玗滿目蘭麝襲衣蓋荔扉以造鳳手劃今古佳製之腋而萃焉者時軒中薇葯梔子盛開幾莫辨何者爲石礄花何者爲荔扉集矣昔魏武見陳孔璋檄頭風頓止余方悶坐無聊手兹一編編中有令人破涕爲笑者令人一往情深者令人立地頓悟者令人拍案叫絕者咀含往復竟不知鬱鬱者之仇我也因嘆荔扉

去童子歲未遠即能創千秋業落落自喜異日際風雲而奉簡書鴻裁妙選當必有充棟汗牛者王揚州三十六種行將復出矣善竟不覺浮大白者再

彭壽課餘隨錄序

枯坐荒齋對吾者曉竹數莖伴吾者殘書數種把卷倚竹此外無人歌哭隨之不自知其所由也適師子荔扉以課餘隨錄見示皆萃古今來可歌可哭者都爲一集余讀之又不知歌哭矣從也卷首已有硯翁序所以歎賞之者甚至壽讀之又幾不能歎而但有哭嗟乎壽自垂髫宦遊四方幸硯翁進而教之以獲

讀古人書漸交天下士爾時年十四耳今且悠悠三十有奇而心日傷心無少減有益加焉時命之飄零身世之拓落又其餘也庚寅與荔屏識迴視寓彌時聞荔屏毀齒能文博熟經子史者蓋數年今讀荔屏隨筆視與荔屏識又數年也故吾未改壯歲頓非目際英多駸駸日上而翁與硯翁之可傷益又甚矣然硯翁生平事事樂翁生平事事愁故硯翁酣于酒翁枯於淚亦旣無可奈何則亦且從硯翁醉也荔屏奈何助我淚點乎竹林羈客彭翥題於醉餘燈下時中元前三日也

萬本齡二餘堂藤花詩序

嘉慶丙寅與錢芷翁同客師荔屏先生署長夏無事先生以近作藤花詩見示因與翁論先生詩余曰先生之詩其細而巧者如刻楮如鏤塵其不落聲聞俱空色相者如棘端之猴如阿脩羅戰於藕絲中其不必錦繡金玉而自然綺麗者如李後主之美人見燈燭至則閉目却步每夕必懸夜光之珠而後凝妝也其堂皇正大者如長樂宮之鐘鏜鏜鼓其坦易條暢控送搖曳如意者如燕市健兒之車車吳中蕩女之車舟此藤花三詩則車車車舟也然而亦鏤塵矣至其沈雄闊大也則如登太華如觀滄海其深心懷古也如太白之登吹臺其多情憐才也如步兵之謝鄰女其落手敏妙也如班孟之嚼墨一噴滿紙文章夫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乃一搖筆而四時之氣皆備焉先生不已移我情乎言未已客有哂于傍者曰子賢於古人矣昔吳質有云漢武之世文章爲盛東方枚叔尚不能持論子眞賢于古人遠矣余應之曰子見莊子乎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子曾見莊子乎翁屬爲近詩作序因述所見如此倘復有以余言爲否否者請問之芷汀錢先生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十四册

王宏祚

新置會館記

劉　彪（建水人國初官安普道）

郡學明倫堂記

趙士麟

河陽游記

王　肅（嶍峨人順治庚子舉人姚安教授）

城隍祠記

王　謀（嶍峨人康熙癸卯舉人）

土主廟記

許賀來（石屏人康熙乙丑進士官侍讀）

修普應溪記

何其偉

二忠祠記　重修城隍祠記　三賢祠記

曾　昕（建水人康熙庚辰進士官吏部員外郎）

捐置義穀義銀記

趙元祚

東軒記

孫　鵬

雙澤泉記

張　漢

聰泉亭記　景忠祠記　敬思碑記　留硯堂記　吹臺

記

俞允中（曲靖人貢生）

廣濟橋記

余應祚（昆明人雍正癸丑進士定南縣知縣）

東鄉壩記

羅元琦

隴西修學記

石　峯（趙州人乾隆丁卯科亞元納溪縣知縣）

三灘掩骼記　育嬰堂記

周於禮

兩事臺記　慈悲院記　留犢園記

涂躍龍（景東廳人乾隆壬午舉人澧州知州）

宋三將軍將祠記

錢　灃

長沙修學記　巴陵義渡記

倪　蛻

廣南政蹟記　撫夷圖記

徐崇岳（保山縣人康熙癸卯舉人）

遊九氣臺並泛茈碧湖記

李崇階（浪穹縣人康熙癸卯舉人官知縣）

游火井記

張端亮（蒙化廳人康熙己酉舉人官濰縣知縣）

游乾陽洞記

趙元祚

我山記　冰車小記

李倬雲（鶴慶人歲貢生）

石泉記

張　漢

西五縣紀行

陳　綸（昆明人雍正癸卯武舉永順鎮總兵）

藝園記

傅爲詝

借蔭軒記　游小孤山

王宇謨（霑益人乾隆壬申舉人官宜春縣知縣）

仙人洞記

楊　鯤（阿迷人乾隆癸酉舉人官湖北知縣）

隆中臥龍岡記

倪　蛻

彩虹山記

楊履寬

于園記

馬培元（宜良人廩生）

雙塘靈泉記

楊一清

遊宜興二洞記

高奣映

金剛經不可說解　覺字解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王宏祚新置雲南會館記

本朝奠鼎燕都宣武門內舊有雲南會館二已圈入鳳城余偕虞山所捐俸修葺者乃正陽門外一館其詳識之碑記庚戌三月初同鄉計偕諸君謁余曰舊館三今僅存其一館舍十五楹校他省一州縣之館耳能爲一省都居乎且館垣傾圮地雜市肆其將不堪請售此易地而更新之余曰不然是鄉先生之所搆也前人力而營之後人從而廢之成不可毀舊不可棄地不

可遷尚仍守此宇以毋爲後世口實諸君復請曰公所持者經某等所議者權今館近麗譙商賈所輻輳其價必昂或另卜曠地以舊更新以少裒多一舉而三善備焉無忝先賢在此舉矣余以其言中機宜命瑜兒偕諸君立券收值一千四百兩乃購宣武門外通衢一區大小記四十楹用價一千八百兩尚缺四百金議以閒房招租抵息嗣後科第蟬聯簪纓崔起捐助以補足之館落成余從而頌之曰美哉輪美哉奐客於斯憩於斯燕享於斯聚邦人於斯便居者有首蓿蹊駒之場行者無芳草王孫之嘆後之賢者登斯館也俯仰興懷曰此鄉先生某某之所

集謀也某某之所締造也某某之所董其成也賦梧桐之萋萋生羽儀上國之思折楊柳之依依深綢繆鄉土之慮庶不失作者意乎會館既遷并將重修碑移置新廡示不忘前賢葛藟之庇也於是復爲之記

錄此以備會館典故蓋卽今之北館也許少司空集成錢少司馬沛先皆寓此每屆會試輒賃他屋以待公車者錢公既外任館漸圮歲丙申適衞輝陳太守詔瑞州郭太守聯奎同時得選慨然興修　先君以解餉在都亦與其議總事乃楚珍尹閣學西阿谷黃門而朝夕督察則譚司馬雨亭實爲之

首云夫會館原爲會試而設謁選次之下此卽揮諸門外可也今則龍蛇溷雜雖以南園先生之剛正屢經整飭而沓沓如故要在住之者自爲檢點無視作公所任其狼藉以沒鄉先輩締造之苦心吾于後之君子有重望焉丁卯除夕前一日記于江山一覽樓○滇中會館除此館外在果子巷曰南館乃壽亭楊少宰住宅予告後受輕價改作公所在白帽胡同曰景忠菴乃鄉人以祀趙忠毅公祠後卽係公墓在土地廟斜街曰孔雀菴乃石屏私館久已頹廢谷黃門西阿起就舊址葺之名曰彩雲別墅在內城蘇州胡同曰傳經院乃介

菴和尚駐錫地介菴旣沒嗣法者非人謝省堂侍御用周眉
亭方伯意購而留之今名雲瀔精舍刋端簡公記備錄之

劉彪郡學明倫堂記

學之名昉於三代而堂必以明倫名者所以明聖人之教一學者之趨倫明而後風俗正教化行治道於焉備矣惟創者有人繼者有人乃歷世遠而不廢畇町為滇雲名郡自丁亥兵燹堂之蕩為邱墟者二十餘年肥鄉程公授吾郡惻然念毅然任曰此司是邦者事也堂不建教何由興風何由一爰鬬荆榛除瓦礫循虔遺址諏吉鳩工凡木石瓴甓不動公帑不資衆力悉以俸捐且朝夕督視建正堂三楹頭門儀門各三楹左右翼以齋房十四楹經始於壬子之冬告成於癸丑之夏而尊經閣名宦鄉賢祠亦次第告竣今躋其堂規模雄偉俾人動崇儒重道之思焉體制崇閎俾人懷棫樸作人之盛焉觀儀炳耀俾人仰思皇蔚起之休焉自茲以往臨之孝友婣睦有此堂以揚之忠孝廉節有此堂以旌之鄉飲燕射有此堂以舉之論秀登良榮名膴仕以及蕩檢越閑移郊移遂者莫不於此堂是紀是罰風俗自公而勵教化自公而廣非由此堂自公而建哉嗚呼世之昧治體者視學校政事為兩途以興賢育才之事為漠不相涉之

務其視公為何如郡人士慶堂之已成而又慮來者之不繼也囑予為記用鐫諸珉以告來哲而相與守之云

趙士麟河陽遊記

丙午之春潘明揚馬昌明鄭四可張履菴師太古葉闇修葺邀予曰吾滇湖山之勝徒望之而不親之不洽也親之而不文之不遠也茲春和景明屏輿騎期半月因地為糧酒蔬菓名皆山中有也易游之請于仲春之朔首事西山而北而東而南次第登覽可乎予曰甚矣遊之難言也貧遊不律限遊不適燥遊不舒忙遊不慊鬧遊不思窮遊不澤苦遊不繼老遊不前稚遊不解富遊不都勢遊不甘官遊不韻士遊不修孤遊不語便遊不敬今之所謂遊則當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宜釋其囘而增其美遊道如海庶幾乎蠡測同人曰善於是於一之日登西山自西街始出西巷過西成橋沿水溶溶長隄綠柳一柿園極茂種蔬而外方田秀麥儘堪娛目過西村竹林千畝葱蒨蔚如漸步漸高見兩小孤山纍纍如柿怪石嶙峋皆靛花色或曰仙人擔山而行天明拋此野語也前去為朱家山瓦屋茅簷煙樹簇之比戶業耕織一里過石橋陟元天閣可縱目再上宮闕崔巍下奉維摩觀音大士旁曰盤龍活佛上則玉皇閣王相

金身餘盡莊嚴山於澂爲右爲虎而形又類之下兩山如足此地昂如首再上乃身尾蓮晉甯古有食澂實晉之謠以晉民富而吾澂素瘠也因建寺以鎮之下視村落原隰平如掌一一可指數由右肩臂上曰盛家莊頗精雅越十里爲白雲寺一道人仙骨稜稜偕侶棲焉絕無烟火氣白雲往來屯其中不復知有五濁世界由此北折而上又十餘里詣山顛西可望大華昆明昆陽諸勝晉甯之盤龍寺即所謂活佛坐化處肉身在焉琳宮梵宇極其壯麗此地外不見寺內不見山今內外一覩皆在眉睫下東則河陽湖光澂瀁不僅華藏鳳城羅列拱伏而極遠之

廣西廣南咸隱約於混茫一氣中日夕急下山宿白雲寺道人習丹鑪出酒款同人同人有與之談懸者談黃白術者予坦臥聞異香時起啜茗倦而就臥二之日黎明聞鐘磬聲清越起粥罷循故道下山且歌且樂至西泉山如一巨螺殼覆山麓疑昔神鼇負山置此鼇穴其中西穿昆池流於腹裏從罅迸出洞洞嗒嗒吰吰噌噌混然深然動而愈出出而愈新不涸不溢利賴羨民仙人高士之所樂浴而墨客詞卿之所來吟者也大泉貌不難於澄而味難於甘神不難於寂而韻難於活惟茲泉則具有之色如銀而加湛味如飴而加冽其奮而上湧者如泡突其翻而滙汎者如珠噴如璣躍其清激而雋快者如哀玉出聲霜鐘遠響滋爲萍藻絲繆而浮動者如鏡奩綠鬟風牽翠帶或孤往或偕遊聲色味俱佳耳目心皆快而深領之則肺腸都濯夢魂亦清我輩受益於泉者多矣因與同人商所以酬泉者爲泉加護惜焉須得白甓砌而青玉闌拶爲頑石所辱也瓊瓢吸而定甃貯毋爲恆器所褻也戰者取足於靈液漱濯不得輕試也標格欲稱其清容塵俗不得少著也又擬爲泉加點綴焉芝蘭叢種松竹環列而惡草不容託常木不容蔭也白鷗睡其旁朱魚戲其中而俗禽不許浴凡鱗不許泳也俾爾之常清者不受

涸常靜者不受喧也泉受益於我輩者亦不少矣是泉於我輩交相遇交相益而交相酬也奈何每暮春修禊童冠偕浴少長雜沓至幾千人層崖絕壁之下三五坐而觴焉或曰良辰美景借以點綴太平亦不可少幸止此二三日未可禁也由是登山參差盡石有若虎蹲貌立蛇行龍飛鳳舞者若葆蓋屏幃參箏者鬱若翠燦若繡亦若髻燔若標者殊狀異態不可殫述由呂仙閣躋而上嘉卉美植經緯之石峭特且怪變凸者跂者伏者立者仆且偃者散而布者如瓶之乳如鹿之奔如鼠之飛如鳥鵲之俯啄如兔之自吐其子猿猴之垂藤而飲於水也攀躋其

閒至高明亭見蜃氣龍光隱見明滅沙禽水鳥出入烟波杳靄閒且喜且愕盤旋躑躅而下蕩一葉至中央踞滄浪亭隄上垂柳舒綠映水游魚樂焉蕩而北危巖亂石水為虬行勢出石壇下鏘鏘作環珮聲客有善琴者不肯使泉聲獨清鼓琴以爭琴聲與泉聲相和子期伯牙共成知己舍艇由山行至燕窩塘巖如牆峙倒出水上鳴泉下瀉斜而窺之深不可測遇石激之泉怒躍起魚尺許見人來則出拋餅則迎而啗之折而西列刻石乃予與焉再來太守劉文季太史潘明揚明經唱和詩又一巨石龜形刊前太守詩西折曰龍王廟軒豁無血祀氣前為觀音大士殿又前供彌勒像極莊嚴扁曰西磐龍泉行數十武過木橋有兩澄潭水湧出石隙予公車曾有詩憶之西行菓園數畝桃花烜爛則龍岡寺也習俗稱三教中塑維摩右列老子並屈吾夫子列於上予心不然相沿已久誰為辨之同人曰和尚拜佛道人拜道君吾孔子徒也拜孔子是夜宿於左方丈三之日遊定光寺萬竹叢中屋瓦皆綠人色如碧幽而又幽者也旋望寶化寺發途次與遊侶約曰毋怱怱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峯髻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桐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帷畫棟文楣卽掉臂而過之以所不

足者非此物也前為龍山石色盡藍如龍鱗獨蜒蜿一拖二里許似血色年久化為碧或曰此兩龍鬬於泉其一傷目走血滴易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是也一山宛然具鱗甲名麒麟山高峙天外望之果如吐玉書於闕里者去為白土坡卽閻修葉君莊兄闍然結茅於此同人登堂拜母茶飯畢至青龍廟每六月一日遊者千人祀龍也稍過為三教殿卽予昔年同馬五全先生讀書處自巳至二鼓飲火酒六十觔論文于此也今先生逝矣乃昌明伯嘘唏久之北行一泉清洌過茶圃僧徒採之立觀移時須臾至大悲閣菩薩千手目中為毘盧殿過圓門則寶化寺也妙相端凝獅象蓮花巍巍高坐其外巨竹參天松杉蕉柳映帶左右水以竹筧自山腰淙淙而來瀹茗添香或曰松火也予曾讀書於此湖天在抱平疇阡陌如棋盤區畫井然走石門坎卽羅藏山足居民樸野日西崦宿於此主人以雞黍餉酌酒無算同人醉焉四之日登山湍水奔下如雷鳴而過山多薇蕨藥物人採之深箐懸崖林莽蓊翳或斷或續至山腰此身在雲霧之上矣同人圍坐問觀山有道乎曰有遠觀欲得強其氣近觀欲得弱其質外觀之欲其無遮內觀之欲其無飾是故骨欲老而膚欲少也主欲幽而客欲明也予曩行河北河東遙望太

山青青小山紫翠殆若可餐過而視之童塊耳頑礦耳此能遠而不能近者也次行黔楚之間山尖萬點詭狀奇形致可游目顧在重巖疊嶂之中不覩曠然域外此能主而不能容者也若夫吳山悠悠輕冶而乏氣粵山蒼蒼裸袒而乏飾是其風土故然覩者不能無歉玆之衆山其巍嵬差峩鬱盤險固遠而望之滿中端正博厚深沈方之五嶽絶類嵩高並須泰華斯其氣已優矣逼而察之靡顏膩理細草幽花古木蒼藤青苔綠蘚濱濱點綴若繪繡而成斯其質固麗也同人曰閱歷多故審理細非具眼孰察之徐行見瀑布如雨霰飄空曰異哉凡瀑皆倚壁而

下觸石而注而此瀑獨無所倚負無所抵觸從絶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衝激澎湃而此瀑獨委蛇縹緲或久閣不下一下而憤懣傴僂盛氣以赴則飛電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知所之巳散復集而奔騰雜沓一時齊至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牆而進也當其舒徐時其爲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籥而及其紛綸沕潏則又如走石如裂竹如鼛鼓如鐘如鏞如鏄之具奏也蟉蚴轇者其常而砰磕者其變也少選五綵注射作五色長虹炫煜不定白者白瑚青者青蓮綠者綠珩紅者紅瑚紫者紫磨如人面目衣裳皆受綵繪而又神矣是於物爲帝

青實爲瓶迦於服爲霓裳爲六銖衣於人爲洛妃爲漢女爲藐姑射之仙僧曰此五色瀑最不易得即千歲老頭陀罕有見此者是山靈有知獨屬意於公輩耶爲之驚喜努力而上不知若千里登其巔處徘徊大嘯仰矚青天俯觀無際乃知天地大矣而其鑪冶融結分形布位無一雷同至於小水小石未嘗草草各極其致吁何造物者之神一至此歟其初上也衆山以漸而低今到最高處則此山如大父而衆山皆兒孫繞膝此山如天闕而衆山皆大海波紋矣下覷濛鏡一時暗如墨漆亂雲飛馳驚雷震蟄電光如金蛇旋繞於五峯玉筍金蓮間雨如河漢下

瀉於撫仙之湖踰時而過天朗氣清同人曰此風暴春天所謂二十四番花信風也日西墜忽雲靄與日光摩盪相爲蔽虧半紺半赤半淫山水草木皆煥金碧閃爍萬狀中銜黃氣一道若界大畫地而長空虹霓交互如蜀錦秦篆錯成文理燦而復犂不可以狀玆遊也疑恍入皓冥吸吞元氣置身邃古之初吾輩其破鴻濛也乎同人曰不可無詩予沈思之不得曰予少好吟於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得佳語至於名山大川立意搆詞乃反失之物有以奪其氣也覽玆大荒不無自失譬如解聲音人曲徹嘔啞亦成佳韻乃置酒高會冠舄紛錯輒面赤口噤而不

能吐者氣先懾也暮色欲晦急步萊花坪就僧綱體文所構鷲峯寺而宿暮鼓晨鐘峨嵋天半不記塵世有何勞擾五之日未明而與看東方紅日如一大金輪湧於海底遲回搖曳漸上高漢普照下方世界復得光明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循崖而下夜半乃至前之寶華宿焉城中才仲熊楊與耳梅調俗丁文相借來責同人以失邀甚予解之曰奇境非一大抵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幷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雪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巖虎窟蛟穴龍宮狐狸嘯而休鵂鶹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藤脆非捷如猿

禽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戴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呼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斜於俗冗頓於老疾左於非時甚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勝不足及及亦不足文者多矣吾友年方壯一勝也能文二勝也興勃勃三勝也家無俗累四勝也勝概無窮訂日尚有十時與景並在何怨之有各罰酒三巨觥命清歌一曲仲熊爲崑調調伯爲古歌文相理江鄉之曲更闌酒罷六之日晨復出白坡東行牛里升北山詣予考妣塋前同人肅拜過櫻樹村抵鄭家菴曰竹林寺山如夾周而皆竹石澗澄清淙瀧嵌嵜奇峭之狀

幽靜可掬一茶即行經如是菴山阜嶔衍田如梯磴層級而上前後左右皆種禾昔人緬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迹秦嶠六龍之所不及皆得與壺公一壺巢公一巢共縮而遊之數百步關王懸仲舉煙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誰爲勞逸哉里餘至五靈廟每九月二十八日俗曰慶神誕攜錫挈榼聚萬人由此可登鳳山形如舞鳳郡治建其下山色如赤脂如丹如緋如絳桃松色青草色翠樹色積山鋪朱底草散茵毯燦若舒顏色鮮如霞鳳之所翔百鳥集焉有鶯青其翎有鶴丹其頂有鸛墨其足有雞玉其羽有金衣華其身有孔

雀采其尾相掩映彩家曰可惜山破予曰此術士之瞽見也山不破不分不分非羽非翎鳳具五采賴有此耳瞰城中萬家煙火華暘拱其左虎山伏其右五峯如屏仙湖如鏡巨觀也至翠竹菴凡竹之所在雖姹花異草嘉木奇馨皆俯其色而減其神不知何以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此不可解矣則華嚴閣極壯麗雄大者曰鳳翔寺迴廊列羅漢規模宏大氣象軒朗離城不過數十武是夕宿此七之日北折入萬花谷正芳菲候也花爲夜雨洗娟然如拂鮮妍別嫺如倩女之靧面髻鬟之始掠花非一種色之佳者如胭脂初從大出丹砂

翡翠瓜皮竹葉鸚綠鴉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是四十里石家錦又有無數碎剪鵝毛霞俱金黃蒸錦水晶葡萄紫也又有遥嵐數層斷出魚肚白穿入出鑪銀金光熤熤不定蓋聚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襯開此一大染局於此欲作何製其為天帝之裳乎或為天女之羅襦乎意者妬海蜃煥色呈奇故為此蕩胸决眥之勝耶抑假吾輩以文章使之變幻離奇照耀古今耶流連久之瓊筵飛花若王謝家子弟不復知竈下鹽米事近接三春池村落相聯海上三山忉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裏田間泉周廨外花藂有耕耨之客谷中聞雞犬之聲入境耶蓬萊耶其孰能辨回抵華藏先詣東浦看泉湧處浮青吐瀾皎然不滓泡沸如爭迴盤如合淪漾如織溪鬬而流其勢不返混讙而出其源不竭為渚為沚為湍為清溪沛然而逹傍無萑葭旄擢之援中無舟楫沿洄之撓故得保其文潔逹於水閣水氣林光明霞盪曰風軒月榭皆納而有俄而仙雲駕驂冉冉來棲遲閣外鳧鷖鷗鷺羣飛鈞宛上視珠宮玉殿星列碧樹撐天鳴鸞好鳥崖石玲瓏不知幾千仞遠視則水霞氤氳芙蓉萬頃田疇龜拆帶綠撥青此則名都所未覩也由此而上入山門一座乃布袋和尚坦腹而坐四時向人笑歷級升階為大殿偉然云創

自齊梁又曰魯般所造又曰敬德重修棟梁皆本色木無飾徒手架成不用釘鐵竹木屑不用灑掃自然無塵傳此間有避塵珠亦可信然異極矣廟外僧舍殿閣如雪是夜宿此入之日步瑶光臺樓峴峻嶒俯視四極蒼然一色雲霧層層合大石離立奮騫獸伏或磔如戟或蟠如龍或怒如虬或踞如虎或拱立如端人正士或如飛雲攀援而過曰金雞崖曰仙人洞蜒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臺寬平可坐可飲可吟可娛目翠竹茂樹朱藤葛絡從積鐵冷金中時出雲溜蘚斑不可窮其狀右曰一天門越百級至虛樓危甚下空不可測歷二天門至三天門最高處曰玉皇閣前則大士殿相傳兩壁乃仙人朱碧峯所畫年久彩色不無剝落獨大士一大身百小身周遭獨全餘菴觀人物鳥獸樹木則不完亦異事也吾愛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物近亦數十年寅朝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激爽籟之清風即水遠不聞湍激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剨然而虎豹嘯咢然而蛟螭吟此皆松之餘韻也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松脂入地為琥珀龍血亦為琥珀同氣相求也嵐翳疊翠如績如藻映於竹樹蔥蘢之間斷而復連直達三清閣泉出山巔釀而為池池可施筏派能流響不俟激迅而煩襟如洗玉之膏乎坤之液乎

瑤池之桃之汁乎峨嵋之雪之滙乎中冷不足道也閣最高矗日一塵不到吾嘗讀書於此身升於雲耳屬於泉目光於林手緇於碑足鍊於坪鼻慧於空香而思慮沖於高下薄福人享此罪愧罪愧是夜暢飲論數日所歷名刹以何爲最予曰名刹之勝不在焜炫而在古雅老樹插天連章合抱霜皮縐理滴溜成疣一古也殿閣參差丹臒闇淡女蘿陵苕赤紛綠駮二古也小有頹落不傷靜窈若金碧爍晴囦爲嚴飭搜討幽懷轉非所愜華山寺雖麗不足而邃穆有餘大都借蔭於疊岫而貸色於崇柯更以締搆既遠兵燹不加非六季之遺規則唐宋之故址傎聽而清音集瞠視而奇影現囂垢屏滌靡侈汰靜正令人超忽荒薾有烟外之意若使梵響時聞禪規肇整即鷲峯獅堂何多讓焉予妄謂華藏匪特滇無即滇東西迤亦無匪特滇無吾歷海內過半未之覩也九之日下山欲行僧款留同人曰吾輩欲遍覽湖山之勝於半月忙甚似六國徵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祖龍者安可再留辭去二里許爲筆果菴樹木蘩蔚石芒硝崚鬟盤鬟繞雲駛霧騰幽而奧僻而小茶巢即行里許至新菴一名藥師菴吾嫌其俗易曰慈雲菴望仙湖如出匣之劍光氣燁燁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正欲呼吸天風而爾膚灕射元氣團

人都無所見僅有玉筍峯恍惚中聊相慰藉耳潺潺目灼灼桃花流水白白紅紅菴左右兩臂及臍以下五色雜陳枝頭葉裏自然煥目爵酒賞之里許即東照寺寺近舊城友人張思九張大羅施東野徐應谷張開基王錫九徐闇修至曰好遊與不知不獲其明日追隨寺清雅長林喬松夾山攫雲去秋遊此寺內大柑樹爛熳披離翠羽丹苞中無數金珠火齊僧剝相烹泉香風沸沸仍落八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木魚聲鐘磬聲與梵音翏晷萬慮俱清是夜宿此稍去即金蓮山謁文廟至中城四平無倚突聳一山曰鳳窩上建元天閣高槐翠柏隨石低昂而籠罩之十之日走象鼻嶺鼻入湖內似渴而飲凡山以鳥獸草木名或類或不類獨吾滇名鳳即似鳳名虎即似虎名龍即似龍名麟即似麟名金蓮即似蓮名玉筍即似筍而此之名象即似象又非僅曰似之也遵湖岸至溫泉泉在湖邊去不數武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即而視之靜若懸鑒熱甚未可掬而嗽其氣香其味沖泡起於下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可以熟雞其他可知或曰山多琉璜熅水成湯此言之有理者去十里則蒿子菁也引水灌田上沃鋌嘉禾師太古兄號天膺居焉一室臨湖可千仞開窗視之波濤

排擊如電掣雷轟所謂晴波躍金錦鱗游泳語不虛也殺雞爲黍而食同人見其二子焉天睿同至海口一山曰文星鎖水口又曰渴龍奔水湖水由此東洩千山萬山中闊不過數丈水得無阻予曰山足稍伸則吾激盡澤國矣造物者有心耶或有靈物如蛟龍類穿而東之闢此一境是未可知過松子園羣山皆松望之蔚蔚喬生來迎村少田比戶以漁爲業時曬網罟編竹作籠以取魚生邀同人至其廬摘魚長數尺者百尾酒如海皆大醉次日舟楫畢具進鮮晨食十一之日泛湖望孤山若小青螺在游氣溟茫外連艫糜艦與波上下類鳧鷺點點拍水上此

山金銀宮闕浮屠摩天松檜林木皆非近代物乃爲流寇所刦遺迴人之避兵於上者僧俗幷屠焚其梵宇臺殿菩薩之範金者擊碎犇而鑄錢咸陽一炬片瓦不遺予曰佛亦不能自庇其身乎使佛有靈盡沈此賊於水底何難而乃聽賊殘其軀火其廬戕其徒衆及男女至萬謂捨身耶何捨於賊也謂慈於賊耶何弗慈於艮也謂厄運耶夫佛平日大言神通法力指天天開畫地地裂何運之能波蕩也可見奉佛者之惑也江川明與滇廣茫茫列湖邊湖與江川海通一巨石界焉江川之大首魚肥美異常至石而返仙湖之濂賓魚亦名物至石而返彼此不相過大不可解亦異也忽密雲蔽空微浪披拂隔岸峯巒或隱或現遙望五峯若覆盂橫壓水面俄而風濤稍震潘明揚張思九張大羅張開基師天睿喬生諸君默然寡言餘人或曰吾欲探驪珠或曰吾欲據鼇背或曰安得覆舟則吾入蕊珠宮而結水仙之佩或曰吾欲得龍女生龍子龍孫乘雲上天獨予曰否安得釀湖水爲佳醪而澹北海之鯤脯南溟之鵬起金蓮爲盂握玉笥作箸予則偃仰其中餘則皆讓諸君爲之狂談怪論未暇絕日而舟已抵山麓矣麓頗巍峩下接湖水聲鞺鞳震盪谿山足任飛擊不爲動可知石性剛故也少開期則鳳山鳳城華

山梁山一一分奇取秀以效於前登岸緣衢庠友十餘人來相迎烹鮮設饌出美醞清歌達旦此地依山臨湖山倍秀湖倍清故人文英盛焉湖側多魚洞纍石爲界每洞價值數百金富室乃得有洞連數十魚目紅則其來信也每盛暑濂賓魚發則蔽湖而來鱗砌入洞或入巨籠中或竹兜或竹簸撮入舟中舟舟皆滿來觀者白手求去不用錢或有連洞皆進者或進此而不進彼者此主載去如山彼主求一不獲或曰命也予曰不然魚之行有導而前者一魚進則羣魚皆進一魚卻則羣魚皆卻導者顧盼不知何所喜何所怯而然又以夏則湖水熱洞中清流

故鬉然而赴也主獲魚則命工人取鹽數千斤於甕於盆於缸急醃之以筏笆曬之懼腐臭也販者攜數千金售之元江交趾皆獲大息十二之日登五峯羅浮四百里不足比縹緲七十二峯未足方也南望臨元交廣隱隱朦朦一派清碧色須臾霧合入山俱失就茅菴而休焉啜茗飛白諸主人曰吾輩居湖上日觀水不得其要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言乎流水也湖爲水之歸先生何以教之予曰請以觀海諭由其異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渾瀰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閱古今以爲壽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概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今試與諸君觀湖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夫貴賤富貧禍福之間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愛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滅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諸君居於湖上晨夕領略其得於湖者多矣若曰燕閑之餘銜杯棋弈詠歌而恣其槃樂嘯傲以自遨此直庸衆人之事而非吾輩之所爲快也諸君謝謂今日得聞所未聞吾輩益湖亦益矣晨興霧迷不辨咫尺有泉鳴林薄閒如鼓瑟類金奏閼而石磬間作又有霱氛如浮雲飛絮浮空而前數日之內自魂魄所徵候口鼻所受納以至便遺所化捐無非雲氣水聲花香草色此皆王子晉葛錬師魏夫人輩騎青鸞乘雲車吸金漿而調石髓之所也夫吾輩目不過兩寸惡能窮宇宙之變哉一眺望間便欲了上下千百年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不可以飽驕人雖然疎籠之羽義不反顧而吾輩猶得翺翔戢盟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矣一臠全鼎寔無中邊其韻一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相與唱凱十三之日還綠衝諸君宴花宮登莘景樓搴蘅擷藻騈秩賓筵饔予烹鮮魴鯉雜薦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人禽鳥之聲不一類更埽石而坐上下天光悉出樽俎之下諸君曰十餘日之遊至是觀止矣先生宜一評之曰吾徵之山高爲羅藏奇爲玉笥名爲華山嶮爲西碧此山之勝也麒麟山之石鱗搖甲動龍山之石怒虎伏犀華藏之石丹梯翠屏五峯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新治兩河交會明湖在抱羣峯如侍登樓一望平疇衍野似

入滇關得百二山河者此鳳城之勝也西山梅舊府杏花谷櫻東照橘新菴橙楊梅早熟橄欖升登瓜甜如蜜桂黃如金桃有如蟠之號梨有似雪之稱山茶第一牡丹亞之此花果之盛也絕壁森倚呼吸通羣帝之座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聳以夾路璚臺中天而懸居此仙跡之勝也嵐光波綵狀如剖瓜彌天放白拔地蔟青始經魑魅之塗終幾無人之景倒景重溟匿峯千嶂雲來爭坐方欲尼之膺寸飼久貯於室中此聚山幽居之勝也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三呼之事頗涉虛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武人主其尊大實重於嶽苟有所寄託則交賴以爲勝衡山傳韓昌黎開雲朱張霽雪二事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誇詡欣豔爲天外三峯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然則人士微眇欲馳聲千載事豈在大要亦先修其大者爲之本而末自舉也今西山崔巍鬭幽顯微挺然秀出可擬東岱羅藏鬱鬱葎葎如藎臣戴樸頭垂紳搢笏可方西華鳳山中峙如千本火樹逆吐銀花突如其來烟飛雪灑嵩山少室似之五峯當風烈雨晦之日洞穴開喑若欲雲歛雷凝凝然望而畏之煙霽景麗之時巖崿霆邃對若拂嵐撲岱露靄屆指可數又可遊而愛之天台雁蕩差

足彷彿玉笥特拔直上青霄五峯如架仙湖如硯類卓筆峯而過之昔謝康樂席父祖之資呼其童僕門生採峻造幽伐木開徑既登石門之頂遂營所住其云乘日用慰營魂以爲是三萬六千日中之日也昔人臥遊五嶽吾輩今實以匯遊五嶽昔人遊所不及以筆代匯吾輩半月竟以匯代筆孰得孰失一座大笑十四之日至玉笥山念所經遊過山不啻千重納水不啻萬流雖崇領峻巘俱有迴避倚著無一能孤立如龍門底柱巋然中流者今玉笥高可千仞圍不過數里上撐昊天下維地紀纖塵不染波盪不驚亙萬古而常新歷千變而作鎮乃人之二心本與天地通或爲巧言所入或爲正議所拂或爲紛華相牽或爲非道所接遂乖其正理亂其常性不若茲峯何耶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玉笥者真可謂大丈夫矣予方十齡先慈夢予擊此向空而書後文思大進書法亦臻玉笥亦名曰文筆山曰尖山迤邐而下抵龍王廟循湖邊行如隊載笑載歌一路多漁人設罾布網或依沙洲石瀨爲舍或浮舍水上或隱其身樹底或就大隄編竹籬豎居或將魚蟹向人賣青蚨換酒悠悠天地此何人哉隄之裏蘆葦叢青荷葉出水

其田田而高於蓋亭亭而聯如雲者約十餘里曾不得周其涯焉至此中之嫋娜而薌澤者菰之葉燦如華的者也亭之須莪如而森如者也芰之團如鏡結如帶而綴如火齊也芡之供如盤盂如遺鈿璧珥如散萬斛珠也其始步也不雨不雹浮光蕩金如潛師枚士鉦鼓殊不震揚湖裏湖外景色已隱如長平鉅鹿戰張羽衛而不馳一旦雷師電伯號令肅然與蛟吼相乘風翻雨灑急奔大河口宿河口中道也有由是而之東者入城者吾西畔數友十五之日抵舍

充然者其氣沛然者其詞縱橫排宕可謂極才人之能事矣至記序夾以議論而于華藏玉峯反覆詠嘆尤見作者自命不凡處戊辰新正朔二日師範手識○師太古名古乃予宗之在河陽者與少宰同舉順治庚子後官上林縣（集腋成裘　釀花成蜜）

王肅　嶍峨城隍祠記

滇古荒服多崇釋教蒙氏始建土主祠以修祀事而祀典所重猶多缺而弗舉者明洪武十五年平滇悉改郡邑詔有司立城隍祠春秋有望燎之典朔望有謁拜之儀凡以默贊治功陰扶元氣奠金湯而司保障神與令實共之嶍邑創於明初民之居不滿百其中屹然並峙者惟聽治堂與城隍祠相望稱峻迨後

增雉後隍而神祠不加修宜其久而就敝也蓋天下府州縣有山川社稷即有城郭溝池惟神是主而統其祭者之謂城隍夫神有禍福人有賞罰神以禍福爲賞罰人以賞罰爲禍福其理一也然人日事於賞而或不知勸日事於罰而或不知畏迨諭以禍福之說即惕然若有所料者使人盡喻於降災降祥之理而咸起其遷善悔過之心則毋敢干神譴自毋敢犯吏紀而易與爲治是神之與令權實相資神固有裨於治者而曷可不妥其居哉康熙七年秋邑士民因祠將傾圯合力鳩工毅然重新之落成日欲一言以記予即以神人之相依與祀典之至重者告之必有謂余言不誣者是爲記

王謀　嶍峨土主廟記

滇多祀土主郡縣鄉邑皆立祠以奉之予不詳其所自然必先世有功於斯土而祠之祀之耳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祀之所以報本反始也古者自天子至郡縣下及庶人莫不立社在官曰官社在民曰民社仍別立祠以妥之立主以象之是以年穀屢登水旱不作以神之能致福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以卜來歲之稼禮行而百貨殖焉滇之有土主其亦崇報土功之義與漢初禱豐因治枌榆社高祖四年詔天下立靈星祠郊祀志云

龍星在角曰天田則農祥也今滇之土主其像類龍星焉吾聞共工有子是曰句龍功著后土而民各祀之上古之人其像多異土主或亦上古有功之神耶然亦有沒而可祭於社者或以孝行而配食或以有功而崇祀如甄子然之配祀於北海陸雲之配祀於浚儀叔陽之配祀於潁川其足徵也以此觀之則土主之神滇之郡邑皆祠而奉之者非上古有功於滇之人即滇人先世可祭於社之人也或立石或魃祠旱潦則禱之其血食此一方也固宜嵋治東有土主祠曩歲旱建爲災有司步禱余隨而拜之每見邑之人以仲春之日擊土鼓具牲牷享於神之堂釃酒爲歡祈祖分胙有古者吹豳迓神之風因其歲久祠圮羣捐所有以新之予因述所聞而告之曰昔張公琮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祠而不立社公乃下教曰社本於農廢而不立則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於是始建社民悅從之夫社之廢尚欲其立之也豈立之久而可聽其廢乎予雖無司土之責然亦重報本反始之義而樂爲之記

是讀書人壯厲而氣亦古茂

許賀來修普應溪記

有溪流於河西普應山下附城而東水不甚巨而上流地高多石每漲發水石相擊其聲砰砰然澎湃洶湧土岸當之輒潰自崇禎辛巳邑大水螺髻山崩盡洩田廬溪沒爲壑深谷大陵崄岈破壞浸以日久不及城者丈餘邑人日夜旁皇而束手無可如何夫城壞矣漸及廬舍吏民何所棲倉庫何所備邑將濱於廢棄至於水行地上一望砂礫蕪穢不治又其餘也歲辛卯邑令周君甫下車環視城郭喟然而嘆曰泰　天子命吏於此土奈何今至是於是相度經營鑿琉璃山麓引水北行南爲高堤障之不使近城復疏其下流築隄衛水南入於湖縣父老子弟歡呼感激走二百里丐予爲記予曰治一水之微耳何大功德而稱頌若是人曰昔我邑無城爲山寇燹陵虐不可言明撫軍蔡直指姜檄我司李周公築石城乃得安處我邑至今永賴之今公之治水捍城使城不墮壞平水患不亞乎寇患也公其我邑之金城乎予曰美哉前有所爲以遺其後後人因而守之勿使墜失由此道也唐虞之制雖至今存可也且夫事創始甚難因其成而保護之庶用力不多而爲功甚巨此古良有司之作也可以書矣河西與石屏爲鄰邑俱界萬山中明末屢當寇盜而河邑無城受禍獨慘今河民之感公也其創於昔者深矣天下事有以殃之者而乃益見福之者之澤之深甚哉君子之不

可以不爲善也公諱天任字克亮蜀之富順人由癸酉科舉人任河西令甫下車釐河西陋例革除殆盡日蔬食怡然甘之此君子而介者也而又能盡心民事勇以爲之如此他日之厲精以圖治循良以報主已於此可見矣書此以爲記

何其偉二忠祠記

屏故蠻夷竊聚之鄉也北山下有祠一像祀二人甲而冑持兵若戰鬬狀父老相傳以爲故元都尉得斯地而守之後復戰歿於此楊姓李姓也佚其名祠則故元所旌者方元世祖之入滇破大理攻善闡擒段興智而下諸蠻二子相從萬里提戈轉戰威震邊夷一時意氣豈不壯哉及匪酋煽亂又能慷慨自誓奮不顧驅同殉以死此其志殆與偷生苟活者異矣昔歐陽公治滑過鐵槍寺得王彥章畫像拜之完其面目不忍見其壞若二子者又曷可沒耶余嘗過其祠見夫古柏森森靈旗飄灑若挾風雨之勢而人民走集叩其下者不絕因嘆自元至今五百餘年中富貴而磨滅何可勝道獨二子之祠得以不廢豈非忠義之感發於天性之固然實有以合人心而動後世乎余是以記之使後世之過其祠者有考也

何其偉重修城隍祠記

城隍祠莫詳其始先儒謂有社不應復有城隍唐太和中李德裕牧黃州有祭城隍文宋興其祀遂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各指一人爲神名姓如鎭江甯國以爲紀信江西諸郡以爲灌嬰是也明初命禮官集議與風雲雷雨嶽瀆山川共爲一壇凡有民社之責者率以是爲重意者考室立家先列井竈聚人開邑首建城池分設官司以職斯土必使之幽明相資則水旱疾疫之災昆蟲鼠豕之害有祈有報尊而用之宜也如謂受命上元與人共治生殺禍福之柄人所不能主者惟神司之彼世之所爲神其忽見且聞之耶雖然逞凶暴者害人徇嗜慾者滅理人道垂盡神不應漠然弗恤借非發見昭著使人有所畏懼則守道循理之士遭世洶洶幾何而不滅絕矣石屏城隍祠舊故湫隘紳士大而新之廊廡繪像畢具廈成之日有貨石奸欺而譁於廟者飛石下破其腦於是郡人大駭以爲靈應如響假令神常以此施於悖德之人將膏肓沈錮積年而不返者數有挽之而有餘也書此勒祠下終望神之著其靈驗焉

何其偉三賢祠記

乾隆四年冬今侯陳君倡率屏人作報功祠於喜客池左顧其右地復言於衆曰屏在前明二百年間朴僿未開科甲不繼萬

歷丙卓齋公莅治慈愛拊循 政無不舉而改建城門議決三解提撕化於掌中使文風埒上國其福於屏人不小天啟中吳江顧公以通判來署州事知伏莽可慮蒿目憂之其時虛白陳公捐金二千首倡築城之議用是顧公留屏八載成屏城而去其後沙普諸賊屢次攻圍屏卒賴以無虞實合古者有功德於民之義即此創爲專祠宜也聞者是其言遂踴躍鳩工不日而三賢祠成將升其主復謂麗牲之石不當無文相率請余乞辭余謂屏自開設以來其爲循良搢紳者衆矣獨蕭顧二公惠澤在人後世永賴而虛白先生芥視千金卒能保障其鄉里迄今百

五十年言言崇報資固讓其不泯於人心千百年如一日也嘗考西漢循吏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至鄉先生歿而祀於社者史不絕書今以三公繫之無愧焉昔魯人爲閟宮則頌禱之爲其當作而作也然則陳君斯祠誠不可以不作其作也所以美三公又將以勸後之繼三公者

曾所郡城張總鎮捐置義穀 義銀記

國家宏保無外凡於疆域要地不惜靡費金錢鉅萬設鎮列閫復慎簡帥臣重其權以振作拊循之會獨固吾圉哉凡以爲民耳夫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此通義也臨居滇東山多田少納一歲惟正之供不足敷四季所支之糧間遇雨賜偶從舟車周濟商賈鮮通兵民交困戊子歲大都督張公以 天子心膂出鎮臨元初下車勤求疾苦詳九屬協濟本色米概運府倉於糧道輕齎招買項議請禁停餉及時嚴扣兌又復勸諭崇尚節儉兵民之困一蘇爰乃廣義田以濟葬獨施棺木以免暴露更出清俸分發三營乘時市穀毋抑毋勒營各五百石貯公所名曰義穀夏秋之交聽兵支領照所入價平糶之計一年之餉漸次抵除糴糶以爲常經而人大悅又恐其離於儀而愆於禮也捐置義銀若干婚嫁喪葬量酌相資亦計以數抵除如穀價例而今

而後臨之軍士殆養生喪死無憾矣經事者感軍民禱祝之忱思垂諸石以予悉善政而問記焉予曰昔者晦翁出守以常平之制上之朝而天下後世蒙其利此宰相事也章泉鎮蜀婚嫁者給錢衣喪葬者與棺瘞此良將事也公蓋兼將相之才而行之實政數年來兵嬉於伍民歌於市雖遇荒歉無虞矣其澤之所暨寧有窮哉是爲記

考志張鎮名其蘊山西人其所設施如是不愧以一記永之若今之爲鎮者告以此說非瞠目而視即戟手而詫矣可慨也夫

趙元祚東軒記

中丞治黔之明年於射圃東搆小軒爲藏息所室東西大可二丈餘南北不及二丈窓開三面借射亭之東窓爲西向中設一榻傍列几案堆文史及諸所用器具日與賓客講論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指畫天下形勢山川人民風土之異話閭閻疾苦凡桑麻樹畜家室纖細之事無不周知而曲體吏抱案牘來橫几據案手目並下決斷如流左對賓客右答箋書與海內卿大夫往復辨論數千言立就讀宦夏軒詩文及諫草奏疏經濟文章煌煌炳炳撫茲未二載政和德洽年豐人樂瀰水盤江數千里

烟消霧淨公日坐其中而潛移默運若此非其本領有大過人者哉世之擁高爵厚祿者於世事漫無短長剝取民間脂血積四方珍奇玩好之物狗馬在廐聲色在庭窮口腹縱耳目以爲快樂其所病民而誤國者豈少乎夫大位之所患者莫大乎居高堂廣宇中上下隔絕門以內予聖予智門以外呼籲無靈甚而目短心粗志揚氣滿以天下之才爲莫已若自恃聰明反蔽於左右近習之人而不知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矣公之於東軒也一室雖小包羅甚大重門洞達所見甚遠舉凡文章政事皆取諸其中而用之黔之人歌功頌德食澤無窮其得於東軒也不既多乎若夫庚樓清興安石風流賞花看鶴醉月吟風則又東軒之餘事耳

此卽滇藩劉公蔭樞自號炳燭子者是也清修碩德滇黔人皆尸祝之我軒客公處最久記語無溢美之詞以視今之世獻諛貢媚以求食者其賢不肖固有間矣

孫鵬鎮沅雙澤泉記

雙澤泉在新建石城之東門內去郡署數十武湛然一泓鏡山之坳而活活云郡易土而流自雍正五年始其時有土牆自山頂圍下半圯無所謂石城且無水飲城以內人飲者必出城走

一二里就河掬之或以杓側承而起注於木桶擔之來家去來不絕於路先是城基甫定偶與李公賚園登眺其巔慨然有感於曩切因論兵家攻守之道至耿伯宗以戊己校尉引兵據疏勒城爲匈奴所困絕其水源未嘗不危伯宗之窮若非整衣一拜則其城不爲敵人立破者幾希李公曰冥漠之際其理不可測其說不可執爲常幸而精誠可通已絕之水源隨念而轉若握在手然萬一天道茫茫感而不應應或不如此之逆城中豈能十日不水與敵人相持哉此地卽可城如無水何舍此又無可城之地余曰城之哉姑徐以討泉而賚園司馬亦若逆知泉

之不難得也惟城之是急工未竣郡太守易齋張公來受代郎始議建城者也計歲已一周而灰石磚瓦工匠之營僅過半方斤斤督工不遑暇逸一日司馬忽指苦竹叢下曰掘此是泉有止之者曰此爲土守故宅一片瓦礫且多大石橫亙其下奚以鑿爲李公不謂然井之不數尺深已若牛涔更深至數丈得其源涓涓出不止淵然而深澄然而碧時時汲汲瀉不少減不汲亦不溢其味甘其氣清洌自是城中不復擔河水嗟乎城工人力可爲者也泉豈人力也哉泉若爲此城出者天秘此不竭之源以待李公揭於今日不偶也李公曰得泉之日爲張公到郡

之七日其與渭川之飛泉隨刺史馬足湧出者無以異是爲張公之泉張公曰李公之所得者也其誠於求泉亦已久矣吾與兵若民俱德之請爲亭其上而以李公名二公推讓久之余因題曰雙澤泉二公相視而笑屬余爲文記之

此事奇而韻南村名之又記之張李二公借以俱傳矣筆墨之所關豈細故哉○南村負不可一世之概與月槎侍御同戊子鄉舉互相砥礪詩文俱有本源然有意求奇反覺晦澀亦是先生一病文較詩似爲明暢以其不尚機鋒尚見大家面目戊辰人日師籛記

張漢贍篆亭記

曾大父愛竹號篆君漢生已不獲侍杖履見其竹如見曾大父焉蓋竹之爲物遠于俗而孤介之節歷歲寒不敗士君子多重之有明之末歲寒之時也曾大父以先朝之遺惓惓君國卒悲憤以卒其有似于竹乎吾家在西湖杭山爲宅修竹之中先人廬在焉竹數本先人所手植今亦幾百年猶有存者余欲造一亭望曾大父墓種竹臨其前題曰瞻篆以志不忘其在詩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思君子也余瞻其竹獨無顧祖之思乎顧思其祖思述其事也思其祖不欲述其事雖曰瞻其竹不徒然已

乎蓋天下無地無竹無竹不可瞻瞻其竹無時不可思其祖思其祖無時不可述其事托之于竹亦寓焉而得其似也推斯意也卽無竹亦可

末一段大似杜子皇白雲樓記

張漢景忠祠記

燕京愍忠寺爲謝疊山殉節之地吾鄉趙侍御葬寺西不數十武噫得死所矣前明甲申之變侍御巡中城城旣破侍御率其民戰白帽衚衕力盡中賊刃而死其僕某負屍葬於是鄉後學擬諡曰忠烈文文山有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侍御殆不負所學者矣冢前舊有碑石材扁薄久而中斷謝諭德昆皋率鄉後學醵金寘石署其名冢前有祠又日久而圮鄉後學約醵金修之王檢討疇五亦捐金董其成奉木主而祀題其楣曰景忠甚矣爲人臣子無問常變胥不可失其爲忠也昔者文文山死於燕鄉後學跡其地爲會館顏曰懷忠天下之士至今想見風節幾五百載不墜吾鄉祀侍御雖不逮文山而懷忠一也公諱譔字鎮所雲南昆明石虎岡人前明熹宗丁卯科舉人嘗宰黔之龍泉有白蓮教通苗賊爲亂上元夜誘而擊之緣是卓異爲侍御事在明史及滇志不悉記

張漢嵩陽書院敎思碑記

嵩山之麓有三古柏傳爲漢孝武帝所封樹葢當孝武時柏年已老于今又二千載後人就柏置嵩陽書院其一在後庭一在前庭俱完好無恙一在門以外者毀於　國初予嘗手撫兩柏喟然歎曰天下惟無形之思爲可久耳有形者不可久也柏之壽烏得爲久哉惟君子之澤去人滋久感人滋深故無形之思較有形者尤久於世登封有耿宮詹焉字曰逸庵　國朝壬辰科進士去其世今三十年聞先生入史館有聲旋以憂歸不起湯宗伯潛庵特表薦之復授少詹職　上方向用以老辭退主

嵩陽書院敎課胥有法先生家固貧乃傾產若干入于院俾諸生肄業饘粥俱無缺漢聞之慨然長歎曰甚矣先生之大也夫天下人所吝惟財與名人之情未有不謀子孫乃謀他人者竊見富人之子水碓田園徧天下談施與掩耳而不欲聽矣又其愚者感福田報應之說不惜傾家貲以崇淫祀豢養游食亂敎之狂僧若犬彘而不尸其德而閭里寒畯之士欲乞絲粟以濟窮乏又口吃面赤不以出囊先生而傾家以入于院也視范文正義田之見猶私於一家一族而巍巍乎公天下而不有之盛心推之卽堯舜氣象朱子所以許曾皙也夫亦豈謂斯言過哉以此高風興起後世古者大道之行旦暮遇之而區區一章一句以爲訓課又不足多矣抑聞先生出夏峯孫鍾元先生之門學得其正先生與潛庵皆夏峯高弟至先生講學嵩陽一時上蔡張起庵中牟太史冉蟫庵柘城太史竇靜庵襄城李職方諸先生咸會道學之盛與蘇門壇坫後先比隆亦中州近世所未有者癸酉先生卒諸君子來會葬葬畢奉木主于麗澤堂相向失聲者凡數百輩于今去人滋久感人滋深謂先生竟未嘗死也莊子曰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先生以之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諸生日撫兩柏流風不墜嗚呼是卽先

生之廿棠耶漢聞先生之風恨不得見乃爲文志石上應諸生請爲諸生久其思焉

此無與于滇而錄之蓋冀吾滇之宦成名立者或聞耿先生之風而興起乎

張漢留硯堂記

金玉鬻於市光能照人顏色賈高其價觀者譁然茍鬻硯其間塊然頑石富人掉首去不顧若察其產第其品質文理別其眞膺惟在學士文人蓋硯之爲物人文所自出吾意文人所在必有五色雲氣輪囷蟠結函蓋其上輝山而媚澤硯生於谷亦必有精神見於山川如紫氣在斗牛間人眩迷金玉不能識以故人家祖授之物每重硯薄金玉謂硯如田可耕穫子孫食報無已家無衣速之寒家無粟速之饑家無硯速之愚愚又饑寒之源而富厚不盡硯之用亦愚與饑寒等余在京師友人遺吾硯是端州之石溫潤而栗且謂我曰古人以硯相餉遺謂留他日玉堂之用願致吾子余拜受之年來日用有不周盡器物質市上所衣佩時去留於室登吾堂而吾硯在焉以值賤不供俗人用質亦不得錢故常留吾側君無事日日爲詩文輒揮硯書投諸笥硯不能質錢爲硯之幸吾亦日夕不忍與離館之東近

置一堂書留硯于其楣年來自爲詩文即名集以志吾好私賀硯與吾之得所遭也或天有以命之耶抑聞范喬幼時其祖恨不見其成遺以硯喬比長撫硯思其祖輒涕泣余慨然感悼念先大父在日愛予異諸孫吾幸嗣世得科第去大父之世已垂十年遺硯於家又不得時時摩挲如侍大父時他日歸欲置堂仍其名以章祖授示子孫又不徒志友人之賜也

堂在京師之南會館後燬于火張小東孝廉重修之仍揭聯扁于其中然已非先生手蹟矣

張漢吹臺記

人生非無懷氏之民也人既生即有懷人與人各有懷古人與今人亦遞有懷夫古與今旦暮也而生人所懷遞存今古之間而非觸其境懷亦不動於戲此杜甫李白高適過汴登吹臺慷慨懷古人不能測也乎考臺爲晉師曠鼓琴舊地故曰吹臺厥後梁孝王有其國與諸文士賦詩於是名繁臺班史作平臺又後謝惠連於此爲雪賦曰雪臺或曰孝王於兔苑作蠡臺即是後人跡其址爲祠祀神禹肅名禹王臺予入汴遊此俯仰憑眺慨然嘆曰是臺也猶古之遺乎抑古有臺名後人跡其地仍爲臺而六易其名者耶嗟乎古與今　暮也　古人不作其人與骨

而既腐朽矣古之人能長留其身以慰後人之懷乎古人不能留其身以慰後人之懷後人懷古人將有我不見古人與古人不我見之恨夫誰謂人也自古而無死乎歷是臺者曠之聰而死孝王之貴而死惠連李杜高適之文而死等而降之禹王之聖有功萬世而亦竟死長在古今者名焉耳後死者聞其名將謂㝠無所懷不古人若乎古人懷古人今人又懷古人淩假今人爲古人後人復懷其人自今以始我又不知斯人有懷於何終極也是臺也直千古存矣予登臺爲記志吾懷也且志古今人之懷焉

注此與禺山適齋記同一機軸而此篇尤爲超脫

余允中廣濟橋記

鄭子産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子産爲治善政孔多豈其獨暗於此或當晉楚多事之秋衆困而僃徒杠輿梁之成力有不暇及也嵩明甸頭民素貧瘠然知勤於力作歷任賢君子體而恤之俾各安恒業庚寅仲冬家出一人爲橋於黃泥田右以便往來縱橫寬長可以丈計其土石金木之工皆村氏所自爲力董事則某某以及排長某某二十餘衆辛卯孟春望六日告成是役也夫豈民之喜事哉由上之休養滋息裕之有乎故得於服田力穡之外有暇日而爲之可知能惠民於平日者其效堪立覩也名其橋曰廣濟可以覩君子之政焉

余應祥東鄰墳記

生母黃太孺人塋兆之東舊有古墳二不知其爲誰氏也某年春祭見其地將平予異之詢之村民言某某所爲予召而叱之其人意予之利其地而故爲此態也曰請薄值而售之君以廣君地可乎客以爲然余曰嗚呼去人墳以廣吾地忍乎哉今其復修原冢如彼舊式並爲貲累土之功厚與以饜小人之私更責之券使無再毀焉客又有說予者曰既已修其冢何不折君

之東垣以通之則不去人之墳而君之地亦潤非兩美之道哉予曰不然之二墳者不知爲男爲婦也譬之比鄰之家有去其垣墉而男女雜居不分彼此者乎死生一道不可瀆也修之仍隔於吾地之外即令吾之守墓者守之春秋致祭吾母亦與冀焉嗚呼此亦古睦鄰之道也歟

羅元琦隴西修學記

縣治之有學也自太守王公漢周始繼以縣尹魯公廷炎規模始具然明倫堂暨名宦鄉賢祠缺焉未備閱今三十餘年矣夫聖教首重彝倫而前事可爲師法君子如欲化民成俗端賴於

學顧乃貽譏闕略非所以崇學校敦教化也況隴西自漢唐迄今爲衣冠文物淵藪古名臣擁旄分符史不勝書而人物接踵照耀寰區其發爲勳業文章炳炳麟麟較他邑爲獨盛茲且祠宇闕如春秋肹蠁莫由肅恭嘗以薦馨香于百世後風流歇絕其何以觀感興起紹徽音於勿替也然則修廢舉墜非後起者之責歟余自壬午秋涖任卽有志修舉因地方疊被災祲揭蹶未遑今夏賑務旣竣念斯役不可緩爰捐俸搆材諏吉鳩工延紳士幹練者董之明倫堂暨鄉賢名宦次第並舉卽忠孝節義兩祠亦鼎新之而學之規模少備於是嘆締造之難而廢頹之

易竊願與游斯學者相期於有成也溯舊學自兵燹後於雍正己酉經始越七載迄乙卯工竣猶未底於成今雖規模少備究於聖域之美富未能慊然無遺憾焉倘經理無人不時修葺而芟夷之則初有茂草之傷終不無頹落之患而前功盡擲矣夫士之績學砥行與君子之服官涖政寧有二理哉卽銳志經營補苴罅漏而或勤於始而怠於終務其大而遺其細雖有垣墉弗缺卽儆矣有基勿壞茲學可借鑒也若夫哲模具在先達可師瞻廟貌陟庭階盍當觀法於禔身進德宜民善俗之前徽以講求乎經世宰物端軌垂型之懿矩而要莫先於飭紀敦倫以

實致力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斯則余之願與隴人士交相勗以期於有成者

石峯納谿縣三灘掩骼永行勿替記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蓋江之源由蜀始分三支東西支皆合正支南下而金沙出西番歷滇界經馬湖合沫若青衣諸水匯于敘州洶湧澎湃奔悍震疊與波上下者萬艘俱集偶至於灘巨石磐渦崚嶒巇嶮篙師稍有不戒陷而莫救者比比波臣之宮也魚人之國也埋魂委骨嗚呼曷歸周禮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

以待其人迄我朝愛惜生靈遠邁往古納谿故濱江東岸石之犖出者硉矹磈硌如猛獸奇鬼森欲搏人而蜿蜒綿亙橫突波心較上游爲更險俗名灑渠三灘迴波轉浪凡數百里之溺而漂者每入不能出朽骨橫江臭腥噴野風悽月苦鬼哭聲悲永寤溪有鬼吟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曰饑烏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巵髑髏藏土生春草當此之時而弗加埀憐救拯多方撈瘞則漂沒者無所歸終必鬱爲厲氣時不和年不豐疵癘夭札之患將繼而作助天爲虐毋乃不祥實甚乎

況　國家本不惜費敢勿殫厥心力而奉之峯比年以瘞以祭三灘上新鬼故鬼悄然無聲上聞大府慰諭懇懇並以金相畀而士大夫亦多所依助遂得置田百餘畝俾後之尹茲者得永所行焉夫力惡其不出於身若此者當出力於身而爲之使惡出力於身而不爲與謂不必出力於身而不爲及雖爲之而以不必出力於身因而爲之不專不久者皆不仁也皆吾君吾民之罪人也敢書其語于石嗚呼可不懼哉

三灘掩骼乃先生惠政之一端文亦古硬盤屈結處摹昌黎尤肖受業師範

石峯育嬰堂記

紫陽夫子云天地別無勾當惟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故知生也者天地之大德而明道夫子言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天地以心普乎萬物人遂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心天地之心則其心亦以生爲主納邑濱大江余自癸巳八月涖斯邑至辛丑七月之望罹憂解組統計灘上收瘞溺斃三千一百有六嬰孩五百一十有三噫嘻若木無情造物多儆獨異乎呱呱者之亦放中流也稽之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然生未三月不爲殤是灘所收瘞多未得爲殤者豈以是爲隘巷寒氷之寘耶抑亦不能自存不能自食而遂不存之食之耶我　國家郡邑有育嬰堂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茲于養濟院之東置數屋以育嬰取濟棺會之房租十緡以爲乳哺資斯義也以收之于三灘者感之也以三灘感其好生之心即於好生見天地之心遂以知人之心默孚乎天地之心若失乎天地之心又何以爲心哉爰爲育嬰堂記

大而不腐

周於禮兩事臺記

吾師李蒼庵先生以名進士起家宰吾滇之定遠旋調太和政成擢山東沂州守未履任改湖州六年報最　天子方向用而先生乃陳情歸奉兩親色笑且十餘年旣終志思所以塞生平未竟者已復掀髯笑曰老矣復何爲遂不起時先生年甫六十五乃築層臺搆精室奉先人影如事生焉且懸兩世　誥辭於上曰君恩也吾無以報示世世子孫永無忘此兩事臺之所由名也禮於丁酉冬謁新堤里第公子職穀引拜臺下舟次鄂渚得覲先生於分潤齋留侍五日先生乃命書額且記其末禮聞命慚汗不能對蓋謭陋之筆懼無以爲盛德光抑亦內省所事

闕如也先生曰徐之抵都後作楷書寄我己亥春王觀察鑾以先生書來奬厲之餘寓以督過蓋遲報命者又年餘矣仰惟先生內行醇備色養終身迄今讀採芝諸作油然生孝子仁人之感其宰吾滇也政尚嚴明吏胥攝伏理訟獄片言得其情至守吳興則易以寬簡與物淡然詩卷自娛而已禮過吳興展拜後六客圖與宋賢七百載更相輝映治大國若烹小鮮斯曹參所以禮蓋公也而要先生本懷惟是作育人材培養士氣以庶幾菁莪棫樸之盛於滇於浙不易素心如禮濫竽無足言今錢光祿士雲清節著楚北王觀察鑾遐略靖邊南已試之效也而愛

山諸及門亦蒸蒸日上斯先生所爲藉手以報所事者與

肯菴名堂湖北沔陽州人與先君辛酉同年舉壬戌進士令太和甲子丁卯壬申俱作同考官所薦多老宿後守湖州建書院課諸生除王觀察鑾外戴公璐孫公梅等皆其所賞拔者

周於禮慈悲院記

西山僧曰來琳卓錫潭柘有年一旦發大願力創慈悲院於阜成門西聚諸檀施聚錢物糜粥以活貧民其寒無衣死無棺者目之所遇則取給焉今　質邸既嘉其事而錫之額來琳乃介

余友朱君文震來請曰願有言將以垂諸久也余曰來琳學佛者也佛之教尙虛無學佛者方糲食惡衣瘠其身以售其教至其身之合散且付之太空冥冥而於人乎何有來琳之爲玆舉也何與其諸墨名而儒行者與斯惻隱之見端也豈非仁心爲質者與抑余嘗聞之關尹子矣水可拆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今來琳視人之無如我無人相也分人之有濟無無我相也人我之相空而全精抱神以與衆生者接而生有與爲寄死有與爲歸也則所謂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也吾徒學聖人之學以濟物爲仁則來琳玆舉其曷可以不書尤願來琳

之勤而不已廣其事以及於其徒則佛之教通於儒矣朱君曰可遂記之

周於禮留櫝園記

櫝梓也爾雅曰椅梓郭云卽楸埤雅云今俗呼爲木王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昭其良也而余以名園有說焉先君子之言曰爾祖善琴能手製罔材曰梓爲最其文疎而理白優於桐定之方中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並用也乃樹之梓歲庚午距先祖之殁六十有五年先君子呼而詔曰禮玆樹合抱矣南屋北稼風雨之漂搖可虞盍伐之製爲器俾爾小子其亦永

無忘梧檟已伐而其根轉盛萌蘗生其旁先君子灌之藝之栽芟而條之今又二十六年其勃然順而俯者如故也余葺西園而泫然于兩世手澤之猶幸存焉乃作亭於其側而以檟名園或曰古有之矣孔叢子云西壓梓園是也余曰孔闕余不知何義也而余園則可念也故記之

涂躍龍重延宋三將軍祠記

隴爲宋德順軍地吳涪王玠信王璘劉武穆公琦三將軍故里也州城東門外舊建有祠春秋享祀乾隆甲辰春余以榆中令權州篆下車日瞻遺像而展祀焉越四月海城回匪肆逆蔓延

隴郡五月之二十五日逼州郭據南山巔意在昏夜犯城余與邵廣文麟德暨州尉營弁臨堞籌禦距賊營僅數百步以礮攻之必克爰選舊礮亟命製丸適有童子以三鐵丸獻與礮口分寸脗合遂燃礮直轟賊營賊駭且怒蟻薄城下維時軍民奮力矢石並發殲賊大半不日移而賊已竄遁因德是童子挨戶訪之無獲竟莫知爲誰氏子時同在闉城門猶未啓也於戲異矣考州志順治三年叛將武大定等圍犯州城忽大霧四塞遂驚潰去咸云霧自將軍祠出茲童子殆亦將軍所使歟夫宋當南播之際偏安吳會賴二王昆季保全蜀漢以重上游之勢至順昌之役劉武穆以寡勝衆橫扼江淮是三將軍之精忠壯志久已炳日星而昭河岳乃千餘年後其英靈猶能蔭庇桑梓一再示異非所謂浩氣常存亘古今而不息者耶初賊之犯境也遇屋輒焚三將軍祠亦爲所燬賊既平余捐俸重葺之相其陰陽向離負坎祠宇廊廡悉如其舊州民咸踴躍趨事逾月落成三將軍之靈爽庶幾其式憑之憶逆回犯城皆若非三將軍威靈默爲保障焉得全城安堵無恙哉是闔州億萬姓所宜馨香而頂祝之者也謹爲之記

錢澧長沙縣修學記

古者無役不出民力也人受百畝公旬三日民力又視地力惟聖人不忍盡用之期於必不得已聖人之仁也必不得已則受役者若無役民之義也魯僖作泮宮春秋不書說者以爲是非得已而不已者也自聖人道微井田破壞役民乃率亡度民亦因之自惜其力不願受役于公也歷代不鑒其轍我 國家乃埽除積弊惟正之供外悉令民得自厚其私苟或煩其一手一足卽發帑金一如直予之是何也衣食足而後可望其興行也三代盛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非由異道也是故嚴以繩官司不使毫毛或縱累吾鄉下之仁寬以養民使各俯仰自足堅其

戴上之義義堅且熟自有不待號令而能抒其情於立法之外者也迄于今百有餘年有見事之當爲而不爲者必非民也其民之翹然秀異號爲士而收之學者而視必不可已事不亟起而倡之斷宜無有也邑之學邑之風教所根也人材所以陶治而成之地也長沙縣學迄今數十年必不可已於修者也學之士曰是誠在我奈何欲上請帑也又一士曰古人恥獨爲君子是宜公之於衆也又一士曰我士也我之先則民也凡若民也安見其子若孫之不士也公之衆不必限于士也又一士曰若然宜各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差也又一士曰若然則莫若稽其

地之所入也然地籍掌於吏不白官司不可以得籍且無所統以核吾成也於是合辭上請官司無不以爲義也闔邑之士與凡有田之民咸欣欣然樂觀其速成也乃未幾而有敗其成者甘控于大府曰　朝廷之法惟正之供外毫毛不以及民也茲且稽地以取賓干禁請亟懲治蓋是時凡士民所樂輸數已逾干吏之奸者度可攫而取也又有儼然號爲士者與吏之奸者比也非其父兄卽其姻黨廉恥之不顧出死力以與好義者相難也實知此逾十之數拔戶以還之彼慕義必不願復受況鳩工庀材雖亟欲事之成然既畏義又必不敢索取是可以分而有也嗚呼茲邑被　化之已久何以猶若是之多敗類也而學之修卒以觀成於是又嘆此無良者訖無以搖吾士氣而使之靡也益見　國家之化之入人者深也當是之時大府既洞燭羣奸方將窮治以申諸士之義諸士則曰本圖修學故善不敢以一二人尸也不敢歧民於士之外故籍地以爲均也然國家實無此例而私舉之謂之干禁亦宜也始實授以可乘之隙而因使將于不義而復視其罹于辟尤有所大不忍者也于是盡棄前謀力任役功大府嘉之曰是誠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也既落成請記于督學使者使者乃詳書之不沒其實也首

事之士曰左本選也王章周聘漢也屈世甲易文煥也柳文炳曹味書也黃鼇吳桐解震楚鄭玉堂也及凡于是役所有助力者悉令刊名碑陰所以爲後時之踵斯事者勸且懲也

是題最難脫俗且爾時情事不書之無以懲奸備書之諸多礙手文極補瀉伸縮之妙句句眞亦句句拗用也字點綴如土委地如石擊水人謂其似醉翁亭記猶屬相皮而未知相骨

錢灃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專爲衆情所利未有不宜亟興者亟與之矣必遲之又久而後

成以此見與事之難也洞庭天下巨浸南匯衆水北輸之江至巴陵城下兩渚始見涯涘南隸巴陵曰城陵磯北隸監利曰荆河腦招舟而濟日千餘人以非官津故不領於官兩境民各具舟楫行者量予之直已而必取盈焉官司屢禁不聽耕農販夫無業貧子徒手覓食往來甚以爲業已又未嘗量力之所任但務多載夏秋水盛江或反注洞庭洪波洶湧單舟絕流一再簸蕩輒同沉沒即春冬涸淺然風颷不時重舟之患亦復如之巴陵趙氏慨然捐產約三千餘金議置義渡向時居利者結黨徒出死力撓其成至訟於督撫各憲司寺膺簡命來視學非有地方之責按牒訴者亦不一足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而居利者卒不勝彼所圖不過一身一家之私且衆怒集焉今冬予按試岳州闔屬諸生以事既成請爲文刊石記之按趙氏名晉模嘗官於浙所捐水田原直一千八百兩每歲租入完賦外悉以贍渡夫又捐銀四百兩製舟凡五又捐八百兩於兩岸渡埠建基置屋又捐百兩取息以作歲修予樂其事之成也告之曰趙氏此舉甚義且衆情利之然撓者曾無多人必至今而燄始熄彼其利在己立心專而黨徒之志壹也義渡之設獲濟者衆然所利者在人賢者造事終難愚者用力凡今以後受直操舟者咸能以捐

產爲渡者之心爲心乎庸人莫不好逸惡勞役役然終日爲人而不倦吾未見十之一二也且向日居利之徒務以多載爲便必先堅緻其舟帆檣篙櫓之屬亦必完好而後求濟者不敢畏疑不就今所置舟固亦無或不良然操之者以爲非己物也則愛惜或不至必易致敝敝又憚責而不以亟告也其爲患又豈小小哉事創於始難從後持之尤難以爲姑盡吾之所爲餘以付之來者於君子造事之哲或猶有所未盡也夫利人之心誠專又必與我爲徒者亦無不壹其志斯永永無敝之道矣雖然又豈可爲後來者責哉前人美意所存視其力所可致即無不效其力君子予人與

予世局體勘入微先生經濟即此可見至其文之峻削清挺也可自成一子

視蛻王象山廣甯政蹟記（象山名立憲建水人）

遼東凡十有八城而廣甯爲首屬衞二十五而廣甯爲綱廣甯古巫葉山也有虞氏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甯以西地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甯以東地故廣甯遂扼遼東之要自我太祖龍翔暨遼東爲盛京奉天府廣甯屬畿輔亦縣當衝差使騈蕃且旗民錯居姦弊滋集令斯邑者非有精明强幹之才則猾

豪恣雖無以攝其心而奪之氣即才矣苟不有慈祥惻怛之心以濟之或矯飾外貌似是而非雖悅耳於人事每傷化於陰陽難以言乎月計有餘者是以廣甯令輒多負咎去任人往往視此爲畏途獨象山王先生任廣甯六年大臣薦其才

上知其賢行取爲部郎其所以治廣甯之善政美績皆班班可記也先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六月蒞任除革從前一切錮弊而其最害民者如總理之指一派十收發之大斗小升借三之强派勒耗三站之供役繁困乃揭示邑門有積蠹借稱總甲苛累農民者抵之罪其鼻之不合於程者毀而焚之借三米豆不悋

不抑各從民意於收也無顆粒羨概以出亦概以入三站之應皆官爲傭募供役而附近窮困村民既免朘剝之憂且得傭僱力穡以各安其生焉又察知差役下鄉多煩擾凡於諸訟鞫賦役立法傳呼人皆響應是年也有水災九屬告饑時高安朱相公方尹奉天素知先生檄赴朔家窩查荒因即定救災策且遂條陳地方因革事宜皆關緊要高安深許之時廣甯貯穀十五萬石俱無倉廒地爲三十九窖以民踐更守視有損濕則責民償補蓋質劑爲抵者纍纍也先生曰積穀爲民乃爲累若此當思有以紓而救之明年春饑益甚於是發窖借民食且減糶時

各屬俱告饑而有司恐負累不發倉獨聞廣甯行仁政乃相率來求貸議者以爲借他屬無例且恐異時徵收不便即有虞比於侵冒禍且不測先生曰獨廣甯爲吾民乎白　朝廷視之一也遂無論遠近皆應之來者無不嘆再生而去既而兵部借累豆而旗人之貧乏者亦視民例而借焉廣而至於城守官兵義州駐防及莊頭蔣得貴等園頭任世臣等閭陽驛羊場河白旗堡巨流河邊門彰武臺清沙河兵民無不俱至大抵九屬無慮數萬人皆得借口食以濟饑而廣甯之窖穀以空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先生自若也是年也三月雨粱生蟲禱而驅之立盡五

月苗又生蝦螞復禱於神逾夜皆自死溝道中已而大旱步禱二十餘日得甘霖霑足於是廣甯獨書大有蓋精誠所至天人合應若此會署尹檄催所借穀豆悉限十日內完全以俟盤察與衙署有[illegible]欽差戶部親臨各屬盤倉乃廣甯借項多勢必嚴遠近百姓無不曰仁君活我其可負乎大者牛車小者擔負相率俱來償及奉盤時廣甯穀俱滿定甲於各屬反稱最因是具文請蓋倉以備當事格於例不允先生曰不於此時謀而仍委之於窖民累終不紓矣乃以諸寺廟不奉勅建不合祀典者盡改而爲倉得數百間穀豆胥貯郎盡銷毀歷年百姓之認欠認

賠各結狀而大害遂永除焉先是有旗員白爾閼圖於廣甯爲豪右佔奪田園把持行市商民受害莫之敢攖先生初下車卽以法制之雖居章京如故而歛迹不敢妄爲心甚啣之適有毘羅庵亦在故倉中遂率甲兵糾僧黨搆造毀 龍亭大題誣訴鎭守將軍會訊京兆事以得白倉用是成而白爾圖閼之舊佔鎭廟地畝仍責令退出還僧弭首帖尾不敢復張然則先生誠所謂不畏强禦者哉蓋惟先生立心行政一一至於誠是以遇事敢爲而物亦無不以誠應者他日有趙現玉殺人而逃以疑似捕山西客民馬化甲於獄先生至廉得其寃狀顧正兇未獲執讞者不肯據出之一日趙現玉忽自到案盡自陳其殺人無隱且曰我不忍賢令君以逃犯之故受劾也馬化甲遂出於獄嗣有關三冒認義州民劉項全家爲奴先生問而力申救之關三亦感化自首服焉易曰孚及豚魚此之謂也先生於倉儲旣蓄藏出易法遠近咸稱之內務府欲遂以巨流河以西莊穀數十萬石請交廣甯縣管理先生曰昔以無倉故廣甯穀多窖藏土烝雨濕累民實深今百姓甫離湯火而又委之以莊穀他日之累於民者甯有旣耶乃投具無倉可貯印結於內務府乞其奏免初甚難之以陳請之力不得已轉奏 勅部議令巴顏蒿倉

收貯而各屬所有分貯之議得 俱停論者尤韙之先生之爲治善政甚多不能俱載載此數端 庶幾士人君子之秉鞭作牧者有所觀感云

倪蛻杜使君撫夸圖記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之生民固不以中外異民之秉彝亦不以華戎別以今而見古由往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吾於烏蒙見五年三變而慨然矣烏蒙於漢屬牂牁郡自元後始置土府隷四川知是府者爲祿氏世守歷明至 本朝皆相承弗替吳逆叛獨能不受僞命抱印堅拒者九年吳逆亦無如之何旣蕩平朝議嘉其節令世守如故初祿萬鍾之父鼎乾死其弟鼎坤欲蠱其嫂而奪之襲嫂不從諸夸亦不義其所爲坤乃紿川帥劉受安撫司據有營侚掠鄰境無虛日祿三官之惡聲無不懾之者川帥以祿萬鍾方守郡而使屬目披猖至此因褫革其官然萬鍾猶孩提耳諸彝不平欲攻坤坤乃率其黨數百人而逃時東川府方歸轄雲南文武會勘疆界對江卽烏蒙境坤遙呼東川汛兵曰我將往深山若雲南容我我以魯甸贊曲鎭劉帥遂遣官納之旣而征烏蒙並及鎭雄此二土司者俱削秩遷豫章地悉歸雲南當是

時夸民之死者不啻數千而坤又將夙昔所嫉之人盡疏於主識者靡得脫其族子祿永孝與焉坐以兒亡收嫂棄市乃其妻祿氏在米貼未獲副將郭正域率兵百人往捕勿戒盡殲焉乃發大兵剿之鶴鎭張帥憤甚立洗命法無少長皆死匿而獲者鍘手鋸足刳腹竿屍其不敢出而自死巖箐間者又不可勝數通記死者不下三四萬人於是以米貼為永善縣調廣通令宰之即杜使君也使君本仁守信體寬務斷招徠撫綏不遺餘力導其蒙過其淫不示之以聰明而民不迷不拘之以禁錮而民不困永善之遺民俱知有賢父母矣祿鼎坤留雲南意常怏怏及奉　內召不知所為其黨欲刼之不果然禍芽已萌會劉鎭移節於烏羊粟不普民甚苦之坤黨因而生變殺鎭帥並諸官吏而漢民之罹於禍者甚多一時東川等處相繼起而永善獨不從亂是時也杜使君因公來會城以太夫人病請假奉湯藥聞變作即謁臺使告行臺使以事方急恐其不能無虞使君曰職不去民心不寧乃疾馳而去過烏蒙諸帥亦難之使君慷慨攬轡而前漸及永境老幼來迎者皆望而哭曰來何暮也使君抵治所各撫存之如初仍上書臺使明永民之不反乞師命弗加而臺使亦信使君有素止諸帥勿侵永夫永民非向稱暴悍

不法自遠於恩化之民哉今如此其守死而不與於亂者是秉彝好德而能然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一年使君秩滿遷知霑益州去之日永民泣血相送者十餘日不絕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初大理府陸公世宣守烏蒙仁惠人也與使君寶同心至陸公去而民始叛是可以察其情知其故矣杜使君近作撫夸圖若曰均是夸也撫之則我民虐之則我寇為人上者奈何不儆嗚呼觀此圖者可以悲其志矣使君名思賢遵義府人

徐崇岳遊九氣臺此碧湖記

人自滇穹九氣臺為小西湖丙寅秋始覽其勝臺在城東里許出東門即草湖湖心一綫堤沿以古柳映水同碧跨石梁四規模雖小而風致不減六橋湖中地可半頃人市居之復有怪石如龜蛇狀高丈餘相傳與水上下亦靈石也搆真武閣鎭焉石竇中溫泉有九瀧瀧湧出如鼎沸不可試以指朔望氣蒸然分九道故名汲泉入茗即可飲膾人點以椒鹽少許謂能寬胸胃沽酒置湯中輒熱坐石上飲煖如重裀土人引湯為浴池溫熱隨其蓄洩浴罷登閣覽平湖中十樹一村五樹一塢水西人家以蒲柳疎密為隱現時見小舟人影縹碧而菱藻荇蘋間鷗鷺

出沒久之鼓棹尋諸水村大約烟從樹出水與堦平可濯足牀下可垂釣枕上殘荷數十頃淡而豔至海口澄然一碧如綠玉無復湖中荇藻惟茈碧花生焉花淸香如錦蓮而小葉襯初生荷錢其蔕長可數丈湖之得名以此山海經謂罷谷之山洱水出焉昔人以爲卽其地谷源在望擬尋躍珠處以日夕風濤不果然亦觀止矣遂回舟因西顧標山之林麓東仰赤壁之巉巖如迎如送而九氣臺忽亦入望氣縷縷如青烟柳隱盡處樹抱山城西峯寺觀倒影湖中潤碧山紅組織如畫人知滇穹之勝在九氣臺而不知其勝尤在茈碧湖楊用修謂新蒲細柳似江南

信然惜未經點染故茈碧湖之名未振人之抱奇負異名湮沒而不彰何以異此然苟以青泉白石化爲粉地糟邱則失眞面目矣湖名未振而得全是又不可不爲茈碧湖幸也七月旣望因記所遊於李象岳之止舫

予曾三至滇省矣終未獲操一葉舟往尋洱源今讀此記覺山光水色欲來親人湖名未振而淸全是石公自爲寫照處

李崇階遊火井記

相傳蜀中山水多奇觀而火井爲最博物志載臨邛有火井以筒盛火竹木投之輒然桓靈時漸微孔明窺而復盛至景耀閒有以家火投之者遂滅不復起毎奇其事而竊竊焉疑之丙辰秋余令釜水始知井去城僅百里許詢之父老與紀載畧同疑少釋然爲吏事所羈不得一至新羅而覩之丁巳冬奉上檄有自流之役問之土人云火井有五曰新羅曰鷄公曰桐梓坳曰牛心灘其二全火其三半火而新羅爲最諸井皆距自流不遠適萬子襄文折柬相招取道新羅作歸路因得觀所謂火井者取火于井以之煎鹽井之深不可以丈計近鹽竈四五尺以栱圍竹筒斜伏地中引火入竈筒去竈五寸許以土爲竅接之傍復中立一竹筒爲起滅關鍵其火在筒以手捫之不炙手及其

出如擔薪之焰勁發猛烈與家火無異特其光稍綠土人備陳起滅狀謂鹽成時宜停火則以泥水撲置洞口卽止其聲入地如雷鳴然及取鹽水貯釜內去其所蓋泥以紙然火向筒口卽勃發當其甬然時須數人以大木極力按釜否則火勢衝釜起屋且焚其焰之烈如此入夜不須燈燭但取竹竿通其節插而引之火且上騰一室朗然不息竹亦不燬此自然之火不假寸薪所謂全火也若鷄公桐梓坳牛心灘諸井須薪少許佐之而焰乃盛余飽目移時且聆其所以起滅之說始信紀載與人傳不謬而反惜當日博物志之所載未詳甚哉聞之不及見也如

此夫去井不十五里抵萬子居因述火井之奇萬子謂余曰流濕就燥炎上就下勢殊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其理定也今井中出火而燥濕之位易火不然木而生尅之理乖此得毋爲燧人氏之所不及察與司爟氏之所不能辨乎余曰子奚此之疑天地之大一氣聚之水之與火陰陽餘氣獨不見夫南荒之中有火山南海之中有火穴其地産水燒之不損有火浣布燃之不傷淮南子謂皦得火而浮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彼火之不焚乎倚其始出乎地蓋氣耳見風斯火於以見五行之互用而二氣之不相離也明矣故植時

之陽則孔明窺而盛値時之陰則至桓靈而微景耀而墮夫亦山川之氣與時而移耳子奚此之疑萬子聞而笑曰審若是子於陰陽消長之故瞭若觀火矣因筆所見而爲之記

張端亮遊乾陽洞記

丙戌春三月刺史劉公孝孚往祀龍祠五里至萊玉山麓有潭淨影迴波遠混天碧下注於田溉禾可千畝民利賴焉故祠之左爲龍泉書院僅廢墟相傳州人士讀書其間兆飛騰者甚夥龍之爲靈昭昭也刺史歸于小憩龍樹下盼乾陽洞未遠遂勃勃然動遊興命從者攜壺挈榼邀孫子子儀籍咸輩童冠與俱

既行且止至二天門怪石林立馬不能進褰衣而陟三里至椰梅亭亭肖眞武入山像奉之亭右僧舍爲滚石所擊僧不茶毘而韲粉矣傷哉由亭折而西爲眞武閣梯石攀附里許始到飛甍畫棟曲隄迴廊皆在藤蘿之上下視城郭東帶異湖特蜉蝣一邱王者進杯茗澆余快甚良久孫子謂予曰茲山拗折險阻未易窮盡曷努力焉折而東爲雷神殿踞大石四虛無倚俯臨巨壑天風所激隱隱動霹靂聲靡直心者同居不可又折而上爲三元宮宮後爲凌霄殿昔燬於野燒今易土木嵌磚石規制堅偉不異嵩山之石室至此更無上矣取路而下益陡削逼仄

夾道之石若獅怒猿奮龍攫虎鬬厥狀不一有片石印仙人履迹長尺深寸左趾宛然僞配以石殊不類轉至佑聖宮風急如矢閟戶默坐越百餘步始至乾陽洞儼萊玉山臍窅然而深廓然而敞老樹屈鐵蒼藤舞蛟細草蒙茸幽花嫵媚中奉大士石龕間錯置羅漢洞之右盤石磴數十丈爲靈官殿殿左突垂崖壁捫壁而過則老君閣地僅十笏架屋於空直等危巢像則冶金爲之數十人難舉傳有樵者負而置之龕中稍側更不能移階下甃石作七星導泉環流暗洩於太極池由池而洩於洞口冷冷碎玉戛擊有聲其高絕險絕如此余心冲服慄不克久持

復止於洞與諸子酌甚歡無何夕陽在山促我歸步過磨針亭仰視石刻已模糊難辨徐至山麓僕夫整鞍候抵署而心之沖股之慄仍未已客有問之者曰乾陽之遊樂乎答曰樂則樂矣若茲遊也不可無一不必有二

趙元祚我山記

我山僅寸勢分兩界變態非一側看成四峯兩峯左前參差互出中一澗直瀉雙峯下兩峯右退一則高聳峯頂岐嶒瀑布從天而落懸流萬丈一則旁出銳而小僅當高峯之半另開瀑口噴而怒放橫看爲嶺爲壁嶺綿亙於前右昂二峯斜拖山脚於

左谷口出焉由谷循山徑而右得石室居中上有少室望之若規無路可至過石室則安樂二窩矣直抵峯下一月窗通峯之陰嶺上天池深不可測壁端立嶺後稍左斷而復起與前二峯錯峙一橫一豎氣象萬千更轉而看之兩山劃然迤邐相夾而來前之所謂嶺者至此而露其脊且得其盡處壁者至此而形其峻如片之削如稜之窄如九天之雲嫋嫋而下垂中有大壑乃山之包藏處即桃花源非身入不知其別有天地愈轉而看之蒼巖在面一青峯遠映巖藏三洞下橫一溪即前小峯瀑水之源也小峯與巖左斷處相顧巖右懸空倒掛一峯流水落花

山高月小其在斯乎我軒子環而遊遊而樂私之曰我山有愚公者過而羨之問津於我與之縱遊更窮其妙旨上巖巔俯視一切四海之內六合之外無所不見愚公曰山如此其大也子烏能獨私之安知此中非尹之耕士說之築巖夷齊之薇山周尙父嚴子陵釣魚之溪甯戚百里奚牧牛之地巢父許由沮溺丈人輩飲水洗耳養高藏拙之區安期羨門王子喬諸仙人採藥煉丹長生久視之窟與吟風弄月之所嘯歌憂讒畏譏之所寄託蔬食飲水簞瓢陋巷之所浮雲奈何子獨私之吾豈不能移夜半且負之去我軒子曰公果愚移山就公不若移公就山

愚公恍然大悟躍然下巖尋之不知其處

趙元祚坐冰車小記

冰車長不過五尺濶三尺許二木板爲邊中橫三檔邊底包鐵條一其形似牀俗曰冰牀北地冰堅日載人物往來余向於長安道傍見而笑之甲寅臘月奉委查看水淀爭地輿馬俱不能至自邑抵劉家莊覓冰牀坐而行行不數武見婦孺踏冰面走夷猶自若爲之危而不知余亦在冰上矣拽如牽車撐如刺船其行甚疾有聲轔轔鏦鏦錚錚如鐵騎之馳驅間有冰花橫梗如銅牆鐵壁鑿而後過之已而走大淀中似到水晶宮一片光

明全無障礙憶昔之月波風濤景界全非顧而樂之縣誌載白洋淀波起如山往往壞漁舟今如履平地及思薄冰之言咸慮凜冽不知冰下淵深幾許雖古人王尊叱馭未免行殆矣環淀百里往返從冰上已六十里而餘爭地皆在冰中使此地長東何以爭爲冰下魚龍鬪吾冰車將無雷霆是驚乃漁者羣鑿冲沖必取魚於冰底而後快是冰雖堅魚猶不能安枕況履薄者乎余有戒心爲之記

此即所謂冰泮也俗呼冰牀予曾有句云負而趨者神原眼縱所如令勢可幾與記參觀之可得其概矣丁卯小寒日師範記

李偉雲叢山石泉記

山之盛得水而益奇或峭壁千尋根插水底增眩鏜鞳浸薄舂撞或垂紳飛瀑下注懸巖又如幽澗清泉涓涓細流淅瀝林谷之間雖未極耳目之觀亦殊增遊眺之興也叢山爲雲龍形勝第一而水絕少惟山麓有泉止而不流騷人墨客每以是爲恨壬申秋余偕學人段嵩如飲於叢山頂鐵躋古柏下睇覽既久以醉欲歸忽聞水聲淙淙出林樹間因步尋之東西數十武果得泉其源在亂石中下流倏伏倏現從巖上跌入谷中勢急而咽沸而爲沫激而有聲有巨石横其衝分爲二道至谷口仍匯爲一渠旁多栒杞冬青之屬側垂曲映實纍纍赤黑異質錯落披拂中爲小邱可容三五人與段子左顧右盼欣然忘返不覺酒力忽解遂移具重酌且謂段子曰水動似智而靜似仁至其怒流衝激不爲巖石之所撓則勇甚泉之德殆不可及也惜也僻處山陬而餘波之潤未廣世莫有知之者

張漢西五縣紀行

臘月十四歸自鳴皋復奉檄行西五縣哉生魄車騎西出是日次新安宿鐵門次日次澠池宿土壕鎭土壕即杜甫所咏石壕吏地次日次硤石驛宿磁鍾嶠函之間吾舊游不復記且累日大風下帷兀坐聞輿夫謂車馬皆退行傳所謂六鷁退飛此可信也次陝州風少定時靈寶多令署陝事館舍軒豁又風日晴好差快人意午後過曲沃宿靈寶風日亦平善靈閿兩縣予向未至其境越晨出郭三里過宏農澗入函谷關有夏直臣關龍逢墓石次稠桑宿閿鄉爲廿一遵例於閿館鑠篆曉發次舊閿鄉縣直抵潼關界西望關城在高岡上巋然雄鎭北俯黃河平流如掌自關回復宿舊閿鄉由潼關至閿鄉諸山皆土阜壁立中劃一徑人如行委巷中往來兩車闘無讓所時有繞閒道行

地平衍西南望秦山靈秀有佳色輿人曰此山石也太華與此山連有秦頭號尾之諺攷韓昌黎詩雲橫秦嶺家何在卽此是日過盤豆鎮遶紫營稠桑諸地宿靈寳時將至稠桑日盡暝火行二十里至函谷漏巳二刻予有詩曰不是關門無戍守此行那會學鳴雞蓋自嘲也遂渡宏農澗達靈寳宿焉記予昨自靈寳西往時渡此澗可半里許水石參錯雖冬涸中有長流奔湍急瀨馬不便于行行人濡足凍流中甚苦兩力掖余馬危坐而渡乃達岸因言守土之官失覩途之義予一人不足虞如往來者之病涉何多令善之故歸而梁成明日復次陝州宿磁鍾自潼關至此郡志所載女媧陵黃帝鑄鼎原漢高帝古柏楊伯起校書堂鶴銜三鱓處及漢孝文帝枉駕訪河上公雞足山皆近驛道未暇遊是夕屬令命人走二百里迎予有歲餽予笑曰此暮夜金也頃自關西來恐伯起笑我婉拒之使去明日過張茅次硤石硤石環驛皆山環山皆奇石地頗險而僻計陝州至澠池百四十餘里昔於此設縣久廢計此地縣當復置是日山行路嶔崟歷落石夾道如迎迓回顧函谷以西有麗無秀此爲佳絕惜午後風作微霰迎人因謂從者去風自西來風自東風伯何心不似朝南暮北之隨人意也頃雪霽日未晡宿上壕次澠池

宿鐵門曉發鐵門雪霏霏順西風東下予詩有不盡雲中回首望鐵門關是玉門關之句宛然圖畫朗朗如玉山上行少頃雪霽日出至新安還署歷三日歲除

陳綸藝園記

永在滇西南千里風景物色宜若與中土殊而通志稱其人喜游玩有江左風心嘗識之鎮著舊有池在城東隅爲前都督偏公所建嗣而廓之者榆城段公花木亭臺四時掩映活水灌池莊葉秀吐斯園遂稱勝地庚申歲余來鎮是邦重爲較藝地歲加補葺復於西偏卑濕處再浚小池卽以浚池之土纍石爲臺登是而東望則羣山環峙十掌平舒漁浦烟村農桑遍野回眺則寳峯聳秀遠嶂飛青鱗次樓臺萬家烟火四圍不隔盡在目前求之城市中之山林在所亦有予猶惜斯地之僅以荷著也因顏曰藝園觀德之餘偕賓從休憩風來月到魚躍鳶飛會心不遠藝也不更進於道乎夫幽深靜遠勝地不必在山林也從來豔稱者金谷習園當日才人學士往往見之篇章曾幾何時而雲散風流徒以供後人之欷歔憑弔而斯園孤懸天末興而廢廢而興今且駸駸乎大觀焉客是邦者詩歌嘯咏郡之人士絡繹恬遊相爲輝映共會心於觀德與道之中可不幸哉語曰

地以人傳余固不能重是園也而不能無望於後來者是爲記

傳爲訏借蔭軒記

蔭者何槐也曷爲乎借之借槐之蔭也何借乎槐之蔭槐東鄰之槐也東鄰之槐何爲借之槐生於東而蔭及於西西有軒焉巖溪子旅京之寓也槐非己有而蔭爲己有未嘗假之而若假之故曰借也每歲夏秋綠陰貯庭黃雪飛香逍遙乎寢處其下幾忘日之暑矣興至取琴鼓之或倚檻而咏或圍棋或啜茗時有微風弄影禽鳥上下與吟聲相答月從東來碎水滿身荇藻橫錯淸景逸趣無不借而得之適人之適因以自適其適焉或

曰天地逆旅也形骸塵垢也無之而非借也奚獨蔭哉巖溪子曰有是夫子之言也彼得失榮辱與一切是非毀譽盡可知矣是不可以不記時乾隆丁卯秋七月二十有六日也

傳爲訏遊小孤山記

乾隆癸亥春舟抵彭澤風日恬和波淨如鏡浩淼中一峯亭亭聳石骨予曰山之奇特至此乎舟子曰小孤山也欲以舟就之舟子曰水急石磯羸利易小舟其可徘徊久之適僧自山盪小舟來予曰天假之緣也遂附舟抵山麓危磴百餘級扳鐵鎖而上焉稍憩入石門足隨路轉巖閣在望有僧揖予而進散步縱遊右盼宿松左顧馬當遥矚吳楚山川如錯繡因憶小孤特奇麗丹翠凌雲起非放翁詩乎吟咏流連不覺心目豁天半旁有樓飛臨無地雲窗四闢僧曰此中碑記乃彭澤令滇人任公士茂撰也閱之頗與景稱仰觀峯頂有亭翼然予欲扳僧同登而石磴陡起足不任心目眩眩然耳颯颯然凛乎不可以上也時日已下春尋故道入舟迴望峯頂不能至而心輒悠然與之俱遠

予初登孤山時亦有足不任心之恐以問僧鶴峯頂所見較閣何似應曰登高更可望遠予喜其語有致遂奮勇而上侍

者多不能從追再游則不覺其苦矣天下事無不成于習也予題額云遺世獨立聯云江月開妝鏡天風響珮環萬香海以爲雅切因讀副憲此記漫錄之○繫中所采游記皆本省者惟聚洲先生峩眉普陀及此文筆俱佳而又與範若有宿緣每一展誦輒如胸中所欲言也丁卯鎖印後一日記于抱瓮軒入冬頗旱自辰至酉六花飛布意殊快然

王宇謨仙人洞記

州舊有仙人洞在天生壩上覆瀑泉下臨綠陰塘中一遂崖約寬三丈有石牀石棹石墩等物好奇者架空過之取瀑布作珠

簾坐其中水聲潺湲盈耳若置身蓬島間乾隆六年刺史高公伯兄鉽與學博李松巖師訪於土人又得上村左之仙人洞洞高峻如門宇東北向列炬入之約半里有天窗焉日光透石似東方欲曙石牀茶竈畧具二公飲酒賦詩其下自以爲仙境然亦至是而止未嘗深入閱三日陳生國政楊生先發邀予往自天窗入洞門低小曲折僅容一身洞左路尺許下臨大淵深不可測側身傍厓駭然者久之由是登石樓行閣道見有巍然如大雄寶殿者高七八丈寬十餘丈懸崖墜石俱成仙佛像水聲瓏瓏作金石聲竇乳流成石笋大若銅柱小若玉管析而視之

中空外朗晶瑩可愛殿前沙二堆以火照之作金銀色殿中獅象錯列無定蹤活潑如生嘗有取其象耳出者視之朱色白點宛然佛殿中物殿後有田三區旁立石象舊傳爲仙人耕處過數武復一洞門有小石牌牓門半闔半開其風若刺燈火逢之即滅遊人至此毛骨俱悚不可復入矣仙人不可得晤而於洞天福地已歷歷在人心目間二生告予曰聞之故老壩下蓬崖蓋其遊覽處殿後當屬密室不容他人近之故其風烈事雖未然言亦近似歸告二公二公欣然復往卒以曲徑偪仄至天牕而止因命即所見記之取以娛目適情且以待後之有事乎遊者

往在都門時宜春公會以仙人洞中象耳有取出者朱色白點爲予侈之予謂桃花源記乃淵明之寓言此事決不敢信今居然入之筆墨則眞不虛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特未之目覩也高公即守村名爲阜鉛山人丁卯小寒師範手書距與公論辯時已及三十載思之輒惘然者彌日

楊鯤襄陽隆中臥龍岡記

臥龍岡有二一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一在襄陽府城西二十餘里從來稱臥龍岡者但知南陽而不知襄陽只據武侯自言

躬耕南陽之說耳其碑題之多廟宇之輝煌南陽居其勝至於山環水抱幽秀奇絕則襄陽之隆中爲最焉乾隆甲戌丁丑庚辰余三過南陽登岡閱碑記見兩地之人有相爭辨者楚人曰在吾襄者是豫人曰在吾宛者是余遂以未獲登隆中臥龍岡爲恨洎乙酉復過襄陽詢之都人士因思先主三顧隆中武侯有隆中之對司馬徽所居去隆中不遠徐庶薦先主云有一大賢只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隆中之名只在襄陽而不在南陽則臥龍岡在隆中即在襄陽矣丙戌仲夏歸自都門乃由襄陽紆道訪隆中沿途樹林陰翳禾稼連雲溝塍繡錯嶙巒重重人

跡罕至約行二十里許俟登岡阜山勢蜿蜒起伏窈然而深悠然而靜枕漢江凭溪水虬枝盤石白雲爲籓籬茅廬非舊故址猶存惜爲明季藩王所奪而瘞冢於上然先生高風名蹟何容泯滅也祠前有抱膝行吟二圖碑云襄陽城西二十里有山隆然中起因名曰隆中先生隱居學道處也凡此皆與三國志符合若南陽臥龍岡在城西南七里許一帶平岡且地屬來往通衢當兵戈擾攘時戰場逼近之區亦非棲隱之所則臥龍岡之稱在南陽府但本出師表一言而云然耳或曰先生家居南陽躬耕已久後因四方兵起難以安處故移於襄陽之隆中以隱

是說也余姑存之大抵名山勝地原爲高人所托跡而地以人傳人傑則後世之居其地者皆欲爭而有之比比皆是况武侯名遍天壤南陽與襄陽相距僅二百五十餘里卽以臥龍岡爲在南陽也奚不可哉故記之

隆中屬南陽郡凡襄鄧之間皆是也南陽名縣在漢以後武侯茅廬究以隆中爲眞不必尚作疑詞而文特頓宕有致

倪蛻彩虹山記

昆明之里二十六高嶢大高嶢之鄉以百計密耶爲大密耶之村九廟村又其最大村在彩虹山趾山故無名泉州周廣文續緒卜築時適虹見因以名之開鴻濛闢林莽啟窾竅立臺榭洞壑泉流靡不發露經營五載始成歲庚戌余乃得登焉自普坪走岡阪溪澗中幾二十里達廟村山隱不見從田塍溝水間穿入數步一折村樹忽開乃得尋麓而上不百步有亭翼然名韻玉表泉德也泉不一而於此匯爲池號浣雲登亭而望烟村歷歷如畫小折數步爲虹山書屋崇臺廣檻所見諸山翠濤青海雲氣成龍而村春落落僅聆微響於下方而已時亭午日影乍移彩虹忽見客曰此山靈示應良非偶然曲廊南繞有樓五楹顏曰山堂清簟疎簾可以坐隱從傍軒出拾級數盤稍平乃得

月嵲巖老蟾蜍披排礧云銜眞珠雹何年下天而隱於此又稍北有亭客聽楸以其對碁盤山也出亭攝衣而上南行夾路皆波羅樹歷石磴而下有亭方以長蒼然逭色平曠無際余曰亭可名爲蒼逭矣扶林木取路曲折下得一巖泉流出焉地與景俱幽清而以近庖廚不假濯治字以蒙泉易曰果行育德功在養正耳由山堂而北廣文於此築歸宅焉是山竟體陡峻築宅處始爲敦邱倚一峯形如魚立尖山在立魚之東闢其土多奇觀老不克登猶之弱海返風云還書屋望東南坡巽之至其處環視益樂乃謂廣文曰此坡沈埋久矣然未始非幸而有今日

之徘徊宜於此結草閣綴以荔牆荆柵則遥望山堂雲巒隱見若蓬壺之在滄瀛而爲神仙羽客之所徘徊坡耶閣耶俱以徘徊名之可矣廣文曰然且求爲記以徵之故爲述其大略如此廣文爲吾友能靜周翁之子翁與余交二十餘年最契故翁諸子皆以尊行見事余亦不之辭方廣文治虹山時人或笑其靡遺貲興土木但翁暮年志切居山每欲與予結隣築室當余買山時翁爲相基僕僕無虚日迨余基甫定而翁歿今廣文將構影堂寓翁之貌而奉之是欲成翁之志於旣化之後者也人亦毋徒以土木之侈而訾之哉

予最不喜人之評游記者輒曰柳州柳州夫柳州固以山水記擅名求其所以爲名則不止在山水記也老莊告退山水方滋晉宋六朝開游記不少可傳之作即唐之孫樵歐陽詹皆表表者人特不取而觀之耳蛻翁是篇大類晁具茨陸渭南然必山水之勝有可抒寫故于捉筆時俯仰揖讓情可生文文可生情若荒穢之墟雖使柳州爲之亦當減色況非柳州者哉丁卯小寒夜記于抱瓮軒之燈下

楊履寬于園記

光業楊翁爲園於宅之南西倚崇巒右帶連岡前環清溪溪之外羣山之拱揖於牆頭者不可勝數其左屋宇鱗集樹木交蔭翛然令人有南村之想園中因水爲池蒔荷約一畝池之上下雜樹果木花竹果之類以梨爲勝樹少而種畧備竹則勁節參天叢陰冪地自龍絲以至雲母靡不有其餘花卉供點綴而已予以己亥首春爲雞足之遊王月朔三日自山返謁翁里第翼日遊於園時桃初破萼池冰未泮他樹木尚含芽惟竹頗猗猗頎而樂之翁爲予言先世自秣陵遷楡高祖耀極公自楡來宅於兹及予四世翁伯仲四人白首雍和無間言子三人邑諸生從子七人秀川以辛卯捷南宫官水曹逢齋文名槩滇西與予

善則秀川之兄而先生季弟之冢君也翁又言祖父世以耕讀爲業里中風俗純茂有懷葛之遺邇者二三子相競於科名視昔則少殊予初爲是園將以娛老且爲子孫讀書地子其爲我名而記之予因取君陳孝友于兄弟之義而名之曰于園且爲記其名園之意曰父母之愛其子也如其身是故子之才否及其榮悴升沉皆有命焉而不可强而父母之心則未嘗有殊也人惟父母之愛薄乃漸及於兄弟亦惟兄弟之情乖乃不順其父母此孝友所爲相需而一家之政直從此始也抑猶有說一父之子謂之兄弟一祖之孫謂之從兄弟過此爲再從三從以

至於服窮親盡相視直若路人然原其始固依然一人之身也循是以思於凡兄弟之才否榮悴升沈可以岐視之乎其得之者不以驕其弗得者不以忮吾身同之焉耳夫如是然後可以慰生者於目前而妥殁者於地下斯其為孝友也大矣譬之人身耳目手足均所愛假令聾瞶其半體而殘廢其一肢吾未見其為全人也今雯若昆季年逾强仕朝夕洗腆忘倦而霖若刻志下帷期博一第以慰翁於遲暮其於孝均無愧矣暨自今終守翁家法行見斯園中樹生連理竹挺合歡黎垂交讓之枝萍開並頭之蕊予雖耄下尚將為先生賦之

不盡之意俱含于言外是為有關風俗之文

馬培元宜良縣雙塘靈泉記

縣治駱家營東里許有雙泉焉俗名日月塘塘濶半畝有竅二左呼右吸滃然出泉如湧珠或沙水團結蠢起數尺逾時始平有痕如暈隨竿投之一吸以入一湧以出吞吐出納浮精凝景莫能名狀竊以水陰象也從太陰之盈虛以為潮汐陰陽闔闢氣機鼓盪湖海之大應爾茲塘也水不過一勺而一闔一闢若有湖海之觀奇矣名以日月宜乃省志弗採邑乘不傳而噴珠潄玉之靈境付之閒曠之區士大夫鮮有知者樵夫牧豎雖知而不能言此其所以寂寂歟抑山水之知遇亦有待歟今逢李邑侯重修縣志一邱一壑俱入採擇以備披覽則日月塘亦如蘭亭之遭右軍矣余故幸泉之遭而不計文之陋以為之記

明楊一清遊宜興二洞記

予舊聞宜興張公洞甚奇而未及一造久之又聞有善權洞奇觀相甲乙謝政以來多約往遊者制于踪跡奪于病冗未有以應也嘉靖壬午秋九月既望偶訪舊至丹陽之七峯歸自沈山至經山宿紫府觀是月二十一日至新豐鎮獨眭生翀從廣陵張生倜適至併留舟中予曰練湖去此不遠盍往諸遂登舟至

湖莊日已暮乘興東下始語之故兩生甚喜夜二鼓過丹陽二十二日晨過常州入小河徑趨宜興初無知者未至約四十餘里日黑舟人告勞予勞之趣之行二十三日早至縣北關橋下予舟大不能渡乃覓二小舟而東退予舟三十五里以俟遵東溪抵蜀山南入菴畫溪行約五十里泊溪渚問之途人陸行可六七里乃至洞予三人登岸飯樹下籍草而坐以氈為案各飲數杯命童子歌侑觴甚樂覓肩輿不得林間巨室莊園有竹輿一質得之令舟人舁以行兩生步隨岐路多莫知所適二白衣人在前問之乃復回導吾輿曰我輩正欲往張公洞問其姓名

漫應之不能記將近洞蘿薜中茅菴數椽一道士出迎奉茶然香前導緣石徑而上達于洞洞口草樹陰翳三面皆飛巖絕壁高數十仞洞門廣踰四尋深數十丈迂曲歷百餘磴磴道險滑俯僂而下廣可容百人大石離立下聳欲落石色碧綠乳髓滴瀝石燕相飛擊有聲詭怪萬狀若劍盾戈戟撐拄或若虎豹蹲伏而拏攫或甍棟崛起如締搆然應接不暇予嘆曰天下之奇觀也覓所謂丹竈井田不可得前行數十步益深遠險怪予悔不著草屨滑不能行前還坐石臺與張生對弈忽里社一人至向予稽首曰本縣何尹來迎言未已洞口一官云是巡檢領兵

卒數十人護從何君名棟陝西人以御史忤權貴人被謫先是謁予嘗有是約予曰約則不來或乘輿而來終使君知之不虞其即至藍易小舟時爲岸人所窺因探得之耳予方裹糧攜酒有宿焉之志見蹤跡已露匆匆出洞右轉至會仙巖水清寒沁骨峭壁間有王守溪費鵝湖題識在焉少憩即行抵舟日已暮三人者復送至溪渚揖而去舟發予與兩生劇飲放歌舟人作棹歌相和答行二十里遇何君請予登其舟予問曰此行甚密何由而知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烏得不知宜興丞周賢少嘗從遊亦候謁于舟坐談久之何君曰張公洞不及從公爲歉請

從往爲善權洞之遊予許諾何君就別舟予亦少寐五鼓至縣郭入水關何君請駐公館不許請乘月登長橋少頃各登舟兩生隨予遡流而上宜興故所知與數人聞而來謁各乘舟躡其後西南行四十里登陸又肩輿十餘里至善權寺由方丈後循山麓以上亂石輱軻趑趄而進是爲乾洞洞門廣二十尺予與何君先入兩生隨至洞中夷曠可容千人奇形怪狀天然精巧與張公洞無異而空明洞達則又過之鑱石作佛像有石筍高十有三尺號玉柱秉燧以入行百餘步聞其內深不可測有石碓石牀石羊馬欲往窮之而病眼不禁煙燎又懼險滑不能前

還坐空濶處何君置酒設饌歌吹並作聲徹於外山童林叟咸佇聽焉予飲十數酌沾醉遂出洞左旋崎嶇山麓間爲大小水洞實出乾洞之下泉深無底大旱不枯清流瑩徹自成宮商予坐磯石間呼酒再酌斟泉水濯面毛髮凜然日將黑盤旋林莽間不忍舍去予欲須月出而行僉謂下澣無初宵月下山坐方丈何君復設具觴予良久登輿各就舟而下風逆舟頗艱二十五日平明至郭不令停舟遂入西關出北關登予所乘舟解纜而發何君請少住予辭何君與周丞送三十里予恐妨縣事强之回二十六日晨過常州亦無知者二十七日午過丹陽午後

至丁卯橋莊不宿遂入城蓋往返凡七日而奇觀盡得平生勝遊無逾於此遂書以記之

既且勝情自愜元覽天下事一經著意便不能如此暢適喝道者俗者屐者稚絕書者快一謝及昌黎公終是宋漢

高澥映金剛經一合相下不可說解

吾儒自聖人指一仁體爲一元歸復之始而義則配之斯純乎不漓之天性也匪爲漓之則烏以澄匪爲染之則烏以濁此仁字便是直指心法義猶落在二三不謂習相遠而利欲紛此曾氏子憂物紛則思格之俾物物之理一斯格所以致其知也紛

之則心必不正心不正必意不誠斯所以用誠以明其止善之功如此故其學以脩身爲本孝以守身爲要戰戰兢兢日如臨深履薄積力久以盡乎忠恕而已嗚呼四勿三省一歎之與一唯何所分別哉其得道統之心傳斷斷不爽至子思則以喜怒哀樂之莫能中節遂有以昧夫天命之性善務脩道以明之故始有求誠之方終有存誠之要莫不由乎飲食之常至於參贊位育之大用力於不睹不聞之微深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然以中庸難能故先慎獨其幾循費隱以聽乎察庶盡人道之誠然誠之難可以遽明也務擇善而固執更克之以學問爲內思而外辨之大端不外此誠明交盡而已至不思不勉則從容乃能由中於道道至於孟氏以戰國之習霸也熟揉仁義久假弗歸乃道性善而正人心以知言寓致知之事養氣充力行之功俾集義以直涵之務屏乎其所害此知養之道蓋發前聖之秘蘊使尚虛以謀高者得所養以企夫門而思入乎其室焉呼僖中之端木與夫顓孫卜商之流大都積義而務大縱恣以中緊者也以故聖門之學歧則權奇句摘取舉之術成故戰國極於縱橫而後已也秦降迄於兩晉又以清言爲名高擅藻采以開六朝之習故漢薄其競麗仕多卓卓於循良率是以還要皆求工

於其末遂釀五季以忘本之亂有以哉唐以風詩後之八姓又斯漓矣宋自濂溪以致二爲入聖之要以立誠爲脩學之本廉以取名銳以求志觀太極之實理爲一貫之心宗遂以主靜爲守默之學然後理學或一見於世嘗謂二程子曰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二程勇于行不爲空文遂悟不傳之學於遺經明扶中和於事事物物莫不以誠敬存之其時聞風者誠服覩德者醉心然視爲僞學而傾擠之殆亦幾幾乎危矣吳著迪世元晦降申始師李延平延平教以從裏面體認先生遂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時時居敬窮理乃曰物物格到知致力以知本

爲學二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故西山眞子曰孔子集前聖之大成紫陽集羣儒之大成洵然矣嗣是金元入統則仁山金氏篤恭以敬一白雲許氏砥行於始終數子而外泯無聞焉歷明越二祖而迄成宏理學推李時勉爲首爲祭酒六年遂乞休焉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莫與敵者其後則羅倫之隱金牛何喬新之尋白鹿章懋粹中貞恪而歆動舉世卒皆遵宗程朱表倖天下者也當時世俗之龐純道風之渾噩其後楊方震之居敬窮理及老不懈鄭中孚蔡伯贍之志樂顏瓢貧甘范甑以聖學而寓之於舉子業中及鄭歸里中不知有侍郎蔡則稜

家建寗志趨考亭遺風焉故先正謂自象山引釋以亂儒借儒以文釋駕僞以亂眞端自此始致白沙有自然不假安排之說宅元神而門瀬氣而又雜之於黃老矣先正又謂江門一唱早續象山之燈致虛良能再啓姚江之鑰迄陽明以悟良知爲法門其徒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一舉而怪變百出遂致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又立三教一家之說以渾同之此正嘉百餘年間各爭技于靈蛇互眚疑以載鬼于是理學淪亡至今尤染其積習也其時如顧叔時力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謂曰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以爲佛自立空宗而陽明陰壞實學耳迨後豈復見如高景逸薛惜明大萬變在人而實無一事之言取吾儒靜坐法覺心以潛氣俾之以塞乎天地間以續孟氏之學哉夫至今日則理學愈難言矣當周程朱張之望重行脩人且目爲僞學繼則排之以僞黨甚則盡之以逆黨欲殺之矣喬瞰何人斯敢談理學耶故轉就釋典而極明之俾門內之學轉於門外得之也此無可如何苦心蓋欲以實理救空法此卽是不可說妙合不以談希言順鴻蒙者各相契取已耳釋又自折蘆以來別傳教外遂吞棘栗屎臭乾已務令妄絕貪還方許斬釘嚼鐵隙鼠注猫睛崖師礮象魄

卽是不可說說卽落成因則於法相不又幾幾斷滅矣哉要知如來金針悉從芥子中穿之透之無非實理蓋得此實理卽是不可說知此或於吾儒之實學有以一證也

高奣映駁呂留良覺字解

昔閱呂石門講義謂覺指此理則是使先理理後理矣可乎蓋先覺先得我心同然之理也覺字卽作理字看不去今閱甲戌扶質房書陸希部先生亦泥講義以爲外道將覺指心要知佛氏亦並不將覺字指心蓋覺者心之靈通虛與使先覺覺後覺之覺字差同然吾儒之覺字就據理有契會於心處而言佛氏

之覺字則以心上了徹處而言稍有千里一毫之別竊鄙庸之志在于講學以一講學則謗誹滋生非徒無益確知其難入故忿然註佛典多有所寓吁吾道之不明咨嗟涕洟何處告語哉

趙州師　範　荔扉纂輯

藝文十五冊

陳士驥（南安人順治庚子舉人）

郡伯盧公去思碑

闕禎兆

準提閣碑

王立憲（建水人康熙丙子舉人官主事）

開巖洞碑

何其偉

趙總兵紀功碑

趙　城

三節祠碑

倪　蛻

馬烈女碑

王思訓

廬山秀峯寺碑

彭敬吉（趙州人乾隆丁巳進士永昌教授）

重修大海子碑

李因培

楊文定公學庸講義序

萬以敦（阿迷人乾隆乙丑進士山陰縣知縣）

儀禮易讀序

趙士麟

選舉論

萬友正（阿迷人乾隆壬申舉人泉州府通判）

普名聲論

錢　灃

光武論上　光武論下　王祥論

楊履寬

馬援不與雲臺論　慕容恪論

闞太和（通海人乾隆甲午優貢）

留侯論　梁孝王論

倪　蛻

駁論

劉　彬（永北人布衣）

王猛論 謝安寇準論 佛教論 道教論 蘇秦論
晉武帝平吳論
徐昭受
管仲子產優劣論
丁亦翼（彌勒人乾隆戊申舉人）
書梁鴻論後
趙士麟
郊祀考 樂律考
倪蛻

魁星考 揖拜考
楊履寬
釆蘩詩考
王藩
古文尚書考
趙士麟
平定漠北頌 與宋中丞書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陳士驥楚雄郡伯盧公去思碑

古今之天下所恃以相維於不敝者惟此忠孝之氣而文章事業則其表見者歷考前史如渤海潁川循良卓越矣而著作不彰嘉州蘇州謳風雅絕倫矣而治績不稱於後世則兼之者難也我郡伯盧公世以忠孝傳家太先生亨一公樹幟詞林嘉謨讜論顯爍人耳目及巡撫湖南清德著於當時豐功垂於奕世迄今讀長沙諸奏疏與悅安堂詩草忠孝至情溢於言外未嘗

不慨然想見其為人公為亨一先生冢嗣幼承家訓不以門第驕人雖世襲軒冕而布衣韋帶處之泰然故筮仕畿輔若交河若清苑若畿西捕盜司馬以迄新安刺史所至興利除害卓卓著功業而確乎不拔之操初終一致歲丙戌來守威楚郡當西迤衝要地瘠民貧日奔走於車塵馬迹間且兵燹地震之餘瘡痍未息所期望於賢守者以其能欽恤我殘黎無胥戕胥虐務德化而刑不瀆也以其能念田家作苦輕賦斂禁科派俾相安於耕鑿而婦子甯也以其能輕車減從即往來差役不徇情面濫給夫馬柴草鄉總無由借事生風以蠶食我下戶也以其能

除計口授鹽之害捐月規減鹽價而窮黎僻壤陰受其賜也以其能矜商恤賈稅課從輕往來之行李不解塗不呰而市不擾也以其能取才生童而教誨之作育之建義學修書院置義田俾爲舉業之需月課有資而蒙養攸賴也以其能維持風氣不借科歲兩試爲射利之媒情分不干而真才務拔也以其能重賓興大典捐清俸概給各屬科舉并遺才亦沾其惠心公而澤溥也以其能念切痌瘝置義田於六屬以賑困乏而孤寒不致歎於仳離也以其能協和同城將佐上不諂下不瀆兵民相安於無事而枹鼓不驚也以其能表正僚屬剛不吐柔不茹官箴

肅而庶事康也以其能闡幽發微褒節孝崇正學黜異端明倫講讓躬行之化潛孚於鄉國也以其能聽訟明允寬不失於縱嚴不近於苛事至立判吏胥奉法惟謹案無留牘獄無冤民也乃以我公稍循之一一皆有以極其願用能使荒殘之黎庶嚮風向化而治績迄於有成蔬食菜羹泰然自適雖古人懸魚瘞鹿之節何多讓焉此尤德之基而敷政宥人之本也公餘則下筆千言立就尤長於諷咏清俊雄健至操觚運腕鐵畫銀鉤風姿搖曳惟公忠孝根於至性隱微獨知之地第恐一念梢疎一事偶忽無以報　聖朝簡畀之重隮家聲而遺先人中丞若其植根者厚故發於文章聲大而遠見於事業渾溥而悠久皆忠孝之誠所蓄而彰焉者宜其名譽播於當路而閭閻佩德不忘也戊子夏督撫知公賢交章特薦移守廣西以廣邊關重地鎖鑰非公不可報甫至闔郡倉皇莫措士罷業賈罷市工罷肆農輟耕於野各屬不期而集者數千人環府衙而泣持土甎閟其門復將各城門掩閉羣聚相守時聞嗟痛聲若嬰兒離慈母狀郎三營武士不遑寧處恐莫我肯留既而督撫檄方伯劉公別駕楊君縣令徐君星夜赴楚士民懼奪我公諠聲徹通衢兩君再三安慰及得藩司檄述督撫念民情有留公意不禁懽然喜曰

公留矣公留矣越三日聞赴省士民擁公車前抵會城擁街塞巷匍匐督撫轅門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兩臺洞悉輿情以薦章去遠借寇一年復溫語遣歸是舉也於以見直道在人心無殊三代居數月廣西　命下諸父老仰天浩歎聚而言曰公飲冰三載心勞撫字惠我羣黎而輿人之頌僅託空言是誇嘉德於草莽也是佩德不忘而有違心也公嘗與賢士大夫登高覽勝問民間疾苦構嵐翠樓之下乃公所憩因謀諸紳士勒石峨峯之陽以媲甘棠遺愛屬余紀其事余謂公之奇才偉績已見知於

聖天子行將膺不次之遷維屏維翰著績旂常垂休光而照後世片石之勒寧足爲公重矧公視天下民猶楚民譬諸膏雨潤物隨地而施不自以爲功民雖頌禱公何慰焉迺楚民之愛之深而慕之切惓惓不能已者盡將謂炎荒萬里至於後人耳目所不及一睹茲石莫不低徊俯仰想流風餘烈頌美不衰俾聞風興起者紹芳規宏駿業續遺愛於無窮庶幾楚民厚幸哉庶幾楚民厚幸哉

能從空處著筆與歐蘇貢媚者迥然各別結處借往者以風來者尤得立言之體○盧公名詢後陞布政使奉天人

闞禎光重修雲龍山準提閣碑

臨安佳山水雲龍其一著秀挺拔蜿蜒郡之西北分派孔長其上碧瓦丹檐照耀霄漢而茲山之最則在準提閣敞不侵風幽不蔽景泉水通廚花香匝徑鮮白老人主方丈五十餘年與嗣法孫如岱重修舊蹟前之樓擴其寬者若干丈後之殿增其高者又若干丈客堂左祖庭右僧寮香積秩如翼如考創閣之師祖純圓池時前明天啓初也予少壯登臨偶留題詠老而始知其概蓋天地之所以不息驗之山川山川之所以靈長驗之人物廉靜敦樸之氣積而日茂巧纖浮競之習鑿而日剝故其發之盡不如其蓄之深眉山蘇氏記妙觀堂以妙事則無可觀旣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舉天下事都歸幻相得無賢智之過耶聖人之道昭若日星朝廟行之而雍穆草野行之而和平士大夫行之而彝倫敘方外侶行之而作息安一日無聖人之道不可以一日一人無聖人之道不可以爲人鮮白徠衆之於準提閣抑亦以道中人行道中事也將是納流出世間法與入世間別君臣父子之懿聲名文物之盛入世間之道有什伯於出世間者而乃聽其廢墜可乎哉則坊表前修扶植名敎所望於有如鮮白之堅心恆力者斯可矣

王立憲開建水巖洞碑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 命來制斯土視三省如其家雖邊方異域事苟有濟於民不爲不已爲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世不已臨安乃古畇町國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漲四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能利民而亦能害民者莫甚於瀘江其發源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塌沖象沖暨六河九漁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爾石巖山之水雲門也瀘水從泉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

入盤江以爲歸宿而石磴嶙峋縱橫洞口細流則峽道曲入洪濤則湍波四潰石埂截中流十有三重必伐石鑿埂使無壅遏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可息自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瀘水之患溢臨境纍洞之障厥宜屏刊乃石斷乃垔民害除農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儆屬吏聞命者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憑之動一拳石輒大風驟起烟霧迷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人以故久不鑿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萊張公無咎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宏率少保公疏河命甫至令伐巨石錐不能入强入之未寸許而風起石飛擊工人手落一指衆驚散諸君子相顧錯愕聞於少保公公曰神庇吾民者也吾患吾民而神不許謂神何唯予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吾其祭以文進以誠神必許我太守乃齋戒以祭祭畢天大晴霽於是督工鑿石而向之剛者柔堅者脆觸手而劃經旬拔十三重埂自此水湧沙流無復避礙下流疏則上流得肆其力於是溯衆水所經按一江所入凡河之淺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低者崇之薄者厚之易浮沙以芋塊迎淤淖於鹵荒又復伐木爲樁編竹爲籠爲兩岸隮塈如壁平如剷堅如石滑如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功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地不三萬丈費數千樁數萬工數億官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下無惰志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而沿流循渚堤以永固禾以永豐歲書大有矣於是郡人士相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請書以紀之貽我子孫使後之飲若水服若疇者咸識乎惠焉爰爲之記又歌曰

雲門鑿瀘川濬龍湖來阿迷進達盤江往而迅水安流穀豐潤恬河伯熙田畯困倉盈鱗介物億萬歡百福順官弁康吏治振古禹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令其誰維公僅

雄直處得昌黎之一體○西林公之制滇也拓土開疆興利除弊其善政不可殫述記中視三省如其家數語已將西林公畫出滇人世世尸祝之宜哉

何其偉總兵趙得勝援屏事略紀功碑

順治十六年大師平雲南隨地設鎮援勦總兵趙得勝劉偁最驍勇知名康熙三年貴州土酋安坤反 上命吳三桂討之諸帥皆從時滇鎮空虛各土司潛通煽亂比聞坤負固未能猝拔偁且敗沒於是各酋猖獗李日芳叛蒙自祿昌祚叛甯州王克猷叛新興王朔叛開化新平甯我所在騷然臨鎮總兵閻興邦與日芳戰敗雞街僅以身免龍韜者屏酋也欲取屏城爲巢穴

使其黨龍飛揚扼海東以絕聲援三月十六日率衆來攻呼噪動地礮聲日夜不絕紳士孫光祚謝君符倡率居民悉力拒守從城上飛矢石傷賊甚衆賊益憤日治攻具必得城而甘心焉警至水西三桂趣得勝赴援迺簡壯士五百人借其將平雲艾介馬疾馳凡十日抵通海龍韜聞救至遣趙有才伏山谷擊之以軍旅嚴整不敢近遂先馳還報韜攻益急於四月八日試呂公車高與城平往來如飛蒙以革矢石不能入守城者皆失色先得勝恐城陷晝夜兼行將抵屏城尚無一知者是夜二鼓兩騎貫賊營趨城下大呼趙總兵救至城中聞之大喜亟縋上具飧食頃果見石藉坡旌旗隱隱蔽山而下須臾得勝腰刀弁胄跨馬疾呼知賊在準提閣趨圍之我軍置蘽於垣賊從垣上抵禦得勝拔刀叱其衆踰垣而入爭相砍殺賊大潰城中亦開門鼓譟奪馬牛器械無算韜遁走追及阿泥山斬之俘龍衮龍圖以獻於是父老爭拜馬前曰趙公活我遂爲立石東門外當賊酋之羣起也郡邑爲墟水西之師不能遽返臨鎮已敗衂獨屏城圍守彌月援無蟻子賊日滋蔓危在呼吸而提兵二千里外旬日馳赴以五百勞勖之卒當蜂聚方張之寇出其不意夜半驀然而至黎明遂以破賊解重圍而救急難使屏人安全保聚

以有今日者伊誰之力哉按祭法以勞定國則祀之如趙平二公雖千秋血食吾屏可矣乃河山帶礪不以銘勳而平蠻片石又爲利數弓地者竊去志乘紀事亦不詳其姓名可傷也余爲詢諸父老目見其事者遂追書之

自古戰功俱借文人之筆以傳吾滇于　國初兩經變亂前後幾三十年而殲逆剷僞之績每多失傳讀石民此碑愈用慨然丁卯臘八日師範記

道城通海重建三節祠碑

三節者何東氏三節也東氏者何河南光山縣人也光山縣人何以祀於通海東氏有婦曰盧氏死於通海也盧何以死通海以其舅東旭謫戍通海也旭何以謫戍以官御史也官御史而謫戍其以言得罪歟其非以言得罪歟不可得而知也而考其時則當有明洪武年旭謫通海遂死通海歟非也死於中途也旭死中途盧何以死通海旭既死有司起其家以續戍也起其家以續戍於是旭之妻旭之子旭之女無一免焉者矣東欽者旭之子也爲光山縣生員率妻及妹奉母以行未至戍而亦中途死者其母也既至戍而謫海外者其妹也未幾而欽又死焉欽之死以戍兵調征和泥歿於陣也於是乎東氏所遺惟欽妻

子然一身矣其妻痛一門喪亡俱盡身無子女日夜號痛誓守節終身以奉東氏祀困苦窮阨衣食常不給然志彌堅也人有勸之再醮者誘之多方拒之亦多方俄而某姓者謀欲聘之欽妻峻拒之言者不已遂縊於室鄰覺而救之得甦遂不食鄰婦勸之屢日氣稍平某姓者又强致聘其欽妻詈之棄其物門外拊膺大痛仆地欲絕復不食者三日適欽妹自海外來某姓者復揚言某日必娶乃已欽妹勸使從己避於其家欽妻許之行及海畔令欽妹先行度相距遠遂躍入水中欽妹急還救之則死也卽盧氏也死之日洪武辛未七月二十八日也嘉靖丙戌立祠於湖上凡三間前爲中門又前爲大門門以外又有坊焉記云盧之死也以念夫也欽之死也以代父也旭之死也以承君也婦以夫死烈也子以父死孝也臣以君死忠也三者天下之大節也而萃於東氏一門於是顏其門曰東氏三節云爲之立祠者副使魯溪戴公也爲之作記者巡按聚峯毛公也其事與記載在舊志故可考而知也問祠今安在其址亦莫得而考也問盧之墓安在或曰香巖寺前一抔者是也今復祠而祀之邑之好義者爲之也顏其門曰三節仍其舊也撮其始末覼縷而大書之表三節於萬世也祠何以立於孔氏之門內敘忠教

孝教節義孔氏之旨也舊志載謀娶盧氏者之姓氏今何以隱之不忍斥言惡惡欲短也爰考盧氏之死閱今三百四十七年矣重爲立祠時　大淸乾隆二年歲在丁巳也

就毛直指三節祠記點綴生姿而推闡處極爲得體

倪蛻馬烈女碑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四宜良縣烈女馬氏元姐殉節死邑士大夫哀之咸奔走以告於令長師儒曰人負正氣於天以生而綱常之重男與女俱有責焉邑民馬洪烈長女元姐許配同邑鐵嗚珂子峻未婚今月今日峻以時疾死訃聞元姐哭殞絕旣甦告父母欲赴喪不許及父母往弔留二幼子伴女元姐紿弟出登樓易素衣自經死其弟歸索女兄不獲而泣鄰媪聞聲往視元姐在懸面如生氣息已絕蓋其貞烈之志誓死靡他如此制夫死而妻殉者旣旌非糾其義恐開從死之端而導之以偏激也然非所論於未婚而殉節者夫君臣之義重則執干戈衛社稷雖汪錡童子可以弗殤以厲忠勇是未嫁閨人以綱常名義爲念而肯殺身以明志亦宜加之旌表風示遐邇固權衡名義主持世道者之務也令長是其言具狀上之於是旌其門表其墓倪蛻爲之銘

銘曰大者爲綱小者爲紀人道彝齊上下彊理經乎天地婦德之貞有死無二有終無成於彼元姐相依於鐵鴈幣既將琴瑟是叶胡辜於人胡辜於天我儀不淑而殞其身先王之道行之以禮既曰行止曷其更止一與之匹終身不移穀則異室死則同歸嗟乎高烈人倫之式曰忠曰孝其儀不忒壽之北宫宋之伯姬忠思烈性日月昭垂茫茫大地鬱鬱邱墳百爾君子視此貞珉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王思訓重修廬山秀峯寺碑記

名山莫大於五嶽而匡廬其克配者此中勝地以開先寺首稱建自南唐李景厥後屢有興廢至
本朝康熙初年邦人士延高僧超淵主之力任修復迨
皇上南巡出
御書心經一卷臨江淹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詩一首付江西撫臣張志棟賫供寺中丁亥春超淵迎 駕淮河
上與語大悅爰易開先名 賜額曰秀峯遣歸撫臣宋犖李基和郎廷極後先建樓以奉
宸翰誠異數也顧其寺多歷年所日就頹圯僅七佛樓如故今中丞白公因覩
萬壽至山捐修大殿思贍僧無資爲置田若干畝俾延香火時余視學稍暇趨謁
天章亦置田以佐白公之不逮超淵復殫力修葺於是煥焉歸焉非復前此之叢荊茂草紛遝於瓦礫堆中矣且夫世之所謂神皋奥區自王者登封而外不過供人勝覽作爲詩歌傳之紀載托賢哲之遺踪託仙靈之別館容緇流羽客之棲寄而動騷人韻士之憑弔流連已耳至若方興旋廢廢而復興爲
聖天子所寵錫及二三鉅公相與補助玉成鴈堂鹿苑輝耀千年雖

地與時際苟土之非其人能以一誠格乎上下而臻斯極盛哉今超淵巍然山癯宏茲大願吾儒有三不朽超淵其立不朽於方外者歟余將報
命入京師矣他年得請歸休或葛巾藜杖重訪舊遊過招隱之橋登樓肅拜仰瞻 日字奎鉤恆章雲漢復小憩鶴鳴峯下遥睇南北巖巒結翠流丹忽顯忽沒於烟霞縹緲之際飛泉萬疊恍來注我胸心間灑然樂之爲問右軍康樂之宅何在香山坡叟之詩猶存否埽苔剔蘚讀文成紀功碑想其當年遺烈綏北漱玉亭子雲山韶濩之刻於峭壁者蝸其幾蝕石其幾泐則悄然

悲之徘徊既久同念生平仕宦渺若飄塵而歎身世之爲虛幻也超淵其何以進我乎超淵號心壁昆明人與余同里博學工詩文精心禪悟苦詣者三十餘年道行高卓髦老而神明不衰嘗續之傳燈錄中余但述其修復之大槩俾後人識重興古刹心公不啻鼻祖惟冀繼其業者永保勿替是予之意而又心公之所切望也夫

彭敬吉重修大海子碑記

漢武侯駐師永昌卽其壘之西南瀦爲堰週遭八百九十餘丈引沙河水以注之灌萬餘畝至明成化三年巡按朱公體增修

以石缶觸浪衞土隄四百年賴之侯於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七日東北潰決長十八丈自海底下洩深四丈而清泉由地中湧出者凡三穴其二穴出隄西數丈一穴伏隄內卽今涓涓循溝東出者郡守曲辰徐公同邑侯一齋頓公視之咨曰此非可以易爲力而又不容緩之須臾者倘必俟報而後治往復遲延沙河之水已渴若蒼生何卽購材鳩工不費民間毫末日夕往來隄畔役戒其速從飭以堅始於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望五日落成而沙河水尚滔滔然來而海底之塵飛沙起者且清波蕩漾矣諸父老者請於余者曰愚民無以報上願立石以表之余曰仁者之於民也行乎其心之安焉而已何取乎石且而不見太守之於爾民乎十餘年來何利不興何弊不革德政之垂於久遠者亦何能殫述况捐金修治之處不勝數矣我知其無取乎石也諸父老曰是固然也而百姓之心不能已也嗟我百姓之待此海而貢賦稅者數千家待此海而全性命者數萬人海決水渴而流亡而死者立至矣太守之爲我成此隄也是克保我父老也無流亡我子弟也况我世世子孫受茲水利於未有艾不與漢丞相之創始明御史之增修其厚澤深仁後先有同乎是又烏得而忘之而不志之余感其誠爲固請於太守乃

許之於是並勤事諸人姓名俱列於石

彭公字志丹彌渡人舉雍正壬子乾隆丁巳成進士乙卯春開講諸天寺　先君負笈以從甫三月課文百餘篇薪米偶不繼輒分給之每進一藝必擊節歎賞　先君爲（範）言及聲淚交迸蓋感知己之恩也其後人遷居雲南縣之米甸多不振因錄此記謹識之○氣體敷暢結搆完密天性與古文相近惜乎其不多見也徐公名本僊蘄水人後陞鹽道能詩善書亦著循聲丁卯祀竈日師範手記

李因培楊江陰學庸講義序

有宋理學之傳始於濂洛而盛於閩嗣是閩中時多聞人而毘陵錫山之間龜山先生所嘗講學其流風餘韻亦千載如新云然學者從事科舉摘句尋章遂至聲希響斷漸不可追我　朝安溪李文貞公尋不傳之閩學於遺經向有大學古本中庸章段暨餘論一編風行海內楊文定公起家暨陽少遊文貞之門號爲入室所撰學庸講義志堅思苦沈潛理窟味衆人之所不味如辨學庸兩愼獨之同異皆發明奧義辨析介於毫芒大約即文貞之傳而賡續之又反覆推闡附以己意槩括衆理極其掌粹先生脫稿後嘗正於文貞公公爲之跋其尾曰圓融潔淨枝蔓去而根本呈至今讀之如見師友講習勇猛精進之樂往先生在滇南仁聲善教入人最深體用一源之說隨人提撕因培所飫見而飽聞今嗣君應詢出手蹟索序受而卒讀乃知先生晚年講論雖較精微透脫而其根極道要仍不外曩昔師傳所及文貞之道得先生而益明非夫仔肩聖學者烏能識其妙哉爰書此以歸之

萬以敦儀禮易讀序

儀禮爲禮本經鄭賈註疏翻覆穿穴引伸其義然駁雜後者之病或亦時有故韓昌黎嘗苦其難讀得朱子之折衷義始大明而讀者實鮮以句讀之古非淺學所易窺也山陰馬生德紀取古經十七篇句解字釋篇不過數百言節不過數句句不過數字其解至精而經義浹洽流通靡不條貫往余宰汶上時於廣文紀君處得濟陽張君爾岐儀禮句讀喜其考覈之詳今馬生所著較張爲約昔朱子悼禮之廢爲集傳注以垂來世張君馬生更患讀者之難而句解字釋之其惓惓於是經何如也馬生以是課其弟子題之曰易讀夫馬生患讀者之難乎定是書爲禮經嚆矢其期於世甯有旣乎廣文李君好古力學士也以書來余丞賞之捐貲之半慫慂授梓會稽令南昌彭君家學淵源審古尤篤聞余之刻是書也復捐貲成之凡五閱月而竣點勘之功則李君爲多云

簡切矜愼序經自應如是

趙士麟選舉論

治天下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不外選舉選舉之法有古人行之而得今人行之而弊者世風之降人情之僞不得不然實有以變而通之宜優而優宜嚴而嚴因時制宜即權得經未可以一格拘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各申其教此成周

盛時鄉舉里選之法所由隆由是以鄉學所教之士論其秀而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此二等皆謂造士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而升諸大司馬是之謂進士今所謂進士本於此其名雖同而所以進之之實則異矣讀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孝武二詔而參以王制司徒選俊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之事視其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尚賢以崇德而又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進賢受上賞而又蔽賢蒙顯戮賞罰相須而行故不敢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

未聞有不帥之罰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日衰也漢武初董仲舒對策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此貢其吏民之賢者耳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元平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廉科始此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漢制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略相類也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一人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

行之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此西漢已嚴坐舉主之法光武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此徵舉之始高祖輕士嫚罵一代之勳如蕭曹者皆起於掾吏不事廉隅故西漢一代士多頹然鮮有節概王莽默移漢祚死節者寥寥光武起於諸生親屈帝尊以風高節而後此遂成風俗廉頑立儒代有其人然而

醇厚之風則遜於前矣尤征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明經之科始此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西都末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已失設科之本意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西漢舉賢良文學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宗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

後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多少年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此可見選舉失實古今同慨也漢有任子法原於祁奚內舉不避親之意其不可任者不之任也至唐之門蔭則照品與級而已矣宋眞宗時以門蔭授京官者詔於國學習經書以二年爲限學業試或未精且令習讀猶有古法漢兼行武舉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如李廣趙充國輩皆出於此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有中正是時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材士庶故委中正銓

次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其弊也惟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有道童子等制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科目雖日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與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理義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宋制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試詩賦雜文各一策五帖書墨義各若干條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神宗熙甯二年用王安石議更舉貢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六年頒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官有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義廢而不用又黜春秋試爲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官夫崇甯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咸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其論似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荊公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考檢

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眞以爲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雖然制藝雖非古欲議以荊公之故而廢棄之則未能何也以其所研窮者天人性命之理所闡發者仰觀俯察之道所敷陳者古今民物之情所精察者治亂安危之故六經四子之書原本以究極三綱五常之大扶持以表彰堯舜周孔之心傳出乎其中即班馬董賈之文章亦出乎其中未可曰此後世膚淺之爲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所不存并未可曰此童子操觚盡胸中之活套經生捉筆僅紙上之陳言也詞賦易擬帖括可襲鄉舉里選可飾僞而行私舍此別無他道也明洪武初肇舉鄉會兩

試後停之旋復之我　朝初仍明舊至甲辰科去經義改策論旋又復之由此即千萬年以後欲取士舍此末由蓋天下大矣人才衆矣仕進之途艱矣貪緣之術巧矣苟無試驗之方防範之政糾察之法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僞日滋賢否不可辨是不得不假試文之事以爲革謬之法即不得不棘闈不糊名以立袪弊之防所謂因時制宜即權得經不得已也誠能振衆其法屢頒戒飭之詔而加謹於學校之教慎擇主試之人而嚴其罰并嚴監試安在不可得人致用屢代科目豈少名公卿耶此所謂宜優而優宜嚴而嚴誠不得已也舍此別無他道

也

觀此及郊祀樂律二考該博中俱有特論非僅以卷軸見長其撫浙多惠政同時如朱竹垞吳慶百毛鶴舫皆有詩文紀之語云以經術飾吏治公之功業其何負于科目哉○癸卯冬錢通副澧引見熱河　純皇帝問以科場除弊之法奏言主試監試得人或可少止　上爲之首肯與此論結處有合並記之

萬友正普名聲論

明季軍政廢內而宦豎與中樞外而監紀巡按無非分其權而掣其肘者平時坐大養癰潰決則彌縫消弭苟且塞責間有一二任事之臣動輒提問待勘匪伊朝夕矣普名聲小醜耳抗顏逆行輦金魏閹得襲土司始焚李象山之屋繼而過鮓連營犯象覆師巧詞撤兵終則嬰城固守反間吾酋大軍全沒而秦太守反括民間財帛以餌之既不敢請兵進剿惟一意招撫遂逞志跳梁侵佔一方梟之敢問爾時叩閽談兵非同孟浪三鄉韋制非無伉勇而師不應餉不給委彈丸於虎口臥虺蜴於巢穴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膺而痛當事之憒憒也幸而酋以淫虐病斃寡婦孤兒內外離心正當張吾三軍滅此朝食事機之

來間不容髮乃巧褒計酖毒斃之功附會大義滅親之文公然入告置造逆於不問而賞功內臣又至矣由是婁豬艾豭肆無顧忌十八代之鎭撫竟爲沙定洲一脅而走前之授以副總夫人果以誰階之厲也明社既墟流寇縱橫阿迷一片土城平人戮與臨安之十八萬七千數百生靈詎非死於主撫之日求撫之謀而何故老相傳名聲辯罪有公車者與酋家人載錙入都輦下諸公議共執之懼而潛遁可見當日人心無不憤其主撫之非夫狼子野心終屬化外順化可以虛文羈縻蠢動則務在剿滅一涉姑息流毒曷止覆轍具在可不懼哉

據此則滇考所載張繼孟之功盡屬子虛萬公所述人附之必確即徐霞客亦謂其病死在甲戌之九月而霞客以戊寅至滇相去甫三年耳所聞當更不誣也○當日滇人之在都者惟王錫袞楊繩武主剿而兵部廖大亨得酋多金倡言普實不反撫按故作張皇以爲冒餉之地于是王伉等被逮而十三參將之師俱罷大亨之罪不更浮于普哉此云輦下諸公亦覺大欠分晰蓋利害所關固不得以其爲鄉人而有恕詞也

錢灃光武論上

光武帝廢郭立陰後世以爲口實至有疑於棄糟糠者錢子曰帝誠有無堪解免之過而論者亦未得其情方未起兵時嘗經授室與否於古無考見自起兵納陰於南陽後乃於河北納郭是陰之進本先於郭雖不聞正其爲嫡而早共艱難糟糠之謂殆近焉及定天下郭以有子陰讓之得立既乃以過廢而立陰本末具載范史嗟乎婚姻之禮廢而多人道之苦其帝之謂也哉方其納陰既未正其爲嫡其後納郭又不正其爲嫡蓋干戈搶攘之中一以苟道行之而郭之納尤苟之苟者也以結劉揚爲耳所謂寵愛皆出於有爲之爲實則眷眷於陰之心迥非郭所可並也眷眷於陰之心非郭可並而既有天下陰方無子不得不姑抑其心以伸有子之郭使陰卒無子亦付之無可如何無如陰又有子也此時欲終伸郭而無可解於納之非其本心此時欲終抑陰尤無可解於陰之早共艱難以此二者轇轕寤寐郭之所謂過固不待郭之自過矣夫立后以爲母儀建儲以爲國本狐埋而狐搰以帝之明實不自惜而卒不自惜豈獨郭適罹其苦帝固已不勝其苦矣向使講於婚姻之禮方其納陰即正其爲嫡郭雖有子不得躐而上之抑或納郭即正爲其嫡陰雖先進豈得擠而下之此事明白顯易何至天下既一猶然

疑於所立耶惟其不知此故納陰既苟納郭尤苟立郭偶依於義廢郭甚害於義郭已正其爲嫡豈果有大罪顯惡必不可以全其始終者哉故覈其本末以見禮之於人一撥其本枝葉之害無窮也要其於郭也未可擬於棄糟糠而其於陰亦不得託之求故劍也

錢灃光武論下

或觀錢子之論光武誚之曰子之語其於郭亦幾近矣於陰蓋失半也郭之所以卒廢陰之所以卒立色焉而已娶妻當得之語誰出乎子謂其早共艱難共艱難者實許時也曰是則然矣

然而帝固非湛於色者也少艾之慕人情類然非上聖不免帝雖天授豈上聖比哉當未得志而有是語正無足怪即其起兵而納陰吾亦不敢謂之非以遂欲自是之後涉險經危伯升既死度壆鋤宇宙更匪異人早夜焦勞櫛沐風雨向時意趣霧釋冰解歸於何有矣凡人將遂其欲限於力之不及局於勢之弗便帝於此猶有一分未忘或當王郎子輿時窮促自保之不暇耳外此何所不可哉且銅馬赤眉之徒恣爲不道斯民不能自有其妻子所在皆然既而咸爲帝有美婦人經涉目中將十焉百焉之不啻何不鬪其或一染也以此知帝誠非湛色者比也

且當廢立之際陰年亦幾長矣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帝唯是不爲二三之德卒冒天下之不韙奈何將與湛色者同日道耶大抵帝質美而未學者也故於道時有出入其論樊崇曰本故妻室無所更易是一光武也及語宋宏曰易妻又一光武也然聞宏對而釋然是光武之所以卒成光武也與

前論自論自解宜令讀者無間可尋

[illegible]晉王祥論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餒於心不敢飾於言君子尚無尤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雖惡始而美終論者猶許其晚蓋焉以觀王祥何大不然與祥一隨時轉移人耳不幸而致盛名顯位盛名顯位累祥祥累盛名顯位亦其勢之所致與請言其略以漢季風俗之美祥生其時所謂麻中之蓬不扶自直凡盡於門內者固亦有實致之力非假途託宿之爲洎乎曹氏得志力與節義之士爲難一時從風而靡莫不低首下心惟其曲折進退是時之祥已不覺與之俱漸於淪矣比及出仕曹氏其年且長使不過止於丞郎尚無以窺其所際而曹氏子孫所以待之者偏不獨顯位已也抑有隆禮誠意焉而後生晚進之徒又非直欽

其盛名已也又將覩其舉動以爲向附焉而祥容容然略不有持危扶顛之事浸至於君弑國移仍保其盛名顯位不稍自怪以視漢季之祥何若耶非實盡喪其本心不至此矣曰既已至此宜何如爲祥計曰既已至此猶足以爲祥計耶脫當塗之而有復興者持法定罪殊爲數等不過曰可稍減賈充輩耳而或曰不然彼固昏愚此其明哲也况彼所爲僅足煽好利之小人而此所爲竟足惑好德之君子罪宜有加將百喙莫以解脫與午得國又稍有人則又將曰向苦人之譽我也今亦烏用此報我者勢必從而殺之或又曰未盡也未盡也實以報我者動皆與

同是猶自致其身者也姑以報我者時又示異是兼自藏其身者也勢將不止於賤之雖百喙又奚解也雖然尚有一說爲之將死其鳴也哀使祥於將死深悔旣往痛自詬責使其子孫凜凜然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則後之君子雖不能恕其半世之已甚尚未必不矜此一念之猶明奈何作書貽誡列爲著目者六而獨置忠於不言甚矣其心之餕甚矣其言之飾求其晚蓋之萬一亦無有也嗚呼當曹氏爲所欲爲亦自以爲子孫地耳豈知四維不張乃速滅亡仲達貰北面臣之而卽師之子孫復何冀幸耶吾故表祥之略以爲轉移於時者戒且以爲轉移時者戒也

剝蕉見心敲骨見髓太保公亦應俯首地下

楊履寬馬援不與雲臺論

旌暱私也避嫌亦私也王者持天下之道惟其公而已矣不可以其戚我而冒功獨可以戚我而掩功乎古之聖帝不以天下私其子不旌暱也古之賢者稱其子不爲私不避嫌也蓋嘗考伏波將軍之從世祖定天下也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漢平交阯不在吳鄧耿賈下五溪之征卒於王事用梁松譖收其印綬槀葬城西賞不酬勞此忠臣義士所爲長嘆也旣而明皇帝卽位追雲臺之經綸龍虎之應求永平三年詔圖二十八將南宮雲臺上列首鄧禹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下列首馬成次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而將軍以椒房故獨不與焉夫李通自伯升始起舂陵以讖從王常所謂下江賢將也世祖常稱之曰輔翼王室心如金石然之二人自討東郡濟陰盜賊而外無可稱述竇融處公孫述隗囂閒而能一志向漢是十年乃字之義也卓茂値干戈搶攘以循吏聞觀其拳拳敎民以禮庶幾古之遺愛輿然以親伏波將軍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乃四人以疎故存將軍以戚故廢本欲以公示人而反自涉於私君子以是病明帝矣說者謂馬氏子弟多驕奢觀將軍戒兄子書可見是舉也或者馬后辭遜不欲長其父以侈其族耶然以是而保厥宗祧可謂賢后也以是而閉塞功忠帝不可爲明主也夫王者以公持天下而已矣避嫌之過其所以異於旌暱者幾希

雲臺畫像不過偶然爲之非以是定功也馬伏波椒房不與蓋視爲尊行不欲與諸將列耳謂爲避嫌固非謂爲塞忠尤非夫名必副實無實之人卽金鑄亦朽何況丹靑伏波去今

將二千載而黔楚兩粵間廟祀不絕雲臺上人能若是倖乎栗亭而在必心折于言矣○其舉四人較量尤覺　相諸將中有遜于伏波者多矣或明帝以其被譖而終不欲顯之過是亦一說也文特刻至故登之而仍評之如此古文豈易言哉嘉慶丁卯小雪前三日師範手記于望江縣署之江山一覽樓

楊履寛慕容恪論

予讀史至慕輿根欲爲亂以告太原王王正色斥之因語吳王垂垂勸太原誅之太原不許既而根譖太原於可足渾后幾殺之賴燕王明幸得免竊嘆自古亂賊之傾覆而君子處之誠不可以不明且哲也方輿根之謀於太原也意未必傾太原既而謀不能逞夫獨不念太原專錄朝政苟明徵其罪而誅之其將何以自免則其反刃於太原亦勢之必至也春秋之義無將將則必誅則垂之勸太原亦豈爲過哉太原之言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覬覦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斯亦不通達國體者乎惜乎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幸而暐鑒其忠耳不幸而信之而因以禁兵殺太原身則已矣其如此孤孩何以周公之聖二公成王之賢流言不利於孺子且不能以無疑又況暐何如主許何如臣事幾之來間不容髮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復斯言君子之處亂賊必有道矣

此論卻正引春秋爲斷更覺老辣

闕太和留侯論

初子房欲爲韓報仇散千金產使力士擊始皇博浪沙中不中求之弗得當是時子房一燕丹耳始皇即被擊而死秦豈遂滅哉夫報韓之仇非滅秦不可乃志於一擊何其拙也且後羣雄並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往從楚王景駒於留欲共滅秦道遇高祖遂決所事蓋至此而所以揣摩天下之時勢洞觀斯世之情變者已胸有成局算無遺策矣此皆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之後反而自思得力於十年之沉伏磨鍊者爲不少也故卒能相高祖誅暴秦滅强項而取天下子房可謂善謀矣雖然吾謂子房智有餘而學不足也夫一代治亂得失之故一代開創之君若臣始之都關中後列爵封功臣同姓即宜如三代法多建國遠近大小有差等同姓視親疏異姓視勳勞以須爵土同異相制小大相維於是急求抱道博學之士援經考典斟酌損益以定一代制度凡田邑學校軍旅朝貢后儲爵賞刑罰邊徼之

爲有法有戒綱明目精上有大賢以輔天子其次以輔各國如卿命於天子之制法立而人守之功臣可全子孫可安敎化可興三代可復漢雖千年可也蓋秦氏之禍烈矣抱先王舊跡而逃之荒濱絶谷體道藏身以待來者其人必不絶也彼藏壁埋冢安知非四皓二生之輩漢無求之者且疑其繼暴秦之未必不襲秦暴肯負簡載牘斥非指弊於天子之庭哉甯搔首向天沈伏而死以俟不可知之百世耳高祖雖不忘聲色而天才英悟可進於道如蕭何刀筆無足議子房慨然與起擇主而事有名世自待之思言聽計從君臣相得可謂千載一時矣奈何不

設一長策使漢法不立禍端百出三代竟自此不復也豈子房當秦禁學但得所爲太公兵法黃石異書讀之故能戡亂而不知致治與或曰子房但爲韓復仇漢業得失非可責之則誅秦立韓之後即可歸韓不當更爲西都滅項之謀討布時不當猶任傅太子之職或又曰子房者老氏之學高祖常疑而薄子房故默而晦夫能以其術輔人以取天下不能以其術輔人以治天下然則老氏之學不足貴也明矣子房惟知有餘而學不足故高祖亦但用之以取天下而不用之以治天下觀其用叔孫通陸賈可見矣謂子房善用高祖而非高祖之用子房吾不信也嗚呼子房者管范之流與

三代之不復良任半蕭何亦任半蓋秦之焚書止焚其藏自民間者而詩與易猶在禁外至一切典冊皆貯中書何初入關僅收圖籍餘仍無恙也逮咸陽一炬遺編蕩然矣若良之未嘗學問亦時使之耳責以周孔之道是欲繩犬以服遠籠鴨以司晨不已相去懸絕乎而文體純正筆致動宕固非淺學所能及

闞太和梁孝王論

梁孝王武之請爲帝嗣不得而敢使人殺天子之議臣袁盎等

十餘人可謂横矣而其罪則不至於誅横者皆可不誅乎曰他人則誅之在弟則貶爵削地可也逆則亦必誅矣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蔡霍從逆罪亦不與管叔均孝王之横其罪尚不比於從逆而可誅之乎田叔之對帝曰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伏法而太后不食不寢憂在陛下斯言過矣夫王横也非叛也叛者固必始於横而横者尚未至於叛聖人不窮人於未至之罪况其母弟乎况王之横太后庇之實帝啟之封之四十餘城可也出入同車輦不可也賜金錢百巨萬可也賜天子旌旂不可也且其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之王傳子非帝本心不過溫語慰

藉一時且欲借以歡太后耳帝不先妄爲此語梁王必不敢以爲請太后必不得以爲說卽令太后本有此意必令帝傳王而帝曰非薄弟而厚子也慮異日大臣異議子孫生心反以生亂而階禍且致後人並議上累太后太后何說之辭惟景帝不明於事毋愛弟之道而妄爲之言太后是以除竇嬰之籍而得爲之說梁王是以恃太后之愛而陰行其刺而王之橫極矣豈非帝有以啟之哉觀帝令按捕行刺入時鬬韓安國之言卽出羊勝公孫詭殺之景帝有怨望之心而使人說后兄王信以求解後卽上書請朝負斧伏闕則王之驕橫非出性成而其漸有自

可知已假使景帝之封梁王也爲之擇賢者傅相之歲時朝晏戒以吳楚之亡教曰勿犯驕恣無干禮法無私養客無聽邪慝敬愼爾德世守厥國梁王之橫固無自而生太后雖愛憐少子亦何至食寢欲廢也哉是故人主之愛弟有方而事親有道

愛弟有方事親有道千古不易之論○乾隆辛卯冬全椒郭晴湖師督滇學科歲試旣畢自詡所得士有西楊東闞之譽闞卽槐村楊則栗亭履寬皆以古文詩見賞時（鵵）甫踰冠師謂之曰子年尚少果爲之不輟無難跨而過之甲午秋栗亭與子同登鄉薦槐村以優廩貢太學後兩君俱不及五十而沒撫茲遺草頁深慨歎而予亦星星在鬢舊學荒落其有愧于師門者不少也

倪蛻駁論

溫陵田位公作巖子陵論多谿刻之言蓋惑於一著羊裘便有心句也蛻先生讀而駁之曰夫論人者必觀其世徵蹟者必求其心若使執一隅之見詆訾前賢此於道誠郛郭矣而詡詡然以堯舜吾君之說例人於一律詎得爲定論乎昔王莽以新都侯孽子受封植根甚淺其諸父羣從皆驕倨偃蹇不知下士莽於是大反其所爲卑躬折節收羅嗜利不軌之人以行其篡奪

之私劉歆揚雄素號大儒爭趨爲用蓋奔競之端於斯爲盛光武起田間驅除羣盜其將相諸臣皆功名士鄧禹耿弇輩少年際會雖蹟之邪正不同而其於思附希榮一也士君子修身行道固當爲天下後世法式嚴先生親見衰風而不以身範之將任道之謂何觀其與侯霸書云懷仁慕義天下悅阿諛順志要領絕是豈眞未聞聖道之言乎乃謂初至時必當欣然下榻執手言歡是以衆人論先生耳烏足以見先生哉且光武之才不逮高祖其賜霸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言下險驚秋霜凜然是眞可與陳堯舜之道者乎至於被服羊裘投

綸齊澤皆偶焉耳而後世輕薄之士輒以此爲指摘獨不知先生非忘心於世者特以時不可用則囂囂然自守其志而已先生蓋聖人之徒非希世盜名者可比當兩漢廢興之際振厲名節以爲士先卒之漢末諸賢如郭泰黃憲申屠蟠等皆淸風百世照耀古今實皆先生有以開之其爲有功名教不愧孔孟而田子論其率民而由於悖亂曷不一觀其世而論其人乎故曰畢田子之言皆非定論也

劉彬王猛論

士之生於世也其遇合非偶然也其有所遇者命也其終不遇者命也其或有所遇而亦有幸不幸者亦命也嘗觀於王猛竊有感焉猛所謂豪傑之士也桓溫入關猛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猛目中已無溫矣何以知其無溫也觀其語溫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夫以數千里孤軍深入而不能如韓信之背水項羽之沈船持必死之志以成必克之功此正溫之才所不及方歉歉於心者猛一見卽爲道破所以藐溫者以此溫所以有江東無卿比之言者亦以此及署職不就猛早知溫之無能不足與有爲也設尊禮而顧庸之猛尚未必去況僅以軍諮祭酒乎嗟乎使猛

得仕於晉假以王敦桓溫之權其功業當遠出王導謝安上中原之復且未可知信乎江東諸人無其比也乃溫方畜異志意其人必不爲我用若用於朝則是自樹一敵故雖知其才究無意用之猛之不得仕於晉猛之不幸也繼因呂婆樓薦符堅一見如舊交自比於昭烈之遇孔明傾心以任一歲五遷猛傾心事之雖招物議而不辭盡士遇知己死且如飴況以富貴功名終乎使仕於晉安得有主如堅以盡其才乎則猛不得仕於晉而猶得仕於堅不幸中之大幸也時豈獨猛哉張賓之於石勒亦是也猛之功業侔矣其心存晉室尤足多者賓之功業與猛埒而早逝其得時行志則一也然吾不難於二子之才而難於堅勒實能用此二子也遇合豈偶然哉

劉彬謝安寇準論

謝安以賭墅圍棊而敗符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歡呼而卻契丹傾國入寇之兵劉盧陵謂爲同一矯情鎮物余以爲安之矯則然矣準非矯也方晉之時江左晏安已久桓溫之內亂甫靖符堅之大敵遽來朝野危懼無不以爲累卵之勢當國者惟安一人安若少挫則人心搖動士卒震慴事不可爲矣且八萬人已空國而授卽他有徵調亦非堅之敵周章無益徒致

人心惟一以靜鎭之不納桓沖之援不答幼度之問賭墅圍棊若無事然則將兵者方且疑以爲必有所恃而不恐八萬之兵方且疑以爲必有所恃而不恐人心畧藉以稍安畏敬之心因以稍壯此固兵法示之以不可測示之以必死之謂安固出於無可如何之計非能期於必勝也所以幸而勝者天也其矯也有不得不矯者也然人情喜而矯者易懼而矯者難此何時而能矯情如此孔子曰可以爲難矣吾於安亦云然至驛書報捷可以不矯而圍棊如故了無喜色則眞矯也及屐齒折而不覺眞態出矣安始終於矯者矣若準則不然契丹雖強宋方全盛

非若晉與秦之不敵也儼然以天勢臨之自可期於必勝了此事不過五日準早坦然於胸中而無疑無疑則何憂何懼而事於矯在廷諸臣衆議紛紛倉皇失措王欽若陳堯叟無識之輩準固匿笑之矣且準素豪爽告警之日飲笑自如者率其常也非矯也北城之上歌譁歡呼者率其常也非矯也旣而敵氣已奪議和索地準又畫策以進欲遂擊之曰可使隻輪不返其料之已審本無庸於矯也而眞宗方厭兵許和輸幣呼帝豈眞厭兵哉特畏之耳坐失事機養癰貽患誰之過與夫淝水之捷晉賴以存澶淵之役宋賴以安其功相埒而所謂矯情鎭物則相類而實殊也乃其後安享其報準反受其譖百世而下能不爲之三歎息哉

徐昭受管仲子產優劣論

夫負命世之才者不可不衷諸道持論古之意者不可不權以時春秋之際管仲子產稱傑出矣竊嘗觀之仲所志者一己之功名耳子產則心乎救世者也方仲隱忍脫累囚誠自惜其才而思所表見桓公任之攘折彊楚崇獎王室息養天下諸侯嚮風其所成就可不謂偉哉子產當俗頹敗以義斷而以惠行介居大國進退有禮氣象差近正焉抑齊桓之爲人也志大而識

明柯之盟不失信於曹沫邢之役不怠事於簡書至於甯母會不列姦此數者桓公之盛德仲實教之也君臣之際四十年矣計必從而言必聽使仲知正身之學進桓公以王道豈彼之無不從而此反有所不樂耶何終仲之身絕不及興學勸教一事也夫急功者功就而意荒求名者名成而願滿仲志先溢而桓之心始弛矣此所以卒陷其君於霸也且其成伯亦倖矣仲之功在天下子產以一國之故竭忠盡智僅以就安疑其不相遠遠甚顧鄭之簡定非桓匹矣國又小弱驅長帶楚之逼非若高國鮑隰之俯首而聽所爲也而其民又卽於慆淫而難用然則

當仲之時爲仲之爲大有易於子產者矣世稱子產才不及仲然觀封洫廬井諸制正經界止侵幷寓保恤得官禮遺意慨然有求盡於王之心若夫軌里連鄉蕩然變周制失司馬法趨簡易而求速勝者規模顧何如哉且夫處至難之會值最艱之勢者不患無才而患無堅忍不拔之志子產得政强者後偪怨者發思當此之時非以忍濟變而明且斷鮮有不浮動衝決而坐受其敢者觀其復叔向書曰僑不才無以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君子是以悲子產之用心矣吾夫子生與子產同時豈不知有蠆尾之謗刑書之鑄乃一曰惠人再則曰古之遺愛而後世猶議之不亦悖乎司馬遷疑孔子小仲之器而桓公爲不足勉至於王故仲將順之以戒伯嗚呼是豈明於大臣正身以正君之道哉由是觀之仲自功之外無足取者子產有仁人之心秉君子之義非聞道不及此矣漢諸葛武侯自比管仲而其後行事似子產亦其學術有進歟

丁亦翼書梁鴻論後

梁讓仕莽爲臣肅宗朝其子鴻隱居不出或以爲高尚傳曰逸民非知鴻者也雖然鴻豈願後世知我乃沈子歸愚獨表而出之謂非避弋人之簒而實恐彰其父之失沈子於是乎知鴻哉

雖然鴻豈願後世知我方范蔚宗之作後漢書也以鴻次周嚴後而鴻之用心竟爲迹掩因是其父之失得以不彰寺已孰知百世下有沈子其人者從而察其心觀其迹而慨然曰非隱者也乃仁人也非逸民也乃孝子也吁嗟鴻其樂有此相知耶夫鴻以魁閎卓邈之品命意造古人讀書恥章句終其身爲人賃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知伯鸞者惟孟光氏一人竊嘗以訶鴻之志苦矣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非之大者乃恐恐焉畏人知而卒不能禁其不已知斯鴻之所無可如何而世之爲惡者亦可以鑒矣予讀沈子論嘆其能得鴻心而益嘆其父之惡有終不能爲之蓋爲可惋焉故特書其後或曰范氏惟深知鴻有大不得已於中者故入之逸民傳以泯其志若然則沈子徒知鴻之心而未知范氏之心且沈子知鴻之心深或未知范氏知鴻之心尤深也

讀書得閒故于下筆時操縱如意

劉彬佛教論

綱常名教先王治世之大經聖人明倫之大道吾儒立身之大本世道民風所賴以維繫之者也反是則皆曰異端而佛老爲甚二氏之中佛氏又甚焉究厥所由其害有二失其爲教也清

淨爲始寂滅爲終髡鬚髮毁形貌變服色捐六親自逃於王法人倫之外以修其所謂空者大旨不過曰空諸一切明心性了生死而已究之明心性者何人了生死者何人所空者何事其禍乃至背君臣之義亡父母之恩棄三正廢五常蔑視王法斬絕宗嗣相率而歸於荒莽之域是則滅人倫而壞國法害一也傳流既久弊僞日滋於是不肖後嗣敗類門徒度天下之人易于惑也乃茍立門戶設爲修齋建會破獄寄庫等事韻之以梵唱演之以科儀喧鬨之以鼓鈸音樂侈美之以壇榜幡幢造作搬弄同於兒戲張皇耳目鼓惑愚頑又謂施捨齋戒可以獲他生之福利讖悔追薦可以消已往之愆免假生死幽冥之慘痛詭輪迴果報之顯應託天堂地獄陰陽鬼怪之神奇婦人女子尤易恐嚇則更怵以血盆之苛毒既餌以所貪又惕以所畏貪者妄希美報于未來遂無不破之慳吝畏者倖冀解脫於既往因無不傾之肺腑或世誣民網漁錢帛愚夫愚婦受其欺而不覺瞶其術而不知夢夢瞢瞢然忘身命以趨之且有救水之養儉於父母絲粟之微嗇於戚屬至修齋醮供僧尼則磨頂放踵不暇顧竭貲傾產不少靳世道風俗尚可言乎是則滅天理而害人心害之二也是二者害之大者也有深淺焉夫滅倫之害止于其教法中耳不從其法不在其教內者人倫自在國法自在也若滅理之害胥天下之人心陷溺其中入之益深執之益堅生生死死汩沒而不能出膠固而不可破設千萬人中有一二人獨能知非闢謬不徇其習則萬人者反將謂其爲謗佛也謂其爲毀法也謂其爲不敬三寶也謂其爲不知修積祈禳終於墮落也此千萬人者又必自矜爲得計曰我能學佛我能奉法我能敬重三寶我能修積祈禳所作罪惡必能一一消除所爲施捨齋醮必能一一如播穀種粟一粒而百倍其收他生來世斷斷生天堂不墮地獄也永永得善果無惡報也於是任意作惡而不恤恃有佛菩薩爲之庇佑而福可增壽可延又恃有佛法爲之讖悔而愆可消罪可釋雖作惡無所礙也推是心也在其教中者如是即不在其教中者無不如是也是大可笑也而天下之人冥然而不覺也然則滅倫之害有限而較淺滅理之害無窮而更深蓋國法爲之壞者猶少人心爲之壞者甚衆也今日者試起千百億孔孟化身於此家諭而戶曉之吾知其無濟也吁可嘆夫

劉彬道教論

老氏之學以仁義爲桎梏以道德爲犴狴大都空寂欲存神煉精

養氣而歸于宵淡無爲清淨不擾以自全其天如巢由消務潔身高蹈不以世務攖其心而已即在堯舜之世未嘗不自任其意自遂其行固聖王所不得而禁者然肆其所論猶足以亂聖人之道迨其後世遂有還精反腦呼吸吐納長生不死白日飛昇之說世人貪其詭異往往尋師訪道服食導引終其身竭精殫力以求于渺茫虛誕之中至于死而不悔愚孰甚焉然不過好之者爲之不好者尚多也而最易惑人者則惟丹汞一事謂丹一成即能點鐵成金神仙雖不可期富翁則可必得自此一念迷而不悟傾家忘身罔知顧惜又不過迷之者爲之不迷者

尚多也獨有修齋建醮祈福資冥等事彼見佛家以此獲利尤而効之于是天下之人僧人所網羅未盡者道士又網而羅之人乃無或有遺逸者矣所至之處一如佛家鼓鈸幡榜燒香化紙以火居道士自署雷部尚書金闕上相等職近御稱臣拜表直達於昊天上帝事之可笑孰過于此而人之信之也儼若眞有其事者尤可笑也統而言之服食導引者道之徒也丹汞者道之鬼也齋醮者道之賊也徒學道者也鬼與賊害道者也並害及于天下此道之所以與佛氏並立而吾儒反受其擠排蓋邪可亂正勢所必然是惟正人君子力操風化者斯能有以辨之耳

劉彬蘇秦論

當蘇秦時秦挾富強之基恣虎狼之暴視六國如豚犬思一飽其腹者久矣六國之君既不能行仁修義建湯武之業又不能取威定霸樹桓文之功而篡弒淫亂接踵於內攻城掠地相尋於外秦來割地求和秦去互相征伐生民之糜爛者幾何國本之斲喪者幾何日漸潰於微弱而不覺坐使強秦之勢日盛吞併之機已成曾不思同心合志誓剪仇讐非偷安而縱欲即狃詐以角觝天下之大勢則不及見天下之大計則不及知自蘇

秦一倡從約六國之君欣然樂從揆是時六國之策實無有善於此者然曾未逾年公孫衍一出齊魏先自敗約而從解矣趙雪航乃謂蘇秦合從之謀最爲六國久遠之計噫嘻彼惡知其不可久遠哉秦師之出非韓則魏是當之者常在韓魏助之者常在燕趙齊楚偶一行之猶非甚煩倘數數行之彼六國固不能逆料秦之必滅六國而決謀定策并力以禦之也當之者誠所不辭然以一國之賦而餉五國之兵既困於兵又困於賦可一而不可再亦已明甚助之者方其一二行之後必有轉而討之者曰秦非仇我我何屢仇於秦以勞我師徒爲也人之其心

必解一不如約五國伐之則將反戈內向自相戕賊不虞秦之議其後乎以故齊魏敗盟而四國不伐從約之解唯恐不速是可徵也設如其約五國果能相助秦則有分兵牽擾之道焉六國之兵與秦接壤者韓魏最近楚次之三國之間惟便是趣何隙而出六國進則秦退六國退則秦復出使助者有奔命之苦當之者有供億之繁秦反以逸待勞六國已不堪其弊矣而謂其可以為久遠之計哉後世遂謂蘇秦以擯秦為事猶有存周之意以此愈於張儀夫蘇秦之說不過說客遊士狡獪伎倆逞辯口以取富貴為一時之計則善矣豈眞有存周之意豈眞能為六國籌久遠之計者哉使蘇秦而眞有存周之意眞能為六國籌久遠之計其說必不止於此何也其所為皆拒秦禦秦之計非伐秦滅秦之計也當日六國既聽其從為蘇秦者卽宜會兵選將叩關進討一吳尚可覆楚一越猶可亡吳豈有率天下之衆不能亡區區之秦吾不信也奈何蘇秦智不及此六國君臣如醉如夢一張儀玩弄於股掌之上而皆不及此蓋秦常有併六國之心而六國並不敢萌併秦之念日朘月削坐而待斃善哉孔斌曰死病無良醫此六國之所以為六國也終為秦之所覆滅而已矣豈獨一蘇秦之咎哉

識高眼快六國諸王當日俱墮蘇君術中一經點破則掀天揭地之論算來都不值一錢

劉彬晉武帝平吳論

從來帝王有天下者未有不混一土宇而可以大一統之業立萬世之基也司馬氏平吳之計始于羊祜贊于張華斷于武帝成于杜預王濬故論其智當以祜為先語其功亦以祜為首餘人皆其次也當時山濤有釋吳以為外懼之言此本于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之言也頴濱蘇氏遂謂祜巧于取吳拙于謀晉以為吳不滅則晉不亂是祜之智遠不若范文子也噫此書生之見豈天下之大計乎范文子時晉楚相持勢不可以猝滅故欲釋楚以為外懼方司馬氏初興蜀漢既平所與抗者惟吳此正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者且吳以久立之基民殷國富一旦更立令主晉不思滅吳吳且思滅晉非特長江不可窺也夫釋吳以為外懼與存吳以為後患其所關係孰輕孰重故兩強不並立王業不偏安晉以方張之勢兵精糧裕混一之形已具又值孫皓殘暴吳之宜取不待智者而後決當有逆億將來或然之事坐失目前必克之功圖大事者斷不如是乃滿朝諸臣張杜而外更無一人與祜合謀者皆狃于便安之見無遠大之

弩人才之難自古然矣若山濤之意則平吳之後當勞聖慮祀已言之此時之勢大不同于文子之時吳不可釋而不取且取之不可綏者勢所必然蘇氏所言殆泥于防微杜漸之隱憂而昧創業開基之大計也

所操者大所見者遠謀國不當如是邪筆致展拓亦有開創時氣象

趙士麟郊祀考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命官也列爵也畫疆也分井也陳綱而布祀也皆在所急而莫急於制禮禮之大者朝會也燕饗也車服

也等威也愼蒙而數典也皆在所先而莫先於祭祀祭祀之大者禘嘗也社稷也登歌也鼓鐘也左昭而右穆也皆在所重而莫重於天之與祖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大傳禮不王不禘禘宗廟之殷祭也郊所以祭天也祖不可以先天而禘先乎郊者郊止於祖而禘上及乎祖之所自出故先舉言之耳然則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悖矣沿至隋唐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禮常並行不廢唐杜佑作通典亦仍之明堂則議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有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乙之祠而以古者郊與明堂之禮歷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註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寶魄襲方士緯書之荒誕天之名義且乖異

如此則其他節目註釋雖復博贍而失禮經之意遠矣豈知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折也以之瘞埋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豚其羹不和其器犧尊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樂歌黃鐘大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雷鼗其車玉輅素車其旗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圭鎭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

大略如此而已秦則謂天好陰兆於南山之下謂地好陽兆於澤中之圜丘漢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河東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制度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墜廢殆盡鄭衆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隨意曲說前後乖違宜王肅諸儒引經傳以排之也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並圜丘於郊似矣然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

謂太皥炎帝黃帝五天帝之屬爲五帝則又非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爲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朱子曰古者天子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

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明初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乙五太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洪武十年陰雨爲災太祖因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人父母父母不可異地而處於是合祀天地於南郊之一壇而覆以屋焉列宗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去古益遠矣嘉靖九年夏言抗疏請復分祀之禮中允廖道南助之上命百官集議於時蔡昂等四人主合祀汪鋐等八十二人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皆主分祀雜引五經諸史條晰合祀之非

名郊祀議隆慶以後復有所更我

世祖章皇帝混一海宇創制立法

皇上纘而承之黜方士之說之非採有明集議之詳神而明之酌而準之壂圜丘於大饗殿之南每歲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壂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以

祖

宗配之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分行夕月禮其大饗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定制四郊盡善盡

矣千萬世莫可易也

趙士麟樂律考

今言樂者必曰元聲也古樂也何其幽以邈也精以深也至求元聲則僅求之制管候氣葭灰黍粒求古樂僅求之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與夫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又何其淺而膚也然則將安求乎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律止和聲可知和聲卽制律之本若求作樂之本則歌永言也又進而求樂之本則志是也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之動心卽志也此元聲之始也故律呂之道理協天地情通鬼神妙合萬彙要

莫非心爲之通聲爲之感氣爲之調也昔者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爲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於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漢興令張蒼首治律歷至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古之聖人本天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鍾既正則琴瑟竽笙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鍾作而林鍾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以九寸爲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鍾終仲呂而爲十二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

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鍾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鋒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參輪乎簡冊之間而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鍾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圜八百一十分之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圓

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于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鐘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詘也范鎮與劉幾迭相排也即溫公之與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得乃陳其已做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甯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勿之知又惡用是嘵嘵者爲也因之近世遂輕於

變古夫黃鐘冲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倘執合少以爲清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郕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即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疇質諸歷質諸數莫不脗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聯櫛比無不巧爲湊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角徵羽六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聲調即剖而爲京房之六十析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聲而爲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此以黍爲寸分彼以黍爲圍徑此以爲律生尺彼以爲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不解是何爲乎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呌嘯啼呻皆聞於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

寫之氤氳喻欲均觸乎物而爲管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匏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謬矣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何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周濂溪程明道張橫渠朱考亭咸有論雖止論其理而未備其事以其事不過一伶官之爲耳故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傳曰知孔子豈有欺哉然則止論理而不究其數與器與聲可乎曰窮

其奧雖聖人不能精而語其數則樂工所同習伶人之善者自能調之無過清無過濁無過高無過下而疾徐輕重得合焉卽元聲也倘執儒者之所論則不合者反往往見多故曰聲依永律和聲律乃和聲聲本永言言本於志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大舜聖人命夔止於克諧止於無奪卽是大樂乃好事者自詭其說奇其數屢出屢變其智豈更出舜夔上哉徒見彼此互攻屢代聚訟而卒無一定之論總由不知樂極平常故標精微也倘知之則禮制固禮義起者不可謂非禮古樂是樂卽俗樂亦不可謂非樂何以見之君尊也臣卑也父坐也子立也兄先而弟後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禮制也或賢書進而君拜子有故而父立弟爲尸而兄敬此義起者心之安卽禮之行也今有人作樂於此心氣和平聽之者欣欣然有喜色開韶何以過是又作樂於此心志怫逆聽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雖后夔搏拊鳳鳥飛翔何關於治亂乎求元聲者尙其求之心哉

引据該洽詞旨明劃較葛澹淵泰律論尤爲易曉

倪蛻魁星考

史記天官書曰魁枕參首註謂北斗第一星春秋緯曰璿光第一至第四爲魁魁首也元亦首也晉舉元魁之等取此而士子趨爲進取者每欣此二字而誕之然而無有畫圖也南宋末有畫工牟利每於鄕試時輒以單幅繪一鬼獨立於飛魚之上曰獨占鼇頭挑其左足傍植標竿鬼乃右手挺筆左手握鋌士子見之輒歡喜以爲嘉兆此亦因魁字鬼從斗獨立斗也挑左勾也飛魚者假作鼇也以鼇如大龜不雅觀故以飛魚易之也筆鋌言必定魁也亦隱謎之爲巫祝之禱工匠之計非魁星之果有化形作爲是相也四五百年來儒家無此星官道家無此法象而獨於文廟中跂奔其神巍乎其間士人拜首乞靈爭先恐後且制科揭曉備使嚴崇亦躬親致祭嗚呼正道衰微邪慝實辨無怪畫工一時戲筆而魁夫子之稱羣於庠序矣闢異端以正人心弗以善小而不爲則去其魑魅之形而易以璿光之主不亦志識高遠之一事乎

倪蛻揖拜考

周禮南鄕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又九拜中肅拜鄭云但俯下手卽今時揖也此三揖禮今尊官於僚屬參謁時用之微寓分別等威於其間云說文曰以手著胸曰揖蓋卽今之拱手也禮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則肅拜凶事則手拜注云

肅拜低頭而已手拜手至地也此施時行禮故或但低頭卽東晉端肅拜也或手至地是凶事不飾故可手至地古婦人首多盛飾只可但低頭以免傾欹端肅之謂也史袁渙見魏祖獨高揖不爲禮此蓋舉手而拱也是卑幼不可施於尊長者故曰不爲禮今嬾散不行拜跪猶云不爲禮又酈食其見漢祖長揖不拜今之捲手而揖俗曰唱喏者也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報）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注云稽首拜頭至地多時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也頓首拜頭叩地卽舉不敢自相

拜之拜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此三者正拜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王動色變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常拜皆拜手惟喪禮以顙觸地無容聖人恐其過於野故必兼之以拜手奇拜一拜也君答臣下之拜褒讀作報報拜再拜是也肅拜但俯下首今時揖是也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之拜漢時婦人之拜如此近來書斂衽拜是也又肅拜者答卑幼之禮直躬端肅微下其手猶今婦人立拜也大抵今時男子平推手而拱卽肅拜女子立以手著胷而小下之亦卽肅拜但古男子亦俯下手今女子緣由其膝此稍不同耳明代宮人見后妃尋常一叩頭曰小拜歲時令節乃以手著胷肅拜行禮曰大拜夫叩頭卽頓首重拜也顧反輕之何哉蓋叩頭簡便而肅拜嚴重日用常行取其簡便令士庶家則並不敢行肅拜於尊者矣儀禮婦拜扱地謂拜首至地猶男子稽首也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也內則凡女拜尚右手右陰也尚謂右手在上也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手拜亦然爲喪主則頭亦至地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立拜始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非也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婦人

四拜謂之俠拜蓋主立拜言也今南方婦女皆立而叉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爲重禮禮之輕者亦立而拜但比南方略淺耳然今則南方立拜甚淺而北方反深屈其膝咸深拜矣揖拜之儀男女有分古今有異大抵亦只在深淺上下坐立之間分吉凶輕重等威之辨也而已然迂者或傷於僿達者又失之疎僿與疎皆非中也故備徵諸經傳而作揖拜考

楊履寬采蘩詩考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箋曰副者夫人

之首服鄭康成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按王后三翟褘衣從君見大祖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其次鞠衣以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展衣者襢衣也其次祿衣以御祿衣者純衣也然則三翟何以知首服副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祿衣而云次則祿衣首服次可知稱此以求編降於副而垂於次則鞠衣襢衣首服編可知其燕居亦纚笄總明乎非助祭親蠶見賓客見王進御不得禮服也康成又曰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其下以紞縣瑱然則衡笄唯施於翟衣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縣瑱也周禮又曰為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康成曰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然則外內命婦自鞠衣以降者內則天子之公卿大夫外則諸侯之卿大夫命婦天子之卿大夫士受地視侯伯子男而命婦之服乃降之者近則嫌於無別意亦

眆公侯七命而天子之卿乃六命也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然則如周公大公之夫人為王卿士固有所不得施也賈疏曰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揄翟祭太祖及羣廟闕翟以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以下闕翟以祭鞠衣以下與侯伯同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詳者鄭注賈疏副以祭編以桑禮見王賓客次以御蓋先王之重祭祀蠶桑不敢以褻與其所以示人追遠敦本之意深矣采蘩之詩小序以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其末章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孔穎達曰被次也按祭統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則采蘩以為菹其說是也然又曰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以見大祖則褘也祭羣廟則揄也小祀則闕也其為侯伯則揄兼大祖羣廟也其為子男則闕兼三祀也首服應副胡為乎其以次也此祭祀之不可通者一說也朱傳亦曰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又以備先有采蘩為蠶事之說故繼之以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其於末章則曰或曰公宮所為公桑也按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然則于沼于沚于澗之中此其地乎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然則公侯之事公侯之宮惟君服以祀先王先公詩所以重言之乎顧其受之也必副禕以意推之其在侯伯亦副揄也其在子男亦副闕也若以告桑論亦祇闕服編禮所謂鞠衣以桑也胡為乎其以次也此公桑之不可通者又一說也孔之說曰夙謂祭祀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夙在事謂朝視饎爨郊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外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下即此云夙也然則于以用之言正祭也夙夜在公推其未祭之敬也薄言旋歸推其祭畢之敬也王非正祭不服褒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則未祭祭畢其以次宜也未祭祭畢其敬如此則其祭可知也此一說也何楷之說曰此言被者指三公夫人世

婦之服觀少牢禮鄭以大夫之主婦從祭服髮鬄可見公所即公桑夫人世婦夙而繼事至夜旋歸非君夫人之重蠶事而勤信莘安能如此然則被者非夫人也三宮夫人世婦之敬若此則夫人可知也此又一說也由孔之說與鄭所謂副服之以從王祭祀者無悖也然編以桑親壺濯視饎爨其事亦不輊於桑也毋亦有當編者而遂以次乎次以御於王去襲服者幾矣而以視壺濯視饎爨乎如何之說與鄭所謂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若無悖何也命婦之降於夫人其與三宮夫人世婦之降於夫人等也祭夫人副翟命婦從后編鞠衣而三宮夫人世婦視此矣以其祭之降服編鞠衣也則命婦成祭服必降夫人之告桑編鞠衣而次祿衣也而三宮夫人世婦視此矣然被以三宮夫人世婦言則凡于所云采云用俱應屬三宮夫人世婦而又何以見夫人之賢乎此皆不可考者也又告桑受繭禮有明文乎蠶畢服成只言以祀先王先公穀梁傳曰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斯言得之矣孔穎達則曰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竊謂婦人不與外祭賈所謂闕翟從君祭羣小祀者大抵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

門竈祀行五祀皆不出宮庭而可以存事故謂之羣小祀與又按月令后妃以季春之月躬桑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禮四時皆祭在殷爲祠禘嘗蒸周爲禴祀嘗蒸夏之祭也祀也秋之祭也嘗也夫人躬桑以爲祭服耳豈必蠶畢而別有所謂祭者若以將蠶后齋戒以享先蠶爲說而兼祭與蠶爲一其無乃近於傅會與况卽以將蠶享先蠶而論蠶則應服編而鞠衣享先蠶比於羣小祀應服副而闕翟於被亦無當也朱傳以祭祀言而不言祭先祭畢可以孔說補之以公桑言而不明被爲何物可以何說圓之子曰多聞闕疑其庶幾乎

卽此足見窮經之功用筆亦疎宕逸韻有古致

王瀞古文尚書考

孔子刪錄尚書虞夏二十商四十周四十合之凡百篇鄭氏康成書贊謂之三科揚子法言曰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三句在今虞書而以爲夏書蓋虞夏同科故自西晉以前統稱虞夏書伏生尚書大傳亦稱虞夏傳也百篇之外有序一篇司馬遷班固鄭康成皆以爲孔子所作具載百篇之目而序其作意七十子以後代相傳述秦世焚書濟南伏生藏之壁中漢興生求其書兵起流

亡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伏生名勝事見史記漢書儒林傳）二十九篇者堯典一（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通爲堯典中間無曰若稽古帝舜已下二十八字）皋陶謨二（自曰若稽古至俞往欽哉通爲皋陶謨）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大誓十（別有大誓非今之太誓）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內盤庚大誓各分爲上中下三篇顧命中分出康王之誥一篇共爲三十四篇惟大誓三篇所出其說不同

孔穎達曰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云民間得太誓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以教人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孔穎達語見書序疏王鳴盛曰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卽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於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

（卽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况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卽有太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高祖已有其語恐太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太誓者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受之孔者）三十四篇卽二十九篇若去太誓則爲二十八篇也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將召伏生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漢書儒林傳注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王鳴盛曰宏此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則授鼂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遺書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而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策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爲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兄子建爲小夏侯之學（伏生傳授事見漢書儒林傳隋書經籍志）凡伏生所傳謂之今文由其寫以當時文字也古文尚書者孔子九世孫子襄（經典釋文云孔子一孫惠）遭秦禁學藏書壁中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壞宅事漢書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閻若璩曰攷魯恭王薨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卽位十二年尚何得云末况壞宅在恭王初卽景帝初安得云武帝末邪）得襄

所藏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恭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襄孫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伏生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隸古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壁中得書事見史記景十三王傳漢書儒林傳隋書經籍志王鳴盛曰考景十三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二年王魯二十八年薨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卽初王魯事時安國尚未生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直至安國長始讀而寫之）天漢之後（武帝年號）安國家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宮（天漢年獻書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漢書藝文志以爲安國獻之劉歆書亦然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孔安國家獻之朱彝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藝文志言遭巫蠱未列于學宮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王鳴盛曰安國之生卒當以史記爲定史記言安國早卒則年只可擬四十爲斷倪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元鼎元豐之間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獻之）書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爲科斗指體（書文字體見鄭康成書贊）故謂之古文十六篇者分之則爲二十四舜典一（別有舜典非今之舜典今舜典則合於堯典伏生所傳已有之晉永嘉時眞舜典亡後梅賾割堯典之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別有棄稷非今之益稷今益稷則合於皋陶謨伏生所傳已有之亦是眞書亡後梅賾割帝日來以下爲益稷）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壁中書篇目見尚書正義卷目孔穎達疏）以此二十四篇合於伏生今文三

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所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云爲五十七篇即此是也其集爲四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同卷大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同卷餘皆一篇一卷卷數較篇數省其十二并序二卷故四十六卷也本有五十八篇而云五十七者鄭康成以爲建武之際（漢世祖年號）亡武成一篇是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譚在建武前其時武成未亡故云五十八其曰四十五卷則除序言之耳班固所言之四十六卷即桓譚所言之四十五卷也四十六卷者堯典一（自曰若稽古至陟方乃死）舜典二（別有舜典）汩作三九共九篇四大禹謨五皋陶謨六（自曰若稽古至俞往欽哉）棄稷七（別有棄稷）禹貢八甘誓九五子之歌十胤征十一湯誓十二湯誥十三咸有一德十四典寶十五伊訓十六肆命十七原命十八盤庚三篇十九高宗肜日二十西伯戡黎二十一微子二十二大誓三篇二十三牧誓二十四武成二十五洪範二十六旅獒二十七金縢二十八大誥二十九康誥三十酒誥三十一梓材三十二召誥三十三洛誥三十四多士三十五無逸三十六君奭三十七多方三十八立政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四十冏命四十一（王鳴盛曰冏當爲畢字之譌也）費誓四十二呂刑四十三文侯之命四十四秦誓四十五書序四十

六成帝河平中劉歆（字子駿）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宮哀帝令歆與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書載漢書楚元王傳及文選）自伏生傳書二十九篇後學者分爲三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曰小夏侯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尚書惟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諸書立學事見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古文得立蓋劉歆之力也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亡武成事見今武成孔穎達疏引鄭注）永嘉喪亂（晉懷帝時）衆家之書並亡（書亡事見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又有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鄭依注所傳者）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令中書校之非是（漢書儒林傳注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經典釋文曰劉向校之）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並謀反乃黜其書（百兩事見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壁中古文既出雖未立學而傳者甚衆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作史記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王鳴盛曰遷書所載如湯誥太誓皆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後漢書儒林傳曰朝授膠東庸譚爲古文尚書學未得立）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古文傳授立學事見

（漢書儒林傳）東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秘書（賈逵事見後漢書本傳）杜林字伯山扶風茂林人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王鳴盛曰漆書即科斗科斗即壁書以漆書竹簡漆黏書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科斗）常寶愛之以示東海衛宏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杜林事見後漢書本傳）林既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後漢書並有傳）衛宏從林受古文為作訓旨其時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諸人事見後漢書儒林傳）古文似有兩本一為孔安國壁中書一為杜林西州所得漆書然晉書束晳傳謂漆書皆科斗字而鄭康成書贊言壁中皆科斗書則杜林所得即是安國之壁中書無疑考其傳授安國授都尉朝朝授庸譚譚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惲惲授賈逵父徽逵傳父業又為杜林漆書古文作訓馬融鄭元傳注相繼而作皆孔安國壁中之書也壁中書雖云古文然伏生所傳之今文三十四篇亦在其中古文可該今文而今文則惟三十四篇而已但今古同有之三十四篇其字句篇章亦不能無異（如盤庚優賢揚歷夏侯等以為心腹腎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博士讀為厥亂勸甯王之德之類）是以言尚書者仍有今文古文之分古文於平帝及王莽

時立學莽敗遂廢東漢立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今文（東漢立三家事見隋書經籍志）而古文則杜林賈逵衛宏馬融鄭元諸儒相傳雖盛究未立學故馬鄭傳注惟施於與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而增多之二十四篇不為傳注謂之逸書以其藏在秘府不立學官（王鳴盛曰後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皆言安國古文未得立）非利祿之路不合時務故也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永嘉之亂（二句本隋書經籍志）洛都覆沒靡有孑遺（二句本唐書經籍志）又以不立學之故傳者漸少而馬鄭三十四篇之傳注亦就衰微先是三國魏時東海王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乘合同異為尚書解列于學官（王肅事見三國志王朗傳）其注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亂其紀綱為太康時與前儒不同（解書不同事見春秋左傳正義孔穎達疏）晉世祖時皇甫謐（字士安）作帝王世紀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云云乃自漢至晉四五百年人所未見者（皇甫謐引湯誥事見尚書湯誥序孔穎達疏）及晉氏渡江元帝時豫章內使梅賾始得古文尚書并孔安國傳奏上之（梅賾上書事見尚書正義卷首孔穎達疏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據孔穎達疏引晉書言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今晉書鄭沖皇甫謐傳並不言傳古文尚書事（王鳴盛曰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而其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

分爲舜典以續之學徒遂盛晉末范甯爲解（梅賾古文書見經典釋文）齊明帝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篇首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傳序但言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惟四篇耳今云五篇蓋兼太誓三篇合爲一而言也）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値方興有罪遂不行用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始得之（姚方興獻書事見尚書正義卷首疏經典釋文隋書經籍志）於是協于帝之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廿八字）梅賾所上之書號爲孔氏壁中古文謂其傳乃孔安國所作幷有序一篇序得晉作傳之由唐孔穎達爲之疏其經文卽今所用之本也書本百篇孔安國壁中所得可讀者惟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所得之五十八篇除伏生舊傳三十四篇外多得二十四篇其目卽孔穎達疏中所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是也梅賾未出時歷代相傳古文增多者卽此二十四篇以之合於伏生今文共爲五十八篇目曰

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通爲一篇名曰堯典（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云云在今舜典也）中間無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而壁中所得別有舜典一篇（王鳴盛曰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也而孔安國眞古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祗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並亡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卽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爲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旣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亡其傳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爲一耳）亦自曰若稽古皐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通爲一篇名曰皐陶謨（亦是伏生書如此孔壁古文與之合）而壁中所得別有一篇名棄稷不名益稷其太誓三篇伏生所傳已有之後又得於民間而孔壁復出與之相合馬融以爲文似淺露又言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然雖致疑仍爲作傳鄭康成亦注之其中白魚入舟火復于上流爲烏之事漢人引用者不可枚舉則今文古文中本有是篇也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劉石憑陵京華覆沒諸書並亡而梅賾所上之孔傳古文尚書始出列于學官然書雖盛行猶闕舜典一篇取王肅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迨姚方興造舜典一篇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於愼徽五典之上時見黜于博士未行用也隋學士劉炫取而列之於篇則協于帝之下復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

命以位十六字劉炫事遂流傳至今矣（王鳴盛曰姚方興僞撰舜典孔傳一篇并于篇首僞增十二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乃濬哲十六字并非方興所有即炫所造耳此則又方興之所不及料也）梅賾所上之書謂爲孔氏古文者其經亦五十八篇而與馬鄭所傳不同馬鄭所傳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等十三篇而梅書無之梅書所有之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等十三篇而馬鄭所傳無之其不同者一馬鄭所傳別有舜典棄稷二篇梅書則割堯典之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割臯陶謨之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其不同者二馬鄭所傳別有太誓三篇在伏生今文三十四篇之內而不入之孔

壁古文二十四篇數中梅書則泰誓三篇併入孔壁數內爲古文二十五篇數伏生今文但有三十一篇而後分出舜典臯陶謨二篇以爲三十三篇合於今文二十五篇共足五十八篇之數其不同者三馬鄭所傳之武成建武之際已亡而梅書則有其不同者四至於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旅獒冏命八篇其目雖同而馬鄭所傳已與舜典汨作等篇亡於永嘉之亂梅賾之書並非其本梅書初出但行於江左隋時始傳河朔唐孔穎達作疏謂其書卽是孔壁所得之本而以馬鄭所傳爲張霸僞作蓋馬鄭與梅賾二書不同而同稱古文旣

取梅賾不得不黜馬鄭適有張霸僞書之事遂以馬鄭所傳當之也要之尚書共五十八篇伏生先傳二十四篇太誓三篇已在其內早立學官孔壁所得多於伏生者二十四篇立學未久而廢書藏秘府劉歆與父向領校秘書班固亦典其職皆親見之向作別錄歆作七略班固本之作藝文志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云爲五十七篇秘府所存與孔安國之授於都尉朝司馬遷者同此古文都尉朝遷傳至賈逵而杜林於西州得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後漢書賈逵傳言逵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好古文逵數爲帝言古文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是賈逵一人上承安國之嫡傳親見古文於秘府又因杜林之本而作訓可知杜林之本與秘府同而秘府之本固安國壁中所得而上之也馬鄭傳注用杜林賈逵之本可知卽安國之本也若張霸之書劉向當時已斥其非豈肯載之別錄向旣斥之歆豈取之班固因歆七略作藝文志不列霸書而於儒林傳旣敘孔氏古文立學之後始敘張霸百兩篇則百兩篇之非孔氏古文顯然易見孔穎達乃謂梅賾所上爲孔氏古文而馬鄭所傳爲張霸僞書豈不謬哉（閻若璩曰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爲張霸所）

（造不知張霸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於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見邪）孔壁增多之三十四篇既亡梅賾所上之孔氏經傳遂盛然三十四篇之馬鄭傳注猶與之幷行隋唐二書經籍志所列之古文尚書十三卷卽梅賾所上者也而馬鄭之注亦仍著錄至宋史藝文志始不著錄則其書已亡矣尚書百篇亡於秦火其得於伏生之口孔氏之壁者裁五十八而亡者四十二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而存者五十七永嘉之亂亡孔壁增多之二十三篇（武成先亡故二十三篇）而存者三十四梅賾上孔氏經傳內別有泰誓三篇與馬鄭所傳之大誓並行唐孔穎達作疏斥馬鄭所傳之大誓爲僞後遂與馬鄭傳注並亡於是書之存者惟三十二篇馬鄭傳注既亡尚書獨有梅賾所上之孔氏古文經傳孔穎達疏人皆以爲安國壁中所得之五十八篇卽是此書矣或謂日本國有眞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攜去者故歐陽修日本刀詩曰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蓋疑梅賾之書非眞古文也及朱子辨其僞而宋元明以來掊擊之者甚衆大意謂伏生所傳文辭古奧而梅賾之書文從字順平緩卑弱如出一手且古籍相傳豈無遺脫而此書於

傳記所引書辭掇拾無遺（閻若璩曰昭十四年傳晉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傳記所引尚書惟此一條作僞者竟未采入）斷非古文眞本近世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朱彝尊作經義考攻之尤力而毛奇齡乃據隋書經籍志中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之語謂梅賾所上乃是孔傳而經文則本兩漢秘府所有初無少僞作古文尚書寃詞以辨之王鳴盛博考羣書采馬鄭王三家之注與孔傳孔疏比附作尚書後案三十卷一以鄭氏爲宗而於諸儒所謂僞作之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之大意謂史記前後漢書皆不言安國有傳恐安國當日壁中得書不過以今文讀之而已未嘗作傳梅賾所上經傳同出一手僞作非王肅卽皇甫謐所爲眞古文篇目鄭具述之（鄭所述篇目卽穎達疏中所載者是也穎達謂鄭馬王注猶在）分別亡逸亡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作僞者因其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捃摭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鄭所述壁中增多者乃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其目十六其篇二十四而梅賾所上乃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其目十八其篇二十三與鄭不合也）又貪太誓文多易於剿襲（傳記所引太誓甚多皆經掇拾）別撰三篇而於伏書內去其大誓與書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篇而眞書乃三十四與一

十四為五十八（三十四者伏生所傳二十四者孔壁增多）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為五十八（三十三者於伏書內去太誓三篇又分出舜典益稷二篇也二十五者所謂古文之篇數也）似合而實不合也王氏所辨甚詳茲撮其大旨著之以便觀覽云

趙士麟北征頌

臣稽古堯典之贊帝堯曰帝德廣運舜典之贊舜曰七旬有苗格自古迄今兼之者難矣

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天覆地涵海宇甯謐討正朔之所頒聲教之所暨西薄流沙東假蟠木南界朱垠北迆幽谷以是戴白之叟垂髫之童優游至化嘷嘷熙熙誰肯自棄於生成惟是厄魯特噶爾丹者喇嘛奴子豺狼成性假佛言以惑衆託鬼道以撼人蒐集本根傷殘骨肉自恃險遠蠶食鄰封吞弱并寡志驕意盈已越二十有餘載矣於是怨氣塞天欵關叩塞者日至願乞一旅之師以殲之而

溫諭再四欲其並生並育於日月照臨之下猶自昏迷若罔聞知乃進羣臣而告曰惟

皇天眷佑我國家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衆罔敢有越厥志朕猶夙夜祗懼若將隕於深淵惟恐一夫不獲以忝

祖宗彝憲商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蠢茲噶

爾丹頑梗不恭始猶冀其悔禍以日逭於天刑迺以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

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尚其戮力弼予一人以成厥勳羣臣咸曰小醜陸梁何代無之

臨雍命將猶捲秋籜而踐春冰也其敢煩

六龍之遠駕為

帝曰吁封豕長蛇長此安窮四海之內有一物不得其所則上者恥之且頑有醴覆昏暴天之道也

予其親帥六師恭行

天罰敢用吉玉宣璧昭告於

上天神后

宗廟陵寢暨名山大川之神時文武臣工咸待

命於旌門之次

天子曰咨爾費揚古嘉乃丕績紀於太常命爾為撫遠大將軍西路諸兵汝其統之爾當夏將軍舒書爾西安將軍博濟夙嫻智略為國爪牙其佐而翼之咨爾孫思克勇冠三軍探入敢戰汝副費揚古以往殲厥渠魁俾無滋蔓為厲國憂咨爾奉天將軍綽克圖爾黑龍江將軍薩布蘇爾甯古塔將軍佟寶批寫忠貞各

有成績東路諸兵一以委之爾等尚一乃心力功懋懋哉時維仲春日在內辰和風應律積雪初融人懷急公之心衆識從王之義輓輸運軫於道途旌旗錯雜於山谷民之望師如望歲焉師之所過如時雨焉一時外藩君長率其部曲以朝於行在者先後絡繹不絕於道覲輦容之盛被宴賜之恩莫不稽首再拜而雨雪之陰化爲陽和其瑞一野草先萌牧養蕃息其瑞二掘地及泉泉甘而洌人馬資之其瑞三際此三瑞懷德畏威咸以今日得睹聖天子之輿衞爲幸且見皇上師行則頻惜馬力間釋轡步行其頌一師止則周視營壘法令嚴明其頌二而又曰御一餐與士卒共甘苦其頌三時給衣甲廄馬以壯折衝其頌四時賚牲畜以餐將士其頌五或撤御饌令會食以示優勞其頌六諸部王汗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恩禮褒加錫予尤渥其頌七至於龍韜豹略秉自帝謨鳥翼蛇行都依上法料敵制勝之奇進退疾徐之方悉聽命焉其頌八又戒之以殺降申之以輕敵諭之以赦過宥罪其頌

九若天敵天勤民瘼祀山川風雨之神以迓天和遂有泉湧草茁雨霽之應其頌十以此三瑞兼茲十頌貽天生聖哲爲億兆生民之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者非耶更兼堯舜之德繼二典之光所謂文武神聖者非耶五月丙辰朔我師遂抵拖林而賊未知猶在克盧倫河於是兼程而進彼自謂窮荒之地王師必不能至況九重至尊遠臨朔漠尤所不信孰知百萬之師竟從天而降於是挈家遠遁將自竄於巴顏烏喇之地以息游魂越三日戊午西路兩軍於昭木多直遏其前出其不意全軍皆覆乃棄妻子老弱器械牛羊倉卒散去我師追奔逐北歡聲若雷而醜已救死扶傷之不暇矣上命馬思哈由巴顏烏蘭亟追之務盡根株特授爲平北大將軍凱旋是役也不費民財不勞內帑計程三千里歷時八十日陣斬三千餘級生擒數百人皆由皇上智勇天錫廟算先有成謀故諸臣効力一戰而功成自此沙漠塵清邊方孔固

信爲史册所稱載詩書所未聞雖黃帝之破涿鹿高宗之伐鬼方詎能比其功烈哉臣職司銓衡未曾躬歷行間聞鐃歌而色動覩露布以神飛敬撰北征頌以獻擬附於白狼朱鷺之後焉其辭曰

天眷有德寶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御極之初三方僭亂以次征討咸資廟算自兹而往大定永清禮樂教化天下文明惟嗚爾丹昏迷不恭恃厥險遠侵我附庸聖諭煌煌同歸於好奈爾陸梁自干天討下詔親征誓師選將匪曰勤遠欲安邊壤爰勅有司各供乃事時維仲春待於郊次底醜之罪告於皇天禡牙軷路驅暴除殘鸞軒旣邁虎旅式從滮滮雨雪化爲和風上憫征人廢餐減膳出御旌門時加獎勸外藩之長率屬來迎黃鉞白旄天子之尊勞以金錢給以幣帛遠人歌舞或頌

聖德丕從濟濟旂旆央央百靈默贊草細泉香蠢爾潛逃逃於烏喇自茲遙遙根株不拔仲夏之朔師抵拖林厲兵秣馬分路前擒狼奔鼠竄將匿西陲忽遇二師直擣其虛棄爾妻孥舍爾畜牧轉徙流亡終歸顯戮於惟皇心寬仁愷悌凡厥脅從皆吾赤子特宣勅旨勿染戈矛給之衣食以息以遊惟皇神武動則克之霆棄盡屈醜代式之惟皇憫隱降則釋之春風翔洽誰能禦之惟皇明斷先機立決洞見萬里一髮不隔惟皇猷丕宅靈孕奇仁育義正神道天施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覇孰敢肆孽前此之戰以誅逆臣今此之戰以安遠人前此之師遙遵方略今此之師親授籌畫荒陲臣服我皇之恩中夏康乂我皇之仁對越郊壇昭告宗廟大小臣鄰論功以報

恩綸誕布肆赦覃征普天率土歌詠昇平遐邇順軌神功懋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與天無極播於樂篇兆民攸賴天子萬年

趙士麟與蘇撫宋牧仲書

企慕清風延望霖雨匪伊一日矣謹以膚見遙佐高深竊江浙之急莫急於水利旱與澇皆荒而尤莫急於旱蓋澇則江浙雖饑而全楚之粟順流千里不二旬遍達吳越旱則數千里之內貴賤擔負所及者幾何故莫急於旱也僕往者承乏江浙遠考史籍近訪輿言每惟河道之通塞卽係生民之休戚在浙則石

門一帶在江南則京口丹陽一帶年年苦涸漕運病之至京口丹陽數十里間外藉江潮消長居半內資長蕩湖開家湖練湖諸洩而閘壩久廢餘流涓滴源源帶水浹月不雨卽民舟常苦艱澀每歲隆冬輒興役開濬以通漕艘艘水挑土昏曉不息墮指潰踵恆有僵仆而死者不一勞不永逸屢欲具題大爲開濬而相時待力顧此失彼耿耿至今天畀仁人覆幬茲土彼蒼冥冥實留以有待矣頃凡自吳越來者極言江浙亢旱之狀已踰三月卽杭嘉蘇湖幾不通舟楫甚至有從洞庭山以南亦可徒步者不勝駭異情關舊治中夜轉展唯有一策可以少濟此五

六郡望歲之饑民想足下亦必有同心也念旱既太甚則米必湧貴米既湧貴而外江之米不至則愈貴今卽移咨各省招來米商而京口丹陽河道已成陸地米艘何自而入愚以爲今插秧已失時農民十室九流糊口四方趁此時將京口丹陽一帶數十里河路大興工役開濬深廣其利有四一開河路以來米商也一通民船以便貿遷也一興大工以救饑民也一免冬役以恤祁寒暑雨此一帶河道約長三十餘里開深一丈二三尺合蘇松常鎮四郡之搢紳巨室富商大賈委曲勸輸措資或亦不難是念足下仁心妙畫其已見之施行者亦既載之口碑播

之國門此救荒之澤當更必有出於尋常意見之外者不揣鄙陋遠獻其芻庶幾備高明之一採也

滇繫書目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藝文十六册

李毓奇（鶴慶人歲貢生）
容舟說
張 漢
三星圖說 憂患說
李鵬翚（廣西人歲貢生）
奕說 宦海說

陳 綸
八陣圖說
陳封舜（鎮南人乾隆丁巳進士官知縣）
義田說
倪 蛻
春秋經說 引經斷獄說
劉 彬
三爻八母服圖存疑說 三爻八母服制存疑說
王師周（鄧川人庠生）

治瀰苴河議
徐昭受
鹽法議
宋士璋（晉寧人官保山訓導）
宜祀莊蹻議
董 玘（通海人康熙庚辰進士官檢討）
通海龍火七營議
劉經傳（石屏人乾隆庚辰進士官御史）
鄉約議

王芝成（浪穹人土典史進士藩之父）
雲南鹽法議
趙士麟
與王庶常書 答季廣文書
張 漢
上楊撫軍書 與楊壽庭書 寄陳存菴書 與兒子中函書
陳 沆
覆孫莪山學使書

傅爲詝
答蘇撫陳可齋書　答門人王編修書　答雷翠庭學使
書
余應祥
訓兒書
周於禮
與唐生書
謝清問　河陽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御史
訓子書

楊履寬
答彭竹林書
倪蛻
致甘中丞書　覆甘公塞外書　致高宮保書　復周總
兵書
趙士麟
周烈婦傳
高奣映
來瞿唐家傳

趙塵熖　鄧龍人歲貢生
啞兒傳
趙　節　建水人康熙辛酉解元官知縣
范貞女傳
張惠可　鶴慶人康熙丙子北闈中式官主事
何大孺人傳
何其偉
馬孝婦傳
趙元祚

秉燭子傳　林孩後傳　李孝子傳　季氏雙節傳
王思訓
熊元仲先生傳
孫　鵬
卯觀成傳
賽　璵　建水人成陽王裔雍正己酉舉人官知縣重赴鹿鳴
馬節婦傳
劉　㵾
節婦阮氏傳

藝文繫

李毓奇客舟說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有客貧而好遊舟居十二稔其友往覘之破冠敝屨縕袍裕如也叩其囊曰無迹其舟窮然虛也友曰子出遊貧也貧而不殖不亦累乎子嘗艇去而波駛矣及其來賈也如故豈良賈深藏歟彼某某者亦猶子而客者也其去空艘來汗牛後于遊先子休矣子蓋久於客者必有獲客瞑而弗答其友卒然曰吾賀子達遊歸語子子不答毋乃倨乎客曰噫窮達命也我無營焉子

弗知宜也坐我明告子我甚念人之生最難知也百年暫也我適以我之暫有者遊於客也舟利涉也惡用殖爲我自賦形迄今空空然我也我何有焉我竟不知我之爲誰也夫既不知我之爲誰我何不可暫假一舟而暫爲我有與斯世並遊也哉昔人以大地喻舟當矣我亦舟中一客也則萬有槩爲我殖視日月之斡旋而爲舟師者也斯蓋遊心於物者有然矣若夫其大無外其細無內包天地化古今萬有不齊而爲舟者則又以道爲舟以仁義爲殖一旦見售於聖君賢相濟蒼生之沉溺救社稷之傾頹同遊乎熙熙皞皞之域斯又必得諸博濟之君子而爲舟師者也我無力焉我殆以身爲舟矣是身又爲我載神之具神我也我即以神爲客以身爲舟合五行爲殖無極爲海元氣爲風動則遊焉靜則止焉聽其所止而休焉我又並不知我之爲客客之爲我而舟師者之爲誰也我何累焉歌曰貧不害性兮遊不云貧袖清風而獨往兮抱明月以孤還殉贅疣之足累兮胡不全其所天迨客去而舟亡兮乃神棄而身捐歸吾身於烏有兮泛虛舟以徜徉其友聞而喜恍而悟曰吾今知有命矣乃再拜而去客復瞑然

張漢三星圖說

予欲作三星圖進畫史而授以紙便擬作世俗所謂福祿與壽者予曰不然吾所謂三星蓋漢東方朔唐李太白宋蘓東坡畫史駭其說予曰是三子者皆神仙中人也有爵祿之寵游戲殿庭時復放浪山水流連風月以文章名於後世而又星之精也畫史究其義予告之曰方朔生而歲星不見太白母夢長庚而生白故名白字長庚東坡沒有道士爲宋徽宗建醮上章久不起既甦上詰之曰見奎星奏事故遲之問爲誰曰蘓軾此三子者謂非星精之所孕育乎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固生人生物之理也古之達士奇人亦多感星而下生不獨郎官上應列宿

卽如張子房感弧生蕭何感昴生漢雲臺諸名將上應二十八宿雖荒誕無考然事亦或有之二子者非星之精下墮人間烏能兼富貴神仙而文章奇絕天下乎吾竊慕二子之風流曠世一見他無足比數故圖而禮之以覩世之所畫福祿與壽當何如也

易數字似覺更淨

張漢憂患說

憂患者生人之藥石也故孟子曰生於憂患憂患何以生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奚以行乎患難曰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奚以修身夫亦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斯已矣嗟乎患難之來也雖聖與賢亦奈之何哉以韓退之蘇東坡之徒而不免然卒不至中其讒而死而吾謂韓蘇之徒不能弭患難而適招患難或以才自張或以名自重或以氣自亢或以議論自見猶畏影者逃日中與影競走走不止影愈不滅豈憂患自全之道乎上之仲尼之陳蔡有其絃歌周公之風雷安其赤舄文王之羑里怡然演易大舜之井廩恬然鼓琴噫是固所謂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者以彼日月亦有薄蝕而卒光明以彼太虛亦有雨雲而卒清霽適來適去作如是觀亦從容以俟之而已故君子不幸遭患難少言愼動不言言必柔不行行必孫卽老氏守雌非吾人正學得之亦有濟嗚呼此治患難之藥石與

作是說時先生其有戒心乎

李鵬舉奕說

或說李子曰子何其好奕也荒時廢事勞力壞功寘其心於無用精其術以何庸且古人有云以劫殺爲名不仁以攻取爲心不義子何獨好之深也余曰然顧余非其術之好好其道焉耳夫奕小數也而至理存焉方圓動靜古人言之善矣抑未盡其理也夫奕之爲道與用兵通善之知兵者言之矣曰以正合者以奇勝又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兵不厭詐奕豈厭譎哉嘗試實之有如四隅旣列主客攸分高低已判勝負未形而有人焉能整以暇好謀而成或列未成而預犯其鋒班超之所以探虎穴也或勢已盛而遂乘其隙張巡之所以擇往亡也或彼所必爭而姑緩之以怠其謀韓信之所以渡陳倉也或彼所不意而暗據之以奪其險鄧艾之所以入陰平也或所救在此而反攻乎彼晉文所以伐衞而致楚也或所取在彼而故爭乎此晉師所以假虞而滅虢也是故膽之怯者或守近而忘遠志之貪者或得寸而失尺意之廣者或舍己而鬪人見之狹者或廢百而守

一是故于其所不懼可以覩勇于其所不貪可以覩智于其自守固可與審時于其進取可與度勢且予獨不聞謝太傅以賭墅而敗苻堅寇萊公以縱博而威燕薊操勝算於帷幄之中應大敵於談笑之際又何必煦煦以爲仁孑孑以爲義況余聊以適情未嘗留意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亦曰爲之猶賢耳云君子不器而必專心致志然時不再來寸陰必惜獲予苦言良君藥石

李鵬舉宦海說

天下之海有四而水悉歸於中國則爲宦海海之大不知幾萬里其源與苦海通又西達弱水深不可測其支由愛河溢爲學海云相傳宦海中多珠玉錦繡之屬能浮槎而往所獲較經商輒數倍故往來者若鶩焉黃頭郎鄧通常失足溺死漢遂封爲錢神永鎮斯海海上颶風忽起波濤萬丈又有夜叉羅刹等怪含沙射人凡過海必以血食祀之小心恭謹屏氣屈躬猶懼不免得以安穩達岸者十無一二是以山林隱逸之流視爲畏途終身裹足不敢近近時海藏頗竭而海關之法愈苛少有溢取每賈奇禍故識時之士掉舟而返者所在多有惟富商大賈四海之利漸徵往往退而求諸宦海嘗不惜傾家以游而時亦有

風波之患然則人之覆溺於斯海者不可勝道而乃有終身浮沈不出者果遵何術哉

摹畫處似傷厚道然文氣淋漓令人破涕爲笑

陳綸八陣圖說

諸葛八陣圖在蜀夔州魚腹浦壘石爲之縱橫皆八仿於河洛綜以易卦象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門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前列二十四小壘形如偃月者乃天衡也所謂先出游兵以定兩端而陣中變化則以天地定位大將居中龍飛而奮虎翼而進雲從以與風發而迅如鳥之翔如蛇之盤紆折旋連元妙莫測四頭八尾觸處皆動戰則爲陣止則爲營千古陣法無是過者後李衛公之六花蓋宗於此已足興唐惜乎昭烈不用而有猇亭之挫也尤奇者劉夢得云當江水泛漲時雖巨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而先生小石之堆行列依然迄今數千載如故噫眞神也哉

明齋由癸卯科武舉歷官總鎭喜作詩兼習水墨小畫亭與長君介夫遊介夫工篆刻亦不俗今觀此說公胸中自有本末以視世之建牙擁纛恣睢自雄者其相去爲何如哉丁卯三月十九日記于潛山縣署之東軒

陳封舜義田說

何以聚人曰財况聚族乎余家自始遷祖均祥公以軍功授州倅世職繼繼繩繩十有六代蓋四百年於茲鎭南稱望族焉子姓繁衍析產而居榮枯豐嗇之殊致亦勢所必然也夫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無告者詎以祖宗同氣數十百年休養生息噢咻而貽謀之親親頓隔膜視之乎今幸博一第食祿　皇家握百里之符慚無報稱按九族之譜時切解推且雞和貧瘠十居七八而陳氏宗族竭蹙於餬口者尤多從來孫叔敖之子不免負薪任彥昇之兒至於衣葛路人悲之

矣用是蒞陵四載存節養廉六百金封寄來滇置田百餘畝歲可收租五六十石計本族遠近約二百餘口小康者不必急需食力者勉强自贍其貧窶艱難者不及百口議於每歲四月初十日恐悞栽種十二月二十日恐難度歲開倉接濟二次大口十六歲以上一人分穀三市斗小口十五歲以下半之老病孤寡則倍之大槩一年必需租穀三四十石目前力不充裕欲速反不成功定於乾隆十七八九年冬散一次積至乾隆二十年以後四臘兩月照數相濟可以源源不匱雖屬一杯之水莫救車薪之火然而出飛白鷺無策以鞭土牛鄒獻椒花之術以迓窮鬼假此升斗聊濟燃眉我本支之老成者其出體而助理之

倪蛻春秋經說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周公之遺典自伯禽而後迄昭以前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焉魯爲秉禮之國史書較列國爲最優天下以爲觀法故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申叔時論傅太子曰教之以春秋凡此諸文所說皆指春秋之已成書者而言至隱公而下世道衰微官失其職列國之風不采本國之史無徵赴告右言藏於故府者詞命繁蕪簡牘散亂夫子惡之

久矣適獲麟之是感慨大道之不行於是與左氏史臣之舊游夏文學之徒取其簡策之存者自隱桓以至定哀纂成魯史一循舊典仍曰春秋此固聖人述而不作之意也後儒似謂春秋所載十二公之事已纂成書夫子從而筆削之非也筆削者就簡牘之中而錄其所應錄删其所應删則是非予奪之權固在執簡削牘之人矣而必謂刻意深求別抒新見如盾止之非弒而坐弒盜叛之求名而失名以爲天討之所加則亦淺之乎窺聖人矣噫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何等胷襟取法從前垂教後世史書何等大事若令執史筆而輒以己意行之將爲褻

貶恐非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之本旨也曾謂聖人之心如天如地而忍爲之乎此夫子修春秋如是矣至於左氏曾之舊史受學聖門又親與修經之事見夫子因策書成文上明王道之正下備人倫之紀一遵周公之制以爲後世之法然其發凡言例史書舊章學者未能悉會所以博採簡牘衆記作傳釋經舉凡隨例所發裁成義類皆謂夫子述而不作竊比老彭之素志如此非謂出於夫子新意也然已於解經不合處未免有揣摩而曲爲之說者後儒紛紛焉能免於臆測也哉惟知春秋原無成書夫子纂修而爲史其策之所無者聖人不增也策之所載者

聖人不改也至於應去應留爲非爲是聖人一出於至公而無所容心也傳則求諸簡牘證以傳聞雖主釋經小有異同讀者固不容執簡以例經亦不可尊經而廢傳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非左氏傳不能盡知之而謂其可廢也與哉

倪蛻引經斷獄說

凡以儒術緣飾吏治往往有引經斷獄事然獄貴得情經宜切證若有絲毫未合即開此附出入之門反不如悃愊無華者之質而不文但使刑當其罪也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同凡人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愚按繼母之得稱母以父故繼母殺父與父義絕不得更有母道即同凡人復讎報讐義所必盡何得當以大逆此與文姜之於莊公爲親母者不同胡康侯曰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左氏云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然則孔季彥之斷獄是也其引經非也

劉彬三父八母服圖存疑說

父母俱存人生之至樂也乃有父母不保其終遭罹變故或父

有妾媵子不同胞於是親父之外有三父親母之外有八母矣然律於三父則列之於八母則列之於親父親母則遺之非遺也吾於此知制律之意有在曾未有議及者王肯堂箋釋亦略而不言噫嘻非熟繹深思豈易得其旨哉律若曰親父親母恩至篤義至重如天地之不可名非此三父八母可得而比也若概列於此將輕重厚薄之不分故不列者所以重之厚之也其旨微矣若三父者同居不同居皆曰繼父人子之不幸也從繼母嫁者不幸之大者也律不言父者無父之義也無父之義而有撫養之恩故得列於三父也是皆非父也而不盡於三也八

母中嫡繼慈養庶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似非母也以父故或衷於義或衷於恩皆母也卽父歿而無嫁出他故仍皆母也不得謂之非母也嫁母出母身所自出母雖與廟絕而子不與母絕仍皆母也不得謂之非母也乳母則恩之殺者亦母也而不盡於八也或曰子何以知父不盡於三母不盡於八耶曰吾於養母見之又於庶母見之養母者律註謂自幼過房與人又曰卽爲人後者之母也有母則必有父乃律於母則有其名於父則泯其目意以既爲人後則與親父母等親父母不著其目故爲人後者之父亦不著其目若然則當並其母之名亦不著矣何獨著以養母之名哉夫養者撫養育養恩養之謂不過養之爲子而已且有取異姓或奴僕養爲子者皆得謂之養父母也其於恩祇曰衣食撫養之恩非若爲之後者有骨肉一體之恩於其義祇曰父子名分之義非若爲之後者有承祧繼嗣之義則爲之後之父母自當與親父母本生父母並重而俱不列其目以別於三父之非父至養父之名又當增列於非父之三父之外而仍列養母於八母之中使人知異姓繼嗣者其撫養之恩視同居繼父更重蓋繼父似父而非父養父非父而是父也而其中有不同者有先無子息取同宗子以爲子旣而已有親子

而此子竟不歸宗仍爲其子者其一也有先無子息同宗無人可繼取異姓以爲子旣而已有親子而此子竟不歸宗仍爲其子者又其一也是皆世俗所謂義父義母卽律註所謂過房與人者也此二者雖無繼嗣之重而撫養顧復育之成之而室家之親父母之恩不之過也何不列其名定其服以京於王制之內亦所以重篤親之道也若此二者之父母竟無所出卽以此子爲嗣則無論同宗異姓皆有爲人後之義卽等於親父母又不當以養父養母論也或者曰乞養異姓以亂宗支律之所禁何得竟以爲人後之義許之是又不然律禁異姓者謂本族支庶繁衍有可以繼嗣之人而不立者言之也夫本族有人可繼則繼之若本族無人可繼將遂禁其不繼乎今天下異姓繼嗣者多多矣且有取奴僕爲繼嗣者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可盡舉而禁之乎又查庶母之子曰衆子明其不同於嫡子也而衆子之中則各有所生之母卽庶母圖內謂所生子斬衰三年者也所生之子服既不同於嫡子與非所生之衆子而仍同於庶母之名何以別於嫡子與非所生之衆子乎故嫡子不爲庶母丁憂固也衆子亦不爲庶母丁憂者以生育乳哺之恩各有所自斷不可假其名分雖劣於嫡母恩義則等於嫡母名分雖等於

庶母恩義則重於他母自當於嫡母庶母之外另標生母之名既以別於嫡母有稍亞之序又以別於他母有獨重之恩庶於情理兩爲得之至於嫡母者自妾生之子而稱也庶母者自妻生之子而稱也若嫡母之子則曰親母而不曰嫡母猶庶母之子則當曰生母而不曰庶母也設有丁憂事故嫡母之子則報曰親母不問而知爲嫡子矣庶子於嫡母則報曰嫡母於生母則報曰生母不問而知爲庶子矣名不紊而義不亂事孰有重於此者然則父豈止於三母豈盡於八哉噫是圖也自漢隋唐定律以後經歷代名臣參考讐校畫一頒行天下遵守莫敢稍有擬議者余何人斯輒肆妄論然余以筆耕者也於此中多所留意偶有所見隨筆書之願以質諸高明或有所采否

劉彬三父八母服制存疑說

三父非父也而名曰父者何律蓋恐人以親母故且有受繼父撫養之恩遂認繼父爲父並忘己之有親父也故列以爲圖名曰繼父而同居不同居有別焉若從繼母嫁者並繼父之名亦無而同居不同居亦置不論皆以使人知其非父也故又因其同居不同居爲之別其輕重焉然律于同居繼父之服以兩無大功親者期年兩有大功親者齊衰三月竊有所疑也父沒母

嫁隨母而去依于繼父即同居者亦有各別初來年幼不能自活賴繼父撫養成人是同居而又有撫養之恩爲之服期年可也若已年已長能自食其力且有繼父反資其力者此雖同居而何恩之有三月已多矣況期年乎夫大功親之有無於兩姓何所關係乃兩有則服輕兩無則服重若並不論有無撫養之恩者設一有一無將折中而爲大功乎設兩有則當從輕服三月而實有撫養之恩仍三月乎設兩無則當從重服期年而並無撫養之恩仍期年乎竊意服之輕重但論繼父有無撫養之恩不論大功親之有無則情也而准于義矣又查不同居圖內有先曾同居今不同居齊衰三月之文是以先曾同居必曾有撫養之恩而服三月非僅以同居之故而服三月也又有自來不曾隨母與繼父同居無服之文是不同居而無撫養之恩則路人耳何服之有然則此之所重本在撫養非以大功親之有無爲輕重顯然可見矣至若從繼母嫁而不言父明其尤疎也乃圖內註以齊衰杖期竊又疑之親母之嫁父猶有期年三月之別何以於從繼母嫁者直曰齊衰杖期而並不論其同居不同居亦無所用其分別等殺之文焉者是繼母重于親母從繼母嫁者更重於同居繼父矣或曰必曾受其撫養故較重于兩

無大功親之繼父耳若然則繼父之期年斷乎在撫養之恩不在兩無大功親也何以從繼母嫁者而更加以齊衰也然服制齊衰杖期例內無此條律圖內有之豈衍文乎至于八母皆母也恩義有輕重故服制隨之嫡母繼母與父敵體義重于恩三年者同于父也嫁母出母恩重于義降三年而杖期者絕於父也慈母養母純于恩三年同于母也庶母純于義故期年而所生者三年恩之重也（生母養母說見前篇）乳母則恩義俱輕故三月而止也是皆推于恩義之間而無容或紊者也喪服之制先王禮教所存不此之講而誰之講聊存此疑議以俟高明必有以教之者

王師周治瀰苴河議

治水之法備於禹貢一書而其要無過於濬其源疏其流使汎者伏而逆者順疏與濬固互相爲根也然相其勢之所宜濬與疏亦有分用者此史起之治漳鄭國之鑿涇李冰之壅江白公之於渭信臣之於南陽師其法而神明之亦莫不奠安流而臻美利鄧川之瀰苴河當州直注灌溉之利霑萬姓國賦攸關實鄧川之大命也河源罷谷迤邐百數十里又合衆流匯於浪穹之沘尾怒捲泥沙自蒲陀崆建瓴而下歷數年而沙淤石積兩

隄相峙若岑環州之廬田屬處其下河悍則氣張夏秋助以霖潦左支右絀經數載而必一潰潰則隄下屬沙邱全川爲澤國此瑣尾難堪流離者將什之半也司牧蒿目時艱於每年夏秋之交率里民照里隄掘河沙以築河埂此不用濬而用疏洵救時之良策也而民每偷安而塞責者一以勞逸未均蓋鄧川之羊塘里以地遠無隄而閃隄者因忍入其糧於其里他如昆崙元保昔年以糧少而攤隄今糧增數倍而隄如故則無隄之糧約居四之一二以司牧知一州之事理煩治劇勢難日夕親臨則督責未嚴而玩忽自生偷安塞責實二者滋之弊也故治之之法當先照糧均隄而均隄之法又必視隄之險穩沙之厚薄爲乘除而勞逸均矣土司政簡事約莫若委隄沙之事卽以隄之修廢爲黜陟則責有攸歸而督率嚴矣挖沙之期必定初春以彌月爲限不妨農事也隄皆沙埂水漲多沖塌復責里甲延隄植柳固隄根也勞逸均則衆盡其心督責嚴則不偷其力率盡心竭力之萬民以疏三十餘里之河沙而又期於春初以便農事植柳兩岸以固隄根用奠安流直反手矣而說者曰開兩閘以洩水勢此保隄良策抑思閘尾未洩徒開閘以震盪兩川則不潰而已如潰況所洩無幾終不免於其潰則開閘之與隄

決適相去以寸耳爰書所見以備採擇

徐昭受鹽法議

天地有自然之美利而國本係焉民用給焉不在國不在民此其所以弊也酌以均平故源流不慮斥其侵蝕故上下能通滇省產鹽計十六處所行銷有額數誠　國課攸關不得不責成於官辦向例官運官銷未為不便然正課日致虧缺而民間致按照烟戶計口壓鹽又短秤加課鹽額雖銷官追日急蠹大利成積弊起姦者微而效尤者甚也今則貪染私漏之狀已彰矣從前不法事例業禁革改定民運民銷不限地遠近法立於公

為利斯滇鹽法之良無踰於此其大體固若是也夫本計之圖不嫌於纖悉防制之意必及於隱微以今聽民自便販商赴井運鹽納課後官給以引凡過歷關隘有所查驗截角以相會計其杜私甚密然關之胥吏及州縣巡役非盡良者附井之巡役與竈戶夥州縣之巡役與販商夥嘗以商無漏課為歉若有之彼得以勒取肥潤豈肯報獲况夫黠徒計利各有所溺如使販商與竈戶通同可漏一引之課持所贏餘分之弱半以加倍於竈戶竈戶利其多於定價也無不樂售者而販商得强半之利又公納一引之課並懷挾舊引混淆耳目巡禁有覺暗以除賄是後使坦然售其所私而無從加察入市肆則價稍減於課鹽而愚民趨買者若騖矣爲總計其所頓置漏課一引利猶得半也使累而積之給引之鹽又安得而盡銷其額乎是宜於各井仍通計竈戶名數詳查每戶鹽竈多少一日夜各出若許鹽戶爲一册別立一公所鹽成則入其處按戶楚交有不如册數便可詳究如其數官爲封錮販商至欲銷某戶鹽則號某戶親至發賣價費不與井官經手錙就收其課給以引而已至販商則執引於所運鹽既行銷後即現在地方便合呈繳毋許懷挾舊引以致私朔又所定給竈戶薪本已勒成價安寧井附近省會

且轉運所便之地多販商省運費故爭趨其近者所出鹽日不能給竈戶乘勢增長此雖細故然令而不行何以示後自今不按定例隨意增減者以違官論他如奸猾之徒出其餘詐瞞官置私敢於竈冊數目之外私用增竈煎餘鹽仍夥販商如前弊此亦足以滋濱竊謂小人之心即見微利無有不謀者禁其轉相謀不若使之轉相制也絕增竈之弊莫如即於竈戶中或十日轉派一人使之按戶譏察有弊者首於官如無弊令出一是結官得其弊罪與作私者等十日後又易一人週則復始人人知戒而良善畏法者在其中雖有狡猾之民無所緣以孤行其

詐然如是而滷井之有司非其人不得也又收課之處書役等各有工食其所假名爲解費心紅種種者恐以留加課之端而販商有所不利及州縣署中所用鹽發官價止民間之半其下籍之多取於販商而爲惠於親黨月至數倍亦販商之難堪者請就酌裁若夫地勢之不齊調劑之各善非所敢知然誠使居者安其業商者食其力胥役奉其公有司畏其職各相守分而無逆心至是以較鹵課必無不足課旣足而章程始可通久斯利在國利在民夫然後爲天下之大利理勢宜然也謹議

宋士璋宜祀莊蹻議

滇之疆域夏殷以前俱無可考至周之末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尋江上略地巴黔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沃野亦方三百里肥饒可耕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奪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乃還南中以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其子孫遂世守焉其後築苴蘭城以居夫滇固荒徼也其俗椎髻編髮或有邑聚或攜畜遷徙自蹻至滇爲君長諸蠻帖然讋服其因地制宜變通敎訓之道當必有可觀者惜乎其不傳也卽其變服隨俗以爲治則其體順人情不拘苛細亦概可知矣是以終蹻之世未聞有叛亂者迨漢武時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而犍爲以南牂牁以西騷然煩費不復蹻之舊矣蹻之先爲楚莊王苗裔秦旣滅諸侯徙天下豪傑於關中屈景昭三姓皆楚族姓也俱在行中當其始也虎狼設詐懷王不返迨其後也項羽肆虐義帝旋亡不惟承統者已皆澌滅而遷處者亦寂寂無聞蹻奉先王之命提一旅之師立功於異域傳及於子孫太史公曰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惟滇復爲寵王非功德及人何以得此今日之滇非復歷代之滇也冠裳文物幾與中州埒溯厥晨初蹻功顧可忘哉以愚論之蹻宜有專祠並禋祀於不替亦滇士人民報本之端也今會城內外琳宮梵宇指不勝屈以蹻開拓之功獨闕於廟貌蓋不能無深感焉

師範曰物莫不有其本鼈靈蜀之本莊蹻滇之本也蜀可以祀鼈靈滇亦可以祀莊蹻此議自屬正論愚謂宜建一祠于大理合蒙舁牟尋段思平春秋二仲遣官致祭而配以張建成鄭回楊奇鯤段宗牓李紫琮高泰明高泰祥楊淵海諸人或亦風世勵俗之一端也事跡俱載繫中故不另述丁卯秋八月記

董理通海龍火七營議

先是吳三桂疏乞沐氏勳莊因設管莊於河西管莊李國棟計

誘通海軍丁爲莊佃許免其役將七聖廟通河分疆界牌改移十街時通海官吏畏威莫敢誰何龍火七軍營混附河西自此始康熙二十九年知縣魏蓋臣據通海士民公呈詳請清復舊疆至四十五年中間忽東忽西又忽而平分案牘充棟究無確斷至今卒歸通海者以地本通海故物河西固不得而强爭之也者通海設禦之初列屯有八內外各四其屯於內者負郭之東曰附城北曰湖外南曰矣伽西曰慶豐卽龍火營一帶也他若近習養境之軍屯在河西境之何官屯戴聞營譚家營以及甯州曲江之前後兩所皆禦兵之分隸外境者故列爲外屯由是以論七營之在通與附城三屯一例非他境之糧附而地不屬者可比故判七營者只當較地不當較軍民蓋以軍爲言則外境之屯屬於通者尚多而以地論則七營實通海附城近地也稽今當日就近裁併不過裁外四屯耳若七營可裁則附城諸屯皆可裁通其無寸土矣故十六年間更茲案者十數官勘茲土者十數次然直通者什之九而直河者僅什之一其始也必斷歸通而後如山之案成其究也必盡斷歸通而後如山之案定雖然通之地歸矣而河人之釁終不能保其不生何也界牌甫立旋卽擊碎碑字未久漸就漫滅一也新附百姓趦趄避

勞喜歸河不喜歸通二也七營界內斷歸民戶率以非軍爲辭衆就河西籠絡如天神廟之七十九家貧困不服者所在多有葛藤不斷必滋蔓延三也以河之素强其非通敵也明甚萬一有狡黠如蔡令者復起而興平地之波通之民力已疲必不能與之爭七營一去戶寡差繁其不能支必矣善乎貝制軍之言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欲息兩縣之爭甦萬民之苦上以節無益之經費下以奠有永之金湯誠莫良於歸併一法當日吳太守議之貝制軍卽毅然行之其調劑兩縣事宜甚詳且悉可以經久無弊而惜乎其不果也昔人有云愚民難以更治而樂於觀成天下事必人人盡悅而後爲豈復有可爲者乎夫歸併之議始於河西知縣張象賁迄今卒不能行者皆河西人士撓之若論通海今日之民情雖裁通歸河可也通民之困憊尚忍言哉短夫不已重以長夫長夫不已重以站馬站馬不已重以折價夫通舊無額設站馬也民間畜少不足供驅策勢必議價而其後遂併行於長夫夫有數而價無數嗟此窮民衣敝鞋穿輪差動經旬日旣奪其耕鑿民之財力幾何兩項所折價月不下數百千錢其不足者至鬻妻賣產不免雖經諸臺使屢次嚴革而陋例相延牢不可破若不急爲軫恤行見蚩蚩之衆

非塡溝壑卽去鄉井豈復有百姓哉今日者舊疆已復爭訟已息者近三十年諸臺體　皇上如天　好生之意軫念民依而司此土者仁恕明廉洞悉民瘼失馬之累半減於昔逋民漸有復甦之望矣然樂夏日者常畏秋霜未來之慮在所不免是尤望於後之蒞茲土者

劉經傳鄉約議

事有今視之甚輕而古視之最重者鄉之有約也在官視之甚微而民間視之利害甚鉅者今之鄉約也考周官六鄉六遂之法鄉大夫以下有州長有黨正有族師有閭胥有比長遂人以下有縣正有鄙師有里長有里宰有鄰長俾之遞相糾督民間之紛爭者子弟之頑梗者鄉里之奇衺不衷於正者皆資董戒風俗之醇背由於此今鄉約之設猶是物也自司其事者從而隸役之其又甚而隸役之黠悍者且得而指臂之魚肉之而其選愈輕而其人遂不堪問矣是故衣冠之族以承充是役爲玷而鄉里之舉報亦不肯過問卽少有家貲例應出身急公者皆恥之不屑必百計夤緣以求免惟是無藉游惰欲因以爲奸則又夤緣求充而里黨之中劣衿豪監素無行檢之徒借之以舞弊營私遂使民間受害莫可究詰吾鄉近事其尤較著也意惟

於夤緣求充者屏而絕之以謹無良夤緣求免者獎而進之俾明大義其于悞公擾衆之弊庶有瘳乎夫主持公道大君子之心也維挽頹風鄉先生之責也不辭固陋以備芻蕘或於吏治不無小補云

王芝成雲南鹽法議

鹽有官私鹽法之弊所由生也井各有銷鹽之地地各有解課之額私鹽充斥則官鹽推積而課無所出在他處猶可遏私販之途以疏官引惟雲南山路叢雜遏之爲難於是司其事者不得不出於計口授食按戶均銷以圖照額徵課而短秤昂價抑土苛派之弊叢生夫有官所以別乎私也官之異於私由於銷鹽徵課之各分其地也凡人購物利賤而惡貴官貴私賤而欲使之反其情按地銷鹽假乎胥役而欲使之平其價此雖禁設科條重立刑罰有所不能矣止弊之道貴正本不貴持末鹽之弊既因分官私而起曷若泯官私之迹不必按地銷鹽而使之自然流通哉何以謂泯官私之迹合計通省課銀之額每井應徵課若干又較各井竈戶所煎鹵水之厚薄酌其中以爲常按額分派每竈戶徵課若干課銀納自竈戶徵解俱由井司竈戶輸課之後所煎之鹽聽其銷售所售之數與納課之數無論盈

紃總以派定之額爲斷亦如商代之貢法樂歲與凶年一致課銀既徵買者不拘何井賣者不拘何地買賣之數不問多少與市肆之貨同如此則無鹽非私寶無鹽非官省防制之勞民鮮催科之累以通省之鹽供通省之食任其所之而無阻官民兩得其便矣不見夫田畝之稅乎計上中下而科以賦業田者照額輸之田中所出雖轉相糶糴不必指某穀爲官某穀爲私也或難之曰竈戶納課是已倘課既納而鹽不能售奈何答曰鹽之切於日用與薪米等惟不爇薪食米之人而後可以不需鹽非然則鹽不能不需需不能不買買不能不於井而何慮竈戶之不能售乎或又曰人情樂趨便利鹽不分井則買者爭向附近之井彼僻遠者何望答曰便利固人所樂趨貴賤亦人所必較少者貴而多者賤物之情也附近之井易銷必致於少而貴貴則人將不憚遠求以圖賤矣且僻遠之井獨不可移其鹽於輻輳之所以求售乎或又曰課銀責成竈戶而買之多寡聽民自便倘買鹽之數不敷納課之數竈戶爲定額所苦將逃亡而不爲矣奈何答曰往時分地以銷民間食官之外尚購私鹽今官私合并所食豈反從減食既不減課豈不足竈戶之煎而售之亦如織者之貨其布帛陶者之貨其瓦缶世不能不資而

購之也方將爭爲竈戶而何逃亡之有或又曰凡爲此者所以杜短秤昂價諸弊也今以井司竈戶主之其弊豈不生自井司竈戶乎答曰諸弊之生由於各有應銷之地也既不分地則此井所售不公人將改之他井竈戶欲鹽易銷井司欲課易徵豈肯生弊以致買者稀少而課不能敷利不能獲哉

四問四答直使中沮者無閒可乘不必作晁賈之淩厲而經畫自遠

趙士麟與振羽王庶常書

五官皆有效於身而最捷則耳目稱焉蓋百物雜陳萬籟相喧求其見色能晰聞聲即辨他官不能也故曰捷也雖然耳之用較目之用則又多外何也夫目非不可炫而赤白則難淆耳不可欺而亂眞者常主是以千聽不如一覩也僕聞於鄉人之來都者言足下有行鹽於滇之說僕曰足下遠大人也豈肯爲此瑣屑之事於閭巷之間乎無也後人人言之曰聽之與睹之與曰雖聽猶睹也以其有之故道之也僕爰是順札相聞不過曰有則止之無則察之之意云爾今日無之深愧向者相問之誤而益信千聽不如一覩也昔有與中人西行而渡於河粱之人從旁而指渡處其人舟又忉忉語以槳柁之具甚悉已而問之

吳人也大梁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吳人入葦引其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則忠矣足下其以吳人之視梁人者視我可也勿固責我曰夫夫也徒任耳者也

振羽名翰宜良人康熙戊辰進士授庶常後發回襄城有襄城四子詩王嶂五嘗有贈振羽詩亦才士也月槎謂振羽被罪因玉峯嫉徐達乾劾其言籍所致今觀此書嘗未必然

趙士麟答季价藩廣文書

春秋列國諸名卿欲延譽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則辭命之力居多故孔子重之吾兩人惠顧前好時被訓辭余雖不敏敢不式

克承之今讀來翰知素心人所貴在神交不在區區書牘之間飾情逍曲儒語遊揚也故發之佳咏藏之心服乃悟向者則淺鄙之見也昔有二人友密其一之越其一販重遊於燕販者見客有南轅者爲道之越人長相思之雅懃懃懇懇刺刺不休歲以爲然之越人則否否後十年而會於吳燕來者讓之曰奈何忘我之越人徐指己服曰此非君所贈乎吾思君未嘗一日去體又探懷出一盂曰此爲君物吾日夕用之誌每飯不忘君也君則奚有遊燕人迺徬徨駭視錯愕者久之啞啞無以應始愧疇前刺刺者皆空言也如服如盂君詩之謂矣無已則爲誦少卿之什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遠望悲風至念子懷悠悠無已則又爲誦典屬之章曰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笑笑

張漢上滇南撫軍楊賓實前輩書

滇距京師八千餘里地瘠民貧地瘠則財賦所出不饒民貧則生理不裕又催科之烈繼以輓輸則民生蹙閣下撫滇滇人額手交慶謂千載一日人無耄穉咸欣喜欲狂矣往聞閣下治三輔郡既廉且能布政黔南政亦如之今　天子倚重元臣俾撫吾滇柔遠能邇之化由最近達之最遠閣下引之而愈長矣

且閣下文章司命也廁館職者夙仰聲光往往比於泰山北斗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亦各從其類耳邇來館職之臣罕持外柄皆以閒曹散署視之直不啻贅疣滇中又寥寥不過數人聲氣益不振遇閣下則聲益加長如憑高一呼衆山響應俾廁文學者得吐氣揚眉於階前盈尺之閒抑亦吾黨之榮也至滇人士頗知向學若作養不勤則奮發無地請勑郡縣學官時勤講貫或助之舉殖俾操觚者得崇尚實學不安小成而人人奉閣下爲師以爲　聖天子右文之助人材蒸蒸然出矣

張漢與楊壽庭書

某辱知交垂二十年矣始接教時謂吾鄉之士僅有一人二十年以來并未又見一人如閣下者天下所少非才也夫人每有才而無處才之才是即無才閣下多才而又有處才之才亦君未嘗有才焉某所以傾心而悅慕也夫豈在今日哉顧某亦有處才之才才苦不贍又見才之地每不欲急耀其才是以不達罷郡以來自謂用世之志今將已矣竊喜不牵世網則世故少及艾以還嗜慾寖疏則性亦定於道復不遠於是厭詞章之學退而讀六經五子之書毅然欲求聖人之道不意閣下忽有以啟之也自古退老之輩不得志於時往往逃空虛率歸諸釋反

清淨率歸諸老習吐納使久視長生則歸之神仙虛無卒速之斃少入孔聖之門將老而卒叛去於道終何歸宿天假之年道或有進是則區區之夙志也廣州辱教謂朱子適於聖人之正路也然循序差遲王文成之徒亦自捷悟同歸於聖道則一又謂道學必兼事功高忠憲所論著體用原一如斯慧悟吾黨所少夫儒者學匪頓悟即聖門顏曾諸子彼其聞道亦各因其性之所近循序而成文成向為石門呂氏詆斥過苛其實循自然之知推而極之亦朱子所謂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因其發而遂明之也即以孩提所知為良知則知愛親者仁之端也知皆擴而充之矣愛之之節又豈一知愛而即畢乃事耶至論天德王道具在聖人之書言道學者非謂褒衣廣袖貌為養高無用之儒也世儒分為兩歧講學時已遺一半將充其學不過老氏楊子而止於是世儒遂謂宸濠之役朱子當之未知孰勝夫朱子不能擒宸濠所講何學耶試觀孔子知禮無勇齊以為言一行攝相而誅奸隳彊反田卻兵勇皆從容而中道所謂夫子之得邦家者詎智足知聖之虛言耶儒者用世才有優絀或有濟有不濟然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遺一半即于道有缺古人三不朽終為閣下望之竊恨地相遠不克時親几席冀閣

下時賜教言牖我聰明俾得少窺閫奧道在吾黨或者相與有成也

鄉前輩道義相交之雅即此略見一班是乃罷河南守後所作老而嗜學彌覺可欽

張漢寄陳存庵書

君子用世爭窮達不爭早莫早達者無期必達而即得達然而早矣積儉而泄莫問矣究晚達者亦亟求達不得遽達世人以為終必不達亦竟得達達而晚矣然而達矣而積彌厚而流彌長均達也晚何負於人哉吳人與閩人之品物也吳人問閩人

曰君何販橄欖曰回甘異人矣曰待伊回甘吾楊梅甘已多時矣噫戲之耳回甘詎出下品耶僕反其說以謂晚成與速化生惡覺誰過畢竟楊家果不如味諫多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衡州之役喜可知已此行進而無前趨攝將不可追吾尤喜郡有衡山得探禹穴歷峋嶁祝融諸勝為大快適竊論五嶽在域中足下得衡僕得嵩華殷得華未審誰當得泰與恆五嶽爭高為鄉與佳話也近纘河南郡志摭拾遺事已刊木成册乞一言弁其首非不可他請以吾滇有人欲為引重借傳不朽望之望之

張漢與兒子中函書

得爾書言近況甚苦爾之所苦吾之所樂也五味中惟苦不宜口故童子往往嗜甘以甘得病必以苦藥之未有以嗜苦得病者苦何負於人乎傳曰甘　言疾也苦言藥也家留侯亦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以故古之賢母丸熊啖子以苦其志古之廉吏亦茹蘗飲冰以為苦節　由是以觀其甘如薺矣而誰謂荼苦乎吾兒知此可以苦矣可以不苦矣可以由苦而甘而長不苦矣不然苦不能甘即甘將復苦父苦心人也故出苦口諭之

陳沆覆黔學使孫我山先生

省來諭愈增歎息世間事最可怪者一遇親知作宦便思分甘

染指即其人介介不汙著足在衆目而饞口追憶如追宿負至囊無可解而猶不肯止蓋旁觀之覬覦多而清吏適以自困類如此矣明墨刪及擬作諸刻實後學津筏又聞書院訓課勤於館師黔風自當日上然尊銜省自奉清苦亦宜節勞自愛以副海內相知者之望

傅為詝答蘇撫陳可齋書

天子眷顧東南念江蘇要地得人則治非人則擾乃於班中特簡足下畀以封疆重寄足下　體　九重盛意潔己率屬休養教至激揚無偏一本撫綏之衷出之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殊近

之矣竊與二三知己私相擬議謂大吏者羣吏之表儀形端則表正盂圓水不方安得如足下十數人分布天下澄清海宇者如記者質陋學疏所謂江湖之[illegible]足下[illegible]醜而稱過實撫膺自訊慚汗滿顏惟砥礪自[illegible]不負相知之[illegible]許已耳比鮑管世故亦凡學為通達而臨事循例猶昔從不作徵羹吹齏之態非矯情而為之蓋素性然也[illegible]暝以墨為稼以紙為田以[illegible]之圃歷虛浮而寂寞中之意味深長也昌黎謂暮之宜退未始不為進者或以是歟來書歸及人才此古大臣事君第一義夫人才者與天地氣運

相始終自古未有無才之代亦未有不作養而收得人之效者也江南人文之藪培養全在大吏僚屬紳士中苟有一善可稱卽當引接導誘以就其器量朱子云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亦此意也

傅爲許答門人王編修猷書

予入山海關十七年矣歸省者二年赴京候補者八年又歸省者七年今老矣無能爲也矣每登眴盱煥山絕頂遙望醫閭東海纖烟障目渺茫天外又念渡遼所拔諸士幾人無恙幾人騰達絕無消息如子之遙往實予心之所愛慕而溯洄前得書知已側身詞館文策皆秀雅可誦不勝欣喜明儒羅念庵先生及第時外舅官太僕卿謂公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公正色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多在此三年一人矣足爲大事賀克恭先生爲戶科給諫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焉用仕爲卽日執弟子禮師事白沙旣別肖像懸室中事之終身噫此二先生者可以觀矣子家於滇池南盧水之曲有先人敝廬可以蔽風雨有薄田可耕甚具饘粥養老母讀經史訓子弟又有沈約苦吟之癖得詩千餘首至世俗嗜好一無所能可不謂拙哉顧吾子努力自愛槪近裏切己之學以羅賀二先生爲法他日樹立當自不同時調幸甚

傅爲許答雷翠庭書

歸滇三載遺鯉爲難兩辱書尊戚爾篤回憶在日下從諸君子後歡聚燕談許最下劣足下愛許特厚許視足下如師今能稍自樹立不墜淵海足下之力也雖形隔萬里而神注夢接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嶄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許之得一失一相去何啻什伯也葛山同京蘭谷亦同京靜山脫然歸去否萬里天末不得一消息諸增眷念忽聞宗五之變傷心愴神百端交集夫數君子者未及十年而離合生死升沈顯晦如風雲之變幻百出不可窮詰因悟天道人事盛衰乘除之故固然無足怪許生平無多嗜好凡兵農禮樂天官地理讖緯之學下至醫筮卜算書畫博弈歌曲命相射工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技獨好吟詩以咏歌先王今始學爲古文又自悔空言無當實用益肆力五經四書及小學五子書門外人呼馬呼牛

不計也昔嘗幼安在遼東言忠言孝勸人爲善而已觀其置器井旁以杜爭汲頗有調停感悟之法則士君子處世安可無苟轉移風化之能至不能轉移人復恐爲人轉移而閉門靜坐絕無毫髮之益於鄉里則平日之所學所行可知我猶未免爲鄉人也

余應祥訓兒燐文莘文手書

人貴自立要能立於道義之中道義者立身之大防也然必知之眞方能有以基其始守之固方能有以豎其終且欲求自立則將身涉世間擾者必多奪者必衆歷之乎得失利害禍福生死之途鮮有不移其初者浸至撥理而入於欲推欲而附於理更益之以才情智慮久假不歸遂入於不可知之途而不悟危哉危哉將何能以自立哉其謹識之

周於禮與屠生書

某白屠生足下七月盡辱惠手書知已就館武安賓主相得從此讀書養性守分待時館俸雖微節之可以謀養即此亦是成己成物下手工夫所謂小用之而小效者也僕行期定於九月初生書云將復來別計武安距汴五百餘里跋涉多費深爲不宜且僕固無以爲生益也唯自分以垂老病廢將退之身得與

試事乃於生有一日之雅生又不遠千四百餘里省僕於汴豈其固陋而即以身心性命之學僕豈可無以塞生意哉僕幼習章句以文自鳴於邊遠下邑不爲苟同亦徒欲制勝時流博爲名高而已辛未釋褐謁吾師合河孫文定公一見許以正人義以讀書僕請讀書之要則曰翰林詞章口耳之學耳無益於人取學庸論語熟復玩索久之自然有得六經皆我註腳因屬陸門過火語然持此意讀古人書體認身心轉覺親切有味注疏闕不可束之高閣古人口講手畫灼有淵源非後世鑿空談名理者比但須自信主張使能開拓見聞滌蕩身心不爲雜而傷者所炫耳師訓眞切言猶在耳雖僕自恨秉氣粗率涵養功疎又放於酒溺於書以致負性傲物釀成一肚皮不合時宜媿負師門中夜慚汗然自維廿餘年聲華場中尚不至競逐時趨汩沒本來面目則吾師初見一言獎借有以發其蒙而堅其志也今老矣將結茅萬里窮山教子弟勉以生平所不逮固無以爲生益也則還以師之所望於僕病未能者爲生勖之

謝淸問訓子書

吾家世儒業自祖燕峯公以來百有餘年甲第相承皆先世積德所致近余資歷中外又三十餘年汝曹生而溫飽不知涉世

艱難沉習漸驕奢日就蕩廢因命汝曹先後旋里省墓讀書勤耕以敦本睦族為務汝曹言歸數載年踰弱冠做秀才食餼有室生子矣亦知戒逸習勞乎古人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夫人至於惡心生則亦何事不可為矣汝曹自束髮受書余卽教以立品制行之道經書所載夙所誦習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余處萬里外一言難盡惟望汝曹制行先自睦族始蓋人本乎祖自遞世代承枝分派別亭因互形積而愈多然祖宗視之皆子孫也宋范文正公設義田以濟困誠為法良意美予令勉效其規汝曹能因而振作各從其心與力之所能盡而紹協余志將親吾之所親而親者食其厚親吾之所疎而疎者亦滋其厚厚吾之所厚而厚者愈增其厚厚吾之所薄而薄者亦同歸於厚惠族之心敦本之誼固同一道也且與文正公同一道也其他姻戚里黨故舊之家不可以寒暄易節周急之義聖門所重惟當知人無論貴賤未嘗不負氣節豈可刷之無名必量其境遇所適才力所長委曲成全使受無怍容則彼我皆心安理得矣自奉必須儉約暇則讀書開卷有益功名但委心任運不必汲汲求進至於交遊近朱者亦近墨者黑尤不可以不慎顏氏家訓云父兄不可長恃鄉里不可

長保惟自立乃足貴汝曹尚慎旃哉

合轂存同聲兩先生書並觀較馬伏波陶柴桑理為更足張重安貧余重自立此重慎交後生家俱宜各錄一通懸之座右

楊履寬答彭竹林論撥集漁詩書

賜書教以泯升沈之跡其意至公至平但寬覽所以為是言者竊見近世尊官貴人於此道絕少諸極一二自登高而呼彼其人自以為道在是矣加以門生故吏揄揚稱美家李杜而人蘇黃每一披其集輒欲作數日嘔至於選家雖以漁洋咸舊歸愚別裁自謂因詩存人不因人存詩然其中合韓非於老子者蓋亦多矣居常竊論歸愚諸選惟明詩別裁為佳唐詩別裁原選尚覺稍雜至於增選乃其不肖子弟不知而作欲以此射利異日者此書而不傳歸愚寸之幸也此書與原選並傳有識者尚能辨取設不幸原選不傳而但傳此書末學無識而忽遇惡風飄墮羅刹鬼國吾不知其所稅駕矣至於　國朝詩乃一切為聲氣交遊所縛不得自主大約異日有為歸愚子功臣者出存其五之一二而其眞始見也寬常持此論前在長安頗為茘扉葦堪所訶歸來嘗不敢言今敢為竹林言之亦恃　惠子之知我也至

於同時之人則毀譽之局方新是非之衡未定況今日者人心言學而競相高以名迄無人自知其不足者此例一開緣情而入之則選雜據理而斥之則怨深故當以俟諸他日之元晏耳此則寬之微旨也寬意在總三迤人文作一全書但交遊既寡即或有謀面之人而留心此道則更加少焉默數東迤惟槐村可託其他雖風流自賞大約皆詩酒聲色便自命爲名士不知其人而妄託之徒費楮墨惟竹林交遊過寬十倍尚出全力佽助表章前哲吾黨蓋均有責不得謂是乃寬之事也如更得若簪巖者共任之此事庶有濟然竊恐好事如吾輩大難大難昔

人之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可爲拊掌也楊瓜可另擇人付之其他郡邑則共致思焉竹林得人當以告寬寬得人亦以告也如是酌而行之其途方廣至於所知之人果係有心者則又備道其意旨所在而轉以屬之使其更托所知互爲推廣誠能地得一人亦斯事之幸今欲刊布徵詩啓則近於招搖計惟有如此爲妥尚有以教我則幸甚

滇詩之輯前之人屢有爲之者至袁癡齋任勞任怨閱十載方克竣事粟亭云好事如吾輩大難大難以爲難不誠難哉粟亭嗜古力學而意境少窘極穿穴之勤乏活潑之趣夫詩

者人人心中有之人人口中有之此天地之元氣亦天地之元音三百篇及漢魏歌謠多婦孺野老之作自談詩者出遞講貫而逾支離蓋一代有一代之詩一人有一人之詩父子不相沿彼此不相襲若如粟亭之說是李滄溟之唐詩選可直繼聖經矣有是理哉歸愚別裁開爲交游所縛平心按之終係正聲使粟亭及見後之操選者不知如何憤悶矣滇處天末人多以性情爲詩絕不染中原習氣粟亭喜交名下每爲所劫故其持論亦有失實之處寓長安時年少氣銳每與相抗九京可作于良友固無他腸也戊辰人日記于江山一覽樓之燈下

倪蛻致中丞甘公書

某無似束髮出游竊不自揣思有以表見於天下旣不可得乃謝儒冠事幾牒幸不棄於賢豪間列之賓筵然某雖甚不肖亦不欲爲常人俗客之所爲冀舒初懷足以利物惟是從人針線從買人子遊孤雲斷蓬落落于世初不料前年冬荷公知契取而厠之座客之中凡愚心所存楊大夫巳一一達之台聰矣歲月不堪把翫忽忽便經兩載燕雀門闌徒縻廩粟曾具寸箋告

去尚未得請旋因師命而思焉暫留今卒乘已行糈糧漸發亹亹之心亦云少盡但生稟單羸心血不裕近日小有動作輒怦怦不能支誠恐年齒衰頹意思零落思慮不到僨事必多貪戀苟容倖圖非倖非某自待之本心亦負公見禮之盛意二者交失寧不愧赧又何如縱之山林使全其麋鹿之性之為愈也至若詢于芻蕘昔賢所尚緜囊走价倘不鄙遺某有不悉竭其愚以對者有如此日夫裨諶之智謀野則獲使某徜徉於山巔水涯恬養眞適涵其聰明或當清問下垂之時應機所發靜則生明又未必於公無小補也昔眞定有王先生賢而隱於農然明識卓見如燭照數計當事有不能決斷之事每令人馳問而先生乃輒一二言冰釋凍解當時諸王公鉅卿豈不願招延羅致而聽其蕭然隴畝者蓋不欲失先生高尚之心亦知猿鳥習襟不蘄畜乎樊中云耳某譾劣暗昧誠不足當王先生萬分之一惟望公推好賢樂道之心以昔人之所以待王先生者待某則某幸甚昨已面陳其愚恐尚不足以發大人之聽故退而述其私干犯威峻伏惟鈞照異日移家後另容詣謝從此釣水採山詠歌閒遊皆公餘庇也某再拜

公于此時必有不得已而為是舉者合看後一書便見○甘

公名國璧乃忠果之孫今其居滇之裔尚有舉孝廉為廣文者

倪蛻載復立軒甘公塞外札

四月二十九日接到覆札云閉門種菜是英雄退步弟便欠此一著嗟乎惜哉言之錯矣夫國家委之以大柄寄之以軍事托之以腹心即當不避險難爭先奮往壯抒　聖明西顧之憂亦且下圖勳業以增先哲光曩時籌邊愚見之疏若先事而陳則勝算前機必邀　睿照而乃因循不果坐失訏謨抑且顛倒因人浮言是聽今萬里挽輸賜環無日惟應策駑鈍之前車挽桑榆于末路閉門種菜是豈罪臣之所可妄覬者乎勞謙慤勉為國自勵不宣

亦廉悍亦頓挫寥寥數語無限風義

倪蛻致高彰之宮保移節專撫江蘇書

伏自節鉞東旋寸心縈戀每想古人待士之隆不意俯垂厝劣非分之榮寤忘有報惟惜年齒既衰不克有所振勵常用自愧於心敬拔黔中所發書情致斐亹即鄭公之於杜甫無以過之益深感激靡有涯涘昨閱邸抄恭聞　新命專撫江蘇　皇上知人則哲　特沛榮綸仁公制帥之崇再兼旄節此古今盛事

而爲三吳士民之深幸者也江蘇賢使君向推睢甯儀封二公睢甯純粹平正化行而民不擾屬吏皆蒸蒸向風砥勉職任無至霜飛白簡者此睢甯之治之大也儀封清介有節操與睢甯同而閥執多疑翻異獄事不能輒了官吏或因此而行其譎詐者有之矣此儀封之治之智也故二公俱係正人君子而其體用之間不無小異竊惟仁公忠信廉介寬仁惠和不減睢甯懿德久已孚信遐邇但吳風涼薄易生是非故持節於玆者往往恃深機鉤距以圖勝之遂至上下之情睽離不洽即儀封亦稍存此見不如睢甯之擴然大公爲不可及願仁公一惟睢甯是

法則吳俗雖浮而秉彝好德亦易感動豈惟頂戴恩施永以勿替且變澆風爲純俗亦即在大匠爐錘間也已蛻受知最深無所爲獻謹以二公往行上呈伏惟仁公必有取於是言也古云墜露增流微塵足嶽特此寸心仰希照察

以睢甯望高公妙借儀封襯出規勉之意自在言外

倪蛻復福甯鎮周總兵書

承兼節海壇清風息浪滄溟奠安甚盛甚盛垂示欲試造八輪船於海洋用之飛輪激水止息以機甯迅捷過於他船否某知識不加於人猥承下問竊以此船利爲寇不利禦寇者也利於

湖不利於海者也何以故昔宋賊楊幺盤踞巴陵曾造輪船若爲劫掠舟師討之賊勢不敵即鼓輪飛入港汊官兵無奈之何師退却又飛輪出追以此爲其勝算岳武穆知之潛使人於上流以樹木草根橫擬其港汊於是飛輪阻不能行幺遂就擒且海水鹹澀與湖水不同輪必多滯又湖風柔於海風海浪勁於湖浪苟使輪樞自有攸異況島嶼之間板沙礁石或致當碇礙輪苟一輪或違即七輪俱廢以前揆之利爲寇不利禦寇者也以理推之利於湖不利於海者也伏惟器用以適宜爲貴不宜于用造作徒勞揣玆事理殆難于行執事不以某之愚拙儼然

垂詢心以爲不可不敢不告也

予最怪今日之談經濟者動拔紙上陳言詡爲獨得是舉也周公能問倪公能答均有足嘉者閱事既多見理復明方無影響之說利爲寇不利禦寇利于湖不利于海二語極爲曉暢

趙士麟周烈婦傳

烈婦姓徐氏有容色年十七適郡城周天輝甫七月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鄉至其家婉慰曰兒何痛爲吾行爲兒擇夫耳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爲苦也若更二夫有死而已語畢號

哭欲絕父以新喪悲痛徐爲之圖烈婦季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商遂生曰不謂此女有此節槪見宜成其名不聽越歲父潛擇人紿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甯至季父家一面父强之終不肯往壬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竊竊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臾母至烈婦拭淚迎謂曰母眞不欲兒死守也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計不如嫁爲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卽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黯然若無可爲侍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輿馬迎娶者至諸婦竈下作食其姑方

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汝私吾出視汝姑卽來飾妝也烈婦闔門自縊母還視戶已閉聞依依有聲斬門而入死矣

論曰徐烈婦不幸遇所天夭折惟一死而理得心安彼人臣事君之懷二心或反面事仇與夫受人國家之委棄若土苴者又視夫人子之敢於悖其親或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者豈非雖生猶死哉甚矣烈婦之所關至大也

尚斿映瞿唐來先生家傳

先生姓來名知德字矣鮮原籍越之蕭山徙楚麻城元末祖泰入蜀卜居梁山至先生喜瞿唐灩澦之勝遂以自號焉泰生均受均受生晃富晃富生志淸俱潛隱未仕志淸生昭今宜良以廉謹稱昭生尚廉好施予尚廉生朝遷遺金卽先生父也母丁孺人幽嫻茹苦娠昔夢藍衣人駕鶴至櫓楹鶴將鳴藍衣拊頂曰不不不先生生岐嶷然數遘顚疾在襁褓有採馮庚者齋册入覲夢朝命翰林院來知德月支廩米三石鹽拾觔歸語先生父答之曰吾兒多病得長齡足矣安敢望此先生八歲能誦九歲卽知爲長短句嘗夢獨立巫峯顚疾遂瘳故以十二峯爲道號徵母夢又稱不不子學使毛君較試覘其不凡歲壬子明倫堂砌生五色靈芝先生於是秋以禮經魁蜀辭坊金曰鯫生無

纖毫裨益桑梓而以坊金累之義所不安請辭柱史喻君嘉其志凡諸作興皆卻不受柱史爰移檄縣令曰來某鳳毛麟角他日非名卿亦不愧名賢始進如此服官可知乃令學使以弟子員古之賢哉高等三十八茂才送門下俾朝夕與遊鹿耳濡目染自成君子先生少家居嘗讀書石磴寺每詩酒遨翔三峽之間第後杜門謝客窮研經史治心于格物恥爲出口入耳之學雖無書不讀然皆反約以求至其極由其靈根湛然故涵養邃深也楊兩湖語友人曰瞿唐不枉見有司高談仁義孟子再生矣丙辰不第歸益以道自任戊午遵父命住京師壬戌復夢立

巫峯歎曰巫峯乃川水匯歸峯多秀拔文章之徵非富貴之徵也果又不第適聞親疾毅然焚引而題詩曰莫遣紅塵客子知懸懸謝爾夜題詩兩行黑字催人老二幅烏絲覺我癡萬里飄程何足論雙親鶴髮已多垂此中有路尋堯舜東海宣尼是引師開者無不駭異密友周親甚至垂涕相戒謂本朝重科目若焚引則別無出路先生曰有聖賢一路做聖賢不要命富貴貧賤皆可爲之割斷科目聖賢由我做因取尺絹大書願學孔子四字縛於臂抵家二人以其志願超軼亦極爲稱許後鐫曰默坐遂悟太極圖象無我無人作了心歌以自勉粵三年頗知太極之理自謂從前尚落禪學是昔桂史譚公啓景仰先生往往造其廬至則設蔬二盤言笑自若譚曰汝腹中一肚子饑乃以菜羹款御史耶先生曰不妨四時八節無錢能今半夜三更有客可乎譚曰願學孔子成矣先生吳遊歸未數月即丁父艱服將闋繼丁母艱哀毀廬墓兀兀忘年者六載不冠櫛不茹葷酒不御琴瑟日夕悲號先是先生仕京六年自邸歸臥父母榻前敘寒煖談京中事者數月以娛其親不違退寢私室其純孝類如此先生因易象未明隱萬縣求溪萬山中註易有思至十夜不寐數日忘餐者忽思見豕負塗一語遂悟易象方伯郭公書

曰昔賢以爻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直眞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獻在朝廷藏之石室須於天下非來氏一家之私書矣後又與先生書略曰得趙桂史寓語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讀易註知三十年求溪見義於爻見文於辭豈僅韋編三絕鐵撾三折哉宋直指亦謂先生七八十年間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有明三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而振起錯綜悟象萬世以下因同制府王公象乾黔撫郭公子章交疏薦舉稱其學有淵源言通古昔據其岩居川觀之節戡乎嚴邵之敵注易畫圖之功實出申韓之上齒逾古稀夏不扇冬不裘望焉儼若神仙即之者知其爲孔孟之徒疏上奉旨以先生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既聞命恬不爲榮明年春具疏辭官疏曰臣由本縣儒學生員中嘉靖壬子科鄉試第五名頻年計偕屢試屢蹶因父來朝患病母丁氏繼患目疾臣既鮮兄弟遂留家侍養未往及父母去世臣雖有欲仕之心已非可仕之年夫親存不能仕以養吾親親歿而竊升斗以養妻子臣不忍也既不忍吾親而徒仕乃負明時而徒隱臣不敢也因思先民有言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則講明聖人之學使其教

益明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臣佩此言遂將本朝纂修五經性理大全日夜誦讀及讀周易見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臣愚劣自知違不及諸儒但思易乃五經之首象既失傳則自仲尼十翼之後四聖微言秘旨已絕三千餘年若不窮究其象則以訛傳訛何以謂之明經經既不明何以為士所係世道匪輕臣遂遠客萬縣求溪深山中反覆探索思之思之夜以繼日如嬰兒之戀慈母數年而悟四聖之象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於隆慶庚午成於萬曆己亥計二十九年而後成書書既成臣亦自知祖

宗以來列聖相承菁莪棫樸之化皇上繼照豐芑熙洽之仁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經術天意不借才於異代故臣得窺易於一斑非臣庸愚自能悟易也譬之鳥鳴於春蟬鳴於秋乃天地化育使之如是非鳥蟬自能鳴不然鳥蟬天地閒一蠢蠢者安能應期而鳴於春秋哉臣自易註成後四肢罷敝萬念灰冷不復人間事矣詎意四川督臣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蒙吏部題覆奉聖旨學行既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不勝惶懼臣章句腐儒樗櫟弱材未嘗不講學而學愧先賢未嘗不修行而行猶鄉人至於翰林乃名賢待從之地待詔九儒臣極榮之選臣何人斯敢稽於此且臣之年今年七十有九青天蜀道白首龍鍾難夫馬之瘁不敢忘於江湖而廊廟之性終難馳於廊廟伏望皇上憫臣之老不能出身藉將畢之病不能登舟許臣未嘗效一日之勞於陛下者不得濫冒虛銜容臣仍以舉人終老山林庶臣於舜日堯天之下得遂鳶飛魚躍之性生為聖世之逸民老非明主之棄物臣之榮踰於三接先遷臣之藏書於魏草楊環奏疏此部議謂先生殺履驪頷探珠理會易藏諸崇志已超於凡近終身純慕孝可通乎鬼神剖易象之元機發錯綜之妙義洞深莫測符合身知舞蹈俱忘神情

自得豈天為明朝興易教乎故為庖經生哲人也今者膺薦而典本天酬功非過陳情弼安布素秉志尤真委以杖朝之齡似非出疆之日所有疏乞相應先從仍以原授翰林院待詔職銜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以示優渥先生旋具疏辭米中丞弗許於是知夢幻杳然而驗若符節先生殆天授特託馮庚一老草先以開其徵歟當時如首揆沈歸德都諫王希泉司馬王霽宇諸名卿或薦于朝或旌以額爭為表章隆名藉甚而先生安貧樂道泊如也所為詩絕無一愁字臥九喜榻飲快活春使人望而自化敦族黨子弟贍衣食且善誘循循助葬濟急恤人猶己

事兒尤謹篤置屋入必侍食必偕宴會或遺其兒堅不獨赴卽荳具糲食無不盡歡年至七十禮儀不苟如一日客京時拒鄰婦之自獻醉後有給妓館爲旅舍者先生寤覺夜分卽馳歸以書詬詆先生者先生輒焚之絕無慍色子孫將覓覘先生曰汝曹涵養未到見之未免有無在心居釜山雖夜不扃戶以盛德之相感而盜未嘗犯之先生手自栽松竹因夢買月而照肺肝瑩如又作買月亭樂淇園蝸室以自警先生所著有釜山求溪鐵鳳買月亭八關四樂白帝語稿紀遊則有華山峨嵋泰山鞋山太和廬山遊吳諸集理學則有大學古本章句省事省覺自

錄內篇外篇弄丸篇悟賦功夫條目心學晦明解河圖洛書理學辨自省則有謹言功夫條目醉箴言箴刑于箴九德箴貽燕則有家訓禮約皆言言者理字字卽心不下數十萬言先生生於嘉靖乙酉梁山沙河鋪之釜山卒於萬歷甲辰享年八十元配倪氏子二長旨餕蜀藩典儀次時升邑癢生孫三人曾孫十五人崇禎癸未柱史劉君安劉琉請從祀不果然西川夫子已有定論易在蜀中其信然也夫其信然也夫

雪君先生註來易而重刊之爲功士林不少後其家被籍板倶散失滇人已無知之者白石生不可一世獨心折此老作

滇書特紀高氏篇與蘭止菴葛淡淵並稱蓋雄博之氣自有以勸之也何得輕其爲土司而忽視之哉

趙璧焰啞兒傳

城西村把氏子生而啞且貧歲凶父子傭以自活會父力作山中啞兒餽食道遇賊擊死奪其糗糧並揭取上下衣拾草樹葉瘞之去已而復甦心頗識其人而口不能名狀也越五載獲諸市僨令償所劫財物值釋之先是啞兒艱於擇配父母常以把氏一綫緒無託是憂適雅戶村段氏女生三日母病不能乳育置之啞兒母遇諸塗懷以歸自幸得女兒且有婦嗣兩姓相聞

而把氏母出於葉葉與段瓜葛也段氏有喪再葉與把偕往弔悉循姻戚祭奠儀聞通以財把氏母故啞兒與父常外出女無依葉氏窺女長可屬事以舅氏呼任襁褓役食其家愛女淑欲謀爲子媳於是指赴段氏弔及所通財爲結禱符而媒妁則誣稱兩有夫之婦以對女知之號哭求歸不得把氏以其事鳴南甯令王公核得實令爲夫婦如初人無不爲把氏慶者雖然使此女而或厭把之貧且恥爲啞兒婦卽脅奪其志脫不執婦道其若之何有婦之幸也而豈知女固貪於葉而鬱鬱久居此者也女固日以不得歸把爲怏怏者也女固耿耿以活我之恩

爲不可忘而常泣涕逃歸於把數數者也女也如是今而後始見眞有婦矣南甯令王公賜以俸爲合卺奩同邑士大夫高邑侯之義而憫啞兒之困頓也醵金助之事在康熙己亥十月

趙節建水范貞女傳

貞女姓范氏名二妹建水人性聰慧自幼喜樸素不御脂粉父可望故業儒弟恪出就外傅歸則可望教之誦讀貞女從旁記憶一字不遺暇則臨池學書頗有法每至夜張燈呼恪請書恪意稍怠卽正色切責曰予當孝爾年幼何能孝父母讀書卽所以爲孝也可望遊開化染病貞女日夜哭泣及抵家侍湯藥無

少懈藥經他手多不效惟貞女所進飲之卽愈人以是異之五歲時許字方禮秘禮秘父良佐死妻鄧氏贅蕭伸入門伸暴戾無人理方氏產悉耗費無遺又遣良佐長子聯生遠出染瘴死未幾禮秘及其妹意誠亦相繼死貞女聞之痛哭不食者數日遠近鄉鄰素知貞女爭來議婚父母欲改字他氏貞女尋自縊解救獲免復哀求歸方氏守志父母知其堅不可奪乃許之初貞女入方氏門以爲夫實病死居久之微聞鄧氏詬罵伸卯夫不得其死因問之鄧氏自慚不能安其室又懼禍及己終秘之而不敢言貞女欲赴官雪夫冤而事無證佐且不得實獨時時號痛切齒恨伸伸憚貞女而心知其實欲以婚其姪官方號之終不從且出惡言罵伸伸怒以手拽貞女髮欲仆之地貞女傷甚罵曰奴汙吾眞矣以刀斷去其所拽處血淋漓被面見者莫不憐焉先是方氏有屋九楹伸賣其六復欲盡賣又引匪人日夕窺伺欲以敗貞女名貞女以死拒終不可犯弟恪訟之官建水牧高君石黃廉正吏也懲伸而以屋歸貞女俾置嗣奉方氏祀士論稱之貞女生於康熙辛未夫死年十六今年二十七旌表事尚有待顧其矢志之堅歷久不渝可信而不疑也

張惠可何母趙大孺人傳

孺人劍川趙氏明太僕少卿何公繼室也太僕捐館時嫡庶子俱已強壯而孺人纔三十餘孤子基盛甫就外傅基熾尚未識方名一女始孩母子煢煢無援亡長輩覬覦發竊或指居產興訟見奪戶外紛然日無寧晷孺人慮先業蕩析遺孽靡遺挺身

捍患不遺餘力雖日受凌暴而內課兩孤進業不倦會兵亂鄉人多不免孺人微服率婢僕負其孤遁深山數年兩孤成長遂爲婚嫁俾席故業嘗語之曰吾一生飲冰茹蘗不求人知並不求若知要期他時九原可對太僕耳若宜厚自砥勵善承宗祧則我瞑目矣閫訓之嚴如此既而兩男補弟子員餼於庠屢試

冠軍孺人斑白猶勤紉績理蘋蘩庀家事不曳紈帛不饜膏粱齋莊勤儉始終如一壽七十三兩男皆以明經貢諸孫林立孫游復得領鄉薦昂昂奮起向使孺人非丈夫才蒙難而㢝難有佳兒其成立未可知也孺人造何氏豈耿哉昔孟陶諸賢母負我弗可尚已然未聞其所遇若斯之棘殆也孺人才與節俱屯而克濟卽與諸賢母比肩何歉焉異時秉史採風詎可無徵遂爲之立傳

何其偉馬孝婦傳

孝婦姓馬氏益孝廉賽君璵之母而故儒士象德之配也父母

世爲建水望族孝婦生有至性言動不苟年十四歸象德以孝聞先是賽氏自咸陽王後凡十四輩家道衰落數爲人所侵侮象德煢煢少孤困於徭役不免風雨飄零之患卒能撐持門戶始則馬太君苦節之難繼則孝婦相克之力爲多孝婦佐象德事姑盡禮晨昏問視以及甘脆之供無不曲當老人意姑倚之如左右手一日孝婦暴死至冥司見主者曰此孝婦也遣還而甦其冥感如此象德早世家益困孝婦紡績縫紉以養姑晩加象德時未幾姑老病坐臥牀褥中家無婢媪孝婦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搔抓下迄滌濯溲溺之役無不親之如是者垂十餘年艱苦備至無怨言無忌色曰婦道宜如是也姑歿號慟幾絕一切祭葬如禮丙申歲學使蔣公會旌之年七十二而卒至今屛人親識語孝行者無不交口嘖嘖首稱孝婦而孝婦尤有不可及者賽氏自鶴鳴先生以來幾於不振而孝婦諸子悉能守其家法少子璵讀書爲文章有先正典雅之風舉於鄉才名甚熾行將乘君子之車輿而陰庇其家璵恐母德之湮也爲次生平而乞予傳之余維孝之大也雖聖人之德無以加自王教衰卽秉禮之士尤難言之況婦人婉娩順從而所行乃能與儀禮諸篇相默契不尤甚難者與夫國家剏烏頭綽楔之制所以旌

此者蓋將以勸彼也若彼旌者或不足以勸而至行卓卓可傳如孝婦者又僅獲學使之一旌此璵之所以痛也予故傳孝婦乞而因並論之

趙元祚秉燭子傳

秉燭子者劉公耋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少以豪傑自命讀書恥事章句舉康熙丙辰進士初授蘭陽令邑濱河舊設巡河夫重爲民困公至減之造士安民凡當興革者力請諸大吏至侃侃爭於前雖封駁數次終不易始或以爲强項後乃益重公邑大治盜聞風不敢犯其境以最擢

刑科給事中丰采著朝端旋丁內艱去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大計詳見悟垣奏疏中至疏豫秦兩事 上覽奏大悅翼日召至乾清門復令條晰其事一一奏對不失一言每會議事有不可者輒抗聲執論如議楚省攤糧事公恐遺千百人子孫累委婉開陳九卿乃奏免楚人至今德之有某以側媚至方伯有欲保之者以公故不敢發言惟目視公公默然遂無敢言保者由是直聲振於朝未幾外轉嶺南道開示屬吏以愛民爲忠諸屬知公在朝風裁奉法惟謹顧俗健訟公下車無慮千百紙一日夜爲平決訖曲直不少差久之訟衰少數微出察民間疾苦嶺有城門稅久爲民害蓋鎮將沿之以營利也公陰遣一人攜布南門出東門入復遣一人挑麥西門出南門入囑曰門欲稅以布麥爲質已而門者果皆止之取其應得稅錢公乃設席邀鎮將者過飲守令皆在前二人者膝之前號曰奉市布麥門者欲稅無錢今尚質在門公勃然作色曰若何言曰門稅公曰門稅爲暴監司買物尚如此如小民何吾不能爲民全鎮帥面也拂衣起守令不知所爲鎮帥懾退翼日即下令革去公乃具觴迓之至署登堂未定先疾趨下拜曰帥能如此小民福也敢不拜又有米行者領課若干牙人緣之爲奸凡民載米至

河邊取其錢勿得私糴者牙課二十而取者不止十倍民苦之公故問其日徵若干牙故減報其數公分遣人卒至盡取諸牙者記簿來會其數則大懸於是責其欺狀另委收之收不數日得銀若干爲易曰約其租值可以抵領課遂勒石黜之聽糴米者自便撫軍以其廉明使署臬篆而臬故多訟師與少年遊棍公至則皆遁去地方肅清方思大有所建白未數月會有疑獄督撫各持一見公弗能兩全遂以彈章罷去或謂公剛直爲人所譖公寓匡廬事結蕭然以歸怡如也韓城南有河爲縣治要會自古無橋每雨漲病涉人畜多溺死公爲諸生日慨然有建橋意然水急厓闊人多逝之至是遂銳意倡建家居三載經營是事暇即課里中子弟以自適癸未歲 鑾輿西巡公以民服至潼關迎駕 上熟視之指曰此劉翺子胡不官服以例職對公美鬚髯偉軀幹直聲震垣中人莫不知有劉翺子 上數召對稱 旨故常記憶頃即 召見賜還原品 駕回復召至 行宮賚顏垂問奏對良久 上命中侍掖之起出即傳 旨起用滇廉訪使公至滇數微行採滇利病先是各屬坐省者多豪橫與遊棍爲非公重懲之嚴飭各屬遠近聞風無不帖然於是訟冤抑者悉平決如流有造蜚語謀反者公執其渠首數人論如

法餘不株連旋陞粵藩督撫特疏留滇昆明故有書院迤東西士子肄業其中公暇即進士而課之親爲訓誨貢院號舍湫隘科舉士數浮於舍公捐金買地增修號舍另闢規模內外改觀並除科場行戶諸累昆明湖源廣流狹口如臥瓶秋水漲溢致田舍多傷公單騎走湖口審視商之兩大府力爲挑濬並修築六河岸閘戊子五月不雨公引咎禱於五華山叩頭至地有聲已而大雨省會十萬戶米價昂力請發粟分四城平糶陰囑司瓮者貧民苟升合無錢悉予之勿較多寡如是者三月所全活不少他日公出婦孺覩而祝曰願翁世世爲卿相驛站兵餉悉

責其數無絲毫漏卮在滇五年上下賴之以安擢貴撫去之日扳轅臥轍多感泣下者乃塑其像於近華浦黔巖疆山多田少苗狆雜處滇蜀楚粵交錯其閒四民多客籍前朝安播之亂國初水西之擾號稱難治公治黔調和文武撫綏漢苗輕徭薄賦絕餽送以安靜爲務三江及苗狆仇殺諸案有未結者首清之釋無辜數十人戒有司無生事啓隙課士勸農訓兵化苗通工惠商黔道高山峻嶺人馬艱行公開修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二千餘里黔故多陰雨自是時和年豐迄公之任皆大熟凡所條奏皆關大計蜀遵義民苦加派隔公直旨偕詣求言狀哀

新題達公密疏以聞　上遣使會川撫勘其事創郡以下數十人蜀困盡蘇草奏曰或曰公不避嫌疑乎公曰有分土無分民孰非朝廷赤子知而不言是欺以事君也何避嫌爲又以黔省錢糧課稅僅十餘萬每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兵士懸領以待於籌餉疏內請另發銀二十萬存貯藩庫爲未雨綢繆之計疏凡三上俱格於部議撫黔既五年疏請　陛見以老乞歸上溫旨慰留癸巳　覃恩晉階榮祿大夫祖父母同廕一子明年復拜疏告老疏已發軍民罷市道遮驛使不得去會烏蒙土酋與威甯土舍隙殺川撫委道員至烏蒙問故土酋匿不出遂

題請以兵臨之　欽差會滇蜀黔督撫提臣至畢節勘其事苗民驚駭不知所爲多避去公肩輿就道沿路諭無恐苗衆見公皤皤然簡從來咸喜相率出迎爭以物來市公先至畢節吏爲設館公曰畢小邑諸大人皆欲飾館將何以應乃就荒寺中恐諸執事者蹂躪與之約曰邑小供薄勿怪若所令不嚴老漢非畏人者衆皆肅然公曰此一小吏可了公等勿慮於是發標下千戎一人走土酋所招之來先是威甯土舍已出而烏蒙土酋恃險且聞諸大帥咸集愈驚疑誓不出千戎至傳公諭曰若出吾活汝若抗命即滅汝老漢言無多且重失信土酋其曰老劉

公恩威素著以誠信待人雖死敵不比逆與俱來公方與客圍棊報至即會諸大人共訊二酋咸服罪願釋仇永不搆隙叩頭去謂人曰我今方得見老劉公真盛德人也遂具　奏聞各大人聞公稱從來咸撤其從人大半於他所以故畢節勿擾公復肩輿歸老幼道傍日不絕爭來覩其丰采所至慰勞使安業明年乙未澤旺阿剌蒲坦擾哈密大兵出大漠討之兵既行捐餉馬者各省皆起公得抄報即疏曰澤旺阿剌蒲坦小醜也使擾哈密小警也語多切直而公以黔疆瘠薄復不能助餉又自念受知　上上起自田間恩獨深重明年且八十無以報於是具

疏告老復附密奏六事略曰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其發禁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必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敬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慎用人核名實以重國本草既就客曰願公少緩密奏而拜告老疏公忠形於色曰老臣且告退矣他日死不能言於是朝拜密摺續拜告老疏告老疏發復為官民遮留不得去遠近苗民皆趨省環轅跪留曰公無去公在此無敢啟釁者地方得留即不得已願公少留須臾明年上告不得衛衆不敢起公不得已揮泣勉諾而密疏已行　上覽奏曰劉蔭

樞年雖老尚能騎馬　著乘驛赴大軍駐扎所在盡心周閱大公詳議具奏公得報即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書侃侃洋洋其意在屯哈密以東兵不輕出邀以待勞凡數千言旋以疾請歸骸骨有　旨切責令親看屯田回奏公於是上疏引罪謝再乞骸骨　上覽奏云劉蔭樞在貴州官民俱說他好情詞堪憫姑從寬免議著仍往貴州辦事公復上疏以病乞歸有　旨著速赴任公不敢辭沿路醫治再赴黔任去黔日黔人建龍門書院於南明河上塑像其中至是聞公再至雖童孺亦拍掌歡舞以為得我老劉公也視事甫半載有　旨休致來京公即拜疏

行黔人如失所怙已而下刑部部議以阻撓軍務擬絞援師懿德例發西邊屯田俟大軍凱旋另行治罪有　旨著發往傅爾丹處種地時公年已八十一矣自黔進京日其子以公年老涕泣請侍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無異汝自歸耕田讀書吾之身君身也勿我慮公鬚髮久白自塞外回忽有變黑者齒落者復生二童牙監臨擬程文十作一日夜而成筆示諸生稿不加點日書忠孝仁恕等大字闊四五尺許遒勁過於少年所為著有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宦夏軒雜著二卷制義文錄一卷皆見道之言德州孫勷板以行世其雜劇數本則又誠

諧歿風爲人豁達剛方而不苟細人有過面叱之卽過而不留與人言多規勸引掖後進不倦學者稱龍門先生晚年自號衷燭子蓋取古人爲學少如朝行壯如晝行老如夜行其進德不敢少懈如此在喀爾喀四年復取進京還其職

聖祖召見老臣年七十以上者賜老食賜公首座

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仍留之京今

上登基召之見曰卿

先帝老臣朕欲用汝以年大老召其子燧進扶之出賞賜御硯

朝珠白金若干今其還鄉鄉人榮之卒於家年八十七歲

趙元祚林啓俊傳

林啓俊字桂伯崇禎癸酉武元授僉書管黔國公旗鼓用中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李大贊率兵屯會川防金沙江啓俊率兵屯霑益防可渡橋吾必奎反沐公檄官土軍以啓俊統領會大贊進剿平之師還而沙定洲始至逗留不卽去啓俊尚未回汛跡其所爲叵測變之詣于錫朋曰定洲兵强多詭譎恐有變俊兵在汛數百里宜入言請以兵伏第左右備不虞時錫朋用事定洲厚賂之反以爲多慮及變啓俊僅以親旅數十人巷戰於五華山側殺金盛賊首一人並餘賊十餘賊不得遽入府門襄沐公乘間出走賊盤踞會城劫巡撫吳兆元啓俊避跡山丁亥援兵至定洲遁去會城無主滇人憤殺從賊者指爲沙黨去楷死不問啓俊分別全活甚衆同擒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送沐公正法後沐公奉粤藩西行啓俊從之行益遠從沐氏者多亡去惟啓俊與朱紹兩人沐公執手泣曰汝二人從我患難中二十餘年我爲重臣殉國固宜如汝二人何解所佩黄金龕分贈命之去啓俊伏地拜哭從行益堅後緬被獲啓俊從入緬與沐公同死木城

論曰明末忠臣義士多矣不幸而湮沒不彰者豈少哉粤藩入緬沐黔國諸人同死木城據也是錄吾邑林桂伯在焉而志乘

缺之豈無表其事者耶三綱祠成補入之因爲傳

趙元祚李孝子傳

李孝子應麒昆明西莊人郡庠生李元潔元配之子五歲失母卽能哀毀髫年遇亂父子相失爲敗兵擄去至滇東乘間走回乞食於途夜或露宿悲號問路惟恐不得見其父已而父子歡會則大哭時年已弱冠讀書未成遂學日者術自念伶仃勸父續娶繼母來恒不得於心應麒事之惟謹家貧不能具聘人憐其孝授以室然無他術養贍惟以推卜錢供其親一日出無所

得炊米不繼責其遲則跪受箠楚不敢怨後被逐事之愈謹每奉酒果承歡月必赴舍躬爲母浣濯一朝晨起擸揢算入鄰村人見其疾走不知所爲詰其父生旦也惟恐不足以稱觴適問卜者出雞米招之應麒大喜急持爲父壽不失其候佃人田方春耕已僱牛矣聞母病入城三十餘里求藥輟耕具不顧繼母生三子皆友愛之不少間如是者三十餘年父母感其誠終得其歡心父母相繼亡竭力兩喪哀毀特甚老而孺慕刻不忘親行年七十猶以日者術交於人人皆稱爲李孝子其繼母弟亦云我軒曰孝之道大矣人子必不自以爲孝而當其變則若見其孝矣俗之偷也父母百端愛子而子且不孝矧不得於親而有子若李應麒者乎可以風也

趙元祚季氏雙節傳

雙節者昆明季氏之姑媳也姑李氏適郡庠士季捷元吳藩亂捷元隨父瑞麟挈家避宜良山中捷元死避兵所李年方二十六歲不欲生以二子一女在翁姑且老隱忍不死亂既定瑞麟攜子女歸始葬捷元故土而李父家豐饒人恐易其志氏志節彌堅翁姑愈重之撫其子女成立女適孝廉黃廷相子大亨年十九補郡弟子員大亨先娶趙氏生子天佑甫三歲趙亡乃娶

劉氏歸未踰月而夫病劉侍湯藥唯謹大亨竟不起距婚之日不及三月太翁姑與其節姑憐之服闋慮其少且子非己出不敢語劉潛語其父母探其志劉痛哭誓以死如是數四言卽大哭於是集諸姻婭以前所慮者爲言劉且泣且言曰妾心已死子雖非己出吾夫子也願教育成立以見吾夫地下於是其太翁姑年且八十其姑苦節將三十年乃相持大哭聽者咸嘆息泣下未幾太翁逝其節姑亦逝太翁故豪爽生平揮霍不少惜及歿家道剝落劉與祖姑幼子伶仃相依祖姑又歿母子益形影相弔矣甲午歲荒瓶無儲粟劉紡絡織紝每至夜分不絕親鄰聞者曰此節婦機杼聲也聞讀書聲則又曰此節婦撫其夫前妻之子書聲也垂今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子今應童子試節婦尚待年例節婦之姑李歿之日其子先死孫幼故均未旌表然人莫不知季門有雙節婦者

我軒曰婦人不幸以節見更不幸一家以雙節見節難雙節尤難守其子之節難至以未踰月之身守其夫前妻之子則難而更難者也季門雙節李固不可多得劉尤加人一等矣

王思訓熊元仲先生傳

公諱才參伯字元仲其號也先世楚之江夏縣人始祖與一明

洪武朝御史以建言謫雲南隸籍昆明數傳至祖昇貢士官禮部司務父應吉郡諸生卜南關外之南壩家焉公生而穎敏好學博古弱冠蜚聲庠序閒居家孝友志圖經濟以節義自期許時流氛猖獗西南多故公志不克遂甲申寇陷京師懷宗殉社稷公聞變晝夜號泣會永明王駐粵西李定國迎之入滇知者以聞召為禮部主客司首上恢復之策不納值偽永甯侯叛使監蜀軍公兼程至蜀距永甯三百餘里是夕與諸總師者計曰兵貴神速惟出其不意敵可擒乃戒師中夜疾馳至一堠卽圍一堠之偵諜者而後發達旦肆市不改兵已入永甯捷上永明

王奇之蜀新破輯綏必得其人廷議無出公右者命署嘉定峨嵋愛民如子蜀撫萬仁徵夫動以千計公曰民甫離鋒刃忍更驅之湯火乎遂與萬交劾去官我 朝大師平滇永明王走緬甸公安人司投龍江死公大喜曰真吾婿也未幾明亡公亦自放廢隱居授徒絕口不言時事癸丑吳逆竊據欲辱以偽命力拒乃免辛酉我師復滇公策陳數十事大指謂兵四出賊必乘饑民逃遁糧難自運惟加意招徠人民聚集則兵能捍禦民樂轉輸交相得矣且營中有難民數千人公顧當事者護送出境不為戰場蹂躪滇平當道高其義請徵辟焉公曰吾籌滇非籌身也仍隱居教授丁卯遘疾為詩示家人曰吾將逝矣病數日而卒年六十有八子五曰男魁男傑男璧男良男賢以文學世其家公天性忠孝與人交坦白和易曾文灑落與至高歌呼朋脫略世故家居愛客客至未嘗不留飲飲未嘗不醉暇則與幽人逸士遨遊山水間談有明遺事往往泣數行下工臨池詩效白樂天閒作山水竹石孤潔有致肖其生平書品爲人擇婿當幼稚時卽決為大器後竟如其言他多類此文章不自收拾頗多散佚至今滇人士皆稱南壩能參伯先生云

太史氏曰南壩者盤龍江之所經也先生家在東岸前通大橋

橋下水深莫測湍激往往覆舟司安人為兵所迫赴水於此越六日亂定家人沿江求之不可得仍探故處則卓立水底衣裝修整予聞之泗水人黃選功云北有別業先生隱居時築久廢其子允維占維諸昆季與予友陳卣臣搆茅舍讀書其中占維乙酉舉於鄉卣臣丁卯省元先生愛婿也與余同官京師余於是重有感也當明運既改節義多在南中而滅沒不可勝道如先生則又其心至苦者矣嗚呼豈不悲哉

孫鵬卯觀成傳

卯觀成者昭通禁卒也父漢人娶夷婦家於夷今平夷置郡縣

覲成爲恩安人父以烏蒙之亂死母被掠鬻於威甯耿家屯爲耿家婢覲成年十九亂定無所依遂充禁卒其舅氏亦同縣復農業先是父母爲覲成聘灑雨河某家女未歸舅氏爲覲成迎而妻之覲成以舅氏命不敢違出而泣曰吾母爲人婢不能歸養忍有家室乎於是同室不與婚者三年事聞於舅氏舅責之不從人有詢之者乃告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將嫁吾未婚之妻取所直歸吾母與之婚情不能割義亦不可出也言竟復淚下予詔而反覆詰之得其事甚詳爲文募於在郡之士大夫得金六十以三十金歸其母三十金爲營廬舍成婚仍爲禁卒以養

其母

論曰自古忠臣孝子多出亂離之際使覲成不値喪亂子母散失即克供子職何至因母棄妻感動一郡哉夫以夷地一禁卒而孺慕之誠於萬難兩全之時纏綿無已如此其孟子所謂親親長長不學而能者歟

賽琠馬節婦傳

節婦姓馬氏處士馬公元忠女母林氏節婦幼淑愼寡言語生十餘年族黨罕見其面年十七歸馬有齡其舅騰高早喪遺姑李氏煢煢一寡母節婦善事之能得其歡心家赤貧安之若素

癸未有齡年二十四貿易客死節婦年二十三生子萬元甫一月節婦聞之哀慟欲絕其父母慰止之曰兒何至於是覩此呱呱者安所托也予兩人尚存必不以衣食屢吾兒憂節婦曰兒失所天夫復何顧雖然兒得撫此孤以報亡人則歿者存者皆銜恩也誓不以此生易其志其父屋旁置一耳房以安之節婦工紡織勤勞不輟晝則爨飲食以餧父母夜則襁孤在背織梭在手悲泣之聲與機聲相應鄰右聞者俱爲淚下夫弟兩人皆先節婦卒其姑歿喪葬如禮迨至萬元成立而節婦亦荏苒衰病矣雍正元年癸卯　天子下詔旌節孝節婦以年未合例未

蒙旌表至於今日而節婦已歿十五年余自蜀宦歸其子泣請曰萬元不幸父早亡賴吾母苦志以守俾至於成人今逢州志纂修而母行弗彰則罪通於天祈賜一言以傳於後余惟節婦之能成其節賴父母之得所依歸且家素未習詩書而卒能徇志苦守無背聖賢之訓又其子克自樹立惓惓於母氏劬勞誠有可嘉者余爲節婦比鄰知之最悉不敢以不文辭節婦生於康熙庚申卒於乾隆乙丑享年六十有六子一萬元孫四人曾孫三人

論曰余讀歸震川先生陶節婦諸傳而嘆天下惟節婦之志爲

獨苦士大夫之表揚不宜後也在富饒者猶易託於有力之口而貧窶者往往泯滅而不彰今觀馬節婦生孩始一月家無擔石而能矢志冰霜若此以視夫家有贏餘克自守者其志不更苦歟余故特著之

劉慥節婦阮氏傳略

故節婦阮氏庠生袁佩環妻袁自洪武初調衛來滇遂居永北清水驛以詩禮世其家阮與袁故姻婭氏父啓昌醇謹長者子氏幼時鍾愛特甚年二十適佩環夫妻相莊肅雍有度生子暇及晰甫數歲佩環染痨疾氏理藥餌日夜弗稍懈每含淚飲血

不欲傷厥夫心迨佩環沒哀號幾絕粒米不入口者幾日勉力營葬家貧親老二子零丁孑立孤寡相對艱難自活親串於服除後以溫語勸改節氏盟心矢志欲自縊嚴正之氣見於詞色各斂容退自此庭以外罕接其言笑歷三十餘年如一日方姑曹氏年逾六旬每需甘旨氏勤績紡備物奉養必得其歡心壽八十乃終養生送死無遺憾氏以媳代子節兼乎孝子暇撫育教誨一規於正其就外傅課晚歸必叩所讀何書所作何文答之稍愜則喜否則涕泗輙責故暇進學成名律身謹飭次晰幼有目疾亦業醫濟人今其孫或食餼遊庠或力農務本俱爲

鄉里善人見曾孫天之報節孝亦厚矣康熙五十七年守土者以　上聞　命下賜金建坊嗚呼氏苦節忍死養姑教子力持其志於艱難險阻中非以爲名也而發微闡幽永享祀典維持綱常名教可與日月爭光抑又聞氏處妯娌鄰族間一以和讓相接弗屑爭較且或助其餘以周困乏後人遵其教亦能長幼無忤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周於智嶍峨姜孝子傳

滇有孝子曰姜璐字美玉其先江南人愛嶍峨山水築園於南河濱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故嶍峨有姜詩之稱

璐父文柄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璐痛母蚤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宗族鄉黨嘖嘖稱孝內外無間言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闃寂璐感甚乃訣妻子裹糧周尋遇父於元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爲養先儲父酒資餘膳家晨出採樵必挈壺置肆間反攜酒以蔬妻孥治以進家庭聚順融融然樂也間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爲罷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吾父給衣食孫供祖飲裕如也祖北

飲不樂奚自苦爲翌日適山樵採買酒以歸共勸酬飲嗣曰習以爲常及親歿哀毀骨立喪葬不遺餘力春秋祭提父嘗飲壺爲酒哀慟墓側壺至今猶存楊氏卒無子又娶關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淸可公風承宗承先力圃謹守珞珞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圃爲孝子圃

論曰書云父母慶乃洗腆致用酒至性之醞釀者深哉世俗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孟子曰可謂養志吾於姜孝子亦云

周於禮李侯小傳

李侯名敬躋字巽茲滇之馬龍州人中乾隆丁丑進士需次得將樂知縣卒於官父盛唐由庚戌進士歷官松茂道觀察使以所部有犯坐監臨官獲譴戍卜魁卜魁距滇萬四千餘里敬躋三省覲焉飽風霜涉寒暑遭暴水卒至僕逃馬喪飄沒十餘里附枯木得活行于沙磧閒衣履結穿無人色哀感行路服食之邀引而達戍所而父責以歸養祖母不容朝夕盡觀察久戍倚閭之望不得於子而冀以孫慰也敬躋盤鬢兩結呼天搶地謀父生還祈身代不可冀　恩赦不得再歸而祖母亡三省父而父老急就一官計納贖而父死敬躋亦以塞上書絕致心疾曰嗚嗚作兒啼未幾死范木者卜魁人也（時年八十餘）隸旗籍自觀察抵戍結生死交風雨晨夕時其饑寒垂二十年至以觀察櫬歸京師而閩人吳阿玉者爲余司閽十餘年矣敬躋之任將樂約隨官以事不果及敬躋死而觀察計亦聞曰促余書致范翁歸觀察櫬既抵都則自請行余感焉於其行也作李侯小傳若范翁終始觀察之義阿玉惓惓李氏之忱俾讀李子之子若孫世藏焉

論曰范傳獨行歐傳一行跡其所載類皆貞臣孝子節士信友一意孤行之九死而不移其素者也悲哉李君其志不遂其目

不瞑矣至若范翁之於觀察生則周其困歿則歸其骨其於君家巨卿夫何多讓抑豈有所感發而然耶而吳阿玉者循循僕隸之中無他異人其於李君亦未正主僕之分非有恩意之結也乃一言相訂若已身許至殷殷於其死父萬里跋涉力歸旅櫬斯其樸誠亦有足多者焉嗚乎天其藉以伸孝子之志也乎

錢灃文西浦小傳

西浦名泰運字健齋西浦其別號又號陶廬年十九中己卯鄉試庚辰下第留京師辛巳再試不利歸故麻城令同邑楊夢撕亦芳工詩主西崑體處士施竹田烱詩格頗與之類夢撕時方

下第竹田遊京師亦倦先後歸西浦數從游處肆力歌咏又布衣孫髯故三原人也詩名著稱尤早記覽亦博夢舫竹田皆輕之西浦不謂然亦數過從講論丙戌會試復不利辛卯再上又黜寓京師城南龍泉僧寺今香山令蒙化彭南池翥長樂令丁夔同邑王宜泉運昌南甯教諭今在告石屏羅有亭慶恩弟安甯學正今在告際叔會恩暨予六人昕夕砥礪易衣而出故大理寺少卿晉巽周立崖先生雅重西浦折節與交楊夢舫故與立崖同學友善時將次得官亦至寓立崖聽雨樓每佳勝輒邀西浦予及宜泉有亭亦數數與俱歡諧沈醉竟夜達旦明年會試復見遺與大挑得二等羅氏兄弟亦二等或爲惜之西浦怡然曰親老正便我養且得專故業再上不猶愈於遂廢此事者乎借補南安訓導乙未復不遇戲謂人曰吾如楊昭五有問之者亦將數馬以對矣楊昭五名啓先晉甯人今官東川教授朝廷恩例凡雲貴會試往來皆得乘驛自邑之滇陽驛至兵部皇華驛凡九十有七楊故屢上不遇爲此言自嘲也明年丁父艱歸悉以家事任仲弟卒餘弟讀書恂恂皆著時譽服闋補騰越學正丁嫡母艱起復補元江學正母老欲留侍不許不得已行聞艱奔歸哀毀骨立尋中喉風一夕卒年四十四性和雅於交遊若泛愛無崖岸然生平稱投分者無幾嘗從二羅先人騰西令用璞先生受業故與有亭際叔視若同氣其次則予此外可屈指盡矣所遺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子岱幼弟鍾運亦與予善

論曰修短數也然才矣而不竟用生之亦奚益乎予年十八與西浦同補諸生西浦猶少予一歲學使者則今侍讀學士閩葉毅庵師也拔同邑二十七人七八入郡庠猶無恙邑庠二十人楊潮最早死次李枚次陳再馮再馮名琦一字琢齋久困童試邑令嘗拔置第一仍不遇祖母邑先正王永齋同產家頗有永

齋遺書力學欲追之旁及星經藥方金石篆刻窮年老究嘗教予作詩法度訖以窮死余作詩哭之西浦取覽未嘗不悲悼竟日也豈料身亦爾耶西浦死後祿勸教諭錢徵廬汝嘉又死再馮最刻苦徵廬嶢嶢不隨人俯仰嗚呼豈易得耶豈易得耶

楊履寬王賓尹先生別傳

辛卯冬賓尹先生卒於家其子孝廉子靜走狀索銘予既爲之銘因思子靜狀雖始末備具而未盡先生之生平俟稍暇當別立傳誌余所聞見於先生而有當於古人者卒不果今年又三月余偶過江村宿及門楊大才家中酒夜分不寐樓外雨聲澒

環遶屋溪流作怒濤聲枕上搆思粗成歸而旋病病愈索襄日所搆杳不復得初秋因題天峯楊思虞先生像念余獲交子靜先於望古先生又余父執不可寢其事乃略次梗概如左計余初見先生蓋在壬申歲先是辛未余與子靜受知邑侯河陽李公旋同補郡弟子員時子靜才名籍甚余方毀齒謬附驥尾先君子攜余試院前遍拜諸同袍子靜以弟視余明年李公陞任湖州先君子祖道南塘客既去偕同人飲驛後僧舍其地鄰先生宅先生聞先君子至特過相視適座有狂生放言迕先生先生面斥之伊不服先生怒欲批其頰賴先君子以免當是時先生髮上指目如電聲如雷余心懾焉歸塗先君子爲余道先生行甚悉已而曰此非近世所有殆古之人也比余年漸長屢與子靜戢鎖閣子靜輒書上考余亦時弋獲以意氣相許時過從先生遊先生門無雜賓以課農教子爲務視一切勢利淡如獨余輩至必命酒酒酣慷慨論史事旁及稗官野乘人地覼縷不遺或抗聲歌唐宋人詩音節高亮不作兒女子語又或談近事追憶父兄師友感念存沒輒哽咽泣數行下先生性既亢直負氣多面摘人過人咸憚之雖余素爲所契時不相中動見訶責自非責己而不自是者不能一朝與居嗟乎風之下也士大夫

習於輭熟競以容悅相高而惡聞其過不自今日始往余讀史記竊悲灌將軍以酒失爲武安所陷厥後馬文淵遺書戒兄子今讀其書意念深矣而亦以此嬰梁松之譖藁葬城西此古之人所以有緘口之銘屬垣之懼也雖然天下事尚借一二強有力者相支持庶幾朝有司直野留正氣不至相隨以俱靡鄭伯翊之言曰古之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冠反奄奄不振余每誦斯言爲之氣結士當伏處朋好往來噤不敢發一語一旦立乎明廷尚望其埋輪折角哉余鄉風氣近古以余所聞若抱眞宮培諸先生不畏強禦至今有能道之者然率士氣之盛同聲相助是以獲免於當世近則少衰矣先生暮年以使酒罵坐爲一二福衰者所切齒幾罹於羅僅而獲免而先生亦用知世之不可以莊言乃深自閉匿一放於酒其氣尚悻悻欲動也先生稟氣厚至老精神不衰曩壬午秋闈後余與子靜冒雨衝泥歸漏三下始抵其家先生已臥聞余聲披衣起把酒相對時余氣餒甚有寒色先生毅然曰壯夫奈何若是吾雖老尚能從風雪中走數百里自古英雄豈有老死牖下者乎因爲詠兩三點露不成雨七八個星猶在天之句及先君子見背余卜地大井以先生習青烏家書邀同往方出門雨淋漓先生迅步行犖确中余

與予靜[illegible]嶽追隨及翁先生已餘七袠云今泚筆爲先生傳猶想見曹景宗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時也先生生年卒葬及其孝友大節備載前銘茲不復贅

楊履寬沈節母傳

節母姓許氏趙州之紅山人予同年許德章女兄德章弟季四人氏最長生而穎慧父母甚愛之自咳而名率以冠諸弟及笄適州庠生沈公季子文溥時舅歿姑老生計衰薄長叔姒各析箸姑惟少子是依氏入門卽去華飾黽勉井臼問旣文溥以甘旨不給勸其棄諸生業營什一以代養頗得姑歡心越五年生男女各一男生甫四月文溥時列肆龍尾關爲匪人所誘一夕盡蕩其貲不謀於家人走金齒徼外比得消息倩人往尋已卒及薄有田廬盡以償負貸父母遣人迓歸氏以姑故堅不可姑敦遣之曰我自有汝長姒侍朝夕汝善視襁中兒復何憾不得已乃抱兒歸許氏甫踰年文溥死於外氏聞卽不欲生父母百計防守又時以存孤難於死節慰勉之自是稱未亡人三十年雖習與之處者未嘗得其一哂居恆在父母側勉拭淚相對及其閉幃獨坐輒嗚嗚泣數行下歲時伏臘出針黹所得爲姑市酒饌姑亦爲歡然進一觴嘗語人曰季婦孝且賢予季固不嘗

死也姑疾篤歸侍湯藥及卒粗衰三年忌日哀痛父母卒亦如之子名謙六歲學於舅季子德章每授書氏輒隨其後立講堂外諦聽歸以口授之其不成誦夜闌人靜猶喃喃不休戊子謙受知學使金壇于公游州庠公廉其槪旌之曰貞松慈竹云先是文溥旣歿家無立錐戚屬有憐氏之寡者適其意詭一探之氏聞恚曰我所以不死者爲沈氏一塊肉耳斯言何爲而至於我也絕弗與通事遂寢謙遊泮歸患瘻癰絕而復甦者再里之人咸謂非氏之精誠感乎神明沈氏之不絕者幾矣

贊曰曹令女有言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有旨哉今世以節著者里不絕書何古之難而今之易也設令文溥沒後數椽可以蔽風雨負郭可以供饘粥卽終老於沈豈足爲節母難乃斷魂未返呱泣誰哺獨屋之下不復完瓦當此有乘而奪其所守者卽介然不以易其志難乎其爲繼也氏惟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是以終持之與德章嘗爲予言氏性剛而行方諸弟言動少有不合輒面斥不少假借以故人咸憚之嗟乎是可以知氏之所養矣士當平居時暖暖嚅嚅一旦臨大節而能卓然不惑者吾見亦罕矣或曰婦以順爲正者也剛方無乃過乎予謂不然易有之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聖人固明以剛方子坤彼以順爲正者謂無違夫子云爾若其束身行己惟剛方乃所以成其順也德章又云氏少佐母理家政甚勤辦大歸後尤所倚賴又工刺繡人爭貴之父母爲銖積寸累置田若干畝今子息二孫恃以小康是猶婦人所難也子謂氏所重在彼不在此

格局意境俱佳此文之必傳者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十七册

倪　蛻

貞義偹公傳　仁友傳

錢青選（江南陽湖人監生中歲遊滇卒葬昆明）

方孝子傳　楊烈婦傳

李治民（宜賓人康熙癸巳舉人官知縣鶴家中丞父）

段豹子傳（此乃吳明經瑛所撰借刻李太翁）

張　漢

草木中人傳　記王京始生事　奐賊造叛事略

李宗膺

徐石公事略

周於智

平猺猓書事

何其偉

兩河志

王宏祚

寄園帖跋

張　漢

書刑鑑後　十六歲書後（二則）　書盜毋屍祔父事後

趙　城

羅青堂文集題詞

陳　沆

題滇遊紀程集

余應祚

可以自問軒跋

杜宗甫（順寧人歲貢生）

書晉賢館志後

倪　蛻

書唐詩快後

萬本齡

跋郡南士金書各經册

王思訓

繆凝元墓表

張　漢

高祖考墓表
傅爲詝
王孝子墓表
錢灃
文太孺人墓表
楊德沛（建水人雍正癸卯舉人）
紅衣女墓誌
邵其德
節婦邵孺人墓誌銘

錢灃
嘯盧學士墓誌銘　業師素懷王公墓誌　彭南池司馬
墓誌銘
高厲膺（昆明人乾隆癸酉亞元餘干縣知縣）
愚溪周公墓誌銘
王思訓
石頭問　弔升菴太史詞
檀純
集楚騷

段昕（安甯人康熙庚辰進士官主事）
青龍寺募引
黃灶（雲龍人乾隆丁卯舉人國子監博士）
上經略傅公箋
李發甲
下湖南各屬檄
趙士麟
朝天集自序
王思訓

徵刻滇詩啓
張漢
等音圖序　送孫乘九南旋序　段若川予告詩序
倪蛻
宜良五烈序　題出塞圖　蛻影自題
孫髯（昆明人布衣）
倣輪捐條丁綏征逋欠謝表
吳怡（保山人乾隆壬子舉人）
洞庭舟中雪夜懷人詩後序

蕭崇業（建水人明隆慶辛未進士官副都御史）
航海賦
俞　綍（楚雄人明嘉靖甲午舉人官知縣）
滇南賦
王宏祚
蘊齋石竹賦
張　漢
人參賦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倪蛻明贈指揮使貞義儲公傳

公名福姓儲氏無錫縣新安鄉人燕山戍卒以孝義稱母韓妻范當燕兵起公以戍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永樂簿錄亡卒入伍公在錄中帝怒其亡也戍極邊曲靖衞公奉母挈妻以行仰天哭曰福雖賤義不爲從逆之卒日夜泣竟不食死於舟中明制以罪謫戍者本人道死其屬仍須到戍故公死母韓妻范爲營葬之而行崎嶇至曲靖時范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蓋不欲聞之姑傷老人心也有以其少而寡欲娶之已知其純孝苦節不可干乃止一日范澣衣見澗邊生草可爲席因取織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乃卒營畢廬墓終身年八十餘卒卒後廬草不生土人義之就其居葺爲庵度尼奉祀名崇孝至明之季年始贈公指揮使諡貞義范贈淑人諡孝節余讀明司空何喬遠名山藏李卓吾先生續藏書皆載儲公福死節事幾等於首陽之餓而兩書繁略互見近見　本朝王大司空鴻緒所雕明史稿內所書又稍詳焉夫忠孝節義天之賦畀於人者皆所固有要在克盡耳儲揮使范淑人歿已四百

年而國史野史所載俱同照耀萬古獨是孝節淑人號山織廬廬墓而終皆在曲靖戌所當時就其所居葺崇孝庵以表之秉彝之好宜然矣今檢新舊志書俱無一字及之歲久湮沒良可浩嘆故予合三書所載而爲此傳以俟後之修志者採取焉

倪蛻亡友傳

吳茂才名拱宇題仙吳江人幼孤出繼從父之無子者事所後母以孝聞慷慨有大志慕古游俠風尚氣節重然諾好援引人過不啻己事即拂衣抱難賁育不能奪惟華侈好飾冠劍衣服麗都無書生寒儉氣發爲文章亦清綺如露濯芙蓉先客下觀察所廷尉之門雀可羅矣茂才獨不去既又受知於高撫軍賓嬰失職復爲灌夫嘗自感嘆以爲丈夫不得志於時惟此一付肝腸可對知己苟隨陽之鳥向火之兒乞人不屑也於是依高於滇者數年竟以怪病卒年五十五子女各一人蛻人曰茂才與予交二十年極相契見則各非刺其所短長別去則又念念不能刻忘然茂才性通予性介予不能引茂才於介茂才亦不強予以通也嗟乎茂才而今死矣夫使茂才而能自上雲霄致身通顯或遇有力者引而登于廊廟則所謂磊落軒天地者當不在文章筆墨之間不幸處困客死略無所表見於時千古之松乃與弱草同腐不亦悲哉

葉廣文名浹字鑿沈建水州人明工部水心先生之孫生而穎異弱冠中副車卒不得第遂一意博綜諸子百家靡不周覽一日方暴書客雜取試之應口成誦詩文奥古而於儷體尤長性慵懶見人不事修飾衣釦或上下參差不齊不自知也然聲名藉甚郡邑守令時時延訪每敬其眞而笑其疏廣文澹然自若不以爲意興至則懷餅餌獨入山野墟墓斷碑寺觀殘碣一事之徵一言之美必錄以歸臨安文獻惟廣文爲得其要授南甯教諭到官年餘卒年四十五子二蛻人曰吾昔遊臨安其間多博學好古人洵足稱西南文獻邦也而廣文文品乃絕不同甞諸君子文足逢時品能遺俗如瑚璉圭瓚金玉之器用則登于明堂不用亦見珍于世獨廣文不衫不履若遊于物之初者商彝周鼎出土斑剝苟識古無人豈能入于時眼也哉

鍾都督名寶初無字自言生于香山縣淇澳所居朝海幼時游釣在焉因自稱朝海先世耕漁爲生都督不能承其業乃鼓刀而屠繼以海氛故奉文遷界都督失業遂操舟行劫會姚少保爲香山令招降之少保倜儻都督糾同撫二十餘輩送之渡營時方征反閩者少保投効軍前剿紫琅山有功都督力也少保

攝令諸營分巡温處都督皆從年餘少保總制閩浙都督亦累戰功晉階一品久之未實授因嘆曰有老母在而從百戰拖空名身奚益乎是不如反我屠羊之肆遂拂衣竟去少保聞之如失左右手遣牙將齎檄赴晉山令縣長吏敦促就道不得已復來而少保已病召入寢室好言慰留相對泣下已而少保薨都督送其喪歸會稽叩首靈前曰吾事畢矣歸數年部議以遊擊用論營田功加一等爲滇關參將秩滿陞靖邊協副將所至俱有仁愛聲兵民感之呼鍾佛子年六十二卒于官子二蛻人曰丈夫樹立自有不同未可以屠狗拏盜而少之都督少時隱屠肆欣欣然終身矣豈有他志欲用戰功爲鎮將哉一旦迫而爲盜緣此起家位至一品封及四代嗚呼榮矣我昔與都督遊其人椎魯少文言亦甚質每云軍中首宜戒淫平生作賊行兵未嘗犯此以是礮火遶身不致燒灼肢體嘗見同輩不免此戒對陣即死傷隨之因詺自勉並以勉人夫三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今都督之功如彼都督之言如此不亦有可以傳者在乎

此與李杲堂後五詩人傳同一體例而蛻翁作尤爲磊落

錢青選方孝子傳

方孝子者姓董氏名盛祖雲南黑鹽井　細民也以其幼寄方姓呼之曰方孝子云盛祖樸誠不知書早失父事母純孝凡起居寒煥飲食事奉必躬自親之無少懈母亦甚安之非盛祖不適也盛祖業負販無弟兄一妹嫁里中常往來省視出則呼其妹以母屬之妹亦能先意承志如盛祖如是者以爲常蓋數十年如一日焉盛祖嘗晨出貿行數里有蛇當其前驚而卻顧之蛇乃去復前行里許則蛇又在焉盛祖懼愀然曰是必吾母病喚我矣急歸則母果病臥方喚盛祖也自是遂不復出及母卒哀毀逾常人一日晨哭頓絕鄰里驚救之始嗚咽而甦衆咸感嘆比葬手纍土石焉初盛祖有妻而早亡遂不娶或勸之盛祖慨

然曰娶婦以事親也顧賢者實難脫其不賢將戾吾母吾能安乎且吾常見吾里中之婦矣操箕帚執炊爨作苦持家者猶往往難之求其與子一心順旨承顏疾病疴癢相關者卒未之聞也今吾居則事事親奉吾親出則有妹以代吾役使吾母得安其天年乃吾事畢矣又奚以婦爲終不復娶未幾亦病卒竟無子包學海云

贊曰孝子可謂終其身孺慕者矣雖無矯矯驚俗之行可不謂賢歟或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孝子以不再娶而卒無子毋乃戾於古訓歟是又不然孝子固愚不知書者也亦行其心之所

安已耳顧安知不娶無子之爲非耶乃其妹者又能以其兄事母之心爲心而事其事亦加于凡爲女者一等矣

錢青選楊烈婦傳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顯科女孫也生三歲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六字井民何自榮自榮貧無恆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色既而自榮以病瘋目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而勤於力也相與嘉嘆或稍資給之蓋有借於氏之傭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其艱如是者數年氏年二十有四矣自榮憫氏窮

商嫁之氏不應既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祖祖謂之曰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尚少無子女今即自存將何所終託乎予老矣惡不能恃汝自主之因聚泣氏遂含涕歸初氏之告其祖也蓋猶冀其事之未必然或既然而尚可回也及聞祖言知莫與爲力志乃定至期媒來促妝氏方磨腐畢返自鄰望見輿從且至乃大呼哭曰兒有夫也雖殘廢願卒守之奈何以兒再嫁也急出戶躍身投於河救者攬其裾氏頓絕赴激湍值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獲尸於井北境之葫蘆潭顏色不少變

論曰婦人多輕生然死得其正則生輕而死重矣烈婦之以烈見也蓋其遇爲之孟子云所惡有甚於死者氏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於例不得旌詎終湮沒哉抑又聞氏之死也去歲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月則又皆同也豈偶然哉今既悲其遇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流連興嘆爲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已也

李治民段豹子傳

晉甯段豹子名定興字正方生而剛勇力敵數人性嗜酒飲無常量不醉不止其語言舉動多駭俗以善殺豹故人呼段豹子

云鄉人有以豹告者定興揮拳鼓掌喜動顏色若欲須臾擒之下嚥者家蓄犬十餘各命以名夜則持巨觥豪飲畢戴笠披簑持木叉攜其女及女男外孫并十數犬俱入山中命一犬覓豹處得之則分人犬環以俟下令曰各守一方務戒嚴我入而捽之合力進必成擒矣乃潛窺熟視猝起以木叉叉豹項領呼人及犬並噬舁下豹無不立斃者一日入山擒豹豹避荊棘中木叉誤中荊棘豹突出抓其面右睛迸出絲縷縷掛腮上血湧如泉身盡赤見者酸鼻定興方肩豹遍示城中徐徐歸斂睛補之眶中烹豹痛飲歡笑如常閱數日目無恙人怪問之笑應曰吾

睛傷於豹凡三出矣是何足怪嘻亦雄矣哉又善啖大蛇四壁纍懸乾肉非豹即蛇時或出以饗客終席乃內呼曰將寶物來則皆豹蛇皮骨之類四座大驚每出入雖往來城市必握一長梃自隨犬爭吠之則左驅右逐絕不憚煩曰吾以清理街市耳道遇鄉里爭鬭者倚梃旁觀脫有不平分人直入痛毆而散雖親故不避焉其剛方勇決多類此先是流寇入滇州民紛紛逃匿定輿時方少往據梁王山洞預爲親故入埽除適一豹在中張口徑取定輿定輿急掣腰間短刀插豹喉不移時豹死或曰此定輿初試殺豹手也年既老畜犬如故每耕耘暇調習諸犬

令各依名次聽用左右進退惟所使則喜不自勝嘗語人曰豹惡物也吾誓盡除之勢不能計某生平甫殺二十有九必再殺一豹以足三十之數未幾鄉人有苦豹見告者定輿撫掌大笑曰數足矣吾志遂矣呼酒劇飲率人與犬果殺其豹負之而走鄉人驚且賀送歸將過大河河橋僅架一木鄉人曰翁老且勞矣請扶而過之定輿怒曰若以吾老爲無用耶尚能懸一足雀行而趨過未中橋失足溺水鄉人救之至岸則豹猶在肩髭鬚倒豎不可逼視而定輿已死時年蓋七十餘矣定輿長九尺餘狼目鷹視猿臂蛇身無子一女至今人呼其女之子猶曰段豹子外孫云

論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所不與吾何取於段豹子哉然跡其生平語言舉動皆有寓意非徒區區使氣者比吾特喜其終身一轍不矯揉其天性不詭隨於流俗奇形怪狀有可傳者故述其梗概如此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若段豹子者其近之與○粗枝大葉文如其人一 論卓有古意

張漢草木中人傳

草木中人姓茶氏出周禮茶人之後至晉世而顯象形會意析茶字號草木中人唐世有盧仝者與友善飲食必與隨嘗作七

歌贈之謂茶有清德飲之者習習清風生兩腋間其先曾世有陸羽亦善與茶游陸羽者生不知自出自筮得漸之上九因姓陸名羽號曰鴻漸一號桑苧子嘗著茶經三篇每與茶會必理竈具鼎五親執筆以從又剪氈爲神置煬突間祀之茶必奠羽於茶何如是篤嗜歟蓋茶生於陸漸之以水構諸草木吾臭味也故不與差池歟嗣是王濛李約僧志崇之徒亦友善陸龜蒙挾之游者雲間自爲評騭書一冊不悉述産於武夷者萃九曲之秀朱晦翁亦善之有一滿足稱讀書者之句由是名益烈噫茶其聖之清者歟自世人溺於言味戀戀於醇酒脂炙多得狄

疾時出其淸德藥之得無病以故窮荒外裔諸郡國往往具馬幣珠貝遣使延致之倚重尤甚語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夫惟淡如水迺可拔如醴之甘也其諸君子變化小人之道歟而茶性又善鬬每以茗戰必克昔王無功遊醉鄉所謂醉鄉侯者素破愁城有奇功茶以偏師攻之其國含春王歡伯麴部尚書百杯元帥泊酒泉太守之屬悉斂手班師而還又睡鄉古渾沌之國也嘗宴耽荒於政茶爲水攻之術大戰如鼎沸其國人民終日夜不敢安枕蕭醉者以醒迷者以寤煩燥者以寧穢濁者以澄滯者以達茶之功固如是烈也而溯其爲德

獨以淸勝其諸諸葛君淡泊明志而出其奇才爲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有不可方物者歟夫人惟淸故無欲無欲故剛剛故無敵於天下茶其有得於此乎至其支屬曰荈曰茗晚出者尤飮香名其產處不一產於蒙頂武夷顧渚陽羨武陵陽坡六安及滇之普洱太華諸山尤傳於世（茶乃俗書作譜體文從俗亦可公豈眞不識字者）

李崇階徐石公同年事略

秋風榜三十有二人其合志同方未有如吾石公者石公負才名擅著作拔同譜萃時主司謬賞予後場遂就予語恨相見之晚石公家保山予家浪穹兩人苦爲鐵橋所隔迺天假之便予任保山教諭石公入城必館於齋篝燈夜話高語破心曠懷空物至酒酣耳熱背攘鬚張輒露其義俠豪爽之氣其欲大有爲於世者不可掩也會吳逆草竊遂不樂仕進癸丑之變以禮幣遠來欲其草檄石公侃侃示大義毅然不許後僞留守再備儀物力聘石公自申不可用狀其於名節去就閒可謂明且決矣人第目石公爲曠達人而不知其謹飭退斂肝膽如雪故人之稍近廉節者即相拔特不喜鄙俗猜僞每謂學問本領不越人品心術若恃才傲物雖載籍極博倚馬萬言無當也生平嗜古於書無所不讀左史尤爲精熟詩則寢食少陵所爲詩文高古

沈雄自謂其詩簡遠近高達夫故以造適名集然終不以此見長至性孝友每年期頤不肯旦夕去左右每食必躬調三世共爨弟若子姪輩無私蓄偏屏閨謦欬即起立非品行之卓性情之眞能如是耶蓋其所造者大而其所養者深也予乙卯歸自保山石公依依不忍別迨丙寅石公過浪穹遇諸塗予拜伏於地泣下不能起留兩日盤桓湖山石公詩有云只道今生會面難誰知此日共魚竿茈湖一晤千秋事淚灑杯中酒亦丹以此思公交情其交情何如也石公尺素文情雋永讀之不忍釋猶記其一牘末云邇者專有所願欲於匡廬台宕閒人影蟲獸絕

迹處化作令石一片受日月雲烟供養豈有於因果輪迴哉以此思石公見地其見地何如也此後石公老不能作字遂無由再接手教前王堉有保山之役遣候起居聞其尚善飯然已艱於動履摩蒼雞黍之約徒切停雲不意人傳石公逝矣傷哉同譜半登鬼錄石公今但化是吾榜之梁木壞矣予老且衰既不能敦古誼哭於寢門又不能命范車款於路側冥冥中負吾良友甚矣雖然死生異路此特爲平流言也若石公忠孝之氣騷雅之英其神宜無所不之彼颯颯而來冉冉而至者甯非鶴莊之主人耶

此文亦有高語破心曠懷空物之概

張漢記王子京始生事

前後身之說聖人不以教即有之而又託離倫別類之徒爲其身後或亦聖人所不言而古來貴公巨卿以及能文名世之輩每借以自神其說或者離倫別類之徒不飲酒茹葷心齋坐忘是亦得造物者淑清之氣而賚氣化生亦能遠別于倫類未始非理之所有而以予所聞王子京先生不得謂事之所必無也聞先生未誕毋夫人祓無子禮北斗有年一夕禮拜俯伏如見大士授以菽一抔有身後歸甯毋氏其父中宵禮上帝忽於前見一僧拄杖至驚入室而呱聲出先生生數月啼莫止乃詣永豐寺乞寓名僧籙之偶憩諸柏有比邱尼者一見矍然視其左耳下輪缺若蝕尤驚訝問之尼曰我與西戚藩之女孫明季遭亂與同產弟入滇予祝髮曲靖之南甯山弟從軍不利乃入昆明永豐寺爲僧名曰本實音書久不聞一夕夢弟謂我曰我但化去矣我死之日事不能由已他日會柏下我急走昆明弟尸解且數月弟晩居蟠龍寺一日村衆皆見僧來辭別曰欲歸永豐忽昇龕者來謂僧已尸解龕未封昇之永豐衆開龕拜有碧蠅巨如狸蝕左耳下輪匿去此子可謂非吾弟乎弟生時粗通

禪理嘗鍼舌上血手寫華嚴經今藏寺尚在于是珥先生以玉環啼竟絕自是或啗以肉輒吐又久乃肉食又先生童子時嘗夢至一古殿登樓梯及梯有仙妃者迓謂之曰吾與子夙有眷屬子故物在我處何不省識頃有女侍者持繡袱如比邱藉經物授之方囘視見青蓮圍曲池姿態嫣噫是非所謂童子誦法華古端之夙慧乎何與鍼舌寫華嚴隱然若復有證也先生比長鄉舉丁酉科積官御史巡屬予記其事適先生有從孫曰覺蓮字夢白初入庶常若與同邸弟問所命名亦有夢與曲池同然則夢白者亦豈公社中十八賢之一降而再世何先後與先

生若遥為證乎或曰太原王世出周太子晉世多仙釋古者曇首佛大法護僧緯僧虔僧彌僧達僧祐僧遠及摩詰皆取以命字又陽明守溪皆釋氏再來入王文正生夢會參覺斯生夢蔡襄亦有異以先生證之胥不得謂事之所必無也

可入虞初新志而立言卻能不失尺寸末一段凌空縹緲尤足移人

張漢矣賊造叛事略

石屏不可置土司載在州志鑒祿龍二酋之禍也雍正甲辰總兵孫以夷賊矣立勛隨征撒攬塌謂有微勞給劄付為土千總勛即驕縱拓阿花岩故居僭為官廨威福及於漢民土與流官抗禮知州事龍為霖患之力請削其職且發勛淫掠彭蒲諸路事欲按其罪有代乞宥者公嘆曰此石屏之禍胎也若為乞宥姑聽之勛緣是觖望怏怏不能懌而勛有數子執中時中尤驍黠執中充保長應官日陰與弟兄等謀亂無由發會壬子普洱府亂新平楊昌鳳諸寇亦猖獗蔓及屏土執中兄弟結業龍等應之以叛而陽以巡邏為名詐乞金貲及火礮二具禦寇去勢成以賊不可支為辭求退居大水城不許又乞以父立勛與其家屬質入城愚州人使無疑已叛州人知其愚亦愚之即納勛與其屬且謀誘殺執中今伊以其衆來將重犒使禦寇執中果以其黨三十餘人來又不果殺羈之留執中於獄由是賊益肆竟以夷收王劉逵州侯而勢成矣時昭通遊擊李世祿駐師寶秀跡賊與之戰悞以賊黨為道引師老回籌為伏草賊所擊把總高成死之世祿以賊奪火礮三具怯難與鬪急走城村民亦驚走賊即入寶秀諸岩大肆焚掠延燒及於城下州人日登城西望烟火屬天無可如何賊屯楊善坡世祿祗率兵堅守殺勛與子執中等七人以快民意賊勢日益烈八月晦日開化守備胡大勇以其師四百人來夜屯化龍橋次早紆道自北行陰由狩家營自西擊之時賊未及食而潰有溺死者是時世祿提臨安兵出合戰按兵不前賊得由南路遁去嗣是各鎮選入屏分剿諸路大勇尤跡賊非龍間復捷兼有招撫賊亦感服而退僉賊率聚江外不解時中不知何在業龍與賊數人偷使兵韓維武誘入城械赴臬司事未決方執中之以其衆來也三十餘人皆精悍之寇倘立殲於市賊勢必不成世祿之敗老回籌也令退而堅壁寶秀必不失事大勇擊賊之日臨安兵如斷其南路賊必殲無遺卒人謀不競自貽之戚賊勢至今乃炎炎而不可撲滅誰之咎乎追溯從來龍州侯果殺矣立勛不牽於乙宥則

禍胎絕孫總戎不授勛以酋目則禍萌消吾將拔本塞源而論之因思吾滇昆池水逆行山溪陡絕易雄霸或曰形勢之爲亦非人謀所能靖賊貪且暴怒漢民即立殞其生漢民孱且仁又苦不許藏兵每束手爲賊斃強弱之不敵也賊負斗絕之區素諳險隘而兵不善險且冒瘴師老則死又賊狡鷙莫測黨亦易合漢民黨散而疎於謀謀亦易露武弁得賊則解赴有司有司不忍刑或以賄放噫賊且蚩而輕之矣誰謂賊圖屠城不唾手而可得乎而吾謂賊不知天也蒼蒼者不使衣冠文物之區赤其族而歸強暴之一燼使蠢爾羣醜叛　聖天子而有其地故

謀往往易洩而漢官提師欲殲此羣醜亦如蔓草不可除其族而使之盡故禍亂相尋卒無已時良有司爲滇計者惟有相其機宜兼剿撫而行之而未雨綢繆則多設之兵控而制之勿致疏防使勢已成而補救於臨事如是而已無一勞永佚之策也

龍公之告養即因所議不行而去乃公甫去而禍遂成守土者可不知所鑒哉龍公巴縣人丙戌進士能詩工草書初令太和收羅英俊政尚廉明迄今人猶懷之後官至潮州府知府

周於智平瘖獄書事

瘖者某姓梓其業有年所矣積金錢若干衣物小具曰出傭工有宵人乘其隙悉所有以去瘖者歸拊母籲痛甚晨躑而起拉鄰軍某出南城向東狂走遇鐵工某急奪之執以詣典史楊某問則張目裂眥叩頭出血納尺許繩於案軍曰瘖也乃者被竊侵晨拉某出若追尋然遇工執之意其疑爲竊乎繩尺許得自工囊底某未測所以楊孰視且久訊鐵工曰若竊瘖者物矣此繩證也其承之衆咸驚且駭楊曰此易明也市繩縷三瘖獨四縷頃觀其狀得之矣押往工家金故在衣物存什一錢無矣一訊而服讞如法周生曰昔之讞獄者曰色聽詞聽氣聽茲其聽

於色乎非悉厥悃款靜而與民相求奚以得其情焉於戲若楊者足以法矣或曰瘖故孝賊之得也其母告之矣理或然歟

公既紀此事何不並其名書之以爲官典史者勸或又曰今之官典史者惟金錢是營行亦同于竊矣奚暇治竊哉

何其倓南河志

屏治週四里一石盤結而城其上北枕三台陘岡併出南望鐘秀玉屏諸山如幢蓋列戟東南環以異湖又東北二十里則建水之煥泮諸山拔出於湖東南之上其東南繚湖之山稍下於煥山而視煥山之在其上者如羣老之排闥而請謁焉西三十

里則秀山柴嶺橫峙秀湖之水自西市於城北東注巽湖又東出於海門北百二十里則爲曲江南北五十里元江界焉二江東注屏之南北山水納於二江者則刈之兩河逆之又自東而西合流而南注於元江賓駒町之上遊滇以南之奧區也

北河起少沖之陰石坎之右腋也左右二里合諸澗之淤北走爲澗二里東匯夏家莊之右澗又二里而北流於路兎格十里而西入於河頭疊作之水入焉水經石洞洞豁然可坐百夫山翁磬多翡獮二里而東會於牛期旦之水三里又東納石坎之水流旋如磨而西趨於灣子寨河流瀉邃皆高瀉瀨鳴土田火

鞲焉灣子之南斷壁幽藤磴涯子截河而仰取道疊作諸巒出剽之一途也河又三里而入於腊左寨北匯新河而入於阿泥寨故寨臨河今徙於山北之麓矣又五里西出於阿烏寨南吞長嶺之水南北之山互河爲折衕少東弁杉木之箐水復西流三里而至於長德寨折河者龍朋道之所由經也產鰷類小鯽朱尾而廣頴居人淘石得焉河以西咸有之又五里並長德之漱西奔於大田母仰箐而出亦龍朋之西道也五里入於乙白勒四里達馬鞍山六谷之水出焉山當谷口中坦而前後銳似鞍形也又西入於磨鴻沖五里而三岔之水入焉三岔河者龍

朋諸水會而入流也發於巴阿疊作東至河頭闊嶺緣龍朋之土城木瓜車下甸尾六十里而入於谷谷磴有洞去水百尺磴險可徑而入土官龍世榮嘗結宇其內當滇土擾亂黔國公天波死緬甸天波子忠繼世業匿猓洞中以友贅之生子神保後土司叛欲以爲主事敗送京師今庖楊廚廁宛然在也自洞谷行二十里阿戛龐之水匯於三岔東入於河河又西出衛家沖之彝呆抹呆抹故冶鐵處也又谷如入甕然又五里而阿戛龐之水出焉西出於假河磨古寨兩山夾其洩口嵬穹惡立若阿之過其流東則白得國山之水出焉西入於橋頭土田之沃美

甲於他所西則呂明之水入焉水奔出石間春雪怒流土人謂之雄河凡聲陽也澎湃震谷謂之雄宜焉河又攜其雌而達撒坡壩賽十里入於白得南北山間之積漸底濘潴瀠咸怒而趨於河二十里入於小魯奎之下季母白坡頭甸之水出焉兩巖壁立河不怒而默流小魯奎峯峯千仞多亂石茂松楸四起中陷淤潭千丈近瀉竦然土人謂有神駒其中震雹或見之河又五里出於大魯奎扒泥之水出焉水倍於北河其源出新平之樂里鄉山石壁立有河出巨鱗居之居民入窟捕鱓窟橫徑二丈縱不知其幾值巨魚以手捫之山動洞隘不能回旋其人驚

迺幾爲所噬予至其處人告之如此眞妄未之審也河又西而南過甕櫃十里至撒科鹽冲倘塌之水出焉逕於猴林又二十里而泡竹之水並黑石之水而西入於河產鹵撒科居人瀹河涸甕汲而煮焉河溢則鹵淡矣河又十里而至小河底又十里而蘆柴溝水西入於河又十里而大小哨之水東注之產鹽多竹箭河亦西折而少東又二十里北巖之水出其南阿溪諸水出其北二水南北相望而下哈糯以注於河哈糯者往順治已亥元江那氏叛吳三桂之擒酈所由濟河而上也河又十里而東匯於南河以南入於江

南河者五那溝之總號也不知其得那之謂其源東出於暖耳山而附於山南之北者源有五焉一出於假巴一發於三家一發於淤沖一發於白龍潭合暖耳則五河也五河異派而皆會於雞街自暖耳而西注於他克母又出於者那假巴之水入焉河五並而四矣由假巴五里而出於捲槽沖崇山段立多蛇蚧又五里而出於午屎寨二家之水入焉河四並而三矣又五里而出於舍母糯崇蘭之箐瀏多入之產飛鼠類小犬飛樹梢而噉松實多獐河又西出於舊彝五里車家城城一斗大耳故龍氏兵目酋其民而築之者產橘柚又三里而出磨扇結二里而

出雞街乾沖之水出焉乾沖者即溫湯之河上並白龍潭之水而下則五河自此而一矣乾沖北嶺即異龍湖之白濱也水南奔十里而至於黃沙有廠焉名金星而火色又五里而至熱水塘水可熟雞子春時人爭浴之以爲可療疾也池左有石洞竅上而虛中中有積石浴人求子者意禱之納手其中以探石得石而別男女此猶夷教之尚鬼而好怪者河又三里而響水洞之水出焉泉發玉屏之右腋山陰脂少人至者水出於大寨合冠子之澗水而入於雙箐奔響泉懸瀑百尺有灘黝黑土人言水怪伏其中狀如小豝然者河又二里而至於溫湯之河走亂

石三里而至於雞街此五河之所并也又二十里而至於糯五經胖別砦過正陰砦下紅牙齒又十里而至普通又五里而逢於金竹林河巖二里有蝦洞居人以罶置其口蝦緣河入洞得之蝦朱色長鬚身可六寸非河所能產或由南海泝流詩江而上者然獨見於此洞豈水之氣召之耶南河又十里而大會於北河以南入於江南河之派雖五計其流自屏治東南而西至於西南纔五六十里源短而勢下北河數倍於南河自屏治之東北而旋至於西南吞吐攜並者三百餘里其勢最高而漸下然而河南北各去治二十四里西去百里環而逆流於外如磨

之有槽然而皆合於西南以入於江洞虛子曰余聞此兩河之入江也其實甚怪嘗偕友人戴德三往觀之見水劃山石而下者瀑湍奔放怒波礫石有撼峯拔嶽之勢潺鳴巖動則蛟舞龍泣雲飛雪走使人驚神駭目而摧心者五六十里自今思之魂夢渺然猶冀其一觀惜當日之不終日而即去也

是合考工記水經注而爲之者其條分縷晰處令人一覽而心得又不使人一覽而盡絕世奇作必傳無疑

王宏祚虞山寄園帖跋

率更坐臥碑下友仁僦居染鄰古人學書類有苛癖然草精歷歲成一家而止未有淹貫諸家形模神肖如吾同梓虞虞山者虞山舞象時即好字學得殘碑片碣如獲拱璧蓋其天性然也壯遊四方風塵之暇臨摹古人法書上自元常下迄徵仲手泐之石而搨以自攜名曰寄園十帖寄園者虞山所自爲名也夫鬬蛇舞劍冥悟有神垂露懸針淺學難狀苟得其髣髴安在不掬海鴻之翾翥雲鶴之聲而虞山曰寄也余觀其所爲書貌骨得骨貌筋得筋良由意在筆先神游畫表亡論元常於蔡逸少於衛淵源易尋即古今數十百家疇不出虞山腕下而先之十帖是虞山之所爲寄也今虞山以善臨池受　天子　詔給事內庭造微入妙行將自爲館帖如淳化故事雖武岡臨江不克逮秃筆十簏磨墨萬鋌余方謂虞山不朽者在是焉而虞山猶曰寄也

張漢書嚴聿川刑鑑後

書臯陶謨甫刑周禮大司徒大司寇禮記月令言刑詳矣然禮嚴如律非禮者刑是禮在刑先春秋聖人之刑書不傷其人身詩刺美刺而刺即當刑不必言刑矣易噬嗑賁解豐旅中孚六卦聖人取象即象刑之義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人殆三致意

焉

張漢書沈紹衣十六箴後

正心誠意士之所厭聞也而子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子程子兄弟學聖人者敬也而蘇子瞻則謂欲打破敬字不得今有人焉羣居燕昵一人執程朱而繩之鮮不厭其迂矣雖然士君子甯爲其迂者沈君紹衣十六箴吾有取也沈君令子叔良遊洛中與予交有年適在汴出其箴示予命予書其後予受而肅誦且報之曰是贈人以言也拜吾子之賜亦孔多矣賜吾鍾鼓以震之賜吾史監以佐之賜吾蓍龜以奉之賜吾金鑑以鑒之

賜吾鍼砭以藥之賜吾斧鉞以斷之賜吾繩穴以從之賜吾冰淵以凜之賜吾康莊以履之賜吾韋弦以佩之賜吾芻豢以悅之賜吾典謨以讀之賜吾鼎彝以尊之賜吾拱璧以珍之吾生乃不見紹衣紹衣吾之畏友也敬閱命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叔艮之孝其先也以有則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叔艮鐫諸石而廣其訓吾尤有取焉

人誰無過而貴能悔悔者出幽谷而遷喬木之路也叔艮出家箴以賜人吾尤有說焉請先與其人約彼其人不立根本不正倫理不勤學問不謹儀度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不慎言語不端思慮不擇交友不嚴取與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不崇節儉不懲忿慾不寡色慾不戒酣醉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其人不禁博弈不儆因循不時起居不檢細微而竟欲翻然悔則賜之不悔勿賜吾甯韞諸櫝而藏焉不然恐其委嘉貺於草莽也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叔艮之賜我亦孔厚矣吾以悔之意報之冀他日徧賜諸其人人勿忽吾一字之報也

張漢書盜母屍祔父事後

孝有於情有餘于禮不足者人不幸遭此安於情尤求安於禮禮情之則也過於情而不安於禮則情亦不安亦不得爲孝宋孫唐卿之判陝州也民有寡母適人比其死盜其屍歸祔於父事覺有司論以法唐卿釋不問以爲孝嗚呼殆未安於禮也先王之禮母出與廟絕與廟絕可歸祔於其父乎歸而祔於其父子之孝母則得矣無以妻事夫之禮也母死有靈可晏然歸祔而無幾微慚愧於其父者乎故曰未安於禮也然則唐卿之判非歟曰原其情而已曰然則爲子當奈何曰別買他所葬其母終身涕泣各致其孺慕之意可以處其母矣且夫婦必合祔亦非古禮也

趙城羅青堂文集題辭

大海之中有國焉碧玉爲宇蘂珠爲宮衣則綺羅器則貝犀然皆天造非人力也蘇茹藎菊苟奇葩異卉交秀敷芳邱岫窈幽都非恆境而跬步之下璣珠球琳彼三品貢金棄如土也遙望孤峯積雪皚白與曦光月華互爲照耀曲檻回廊閒嫣然明媚亦有絲竹激爲商羽雜以鶴韻悠揚珍禽鳴弄旹或喧閙寂然之頃法鼓風鐸一聲兩聲而已於戲人生百年苟得一睹斯境死可無憾情乎無有問津者邈矣羅青夫復何言

陳沆題滇遊紀程集

自京師抵吾滇水陸之行幾萬餘里歷豫楚轉踰貴陽窮險數

月然後至其名都大邑山川之勝以至故宮危橋殘碑斷碣前人之遺址不可一二計蓋宇宙之觀備焉余因諸生未獲游也則具以問鄉人之試禮部者惟吾友王子疇五言之甚詳能寫之以詩其餘有再三至而不能道其槪者矣然後知非有心人縱遊萬里其爲封固而狹隘如故也東園孫君濟南名家子於今司寇新城先生爲中表幼行以癸未從吾師菊思先生來滇余與偕處久其爲人樸質而恭謹心許之最後出囊中紀程一卷請余序余觀東園所紀固吾鄉人所常往來而東園之行又與使節俱驛遞星飛路無停轍其於奇勝宜不暇詳乃能窮搜

博採盡之篋笥雖以潛深伏與足迹不出數百里如予者涉於目如與東園同驅筴上下彷彿想見其處蓋東園之有心探奇如此新城先生海內風雅宗主蜀道南海諸集於憑弔古人刻畫物狀奕如也東園歸解所得質之先生邀騷人之題咏以傳之聞人好事者之口則此遊也庶乎其不虛矣

余應祥可以自問軒跋

乾隆丙寅構小室於定南署內西偏以爲公餘宴息之所桐山方君爲予署其額曰可以自問嗚呼自問難哉公非予焉知予之可以自問者公能問予於明廷而不能問予於爾室予且兢兢焉自問於處心積慮之微而未能以自質也予且惕惕焉自問於立身制行之際而未能以自知也予且汲汲焉自問夫所以答此四境之中老者長者幼者士者農者商者賈者鰥寡孤獨廢疾者其果家給而人足家喻而戶曉焉而未能以自慊也問之人則可欺問之己則不可欺也嗚呼自問難哉

定南隸贛州治距郡四百餘里萬山叢雜界連粵東險瘠之區夙稱難治乾隆四十一年改縣爲廳移駐同知專理以予承乏蓋距公幾三十年矣父老猶頌公德政娓娓不輟鄉社間歲時伏臘且有持牲醴以祀公者噫何修而得此哉及讀

公此跋知公之所以答四民而哀此煢獨者其經營措注必能有以自慊故遺愛至今存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新秋定南廳同知鄉後學朱昕謹識

杜宗甫書大守米公育賢館志後

米使君璁字三岳順天人原籍隸陝西之安化順治十六年既平滇　簡守順甯蓋當干戈甫定　聖天子念切邊疆用以爲天末保障者也夫順甯自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改土設流諸事草創雖賴余李二公極力圖治漸有規模奈節遭兵火凋殘日甚父老兒童引領望治若非賢大夫本經濟才出涖此邦安

望男耕女織戸誦家絃休養於烽烟初息之日哉今距公去順甯百年士民知戴其德而不能紀其事前太守范公舊志亦不爲立傳然殘碑舊牘散見於深山野寺與夫耆儒宿學家藏片紙其書皆歷歷可誦也郡之育賢館創自公傳有館志兵燹後故帙無存乾隆己卯夏太守劉公自大梁來甫下車即於行篋內出育賢館志以示諸生併索此地之收存者皆茫無以應宗甫歸而搜諸蠹簡中得一編宛如延津雙龍之合細讀之始知公當建館之初經營完善細大畢舉延西蜀陳瑕無爲館師所爲興賢造士計者已不遺餘力矣又當時士民記公德政碑即瑕無所代載在館志臚列善政多端其足以入人深而感人切者與今日故老傳聞約略指陳情詞彷彿相同向僅得諸空談兹乃見其實績可爲百年來一大快事按瑕無爲蜀中名孝廉官部郎勝國末放浪遠遊棄一官如敝屣非公之政事文章致其心悅誠服固不能下榻以屈其就又肯以閒雲野鶴之身爲人作稱功頌德之詞耶是則公之大有造於此邦者固可於瑕無之撰記而得其詳而瑕無之必無溢美於公者即可以瑕無之品望而昭其信爰以館志碑記列諸新志藝文凡我蒲門人士取而讀之亦可感公遺愛於世遠年湮之後矣

倪蛻書黃九烟先生唐詩快選本

驚天泣鬼移人亦是古今來未有之創選宜乎世詫寶而傳之然余嘗取三詩謂可概其三集昔在汝甯羅山縣劉雲莊秀才案頭見無名氏虞姬詩曰君死兮妾不獨生妾死兮君不獨死得天下失天下亦小事彼失節如呂雉有天下者不能治一女子江水潺潺白石齒齒妾與君來會於此是驚天之作也又高季迪節婦詞曰誰言妾有夫中道棄妾身先徂誰言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是泣鬼之作也又沈君烈夏日詞曰佳人夏午簟如波往入無汗驕輕羅郎狂散髮披懷多妾心憐慣不能訶爲郎手挽雙髻螺別有憐郎奈妾何風響槐涼似人蹟拒郎斂坐顏微赤是移人之作也

萬本齡跋郭南士金書各經册

齡奉佛已十年嘗喜唐李舟之言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亦如釋迦斯說最爲平允或佞與毀兩無是處而齡之奉佛不喜其寂滅枯槁喜其有情喜其是血性丈夫喜其與大千界中飛潛動植同此生意所謂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則齡不能若著膩油巾隨鄭康成車後齡亦不肯此齡之所

以奉佛也丙寅秋師端翁明府出邵茂才所寫經冊付本齡為跋特以齡奉佛故也齡謂奉佛者近狂甚必有泥塗軒冕草芥簪紱之量而後能奉佛讀經者樂善甚必有慈祥惻隱民胞物與之懷而後肯讀經寫經者主敬甚必有一佛在目不褻不苟之念而後方能寫經是皆論佛之粗者且能賢於飽食博弈者矣賢於婆娑夏畦者矣賢於乞餘不足而驕其妻妾者矣至若誦四句偈寫一卷經便能證無上菩提果齡雖奉佛亦未敢深信然則齡之奉佛也心也說法不知參禪不知懺悔亦不知今展此冊爛然金碧惟覺好生好善之念油然盎然齡之奉佛如

是翁喜讀經而不奉佛異日者以宰官身優游林泉施此冊於點蒼雞足間如青林寺之留經使兩地護林各種勝果倘得從遊當再為記嘉慶十一年秋七月廿有九日書于大雷官署之小停雲館

王思訓南和令繆凝元墓表

繆公以貞字凝元家世居秣陵明初祖吉甫用武功佐沐昭靖鎮滇占籍曲靖之南甯子姓科第相望號世閥公副榜思聞之孫太學生昌運之子生三歲而太學公歿母譚太孺人矢志撫育會明季流寇亂滇屠曲靖公為賊虜擲城下伏溝中太孺人斷一手母子崎嶇血刃中僅獲免公幼有至性見母呻吟則哀泣不已母至忍痛不出聲以慰之九歲就傅聰穎踰人又念母氏支拄之艱益感憤力學不少怠以是文名日噪未冠試童子及偕諸生厤試咸先其曹丙午舉於鄉尋值逆藩之變避不仕逆平以不汙偽命見錄詔授直隸南和令會南和罹旱災民半流亡公求賑恤復大水以水災報大吏以甫經報旱格其議催科愈迫且諭以後收作前解公勉從之旋奉 恩綸免民欠於是藉解者無償公坐虧掛吏議迄事白准補官然公自是決歸計不復出矣公事譚太孺人最孝每出入必拜榻前飲食不

先進不敢嘗公得薦太孺人已前歿公具節行狀呈有司入郡志而未邀 題旌終身以為憾語及輒嗚咽其令南和方期年疊遭水旱流亡滿野公竭力撫循不以一身之利害畏怯觀望至棄其官賴屬民資道路費始得歸歸後蓬戶蕭條不異書生時處之夷然公既不以是自悔其妻子亦安公之貧無戚戚怨尤意如公者所謂今世之古人非耶長子士明從予學公游會城予與盤桓久見其貌樸言訥對人有煦煦不忍之色宜乎無賢愚皆仰為厚德君子公三子咸勤學知自立士明才尤俊氣局亦軒朗公歿數年舉癸巳 恩科其進未可量所以成公未

竟之志者有在矣士明以庚寅年冬月初六日葬公於觀音硐大坡山之原而碑志未立懼公之德無以示後謁於京邸求所以永公之傳者予未及爲今年從予江西學署請益勤嗟乎公之行自可傳不必予文之傳之也然其意懇懇有足以感予者故略具公行己歷官之槪俾士明揭於阡

張漢高祖考端毅公墓表

漢七八歲時每歲朝見懸三世像其次則元冠朱襮隆準修髯對之義我如泰華嵩秋不可褻覩漢拜而畏之以問吾祖吾祖曰我祖父爾高祖也我祖性端嚴如其像生平苦學毅然不少

息毫亦如是課子尤嚴厲不假辭色以故我父忠介公以進士起家有學問文章名于世漢比長先大人訓課亦言必稱高祖嗣是吾祖嘗詳爲漢言曰我祖諱煜然字有光號南汀幼學時質遲鈍誦書史必數百過乃能記記便不忘會吾屏梅衡孫先生來吾村講學我祖從之遊每課文爲刈蔓就潔文乃善年三十餘始入邑庠尋食餼屢躓秋試乙亥得應歲貢士入都廷試歸課我父文益勤丙子鄉闈我父以第六名得解我祖謂之曰而姑勿上春官計庚辰我當得訓導爾偕予北上三年復督課如諸生功稍弛猶怒欲記撻每曰獨子不成不如殄吾嗣孝虛

不淑玷吾門甚於白民我父爰是益力學三年待吾祖北上我祖銓註得江西分宜縣訓導我父試禮部報捷未年餘我祖以李太淑人憂歸里時我父以禮部精膳司郎中除四川敘馬瀘兵備僉事道亦歸屏喪葬事乃就任未年餘我父亦以章太淑人憂歸里是年乙酉吾生爾伯父時我曾祖美材公齒八十有六五世一堂郡邑人傳爲盛事閱三月美材公卒我祖自是謝仕不謁存隱居不復出十二年而我父卒我祖益杜門謝客不問戶外事日督孫曾兩世讀訶撻尤厲年且耄猶執卷就明不少服逸今所遺書文鈔乙邃竄叶音註釋手澤具存兩母弟甚

友愛教亦嚴肅生平動必以正笑言不苟每面折人過而胷無滅宿蓋得天之貞者我祖生明萬歷十一年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子時距康熙三年甲辰前六月二十七日子時終春秋八十二以我父貴誥封中議大夫太僕寺卿配我祖母章氏生萬歷十二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申時卒崇正十七年甲申十月二十四日辰時得年六十一誥贈淑人舉一子一女繼妣李氏誥封淑人無出後我祖十三年卒章淑人固諸生女幼識字且能書算治家復有條理我祖諸生家固貧不事生產內外一切家政無纖巨淑人身肩之以故我祖得縱心問學講貫無虛日淑人

强膂力桔槔七尺能崗舉達渠道溉田禾每治釀率夜分臨淯上督媳婢淘米粒乘月出不火月下山將曙乃罷率以爲常每歲夕爲人治衣率女媳諸人合製一夕必成三四衣不苦其倦生產我父一子幼時晝餔以乳卽置其臥後園竹中呱呱不孑抵暮乃懷抱入宿比長我祖教過苛不以慈母愛少爲曲護方我父成進士家且貧及出仕得叨升斗方欲盡一日養而淑人遽以病不起我父生爲人子恨直與千古俱長也嗚呼自古國家之興不獨世德相承繩繩有人亦母德茂焉淑人佐我祖起家至有今日我子孫安享其成先世勤勞都不省記將靦然無

以爲人孫子我先大人亦嘗語漢曰南汀公可謂德之有恆者矣夫所謂恆者象字立心如一日以南汀公好學誠篤不勌積而有成卽以釋道家言亦當苦行成仙佛況講道論文之事乃至於今吾祖吾父俱厭世去先德奕奕無人傳誦予小子竊惴惴然恐久而遺忘乃表墓石俾世世子孫銘刻於心以爲模式且總公生平私諡公曰端毅先生

吾師盛名在海內思高行潔尤爲後學山斗讀此知高曾道則有自來也而文亦眞摯雅潔誦之其見孝弟之性（胡宗緒）

傳爲詁王孝子墓表

王生瓚字雁亭漢軍正白旗人家奉天幼穎異天性孝友稍長補博士弟子食餼乾隆元年以拔貢赴京　廷試聞母喪痛不欲生抵家母已葬恨不得親視含殮結廬墓側朝夕泣血者三載遂以哀毀抱病卒乾隆四年余奉　命至遼同官屢爲余言心識之以爲信能如是當與宋周貢卿輩共傳矣聞生廬墓時遠近有不孝不弟之行者皆曰勿令王孝子知有孤燕巢檐下飲啄與生相隨半載無異或毀其巢燕去生以泥丸補之燕復來越明年巢中生艾枝燕復去生知之爲去艾葺草燕來如初三載依依去時猶綣戀哀鳴不忍舍云噫生之孝乃能化鄉人

格禽鳥如是哉禮記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又曰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夫以毀不滅性之義律生其失也過然視夫居喪無戚戚之容甚且敗度敗禮固生之罪人也予職司文衡得請於　廷表厥宅里風勵天下以彰孝德嗚呼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王生之死於孝謂之猶生可也

有關名教之文中間敘孤燕一段詳人所略而孝子至行至性隱隱可思斷制處極有分寸末幅感歎婆心如揭（雷翠庭）

錢灃文母劉太孺人墓表

太孺人劉氏邑處士劉公子詔女也　勅封修職郎南安州訓

導恆庵府君故籍楚雄充總鎮提塘官駐會城四十猶未有子嫡余太孺人在籍遠弗便因納太孺人焉舉五丈夫子一女長子泰運中己卯鄉試經元江州學正與灃同年補弟子員故於太孺人行事知之較悉謹表其大者太孺人之來歸也恆庵公生事猶殼力佐內政得小康輒勸營廬爲迎養計時公大父已衰耄不能遠涉父與母暫至父輒歸奉大父未幾先以疾卒公奔歸大父亦尋逝母故善病留會城疊罹凶慘至沈劇太孺人嘗藥餌廢寢食者累旬禱神願以身代後患頭風攻目屢屬醫罔效太孺人謹侍左右米事爲備先意用導後病革執手泣語曰汝事我二十年如一日願汝婦事汝亦如是矣先是恆庵公內兄寡來依母弟居太孺人相與愛憐若同産兩弟喪弟婦亦繼喪諸子女煢煢賴恆庵公爲營婚嫁太孺人視之一如所生事恆庵公始終凡四十年迫畢喪謂諸子曰汝嫡母老汝父在歲中猶時以事往得有所芘茲已矣其亟迎之來諸子奉命往嫡則曰誠爾先墓誰託者且以汝父頻年所蓄足溫飽我泰運貴得　貤封我居此不願往矣時人兩賢之太孺人天性勤勵老猶不廢操作諸子諫之則曰汝輩離襁褓即足衣食知安居無事之樂耳汝父起家貧寒備嘗艱難以有今日豈聞且見之

乎而況若諸婦乎凡吾所爲知是而後心即安且正所以爲教也泰逢乾隆四十二年　升祔覃恩貤封孺人泰運弟景運應運翊運鍾運應運早卒鍾運太孺人服闋後始中丙午鄉試候選知縣女嫁楚雄廩膳生卞世孫五人女孫六人太孺人生卒年月及餘行事原任河南河陝汝光道昆陽趙檢齋先生既爲誌銘掩諸幽故不復詳云

楊德沛紅衣女墓誌

前流寇陷城時有女子衣紅衣同女奴投井死事載舊志人不知其姓氏故以紅衣女書之或曰井在倒坡處楊家園內丁亥王福嘗言之福久貧臨安意投井時竊見與聞故老會與偵之福亦恍惚指其處而未確方寇圍臨安用地雷攻城楊家園逼近城垣城破井圍爲墟宜福不能確指也乾隆庚申居人林氏取石城壕左右深入丈掘土見眢井遂衆往觀入土數尺得一銃子知爲地雷中物又下二丈餘得枯骨一叢取出原泉倏湧衆覗骨爲二軀一女骨一小女骨無纖毫朽腐儼然可辨詳以王福所指處井若近之驗以女骨二而皆不朽女乎奴乎人斯在矣嗟乎丁亥之變死者枕藉其女子之激於義而死者何可勝道欲一一得其骨而葬之蓋未能也骨有無固不足計而紅

衣女之骨奚爲至今猶存耶殆天出之以顯烈女且使人知冏時死難如女與奴者正不乏人歟又聞紅衣女之入井以五月二十二日今其出井亦以五月二十二日噫是則可異矣井之未見也其地夜中往往有火光近視之無睹井開骨出火光遂絕殆女與奴之烈不可沒滅故其靈時時照耀於青燐丹鳥間則凡正氣所存有重泉所不能湮抑者觀此益可信矣刺史夏君往視其棺二收其骨合而葬焉予考之志乘參之舊聞詮之時事集同人勒石以記之題曰紅衣女墓云

祁其德節婦邵孺人墓誌銘

節婦氏邵晉大父宋梅公長女年十九適定遠司訓賀湖袁公三子字和臣諱肅郡增生窮年力學母晝則盥漱奉翁姑夜則焚膏佐讀處伯叔姑妯無大言惠逮自下靡有不幸家緣咄嗟辦無貽夫子以内顧憂逾數年而表裏戚屬皆曰袁氏阿湘沐氏婦復生矣（黔臣公昭元女）無何而姑父和臣公卒春秋僅二十有八生子不舉嗣族子亥英爲後女一俱幼姑母哀毀痛哭一目失明女許字於予已而成嫁然猶母是賴燈火熊熊教兒書爲之瑀姑日夕拜姑父木主禱曰君歸矣女幼子未成名妾何以自立有告姑母欲爲請旌者則曰夫死不再嫁經也欲表是沽名

耳嗣是含淚飲泣益刻苦灌園而食歷四十年如一日人又曰袁氏有三節婦一明庠生諱必通妻張氏一張子熙婦陳氏一即母也二氏之節已得旌矣母抱二氏之節而未肯請旌會邑尹鄒公聞之牓以額云節比松筠既而琢庵大尹張公有天只不諒徒酸今女之心命也如何永矢共姜之誓等語姑母視之終淡如也嗣子多以病臥而媳猶未納湯藥飲食俱母親身調治目愈昏體愈衰影邊一杖落牙滿囊日薄西山孤燈在案回首少時閨閣環瑱衣裳婢妾鞍馬雖鬚眉男子輩誰能堪此而予自戊午告別時姑子疾尚纏綿姑亦病且老庚申予出知絳州得室人訃哭之辛酉改保德迄五載而又哭吾姑母焉予以宦跡無定曾不幾年而既哭吾婦又哭吾婦之母人世聚散之感宜何如也夫人生幸而以名見不幸而以節見至不幸而以苦節見如姑母者亦可以風矣爰爲之誌且銘曰介石之貞松筠之節惟石可朽惟節不滅

錢澧嘯盧學士業師陳公墓誌銘

師諱世烈字允文嘯盧其號也先是蜀之巴縣人明末流寇之難祖考諱仲舉妣劉氏避地入滇卜居建水遂爲滇人考諱天武歷官雲南臨元鎮標右營遊擊娶夏氏生二子師其次八

歲孤露母氏勖之力學雍正壬子鄉試第二癸丑會試選大挑已列一等大學士鄂文端公特抑之召至私第勖以遠大贈金遣歸丁巳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職檢討故事國子監司業缺出以翰林俸最深者十八人引　見師俸頗後適以輪班引見越次授之異數也丁卯鄉試充廣西正考官尋陟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又遷大理寺少卿充中嶽南嶽及諸古帝陵祭告使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歲庚午坐譔封發票本錯紕實非己過代閣官者受過也已蒙　召見問陳世烈閣學缺在否執政對已奏補有人　恩旨降二級補用次日輒

聞內艱奔歸服闋將北上而痰病作體素豐碩由南岡至江夏時以是疾數日不知人事湖北巡撫奏明留治得愈至是呈明在籍調理然夏暑勞勩輒作因遂不敢遠涉歲癸酉制府愛公聘掌五華書院講習慨然曰是亦所以報　國也前後六年育才甚衆及歲戊子撫軍鄂公實文端季子復敦請掌舊席澧於是得廁弟子之末一日講業畢謂曰爾無謂我今乃識爾爾前與楊焯之吾郡焯嘗受業禮當謁吾爾不隨往吾心已異爾程子言安鄉村裏坐不覺壞多少後生我則疾今日後生喜遊達者之門十九爲虛聲爾他日得志尤願無忘故步澧生也晚當

甲戌以後己卯　以前不及從諸賢如同邑編修施君培應布政使周君樽惟得　友楊君焯及列門下時楊已作令河南是時同輩咸以文藝相　高不謂師所拳拳乃出於尋常喜好如此師之罣議也合坐者　實溧陽史相國所親而師任有加二級可邀議抵溧陽因以爲　諷師毅然曰微公言亦實不忍其貧老及奏上被鐫怡然不以　屑意還里後絕口不道雖妻子亦不知其實比澧官都下得從　前輩鄉少廷尉周公於禮粵西大銀臺蔣公良騏游杯酒談往　廷尉於師爲後進距師罣議僅一年銀臺則師丁卯鄉試所得　士嗚呼古所稱盛德君子誠何以過師耶康熙

五十三年土賊　李天極朱六飛擁乞兒銜枚稟謀亂事洩六飛走匿臨安郡深　山師考贈公追捕得其從逆名籍詩曰此非誑兒餌誘卽賊輩　妄援張其輿之衆耳巨魁伏法輒手焚其簿或以爲言曰吾甯　以此得過不欲多殺爲功澧毀齒時故老猶有稱道其事以爲　流慶及師者觀師甘於罣議一節誠古所謂式穀之似耶澧於　門牆爲後進見賞乃以猾鄙其他匠成諸賢就所長而進之者　其不各有得力耶惜不及裒而紀之也師自祖考妣入滇以考貴　贈祖考昭勇將軍祖妣淑人考亦授昭勇將軍妣封淑人及師官庶常恭遇　覃恩皆改從文階贈封一

如師秩配王夫人先師卒子一人安康建水縣學廩生孫二人與咸謙恆女一人適副榜蘇姓孫女四人生於康熙丁亥年七月初二日午時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初八日丑時壽八十有四今年安康走告灃曰先子待君勒銘而後葬灃惴懼不敢辭謹撮目見耳聞之大者若夫門內懿行及官侍從受　恩節次與生平著述安康已紀家乘不復及

銘曰於惟治古在廷咸讓譽則不尸或甘分謗雍雍吾師谷廣澤深於何不茹維仁宅心不盡厥施以迪後生天篤厥壽何必久位至榮無假疏水餘味佳城一閟天下惜之億萬千年視此刻辭

錢灃業師素懷王公並配張孺人墓志

師諱瑾字素懷一字獻之少與兄諱建及灃先子同學於呈貢曹氏灃未毀齒先子將授以書慨然曰吾就外傅時八齡矣同隊固不一足惟王氏兄弟秀出仲猶少吾二歲清溝濁渠當時已共指且伯氏早譽於鄉仲設帳授徒甚盛顧念舊見我未嘗白眼恨所居稍遠爾太稚弱不能遣往從事灃心識之不敢忘及年十八始得及門受業師之爲教最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吾徒常云古人立品從愼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介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講論技藝亦斤斤於是深疾時俗所談墨裁以爲窮達有命惟不知命者斯爲所搖奪蒙童但能執筆輒課以辨別字形兼日用所需物令書數事使之肄習或謂子爲教高者既過高卑者何又過卑師笑曰此自小學遺意人多不察且子覗諸童他日固皆能列之於學官之於朝恥不能而使可各適於日用亦其父兄之所望耳前後五十餘年及門高下殆千餘人師誨之不倦如一日灃之執贄當丁丑歲春辛巳八月當道簡人五華書院師曰貧窶若斯得資膏火甚善然彼地兩迤才儁所匯稍能樹幟皆必大有挾持藝僅若爾今往亦輒爲株何前後失業相及吾慮爾之退機將自此始先子亦以爲慮乃命所有課業皆復請正如追隨函丈時戊子辛卯第北上丙申暫歸從及門前輩施君培應時侍杖履亦曰顧而歎曰吾不幸二三子旅名幸無一人於吾前瑕疵二三子之品者二三子歲月方長幸更以所及見概所不見耳未幾灃復北上牽迫久之以內憂歸徒能拜墓下痛則猶權厝佳城未卜也嗚呼吾師生平蘊蓄道德本諸身以爲教豈惟從學之士實誠服之即當時同輩諸老語之無不心折故少司馬錢公世霽嘗言久不見素懷見素懷之徒如見

素懷施君培應溫溫得素懷之雅吾宗灃落落得素懷之簡嗚呼灃固無足長短然豈契之不深能爲是言耶今年諸子咸謂灃曰先考妣窀穸未定日夜靡不盡心然未得有時將敬合窆非子不能爲誌以掩諸幽敬對曰灃分內也謹按師本河陽武氏自考諱良俊始爲昆明王氏壻生三子伯氏改復本姓仍入河陽籍中戊午鄉試仕終階州西固州同師及弟瓊皆籍昆明師以明經選永平司訓需次旋卒弟亦復本姓入武庠兄弟友愛老而益篤初娶蕭孺人早卒無所出繼娶張孺人賢能內助師恃吾耕諸所不繼紡績針黹彌縫之生六子長祖堂次祖墊次祖壎殤次祖壁次祖墉後師七年卒次祖均女二人師生於康熙辛卯年五月二十一日午時卒於乾隆甲辰年五月二十六日寅時孺人生於康熙乙未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時卒於乾隆辛丑年七月初七日午時

錢灃彭南池墓誌銘

讀書而求致用未有不自治身始也身之不治或有所施於用非妄即苟故君子務先治身然孰謂治身之勇且嚴久而不懈如吾南池者竟至以葬期告也嗚呼南池死蓋逾年矣天下賢人君子爲　國家惜南池稱南池未絕於口然人之所以惜南池稱南池皆以其後之建樹而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吾交南池垂三十年每見未嘗不見其益進敢不爲之實紀掩諸幽以壽無窮南池世爲蒙化人大母趙州蘇氏吾師海門先生堂兄女也先生時以清修厚德型於鄉里南池實仰止之自失恃後從大母依止蘇氏以析義理遏嗜欲爲喫緊事雖斗粟不繼不敢一介取非其有日把一卷聳肩終夕凡少年馳騖事絕無所染若性生然趙州人士之有識者靡不引重而益退然若不及其以貧故嫚侮之者釋然無所於校也吾與間隔必歷數年始一聚首中間惟自辛卯之春迄明年夏五對牀京邸日或易衣

而出凜然清癯驕榮盡落一起處之必時一嚬笑之有節覺是時德性已造堅定地矣復不得志於禮部及歲辛丑乃以大挑例分發粤東補令封川歷五年調香山每一涖書無不以不變塞相勖歲己酉躬出洋梟鉅盜林亞五等以此特受　上知授五品服擢同知岳州當事者仍奏請還粤檄署瓊州同知專捕餘盜遂歷諸幽險備得情形將見當事面陳之遽卒於陸豐舟次嗚呼吾南池之爲南池豈爲是區區捉民役數艘出洋梟盜畢乃志事耶顧不弔于天凡思竭誠極慮以效于　朝廷者十不展一而遽奪其年使世之知南池者僅以是事豈吾南池之

幸耶且世雖以此一事知南池而不知其有以定於素幾以爲有天幸則南池何樂有此知矣方其任封川也前政虧帑幾七千邑小而瘠民困復不一端爲之未期年而民信嘗與余書言其略以地連粵西盜數來往無時緝治不力必無以安良已而獲逆劫鄰境者數盜上官反欲抑之虛南池欲以此見功將必形他玩盜者罪而不知其相時之急以此爲切務也及後之出洋亦以信之結於民者深能必民之不我貳也其致家人書曰吾方出洋心知戴 君目遂無賊及其擊賊目知有賊心遂無洋嗚呼此豈無所挾持而倖於一試者乎凡民之所以信南池

者何也信其身之治也夙夜未嘗偷安脂膏不以自潤有必平之喜怒無相市之話言而已猶傳其在瓊州也日惟啖素未嘗進一肉味吾知其爲阿好者稱之之過而要其淡泊自持之素始終不易可見矣初娶陳氏繼娶趙州龔氏在粵時以尚無子納妾李氏皆生而不育臨終力疾啓父請以弟之子書城爲嗣而妾旋殉嗚呼孰使之然哉孰使之然哉生卒葬年月日別書於石藏諸幽

銘之曰民之命兮 帝時思以康也兮人以政兮孰其以爲良也正人而務自正兮而不延其生也夭而呼可應兮願其致與許也

高鳳翥嶍峨周愚溪公墓誌銘

乾隆四十四年夏五月前開歸陳許道愚溪周公自滇 召赴河工以疾卒於大梁邸舍河使者以 聞 上動容悼惜特降諭旨謂公馳驅王事疾亟致歿爲勞臣最 加賜按察使銜復 命司事經紀其喪驛送還里河使者並制撫以下及河南北士民凡公所臨蒞震動悲感且哀且慶咨弔唁從塡溢堂室及還喪啓殯則執紼駕輴爭趨疾赴若執家事許蔡宛葉間路祭巷哭太息哀痛之聲感動道路越數百里未已蓋 天

子之知公及公之惠愛得人心至是彰明顯著雖武夫下吏謂公之爲仁人莊士也喪還比葬鄉人士及公子弟謀所以不朽者以公誌見委惟 公生平功績茂美善不勝述顧恐繁碎不足揚盛德愚無似其何敢任既數辭不獲始竭慮黽勉爲標舉體要以質公靈以慰後輩之慕公者公諱於智字明還號愚溪雲南嶍峨人乾隆七年進士初任爲博平令稍遷滕州牧繼典宣化守艱歸起復補朔平守卓異奏最晉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坐累左遷懷慶再調開封復任兵備尋奏署臬司自初仕至掌臬所至聲績卓卓而 天子重公器識尤在河南兵備時蓋

公久歷外任悉於人情順逆得事機要領凡所經畫洞中肯綮制撫大吏倚重若手足有大事皆咨公而後行　天子亦以公之習於豫事也乾隆四十三年河決考城時公以疾在告家居　特授原官馳　召赴工公深感　上知遇氣激昂猶欲一試盤錯酬其所未足力疾上路蒙犯暑濕抵大梁重感疾而旬日疾亟未履任而歿嗚呼使公不遽歿　上方繼用得任事無掣肘河必平河平論功受賞或賜節鉞專制一方其恩施於人當益溥乃天不永齡使勵勤萬里卒然齎恨此內外有識者所以爲　國家惜而歎公之忠悃未得竭底蘊未得攄也于是河南人士之稱勞臣循吏者無不曰周公周公云方公少時以匡濟爲志疾酷虐庸吏若仇讎旣服官肫肫愛人尤愼刑獄博平有女弑亥母獄新野有夫殺妻獄黠胥挾仇鉤鎖羅織前後吏弗能明逮繫什百冤呼塞路公詳詢徐偵得其要害片言棚折立出抵死數十家天豁日明奸猾伏誅聞者稱快暨掌臬辦大案鉤棘蔓延頭緒紛如尤宿胥老吏弗能措手者公排擊剸割一訊得情即爲除去株連科斷輕重不越旬日巨案奏當昭豁明白羣吏歎服而公欿然若不足每事雖洞見利害必前後籌慮度必成然後爲始雖落落及成功捷速出人意外

方令博平學宮卑隘有以修學請者笑弗應暨期年忽召生徒分以執事俾營建比鳩工則輸金雲集材木麕至蓋政洽人和令行事戒故也他所創置皆類此平居與物樸誠平易匹夫下吏皆得極口指畫至其所執持雖權勢不與易顧委折善斡旋亦不以崖岸自高惟公不以所知先物故人竭其知不以所能格物故人悉其能即有褊躁剛戾怙權自用者久與之處無不水融澌釋傾心相奉而負材謹愿之士尤得所憑恃以自奮於功名器度若斯足以受方面而不愧矣生於康熙辛卯十二月初九日子時卒於乾隆己亥五月十八日未時享年六十有九配趙恭人生子二澄淑劉孺人生子一大洽俱監揚大使孫三孫女五銘曰

吏而循國之良學而行身之光積厚不發發乃長子孫祜之篤不忘嵋山之陽此其藏　羽翁文不多作即此何讓唐賢

王思訓問石頑　并序

昆明西山麓紅洞有孤石高三丈餘圍徑四尺許橫側周視逌肖醉翁卧稱顛丈子異其名而問之

吁咄哉彼何人斯矗兮其堅以確也介兮其卓以犖也嶢嶢兮其仰而不可以斵也漸漸兮其俯而不可以齪也磊磊落落風

雨之飄霜雪之撓霰霾霆電之紛囂而不可摧以撲也蝸之不可蠹苔之不可錮塵之不可涅以剝也彼何人斯宜其爲鏡爲砮爲盤爲礎爲仙之煮爲媧之補爲河右之碣爲岐陽之鼓不然或師而穀城或毋而攷生或峙女須之廟或列昆靈之鱗或三門恃其底定或雙闕表其崢嶸或障迴川塞決澤挽頹波於既倒當天柱之支撑胡爲乎不周道砥不肅愼矢不松文瑩不脊雪龐慕爭界之晉鄉學瀰邊之令史神冥冥兮非夢非醒情脈脈兮欲眠欲起爾逍形詰屈影蹁躚逃楚躲避秦鞭僻處兮窮野遼隔兮湘川寄嶙峭兮萬里甘寂寞兮千年徒使人尊其

稱曰丈而美其名曰顛吁咄哉吾觀古人之有所託也鶴控維王蝶栩維莊胥餘怨離黍哀風歌迷陽彼豈有意乎抑亦玉山倒乎愛叔夜醉龍臥兮愁中郎追揮毫於草聖擬狄公之不强酒而能狂乃屈問不一答吾但見爾之放浪無以定爾之行藏安得袍笏僕僕拜相覷莫逆於花紅洞口之宛轉溪旁

王思訓碧嶢書院弔升庵先生

縹緲碧兮嶢路長澗阿盤兮白蜺堂敞積波兮撼城郭風帆雲影兮烟樹微茫中有人兮託迹濯清流兮坐奇石負晁望兮路五千王孫不歸兮芳草芊眠遍春山兮杜宇把閨中之錦字兮淚潺湲詩題兮綾裡花簪兮雙髻春遊玉案兮秋憩瑤岑四十二年兮南之裔噫乎吁哉神何往兮斯在製芰荷兮飲沆瀣朝處幽篁兮日暝暝夕汎素波兮月沈沈杜蘅長兮湘纍怨薜蘿帶兮山鬼吟乘蒼虬以訪贊陀兮升雪嶢之萬仞駕紫鸞以謁蘊妃兮覽霧妝之明靚想氣節兮東都溯風流兮西晉先生兮歸來寒泉一掬招而不見兮誰知我心之悲哀

趙純集楚騷

思美人兮哀衆芳之蕪穢製芰荷以爲衣兮紉秋蘭以爲佩懷瑾握瑜兮獨好修以爲常言與行其可迹兮蘭芷幽而獨芳又

重之以修能兮與日月而齊光聊浮遊以逍遙兮乘清氣而御陰陽春秋忽其不淹兮老冉冉兮既極惟天地之無窮兮率雲霓而來御駟玉虬以乘鷖冀一返之何時形穆穆以浸遠兮何日夜而忘之臨流水而太息兮哀人生之多艱惜我不及古之人兮横流涕兮潺湲路漫漫其修遠兮獨永嘆乎增傷步徙倚而遙想兮芳菲菲兮滿堂哀見君而不再得奠桂酒兮椒漿兹悲情以陳辭兮沾余襟之浪浪

拔昕重修青龍寺募引

今天下需財亟矣而財之絀也益甚上而長吏次而爲紳以至

工賈諸人所日謀措者求贍其一身一家而猶不足於供少有興作即攢眉捉襟拮据萬狀今乃欲分其甚細之財以興可已之事不惟子之所不忍言亦西方諸聖人所不樂聞也或曰種善緣者有福田利益在夫置父母妻子衣食之用而為寂滅之教增有為法是名為愚捐有限之物而希不可知之利是名為貪子方欲破人之愚醒人之貪而乃作為語言文字以誘之是猶揚湯止沸而且益之以薪也具佛性者實應且僧而又何青龍寺緣簿之戔戔者為然乎考之郡誌歷乎石門則青龍寺之修非以希福報蓋以培地靈也安得為滇西首邑山川秀

爽甲於南中科名之所以盛風俗之所以淳兵燹之所以不灰燼水旱之所以不饑饉者實有地靈嘿相之而地靈之勝則以瀰川之瀠洄蟠曲有以蓄一郡之氣而為之襟帶然能砥昆海之瀾扼石門之項而鎖鑰螳江則惟青龍寺實據其吭焉寺之興廢其所關豈不鉅耶寺創於元修於明其名青龍說甚誕今以歷年久遠殿宇傾於風雨廊廡壞於鼠雀金碧沒於塵網失時不修不至委於芻牧牛羊不止是無以培一郡之勝而坐視古蹟之頹廢也寺僧欲任之而力不逮因乞予言先之予謂修廢刹則可已而培地靈則不可已分一家之囊橐以希後福則財之絀可慮合衆人之錙銖以襄善念則財之聚不難況近日郡內山川名勝凡可以供游眺者無不巍焉煥焉以侈前人之觀而娛遊人之目況此鎖鑰螳江者而乃言財絀耶則是予所不忍言或即人所樂欲聞亦未可知也遂援筆書之

黃桂條陳南征時事上經略傅公策

竊查緬為西南膏腴夷所宅人柔而多詐富而無壽要其地氣使然故諸葛之南征在乎羈縻而不留不處迄乎明代思氏莽氏屢為邊患或一聚數十萬或一反數十年鄧子龍拳枝花之戰以寡敵衆大破緬虜而猶不能靜陳用賓是以有八關之

築我　朝百餘載來滄潞澂清不驚烽燧乃有木匪不恭負強於彼方為衆酋所畏阿瓦之王既先失土木邦之主播遷他鄉而內地諸土司亦多晏安委靡疏於防備彼乃得以愈恣其橫虐覘哀牢借覬騶戈官軍禦之又鮮勇略潰走死傷殆不勝紀而八關遂為豺狼道路矣雖曰小醜有干體統是以天威震疊聲罪致討勢在難已我公仔肩萬里披圖察形經畫已定豈復儒生之迂所可得而參其議論者第以準回之強亘古為中國患哲后英主莫能控制我皇上神武所奮一舉而收服之藐茲緬方曾何足云獨是北南

異勢執此處彼抑又不能無枘鑿焉雲南二十萬之秋糧民食無多倉儲甚少一有荒歉鄰省之糴難來則軍糧先已可虞是故緩征之說可以行於北者未可以行於南計南征者利在乎速而欲功速成者在乎多算而已蓋緬可量而未易勝者也以彼間有征剿之聲協而謀者固衆則亦强者主之弱者不得不附志未必同力未必均雖率旅如林皆其村寨頭民驅冒鋒鏑假作鋪設惟恃殺手千騎勁弩毒矢專於行劫而已未會抗兵對壘猝然而來猝然而去故元明之世緬數爲寇於內驅亦未聞其能拔一城踞一郡此其可量者也然而未易勝者瘴毒不

可以遽進江險不可以驟踰野闊人繁各種散居南海爲大門左交趾而右西洋雲南一面特其後戶以雲南之一面攻之明時頻歲征緬卒鮮制勝即有制勝不過得其遁歸而止葉根未絕息而旋作況茲木匪之强兼併諸緬家於木梳而阿瓦之海濱以爲憑依木邦之厥蓋以爲羽翼彼方挾三窟之狡謀乃張一面之網則其利而進不利而退綽有餘地又安所得其根株而拔之拔之未克難留處也我歸則彼出我入則彼又歸彼且疲我於道而緩之於瘴中兵損帑耗百姓困於久役饋餉亦且相仍成功未果而須先受其病此一面之緩攻所以不爲征緬之長策也則何不爲兩道並進以操全勝之局哉夫緬之所依者水征緬之勢利用水軍閩粵之距南海不過一月之程可發水軍一萬定以抵緬日期俾雲南先悉斯時之緬賊聞風而恐度亦無兩全之術矣蓋其肆然作逆輕視官兵者一意外馳初無內顧之憂也果聞水軍將臨其前能不急於內顧乎急於彼則緩於此而後雲南之軍易於措手然又在乎得其要焉地之利在新街入之利在沙兵新街爲入緬要口必先取而據之嚴其固也期於不拔所以資我之水道而扼彼之咽喉不可失也沙兵爲緬賊所憚其人勁而狠攻戰無退卻惟禮其首而惠其

衆則萬數可得而致多多益善不可忽也據定新街則糧船無患多聚沙兵則先鋒可恃於是雲南之軍與閩粵之軍剋期輯舉一由新街順流而下一由南海溯流而上料莫之敢禦者兩軍既會深入木梳沙兵之悍水師之能當乎前滿漢土兵之盛交衝於後亦未有不搗其巢而馘其酋者矣木匪既鋤則厥蓋全拍而阿瓦自定木邦自寧何也除其殘而諸緬服也此兩道之所爲力而成功可速即根株可拔也若夫兩道爲大師所壓則自顧難於保全不待深入其地而已有哀懇

悔罪求遠納款者但使獻出漢姦即以止戈爲武此則甘兩和

風中外樂業尤善之善者矣區區愚忠竟盡如此昔魯女憂國曹生謁君事非分內而引以為慮如蒙不棄芻蕘細流兼收施之於事或有所補則幸甚幸甚

水陸夾攻兩道並進誠屬制緬之上策畫沙聚米較立崖先生疏尤為通達事理

李發甲下湖南各屬教

發甲德薄才疎奉　天子命撫綏是邦雖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貪廉力矢此心兢兢惕惕而耳目未廣勢難盡知所賴藩臬監司及守令諸君子啟我顓蒙匡我未逮以　大君為不可欺

以小民為不可虐凡窮簷之疾苦狐鼠之憑依一切有關利害之處不妨次第開導見之施行其有居心仁恕教養斯民實心實政者益加勉勵用底循良如有外飾仁慈中藏峻刻不飭簠簋包苴公行草菅人命任意行私者痛改前非遷善遠罪翻然自新亦當寬其既往嘉其將來必不刻繩其後使之無地以自處也倘執拗不改以　朝廷之憲典為不足畏以上官之條教為不足道嚴酷乖張貪汙敗檢肆無忌憚以致穢跡彰聞　國法具在當不能為之曲庇也彼時此身一敗萬事瓦解身家性命父母妻子付之東流言念及此則亦何憚而不肯為清正之官顯親揚名上不負　君下不負民為名教中之正人也哉凡我有位孰得孰失何去何從試自思之若不使憑藉高位誅求有司受暮夜之遺金辱　聖明之任使恣睢傲慢激揚樹私則是褻既不端欲求影正罪更倍之祗此冰蘗之念硜硜自守非飾詞以聳聽聞也

天日相臨願與諸　君子共討之

讀此教見笑比河清之概先正典型也

趙士麟朝天集自序

僕世居滇省家在河陽幸與計偕得觀光於上國謬蒙勸駕因

卜吉於良時幼設桑弧敢作懷鄉之戀戀長依萱草能無陟屺之依依攬轡河梁將登大道驅車井里適屆小春睹嶺上之梅花徒增別緒盼天邊之雁影益壯豪遊始自黔而入荊復由洛而趨冀途經萬里皆名山大川之邦序歷三時正淒風落葉之候珍禽異獸伯益之所未收峻嶺危溪道元之所未載莫不駭奇足底炫異目前至於古剎精藍燦爛雲霞之色兼之秦碑漢篆琅琊金石之書洵足婆娑能忘題咏欲抽不律以希赫蹏但上下阪陀未便據鞍而作賦況追隨鞭鐙寧能彈鋏以成歌惟是暮鼓初嚴晨雞漸唱望寒燈在壁抱膝微吟趁濁酒猶溫披

豕疾卓藏之遊篋遂爾盈囊韻叶四聲多屬秣馬脂車之際槃翻兩袖無非曉風殘月之餘昔者杜陵之篇計牢籠於天地張說之作資藻麗於山川以此相推則吾豈敢然而程途悉載可無假於指南且也沿革都詳庶不勞於問渡彙風俗於寸楮助若刻眉收山川於一囊燦如指掌執此而北足當祿閣油素之書挈之以南不假眉山輿圖之記傳諸好事堪佐臥遊若夫滇鮮世南失參稽於秝發交非元宴賴乞序於名流此則遐跡使然勿以寡陋見斥也

王思訓徵刻滇詩啓

蘭津南渡篇什初興司馬西征人文踵至一章頌體祀隆縹碧之雞十卷賦心答過孫原之水盤蛇賴木植溪則棼道裁歌祚馬髦牛常珠亦華陽作志白狼遠徼悉奏風謠赤虺炎河盡登露布王仲初宮詞百首南中之辨員者七篇劉須溪詩統全書滇國則補完其半集弢弓插矢行號兵車花髻珠纓詩傳驃樂金枝玉葉羌奴解咏珊瑚雲片波漭訶蠻長唫吐嚕彼當荒遠之代已傳藻麗之辭迄乎勝朝遂多作者遡文襄之遺烈集著石淙者恭肅之風流詩名冰玉操聯龍繡虎之技豈惟西羽中溪擅雲蒸霞蔚之才不獨宕山半谷張維蘭茂既倡大雅於嚴阿木氏麥宗且播新聲於芧濮況夫鄯闡之龍川陸徵氣多左雄葉榆之洱海蒼山烟雲杳靄昆池習戰動漢士之旌於[illegible]水觀兵嶍武鄉之壁壘國開花馬貌矣波衝臺桀撫蠻歸然駒町剪船直下健兒驚鹿麥之雷畫角橫吹老伎奏龜茲之曲史萬歲功名蕭瑟祇緣鑿玩明珠高千里經畫周詳不受李琰木筴鐵橋銅柱江山剩百戰之場金齒銀坑溪硐扼九隆之險天寶之沈戈盡紫骨葬龍關元和之賜印猶黃册封鶴拓雨餘蝸蝕摩娑元禮豐碑月出雞鳴彷彿哀牢古縣元太弟革囊安在浪湧金沙傳穎川犀甲何如烟銷白石枯松焰烈竟灰銕鋤之妃

垂柳篇成空老王珂之客問梁王宮殿則鴛鴦別館處處斜陽詩黔國樓臺將禾黍孤村年年舊燕增城遠嫁還同窮塞琵琶文節難歸誰射上林鴻雁凡茲感慨盡入豪吟在昔名流類多傑構徒以歷年兵燹都湮於戈船樓櫓之間萬里風塵不達於天祿石渠之內遂謂南荒西徼原不生才長使騷客詞人難消斯恨今欲合前賢時彥律以三唐輯舊咏新詞分為兩集付諸剞劂雖非金碧之全身播厥寰區稍露着華之眞面廣加搜採藉以表彰望我同人共襄其事家藏秘笈自製佳章凡有片羽之投勝得百朋之錫俾知列貢浪仙於流寓柘東原風雅名邦

祀王逸少爲聖人演紀秖荒唐陋說謹啓

張漢等音圖序

噓大塊之噫氣吹萬不同會太極之全圖函三爲一溯生人之始則語言不習即具音聲稽上古之初則書契未興先諧宮律托鼃龍以呈象一畫已洩其藏跡鳥獸以成文六書悉傳其學垂雲結篆筆可通神雨粟流徵靈先泣鬼惟無聲斯以無臭而有形即以有音有响斯傳無呼不應叶暖吹於鄒律陽回黍谷之春聽遺響於庖刀音中桑林之舞譯象胥則侏儒非陋韻豈聱牙會鳥語而字句皆眞言非饒舌律娶妻而呂生子隔八相

通宮主君而商爲臣由一斯起然而子多複母學無專師疑雌霓以爲平王筠猶悞讀伏臘而爲獵蕭炅何知或呼武仲之名紀因作腊致襲杜陵之謬嬈可讀堯亦全璧之微瑕豈合鋏而成錯讀書有用欲探二酉之藏識字不多難免一丁之誚自非三秦陰氏誰與闢韻府之乾坤因而千古鴻篇始獲睹詩壇之日月叶參天兩地之義調從五五而推（宮分宮商角徵羽宮又分宮宮商宮角宮徵宮羽商分商宮商商商角商徵商羽角徵羽三宮亦然凡五五二十五圖）握陽奇陰偶之機數以三三而積（橫調字母凡三母一讀三七共二十一母）合軒轅六律悉中元音較沈約四聲（分平上去入全五聲以全聲爲四聲之會也）更增全韻平分上下（以平聲爲上平全聲爲下平）

圖列縱橫（縱橫可讀）俱除字母之雷同（梅誕生射標法凡三十六母除去複者）中標有準別梵音之海會（有梵音二合音二母三合音一母）聚訟咸消知竅管已見一斑即李圖宵容再悞經推廿一（橫讀二十一母後有梵音合音三母共二十四母象二十四氣）菀子母之旋生緯列十三（直讀十三位象十二月一位象閏）儼弟昆之相比寔多益寡無撓其短而鶴其長拾級循階恍雁則行而魚則貫易君一字請懸國門之金織彼回文宛奪天機之錦鬬毫釐千里之謬豈尋常一家之言按節奏於太常歌從玉律訂風騷於大雅度有金針本天籟之自鳴緣人心之有覺田區井畫既網舉而目張碁置星羅（畫格如碁局中字字連珠如星有音無字諸空圈按所謂等韻循位次第而行也）亦

條分而縷析開成垂刻（林氏分開承轉縱合以開爲上平承爲下平轉縱合爲上去入馬氏以全爲下平殿其後二家皆叶合但馬氏以全聲在後調入聲較眞）林益長實可同參射覆猶乖梅誕生將勿太拙（誕生字彙字母繁而複切字多不眞不如等韻）蜂穿牖而無路忽闢重關蛙據井以爲天突開一竅匠心獨運肱三折以成書吾舌尚存手八叉而得韻吟成馬上助彼推敲秘諸枕中呼人覺寤仰周郞之顧曲一奏皆塡比師曠之知音八風悉叶探喉而出指掌斯明集韻學之大成金聲玉振擅諧音之小技璧合珠連况凡骨以讀新書啓靈心而失故我庶三尺童子片語堪傳于古人文同聲相應叶三百篇之韻肄雅歌風諧十五國之聲揚淸激

鳶飛魚躍總成無言之詩鳥篆蟲書都作有情之物雖世仰同文之治不信不尊但家非異學之書爲肆爲度洩苞符之秘雷電皆驚發文字之光日星並朗豈然自喜傳空谷以成聲（等韻傳響謂之空谷傳聲以物擊桊不言而傳數目分聲音顛毋四傳按四傳各數目郎等出本字言似奇卻平易法具詩集中）仰止如師藏名山而不朽

張漢送同年友孫乘九下第南旋序

十里長安瓊圃杏花朝雨一聲短笛玉門楊柳春風忽別淚深於酒杯客在孫山而外乃贈言托於詩卷入遊祖道之中十年風雨之交四海文章之伯群諸草木臭味何殊如彼絲桐宮商叶應文以斯人而備集曹劉沈謝偉矣六朝器爲誰氏之珍總球圖鼎鐘居然三古而乃五窮不送三宿莫追冠屢恨其空彈裘且傷其全敝年年戀　闕祇存舌以爲耕歲歲求官又折腰而不屑交遊非不貴轂無借以誰推去住總難禁驪以歌而仍繫每攜吾手動愴客心睥睨古今流連詩酒或孤情而獨往美人遲莫之傷或千載以爲期名士風流之目或仰天長嘯詩以鳴其不平或據地狂呼醒亦憂其如醉昔人可作同此牢騷才子良多於焉感賦或奏御筵而見擲波翻太液之篇（柳耆卿）或矢吾視以必穿日出扶桑之作（桑維翰）或入讒無行夙積恨於南華（溫庭筠）或自悔不才徒陳書於北闕（孟浩）或第五名得解阿房齊語豈無成心（杜牧）或不貳論爲徵試院重封仍遭迷眼（韓愈）豈福慧難兼一手乃窮達定於三生君曰有諸斯言尤信夫屢禽見黜則我無言責竊位何譏司馬長貧諸臣有邑人同時斯在文爲萬人敵譬陳鉅鹿以奪秦軍學本一家言乃輯公羊而成墨守長門作賦攜囊可得黃金短褐爲衣扣角仍歌白石姑爲隱計將子無媒且卜歸期靡依匪母殺雞爲黍盍深良友之知躍馬還鄉大有高堂之樂息偃六月訂以三春足必刖而後封尾曾焦而待薪僕留北道爲供行李之人客反南宮定作探花之使庶撫一篇而對雪古人有類孫三之萬里而培風他日仍歸乘九文情雙絕宜乘九讀之飲泣殖互[illegible]

張漢段主事浴川　予告詩序

我將剪秀山之韭歸感秋風擊巽水之魴去尋泉石（坪中秀山韭巽水魚）（甚佳）然而　君恩未報大隱何期去住兩難禁處爲國爲家之介行藏總無定在亦仙亦俗之間適我浴川先生來從日下就訪洛陽閑剝啄之聲竟醒周公之夢似按巡之史欲陳召伯之風出白酒以言歡對青燈而晤語調浮雲蔽日不見長安明月當牕便成短句憶西堂春草夜夜相思（有別乃弟晴川詩）撫南浦晴波年

年惜別誰與屬和在水涯與山巔悵不同歸別天南而地北於是覽山川之勝跡孰與周京尋松菊之芳踪猶存故上右軍誓墓絕無不子之心左相銜盃大有避賢之樂某邱某壑廬定結碧玉池邊或彭或歌夢不繞黃金臺下是鄉足老矣溫柔如此久已鬪湯泉第一之稱（安甯人邑出溫泉色如碧玉楊升庵有天下第一湯之目）他日言歸問著述何多定不滅國士無雙之價

倪蛻宜良五烈序

粵以前明陽九之時浩劫灰燼之候大盜西竄雲南塗炭盻成弧兵將照攜壺漿以相迎則見青袍黃巾平林新市突豨四郊

長蛇遍野宜良以地近垌圻戈鋋先及君子則化爲猿鶴飛走自驚於時海立山崩風拔瓦解三世之父子離散五郡之兄弟分攜夫奚山而絕望子何臺而不思竹染湘妃城摧杞婦十里五里屍血横陳長亭短亭鬼號慘痛人間何世天地何心蓋已寃霜爲之夏飛憤泉因而秋沸矣陳黼扆上舍才人丁茲禍難竄身荒谷羣兵無厭劫之符碎首賊鋒歸骨斷思鄉之夢妻倪氏妾李氏女二姐方避亂於東山麓或全於僻壤詎期藁砧破碎刀鏡飄零君死兮妾何忍生女死兮母不獨死爾乃指高泉於瀑布顧特立之陡坡掉臂懸崖歸魂峻極嗚呼宋伯姬之殉火保傅悲哀衞共姜之歌詩毋天悽愴方斯三烈瞠乎後矣再有陳黼扆之姪嫁爲徐大聘之妻亦在此時其嬰凶厄流氛漸逼無地容歸況復君被擄矣不計死生妾何心乎自安豺虎少君楊氏困夙昔以同心幼子徐璘任奔逃其奚恤堂堂紅石之厓啼鵑血漬莽莽赤江之水精衞冤塡往記娥娥二妃同沈湘浦今則陳楊兩烈共殉清波古今雖殊其揆一也夫以舍生取義郎男子其猶難之死靡他乃五人而若一其所以植綱常而扶倫紀洵足以傳獨行而式頹風然以時多故因亂未平渾然淄澠誰分玉石故雖山名全節終亦地稱枉人潛德未彰罔無

悼歎幸而天道迴旋乘風雲之會太和翔洽昭日月之光表正人倫激揚風烈死而不朽采茲邱里之公言歿而有靈仰荷朝廷之盛典穹碑三尺字字生香祠宇一區年年薦醴嗟乎蘭芳菊秀清風表節婦之墳山高水長烈行覩貞姬之石

倪蛻題林南溟出塞圖（爲從卄中丞）

黨太尉金眼雙圈眞成俗物謝侍中青山一壑也欠風流就使埽雪烹茶未免書生酸餡即或隱囊紗帽不無貴介塵饋同況獵騎千行終是粗豪之事蛾眉連臂僅爲淫褻之圖總不若白搦堆書問津逮山中之秘紅妝捧劍托若耶溪上之傳也已南

冥林于河山逸氣金玉英姿家原五牧之宗遙續壺公道脈人是四明之秀近分賀監波光清綺賦心朱華鏤管當秋月路芙蓉鏡花屬誰探過夏雲房能耗筵額仍我點於是嘆古人之糟粕慚優孟之衣冠一輛芒鞋遍走中原之地半肩襆被直看五色之雲金馬碧雞攜錦囊而覓句紅蕖淥水持玉尺以掄才欽彈齊相之車依然徇俗席設楚王之醴苟曰尊賢甯無淪落之思大有宋騷之槪托諸圖畫盍不得已而爲之寫此形骸亦直寓焉而已耳命美人而起舞粉黛英雄呼童子以傳杯濁醪知己數竿修竹吹寥天飛鶴之音一卷緗帙留客夢封侯之旨方

擬言歸隴畝且俟河清偶然與世浮沈恰當歲暮蕭鄴侯關中饋餉屬有遲延傳修期盾工文章豈甘淹沒脂車秣馬大中丞爲出塞之行羅雀溺灰諸君子有迴車之避惟以炎涼爲意誰其感慨而與林子乃誇裙獨將蒯緱自挾儒生作氣卻僥表餌之謀烈士殉名可有踸踔之態輕衫側帽遂事征驂洱海蒼山於焉長路剡湖小駐看春水之碧波石鼓前途快天山之皚雪浩然而往壯哉此行僕舊客平原新充遁士陪遊麗水將返蛻山十日之旅舍同居萬里之睽違伊始爲爾寂寂鄧禹笑人對此茫茫衛郎憫世爰出圖而示我欲乞一言將何物以贈君能無數字題詞甫畢款語重申此際慈姥峯前尚思愛日他時胭脂山下切莫經年大小金沙須問孰爲黑水東西印度不知誰是眞詮鐵馬金戈大紀三軍之盛寶珠瓔珞先占千佛之經是固吾子之優爲而亦老夫之厚望者矣今夜紅燈綠酒來聽鄒衍談天明朝白草黃沙去看陳琳草檄

倪蛻蛻影自題

稽今戴髮函齒爲乾坤有用之人緯武經文具古今難磨之槪則形歸圖畫精列星辰聽遺像以如生盼眞龍而欲下矣必蛇蚹蜩甲粉碎虛空兔角蛇毛彌綸影響然而蟬飛委蛻豹死留

皮火盡薪傳晉有不灰之木風瀟雨洗秦餘沒字之碑鴻留爪而凍雪成痕女離魂而柔烟入抱又莫不竹枝就月依窗綺以堪描花葉連陰與生苞而可起矣況僕夢爲蝴蝶兩板殘紅化作蓬科一輪落絮堯年有鶴嘗羽華亭佛座留雲迴光香國轉憶東西南朔攜蠟屐以生平泰華嵩衡探錦囊而喟煙雲過眼何者爲眞富貴無心超然自放吹返風於弱海仙路猶賒乞織女之支機靈源未接鳴啄因啄鳴而合無待又有待而然遂貽索騃之懷一任點睛而去昔聞上客刻玉楮以能飛建水佳賓添頰毫而愈逸請辭粉靛印描兩於素縑試就剪裁束微[illegible]

於通脫此中大有佳處不是終南吾子何以位之置於邱壑間承筐之女抑或鶯樵繁采藥之翁將無禽向育長之影也好叟叟奚爲令威之鶴始斷鼻蹟皆是休道雲房晌午幾粒黃粱依然攡揭秋風數行白髮便使化雲天外問君持此安之但教此影嵷前向御呼之欲出也

無句不新亦無句不活固是才大于海更覺心細于髮

孫顥儗輸捐直省條丁緩征逋欠謝表　乾隆十二年

伏以

帝澤汪洋萬國衍無疆之慶

宸心浩蕩普天邀逾格之

仁重國本而厚民生出內府藏之外府敬

天心而恤地力緩公家急在私家沛如江如海之

綸音識生物生民之

至意曼舞歡躍遐邇謳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任土作貢三代爲經維正之供庶民思分禹奠高山大川而後人共樂於輸將稷當明農教稼以求法奠晨於徹助迨阡陌開而井田廢新法作而王道湮加以七乾九潦湯年猶文祖之年遂致三誡五申縣令等將守之

令豫借豫徵之不已農以無賦爲安積逋積欠之難償人苦有丁爲累鄭俠圖上空繪流離賈誼疏中長聞太息詩人九日豪情懶對寒花嫠婦泰山愛子甘殉猛虎所繇責盡何殊剜肉以療瘡薇衿與完不啻抓沙而抵水雖朝廷經費不越租庸賦稅之中奈農事維艱多有豐嗇盈虛之異遐考從來之厲政因思隆古之憂民以言關切則臣元首臣股肱庶民四體一指痛病入腹心以論屬聯則近畿甸遠要荒中外侯服一邑饑動搖根本諒爲編戶孰無效順之忱恕比剝膚當憫饑寒之故自孝文二下蠲租之令

太宗再頒緩征之條未有損上益下仁心仁術之流行博愛泛施仁政仁聲之並至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政切痌瘝

心同覆載視豐如嗇不自謂既庶於清明拯溺與饑儼然若躬蹈於水火十二載宵衣旰食不畜聚斂之臣億萬國拜手

賡揚稱爲

仁聖之主當皞皞熙熙之世操乾乾惕惕之心復命天運壽晉

阪陸原隰之區江接荊揚沮洳泥沙之地鸑鷟天棧村僅
浣花渤海泰山俗貪走狗秋風瓠子三河半屬波臣夜月
驚濤萬弩難誇勁手不過三川六詔留知火種刀耕未經
百粤五溪詎曉珠寒蠶冷
特下輸免直省地丁條銀之
詔史
頒緩征逋欠並免官租之條纏綿遠邇西京旱涸忽逢膏雨總
之
洞見天命人心如一氣故痛斥管子商鞅

深知四海九州爲一身故敬聽曾參有若期不逾乎三載
恩已洽於八方桑麻影裏常聞席地歌聲銀燭光中不見呼天
痛楚是何異舜當羹後益殫憂勤武述文謨彌加惕勵也
哉臣等才慚乳字職愧撫循素嗤荊國之非不學攤錢而
黷貨竊鄙王成之陋敢思增戶以邀榮時懷節用安民務
期盡心事
闔伏願
八政日宣三農時裕撫老安少懷之願茲廑民艱擇循良清白
之臣俾充牧守不急之賞罷府庫自充無益之需停財用

常足不用大工勤大衆以奪其時勿鬬奇巧尚奇淫以分
其力宦官宮妾人被粗布之衣別館離宮規仿土茅之製
則春風過處村村聞簫鼓之聲秋露溥時處處見亨葵之
樂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切激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韻字顧翁陝西三原人其父以武職官滇遂家焉翁生而
穎異喜習詩古文名重一時顧不肯應試廣甯張東閣爲
制帥示意于徐南岡太守孫潛村山長運促之皆辭自號
萬樹梅園大布衣躡史執經揚風扢雅鶴峯李中丞昆蒲
錢少司馬南村孫大令以及唐葯洲楊夢舫施竹田咸與
酬唱每出遊必以書自隨纍纍盈路觀者無不指爲孫先
生行廚也久之遂中落寄寓圓通寺之咒蛟臺更號蛟臺
老人卜易爲活然求百錢不可得恆數日斷炊炯戊子秋
予見其門聯心異之摳衣入謁白鬚古貌兀坐榻上如

松陰獨鶴互相問訊乃以詩話拍案數陳目光炯炯射人自是時攜餅餌與談輒至暮始返粤三載其子齎貲度滇州勢少振迎翁往未至而卒著作喪失無存翁嘗輯滇詩已得數冊其寓蛾臺日所詠零章斷句粘之壁間不下數百條貪鄙如予亦嘗采錄今已無從購覓矣中歲客大理作竹枝詞云龍王不下栽秧雨躲在蒼山胸口頭後輩引為口實然考是時太守王公懶不治事故以此諷之能丟動筆句無泛設豈可輕議哉此表江耦塘詩其勁節分明大氣流轉實為定論若獲覩其散體不知作何欣賞也○翁曾修雲南縣志紀表傳皆出一手聞稿藏雷氏曾向予誦楊節婦傳音調琅琅迄今猶覺在耳歸里日當訪而詮次之

吳怡洞庭舟中雪夜懷人詩後序

若夫征途雨雪易銷游子之魂落月屋梁恍對故人之面載[illegible]正金蘭作簿徒記交游杜少陵春樹題詩興懷知己未有發[illegible]五里數別夢於長宵在水一方寄相思於短句者也爾乃牛磐詣書採澧蘭沅芷之香萬頃烟波攬湘水衡山之勝洞庭雲白帘子安歸江上峯青美人不見撫巴陵之氣象眞有萬千憶朗月之光華剛逢三五豈期同雲密布狂飈頻來風颯颯兮打頭波濤數尺雪霏霏而在目瓊玉千堆淒足驚魂難作逍遙之孟浩寒眞切骨徒為僵臥之袁安對此蒼茫嗟哉留滯烏能不感懷離索望切天涯藉慰牢騷神馳異地也哉荔扉先生當代名才吾鄉老宿壯游薊北文章得燕朔之雄偶歷江南風雅擅齊梁之盛到處門階似市往來問字之英鎮日冠蓋如雲高會酬詩之侶雖文人本色重在謳吟而才子多情不忘故舊遂瀉胸中之雲夢遣此愁腸追維往日之風流破其岑寂或枌榆里巷孔李舊屬通家或瓜葛門楣潘楊原為密戚或扶輪大雅黃門烏府之英或宏獎人才鄭署詞林之選或三刀五馬舊雨殷殷或半刺一官聲名藉藉或轅門投轄將軍之禮數原寬或道左班荊俠士之音容如繪或秦川公子高陽酒徒或畫苑清才詞壇雋品或同上長安之市路隔三叉或擬為鄂渚之遊歸經兩載或彈琴製錦種花先到河陽或冷署寒氈視草仍留泮沼或後生髦俊老輩儀型或文字知交烟霞臥客莫不形之歌詠借以達其纏綿斯誠襄陽耆舊之傳饒有風神比江淹賦別之情尤為悱惻者矣僕本寡交君眞古道少從末座始得知名今喜同舟惟工酬唱爐灰未冷周興嗣千字文成蠟炬猶紅李青

逹百篇詩就可歌可咢如見其人此景此情大難回首四十年賓鴻踪跡宛在毫端數千里尺鯉音書宵歸枕畔喜今夜禦寒有物拈來如雲漢之圖恐他時長夏無聊讀去尚風霜之氣

明蕭崇業航海賦

眴町癡人既有中山之役戒艘於閩鏡機子儼然造曰蓋聞甯俞遇身事主艱險不避人謂之愚汲黯數好直諫難惑以非史稱其戇吾觀若貌愉而和行通而戇匪愚匪戇何故名癡豈有說耶癡人良久不言莞爾而笑曰僕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何敢當二賢也顧跡之時事驗乎物情名亦有自來矣且夫乘人鬬

捷智者相傾而任理直前則愚之所以優於械也隨俗脂韋愚者相和而秉德持閑則戇之所以不為佞也茲者徼寵靈而航異域其孰敢違彼仳仳者避猶桎梏矇瞽者坦若康莊詭蔓飾隙遠脫冥翔見幾之作我則未遑是以觀者訝其辯之不早衆故譏其癡而無畏耳鏡機子爽然曰若可謂安義命而篤於自守者也癡何足病哉書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又獨不聞犯斗之奇耶第今時世日溢澆已顧安所得槎也者而乘之若惟殫精畢力以造萬斛之舟意者其有濟乎於是癡人唯唯遂命工師求大木程之以有司督之以當路閱彼閩山礫硊勠䨓削㕘輪菌連抱棱蓋天嶠閟阿蔚若鄧林彌高麗阜蔭谷蟠岑擢鬱業駢朋晝旰暝宵磊磊其上䕺森落落而刺雲爾其考制掄材凌嶒超鑿移兵走檄滌藪摧峦松樟採於劍之精鐵力貿於嶺之表鉅不厭修細罔遺小是斷是遷載堅載好材既備矣大工斯肇於是質易爻思參旨儀工倕法虞姁考日力之程較費務之紀問軼事於故游鳩黎人以經始雕朱督繩班輸削墨殊裁潤之失宜概稽考於往牒定豐約以執中酌文質以立則雕土豈效之務相窽不用擴乎古哲為梁遐瞻夫舜禮涉川無取於瑤檝扛艉參枪交𦾨合畢穴漏梯艙副柁重底飛廬雀室望

之如宇其上則有彤宮鏤像藻檻華欀璇囱綺櫳層甍瑤章鈞衣命服皮弁纏裳元冠鰲綬玉珮鏘鏘犀金麟紫芾舃斯臯紫總冰紈綺羅束帛連烟之文獨繭之色凡夫取竭天產發輸人跡為九賦之所斂九式之所節者是用傳宣乎會極之門遐頒乎來王之國其次則有文椷莞翦毛席毹毯鍮缶七匙壺卮水器蘭膏朱火膏燭金羊炊釜筐篋鎡錤鹵屏而甒甂盌素皂縟緰連鹽醯豉薪綳杜絡繆唾壺獸子組帷流蘇葤旆颻悠以容裔羽旄騷殺其紛如材官甬用利械兼備修鍛延鏦鋋戈刺殳俳那[illegible]晴暘彧勃盧大屈之弓綦雯之矢谿子之弩越女之劍魁

蛇之旐鳥隼之旟軍容翼翼豫戒不虞若乃崟舸巨艦非常可樸抗指南之暐爍崇五樓之龐鴻運貨狄共鼓之巧既盡變化乎其中是故外闊內虛大人之度也陽行陰翕方壺之境也畫鷁琢雲等威異也虬蟺蜿蜒撓櫓擊也鷹隼梟鵰力士從也嶠崒峯攢桀戟列也高翔鶴逸麾蓋張也蔽天蜺日帆揚而幔移也流霞掣電銀黃飾而豬漆光也震霆轟車鉦音革響也斯鷺律鸞韻鳥部蛙鈞天角抵繽紛錯集者侏儒薄技散襟期也若乃推驗天人審測風日星醫卜算羽祝庖丁匠氏雜工誧人司牧象胥掌牙篆鏤丹青與夫吳歈蔡謳阮龍孫陸曹詩劉飲秋

奕嵇琴陶泓毛穎陳元楮生儼然數客述古刪今以至解難之丸杯時之射棘轅之術雕龍之英麈不盾論博取競爽攄能爾共大雖謝於馳馬制實邁於乘菱庶幾御長風以利往責千里於寸陰乃若染麗胥舶越舼蜀艅沙棠木蘭之稱青翰三翼之名方斯蔑矣於是遊長年齋三老命先期以諏辰遟朋舟而出塢士庶佇眙觀者如堵冠裳雜遝紛俴於祖尊魚須角矢參會候亭循舊矩劃儆籩羞牖脯酌醴酬觴鳴金伐鼓擁絲競肉移宮換羽繁溢厮輿禮殷客主僕馬輜軿警風行雨散駢㹦於南臺之滸爾乃揖讓辭廷慷慨升車祀天妃於寸石初縱棹於艕

花崗萬頃之瀰瀚杳莫窺其津涯既五兩以爲表指六合以爲家仗皇風之遠庇託靈胥而自誇遂竦節而結旅忽輕舉以征邁高宇淡乎其若寂大塊恬然其不譁映流光以霽色照落景而俱佳窮區沒渚而不見萬里藏岸其何遮泂瀴信難測之於蠡淼茫無足語之於畫爾乃順飈鼓帆凌波舉艣不行而罔不至不疾而罔不速冏然若翔雲絕嶺之翼倏乎如馳隙遺風之足陋登仙以矜榮凝乘槎而彷彿此非海外之壯遊人世之奇曠也耶若乃陽侯磅礴以跳沫天吳激搏而鼓濤飛潦潏渀以相涵洪瀾奢奅而互淆轉天輪而頹戾迴地軸而爭撓駛駭乎

嵩衡抗嵸礧錯乎雷澍畔號澮澮浤浤則星河似罽瀲瀲澋澋則日月如搖篙工於是乎謹柁楫師於是乎弛梢當此之際未可如何雖馮虛以御風兮境非赤壁縱遺世而獨立兮心異東坡有時乎悚懼戰怖無日乎爽曠宴安悅千態以萬狀怵談笑而起戈須臾久於年歲瞬息慮乎風波有車馬行公無渡河由斯以談則知郭景純之所賦者特泊洄之見未習夫江漢之委輸也木元虛之所云者乃想像之言猶未觀夫灝溔之實際也故嘗嗟徐衍之負石怪精衛之塞溟壯荊飛擒蛟而成氣賢夏禹玩龍其弗驚若乃陳茂拔劍事偶然耳海童邀路其誰忘情

夫是以仰舟中主敬之程子快遇風過耳之聲胥坐而待旦動與俱并行無轍迹心匪所遑鬱鬱壘壘兮衆心惙惙搖搖惺惺兮我頭岑岑逡巡數日乃始達於其境於是世子率領文武臣駕彫輅驂驌驦坐組甲建旂常扈烏號翹干將羽騎飛蓋介戈耀鋋魋結左言之渠鏤膺鬋髮之行屬龜驚捷舞蹈趨蹌前驅聘路盱眸自旁覩漢官之上儀咸驩怡以振蹈慶千載之嘉會愈色澤而神竦亦有靡間不來無見不拱周環羅列盤辟鞏蹕於是盛禮興樂供帳設乎皇華之庭夙戒具而贊典紛呼嵩以祝齡僸佅兜離於焉俱集四夷迭奏昭德之聲爾其尚之以金

章加之以元服戴纚垂纓拖綬鳴玉變左衽之陋風襲中華之芳躅御纂組於公庭告先公於祠屋追養之禮殫受終之儀肅齊虎拜於部夷稱觴於宗族然後捧綸章留琳牘奎翰輝煌寶書盪熤爾乃稽首頓首感言曰明明天子萬壽無疆者也於是命膳夫以大饗爰致敬於使臣滌濯孔加禮儀振振載之以醪酏設之以豆登豐之以饔餼介之以芳芬館舍之所闢侯緋御之所頻仍佳勝之所賞玩筐篚之所錯陳感天恩以逈順篤鄰好而常新郤褒號之厚餽堅不辱於遠人爾其鉅典旣畢涉冬然歸瀁混浮空旋復如之傷心極目裹望僊拘風帳兮寒飢

月帳兮淒嚴鶩元英兮換節迅金素兮迎年狂瀾迴兮漸以遠駕飛舵兮俄還安危値於所遇變幻殊乎目前而出坎履順殆有鼓歎聲而振天者矣緬維鄉之所謂神藥形茹服弁背芒惴惴然而莫知其所營者果虛耶實耶抑虛者舟耶實者我耶誰虛誰實誰我誰舟蓋譬猶空中之態夢中之境物物皆遊物物皆觀耳彼有認水爲海認陸爲岸乃至認我爲我卒相角逐而不已者得無障乎於是聞之者老士大夫搢紳先生之徒罔不掀顏慰勞深嘉其獲終王命以爲邦國重也是時鏡機子亦在賀中顧獨出席盱衡而詰曰猗歟偉哉凝人固能蹈海哉昔者

子路喜浮海之從聖人抑其好勇廣德執乘船之諫賢士嘉其直言禍福所倚幾希之間此招賈之文誦者悚焉若幸免於風波之危而克如斯以竣事詎非有相之道歟第嘗聞之識治體者在修文德以服遠尊中國者不割齊民以附夷茲緣蕞爾之小邦而乃奉先人遺體冀倖魚龍之牙吻徒取彼重蒙竊惑焉凝人憮然有間曰客故習夫箴議乎倘若所喻適足以明其闇於前而掇乎瑣膠拘剪之邑而未覩其恢恢者矣何則忘九陲之藩屏而不以邊陲爲襟帶者乃曲士之井鼃也偷持豚之苟安而齷齪以避險崎者非達士之壯觀也古之帝王陋偏據而

規小恆宅中而闢大掩略八極靡國弗營旣尊居乎神州之中犖尤勤騖於鳥獸之外氓北出名師南馳信使輶車朱軒絡繹不絶樓船戈舫紛沓旁午然皆弗克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方今聖明在宥威德旁皇九域密如四封不聳遐絶之黨冠帶之倫樂貢効贄者蓋以億計琉球霑濡浸潤歷年滋多其奮濯泥滓比埒箕子之邦豈猶夫烏滸狼膔屠姿縛婦奇肱反膝之徒交脛長臂之種可同年而語哉客倘願聞若說請爲左右揚推而陳之夫琉球者上古所不能化秦漢所不能從考之四隩則大荒之外測其封界則閩粵之東遠望蓬萊則曜靈晰

逸蜃霧晦蒙琴高影響而幻化犢配綽約以窅容旁睇島夷則朝鮮綢繆越裳蔓引浡泥迢遞以乖閡蘇祿牢羅以互互其苑囿則鬼峯幽巘秀起侍出嵯峨降屈中州所慕其草木則石帆鳳尾紫絳綸組抗莖敷萼布護皋邱其魚則有吞舟吐浪擁劍琵琶蜂目豺口狸斑雉軀奇形殊類胡可勝圖其鼠獸則雄螭黿鼊玉珧海月繡螺綺貝土肉石華詭桀難錄瓌異無書其禽鳥則爰居避風大鵬垂天英眸縹翠瀑濩灑珠往來喧聒集若霞銷其宮室則木無雕鏤土僅白盛重闈迭闥去太去甚歡會作門漏刻聽政殿曰奉神名義斯正乃設官僚授之以柄祭度司刑耳目司問王親是崇亦有賜姓通事長使爰以將命茫茫羣醜此焉則勝海濱之風茲亦等競是故賦倣井田歷算正朔椅盜無斬闕之慘愚吏兔椎膚之虐擒雖何有於轉若捕蛇不聞於柳說則閭閻樂業有餘嬉也醇醲馴致憲度漸陳敎亦崇乎釋氏詩頗效乎唐人羨聲名而遣學精奕數而絶倫歲時無須於視草觴帳豈聚於王城則傳誌綿邈自覆氛也物貢所產器貢刀劍胡椒蘇木硫磺怪石降香櫂子豐包重驛望日而趨閒載而至則尉佗倨傲不足云也爾者東觀即序西旬順軌交南徼化漠北跂指織路騈衢梯山棧水獻名琛於殊鄰出瑰玫

於冥壑囊積壤宗關起岔舉而稱臣入侍之輩相與充斥乎槀街之邸天子於是宏王者之無外撫萬國爲一家命鞮鞻以掌音設蘇任之舞曲以娛五戎之君以睦八荒之狄駕長策於習爽廓博施於疏逖常武緝嘽嘽之旅小戎埋彝彝之迹三五爲之跨躡八九爲之輯軼禎符之所偉兆鴻鉅之所易奕今在於此矣然則琉球雖遠豈其得而弃之四牡雖勞又惡可以已之且夫兼容并包者英辟之宏略也布德宣譽者臣子之急務也故漢畧馳域外之議博望不辭勤於月氏隋帝採殊方之俗朱寬久御使於海國值斯之勤農夫輟耰紅女寢機士焉創鉛鋋

而瘡痍老弱傷嚴鏃而蹂踐遐氓爲之震竦黔首咸被其難而邪行橫作侵犯邊境者猶不可殫紀矧朝廷純茂彝憲歷恬遊原於週歷豕沫於迴淵寰海之外有不喁喁鬱慕中國者則皎人窺螢之爲士而不稱引帝德如之何其不貽笑於芸夫且僕以沉劃之弱幹荷鄧隆之鉅典方謂無異螳螂之臂客奈何獨以宗元之招賈者懼懼然相恐也於是鏡機子柔氣汗顏辭而謝曰斯事體大固膚淺所不能悉者也降階拜手欲讓而行凝人曰復位僕授而以航海之詩其辭曰

於皇帝德暨四方兮中山請命厥惟常兮天子曰俞爾宜王兮錫以弁冕黼乃裳兮赫赫詔勅使臣將兮布帆無恙神所襄兮一人有慶率土康兮本支百世熾而昌兮

商皇偉麗宏我漢京

俞蘇滇南賦

滇南草木子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心勞體倦役目勞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惋然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偏其氣索此牽乎地者也又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繼命西伯以岐山而造周爲之用已易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滇者步請誦所見聞而就正焉夫滇之處絕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分肇自巨唐宅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南溟莊蹻據衆而可王既通五尺於嬴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騫之通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控八埏於神州闢萬里之烟雲廓瀘江而爲門掘西緬以爲塞接交益而並峙抗昆崙之重阨槃乎藏陸之所湊族類不滅乎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八區而誰伍於前則跨帶交阯連延南海危聳撐空懸石雲霾溪汩汩而渚流谷掩掩以伏偃途迷迷乎衡宇亙萬里而愈遠於後則據蹋吐蕃枕輸石門崎嶇跳跌要害之衝北指轅以瞰巴復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爲塹還十瞼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壑所充嵩峻峴峽扃鼇柱岦涵沃野於千里負天限之關垣引長渠於二廣御風門於辰沅於西則遙制八百控有猛緬老撾服屬千崖附籍皇圖遠攝乎暹陬獷悍馴擾於帝懷恆懇懇以納款又何見乎蒿萊其封域之內則夷險崇卑雄據千里長林蓬谷屏嶺塹水蓋將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蟠縈岡巒拱衛翠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illegible]瓜有天耳之扼臨銀生連烏蒙以接霞牟尋所嶽之點蒼千[illegible]使祀之金碧蜻蛉崇巍修谷成會要之區柘南嶺嶂摩雲爲[illegible]扼之邑於是乎竹箭篠簬藹楊柳臨岸

橘柚柑枝松柏挺幹梭羅沙羅殊其華棠梨櫨子贅其實紫榆杏櫻椒榿杉漆木蘭椿桄榔李桃栗園桂之馥秋馨霜梅之傳春信乳檀爍爍而騰霞安息靄靄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馨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菀菁蘭芬芳於幽谷山茶蔥鬱於峯巔蔓修豫吐種種奇葩有標其葉有灼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恭日而拂霞爾乃孔羽斑翠鶴頂冠朱雉雞寀素鷳鵝人呼蛤蚧穿其木鸛鶚鳴其陰寶樹巢珊瑚之鳥莒山來鸜鵒之吟鷹隼鷙搏烏鳥反哺白鷳于飛翡翠啄霧子規夜作而促耕燕雀棲暖而春至翅迴鳴號戾止乎其內獸則熊羆咆號於深林虎豹

長嘯而風烈夕羊畏露狡兔迎月猩猩夜啼猿猱競捷松鼠之攀緣神鹿之隱穴犀象嗷牙豪豬刺聲麝狐假威犛牛踞山鄉嚮乎其間珍則有琥珀丹青珠瑁瑕英金砂銀礦川媚山靈瑪瑙珊瑚絕蘊寶井錫鐵銅鉛石綠碧瑱果則無花猩猩胡桃松實檳榔無柯南棗荊棘搖穎香橙櫐櫐金橘蜜桶獅頭同族異育羊桃橄欖林檎御霜或託根於崆峒之陰或奉蔭於園囿之陽其浸則滇池嘉利滄水洱海異龍陽宗之湖撫仙星雲之陂滴瀝滲淫會其流涓於決瀼成其大派渼瀲灩浮空澎湃噓噏百川洗滌塵鹽乃若秋月懸波午風轉幌飛沫起濤揚瀾溢浪

大明當天彩雲湯漾溟涬濛濛色連霄漢又若瀾滄麗水金沙元江橫襟縈帶山陵懷襄圜淵九迴以懸騰湊流雷響而電揚長江浹濮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頹渾淪浩淼乍挹乍堆爾乃泄滷湧鹹於淩井採山煮木於鹽池內斧輸賦巨商擅貲於是乎蛟龍隱灘黿鼉處水乃見怪物興雲致雨其族則有長鯨吞舟修鱣吐沫金線竹釘水母蚌蟠江公大頭康郎細鱗鯖鰐鰉鯢蝓鱒鰲蝙螺蛤蝸鯽目蝦噴霓鱗甲鏇錯煥爛錦斑沂回順流噞喁沈浮其四野則邱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畷畛黍稷離離池塘既奧高城深池關譏啓柝江梁濟水寢廟綿五世

之勳巨室端維垣之矩喬木陰陰朱轂靡靡其民居則高門鼎貴魁豪岸逸流寓多齊魯之民戍遣悉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獷烏蠻鳩獠諤僄惟構巢於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伍於廛市觀郊隩之富奧實京邑之綱紀帝王之外援開國之宏宇斯蓋宅土之所安業觀聽之所溢美此其大較也然此特山川之粗也乃若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氣昭宣名世挺生施全之傳毛詩許淑之授五經張隆之尊援狐兔揚惠之孝感神明雅化蔚若王昇風裁凜然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睢陽之忠呂季平誓不附雍茂子卿之蹈傅寶南州入傑仲宣

齋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羿郭文秀發相如之曲和光道人廉惠先生恥于利蘇居恬政明又若爨字釋蝌斗之文筮師精卜數之揲麥宗通番蠻之書草書綴義之之帖義若用之節若方玘出將人相若一清守死善道若繼曾廷璧剛直不阿有滑清當世之志希載博雅修潔達拯溺亭甫之體近則山嶽炳靈風氣宏啓英儁迭出未可枚舉當盛世而擅名稽海內而爲擬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行者之仰止石潭先生喟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遊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沈痾儆我之靈襟奇奇怪怪眩光奪神而今惜其去子而之湖荆

也滇雲子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三巴綿絡楚王夢遊之陽臺大禹黑水之疏鑿岷峨掇之以舒抱江瀘藉之以披廓物不終聚復云駕言泣然淋淋不知其然

王宗祚蘊齋石竹賦

余以樗櫟之質寄枋榆之棲避性遴奇慚宋人之燕寶山窗不敢忝高適之龍鍾羨小山叢桂之篇效老圃寒花之作爲賦蘊齋石竹賦賦曰惟剡溪之名賢錫馬曹之嘉訓邁余居之常開守余齋以爲蘊蘊之爲義大矣哉嘗閟身之自炫者身之災物之多文者物之病惟川媚兮珠藏乃山輝兮玉潤彼巖壑兮匪逃爰市朝兮大隱雖借采兮尾脩孱遺山兮身穩是以柱下之史若嬰漆園之吏如木鄰侯之骨珊珊孔父之步蹜蹜此爲詩瑣之卞務亦狎黃門之綺用若夫深藏博觀之人懷道秉節之士既知雄而守雌更避躍而求嘍不處銳而處鈍不爲目而爲腹吾懼夫皎皎者易汙嶢嶢者易缺聊逍遙於劉夢得之陋室偃仰於杜少陵之茅屋將於此齋柱笏支頤用坎坎以伐輻代食維寶尚蹇蹇以靡蘇敢云君子之居竊比愚公之谷揚子有言矣神既矚夫高明人多指乎美服審容膝之易安較衡門而自足人皆知吾道之迂吾亦安入官之樸惟蘊齋之庭僻不能

三尺不盈六難栽卷阿之桐弃鮮栗里之菊樂彼他山之石乞此鄰家之竹雖非一邱一壑之勝逸於維繹維穀之逐各亦知大石之可愛乎其潤如璧其氣如虹乎老蘘丈人之號飛來名巢于之通黃石臥穀城之畔響石產靈壁之中既陰陽之互異亦醒醉之不同漁陽將軍試其神射鬱林太守載此清風既叱羊而化虎伊變雀而蟠龍坡公作臨臯之供米芾呼陰陵之翁出仇池以漱齒生泰岱以盥胃可刻燕以鏤魚幷占雨以卜風吾其收寸膚之澤於天姥被五色之文於充宗是以有取於石也至若竹之爲物風吹疏韻露滴新篔賦朝雲於淇澳聽夜雨

於瀟湘一竿兩竿之勁紫筠綠雲之香寄相思於南浦懷美人於西堂誰吹簫兮引鳳羌撫瑟兮求凰是不必鄂杜之材素稱陸海渭川之種漫誇蓬壺其取嶰谷之音諧乎律呂照臨川之筆媲乎珊瑚若夫柯亭之笛琢於蔡邕黃州之樓記於東坡王猷之欄可憩可詠嚴光之竿或嘯或歌聚七賢之放曠招六逸之婆娑以至摩詰彈琴而長嘯葛翁植杖而成林兔起鶻落展文與可之畫有斐如篔簹衛風人之吟亦何必封墨台之國作池上之篇哉辭曰白石齒齒兮甚爲邛友綠竹青青兮難忘此君集芙蓉以爲裳兮采薜荔以爲裙老冉冉以將至兮恐不

立此修名

張漢人參賦

或人有問張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陰陽之會也五行之秀也有藥曰蓡署以人銜擬之不於其倫乎張子曰是非君所識也雜史所記說有徵焉吾爲子賦之原夫物稚神草品號土精象垂天則瑤光毓質形在地則玉體橫陳味咀甘而嘗苦性背陽而向陰雖凡藥有其一體伊誰氏以爲後身具體而微類僬僥之三尺拔萃而出冠本草之伍參金井玉闌黃白於焉在鼎三椏五葉參伍合以成文鬼蓋何稱避風日以就濕人銜有意

循階級以游升詎土木之形骸肉芝比貴乃驅使乎草木賁者同登象其質則直爲求箭倍其價則重比南金或曰蓡者浸也浸年歲以自潤或曰參者參也參天地以成能或曰參者森也形駢拇而枝指或曰參者生也力起死而回生或曰參者差也其有參差之狀或曰人者仁也本以仁物爲心於是重爾仙臨人得其秀相彼全體用芳如神阢老豬之感通鹿爲前導上黨山之神契人每聞音致月池之佳傳測石勒之先徵以應地則黃中之通理以占斗則紫氣之上騰購新羅之奇珍杉函入貢重高麗之品贊根樹相尋皺面九還丹勝圭禮之玉竹中心直

尺許貌承露之金莖其爲氣也浩然無是則餒彼取精也多矣與物爲春病苟傷頻引入渾沌之諧渴者甘飲可嚥元和之津面則睟而背則盎耳加聰而目加明苟屏氣之不息用攝神而自寫役茯苓馬蘭譬身使臂避土酥皇莢若參與辰如其面兮不同莫亂之以薺苨久其材兮勿蠹宜養之以細辛至若精神所見嫵媚所愁西沾海腴有殘膏賸馥飲流潤比如杞浸菊浮故搔首無童山之象以卜家匪窮髮之民吾乃顧名思義觸類引伸於彼三百六屬中人爲倮蟲之長焉知二十八宿內參非白虎之星問姓曰參昔祝融之苗裔其色惟白或少皞之司分

紗籠中人謂元者蕭相國曰參可辟藥籠中物儲材者狄梁公以參稱彼夫號物有萬即象命名隱則有苓似龜爲藏六之狀山言采杞如犬聞吠百之聲矧是參也帥氣斯充使百年可以還少踐形惟肖胡千歲不化爲嬰若夫神皋孕秀　帝里含英萃山雲兮長白沐水德兮大青托根則貢矢之鄉宣尼曾識拓封則陳曉之聖箕子所君盛於　興朝既人歸而天與生此王國亦人傑而地靈用葆太和之元氣亦需道久而化成彼中岳之黃精失貴抑太行之紫團匪珍詎比擷如飴之堇荼卜周原之維膴吞連珠之薏苡應姒氏之初興文何羨夫久視長生

九節之蒲名堯韭充饑益氣六稜之著出義陵客於是喟然歎曰甚矣人之義尊矣參之德備矣有物如參無競維人而後而今吾不敢輕人吾不敢少參

滇繫書目

藝文十八冊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孫　樵（唐人字可之）

書田將軍邊事

虞　集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王　奎

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張　紘

弔王翰林文

王　鏊（明大學士蘇州人）

雲南省城[illegible]

唐順之（明副都御史武進人）

答李中溪御史書

歸有光（明太僕寺丞嘉定人）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王世貞（明刑部尚書太倉人）

箬溪顧公墓誌銘

徐　渭（明諸生山陰人）

雲南武錄序

黃洪憲（明學士嘉興人）

中丞蕭公神道碑銘

程嘉燧（明布衣嘉定人）

送上黨楊侯入覲序

金　聲（明御史休甯人）

太律序

黃向堅（布衣蘇州人）

尋親紀程

黃宗羲（布衣餘姚人）

書錢美恭壽親事

李良年（布衣嘉興人）

送兄之滇南序

楊名時

靖誠合唱和詩序　曾氏族譜序　游氏山莊記

張大受（蘇州人康熙己丑進士官檢討）

大定州學記　畢節縣奎文閣記
沈德潛（蘇州人乾隆己未進士禮部尚書）
鈕牛村滇中詩序
袁　枚
彭司馬小傳
李　果（蘇州人布衣）
大理石屏記　游玄硐中峯記
鄭虎文（嘉興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贊善）
徐公政蹟碑記
朱仕琇（建寧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庶常）
送傅少尹序
陳　道（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
送傅京兆歸雲南序
張玉樹（武功人乾隆辛巳進士臨安府知府）
劉節婦墓表
張葆光（滁州人歲貢生）
大樹堂詩序
王　（滁州徒人監生）

書泛舟吟後
劉　開（桐城人秀才）
二餘堂詩稿序
孫　琪（華容人監生）
天愚集序

藝文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昔歸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賓與沈黎越嶲俱爲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通於戎南通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蜀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接）步且戰且進蜀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雨皆折刃失（集作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

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其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肄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集本盡刪其三門三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緊英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貪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

居則息畜聚糧動則練兵講武（集作戰非）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權者遺子齋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戍捉獲之按問得實棄市後或有踵其所爲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婺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綏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鬪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餫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文粹作疎）而易民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士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

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集作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耜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餫之費姦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胥字）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作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文亦雄傑可愛唐之蠻無異今之緬也今之滇無異唐之蜀也自投誠後定以十年一貢于都會要害之處絕不任其羈縻待之可謂得其道矣○緬酋原爲莽氏乾隆間失于甕籍牙傳孟絡孟駁孟隕查孟與蒙韻本相聯豈即蒙氏之裔歟鄭買嗣殺蒙氏八百餘人其存者遁之邊境亦未可知聞緬動時有欲求大理祭冢之語則予此說似非無徵也適使翁君得勝會官遊戎予分鐸劍川日翁爲鶴麗鎮都閫與予相善恨不以此一叩之戊辰驚蟄日記

虞集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摠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進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由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疏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

歲月先後多寡爲差次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侯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而閱焉亦未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刀筆吏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辱吾子方也邪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才也遠險之國玩于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眹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

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設施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歌詠悟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是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同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某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之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

意其亦有發于小知大受之辨矣哉

錄此以存一代之典制文與史互爲表裏誰謂雕蟲之技無關掌故

王奎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洪武間景章任山西參政宜可山西布政無何俱以累謫戍臨安王嘗謀於韓曰吾二人白首相弔以至於今天將棄茲土爲吾堂若封歟不豫銘之懼世之弗白於道又懼道之弗白於志也生名奎字景章大原生自號括之松陽人銘曰箕也不可以簸揚斗也不可以挹酒漿祇適其逢而繁其庸不規而方惟秉以常將殞賀而逆要抑乘天而耀芒又何必譊譊而較其短長徵以銘章累彼之藏韓作而言曰公豫自銘不豫吾銘可乎宜可吾名伯時吾字號五雲越之會稽人與公同出處也乃銘之曰惟韓之原本於姬國以爲世惟鴻基未績肇啟承相琦二王繩繩以至緒應元不競世弗隳先生懋德執不倚摛發秉忠神其識致君有道沛以施載屬戢棘氣不萎達生知命壽乃彝我銘其藏永厥期

都御史王啟讀王韓二銘系以詩曰世弗白焉用銘天將棄茲土死欲留其名道則各有成男兒當自明君不見齊有太公望

投竿遇主依周斐又不見晉有陶元亮棄官不仕自作狀我欲滅迹返太初滇陽麥女皆吾居風塵南北揀不得不作賢臣頌亦無封禪書

張紞弔國使王翰林文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羣雄耆定光嶽混合乃睠西南獨阻嚮被詔翰林待制臣禕爲正使往諭之遇害又八年辛酉天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紞備員政閫再閱十五年爲歲丙子第二子紳仲縉來訪公殯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莫考無以致其情懷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

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統弔于次仲縉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以去家後有書自晉定來以續大事記爲囑乃此行絕筆悁悁在心竟不得接其應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于此極也統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創遠而志于葬送終之事盡矣故至孝者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子迎神以返于義爲盡況靑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時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縉因以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內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內介而外方有齟齬焉其

道雖進其節不苟非義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即行與顧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畏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爲念夫大事記乃倘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詆毀而義不苟免卒諫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于臨難而其平時固已判然于胸中矣至乎事之不偶乃期進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不幸焉若遂以成敗爲優劣則蘊屬國有媿于陸賈顏魯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語矣其可哉統即弔祭遂申之以文曰訪前修

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修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醑兮集衆美以爲儀維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眞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涴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銜兮又重之以黻黼擘星辰以爲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節以馳驅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進之未至兮遇豺虎之狺狺彼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死兮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擢兮終腐朽于荊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彼爚爚之霓旌逐飛

廉而東騖兮歷倒影以遐陵過蒼梧之曠漭兮謁重華而是止愛傅說之有託兮亦徘徊于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子豈能獨睨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兩浩蕩而難儔將速返于故居兮甯爾宅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于春秋

王鏊雲南省城廟學記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幬而亦或有不及世謂瞿曇之書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麗天陰崖猶晦非物有隔之者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省古西南外徼邛筰冉

駹莋鳩咀咩之域至漢始通中國唐宋且復失之元始有學宮立文宣廟其制亦莫之逮也蓋至我朝分藩作鎮建學設科侶始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與中州爭先正德乙亥巡撫都御史何公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察始至視學堂殿門廡梁棟圮腐聖賢像設黯昧剝落相顧嗟咨謂茲土雖違京師聖化漸被比於中州而風化所出蕪穢不治何以仰稱朝廷作人化遠之意乃節冗費募閒民遷尊經閣於後大成殿則因其舊而廣之前越逈衢端麗靚深像設儼煥又拓地展學伐石為門樹以綽楔黌舍傍列周垣外繚巍然大改舊觀始事於乙亥十一月閱年十月訖工凡滇民之遠近來觀者咸有思樂釆芹之願且請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在天下無古今遠邇言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闡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成績不可無紀故為記之庶後世知政教之被于滇自我朝始而興學崇化滇人益勵又自二君始

唐順之答李中谿御史書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為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秦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讟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

勸懲公道矣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出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潛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矯以

爲莫如精舉而愼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愼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劉實夫已葬否葬時已有銘否如未有銘吾輩雖不文然以交游相知之故亦當强力爲之兄北上時可問其家取一行狀擕來何如種種衷曲不能多談惟候面旣

中谿公與高公雲川先後按閩謝在杭（肇淛）稱爲兩御史爾時風采何可想見觀荆川此書則三年計典竟成具文取張禺山舉廉說合看蓋亦有味乎其言之哉

歸有光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爲自用以嘗毀前古而必以己之所爲爲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問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倂職太守其後頗設刺史監

之亦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爲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熊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貞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爲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尙爲雲中太守龔舍爲泰山祝良爲九眞而張喬爲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

淸晏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爲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旣高姑藉此以爲召入內臺之地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淸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驚繇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

王世貞明故南京刑部尙書箬溪顧公墓誌銘

余少則聞諸長老言國家鴻豫龐碩之化至孝宗朝極矣上神聖旣益習天下事思與賢者共之歲乙丑策士蓋顯天禁中公而是歲所舉士至貴近臣毋慮數十百人其最賢者爲宋莊靖公闓莊簡公張文定公魏恭簡公崔文敏公太常穆公大理黃公吏部郞鄭公博士徐公及刑部尙書長興顧公顧公視諸公年最少然成進士二十七載而始以中丞撫滇中歷十五載起

故官歷兩京大司寇引年歸箬溪又十餘載海內士大夫無論識不識咸目公如淸鏞大敦或望以爲喬嶽鉅川庶幾復與宴酬而今不可作矣公之薨天子命吏部議贈贈公太子少保禮部議祭祭凡二壇工部議葬窆出自有司而公孫嗣衍獨以某嘗及事公爲屬吏奉徐大夫中行之狀來請志與銘曰公志也某安敢以賤且少辭按狀公諱應祥字惟賢其先吳之長洲人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克升生公父悟靜翁挾醫術行游江湖間悅長興山水家焉娶烏程楊氏卽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悟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妣楊淑人

娠公而夢若麟者入室寤生公遂名之曰夢麟少即警敏善屬文弱冠與計偕連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饒故訟地其人吏猾竟少公公始至於所決務得其情讞既具獄吏視之雖廷尉讀弗如於是咸大恐惴惴求聽約束無敢受私公乃時有所縱舍以示寬會連攝大縣令稱平府闕守則又攝守會姚源洞寇起攻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公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討理求賊大驚乎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辱臨我公為數語斷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諸臺使者咸稱公以臺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緹帥錢寧幸

用事公實其屬獨折節願交公 公巽謝不為動寧嘗上自免疏爲公肯公故爲峻語風之寧謝曰顧君憂我深耳此自簡語也屬吏部欲超公為延尉公固辭乃得廣東按察僉事以去僉事治嶺東道汀漳山寇起嘯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兵扼其鋒鹵酋首雷振温等級千四百餘功上未報又移兵逐漳寇金章韓張飄等殺其穴焚餘巢三又移兵芟郴桂寇級千餘始報遷祿一級公之治嶺東道不拾遺其用師再越省一越郡咸望赫然尋賀萬壽入京而寧濠事起擢公按察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已捕得反者殘民困誅賦斂箠撻冢訐訟蝟起

公力爲經理振刷之民稍稍有生望而公竟以爲民中持故不能無闊略於上兩臺撫他事中公吏部廉知狀格不下然公亦尼不遷者六載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年寺大白遂遷山東右參政遷爲按察使右布政使公之爲按察嘗上疏慎讞戊戌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下有司著之令甲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所規畫上事凡二十餘其大者如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甸等府城隍頒王氏鄉約增永昌府縣學師儒申明射禮寬軍職襲替例宦不能自歸鄉於官或寓喪者爲傳送之滇人事事稱便無何以楊淑人喪不

俟代奔還法當罷既服除徜徉孤城巑山間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結詩社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爲上言故都御史應補闕母喪越在萬里外匍匐徑歸誠得大典錄其人材足使擯之無以明國家觀過之仁宏敦厚之道報可起公再撫雲南南中諸父老多及以壯事公思公如一日而會公至皐而雨民益大悦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後至者不勝切迫之東失一布政使以敗公當之南京未上召爲刑部尚書時覽爰書有所不懌曰後主所是爲例固耳吾安能效趙少府擊親

人意行三尺也乃屬郎稱精年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悉取前後奏令增損之著為例時郎李攀龍文高寡推與公得其一篇讀之輒嘆曰少年樹頭顏操觚翰吾不知其幾人若力探正始舍是生奚屬哉公之為何書三月御史有及公者始公入其同年柄相某雅自負推轂恩公故為不知而待之無加禮相某恚以旨授御史御史其鄉人也疏上乃陽驚曰顧公舊德亦爾爾毋乃憎其鼻耶蓋謂公鼻瘻也遂調南京刑部公忻然曰南北皆上恩吾不知所從德又復誰怨公為南刑部益任職無害然自顧且老而象魏曰益新居二載得請致仕社中諸老人劉清惠

公廸謂公吾曾與行者不愧居居者不愧初恨不令山吏部暮年見之公所為吟詠於社中每一篇出人輒為傳寫評者謂其詩似白少傅書札似趙吳興乃公夷然不屑也公嗜書無所不窺不以寢食廢手一卷時時至丙夜家人笑謂公豈復就試耶公亦笑乃已公少則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依其說大指以孔子豈自愛其聖者必晚而後施之曾氏驟然而語人以天德之知彼曉曉然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知也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苟日愧於倫物而談性命得無為跖者笑耶而於學實不名一家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無不挖

析而衷裁之其最自喜者九章句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原宙得無師之聖唐中丞沈司封嘗從受學所著有惜陰錄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歷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讀易愚得唐詩類鈔明文集要行於世以乙丑九月七日病瘧卒距其生春秋八十有三配張氏封淑人子一思純為縣諸生娶嚴氏女二長適福建布政理問吳徵次適新喻丞潘銑孫女一適太學生朱鳴皋思純十九而夭無子公乃以族孫卽嗣衍後之蔭補太學生娶青州守施峻女公卒之明年嗣衍卜以十二月十六日葬於靈山之麓禮也徐大夫曰人望公貌

以為長者不佞得其隱德三焉正德中施御史儒與中貴人抗被逮有謀公以賄緹帥寬脫者公怒曰御史即死死職耳令以賄生御史豈御史意哉然公陰為居間萬方脫御史獄意不自言也汪太宰鋐為廣東時捕寇無功公推功汪得驟遷至太宰人或以間公公謝亡有也貴溪相公所舉士也執政十餘年公里居訊問不相及亦不復為人言嗚呼此不亦斤斤篤至不愧孝宗朝士大夫風耶銘曰

上帝曰咨汝辟乂民唯賢是敵用賚汝老成以慰茲元元豈唯帝是畏唯一人是媚用昭貺於帝夙夜匪懈自斂黯肯五馬彭

彭冉鉞於滇帝省其澤以莫不覃貫城熒熒兩腓我都帝省其惪抑曷敢渝歸而著書其言盈軌派疏九流蔓刈百始所最憂者世儒頓門毋人舜其口而蹠厥身毋文短徇好而汪洋自恣匪倫匪物性命曷寄味哉言乎帛如菽如如瓚彝在櫝如鴻羽在陸靈山之陽厥土燥丹有書壁焉有司寇冠余小子銘之其永勿刊

徐渭雲南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賧（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

之故滇之刀劍弓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方莫與爭利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偽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馳突如神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方莫與爭强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世隆而愈肆若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徵側之役諸葛武侯有孟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耆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以弓

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粗枝大葉而一往雄邁足令壯士動色

黃洪憲明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建水蕭公神道碑銘

乙酉秋洪憲竣試事取道金陵中丞蕭公遣蒼頭持赫蹏（本漢書外戚傳赫音鬩小薄紙也）來訊曰病弗能郊勞且乞骸矣洎余入都之二年從臨安司李間公起居狀曰是閭門養威者然病目告又踰年而訃至余悲不自止會其子漢卿遣僕持王參政狀請余銘麗牲之石蓋遺命也余何敢辭公諱崇業字允修別號乾養世居秣陵洪武初徙雲南衞四傳而爲公考頤庵公以公貴封太僕卿母戎太恭人公生而早慧日誦千餘言屬對敏捷胡秀才啟仁大奇之曰吾有息願佐蕭郎湘藻是爲胡恭人公舞象遊庠

學使者亦奇其才予之餼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博學好古自爲諸生時業已穿穴今古及讀書中秘同館競詞賦公曰奈何以雕蟲技坐消清晝乃究心理道深習國家典制同業者心遜之謂其有濟世才館師亦云癸酉授兵科給事中首疏五事曰崇正學以廸士核實政以稽吏斥飾辯以求言緝陰訐以維風禁俊汰以敦俗識者謂知治體皖軍譟殺撫臣上狀失實公劾其欺蔽中外肅然轉工科右給事中會畿內祲公請舉遺賢簡循吏固邦本緝奸宄辨冤獄撫無告六事以弭災變河決淮陽或請開草灣洋麻石磋諸海口公上疏

曰往者議開泇河事已病今復開草灣是兩病也矧歲祲民絀大司農無見錢不如專意泇河便已轉戸科左給事中時驛禁方嚴人揣當事指無敢緩頰一言者公上疏曰一命半通誰非王臣而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非以體羣臣也且立法峻則持久難請自今定職名填實數毋陽奪陰與使下掠美而上不見恩時雖不報聞其後卒如公議琉球中山王請封公當往或曰海多颶風波臣不爲給事死節也公嘆曰諸君欲我逃雨汗哉匪躬之謂何死諫死使等死耳且男子業懸弧矢而懼此茫茫者非夫也乃出上所賜麟玉服之叱馭去王閩與謝大行議

滅海艘費十之四五閩人德之往國王迎詔立龍亭不拜公讓之使拜自郊勞以至晏賜靡不成禮王亦驩然餽使者金公卻之及遣陪臣入謝復以請公曰臣無私交不宜受金褻天朝體上嘉之以金還使者公往來海上再更腰臘陽侯颶浪黃頭郎掉船參五色無主公獨揮麈嘯歌自若比歸無幾微德色第曰賴主上神靈海不揚波臣何勞之有特授兵科都給事中居有頃遷光祿寺少卿辛巳擢貳太僕先後賜金緋者二尋遷太常少卿再晉南太僕卿南冏改北時以良田爲廏裹蹏爲駒僕臣擁虛名耳公條上四議擬槧刺牧政大舉尋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嚴議察教水戰禁罷訟發御史侈用贖鍰列其狀以聞上震怒下詔逮御史公曰蹊田而奪之牛得無過甚乎復上書政府申救甚力時論韙之會太夫人有微恙公亟疏求去甚切上憫其誠暫予告乃歲餘竟不起方疾革時猶北鄉稽首謝主上恩復南鄉謝戎太夫人曰兒不能謹身終菽水養罪用子矣顧漢卿曰若善視吾母異日隧而相見俾我融融也聞者莫不隕涕卒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公爲人魁岸脫目皤腹飲人以和遇知己引滿浮白危言莊語雜以談諧而未嘗詭於正其大節凜然絕不爲脂韋詭隨而議論常依忠

厚詩云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中丞有焉使天假之以年其功業可勝道哉公著述有奏議使琉球錄南遊漫稿銘曰

長庚降兮孕雛登天祿兮吹藜歷瑣闥兮賜蓮遵輶軒兮象胥蹈鯨穴兮如夷秉淵塞兮牧圉跨天塹兮總師維南國兮是毗紉薜荔兮懸車齒踰艾兮未耆望馬鬣兮欷歔

程嘉燧送上黨郡侯楊公入覲序

歲己未春正月天下當大計監司府州縣舉朝于京時潞侯楊公先以冬月戒裝其屬邑八君者偕謁余文以贈行夫侯之由尚書郎出守潞安僅數月不繁爲條教亦未嘗驟有所更張而

民皆晏然自得於山谷田野之間今侯以述職行非久遠皆皇皇然若赤子之去慈母則何其相愛之深歟太守雖號親民其秩尊上倅監司而俯御州縣於匹夫鰥寡之情非得數數問且一旦由京朝官奉璽書以出曾未數月而民愛之若是此豈威令智力之所爲哉夫人有可以致一時之譽而不能服匹夫之心力可以制人之死命而不能使人之愛慕顧所以感之者異也侯爲人溫厚而直敦大而敏擅經術精法比其郎刑曹庭中號不冤及爲潞安慮己好善約於自奉而誠於愛人孜孜訪求閭民疾苦雖令以下至丞尉每降詞色如恐傷之洞悉情僞而不[illegible]責以苛細至於蚩蚩之民或遮道擁輿一一爲省理撫循未嘗厲聲色孰何之蓋務在得民之疾痛而與之爬搔甦息使僻遠一介之小民不知有官府之難而數百里八邑之羣吏皆得以行其守令之意支節血脈相通爲一而無復雍隔閼滯之患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侯眞其人矣自昔唐虞之盛庶官庶政載於典謨其要在不虐無告不侮鰥寡至詩人之所以歌詠君子必曰豈弟蓋善爲政者不咈民之情而其豈弟則莫能得其情而感民之深世之君子或好爲赫赫之名厲鷙氣任剛作往往遷擢以去而於民之休戚漠如先是陳侯公平仁恕去

而見思蓋賢者也今侯繼之又賢慈祥悃愊皆有豈弟之澤即山谷之老稚閭閻之婦女足未涉侯之庭而聞侯之行皆延頸企踵以遲其來則凡言上黨俗悍而難治者殆亦非民之情耳迺者自宮府睽隔公卿臺省多不得其職惟外臺監司守相猶可舉其優恤保惠之政誠得如侯者數人列於雄州劇郡陰以宣朝廷德意而固國家之元氣甯詎非社稷之功哉頃天司農移檄州縣減輿儓顧募之直加歲賦以給遼餉侍侯之仁故賦增而民不知然山右土瘠居有杼軸之供行有屯戍之勞侯固恤其不堪命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

諏古之君子於行道之際不忘咨諏民瘼以入告天子今侯由會城經三河之墟邢洺之間皆畿輔根本要地吾知必有崇論宏議聞於朝著以沃廟謨而固邦本者當不獨私三晉之民已也

考滇志楊掄鶴慶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光祿寺卿于守潞安並未載及而鄉賢宦績亦佚其名非松圃此文幾至失傳矣今楊姓多發科者歸而告之使其數典而毋忘厥祖且以嘆志之不足憑也戊辰仲春師範記

金聲葛濟淵先生太律序

滇僻處天之西南其人才不若中土多出出則必雄深怪偉適然異人如吾師濟淵先生學悟精絕跨秦漢而上又不徒以文章著也余兒時受師知往往聽師爲諸生說易不解亦不能問時齒雖童聞師語咄咄則心竊敬之未幾師移南都余日長大走師署雜問所學倉卒間昏鈍不能領師謂予予今方爲制義求進取姑俟科名後圖之已而師經營黔粵秦隴間余亦困躓場屋今倖一第圖所以就學而師歸滇矣已已承上召對次問天下奇材間及師以遠不及姑置之已而事不就不敢復有言余亦以病歸里既不能從師萬里外而師之學太律尤著夫樂之不傳久矣余既不學不足以知師則爲刻是編以行冀天下之知此道者或有知師因而教我甚幸若師之磊砢英多不以是書竟也

黃向堅尋親紀程

順治辛卯臘月朔拜墓辭家覼身如蛻不令兒女子輩悲涕牽衣亦不忍回首一語承五六長幼至戚相送登舟辭息天涯往江城索王雨民家書不得討五日抵杭至江頭覓船南望雲山層疊江流浩渺坐篷底不覺熱淚淫淫下矣停一日放帆自富陽桐廬蘭溪嚴衢諸處上數十大灘閱旬抵常山舟中雨雪頗

多忍寒陸行歇草坪舖曉起霜天路滑朔風刮面前出玉山縣附舟下廣信府泊鉛山河口同舟者酗酒致予失足幾危過貴溪弋陽望龍虎諸山景色絕勝殊無好懷八九日下數十大灘轉上水抵鄧家埠適有盜焚劫煙燄未息船不敢刺岸泊江中候曉登程從此始托足芒鞋矣路次多盜多虎佳山水悉成苦況除夕投許灣客舍孤身回念家鄉日去日遠未知何年得與二親還家壬辰歲朝拈香望南心禱泫然泣下主人設席勸飲強醉夜發雷雹雨雪浹旬初九日踔泥觸水由流坊達撫州踰狀元嶺至戰坪出豐城臨江界時值元宵歇鼇坊李姓家情深

如故人在途時遇雨雪跛趾破裂痛楚輒倒地身裹泥塗自顧堪憐往往僵臥道旁採去路多岐進永南歇農家覓伴得同行者二人見予孑身孱怯徒步艱難互相設言前途戰爭靡息行旅久絕路有虎復之處身有疾病之憂固促予速歸予無退志無懼色强與行十九夜乘月發足幾落澗中早至樟樹鎮渡江從山谷最僻處問路曰金樓水白慈化青山黃岡桐水俱在分宜袁州醴陵之間村居悉依山傍水茅簷土壁儘可安歇但山徑崎嶇多圯橋斷岸臨之股慄聞有煙火荒絕處則裹糧而行顛躓頻頻計行十三站至二月初旬渡湘江寓湘潭縣城外左足血瘀腫赤痛不能禁用瓦針刺血憔悴支離眠餐殘廢同行者深爲予惋惜又設危畏之語沮予前進唯唯謝之云予出門時將萬念放下雖艱危敢不自力封家信一函附同行者寄回養足五日由湘鄉渡江而西上寶慶府四顧荒山田多草萊髑髏徧野虎跡如碗偶見羣鹿當徑逐之則陣鬪亦可駭凡去路遇寨每先於宿處得之陟峻嶺則汗流沾背踰深溪則冷刺入骨幸足力漸好善走又善飯日擎蓋始覺酸疼久若相忘風風雨雨行十五日至高沙市距武岡州六十里翹首天南重巒雲封綿亙如長城遠帶內即蠻夷部落聚居所謂五陵溪是也從

此徑閒道多崇山複澗足雖壯往目幾爲之淩斷歇木會院崖中夜雨傾盆苦不能睡用蓋支坐待曉將出洪江關有北兵守險遏回不前既出人烟斷絕時而深谷荒箐時而嶺頭澗底迴路異常幾令此身無處安頓僥上桃子巖此地苗獠出入害人山農結伴持矛帶弩而耕進大龍壁擁寨得獨木船渡大溪三道碕岸臨於怒濤之上徬徨躑躅高深是懼山中叢篁古木陰森蔽日悉從無路處覓路且有異花紅紫間出有異鳥悲鳴不絕殘葉盈尺落花相襯如層褥嘗見荒邱祭埽淒然有墳墓想時尚在沅靖粵西之界乞鄉導轉入西溪柳寨俱係苗地苗民椎髻懸環語言鴃舌或有能通漢語者亦知留客作供具醸酒如蜜舂米如雪其巖壑之幽深泉石之奇怪大都皆世人所不經見者抵舊寨郎便水驛之南岸地方久無統轄亂山環繞極目草迷多漲沙多流潦多獸跡踟躕歷晃州至鮎魚坡幾至無屋可歇忽聞人言於秦莽磽磏間尋聲覓宿得新結草房尚未築垣用茅刺相圍抱膝不敢睡來日岸草蔽身捍頭日行不得昂步聞礮聲遙望烽烟知秦關不遠又前見伐木重圍樹柵如城空際懸一大鐘兵士立于層梯雄聲詰問予又前喋喋多屬言以姦細目我傳令啟柵放進將主作嗔怒狀左右持戟恣睢

由我籍貫姓名來歷何等要從那裏去乎弟泣跪告獨身冒險而來只爲父母在雲南數年音問不通存亡未知特來尋訪實無他意探子得情顧左右曰前途尚遙處處若此如何可去留宿營房更盡差騎押至平溪見高總戎又具以情稟加意矜憐云尋親果真當給票放之前去明日午後渡江歇青浪又明日渡江歇焦溪兩日江畔荒寂舉目驚心塘兵忽大聲喚我莫走有虎在前山宜小心乎恐往前果見虎跡歷歷踰雞鳴關多層崖絕壁關隘重重達鎮遠府治不設城郭四隅高山屏立岞崿中帶大溪如據萬丈之城臨不測之淵跨大橋一東岸有紫陽書院樓閣臨於絕谷帥府駐兵觀望許久潛訪姚邑音耗未的此處有厲禁非其民不得上寄遇楚黄人楊姓者追隨入黔進紫岡油柞諸關歷相見坡萬山雄惡撐天雲日多異色大溪穿入巖穴約半日程仍由山腹中瀉出怪怪奇奇皆思議所不及潞歇偏橋備學舍尋上新添龍里清平一路高山排列崴[illegible]塞恍疑鬼窟深溪架梁寒栗可畏下峻嶺百步九折過痲哈爲鏡橋犵狫寨對岸削壁陡絕鐫[illegible]宇宙四大字至平越府山勢巍峩路紆折如羊腸兩旁俱苗蠻巢穴昔年官商匄受其害選山之最銳者設哨備警今十里立塘塘兵時被虎馱去嶺頭坡

足骸骨枕籍商旅絕跡止見飛騎往來衝突又見割耳劓鼻之人更有兩手俱去者猶堪負重行遠慘甚即有奇山異水不敢流覽一宿山寺一宿塘鋪炊飲烘火不得倒睡自高沙而入貴陽府計程一月有餘經谷角歷關隘數里驗票進城城內屢遭屠戮居民寥寥楊君憐我留歸煩親厚途守凡遇神祠必進禮禱祝時詣帝廟卜二親消息或見予髮未壯伺予欲執適遇程姓者言及遠來尋親錯愕竦聽顧謂予曰我新安人寓居廬州幼年被擄至蜀今經二十年不知父母家鄉在何處悲咽良久云我往衙門查汝父履歷便知下落曉袖片紙鈔父告致緣由在丁亥冬已解任矣予深喜倘得相逢團歸有日但未知隱於何處復囑予當上一稟啓于主帥有票方可去在寓捐管爲薦里尋親事草數行成袠晨雨中袖啓未達府前兵衛駢塡象馬塞道予逡巡于隊伍之中啓不及上時四月初一日也次早呈進晚刻即發下批據實非姦細的係尋親著給票與他去初三日領票又詰問數四方給票得行臨行承他鄉二四友相賀贈別有熊姓者攜手送至郊外灑淚勉予云雖無伴侶有票當放膽行去揖別遙相跂望尚在城隅拭淚未及數里兵馬橫戈交戟擁道不得前站坡足數問驗票蘇前一八傳諭勿生疑惧近

又數里許突遇一卒將繳擊破疾馳去驚疑未省進威清城中見屋數間空諸所有席地而坐見一卒執小紅棍來一帖飛馳云奉令來速站起詢前擊繳者亦奉令也次晚達平壩衛兵馬屯營兼程歇宿隘鋪睡草次四體不能屈伸達安順府府公李春鯤驗票留署中致贈過安莊衛歷白水驛峭壁千尋奔流瀑布獨坐縱觀心目澄爽歷頂站關嶺環而數息得踰露雨兵馬踐踏擁成泥濘循平沙躍走深陷沒膝身若墜淵幾不得升欠關嶺連峯橫絕即漢將關索駐兵處迄今顯赫有雄將守險不易登上嶺將半氣喘力絀倒嶺畔有老僧出茶啜之强起用盡

作杖約步登嶺頭見布帳漫山徧野牽馬縱放旌旗蔽空轍聲如雷少休下嶺突騎執王營中詰問驗票因勢問途路之害令役設飯緣病不用又給粥一盂夜半起營去予息草店兩日來行囊前走又見兵馬雲集旋嶺而下獵象者乘騎者旗幟炫目山谷震動將暮疾走尋宿又見後營扎于嶺下造飯馳馬紛紜軍容如前驗票又走見羣象塞路休白日坡自進關來凡過郡縣衛所關路廣闊每十里立塘以次驗票稽察無票即係姦細致行人裹足次盤江波濤洶湧兩崖拔聳陡峭鐵索架橋者稱險阨過此盤詰最嚴亦入滇一要害處把險將士姓潘係泰州人驗票相留話別酷日炙身俄頃雲合雷電烈風或盂淋雨不得蔽從舊城馳至黃寨僅見苗婆一二張口吹吹牛豕溷雜負雨疾走上層嶺雨集成潦洶湧作怒濤飛下衝波力前股膝聯蹤欲仆雨益而氣益壯息海馬莊乏米不得飽餐烘衣至夜分不睡自出門來嚴霜凍雪淒風苦雨淋頭抹足未有是日之甚者披濕衣冒行上安南衛歷老鴉關奇峯合遝飛泉濺衣列岸逶延如棧登江西坡過普安州上雲南坡層折巉削雲海茫然寥寧生寒至亦貧孔在在被兵幾不成世界路絕行踪時遇苗子成羣遞送軍糧過滇南勝境坊林巒風土便覺與目相易歟

平夷衛遇浙東錢公士驌係舊任雲南陽宗知縣落職補署廣文芒鞋謁見瞪目袖手倨視告之曰某從蘇州來尋父親黃大姚的覿面注看敘揖握手大慟隅坐細詢父親消耗言之甚詳云當兵戈搶攘患難相同而能出險入險者惟君家父子旋問及山陰景色又不覺悲喜交集煮二卵壓壺自傾談至籌燈前罷是日知父母無恙殆寓姚之白鹽井曉起精心勇行中道山水瀰漫褰裳行二十餘里毫不覺苦歇霑益之交水城中遇江右客桑姓者繾綣如故交不忍即別到曲靖府城外敗垣頹立僅存諸葛遺踪一坊挂號時各官在社廟祈晴門役奉票送驗

愕然促語命吏引見予短衣草履叩謁多禮貌涕泣不敢仰視見予病目伲離咸咄咄驚歎勞問予悲咽不能答下寓有古道臺諱心者即回者相邀至予榻前備言老父受難之苦不做官之樂棲心釋典恬泊無營有眞仙眞佛之稱隨詢中原風景答語而默應閻予欲接二親回家又默然久之云不做官可歸無他戀可歸繼爲予言路費之難慮關津之險每作皺眉狀把盞劇談至東徐贈別次早府公劉諱文治者置飯別去差騎驅至數里外致贈古劉二公蜀人係父同寅更相守姚故知父行藏甚悉待予意甚厚歷小關嶺過易隆溪流侵路渡楊林海子龍見雨作風狂曳舟渡覆冒雨登岸歇楊林驛計三四亭由板橋過歸化寺營房鋪某嚴加盤詰又數里入雲南省至白塔關兵衛去帽嚴查多喝叱聲驗票放行歇項伯亮店少頃軍民擠門無不驚訝店主率予將票呈報帥府訖自貴陽至此合二十站行二十六日有滇中人宦遊於中土者又有蘇杭阻隔在滇者凡屬親知悉來寓覯相叩問雲南自乙酉九月遭元謀縣土司吾必奎叛亂調臨安土司沙定洲援征兵變沐鎮失守西竄永昌沙賊盤踞省中兵連楚雄金滄道楊公畏知相拒年餘丁亥春川兵孫黔入滇破曲靖定洲敗走棄省城東歸省城百姓迎

降故城中無血戰之苦隨進攻臨安擒諸夷寨並定地方有拒敵者咸被屠戮定洲遁逃收其降卒萬餘復回兵攻楚雄楊公力戰被擒說以仁義勸勿殺掠故滇西賴公初不受兵尋執沐鎮歸省置部下更用密計擒定洲并其妻萬氏俱磔于市繇是土司懾服悉聽調用兵勢益强復往黔中收諸部落及己丑迤西土司結連邊將擁一女主起義敗謀諸郡屠戮略如迤東雖僻遠如麗江亦被所擄惟省城爲之改觀內設重城大起府第非復舊日之規模南城外闢一大操場多毀民屋更造營房僅金馬碧雞二坊在焉滇俗用海肥今皆毀去錢法多異鑄辛卯春楊公詣安隆拜爵回黔尋被禍滇民感其庇咸圖像祀之予時逗遛在寓凡得所聞見者如此念故鄉雖遠喜親闈漸近見龍舟競渡不免鄉思東人初三日出昆明驛過石壁村崑山邑侯楊公諱永言家在焉傳一口信說歇碧雞關望滇海及太華諸峯山光水色縹緲相涵此南詔一大觀也早達安甯州聞吾蘇張公祖諱堯年者本州人進城寄一口信州內兵馬眾多見予被髮相圍詰問伊親邀至家往三泊縣趣長君歸太夫人亦和淚出拜堂前留稽頭問公蹤跡告之曰仍寓江浦已有子矣將信將疑忽悲忽喜明早見舊州侯陳公振奇黃巖人受禍落

穢賊詩自娛念天台石梁瞰淚沾襟云我有二子在家緣何不來益爲之痛悼欲留過歲乍固辭致贈泣送至城西由祿豐縣入黑鹽井行二日路介岡嶺間拜門賢王用賓驚喜相泣細叩老父行藏云老師出籬後干戈競起迤西道阻渡滇海避晉甯一月歸縣腐杪慘劫衣履無存丙戌復擾蒙二姚會兵楚城推爲武元監軍時粵中行取報到不及啟行未幾滇事大壞劉挂冠潛避入外猶喇西兵振旋南旋强出以死自誓卽固辭還山流離播遷避兵鐵索營至己丑五月會營將張儒起兵謀洩全家被戮幾罹大禍已作出世想不意今日有此奇緣大爲吾父子慶再贈遣騎送過琅井入尹公署中一宿曉歷大坡與後山更上幾層遵石渡澗樹覆濃蔭遠近莫辨過定遠縣踰諸葛嶺日晡達姚安府俱危垣敗屋一望凄涼遇昔年屬吏史起鵾痛言二姚受兵之慘深幸老父去官之早謁府公任熙州侯巖士龍皆老父對房門生各送程儀答拜設席青蓮寺具談歷年亂離欣幸老父能免禍害全萬里永闊今又得會合情憤不已差役遠送宿滿海場曉上梨武坡過一滴菴松杉夾道路雖嶔崎目凝足揚舉體輕脫栩栩如歸故鄉下坡過柳塘羣峯貼面犀角龍烟已到白鹽井亟詢父寓路人屬目問客從何來予應曰自

楚州來尋父親黃大姚的無不驚訝遂指予寓所奔途遇雨民恍忽如夢相揖攜手到父寓入門悄寂惟見舊時婢子坐于簷下定睛更熟視高聲驚喊家鄉相公來了母親不信云那有此事堅已至堂上放行囊號呼父母老父午睡未醒驚起忙問爲誰老母應聲曰兒子來了父亦不信堅遽入寢室父夢語模眼不知所爲猛然相視堅拜倒榻前相抱號泣幾絕不得起起復相持痛哭不止旋與二親羅拜天地坐頃問起居二親亦相勞苦叩所從來見堅苗髮蓬鬢面黑目腫鬚間白短衣草履狀貌非昔復相顧痛惜咨嗟不已問昔年僮僕皆已星散時弟採薪歸[illegible]望老父呼進相拜泣雨民兄問家鄉事因無書信爲之大慟諸門人耆老拜賀簇擁堂階不得就坐室中無長物蕭然如僧舍只壁閒懸一大士像案頭義易梵書諸籍而已老母具酒設果餚堅傾罇爲父母壽老父笑謂母曰自分家鄉隔絕骨肉無相見期冀得通一信足矣豈望有今日坐燈下歷敘兩地兵戈僥倖不死旋問里黨姻親諸兒女輩興替存亡無限欣戚話至遠任未回有籍沒等事頻年受難賴上枝大兄默爲相援極其感歎及聞廬墓無恙丙戌又添一孫萬分歡喜咕咕不覺雞鳴時五月十五夜也自蘇至此計驛道萬有餘里緣

多閒阻紆迴曲折凡行半年半月得見二親殊不覺足之疲憊路之蹭蹬不幾天涯咫尺乎回憶出門時若上澄影師來以遠行[illegible]高之示予曰有願必成今果爲左券父曰春初在琅井簡李[illegible]書紳藏書載王原豊親事其父珣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有感錄之歎謂今世一不復有此不意汝乃能之亦先兆也明日束冠謁各社廟拜老父諸友識盤桓浹旬見二親強飯私心深喜及計還家資斧之絀歸期難卜回望家鄉迢隔不禁魂夢搖搖又未嘗一夕安枕知與不知僉云可來不可去無可奈何只得籍一敝告歸投府疁遞呈主帥月餘不下父以命數相慰曰與諸生講易于五葉巷予促兩民作歸計則喟然不應曰汝老父速行父曰吾數年不得展廬墓朝夕傷心幸汝得來祇兩孫在家伶仃無依豈不欲急歸恐前途險阻兼之路費不給故徘徊耳有諸門賢在修書與汝當不惜勞苦去於是出姚城過白塔拜土司高公門有永爲外藩一扁進內衙衆僧繞廊莊嚴如古刹靜室焚香敬寫經文公年少長齋侍佛侍從捧茶舉案必跪儼如王者素與家君善云全滇干戈鼎沸凡不受職者悉被慘禍得解綬善全者惟老父母一人年來與無住白空長老結蓮社于妙峯龍山諸刹將修來世因今幸復得聚首豈偶然事

知予作歸計毅然曰相隔數年何急于一日予俛而不答歎云踰二載闕歇水井屯歷鎮南州歇大石歷楚雄南行四十餘里山徑荒絕不見滴水暑甚幾渴死道旁逢南安州地本彝玀所居有雄將協守拜門賢飽一餐因病目入留贈馬二匹經楚城下地震衆山搖撼聲如雷轟城堞崩陷磚石亂飛幾不免時六月初八日也彌渡地方壓死人民千計嗣後逢庚則震至冬初始寧歸白井養目少瘥又上鶴慶府淋雨出門踰峻嶺出三岔營歇入頭關過孔仙橋循一泡江而上濤聲喧耳扳崖緣壁失足便墮行過千巖萬壑如此奇險未嘗到眼至米甸借棲山寺問僧前路遠近歸復道歷諸峰之巔時衣上雲霧與峰爭險歇賓川州之西關驛饒雜足北麓地僻山深比日僅見樵牧一二黃葉丹楓掩映高下羣峰巑岏雲際彈指蒼黃萬變又循金沙江南行山多頳色淘金處江水瀲灔如紅霞過白衙廠又行三四程達鶴川風景與他郡較勝多搢紳家門賢孫士勍留園亭數日設榻供具甚盛日邀親朋暢敘有嘉肴無美酒賦言贈別尋上劍川州從雨中歷陡嶺數重係要荒僻壤漢夷雜處玀玀帶刀出入見之可畏拜州侯叔佩珣留一日贈別出鄧川州踰岡截澗懸崖垂垂如欲墮入頭上澗深水浚響震林谷眵目悸

心過滇寧縣界有溫泉可浴達州州侯趙琦留署中擕幼子侍坐喙飲拜別出大理路望點蒼山亭亭十九峯屏立海岸峯頭積雪白雲帶腰海水綠如椰汁此又迤西一勝概也走海東因南滙路陷海岸數里復渡過勝歐烏村猓玀家又兩日取道出米甸聞悍兵剽掠夜深隨土人避箐中霜下沾衣待曉方敢出探舊路行三日得歸白井時九月終也拜老父老母於堂上出諸世兄贈言儀物備述恩寵老父謂兒曰汝來藉諸親友所賜此番若非吳按臺識入棘闈何能得此堅啟父曰差可行矣然資猶不給奈何兒乎弗憂計前途尚有諸門賢在我當與之復

與老母計商旬日勉爾治裝轉思息肩外必宿送又戒一進書蛤三出姚城繼下威楚旋上鶴川諸郡旋遂又歷三千餘里皆緣資斧故以致勞擾莫措堅辭得見二親後每遇山川雲物甚多于懼矣然鄉心雖追念二親垂老將晨征暮宿跋涉險阻種種艱難堅又懼多于喜矣若得到家斯豈人力之可能哉惟祈天地祖禰默佑而已

壬辰小春謁帝廟辭諸友朋佐酒贈言以不欲遠別扳留者久之仲冬四日自白井早發扶老父老母來一籃輿無僕乎與伯弟追隨左右行李一肩覩險若夷諸門賢者老從霜露中燃松明擕樽遠送泣拜道左眷戀依依家君慰之曰衰朽數年混迹所藉以不寂寞者賴有諸君子在耳今日此別能不悵然雖前途險阻自分囊空如洗生歸可期萬勿為我顧慮雨民兄偕門人王爾玉龔辭去獨王性一父子行行不忍分手袖中出檳榔一串泣拜輿前復舉觴祝曰惟願此去一路平安早歸故里和淚歸望勒馬遲遲過柳堤別去登梨武坡小憩一滴菴老父回望寄廬如去故園為之悵繫彌久歇毛家灣樓頭旅況不堪喜老父老母恬若安常進濁醪一卮便酣睡幾忘為行路人初五日辭土司高公留宿以知己長別惓惓不舍臨行贈氈衣途中禦寒入姚安任公已遷都匀盤桓半月

餘勉需路費長至日寓中遙奠祖先適高公差騎送餌塊糍餅蜂蜜雞蔥候雨民同行止附一家信別去廿五日倩夫出城拜阜吾先生祠飯諸葛嶺歇王朝里廿六日歇楊關屯隆冬桃柳爭妍亦見氣候之不齊也廿七日至琅井尹公送程儀數種廿八日至黑鹽井門賢王用賓日設酒相邀曲意固留云今月骨肉得以聚首他鄉即是故鄉前去萬一有阻奈何泣數行下見予父子決意欲行一夕勉設席餞別演劇奏樂聲容和暢老父把酒欣然首肯此行決無阻滯用賓為之俛首遺贈特隆歸途寄宿藉于此十二月十一日啟行用賓祖道鄭重泣別欷歔乾

海子又設餱野店遣吏相候萬里之外友生之誼可謂至矣十二日歇稗子滿屯中十三日出蘇豐縣道經王崑華太老師宅老父念昔日同在圍城今已被難不勝惆悵十四日過練象關十五日過獅子口父曰此楊道臺血戰處去官之力全賴于公我得生還而公受害深爲感歎次安寄黃巖陳公昭似并遣雞足山詩老父次韻和別十六日過羿雞關行二十里達滇陽驛老父見風景非昔無限唏噓驗票放號訖歇書寓探黔楚消息聞某處饑敗某處戰勝咸愕然相戒曰前途烽火相連行旅久絕萬難前去卽去得諒當事者決不肯放況有家口關隘盤詰恐插翅難飛坐旅中悄悅累日老父自信囊篋蕭然告致已久晝計再三進城五六次詣將軍府領票赴貴陽謁主帥面辭時尚有故友韃麖在省見父得整歸鞭望如仙吏賦詩惜別尋儆舊撫吳公兆元言歸慘然省之東有呈貢縣係太倉學博文公祖堯故里乃郞昆仲探予至來寓詢公起居告以在藉屢會今尚健且彼此父子年齒相齊昆仲聞之悲喜異常呈邑侯夏公諱祖訓者嘉興人樹兵拒敵城破不屈死之甚慘合城皆屠止存文公一家亦異事也除夜侍二親膝前回想出門來已二改歲矣癸巳歲朝啟門卜兆見一女子騎馬來女子好字也馬得坤

卦爲利有攸往之象可決歸途無阻艱于倚夫新正十一日始發足主人餞行兵馬塡塞于道過歸化寺驗票放行此出滇中第一關也歇坂橋驛有舊時婢子不能徒步留主家老母殊多悒悒十二日歇楊林驛十三日衝風冒寒中道遇一將士止予緩行云黔中初冬至今不見日色下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樹頭皆劍戟聞之齒戰至易隆歇十四日上小關嶺奇峯環繞蒼翠映日老父老母登殿叩禮輿以出關無阻稍覺寬懷歇黃土坡十五日過馬龍州歇響水關山荒路僻惟見山民遞送火藥軍器十六日行二十里老父入曲靖府與古公索昔年南行詩冀堅同老母過三岔河歇交水父歸寓云古公已陞任下黔中又悼劉公下寶慶已仙遊矣十七日歇白水驛十八日寒威偪人凍雲障天歇平夷衛夜大雪二十日始冒雪過滇南勝境坊此係滇黔接壤天寒怯行早歇烘火主家出酒禦寒且慶脫郤滇中一省廿一日陰霾塞日山風刮衣過玀玀海歇海子舖前過此幾至狂瀾飄沒今無勺水廿二日歷馬鞍山宿雨路滑著足艱難下雲南坡歇普安州州侯范公致贈廿三日下輭橋坡層級千折不減蜀棧過輭橋尋上大嶺雙膝俱輭輭不獨橋也廿四日出坂橋城土新興坡連日踔泥泥深盈尺傷足不得

前早歇芭蕉關廿五日下江西坡有江横亘坡在江之西故云自雲南坡以來俱若從空而下想上去時山高路長迄今歷之更覺兩足之疲甚矣歇烏雲鋪夜雨潺潺待曉不止乘雨過安南衛亂雲封路高下莫能辨晚歇海馬莊舊寓汙穢不堪老母極其嗟歎廿七日歷倒馬坎過舊城下盤江嚴查放行此又下黔中第一關也旋歷大坡歇嶺頭自盤江以上終日雨雪集身烟霧迷目如在飯中所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眞鬼國也較之雲南風土迥乎不同矣廿九日早歇關嶺口下薦福一路皆崇巒疊嶺聯蹊帶天阻日連雲不見斷續處至此分形突峙

負勢爭奇歷歷可數殆不可名狀三十日早上關嶺進殿瞻禮至嶺截指來時喘倒處老父曰今亦宜少息從嶺下至江畔候喘息得行望群峰矗矗大相詫良久老父謂曰當年隨忠烈向師入閩度仙霞嶺其崔嵬髣髴若是時甫及四十今矣宛在目前仙霞路坦多古松稍可盤桓此嶺陡峻層折不可留足洵可謂關山之險也又歷大坡三四重所云雞公背蛇倒退足債少息始行次安莊衛州侯楊公拜贈二月一日到普定衛計歷三十餘里行旅斷絕正疑閲又聞主帥已入楚貴陽一路兵阻難行拜李郡守換票改往思南從僻路往謁主帥初五日驗票出

城過平壩衛宿萬隆鋪途遇少婦幼女絡繹而上有云廣西來者有云沅州來者或策蹇或拄杖念彼室家離散堅扶二親長途歷險愈增憂懼初六日歇羅底哨初七日早行遇蜀中回兵擁一象縱横突來顧我二親讓畔疾馳無阻將晚覓別徑撫威清來時大路由城北歷癩石坡歇黃官哨危峰塞戶深林岑寂寤寐神搖初八日路極荒寒山勢天矯如樓閣參雲遁天晝行多冥色過龍場驛城郭邱墟殊覺慘淡老父有王陽明先生章歇羅鬼甸初九日歇落邦初十日歇息烽所係黔州界日來草深合路放火偏燒聲如霹靂火燄偪身十一日至養龍司有龍

潭八九深不可測十二日渡烏江入四川遵義界即古牂牁夜郎境也辭老子關緣江南行石坎崎仄路多茅塞歇个界水與悍兵混宿談虎不休令人戰慄十三日行路多叢棘早歇龍坪場停足一日十五日歇三度關乃楊應龍據險處十六日至湄潭縣寓城外酒家馬邑侯留飲致贈十九日山險溪惡土人戒予當在永定場蚤歇不可貪路二十日路多荒茅白骨進龍泉縣城郭傾圮寂無煙火夜聞鬼哭聲廿一日荒林攤寒深莽森刺强逼於不可通步步膽寒老父老母徬徨終日至壽水幾無宿處廿二日歇煎茶溪入酉陽不遠廿三日路更荒寂進東郭

溪覓宿廿四日歷鸚鵡溪峰攢巘叢洞壑奔流奇外之奇令人魄奪神駭歌砯水堨自威濤至此不惟山荒徑僻磴道嶙峋時見虎跡心惴惴常恐不保至于溪澗錯縱時虞飄溺食宿艱難幾至不火廿五日早達思南府府治形勝多奇危峰環拱碧水清漣江魚肥美門賢段渾然為郡守欲久留圖報老父固卻之曰出險莫如寡累資斧之外豈敢妄冀留數日不忍遠送署中泣別中途盤費藉此得以不乏於孫道臺處更票三月七日黎明候渡煙江絕嶂非復尋常景色上武勝關峭壁嶔嶔宛如鳥道宿邵家鋪八日逕荒岸絕渡江歇坂橋此地人跡罕到鄉民多戒言初九日見村墟籬落桃李芳菲零落無人莫測所向遇樵者指迷登嶺山雨忽來嵐霧騰空而捲輿之前後相追逐歇平地淒然一望此在銅仁石阡之界初十日進偶徬濘早歇十一日到凱棲寨新民闢土結茆差堪棲宿十二日下凱棲坡涉水五十餘道沒膝撐腹老父老母坐輿中時時回顧憐惜不置土人有四十八道腳不乾五十二道纔上山之語歇馬口司任處促逼僅堪蔽身夜有虎突至午為驚喘十三日淋雨江漲得獨木船截流飛渡歇雲盤寨插竹為柵以避虎狠夜雨岸沒不得行十五日冒雨以杖候水走三四里叢棘刺股血流不止登

岸聞前冥寨江水險艱於渡覓舟放至二十里外山溪層折爽路荒蕪日暮勞勞作宿計入思州府府治巖僻不聞雞犬聲次日劉府公邀老父于後衙道故即曲靖劉公之父十七日曉雨涉水數道歷峻嶺三四重亂雲遮護見虎跡入頭徧山人多懼色從北路復出清浪歇城內明晨渡江又撤平溪衛路繇東南進邛水司峻嶺盤曲川谷縈迴內新開複道上逼巔遠下達沅靖諸路多肥田頗有樂利風會兵伍混雜借棲野廟十九日進冗寨風景怪異溪瀨湍激架木渡人甚危過鬼迷擬晝行覺晦至等溪無處投宿一與選指山隈遵險疾趨結茅拔截如鳥巢檻外僅可容足扳木緣行苗民驚懼塞戶幾不肯留來日阻雨冗坐悶絕廿一日過陽溪頗峒僻天柱縣路歇紅峒環山帶水田饒土沃素無兵火可稱樂土今為養兵地民苦不能逃廿二日轉入地鎮至甕峒高岑架木修坂排江山容水意真別有天地老父指顧欣賞幾忘此身在逆旅廿三日江岸石笋嚙足若涉春冰過沙推寨金子寨渡大汀歇東城廿四日歷金坑阜溪諸嶺宿雨不收一步一倒歇崖頭龍家在黔陽會同之界聞滇兵新敗于武岡兵士橫行山民逃竄曉雨輿人聞警怯行悉告去廿日進退無措扶老父老母勉隨鄉民踰峻嶺入深谷寨民

復送至像木菴菴立絕頂旋螺而上雲山四繞眞可忘世計資斧垂盡歸途尚遙深以爲憂至初四日放膽下山探路問土人云有間道可去初五日出舊主家倩夫爲鄉導繇僻境疾走時聞前路兵阻予病暑慌慌涉水過九洞口巖石嵸巃舉足不前負仙弟背行則喘倒老父欲久遣輿人候至白石坡初六日繇苗徑喚渡每從幽暗處轉出至明歇蔴塘寨初七日踰嶺涉溪有古木盤石稍堪頓坐宿道口遇同鄉友行蹤得前路消息惡甚初八日林深蓊鬱見難民踉蹌猝至驚疑不前尋宿苦不畱立雨傍徨樹間忽出一人引至草舍相敘如故舊云亂兵時恐

逼入明早當遠路速走初九日出鳴溪主人鄧林楚導前山徑巖巘上下艱于攀躋宿羅藍寨聞警鄉民俱不敢穩睡夜半潛行將曉遇虎突于老母輿前輿人幾倒驚喝跳去山民遠遁歇處無主十一日將又高沙市避兵歇牛欄山寨棲敗屋中腳奏如荒墓民多不良覘行色蕭然得免于難十二日得蕭七桂倩山農送至藍田水次聞北兵上武岡州西兵退守楓木嶺繇間道行過洞口遇盜備接幸裝薄無害渡江有逃兵尾後至巖山卻走歇水口主人楊擎天係青衿於倥傯時執禮甚恭老父以氈衣贈之十四日亂兵橫殺鄉民攜老負幼東奔西竄如蟻移穴且雨瀧二八鋏逃去留宿于雙寨竟夜不眠十五日又雨上坡下坡涉溪途須過江灘田至水西雨甚鄉民相戒飯頃又見難民啼哭奔走深夜火光燭天隨合寨男婦冒雨逃出立坡足候曉驚走仙弟失去斗米復至沙羅寨山寺與諸難民亂宿十七早倩老僧導前進蕭家洞步步踏雲峰峰帶雨衣履淋漓至黃柏山入僧舍惡僧叱咤不留復下江畔勉強借宿柴米難覓窮途之苦是日爲甚十八日得脫諸險歇塘冲爲父改妝潛行出寶慶之邵陽新化界十九日繇苗田觀歇牛山鎮二十日又倩鄉導過楊溪歷九龍寨遇兵無犯自金坑以前日日談虎金

坑以後日日談兵諺云寧逢惡虎莫逢善兵不知誰惡誰善廿一日歇猫兒舖廿二日到蘭田鎮停兩日覓倒扒子船將草鞋抛卻始奉父母登舟雨足雖安又不免風波之懼廿五下灘泊佛泉寺河下候伴廿七日泊果底廿八日泊漕市鎮廿九日泊湘鄉之西兩岸青山一江碧水頗多樂意三十日出湘江上水仍欲從江右歸泊下執司江中夜有警五月一日進鹿口[illegible]衡岳雲氣接天初二日泊神福江初三日過醴陵縣上大灘五六道泊雙江口雖處舟無懼不得鼾睡明早聞土寇前阻榜人不敢行泊于沙洲漁疃之間午後復下醴陵縣大江東歸拜謁

侯楊公元勳係己丑科句容人池送程儀種種厚贈復折柬相邀至衙齋飲蒲酒不意洋水多情若此老父賦詩誌感初六日順流下湘潭縣初七日抵岸因屢經兵燹無從覓寓僱船上殊苦炎蒸初九日搭鹽船火艙半臥窄隘與仙弟終日炙火守舵又思行路之快活多矣同舟有衡岳僧十八衆號慈航者老父與談頗多禪意初十日泊招山沙洲十一日泊長沙府城下十二日過湘陰縣風利爽月又行三十里泊塘舖十三日開帆飛過洞庭中流忽然舵裂前帆索絕巨浪掀翻將覆者數次無不惶遽衆僧合掌念咒風愈高浪愈大船隨浪滾至岳州城下賴神天默佑幸而得生堅急慰老父老母相向大哭整舵復行二百二十里泊新堤憶岳陽樓之勝從驚魂未定之時任帆頂過去無緣登眺次日大雨不行十五日過嘉魚縣望武侯借風臺屹立江干泊河套十六日晚泊武昌府江流浩浩帆飛如駛黃鶴樓在望因日暮又不及登十七日早放至漢陽江口搭鹽船十八日行數里許風雨大作待曉不息浪湧船移復進漢江口二十日橫風過黃州府阻風磯泊武昌縣南岸老父指赤壁所謂東望武昌鬱乎蒼蒼間也廿一日風逆早泊巴河口廿二日浪大至蘭溪停舟候風細過道士洑石壁立水涯灘激多

回漩無風作浪眞險處也泊王市江口溽暑船窄蒸熱二親晝夜不得寧息蹙眉目未嘗一刻少舒廿三日過蘄州馬河口山高水險過田家鎮泊吳王廟江口廿四日風阻泊伍家穴廿五日至九江府廬山雄峙波濤洶惡船不能久泊上岸見榷部係同鄉一笑不顧客船過關順帆吹去急喚漁舟破浪追二十里幾覆泊峽內廿六日暴雨滿江過湖口縣泊鱘魚嘴是日始達江南界廿七日過彭澤縣小孤山亭立江心如翠螺過馬當其山水亦甚險孤舟泊彭澤縣對岸廿八日過望江縣安慶府忽起颶風泊滿溪峽巨浪滔天坐困四日買得鯿魚二尾二親以數年不知此味爲之解頤六月初四日過池州泊大通鎮初五日風逆從峽內行泊荻港初六日放舟里許風不利泊山足初七日過坂子磯舊縣經峽內得抵蕪湖泊舟三日登岸隨老父步吉祥寺十一日放關過梁山及采石磯老父遙望鍾山不勝故國依依之感風利帆輕不覺已過燕子磯矣憶己丑春爲父未歸被冤解藩司阻風與同難者登磯上遙想前情無限悽惻今得同二親過此實爲欣幸泊儀眞之舊江口風雨又停兩日十五日過金山進京口買小艇次城西半月不寐閒想雲山萬疊江流洶洶令人且悲而且喜矣十六日泊毘陵十七日揚帆

過惡山見故鄉景色歷歷在望洎滸墅關十八日趁月早發將曉到楓江上午抵家約計去來行二萬五千餘里轉眼幾及二載山之稠疊水之險惡足跡所到目力所窮姑記其大略不敢歎行路難也然皆因老父早得解綏洎然無累故得如鳥之出籠魚之脫網雖歷盡艱辛夫復何悔今日得到故鄉拜見墳墓復得與知交親黨重逢把晤實徼有天幸但家徒壁立瓶無儲粟二親無以娛老爲人子者不能無愧云

江若文曰紀程曷爲而作孝子黃君向堅爲其親作也親者孰謂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孔昭崇禎癸酉舉人

明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尋之故有作也曷爲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爲日則一千有一旬爲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間猋風盲雨隮縣崖絕蠻溪谿危彴之恐山妖木魅猩貍豺虎與夫獞猺子蚺蜼咋嵷之虜烽煙戎馬營壘關隘之警無所不經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與凡家人父子悽傷款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讀之既竟作而問客曰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嘗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爲傳爲述以行乃今而復見黃子然則黃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違其親或在羈貫或在襁負而其父又細民所執無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焉倀倀焉故其尋之也難黃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含美先生顧居蠻獠中無恙也黃子又熟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心如王趙者占之以夢決之以卜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黃子旁皇羽檄之閒蒲伏無人之境辮髮頂笠言與服俱異齺足盩面絕無人色遠方

之人覩之不猶爲閒諜即譏爲匪類其幸脫於刀刃劍鋒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含美先生之意亦云爾語未既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視寢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爲人子者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予曰善○乙酉六月金陵失守宏光已出降滇尙予是秋開科所獲之士半臣永歷後或捐軀以殉或肥遁自貞而姓名湮

沒雖其孫曾且不復識祖宗爲何如人矣大哉

純皇帝之論曰唐桂諸王轉徙閩滇苟延一綫與宋帝昰帝昺之播遷海嶠無異亦不必概從貶斥卽明末諸臣如黃道周史可法等各爲其主節義究不容掩幸處不諱之朝吾滇諸君子竟隨烟雲以俱滅是誠可悲也夫因錄黃孝子紀程故爲之論其概如此嘉慶戊辰修禊日師範手記

黃宗羲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敘曰先君諱士驌字房仲天啟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

兄之官美恭與伯兄侍母畱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恭卽欲徒行尋父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恭曰汝卽欲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恭曰此不可預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又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畱廣東者六閱月乃依大賈張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畱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痁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家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恭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 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恭聞此言五內崩裂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旣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恭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恭匍匐其地亦皆茫然因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闞氏我兄應乾隆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其

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言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恭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覷茫然旣早探庶母幼弟頹垣敗壁不勝其悽闞君亦僅謀朝夕脫夥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二月矣貧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脩脯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鄰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南弟庶母畱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還凡六年其自敘如

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忠取柳子所爲趙襄陽承誌讀之百越秦綦覊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入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爲錢嵩門誌可也

是卽黃孝子紀程中所謂陽宗落職委署平彝縣學者一雜

予壓壺自飲者後河西錢君兆熊舉乾隆壬午未審卽其裔否

李艮年送斯年兄之滇南序

滇古禹貢梁州之地句町都闌牂牁昆彌自漢而降羈縻勿絕爰自明代裁廣南服而王禕吳雲以奉使盡節維時穎川侯傅有德西平侯沐英提數十萬師力戰始有其地挈荒遠之服悉歸版籍嗟乎其致此非易矣往者海內鼎沸區宇再造闔楚百粵之間實始用兵而滇最後附以古今時勢之相越而茲土之負固難制若出其性然者噫異哉我伯兄以今夏之六月泝江而將抵其域其有託而游於斯乎抑有感於荒服之外茲弗勤棘之不易而思一攬其土風人物之勝乎自頃邊徼未定國家實需才良一時王公大臣有封疆之責者率得以軍前採選授之柄先任以職而彙其名以聞　天子方專閫外之寄輒賜嘉納滇固藩衛之區而幕府又以好事稱當是時上鮮資格之懸其所以激勵鼓舞之者靡不至懷材抱器之士裹糧雲集而景從由幕府以自達於當世者何限迺比歲以來其事亦少訕矣我聞枚皋阮瑀陳琳之徒並以記室文字參當世之機務乃以兄之才顧不得在軍門旁午飛書馳檄之會矯首厲足其

間而後時以往人歲以是惜之斯蓋時俗之所見則然不知兄之意實不在乎是也予既不能泥兄之行而敘之如此若夫家人別離之色纏綿之言具之於詩茲故不列云

考秋錦山房集武曾於辛亥秋隨曹中丞申吉入黔而其弟分虎亦客滇後斯年先由粵還浙癸丑春分虎自滇寄武曾句云約束琴書好歸去莫令又過菊花時若不可少緩須臾者是秋遂與分虎聯轡南下有同遊飛雲巖詩十一月逆桂梗　命滇黔皆陷蓋強藩跋扈之狀早有以窺其微矣序中亦略露此意然則李氏兄弟非所謂明哲保身者哉

楊名時靖誠合倡和詩序

黃岡靖子以金閣名彥試刺方州三月抽簪秣駒空谷遁者旅中當事以志乘取裁非賢不任京扇將誠用勤逮篤與余數年契闊相見益歡乃其孜矻好古遯志研微每因核事考文之暇注精於遺經理趣之眞求友於今殆所亟期而幸遇者千節後以同事倡和詩示余請爲之序展讀數首喜其音節蒼勁氣韻恬雅因竟爲並多佳勝既足徵敬業樂羣之誼且足追古之人賦詩言志之風良可紀也夫風雨之吟嗣音之慕昔人懷君子念友朋之所爲作盍本諸臭味之同發爲咏歌贈答雖僅盍晤言猶永矢勿諼也以此而思匡居講習析疑辨義契久絕之微言闡待傳之至教其爲樂何如哉是爲序

與受稱情而意境自深此爲有德者之言○靖公道謨總志局時滇人之分纂者則何公其偉高公咸燕夏公冕趙公純所序唱和詩諸君子亦必有作故存之

楊名時曾氏族譜序

辛亥冬月曾君久安以宗譜丐余爲序余展閱之係久安祖諱文啟字燦然公所記述也明初始祖諱諫隸籍南京後從軍入蜀因家焉世事耕讀數傳至燦然之父諱尙忠字成宇公以材勇擒賊立功於川省授定西營守備其蔭燦然以功生拔充瀘州附學生員營將舉之代父出師川北授把總旋由千總署守備事獻賊攻掠成都從重圍突出赴永甯省視兩親侍養年餘鎮道委理塡邊營務乙酉連遭親喪葬訖即隨師逐寇恢復永甯長甯等縣及敘州馬湖未幾王師入川獻賊授首兵戈擾攘中屯守山巖尋委署副總協理鎮遠營暨水陸剿撫事宜出師靖州武岡辰澧及畢節鎮雄後復深入西南徼境每至饑疲困憊與野蠻格鬪掠糧而食會我　朝大兵平滇招撫勞來乃稅駕投轡卜築於雲省城西之黃土坡以奠室家以甯蹤止此

曾氏自川來滇之始末也燦然之子諱世勳字臺軒公爲久安尊人滇人稱燦然之爲人坦直長厚臺軒則謙退不爭欲人以和皆積善而宜有餘慶者燦然享年九十有二誥贈某官臺軒享年七十誥贈某官食報之長方在孫子久安善承前志幼歲勤學迨曉文藝嫻於韜鈐騎射冠其同儔以標生魁丁酉鄉薦臺軒猶及見之後由弁備洊歷遊參撫愛士卒廉而有威烏蒙之亂應機援剿累建首功所至秋毫無取鄂制軍深重之上其績於　朝奉有軼次選擢元戎之　旨今已協鎮黔疆行開幕府矣自成宇燦然及臺軒久安雖俱寄跡戎伍而志在詩書教

先禮讓式穀貽謀獨良且逵久安二子雖在髫齡已露頭角長者一意從師課讀不好嬉戲足以覘其有造余故諾其請而為之序道其艱危播遷之跡成立顯揚之美俾嗣賢得覽而繹焉

楊名時　游氏山莊記

西出滇城二十里望道右岡巒如列屏障石叢矗立青黛淵屏緣麓壁而登稍折而北數石東西對峙相隔尋丈（創境會心得意忘言可也）雙石為門（入門）內頗平敞前有石梁橫跨彌上躡之而渡得徑徑仄纔通行回視門梁皆天然結構旁一茅軒寬朗東向可憩足遊目（初有所見）罅闊坳處足容數人造物殆設此以待幽人之棲託乎又北則有壽星巖老君崖芴山諸勝並雄奇突兀端嚴可仰歷磴紆折而升至逍遙臺下穿洞出腋度危級超然立其巔振衣展眺（有進境而所見加廣）三面湖山靡不入覽前所憩足之軒此正凌而臨之高不啻數仞矣下息於碩人阿境塏爽氣清和旁有淺石室如龕苔蘚斑然前則樹色遙映盤桓嘯歌無所不宜（此下皆優游以傾其趣也）折而西南升降於坡陀窈窕間石色皆青蒼而態狀各殊或離立如人或蹲踞如獸或環繞如垣或直方如案或褰展如屏幃或低平如几席紋或斑駁如鱗理或密緻如縠肉有峰並聳正立旁倚各高數丈殊卓犖見奇叢石間筀篠散布梅梨蹊

徑森疏方值春深白微葉披香色娛人（此天機之觸發也）茅茨數椽為村童學塾入而休焉高者作炊殽核維具甚適也（此心境之安適也）二百步許轉躡崖端石室亢高俯下南望山形宛如巨象吸飲湖中水光瀲灩野艇浮沈樓堞參差村畦鱗次遙岑雲影隱現於霏微杳靄間坐玩移時曠然神遠（此則有浩然同流悠然各得之象矣）返而緣茅椽後有平原一區高明塏爽可作射圃於望其南一邱巋然其巔數石如人坐立景象蒼鬱未及遍尋其勝（遊無盡境與學無止法同）因歎斯山之在仄僻倘非闢徑除棘有游君者為之先余安從而知之更安從而至之（進學求才莫不如是）君名允康字晉侯以丁卯武魁仕至尋霑遊戎六十餘引退家居長子有聲膠庠仲季科貢成名各志在四方遊學進仕君避城市隱處於茲十有三年矣今七十有六與余同庚性躭山水去年春偕余登陟亦不假杖扶導觀鑿構設視處凡長數千尺接水遠淵以注山池供一村飲酌之需係君獨力所成村民德之請君來居於此余過之登其樓則課女讀書處女甫十餘齡能吟詩有題刻石壁之句命之前拜端重如成人樓之所處較高所見雲嶺景物又有因境異形者朝夕寢息吟誦其中自足豁人神思時日影將斜繞西南山麓而下見圓石如巨甕底平如經磨礱高一仞餘下亦平

石承之乃越山塍緣崖岸觀泉於溪溪即泉之所匯從石隙涓涓流瀉源有四或對出或單出發小艇而泛焉復北折而觀坡底之泉混混瀉出成潭潔洄澄澈遊魚泳沫可數汪於田滿足溉數區佇玩久之昔登東岱觀瀑布之奔騰躋西華仰拖紳之修白遊北薊盤山涉馬澗中泉及其腹以視斯泉雖小大懸殊其爲有本一也故亦能滋潤嘉禾無涸竭時良足令人觀省且嘉游君之疏鑿引泉能導自然之利而布之施補備於人功首比陶之日用意美而澤長也是則茲遊也既攬勝於山復會心於水兼得養人術內存仁心本也行以仁術事也源以濬而深術以推而廣內外相資於進德修業之道庶幾矣爰作斯篇以記之

有理趣而無理障足見天宇曠然隨處昭著○先生於赴讞日新撫未彌欲致之重與顧求毫毛粟不可得乃投大州詞色俱厲環觀者齊聲呼冤須臾集至萬人刑弗克施猶以私受臨規定案而不知先生已於雍正元年密奏抵補在劇矣於是留滇七載薪水之費撥自四民雖村嫗田夫亦必紛其備值機餘敬謹致送夫以誠感人人無不以誠應而人情之厚亦有可嘉者特月槎南村諸前輩俱在籍章未問有相交之雅而其筆墨所屬轉在二武帥蓋先生杜門謝客講求絕

學諸君子亦懼育小之譏搆引嫌卻避是固保身之一道然送胡邦衡餞岳季方者彼獨非男子哉

張大受重修大定州學記

設學以教其鄉之子弟則人知衣冠習俯仰相讓於閭里而不見斥於有司雖窮陬荒裔皆斐然盛世都會儒雅之風故建國行教學爲之先其道至隆其效至深且遠也大定州界於滇蜀服教最後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大定府二十六年改州而學之建自康熙六年始今知州事蘇君霖泓有志重新大受承 命督學歲科試威甯實居此旣謁聖廟慨然顧襄茲役蘇君旣竭

心力鳩工庀材委用學正文侯閔訓導修聖董其事康熙六十一年七月經始至雍正元年夏自正殿堂廡門坊至於垣牆街道依次訖工先聖以下配享賢哲及先儒名宦鄉賢木主皆更新座者以崇壞者以整少者增之樸者華之州之學遂傑出於西南一隅爲遠邇衿紳民苗之所瞻仰方落成蘇君奏 特旨入京頻行請爲之記蓋蘇君爲政凜然有清操而其才恢恢有餘賦完訟理迺興於學崇聖人之居宣文明之化爲頌泮水四章云穆穆魯侯敬明其德言其內敬德而外慎威儀爲之則也五章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言教化興而遠人服於此獻功也

蘇君司牧荒遠之區德修化行惟學官之是崇　寵命載錫將大用於時矣州人士幸生太平之世無忘賢有司之功入學而勤其業熟習乎詩書禮樂之文確守其仁義道德之旨孝親友弟尊師敬官爭訟不作雨暘以時此學之成也豈徒以飾觀而已哉彼司土者苟且文法不學道愛人之是務乃鄙之以爲陋而任學校之廢弛若不聞其悖德召災也必矣吾於蘇君不能無三歎云

匠門文不多作作亦不多存一篇中反覆詠嘆其傾倒者至矣蘇公字湛岩閩渡人與予家世爲戚好後官兩淮運使寄籍於黔之遵義蓋由大定牧節升遵義守禍鄉之愛迄今不忘云

張大受畢節縣重修奎文閣記

予試威甯竣畢節諸生載拜而請曰自知大定州蘇侯之攝我縣也以才服衆以德化人設四關廂柵以詰奸瀋頭舖河水歸橋洞以利涉書諭鎮雄土目盡還所掠小山坪子女蒞縣三月政清民閒百廢具興城東奎文閣經營日久未成乃捐俸鳩工重加丹漆設魁星及文昌像神道設教觀瞻肅然舊有香火田凡丘段及佃戶姓名租目頒立印冊永承祀典於是畢節之士

欣欣焉一學道之化家習於詩書人勉爲孝弟攝縣未久而政行既去而民謳思之未有已也願爲文以永之惟畢節縣設於康熙二十六年隸威甯府道通滇蜀山川奇秀人才甲他州縣科目不絕予歲科兩試畢節文尤可觀奎文閣之建應地之靈鍾人之傑可勿亟乎哉古之爲政先教化而後刑罰秉禮讓以訓俗君子知恥而小人不犯良有司之效成矣蘇侯敦儒行而才又足以濟時兩爲州學正及知容縣皆爲最今知大定一州稱治予心愛之不啻口出畢節之士請記奎文之成無忘甘棠之蔭也後之君子繼此以綏遠人培文教畢節雖僻處一隅濟濟乎魯鄒之遺風其可志也已爰爲文授縣諸生俾刻之石

沈德潛鈕用謙滇中詩序

丙辰予以　召試晉京師鈕生用謙自楚抵京以予爲識途老馬問詩於余時用謙之詩騈花儷葉疊見新色準之大雅之堂未及登也因進以唐賢格律而并勉其根柢於學不半載骎骎意匠守法遣辭浸近古人是冬余鎩羽還用謙亦別去晉直隸制府李公幕中後又之滇撫張公幕中歲己未余復來京師用謙郵寄詩兩卷辭氣格法更逾於前多留滇南昔作者從來古人文章每得江山之助少陵之夔州東坡之海外放翁之錦城

其最者也用謙其詩人之留故足攄寫其塊壘蜿蜒不可遏抑之概而滇南在夜郎之西邛筰冉駹之南山如碧雞金馬點蒼玉龍之奇水如洱海盤龍金沙瀾滄之險物產如象犀木棉琥珀兩頭鹿五角羊之怪其地則通爽八𤨏人交趾烏蠻吐蕃緬甸之遠故土風紛紜錯雜而開國如莊蹻梗化如蒙段功績如諸葛孔明如韋皋撫如贍思丁沐英之族皆堪憑弔而噓欷用謙置身其間攄其襟抱發爲詠歌有不渾淪磅礴超軼於繩趨尺步之表者耶昔楊用修氏自蜀入滇登臨之餘惟多詩寄書以資灌溉故發爲文章日增宏麗用謙棲託之地同於用修由此日與古人爲緣則余向勉其根柢於學者其說固不誣也抑聞康熙癸丑歲逆藩跳梁滇中　天子親授廟謨命將行師卒落其角距相次剪除今太平無事久矣然臨滇池涉龍湖于　王師飲馬之處有可按圖考索者覽其山川尚嘅然而賦常武焉

用謙名讓亦字半村游滇日與莊公雲龍分居制撫幕中同徐南岡糧使相酬唱爲有三村之稱其二則孫春元潛村高刺史守村也

袁枚彭司馬小傳

君姓彭諱翥字竹林雲南蒙化廳人拔貢廣東封川縣令調香山乾隆四十九年冬余宦端州君來見執弟子禮甚恭人秀羸多能賓賓然一學子所著詩甚多頗得唐賢神韻別數年音問亦不時接忽一日見訪山中帽曳孔翠佩務總盛服余驚問所由方知其立功海外入　覲而歸蓋於五十三年海賊猖張有號平波大王者率眾爲寇福敬齋公相總督廣東調水師營兵出海擒捕飭香山令辦軍需半年不獲一賊將弁無以自解反造蜚語誣君供張不周器械朽鈍福公怒召君入廳聲曰汝曠誤不任事雖文官我獨不可以軍法從事耶出諸武弁密揭示之君神色不變但申明香山雖大邑所辦糧餉業費三萬餘金所以久而無功者緣武弁退縮不能軍之故公相嘿然顏稍和知兵事不可以口舌爭即奮曰翥願解任親往擒賊公相莞然曰汝腐書生果臨陣得不被賊戟尖戳倒耶翥非手搏賊也乞賞精兵二百聽翥指揮必有以報公相許之君歸署捐俸支給備戰船三隻料簡槍礮火藥賞資糗糒犁然各具密傳後衣卒健兒戎服出哨諸武弁以爲迂且妄無不匿笑者君禱天妃廟乞風黎明風大順君徑出海口公相仍命諸武弁合剿相遇海島中武弁搖手云風雖順少頃即轉宜緩行或云今日

反支日不利行師或云海賊出入無定須探明所在巢穴再往君殺然不聽飽餐士卒揚帆竟行百餘里遇盜船二發礮擊之斃十餘人賊久不見官兵突出不意驚乃遁去君知數日內賊必聚衆來乃入島約武弁共出洋衆武弁亦媢君之先得功也但唯唯翼日君見風順霧消開船出賊船八九隻衆從上游來初猶逡巡欲避繼見官兵少乃持槍直犯亦發礮擊之閉君知賊以穢物相厭殺黑犬取血釁礮礮乃發擊破賊船賊盡落水千百賊頭出沒海面如浮瓜然適大軍亦至反向官船號呼乞命君命以鐵鉤拉起而以長繩彙縛之數累累負貫者七百餘

人解督轅請示公相大悅飛章入奏奉　旨彭翥著先賞五品頂帶送部引見授湖南岳州府同知福公奏留辦善後事宜改補瓊州同知權知府事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然郤縠悅禮樂敦詩書左氏以爲美談幾幾乎有欲分之意吾門下文士多武功少彭君亦文士而能立武功以張吾軍覽山林生色終以文弱故染烟瘴亡年裁及艾爲可悲也猶記君在隨園拜別余厚餞之贈幣帛不受贈腶脯腶齒不受但乞昆山徐氏九經解及他稗史唐宋人文集載滿擔而去嗚呼此鴻寶博物之張茂先所以論壯武哉

竹林云翁之出海也心中有君曰無賊目中有賊心無洋其成功豈偶然哉軍中作懷人詩十二律謂予曰師丹歸去紗爲幬時予方鐸劍川也

李泉大理石屏記

郭子書齋大理石屏一質白而體潔文如畫層巒疊嶂中有峰五突出崖際林木深秀濃綠欲滴隱岸爲平坡爲洞穴爲澗而五峰盡處爲沙渚空處皆水鬖鬖初秋景題曰秋山雨霽高二尺廣視高加四之一以木製屏而嵌之本金壇于氏物藏二百餘年其後有爲縣令者虧帑金雜他物鬻之補庫遂流轉歸郭

氏考大理爲滇南六詔地點蒼十九峰紅泉碧壁多產此石石文之奇怪者煙雲山水人物龍虎鳥雀花卉往往而有然多模糊要在觀者以意得之而此獨明劃蓋天地有至文蘊之於內人不易知知之而得是理者其文始見乃藏之於山則奇不著士之奇者處山澤亦然夫石奇而以俗工取裁之不奇士奇而不遇賞識精神不吐奇亦不見嗟乎獨文石乎哉于氏江南巨族勝國時多名人家富厚屏尙有冬夏及春景三不知落何處郭子言此石當天欲雨重巒碧樹隱隱煙雨捫之若濕其神妙可知已往商邱宋尙書有文石屏不盈一尺遠山蒼茫下有浦

漁人蕩舟撒網絕似黃大癡畫一時賦詩誇其異較之此屏其高下何如也雍正歲乙丑上元日見之越明日聽雨石闕草堂乃爲之記

不作少人多石惡賴語中一段借石發慨獨餘絃外之音

李果遊支硎中峰記

中峰乃支硎三峰之一晉支遁道場去城二十五里在龍池山東北山多平石故名支硎吳都賦云石號臨硎卽此峰在山之半望之隱然由山麓循路而上細澗有聲汨汨與落葉相亂寺初名楞伽院入門有石幢一淸鑿道人所建面東有南來堂明

萬曆中蒼雪徹師從滇南萬里而來因以名之蒼公博涉內外典常於中峰建殿買田其詩筆妙天下文文肅震孟姚宮詹希孟王太常時敏隱君周茂蘭徐波諸公皆與之遊而虞山錢尚書謙益至願居弟子之列稱北爲寶月堂有泉曰寒泉在南來堂前飮之而甘寺僧云蒼公從事土木時有杜白雨者指庭中地脈曰此當有泉鑿之不三四尺見石板仆碑臥其上啟視一泓瑩然深丈許紫巖居士盧宗臣書寒泉二字於山麓嚴熾子於其庭傳有雙松蒼秀殿成而松勢難容伐之今殿基爲菜圃又西曰覃思室古梅一株老幹槎枒二百年物又西曰冬青軒樹高一丈餘雜以修竹蒼公畏寒冬則居之面東有樓曰水明樓凡東南遠近之山可以送目於月夕尤宜曰水明者取杜詩殘夜水明樓句意樓下有方池多碧螺無尾出中峰院稍西有鶴飮泉喝獅窩馬跡石跡大於虎卽石如泥支公養神駿遺跡又西爲南峰寺寺以南池著名唐皮日休陸龜蒙聯吟於此今爲章氏墓池亦涸僅留屋一二楹俯瞰石梁舊有碧琳泉待月嶺新泉馬坡坡南有石門在峰之右腰三石卓立一徑斜通如門放鶴亭在中南兩峰間支公好鶴翅長欲飛乃鎩之後更養令長縱使飛去此卽其處山之石根絕壁巉削類李唐畫又有

牛頭峰在寺門下東址卽觀音寺俗所云觀音山也雍正十年冬十月十有四日中峰禪人性原挐舟招予同遊者爲程致遠南溟顧峻大巖賈鈞竹墅陳應慶幼石是夕步中峰左右翫月酌寒泉讀蒼公詩留宿山堂松濤滿山作聲如風雨明日觀南雲山樵文點畫山樵文肅公孫墓在峰之北竹塢性公方乞程顧二子作賢首宗譜圖且語予曰山中有二未了事建殿與刻集然木石粗具他日不乏建者獨蒼公距今垂八十年而其詩日就零落爲可念也言之悵然日午予與顧子聯步過寒山趙宧光小宛堂鑿石澗引泉處復尋雲根泉披蘚讀王穉登摩崖

諸詩飲泉而歸乎惟道林築菴茲峰蓋千有餘年陵谷變遷而茲菴獨爲僧家世守梵宮鐘室尚存昔規與木石寒泉相映以遠於城市荆榛蔽路無穠花豔谷遊人罕有過者乎困於迂拙無所用以老將與諸子遊於寂寞之鄉茲山若有夙契焉汲泉而飲踏月而歌其心甯不以爲樂哉性公留韜支硎山志乎期以異日升訪北峰巖壑云

蒼公爲釋門龍象禪誦之餘究心風雅王漁洋舉其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與楊升菴李太虛程松圓同稱愚菴謂滇有四僧蒼公擔公心公介公也蒼公集滇中有鈔本當訪而校刊之使好古如客山者免零落之感亦可增中峰一段佳話耳

鄭虎文徽州府知府瞿義徐公政蹟碑記

歙之西曰巖鎮有人所畏惡競指而名之曰蠍其爲蠍非水非火而沸者烹者刲割而燔炙者爐且煽者寒附熱者羣聚而熾其焰誘諸富人子弟入輒焦灼靡爛以至於盡其不入中以陰事或誣劫之必饜所欲乃已用是人人惴恐相戒毋陷人入且死史緣爲奸相助作聲勢涖此者率惑於聽罕究切之故縱以久太守徐公治徽及期廉得其實曰此害馬也不去必敗羣需之盜張勢將燎原疾縛鉏魁一二生至杖其服論徙之徒黨解散民以大和未幾公坐左官去徽之民奔走呼號怨怒聚泣所在皆是其鄉之士大夫謀勒功德於石而屬其記於紫陽書院山長舊史氏鄭虎文爲道說前事復進而言曰非特謝也吾郡古稱富州富固貧者之資資之衆且久必貧名存實亡循責無已萬目睽睽困莫收恤公來酌水與誓手摩撫之含飴哺糜如乳嬰子凡諸彌文苛法呼召役辱之患苦吾民者禁督皆絕民終歲戶外無一吏人跡屬不慈狎死條守要砥節廉靜歲以再和民氣完實譬之病者初起方恃以生而公乃棄吾去文嘆曰此古

仁者之治也非磨以歲月不效且無奇功近名人不能爲亦不肯爲而公獨爲之嗚呼雖宋若夫大懟巨猾患不治治得一健者害可旦夕已覩此猶易顧公持頁自卑言語嘔嘔貌若恇怯寡斷遇事乃如驚霆迅雷之暴怒猝至已輒復其故常成囚物生怒不留已仁者必勇公之謂乎公之被議以庫役盜金逆四日而獲盡還所失金將論報或諷寢其事公曰不可寢則罔上罔上必縱惡罔上縱惡其何以令令而效之又何誅焉誅之是誅其類己也誅類己而不知恥者是謂心死心死不祥莫大焉而余何忍諸卒論報遂坐是左遷嗟乎天下之溺欺蒙詬蹈危

關捷而以循聲聞者踵相接公顧不用是為自完計確然不欺其志於進退利害之間如此公眞可以屬大事者今

天子神聖幽夐蔽驕靡遺靡阻磨刮洗濯物無枉材豈緊如公而以左官終者則嶶之大被公惠必在異日嶶之人可無悲也則皆再拜稽首曰是吾民之願也乃為之記公名碩士字遜夫雲南嶍峩人用孝廉為雲龍州學官歷知河南寶豐封邱縣同知湖北安陸府事所至皆有惠政云

徐公與先君子同舉辛酉被議後補太湖廳以病告歸兄吉士中辛未會試官鶴慶教授予曾見之榆城殷殷懇懇宜以

年家子相待思之亦令人可敬也

朱仕琇送傅少尹序

天下之以仕集京師者約千萬計多一時賢豪欲有見於世蓋京師勢定於　一尊自宰相以下雖布衣得略去勢位列坐為昆弟歡無上下之隔其籍則閩粵滇黔與古會盟之國咸在故天下之取友者必之焉顧予兩至京師所見四方士大夫相過從者車騎之數燕享之雅笑貌之親亦云洽矣而取友之益不著何哉學術毀而交道而相傾以名利而實不至也巖溪傅嘉言先生治宋儒之言其為人恭儉謇直仕於京師有大臣之節以前奉天丞遷憂候補與家兄鈞園及余後先以學術相知余在京師或擾干馳逐神志紛散過先生與同鄉雷通政論詩文歸寓則夢寐一清先生故與通政善余嘗與萬侍讀書頗言宋儒詆荀楊之過因為二子辨其所以受詆者以識其誣通政與先生見而不悅之牽同年陳君宗五交口責余雖其所守不能稍易而亦以見三人者愛余之深也先生詩學清深通政嘗序之而及於聚散之不可常以見益友之難得今年秋先生果辭京師去告行於嘗所來往余例得贈言夫天下學術之正偽聚其所守出處守之大者于此不謹則人將並其生平而疑之先

生嘗立大節于　朝進不得仕歸養其親此於出處宜無可議獨是古之君子有高爵厚祿一不以動心退處畎畝而不忍忘其君者此固義之至精而仕者所宜稟以自守也先生既歸幸時顧斯義焉不終於處以無負其始之所以自見毋許天下後世僅謂京師為取友之區焉可也

陳道送傅少尹歸雲南序

今上即位之初銳意興治臺省言事之臣咸思切劘討慮指畫利害而言中時弊一本忠愛之誠如建水謹齋先生者蓋不數人是時　上方嚮用直臣風動天下先生由侍御擢畱都少尹

一時公卿相賀以爲　主聖臣直　君臣相遭之盛於今復見也（某）雖未識先生之面然已心志之旣而聞其爲少尹飭身臨上敬教勸學思有所建立以答　主知則益仰望焉而恨不得一見也未幾以左遷需次居京師六七年（某）幸時相過從因得窺其緒與先生居京師如在深山鍵戶著書翛然自得然語及民生利病未嘗不惓惓焉蓋其志固有待而恬退安守若將終其身者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先生其庶幾乎金之剛也鍛鍊而益顯玉之潤也磨礱而愈彰古今來蘊才畜德之士不獲施用斂身戢翼而其志益堅其才益老其所以處此者益休休乎

有以自得斯爲不失其所亨者幸而遭時復用其所建立固自不同卽不幸而抑志以老不獲被之當時抑必貽澤於後世此坎之所爲不可不習而惟有孚者且習之之本心亨者善習之之效也今先生歸矣閎達充實日新無窮（某）爲能測其所至耶詩曰愼爾優游勉爾遁思竊以是爲先生期而更有不得不爲斯世覩者先生得無意乎

張玉樹劉節婦芮表

建水舉人劉君暉吉之母曾氏苦節四十六載以乾隆五十有三年戊申壽七十卒越四歲壬子縣學博士始錄其事實由縣上

郡余覆之將申大府請　旌暉吉因求余文表其墓余諾焉曰是豈不可以風乎昔公父文伯之母羲也欲訓其子以勞思善迺以丙子躬績且曰冀而朝夕修我所以深悲其子也劉氏家故貧無一壟之植節婦未三十有二子二女呱呱待哺而夫子芳第癘劇謂節婦曰余殆將不起家貧如是奈何節婦泣而言曰婦有承夫之義以盛衰易心豈人耶於是飲冰茹蘗勤紡績供食指督女女紅課男儒業終始數十年荼蓼拮据之狀有爲其子所不忍言者卒之長子儀吉牽車服賈克勤於家次子暉吉發憤力學由博士弟子舉戊申孝廉人爲節婦喜卽二子亦

思有以慰節婦節婦迺獨戚然不樂曰恨夫子不克見兒之成立也迺復時時率諸子婦勤績如故節食飲皤然白髮無晷刻自逸曰將以淸白望吾子儉與勤所以維其志也夫敬姜非貴而能勤不能戒文伯怙侈忘善之慾節婦非窮而益堅不能守其身以淑其子成光大劉氏之志此其順逆難易之數古今人不必盡同而持世教者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之也嗚呼士君子安常履順而砥行立身與所以成教於家者其事未若節婦之難然往往苟於自恕而卒無所立寧不自愧也歟節婦之亡暉吉同年倪松泉太史誌其墓述其事頗詳余第表其大者以示

臨安之人

張公之守臨安也廉以率屬惠以澤民與大理守本公著同爲滇省循卓之首本公卒常德旅次張公卒於署兩地之人建祠奉祀每一爲念及輒感嘆不置云張公武功籍辛巳進士本公正黃旗籍辛酉舉人

張葆光大樹山堂集序

文章無天趣雖工不足貴惟率性而爲則天機所到不可湊泊其意境新其風骨峭其筆幽折俊異動與神會此性情之故人莫能窺也師荔屏先生詩爲一時宗匠海內知名者讀金華山樵前後集實有觀止之歎乃見令嗣鴻洲天愚集而蹊徑別焉茲讀令弟大樹山堂集而風趣又別焉雖不能如先生而各有領會無絲毫相襲不相襲乃不相掩矣五古秀潔古淡得韋柳筆妙七古跳脫在高常侍元漫叟之間五律亦不失爲唐調一門之彥愈出愈奇乃至於此閒嘗觀崇巖巨壑江河浩汗則驚爲殊絕及至覽幽曲之境苔痕草色礀水瀠激砂分石漏又覺神爲之遠李謫仙詩云別有天地非人間然則此詩之天趣獨全殆非人籟之所能參矣

王豫書沉舟吟後

去年冬得交袁蘇亭譚篔圃楊雲津諸子同游金山宿西來閣論詩文之宗旨流品之眞僞民生之利弊以及因革損益廢興成敗忠臣孝子理學名儒各盡胸中所欲言而言之務極其是而止篔圃忽撫豫肩曰今日之游惜無吾鄉師明府荔扉豫聳然問故篔圃具以先生治望江諸善政告且言先生才具之敏腹笥之博好士之誠有趙吉士陸雲士所不能及豫聞之整冠束帶而揖曰今復安得有如此人而生於子之鄉耶而且近官吾之鄉耶豫幸得見子而又得聞其生平之懿行如是耶頃之蘇亭復袖出沉舟吟一帙見示豫亟浣手讀之其見識高議論正誠人人胸中所欲言而不敢言卽言之而未必皆極於是者也豫讀先生詩豫知先生之政矣又聞先生嘗坐廳事牒句一人其人久不至先生怒甚因於案上濡墨作詩詩成而人至怒已解矣先生語人曰此亦養氣之道也此楊子語豫者豫已筆之荻汀錄中因讀沉舟吟爰題數語以述顛末並志景慕之意云

劉開一餘堂詩稿序

開自受讀後好流覽六藝諸子百家之說間亦作爲古文以舒所見未嘗致力於詩也數年來身遭困阨百端萬緒鬱於中人

情物態觸于外無以發其憤始假詩以自鳴然而水遇石則激鶴戒露有聲此皆動於自然非有意於世人之知而人卓然以詩名者余亦未之識也辛酉之春謁姬傳先生來皖江先生爲我言荔扉明府工詩有奇氣聞而心識之終以未得見爲憾今年春先生至皖相遇於旅舍出其所作見示皆自闢蹊徑不規規于昔人其氣之盛若決江河而東馳其思之奇若雲烟變滅而不可測反復卒讀益信姬傳先生之言不虛而向時傾其名者尚未得盡其實也噫詩道之敝久矣精風格者或專於形模率性情者或略於功力二者相病而不能相成而又心馳勢欲蘊蓄不深此猶源濁而流未有能清者先生俯仰古今豪蕩磊落利祿不足動其心拏務不足亂其守宜其發言成章有以高越乎塵俗者矣開荒陋寡學先生乃索爲序開之文亦何能重先生而特書其梗概如此知未必有以盡是集之妙也

孫琪鴻洲天愚集序

滇禹貢之梁州其產珍錢銀鏤亦數發爲瑰瑋奇傑之士師君立夫負儁才其　家尊荔扉先生尤滇之老宿予以癸亥春晤先生於皖時立夫已賦玉樓而　先生朝大集後附立夫詩數十章有咏蒼山上西嶺登靈鷲并樓諸篇天才卓拔氣識雄奇知機杼一家　先生有不凡子矣逝生不以大科嗣文昭武列有所建白而疾癘潛遘冥然長辭多長吉之一歲少陳思之二齡宜　先生之撫卷涕洟悲其遇也夫殤子而壽彭鏗而夭壽以神不壽以形立夫雖無偉業豐功可壽於世而茂陵遺草其精魄亦不死矣惟上有西河之戚下貽嫁娶之憂摛藻仙才餘恨鬼錄其數之窮不能不搔首問天耳

滇繫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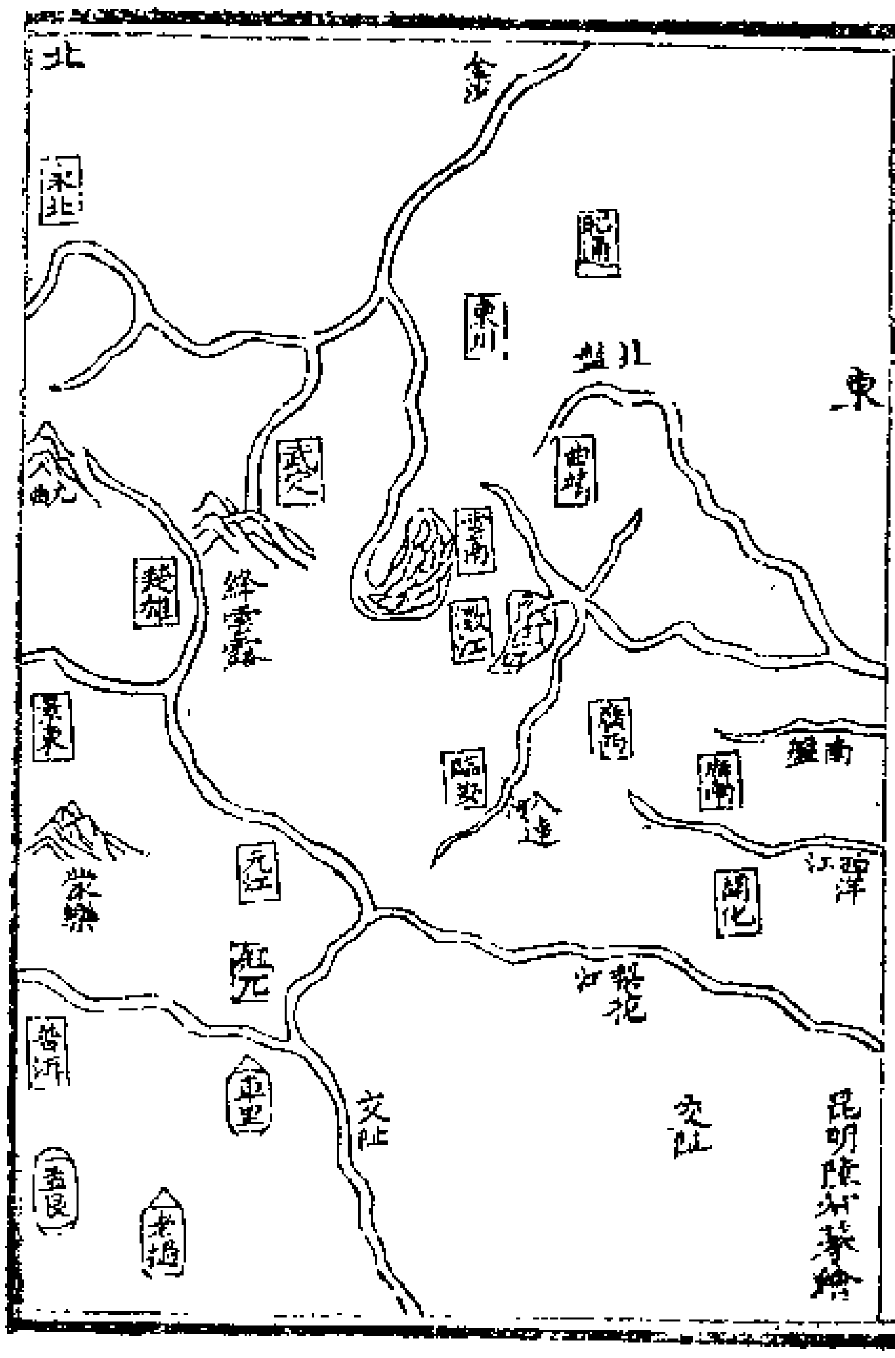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土司一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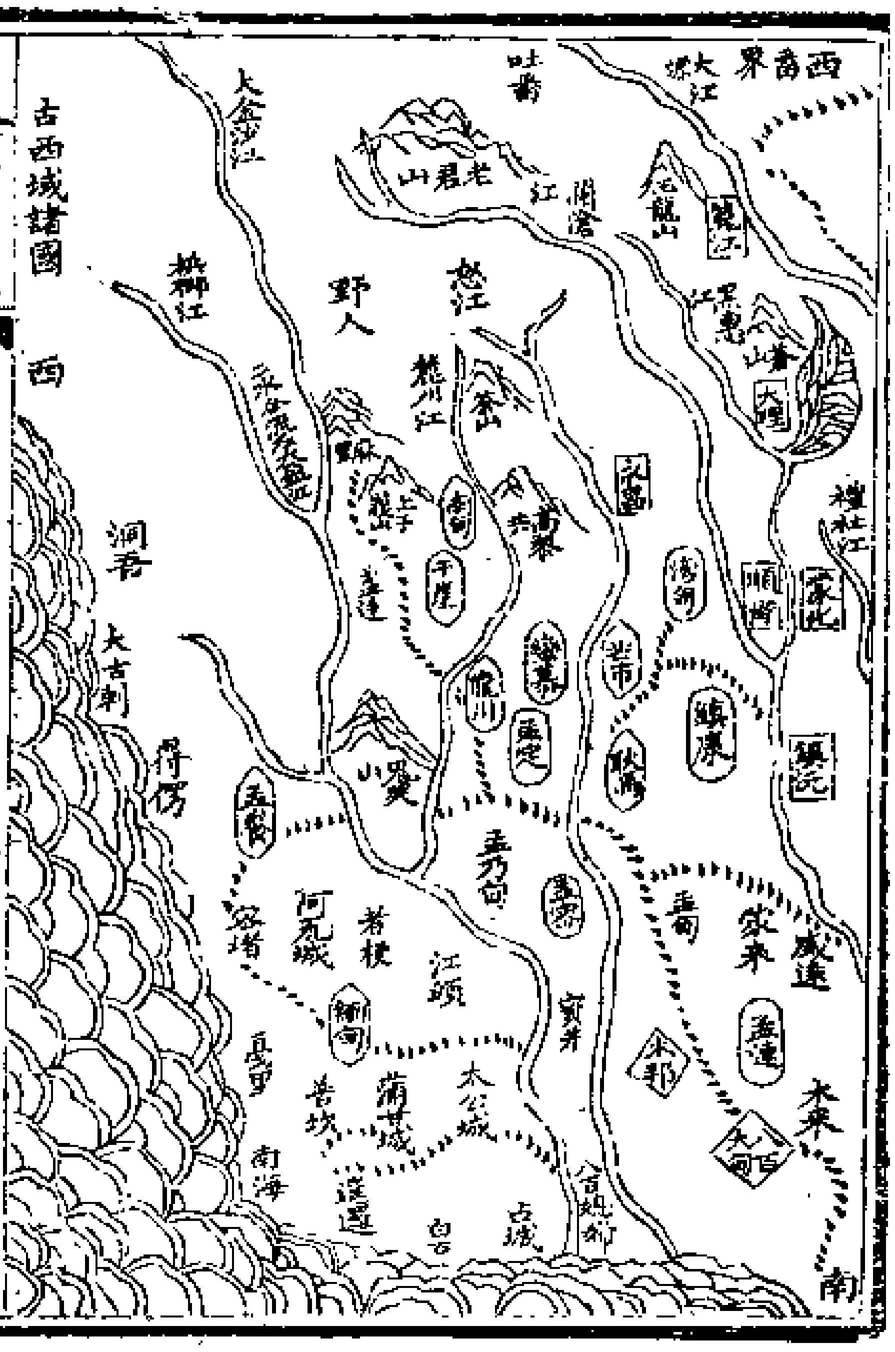
雲南府	七
大理府	廿六
臨安府	十七
永昌府	四十
楚雄府	十八
曲靖府	八
澂江府	四
蒙化府	二
鶴慶府	七
姚安府	二
廣西府	四
尋甸府	三
武定府	三
景東府	五
元江府	一

麗江府	五
廣南府	二
順甯府	五
永甯府	一
鎭沅府	一
北勝州	四

倪蛻土官說　劉彬土司論　明史土司傳


北
金沙
永北
昭通
東川
北盤
東
武定
曲靖
雲南
楚雄
澂江
廣西
臨安
南盤
廣南
西洋江
開化
元江
元江
景東
普洱
車里
孟艮
老撾
交阯
交阯
昆明陳斗孝繪

十八土司圖


古西域諸國
西
西南界
大盈江
吐蕃
老君山
瀾滄江
大金沙江
檳榔江
野人
怒江
龍川江
茶山
點蒼山
大理
永昌
順寧
蒙化
禮社江
洞吾
大古剌
孟養
蠻莫
隴川
孟定
鎮康
鎮沅
阿瓦城
江頭
緬甸
蒲甘城
太公城
木邦
八百大甸
孟連
威遠
暹邏
南海
古城
南

土司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雲南府

昆明縣赤水鵬巡檢司土官阿刺馬丹洪武中从劉侍郎使車里後从征陣亡録其子馬速魯麻爲巡檢沿至馬時升襲

清水江巡檢司土官李保永樂中以通事譯夷語宣諭八百諸酋授巡檢洪熙中有李賢者入貢襲以勅諭進將仕佐郎後沿至李國柱襲其地控晉富二邑之交武夷累犯諸城恆拒之李氏所轄地方有箋浪九村

羅次縣土官楊大用甯州人洪武中歸附穎川侯録其功表爲景東府知事累官右參議其後有楊正者自請録用初爲上江鄧川之巡檢後調楚雄之沙楊尋授羅次土知縣世其官宋魯安銓那鑑之亂咸征其部兵至五百而止

煉象關巡檢司土官李熔本縣昆石鄉夷人初仕元爲防送千戶洪武中率象從征歿于陣録其子李阿白爲土巡檢宏治中銓注煉象官兵討武定鳳氏及他役李氏咸以兵從多或至二百人

安甯州土官董通洪武中率衆從傅穎川爲向導供芻糧後元遺孽作亂保境逼拒之乃録其子董節奉訓大夫安甯鎭土知州設流以來政歸有司每征調則倩鄉民充行伍後沿至鹿襲董允成

祿豐縣南平關巡檢司土官李矣洪武中以甲首宣諭收招各酋授巡檢阿克之變有李功者死于陣

宜良縣湯池巡檢司土官馬坂以通事屢偕諸使人入三宣後又導諸夷貢方物正統中以其子馬祺爲巡檢从諸夷酋之請也鳳繼祖之亂發其兵三百人後以莽甸不靖又征其衆戍騰陽

大理府

鄧川州土官阿這年　塘里民洪武十五年蠻賊尚生與故元右丞普顏篤之亂惟這執忠不屈爲西平侯所旌後以擒高生等功授土知州世襲所部皆以强者依山弱者半附郭嘉靖中阿國禎以兵一千奉調征安鳳後又以兵一千从督府鄒公蕩赤石崖論功欽賫得如例萬歷中阿榮以六百衆護餉征岳罕建鄧川土城又以六百人剿捕尋甸賊李賢輩其後矣堵韃罕五幷諸役咸在行間稱用命焉

蒲陀崆巡檢司土官楊良波泇邑里人爲元蒙化州判官明兵

克大理歸附招叛民累功土巡檢所部兵不滿百每鄧川出兵

則楊氏以所部从

浪穹縣土官王葯師初以芻粟餉大軍授鄧川州吏目後以征普賢篤功改浪穹典史世襲官兵討鐵嶺箐及米魯武尋咸以兵从阿氏備一隊後沿至王葵祖冠帶管事天啟壬戌霑益亂亦調其衆犒以銀牌

蒲陀崆巡檢司土官楊順浪穹縣坊長里民洪武中指揮周能署大理衛事以順充通事招撫蒙化白崖傳穎川表爲土巡檢其後屢从阿氏建功

鳳羽鄉巡檢司土官尹勝鄧川州玉泉鄉人元末爲木邦府判明兵克大理歸命軍門西平檄授土巡檢安鳳之亂从阿氏攻李瑣飛李牙保等砦

上江觜巡檢司土官楊信劍川州人初爲村長以芻粟餽明軍後累功官于三營佛光甯北之間授世襲土巡檢常从阿氏討叛

下江觜巡檢司土官何海浪穹山後里人倡義率士民歸順授土巡檢世有其職

把事張心浪穹甯北鄉人方明兵入界特招集鄉民歸附餽糧無乏錫冠帶以之把事鈐其衆后安鳳叛甸鐵鎖等各役咸効駈馳稱勇敢焉後征隴川耿馬調集或至三百人沿至張軫聽襲

定西嶺巡檢司土官李清宇趙州彌只里人元爲彌只防戶洪武中歸附授土巡檢沿至李齊月襲其部夷量土而畊納信不爽从未聞征戰之役

德勝關驛土官王義太和縣人國初附大將軍招集高奴李珠等五百人授驛丞

洱西驛土官張鑒元時爲提舉率衆來歸屬于指揮周能獲故

元左丞伯都督等又棄外城累勞授驛丞

雲南縣土官楊奴在城夷元時典邑以縣降授土縣丞初僉土兵一千五百名其後麓川蠻莫木邦尋武咸効行間多至六百名以上後阿克楊禮叛其部所向克捷大略皆徒跣裹氈無部伍其長技以勁弩毒矢爲迤西諸夷所憚居平與洱海衛軍褋耕相安沿至楊加檟得以鄉賢从祀沿其子楊琪襲

張興阜民鄉七百莊夷民元爲品甸千戶所土官明軍至楚雄興首効順爲指揮胶列伯向導至品甸招諭甸民歸附者累千以甲馬獻後又攻石砦有功授土主簿世襲與楊氏分土而居

順大之役征其兵五百名鄭舉之役三百名

楚場巡檢司土官楊波日元右丞不花顏之裔洪武中選爲百夫長造金沙渡船及築城運鹽累功勞充冠帶把事辛子木嗣木辛子僧壽嗣壽有武勇从征麓川佛光蒲窩鎮康累功給勘合管辦巡檢司事壽具奏實授土巡檢後東川武定鐵索諸役戮力行陣或護餉餽軍

備何巡檢司土官李義本甸僰民明初招故元左丞李砦右丞賽因帖木兒不花大王捌思鑒俱聽命論功授土官巡檢後㳂至李尚鑒襲

安南坡巡檢司土官李納令趙州人洪武中招白崖頭目高添位等戶口五百均歸附授土巡檢

雲南驛土官袁奴雲南縣站戶僰人洪武中招故元同知自光萬戶自白及本處夷人三百戶歸附後又以餽糧累功授土驛丞至征麓川調其兵二百是後本縣土官楊氏奉令討叛袁氏皆以所部从

賓川州寄居巡檢司土官董本太和縣城北扃坦人元時順寗司經歷以象馬來降授大理經歷㳂至董祿降土巡檢後董鑒以兵一百從征鳳朝文

金沙江巡檢司土官得力玉石昆明人从明軍攻烏撒金齒累功授曲靖阿幢橋巡檢給田調金沙江資累効戰功于武尋亦石崖然其衆不滿百

雲龍州土官段寶洪武中以州來歸授土知州㳂至段綬辛子嘉龍襲其妻縱虐失夷心族舍進忠計誘漕瀾夷殺嘉龍而篡之庚申秋道府誘擒進忠檻解省城論死以其地爲流官治給嘉龍子綵冠帶鈐束其衆所部夷移二種夸弱移強其三崇山後又有埜蠻囂戾好殺

箭杆場巡檢司土官字忠元時爲土官以地來歸授土巡檢與世襲后字廷宣屢从鄧川阿國楨討安銓鳳朝文莪甸諸賊天啓初以巡司改屬雲龍州

師井巡檢司土官楊勝鄧川州玉泉鄉人洪武中率衆來歸以糧濟師授土巡檢並楊時从征安鳳効力後㳂至楊勛襲天啓初改屬雲龍

順盪井巡檢司土官李良元時管軍百戶倡衆歸義从鶴慶知府董賜入朝除土巡檢後以罪失其官尋復之莪甸安銓鳳朝文之變咸以功著萬歷初从征岳鳳亦有力焉後㳂至李繼武襲萬歷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土五井巡檢司土官楊惠劍川州江東鄉人歸誠从戎討鄧川楊奴及佛光砦之叛授浪穹縣主簿後楊信以麓川功得世襲土巡檢又有楊世勛者从征那鑒死焉後沿至楊世恩襲萬歷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十二關巡檢司土官李智鄧川州玉泉鄉人洪武中歸義授土巡檢旋又効力于莪甸壽甸間後沿至李廕朝襲萬歷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十二關長官司土官李多賽北直真定府趙州人在元為防送千戸洪武初以招撫品甸大王及頭目自砦尋功授副長官沿至李彌出兵一百于馬頭山攻安鳳之黨禽沙四者烏章獻馘李國出兵三百剿赤石崖俄喇諸砦招收阿曲明夷民百六十餘人其後加兵蒙化大侯奔堵奉赦罕虎等皆奉調遣然其兵多不過三百鳳克叛亦以三百人衞姚安

臨安府

甯州土官弄孫元土官普提之後洪武初歸附授土知州沿至普奉以專橫伏法遂設流官治州事賦訟悉屬有司而征調則土官以部夷行嘉靖中改祿姓有祿世仁者為同知祿紹先為知府傳至祿華誥討羅平有功晉秩至邇同華誥卒子厚襲厚卒子溥襲溥卒弟洪襲石屏有祿加懋阿迷有祿加瑞冢自則有祿有道皆其族分出捕禦盜賊修攘夷蠻其士馬精强遵紀律倘忠勇不替可備全滇緩急云

嶍峨縣土官普淨（郡志作祿僑）明初歸附授縣丞尋以功陞世襲知縣宏治中專任流官而以土官巡捕沿其後祿崇功襲所居去縣治五里許轄部玀玀窩泥二種幅員可五百里征調之衆不滿千人

王添祥正統中以軍里功升主簿傳至後鎦鑄欽皆有其官後沿至王烈聽襲

阿迷州土官普柱洪武中為土知州後設流録其裔覺為吏目巡檢司土巡檢沿至普維藩與甯州祿氏搆兵師殲焉維藩死子名聲効兵道留名聲城中令郡諸生教之既長召諸砦夷兵立之以延普氏名聲收集其衆勇于攻戰天啟元年十一月奉調剿逆於其所至輒以衞陷聞

部舊村巡檢司白氏世為土巡檢

納樓茶甸長官土司官普少羅羅人洪武歸附得授副長官傳普定宮桂宗明微星安銓安正普鼎祿後沿至普延齡襲司治在崇仁鄉地負白村所轄有僰夷玀玀二種部內鑛場曰中場

曰舊黃曰摩柯封閉已久而亡命逋其中竊取之

溪處甸長官司土官束充和泥人洪武中歸附授副長官其後見于傳記者有赤渴角嵩與成崽定崽叟崽棋崽鳳海祿寬恩貴本無姓亦不知冠帶自知府陳晟授以趙姓後沿至趙恩洪死子趙恩禠聽襲其司又有土官錢姓者其始不可攷後沿至錢崽泰聽襲治在左作砦村舊有部酋名賀褋訛為和泥本一部後變酋官桂兄弟分為三部溪處其一也部夷爽夷窩泥二種

教化三部長官司土官張乍和泥人洪武中授副長官傳至張澤未襲土舍張得勝用事子張明襲司治在瓏村大教化衆山谿連一山中峙土官公署與民居在其巔推官江魚行部至之部夷曰馬喇曰沙人曰玀曰儂人曰野蒲曰喇記

恩陀甸長官司土官遮比和泥種洪武中授副長官遮虧傳虧習虧習傳宗習宗習傳宗白宗白傳白祥後沿至土舍李泰華司治在瓦阿陀寨村落部夷皆窩泥種

虧容甸長官司土官阿普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阿層甘宗後沿至孫承祖襲司治虧弓村地濕勢多瘴癘勝國安置罪人之所部夷惟光頭百夷一種

左能砦長官司土官獵豆沿至龍勝安死子龍上登襲龍氏素以桀驁不聽道府鈐束每有文移輒稱都司八寨長官司屢屢戒諭其治在崇府寨高山連亙崖谷之險倍于他司部夷惟窩泥一種

王弄山長官司土官阿穎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阿乍傳至烏珀烏志得烏勝鳳死後其子有烏高與其地屬蠻幽阯酋部阿自禮社江流至司境又子交阯蓋夷夏要沖云所部儂人玀玀㹯鷄猓喇沙人阿成凡七種

落恐甸長官司土官他有和泥人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少琫秀廷沿至陳國詰為溪處錢覺平所殺檄元江那氏為之處後其子有陳汝忠司治在落恐砦部夷惟窩泥一種

諸甸皆藏匿山林羣聚雜處喜人怒獸一言不合則機弩引弓相向死以財物償之非德化所能懷柔各長官俱本土玀玀和泥人原無姓名各从族彙本語定名或隨其遞隨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以相呼宏治初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二句各分一姓加于各名之上惟納樓未受其他在郡西南遠者不下二三百里近者南里沐西平入安南蓋取道于此今蓮花灘之外即交夷而臨安無南面之虞者諸甸為之蔽也

惟是流官懼瘴久而不履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冠且始相掎角遂漸相傾危致自尋干戈數十年來廣南沙儂以征戍竊據其地窩泥弱而無謀爲所并吞官兵討之不得志各長官寄食如樓苴耳

安南長官司正德中廢後王弄山沙伏誠子沙源萬歷三十八年以部兵斬賊當事者委以王弄副長官事四十三年擒交南僞勝智侯生獲阮文美等因以安南司地界之俾阻截交路天啟二年奉調征剿給印掌管

納更山巡檢司土官龍正和泥人成化中授土巡檢其後有龍覺龍成龍準沿至龍絨死子龍升聽襲沿事大寨禮社江自蘅容東流至此出寧遠州俗呼河底其撒果山下有瓏墩渡七寶山下有蠻板渡哈剌山下有蠻汪渡所謂納更三渡也

新化州摩沙勒巡檢司土官巡檢普傳至普榮死無嗣

新平縣南碉巡檢司土官易速傳至易體乾被殺子易儒以他事死獄

永昌府

潞江安撫司土官安撫線氏後沿至聽襲土舍線世祿副長官尹氏後沿至聽襲土舍尹紹堯千夫長尹氏後沿至尹祥把事

線氏線氏後沿至線恩敬線禮

鳳溪長官司土官正長官莽氏把事張氏後沿至莽成龍張世祿聽襲

施甸長官司土官正長官莽氏後沿至莽崇德聽襲其地平衍饒沃可爲郡邑部民驍悍不畏死遇戰鬭則祼跣以从鄰夷辟之不敢犯其境

甸頭巡檢司土巡檢莽氏沿至莽瓮聽襲

水眼巡檢司土巡檢莽氏沿至莽雲龍聽襲

騰越州龍川江驛土驛丞王氏百夫長刀氏沿至王來聘刀承爵聽襲

保山縣有十五喧二十八砦諸夷有大爨猓人峩昌其酋長或以百夫長稱或以千夫長稱或實授百戶稱皆奉命令服徭役第性勇悍不克羈格又爲市儈所誘漸習奸僞耳今其見于尺籍者敢頂喧罕氏早納喧線氏石冊砦施甸東山砦下騰場砦金齒東山砦甸頭砦保場砦烏邑寨七莽氏皆副千夫長也古里喧罕氏蠻習喧孟氏蠻云喧早氏西牙喧線氏渡良邑砦木瓜郎寨阿思郎砦南烏砦周冊砦信邑砦充窪砦七莽氏北衛砦羅明砦羅古砦羅板砦四早氏潞江砦左氏皆百夫長也爵

岡喧箐氏錦邑砦老姚砦交邑砦牛旺砦山邑砦五莽氏皆質
授百戶也蒲漂砦火頭莽氏也其見于郡志以喧稱者曰蠻覓
曰空廣曰蠻場曰剌倫曰蠻養上曰蠻養下以寨稱者有曰枯
柯曰明邑曰茶山曰乾海子今或以宅事失其官耳
永平縣土官馬氏世爲土縣丞後沿至馬一調襲又有楊氏未
著其官沿至土舍楊瑄其部夷素純謹每征調其衆可五百人
罕岳順大諸役皆在焉近大理討段進忠亦調及之
永平驛土官李氏世爲驛丞後沿至李國臣聽襲
打牛坪驛土官楊氏世爲驛丞後沿至楊騰鳳聽襲

打牛坪巡檢司土官蒙氏世爲巡檢後沿至蒙英聽襲
右甸守禦千戶所蔣氏土官二一爲正千戶沿至蔣浪一爲副
千戶沿至蔣從智

楚雄府

鎮南州土官段氏領州同知沿至段欽
陳氏領州判官沿至陳國試
鎮西關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沿至楊思
英武關巡檢司土官張氏領巡檢沿至張九思
阿雄關巡檢司土官者氏領巡檢沿至者安仁

沙橋驛土官楊氏領驛丞沿至楊儀
楚雄縣土官楊氏領縣丞沿至楊紹先
楊氏領巡檢沿至楊應雷
冠帶通事寇氏沿至寇列侑
通把李氏張氏沿至李維棟張思賢
廣通縣土官段氏領主簿沿至段一機
巡磴關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沿至楊老龍
沙矣舊巡檢司土官蘇氏領巡檢沿至蘇什得
定遠縣土官李氏領主簿沿至李文

把事王氏沿至王輔
把事何氏李氏楊氏沿至何仲文李舍楊東
黑鹽井土官樊氏李氏楊氏俱領巡檢沿至樊可亨李豬楊德
隆
定邊縣土官阿氏領縣丞沿至阿天民
把事邵氏沿至邵崇仁

諸族自明初歸附授職居州縣幅員之中事權在有司居平
衣食租稅率有疆場之事則發魚書令徵其部曲以從戎然
皆編氓也或曰羅婺或曰和泥或曰僰或曰玀州司出兵四

百人縣可二百人

曲靖府

霑益州土官安舉宗在元爲曲靖宣慰司其後有祿哲明兵平南哲妻實卜與夫弟阿哥歸附卜授烏撒府知府哥授霑益州土知州（志草作阿索）傳至安九鼎無絕妻安素儀典州事因以烏撒安紹慶繼實祿哲七世孫祿壽次子烏撒酋安雲龍弟此霑益絕而烏撒繼也其後雲龍爲烏人安國正所殺復以紹慶次子效良爲烏撒土知府此烏撒絕而霑益繼也紹慶死長子效忠先卒從孫安遠襲效良弟效良娶于水西曰設科水藺之變與效良合其法墮落龍瓦歹木洞諸營長以叛遠不能制尋死遠弟邊初贅亦佐酋婦隆氏因以繼遠而諸營陰陽于水烏間爲鄰寇邊寄空名而名土官營柵坐石龍山險阻四塞介蜀黔之境所部四十八營以勇健稱其衆三倍烏撒云

陸涼州土官阿納明初內附授知州綰州之符印焉延及資曹以功升府同知萬歷中夷婦昂氏傳其姪資世守以罪戍邊資國效應襲世居州治中部曲在强弱之間遠遜霑益

舊越州土官龍海洪武中歸附以其地爲越州以海知州事二十八年分其地屬霑益陸涼亦佐海之子阿資尋以罪誅永樂

三年資之子祿賓詣闕奉貢有詔授賓土縣丞以官護之今鎮逃安插乃置之亦佐與沙氏分土而居後有海潮者以功加土州判稱舊越州沿至海現圖死妻資氏署事後土舍海現祥應襲幅員南北逕一百二十里東西倍之土馬强悍征調或至三千人武壽等亂咸調之

亦佐縣土官沙普元爲縣酋長洪武初歸附世領縣事後以罪降縣丞萬歷中沙騰蛟以姪繼伯死子運泰襲運泰死妻隆氏襲居舊縣東土馬柔弱自霑爲喪亂以來益不能自振拔矣

安插土官恭項初爲麓州宣慰司人明兵四十萬討思任項以萬兵爲向導海戰先登俘思任思機妻孥八十餘衆斬夷首萬餘復發私積餉軍三月費不貲麓川既定靖遠伯請改宣慰司爲隴川宣撫司即以項爲宣撫倚方與冠服金帶并鑄印畀之後與其下刁木立不相能搆兵焚司治項奔省城鎮巡復發大兵討之木立懼自經死朝廷以民不與恭氏而不欲泯其前功仍以宣撫司安置曲靖令世其官至今舍宣撫祖不椿沿至恭華國襲

楊光初爲騰衝守禦千戶所吏目思任居騰衝掠光去三年餘自麓川脫歸以賊中情形來言因以金帛全小旗楊壽令結麓

川百夫刁烏猛期與合兵圍賊而光先攻陶孟板殺其酋長遂與烏猛合攻江東西刁剛劲囊寨皆下之奪其浮橋大師畢濟麓川定改守禦千戶所爲指揮使司因升光爲府知事遷曲靖府

松紹關巡檢司土官李奕平蠻鄉民正德中以捕盜著能麓川之役從征累功授土巡檢後以畢節夷亂从大兵解赤水圍傳世其官沿至李舒和絕

南甯縣白水關巡檢司土官李檜芳以行伍从指揮李觀克大理爲撒累功授土巡檢

澂江府

路南州土官秦普洪武十七年以降附授州同知永樂中升知府普生祿祿生福福無子有女二曰元眞曰慶姐相繼典州事至成化中設流遂失其官沿至土舍秦世文世澤未斬征調尚及之然皆編氓後世文死其子秦國選擒捕盜事益削弱不振故近時征調不及其屬夷皆玀玀性頑然每土官至爭迎于家擊牲以飲率婦人羅拜于下執禮甚恭殺之不怨

新興州鐵爐關巡檢司土官王爵本州白城鄉人爲通事以麓川功授巡檢以昆新之間時有阻乃建關于鐵爐關以扼其要授爵世官正嘉間礦塘通海一碗水諸賊爲亂屢征調後有王德隘亦從征鳳繼祖傳至王鑰以罪戍邊

江川縣關索嶺巡檢司土官李實本縣星雲里民宣德元年設巡司于嶺上以地險流官鮮能其職邑中公舉實因以爲土官巡檢宏治中李傳奉調征貴州香爐山之米魯福佑豆溫鄉正德中征安南長官司叛夷那代

安插土官刁們俸初爲鎮康州土知州正統中大兵討麓川應募攻克上江深入灣甸後軍餉不給館穀者三月因直擣緬地獲思任思機累功升孟定府知府以其子刁班綫爲鎮康州知

州後們俸入貢如京師思氏餘孽思咲糾木邦攻鎮康殺班綫掠其金牌印信又攻孟定們俸次子刁孟不能支挈家眷奔永昌時靖遠伯班師未久不能復征因安置們俸于澂江傳至刁鎮國死子天膺襲

蒙化府

土官左禾蒙城鄉摩牙里人其先有左青羅者元爲順甯府同知傳至禾爲九部火頭順甯司通事洪武中平雲南仍以禾爲火頭後大兵征高天惠等逃竄禾遂招諭鎮化州人得授州判官永樂中左伽嗣以兵與麓川戰于大侯功第一累升中憲大

大臨安府知府掌州事正統中晉州爲府遂授知府後沿至左近嵩襲職世居城北隅江內部夷柔而守紀江外數枝頗勇悍每應征調多堅戰而無行伍

樣備驛土官尹義本府僰人洪武中從征佛光授驛丞後沿至尹國佑聽襲

鶴慶府

土官高海其先高賜元時爲本府土千戶傳至海子明初歸附从征佛光寨有功授千夫長世居郡城西北隅部夷附郭者馴而柔山後烏蠻玀玀依附險阻獷悍好殺調以赴敵無所短長

沿至高玉死子高藩臣襲其以百夫長稱者則有楊通王保王祥李濤寸賜李奴王公張玉趙宗皆郡人以征佛光石門及守城餽餉功得世其官後其裔有楊貴勛王屏王从正李得寸汝珍李一童王霄張世立趙國瑞皆未能襲其先世之官僅以土舍終事而已

高信郡人以資糧鎧仗从征皆賢爲論功授土知事後沿至高堂蔭聽襲

觀音山驛土官郭生本府山外民大軍征佛光助順授土驛丞後沿至郭維藩

在城驛土官田宗郡人以芻粟供軍餉克佛光砦授土驛丞兼高仲下把事

觀音山巡檢司土官王友山外民明初以軍功授土巡檢沿至王之和聽襲

劍川州土官趙氏洪武初歸附尋有功授土千戶後乃沿至趙贍死子國麒幼族人趙貺暫攝之每征調兵皆出編民多脆弱其以佛光討賊運餉功授百夫長者曰施保後沿至施應忠曰李善後沿至李承恩曰趙堅後沿至趙添爵俱已襲其世官曰楊忠後沿至楊繩夫曰楊保後沿至楊承鎮曰楊惠後沿至楊

伯春曰楊均後沿至楊受校曰楊惠後沿至楊朝儒曰段佑後沿至段闇先曰楊海後沿至楊大非曰李隆後沿至李棟俱以土舍聽襲

順州土官子與其先有曰子希元時爲世襲知州明兵平雲南以州同知待之俾束部夷後沿至子如璧襲其部曲武健每征調恆與順甯並驅爭先

姚安府

土官高壽本高泰祥之裔世居姚州元爲姚安路總管其子高奇納土歸附自久叛奪其印信虎符四年奏以高保爲土同知

後自久攻姚州殺知州田本吏目楊信保挈印奔洱海馮都督進兵討之以保爲前鋒敗賊于白鹽井救官吏熊以政等又捕賊于東山前獲僞元帥張光遠招諭民人于白石山村賊來夜擊營大敗之獲其頭目高昌淅歷賊于馬哈山蘆頭山擒其部酋阿普楊過普只賊勢衰止遂召復業民人定租稅建城郭宮室開府治保死子孫世其官所部居崇山盡力隴畝家有常給控制番人鷙悍喜鬥每奉征調不庭或至二千人遠之麓川芒部孟定豆温阿掌鳳繼祖後之隴川丁改罕岳克舉諸役皆與焉而鐵索戛箐之討自三岔河進兵衆至八千人萬歷中高金辰以征緬功晉以四品服金辰死高光裕襲光裕死妻高宗姒攝麗江木氏女也以帷薄不修被殺子高守藩聽襲

姚州土官高義在元爲土知州子高惠明初歸附授州同知與府同知高氏同城每征調則二氏並點其戰士可三百人後沿至高應麒聽襲

廣西府

師宗州土官阿的本州恩榮里人其先世有普恩者在元爲武德將軍世有其地至的歸附授同知協州中事世居治左之恩榮砦的孫曰瓏哥遂以瓏爲姓正嘉中沿至瓏節時有事于安南邦大十八砦阿勿及武尋莪甸咸征其部三四百人萬歷中沿至瓏有光死妻姜秦氏昂氏分攝之諸夷無統紀益以恣肆後沿至瓏耿聽襲

彌勒州土官昂氏初有普德者率家向化授土知州尋升知府成化中昂貴以不法事革知府以冠帶署彌勒州仕州治東食其地事在有司征調之衆以略無紀律故近不用其兵部龍鄉土舍曰昂尚才子欽在永安砦孫世英在白者鄉尚有部衆仰之普世隆石洞砦之李世華俱以土舍稱祿慶里砦之龍得牙阿榮星砦之普承宗車砦之鳳鳴山俱以營長稱

維摩州土官資氏領州事設流後資高資金相繼作崇州治爲墟其後資金爲家奴所殺祀亦絕萬歷中流民李應耀據之素猾悍聲教阻絕州雖有流官僅僑寓蓋諸耳

土官高仁義初爲姚安府土同知高賢族兄以兵从定西伯攻麓川上江累功姚安府照磨賢死其子高貴繼于仁義爲从子而官居其上以爲嫌因調廣西世職巡緝沿至高齊嵩死世絕仍于姚安取其親支高文啟至郡承其職

尋甸府

土官安氏明初爲仁德府知府以高明馬龍二州爲美歸厚二

縣土官屬焉沿至安洋安廼相繼煽亂乃改高明爲嵩明屬雲南馬龍屬曲靖并歸厚爲美二縣爲二里改郡名尋甸設流官治之安氏降爲馬頭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征糧稅繫安氏餘孽安銓并其妻裸撻之銓忿激乃作亂攻破府城合府酋鳳朝文直逼省城朝廷命尚書伍公文定集大師滅其族而其屬未盡革面萬歷戊申阿克叛有大理保楊禮者嚮應又有阿遣馬頭龍氏亦助逆官兵討而誅之龍氏餘孽曰龍文貢頭復逍水鳥諸寇走尋甸寇退就擒斬于市其他觀望懷貳心者猶賛撫綏之力云

木日本麗江府土官木森子成化中與其兄木嶔爭立安插尋甸府隆萬中木遇春从征罕岳羅雄以功授千夫長沿至土舍木可棟

易隆驛土官奄索初爲尋甸府把事洪武中从征資兵餉授土驛丞沿至奄榮世襲

武定府

土官鳳氏其先曰弄積妻高氏倡衆歸明朝授土知府正德中弄積三世孫阿英改姓鳳潛蓄異謀其子朝文叛後孫繼祖復捍天網巡撫尚書呂公光洵滅之疏于朝改設流官授鳳歷府經歷以永其嗣後每朔望夷目輩咸稽首于府幕知府劉寅坐聽事見之懼其爲後患也乃請于巡撫陳公用賓以它罪殺之鳳氏遂絕萬歷丁未阿克自稱鳳氏之裔復捲土屠城府尋躪省城奪取府印而去官兵四路捕之生縛獻闕下法司論罪磔于西市其部有十八馬頭江內者漸被王化江外者接壤東川七州砦寇盤錯雖連年數勤斧鉞而終不能以犬馬畜也壬戌霑曲大擾有張世臣者幾搆大衅雖幸就縛朽索之御猶不能無致意云

元謀縣土官阿吾元土知縣廣良之子本僰人種明兵南下[illegible]

金馬山歸命遂令招諭縣民得世襲授土知縣復以設流革除安銓鳳朝文之變其酋吾大用効順討賊克舉之變其裔亦以三百衆同官兵恢復縣治後吾必奎報効討霑平累功右守備

金沙江巡檢司土官李安吉奴大理人初以郡尉从觀音保出降後从西平攻烏撒討永昌謀叛土同知段惠又从征越州累功巡檢後沿至李齊楠聽襲

劉保山昆明人亦以觀音保部曲歸附論烏撒永昌越州功授摩耳山巡檢司裁本司改銓金沙江沿至劉銀哥聽襲

景東府

土官俄陶本府人其先有阿只魯在元為景東土知府統威遠州及案井毋龍猛統阿龍三甸賜以金牌印信陶仍其職洪武大兵至楚雄以通事阿哀从軍納款大理既平遣大指揮宣諭景東陶遂與之俱至楚雄獻鎧仗馬匹并元所給牌印因以陶為景東府知府頒印世其職後與思可戰不敵奔白崖以奏章請于朝調神策衛鎮其地是為景東衛乃漸以流官縮符蒞之尋頒賜金帶上鐫誠心報國四字及銀幣甚厚令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賜陶陶死子陶幹嗣後乃世姓陶沿至陶瓚偕景東衛官兵攻麓川者章羽牙殺奉撒等晉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其祖

母阿聶太淑人沿至陶金以罪稽其襲會者樂甸刀儀刀重構兵奪印去金以兵攻之斬刀儀得其印以歸乃令陶金襲後沿至陶明卿其部僰夷性本馴朴而流民逋其中兵習弩射以象助威自鐵索米魯那鑑安銓阿堂以及鳳繼祖烏撒諸役咸發其戰象夷兵先年每調兵二千必自効千餘餉士之費未嘗仰給公家今不然矣

姜固宗鎮南州人先以把事隨阿哀輩齎金牌印信降尋以象馬入貢以从馬都督攻碍嘉功得冠帶卒子姜嵩宣德中設猛緬正長官復改本府知事遂世其官凡發陶氏象兵姜氏咸以服屬从

楊勝本府人世為把事宣德中屢以麓川饋餉及者章硐牙功得冠帶弘治中改三岔河哨為巡檢以當寇賊之沖也勝之裔司其干敗後又以一碗水九窪坡莖哨多寇并責楊氏鈐之後沿至楊立程襲

陶暹本府人初為頭目招岡宣德中貢象入京銓保定巡檢又从征馬龍他郎甸者章羽牙砦累功縣丞後世世為巡檢陶氏奉調出師暹之子孫咸在焉

阿樂初為俄羅鋪村頭以諳夷語送迎得賓旅心授板橋驛土

驛丞左右流官賽死子阿哀嗣哀死子哀徐嗣徐死子雲漢嗣遂以雲為姓

元江府

土官那氏明洪武初那中率衆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興學校嘉靖中那鑑爭立篡殺為亂布政徐樾率諸路兵討之鑑毒江上流人馬飲之輒死師少却鑑縱象馬躪我兵徐公中流矢卒鑑懼而自殺遂革其官收印信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而印猶懸那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必以夷兵蜂擁環伺之署訖復引去後大酋那天福鑑之孫也篡兄自立其

地左環禮社右浸瀾滄鎮以寶山蒙樂不時兩熟帶甲萬餘然僰夷懦而畏寒雖安其土不便征繕惟是流官僑寓紈袴代割以致威德梗之土酋雖停襲故傲焉雄長也

麗江府

土官木得在元爲麗江宣撫司副使明朝洪武初入貢歸附後以克石門寨論功授世官爲土知府又从吉安侯征巨津捕阿奴聰于吐蕃斬僞元帥朱保及西平征景東定邊咸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值白交山及僞平章貢哈喇麓川思任之亂咸有戰功其後世居西陲捍吐番每有征調則輸軍餉而兵不出沿六

世至木增代有錫子增在任值北勝酋構亂以兵擒首逆高關又值遼左軍興輸餉三萬于大司農殿宮鼎建亦輸金于京師陳言十事下部議可朝廷嘉其忠誠特與晉參政兼賜璽書榮其先世竒請老子敕襲

木日本府人以統兵从征麓川畧功授本府照磨沿至木苴剌未襲而死世絕

通安州土官高賜鶴慶人在元爲義兵萬戸侯洪武十五年大兵平南賜从征佛光砦招諭未附者以軍儲餉大師授通安州同知沿至高元襲元死高岑以土舍護州印聽襲

蘭州土官羅克本州人亦任元爲萬戸明洪武中率衆來歸以軍功授土知州其後有羅才者從木初征伯夷刀千孟亦著戰功沿至羅萬象襲萬象死羅燦以土舍護州印未經承襲

巨津寶山二州原無土官巨津有流官知州寶山有吏目俱不入其地倖入取給于土府人民服屬于木氏

廣南府

土官儂郎恐元時爲宣撫有二子長不花次禎祐不花生儂郎衆明兵南下歸附授土同知死無嗣禎祐襲後以他事罹罪死洪武二十九年鎮守臣請官其子儂郎舉高皇帝以儂禎祐犯

事在大赦已前饒他兒子儂郎舉去人你們說保他也好吏部行文著他知道了等他來朝時與他職至仁廟時鎮臣具疏再請得旨准沐國公說著儂郎舉管廣南府通判職事郎舉死子印龍襲正統中以征麓川功升同知嘉靖中儂承恩从征元江殿後有功死無嗣四門族舍目兵百姓咸推儂文舉以冠帶署事阿堂之役率兵三千助征鳳繼祖別者龍之討皆以功奬其後征阿底亦以功著萬歷七年遂實授同知後征罕岳亦建功焉文舉死子應祖繼二十一年兵征三鄉應祖親獲叛首阿機會拆阿則停于軍門欽賞白鏹百鎰二十八年征播從其兵六二

千授之職三十六年征尋甸叛目獲大理保楊理旌四品之服歷祖死子紹周襲自顏祐伏法設流官儂氏之澤斬矣即舉得襲寶四門舍目之力故至今沿爲例凡儂氏替襲必由之土官之政出四門租稅僅取十之一矣土官貧弱以此地險瘴惡知府不至其地郡篆以臨安衞指揮官一人署之指揮以他事遠出則篆亦潛封一室土酋取入其宅必有疫癘死亡萬歷末年儂紹湯爭立糾交趾兵衆入郡焚掠一空數年瘡痍未甦

富州土官沈郎先元時爲富州安寧二州土官子沈永秀梁王署爲元帥洪武中永秀令通事何容等呈平西侯送款給以文書令守州土永秀死沈大忠嗣守邊有功西平請于朝授以知府其後子孫微弱不能襲多以土舍護印萬歷初沈仁挈印逃奔泗城委官勘處竟未歸有沈銳者取其印以歸沿至沈世祿世祿死明通繼

順寧府

土官猛閔明初歸附授知府六傳至猛廷瑞干紀罹法遂設流官

雲州土官奉氏其先从靖遠伯建功世爲大侯州知州沿至萬歷中有奉赦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衙學居下衙不受制于赦惟侍女夫廷瑞據雲襲頻年構兵萬歷二十五年討平之議以雲夢置新州而赦守大侯如故赦之子奉先不樂設流與其族猛麻奉貢構兵抗命三十六年再征之朝命改州爲今名猶官奉先子國恩爲土州判

猛甸長官司土官其先不可考萬歷二十一年才奉歷遣人上書自言其祖奉和曾從王尚書軍功授長官今自愿納糧乞冠帶當事者从其請奉歷死子奉升肆虐爲頭目奉墮所殺弟奉鼎奉新爭立鼎奔孟連新恃耿馬而木邦猛猛从中弄兵巡撫周嘉謨檄金騰道爲之解紛令鼎新分食其地而以陶氏護印

猛猛巡檢司土官奉正萬歷二十七年題授土巡檢

猛撒巡檢司土官罕存與奉正同授巡檢

謝公滇略曰猛猛猛撒猛緬所謂三猛也附近順寧而猛猛最爲強勍部落萬人其酋時與二猛爲難境內田少箐多射獵爲生猛緬地雖廣埜而民柔怯酋長忠順猛撒微弱近析而入耿馬矣

永寧府

土官卜都各吉洪武中以故元永寧州部民來歸授土知州死子各吉八合嗣永樂三年率香羅革甸瓦魯之刺次和四部番

夷火頭板必他布那結分阿只苴等入朝上嘉之陞永甯爲府授各吉八合中順大夫賜鈒金花帶鐫四字曰克篤忠誠更以香羅葦甸瓦魯之刺次和爲長官司授板必他等副長官後八吉老疾替襲于其子卜撒爲四川鹽井土官刺馬非所侵父子俱被殺卜撒妻訴于鎮守三司遣刺馬非解赴京道卒因疆理其地以卜撒弟南八嗣其職正統中鹽井諸酋侵據之土官不能制乃請設流官同知經歷以其治寄署于瀾滄衛提都符遥制之其地密邇麗江故數以侵漁爲辭然永甯以金沙江爲界畫地而處原自分明經幕府委勘後爭端稍息後在永甯稱土

知府曰阿銓

鎮沅府

土官刁平其先有中旺者仕元爲元江路總管洪武中傳至平與兄那直率衆歸附有旨元江練兵聽調中旺自任出民兵四千以那直子榮辦府事而令刁平掌兵聽調遂以西平之請授千夫長後領兵招諭六谷三十六砦諭其火頭沙謏等出官任差發同令鈐束後刺刁猛混及猛滇遣定案板等砦設鎮沅州以平與州事永樂中从征八百又从內官都術楊安趙忠等攻石崖者達砦外夷正線求降又以方物入貢詔升鎮沅爲府平以知府領之其後子孫多以冠帶署事嘉靖中傳至刁甯息卒詡以兵征安銓者一千人其子刁仁奏勘准襲復以兵二千征那鑑克魚復砦據之其後互爲吞并之志初鎮沅印爲那氏所奪于是始得獻藩司乃令經歷劉廷秀給之刁仁焉旋沿至刁明奏襲

北勝州

土官高斌祥本州四城鄉爽夷人任元北勝土府知府累官雲南行省右丞洪武中以北勝地在邊徼改府爲州二十三年晉府同知斌祥子高策以軍功授知州其後高杲征麓川功高崙

以征安鳳功加階朝列大夫高世懋以征順大功亦加至四品服世懋死其族高蘭以罪伏誅

章吉帖木兒世爲元北勝土知府朝兵克大理以部民及順州民人來降并納所握印及麗江宣撫司印三珠虎符西平令其子章觀音奴从軍兵逃于伍乃殺其爵爲州同知與高翌州治左右其兵蓬跣无部伍而褏氈而戰悍勁不辟衝突木弩藥矢是其長技

浪渠州土官阿的洪武初以夸兵歸附从征西平奏授土知州屬于瀾滄衛其后有阿朝佐者征鳳繼祖斬其部酋普右者樂

韋以功稱首沒征鐵索箐老姚關順甯武定咸發其所部番兵五六百衆往輒有功

者樂甸長官司土官刁氏洪武末內附領司事其土地山險多瘴介于鎮沅元江景東之間自事攻戰鏜城犀利兵寡而勁諸夷咸憚之

範按顧甯人合舊志志草所志內地土司一百三十六邊外者二十有三則志之屬夷然據乾隆新志並永昌騰越二志互相參訂邊外者猶芒市芸戶撒臘撒孫乾隆間增設而孟連蠻莫木邦猛密孟養車里老撾八百俱附于緬其在內地者僅五十一 國初迄今百六十年誅夷裁革故絕已過其半夫土司之授職或自元或自明小者視子男大者竟數倍于公侯黃帝分封萬國有以哉乃昔賢謂井田變而阡陌封建變而郡縣三代之治不能復覩予則以爲不然蓋各土司之害人怒獸皆世職有以致之前鶴浦參知師撫滇日予擬上裁汰土司議而師已移江蘇遂不果今得劉倪二作錄之于卷末俾證予言非謬並分新錄者爲下卷以俟後之秉筆者擇焉嘉慶丙寅中秋

昆明倪蛻土官說

邊徼多土官子孫世守當漢唐宋時無分流土而墊敘輒遷稍稍殊焉自元及明分流判然矣滇土官大小俱備漸就裁改所存無幾而世每謂土官家爭殺淫縱之爲悉屬邊蠻沴氣天固不與之以善性者交午而刈殺之宜也雖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左傳所載諸侯卿大夫家事豈不有甚於今日土官家所爲者齊魯鄭衛豈是邊蠻而其驕淫殺奪無所不有蓋非太公康叔貽謀之不善亦封建世官之流弊必至於此極者也故議秦之廢封建而立郡縣爲非計者誠迂儒矣然而雲南內地土官消磨亦易暴橫不法者參劾而去之老病死亡者停襲而免老苟有賢者薦而達之與流官一體陞遷如此二十年而土官皆可以盡既不剝其所有而起意驅除又不坐之無名而恣情斬殺春秋代謝一循天則之自然又何有恩怨之得生於其間哉獨是相鄰交緬各司仍須羈縻繫屬不宜輕有改更亦非謂其尾大不掉而虞之也特以地尤荒遠瘴癘特甚設流官不諳風土並防兵難免瘴病運糧米又恐勞民即其渠帥而用之此固諸葛武侯經營簡易之宏謨也

永北劉彬永昌土司論

天下惟滇夷最多種類色目殆數十餘而附於永昌者居其大

半其先皆各居其地自相君長或有仇殺亦以夷攻夷未敢犯我中華自元命劉深擊八百媳婦無功而回外國始有輕中國之心於是燒寨擄掠百姓終元之世討緬者再討八百媳婦者再僅能分設宣慰邊境粗安而已明時驚驁尤甚思可思任思機刀幹孟罕拔岳鳳莽瑞體思仁丙側莽應裏等後先釀禍擾我疆土屠我城池殺我將士逞兇肆毒了無顧忌卒至勞師動衆財殫力痛數征之而後定向非有王驥楊寧侯璡沐晟及劉世曾陳用賓諸公之運籌慎重李材許天琦羅汝芳胡心得漆文昌諸公之智謀膽略蔣貴方政劉綎鄧子龍吳顯忠董獻策

劉天俸諸公之義勇忠勤相繼宣勞效力於其間則西洱昆明幾何而不爲緬人洗馬池洗象池耶嗚呼蠻夷之禍自古有之揆厥所由非激於誅求卽逼於凌虐或有蠢爾妄動狡焉啟疆始則防禦不愼繼而剿撫失宜熒熒不滅遂至燎原此皆已然之勢論者固未可執一而槪治者尤當因時而變何況今日彝困於朘削日益貧窮習於風氣日益刁詐更非向日之彝可比不獨一永郡爲然也余以纂修永志姑卽永郡之彝論之有內地之彝有外地之彝有沿邊之彝有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彝內地者如永平之土縣丞土驛丞保山之潞江安撫司是也此皆地界通衢境連郡邑井閭相望阡陌相錯與漢人雜處而居者也沿邊者如鎭康灣甸芒市遮放盞達猛卯干崖隴川是也此則環永騰西南北鄰江域奉節制供差發者也其西北之沿邊者漕澗上江此外卽爲茶山里麻古勇野人等夷雖有節制之名而已非我部屬儼然外地野人則並非控制赤髮野人又在野人之外矣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者如騰越之南甸司保山之十五喧二十六寨是也其境界相連田里相雜猶夫永平之土縣丞土驛丞保山之潞江安撫司也外地者如威遠孟連耿馬等彝是也此則雖在控馭直隸之內不過供差發

屬羈縻而已法令所不及也又其外如緬甸車里八百老撾木邦孟艮猛密猛緬蠻莫盞西鈕兀諸彝其土地之廣有數千里者千餘里者數百里者大小不一強弱攸殊各長其長各世其世此則地廣勢厚最著名於諸夷中者也其他雜小夷人未易指計若此數者之中緬最強車里八百木邦次之老撾猛密孟艮蠻莫鈕兀又次之然吾所爲致論者不在外地之夷而在沿邊之夷與內地之夷與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夷何也外地者誅求不能及凌虐不克施隙釁之起旣無其由而況時當全盛彼諸夷又豈敢有不逞之念哉若沿邊之彝內地之彝雖

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彝則不然其地最近勢最柔故其爲累也最苦爲禍也最易爲惡也又最深以彼區區一土司人之視之者特蠢茲夷人耳狎而易之也誅求者有矣久而不變凌虐者有矣甲來而施之可也乙來而施之亦可也施之施之難乎其爲受者矣故曰其爲累也最苦也至若殺悍焚剽又其本性或激於一念或畜於平時變起倉皇出於不意呼吸之間卽受其禍雖有智者能預爲之防乎又或憑高負險劫掠中道一落深箐散入萬山展轉道途卽覿面而不知其爲盜捕緝固不可得行查復屬虛文故曰其爲禍最易也而猶未盡其惡也彼

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產子女惟其所欲苦樂安危惟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兒戲然莫敢有咨嗟嘆息於其側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於父必得於子於孫且數倍蓰故死則死耳無敢與較者望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慘耶漢人若於所司動輒鳴於上官此則不敢鳴卽鳴之矣彼固有所恃而不恐歲時餽獻不過差目具文一有提調則閉匿深藏負嵎以待其洋洋然山頭望廷尉良以平日無事寬容太過及其有事雖有譴罰之名實無懲創之實彼固視爲故事自謂土官世職莫可如何以致驕縱滋蔓尾大不掉所由肆虐而不悛玩法紀若罔聞者故曰其爲惡最深也嗚呼其惡宜除也其禍宜防也其害宜恤也往者滇省常受其害如阿資羅祖阿克普名聲吾必奎猛廷瑞莽應龍沙定洲輩一夫作難全省震蕩前車已覆後車不戒豈非以其固結已久黨類實繁猝難遽去且地方守令鎮防將弁莫不利其蠢懦留爲魚肉之資誰肯輕言去之者甚或曾有疏請裁革行令各省查議乃有司鎮將或受其賄賂或狃於私情僉言不宜裁革而止嗚呼果盡不宜裁革乎蓋前疏內於土夷情形猶未透悉故於何者宜去何者宜留未知分晰議者遂得以徇私混復溺偏見而阻大計莫甚于此竊以爲在內地之

土司可裁也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土司亦可裁也宋祖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顧使侏儒異類深根固蒂分踞郡縣中豈國家久安長治之善策乎且攷此輩先人受職之始皆非有開疆辟土不世之勳治亂扶危非常之績也夫茅土分封河山結誓猶有不能保其終者此輩何功何德反得子孫世守其官世虐其民匪但宗藩世祿所不能及元明迄今已六百餘年而彼不移安然坐享不朽之業揆厥由來則去之宜也非過也或者謂夷人鳥語卉服習俗攸殊爰置土司統之所以藉其保固藩籬之用而奈何去之是殆不然夷民種類雖別而畏威

憫法之心與舍苦就樂之情則一苟善撫之曠非赤子就滇而論從前皆夷也而今之城郭人民風俗衣冠改土歸流變夷爲夏者十且八九未聞必籍土司而後保固也若所謂藩籬者乃邊境之外者也豈有在內地者而亦藉以爲藩籬乎或者又謂彝人在內地者雖屬土官管轄土官仍屬流官節制比於子民相安已久何以更張爲哉此屬流俗見也籌邊之道在乎防微保民之方貴於經久若僅泥於目前非不晏安無事而不知其有事之機自在也且以土人言之同在中華之內而風化不能及恩澤不克沾甚者有土官以隔別之在流官曰此土人非我

百姓漠視之耳至於科派之重刻虐之慘則惟土官司之在流官又曰此土人非我百姓奚預我事又漠視之耳若徭役差使土官得以疲之者流官亦得以疲之徵求需索土官得以苛之者流官亦得以苛之若近值營鎮之處則又加以將弁之騷擾其苦萬狀更僕莫數嗟呼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乃忍令若輩人子孫奕葉永沈淪苦海中乎救焚拯溺是誠不可緩者也雖然若一旦盡去之勢又不能必有道焉參處降調一依流官之例倘非應斥革即以漢官代之停其承襲善哉令狐綯所以處宦官者曰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則以漸而去耳毋務爲姑息養癰之計而兼不失乎燥急然後錄其人民籍其田地減賦役以甦其力給牛種以裕其源選用循良善加撫恤不出百年內地可以肅清肘腋可以無虞使數千萬衆蚩蚩蠢蠢悉得變禽獸而隸編氓出湯火而見天日其於固邊境安夷猓豈曰小補之哉若沿邊之土司則宜存也彼既不在我腹裏之地與我土地不相錯雜城郭不相逼近無事則藉爲藩籬之用設或有事猶可一面禦之非若內地者一有不虞即在腹心之間也然非徒存之已也必有以漸變之格其獷悍梟惡之風又必有以善撫之作其愛戴尊親之氣禁有司鎮防之貪黷絕漢奸流棍之勾唆

隣近豪民毋使有侵漁淩侮出入賓商毋使有欺騙擾害禍患必援毋因其有事而棄之荒歉必拯毋因其被災而絕之於是中之以法使法度得以糾繩而彼知懼則其惡無敢肆嚴之以威使威令得以驅攝而彼知警則其亂何由生爲之百姓者既獲免於荼毒爲之統馭者又不病於掣肘復爲之潛消默化焉仁漸焉義摩焉又養之以恩恤之以惠使彼得以生息焉久之久之鮮不爲我良民矣然後由近而推之由漸而被之羈縻甸入百郡縣之可也夫何慮於永哉噫豈獨永爲然哉全滇之土司皆然也天下之土司皆然也

補錄明史烏蒙烏撒東川鎮雄四土司傳

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古爲竇地巴的東川大雄諸甸皆屬烏蒙裔也傳至烏蒙始强號烏蒙部宋有封烏蒙王者元初皆歸附置烏蒙路遂以東川芒部皆隸於烏蒙烏撒等處宣慰司烏撒富盛甲諸部元時嘗置軍民總管府於其地而於東川置萬戶府地勢並在蜀之東南與滇黔壤土相接皆據險阻深與中土聲教隔離明太祖既平蜀規取雲南大師皆集於辰沅欲并翦取諸蠻以通蜀道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特遣內臣齎敕諭烏蒙烏撒諸部長曰西南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

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部長猶桀驁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師往征猶恐諸部長未喻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當躬親來朝否則遣人入貢亟攄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時征南將軍傅友德已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師五萬由永寧趨烏撒突復自率師自曲靖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擣烏撒時元右丞實卜聞海洋兵至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進皆遁友德令諸軍築城版鍤方具蠻寇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故持重以待之既知士勇可用乃縱兵接戰有芒部土酋率衆來援實卜與合勢鋒甚銳大軍鼓譟而前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大軍益奮蠻衆力不支大潰斬首三千獲馬六百匹實卜率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十五年正月置東川烏撒烏蒙芒部諸衞指揮使司詔諭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部人民以雲南已降附宜益效順中國以享昇平復諭烏蒙諸部長曰今置郵傳通雲南宜率土人隨其疆界遠邇開築道路各廣十丈準古法以六十里爲一驛符至奉行又敕征南將軍友德等曰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酋長雖已降

恐大軍一還仍復嘯聚符到日悉送其長入朝又諭以貴州已設都指揮使然地勢偏東今思莫若於實卜所居之地立司以便控制卿其審度之四月烏撒諸蠻復叛帝諭征南將軍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即有此變朕前已慮之今果然然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屯大軍蕩埽諸蠻戮其渠長乃可分兵守禦耳乃命安陸侯吳復爲總兵平涼侯費聚副之征烏撒烏蒙諸叛蠻并諭勿與蠻戰於關索嶺上當分兵掩襲直擣其巢使彼各奔救其家之不暇必不敢出以抗大師俟三將軍至破擒之是月詔

將軍西平侯自大理還軍會征南將軍擊烏撒七月進兵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復諭征南將軍以師捷之後務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拔其餘黨絕其根株使彼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守也又諭其宜乘兵勢修治道途令土酋諭其民各輸糧一石以給軍爲持久計十六年正月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使司先是烏撒諸蠻復叛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進軍搜捕餘黨有潛匿者皆捕殺之諸蠻震懾相率來降至是悉平二月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部長百二十人來朝貢方

物詔各授以官賜朝服冠帶錦綺鈔錠有差其女酋則加賜珠翠首飾五月詔賜烏撒女知府實卜及烏蒙東川等知府人朝服一通并常服一襲十月芒部知府發紹烏蒙知府阿普以來朝病卒詔賜綺衣并棺殮之具遣官致祭歸其柩於家烏撒知府實卜等七百七十一人來朝詔賜織錦文綺鈔錠及把事以下從人各有差十七年五月割雲南東川府隸四川布政使司改烏撒烏蒙芒部爲軍民府而定其賦稅烏撒歲輸二萬石氊衫一千五百領烏蒙東川芒部皆歲輸八千石氊衫八百領又定茶鹽布疋易馬之數烏撒歲易馬六千五百匹烏蒙東川芒

部皆四千匹凡馬一匹給布三十疋或茶一百斤鹽如之七月以東川土官甯隆之母勝古爲其府知府十月烏撒知府實卜貢馬賜綺鈔十八年烏蒙知府亦德言蠻地刀耕火種比年霜旱疾疫民人飢窘歲輸之糧無從徵納詔悉免之二十年徵烏撒知府阿能赴京二十一年六月命西平侯沐英南征英以東川强盛據烏山路劫寨而叛罪狀已著必先進兵但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人跡阻絕須以大兵臨之帝命潁國公傅友德仍爲征南將軍英與陳桓爲左右副將軍率諸軍進討七月敕諭友德等言東川芒部諸夷種類皆出於儸儸厥後子姓

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聚衆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隳其計以致喪師二十萬皆因將帥無謀故也今須預加防閑嚴爲之備九月烏撒軍民府葉原常獻馬三百匹米四百石於征南將軍以資軍用且願收集土兵從征英等以聞從之十月復命景川侯曹震靖甯侯葉昇等分討東川平之捕獲叛蠻五千五百二十八人二十三年烏撒土知府阿能烏蒙芒部土官各其子弟入監讀書二十七年烏撒知府卜穆奏請益州供[illegible]

地命沐春諭之二十八年戶部言烏撒烏蒙芒部東川歲賦氈衫不如數詔已免徵今有司仍追之宜申明從之二十九年烏蒙軍民府知府實哲貢馬及氈衫自是諸土官知府三年入朝貢以爲常三十年烏蒙軍民府署府事土官設北原遣使朝貢初烏蒙進馬賜鈔萬錠至是復來貢馬謝恩永樂間諸軍民府烏撒阿能烏蒙撒可芒部香姍各遣人貢馬賜之如故事宣德二年烏撒知府卜穆奏圍和三年東川知府阿得妻攝克芒部知府阿的子普澤皆入貢七年行在兵部侍郎王驥言四川烏蒙烏撒土官祿昭尼祿等爭地仇殺宜遣官按問八年二月遣行人章聰侯璡齎敕往諭仍敕巡按與三司官往平之三月設烏蒙儒學教授訓導各一員以通判黃甫越言元時本府向有學校今文廟雖存而師儒未建乞除教官選俊秀子弟入學讀書以廣文治從之正統七年裁烏撒軍民府通判推官知事檢校各一員十一年裁烏蒙東川知事檢校各一員并革烏撒烏蒙遞運所景泰元年敕諭烏撒烏蒙諸府土官普茂等以貴州諸苗叛亂恐滋蔓鄰近地方命戒嚴防守毋聽賊衆誘致陷於爲非倘逼近前來便當剿殺三月烏撒進馬謝表踰期部議宜究治以遠人宥之天順元年鎮守四川奉御陳清等奏芒部所

轄白江驛賊千餘攻圍筠連縣治作亂敕御史訴儲會鎮巡官捕之成化元年禮部奏芒部知府朝貢過期命給半賞十年烏蒙知府慶賀表箋不至禮部請逮問帝以土官宥之十二年烏撒知府隴舊等奏同知剛正撫字有方蠻民信服今九年秩滿乞再任三年以慰衆望從之十七年芒部土知府遣人來朝貢馬過期減例賞之半二十年烏撒土知府安伯關遣人貢馬三年始至今又踰貢期乞減例賞從之宏治四年烏蒙知府祿溥烏撒知府安得朝覲踰期請減半賞如例十二年烏撒貢復踰期如前議減十四年烏撒所進萬壽表及千秋冬至表皆踰年始至京禮部請罪之帝以其遠人且前後所遣遲滯皆有故宥不問是年烏撒所轄可渡河巡檢司言自閏二月二十七日大雷雨不止至二十九日水漲山崩地裂山鳴如牛吼地裂而陷湧出清泉數十派衝壞廬舍橋梁及壓死人口牲畜無算又本府阿都地方八月亦暴風雨田土淹沒二百餘處民死者三百餘人正德十一年烏蒙知府祿溥差吏把貢馬以違限減賞如例先是芒部府土舍隴政隴壽與婦支祿爭印仇殺其所部夷蠻阿又磉者亞者鳩等乘機流劫命給事中刑部錦衣衛官各一人會撫按官議處十五年貴州參政傅習督指揮許詔等

宣撫司女土官奢爵等討擒阿又磉者睡者鳩等四十三人斬一百十九級餘黨悉平嘉靖元年東川軍民府署印舍人祿慶廔進貢期訴稱僰苗梗路不得達命減半賞下撫按官覈其等命芒部軍民府護印土舍隴壽襲知府免赴京故事土官九品以上皆保送至京乃襲是時壽與其庶弟政及兄妻支祿爭襲不敢離任鎮巡官以聞從其請初芒部土舍隴壽與隴政支祿爭立朝廷以嫡故立壽自是隴政支祿倚烏撒土舍安宵等數爲亂壩底參將何卿請兵討之於是巡撫許廷光發土兵二萬五千人命貴州參將楊仁等將之受何卿節制相機進剿政

祿佯聽撫乞緩師而令賊黨阿黑等掠周泥站七星關復遣阿核等糾集諸苗剽掠畢節衛諸處殺傷官軍燬官民房屋甚衆兵部言賊勢猖獗宜速征於是何卿等進剿斬首二百餘級俘二十餘人降其衆數百政敗奔烏撒卿令烏撒土舍安宵土婦奢勿禽之安宵佯許諾久之乃以阿核那達等屍獻竟不出政兵久不解都御史湯沐以聞乃切責諸將及守巡官罪而革何卿冠帶令剿賊自贖四年隴壽爲隴政誘執殺之收其印巡按王軏巡按劉璥各上其事璥言從蠻情立支祿便軏以爲[illegible]祿情終稔惡叛朝廷命吏罪不可赦帝從軏言命鎮巡官令

宵縛政祿及諸助惡者時政已爲官軍擒於水西追奪芒部印信前後斬獲六百七十四級生擒一百六十七人招撫白烏石等四十九寨以捷聞貴州巡按劉廷簠言烏撒衛所驗那達阿核二屍及水西所獻隴政首僞未可盡信恐首惡尚在不無後慮請覈實五年兵部奏芒部隴氏[illegible]起蕭驕驍勁爾省下諸大舉始克蕩平今其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爲鎮雄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分屬夷民[illegible][illegible]落冉利之地爲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濟白壽祖保阿萬四人統之如程番府例令三年一入朝貢馬十二匹而以通判程洸爲試知

府六年芒部賊沙保等謀復立隴氏糾衆攻陷鎮雄城執試知府程洸奪其印所殺傷數十百人洸奔畢節事聞兵科給事鄭自璧等言鎮雄初設流官蠻情未服而有司失先事之防不亟收遺裔隴勝而令沙保得擁孺子致煽禍一方宜速遣總兵何卿併力剿寇於是兵部覆言隴勝非真隴壽子故議設流官有司拊循失策遂生叛亂沙保罪不容誅當剿何卿方守松潘勢難相援宜亟趣都御史王廷相之任并敕總兵牛桓調兵速進時沙保出鎮雄府印乞降然尚持兩端欲立土官如故四川撫按以保狡悍不可馴檄瀘州守備丁勇擊之又遣使勞[illegible]

部撫夷卻良佐使計擒沙祿保怒復叛七年川貴諸軍會剿敗沙保等擒斬三百餘級招撫夷羅男婦以千計捷聞設鎮雄流官如舊而芒部烏撒毋響苗蠻隴革等復起攻劫畢節屯堡殺掠士民紛紛見告兵部尚書李承勛以伍文定專主用兵爲失計疏及之而御史楊彝復言芒部改土易流非長策又時值荒歉小民救死不贍何能遠戰府帑亦耗念災傷令罷芒部兵俟有秋再議征討於是四川巡撫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芒部爲脣齒自芒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平以是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擒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

存隴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輿情則不假兵而禍源自塞川貴巡按戴金陳講等奏如鳳儀言而金又以首惡如毋響祖保等宜剿誅以折其驕氣始下撫處之令許生獻沙保普奴待阿濟以不死然後復隴勝故職或降爲知州其長官或因革或分隸庶操縱得宜恩威並著章下部覆乃革鎮雄流官知府而以芒部土舍隴勝爲通判署鎮雄府事令三年之後果能率職奉貢准復知府舊銜制報可時嘉靖之九年四月也三十九年命勘東川阿堂之亂初東川土知府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有營長阿得革頗擅權謀奪其官因先求烝安氏

不得乃縱火焚府治走武定州爲土官所殺得革子堂奪水西賄結烏撒土官安泰入東川囚安氏奪其府印貴州宣慰安萬銓故與祿氏姻連乃起兵攻阿堂所居寨破之堂妻阿聚攜其幼子奔霑益州土官安九鼎萬銓脅九鼎取阿聚及幼子殺之堂以是怨九鼎時相治兵攻擊堂兵且侵及羅雄州境於是九鼎及祿位與羅雄土官者濬等各上書訟堂罪詔下雲貴四川撫按官會勘於三十八年八月堂聽勘於車洪江具服罪願還府印其向所劫霑益羅雄人口牲畜及侵地皆願補償退歸乞貸死時位及其弟僎皆前歿官府因訊祿氏所當承襲者堂乃

以己幼子詭姓名爲祿哲以報占府印不發復與九鼎治兵相尋益急九鼎乃訴之雲南巡撫游居敬謂堂怙亂請興兵攻討且自詭當率所部爲前鋒必擒堂以獻居敬信之遂上疏言堂殲惡不悛請專意進剿爲地方除害帝允部議行川貴撫按會勘具奏居敬遽調土漢兵五萬餘進剿雲南承平久一日兵興動費用不貲賦斂百出諸軍衛及有司土官舍等乘之爲姦利遠近騷動巡按王大任言逆堂奪印謀官法所必誅第彼所借朝廷之印以約土蠻冒祿氏之宗以圖世職而四川之差說辯納以時雲貴之鄰壤未見侵逼此其非叛明矣其與九鼎治兵

相攻彼此俱屬有罪居敬乃信其一偏之辭而敢違會勘之明旨輕動大衆恐生意外患且外議藉藉謂居敬入九鼎重賄欲爲雪怨及受各土官賂攘盜帑積皆有實迹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剿戢兵時動爲便十月命逮居敬訊之時堂聞大兵至東川逃深箐諸將分兵於新舊等城窮搜不獲地方民夷大遭屠掠四十年五月管長者阿易謀於堂之心腹毋勒阿濟等謀殺堂於叟求矣石之地其子阿哲就擒哲時年八歲堂所冒姓爲祿哲謀奪土官者也於是安萬銓取東川府印而藏之以府經歷印畀祿位妻甯著署之以照磨印畀羅雄土官者濟而以甯著安妻者濟子仍留水西兵三千於東川爲甯著防衛水西與東川鄰萬銓本水西土官故議者謂其有陰據東川之志巡按王大任以誅阿堂聞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而該府三印悉爲土官相部議請通勅川貴總督及鎮巡官按究各土官私擅標署之罪并訪祿氏支派之宜立與所以處阿哲者部覆報可四十一年鑄給四川東川府印初阿堂既誅索府印不獲人疑爲安萬銓所匿及是屢勘印實亡失而祿位近派悉絕惟同六世祖有幼男阿采於是撫按官雷賀陳瓚請以采襲祿氏職姑予同知銜令甯著署後果能撫輯其衆仍進襲知府其新印初請吏

名以防奸僞有旨不必更餘如議先是烏撒與永甯烏蒙霑益諸土官境土相連復以世戚親厚並無嫌隙既而安國亨殺死安信信兄智結永甯宣撫奢效忠報仇彼此搆禍不已而國亨部下吏目與智有親恐爲國亨殺害各帶夷兵投於安路墨路墨遂詐稱本府知府安承祖職銜赴京代奏而國亨亦令其子安民具題并奢效忠各行奏移行所司令各照蠻俗罰牛例處分務悔禍息爭以保境安民時萬歷之六年也三十八年詔以東川土司並聽雲南節制先是巡按鄧渼疏稱蜀之東川僻處武定尋甸諸郡只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其酋長祿壽祿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蜀轄遼遠法紀易疏滇又非我內屬號令不行是以驕蹇成習目無漢法情非暴頑不可勝誅志氣既驕寇劫日甚爲今之計惟有改敕滇撫兼制東川因條三利三不足疑以進詔從之先是四川烏撒軍民府雲南霑益州雖滇蜀異轄宗派一源明初大軍南下祿哲之妻實卜與夫弟阿哥二人率衆歸順授實卜以烏撒土知府授阿哥以霑益土知州其後彼絕此繼迺爲一家萬歷元年霑益女土官安素儀無嗣奏將土知府祿墨次子過繼本州卽安紹慶也已而祿墨及長子安雲龍與其兩孫俱被

安紹慶奏敘以其次子安効良歸宗仍襲土知府安雲龍之宗隴氏即鎮雄女土官者氏之女也隴氏以雲龍雖故尚有遺孤且挾外家兵力與紹慶爲敵而紹慶則以隴氏所出明係假子亦倚霑益兵力與隴氏爲難彼此仇殺流毒一方以致士民連名赴奏事行兩省會勘歷十四年不結是年安雲翔奏稱隴氏有子官保今已長成効良倚汝兵强圖奪據殺戮無辜又引川南道參詞以祿哲之子孫尚衆烏撒之宗派甚明紹慶既出繼已明有一州暗襲兩府復極言効良不可立者數事兵部覆案仍勅撫按議處報聞三十九年廷臣議安効良與安雲翔爭奪

職官之案行川貴諸大吏勘報而貴州撫臣又以二土官爭職在雲南而爲害在黔蜀必得三省會勘而後可定獄帝命速勘四月乃命隴鶴書承襲鎮雄土知府鶴書原名阿卜自其始祖隴飛沙獻土歸順授爲世職知府五傳而爲庶嗇卜別居於畢利地四傳而爲庶祿姑別居夷良七欠頭地又五傳而隴氏之正支斬矣水西安堯臣贅於祿欲奄有之久之衆論不平始有驅安立隴之奏奉旨察立隴後女官者氏以阿固應阿固者嗇卜之六世孫而易名隴正名者也衆土目復欲立普德普德者阿女遺妻臼則贅安糯索所生利其幼且異姓也於是主立阿固而先立其父阿章章尋病死而阿固益不爲夷衆所服徃復察勘乃從者氏請及四十八目十五火頭九揩九縱諸禦共推阿卜阿卜者祿姑之五世孫咸以爲長而且賢而者氏且以印獻遂定立阿卜而以阿固充掌衙慕魁管事從巡撫喬應星之議也四十一年先是烏撒土舍安効良與安雲翔爭立朝廷以嫡派故立効良矣而雲翔數爲亂謀逐効良効良奔投烏撒四川撫按上其事以効良爲雲龍親姪雲翔乃其堂弟親疏判然効良自當立雲翔何得妄生覬覦其擾害地方欺罔朝廷罪原難赦但爲奸人指使情有可原姑准復冠帶下所司議可從之四十三

年雲南巡按吳應埼言東川土官祿壽祿哲爭襲以來各結部衆越境劫掠前者按臣請敕滇撫兼制而二酋視之蔑如擁衆千餘剽掠兩府浹旬之間村屯並掃荼毒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或撫或剿廟堂自有長策殊兩地牽掣養禍日滋下所司勘奏而貴州御史楊鶴言烏撒土官自安雲龍物故安晤與安効良爭官奪印仇殺者二十年夷民無統盜寇蜂起堡屯焚燬行賈梗絕者亦二十年矣是爭官奪印者蜀之土官而蹂躪糜爛者黔之赤子也誠若改隸於黔則彈壓既便而干戈可戢又言烏撒者滇蜀之咽喉要地臣由普安入滇七日始達烏撒見効良

之父安紹慶據霑益當曲靖之門戶效良據烏撒又扼滇黔之咽喉兩雄父子各據一方且壤地相接無他郡縣上司以隔絕鈐制之將來尾大不掉實可寒心蓋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蜀有遙制之名而無其實誠以為隸黔中便帝命所司速議泰昌元年雲南撫按沈敬炌等言蜀之東川業奉 朝命兼制鈐東然事權全不相關祿千鍾祿阿伽縱賊披猖爲患不已是東川雖隸蜀而相去甚遠雖不隸滇而禍實震鄰宜特敕蜀撫按凡遇襲替務合兩省會勘蜀察其世次滇亦按無侵犯方許起送亦羈縻綏靜之要術也詔下所司 時諸土司皆桀驁難制而烏

撒東川烏蒙鎮雄諸府地界復相錯於川滇黔楚之間統轄既分事權不一往往軼出為諸邊害故封疆大吏紛紛陳請冀收鈐束以安邊隅而中樞之臣動諉勘報彌年經月卒無成畫致彊事日壞播州初平永甯又叛水西猖起稱戈東川鎮雄烏蒙皆以前日助賊為梗或觀望騎牆心懷疑貳賊又恐嚇以天討之不貸言烏蒙未造反朝廷尚欲剿之何況於他於是安效良以烏撒首附逆於邦彥并力攻 陸廣復與亦佐營長安應龍合霑益賊首補鮓等圍羅平陷霑益為雲南巡撫閔洪學所收洪學以兵力不繼好語招之令擒賊自贖效良亦佯為恭順擒

安應龍以獻而所遣獻功之人領 文還至中途被劫效良又見黔師出陸廣滇師入霑益水烏之勢已成騎虎遂合永甯水西諸部三十六營直抵霑益對壘城下五日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督將士力戰出奇兵破走之未幾效良敗死妻安氏無子妾設白生其爵其祿二婦素不相能安氏居鹽倉設白毋子居抱渡安氏遂代效良為土官然亦未絕其爵其爵亦以安氏為安位姐不敢抗安氏崇禎元年四月四川巡撫差官李友芝齎冠帶獎賞其爵母子令管烏撒安氏惡分始欲絕其爵其爵於五月十一夜襲安氏鹽倉不克與設白其祿逃匿東川界國

東川亦不令入而抱渡又失李友芝遂誑請總督咨發滇兵三千會援其爵滇撫恐先開兵端不應事遂寢安氏以友芝其爵之請加兵也而懼謀接霑益土官安邊為聲援烏撒以絕其爵安邊亦欲偶安氏以拒其祿以催糧為名至建昌安氏遂接邊至鹽倉成婚曲靖一時皇皇謂水西必糾霑烏入犯雲南巡撫謝存仁以聞存仁因移鎮曲靖以觀變安邊安氏請復烏撒衛以自贖二年總督朱燮元調集漢土兵列營霑益趣滇撫會兵進烏撒境安邊安氏逃避偏橋大兵入鹽倉拔難民一千餘人師凱還安邊安氏復還鹽倉遣人至軍前請俟烏城克復束身

按見意貴稜師總督復發兵逐安邊安氏以鹽倉授安其爵而進兵至堅城披退賊哨騎百餘磨兵奮擊賊盡奔箐中遂復烏撒城安邊駐三十里外擁兵求見諭令束身歸誠邊乘夜遁遂棄鹽倉入九龍囤烏撒陷賊八年至是始平定乃召其爵求鹽倉令約束九頭目以守之且令獻安邊安氏以酬前言其爵以鹽倉殘燬乞移烏城從之時其爵署烏撒知府其祿署霑益知州雖懦稚頗忠順其母亦頗有主持能得衆以是稍安靜而安邊屢乞降於總督朱燮元且藉水西安位爲代申以邊實網慶嫡孫宜襲知州請罪其爵其祿燮元曲爲調持欲予以職銜分

烏撒插置之雲南撫按堅執不可以安邊逍阿烈阿克反勒兵於野馬川復以千金賺誘其爵頭目布雄日爲并吞霑烏計萬一其爵被襲則烏撒失而前功盡棄烏撒失霑益危而全滇動搖非但震鄰實乃切膚竟不行安邊乃乞師於安位納之霑益而逐其祿時安氏在也既而安氏死安位與之貳邊岌岌不保其祿乃假手羅彩令者布發難邊遁死不移日其祿率兵至詭言爲其叔報仇土民歸者如流於是其祿復有霑益而廟堂之上方急流寇不復能問云

師範曰四土司舊隸于蜀而其地則錯乎滇黔楚之交勝國時叛服無常攘取刦掠蓋如亂絲然至我　朝雖少戢而犬羊之性終難全革鄂西林總制因其釁而芟薙之分設流官今東昭二府咸稱樂土屢有舉于鄉者文端之功不已較之咸陽黔甯而更偉哉

滇繫書目

土司二冊下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雲南府　二
曲靖府　一
臨安府　三
澂江府　一
廣南府　二
元江州　二

開化府　一
昭通府　一
大理府　十
楚雄府　八
姚州　一
鶴慶州　四
順甯府　二
永北廳　四
麗江府　一

蒙化廳　二
景東廳　四
永昌府　七
騰越土司　南甸　隴川　干崖　盞達　猛卯　臘撒
騰越舊轄四土司　明光隘　大塘隘　古勇隘　遮放
騰越邊外三土司　孟養　孟密　木邦

滇繫

土司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雲南府

羅次縣煉象關土巡檢元時李熖爲防送千戶明洪武中從征歿於陣錄其子阿白爲巡檢傳十一世至李文秀　本朝平滇文秀投誠仍授世職文秀死子廉傑襲廉傑死叔昆秀襲昆秀死子廷傑襲廷傑死子淸臣襲

祿豐縣南平關土巡檢元時李壹奴爲土官明洪武中子李矣以宣諭各蠻陞巡檢六傳至李邱以征阿克死於陣無子

以李矣次子李羅綺之第六世孫李惟賢襲惟賢死子楚南襲　本朝平滇楚南投誠仍授世職楚南死無子公舉以嫡支李印之同祖弟惟白襲惟白死子文南襲文南死子天源襲天渥死叔秀南襲秀南死孫毓俊襲

曲靖府

平彝縣土縣丞元末龍海爲土官明洪武中歸順改其地爲越州以海知州事及海子阿資叛伏誅其地分屬霑益陸涼永樂初資子祿宵詣闕奉貢詔授宵土縣丞與亦佐沙氏分土而治傳至海潮以功加土州判沿至白明子闊　本朝平滇闊投誠仍予世職康熙八年裁縣安插闊於越州闊死子絪乾襲絪乾死弟納乾襲二十四年改平彝土縣丞納乾死一清襲一清死從弟藏珍襲

臨安府

納樓茶甸土副長官司明初普少歸附授副長官歷傳十一世至普率　本朝平滇普率投誠仍授世職康熙四年率附王祿叛官兵討之乞降赦之以子向化襲向化死子仁襲仁死子天民襲

虧容甸土副長官司元時阿附爲虧容甸部長明洪武中歸

附賜姓孫授正長官司傳九世至孫大昌　本朝平滇大昌投誠授副長官司世職大昌死子永祚襲永祚死子世基襲

納更山土巡檢明洪武中龍嘴以開荒有功給冠帶管理地方尋授土巡檢傳子龍政沿至龍統龍昇龍天正　本朝平滇天正投誠仍授世職天正死子在田襲在田死子維襲

澂江府

新興州土州判　本朝康熙十九年復滇新興州土人王鳳授僞遊擊職迎至廣西路投誠隨剿石門坎馬別河黃草壩皆有功授土州判世職爲死子迪吉襲迪吉死子[illegible]

廣南府

土同知元時儂郎舉為宣撫有二子長不花次正祐明初不花子郎金歸順授土同知死無嗣正祐能後以罪死子洪熙時儂郎舉絲事降為通判郎舉死子郎與襲正統中以征麓川功復同知傳至文舉歷有戰功文舉死應祖襲從官兵征三鄉親獲賊首阿機等賜白金百鎰後又以征吐蕃尋甸功賜四品服應祖死子紹周襲隨征東川尋甸有功授土知府紹周死子鵬襲　本朝平滇鵬投誠授同知世職鵬死子繩英襲繩英死子振紀幼妻嚴氏撫孤攝事振紀旋死庶子振兼辦理地方事務

土富州知州元時沈郎先為富州安寧二州土官子永秀襲王署為元帥明洪武中永秀歸附尋死子大忠嗣守邊有功授知州傳十四世至崑瑞　本朝平滇崑瑞投誠仍授世職後以罪黜弟崑域攝襲尋死姪雍乾襲雍正八年以犯法革職委其子燦學習辦事

元江州

新平縣土縣丞楊宗周舊係魯魁山賊目　本朝康熙二十七年臨安知府黃明同總兵馬山招撫向化授宗周土縣丞世職宗周死子世恩襲世恩死子昌祚襲

丁味二巡檢普為善舊係魯魁山賊目於　本朝康熙二十七年同楊宗周受知府黃明招撫授土巡檢世職為善死子永昌襲永昌死子成忠襲

開化府

土經歷周應龍本開化府猓玀　本朝康熙十九年大師復滇以偽守備投誠從征石門坎黃草壩有功給以總兵劄付於康熙二十二年改授土經歷准其世襲應龍死子榮昌襲榮昌死子天爵襲

昭通府

永善縣阿興土千戶阿興土夷安永長於　本朝康熙三十四年以化諭苗蠻有功授阿興土千戶給印信駐防檜溪雍正六年米貼祿氏吞都德昌叛永長奉文堵截擒獲德昌等八年德昌土舍木谷四哥等從烏蒙叛挾怨共殺永長子天柱襲

鎮雄州土知州原為芒部路隴氏世為酋長明初設芒部府隸雲南洪武十六年改為芒部軍民府隸四川仍以隴氏為知府嘉靖三年隴政隴壽兄弟爭立改設流官改芒部為鎮

雄軍民府七年袁酋普奴等叛平之仍令壽子聯襲知府職勝傳子清清傳子來鳳來鳳死妻祿氏更名隴應祥攝理府事水西酋叛應祥有保固功授貴西道卒封正議大夫子懷玉襲授太僕卿懷玉卒子鴻勳襲　本朝平蜀鴻勳投誠仍授世襲傳至天成聯嶽聯嵩聯嵩死子慶侯襲雍正五年烏蒙叛以藏匿奸匪革職配江西改土府爲州設流官隸雲南

大理府

趙州定西嶺土巡檢元末李清宇爲彌只防守千戶明洪武十七年歸順授土巡檢傳至李齊月無子弟齊斗襲　本朝平滇齊斗投誠仍授世職齊斗死子暬孫天成襲天成死子紹廷襲

雲南縣土縣丞明洪武十六年征雲南有楊奴者率衆歸附授土縣丞正統三年楊宗以從征麓川功累陞知縣嘉靖十三年楊訓以奉拘景東土知府陶俑被許仍降縣丞及鳳氏叛訓戰歿詔立祠表其忠萬歷中楊如檟隨征麓川以忠勤著及死子淇襲淇死子玉蘊襲　本朝平滇玉蘊子岳投誠仍授世職傳子肇基襲肇基死子國泰襲國泰死弟國臣襲

土主簿元末有張興者張樂進求之後世爲品甸千戶明洪

武中大兵下楚雄興首倡效順爲鄉導招甸民降獻甲馬後又攻石寨有功授土主簿與楊氏分土而居沿至張綱死子福羅福星源襲皆無嗣弟張維襲　本朝平滇維投誠未幾死以子祖蔭授世職祖蔭死子祚宏襲

鄧川州青索鼻土巡檢元末楊氏爲平化州判官明克大理以招叛功授土巡檢世襲沿至應龍無子弟應鵬襲　本朝平滇應鵬投誠仍授世職應鵬死子鎮海襲鎮海死子國楷襲

浪穹縣土典史明洪武中開滇土官王藥師以芻糧餉大軍授鄧川州吏目後以征普顏篤功改浪穹典史每有征調皆以兵從沿至夢祖死子鳳洲襲　本朝平滇鳳洲投誠仍授世職鳳洲死姪晉襲晉死孫之成襲

蒲陀崆土巡檢明洪武十五年指揮周能典大理衛事以土官楊順充通事招撫象化白崖等處授土巡檢屢建功沿至鳳喈死子暬孫爭先襲　本朝平滇爭先投誠仍授世職爭先死子續鵬襲續鵬死子遺龍襲

鳳羽鄉土巡檢元末尹勝爲木邦府判明初克大理歸順破佛光寨有功授土巡檢安鳳之亂嘗從阿氏攻李鎭飛李丞

保寧襲沿至世忠無子弟秉忠襲秉忠死子德化襲德化死弟德明襲　本朝平滇德明投誠仍授世職德明死子承祚襲

上江嘴土巡檢明洪武開滇楊信以剿猓傀大軍從破佛光寨授土巡檢沿至廷璵傳應接應接傳斌斌傳康國　本朝平滇康國投誠仍授世職康國死弟福國襲福國死子炳襲

下江嘴土巡檢明洪武開滇何海率土民歸順以破佛光寨功授土巡檢沿至襄正死子光祖襲光祖死子應福襲　本朝平滇應福投誠仍授世職應福死弟一清襲一清死子紹勳襲

雲龍州箭桿場土巡檢元時有字忠者武定土府之次子也明洪武開滇率衆歸命授土巡檢後廷宜屢從討安銓鳳朝文諸賊沿至元勳從征奢酋有功陞州同子世道以明經不願襲職孫騏鳳襲　本朝平滇騏鳳投誠授世職以土州同管巡檢騏鳳死子世昊襲世昊死子昉義未襲死孫生文襲生文死弟生民襲

十二關土副長官元末李羅寨爲防送千戶明初以招附品甸功授副長官傳至祚昌以恢復炎霞功加銜遊擊傳子清以冠帶任事清死子恬森襲　本朝平滇恬森投誠仍授世職恬森死子高傳襲

楚雄府

楚雄縣土縣丞元末楊永康爲縣丞傳楊鎰明初歸附授世職從征麓川及緬有功沿至紹先傳宏道宏道傳宗儒宗儒傳春盛　本朝平滇春盛投誠仍授世職傳子毓秀毓秀死子世勳襲

鎮南州土州同元末段良爲金齒路僉事明洪武十五年歸順授土州同沿至段欽傳承祖承祖傳明桂明桂傳光先光先死無子弟光贊襲　本朝平滇光贊投誠仍授世職光贊死子恆徽襲

土州判元末陳均祥爲威楚路土官明初効順宣力授土州判後再入覲賜誥命沿至國試傳景勳景勳傳騰科騰科傳昌廣　本朝平滇昌廣投誠仍授世職昌廣死子振世襲振世死無子查取世系以國試次子大勳之孫典思襲典思死子繼虞癡聾不能任事以孫輔世襲

阿雄關土巡檢明洪武開滇者伯隨征有功授土巡檢沿至刹仁傳廢舉廢舉傳祚祚傳文文傳光祖　本朝平滇光祖

投誠仍授世職光祖死子宗盛襲

鎮南關土巡檢明洪武初楊堂歸附征南有功授土巡檢沿至世惠傳珏珏傳繼祖　本朝平滇繼祖投誠仍授世職繼祖死子可喬襲可喬死子仕傑襲

定遠縣土主簿元末定遠人李祿久以軍功委掌本縣印務明初歸順有功仍授知縣傳子苴改授土主簿沿至李文傳國用國用傳玉玉傳世卿　本朝平滇世卿投誠仍授世職世卿死子濬襲濬死弟濟襲濟死子德晟襲

廣通縣回蹬關土巡檢明洪武十七年楊保歸順隨征有功授土巡檢沿至楊光寵傳懋勳懋勳傳忠祚忠祚傳弟忠藎　本朝平滇忠藎投誠仍授世職忠藎死子琮襲琮死姪士龍襲士龍死姪恆襲

沙矣舊土巡檢明洪武十五年蘇成充黑井竈長解鹽入省授把總二十八年武定賊者反劫課成率鄉兵斬之授土巡檢沿至蘇什得傳起鸞起鸞傳鑑　本朝平滇鑑投誠仍授世職子承宗襲承宗死弟承祖襲承祖死子顯仁襲

姚州

姚州土州同元末高義為知州明初其子惠歸順授州同沿

至應騏傳爵爵傳晶晶傳顯錫　本朝平滇顯錫投誠仍授世職顯錫無子姪輔襲輔死子啟宗襲啟宗死弟宗亮襲

鶴慶州

土通判元時高惠直為總管子賜為土千戶傳至高海歸明以征佛光寨有功授千夫長沿至高瑠明威將軍子蕃臣以功授指揮僉事傳至應星　本朝平滇應星投誠仍授世職應星死子彥襲康熙二十二年改土通判彥死孫泫襲

在城驛土驛丞元末田宗為府判明洪武十五年歸順以從征普顏篤佛光寨有功授土驛丞沿至得惠傳泰年泰年傳珍　本朝平滇珍投誠仍授世職珍死子世祿襲世祿死孫生蕙襲

觀音山土驛丞明洪武十六年郭生歸附從征佛光寨有功授驛丞沿至郭維藩傳陞陞傳朝鎮朝鎮傳朝桂　本朝平滇朝桂投誠授世職朝桂死朝鎮子鼎襲鼎死子紹儀襲紹儀死子斌襲

觀音山土巡檢明初王有德歸順以名同穎國公去德字擒獲大松坪賊楊奴等授土巡檢沿至王之和傳欽欽傳印兆　本朝平滇印兆投誠仍授世職印兆死子天受襲

順甯府

雲州大猛麻土巡檢明洪武初有土舍奉健者大侯州土知州之分派也四傳至恭於萬歷二十五年以征大侯奉學有功尋改大侯爲雲州授恭土巡檢恭傳詔傳朝宣朝宣傳新命　本朝平滇新命投誠仍授世職新命死子召寶襲

猛緬長官司其先奉布明洪武初開闢猛緬土地招集民夷世爲土舍四傳至奉歷於萬歷中以從討猛麻奉供仇殺有功授長官司奉歷死子陞肆虐爲頭目奉鹽所殺弟奉鼎奉星爭立鼎奔孟連星恃耿馬而木邦猛邦從中助兵巡撫周嘉謨檄金騰道爲之解紛令鼎星分食其地以其母陶氏護印鼎傳姪寶以沙定州之叛赴援加宣撫司子國珍襲　本朝平滇國珍投誠仍授宣撫司職國珍死子聖襲改爲

司聖死子廷徵襲

永北廳

永甯府土知府明洪武十四年土官卜都各吉以所轄部民來歸授永甯州土知州卜都死子各吉八合嗣永樂三年合香羅革何瓦會之剌次和四部番夷火頭板必他布郎吉分阿只苴等入朝嘉之陞永甯爲府授各吉八合中順大夫賜鈒金花帶鞓四字曰克篤忠誠更以香羅革何瓦會之剌次和爲長官司授板必他等副長官後八合老病子卜撒襲爲四川鹽井土官喇馬非所侵父子俱被殺卜撒妻訴於鎮守遣喇馬赴京道死因疆理其地以卜撒弟南八嗣其職正統中鹽井諸蠻侵據之土官不能治乃請設流官同知經歷各一治署於瀾滄衛握郡符遙治之治至銓死子鎮麒襲　本朝平滇鎮麒投誠仍授世職傳子阿庭銀庭銀死子錦輝襲錦輝死子錫遠襲錫遠死弟錦先襲錦先死子有威襲康熙三十八年改屬永北府

北勝州土知州元末高斌祥爲北勝土知府累官雲南行省左丞明洪武中改府爲州二十二年斌祥子高澤以軍功授知州澤孫昶以征麓川功加府同知仍管州事昶曾孫崙以征安鳳功進階朝列大夫崙曾孫世懋以征順大功授四品服世懋死弟世昌襲世昌死子斗光襲　本朝平滇斗光投誠仍授同知世職子贊熙襲三十八年改州爲府設流官贊熙死子勳改授北勝州土知州勳死孫耀龍襲

土州同元末章吉帖木兒爲北勝土知府明克大理以部民及順州民降納所握印及麓江宣撫司印三珠虎符西平侯

沐英令其子觀音奴從軍因兵逃伍乃降爲州同與高氏異居州治左右沿至成文傳永永傳柱國柱國傳興國　本朝平滇興國投誠仍授世職興國死無子庶兄佐國襲佐國死子法祖襲

順州土州同元時子日爲土知州至子興歸明授州同沿至如璧傳一龍一龍傳天錫以軍功加銜遊擊進階知州傳子祿祥　本朝平滇祿祥投誠仍授州同世職祿祥死子大賢襲大賢死子玠襲玠死子肱襲

麗江府

土通判其先麥宗西域人宋理宗末始入麗江通各方語土人推爲酋長子阿良元時爲麗江路軍民總管傳至木得明洪武初入貢歸附後以克石門寨功授土知府賜姓木又從吉安侯征巨津捕阿奴聰於吐蕃斬僞元帥朱保及沐西平征景東定邊咸在行間得死子初襲佰曰亥山及僞平章賈哈喇麓川思任之亂咸有戰功賜金牌誥命改麗江軍民府令世居西鄙捍吐蕃每有征調但輸兵餉而兵不出以重邊守沿十三世至木增代有封贈錫予增在任值北勝蠻亂以兵擒首逆高蘭又值遼左軍興輸餉二萬於戸部天啟二年陳言十事下部議可嘉其忠誠加參政晉太僕卿賜璽書榮其先世增死子懿襲　本朝平滇懿投誠仍給土府印懿死子靖襲靖死無嗣弟櫾襲櫾死子堯襲堯傳子興興死無子弟鍾襲以土人控告於雍正元年改爲通判鍾死子德襲

蒙化廳

土知府元時左青羅爲順甯府同知傳至禾爲九部火頭順甯司通事明洪武中歸附仍其職後官兵征高大惠等遣不招諭降之因授蒙化州判永樂中陞知州子左伽正統中納米陞同知後從征麓川累功陞大理府土知府仍掌州事尋

陞州爲府遂實授知府沿至近嵩傳子星海　本朝平滇星海子世瑞投誠仍授世職世瑞死子嘉謨襲嘉謨死子麟哥襲

舊定邊縣土縣丞明洪武初蠻長刀思良叛阿魯捐助餉奮勇效謀擒獲思良授土縣丞沿至阿天明傳廷相廷相傳應鯤應鯤傳志經　本朝平滇志經投誠仍授世職志經死子世忠襲世忠死弟世勳襲世勳死子抱琛襲

景東廳

土知府元時阿只魯爲遠幹府開南州管理統威遠州及案

板母龍猛統三甸明初兵至楚雄只魯子俄陶遣通事姜固宗阿哀等納款獻印并鐙仗馬匹乃改遠幹開南爲景東府命陶知府事賜姓陶後因緬目思可伐來侵戰敗奔白崖詔神策衛鎭其地是爲景東衛尋從大兵剿寇有功頒賜金帶鑄誠心報國四字及鈔幣甚厚陶死子幹襲幹傳瓚借衛兵攻麓川者張羽牙殺奈撒等晉階大中大夫沿及陶金攻鐵索米魯那鑑安銓鳳繼祖烏撒諸役皆以兵從金傳子淞淞傳子明卿明卿傳子纛纛傳子爾鑑爾鑑死無子以淞孫登襲　本朝平滇登投誠仍授世職登死孫澐襲澐死無子登

孜子大鑑襲

土知事明洪武中把事姜固宗齎本府金牌印信降尋以象馬入貢又從攻傍嘉功得冠帶子嵩於宣德中陞[illegible]長官後改本府知事沿至可久傳逊鏊逊鏊傳啟賓　本朝平滇啟賓投誠仍授世職啟賓死無子傳叔顯望死子啟武襲

三岔河土巡檢明時楊勝爲把事宣德中以饋餉攻麓川者張羽牙功得冠帶宏治中於三岔河哨設巡檢司以備賊寇之衝授勝子祥土巡檢後以一碗水九窯坡二哨多寇并合鈐之沿至國翰傳子宏緒宏緒傳弟宏仁　本朝平滇宏仁投誠仍授世職宏仁死子承文襲承文死子可昌襲

保甸土巡檢明宣德中陶選爲頭目貢象入京授土巡檢後從征馬龍他郎甸者張羽牙等寨皆有功陞縣丞管巡檢事傳子華華死曾孫煋襲沿至承宣　本朝平滇承宣投誠仍授世職宣死子增襲增死子舜舉襲舜舉死子瑜襲

板橋土驛丞明初阿賽爲俄羅舖村長以諳夷語迎送得賓旅心授土驛丞後有功加巡檢銜傳子阿哀哀傳子徐徐傳弟漢賜姓雲漢死弟滄孫必高襲必高死子騰襲騰死子聯極襲　本朝平滇聯極投誠仍授世職聯極死子振宗襲振

宗死子雲仍襲

永昌府

孟定土知府舊名景麻元至順四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川叛知府刀祿孟遠遯失其地有罕貫者從王驥南征擒賊首色鷄色罕授世襲孟定府都督五傳至罕榮萬歷間參將鄧子龍南征至其地曰豈有土府而加以都督之銜奏改頒知府印榮傳信信傳貴貴傳見明見明傳宋宋傳珍　本朝平滇珍投誠仍授世職珍死令姪刀猛襲傳大

與大亮梁發現襲

灣甸州土知州蠻名細賧自古不通中國元中統時內附蜀鎮康路元末景法爲萬戶歸明授濟甸正長官景法子景宋入貢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授宋知州萬歷十一年景宗貞率弟宗材導罕虔入寇姚關宗貞死於陣擒宗材斬之以宗貞子景從幼降爲州判後從討猛廷瑞有功復陞知州傳子承恩承恩傳國泰國泰死子先哲幼叔文智護印　本朝平滇文智投誠授世職文智死姪先哲襲先哲死子榮名襲傳毓瑛毓瑛傳廷玉現襲

鎮康州土知州舊名石賧元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鎮康府十七年改爲州正統中土官刀悶光以隨王驥征麓川功授土知州隆慶閒悶敬發罕虔女因附虔歸緬萬歷十一年官兵敗緬敬死其叔悶恩歸義授以州事恩死子枳襲木邦思禮誘之歸緬不從令海厫取控尾據之天啟二年木邦兵據喳哩江枳奔姚關守備遣官兵拒之木邦乃退枳死子達襲　本朝平滇悶達投誠仍授世職悶達死子珍襲珍死子鼎襲今傳子問鑑額徵差發銀一百兩

直隸耿馬宣撫司原係木邦村寨萬歷閒緬何侵木邦土官罕盡忠奔永昌有罕悶坎悶金從鄧子龍征緬恢復木邦給悶坎宣撫司印每歲差發銀五十四兩赴金騰道輸納悶坎死無子弟悶金襲悶金死子悶括襲　本朝平滇悶括投誠仍授世職因金騰道裁差發銀赴布政司輸納不隸於府悶括死子抒忠襲抒忠死子世藩襲世藩死今子國楷襲與孟定府隔喳哩江而居其地有三尖山昔罕虔之黨罕老象柴負固於此又有養馬山風俗與孟艮同

潞江安撫司蠻名怒江甸元隸柔遠路明洪武十五年置潞法內附授長官司職永樂九年陞安撫司賜姓線氏傳九世

至線有功　本朝平滇有功投誠仍授世職有功死姪崇毅襲崇毅死子國勳襲國勳死子于陛襲于陛死子朋龍襲額徵差發銀八十兩

芒市安撫司蠻名怒謀又曰大枯賧小枯賧即唐書所謂芒施蠻也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芒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置芒施府正統九年放定正隨征緬有功授芒市長官司萬歷初放福與岳鳳聯姻十一年導緬寇松坡事覺擒福正法立其舍目放緯領司事轄於隴把緯傳珀珀傳廷臣以入貢加授安撫司職傳子國璋國璋傳燮

衆　本朝平滇愛衆投誠仍授安撫世職愛衆死子彌高襲彌高死子天球襲天球死子仁襲仁傳作藩傳愈彰傳愈著現襲額徵差發銀七十兩

孟連長官司由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艮其東爲車里西爲木邦蠻名哈瓦慓悍好劫自古不通中國明正統中平麓川始來歸萬歷間其長刀派眞有叔刀派漢娶於車里因以車里殺派眞而奪其官十三年率車里來貢十九年又勸緬入貢派漢死弟派金嗣天啟二年阿瓦破之會洞吾伐阿瓦阿瓦退其差發額銀四十八兩　本朝雍正

八年總督鄂爾泰奏據土司刀派夷呈稱仰賴
皇上洪福安享太平年年豐稔情願自雍正七年爲始每年納歲通廠課銀六百兩以充兵餉奉
旨孟連地處極邊總督鄂爾泰化導有方俾各抒誠効順貢納廠課孟連土司廠課每年六百兩爲數太多著減半收銀三百兩以昭朕柔遠至意其雍正八年已解司銀六百兩著將一半留准作辛亥年正課令人广緬

猛撒猛域西至大金沙江自八關築而關內僅有南甸隴川干崖盞達猛卯五土司地乾隆三十五年於戶臘二撒添設兩長官司遂爲七土司餘俱棄於關外矣騰越居北而七土司在南近州境者惟南甸自南甸而分左右右則爲干崖盞達左則爲隴川猛卯戶撒臘撒所謂土官者猶得古人分土之遺意傳祚相承後世重流輕土土官因以自棄騰越土官惟隴川思氏以强横見滅餘俱保姓受氏以至於今且數百年嗚呼休哉

南甸宣撫司始自刀落蓋其先有刀貢猛者本姓龔江南上元人明初以百夫長隨征雲南遷千夫長駐南甸旋以招撫殺猛功授騰衝千戶賜姓刀（按滇通志以爲自改姓此說頗近之）見蓋以衞千戶而駐防南甸者也南甸舊名南宋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

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一年改南甸州隸布政司時刀貢猛之弟貢罕（通志罕作譜）入貢因以貢罕爲南甸土知州宣德三年貢罕上言爲隴川侵七[illegible]請討之朝命不許諭麓川還其侵地五年[illegible]四巡檢司上命吏部除官八年又奏與麓川接境舊有十二百夫長在騰衝千戶所恃賴邦哈等處軍民兼守後麓川侵據不守者十餘年今蒙勅諭還竊恐再侵乞於賴邦哈九[illegible]孟洞三處各置巡檢以土軍楊義等三人爲之下三司勘覆如所請正統二年郡麓川思任法奪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

村乞遣使諭還命鎮府沐晟處眥奏聞會大兵征麓川刀氏從征有功九年陞州爲宣撫司以貢罕子落硬爲宣撫司通判劉思勉爲土同知天順二年復置南甸土驛丞時落硬子落蓋爲宣撫上言南甸伯毛勝遣千戸藺愈占其招八地逼民逃竄朝廷命三司巡按詣勘以所佔地退還治勝愈罪落蓋故子刀落賓襲遞傳刀落過刀落棵刀落成刀落正刀落恭刀落泰（滇志作刀落恭）當萬歷十一年冬陷於緬其子刀落臨以平岳鳳功陞宣慰司是時刀氏再有功於國自落臨傳大才落棠落慶落啟落保父子相繼者凡十有二世落保謝病讓

其兄呈祥時明之季也呈祥立最久以投誠功康熙元年重頒印信號紙後呈祥老迭傳啟元恩賜恩賜襲在雍正間傳銘鼎以至於今三錫皆世及計刀氏自貢猛起至三錫凡二十世越四百年爲三宣冠比於古之任宿須句顓臾世守睢濟之祀是何功德而留貽之遠耶然自貢猛以招撫襲猛落硬以助平麓川落臨以助討岳鳳世効誠節如此至恩賜銘鼎三錫三世皆以幼孤恩賜母李氏銘鼎母放氏三錫母思氏皆以守志撫孤不隊先業著聞是猶有江表風也其世祀也宜哉嗟乎龔氏以一小校隨黔國入滇而胙土縣於黔國

可不謂賢乎宣撫世居蠻莫在司東今移永安在司西司治故爲府州地在半箇山下乾隆中移駐防兵及州判於司思氏請於官徹其故署堂歸永安構祠醵楚事具與楷所紀中其所屬羅卜思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迭分地其世襲知事者二曰謝氏曰悶氏謝氏居曩宋悶氏居蓋西所部莫獨直通蠻莫江司南百里爲南牙山險峻延袤幾百餘里爲入緬之大路上有石梯緣梯而上有木柵周一里昔王驥破麓川取道於此前通銅壁關關外布領垂哈舊爲百夫長地踰蓋達外有剛德戸岡近孟養故南甸所部直抵大金沙此昔日

形勢之大概也自八關設而諸險棄之關外以至於今可慨也夫宣撫本土元龔氏而從夷姓曰刀其稱出於賜姓恐未然昔有夷酋三人降於中國居久之漸習華風請賜姓於主將將譏之曰汝輩怕刀剁耳遂以爲姓而刀氏最多今爲土司者刀氏十居六七漢人之竄入者皆改姓刀龔改姓刀其意亦然以刀姓世雄長能服諸蠻也仲雍嗣吳莊蹻王滇皆因其俗以爲治數傳之後幾不似中國人亦何怪哉其世稱落某通志落作樂隴川思氏世稱某法他書法作發夷性信禨祥小數多避忌尚吉利故迭傳必帶此稱謂足以永世云

貢額徵差發銀百兩今十一兩

麓川宣撫司者當元世祖中統初其酋多線瓜內附至元十三年乃立麓川路居茫施路之東其地曰大布芒曰賧頭附賽曰賧中彈吉曰賧尾福祿培皆白夷所居也以其路隸金齒宣撫司都元帥府閱八十年而至順帝至正初麓川路思可法不靖數擾其鄰未知思可法於多線瓜何屬於是命河南參政貫敦熙討之以瘴起還師再命塔失把都魯討之亦不克引還可法遂乘勝并吞諸路遣其子滿散入貢時中原亂元人不暇顧邊外寢而不問麓川遂坐大矣可法死子昭

併嗣自立爲宣撫傳子臺遍其叔昭省殺而代之踰年昭省爲盜所殺其弟思瓦法代立部下荅魯方刀思郎殺瓦法而立其姪思倫法倫法即滿散子也時明兵已定雲南洪武十五年倫法於衞指揮王貞處降附十六年春諸夷忿直立衞鎮守不恤衆共推前土府高公搆麓川兵數萬破騰衝攻其城執王貞沐英遣部校郭均美諭倫法聽命遂放貞還因置平緬宣慰使司以倫法爲之尋改爲麓川平緬宣慰使司蓋合元時兩路而爲一勢益大矣十八年倫法復反寇景東都督馮誠擊之失利千戶王鼎戰死二十一年正月思倫法入寇結砦於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甯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三月倫法悉其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入寇定邊以報摩沙勒之役英選士三萬騎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遣都督馮誠先出奇兵挑之賊以萬人驅三十餘象逆戰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千爲前鋒賊渠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中象左膝及脇象仆渠走追射殺之諸軍譟於前殺賊數百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不退次行繼之又不退三行繼之詰旦分軍爲三隊馮誠將前甯正將左都指揮

湯昭將右將士鼓勇進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渠帥把事招綱等皆乘象象披甲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象奔而前諸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羣象股栗反走張因張榮祖乘之直擣其寨縱火焚之烟焰張天還復邀擊殺傷甚衆有昔剌者賊之梟渠也復率衆死戰左師少郤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其帥首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下懼率衆更進英督戰益急不移時賊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刀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衆潰英帥師追之

賊連日不食死相枕籍倫法遁去二十二年倫法遣把事招剛來言往者爲逆皆由刀思郎等乞貸死願輸貢遣楊大用賫勅往諭倫法令獻刀思郎等百三十七人并償軍需賫倫法從命仍命爲宣慰司定歲貢有差二十九年緬甸來訴麓川屢以兵侵其地遣行人李思聰等使緬及麓川諭倫法惶恐謝罪願罷兵是時倫法所部刀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畔者稍戢倫法欲倚使者力服其下强留之思聰謝歸倫法送之境上已而刀幹孟逐倫法倫法奔沐春春與俱至京見上上憫之命春爲征南大將軍統何福徐凱瞿能等

率滇川兵討幹孟先送倫法於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遂進兵踰高梁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渠刀名孟斬獲甚衆還兵擊景罕寨不下賊益盛福告急春率五百騎往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馳躪揚塵蔽天賊以爲大軍至率衆降乘勝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刀幹孟乞降上以其反復不許福尋擒幹孟思倫法歸麓川旋死永樂元年倫法子散朋來嗣號思行法二年遣內官張勤等往諭之行法遣其目刀門賴訴孟養木邦侵其地時春弟晟嗣西平侯上命晟往諭之并遣員外左緝賜麓川冠帶襲衣其後每歲入貢十一年行法請以

弟任法襲職從之任法遣使貢象馬宣德元年遣使賜麓川錦繡時麓川木邦爭界晟奏麓川所屬陀何大頭由比爲亂請發兵討上命撫之置麓川所轄大店地驛丞一員以土人刀捧爲之三年任法奪南甸地晟復請兵討之不許正統元年晟復論奏任法奪南甸羅卜思莊等處二百七十八村并累侵干崖騰衝潞江等處擅置官目乞調大兵進討明年十月而思任法反初朝廷以任法與木邦相仇殺奪其官以孟養宣慰刀氏代刀賓玉勢弱不能轄諸夷思任法叛於麓川侵孟定灣甸大殺掠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命晟招之

不奉詔三年十二月掠騰衝南甸取孟養地賓玉奔永昌死思任法遂居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者王也上遣主事楊甯諭之不服四年正月命晟率方政沐昂討之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至金齒思任法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師不得渡初刀賓玉時嘗遣任法使晟晟兒畜之至是遣車琳招任法降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楊甯曰兵未加而稱降詐也懼有後悔不聽以甯督餉金齒緬簡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憤獨率麾下渡江擊緬簡追至景罕寨破其柵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三十餘遂與其子瑛部將顧勇

等乘勝深入至上江伏四發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不遣人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兵至空泥知晟不力援乃遣子埃還逐策馬突陣死一軍盡沒晟燒江上積聚奔還至楚雄詔問狀晟懼罪遂卒時任法兵愈橫犯景東孟定殺大侯土知州刀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璉等長官司且上書言始因潞江安撫司線舊法相邀報仇後為線舊法誣予入寇致大軍壓境惶恐無地今請貢歸命其悖謾如此五月以沐昂吳亮馬榮翔張榮進討捷於潞江七月思任法屯孟羅大掠據者埂昂進克之賊復遁威遠土知州刀蓋罕又敗之於威江

六年思任法遣使入朝謝朝議以為可撫楊士奇亦以為然獨張輔以為思氏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此而不誅示弱於外夷非策也上從之時內臣王振喜立邊功為之主於是王驥蔣貴率十五萬之師出而王驥且三征之遂平麓川按思氏以白夷種元時思可法名始見已跋扈倫法蓋可法之孫滿散之子也當洪武時再降再叛至於定邊之役為西南一大戰始能挫之其後所部內亂失土來歸又為之出師定亂後其故土國恩大矣遺孽任法仍肆跳梁三勞王師逃竄阿瓦許以孟養乃得縛歸及其孥屬人三十二中途不食死奄奄王政斬頭函之北上機法卜法遁居自如其部衆猶擁任法少子思祿於孟養與王驥立誓江邊景泰五年緬執機法及妻子六人獻俘京師伏誅卜法遠遁詔不必窮追有遺孽思洪法潛居孟養成化時鎮守沐瓚獲任法孫思命法送京請發沿海登州衛思氏自是遂亡蓋世濟其凶也征麓之議以張輔為正若如楊士奇則既棄安南又棄雲南豈所以為國乎思任法之叛土司從亂之罪不下於黎利而雲南安堵晏然則三征之力也

隴川宣撫司者始於恭項為日淺而多氏代之以至於今明正統十一年既平麓川因改為隴川以恭項為宣撫恭項者取麓川時首先歸附故命之也其時土司有同知副使僉事等官以刀歪孟為同知刀落曩為副使隴帚為僉事皆從恭項請旋思任子機法卜法復出擾恭項恭項內奔朝廷以其父子刻虐蠻人安置曲靖卽以同知刀歪孟為宣撫未幾死遂以多歪悶代多歪悶者亦白夷種其祖多線瓜當元中統初舉麓川內附歸功於思氏退為隴川陶孟陶孟者夷言頭目也隴川故名平緬其地曰騾甸曰羅必四莊曰小沙摩弄曰驃賧頭至元十三年立平緬路隸宣撫司與朶遠及茫施

鎮康鎮西麓川南賧所謂金齒六路一賧也其陶孟爲線瓜線瓜之子爲多奇法多奇法之子爲多歪悶自元中統至明正統景泰間百八九十年凡三世蓋皆老壽而歪悶遂起爲宣撫景泰七年修職貢成化十九年死守土垂四十年子多亨法代傳子洼洼三子多鯉多鯨多鰍洼死鯨弑其兄鯉而自立按問伏辜立鯉子多參詔爲宣撫司參詔死子士甯立有岳鳳者江西撫州人入士甯幕士甯寵之妻以妹生子曩烏父子梟雄奸黠如泥漢以罔士甯行媚於內而恩弄之於外不知也時緬酋莽瑞體虎視諸夷招士甯士甯不從岳鳳

詗問勸士甯行至擺古歸鳳使其子曩烏酖殺士甯其妻懷印攜二子多忠多孝奔永昌當事不能救令歸岳鳳襲殺其妻女奪其印投緬遂據其地時萬歷五年也十年岳鳳連兵象數十萬其子曩烏別領兵六萬分道內侵勢張甚事聞大府莫知所措乃調劉綎鄧子龍以禦之卒擒岳鳳父子獻俘於朝事平以士甯子多忠嗣職忠死多思順襲二十年恭應裹入寇窺等練思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於栗柴埧追逐之思順死蠻莫思正乘其喪襲據隴川旋去仍歸蠻莫思順子安民乃得立守將索賂不能堪三十八年安民叛入緬已而

緬聽撫遣安民歸安民入據蠻灣鉄鰲甚參將周全遣二指揮襲之爲所敗巡撫周嘉謨督兵備道參將等討之其族人挾其弟多安靖誅之以獻先時萬歷中分隴川副使多恭居遮放同知多俺居猛卯至是隴川亂甚安靖尙幼而安民之弟安邦亦附緬寄居蠻莫於是文武會議共立多安靖奏稱隴川與干崖南甸並爲三宣作我藩衛多安民背漢投緬罪不容誅天討所加已膏鈇鑕安靖以安民親弟絕無從逆之念又有討賊之功舉其祖父故土而畀之天理人情既安且順但因安靖幼乃以副使多恭之子思譚輔安靖行宣撫事

俟十年後安靖已長仍歸安靖又恐思譚竊據不歸以宣撫印貯於騰越州庫仍設官兵於杉木籠山控制之於是隴川粗定迨明之季滇中亂多安靖爲流寇孫可望部下王復臣所殺其子多紹甯以投誠功康熙初授宣撫世職紹甯年老無子告替以與弟述甯未襲而故以述甯子多勝祖襲勝祖以年老告替子多治國襲治國死子多世臣襲在康熙雍正間世臣年老告替子多綸善襲綸善亦告致子多有功襲有功死其嫡子朝勳嘗聘蓋達土司刀思儒女未娶而夭以庶弟朝珍娶刀氏乾隆三十三年襲時軍興隴川當要衝三十

四年以失察段思瑞偷越部議革職留任三十五年冬以多朝相隨蘇爾相在緬寄信其弟多朝璐首報遲延安置昆明四十四年春正月內多朝珍與族目岡頭不和構爭三月朝珍來州告病五月二十九日病故州城以多有功胞弟多有爵管理地方有爵年老今替於朝熹明一統志三正統十一年置隴川宣撫司於隴把其地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干崖北至南甸其風俗同南甸山有馬鞍麓黎羅木水有湯泉土產大芋長尺二三寸而今志云東至猛古猛卡二百八十里南至慕習滴鳩五百八十里西至干崖蠻遮八十里北至

杉木籠山頂八十里有上下十五岡四練通老官屯新街夷境舊額徵發銀一百七兩今八兩按麓川思任法之變騷動天下僅乃克之亦不能盡其餘孽任法忘其父失國內奔朝廷爲之討叛安定夷性犬羊自殄種類宜矣隴川岳鳳之叛亦然非劉鄧何能遽正多氏襲土衆而可馴故屢叛仍起以至於今多蓋刀之轉音夷不知書惟漢人所寫耳

猛卯安撫司者所治本麓川地故平麓城也明萬歷初分隴川副使多恭居遮放同知多俺居猛卯皆多氏族白夷也時緬猶猖獗多俺爲緬耳目引賊寇邊隴川多思順患之二十

六年乃糾思化並芒市多泰等擊多俺殺其子多亮十二月多俺糾衆襲遮放敗還不復歸猛卯投木邦據曩義山永昌同知漆文昌授計木邦罕欽令擒之謀洩多俺欲奔擺古追及雷弄殺其子多烘多曩斬之乃築堡於猛卯號平麓城於是猛密頭目思化敗緬於送速緬逐之入居蠻莫朝廷以爲蠻莫宣撫司思化死子思正嗣入據隴川已而回蠻莫緬人潛師襲殺思正首而去乃立其弟思忠後其地爲思線所占據忠乃退處干崖之蠻洎會巡撫周嘉謨平多安民之亂乃籌平麓城屯田事宜請以忠安插猛卯開屯改姓衎名衎忠

復論擒多安民功授安撫司世職其後爲緬所擄被殺以舍目衎瓏承襲時永明王尚在滇瓏故璉襲璉死珍襲珍故子瑄襲順治末年瑄以投誠功仍授世職傳珌志玥祄凡四世皆世及祄故無子今以弟衎矜襲焉其地東至遮放抵南弄六十里南至木邦界抵江邊十里西至猛密界暮旨天馬關八十里北至隴川界邦中山頂四十里當衎玥襲職時值緬甸亂其酋蟒喇爲得楞所殺子色亢瑞凍出奔木梳頭目甕藉牙起兵逐敏家復阿瓦城討敗得楞遂由木梳徙居阿瓦自立舊所屬各土司不服者以兵劫之時色亢瑞凍挈妻子

族屬男婦八千餘人至猛卯文武官具以聞總督愛必達巡撫郭一裕會檄猛卯土司衎玥驅出境時乾隆十九年也若使當時受之如明初之所以待思倫法者寶氏必不狙獗諸土司亦不至盡歸於彼惜哉

干崖宣撫司者始祖郗忠國本江寗人駐干崖故元之鎮西路也在柔遠路西東隔麓川其地曰干賴（滇志作賴）睒曰渠瀾睒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二年立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鎮西府永樂元年設干崖長官司以忠國領其職改名曩歡曩歡遣目奉表貢象馬賜鈔幣有差五年設

古剌驛隸干崖曩歡復遣子思曩朝貢恩賚如例賜姓刀稱刀曩懋正統九年曩懋子刀怕便以征麓川功陞宣撫司以劉英爲同知從王驥請也（滇志云正統中刀怕率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與此不同也有攷）怕便名見明史自怕便傳怕率怕轟怕開怕落凡四世其叔土舍刀怕愈欺怕落幼劫印奪職蠻衆不服起兵相攻時宏治三年也四年副使林俊參將沐詳檄諭之始釋兵歸印怕落年老致仕以怕元襲怕元死子怕舉襲嘉靖三十九年緬酋莽瑞體叛招諸土司入寇萬歷初怕舉死其妻罕氏木邦罕拔妹也罕拔叛投緬誘怕舉弟怕文且許妻以妹怕文不從遂與之戰緬兵十萬驟至怕文不支遂內投奔永昌罕拔遂取宣撫印付其妹據干崖十年岳鳳破干崖奪其印十一年劉綎擒鳳父子干崖印竟失所在而滇志云是年冬干崖刀怕庚雷弄廖元伯南甸刀落憲遙達刀思定皆陷於緬不知刀怕庚又何人也干崖失印部衆無主自相承代者垂二十年據其譜云怕文奔後怕瑄襲怕姆職三十九年怕瑄子定邊以屢有平叛功仍授世職加三品服定邊年老致仕子鎮國襲流寇孫可望據滇遣僞都督王復臣以調貢方物逆加之兵時蕊達副使刀思韜乘亂謀奪其職將定邊鎮國父子

五人送滇省俱被害後鎮國子建勳以投誠功順治十六年授世職十八年辦赴緬軍需急公紀功賞賚吳逆叛飭換印信號紙吳逆平後將印劄呈繳賴大將軍營康熙二十四年接領宣撫司印隨卒子秉忠襲職一年死子捷泰幼合秉忠弟秉義護理越五年捷泰襲職捷泰於雍正元年曾差赴木邦清理猛古猛卜糧民三十二戶還報有功捷泰死子鴻業襲職乾隆三十一年邊事起辦糧辦夫起造營房塘汛諸土司中最爲効忠出力四十四年以年老告替子世侯承襲按干崖刀宣撫本江南郗氏到今四五百年刀曩懋有平麓川

功乃怕交距罕拔抗緬奮力戰不支遂歸內地刀定邊富神宗晚年疆事孔棘屢以平叛之功加服命遭際末流父子死於逆賊何其戚也其孫建勳復繼以至於今守土輸誠諒哉

其地東至羅卜思莊四十里南至戶樂八十里西至盞達五十里北至黃連關五十里今徵差發銀六兩六錢

盞達副宣撫司者本與干崖為一族其地亦干崖之一區蓋刀怕便之後也其世譜云正統十四年怕便已為宣撫朝京師賜名思忠以思忠別子思効為副長官司居盞達思効傳子思猛猛徵無子以思効兄思鎮襲思鎮傳子思國國無子傳弟思廷（滇志作刀思定）萬歷十年岳鳳父子連緬甸及土司象兵數十萬分道內侵攻雷弄盞達干崖施甸思定求救不得城破闔室俱盡其子思官又以木邦罕氏句緬破城爲緬所執死之兩世殉國難然考其時自莽應裏用岳鳳間誘殺罕拔木邦與緬仇而云句緬恐誤也思官既死其兄思權立死子思丙立丙死子思韶立始給副宣撫司印敕而刀定邊刀鎮國父子之被害於孫可望咸由思韶迨後順治十六年思韶仍以投誠功授副宣撫世職韶年老辭職子思元襲元死子琳尚幼以其伯叔思銘思鑑護理相繼病故母撫孤成立襲

職琳死子思弼立弼於乾隆十九年告替子思儒襲今思弼現在年八十餘矣其地東至干崖河二十里南至回弄三十里西至山腳土司城在其麓北至猛典五十里有巨石萬仞兩關塌尾一卡通夷境今徵差發銀四兩四錢按萬歷季年有刀思曾者曾有築關功蹟其氏譜不載豈逸之耶

戶撒臘撒俱峩昌夷地其土司賴氏況氏本蜀人也明正統時王驥征麓川重慶賴羅義為左哨把總奉調隨征有功令守戶撒羅義傳子玉玉傳弟漢漢傳子猛弄猛弄傳子鎮鎮傳子豪豪傳弟罕告罕告傳子祥告祥告傳子送送傳弟遷遷傳洪猛洪猛傳子國瑄凡十二傳如故康熙十二年吳逆以其地爲沐氏勳莊追繳劄付國瑄死朝佐以永順鎮給劄協防邊境四十三年頂襲土舍朝佐有庶子賴文明爭奪失官五十一年改設火頭以其地歸騰越州已五十餘載乾隆三十四年有干崖賴邦俊者爲通事伴送猛拱土目與其進京乞請復土舍舊職經副將軍阿桂查明復奏言戶撒地處極邊與野夷接壤詞訟審勘往返需時稽察奸私頗長不及遇有調發呼應不靈若設佐雜微員既不足以資彈壓即僅立土舍亦未免名實不符應復設長官司以資管轄以符

曲靖府屬越州細查舊案賴邦俊之父賴君愛既係土司子孫請即以賴君愛承襲戶撒長官司再查戶撒界連又有臘撒係蓋姓承襲傳至蓋世祿亦被吳逆占奪今查蓋朝選有嫡孫蓋榮邦年力精壯人亦誠實亦請給還土職在於邊防効力且與南甸隴川干崖各土司脣齒相依內外捍禦於邊殺爲得力俱允行於是賴君愛承戶撒然君愛居干崖之遮木非朝佐嫡派子孫入承戶撒戶撒夷人多不服其从居戶撒賴君賜與姪賴小五眞朝佐嫡派子孫也君愛承襲後不善撫慰是以屢尋釁端夷衆爭助君賜三十八年糾集

夷民殺君愛及君榮與幼童應祖君賜逃赴關外有死黨百餘人內有遮漫者其心腹也時令出入探伺官得遮漫因以印札調君賜君賜從百餘人持刃擁至官兵爲御走乃遥呼曰吾固知爾好漢殺人償命法也結黨持刃欲何爲君賜氣奪因慰諭之令遣其黨去君賜悉揮之出因泣曰小人竄伏山林亦死何如出一死以完公事耶翌日黎明縛之永昌及其兇黨皆伏誅仍以君愛子邦傑襲父職其地南至臘撒界距西至干崖山北至蠻旋山東至隴川山管六十四寨編戶一千一百一十男女口萬三千二百二十三今徵差發銀六

兩

臘撒土司蓋氏亦蜀之重慶人明正統時況本與賴羅義同調征南授把總于干崖身故子況倫襲職從征木邦隨故子況允忠有功給臘撒土守備允忠死子況宣襲職成化間隨征木邦陣亡子況盡猛襲痛父陣亡以況姓不祥遂以字爲姓蓋猛死子蓋明襲無子死弟蓋元襲死子蓋光勝襲無子以姪蓋倫襲倫死子蓋哄猛襲哄猛死子蓋裕襲裕死子世祿襲值吳逆以戶臘二撒爲勳莊蓋可陞失職可陞故其子蓋朝選於康熙三十九年布政司給劄符雍正二年奉文裁

土職歸州管轄自是子孫在臘撒居住與齊民無異乾隆三十五年以遮木通事賴邦俊請遂復臘撒請設長官司事載戶臘下以其裔蓋榮邦爲長官司世襲給印信號紙焉其地東至隴川山南至南酒河北至戶撒界溝管三十一寨戶四百五十口二千四百五十徵差發銀四兩

右七土司者南甸隴川干崖皆爲宣撫司所謂三宣也猛卯爲安撫司蓋達爲副宣撫司次之戶臘二撒爲長官司又次之俱稱土司自明至今迭傳已數百年此外土目設於乾隆十二三年間者有四均於稱戛著功准世襲附著於後

明光隘土把總左時望係茨竹寨住民承父正邦職

大塘隘土把總二員劉爾立劉爾游係土住民

古勇隘土把總楊祖文原籍江西金谿縣人住居古勇今經六代四傳至楊克晃奉調出師新街陣亡以其孫祖文承襲

滇灘關土目柴相賢原籍湖廣襄陽府人明洪武間奉調隨征到騰分駐滇灘防禦野夷乾隆十二年值滇灘土目艾允中死乏嗣衆以柴德尊舉充詳准給以土目委牌德尊傳其子相賢現襲其職

騰越故有六土司自以遮放差發銀歸龍陵廳徵止有五土司

益以新設戶臘二司遂為七土司而遮放則故屬州也

遮放副宣撫司者為隴川副使蓋其二也其起自多懷們與隴川宣撫多歪悶皆元初多線瓜之後明正統元年多懷們從征猛卯夷有功授副宣撫居遮放麓川平後歪孟為宣撫居隴川傳至萬歷初有多恭多掩時岳鳳亂隴川宣撫多士甯父子俱死亡時以多恭（滇志作多苓）為副使居遮放多掩為同知居猛卯多俺顧為緬嚮導之寇隴川宣撫多思順（士甯之孫）惡之二十六年擊走多俺殺其子多荒其年十一月多俺襲遮放敗還走木邦會多安[illegible]死其子多安民叛入緬討誅之以其弟多安靖襲尚幼乃以多恭之子多思譚行宣撫事思譚從征蠻莫緬瓦隴川累功益以隴川江外地為安靖領隴川沿至多爾忠以投誠功當定滇之初仍授是職爾忠死子賢輔襲賢輔死子世祿襲世祿死子多量襲則在雍正間也

騰越自七土司外其西界大金沙江江外為孟養江內為蠻莫其南則為孟密又南為緬甸其東為龍陵又東為孟定東南為木邦又東為孟艮為車里孟艮之南為八百大甸又東為老撾其大勢如此今皆為緬有矣而逼近騰越惟孟養蠻莫孟密木邦昔年征剿之所經由者亦附紀之焉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者故元雲遠路也元初於此置宣民總管府不知其酋為誰至明而刀氏思氏始著明洪武十五年改路為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歲輸差發銀七百五十兩永樂間宣慰使刀木旦與戛里相攻緬酋那羅塔襲刀木旦殺之及其長子遂據其地四年上遣張洪諭歸之宣德中麓川思氏與木邦罕氏相仇殺罕氏訴之朝廷不直思氏奪其官以其地歸孟養刀氏代治正統二年思任法逐刀氏兼取孟養地刀玉賓勢弱不能支走永昌死地遂為思氏有王驥征之任法遁入緬其子機法卜法祿法居孟養任法

撫法先後捕誅卜法逃思祿仍據孟養麓川夷推擁思祿法爲主改名思洪遂朝廷所置緬酋之子銀起莽且上狀言緬不能撫其人民願立思氏永當差發時已三征麓川矣驟度終無如思氏何乃將祿法舊石金沙江上盟之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時雖授思氏金牌終無印信也凡通文書但稱金沙江奴婢而已成化中思祿以祖母珠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太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稍縱橫宏治初上給土酋金牌信符偶忘孟養久廢止但按舊籍頒給之思祿遂謂天朝復其官職矣以符牌號召諸夷略取鄰邑以自廣會孟密叛木邦參政毛科檄思祿兵攻孟密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爲孟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孟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上不許但思祿遣人奏言爲鄰惡誑誤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來曾仍乞以一字爲宣慰如故朝議遂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爲宣撫據按滇志所紀載曰爲思洪所據又曰成化中思仁子祿云云似爲兩人然據明史云成化七年錢能言緬何欲得貢章孟養帝命往勘貢章係麓川分治孟養係思洪發所掌非緬境又余子俊言思洪發不聞有過宜可奪

其地因論思洪發通緬貢道不得假過則是思洪即思祿爲麓川思任法之少子或稱思洪或稱洪發總一人也然史又稱孟養鄰緬怨緬之執思任法欲報之嘉靖初孟養酋思陸子思倫糾木邦及孟密破緬殺宣慰莽紀歲及其妻子分據其地未知思陸即是思祿否也自正統中思祿遁孟養至嘉靖初已六十年而思任法之祖爲思倫法而思祿之子又曰思倫大抵夷俗不以爲嫌猶楊邁之後仍稱楊邁耳思倫既破緬緬訴於朝六年命永昌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訓往勘思倫夜縱兵鼓譟焚驛舍殺齎金牌千戶曹義時泰倉皇遁乃別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值安鳳亂內地不暇究其事蓋嘉靖八年也後莽紀歲子瑞體報仇使卓吉侵孟養二十九年孟養思箇使其壻別混殺卓吉瑞體攻別混父子擒之自瑞體盛時諸夷多從亂而孟養頭目思箇獨應副使許天琦羅汝芳之檄引兵萬餘於阿瓦地絕其糧道自率衆伏於戛撒誘緬人截其歸路待援兵已困緬至月餘汝芳爲王凝所阻援兵不至岳鳳遂導緬酋由間道遁思箇知之率衆追緬緬大敗幾獲瑞體其衆生還者十不一二六年廷議遣使至孟養令思箇還所俘緬兵象且賚緬金帛好言慰諭之

猶不謝七年瑞體復率兵象來侵以報夏撤之怨朝廷不能救思倫內奔中途爲奴郞都等執送瑞體不屈死之瑞體遂盡據迤西地目兵奔永昌稍安置於內地十二年思義歸孟養十三年思威敗緬於密堵殺多兼長十七年思遠貢方物賞以金幣授宣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思遠率其子昏奔盞西緬以其目曩烏據之其後思轟送款於朝與蠻莫思正結爲唇齒據金沙江共抗緬三十年緬襲思正思正奔騰兵象倍道救之至則正已被殺三十二年轟被襲走死緬以其目思華據孟養華死其妻稍氏領其地又以他目更番代守頻發其兵從征强悍不可縻云考孟養白刃木旦刀賓至後爲思任法所幷麓川平後其幼子思祿入據之造僅思倫思箇思義思威思遠思轟終幷於緬凡思氏以名見者如此其世次則未詳也思氏亡於麓川而實屬孟養猶延祀垂二百年

蠻莫宣撫司地在金沙江內騰越之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累足自布嶺上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孟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那木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昔爲孟密分地後酋長稍强擅而有之嘗緬報怨攻孟養時蠻莫土目思哲迎附莽瑞體萬歷元年共木邦罕拔隴川岳

鳳盟奉瑞體以叛中國爲鏤金象函貝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王莽應龍弄玉書報天皇帝於是蠻莫與木邦干崖隴川皆附緬緬爲置將以守之十年緬連諸夷入犯劉綎鄧子龍征之綎招岳鳳遂攜鳳父子往攻蠻莫平之獲思哲釋不誅露布所謂詰蠻莫而隨宥之欲道當貫威而剛懲是也綎兵抵阿瓦蠻莫思順先陷緬至是來降時思化居猛哈（即猛哈也）與迤西思威木邦罕鳳俱殺緬將歸綎會朝廷以綎鎮蠻莫思順仍爲宣撫司綎遂搶阿瓦回蠻莫揚兵金沙江振旅而還綎還諸夷多散去緬復出攻孟養及蠻莫聲言復仇副使李材遣兵援之戰於遮浪大破其象陣生擒五千餘人招蠻莫酋思化來歸仍居蠻莫十九年緬困蠻莫思化告急會天寒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爲疑兵緬懼而退大敗之所謂萬歷以來西南戰功第一者也二十年九月緬攻蠻莫思化奔等練山鄧子龍救之軍等練緬進屯遮放子龍擊之大戰於控哈緬退屯沙洲相持月餘緬尋去二十一年十一月緬遣允墨率兵入據蠻莫思化敗走允墨分道內犯追思化蓋由思化居蠻莫爲中道梗緬故恨思化急攻之時當事不察有安插思化之疏且歸咎於思化其實不然

也二十四年十月緬遣思仁丙兩寇蠻莫思化求救參將吳顯忠擊走之斬丙測是時邊威振諸蠻皆絕緬入貢二十六年孟養思轟亦棄緬來歸二十七年緬攻思轟燬各土司禦之緬潰去時思化之子思正與思轟結為唇齒據金沙江其抗緬二十九年思正乘隴川土司多思順之變襲隴川已而佪蠻莫三十年阿瓦雍罕與木邦罕拔襲思正取其首而去思轟聞之斷兵象倍道救之至則已無及矣三十二年緬攻孟密徵兵於思轟參將王廷光止轟無發轟從之縛其使以獻緬怒攻轟轟走死都司王萬年救之亦不及緬以思華

據孟養明年陳用賓遣副將陳寅擒緬目多罕復蠻莫界為其後終陷於緬崇禎末蠻莫思縣為緬守護木河永明走蠻莫思縣使告於緬云按思正為緬所襲殺而滇考云思正奔騰越當事殺正以止緬即陳用賓之疏亦自云然後守備李天常之蠻哈至撒攬坡有鳥夜鳴聲甚哀天常異之詢之土人對曰自思正死後即有此鳥哀鳴三年矣因述思正見枉狀天常感之乃祝之曰若果思正當為爾復仇復地遂止不鳴用賓乃為復其地

孟密宣撫司者明之立各土司孟密最在後其前本為木邦屬地故附木邦有礦城無戍樓產花果瓜蔬與內地同南牙山峙其北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山高田少米穀最貴又多地羊鬼為行人祟北距騰越三千里有數道一由木邦錫波入一由孟卯至孟廣入一由邦抗卑賴渡戛勒汀過南牙南入一由蠻莫入明永樂間木邦宣慰罕賓法以征八百緬甸功授以孟密十三處其所部有寶井為木邦和府陶孟思歪領之陶孟者由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司罕揲法以其女曩罕弄妻思歪法（明史作外法）罕揲法死其孫罕空法立（明史作落法）嗜酒好殺曩罕弄以尊屬不樂受節制具奏中途以孟密叛天順

二年與思坑攻落法郎罕空法也落法奏之時曩罕弄逐宣慰據公署殺掠鄰境兵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朝命往撫之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趾逼木邦其橫如此朝廷置之成化初毛勝守雲南孟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益恃勢無忌掠地自廣十年侵隴川沐琮奏之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孟密寶石不得因疏孟密叛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與五者逋孟密因為曩罕弄計遣人齎金寶賂政府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萬安許之遂授意副都御史程宗與序班蘇銓往

時十八年也時罕宗至孟密襲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黔府因罕宗獵南牙山誘見宗講宗不得已從之襲罕弄乃曰我孟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子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不能折反然之於是銓受其金給宗上奏以所侵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以思柄爲使世其職時二十年也木邦人詣宗訴辯宗輒留止之狀聞政府大喜召內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襲罕弄既立盡奪木邦地罕空奔猛正雖屢次奏訴竟不得直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遣人陶孟倫索提兵衛罕空聲言必滅孟密會宏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孟密地還木邦襲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世仇矣三年罕空法發宗等受金事時宗已致仕追論之獄具帝以事在赦前不問六年守臣奏孟密侵奪木邦兵連禍結垂四十餘年屢撫屢叛勢愈猖肆請討之不行九年罕空法及思揲各遣使貢初思揲圍蠻遮木邦宣慰妻求救於孟養思陸孟密素畏思陸之兵聞其將至遂解去木邦與思陸謀共取孟密於是滇中之患又在孟養矣自萬安程宗勘處失宜諸酋紛紜進退中國用兵且數十年嘉靖初思陸子思倫與木邦宣慰罕烈殺緬酋莽紀歲而分其地自思柄授安撫傳之者思揲思真負作至百十歲其後思斧思洞爭立緬人爲殺斧立遷萬思中虔改名思忠孝思化思服來歸遂陞爲宣撫忠復投緬朝廷以其母罕烘爲宣撫十六年緬攻孟密罕烘不能支率子思禮從子思仁奔孟廣而孟密遂失十八年緬復攻孟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奔工回而孟廣又失先是思忠復投緬其妻甘線姑通於思仁欲妻之罕烘不許至是以兵犯隴川欲擄線姑不得亦歸緬緬以孟密畀之食其地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者古爲百夷即僰夷也在雲南之西南舊云自古不通中國而滇志云蜀漢木鹿王之裔理或然也元世祖時命將伐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以罕的法爲土知府永樂二年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以罕的法爲使時征八百罕的法功最遣使賚之及其部領皆遍明年來貢頒賜及其母妻罕的法子罕賓法來朝七年奏緬酋誘臣叛不敢從逆者天兵下臨誓効命帝嘉其忠勤勞之重賜及其祖母母妻十年遂破緬二十餘城寨獻俘京師宣德三年罕門法襲遣使慰賜幣及祖母母妻正

尉三年征麓川以兵會五年罕款法與其祖母美罕板大敗麓川於孟定孟璉地殺部長二十斬首三萬餘級獲馬象器械甚衆帝嘉其功加罕蓋法懷遠將軍封美罕板太孺人七年又攻拔板罕貢章等寨追至孟蒙獲其孥及象遣陳儀勞之且因能擊賊首獻即予以麓川八年免其歲辦金萬四千兩遣使謝且獻所獲思任法家口十一年同緬甸獻思任法且修職貢因求麓川地朝廷以孟止地給之并遣諭祭其母以表忠勤免歲辦八錠銀三年景泰元年奏乞地求報其子罕落法輒發兵據之詔易以底麻之地四年罕落法襲族人

搆難落法避於孟埂遣人求救詔撫諭之俾與族人盟然落法不敢歸仍居孟埂歲調蠻兵二百更番獲之天順元年鎮守奏落法與所部相攻求救朝廷以非犯邊不許蓋所部即孟密也明年落法奏爲思坑曩罕弄所攻蓋曩罕弄據孟密而叛木邦也史稱曩罕弄爲宣慰罕揲法之女嫁孟密思外法（即思歪外聲近）罕揲法卒孫落法嗣曩罕嫉族人與爭按木邦傳木邦始罕的法而罕賓法罕門法罕蓋法蓋法即落法之父無有揲法又稱孟密復叛木邦因宣慰罕穵法親迎婦於孟乃寨孟密土舍思揲誘高答落等聚兵阻路罕穵法不得

歸依孟乃三年巡撫張誥奏遣大員撫諭思揲猶不服乃雄兵示必征高答落等懼謀歸罕穵法思揲欲殺之罕穵法乞救乃調土兵合三宣兵至蠻進思揲懼始解去罕穵法乃得歸木邦史不詳其年月又一傳中既稱罕落法又稱罕穵法未知其即一人或兩人既稱落法避於孟梗又稱穵法困於孟乃未知其即一事或兩事史之橫決錯亂如此惟滇志與陳氏八編俱云罕揲卒孫罕穵立而史既稱蓋法子落法又稱罕揲法卒孫落法嗣後又有罕穵法故不如滇志之簡明也嘉靖初宣慰罕烈與孟養思倫滅緬分其地隆慶二年土

舍罕拔告襲不得叛投緬時緬莽瑞體復強用罕拔收隴川萬歷十一年其子應裏誘拔殺之以弟應龍襲木邦拔子進忠攜妻子奔內地追至姚關焚順寧而去十一年官兵破緬立進忠子欽欽死其叔罕禧約暹羅攻緬緬恨之遂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於雲南撫兵不至城陷罕氏遂亡緬以孟密思仁領木邦思仁憑恃亢夷差頭目海慶據控尾求猛[illegible]寨又與召依坎換象干戈相尋焉按木邦於明初自罕的法而罕賓法而罕門法而罕蓋法而罕穵（史作落法）而罕烈而罕拔而罕進忠而罕欽而罕禧以名見者凡十其世次未盡詳也木

那竿氏最忠順於明屢有大功明所以賓禮之最渥不同他
土司故於六慰中分地最廣

師範曰施羈縻于外域非絡首剉鼻之術詎援之以冑賞被
之以章服俾自爲治而用夏之變與焉至滇之夷其麗不億
而提其綱領列冠帶者百數十八或綰符與銅叢鴈行或提
圉與游徼嚳進或從齒不與朔會或經年不稱介自深山菁
服崩厥角以奉版章棘矢挑弧貫蛙怒而敵王愾無選擇更
畀之勞有禦侮奔走之効殆羈縻之善物也倘負三苗之固
恃夜郎之大跋扈病於指脛懸疣扼於喉吻潰癰必決則存

亡恆係之是蓋昆明劉太僕（文徵）之言也後之當事者因執
其說只求悍圉敵氛之功遂忘跗疷懸疣之害遇有小警輒
以調土練爲先著假則以爲勢隨局變事以時遷元明之際
彼爲土司者各君其境各子其民寓戰守於耕鋤之中衹鄰
壤俱同大敵故衝鋒陷陣皆其所習聞而習見者我　國家
仁漸義摩百餘年來已取草衣卉服之從列之編戶土司特
尸居之餘耳夫以編戶而驅之臨陣雖有戈矛不啻徒手卹
使此輩果成勁旅亦豈地方之福哉至若沿邊之南甸耿馬
等處又當別論行賞罰嚴紀律惟在用之者之能得其道矣

戊辰元宵後十日記於江山一覽樓

文明之化至我　朝爲獨盛百餘年來變侏儒以詩書章橅
跳而冠帶各土舍咸知向學鎭南州陳公（翀）封由雍正乙卯科
第三名舉人中乾隆丁巳會試雲南縣楊公（培）灣中癸酉科鄉
試張公（沁）中壬午科鄉試石屏州龍公（鼎）中甲午科鄉試昆
明縣那公（文鳳）中甲寅科解元其中武舉以及廩貢游庠者更
僕難數惟建水縣李公（鴻齡）號松屋致力于詩王太守（文治）極其
推獎較高雪君若不及趁沐生自遜過之

趙州師範　荔扉

屬夷一册全

車里宣慰司
木邦宣慰司
八百宣慰司
老撾宣慰司
孟養宣慰司
緬甸宣慰司

孟定府
孟艮府
南甸宣撫司
干崖宣撫司
隴川宣撫司
耿馬宣撫司
猛密宣撫司
蠻莫宣撫司
威遠州
灣甸州
鎮康州
潞江安撫司
芒市長官司
孟連長官司
茶山長官司
里麻長官司
鈕兀長官司
志草論　舊志論　貢道上下路

爨蠻　白玀玀・僰夷　白人　普特・窩泥　猓雞
樸剌・麼些　力些　西番　古宗　怒人　扯蘇　土人　土獠　蒲人　儂人　沙人　獨些子　峩昌　哈喇　緬人　結些　遮些　地羊鬼　野人
附錄余慶遠維西聞見紀（慶遠安寧縣人乃鼎閣太守之弟）

滇繫

屬夷繫

滄州師範荔扉纂輯

由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夷互相君長自前明受創縻設以武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革其昭綱昭錄之舊稱授以宣慰宣撫之新號葉文通乎銀臺象馬陳于闕庭版章隸于職方綱紀之司屬在行省夫自漢以來修輿圖之廣者莫著李唐乃姚嶲諸州僅屬羈縻而今按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析並所役蒞在邇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哉前志有西南夷司志以諸司隸行省如滕蒔鄉之役宋焉然阿瓦江頭昔內地也

羈縻以西南而今皆為夷司耶故更之曰屬夷其山川道里風俗物產按李氏志備紀之至其會歸情形今昔不同者則有永昌太守龍為光所條列就而增飾焉貢道聯絡諸夷貫為要領舊志志草兩論競爽切中夷弊皆仍其舊至于大金沙江考載夷中水路頗詳業見旅途可以互證又須略稱明祖惡諸夷數叛賜之刁昺斧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其他相仍前各緬中未及因附見之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為獻周公作指南車前

歸故名車里元世祖命將兀良吉解伐交趾經其所部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凍路耿當孟弄二州明朝洪武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酋刀暹答內侵虜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命以理諭暹答惕懼還所虜及地遣使入謝至嘉靖間附于緬萬歷十一年官兵擊緬宣慰刀糯猛遣使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使弟居小車里應漢使其地東至路恐蠻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八百宣慰司界北至元江軍民府界西北通孟連長官司由者樂甸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其山曰猛永曰光山其

江曰沙木曰九龍其產鍮石銅木香沉香其差發徵黃金五十民皆僰夷性頗純額上刺一旗為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長鼓而間以銅鐃銅鼓拍板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為樂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舊名孟都一名孟邦相傳蜀漢時木鹿王苗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初內附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徵差發白金一千四百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緬正統中罕蓋從征麓川俱以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六慰中分土最遠萬歷十年緬誘罕拔陷死襲取木邦拔子進忠內奔罕

虔刘緬追進忠至姚關焚順寗而去十一年官兵破緬于姚關立進忠子欽欽死其叔举禱約暹羅攻緬緬恨之萬歷三十二年以二十萬衆圍其城請救于內地不至城陷金牌印信盡失緬僞立猛密思禮領之後惟猛波羅猛弇諸寨爲明有耳思禮懸恃瓦酋恐喝諸夷復差其目海慶據挖尾而求猛弇又與召依坎換象干戈相尋炎炎有吞鎮康之意其東爲孟定南爲猛密西爲緬甸北爲芒市自姚關渡蹬埋江十二程至其地夷類數種男子皆衣白文身髡髮摘髭鬚脩眉睫婦人則白衣帽裙耳帶金圈手象鐲其產鑿錫胡椒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之不能獲志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古喇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姚關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香民皆棘夷刺花樣于眉目間見客則把手爲禮好佛惡殺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有敵人侵之不得與戰舉兵得所讐而罷名慈悲國嘉靖間爲緬所兼刀氏避居景線一名小八百緬以其弟莽應龍住居景邁城爲右臂萬歷十五年刀氏以文請兵恢復議未許今久爲緬有矣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其夷佩雕瓜爲飾俗呼撾家即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西北六十八程至布政司其人衣服飲食類木邦但性獷悍身及眉目皆黥繡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餘不育女居高樓

見人不下部屬見之所止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其國人稱至尊必曰天莊蓋春秋天王之意其產海貝犀牛乳香訶子交趾黎利之變陳天平實由此道入于京師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攬掌盡老撾屬部地之最荒遠云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莫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抵馬撒彌連西洋北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夷人據爲硬寨小有瑕釁則治兵相攻其土下濕夜寒賓江爲竹樓以居一日數浴有碧瑱琥珀有四足蟒蛇膽可

所諸蕃其通中華盡助于故元至元二十六年始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明宏治十五年改為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年輸白金七百五十兩為差發正統間宣慰刀玉賓敗于麓川思任因而奔遂絕後為思撥所據自上狀願為差發民納遠伯許之甃石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方許還後還冒金牌終無印信凡通文告第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歷八年緬授宣慰思個幽死據其地舍目奔永昌十二年思義來歸十三年思威敗緬于密堵殺緬目多襄長十七年思明子思遠寶象進方物欽賞金幣授宣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復攻孟養遠奔其子昏奔蠻西緬以曩烏往而據之其後又有思轟者送款于明與蠻莫其思正結為唇齒共據長江以抗緬三十年緬追思正轟率兵眾倍道馳救之至則明已殺正說緬兵三十二年緬復襲遁而惟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後華物故妻怕氏領其地又三年以緬中他目更番戍守連年發其兵從征素彊悍不可屬云蠻之遺目曰方思祖有眾千餘人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蠻名阿瓦元世祖至元中由吐蕃三討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

慰使司永樂間遣翰林張洪使其地正統間宣慰莽次割勢致戎思任思機獻于京師嘉以地嘉靖初孟養思倫猛密思真連兵侵緬殺莽紀歲緬目訴于朝委官往勘不聽本司金牌印信貯永昌府庫中嘉靖中紀歲枝子瑞體走洞吾毒蠻委有其地已討滅得楞之弟兄遂雄據之東破纜掌（即老撾）西取土啞（即暹羅）攻景邁服車里困思個陷罕拔號召三宣為西南雄長偽稱為金樓白象召法補元莽達喇弄後瑞體死應裡繼之萬歷十一年莽灼來歸應裡怨攻之灼奔騰越應裡以次子思斗莽[illegible]居之而洞吾猛別雍會等處悉授其弟姪守焉其詳別具孟養

其疆東至八百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為險其俗柔詐猥得有屋廬以居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縮髮簪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縮髮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其產象犀馬椰子白氎布兜羅綿樹類檳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劃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唯取汁熬為白糖

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古蹟有江頭城王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孟定府

舊名景麻元至順四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川叛知府刀祿孟遠遁失其地木邦舍目罕葛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額徵差發六百兩嘉靖間木邦罕烈據地而奪其印令舍人罕慶管食之是為耿馬罕虔歸木邦萬歷十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合為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台死子榮嗣榮死弟貴嗣自姚關南八日入其境東接雲州南連孟璉界西木邦北鎮康州土瘠人稀有景杏土城馬援營在焉其阨要則喳哩江其俗男子髡跣黑齒衣白布戴細竹絲帽以金玉等寶飾其頂遍插花翠翎毛之類後垂紅纓婦人出外戴大藤笠狀類團牌而頂尖身衣文繡飾以珂貝地產香櫞硯南安州產尤大

孟艮府

蠻名孟指在姚關東南二千里東為車里界南為八百界西為木邦界北為孟璉界自古與中國絕永樂四年來歸改孟艮府編差發黃金十六兩後為木邦兼併嘉靖間附于緬與景邁莽應龍相表裏然亦不敢背漢云其酋名怕詔所居層樓有妻數百人睡後乘象出浴于江浴畢亂服羅拜酋所納臂金鐲授者嘗之其官師曰司祿刀猛卒伍曰皆些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兵革犀利男女俱蹻捷涉野千里最稱殷富地多虎農者于衕杪結草樓以護禾衣皆套頂鸞毛為耨雲南知府趙渾實以撫夷入其地酋長偃蹇不以使命禮遇之後無人至者

南甸宣撫司

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其山巔北霜雪恆有南則炎瘴如蒸蓋天限華夷也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轄部有羅布司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所分其知事謝氏居曩宋閻氏居蠢西屬部直抵金沙江與迤西地方相牙錯萬歷二十一年軍門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建關置堡于司之西北今化為烏有宣撫刀落會告襲後其子暨孫皆死世絕族議刀落啟襲同廖氏兼攝其東至

芒市界南至隴川界西至孟養界幅員之廣爲三宣冠山曰丙弄在司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形爲石後經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五里曰蠻干土酋憑險阻世居其上又十里曰温泉有層峯多陰林下有温泉曰沙木籠在司南一百里上有關立木爲柵周圍一里曰南牙其南延袤二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據此爲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川曰小梁河源在騰衝一出赤土山一出緬箐山至此合流經南牙山西南又曰南牙江至干崖爲安樂河而合于大流江曰孟乃河在司東南一百七十里卽騰越州龍川江之源曰大盈

江自騰衝流至司境過鎮西入緬甸俗與木邦同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雞鈴五七籠爲聘客至以穀茶供捧手拈而食之產孔雀吽鷄紅藤額徵差發銀一百兩（停五十兩）

干崖宣撫司

在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衆崗棊置其山曰雲晃在司南一十五里上有瀑布流爲雲晃河曰雲籠在司東二十五里曰白蓮在司北六十里中挺一峯土官居其麓下有白蓮池曰剌朋在司西一百餘里其水曰雲晃河在司治南與雲籠河合灌田千餘畝曰安樂河源出騰衝經南甸迤邐治北折而西二百五十里爲檳榔江至北蘇蠻界注金沙江入于緬中曰正西河在司東北三十里源出雲籠山分流十五里亦與雲籠河匯境內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又有白　布白氎花竹鼴大如兔而肥酋名干類賧元中統始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正統間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歷二十九年刀定邊又以平叛功加三品服色世守其土後恃強有憑陵南甸之意其副使刀思丙居盞達岡同知劉漢佐居蠻酒岡經歷廖氏居

雷弄岡後故絕卽其地爲回龍營知事管奇勛居猛諾岡劉管廖皆華人以功授者盞達昔稱殷富萬歷九年爲緬攻掠一空而去亦經建關築堡于布嶺今不知何狀矣

隴川宣撫司

舊爲麓川地在芒市路東其地曰大市芒曰賧頭附賽曰賧中彈吉曰賧尾福祿培皆爽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麓川路隸金齒等處宣撫司明洪武十七年歸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正統三年其土酋思任叛大軍平之革其司十一年置隴川宣撫司于隴把與南甸干崖合爲三宣屏蔽永騰以其

目龔旺領之後內弃安插曲靖以多民代萬歷十一年岳鳳勾緬奪其地十二年鳳賊旣俘多思順嘗立以爲宣撫多俺爲同知居猛卯多恭爲副使官道放二十年緬人窺等綠至其地思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于栗柴壩追逐之萬歷二十六年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築堡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叛巡撫周嘉謨平之以金牌畀多安靖俟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安民之弟也昔亦附于緬後寄居蠻莫猶睥睨內地焉其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干崖北至南甸自司治東北二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有馬鞍山摩梨山羅木山俱極高峻夷人

恃以爲險又有湯泉從石罅流出爲河熱如沸湯俗與南甸同產大芋長尺餘又有孔雀豪豬紫膠大藥餅子鱗蛇鸚鵡若發額徵銀四百兩（停二百兩）

耿馬宣撫司

與孟定府同川隔喳哩江而居孟定居其南耿馬居其北當（[illegible]）宣撫嘉靖間木邦兼孟定以罕虔食其地虔子們罕弱不振族人罕虔四子皆獷悍謀亂四女子四川遂附緬奪其地萬歷十一年從緬遂寇進中被施何十一月又勾緬犯姚關官兵時于攀枝花十二年正月官兵擒虔及子斬之奏設宣撫司以們

罕爲宣撫十五年頒宣撫司印後們罕物故弟們罕金護印歷奉貢來廷旋以木邦思禮時侵灣甸鎮康恃有罕金爲之聲援天啟三年緬攻猛乃孟艮罕金欲殺之緬移兵將攻金金不得已以銀碗大馬爲說遂至相持未決而逆虔第四子罕正居猛猛恃孟連爲其犄時與罕金相構撫綏恆失策云其東至威遠南至孟連西至木邦北至鎮康自司治東二十一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有三尖山昔罕虔之黨罕老聚衆負固于此官兵平之又有養馬山風俗與孟定同

猛密宣撫司

有磚城無戍樓產花果瓜蔬與中國同又有寶井金鑛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山高田少米穀騰貴又多瘴年鬼爲行人祟北距騰衝一千二百里南通緬一千里一由木邦錫波入一由猛卯至猛廣入一由邦杭魯祖渡莫勒江過南牙而入一由蠻莫入永樂間木邦宣慰罕賓以征八百緬甸功授以猛密十三處成化間夷目思歪據寶井叛木邦占奪其地都御史程宗奏設猛密安撫司授歪以安撫嘉靖初思弃思混爭立緬殺弃立混混德緬遂以地附焉萬歷十二年混率思化思恨詣渕猛獻僞印改名思忠來歸遂陞爲宣撫忠故十六年

緬攻猛密忠母罕烘弱不能支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十八年緬復攻猛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丙洌奔工回而猛廣又失二十年仁以象馬入隴川爲宣撫多思順所拒忿歸于緬緬以思仁食其地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首昇行者累足自布嶺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猛密同東有等線山環以那莫江爲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實隴川右臂舊猛密爲分地後酋長稍强擅而有之萬歷初土酋思恨與賊岳鳳相表裏岳罕平思恨

懼而來歸題授宣撫討叛附緬其母罕送明順逆返戈擊緬勢孤不能居遁去適猛密頭目思化與思威敗緬于送速緬遂之入居其地當事者虑其爲緬敵而內附遂畀以蠻莫而樹之二十三年緬人舉來襲化奔隴川巡撫陳用賓檄諸酋合師擊緬緬宵遁化死子正嗣二十九年緬又潛師萬餘由間道攻正正奔騰衝緬兵攻內地挾取正首而去僞立多罕蠻莫遂爲多罕有議者謂正爲我守戶之犬奔內地而不能迎死有遺恨焉三十二年官兵討多罕執之立思正弟衎忠緬又僞立思綫衎忠不能支奔千崖管事者妥插之那猛後復取思線女又與緬結爲姻親議者懼其飽則颺去宜預爲之防云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爲僰夷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貢蒙寨有河汲其水煉于炭火上即爲細鹽交易無稱斗以篾籮計多寡而量之又有南堆江谷寶江自遞遞甸流至州境下流入于瀾滄其鎮曰崇樂山東至元江南至孟連西至孟定北至鎮沅自州治東北一十九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額徵差發銀四百兩（今已改流以普洱同知分駐）

灣甸州

蠻名細睒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東至順寧南至鎮康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熾盛水不可涉有黑泉色如靛深漲時鳥飛過之輒墜夷以竿掛布浸而暴之以拭盤盂人食其物立死有孟通山産茗穀雨前採之勝于中國但不能多致耳又有芭蕉實以當果其人皆爽種婦人貴者貫象牙筒于髻長三寸許插金鳳蛾絡以金索以紅氈帶束髩纏頭白布窄袖短衫黑衣桶裙不知鈐束自古不通中國元中統初乃內附屬鎮康路明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編戶五里隸于木邦順寧日以侵削萬歷十二年知州景宗真率弟宗材導罕虔入寇姚

關十一月復大犯宗眞死于陣擒宗材斬之以宗眞子景從乘髫姑存之降爲州判官後從討猛廷瑞有功復陞知州從死叔景關暫攝後關死以從子承恩冠帶護印其差發額徵銀一百五十兩

鎭康州

蠻本名石睒在灣甸東南東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木邦無量有烏木龍二山木邦出入必經之夷號黑僰形惡色黑以青白布爲衣跣足荆棘中走如飛男子出婦人閉戶諍坐以待遇有以鐵雞骨卜吉凶病不服藥專祭鬼死剜木爲棺殯之墳上植樹爲識產木則乳香大藥鮮子鱗蛇膽元中統中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鎭康路軍民總管府領甸三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鎭康府十七年改爲州編戶六里差發白銀一百兩亦爲木邦順寧侵削隆慶間知州悶坎者逆虜妻以女因附虜歸緬萬歷十一年官兵敗緬悶坎物故其弟悶思歸義授以州事思死子刀悶枳掌管印事木邦思禮誘之歸緬枳不從遂令海慶取控尾據之又欲取猛弇天啟二年三月木邦兵衆據噴哩江枳奔姚關守備遣官撫之木邦乃退其勢亦衰弱終恐無以捍外侮也

潞江安撫司

地在永昌騰越之間南負高崙山北臨潞江官道出其中實咽喉也民皆僰人屬地多瘴癘夏秋之交爲酷蠻名怒江甸元至元間隸柔遠路明朝洪武十五年內附置長官司永樂九年陞安撫司以線氏領司事後沿至線世祿又有線廷舉者司捕事久死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又曰大枯睒小枯睒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隴川南至木邦東至潞江川源曠逸田土富饒而人稍肥弱男子以酸石榴皮染齒使黑婦人分髮直額爲一髻垂于後跣而衣皮即唐書所稱茫施蠻也西南有青石山又有永貢幹孟二山皆高廣陡絕夷酋所居其水曰芒市河麓川江出蛾昌蠻金沙江出青石山皆流至緬地合大盈江曰大車江自騰越流至司境匯于緬中蒲干城地產沙金香橙橄欖芋蔗又多銀草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元年改置芒市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萬歷初酋長放福與岳鳳聯姻十一年導緬寇松坡營事覺將福正法立舍目放緯領司事轄于隴把

孟璉長官司

繇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艮其東為車里西為木邦部內有莫乃塲出銀世傳其利以致殷富號名阿瓦慓悍好劫古不通中華正統間平麓川始來歸萬歷間酋長嫡嗣曰刀派真有叔刀派漢娶于車里因以車里殺派真而奪其官十二年率車里來貢十九年又勸緬來貢後派漢故弟派金嗣天啟二年三月阿瓦破之會洞吾伐瓦瓦乃退其差發額徵銀二百兩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時其

人强猶喜鬬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糾上江刀猛永叛夷目早章憤其不忠遂不附五年詣闕下賜印綬早章為茶山長司十五年章舉頭目早甕為副至早玉授正長官其北與麓江野人接境其後副長官早大宸所部為野人殺虜無孑遺奔入內地阿幸為寓公惟正長官早鄧所部尚存耳其南至南甸西至里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溫冬二山部夷皆峨昌[illegible]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叛土酋早姓有拒賊功六年頒印[illegible]長官萬歷中刀思慶襲正長官早奔副之後沿至刀思虎為野人所掠盡棄其地與把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長官早壙信被殺無噍類焉

鈕兀長官司

蠻名也兀自古不通中國明宣德七年始歸附置鈕兀長官司其地東至元江軍民府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府思陀甸長官司界自司北一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民皆倭泥類蒲蠻男子綰髻于頂白布纏頭婦人白皙盤頭露頂以花布為套頭見人無禮拜額徵差發銀四十兩

志草論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雲南在西漢至唐開元酋長安其土郡縣治其人今土流並設之法自漢世而已然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喬斬奸猾吏長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毘一金不取而酋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以淫虐被殺鮮于仲通禍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嗚呼今之雲南卽漢唐之雲南也雲南之郡縣卽天下之郡縣也用人者鑒漢唐之得失為官擇人而不為人

擇地不分中邊不分遠邇惟賢是用誠得廉靜老成如張柔司梁毘者官于雲南則億萬千年永無南顧之憂矣

舊志論曰雲南徼外之夷俱在黑水之南是名爽夷國家撫夷之術及駕馭之良法惜今不講久矣麓川之叛也初以小攻取得利因大肆貪求盛陳兵華然猶在滇徼外以夷攻夷久而莫之禁也則志驕氣盈因之為逆嗚呼萌蘖不剪拱把其奈何雖大兵南下渠魁就俘然斯民之塗炭也已極矣是後識治體之臣鑒麓川之禍修復舊典以防其微歲檄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撫夷一以勘明奏獄一以察識夷情歸報重臣以俟分別

故夷方雖遠夷情叵測然其動定音耗可坐而致即小警隨加策斷不俟其大羣弱鋤強興廢繼絕不待其鬨故夷官兢兢小心其子孫得以永享佚樂夷民得安于本業而中國之民亦無戰伐之勞乃聖王仁覆華夷之大猷也今則不然上以文具使下下以故事應上使不擇人故夷不服上不信下故事不終為南中計盍思其本原而調御之

附貢道

上路

繇永昌過蒲縹經屋牀山箐險路狹馬不得並行過山至潞江江外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棚為砦在三代為徼外地過騰衝衞西南行至南甸干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谿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古莽酋居之即古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

下路

繇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洱山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illegible]袤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為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已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下臨大江亦名曰九龍江即黑水之末流也由車里西南行十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酋之地也

滇繫

屬夷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史稱西南夷數十種不著其名號唐書南詔及兩爨蠻傳所載頗詳李氏舊志取而附益之作爨夷風俗譜二種盡滇南夷類然夷類實繁絕難槩括且古今變殊有名實剌謬未免牽合附會者包氏志草一槩而芟除之豈謂語侏偽而習狉獉皆陋劣不典无足置筆是象胥可无設而圖王會者强解事也玆旁索故府有直指黄公所採民風圖記滇中諸夷甚詳又裒取獻老所稱述就舊志區分而詳核之其于柔服百

蠻或不爲駢拇枝指乎

爨蠻爨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爲南甯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今陸凉有爨王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于爨遂以爲氏其后世爲鎮蠻校尉晉時有爨深爨瓚爨震隋爨翫作亂史萬歲討平之唐以爨歸王爲南甯州刺史理石城卽今曲靖也唐書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甯喻獻安甯距和龍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州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蠻本以烏白爲號无姓氏其稱爨者从其酋長之姓耳滇初有白國王則夷爲白又其后有爨王則爲爨卽今廣東

爲僰人之類爨蠻之屬相沿爲最久其初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訛爲玀玀凡黑水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名號差殊言語嗜好亦因之而異大略寡則刀耕火種衆則聚而爲盜男子椎髻摘去髭鬚左右備雙刀喜鬬輕死馬貴折尾鞍无韂剜木爲鐙狀如魚口微容足趾婦女披髮衣皁貴者錦繡飾賤者披羊皮乘馬則橫足而坐室女耳穿大環剪髮齊眉裙不掩膝夫婦晝不相見生子十歲乃見父其妻妾不相妬忌嫁娶尚舅家无可配者方許別婚臘月爲春節豎長竿橫設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落爲戲病无醫藥用夷巫禳之巫號大覡皤或曰拜

裹或曰白馬取雛雞雄者生刲取其兩髀束之細剖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簽相其多寡向背順逆之形其雞骨竅各異累百无雷同以占吉凶或取山間草齊束而拈之略如蓍法其應如響有夷經皆爨字狀類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斷陰晴在酋長左右凡疑必取決焉民間皆祭天爲臺三階亦白馬爲之禱酋長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繼父位若耐德无子或有子早夭者始及庶出及埜合所生者无嗣則立其妻女死以豹皮裹屍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處多養死士名曰苴可厚贍之每兵出則苴可爲前鋒軍无行伍紀律戰則蹲身漸進三四步

乃揮標躍起入挾三標發其三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毒矢飲血卽死以射禽獸去其射中之肉而食之部夸稱酋必曰撒頗夷言主人也夸皆愍而戀主諸酋果于殺戮每殺一人止付二卒攜持至埜外掘一坑集其親知泣別痛飲徹夜盡歡乃斬其頭推坑中復命吏使二卒助之乃許其家收葬雖素暱者欲殺則殺之令出无敢居閭丐免其家人莫敢怨懟以用法嚴故境內毋盜賊其誅求无厭每酋長有慶事令頭目入村砦計丁而派之游行所至合寨爲供帳无少長皆出羅拜馬前鄰砦在數十里內者皆來饋雞黍无以應誅求往往

潛出他境刼掠所得酋長頭目私分之官府檄下督責則縛數人應命舊志云爲盜賊則土官有以致之官廉則盜自息信然也

其種類附列于后

白玀玀男衣兩截衣裏頭跣足婦人耳帶銅環披衣如袈裟以革帶繫腰喪无棺縛以火麻裹氈舁于竹椅前導七人擐甲胄執鎗弩四方射名禁惡止殺焚之于山既焚鳴金執旗招其魂以竹簽裹絮少許置小篾籠懸死者牀間祭以丑月廿三日插山榛三百枝于門列篾籠地上割燒豚每籠各獻少許侑以酒食誦夷經羅拜爲敬婚姻惟其種類以牛馬爲聘及期聚衆訂于女家奪其女而歸性繇情淫酗信鬼畜蠱以手量帬邊投麥于水驗其浮沈以當占卜在雲南澂江臨安永昌者漸習王化同于編氓其在蒙自定邊尚稱頑梗其在曲靖者于夸爲賤種在江川大理姚安稱皆撒馬都大都寡弱易治黑玀玀男子挽髮以布帶束之耳帶圈墜一隻披氈佩刀時刻不釋婦人頭蒙方尺青布束于額上短衣上披袈裟褊帬結繡上下回文手象牙圈跣足項帶紅綠珠襍海貝硨磲以多爲勝在夷爲貴種凡土官營長皆其類也土官服雖華不脫夷俗習土官婦纏頭綵繒耳帶金銀大圈服兩截襍色綺錦以青緞爲套頭衣曳地尺

許背披黑羊皮飾以金銀鈴索各營長婦皆細衣短氈青布套頭其在曲靖者居深山雖高岡磽隴亦刀耕之種甜苦二蕎自贍善畜馬牧養蕃息器皿用竹筐木盌交易稱貸无書契刻木而折之各藏其半市以丑戌日葬貴者以皋比賤者羊皮焚諸野而棄其灰在澂江者能爲乳酪襍樵蘇鬻于市犀檄侏儒若鹿豕肰在安寧祿豐者多負鹽于途老者任華人二人之力壯者任一牛之力在碍嘉者以蓑草爲衣加以氈毳大都性皆驁悍好攻掠不能劫奪則人弗以女妻之全滇郡邑所在爲祟皆其類而武定舊甸尤爲凶頑鶴慶四十八村又號毋酉子亦其

種多暴鐵索箐賓川州赤石崖蝗螂古底舊稱盜藪萬歷初芟蕩以來祇今西偏甯貼則用武之効也撒彌玀玀男挽髮如鬏長衣短裩布係腰婦短衫五色短裙滇池上諸州邑皆有之拙于治生无盜賊居山者耕瘠土販薪于市終歲勤動濱水者浮家捕魚僅能自給撒完玀玀居崇自縣明月諸村在黑白二種之外勤于耕作捕食虫豸及鼠類而甘之阿者玀玀其衣服大略與黑玀同婚喪如白玀但耳環獨大在東偏則江川通海諸邑西則賓川有之通海者婚以牛爲聘壻親負女而歸耕山捕獵性好遷徙則諸處略同耳魯屋玀玀服飾大類黑玀而又別爲一種恃矛盾之利性尤爭獷好馳馬縱獵獨臨安府魯郭村有之乾玀玀婚嫁尚侈諸種人所不及喪以牛皮裹屍束錦而衣之以薪每食插箸飯中仰天而祝以爲報本好勇喜鬬殺人償之以財有讐怨雖父子兄弟推及不顧多不通華言官府文書必爲書爨字于后乃知遵信其種類在曲靖尋甸二郡凡哨隘設兵多以其種歲終遍索鄉民雞豚酒醴謂之年例飽其欲則一村无虞不爾則勾東川夷劫掠近歲武尋大擾爲鄉道者皆此曹也食貴貴鹽蒜得少許以爲上味居深山者或沒齒不知作鹽焉妙玀玀皆土酋官舍之裔或稱火頭或稱營長或稱

官奴與黑白諸種迥異珥圈環常服用梭羅布婦女衣胸背妝花前不掩脛后常曳地衣邊彎曲如旗尾其衿帶上作井口白頭罨罩而下桶裙細摺種在阿迷州爲諸種所敬憚有喪則合砦皆醵金爲助其在崇化羅江鶴慶騰越楚雄姚安亦佐新化北勝玉弄山者不著其種兼止白玀玀所居茅舍中堂作火爐父子婦姑圍爐而卧懼箠撻不畏死祭以牟豕捶死不殺在姚安者性狡悍好爲盜賊新興者居昌明里力田爲生騰越者專貧射獵北勝又有號稞玀者與四川建昌諸玀同類純服氈毳男女俱跣足每至踏歌爲樂則着皮屨男吹蘆笙女衣緝衣跳舞而歌各有其拍在順州又稱玀落蠻男髻帽髮積衣婦三尖冠以樵採耕藝爲事在新化州稱白腳玀玀以白布束其脛故名羅婺本武定種古因以爲郡名又稱羅武元時羅武蠻羅僄百歲尫弱子孫以氈裹送之深箐后生尾長一二寸相傳三百歲今俗又稱羅午楚雄姚安永甯羅次皆有之男子髻束高頂戴笠披氈衣火草布其草得于山中緝而織之粗惡而堅緻或市之省城爲橐囊以盛米貝婦女辮髮兩綹垂肩上雜以硨磲瓔珞方領黑衣長裙跣足居山林高阜牧養爲業有房屋无牀榻以松葉藉地而卧婚姻慶事結松棚爲宴樂葬用火化腰刀

長槍行住不釋嗜酒酣鬬狡猾難治摩察黒玀之別種在大理蒙化執木弓藥矢遇鳥獸射无不獲所逢必劫遇强則拒在武定一曰木察稍習柔善巢居深山捕狐狸松鼠而食之

僰夷種出黑水之外今稱百夷蓋聲相近而訛也性耐暑熱居多卑溼棘下故从棘从人滇之西南曠遠緬平濱海多溼棘夷宅之其稱數十風俗稍別名號亦殊其俗稱宣慰曰昭華言主人也其官屬有叨孟昭錄昭綱遞相臣屬叨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數十萬少不下數萬昭録亦萬餘人賞罰皆任其意昭綱千人遞減至十人又有昭録遇調遣統數千人以行其近

侍名立者亦領數百戶皆聽其使令食其賦取用无制節上下僭奢微名薄職輒繫鈒花金銀寶帶官民皆冠笠葉嵌金玉諸寶爲高頂上懸小金鈴遍插翠花翎毛后垂紅纓貴者衣紵絲綴錦緞金花金鈿飾之乘象爲貴十數銀鏡爲絡銀鈴銀釘爲緣象鞍三面以鐵爲欄藉重裀懸銅鈴鞍后象奴一人銅帽花裳執長鈎欄象爲疾徐之節招搖于道相見合掌爲敬長于已者則跪拜有所諭則叩頭受之雖貴爲叨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凡有問對則膝行而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賤見貴少見長皆然侍貴人之側或過其前必躬身而趨筵宴則貴人上坐僚屬側役以次列坐于下有客十人則令十人舉杯齊行十客之酒酒初行樂作一人大呼一聲衆人和之如此者三既就坐先進飯次具醪饌有差食不用筯每客一卒跪座側持水瓶盥帨凡物必祭而后食樂有三曰僰夷樂緬樂車里樂僰夷樂者學漢人所作箏笛胡琴響琖之類而歌中國之曲緬樂者緬人所作排簫琵琶之類作則衆皆拍手而和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用手皮蒙三五長鼓以手拍之間以銅鐃銅鼓拍板與中國僧道之樂无異鄉村燕飲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无中國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爲契如期不爽大事書緬字爲檄无文案城

池因高山爲砦无倉廩租賦每秋冬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征金銀謂之取差發每屋一楹輸銀一兩或二三兩承使从者象馬動以千百計恣其所取而后輸于公家其法殺人與奸者皆死竊盜一家皆死爲寇盜一村皆死道不拾遺軍民不定籍每三五人充軍一人正軍謂之昔刺猶中國言壯士昔刺持兵器餘負荷供饟每二十萬戰者不滿十萬師行軍在前酋長在中餉饋在后先進后退不一而號令不紊倚象爲聲勢每戰以縄白縛象上悍而无謀組桑爲弩革爲胄銅鐵雜函勝則驕惰爭功負則逃竄山谷驛路无郵傳一里半里許構一小草樓五人

守之干果有報聞在旦夕公廨與民居无異雖宣慰亦只竹瓦數十間上覆以茅用陶瓦者輒有火災民間器皿多有陶冶之艮等處則有漆器甚精其酋用金銀碑磔玻璃等器其下亦以金銀爲之凡一頭目出象馬兵戈及木榻器皿僕妾財物之所皆具動輒數百人隨處宴樂小民苦之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徭役皆婦人任之非疾病雖老不得少息凡妻生子貴者以水浴于家賤者浴于河三日后以子授夫其耕織自若頭目之妻百數十婢亦數百人少者數十庶民亦數十妻无妬忌之嫌俗不重處女如江漢遊女之習及笄始嫁定今則此俗漸革矣孟定南甸男長衫寬襦无裙隴川孟密孟養俱短衫小袖有裙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則酋長殺之不黥足衆皆嗤之曰婦女婦人綰獨髻腦后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貴者錦繡白行纏跣足凡子弟有職名則受父兄跪拜人死用婦人祝于屍前親鄰相聚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羣聚擊碓爲杵戲數日而后葬葬則親者一人持火及刀前導至葬所以板數片瘞之其人平生所用器皿甲冑戈盾皆壞之懸于墓側是后絕无祭掃之禮其在祿豐羅次元謀者男帶黑布帽窄袖白布衫扁帽桶裙好獵

居瓮甑俱以陶瓦瓮深中而寬邊状類籜笠俗尚奢侈孟春作土牛會稱貸以炫其飾倍出息償亦不惜又有鞦韆會男女襍坐信鬼好訟見人多所忌諱掘鼠炙蝦蟆以敬賓客葬有棺而少哀戚在越州衛者號白脚僰夷男婦俱短衣長裳茜齒文身戴笠跣足在江川路南者構竹樓臨水而屋樓之下以畜牛馬婦人耳帶大環婚禮用太牢祭以羊知蠶桑勤乎耕織性柔畏法度見人退讓在臨安者男青白帨纏頭著革履衣有襞積婦人白帨束髮纏疊如仰螺好鬼喜浴極寒猶然山居構卓樓家人狎處稍以帷帳間其臥具喪衣緋絮不置屍其上弔者各散紅布一方召拜嗎誦夷經三日以竹簟裹而舁之山妻不更嫁名曰鬼妻其食糯黍蜻蜓在蒙自者插雞尾笠端出則捕獵居則紡績阿迷者爲鎮莊細民習同蒲人新化納樓溪處大略皆同十八砦者性險好殺蓄蠱餌毒捕魚食鼠焚骨而葬又有髡者曰光頭白夷蓋習車里之俗額上懸剌月牙所謂雕題也見官府盤膝坐舉首手加額爲敬男女先通而後妻葬不復傾或娶亡者昧爽至冢上設一石祝之曰勿使返在順甯者冠无面銳其頂珥環躡屩好衣素婚聘用牛貧不能具者傭女家三年喪有棺殮封藏以石爲人佃作通以桑勝在劍川者言語侏㒧

所居瘴癘殆如馬稍以板爲之以農業陶冶是務懼訟信鬼多爲奸盜在騰越者火炙肉食不求其熟或取蜂糟而食之習頗字器用粗磁在鎮南者男子短衣婦人桶裙跣足婚禮夷歌侑飲人死令親者捉刀屍旁晝夜守之親朋以絮酒奠捉刀人呼死者之名灌之口中如是三日而葬每村樹木以爲神未月廿四日集衆然炬譁而賽神所居則山之巔在姚安者亦濱水好浴腰繫竹籠捕蟲魚動物入籠中爲醢婚用牛羊至女家以水潑女足爲定葬棄爲尖頂帽擅土布羊毛之利在元江者能爲鬼魅以一帚繫衣後即變形爲象馬豬羊猫犬立通衢或直衝

行人稍畏辟之即爲所魅入腹中食其五臟易之以土昔有人言曾臥病醫无效禱于大士夢好女子于其脇下出一小鬼漸成老人女子叱之乃去病遂已知者遇前物以一手捉之一手挺拳痛捶之必還復爲人奪其帚而縻之哀求以家貲之半易脫食中多置毒藥中之必不治估客娶其女欲出必問還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女即以毒餌之如期至更以藥解救亦无他若不爾必毒發而死其所許還期即死日也與外人交易償約失信及私竊其妻女者亦如之信實朴厚者累出入亦无傷其他身膏原埜不可計數地產檳榔種蒔如中國農桑花時殺犬

洒血汙樹乃成實估人出之多厚利故馳走如騖戰恃象馬火銃然兵皆肥弱不能衝陷徼發貿玀夷爲助

白人古白國之支流也舊記訛爲白遂稱爲一類實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諸郡强半有之習俗與華人不甚遠上者能讀書其他力田務本或服役公府庶幾一變至道者矣

普特以漁爲業性耐寒冬無衣以敗網蔽身舟不盈丈而炊爨牲畜資生之具咸備又有泅水捕魚者丹髮蓬鬆竟日水中與波俱起口嚙手捉皆巨魚滇池旁碧雞山下其類千餘乘風揚帆所居无定名隸有司之籍而征呼徭役多不能及里胥恒代

償之

窩泥或曰斡泥男珥環跣足婦花布衫以紅白棉繩辮髮數綹纉海貝襍珠盤旋爲螺髻穿青黃珠垂胸爲絡裳无襞積紅黑紗縷相間襍飾其左右既適人則以藤束膝下爲識喪煩數年无子則出之喪无棺弔者擊鑼鼓搖鈴頭插雞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飲三日採松爲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揮扇環歌拊掌頓足以鈴鼓蘆笙爲樂食无筯以手摶飯勤生嗇用積貝一百二十束爲一窖死則囑其子我生平藏貝若干矣汝取其處窖中餘留爲來生用臨安郡屬縣及左能寨思陀溪處落恐

諸長官司景東越州皆有之磚嘉縣又曰和泥男子前髮齊眉衣不掩脛飲酒以一人吹蘆笙爲首男女連手周旋跳舞爲樂死以雌雄雞各一殉葬阿迷州稱阿迷鄧川州稱俄泥

得雞蓬首椎髻標以雞羽形貌醜惡婦人尤甚挽髻如角向前衣文繡短不過腹項垂瓔珞飾其胸遷徙无常居多用竹屋耕山食蕎麥服則出獵捕猿狙食佩利刀負強弩毒矢伺隙剽鹵飄忽難禦性狠惡父子兄弟怒則相殺轄于寧州攻王弄山時爲祟迤東

撲喇婚娶與猓猓同而語言不通蓬首跣足衣无浣濯臥具用牛皮覆以羊革氈衫在寧州者強悍尚務劫掠在石屏州者良善畏法爲編氓在王弄山者一名爲喇首插雞羽紅經白緯衣婦衣白墾山種木棉爲業

磨些唐書稱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今麗江之夷總稱磨些北勝順州祿豐亦皆有其類俗不頮澤自古已然男子髮梳二縷以繩纏之耳戴綠珠婦人布冠好牛羊畜產射獵名馬能製堅甲利刀勇敢善騎引挾短刀以車渠爲飾小不如意鳴鉦鼓相讐殺婦人投場和解乃罷俗儉約飲食疏薄歲暮競殺牛羊相邀請一客不至則爲深恥五月五日登山祭天人死以竹簣舁至山下无棺槨皆焚之

力些惟雲龍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披以氈衫以毳爲帶束其腰婦女裹白麻布衣善用弩發无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盾而婦无傷以此制伏西番

西番永寧北勝浪渠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辮髮襪以馬瑙銅珠爲綴三年一櫛之衣襪布革腰束文花毳帶披琵琶氈富者至二三領暑熱不去住山腰以板覆屋俗尚勇力善射和酥酪于茶行誦字經以葉書之祀神逐鬼取而誦爲撒勝性最暴悍隨畜遷徙又有野西番者倏去倏來尤不可測

古宗西番之別種滇之西北與吐蕃壤接流入境內麗江鶴慶皆間有之男子髮辮百縷披垂前后經年不櫛沐櫛必殺牲祭拔長氈裳以犛牛或羊尾織之婦人青白磁珠與砗磲相雜懸于首其食生肉燮而麪稗

怒人男子髮用繩束高七八尺婦人結布于髮其俗大抵剛狠好殺與磨些同惟麗江有之

扯蘇在楚雄郭嘗山居于山巔无陶瓦木片覆屋鑿山種芟麥

皮履布衣器以木擺錫爲飾新化州亦有之又一種曰山蘇土人在武定府境男女絜衩腰縛皮索饑則緊束之繫刀弩婦衣袈裟上披以羊皮氈毾姻親多在姑舅間以牛羊刀甲爲聘新婦披髮見舅姑性剛劣不能華言畏官府无訟有爭者告天煮沸湯投物以手捉之屈則糜爛直者无恙耕田弋山寅午戌日入城交易

土獠其屬不在蜀黔西粵之交流入滇亦處處有之而石屏嶍峨路南較夥男子首裹青帨服白麻衣領上綴紅布一方婦人冠紅巾綉花丁胸背厥性悍戾嶍峨者樵蘇自給路南者爲人佃種屋廬亞僰人同新興者居西山之麓服食婚喪咼同白玀以孟冬朔日爲歲首

蒲人即古稱百濮周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傳與巴楚鄧並爲南土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譌濮爲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干之類是也男裹青紅布于頭繫青綠小絛纏多爲貴賤者則无之衣製套長衣膝下繫黑藤數遭婦人挽髻腦后頭戴青綠珠以花布圍腰爲裙上係海貝十數圍係莎羅布于肩上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砦皆其種勤力耕鋤徒跣登山疾逾飛鳥皆時有事多資其力今漸弱而貧矣其流人新

興普與阿迷鎮南者形質純黑椎髻跣足套頭短衣手循銅鐲耳銅圈帶刀弩長牌飾以絲漆上插孔雀尾婦女簪骨簪以絲束織袈裟短裳緣以彩色婚令女擇配葬用莎羅布裹尸而焚之不知荷擔以竹簍負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砦皆號埜蒲桀驁甚諸夷在景東者富朴務農在順寧沿瀾滄江居者號普蠻亦曰樸子蠻性尤悍惡喜爲盜賊不鞍而騎徒跣短甲不蔽脛膝馳突迅疾善用槍弩男子以布二疋縫合挂身无衿袂領緣婦人織紅黑布搭于右肩穿左脇而披于胸別以一幅布蔽腰見人不知拜跪寢无衾席而臥

儂人其種在廣南習俗大略與僰夷同其酋爲儂智高裔部夷亦因號儂樓居无几凳席地而坐脫履梯下而后登甘犬嗜鼠婦人衣短衣長裙男子首裹青花帨衣粗布如絲長技在銃盂得之交趾者刀楯槍甲寢處不離日事戰鬥王弄山教化三部亦有之蓋廣南之流也

沙人習俗多同儂人慓勁過之在廣西者屬于龍氏在富州者屬于李氏沈氏維摩水下地還閤諸酋互爭以强力相兼并又有青龍六詔者猙獰尤甚地產黃杉生懸岩千丈間 乙亥經

全材其堅逾蜀產羅平州又有沙人器用木婚喪以牛爲禮

羯些子種出迤西孟養流入騰越環眼烏喙耳帶大環无衣遮膝下布一幅米肉不烹而食勇健執槍刀敢戰賊聲如吠犬

莪昌一名阿昌性畏暑溼好冷居高山刀耕火種形貌紫黑婦女以紅藤爲腰飾祭以犬占用竹三十三根略如筮法嗜酒負擔弗擇汙穢覓禽獸蟲豸皆生噉之采野葛爲衣无酋長雜處山谷聽土司役屬今永昌羅古羅板羅明三砦皆其種父兄死則妻其母嫂近有羅板砦百夫長早正死其妻方艾自矢不失節遂餓而死其俗漸革

縹人婦人以白布裹頭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莎羅爲帬上短下長男女全耕

哈喇男女色深黑不知盥櫛男子花布套衣婦人紅黑藤纏腰數十圍產子以竹兜盛之負于背又有古喇黑色婦女尤甚種類哈喇其狀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略似人形爾

緬人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滸洞吾擺古皆其類大略各以其地名性貪利好鬭食不用匙筋交兵長于烏銃其火藥必得中國麥麪傳之其發乃迅疾且无聲但其法秘不傳其俗好佛男婦俱以布紮其首色黑類哈喇擺古最遠而强

結些以象牙爲大環从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丈許裹頭而垂帶于后衣半身衫袒其右肩

遮些綰髮爲髻男女皆貫耳佩環性喜華彩衣僅盤旋蔽體飲食精潔戰鬭長于弓矢倚恃象銃稍與緬司孟養一帶多其種類

地羊鬼短髮黃睛性奸狡嗜利出沒不常與人相讐能用器物行妖術易其肝膽心腎爲木石不救以死又行蠱飲食中如元江所爲

野人居无屋廬夜宿于樹巔赤髮黃睛以樹皮爲衣毛布掩其臍下首戴骨圈插雞尾纏紅藤執鉤刀大刀採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鼠性至兇悍登高陟險如飛逢人即殺在茶山里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无酋長約束二長官爲所戕賊俾之滇灘關內舊志稱尋甸巖谷野蠻以木皮蔽其身形貌醜惡男少女多恃木弓以禦侵暴不事農畝採山中草木及動物而食无器皿以芭蕉葉藉之今尋甸實无此種考唐書稱閣羅鳳降尋傳蠻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无君長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舊志或本于此然尋傳與驃國同降閣羅鳳驃國即緬也

而楚蠻又在其西其非尋甸可知又粤西猺人居深山中食无釜甑以竹節盛米縛而焚之爆竹而炊熟採蜈蚣蛇蟲裸食之謂爲嘉饌其餘與前畧同間有流入廣南者豈先時亦流入尋甸今屢用兵其地遂无噍類乎并記之

喇記　其類在教化三部

孔荅　喇吾　北苴　菓愨　喇魯今俱在新化州

阿城　在王弄山

升菴集

牧誓庸蜀羌髳髳卽叟也音搜史記西南夷傳自嶲以東北君

長以十數斯筰都最大註斯及筰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楪榆也此斯卽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鄋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髳漢之賓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搜也賨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爾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楚語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棉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爾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

相接今按哀牢卽永昌濮人今又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身是其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耳

範按土司之在外者爲夷種人之在內者亦爲夷茲以順甯人所錄種人合之二十三司共槃之曰屬夷要于體例亦無隔礙大抵爨僰二種已可盡滇夷之類卽各土司之所轄者內地則爨多僰少邊外則僰多爨少耳爨氏自謂楚令尹子文後詳載陸涼州爨龍顏碑中龍顏爲劉宋龍驤將軍封邛都縣侯前云爨王蒸其後爨蒜等之僭稱也丁卯初春記

附錄維西聞見紀

氣候近城　其宗喇普　康普葉枝
弁子偪　阿墩子

近城山環而風不烈氣候稍溫春夏多霪雨秋冬多嵐霧冬氣多春氣少夏氣則絕無矣雖三伏晴必衣絮雨則著裘四時入夜尤寒蓋山嵐氣勝也八月隕霜四月方止九月雨雪十月瀰甚成片而下踰時盈尺然十一二月之交積雪數尺不事重裘夜結堅冰晝則悉融蓋以中土視之在西南隅日在北陸夏則遠日日在南陸冬則近日故夏雖寒而冬暖反勝于中土也

其宗喇普逼近金沙江地卑氣暖夏日溽暑同於中土冬日和煦彷彿昆明穀麥多豐花木最勝

康普葉枝在浪滄江干地勢卑下氣候亦暖三冬環山積雪盛雖消八月繁霜與近城等以漸至西北故雖在江干而炎燠之氣頗不如其宗喇普

奔子欄亦在金沙江岸地臨山高夏炎而暑峯頭多雪冬令殊寒

阿墩子逼近西藏青海雪山千古不消引領可見常年多西北風皆冬氣也四月雨雪七月隕霜嚴寒黃霧四塞同塞外

道路（栗地坪　白錐山　捺石　溜筒江）

栗地坪在城東四十里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嶺重複

緣溪為徑如階如梯險仄逼人喬木壅蔽晝不見景雪風往復[illegible]交雨霧雖盛夏天晴必衣裘九月雨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豎一高竿每三尺繫一欄橫路或二三旬不通視天稍霽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還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新雪復積仍前踐之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立夏之後雪融路出而深巖之雪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減兵卒於雪中亦能識路踐雪成路如故不復立竿欄也

白錐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踰此可至昔咱廠九月積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間旋風如水寒氣徹骨人升高氣喘口鼻之間迎風不能呼吸輒僵不甦土人謂之寒瘴一至山頂黃雲四起五步之內不復見人高聲言笑即有拳大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斃焉

梭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沙膚浮疎頹潰長三里厚不可測下逼浪滄江風及雨則砂卸石崩石如砲如梡如闖如杵如轆轤如碾如瓜如劉木如盤根相緣相擊相激相旋轉而下聲如淅瀝如椓如伐木如版築如群鳥飛如垣傾江干喬木觸之立折人至此必覘風雨靜而

後躡砂徐行或行里許風作砂下石擊無不斃之江中初別駕謝公欲渡江至對岸開路則壁削巖广欲置舟則石聚礁危卒皆無濟年以人馬斃闌者數數也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為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自上而下江陰自下而上以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背縛於繩竹冒於纜如梭擲而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坱而低往來皆渡於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荷物後引而渡焉史記所謂筰也筰非一處以戎語譯之每遐

筰皆曰溜筒江

夷人（麼些　古宗　那馬　巴苴　栗粟　怒子　黃教喇嘛　紅教喇嘛　漠勒孤喇嘛　善知識喇嘛）

麼些卽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居其民徙麼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曰綱不襲不裹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貭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粗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緣及臍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臁朋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

刀爲飾不愛穎澤衣至敝不滌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氈近年間有著履躧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妝不改裙長及脛亦其舊制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豬爲富頭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麼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對則屈一膝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輒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牖奉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何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氈踞坐貧則以席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壺飯餘客攜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置火各攜席稾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氈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疏娶以牛羊

爲聘頭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席爲底葢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豬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麼些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舁至山層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豕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惰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干山麓可畊之土多而不雜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獲閑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合子悉比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則頭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

雖釜鉏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許貸者得其餘沒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為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冬巴禳祝皆竭貲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日而食習以為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古宗即吐蕃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居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壘樓居近衛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尚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為檐頂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纓十字文罽為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無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西紅革靴或以文罽為之出入乘馬愛馳驟鞍轡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為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臁肕俱絲綢為之裙或文罽或采色布綢襪舉革鞾底不著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妝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為別墾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為麵畜牛羊取酥啜茶食則貯盤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撈而食之曰糌粑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至鄙穢不可近臭古宗所出名歟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

有抉入房則繫之門以為誌不紊不爭其生子三四人仍其妻至六七人始一妻或欲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為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娶兄弟之子女即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為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為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簫而鳴主剝肉拋以食之

銅工取其髑骨一臁肋骨三以爲值髑爲荅管之臁爲笳管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緗帙錦緘纍櫝金飾其學即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歷法月大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麽些同惟訟以骶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刓其目炙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麽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畊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鍪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液節奏可笙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麽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難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鬭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官至其地矯之微不近情輒鳴鼓聚衆執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足以長其姦近更鷙驁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

那馬本民家即僰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入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麽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略相[illegible]

之制而受制於麽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即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躃踊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舁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飾而遇恆多敝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爲蒙古何部落人也浪滄江內有之板屋棲山與麽些雜居亦麽些頭目治之男挽總髻耳帶銅環自建設以來亦多剃頭辮髮者衣服同於麽些婦人辮髮爲細縷披於後三年一櫛褒大瑪瑙珠掌大車磲各一串繞於頂垂於肩乳行則鏦錚之聲不絕頂覆青布下飄兩帶衣盤領及腹裙如鐘掩膝不著袴臁裹甑而跣足頗能習辟纑繰紉之工婚喪信佛與麽些無異惟兄弟死嫂及弟婦歸於一人俗頗劣於麽些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籠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簪編紅藤為纓絡綴於髮間黃銅勒束額耳帶銅環優人衣舊則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雜以麻布綿布織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齊袴膝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婦挽髮束箍耳帶大環盤領衣繫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懸巖絕頂墾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穫則多釀為酒晝夜酖酣數日盡之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對坐共食雖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即食不盡無歸饜復採草根木皮食之取山中草木為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為契負約則延巫祝置膏於釜烈火熬沸對誓置手膏內不沃爛者為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忿則弩刃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剜去性剛狠嗜殺然麼些頭目土官能治之年春頭目麥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栗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為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麼些長猶較馴順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覆竹為屋編竹為垣穀產黍麥蔬產薯蕷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無盜路不拾遺非禦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為竹器織紅文麻布麼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栗粟之侵凌而不能禦也雍正八年聞
我
聖朝已建設維西相率到康普界
貢黃蠟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驢皮十麂皮二十求納為民永為歲例頭人聞於別駕別駕上聞
奏許之犒以砂鹽官嚴諭頭目俱約其栗粟遞年共入以所產黃連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人敬禮而膳之不取值衛之出自入
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為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景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貪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即緬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闡教於其地而佛教興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illegible]衣墜

冬亦露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初紅教强欺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預識我

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

太宗文皇帝時取道蒙古入

貢盛京獲封號延王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子也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廻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嗣及褐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跣足冬戴平頂猩紅氈帽四邊

辮向上圍於四方著襪不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雖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些則止奉紅教雖覺白深黃教多强紅教以達賴喇嘛故終覺如何然則其明時欺黃教非即前世因耶

讀勒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禪學有得者死投胎復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俱稱爲活佛西藏讀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年喇嘛衆乃持其舊器訪之至其宗之日樹些頭人子名達機甫七歲指雜器問其母曰雜終將依母乎其母曰雜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雜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輩皆佛也爲款留之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譫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喇嘛數十輩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跏趺於地爲古宗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似者副之達機審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遍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嘛奉白金五百錦繒罽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

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能留頭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皈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期生一子

善知識喇嘛格馬四寶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麼些通事王永善家先主永善妻夢日光照胸暖不勝覺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麼些能坐善趺能言告其母曰兒舊土寒惟產杏蔔萄氆氌之屬不足奉以恭母然數年後亦令母富也其母真解乾隆丁亥年四齡命

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百金之物來王承善家迎焉善知識見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歷些聞皆赴色冠拜善知識跏坐而摩拜者頂皆台度王承善送入藏每程土王之路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物器（青稞　珠薐　佛掌薐　雪茶　小桃紅　藏桃　紅嘴鴉　松根豹　飛鼠　人髏鼗　人髏飲器　羊骨卜　人骨笳　皮鑄　餛飩　猿耦　熊夾　藥矢　地弩　竹筆　鐵章　口琴）

青稞質類麰麥而莖葉類黍耐雪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舂麪入酥爲糌粑

珠薐莖葉皆類人薐根皮質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奔子欄栗地坪產之皆在冬月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遠不及人薐

佛掌薐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薐而根形如佛掌質性又在珠薐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土人采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飲則腹泄蓋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華十月實城中及其

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絳色瓣似桃而長大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盡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澀而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皆取其核再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趾長鳴如烏毛如鵓人取而飼之依人不去伺之人行則翹翥而隨之人止則下

飛鼠即鼺鼠爾雅謂之鼯鼠郭璞註云鼯狀如小狐似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谷之中產之穴空木食榛栗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仞以弩取之紺毛白額如膏如濡爲裘有耀唐書云吐番有天鼠大如貓皮可爲裘正即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以鼯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如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額更燦文如環黑背而白文善走而嚙人

人髏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髏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髏四片有理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禦鬼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捧而飲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則

肉食鵰剝工售此器阿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置之木者肉消而取之城外蘭經寺紅教喇嘛皆麼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畀以三具獻佛

人髏甕法以二人髏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爲柄脛骨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播鼗式持而搖黃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笳黃紅教喇嘛人各一笳以人臁肕骨爲之吹以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慼築而淒商過之聞之令人悲而栗剝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

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其音淸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淸尤貴生劌修而肥之華人者音肆而淸而有生氣而應愈遂西藏賊曰夾霸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劌其二臁肕黃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臁肕骨其所貴者雖不備價亦十數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羖於膊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閱時反骨裂交直者吉了爻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郇集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

餛飩即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蔥剝羖皮紮三足一足噓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餛飩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彷而習之至今沿其制

皮爐以全羖攊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之入足爨皮殷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風息吹而出以戶火鑿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帶葉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木椿輒拔之必出乃嘉栗粟因多

伐巨木劈其半以木椿插於開處羣熊遊而見爭騎巨木力拔椿脫牡則夾腎囊牝亦夾臀肉鮮克免者

猨柵於叢攦龕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空容猨手猨至窺果遂手探龕握果而拳不能出輒狂嘯人聞聲從之猨貪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弦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數武皆斃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簇皆削竹而成紮篾爲翎鏃沾水裹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凡獵中禽獸入皮膚飛者昏而墜走者麻六

而偃

竹筆麼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無筆以竹爲錐長三寸餘削其頭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掐而書之

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頭目上官則刻地銜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麼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爲孔繫繩同鐵章佩之皮囊紙緘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解拆

口琴竹片爲之長四寸闊三分刳虛之而中存一線之簧爲絃首尾横處皆存約首略寬尾稍窄其横齊處長六分剖下其横處而絃寄於其間如其弦者三弦紐紅等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搏上中下片之絃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噓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麼些那馬西番皆以筒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蹈而與歌合節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旅途一冊上

普安入黔舊路
烏撒入蜀舊路
建昌路考
越西路考
（附載）自撰三道紀程
圖書編三則

旅途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郡國未有以旅途記者滇在天末東有黔中諸夷間之北有蜀之裔土南有粵之羈縻屬縣間之道途通塞命脈係焉昔楚莊蹻泝沅水略地至滇池其轉戰逐北經歷之地未有紀也秦常頞通五尺道漢唐蒙治夜郎道司馬相如治靈關道其所鏤山刻木之地未有紀也劉尚之擊棟蠶孔明之擊雍闓皆渡瀘水李維僭蜀遣李釗攻嶲州刺史王遜進軍由小會隋史萬歲之討爨翫白蜻蛉川經大小勃弄元世祖之伐大理自忒刺分三路或由宴當或由白蠻或由滿陀城而其師行所過止宿警蹕未有紀也公孫述時句町大姓保境為漢遣使自番禺江奉貢而其間道所趨閩歷何所未有紀也惟唐志載貞元十年遣祠部郎中袁滋與內給事劉貞諒使南詔自戎州開邊縣由曲州石門鎮鄧枕山馬鞍渡蒙夔山諭官州簿哷州界江山判溪谷澂溙池湯麻頓柘東城安寧井曲水石鼓佉龍至羊苴咩城貞元十四年遣內侍劉希昂使南詔自嶲州清溪關由大定達仕二城西南經箐口永安木瓜嶺臺登城蘇祈縣羌浪驛蓬嶺會川河子鎮渡瀘水至

姚州交截安南經交阯太平峯州南思恩樓縣忠城多邦州朱貴州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趾者三十里又經湯泉州祿索州龍武州皆爨蠻安南境又歷儻遲頓入平城洞澡水至曲江劍南地然其山川之險易物情之變幻未有紀也迨明初通滇爲列藩其入覲之路置傳設驛馬曰東路間道走蜀者曰西路其後安氏衡決烏酋吠聲東西道斷因北走金沙大渡曰建越路建越多戎患復不能以時開通又南間道粵西自廣南達南甯其分岐而合於廣南者通曰廣南路廣南在滇之南折而東北始達南甯其道迂又有由東直走羅平安籠以達田州者曰羅平路一一撮其亭徼焉敘其遠近險夷考其人情焉東路發黔以達於沅州始爲楚郡故止於沅州志普定興隆路弁志黔志黔亦以志滇也黔之腹心滇之咽喉也志清浪晃州路弁志楚志楚亦以志滇也楚之邊徼滇之脣齒也西路由黔西以達納谿建越路由會川以達榮經始爲蜀邑故止於納谿榮經志烏撒建越路弁志蜀志蜀亦以志滇也蜀之藩籬滇之門戶也廣南羅平至於南甯始爲粵郡故止於南甯志歸順田州路弁志粵志粵亦以志滇也粵之窮荒滇之扼塞也諸路皆由陸惟

金沙有水道而未通以其詳載之別峽山川書其歷不苦其塹艱難險阻迂怪詭俗咸書以補他志所不及云

陸路

普安入黔舊路

雲南治城三亭而達板橋驛近郊有金馬關

板橋達楊林所號三亭實六亭（者察赤水鴨）

楊林所達易龍驛（有木密關守禦所）號三亭（納龍羅傍）實七亭羅傍山沈楊林海子方如支郡子城有漁舟百十艘黃土坡沿海扼塞昔殲梟示叛卒於此

易龍達馬龍州號三亭（趙福白塔昌隆）實八亭途經小關索嶺古城堡魯婆伽巡檢司夾路多闘瑒花丹素二采

馬龍三亭而達南甯驛馬始用昆蹄昆蹄也者範金飾馬蹄以禦石齒爾雅曰昆蹄善升甗郭璞曰甗山形如甑或曰周公逼九夷時所制也有響水關

南甯達白水號三亭（阿幢橋分水交水）實八亭交水平川可走輪阿幢橋有大道走曲靖府號三岔路有鐵溝哨

白水達平夷六亭（多羅響水石層）有茶花箐多盜路有清溪洞面溪流中窅深炬火入之有浮屠龍象芝朵雲英之像皆石乳滴結者

有桂花洞老桂樹一本百尺根盤洞底枝出洞外秋華時香徹他山

平夷衛六亭（火燒東堡平夷）而達亦資孔驛枕石象山中路有棹楔曰滇南勝境還視山平天闊東望則瘴霧癡雲此天限一方也有平夷所馬鬃嶺衝洞

亦資孔驛達晋安州號六亭實八亭（蕎子海子火燒鋪碾）有番納半山土人稱雲南坡陂陀相續行石齒中

晋安州達新興驛號六亭（板橋半剌撒麻水塘高磋）實八亭而畸出城有狗場坡民無編戶土酋號十二營長其部落有玀玀狆家犵狫僰

人言語各不相諳以僰人譯之夷俗有火炬二節丑未月之念四日是其辰也是節擊鮮以祭小兒各持火喧戲于市若中州上元然撤麻[illegible]有八部山地名舊晋安唐盤州遺址存焉有輭橋坡其水爲盤江之委板橋坡地廣黃壤樹多青松土人燧松稀以代燭堡站實枕新盤山

新興達安南衛號六亭（芭蕉沈納牛場臘茄烏鳴）實八亭有新興坡芭蕉關分水嶺江西坡沙子嶺上老鴉關沙行者十六石行者十四衛城南關有尾灑井清甘可茗因以名驛夷言尾灑華言水下也

安南達査城號六亭（尾灑水洞壁甸盤江黃土坡）實十亭而遥有哈馬章鋪馬坎盤江坡至盤江江出烏蒙下於廣西者會江（卽左江）儺慮獮草青之日有綠烟隱波散爲宛虹戰霞觸之如炊稅茜昔行人畏之江岸乃靖遠伯南征喪大師之所每水溢時多化爲異物過江有瀨石坡黃土坡西關坡山幽箐邃吐霧瀰天不分咫尺行者前後相呼

査城四亭而達關嶺（安籠箐白口堡關嶺）茲東路險絕首程也有白石坡東坡安莊箐坡有胡椒四有象嶺左右皆崖箐萬仞中僅有道如梁行者慄汗有香樹坡小箐白坡草多芝鳥多山呼獸多熊中途懸巖有呂公像舊自査城至白水路險馬痡萬歷中葉當

事者請移郵傳于關嶺所執政誤讀嶺爲山嶺遂承旨爲關山嶺驛

關嶺四亭（鷄公背白水河橋）而達安莊衛關嶺四十三盤而下有雞公背與關嶺相對兩山之趾界以溪澗至白水有懸崖壁水飛流瀑布自山端下注三噣相承下爲深潭神蛇宅之見者必嬰重疾又謂有水犀時出岸谷後徙去夏漲時噴沫如雲霧冒數里

安莊五亭（龍泉馬場楊家橋）而達晋定茲實荒徼名都舊永甯安順鎮甯三州同城今移鎮甯于安莊永甯于安南而擢安順爲軍民府自威清以西皆隸焉地稍平衍山如髻鬟城南關有塔山孚

圖標其顛兵使者署中有石化樹可四五尺碧瑩紫花紺實而無其本猶石也浙藩司之後園亭佳勝相傳賈似道別墅有樹花石石根猶古松也其類是與

普定六亭（沙作傾籠竜新阿籌樂得）而達平壩衛

平壩四亭而晴（阿冬鎮與狗場的澄）達威清衛有的澄橋其水黝湛夾隄多蔡藥

威清五亭而達貴州治城（阿江小箐劍樹大岩）山稍夷類稍灑夾路多野橙以春冬之交華治城近嶺之秀者曰鳳凰霧帶城有栗陽橋林多貴竹有貴竹長官司因竹以名州野產紫芝土人呼菌王解菌毒城市以猴兔二辰爲易

貴州五亭（烏寨獨鄉畢堡龍洞）而達龍里衛

龍里六亭（乾溪瓮城新安龍塘麻子）而達新添衛路夾長澗有長谷坪空洞坡野豬洞竈花坡野豬洞豬穴之石崖截立千仞盤回複迮人騎弗戒恆有墜者新安劉亭有埭峭立而上平下有洞深覩九竜觀標其顛

新添達平越衛號六亭（崖頭冷溪黃絲堡西陽谷子）實十亭而遥經望城江西羅羅西陽倒馬五坡有谷甕關竜場蛇場路皆石齒馬陟甋昆蹄踏聲鏘耿火星出地箐有苗行者側足焉

平越達清平衛號六亭（三郎羊場楊老坝貲雞場）實九亭而遥陟梅嶺關度麻合江津人乃水獠夷江灰苗人以石壓就水澤髮獠家夷女習鮲觶以供臘祭地有羊場雞場實諸夷互市以十二辰相遞歷十二日一市每場歲三十市歲暮即場醵會持牛角爲觴吹蘆笙爲樂

清平達興隆衛七亭而遥（落燈羅衛重安周洞黃猴）渡重安江江色如渥靛岸樹二極絚纜絕之舟循纜以渡有雲溪洞可隱千室望香爐山爲巴巴三城其高敞霄下肆无景上有黌泥二一溪沃疇千畛冢落千部時出鬻貨戕人官兵來討輒泝水下注西陽土兵環之弗克攻有隕自崖者獲而詢之江右也舍之苗俗以長至爲歲朔拷鼓擊柝羣飲醉臥土兵尾江右以登闞其關殺其關焉者二人急擬金郡帥悉登盡殲之遂城香爐爲官戍其降苗于黃猴落燈之間

興隆衛五亭而達偏橋（岌坦東坡玉五）途經東坡有巖洞類梵壁普陀境垂乳結溜象雲朵芝英懸泉琮然

偏橋衛達鎮遠府六亭而遥（白羊九曲望雲劉家莊青岡）渡河而東有相見坡望城坡望雲關九曲關油榨關沅水泝流舟通鎮遠而止近抉石梁通至偏橋

鎮遠至清浪號四亭（冗溪舖　溪梅溪）實十亭經草鞋鋪雞鳴關

清浪四亭而遙（兩溪　楊坪）達平溪衛舊隸湖省裁屬太平三堡

平溪六亭而遙（關灘宋[illegible]舖　西溪[illegible]口平溪）達晃州州廢名存土人相傳

此地爲古夜郎无據焉爾（后漢書曰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湖南者長本出于竹以竹爲姓唐志夜郎隸夷州宋志隸播州今廢古夜郎城在貴州石阡府葛彰長官司西六十里與晃州絕不知土人傳誤也李白流夜郎竟未至而返其詩云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又曰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曰昔去三湘遠今還萬死餘意李白止夜郎近三湘至晃州聞命而返遂以晃州爲夜郎城）遂經南宵鮎魚[illegible]舉山尊

石墨道皆黝泥

晃州驛五亭而遙（新村冷水　波州對火）達便水再亂沅江迤亙蜈蚣關由

迂道迤形如其名樹多樟土人燃樟膚以代燭

便水驛達沅州號四亭（栗子冷水　巖田竹坪）實八亭州臨江江繞明山自

沅以西亭徼荒漫記里多倍而遙且脊雨潦相積蹊地乃至路

經栗子關地產玉泥可陶陟阪石滑捨騎乃濟

自雲南至沅州一千八百九十里爲東路

太史楊莊介公得罪南竄自公安至博南爲滇程記亭徼之

遠近山川之夷險盡此矣今取其自會城至沅州者稍爲增損

志東路西路而下不揣固陋摹擬續之

烏撒入蜀舊路

由交水西北五亭而達松林驛平陂州半舊名普書吉今以名堡

松林七亭而達炎方驛有炎紹都堡遂經松韶關

炎方八亭而達霑益州與烏撒衛所同城始食蜀鹽西有崇山

連亙數十里曰石竜山土酋安氏原居有水箐坡馬鞍哨土兵

守之皆隸安氏今改宣威州

霑益八亭而達倘塘驛有倘塘站隸黔中寔滇黔蜀錯繡地自

倘塘至納谿縣皆貴州都指揮馬華所開路

倘塘達可渡五亭而遙有大谿出山谷中造而駕梁以巨木橫

溪上曰可度橋因以名驛隸四川烏撒府其站曰普德驛有石

牙有石井中哨石巖路漸峻滇疆止于石巖

可渡九亭而達烏撒衛有四川烏撒府與衛同城烏酋所居曰

鹽倉去城一舍中道停驂之所有古松四株其險道有楊橋三

灣

烏撒八亭而達瓦店有樫木林橫長十餘里縱莫知其極樹多

梨以地險有戎寇行人莫敢取鹽倉曾縱馬其中食之其既寒

有磴子坎每月以午未日聚行旅千餘嚴兵乃過

瓦店七亭而達黑張自烏撒以西山地瘠不宜稻惟此地有稻

田數百畝烏撒瓦店皆仰食焉有天生橋產銀草

黑張七亭而達周泥至野馬川節望周泥在面山下至山趾陟七星關山顛窮日乃至七星關水渚于陸廣水勢迦遠爲滇蜀要津昔梁王追明玉珍于此有橋懸崖架木爲之

周泥九亭而達畢節衞黔西諸驛皆隷蜀惟畢節驛隷黔明初都督馬曄鎭貴州裸撻水酋婦奢香欲激之叛因盡薙羅鬼開水西爲郡有宣慰同知宋欽妻劉氏間道走金陵訴之高皇帝命劉召奢香與子媳奢助至宮約令刊山開龍場九驛自貴州至畢節乃徵曄殺之香遂設九驛廩餼馬匹皆水酋供之

畢節七亭而達層臺所舊有衞今廢有木稀巡司倒馬坎

層臺六亭而達白崖有相見坡

白崖五亭而達赤水衞衞在雪山關下臨赤虺河河源出芒部冬春以綿連舟爲浮橋夏秋泛溢奔流津人飭篙楫乃渡

赤水七亭而達摩泥所踏雪山關嶺頭僥巔霧鮮晴旭行凍滑中人馬苦之

摩泥七亭而達普市有一碗水坡泥行如雪山關行人謠云摩泥普市天三日无雨似神仙大抵黔中爲古牂牁郡古志云上値天井故多雨潦信然夾路皆深箐多兵蠱不可瞋行

普市十亭而達永甯衞衞介滇與衞夾江而居水至納谿縣達于江明初景川侯曹震奉命庀工開之其灘一百九十五名灘八十二石之大者鑿之水之陡者平之舟楫通焉刻石于江門大灘上

永甯五亭而達永安

永安驛七亭而達江門

江門驛七亭而達大州沿江有九溪十八口刊山鑿石崩旁多不可騎

大州驛六亭而達納谿縣江中有三層峽天子磴至渠壩有馬闖王七空橋今廢馬闖王凱馬曄曄鎭黔果于殺戮諸羅憚之故云

自交水至納谿一千二百二十里爲西路

昔明兵南下以西平督東師戰普定潁川督西師戰烏撒南土既定遂以兩路置傳爲南京孔道滇人之出也自交水十五日而達永甯順流大江其歸也挽舟爲難則泝沅水取道貴筑其後滇師西援成都烏酋爲二陵之傑遂被畢節障烏撒可渡以外无復人境矣夫滇人西出而東歸若兩息出入然无四衞是无滇也亂后輸蹄絕跡津渡日迷鄉道[illegible]南閼

亦不能无師老馬焉

建昌路考

由雲南治城西北達富民縣可八亭有河環流縣治卽滇池之流也河有與梁逸經妙高坡清水關

富民西北十二亭達武定府有雞街子坡趾夷而頂峻東南爲雲南西北爲武定官兵征鳳繼祖敗績于此逾坡有小甸關阨要可守

武定西歷烏龍洞躍鷹村高橋村至馬鞍山七亭村落十餘皆枕山面流川原平衍廣二十餘里有徑路涉高橋水徑一亭冬春乃通

逾馬鞍山西九亭達元謀縣歷黑箐哨險磴多嶂出箐至虬蜡哨乾海子林杉森密猴猱扳援不畏人崇山複嶺時有積雪甚寒冽下馬頭山始平衍氣始炎樹多木棉其高干雲有金剛鑽樹碧幹蝟刺漿殺人土人密種以當籬落地宜甘蔗芝麻有微嶂虛仁驛在中道今郵傳俱廢止存板屋二十餘家

元謀北六亭達黃瓜園舊有環州驛今廢歷馬街子龍海落地皆平原而荒人皆僰夷由龍海落西渡河有苴林村蘇苴卻達姚安黍蜀賈人由越巂來者由此入迤西諸郡其地无關察面

[illegible]杌

黃瓜北四亭達江邊金沙北渡有三一由賓川渡江至北勝滇菁可通鹽井衞地屬番夷不可行一由大姚縣魚關渡至黎溪一卽此江水駛奔挽舟里許乃橫舟亂流而渡江北无居民惟南岸有巡檢司傍而居者百餘家

按謝在杭氏滇略金沙江一曰若水源出旄牛徼外（在麗江西北）東南至于麗江鶴慶北勝姚安諸界水濱產金沙故名山海經曰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水經注曰若水南經雲南之遂久縣今金沙江巡檢司是地又東流合繩水孫水淹水瀘水注于馬湖諸葛亮南征渡瀘卽此昔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是其地已

渡金沙江北五亭達姜驛初行谷中緣溪而上十里升火焰山其高三十里峯回路轉陡絕之處疊以木棧至山巓三里許卽姜驛驛久頹圮近署亭屋三四家后有夷些羅婆居之昔從克酉叛今雖就撫尚兇猾可畏江外地皆逼東川七州蜀令不行滇稜莫震中闕通道亦蜂腰之勢也

姜驛北八亭達黎溪站初行三里有石鐫行都司界滇徼盡此

三十五里有松平關松杉參天其節如錐行松陰中晝日不絕山產白銅品上者曰白鉄可入丹鍋

黎溪北七亭而達鳳山營有五里坡險隘多盜七州夷寨夾路臚焉昔捡克酋于此鳳山營設于山顛下有二營曰火燒曰觀音聯絡山麓鈴柝相聞實要地云

鳳山北五亭而復達會川衛中道曰綠厰有銀鑛閉久其架樓俯眎皆平蕪山川明媚

會川西北五亭達大龍站道始嚴行旅千百人結隊而行營哨之兵前驅每月放行人兩次曰送哨

大龍北六亭至巴松營如泝孫水漢志云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无至若水臺登即瀘沽會无即元謀也夾岸皆崇山羊腸百轉泝流而北高下因山縈岀因水陟谷間絕者爲危橋以度水蝕山趾石齒稈犄者不可通輪蹄或行水中夏秋暴漲則道斷山水稍衍之地爲營哨環壘垣塹深隍爲草屋以居戍卒恒有火災水之東爲猓西爲番猓屬皆椎髻被氊褸持刀盾番屬居碉房髡頂挾弓矢刼掠无時掠貲貨并縛人入其砦以繩繫兩趾環以火索重賂以贖不爾則賣之遠夷每一人價以十牛稍羸瘠者曰熟蠻借官兵剿捕官給資糧焉

巴松站北六亭達白水歷銅沙關滋泥坎公母營凹腦營皆隘道人騎貫魚行夷患處處有之而銅沙滋泥爲毒將至白水有金川橋一木橫溪闊三丈許俯瞰水面百丈如碧瑱窗澄不見其流

白水六亭而達阿庸歷觀音營半站營其橋曰小高橋河西有德昌所產美材賈人販之一版十金者至江南可百金又山中產不燼木其物得于山谷石脈中掘深丈許非石非木堅而且白擊之綿綿不斷如絮續以爲帨投火不燼名曰火毳漢桓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

四千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此其類也將至阿庸有松盤頂枝葉龍從如偃翠蓋因名其地曰一把傘

阿庸北九亭達祿馬山水展拓平疇千畝而人民稀少蕪穢太平阿西爲鹽井衛歷沙灣黃連堡沙行二十餘里時有飈風搚壓沙蔽天其厲揭而涉者曰濱水河河源有海方廣二十里梁而度者曰大高橋

祿馬北折而東七亭達建昌衛即古邛都阻重山而邛池入部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遥視

如敘錢釜東南十餘里土官村有徑路由涼山可達水西達馬類長而身短善升峻阪

建昌東北五亭達禮州所

禮州東北七亭達瀘沽驛一路盡榛莽少烟火寇盜覷前更劇曰關王廟曰獵兒坎曰溪隴站曰三道溝曰大灣曰梁甫墳皆桐槽諸番伏莽之地非厲兵不得過

瀘沽東五亭達冕山所有瀘沽峽堅崖環水剗削一徑繞山腰如帶俯視壁立千霄俯瞰无際旁有小徑皆桐槽夷賊出入之路峽其長十五里出峽至鐵廠踰通濟橋折而東始脫孫水漸

望冕山有奇峯如巫山

冕山北八亭達通相營歷小相公嶺盤幽谷而上可三十里逼近夷巢出沒之途千溪萬徑刻營數十聚兵幾千猶時有梗塞之患踰嶺冬月多冰槽滑不可步稍失足即墜深崖雨雪甚必縣車束馬而下險與瀘沽埒行旅度瀘沽相公嶺則相慶脫險云

通相營三亭達越嶲衛有棹楔題南中第一關

越嶲北六亭達利濟驛迴青岡嶺迤東行空山中諸夷環向大剿之后稍戢

利濟北八亭達鎮西驛地酷寒无五穀居民皆仗河南中有逆路達峩眉縣可避大相公嶺大渡河亭卒單弱遂為番夷所據

鎮西西八亭達河南站歷鎮西所有隘道行巖中循水而下其水曰河南溝歷危橋二十餘

河南北六亭達富林營登曬經關關頭有曬經石方闊五尺餘外澤而中空相傳玄奘歸自西域曝經石上下關濟大渡河河源出吐番急流注下險惡倍于金沙夏秋之交瘴毒甚厲又有流沙河不可以舟人馬皆徒涉

富林北八亭達黎州安撫司有大渡河所其城三面依山臨深谷為隍可數十丈一面通大相公嶺逕經古漢原縣高山有良田于畊有啞泉其出无方人馬飲之輒死西入天全茶商行之至打箭爐而止

黎州東北九亭至箐口驛度大相公嶺即邛崍山王陽所歷九折坂也而嶺名相公蓋以武侯得名西南至黎州東北至箐口其山乃竟山頂有孔明廟入祀石像存焉行者過之相戒无譁不爾必有颶風颶雪雹雨傷人華陽國志曰邛崍一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巖阻峻石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剝

空有長貧苦採八度之難陽毋閣俊並坂名黄泥堡有七縱擒太史楊慎過之改爲七擒橋以孔明將略在擒不在縱也有詩傳石碑在川主廟前今碑已斷仆道左

又[illegible]三亭達榮經縣川主廟爲孔明初擒孟獲處

自雲南至榮經縣一千八百六十里爲建越路

元謀在滇西鄙自姚楚入則徑自滇上人則过故武侯渡瀘取道白崖萬歲南伐轉戰劝弄明朝建會城于善闡以西偏爲鶴縣郵傳商旅未有不經會城者茲路雖設僅有空名與州姜驛郵卒无委積之供大渡金沙津吏闕沙隄之築遂謂

遊邛都者必回車過瀘沽者必微服其實火烙以北盡率江滸祿馬禮州原可走輪兩嶺非有關索之峻兩津非加築河之惡也東西不靖茲實上游謂宜招集驍勇補營堡之單弱劍閣巉岏開道路之鬱迂又禮州德昌盈盈一水順流數日可達金沙皆當乘時開通永利百世況茲荒徼番猓跳梁鬬通道于中則盤錯之險盡失而金銀丹漆僰僮筰馬之屬絡繹于雅黎嘉眉之間非惟滇賴蜀亦利焉若任其幽阻罔思后圖恐滇道一斷而五衛失輔車之依蜀且患難長之莫及矣

越西路攷

由雲南治城金馬之南歷狗街至大漁村爲呈貢境遵滇池東岸梁王山麓至馬軍鋪爲歸化境又二亭達晉寧州可九亭而夷

晉寧東南循松子山澗行路濱谿水峯巒如列戟至河澗鋪登關索嶺西瞰滇池東覩澂水爲迤東阨塞漸下至茨桐鋪逾石關達江川縣九亭

江川東循星雲湖上行有海門橋撫仙星雲之通津也度橋而南過甸苴關逾二山皆寧州地又循杞湖麓上行至通海縣過

七亭實六亭而夷

通海南至曲江驛江有流沙甚深策馬亂流可塗稍駐足有陷者秋水突至即爲巨津舊有渡舟恆苦漂溺巡按御史沈正隆捐俸建橋工成沙走无著力處窮人力掘沙見土而后甃以巨石首尾三年乃落成之號八亭實九亭而崎

曲江南至臨安府烝漸炎夷險皆半可九亭

臨安東南歷漾田安邊哨行三轉灣坡多盜坡竟至阿迷州過十二亭

阿迷東逾橋至東山關有崇山躋山必窮日力乃至山巔爲馬

者哨士酋普氏據其地重柵守之居者百餘家夷多于漢可四亭而畸自阿迷東入夷巢无亭徼止宿天明行至日中而梲多楚處

馬者東歷矣馬驛至之梲舖六亭雖夷居之去多梲里許有石洞內通泉水出焉水清冽流石成渠有淙淙聲居人以甃瓮負水出諸洞二三丈中流洄漩至窮其源或深入數里

多梲舖東南歷木瓜舖永寧哨至羅台驛四亭矣馬羅台舊有驛今俱廢驛記載之廣西府地俱爲普氏夷砦襍以四方流移漢人數家踰山有架衣莊產堅巾木瓜舖緣芊可百里西北枕

山而治者爲新城所地高乾无可種蒔其產木棉馬金囊

羅台驛踰山而南經倒馬木坎林深磴險谿徑雜出昔有普者輅者爲夷賊巨魁恣毒行旅後就擒其地隷普氏而沙儂涸處夷患始有普氏設哨守之夾路多松土人劈爲木片以代瓦大風雨則不能禦至隴希砦共四亭

隴希南至新哨儂普二氏分疆之所嘗爲拇撲所焚有旁徑滋宅其六亭至彌勒灣山稍平衍一望沙磧皆戰場疆理隷彌勒州以漢官入[illegible]境至此而又遠不能制水下陸部沙普諸酋互爭之未已殺居民望風逃徙毋寧日焉

彌勒灣東踰山有竹子箐荊棘叢生莽有伏戎過楊厚戈勒讓舍三砦臨俺排江循西岸而進江出兩山中瘴毒不可邇清明后爲酷觸之无治者江東有大八百小八百二砦皆儂氏屬夷至俺排砦有公署建于砦之下誅茅爲屋六楹環以木柵共計八亭而過自公署度板橋絕江循東岸歷革雷砦馬鞍山六郎者莫至者豹公署號八亭實六亭

者豹東南歷小者馬砦有徑路通季達所又南歷省芽者兔羅幹速徼皆有溪流沃田耕省而獲多路出田中其六亭至速爲砦舊有速爲縣今廢

速爲東南歷母忙寨至木鐵下有公署上有儂夷寨數十餘家路坦夷可四亭

木鐵南歷那竜那堵者圖大者馬有高山深林四亭至廣南府夷漢雜處可千餘舍居民皆樓巖以竹爲椽柱覆以松皮去地二四尺人居其上畜涸于下中設地爐懸稻穗其上薰令極乾每日舂而食編竹籠若魚罾纍纍數十置西南隅以祀鬼甘犬鼠非上賓不設萬歷末年儂氏兄弟爭立糾交阯入犯兵燹之餘民居皆草搠田埜蕪未復業焉有楊廣廟昔狄青部將楊文廣追儂智高至此土人立廟祀之在治西三里許

廣南南至寶月關連山皆峭壁不可通惟此鑿石通道儂氏設關其上嚴啟閉論關至公署可五亭

寶月關公署南經司王寨至西洋江五亭有崇山崎江岸江之淺者可揭而涉爲廣南富州界廣南之夷曰儂人富州之夷曰沙人烝類略同而沙視儂爲勁渡西洋江有崇坡躋坡至羅貢箐寇盜藏箐林中南往者必索西洋兵北來者必索富州兵爲導富酋李氏與儂氏構隙兵不越境或伐巨木橫箐中以絕往來南氏祖末衰則羅貢道斷或取道歸朝焉出箐至羅貢些若共四亭

羅貢南歷沙斗位來逾山上下可十里至布夏寨共四亭

布夏南五亭至富州居民千餘家習氣類廣南酋沈明通孱弱不振州治爲其下李天保所據明通出奔歸朝天保內修兵甲外結交阯傲睨歸朝廣南歸順間稱勍敵焉

富州東南三亭至板崙田疇廣沃人民殷富實荒徼奧區有公署裁于火

板崙東三亭至納桑皆公署去皆石二里許

納桑南人納桑箐地隸廣西鎮安州實嶺粵甌脫地箐林似羅貢而險巇過之崔苻取人多阨于險出箐四亭至鎮安州四亭民皆多依峭壁構竹樓覆以黃茅爲囷倉以囤穀參差茅舍間亙路傍容一人其下皆腴田行人野宿田中侵晨啟行皆戈必焚其籍草以辟鬼州南有交阯皆黃氏以官監之鎮安酋長年服役爲每年納岑氏氈襪數十領以充稅

鎮安東行川原中原窮登岑南入尚把箐其長三十里林莽倍密實交粵棄地夷寇之來莫知其蹤行者以土兵夾衛出箐爲箐口皆共六亭寨隸歸順居民稍就平原

箐口東遡嶺下至苟把寨有熖陽關石壁峭立半壁有石洞穴山而過路出其中可十畝關西望朝曦出自洞中故曰熖陽上下有石隘磴石崚嶒礙車馬脫輗軏解鞍轡乃躋入關至安得皆共四亭

安得東歷打爛箐草棘亂生木多桂竹多椶有山呼烏鳴林中谷響相答自此多石山拔地突起山環若城中有平疇者曰硐路出其中山石之所皆有石隘良田美池一年耕獲嘗足支二三年伐竹爲器績綿爲布居民有老死不逾硐如辟秦人者見車馬絡繹聞華人言皆聚觀驚詫男子能華言巾幘短衣皮[illegible]婦人椎髻跣足長裙其硐曰打濫曰平巖曰細村自安得至[illegible]村六亭細村東歷六硐那獄至歸順州六亭有石山一峯奇

知蘇氏木假山地氣溫燠草木四時常青士介尚禮法馭下以
嚴合境无盜商賈湊集如中州爲州治北有險若下有徑一日
而達交阯高平府

歸順東有河渡輿梁一徒杠二歷花硐至霸竜墟六亭而過有
石隘三

霸竜東歷湖運關有河出交阯達左江湍瀉石中不可以舟循
河行有上雷州在河之右下雷州在河之左厲揭而涉者一徒
杠而渡者二其地陰凝陽洩明發寒烝浸人亭午即炎炎如坐
炊甑隆冬猶汗浹背其人皮冠而絺衣詢之云煖其首則諸疾

不作氣使然耳稻田兩熟竹有刺可作籬落自霸竜至下雷州
六亭

下雷州六亭有高山公署行旅止宿苦无水逾石隘有三鄉村
有茅屋數家皆兇狠不能華言

三鄉村東歷隘石四五處倍高險六亭而達竜英州環州石峯
削而銳如笋刺地而出酋所居背負一峯高出諸峯之上

龍英東有關爲太平州界其地亦交阯僅二亭漸上高岡下至
揀峒六亭

猗峒東過養利州盡日行硐中平衍可方軌樹生石上根蜿蜒

入于石四亭而進至七村

七村至左州三亭始有城郭民始平居華言州枕左江舟行拾
日而達南甯

左州東達馱盧四亭

馱盧東亂左江至新甯州四亭

新甯東至牛岡六亭

牛岡至南甯府再亂左江五亭而遥

由雲南治城東歷水海子黃土坡七亭至湯池九亭湯池歷老
大坡宜良縣一碗水土官哨白山屯至路南州八亭而崎有陳

家渡水出陸涼州達甯州

路南東南歷板橋屯小色泵大色泵林駋稱至發矣哨七亭有
華泥巡檢司毋伏矣哨多石

發矣哨東南歷馬矣哨龍舖六豐上馬州至彌勒州八亭

彌勒東南歷彌南哨橫水塘青水哨石子哨矣勒新村習于中
哨竜塘芭蕉村至竹園村七亭其地坦平可通輪

竹園村東南歷石牛坡拖正舊哨新哨至江邊共八亭江闊六
十餘丈水勢出爲府阿幢橋岸有坡崎嶇地隸土酋普世隆其
驗止于大百戶坡江上坡亦崎嶇歷大百戶有普世隆砦石叉歷

懷遠寨至阿小砦隸普厰𩑶山后有砦共八亭

阿小砦東南歷八洪砦大勒八到三哨矣堵村至三鄉城九亭

三鄉歷歸悉哨至彌勒灣七亭由彌勒灣會于廣南路

由彌勒州入廣西府歷竜甸村吉雙鄉矣明村阿平阿朝郎至鴉迫至竜得哨七亭龍甸村有龍甸橋矣明村有草子山

竜得村東南歷小砦小江橋大江渡象鼻嶺沙人寨布榮砦矣夾砦石頭砦小河至密勒勒九亭自廣西府至江邊道路新辟可通與馬江外皆土舍昂氏地密勒勒有昂氏砦

密勒勒東南歷大黑布治小黑布治八倒哨矣堵哨山白村至

三鄉城三亭昂氏地止于小黑布治八倒山趾有水田有馬者竜鄉矣堵有阿甯鄉竜騰宿砦山白村有大勒哨山草海子皆平衍三鄉北達交水南入廣南實東偏名區土酋阿機負固叛官兵蕩之以廣西府經歷鎮其地漢官畏瘴毒不敢入酋長竜騰宿普國祥輩構兵如亂繩焉自三鄉縣會密勒灣入廣南路

由寶月關東分岐至阿用寨七亭

阿用寨東復西洋江至老太莊七亭

江道窄崖峻山后有那齊砦賓盜藪共九亭至花甲硐地界有野處之所又九亭至耿才砦去花甲硐二亭花甲有補官[illegible]氏服役廣南富州之間

耿才東至高山公館八亭

高山東至坡七亭有野處之所

東坡東至歸朝七亭富州酋沈氏居焉其地負崇山面河寨夷千餘家沙猺兼有之遙望有雲氣如簇罩其上炎熱多瘴

歸朝東七亭至架村

架村東歷莫村背爲交趾僞王莫氏地歸朝酋新得之盡日行箐中十亭而達鎮安州

由富州有逕路東南二日可達歸朝亭里未詳

由歸順東至四亭地名六亭

四亭地名東至者散四亭

者散東至者令四亭

者令東至博隘三亭博隘有大江舟行達田州四日又八日而達南甯府

由廣南府東歷補兵村弄蕫抵弄曾下賽利十二日而達田州道由泗城州自土酋岑天寵與父紹勛構兵東行者皆避泗城

自雲南由臨安彌勒灣廣南富州歸順至南甯府二千・百二十里由宜良彌勒三鄉至彌勒灣七百二十七里由彌勒

州廣西府至三鄉縣一百九十五里由寶月關歸朝至鎮安七百一十里并歸朝至博隘廣南至泗城田州通爲廣南路昔兩路之通也仕宦商賈閒出廣南其人聞華言則相覷而笑遺以食鹽檳榔金絲烟喜出過望以米薪脯酒酬焉行旅野宿无盜賊之虞頃歲滇粵往來者踵相接有亡命竄其中導之初以數人持刀盾伏于箐伺行者諜而出行者大駭奔走委二篚于地發之皆兼金也其后每劫必大獲有聚數百人要于路者羅貢狗把納桑爲淵藪諸酋中儂順最賢北來皆索其兵而其下必索重賄乃可護出疆鎮安酋苛求无厭而仕宦爲甚拂其欲无得免者行旅以廣南爲畏途矣噫諸夷混沌也重利以啟之奸人以誘之竅之不鑿者鮮矣豈特廣南一路爲然哉

由雲南東至宜良縣十二亭途經湯池有老大坡

宜良東至天生關七亭關右有天生橋寛平丈餘可容車馬

天生關東至趙誇四亭

趙誇東至師宗州九亭路出夷砦中時有摽奪之患

師宗東至羅平州九亭

羅平東至三板橋六亭

三板橋東至江頭七亭

江頭東至黃草壩八亭地實黔壤昔普安陷于賊州民羣聚于此避焉

黃草壩東至鄧屯八亭有江褰裳可涉

鄧屯東至樓草四亭

樓草東至安籠所四亭安籠地隸粵西粵師援黔道出此辟路實行止宿之所有公署今俱廢

安籠所東至板屯六亭

板屯東至壩褔四亭過江有舟可度自安籠至此沿江多瘴陖嶺隘道夷寇出沒无所又三日至安籠司

安籠司東至芭蕉關四亭關險峻扼諸夷之吭

芭蕉關東至潞程九亭自此至田州道俱坦夷

潞程東至王店九亭

王店東至歸樂九亭界泗城田州有夷患

歸樂東至榮莊九亭

榮莊東至田州九亭州臨右江舟行八日而至南甯

田州東至舊州九亭

舊州東至上林縣五亭

上林縣東至果化縣五亭

果化縣東至隆安縣五亭

隆安縣東至大灘驛十二亭

大灘驛東至南甯府六亭

南甯府所北九十里至牟腸軍屯歷魯满山箐

由牟腸軍屯歷窑上灰渣軍屯至水橋軍屯四十里水橋隸貴州安南衛

水橋歷播者過普渡河朶渡寨行山箐中六十里至羅運羅運有小箐五十里至打罕舊爲永甯州治其地酷寒土人呼爲臕寒訛爲打罕

按鄭旲牂牁江解略曰余踰節度盤江江廣百餘步沿江上下絕擊汏之迹水勢批巖㴞洄土人謂水漲時漂奥撞舟峭壁箐嵐人迹罕入下流至打罕瞬泗城界舟船始通焉則打罕當在查城安南之南第云舟船可通其視田州博隘放流更捷矣肰迄无行者豈蒯戎未加嬰筏盤剝爲苦乎抑戎獠皆猺不欲漢人出其地故榛蕪𨼆闊乎姑記之以俟知者

打罕五十里至羅架有小箐有泗城頭目居此

羅架五十里至火烘舊鎮甯州治此今泗城銀甯分駐[illegible]炎多瘴

火烘歷高補箐砦有砦夷爲盜行者必以火烘兵衛導又歷甯腸壩爲安順十三枝地无定屬夷寇實多其三十五里至[illegible]左長官司扁擔關爲土酋余騰竜地全黔叛㦬騰竜効順辟此路通滇

扁擔關歷長沖窑上接土酋薛氏境由高磨堡右堡軍屯普定伍官屯至平壩五十五里其地軍屯衛士皆參將范邦雄撫之雄有勇略爲水酋所憚諸屯賴保聚焉

自湯滙由羅平黃草壩安籠所至南甯府一千六百九十里

自安籠所分岐至平壩衛達東路三百三十里通爲羅平路

漢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枸醬詢之蜀賈人知夜郎臨牂牁江江廣數百餘步足以行舟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遂上書欲發夜郎兵浮牂牁江出不意以制粵今按牂牁郡屬縣至句町臥漏則羅平黃草大略皆夜郎地所云浮船制粵非卽博隘田州之間乎由酋殺父妻母俎遥獸鬭殺人如芟草芥行旅逢其怒多罹害又安籠以東行旅竟日无水多至數十人則无米可易者是以出其途者鮮少或識其道里而山川闊焉肰視廣南則徑矣火烘打罕尚[illegible]

三州漢官不治其地僑寓二衞諸酋䃏處頭歲槃江東西謚
叛惟余酋劝順滇黔借境通聲息始識此路因併志之

經云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又云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皆旅途之說也旅以人言途以地言我　國家大化翔洽無遠弗屆黔蜀粵三途郵亭館舍鱗次櫛比蓋不必裹糧而數千里間如履戶庭昔之日鈴析時傳今之日花符經迹昔之日虎蛇雜出今之日雞犬相聞則凡旅此途者可不知所感動哉黔與蜀予俱親歷粵爲銅運通衢敢就見聞所及次第臚之出滇垣南門穿

重關過歸化寺歌驪者於此折柳蓋如長安之灞陵道旁銅牛重數千斤有亭覆之昔之人鑄以制水至板橋四十里卽楊升菴賦詩處六十里楊林舊爲縣今廢入嵩明有蘭隱君止菴墓過海潮寺寺踞嵩秀湖上極爲幽靜東經關索嶺有武侯會盟臺七十里至易隆驛屬尋甸州九十里馬龍乃四窮州之一七十里交水卽霑益州城五十里白水屬南甯縣六十里平夷縣過清溪洞頗可遊觀出平夷二十五里爲滇黔分界有石虬亭至亦資孔七十里舊路由此經普安州至鎮甯鄂西林總制滇黔改由劉官屯以避斗鄎箐之險上距亦資孔五十里俱屬普安州四十里上寨三十里白沙過老鷹崖爲黔道首險單輿騎

登山開路四人輿已可並行較之閩浙間已是坦途五十里阿都田俱屬安南縣過茅口渡亦稱西林渡瘴氣甚惡福文襄入滇時于此試礮演槍瘴遂少減上拉邦坡山勢猙獰五十里郎岱安順同知分治苗亂後移協鎮于此六十里過石龍關至坡貢六十里鎮甯州過犀牛潭瀑泉三疊雷轟珠濺昔人謂勝廬山雁蕩然河流由平地跌入深壑觀者從高望下殊覺悶悶六十里安順府軍門駐此略爲開濬羣山皆拔地特起五十里安平縣六十里清鎮縣經龍場有陽明洞王伯安悟良知于此遂號陽明子至貴州省五十五里南門有甲秀樓西林相國所建

烟窗水峽頗踞一郡之勝五十里龍里縣過平珠洞六十里貴定縣舊路由此走平越過張三丰禮斗崖西林相國改由酉陽楊老重安江共三驛屬平越縣凡一百一十里至清平縣清平至黃平州五十里經飛雲巖石乳懸結如夏雲矗起右卽月潭寺拔轆兀坐塵心俱淨五十里施秉縣自楚來者舟抵鎮遠卽止明郭子章撫黔開諸葛洞以通之今可至施秉矣由施秉陸路經華嚴洞相見坡文德關至鎮遠府七十里此則所謂中道也西路由霑益州九十里至來遠鋪八十里宣威州七十里苗堡子六十五里可渡橋爲滇黔分界七十里威甯州威甯

西道俱駐此六十五里至渾水塘五十五里齊家灣五十里平山哨六十里新屯六十里長春舖屬畢節縣爲今衡州張太守所居一門四詞林五進士一解元簪纓之盛甲于黔省六十里至毛溪廠七十里孫家舖五十五里白崖六十里天官站爲黔蜀分界舊名判官厰福貝子入滇時改今名五十里牟尼舖四十五里普市積陰淫雨稀見天日六十里永寧廳有兩城廳與縣夾河分治黔鉛滇銅俱聚于此陸由江門四站達瀘州若登舟約三日可達納溪縣東道亦出滇垣南門七十里七店五十里宜良縣七十五里紅坡七十里大麥地八十里彌勒縣七十里竹園村七十里大江邊八十里新店子七十里架衣八十里芹菜塘九十里阿雞七十里阿記得七十里土庫房五十五里至廣南府七十里沙木橋七十里西洋江四十里羅貢七十里鄉泉水七十里上富州四十里四亭七十里歸朝七十里者桑六十里剝隘爲滇粵分界四十里羅村塘九十里至百色自百色舟行經土田州土果化州至南寧府經隆安縣宣化縣永純橫州貴縣桂平縣平南縣藤縣蒼梧縣昭平平樂陽朔至廣西省經靈川縣興安縣全州至湖南永州府經東安縣零陵縣祁陽縣至衡州府經清泉縣衡山縣湘潭縣至湖南省城長沙府三

路之大略已盡於此至若建昌路越西間路亦往來無礙大一統之規不卽此可見哉嘉慶丁卯長夏師範手述于望江縣署之江山一覽樓

圖書編

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蹻略巴黔以西威定蜀楚其所由入則今之貴州古之牂牁郡也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漢王然于乘誅南越之威脅取滇土史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其源在田州泗城之境與雲之廣西貴之普安實相接壤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喻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又以其形勢言之東爲黔中在今日爲內地固勿論若南詔元江元江之外爲車里此又外則爲交趾西徼永昌永昌之外爲麓川又外則爲緬甸西北則爲鶴慶麗江以爲捍徼此外則爲吐蕃氣勢稍弱則吐蕃西伺南交外竊西南諸夷不受約束天寶間張虔陀暴使滇人唐有南詔之蠻連結吐蕃終唐之世不入職貢宋室不競遂棄爲異域蒙段二氏嚇據數百年計其士馬不足當中國一大郡然窮天下之力不能下者則以兵恃險遠下流仰攻形不便勢不利也開通西南二路并無所考而漫爲言也嘗考求一

道在昔故多岐矣其小小間捷之徑人不得並肩車不得方舟者置勿論金沙江寬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吞納演武諸水徑達蜀江其爲舟楫利涉行道之人能言之我太祖高皇帝諭頴川侯請闢索嶺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則聖諭具存奈土夷射利倡言爲梗一疏鑿之民固樂從昆明咸楚羅婺之境皆可揚帆至矣（入滇之路）

外如九邊雖信地可分矣而薊遼宣大關陝又各設總督以聯之內如各省雖疆界別矣而兩廣南贛鄖陽亦各設總督以聯之獨雲南界在萬里外孤懸一隅其所通之道特藉貴州九驛

以爲往來萬一中阻則彼此懸隔鄰邦軍旅雖衆且强而救援無可通之塗勢可隱憂莫此爲亟也况土官各巢穴其中唇齒盤結雖省會黔郡號稱人物未免軍民華夷雜處識者謂自古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貴竹其一也而烏道紆遲險峻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路以達于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以達于粵三路俱通公私兩便此亦一說也彼曲靖古益州地也古人既可以益州而統轄乎曲靖今獨不可以曲靖而聯屬益州耶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擇其形勢接壤與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爲總鎮方其無事也則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有數所以坐鎮三省之界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斂戢而潛消其跋扈之心矣及其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壓其境扼其吭奏請必動經半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剿撫者何可同日語也俟區畫既定物產漸豐或金沙江水路可疏鑿焉即疏而鑿之無難也或廣南郡陸路可營焉即經而營之無難也况總鎮所在則三省知會運指使趨走服役山谷盡爲通衢而列郡之血脈經絡既以貫通雖各巢之險阻自將習熟縱使一方啟釁而三省之兵糧皆在指顧間于以扼其項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縣其地皆

不勞餘力又不特鎮壓其格鬬强梁之習已也（控制雲南）

夷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異域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敘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此其水之所從經歷蓋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益州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圖大約說之異者其端有四其一則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之馬湖原非操舟縱楫之江水雖徑流而山多巇嶮由東川之小江猶至闊州則有阿補溪灘矣由闊州至烏芒則有虎跳大灘大流小流灘矣

騰衝撞之勢見者方懼心焉而憚其排盪之難成也乎則雲南尋甸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廠溪原非經商往來之道沿江夷玀雜居跧山伏穴易擾難馴竊弄鋤梃行將累人矣故其桀驁忿鷙之性聞者且戒心矣而畏其鄰次之或虞也況滇之一省接壤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爲其土其爲西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當建之郵舍而設以夫役其應支之所當必取給於蜀民大木之餘才力久竭矣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爲貴陽計者則曰金沙之路旣通則行商競便於舟而憚勞於陸其轉輸之貨當必充斥於北路

九驛之道工商闃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如人力必不可施即如蜀之新灘設爲盤運之夫亦可也夷玀固可戒也然則通西域而窮河源者非其已行之蹟乎凡出沒於河濱者亦在乎撫之而已矣如一時果未可馴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旣以錢糧爲難則經理之勞滇當獨任其費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權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況滇之與蜀本有輔車之勢者哉貴陽旣以商販爲病則貨遷之征滇當稍寬於陸而舟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況滇之於貴本有比鄰之義者也豈可

褻以爾我之私若此哉宋藝祖得國之初尚未徧覩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乘革囊及筏濟江進薄大理擒段智興遂平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畫河爲界若有得於閉關謝西域之意然而棄險以資敵其爲謀也疏憲宗之乘勢濟師似有戾於勤兵務遠略之訓然能思患而豫防其得策也（議開金沙江）

滇繫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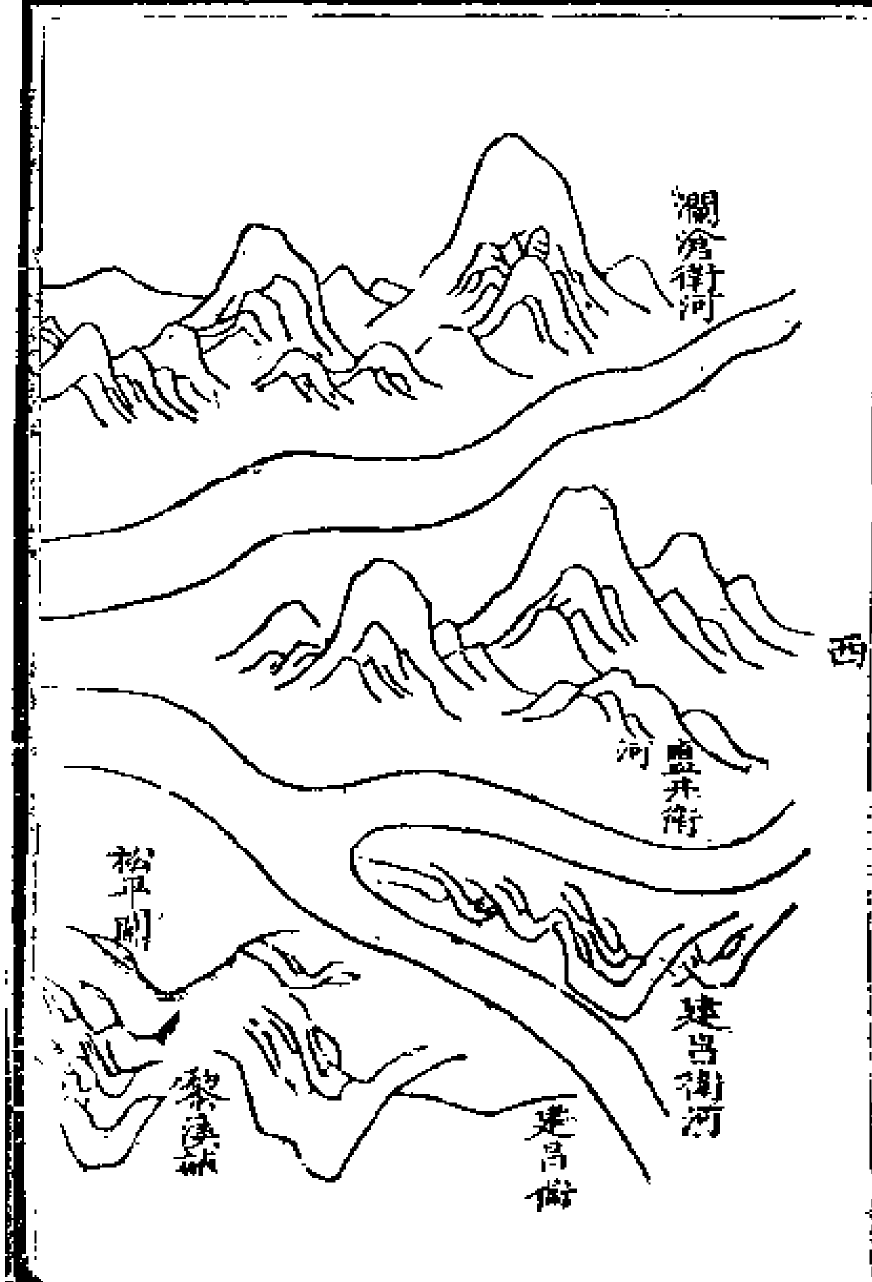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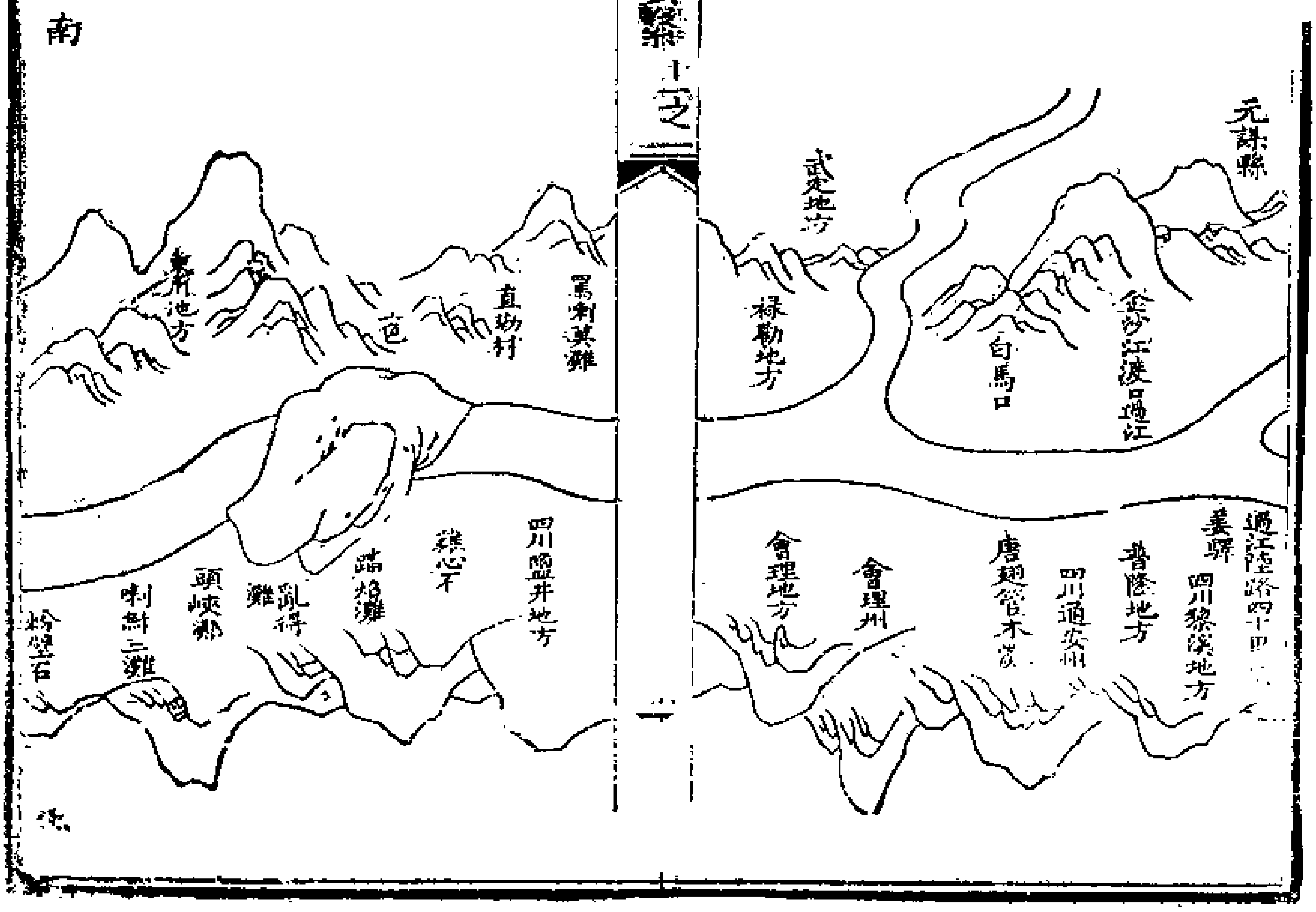
旅途二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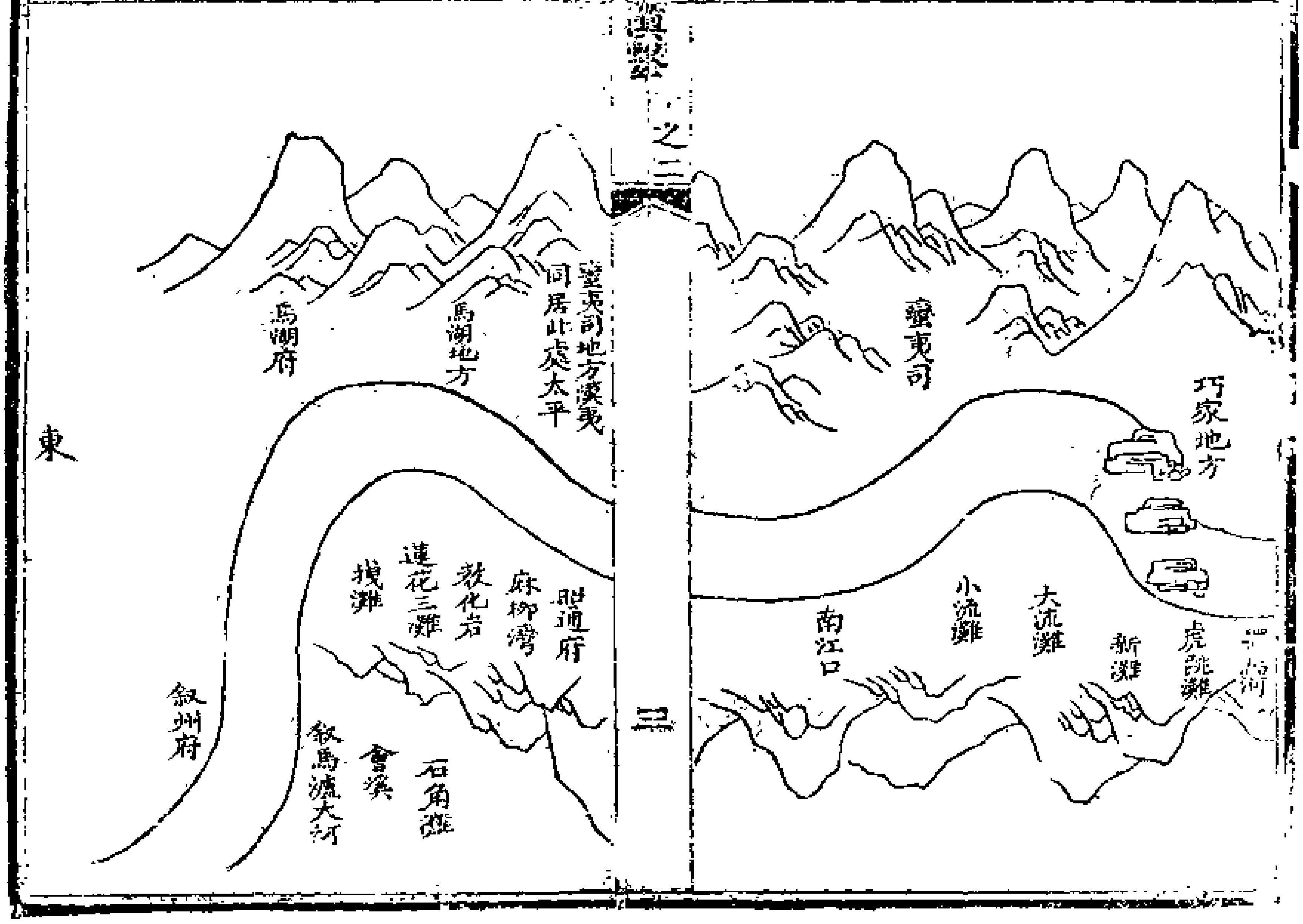
金沙江圖
顧炎武利病全書金沙江考
張機南金沙江源流考
齊召南水道提綱
升菴集辯瀘水
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
毛鳳韶疏通邊方河道議
顧氏辯黑水
徐宏祖溯江紀源
史秉信岡脊辯
王思訓黑水辯
閔洪學請滇路蜀粵並開疏
樊綽雲南界內程途迹
騰越近邊關隘志
入緬路程記

入邊各路記
方輿紀要
附載自撰雲南水道記畧

金沙江圖


瀾滄衛河
西
鹽井衛河
建昌衛河
建昌衛
松坪關
黎溪州


元謀縣
金沙江渡口過江
白馬口
武定地方
祿勸地方
通江陸路四十里
姜驛
四川黎溪地方
普隆地方
四川通安州
唐翅管木岌
會理州
會理地方
罵剌莫灘
直勒村
苴
東川地方
南
四川鹽井地方
雞心石
踏格灘
亂得灘
頭峽灘
喇鮓二灘
粉壁石


巧家地方
蠻夷司
虎跳灘
新灘
大流灘
小流灘
南江口
蠻夷司地方漢夷
同居此處太平
馬湖地方
馬湖府
肥通府
麻柳灣
敘化岩
蓮花三灘
棧灘
石角灘
會溪
叙馬瀘大河
叙州府
東

師範曰地理志無志旅途者包顧二先生始有之錄之上冊凡郵舍之遠近跋涉之險夷可按籍而稽矣此冊首攷水道附以各家之遺文知鑿山起剝原非謬說樊綽雲南記以古較今不大相悖故次之至近邊關隘入緬程途又留心防禦者所不可忽也終以方輿紀要詳于東而西南北則闕焉古

聖王守在四夷然則閉關絕貢或亦制外之一法數覽之者試繹之丁卯小暑前二日

旅途繫　趙州師範荔扉纂輯

水路

全滇金沙江考

江源出吐番共竜州東至巨津寶山三面環麗江至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竜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竜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縣受竜川諸江水又東逕武定元謀縣受苴甯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甸甚武定三泊邵甸螳川後甸松坪祿脿兩竜羅次石門五道

河羅歟大石壩富民只舊普渡河廣翅塘諸水又東經會理州受甯遠越溪雙橋長河瀘沽打冲東河熱池諸水又東經東川濟處部過烏椫山受尋甸牛欄江壁谷川歯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受尼溪大小敘溪諸水又東至敘州府入于江前僉事王惟賢議自雲南海口開至安甯糶米富民只舊你華連古普濩安華法七華于土色江邊納木姑共十三程內土華有疊水自武定金沙江巡檢司至馬喇毋白馬口燦喇則五曲華匍勒則卓剌除脅圭甯折咎甸沙吉撒麻村至土色大河阿納木姑凡十兩處內則卓沙吉有疊水近莊按察司

言自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喇鮓至扁翅塘皆勸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涸則躋岸縴空舟以行又歷直勒村罵喇土色皆會理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積三壘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踏炤亂得頭峽喇鮓至粉壁灘甚險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滿洞皆巧家地虎跳滿崗陡石不可行客舟陰滿二山頹集水行山腹中皆从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為蠻夷司地又歷黃郎木舖黃溪若葉灘至南江口為烏蒙府地始安流自扁翅塘至南江木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栁

灣教化巖為馬湖府地又歷拽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敘州府

按金沙經營滇北合江漢朝宗為南國紀昔在草昧夷落雄睍南土凭恃斯險負固抗衡今車書大同極滇西鄙遠及窮髮轍迹俱遍而其通道要津反棄之以與烏蠻巧色俾滋蟠踞非所以宏一統也攷之紀載漢武先擊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池而偽王倪首華陽國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道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而行人為之謡曰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樀勢與天通今

楯在東川即絳雲弄其山多雪四時不消金沙江出其下金官黑水非指玆江乎元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愛魯帥師擊王連州所過城砦盡下之水陸皆置驛傳今烏蒙有羅佐關其下有羅佐僑爲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間郎所爾勢浸靡莫非平核形勢商利鈍未有不先料此險而能奏荒服彼皆窺者蘖寮虎怒漩洑瀑瀉地之險也晝州啟道崇古子之智可師也陰陽詞說盜弄兵甲人之險也三表五餌懷王傳之略可彷也玆江苟通則滇池之輕舸可挽而之普渡建越之艨艟可汎而下瀘沽通滇蜀筋脉之會積長江衣帶之勢是使諸夷不長纓而繫十五郡可裘領而挈也大哉明高皇帝之言曰關索嶺非正路正路當在西北猷之遠矣

永北張機南金沙江源流考

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番肰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于三江源遥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潞二江之水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酌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遠西極之外而无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謂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爲黑水无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此語无怪也宋初斧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于江河哉黃眞元又云考大金沙江瀾潞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僅潞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于瀾潞瀾潞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肰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若比于揚子滄浪一小溪耳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注云旁多松有琥珀自孟養地來孟養正在金沙江之旁今瀾滄不聞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爲黑水亦不深攷耳[illegible]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埜人境峭壁不可梯緪弱

水不任舟楫土人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似游西方一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又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州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移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爲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定西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兄弟造船飛渡孟養後又與思祿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

金沙江若以別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宦猛莫蠻莫耶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朴怕鮮猛莫猛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夷南甸干崖受盞西茶山古勇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勒猛拱遮鰲官屯大莒蒲山峽小莒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戛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戛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雄師兵追思機發爲緬人所壓殺于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從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

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竜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陰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于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孛古溫板又名溫坂江溫板又名流沙河相傳唐際取經過此遂改名皆金沙江也猛戛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拔山上大寺又有一江源自猛辦洗擺戛宮來入大金沙江又經北郎竜大馬革底馬撒蹺馬入南海其江至蒲甘以下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里除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illegible]廣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操檣楫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流之水清爲一色矣文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金

沙云云金沙江亦名拔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備河至順寧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竜江即水下流海多名船會易于此漸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瀘江楊慎云瀘江今訛爲潞江源出吐蕃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喳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來即可通舟揚言常隨川多士商前往擺古見莽瑞體皆由此江順流而下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車里沙晴浸散與近騰越志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二江皆可

舟可航今人欲據險隘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爲本朝制馭西南緬甸諸夷設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　聖天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勝之牂牁江也

摘錄水道提綱雲南水道

按金沙江源出吐蕃共竜川犁牛不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訛名爲麗又名麗江即古名麗水蓋以其江內產黃金故名金沙江元世祖取大理用革囊爲筏以渡金沙江者即此江也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

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黎溪州寧氏僭封爲四瀆之一亦即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濟慮部夷人繫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遂又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江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沖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司與馬湖江相合下流至敘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北入金沙江鶴慶漾共江東南至竜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漾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竜潭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蜻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金沙江竜蛟江一名苴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江安甯州螳螂川即滇池所洩下流繞洄州治上過昆陽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竜川江西合諸水爲峨嵘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鹽井下流入金沙江考安甯楚雄二水雖小皆可通舟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江又勒夷水普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于東海順流于中國者四川東川府牛欄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梓谷川源出尋甸府白津河西入金沙江越嶲衛大渡河源出吐番下流合馬湖

江四川行都司甯遠河西南合瀘水入金沙江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鹽井衛越溪河東合打沖河入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沖河入金沙江會川衛瀘沽河源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打沖河千戶所打沖河蠻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源出吐番下流入金沙江右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相公嶺會瀘沽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司瀘水源出吐番流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燖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猛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永昌不韋縣寰宇記以爲在嶲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嶲考瀘水源蓋建昌

瀘川驛有孟獲城又有瀘沽州孔明渡瀘由嶲州入邛部源過此名渡瀘為有驗今水出吐番過建昌會川合金沙江夾岸多高巖峻嶺故下渡如經甑釜炎熱鬱蒸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即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曲江婆兮江入盤江澂江府之巴盤江鐵赤河入盤江廣西府之八甸溪入盤江盤江至府境水為大曲靖府之瀟湘江白石江合盤江經交水至彌勒入平伐橫山砦下經廣西鬱江入于海廣南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注溪亦入右江尋甸府阿交合溪

入霑益州界北經廣西田州水行者安可忽之哉至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漾濞江合流入瀾滄江漾濞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番自西而南至于麗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車里大甸七十城門至交阯入海趙州白崖瞼江一名赤水江下流至定邊名禮社江合瀾滄江臨安府西有禮社江入納樓茶甸界為祿豐江徑合蒙自為梨花江注于交趾清水江楚雄府馬龍江源自蒙化境由定邊礳嘉合白崖瞼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源出定邊入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馬澗江合[illegible]浪江入威遠州界永甯府羅易江北過府境勒汲河入四川鹽

井備界順甯府備溪江西洱漾濞二水合流至本府鐵鍚山下合瀾滄江故名元江府禮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崖瞼江合瀾滄江諸水入交趾新化州摩沙勒江即禮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阯者樂甸長官司景東河其源出景東經本甸下入馬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入永甯府白角河入西番界永昌府瀾滄江銀龍江入潞江[illegible]備[illegible]入備溪江潞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入西下潞底[illegible]江經擺古入南海檳榔江出吐番遶南甸南牙經干崖阿昔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一名大車入南甸為小梁河至干崖為安樂河西流為檳榔江龍州江下流

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雲南府安甯河出安甯經富民羅次為沙摩溪至祿豐為大溪至易門為九渡河入元江又星宿河由武定經祿豐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郡西北甸頭花甸瀾南至甸尾過定邊與彌川禮社江相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漈聚二水相交日出水光蕩射可覩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舟行會海各于此漸至南海恩謂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舊止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查里一派可通緬古剌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illegible]皆可舟可航之水經理緬甸皆

誠不可不講求也故附及之

升菴集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瀘水也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耳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西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苴那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琵琶一作甿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太和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番界共竜川犂牛石下名犁水誤犁為麗東經寶山巨津二州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府受青蛉大姚竜蛟諸水又東經武定府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螳螂諸水又東經東川府西入滴瀘部受尋甸牛欄谷壁衛嶍化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嶲諸衛合瀘水受懷遠宣遠越淇雙橋長河瀘沺大洞魚洞羅羅打沖東河熱池諸水又東至馬湖府受沺淇大小汶諸水又東至敘州府受岷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

嘗稱北瀆者也按史漢武帝遣馳義侯開越嶲郡尋遣郭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闓擒孟獲遂平四郡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晉及隋通塞靡常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酋龍極矣屢寇黎雅一破黔雅四盜西川皆由據此險也遂甚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鑒此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遂成鄭趙楊段氏三百餘年之僭元世祖乘革囊及筏渡江進薄大理擒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至國初梁王拒命我明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機廟算悉出之聖裁諭潁川侯等曰關索嶺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

西北蓋謂此也班史謂皆恃其險乍臣乍驕范史謂憑深阻峭行紆岐道宋祁謂喪牛于易患生无備誠確論也況乎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合江漢朝宗于海為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為天下用也歷代乃棄諸夸爨資其桀驁雖建立城戍僅僅自守時或陷沒豈知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脈絡禹貢于每州未必曰浮某水達某水入某水逾某水蓋紀貢道達帝都普天下大勢以水為經紀也孰謂滔滔大川可浮可達反舍而陸乃北至永甯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禹外薄四海各迪有功大一勞久逸暫費永甯執事之議詳矣為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杳

責效識言斯固古今之恆態不能成天下之事者也然英傑見同必有裨之者纘神禹疏鑿之績被四海會同之風自京西兩路之肩拊滇雲百蠻之背昔爲絕海異區今爲掌中腹裏以明大一統无外之治億萬年无疆之休實在于此凡有識者咸日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麻城毛鳳韶疏通邊方河道議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遐僻爲禹迹所不到遂爲土人所據許仰我國家始郡縣其地同于華夏然貢獻之物稍富使之行李往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力已疲

而[illegible]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國勢強盛不行開[illegible]李之情不敢謂无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內開本府有通京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甯羅末富民只舊你華達吉普渡河安華法干土色至大江俱本省地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邊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疊水又有巡西通四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虛仁環州至金沙江巡檢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船至篤剌毋白馬口爍剌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剌除魯丰甯抄杏甸沙吉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檢司應襲巡檢土舍李朝宣稟帖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瀾滄至姚安府武定府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宏治正德中馬湖府安監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高安亦放杉板俱係拖梢五板大船經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司奉文欲取大木甯番越嶲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沖河三江口并德昌千戶所地方或刱筏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砍查審開江船行若問灘水險阻曾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阻等情又審據本府姜驛驛丞梁松亦稱本驛設在金沙江巡檢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衛抵界每見客人來

販木刱成筏役自本司江流而晝夜六日即抵馬湖隨筏下船或一二十隻裝載糧食有養豬畜客人跳筏擲船如履平地離本司下江五六十里有大小虎跳灘俱是金沙江至冬春水落之際可以施工開鑿等情又據本府揭帖內開據經過建昌客人何松執稱建昌衛管下德昌守禦千戶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白水站一程至會川衛管下甸沙關一程至梅易千戶所三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與何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是德昌下河从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敘州令伊畫圖各到道爲照前項河道武定

迤東峽爲捷徑且甚便益但訪得河內間有鑿尖石兩邊崖石生合成橋水从石縫流下未委虛的若迤西金沙江則水面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后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肰皆沙石易鑿此則斷肰可通而无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衷曾議開脩以金沙江巡檢司賍受招集馬湖橫江客人俱到布政司舉行間以陞遷中止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曾委官踏勘以征南中止事功之會人咸惜之合无批行總司會同布按二司從長計議先將東西二道合委能幹文武重職帶同屬官多給官銀督同本處土官土舍俱優其廩給帶領木竹石鐵等

匠厚其口糧衣鞋沿途用銀僱倩熟知地利鄉道人役隨帶小船及沿河採買竹木扎爲簰筏乘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上中間要見舟楫无礙徑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丈幾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令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河有无人烟稀密堪立驛遞鋪分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力夫匠若干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並將用過官銀具由造冊回報然后擬議奏請行委三司堂上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我國家久安長治之計策也

仁甫氏舊志曰梁州黑水今瀾滄江是此江所經狹壑深塹兩山夾流原非禹鑿元張立道使交趾由黑水入三票山瀾滄經其麓今其地蓋有黑水祠乃永昌諸生黃貞元又以黑水歸金沙江謂有兩金沙又非李氏以瀾滄爲黑水以江內外分夷漢又非樊綽以麗水爲黑水非程氏以西洱爲黑水非地理志以南廣爲黑水也（此顧氏語也歸意直以黃論爲確）

江陰徐宏祖溯江紀源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予邑正當大江入海

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予幼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在崑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踰淮涉汴而后睹河流若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及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后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江南西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〇應言十）

[illegible]其吐納江既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自[illegible]而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從多河）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甯夏為河套又南曲為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犂牛石（佛經謂之殑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敘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予按岷江經成都至敘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敘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異乎非也河源屢經尋討故今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為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溪洞間水陸俱莫能溯（在敘州者祇知其水由於馬湖烏蒙而下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而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敘為江源已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轉即此江乃佛經所謂殑伽河也一南流下者即王靖遠征麓川緬人恃以為險者乃佛經所謂信渡河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溷向不悉其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為源與否也）既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為害於中國之始非其濫觴發源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為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番經黎雅與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長於岷而不

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為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瀕大江南岸而下東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並不審城陵磯湖口縣為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蓬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猺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洲頭平遠東源自信豐發於閩之魚梁山浙之仙霞前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illegible]謂[illegible]瀕江乎不第此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詳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俱另有說）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滇池之南由普定慶貴竺都黎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脈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於河也不第此也南龍自五嶺東趨閩之魚梁南散為閩省之鼓山東分為浙之天臺雁宕正脈北轉為小竿嶺（閩浙界）度草平驛（江浙界）峙為浙嶺（徽浙界）黃山（徽甯界）而東抵叢山關（績溪旌平界）東分為天目武陵正脈北渡東壩而峙為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為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於江海鎖

關鑰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古不拔之基以此豈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趨碣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鎖鑰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共遠亦以其龍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鶴慶史秉信岡脊黑水辯

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凡三見滇古梁州域也昔稱黑水者如聚訟或問余曰黑水地志出徼為謬矣水經出張掖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

燉煌瓜州也實未嘗有此水跨越諸山入南海武彝熊氏之說詳矣唐樊綽又指麗水為黑水麗水金沙江也金沙果黑水乎余曰金沙出吐番經麗江鶴慶姚安武定入馬湖會岷江入東海此為黑水所謂入於南海何居或又曰程氏以麗水狹不足界二州西洱河與漢葉楡澤相貫廣可二十里其流正趨南海西洱今大理海也西洱果黑水乎余曰西洱源一發於鶴慶分水嶺一發於浪穹罷谷此為黑水所謂惟雍州者何居或又曰西遠彝方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西北吐番地廣五里產黃金綠玉琥珀水晶其流正趨南海西南惟此水為大張機曾有考然則大金沙為黑水乎余曰洱水之西為瀾滄再西為潞江又再西為大金沙大金沙者長廣三倍於瀾潞遠出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騰越黃貢元言之甚悉第此水去梁荒遠此為黑水所謂華陽者何居所謂至於三危者又何居楡李仁甫黑水辨以瀾滄江為黑水云隴蜀滇三省鼎立隴西南斜長入蜀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滄瀾之間如三足鼎然黑水源正在鼎頭故雍以黑水為西界以山論麗雪山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松去雍不遠計瀾滄之源當在雍之西元張立道使交阯由黑水入三崇山瀾滄經其麓

地有黑水祠仁甫考究不無據又大理志雲龍州有三崇山頂列三峯高萬仞下環瀾滄即古三危樊綽云三危臨峙其上玩禹貢至於二字皆水行而經歷之詞鄒氏指三危為燉煌程氏指為宕昌去水經行之道遠則三崇為三危之說亦或可信如歷山有二崆峒有三豈三危必三苗之敘者也諸說雖盡非之但余鶴居滇上游金沙出左瀾滄居右西洱匯前生斯長斯日遊於斯而不察可怪也考蔡註云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為界然水自雍西北直出梁西南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山岡脊以西之水入黃

南海卽爲黑水此說廣而有據何也鷄之山皆自西北來凡脊以東之水皆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以西之水皆歸南海瀾滄江是也則此中爲岡脊嶠能易之如鶴走榆經山神哨舊名分水箐草間湍出盡亂流耳北流者入樣工會金沙轉東海南流者合浪穹水匯爲西洱歸南海夫咫尺間分東南海之異於岡脊之說誠有脗合者人自不察耳如鶴距劍一脊耳脊西之水如清水江入劍湖由點蒼皆合洱水瀾滄歸南海淸水江脊以東之水或流山谷爲澗或瀦山麓爲潭或入漾江合金沙歸東海由劍而遡之老君山水流之麗則歸金沙入東海流之蘭則入瀾滄歸南海無不然者又自洱西達漾孔道逕從南北指點之趙州禮社江定西嶺赤水江雲南縣溪溝諸水皆合瀾滄歸南海也賓川大河姚安蜻蛉河大姚河合金沙歸東海者也鎭南之南入元江者爲馬龍江北入金沙者沙橋之水發源爲楚雄龍川江廣通之羅䋲河則流黑井入金沙捨資河則出南安達元江迤西至武定之水發源爲捨資河入元江元謀應元溪祿晉渡河又北入金沙矣羅次祿豐安甯易門三泊皆犄角於會城西南羅次之星宿河由祿豐而南出元江安甯之水乃淸池水流北出富民入金沙三泊資利河北注滇池又有丁癸江

南流矣易門之九渡河亦南入元江由此而昆陽晉甯歸化呈貢宜良及澂江府州縣皆環會城而居南居東者昆陽渠濫川晉甯大堡河歸化之交七浦呈貢之洛龍河皆注滇池如澂江新興大溪河江川星雲湖澂江撫仙湖路南興甯溪陽宗明湖大衝河皆南入盤河與滇池了無涉矣至新興西北七十里習峩山頂分晉甯界晉甯之大堡河皆發源於新興江川北碧翠山山半泉湧三派西流入滇池東南入撫仙星雲二湖與鶴分水嶺咫尺分東南海者無以異此間顧非岡脊而何謂大水既分小水亦必從之其間俱有如山神哨疊翠山者第龍有起伏經折若其間[illegible]得之由澂江而北宜良之盤江大城江馬龍水發源爲南寧之瀟湘江平彝之十里河皆入南海者也尋甸水發源爲東川府之牛欄江又水之入東海者也又霑益南爲交河入盤江霑益西東翁江入金沙又有南盤北盤二水分流各千餘里諸水分東南海者皆由源以窮之非遡流漫不知其源者也由是觀之所謂岡脊者西傾積石岷山脊之巔也鶴西嶺以及姚安楚雄武定昆明澂江曲靖尋甸之間脊之縈絡也由此而出黔蜀如地理書所稱南幹龍或發節生枝水之分咸有若是焉者乎故云岡脊之說有脗合者或曰信斯言乎以

西之水皆黑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酈道元謂西洱葉榆積潰所成謂之黑水豈岡脊以西皆榆乎余曰脊以西雖不必皆榆然西南之山干霄翳地隨刊未施時山木積潰成渠何必榆始黑也朱子云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知言哉山海西山經云崑崙之邱西流於大杅軒轅之邱洵水出焉南漾注於黑水所指皆西南是黑水實不入中國也或又曰顧野王輿地志黑水由僰道入江余曰僰道爲蒙地也入南海者曰入江可爲噴飯若夫遼東黑河越東海肅州有黑水無跨河越脊理若水名黑水卽北金沙入東海皆非禹貢之黑

水不足辨矣沿革有時而更江山千古不易山脊水源具在使宋諸賢復生履滇鶴之域而指顧之必不易吾言也大邏諸葛元聲滇史亦舉岡脊一說惜不得於李仁甫草黑水辨張機作大金沙江考時以大至岡脊之說一詰之

昆明王思訓黑水辨

梁雍皆以黑水爲界諸家考證互異酈道元謂其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入於南海樊綽謂其爲麗水程氏謂其爲西洱河蔡傳主之李元陽謂其爲瀾滄江張機謂其爲大金沙江按張掖河出祁連山流至甘州城西與弱水合名曰黑水南至肅州鎭夷堡還合黎山麓北匯於居延海流入沙漠是爲雍州極北境瀕爲梁州極南境中間祁連山綿亙千餘里山南濵水湟水自西而東二水之南爲黃河走東北而二水入之黃河之南有洮河亦走東北入河又南積石山河州二十四關悉崑崙之脊而秦嶺之岡也高大蜒蟺東西且數萬里岡脊以北之水皆曰河以南曰江一行所謂兩戒也黑水出張掖豈能飛越而南卽使洑流亦不能洑數千里復出入海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言黑水雍州西界也其于導雍水也但云弱水不言黑水者何弱水與張掖河兩源也至甘州匯爲一河曰黑水言弱水

卽言黑水弱水旣西黑水旣西也旣西不復南矣其于黑水也復言導者何別梁之黑水非雍之弱水也果梁之黑水源出張掖則經文當統言導弱水至于合黎入於流沙經三危踰于河入于南海矣旣言導弱水復言導黑水是二水也其言餘波者何餘波卽下流也入于流沙非入於南海也然則雍入流沙之黑水非梁入南海之黑水明矣麗水今北金沙江也出吐蕃犂牛石下經麗江府循姚州武定達馬湖入江不入南海西洱河發源罷谷山流經浪穹合蒲陀江至大理府匯爲西洱河卽葉榆水也遶府西南穿石穴出點蒼山後至蒙化界會漾濞江入

於瀾滄江瀾滄源出吐蕃麗石山下入滇境首過蘭州故曰瀾滄由麗江府經永昌蒙化順寧景東元江達車里入於南海梁州境內別無水入南海入南海者惟潞江與瀾滄而潞源旣近不足括梁境元陽崙指瀾滄爲黑水近似惜未辨其源不出于張掖也張機謂瀾滄非黑水以其有南金沙江也謂源出吐蕃近大宛國流至騰越外之鐵壁關廣十有五里名大金沙江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水色莫辨環緬甸太公江頭二城直入南海其見甚卓惜無明徵且亦未免源出張掖之見也愚意瀾滄南金沙二江皆入南海而南金沙源廣流長大于瀾滄數倍其爲黑水無疑昔永明王走緬己亥二月朔渡大金沙江人言卽古黑水是一證也特不可謂源出張掖耳或疑三危山在雍州西境與南金沙江何涉然必謂三危山在雍州西境又與南海何涉自吐蕃距緬崇山不可紀極三危山或逸其名亦未可知今大理雲龍州三崇山壁立萬仞舊志曰古三危山也謂必在雍州西境耶鄭氏曉曰韓苑洛言雍梁二州是兩黑水不相通觀此知源出張掖合弱水爲雍之黑水則知源近大宛流入緬何爲梁之黑水矣不然雍州之平涼甯夏俱有黑水蜀之疊溪亦名黑水滇地有黑水祠皆可應指遷就而聖王畫野分州之大川大絡不復分明豈非禹貢之罪人與

烏程閔洪學請滇路粵黔並開疏

臣戒裝於武林聞黔警隨具通粵一疏齋沐拜發一面兼程馳至湘潭滇役自粵來者言富州廣南之間炎瘴正熾必霜降後可行不得已同新按臣暫駐兼臣前疏恭候廟裁久之不得部覆疑是僻縣鈔傳遲漏之故乃煌煌君命致久宿於草莽臣之寸衷萬萬不敢卽安以九月初自衡永折而之粵經桂平蒼梧遡潯江而上以十月十八日抵南甯而臣之滯於道塗旣八閱月矣自此以進再十日可自養利入龍英土界再四十餘日可脫廣南而出臨安臨安望省城五百里而近臣之受事殆有期也土司一帶不獨攀葛懸崖之艱觸瘴衝嵐之苦與夫裹糗露宿飲食啟處之大不堪已也褻漢官之威儀而損朝命之靈重履虎探穴輕以身試不測之淵中間關係實在國體臣念之凜凜亦旣幾經躊躇而竟出於此直無如封疆之不可棄畏此簡書何耳雖然臣入矣全滇各員以千百數今而後復有遲臣而問途者乎今日之滇如在井底人之脫離慶若更生其視人之也殆甚於從井自黔警以來數聞出滇者矣未見有奉檄而入者也而況行道之奇難加諸部議之未決人覩望次且何憚而

不裹足恐臣等雖入而路終於未通各官終於不來此垂危垂絕之孤滇必非臣一手一足之所克撐終於不可爲也或謂粵之外尚有蜀會川一徑不知蜀之有徑何妨兩存今宇內各省靡不四通八達滇之受病正以靠黔一綫至此爲窮壁耳且臣於粵蜀籌之至熟彼此得失亦略相當自金沙邊建昌計程半月可達誠不若粵土司界中迴數旬之遙遲然蜀止會川一隙而粵田州歸順泗城安隆在在可走蜀之東川方猖逆弄戈而粵諸酋素號恭順即撫臣何士晉此處一田州近語臣已俛首就我素是粵之與蜀各有利害各有難易其交難專倚政其不

容偏廢者矣以蜀言之建昌會川之間營哨棊列特所非通塗或各有實亡夫馬廩糧多所缺略今亡者應議修復缺者應議添加若會川以南數站原無營哨則須從新規畫儀臣履任會蜀委官相度隨宜措置應自非難乃盜賊出沒須於要害設兵置防必我兵力足制賊死命庶以備非常而護行李克稱周行也至粵中所疑不過謂土酋不欲我振其腹心我於其地設官置吏召夫養馬非所安耳今但於所經應泊去處各建公所即募土人看守我往來其間過而不著不異蘧廬而又徒御供億一切自備秋毫於彼無涉彼又何嫌何難而不帖以相從通行之後商賈熙熙攘攘彼更從而利之矣此路在滇界十之七八在粵止二三於滇無關於粵亦可行也惟滇行粵中粵費出額外不容不協濟而數未易酌今議該省驛傳道特撥滇差備用印鈐記分發州邑各一本必真正勘合火牌方准應付登註不得徇情濫應歲終道核而彙其數而滇償之滇輸歸止有此數兩路分行所協濟於粵應不多金也臣與粵撫一一從長面相商確別無窒礙建昌雖臣撫屬兼轄事干創始須蜀爲政代乞皇上俯允臣議勅下兵部行二省各該撫按刻期料理其則爲滇延命俾滇無路而有路庶朝廷無滇而有滇矣抑臣更有請

爲滇去長安萬里雜職小吏除滇缺者例給以火牌脚力蓋恤其遠也至長吏以上則否今粵蜀新闢險遠艱危殆什百於昔矣夫必長僱馬必買喫其費不貲彼寒儒筮仕何從辦此就雞肋之難拋苦資斧之未措徬徨廢然而返繄豈無人情罔可念倘皇上加惠遐陬曲憐遠吏特勅該部於新選滇中郡邑等官量給應付使稍省內地之資糧用充新路之行李是亦爲入滇者勸焉而通路之當併及者也

樊綽蠻書雲南界內程途

苴咩（上音件下彌差切）城從安南府城至蠻王見坐苴咩城水陸五十

二日程只計日無里數從安南上水至峯州兩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甘棠州兩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賁柵四日至賈勇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大中初悉屬安南管係其刺史並委首領句當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暴川洞離心疆內首領旋被蠻賊誘引數處陷在賊中從賈勇步登陸至矣符管一日從矣符管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隻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城一日至晉甯館一日至鄯闡柘東城一日（案拓東舊唐書及通鑑俱作拓東胡三省云言闢拓東境也新唐書作柘从木與此同）從柘東節度城至甯寶館一日安甯館本是漢甯郡城也從安甯城至龍和館一日至沙雎館一日至曲館一日至沙卻館一日至求贈館一日至雲南驛一日至波大驛一日至白崖驛一日至龍尾城一日李宓伐蠻於龍尾城誤陷軍二十萬衆今為萬人冢至陽（案陽新唐書作羊）苴咩城一日

自西川成都府至雲南蠻王府州縣館驛江嶺關塞並里數計二千七百二十里

從府城至雙流縣二江驛四十里至蜀州新津縣三江驛四十里至延貢驛四十里至臨邛驛四十里至順城驛五十里至雅

州百丈驛四十里至名山縣順陽驛四十里至嚴道縣延化驛四十里從延化驛六十里至管長賁關從奉義驛至雅州界榮經縣南道驛七十五里至漢昌六十里（案此句上有脫文）屬雅州地名葛店至皮店三十里至黎州潘倉驛五十里至黎武城六十里至白土驛三十五里（過漢源縣十里）至通望縣木筤驛四十里（去大渡十里）至望星驛四十五里至清溪關五十里至大定城六十里至達士驛五十里（黎嶲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驛六十里至榮水驛八十里至初裹驛三十五里至臺登城平樂驛四十里（古縣今廢）至蘇祁驛四十里（古縣）至嶲州三阜城四十里（州城在三阜山上）至沙也城八十里（故嶲州太和年移在臺登）至俭浪驛八十里至俄淮嶺七十里下此嶺入雲南界已上三千二驛計一千八百八十里（案上文惟三十驛計一千四百九十五里與此數不符）並屬西川管差官人將軍專知驛務

雲南蠻界從嶲州俄淮嶺七十里至菁口驛三十里至芘驛六十里至會川鎮差蠻二人充鎮五十五里至目集館七十里至會川有蠻充刺史稱會川都督從目集驛至河子鎮七十里瀘江乘皮船渡瀘水從河子鎮至末栅館五十里至伽毘館七十里至清渠鋪八十里渡繩橋（雲南行記云渠桑驛）至藏傍館七十四里至陽褒館六十里過大嶺險峻極從陽褒至弄棟城七十里本是

姚州舊屬西川天寶九載為姚州都督張乾書（案乾書作虔陀）附蠻所陷從弄棟城至外彌蕩八十里從外彌蕩至求贈館（案此句下有脫文）至雲南城七十里至波大驛四十里至渠藍趙館四十里至龍尾城三十里從龍尾城至陽苴咩城五十里以上一十九驛計一千五十四里（案十九驛共計一千六十九里與此數亦不符）

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州至雲南謂之北路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門上有隋初刊記處云開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黃榮領始益二州石匠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橋閣通越析州津州蓋史萬歲南征出於此也越析州今西河河東一日程越析州諸長故地也津州未詳其處天寶中鮮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後遂閉絕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使冊命而邛部舊路方有兆吐蕃侵鈔隔關其年七月西川節度韋皋乃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開石門路量行館石門東崖石壁直上萬仞下臨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數百尺惟聞水聲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閣路橫闊一步斜亙三十餘里半壁架空欹危虛險其安梁石孔即隋朝所鑿也閣外至蒙夔嶺七日程直經朱提江下上躋攀傴身側足又有黃蠅飛蛭毒虻短狐沙虱之類石門外第三程至牛頭山山有諸葛古城館臨水名馬安渡上源從阿等路部落遶蒙夔山又東折與朱提江合第五程至生蠻阿部落第七程至蒙夔嶺嶺當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積陰凝閉晝夜不分從此嶺頭南下八九里青松白草川路漸平第九程至魯望即蠻漢兩界舊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廢城及邱墓碑闕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過魯望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髮髻女則散髮見人無禮節拜跪三譯四譯乃與華通大部落則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馬（案此句未詳）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第九程至制長館于是始有門閣廨宇迎候供養之禮皆漢地凡從魯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東

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峽乾元二年置關關外三十里即巂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縣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臺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劍南西川節度使重兵大將鎮焉臺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謂之北谷天寶以前巂州椰強鎮也自入吐蕃更增修嶮因城下有路向曩恭地谷東南一百三十里至羅山城天寶以後吐蕃新築非國家

舊城貞元十年十月西川節度兵馬與雲南軍併力破保塞大定獻俘闕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羅山置兵固守卭南驛路由此遂通臺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縈迴三曲每中間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負阻深險承上莫能攻討（案承上蠻官名見後文）瀘水從曲羅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邊水左右總謂之西蠻卭部東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鄧部落大鬼主夢衝地方闊千里卭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初止五姓在卭部臺登中間皆烏蠻也婦人以黑繒爲衣其長曳地又東欽兩姓在北谷皆白蠻三姓皆屬夢衝內受恩賞於國外私于吐蕃貞元七年節度使韋皋使嶲州刺史蘇隗殺之衝因別立大鬼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姓部落（案此下當有闕文）

騰越近邊關隘

古有散關四古勇合澤猛連馬面是也古勇馬面今爲七隘之二合澤則近在城南三十里路通矣散而猛連在城東六十里皆爲內地知前明之防護較今時爲近也今八關七隘亦已有廢興者焉八關一曰銅壁關設於布嶺在蠻哈山內南甸宣撫司地所以控制蠻哈海黑蠻暮之要隘也一曰萬仞關設於蓋達山在弔橋後猛弄山頂所以控制港得港勒迤西等之要路

也一曰神護關設於蓋西後猛戛山所以控制茶山古勇威緬迤西等路也一曰巨石關設於戶岡息馬山所以控制戶岡迤西要路也此四關明陳用賓設蠻哈守備以守之者也一曰鐵壁關設於等練山所以控制蠻暮之水路也一曰虎距關設於邦杭山所以控制蠻梘遮鞏先腦猛密之要路也一曰天馬關設於邦欠山所以控制猛廣猛曲猛密等處之要路也一曰漢龍關設於工回者也此四關者明陳用賓設隴把守備以守之者也昔八關而今止七關蓋漢龍關已淪入木邦其工回地亦無可考矣乾隆三十五年設各關正副撫夷加邦中山杉木籠山隔尾三卡設有撫夷焉七隘一曰古勇隘隘口在膽札山也其地自緬箐三十里至黃草壩箐口二十里至甸頭正龍寺二十里至田心街三十里至冷馬五里至膽札其地有天造地設一境四面圍山對山名瑯琊山石峯背璧玲瓏出奇洵稱隘口詢之土人此地有路三條通夷境至小茶山一曰路外卽金沙江流入擺江者蠻暮戛鳩地亦可通一曰明光隘由固東汛至明光八十里其地兩旁夾江別有天地前明時有六廠其地田疇迤邐前行約五十里據土弁云已到隘口過此卽爲野人境恐其說尚荒謬也一曰滇灘隘明史宣德五年置滇灘關巡檢

司以茶山長官司請滇灘當茶山瓦高之衝遏寇出沒民不能安通事段勝頗曉道理能安人心乞以勝爲巡檢從之明季茶山副長官司早大宸所部爲野人殺掠無遺奔內地則此關所設之巡檢想亦同時逝亡今之土目起自雍正年間其前建置不可考矣滇灘自固東營八十里至忠孝寺再三十里至關其山崗甚寬各夷寨新田環處已爲樂土一曰止那隘在盞西境其地有江流由古勇蠻且江入止那繞盞西赴千崖之海蟒江路通神護萬仞兩關又通古勇之奔麻山亦一要路也一曰馬面隘舊號馬回關訛回爲面乃前明古關也其地遠通雲龍五

井近接十五喧爲鹽泉出沒之所近以土弁廢弛立栅稽查較爲周密然日久仍復弊生矣一曰大塘隘即鎮塘關也路界明光馬面之間通野夷其地南越大山西南爲古勇山北州城之遠脈即由此而來東突者爲尖山東南突者爲馬鞍山又分支南下爲筲箕山又爲擂鼓山龍光臺其自馬鞍山從龍從南環赤土鋪而入來鳳山蓋鎮塘即蔦塘字相似而誤也班志云舊唐有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今潞江龍川江俱從大塘隘流入中國其即周水類水歟按七隘昔入永昌道由魚村天馬隘江木瓜寨石廠鼓鎮河上屯心甸

至八灣其分水嶺即古全勝關爲隘口之一而今以盞西營之也六隘均有土弁駐守惟盞西未立耳分水嶺在州東北而盞西在州之西介神護萬仞兩關之間云

入緬路程

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爲曩宋十里爲南甸土司故爲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爲龍抱樹又五十里爲杉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爲蠻隴又六十里爲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爲邦中山又一百里爲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沖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黄陵岡五十里至干崖土司八

十里至盞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州由南分左右之里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腊撒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腊撒至鐵壁關八十里由鐵壁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十里至南宮三十里至等扮又十里天馬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至於臨夷之路則有五一自騰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干崖四程至盞達蠻哈山十程由蠻暮至猛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自隴川

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轉達緬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線即古八百媳婦國一　自騰東南道二程至蒲窩二程至芒市轉達鎮康舊謂古臨夷之路皆撫馴所必由惟茶山所往號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難於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時爲野人所驅奔入內地今尙有早上司後裔已爲齊民其地閉塞不通久矣古勇明光濵灘諸隘之設防野夷也至於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猛卯出天馬關陸道多於水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隴又五十里而蔑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

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蠻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不亞七十里而章谷洞三十里而尼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船兩日即抵阿瓦歷彥得上槳謬直埂至阿瓦約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　行不過九百里耳而明將軍征緬由木邦出天生橋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徑叢出深入無繼必至潰敗傳經略由萬仞關四十里歷猛弄蠻理止丹來戞南盞河又三十里出戞鳩渡江十里蠻乃三十里蠻报又三十里麻里而至猛拱百五十里南烏賴三十五里涉河三十里深溝又六十里而至孟養其地至阿瓦甚遠且路徑不熱炎天瘴盛因回師而駐老官屯其路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怕河歷猛允猛聯而至新街趙宏榜所敗績處也南行即爲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我軍逼其東寨而駐故有造船之議謂元人征緬以此取勝也要在熟悉地勢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於操舟舟之頭尾多用西洋大礮施轉如飛趙宏榜新街之敗爲其所擊而潰即是礮也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駐兵江岸時月夜見江中現出象隻象背載數十人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載戰兵古所未聞弁志之以示知兵者備焉然唐時通

天竺亦取道於騰越蓋有兩道焉一自諸葛城南行二百里至樂城入驃國境即今緬國也經萬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經突旻城至驃國千里自驃西度黑山至中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東境恆河南岸羯朱嗢羅國四百里又西至摩羯佗國六百里此則自騰越而南由緬甸城轉西以至東天竺界凡三千五百里至中天竺一千六百里共五千一百里也自諸葛城西去騰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彌城百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

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渡大嶺三百里至東天竺北界箇沒盧國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東北界之奔那伐檀那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此則自騰越而西由麗江進藏地至東天竺國北界二千里又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僅三千二百里覘南道徑一千九百里也然則騰越正與天竺相對中間爲赤髮野人所隔迂道南行千七百里至緬甸然後轉而西至東天竺又西北至檀那計三千八百里迂道西行然後轉南亦至檀那計三千二百里若使驅逐赤髮野人開通直路自騰越達天竺不過千八九百里昔漢武欲通西南夷拓梁州之境徑接大夏豈不偉哉

入邊各路

自永昌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牀山乃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能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卽怒江沿江數十里上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澗又上三十里至山頂夷人立柵爲砦過砦又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从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自白崖過景東从木邦何至灣甸渡河入孟定約十日程到麓川又一路自怒江上流棠來渡至景線沿河下至

千數處皆入境也

方輿紀要

雲南與貴州四川接壤今行旅所經有東西兩路而皆以曲靖爲孔道從辰沅經貴州出威淸平壩普定安南越普安州入雲南界適平夷而達曲靖者此東路也從巴夔經瀘州出永甯赤水畢節過照通踰七星關入雲南界適霑益而達曲靖者此西路也志云雲南之門戶有四曰古路曰西路曰東路曰間路自邛雅建昌會川涉金沙江入姚安白厓者古路也秦常頞略五尺道至嶲諸葛武侯始大闢之謂之西道亦曰石門道唐書韋皋傳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所開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今四川敘州府）道遂閉至是蠻經北谷近吐蕃皋復治之由黎州出邛部置靑溪關遣幕府崔佐時從此通南詔又蜀王建時由此擊雲南俘斬數萬自宋以后此道又閉元季始置郵傳于此東路則肇自莊蹻而置驛則自明初始若由重慶綦江七驛至遵義又六驛至貴州所謂蹻道也諸葛武侯遣李恢關索分道南征又馬忠撫定牂柯皆由此此四路者主黔蜀而言也若從廣南而入雲南有二道皆會于宜良（萬歷三十二年曾潮縣丞李仲登請開廣西路以便貴南其略曰雲南富州與廣西賓州接界僅隔一日欲開水路則從宜良路南彌勒維摩至下江從舟過富州計十程不過六日[illegible]）

（有石城驛同部驛維摩驛河母驛今皆荒廢欲開陸路則從宜良師宗塊卜古彰附達計程八日至泗城州過田州約二十日中間平川坦道傍三岔江入京師不過七十四站水陸通計較近二十餘站惟普鮓鶩堡馬科古彰夜得板竿河澤等村設驛四站土壤饒沃道路易通後不果）從安南入雲南亦有二道皆會于蒙自（永樂中平安南分軍出雲南蒙自是也羅氏曰蒙自縣經蓮花灘入交州石隴關循姚江右岸者此大道也自蒙自縣河陽隘入交州循姚江左岸者皆山險崎嶇此間道也）其餘蹊徑岐途不可更僕數矣楊氏曰昔諸葛武侯入南中分軍一出牂柯（今四川遵義府西南皆牂柯道）一向益州（今南甯之南皆古益州郡也）而躬率步騎渡瀘入越嶲（今四川建昌行都司入姚州境是也隋史萬歲平南甯自越嶲馬湖青蛉弄棟而入即此道矣）自是有事南中者未嘗不師武侯之成法也唐天寶九年鮮于仲通伐南詔統大軍出南溪路（今四川敘州府）分道越嶲軍出會同路（建昌行都司）安南軍出步頭路（步頭今臨安府）十三年李宓伐雲南亦分二道宓自蜀入（宓時為劍南留後侍御史）廣南節度使何履光督軍自海道入（又貞元五年異牟尋謀歸分遣信使由西川黔中安南三路俱達于成都安南路即所謂海道也）宋寶祐初蒙古攻大理次忒列（在吐番境內）分軍一從西道入（曰晏當路在今麗江府徼外）一從東道入（路由白蠻即今姚安或以為曲靖路悞也）太弟將勁騎從中道入（自越嶲渡金沙江至北勝州此中道也）元至順初道徵里帖木兒擊雲南叛者（時雲南諸夷禿堅等為變）亦分軍一自四川進一由八番進（今貴州也）又至正二十四年明玉珍攻雲南分兵三路一由界首入（在敘州南）一由建昌入一由八番入洪武十四年傅友德等帥師討雲南分

軍出西川永甯趨烏撒而大兵自辰沅出貴州向曲靖即本朝定雲南平吳逆亦二道並進此從來攻取之大勢也

南接交趾

自廣南廣西臨安元江以至車里老撾二宣慰司之南皆安南國地

西撫諸甸

自永昌以西皆蠻甸環立為邊徼外藩

北距吐番

麗江永北皆與吐番接界今西番諸夷是也明初既平雲南裂吐番二十三支分屬沿邊郡邑轄以土官于是控制在我侵叛絕少蓋得制番之上策矣

師範曰明正統間靖遠伯王驥南征會議開金沙江未果嘉靖初巡撫黃衷仍蹈此議工役垂興為土官鳳朝明所梗會黃衷去事遂寢後巡撫汪文盛委官查看朝明妻瞿氏阻之亦不行巡按毛鳳韶知其事銳意開導而人多附和其說謂迤東道自雲南海口至安甯羅次富民只舊你革達吉昔渡河安革法干土色江邊阿納木姑十三程惟土色有疊水迤西道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盧仁環洲至金沙江巡檢司

凡五程水路下船至罵刺毋白馬口燦刺則五曲革甫勒則卓刺除魯圭當鈔蓉何沙吉撒麻村土色大阿納木姑十四程則卓沙吉有疊水者武定府丞某也謂金沙江上自麗江永北姚安武定下至東川烏蒙芒部宏治正德間馬湖安監生於上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稍大船建昌行都司奉欽取大木會番越嶲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沖河三江口並德昌千戶所或劄簰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斫開江船行會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阻者金沙巡檢李朝宣也謂自巡檢司西過江五十里界會川衛每見客人販木劄木簰筏江流六晝夜卽抵馬湖隨簰下船或一二千載糧食養豬畜跳簰挪船如履平地江下五十六里有大小虎跳灘冬夏水落可施開鑿者姜驛丞梁彬也謂自德昌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白水一程至會川衛何沙關一程至梅易所三程至和曲州金沙江馬湖建昌客採大小板枋俱自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敘州因畫圖以進者建昌木客何松也鳳部暎得諸人之從遡以爲迤東極徑便但聞江內有鑾尖石兩邊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未委虛的若迤西水面洪潤

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一二灘次舀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無疑因請行總司會布都二司詳議開通不獨利於一時一方實國家久安長治至計會地方多事議竟不行然所論迤東迤西道分難易其說亦疏繆蓋迤西江行亦經險灘洞天生橋未有他道可以軼出也隆慶初鳳酋誅滅巡撫陳用賓復爲題請而議者多甲乙之詞大抵謂江道一通則商賈競舟惲陸算緡之利告竭於程番之八府而九驛之途鞠爲茂草矣至天啓中安酋倡亂貴陽道阻頗議開之按察使莊祖誥謂自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蘇勒之晉隆紅巖石刺鮓至廣翅塘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涸則躋岸纜空舟以行歷會理川之直勒村罵刺土色下有雞心石如堆三壘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東川之踏照亂得頭峽刺鮓至粉壁灘甚險又歷巧家之驛馬河新灘至虎跳險溝洞虎跳滿瀉陡石不可容舟險溝二山頹集水行山腹從陸路過灘易舟而下歷鐙夷司之大小流灘烏蒙之黃郎鋪貴溪寨業灘至南江口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水商行可十日乃經馬湖之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教化巖又歷溲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直抵敘州

城下說甚明晰然此時明運將終救敗不暇所議竟托空言康熙間楚雄守馮甦亦綜此議迨乾隆五年憲府決計開之祿勸而上萬難施工即東川境內自蜈蚣嶺飛雲渡藤橋鑑田壩小溜筒五灘阻絕乃越東川於昭通界內開闢阨塞費金不貲復阻於巽石象鼻柯郎虎口諸灘之險旋復棄去乃從永善之黃草坪施功自是順流達敘府然中經鍋圈洞旋圖似鍋瀑流千尺泝舟者必挽縴而上嘗思益州記云瀘江自朱提至僰道有黑水羊官三津之阻行者苦之乃謠曰楢溪頳木盤蛇七曲盤羊烏龍氣與天通烏龍即今之蒙雪山則三津七曲諸名即今諸灘險耳茲特繪圖于前並集諸說于後使從事者知所據焉按昆明孫髯曾作金沙江行上慶張兩制府　乾隆天子神禹王卑躬菲食垂衣裳川澤溝洫無壅塞金沙首議開南荒誰其議者西林相偉略奇才天下望乘槎有客到銀河解纜何難穿翠嶂　帝曰輔臣慎為之務使江流永無恙上公（世襲一等承恩公慶復）銜　命出三台大開府諮鑿材韓侯（昭通游戎杰）鼓舟飯而往三月果于兩川回按圖索形如指掌高者過山低過領西出犂牛東馬湖孫觀瞿塘見漢廣碧烟夾岸樹連蒼赤日掀波金洗滾虎豹磨牙何容

過黿鼉吹浪窺人往天險常湮草莽間月明空抱揚舲想安督搆鬱演道絕曾少偏師扼其吭當時苟從參議議豈使長蛇吞巨象　國家車書大一統王道平平路蕩蕩形勢從來須援引治水尤先於則壤那有土酋復梗化况是梁山敢嵎疆誓將金鎖鎖支祁不用丹書驅魍魎上公奏帝帝曰俞勅宋陳韓諸臣俱効力（江工千人）徧集篙師供指畫不惜　國帑勤諏諮廣甯少保（張制府允隨）董厥事輪蹄雜遝江之隅開江定議庚申始盤古操鑱渾沌破八十三灘灘水清億千萬年老蛟徙苟求其效功易奏行所無事乎如砥萬事有成必有創庸人往往惑於是豈少旁撓中怯者惟在精思獨斷耳山川開闢各有時鬼神呵護焉能私滇銅蜀米互交易我　皇神聖天為之是庚申之役已經報竣或謂為雷雨所壞勤事者僨戾踣帑夫陸以行車水以行舟自然之道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果衆志成城自百靈効順天且與斯此而不使為民利乎嘉慶丙寅鎖印後三日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雜載一冊全

㖌嵝碑　金馬碧雞文　布燮詩　廣度銘　賓川賊
大士章　董濇龍　澗尙江　温泉鸂鶒　石坪雲
琴經　普薩鬘　歷日表　炎徼紀聞　王恕再來　大
寺山碑　楊張交　虎負屍　王左梨　無渡雲　哀牢
碑　浚泉亭　讌神讁　高氏女　馬判　楊向春占字
猛廷瑞　阿羅陁國表　阿羅罽國表　阿羅跋摩表

羅卜　方言　街子　十二市　戊日祭祖　風俗　滇貝
玀夷字　劉清卿　俞保　山壓谷　猛告　糧運難
麓川叛　囘囘教　龍潭　寶井石　瘴　弓衣詩
邊地草　火把節　魯梅　女薇面　蠱　西海　得沖
氣　梁州貢　瓢笙　白蟒飛　九字詩　黃氏詞　鄧
巡按　徐楚　賀朝用　陸綸　陳公信　陳敬亭　下
臨海　馬雲龍　孫世芳　元夕詩　迎佛會　觀音市
賽龍神　飲食同　厚瓦　滇中氣候　大理　臨安
鶴慶　永騰　黃金蛇　嗽金鳥　天婿　九樓山

登石嶺　山裂　尚京官　梁王墓　傅巡按　雞足僧
楊都師　無言和尚　青龍分水　角端語　蛟化人
僧吉春　錢能死　吉中官　范孝子　金蝦蟆　王
用之　趙縣尹　趙先生　郭主簿　何兵備　阿定鄉
晁通判　吳弋賜　張神童　雷震猾書　感雨亭
聶分巡　黃姚安　劉謹　費長卿　懷遠侯　杜光庭
李善　脫脫死　僉事論　曹石谷　楊應鶚　曹太
狂　張登雲　學師爲城隍神　虞臓叱虎　毛尚達死
難　虞虞山書法　歸化寺山茶　禹山譚　避風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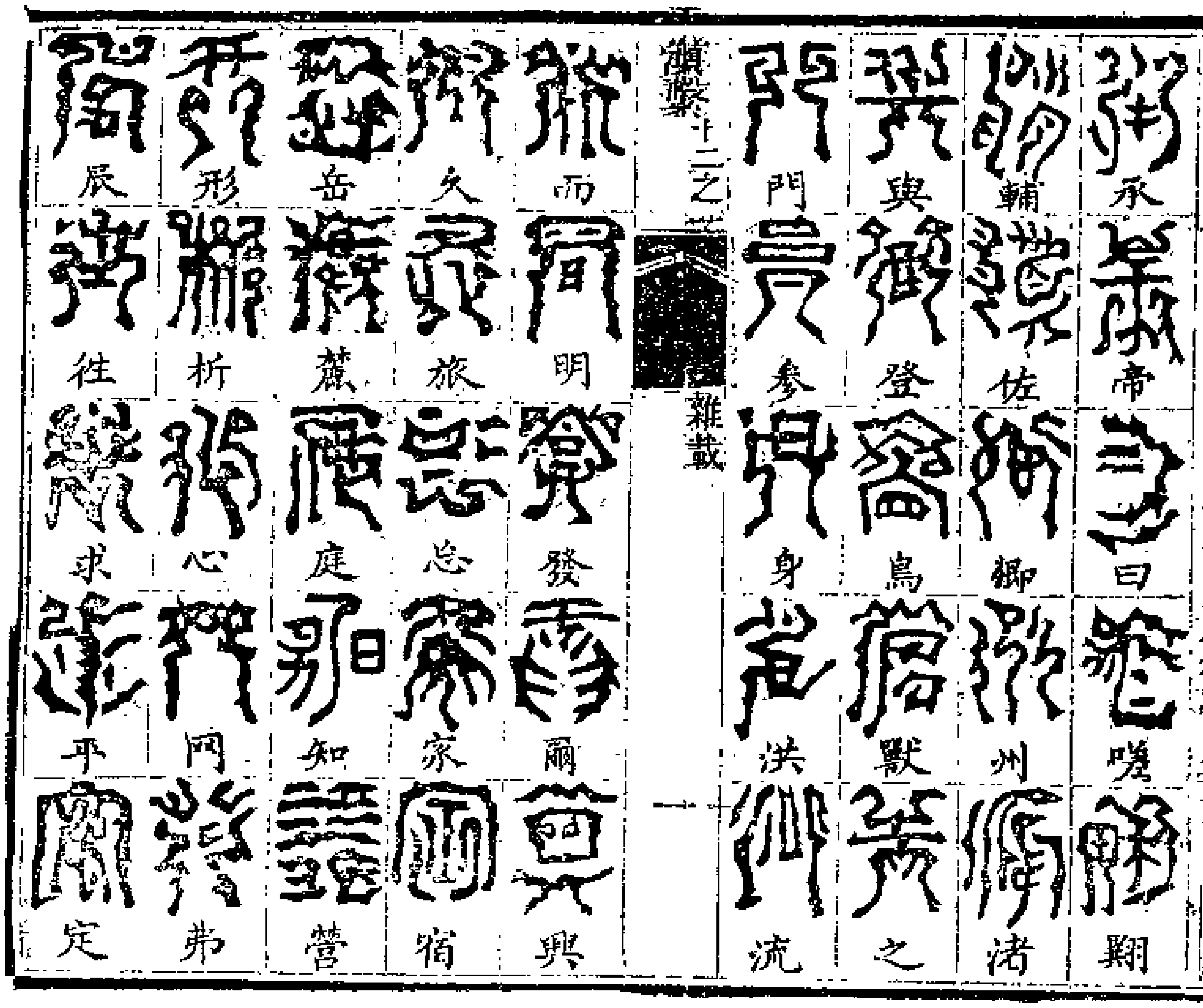
詩泣鬼神　龍淙洞　花紅洞　壽胚胎洞　清水洞
漁澄洞　安公冶　彩雲　起旱蛟　方主事　彭萬峯
石丹崖詩　錢學使　唐藥洲　高餘千　黃月軒
蘇硯北絕句　蘇柏軒　龔簪巖　彭竹林　楊渠亭
袁葦塘　王聖峯　許丹山　陳穎村父子　金先生詩
識　老廣文詩畫　楊芝翁　洪稼巖　趙所園　沙雪
湖　嚴解元　汪督學　文望山　張溟洲　方大朱四
李葦齋　趙覺菴　王雪廬　王宋二老　李通經
倪東平　楊松舫　段進士　陸孝廉　[illegible]南　怒江

非潞江　西域傳　幼名冠字　唐侍御　武將能詩
用蠱　山歌九章　張退菴畫　滇祀典　李么大　白
崖鉄猫　白石江　房師轉生　辛丑闈中詩　逆賊亦
能詩　鄉先輩　李中丞　滇婦女　李恭人　黑水
段蒙脊　九鼎山　水目山　竹埽寺　石寶山　獅山
　弔黃谷　郝太極　施德裕　郭定襄　鬘華山殺賊
歌　再度大金沙江　補山相國　緬甸役　竹園詩
巖商兩耆宿　屠笏崖　吳少參　女土官　李侍講
鄂尹兩相國　阿文成公　博觀察　王趙聯句　副將
軍　蕭曙堂詩　劉武進　滇中掌故　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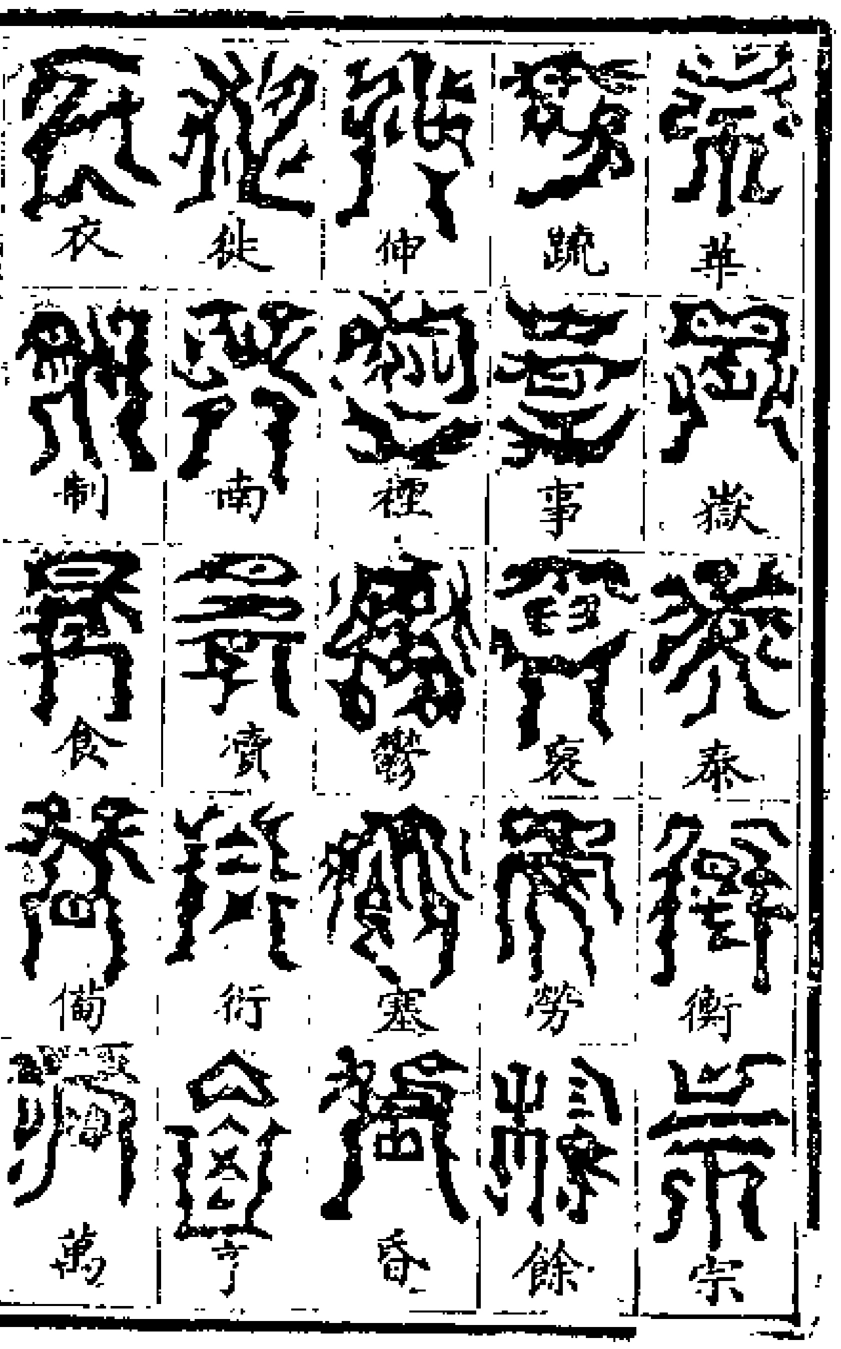
滇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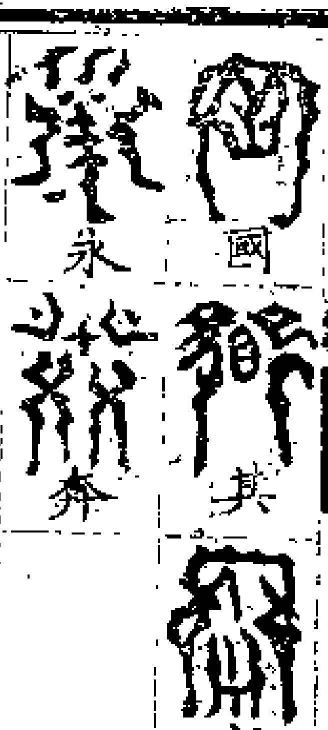
雜載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承帝曰嗟翊
輔佐卿州渚
與登鳥獸之
門參身洪流
而明發爾興
久旅忘家宿
岳麓庭知營
形析心罔弗
辰往求平定





真州程荃編臨

此岣嶁碑也俗名禹王碑乃明謫史楊公（愼）所釋岣山子謂其僞得是刻考文釋義晝夜揅晝不解者四字夢黃衣魚首人告之曰南瀆衍亨于是豁然起而錄之較他本極爲穩順遂立石安聖寺之南作禹碑歌且序其前曰禹碑在衡山絕頂韓文公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摸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虎螭事嚴跡閟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詳詩以始終公蓋至其地未見其碑所謂青字赤石之形摸科斗鸞鳳之點畫遂道士口語耳若見之發揮稱贊豈在石鼓之下治宋朱張同遊南岳訪求不獲後晦翁著韓文考異遂謂衡山實無此碑反以韓詩爲傳聞之誤云再考六一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古刻臚列無遺獨不見所謂禹碑則自昔好古名流得見是刻者亦罕矣碧泉張子得墨本於楚持以貺予予撫卷而歎曰嗟乎韓公所謂事嚴

跡閟者信夫不然安得三千餘年而完整無泐如此哉何昔之晦何今之顯晦者或窮之顯者或啟之天壽珍物神飫吾儕不必以生世太晚爲恨也已作禹碑歌以紀之神禹碑在岣嶁尖觀碑之峯麥朱炎龍畫傍分結構古蝌書匾刻戈鋒銛蔦人千丈不可上仙扃靈鑰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峯木籐夭柱夜瞰星辰下雲空朝見陽輝遲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及夾漈集古金石窮該兼臚列箴銘暨款識橫陳鼎彝和盉胡爲

至寶反棄置招摭磨蟻捐烏蟾又聞朱張遊岳於祭雲六字彩佩禱搜奇索祕跡欲徧春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覲一字膏馥窮志拓非剔蝸螟阻登陟定是藤蔦籠窺覓好古予生嗟太晚拜嘉君貺情深忺老眼增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施鉗七十七字筆螭虎二十餘歲叢蛇蚓撐拄乾坤漏息壤蕩析蒸庶依岑樓帝嗟懷襄咨文命卿佐鋒洞分憂悅洲弃洛混沒營猾鳥迹獸蹄交門詹竭來南雲又北夢值髓西被仍東漸黃熊三尺變鯀服白狐九尾歌龐斜後乘包湖受玉籙前列溫洛呈瑞龜永奔竄舞邢辟膕平成天地猶垂謙華嶽泰衡祇鎮定鬱塞昏徘逃閃險文章絢爛懸日月風雷阿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牛已泐秦篆楚詛全皆滅此碑雖存豈易得岸有嵐霧峰巑巖苔音負絕壯漿龍影颸琵森橋栩湘娥遺佩冷斑竹山鬼結旗零翠敲造物精英忌洩露祇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鑴崖壁要使好事傳緗縑若昔重訂琳瑯譜裝帖新辯瓊瑤鐵磨煤輕盼蟬翅栩煩君再寄西飛鴻予于乾隆辛亥春客太和教諭亦題七古章云新都太史湖海姿詩書萬卷無不窮老向南中作成客討殘補缺窮毫素頭泉翁忽出祕本（安寧張沖武）峋嶁岳揚淵所

遺鸞飄鳳泊今始復七十七字何雄奇公以意[illegible]翁四字未獲心游移黃衣魚首夜入夢南瀆衍亭曰勿疑是物隱顯信有數重之不啻尊兼彝點蒼伐石詔匠氏雕鏤冰雪精磨治穹碑卓立伴一塔寶氣下照葉榆池宛然旁分並扁刻（崔融云龍形旁分蝶書扁刻）厥文蝌蚪形蛟螭我聞在昔憂洚洞千乘四載凜帝咨元圭用錫榦父蠱導江鑿河鎖支祈八年千外績乃底更千百世歌雍熙此書此銘天地飽郎藏荒僻終難私韓（昌黎云千搜萬索何處有）劉（夢得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朱張（晦翁與南軒尋之不得遂著韓文考異謂爲傳聞之誤）既王郭（弇州謂似汲冢周書語郭允伯遂因之以爲僞作）言眞言僞如分歧拘儒往往事耳食以管窺豹飾附脂鴻章巨製輕置喙嶧山轉聽丞相斯似茲體勢洩造化奚必侈談軒與羲手闢重昏揭星月玉書金簡空淋漓挑燈細核集古錄誰其繼者歧陽詩碧泉名蓁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四川巡撫屢著殺賊功禮于嘉靖甲午由自居麓山中碧泉時備兵楚南得以摹印今安寧亦有鐫本錢南園云衡山皆紅砂石且風高凡碑刻兩暘寒暑無不剝泐滇中如陸涼州爨府君碑昆陽州王仁求碑太和縣南詔德化碑玉腕師證道碑黃華老人詩碑經千百年猶自完整眞屬可寶也

漢持節使王褒讙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神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漢宣帝用方士言遣諫議大夫王褒往益州求金馬碧雞至蜀道阻乃爲文望祀之楊升菴鐫置太華山南崖且題曰爰糾漢字用彪漢詞滇之文獻尙考于斯歲久無有蹤循彷同禹碑縮臨于此想亦好古者所樂覩也

南蠻所都之地號曰長和國呼宰相爲布燮王嵩後主乾德中南蠻選布燮段義宗判官贊衛姚岑等爲使入蜀義宗不欲朝拜遂禿削爲僧號曰大長和國左街崇聖寺賜紫沙門銀鉢既而居蜀羣臣議奏僧有胡法宜令禮拜義宗于是失節焉至于談論敷奏道理一歌一詠捷應如流有題大慈寺芍藥云浮花不與衆花同爲感高僧護法功繁影夜鋪方丈月異香朝散講筵風尋眞自得心源靜觀色非貪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養天教生在釋門中又題三學院經樓云疊嶺鷄園不可儔攀陪龍象喜登遊玉排複道珊瑚殿金錯危欄翡翠樓尙欲皈依求四諦敢辭旋繞滿三周羲和鞭撻金烏疾俗網无由肯駐留又題曰當今積善競修崇七寶莊嚴作梵宮佛日明時齊舜日皇風淸處接慈風一乘妙理應難測萬劫良緣豈易窮其恨塵凡非法侶棹鞭歸去夕陽中又題判官贊衛有聽歌妓洞雲謌略云稽叔夜鼓琴飲酒無閑暇若使當時聞此歌拋擲廣陵渾不謝劉伯倫劉伯倫虛生浪死過靑春一飲一碩獨自醉无人爲爾下梁塵又思鄉云瀘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埽門外柳誰攀坐久消銀燭愁多減玉顏懸心秋夜月萬里照關山似此製作皆[illegible]

手寸所上章表頗生輕易而國師常瑩嶺廣光業等酬酢偈句皆失機宜遂不令還遇鴆而卒

僧廣度原名曾偉中雲南嘉靖甲子鄉試知楚之瀘溪縣致仕歸精研禪理號卓然子一日忽有悟祝髮棄家住香林水月兩寺萬歷庚子杖錫禮峩眉普陀諸勝至杭之雲棲寺依沈蓮池受度今名過瀘溪邑人以舊令故攀留供養忽感微疾預知逝期翛然而化黔撫郭子章贊其像曰僧而帝創業之明至帝而倡建文之寄寓僧而侯虎邱之廣孝令而僧滇池之廣度蓋自古王侯皆然而何分于玉輅綵布公起儒紳出長民庶已趨寂教忽焉頓悟普陀加鞭雲棲解屨遨遊五老至止三顧雞足卓錫大酉軒翥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瀘溪而仕瀘溪而任將華藏海會之赴而何心于金馬碧雞之駐將諸上善人之與聚而奚羨夫震旦五濁之屬嗟嗟廣度從今大寂禪留水月萬年旦暮

明正德間賓川州北力角三營遇賊村人皆避惟卜御連環一人持棒與賊鬬良久人謂其必死頃之賊奔退後村人追得一賊問之賊曰彼時見關聖綠袍赤馬揮刀下來是以逃也

明成化間太和縣趙弼以進士為邯鄲知縣老母在堂家信久隔值生日思母心切忽風飄一黃紙落案前取視之乃其母以是日禱于大士之章也

明嘉靖二十六年夏不雨趙州知州潘嗣冕憂甚或曰湯遺村董秘密僧潭中有龍能興雲雨公潔誠往取之將至龍見于道左形圓類工魚長不滿尺吻左右有金線一道直至尾尾似鱖而末兩分腹下四足有爪如龍惟三鱗碧色光瀅不畏人視之入甑中行近州大雨如注三日乃止放之野雷雨而去

普渡河金沙江巖險水汹不可舟梳以藤絙縛於兩岸樹上絙上架一木筒渡者以繩縛身繫於筒上兩手推筒緣藤溜而過所謂渡索尋橦是也俗名溜筒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滇中甯州白崖曲江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江川羅次曲靖所在皆有不止數十處而安甯為最凡溫湯皆有硫磺氣而安甯則無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迺知其下有丹砂故泉甲於他處明楊慎稱為天下第一湯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湯銘曰白礬上徹丹砂下沈華清駐老飛流瑩心

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煖流耳

後漢興平元年蠻夷獻鸚鵡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鸚鵡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米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國令歸本土

三國漢建興三年孔明南征何町北望雲凝如蓋恐有蠻兵潛伏密訪其境就雲之圍聚處掘土尺餘遍地皆石其形如盤孔明占云石爲雲根雲爲文彩千餘年後必有規方是域而文明儀中州者元至正十年建州爲石坪令羅撒總鎮明太祖易坪爲屏

三國漢諸葛亮南征嘗撫琴滇人有願學者乃著琴經一卷述琴之始及七絃十二徽之音意

唐詞有菩薩蠻不知其義一說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號菩薩蠻因以製曲 佛戒諦云香油塗身華鬘被首今曲名鬘作蠻非也

王伯厚詞學指南載宋重和戊戌以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主謝賜歷日爲表題試士觀此則重宣之際宋人未嘗無意於雲南特力不及爾指南載詞學題名戊戌中式者爲宣和

道宇文彬張守三人

明田汝成炎徼紀聞敘猛密猛養事與他書異附論曰猛密猛養之亂譬如蔓草樹以中官灌以閫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賢亦云麓川初叛不委沐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思任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甚矣振之罪惡通天若王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恕言亦與文達略同溢美文過爲家狀所蒙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猶也其敘諸夷附論曰堪輿氏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皇賢聖遞作撫按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而臣服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之政曾未目覩猶如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於朝鮮即爲嘉域而淮徐之區猶爲外地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斷髮文身之習秦開百粵而漢武帝以閩越叛亂徙其民於江淮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元始拓土然其[illegible]際

之而已我朝刻於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漸拂首西北而終西南焉知滇爽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刻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王恕再來天有眼錢能不去地無皮明成化閒能以太監鎮守淫虐民不堪命王恕至能虐燄少挫深不便之乃以金寶廣賂權要遂召恕還故民謠如此

南園錄稱永昌城西北五里俗名大寺山寺廢無孑遺矣明宏治閒掘得石碑甚宏麗因碑陰載常住財貨之夥權鎮守

者生事輒碎之近復得一小碑文雖不足觀而可證永昌之為郡在元已盛與金齒迴絕又可見當時財貨殷阜非今日所及也

楊愼戍永昌遍遊諸郡所至攜倡伶以隨縉紳欲求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白綾作裓遣諸妓服之酒後乞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裙袖酋重價購歸楊後知之更以為快又愼在滇中有懷歸詩星橋南望沈犀海雪嶺西連抱珥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洲春雨寒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聽爽童歌後聯歸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識者撫臣王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鐵縮鎖來愼不得已至滇則昺已罷敗然愼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先永昌張志純為太常卿時與新都楊廷和交善一日廷和偕弟廷儀暨二三僚友集志純宅分韻賦石榴詩客有得張字者難之志純子含方七歲在側曰何不用張騫故事坐客皆驚明日廷和亦攜子愼來愼年與含相若互相辯論各不能屈遂訂為終身交後含舉鄉薦不仕愼亦謫戍永昌復與含詩文倡和以垂老焉

流寇孫可望使賀九儀沈嚴起恆於江有虎入江負其屍於

岸以爪空土埋之有見之者告其家人比至虎猶守其墳旁見人始徐徐搖尾去

南詔時有僧王左梨者以功行稱點蒼玉局峯月望夜每聞天樂南詔詔左梨曰安得致此曰臣能取之至日隙候其地天樂果至雞鳴時但見雲鶴翔空而下有玉琵琶龍吟箏竹笛方響之器世人不得其音藏之於廟

昔有人素貧困遇蒼山神授以異術忽生肉翅能飛一日至南詔宮攝其女入玉局峯為夫婦凡飲食皆能致之後國女安否女云大寒耳其人聞河東高僧有七寶袈裟往取而還

僧覺以法力制之遂溺水中女望不至憂鬱以死其精氣化爲雲倏起倏落若探望之狀此雲一出洱河中即有雲應之颶風旋起舟遇即覆人戒停泊俗又呼爲無渡雲

明正德間永昌人於哀牢山掘地得古碑段中庸撰文略曰夫人諱福則伽宗胄裔之嫡女也事君子也樂其道而不淫逮下妾也用其能而不妬又曰月出雞鳴照哀牢之右縣鴻飛滇渚下潯陽之長江餘文俱零落不可識

浚泉亭在獅山之巔明御史劉維所建也亭成欲作賦一篇以表之夜夢衣百綴者來恍惚似婦人告維曰公欲爲賦於

此甚善但此處吾用力甚多公寫賦後幸爲寫金剛經一卷維覺薰沐爲經楷書古健寺僧奉爲異寶

明太祖方有膺讖尙未發僞童郎謠於道窮究之云有老人泄其事於童子蓋役湖土地也上怒謫雲南憑於昆明進耳山寺中人往祈夢奇驗不可殫述比於閩之九鯉

白崖高氏女年十三尙不能言其兄從軍東川三月不歸此女一日忽語嫂曰兄餓食我往餉之家喜其開口戲應之曰汝將裹飯去谷女果行家人笑囑其後至盤陀石下入水洞而去覓之不得衆方驚怪未已谷女忽至謂家人曰兄一旅之衆皆已飽矣且言軍中地形事勢其嫂不信謂東川距此二千餘里安得即至不知其有神力也乃以衣授之曰汝送與兄取其垢衣來自是送餉日以爲常谷女常牧一白豬一日謂家人曰軍回矣遂騎白豬化爲象騰空而去

元馮夢弼爲雲南宣慰司令史嘗因公差抵一站日暮站吏止行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不從夜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鳥剌赤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物亦閉目搖手不敢言馮乃下馬視之其物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何以得過問

馬判何物曰螞蝗精也後夢弼官至禮部尙書方言官人曰麻線站役之牧馬者曰烏剌赤

楊向春謁巡按歐陽重重書一梅字令之占而不言所占何事春曰梅有兩人字而下有母字公將舉兩子後生者男亦文疾人也後歲餘歐公復見曰子云信然所言亦文疾人隱語也今可得聞乎曰是兒生以天赦日當名赦保公服其神命斯其義曰赦從赤從文疾人即保字歐公嘆曰其驗乃爾乎又布政徐樾將征那鑑迎春問之時正署文案見春至置筆而進之頴脫於管春前揖曰不利公宜勿往樾不聽竟

蒙難如所言

明廬陵郭子章撫黔一日中夜其夫人問子章曰猛廷瑞何人子章大叱曰爾婦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問何爲夫人曰適夢有人妝束如廟中金甲神來訴云我猛廷瑞也比欲見中丞不得近故來謁夫人耳章曰汝詰問所由來夫人曰吾固問之渠曰吾爲巡撫陳用賓冤死訴帝得請今歸耳章心異之不敢語人逾月而用賓被逮之報至

僰夷西南際海通佛代阿育大秦等國大抵皆奉佛漢書撣國獻幻人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撣國西南可通唐地理

志有自南交經雲南永昌入西天竺道路至彼又有阿羅陁阿羅單國亦其屬宋未通滇乃自廣州浮舶奉表元嘉七年西南夷阿羅陁國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游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閻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渺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滅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主臣是阿羅陁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今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伏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

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主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啟誠實可信願勅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阿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鐶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

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帀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王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帀曲屈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廕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其後爲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生人間自蒙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耀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生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穩快樂城閣高峻如乾陁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殊勝吉楊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供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阿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故

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施爭奪遂失本國今惟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惟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紉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阿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啟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元嘉十二年闍婆婆達國王師黎波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於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人民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慈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需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

天子足下陁婆所敬願見信受諸有所請惟願賜 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外夷有鷄卜法其法縛雄鷄於神前或向空祝之旋撲殺鷄取兩股骨洗淨以線束之用竹籤插其中再祝左骨爲儂我也右骨爲人人卽所占事或占所指人也兩骨上有細孔以細竹簽之斜直多少任其自然直而正者多吉反是者凶其法有十八變按漢武帝令越巫祠鬼用鷄卜知此法相傳已久後有霑益州烏蠻閉珊居集者精鷄卜法亦用細竹四十九枚代蓍草占算如神其由來舊矣

方言出之夷獶者實難曉其義如山川村落多用矣字者字打頭村哨謂之哨保甲謂之牛叢曰甸曰賧曰瞼皆古蒙段遺法至水稱海子嶺稱坡子溝曰龍江呼院曰萬呼廟曰官松炬曰明子虹曰水椿皆土俗方言也田四畝謂之一雙蓋西域語如卷之末寫也金王庭筠詩寺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滇西近天竺故其方言云爾唐書南詔傳云五畝爲一雙則四十雙爲二百畝犂田每用二牛三人佐之前者挽牛中者扶犂後者服耕種以五月穫以十月

市肆嶺南謂之墟齊趙謂之集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曰龍街戌曰狗街之類其俗每五日一街村城不同日土司地方皆然

滇人一歲有十二市俗皆以市爲景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夷俗每月戌日則祭祀於家萬物發生於辰而歸寂於戌日出於辰沒於戌理或有之而釋氏則云戌日四獸不守地獄門亡魂得出此邪說也漢人祭祀則近服禮教久矣

元旦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長至除夕風俗與中土相類人家

咸用赤豆作飯昔共工氏有不才子七人死而爲厲惟畏赤豆故作羹以袪之其遺意也

滇中用貝今已漸少而近邊夷婦皆蓄之以爲首飾俗曰肥其用以一枚爲一妝四妝爲一首四首爲一緡亦謂之苗五緡爲一卉卉卽索也六索値銀六釐而市小物可得數十種故夷民便之按金泉刀貝古所通用今惟用貝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秦乃廢貝行泉漢書王莽時有大貝小貝之名謂之貨貝貨殖傳曰貝五種大貝牡貝公貝小貝不成貝滇之所用皆小貝不成貝耳參變錢法論王

滇未必奉行使蜀至南詔段高猶仍用舊俗明時嘗盛行猓夷字大約襲爨字而爲之漢時有納垢酋之後阿町者爲馬龍州人棄職隱山谷撰爨字字如科斗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夷人號爲書祖

元大德元年雲南行省劉正字清卿方正有幹才時有建言征緬者正以爲不可俄俱被放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時雲南民多輸金銀近省戶口多詭稱逃亡其甸寨遠者季秋則遣官帶兵往征之凡人馬芻糧往返道里費以萬計所差官皆更賂省臣得之其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官齎銀還均攤雜銅上納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身詣輸納其弊始革觀此則差官至土司徵收滋擾之弊斷不可行也元史諸王表封緬國王與高麗國王王謜安南國王陳光昞並封緬之以王自號本自元封之也

俞保山西解州人萬歷初年保戍騰越妻王氏頗知書日焚一粒米作信香旦夕禱關帝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終歲米積斛許俞保在伍一夜聞關帝呼曰汝婦虔誠汝欲歸否保伏地乞歸呼令掀馬尾行

獵獵風聲已落平山中天曉乃知爲解州城外抵家扣門王氏驚疑保道所以方出抱哭隨詣廟謝明日赴州言狀移文騰越查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

騰志云順治十八年大兵進緬騰越斗米二兩高山寺下居民李犁頭者積穀一倉人以價買之不賣將待價之更高也一日他處皆微雨而獨高山寺下大雨雪久之天晴則山崩一大石正覆其屋倉廒俱圮穀無一顆存矣界頭民亦有積穀待價者失其名忽風揚其倉穀隨風飄去數十里顆粒無存噫積穀防饑可積穀待價乎詎此二事可見天道之不遠矣

夷地有猛告去猛密百里通寶井之後其地產大樹葉如車輪夷人取以覆屋

征緬糧運最難入緬之路雖步皆山徑亦錯出將軍明瑞出師用襄帶法每兵給以三月糧變馬爲牛運即以征兵驅之兵力已疲二月糧盡運道不通皆因運於敵之言誤之也元史董摶霄傳有陸運糧之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負米四

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施之山徑更便楊林有蘭隱君者名茂字廷秀號止菴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於學無所不曉鄉里稱為小聖王驥征麓川茂授以方略得成功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至今傳為美談其指杉木能乎

回回教其設教之祖曰馬哈麻死葬天方地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遂遵其教也明史西域志載天方古筠沖地一名天堂又名默伽其人皆向善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國上下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沉香大木為梁凡五堂有司馬儀墓其國稱為聖人冢土悉寶石圍牆則黃甘玉兩旁有諸祖師傳法之堂其崇奉回教如此馬哈麻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又有默德那國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人貢相傳其初國王莫罕蓦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為別譜抵爾譯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

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為主而無像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有回回推步法極精造於今其人遍天下皆守教勿替俗重殺不食豬肉常以白布蒙頭去四方皆不易其俗祭廡之區此教最嚴其中讀書入膠庠者內有儒生氣象此外拜其立教本意而先亡之竊盜打降中出於中律例特嚴治之有以也滇多教門附記之

滇南多龍潭入夷地更甚佛家有孔雀與龍問答經雖借託言之然出孔雀地多龍潭亦一証也龍行雨朱子說最好不是龍口吐出只是龍行時使有雨隨之也唐劉禹錫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龍亦有應龍夷龍之別梁誌公記武帝時震澤洞庭山南有洞穴有既越羅子春兄弟上書願入取寶武帝命志公問之汝家制龍石在否答曰在取至誌公曰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械之龍皆祠祖其人教楊羲許謐茅容乘龍各購制龍石一片今應在帝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宏景得石兩片誌公云是矣據此則微

風召雨戎虜之龍非海王之龍理固有之

杜氏通典西南夷紅珠即寶井之石也永昌張愈光有詩云勞生害馬貢紅珠昔歷明投獻紫樞若得泰元憐赤子速移寶井到神都亦猶楊升菴也李禮名鳳岡滕衝衛參江南人張愈光作江南曲贈之其詞云江草年年綠王孫不得歸龍江青草長江上雨霏霏江雨霏霏江燕語桃花萬片柳千縷折柳攀花魂欲消故國山川渺何許山川萬里貢湖茫彭蠡洞庭湖水長湖中年年芳草綠浴波對對紫鴛鴦鴛鴦自是湖中鳥雙棲疊浪湖山小日日雙雙不背飛王孫莫恨春光

老春宵歸夢繞春城城內池塘綠草生夢回好謁蒼龍闕光爍無論玉烏榮有初唐風味

蠻烟瘴雨自昔稱之諸葛武侯表但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不言瘴大抵不毛之地山澤之氣不通夏秋積雨敗葉枯枝塵積而毒蟲出沒水際飲之輒痛脹又雨後烈日當空蒸氣鬱勃間有結爲五色形者觸之多病楊慎所謂交頭瘴九十月間潞江乾溝一帶露下於草芒交相結此其證也霜降前後日田穀方割稻管冒烟謂之穀槎瘴最利害騰越分水嶺入西南即盛夏亦清凉又東北至潞江即嚴冬亦炎熱過

州城入土境眞菓樹塘下即漸漸鬱蒸南干崖隴川[illegible]境無地無瘴惟戶撒臘撒氣候和平毎隔一山一嶺即日[illegible]葛可更周禪經所謂南極左右冬有長青之草天生此種地方如此

宋蘇子瞻嘗於滇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買蠻布弓衣其紋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云朔風三日晴吹沙蛟龍捲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天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埽粘官韡宮中才子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子瞻以歐陽永叔尤知聖俞者因以

遺之歐公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斷其聲淸越如擊金石以此布爲琴囊二物歐公謂眞余家世寶云

邊地草木亦有異者斷腸草處處有之騾馬食之立斃其草實蟲而形似草又有相思草一名合歡草又名低頭草見婦女至其草即低頭取以饋夫夫輒爲婦所制又分水嶺有一把傘草竹芭鋪有鍋蓋草以象形名之一把傘雖枯置之滾水熱酒中輒泛青色亭亭而立眞不可解也

火把節即星回節六月二十五日農民持炬照田間以祈年通省皆然其說有三一武侯征南於是日擒孟獲使夜入

城城中父老設庭燎以迎之一曼阿奴之妻阿南前阿奴爲漢將郭某所殺欲妻之阿南恐逼已紿之曰妾欲從君君能從我三事乎曰從曰一須作幕次焚故夫二須焚故夫衣三須令國人偏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抽刀出令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仇乎身躍火中以刀自斷時六月二十五日也國人哀之歲以是日焚炬聚會以弔之一鄧賧詔慈善開元中南詔於星回節召五詔燕會慈善逆知其謀止夫無往夫不可乃作鐵釧約其臂而去既而南詔果焚五詔佯以醉失火焚死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輿尸而去南詔聞其哲欲娶之慈善閉城自固發兵圍之三月食盡乃盛衣裝西向自縛於坐竟以餓死臨卒曰吾往訴夫冤於上帝南詔聞之悔曰愧逼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三說均有所本今則農人卜豐年相率爲歡宴而已

魯梅魯家之梅也在騰越城中其梅甚古傳爲千餘年物李節相曾圖其形上之內府金松金氏庭中松也在南門外其松盤折空際正覆庭心古幹虬枝數百年物也好事者以魯魯梅贈太僕卿趙損之從軍金川有札來云魯梅金松將入

氈裘夢寐鬧其爲文人之所賞鑑不忘如此損之卽文哲

滇之銀或鑿竅于山縋斧于石或泅水而入龍蛇之宮或泝足而走嵐瘴之鄉冒虎狼之險貿而得之皆長物也滇人無所用之五方良賈賤入而貴出利之歸本土者十不一焉銅以供天下貿易近爲圜法之府而本地又自以兼金易紫貝其價日益月增欲滇人無貧不可得也又其半則四方行腳方士釋子募緣者取給焉曰宇內一切出世佛皆由滇出欲滇人無好佛好立不可得也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后世宮人騎馬多著羃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阜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開元初宮人著胡帽靚妝露面古制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省城亦然大理婦女凡出必持傘亦古意之遺也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食因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則畜者自鍾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戮殆盡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

遊道路之中則殞焉今此俗移于滇粵猶遇炎夜則蠱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昭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予親見之然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燾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邱文莊公曰自漢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蓋因宋都汴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元因爭遼薊之間而北望以祭之可也國朝都燕而乃往南以祭北海可乎古謂青州爲北海郡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于此立廟爲宜滇之極西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即西海也宜于雲南城望祀之按王莽立西海郡于西甯之地亦妄也今滇西有大海在阿瓦地沐英爲都督會至其處有詩云蛇首樓船十丈長船頭鐃鼓樂笙簫師百櫓齊搖去阿瓦城邊水似湯即西海無疑矣按王充論衡云漢得西王母石室因立西海郡而漢書不載其事今其地沒于甸奴矣

滇南地列坤隅得土沖氣省會之區地勢開陽四時協序氣候尤和境拱之徵武楚姚諸郡無祁寒溽暑大略相同麗迤迢遙每各殊寒熱北鄙風高故麗江大寒有長年不消之雪南維地下故元江大熱有一歲兩穫之禾普洱鎮沅時有炎蒸瘴癘鶴慶永北亦多飛雪嚴霜要之寒不至有墮指裂膚之慘熱不至比鑠石流金之酷也至迤東之曲靖東川昭通較省會爲寒開化臨安廣南廣西較省會爲熱迤西之順甯蒙化景東則微熱大理永昌則微寒雖有不同非甚懸絕諺云四時多似夏一雨便成冬可因是知其槩云

夏書任土作貢梁州紀銀鏤不載鹽絺草味初開固多遺利

滇古梁州之南鄙井產鹽山產五金雖封樹不通牽車服賈者往往叩關而至於是定爲經制以佐邦用豈非因天地自然之數而整齊利導之者歟夫山高箐深土田瘠薄而煮滷鎔金闢市之課且溢於田賦蓋水土金穀互有盈虛利用厚生交相資藉造物人事理有固然今

聖皇御宇體信達順以感天和比年以來醴泉出而瑞穀生地不愛寶人不愛情誠大順之休徵也宣奉　德意者覘物產之滋息察羣情之趨向而善爲酌劑變通以宜民裕用斯美利溥於無窮矣

稗史云宋乾德中牂牁入貢詔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升菴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詞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元鬢皤今我聞蘆笙乃在開南橋短歌和長謡從夕至侵朝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

十八寨在巴盤間爲盜藪明正德庚辰巡撫何孟春集兵剿之有白蟒自寨中飛出又有怪石賊每聞兵至則祭以徼福

茲祭之忽作聲賊知其必殪相率號哭已而羣醜就戮孟春賦詩紀之詩云石不受祭蟒猶知退爾賊爾玀如何無畏石祭聲悲蟒飛避威爾賊爾玀如何無思玀維賊首爲惡滋久妄大自驕維固是負賊本猓玀亦廣有徒寨以爲居碉以爲逋嗚呼爾玀毒同於蟒嗚呼爾賊頑匪石狀彼蟒改圖吾無難誅此石路隅令常儼如爾衆其伏天地維育爾賊其縮尾蟲何蹴而弗事畜畲而弗供征輸而專意劫刎而竟逞招禍以干吾戈鈇嗚呼爾寨可終居乎而碉可終逋乎又云石有聲賊當滅白蟒去黑玀磔庚辰秋牛兆先決壯士當場氣何烈巡按御史親持節既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失峽正德十五年十月磨崖碑爲誰設此石鳴聲得昭雪都堂此時刻石勒垂誓將來枉毋折黑玀宗子頭已裁玀黨再來玀種絕

楊升菴丹鉛錄曰元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滇南唐錡以爲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沈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臨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柰二十四番花信催又詩話云余嘗

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日射其旁如盼睞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横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穩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中方睨衍義云日斜如人睨目遂改作睨日對渴虹字始穩愈光曰渴虹睨日古今奇句也又漁家傲詞自序云宋歐陽六一作十二月鼓子詞卽今之漁家傲也元歐陽圭齋亦擬爲之專詠燕京風物予流居滇雲廿載遂以滇之土俗擬兩歐爲十二闋雖藻麗不足儷前賢亦紀并州故鄉之懷耳其詞有云四月滇南春迤邐八節常如三月裏其傾浴佛金盆水五月滇南風景別清

涼圃裏無炊熱雙鶴橋邊人賣雪六月滇南波漾渚東寺雲生西寺雨水樁斷處餘霞補松炬熒熒宵作午蘭舟桂楫喧簫鼓又云八月滇南秋可愛紅芳碧樹花仍在又云十二月滇南娛歲宴家家玉餌雕盤薦皆賣餘也滇人謂虹爲水椿歲暮舂白粲搗爲丸以雕盤盛之薦於祖禰

升菴久戍滇中婦黃氏寄一律云雁飛曾不到衡湘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憐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又一絕云嬾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又黃鶯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升菴別和三詞俱不能勝幷載於此其一云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揩狂歌懶栽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其二云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鴻黃昏新月弦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其三云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牆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弄香雲廊水榭堪[illegible]

金膓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鄧渼新城人明萬歷中巡按雲南詩云地控雙關金碧雲間雨迤東西盈尺海波瀰瀰四時草色萋萋峯頭半起雲彩江曲初生月牙荻岸蘆洲相向碧雞山下人家細雨斜拖白練春風自剪紅羅感此驚心濺淚故園歸去如何沙木和邊月白花橋關下雞鳴風遞一聲畫曉星殘幾點松明又有日出高原烟水雷鳴初澍田疇注云滇俗瀦水處皆稱海子呼霧爲雲彩初生月曰月牙畫角爲畫曉松炬爲松明高田爲雷鳴田謂雷鳴雨沛始得種也拖白練鳥名剪紅羅花名沙木和花橋關俱地名

徐楚純安人爲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憒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旛幢飄搖署曰威靈几前大鼎焚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爲之公怒曰誰爲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旛幢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苦旱祈雨執牒請公署名公曰有如萋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間有高孝廉爭舟怒竊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

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爲蹋踏高頏額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爲雲南副使

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選蒙化衞經歷死矣龐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朱經歷者故識岐岳密以告公公佯檄龐往事鄰縣而擒其妻子訊卽服論龐誅極與滇人稱爲神明子應龔已丑進士參政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祕之一無於胡存官將赴滇別其署事州判溫君而栗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祝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渠判刎焉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顧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亦無一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曰吾雅不好

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爲人所嫉搆下獄歎曰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曰子亦不免歿後妻亦從之

陸綸字理之號南洋歸安人爲雲南太守一日之野有鸚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女人也就而視之已復爲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瘞屍鸚鵡籠下掘之如生亟召其子孫畀以殺人者四境頌若神明

陳琰字公信江都人貢生嘗按雲南每出入則疑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閉諸後堂復遣人詣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路引乃呼家長出訊曰汝于竈所謀害江西客人某因取其貨汝罪當死卽伏辜啓屍瘞竈下出入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衆驚以爲神後轉陝西布政

嘉靖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戰象之法于北邊錢塘陳敬亭善時爲右轄極言象產炎徼不耐西北苦寒事得寢陳居滇久昆明之傍曰傍山山陽有田五千頃地高苦旱陳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可引溉而爲橫山所隔議鑿山通渠衆咸難之陳力任矣衆禱天久之未就衆嫉之陳引去行有日大

榕山水洞忽報開通咸驚爲神助云咸之立祠至今享行永利屢薦未能用在家優游二十年令終輿論崇重與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裕春洪愈並稱云

近來士夫稱善遊者莫如臨海王公士性公字恆叔萬歷甲戌進士五岳俱徧皆有記瑰麗可誦性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雲貴廣西四川皆徧此四省非五岳所麗而山水尤奇不親履不知不宦遊亦不能履也公以行人給事中至蒲泉後老煉丹家畜蓋敬所先生之姪也

滇人馬騰海名雲龍以子文卿貴封御史嘗曰枯體變爲榮體榮體即是枯體縷體變爲綵體綵體故是縷體有味哉

孫世芳華容人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爲寬科條凡試士既命題度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曰稟質由人撰詞由質苟不及此即宿構何爲御史某欲合試諸應舉者持之曰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集會城御史卒不得試其僚由左布政遷爲都御史撫滇還之日勑諸司不得乘輿傳呼公曰制內三品始得輿外三司輿非制也然都御史爲布政時業已先之且都御史與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輿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其人爲斂容謝

元夕家家然燈亦有魚龍走馬及鼇山諸戲然皆染紙爲之無他奇巧市上結綵爲架作松棚如小屋然爇燈其中遊人歌舞達旦然僅自十三至十五而止至於花礮煙火之屬皆遠不逮他處鄧渼榆城元夕曲八首明月憐三五金波湛湛盈紫燈如列宿自古葉榆城又聞道龜茲樂先朝老笛工今聽上元曲猶有大唐風又可憐日東國也學漢西京高棚跨廣路火樹兩邊生又阿育三千塔當年倚建燈青蓮紛吐炬咒鉢訝神僧又鹽唱銀花合香浮金屈巵遊人迤邐處燈火武候祠又殘燈風影亂明月露華漙迴照蒼山雪千門生夜寒又獨向繁華候偏深喪亂情幾家南北巷歌哭共天明又罷戲鼇山側初殘鵲火中直嗟今夜月還與故園同

三月八日各郡有迎佛之會多於寺中舁遊城市長幼雲集聚觀或焚香膜拜翌日送歸何町諸邑以是日祈求豐稔各社裝演往事走馬戴竿若迎春然三日乃止（鶴慶城中玄化寺有檀木佛一座相傳唐時所造土人神之遠近歸拜無虛日林俊爲巡道碎而火之始絕人稱爲林劈佛）

大理有觀音市設於點蒼山下閱武場中以三月十五日集二十日散至期則天下之商賈皆來貿易若長安燈市然官恐其喧爭爲亂調衞卒以守護之昉于唐永徽間相傳[illegible]音

大士以是日入大理後人如其期焚香頂禮四方聞風各以貨來至今不改

七月二十三日西洱河濱有賽龍神之會至日則百里之中大小遊艇咸集禱於洱海神祠燈燭引列椒蘭霧横尸祝既畢容與波間郡人無貴賤貧富老幼男女傾都出遊載酒肴笙歌揚帆競渡不得舟者列坐水次藉草酣歌而酒脯瓜果之肆沿隄布列亙十餘里禁鼓發後踉蹌爭騎而歸遺簪墮舃香塵如霧大類京師高梁橋風景

飲食惟公宴禮會者與中土同其民間所造多糅雜而成餈切餅餌而暴之其亂如蓬曰蓬餌磨蒟蒻而涗之曰鬼藥熟糯粉和芋爲泥而膏沃之殺以米糝曰餳枝濃煎乳酪而揭之曰乳線糅糯及山藥圓而煠之如繭曰粉繭至於魚肉牲膏蠃蚌之屬率生斫縷絲和諸椒桂而噉之其名曰膾蓋古人斫膾之遺法今閩廣亦間爲之但滇以爲常食耳

民間房屋不過丈許必用厚瓦而固以灰土官署亦然風高故也大理風多尤甚自八九月至二三月無晝夜狂吼掀瓦拔木人馬辟易婦女市行者以十二幅布爲裙多其襞積以禦風云但風高而不寒亦無塵沙至金沙江濱則陰霾漲天

如燕齊道上矣

滇中氣候常煖如閩廣至永昌以西熱稍甚嵐瘴騰空觸人鼻如花氣騰越以西至於南甸里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汰自漢已然史謂巴蜀商賈竊出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致殷富自唐以來日尋干戈至明一以漢法繩之貢賦煩重貧瘠之色可掬矣然田無旱潦米不轉輸山澤之利取之無禁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他方樂土未必勝此

大理北控吐蕃西威驃國東有若水南扼昆彌一大都會也其富人嫁娶送死以奢靡相高歲時餽問無虛月稱貸權子母而不好賈賈人皆他方來貿易錙銖以致厚蓄故水土之利皆歸客商世傳蒼洱之間在天竺爲妙香國觀音大士數居其地唐永徽四年大士再至敎人捐佩刀讀儒書講明忠孝五常之性故其老人皆手念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一歲之中齋戒居半民輸賦如競市不待催科百年以來民以飲博廢業田多逋賦胥役怙權鴟張魚肉小民其一變也網亦少疎云

臨安之繁華富庶甲於滇中諺曰金臨安銀大理言其饒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魚鼈之產不可殫窮又有銅錫諸礦

展轉四方商賈輻輳其民習尚奢靡好宴會酒肴筵館殆無虛日

鶴慶之俗婦帽三尖以布爲之知府周贊至諭令易以簪髻遠近化之民間歌曰我周公變夷風易簪髻去布幪臨安婦女舊戴皁笠坐市交易近亦稍更矣

永昌騰越之間沃野千里控制緬甸亦一大都會也山高水深饒竹木鹿豕魚蝦之利其人儇巧善製作金銀銅鐵象牙寶石料絲什器布罽之屬皆精好甲他處加以諸夷所產虎魄水精碧玉古喇錦西洋布及阿魏鴉片諸藥物輻輳轉販不脛而走四方故其尚漸趨華飾飲食宴樂諺謂永昌一日費百石米釀亭午以後途皆醉人此其徵也

漢永昌太守劉安世鑄黃金爲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姦不果獻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行永昌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不與由是見忤竟以他事誣喬而殺之

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

南詔神武王有女欲爲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倒坐牛背任牛所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則嫁之王從其請牛至一委巷左右側其角而入其家老嫗走避强之乃出問有子否曰子往樵薪女即拜嫗爲姑頃之其子負薪回見巷有騶從走避女招之入曰此吾壻也令報王王大怒遂絕其女一日壻問女首飾是何物曰金也壻曰吾樵處此物甚多明日載回皆金磚也既而王怒解女請讌王王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果作以宴王王歎曰信天婚也後人名其地曰轆角莊言方牛入時角如轆轤轉入陋巷也

南詔時威楚西五十里許有五樓山有王撤玄張明亨者棲焉志在求仙日載酒峯巔長嘯狂歌時人莫之識也一夕飲酣見一道人乘風而至飄飄然丰彩迥異二子迎之曰或者先生能劇飲耶先生莞爾而笑問姓名則曰無心昌道人遂促膝傾觴酣醻醉臥先生忽言別二子戀戀不能捨先生曰來年秋風起塞上吾當再至及期二子同登塞上目極欲狂口占云去年霜草斷人魂滿江秋水白紛紛猶記別離亭畔約西風塞上來逢君吟罷清風徐來彩雲飛舞遥望則昌先生至矣手執一瓢盛米汁其中命二子飲之王飲張不飲乞

生還之三人語歎甚時萬里澄空碧天清籟先生曰將得五樓明敞月換來一酒破壕風復題壁間云帶劍飄然負不羣幾同揮袖拂紅塵不圖紫綬朝金闕歎愛青山鎖白雲踽踽一身空蓊世茫茫四海覓知音與君不負當年約一榻清風到五城隘寵出戶二子隨之先生曰仰首二子仰見祥雲繚繞瑞氣彌漫先生曰時當行矣騰空而起二子亦隨起張子歸躍無措伏地大呼先生回顧曰子仙骨已成進一劫耳張子遂化鄉人瘞之塚上流光掘視如水晶石然是夜夢曰吾功行尙缺當以骨救瘡疾試之果效後人思其勝事乃竊瘞

之昌無心是呂其呂祖乎遂指閣闢瀨名呂閣後爲元兵所焚改閣爲合爲有合穄水也遷驛署居其間

劍川崔君廟神姓崔名子玉祁州人正直不撓仕唐爲長子令再遷衛州皆爲民除害民德之時顯夢異立祠於州南三里相傳崔君昔于五月五日諭人曰是月十六日婦得救生及漁獵犯之必遭官刑陰譴時有朱賓二人獵一兔爲門吏所獲將執之官求免是夜一黃衣吏喚二人至公庭見神王者冕服正二人罪一減其半一縮其祿叱退後果如所夢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雲山約長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在後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雪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淹沒田苗蕩析民居州具申上司鎮守太監等官以聞諸朝雲南屢有邊報此山之兆

鎮守金騰劉太監王任一向京官言無不從橫暴特異騰越強姦婦女不可計騰人王千百告於御史訊之不言掠之乃曰京中某寺僧也寺與王郝玉時借其銀後因幹鎮守遺以所畜假之王無償因言金寶婦女之多誘之養髮還俗名之曰尙京官也幼出家承師之資足以自養因誤於王遂至此

官乃笞而捨之

昆明梁王墓甚多皆王子也相傳嘉靖間板橋之北一村民每夜見墓有光疑爲寶藏糾力盜開空無物惟破匣中劍一而已民取歸家中夜光大起燭天四隣謂火發趨問之至則寂然民疑劍爲怪恐伐塚事露乃裹劍潛投山坎遂成巨潭其洞深廣有冥探之隱隱有聲人不敢入蓋龍劍所爲也

雲南傳巡撫習桂少保萼同鄉也在滇時令一僕以金銀二確通於桂標題曰黃雀銀魚桂受而語僕曰語爾主此處來不得南京去罷踰月遂擢南京大理寺卿行至鎮遠而亡士

有紀以二絕曰黃雀銀魚各一甌長安陌上肆公行老教家宰持公道安得南京大理卿

唐南詔永貞間有鍚足僧小沈者與二僧同住一庵小沈入城乞食詔問識何法門小沈答云我能使死者生極樂世界詔令國中但有死者請小沈起棺如此十餘年有譏於詔曰小沈妄人也云能超度死魂何所證驗臣願入棺試之詔如言請小沈起棺將至化骨之所啟棺視之誠死矣懇小沈求生沈又作法遂興死者悔曰我已生在七寶宮殿中如何復來此小沈偶還舊庵見二僧問食二僧曰汝從城中來乃不

裹糧耶至此欲食耶小沈遂走叩迦葉石門門訇然中開二僧追呼至則石門閉矣二僧悔恨焚身門外焚處生柏二株或謂小沈迦葉化跡

唐時楊都師創洱河東羅筌寺寺前有田四十畝每栽秧約三日傭者戲師曰若能繫日當為畢栽師默念呪田栽既而日乃暝傭歸而後知已歷三晝矣山下有黑龍常作風浪覆舟師以白犬吠之龍怒而出師覷龍猶蜒蚰若教誨之有頃龍馴俛而去先是河浪九疊師以念珠鞭之去其三疊河乃分順可舟

無言和尚姓李氏紹祖父精密教法嘗持一鐵鉢入定呪而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欲雨則鉢內白氣上升遂雨蒙氏封為灌頂國師嘗於崇聖寺講經有老翁立聽畢乘風雲而去衆驚問之曰洱水龍也

五代趙善政時浪穹縣天馬山下有山狀如龜蛇即善政所居其山左澗有水右澗無水有樵青神者善呪法衆樵謂之曰若能分水於右澗乎青神曰不難耳遂以斧柯觸山右澗水即湧出與左澗均人居左右者咸利之沒後為神附祀於善政之廟焉

宋甯宗嘉定十七年甲申元太祖南征東印度至鐵橋石門關前軍報曰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即日班師

大德間昆明池有蛟化美少年淫婦女居民苦之有趙伽羅世精呵叱力數尤通梵經鄉父老禮請治之伽羅即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噀之蛟立見形因斬之怪絕人問胡奴為誰曰此大黑天神也後不知所往

偕志登者永昌人姓馬氏有戒行結庵於龍泉門外入三五里而居之忽一日謂其徒曰炊十三人飯備碗筯及茶皆如其數中夜以俟至夜有盜入果十三人志登坐牀不動曰昨已知汝輩來矣盜入觀其所備皆如其人遂羅拜而去

太監錢能女眞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來鎮雲南其怙寵驕褰貪淫後虐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咲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病癩其子頗孝則執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沈于滇池其子出厚賞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竊借號二字王復出所有方免後繼之者

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爲發咲也能後守備南京宏治末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言其幼畜錢甯于滇賜俾專鎖鑰能病甯剩其所有遂進壽于能而死甯初名福甯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子然則能之報亦不爲無也

宏治中內官吉慶守金齒路選京師惡少從行括民無遺錙銖勢若擄掠貨多寶石慶益擇美者櫝以隨藉扃一室晝夜守之羣從窺利罔獲日謀所以死慶會病渴各約禁水弗與醫來私賂之進金石藥慶燥極呼覓信出椷中貨易水活命得石者復馳去不顧處突地而號髮焦膚裂死從者寀其裝各載貨逃去屍蛆逾月官司方爲瘞於途

崇化范寅爲諸生屢試不第遂成心疾出遊不知所之嘗語其子師顏云吾葫蘆山人也爾他日於此訪我師顏以嘉靖壬子舉於鄉次日即裹糧尋父僻壤遐陬無弗到行三年至蜀有葫蘆寺邦主僧謂三年前有稱葫蘆山人者寓此今死矣瘞之近岡且出其手札眞寅筆也師顏慟絕發葬得穴刺血入骸斂而返葬焉御史黃中疏而旌之又有趙重華太和縣人父廷瑞亦以不第違遊莫知所往重甫七歲至年二十

一母沒乃出尋父榜其背曰萬里尋親至武當見寺壁有字云嘉靖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廷瑞至此華至日乃萬歷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又間關至建康祈於三茅君夢神謂之曰爾父故在如是者三至毘陵過老僧示往無錫南禪寺語訖不見明日至南禪見皤髮老叟曝背廊下華心疑之伏地曰我雲南人有父出遊尋覓不見叟曰我亦滇人出遊時一子七歲潸然淚下各通名姓相持而哭迎歸故鄉吳興茅坤爲文以記之

楚雄城西鳴鳳山腹有盤石高五尺餘闊倍之其裂隙處僅

可容指而內稍闊不可度有物如蝦蟆而差小形類五色[illegible]見不常蓋數百年物也過者每以銀及貝呼而投之或覩或舍然卒得遇相值者輒有吉應焉

安南之役平州知州何忠（荊州人御史諒）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江西廬陵人）（伏[illegible]以官[illegible]）皆不屈遇害鎮南州人王用之任慈廉州知州亦執節不屈被殺詔問何忠等議贈恤後

芒部夷作亂筠珙諸夷皆起從之時巡撫招撫諸夷弗聽惟曰復趙縣尹來當即降趙縣尹敘州府高縣令趙彥也彥雲南趙州人宣德壬子舉人為縣仁恕公廉百廢具舉正統十

年郡守析之削籍還鄉至是縣人思之故為此言於是巡撫辟彥彥至單騎赴敵諸夷納款凱還奏功詔復彥職尋卒于官

鶴慶人趙和正統間任貴州銅仁學以師道自重丁內艱服闋改四川建始縣銅仁士上疏丐之許還舊任頃丁外艱服闋銅仁又上疏丐之凡三任銅仁士類多賴以成就監司皆稱為趙先生而不名（後致仕歸道途送者擁于路其子子倫鄉舉南陽同知）

郭本以御史謫永平縣主簿剛方廉介鋤強抑惡凶人斂跡開拓縣治撫綏遠夷境內稱治嘗謂永平小邑不宜冗員[illegible]

召還京師特疏請裁省主簿至今德之

成化十八年（壬寅）臨安兵備何純卒于官初臨安城外多盜賊白日劫殺無所忌純至始立堡寨并嚴捕捉之法盜方斂跡又修學校聚生徒暇日親為講解經義改當文字臨安至今誦之何江西新淦人以御史升任

宏治十年（丁巳）廣西府師宗州阿定鄉有山高可五丈許根盤二十餘丈一夕移二十餘里止于馬者龍山（在師宗州東二百四十里極高大）山傍有樹皆不動其舊處遂為平地

澂江府通判晁必登字汝吉四川宜賓人也由進士左遷時

府守以墨著又嚴酷人情洶洶公佐以廉靖一介不苟屬邑之民充板橋江川驛艱于應多破產逃亡公為逹白當道設銀解驛迄今民安政暇與諸生講易闡明奧旨尤長于詩諸留題膾炙人口攝篆廣西曲靖尋遷武定同知皆有遺愛人留像祀之後升本省僉事按部至澂衛市羅拜歷升雲南右布政每于澂人加愛云

宏治十七年（甲子）以兵部郎中吳晟為大理知府晟弋陽人平正寬大不用箠人莫忍欺一日兩行有輿夫忽蹶幾為公面公自喫食匳手取糕飼之曰汝飢耶聽訟獨斷吏不得為

奸出必泥以關鈐民莫得見吏胥時取爵召諸生即至稱其本業亡敢有羣嬉遊者後遷參政去士民遮道泣下有去思碑

正德元年（丙寅）北勝州出神童張宗葵時湖廣有周艮臣亦以神童稱聞之不遠三千里來滇訪之周寓北勝多有題咏

浪穹滑書張奉積年熟知境內田賦戶口術能使運阡陌者空其籍無立錐者籍輒盈焉境苦甚毒不敢言長吏至召問之奉刺刺與語既執手以歡終乃頤指惟命日教長吏剝取民奉十有其七人號奉家爲翼虎室唐龍巡按至廉狀驅武

豪縛之械至途厚賂求脫不許計逸去追及之力弗能制正惶遽時野無雲忽虩然雷震一聲奉巳斃矣腹若剉五臟若剜鄉官楊南金以書賀曰奉之惡盈貫御史之威能制惡天代殛之穹人茲生乎

正德十二年（丁丑）秋雲南大旱祈禱無應沐總府玉岡謂巡按唐漁石曰自巡撫追理職田無辜被繫天旱在斯乎唐公因檄府縣各閱其囚乃親閱會城而分巡杭東卿分守劉瀧新咸預其事時七月十八日也次閱昆明釋三十人雨次閱雲南府釋五十餘人又雨又次閱布按二司與六衛釋者益衆雨亦不息傾城忻然總公爲建感雨亭士夫諸生皆陳明相慶

分巡金滄道聶賢以去奸革弊爲務大理有指揮貪虐而善媚貴官歷年不露公至徐徐使盡吐賄還故主乃繫之獄談者至今快之（公重慶人）

姚安知府黃澍清明平恕作興學校時有巨室罪繫久不能完贖公與區畫以其室爲棟川書院遂得釋商人徐順募姚人徐允勝負銀八百兩詣省行至三棄山被賊劫奪順誣允勝家屬十三人計產陪償坐死獄公知誣懸重賞密察得賊

朱能徐友諒擒之集金還商十三人遂釋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戍雲南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在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瞿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尋父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兄子亦尙孱不得代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往返雲南始得歸其父焉

貴良弼吳興人洪武初以蘇州太守謫戍來滇有旦撰甲軌

朶發陳風雨闇懈西平侯沐春禮遇之爲築庵宇於城鋪之側以幼軍一人置爨忽數日堅臥不起西平遣人候其疾弼曰疾痛則無宮車已晏駕矣後十餘日哀詔果至蓋夙精天象也初崇正門在西南直下羊市街弼言其不利因改闢於東薦召爲博士

常繼祖昇子永樂間安置臨安攜其祖像以隨尋召至京賜鈔幣遣歸生子常甯 生復宏治五年錄功臣後曰常遇春佐皇祖定天下有大功今其子孫降在戍隸朕甚不忍其加恩承祀乃以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間又封昇裔孫元

[illegible]懷遠侯

杜光庭青城人寓滇以文章教蒙氏嘗書蒙詔德化碑精妙有法卒蒙學士爨泰葬之於玉局峯麓其子死葬騰衝龍鳳山淸平官張羅疋並爲立廟按宋居白幸蜀記光庭杜陵人遊成都隱靑城山年八十五卒於蜀第舊志載光庭卒葬又實有據並存其說以備參考

李善江夏人有雅行淹貫古今號爲書簏顯慶中累遷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註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出爲潞王府記室參軍遷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

安置赦還

脫脫蒙古人順帝時爲中書左丞至正中自請出師討徐州賊朝臣上章留行不果遂假便宜總制兵馬破賊於徐州又破張士誠於高郵城外哈麻忌其功嗾御史袁賽因彈劾之詔削官爵安置淮安龔伯遂曰丞相常受密旨宜一意進討且勿開詔脫脫曰是與天子抗也如君臣何遂受詔旣而臺臣又論其謫輕再徙雲南之騰衝知府高惠欲妻以女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此後再徙阿輕乞之地哈麻矯詔遣使鴆之

劉寅崞縣人洪武庚戌進士江西僉事謫金齒貨藥訓蒙所著有武經直解傷寒脈賦標幽賦註其自銘曰少遊濟陽老滯永昌道不遂其初志心終焉而遑遑研窮典籍著述文章愧無補於名教徒取笑於大方知非思改得善虛亡幸獲守於中壽即九原而徜徉萬歷間巡撫陳用賓祀於會城與王褒楊愼爲三賢云

曹應昌號石霞麻城人明崇正巳卯解元癸未進士博學多才父戡之謫爲雲州佐解官居順甯尋卒應昌來滇迎櫬貧[illegible]不給遂寓順凡山水名勝多所題咏後卒於滇大理府志

台楊兆傑挈其櫬歸

楊應鶚關東人任貴州貴陽府同知吳逆叛因不受偽職安置順甯大兵入滇偽留守郭壯圖恐鶚倡衆內應移檄偽將令致之死鶚遂自縊其側室佟氏先投繯死雍正三年知府范溥訪其葉葬在荆莽閒爲起雙墓立碑記之

曽學字行之號太狂蜀人嘉靖初客遊滇西性豪放能詩草書適勁更精於畫性嗜酒居榆之中和峯日繫錢與壺於驢背遣入城市酒人知爲曽之驢也取錢貯酒復遣而歸偶出夜墜驢驢以身覆之得不死後同楊慎寓蒙居數年卒他日驢經其墓躑躅哀鳴撞死於側

張登雲貴州烏撒人寓定邊縣會猓賊屯營七顆哨登雲謀劫其營賊覺悉衆渡河登雲左持弓右執刃所向披靡斬賊先鋒賊圍之斫其左足登雲猶奮勇直前兵敗被殺

陳與齊趙州人乾隆丙辰舉於鄉十年官祿勸學正有文行醇厚端謹從無弄言亦不疑人誕語嘗登獅山賦懷古詩有誕之者曰太守以君詩入告矣與齊懼甚遂自裁闔室并命邑人傷而祀之有某生者其弟子也嘗與同偶入廟祖夜復密禱於神毋責某詛 呰耳仰視神則端坐者陳先生也某

惶遽而出自是邑人盡傳陳先生爲城隍神焉

厦膩者乃祿勸縣夷民其兄厦則往山穫蕎膩持羹餅餉之適兄爲虎擒膩繞徑截虎目背盡裂叱虎曰爾毋傷吾兄吾兄無子不能死於爾吾願代吾兄爾來噬吾虎舍則徑撲膩膩挺立待之虎乃棄膩搖頭豎尾再四回顧而去兄弟俱獲全匹夫一念之誠能格殘暴若厦膩者可以風矣

毛尚達者隸人也軍興時與其儕張順隨祿勸王牧運糧永昌抵軍前中途遇賊衆奔散惟尚達與順侍不離翼王牧步行王肥不能走尚達恐賊及負牧而逃匿某所然册印俱失危極矣尚達復入賊取之回已又入賊收牧資斧竟與順同死於賊嗚呼若尚達出死力護所事既免牧矣復冒死索册印幸得之回亦可以止矣猶以旅資趣之復入賊竟死之忠義若此竟出自下隸中名節豈可以貴賤論哉

盧廣山以書法受知

世祖擢光祿署正康熙間累官通政司參議年八十六乞休 賜銀幣馳驛歸新城王尚書漁洋送以詩云 兩朝黃髮承恩久萬里青蛉擁傳歸驛路近南梅信早家山向日鷓鴣飛劫灰歷後昆明在華表重來故侍非檢點賜衣頻灑淚 孝

陵松柏已成圍詩意極纏綿溫厚虞山之獲受恩遇于此可見焉又故老傳聞昆明趙士英鼎望工楷法登康熙丙戌進士改庶常聖祖命書前赤壁賦於象牙筆筒士英求授筆硯即於御前跪書進呈大蒙嘉賞嘗見鼎望與馬宣臣太史趙玉峯少宰遺書楷行法皆本右軍並虞山可稱四傑此外如闞東白李厚庵張退菴時麟川楊一韓周立厓李章九劉公御錢南園谷西阿以及陳孝廉源張明經宇文學博泰運田孝廉棨庭陸秀才樹堂廖明經榮綸丁大令應鑾何大令鍾泰皆一時之選也

滇中山茶第一惟會城歸化寺其本合抱花大如盂元明以前物也往來遊宦觴客多餞別于此無錫蔣侍御武明洪武中謫戍滇南常作歸化詞云鴛鴦夢斷綵樓空馬首蕭蕭故向東歸化寺前多少淚年年三月蜀茶紅音調最爲淒絕

張禺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珍詫嘗書一紙寄升菴且戲書其後云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須蟻綠太白詩曰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裴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弓乎亦可謂善謔矣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遊于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上曰避風善闡臺極目見騰越悲哉古與今依然烟與月自我居震旦翊衛類夔契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不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和同一心子孫堪遺厥清平官趙叔達曰法駕避星回波羅毘勇猜河闊冰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獻琛弄棟來願將不才質千載將遊臺

阮翁曰滇南張禺山集中頗川侯一篇可稱詩史其結句云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爲英雄弔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龍淙洞在玉案山麓明于滇制府承勳記稱筇竹寺後四山龍從中得平地如掌龍泉一派泓湧入巖洞又出奔別洞注地爲洑聲善恐人跬步間洞凡四五石樓窈窕若蜃氣吹空幽折靚峭別有天地荒蕪蔚薈鳥韻都絕洞房環珮玉聲琤然俄而琴筑互咽笙鏞迭奏紆徐郝導暨乎巨響忽發歌鍾喑吰鼉鼓匌訇而衆樂亂矣因雜詠十首以紀之此康熙二十四五年間事也

花紅洞在玉案山蘭谷和尚薄畹所開御賜法界寺額御書墨跡甚多俱藏于寺蘭谷如皋顧氏子國朝別裁載其詩雍正初北歸著有象外軒集其間此洞也作歌云嵩山

松一林竹中有眞人字蘭谷丙子秋間至此間闢遷誅茅作茅屋栽芋子種蘆服每日勞勞與磔磔披雲曾斵齊山根負薪還把楞嚴讀摘薇蕨采苜蓿誰識兩餐和薄粥又有龍淙石屋一草亭顛丈臥石琴臺招隱峯三生坪小巫峽釣臺趺广菩提泉小龍湫烟霞窟雲川石香橋環玉亭宛轉溪雲窩聽瀑樓墨雨莽洗鉢潭花紅圍五律二十二首皆其所開搦締造而題目之者也殆輞川楓戍之遊矣蘭谷又有七律九章皆爲此洞詠也迨其北歸後此洞遂成勝游尹文端公[illegible]時有法界寺雅集和吳穎芳應枚學使詩五首有云仙源流洞口石乳垂山房可以想見其勝矣按自范制府開龍淙後想已荒蕪迨蘭谷開花紅洞遂兼而有之增十景爲二十二景云此皆西山之名勝爲士大夫所宴集而總統于碧雞山者也其近華浦亦勝以近太華而名洲如地肺大浸不沒亦士大夫宴集地殆亦碧雞脉分絕海而浮出者耶此皆繞省環立者至郡屬各州縣多有巖洞著名者如富民之飛鵝巖河上洞宜良之紅石巖仙人洞昆陽之三元峯易門之元武洞龍口洞其奇勝亦比于省城而以數見不鮮毋庸列也

壽胚胎洞在武定北接羅次廣通界故金華洞也二十八宿其像藏于此感夢于唐明皇發洞而得之獨闕氐宿[illegible]皇也于是立曜改縣曰眞甯在今羅川鎭莊曰氐可老此[illegible]胚胎之名所自來也此事見于太平廣記頗詳而續博物志亦云明皇得二十七仙玉像于甯州羅川縣金華洞奇偉異狀各各不同內有心星一座甚美手板復有明皇御名其地屬氐可思莊其人已百歲後置眞甯縣改羅川爲眞甯縣今有玉像圖傳于世此事滇志失載博雅之士亦無稱者

清平洞在永昌老姚關外明鄧子龍破緬兵數十萬于姚[illegible]開此勝有偃蹇拔及有山亭春花池上勒清平二字于洞口題詩二章鄧號武橋郡人以武橋精風水也洞旁有樓武侯遺像即祠其上樓前有井皆其遺蹟其別清平洞有詩云[illegible]爾清平記六年許多盤錯破中堅梅根挂壁全無土石乳爲門別有天釋子好看池上樹莽兒休據洞前田我去莫教碁石爛有山亭上月長圓又題姚關清平洞云洞裏神仙洞外春清平不問舊將軍映溪楊柳依依綠滿岸桃花灼灼春[illegible]酌幾杯消白晝閒拖一帚掃浮雲圍棋未了千年局倦[illegible]夷納貢文按後章賦閒作前章乃別洞作也膚功雖奏蠻猶未定而以讒去故馬繼龍慰留之云衆口仍教讒慝政南人

只解頌銅標則著此洞即以爲武橋銅標可也

漁澄洞志云在姚州城西菱湖漁澄洞爲始篁先生隱處八代無考今按雲笈七籤所載天地宮府圖第六十三福地菱湖漁澄洞在西古姚州始篁先生曾隱此處而非治處也

仙人安公治志云在姚州城北金沙江即古西梁州瀘水見雲笈七籤天地宮府圖今按天地宮府圖第六十五福地瀘水在西梁州是仙人安公治之則是至此福地也按洞天福地遍九州滇無洞天僅有兩福地故著之安公則六安治師得道者也

滇南獨以雲南稱爲彩雲現於南中今雲南縣是也後以雲南統全滇故字縣曰小雲南以別之且直稱爲洱海縣不言雲南而雲南實以彩雲名故左思賦蜀都爲言彩雲之所自起也曰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經塗所亙五千餘里岡巒糾紛觸石吐雲鬱葐蒕以翠微崛巍巍以峩峩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玩其詞意似彩雲之出由滇南山川氣發而有然

己巳正月二十三戌刻省城風雨雹雷霹靂一震大小官署從外至內中門洞開雖重幃疊障燈火俱息民居亦然關鍵俱折若截薪廨倉盡傾火藥局陷爲深阱局貯槍刀屈曲形散抛挂數里外箭插遠近街衢瓦縫中礮重千百斤飛城外各田間察使公署化爲瓦礫與康熙中楚北失火藥局情形相似但雷雨微異耳以起旱蛟奏著飭賠

爲秦王孫可望雖賜奉承歷誅殺任意一時廷臣皆收爲腹心有禮部主事方于宣者擢編修諂事尤甚爲可望譔國史一書稱張獻忠爲太祖作太祖本紀比崇正帝爲桀紂又爲制天子鹵簿定朝儀言帝星明於井度上書勸進後可望爲李定國所敗投歸本朝于宣自知禍及時有錢中丞邦芑者

守死抗節爲人心所歸方馳書於錢云欲糾集義旅截擒可望以報國邦芑得書大笑答以一絕云修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未幾謝至滇竟得逃死

彭公而述字禹峯喜談兵意氣慷慨遠宦嶺表往往馳逐戎馬間善飲啖酒一吸數十杯醉後縱談時事此古所謂豪俠之士也嘗過伏波廟題詩曰鐵橋黑水舊知名天險還勝百萬兵試問臨戎持節客當時何路入昆明其控馭之氣老而不衰者如此

有月崖先生丁卯亞元令蜀之納溪縣北臨瀹江每過淫潦積骴滿岸先生惻之申詳收瘞一時名輩俱有詩紀其事今崖七古最爲擅場予於庚寅秋從先生談藝致遠齋竹木松雲满幽峭構出示時文二百篇瑰偉宏麗大類國初諸老業經板行詩有咏史四卷多不及載其題湖石云斜孔露藏頭倒月危峯下上即離天是蓋苦吟而得者至曳蘇柏軒夜坐云情話偏長爲洒多又自清切可味

錢學使南園少負詩名不自存稿多散寄諸友人處古體清勁贋實近體高逸沈鍊乙未乞假還滇其臨漳遇雪云飛蓋路轉背初陽日日西行引轡長一雪霽封韓道地萬山交送濁淸漳谷陰冰滑駝顛趾雲際風嚴雁折行欲弔古來征戰地題詩先怯鬼雄傷隨州道中云枯塲風意苦廢寺水痕明又云膾斧魚拋杭羹菰蘆褪裙前之雄直後之巉削無不各極其妙才人之筆不可端倪如此

秋海棠開微雨後水芙蓉褪夕陽時晉甯唐約洲先生句也先生以此得名後輩多議之者然先生於此道實已成家眞務村謂其似許丁卯予則謂其似劉文房集中遊雞足山五古鳳皇嶺歌俱能不失體格即以前二語論之如汪鈍翁目

蛺蝶飛芳草外紅蜻蜓立藕花中較此已有雅俗之別[illegible]者不可不知

高羽豐前輩未令餘干時落拓不偶負才忤俗乙未春同上公車寓於樊城眷一妓訪之已死欷歔累日予戲其未必果佳羽豐撫膺狂吟曰枉說當年人不信小桃花在夕陽前又有對酒一絕云萬里悲歌盡春風草又生徘徊殘照裏往事怯分明誦其詩如見其人

雲龍黃月軒前輩中年中式素以詩自豪其題關津橋中四云路窮生造化人過入丹青曉岸雲常戀雄關夜不扃鎖蓮云地窄能容市橋高不礙舟辰陽舟中云老奔黔道千山馬哭臥辰江十日舟兒牛灘結語云夕陽古道無人來溪上一亭危欲墜皆新俊可誦

朝發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南海空湊湟古詩漁洋刪作絕句程深服之蘇丈視北瓶梅云捲簾見青山柳來青山路枝上帶烟霞窗虛化雲去又月夜句云步屧行月中人寒影亦濕神韻俱不減前人

蘇丈柏軒爲侍御觀巖先生令子篤志力學戊子下第臥病有句云青衫命舛囊中穎白髮神勞掌上珠寫用事殊非

苟作者

黃贊崖古從軍行二絕云無定河邊夜月昏鵂鶹兒嶺上陣雲屯三千壘有封侯骨畢竟誰擒吐谷渾從戎二十執戈殳百戰餘生膽氣粗飲馬長江休照影恐驚霜雪上頭顱亢兆之氣颯人眉宇

彭大竹林幼郎工吟咏天才雄傑然如出土古彝器必將有缺玷方入賞鑑其五古云游鱗不避人物我同一喜此喜字之鍊可與王右丞階前虎心善善字相敵兒牛灘瀑布云高岸絕年雪青天不斷虹渡河云乾坤惟此水江漢盡支流響

水關云空外濤聲奔日夜馬頭山色落西南樂亭道中云望海翻雲似墨北來天合柳如城皆磊落自喜迥不猶人上亥庚子間以武陵胡羨門薦赴會垣客徐雨絃先生臬署今中堂孫補山先生方守藩伯主賓酬唱相得倍彰後二載挑發粵東羨門已卒於滇竹林爲刻其詩四卷傳之近又聞其搜訪楊栗亭遺集將以付刊此誼尤爲今人所難者

太和楊栗亭以書卷爲性命體素羸天明就案必丙夜始罷著有經腴史肪俱未竣而卒其解中憶三塔鐘聲云流螢度疎箔微雨靄高松坐對竹間月相思雲外鐘秋聲下木葉霜

信步漢大客安得騎元鶴歸飛駐碧峯又有七言云涼月一天號騎白好花三徑故園貧雖未能盡絕依傍然較之托跡宋元者相去不知幾許也

易州司馬袁葦塘總角後即與竹林唱和一時稱爲彭袁古體仿元白近體間染指於溫李乙未全赴公車題少陵祠有句云房公終罷相嚴武竟能容十字括盡此老一生予謂杜茶村之咏東坡曰蚤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差可相敵

王聖峯孝廉居榆城之觀音塘人品和粹素稱制藝能手門下士多成名者予以試事赴大理遇暇即相往還出咏史詩

一卷屬予點定其咏漢武帝云那知四百年文治全仗雄才大略人東方生云過室數罪三割肉自譽四汲黯周亞夫云介冑無拜禮將軍有揖客君前與臣前亞夫無乃越遺用成事中自出論斷大得運實於虛之法

許丹山庚子中式年逾五十其嘗書與栗亭同而和易過之詩品亦如其人設教飛來寺與聖峯夾洱河而居予都門懷人詩云古心古貌超流俗最愛丹山與聖峯一水盈盈淡相對講堂雲散暮天鐘令子晉齋已酉拔貢亦能詩善六法

陳穎村佩儒工吟咏嘗自刻印章曰榆城一武生辛卯客彌

渡同人邀集紫薇山房共擬聯句時楊芝翁並硯北竹林詩崖俱在座穎村首唱曰酒樓人去日西斜餘皆擱筆蓋用張君房事也後竟落拓以死未及中壽時令子玥九選貢冊冠郎司訓宜良曾有咏雁句云雲來蘇武廟月落李陵臺戊申冬亦卒於署得年二十九喬梓俱負材而俱嗇於命惜哉

詩讖之說予多不信然亦有不爽者同里金式服先生立品端方接人和粹設帳三十載癸未謁選改教回滇卒於新鄭嘗有咏佛手柑一絕云託根西土問誰栽百卉曾經指點來屈處原多伸處少一拳半握待人猜生平景況被此詩道盡又於景忠菴夜坐有句云代僕晨炊冰結甕覓薪夜坐雪堆廬雖一時眞事終嫌寒苦之態逼人

白川李雞房先生以歲薦授姚安廣文歸林後年餘八十猶自運斧斤得其畫竹一幅上題七古結云寄君尺幅掛書堂炎天無日不清涼前輩風流於此可見

楊芝翁老於諸生素有三絕之目字已到香光妙處畫極清韻詩亦簡淡予嘗私議其詩不如畫畫不如字先生殊不謂然曾題龔解元撰翁吟卷有句云太行春碧浮詩眼七字可敵昔人

沈愣嚴性穎妙詩文皆能以深思濬其奧義庚戌同上南宮老鷹崖句云倦客怕談當路虎巉崖猛似脫鞲鷹逼有生致又曾見其三塔寺和趙所園五律云雁聲三塔外秋氣一樓中較所園初唱更佳

趙所園大尹罷官後著有倦圃集大類鍾伯敬詩歸風格五言律云秋雨不憐菊離披壓徑黃又云灌花兼課竹無事覺春長七言云疎林綠樹飛黃葉淺渚輕舟蕩白沙又云三杯便當吾衰也半濟逢個事已而幽思傳旨頗耐尋繹

少尋湖以開淡之才銳意吟咏素從栗亭羨門遊其舡溪早行五言云溪深遲見曉上馬怯孤峯霧重冰生石雲消雪在松寫景清眞雪後夜行云山雪照行路不知寒夜深梅花一萬樹明月生空林結體超逸荊州七言云江風信有雌雄勢人事難憑出沒洲武陵道中云孤村人靜烟生竹野渡[illegible]過鳥上汀皆新穩可誦予謂其魄力可企竹林而氣象稍[illegible]岸

嚴解元匡山出筆娟秀予嘗愛其一春書對鏡臺修之句爲麗而有骨庚戌報罷回滇今學使蕭碧睢先生邀與衡文校揄時由閩中寄予云十九峯巒笑近人看山何處[illegible]

情如溺迢迢水一夜紮霞曉月新揩詞深婉落墨黯然

任䑓撰雲壑先生晉學海中極傾倒於龔蒼崖羅琴山曾合序其集且謂琴山具體王孟蒼崖出入於遺山青邱予遂以五律二章寄琴山其次云稱與蒼崖子東西峙兩生高元才曰進王孟格猶清一序堪千古三都敵二京望山差後起鼎足不嫌輕望山蓋謂文五也

望山爲西浦難弟負才卓犖能詩古文兼工筆翰性嗜酒醉後多罵座人皆畏避然其中坦坦如也曾爲南園先生額[illegible]予位月圖有云安得延清輝照我讀書室鑒我冰雪心淨我疏狂疾使我懷抱爲傾倒謝明月著眼忙字頗得鄙意之所在

張大滇洲晉寧人性豪邁丁未客都門時與望山匡山過予談詩予回滇滇洲亦往濟南庚戌春同寓宣南坊出示東山遊草一卷造語生辣頗多可採者中秋夜舟中獨酌云豈見今宵月偏於此處明長江人萬里短燭夜三更姜伯約祠云若教依魏氏誰肯祀姜公得子如鳴鳳知君有卧龍九番承壯志百戰矢孤忠古廟臨流水淘淘恨未窮飛來石云來是何年月[illegible]坐羣微兒兮如有翼吾願躡之飛登泰山極頂石云崩嶽撼天風巉巖噴紫霧我登封禪臺得攬太虛存

閨怨云看花鎮日小窗凭幾度拈花懶不勝寒愁無愁諸友伴手裁雙鳳繡春燈七律勵志句云雞犬嚴宵防對去年年莫使人山來九日懷人云送酒人來荒徑晚照煙落散暮山寒鴉新鴒出林羽毛俊異倘加以學力當不能量其所至耳

方夫婺亭晉寧人朱四朔山石屏人任京日往還甚密予曾作老將一律云二十從戎勇冠軍蕭然山斷早屬羣摧堅不肯辭前部犂穴會經立異勳苦卧綠沈槍已澀血凝金鎖甲猶殷白頭甘向關門老閒對秋風指陣雲婺亭曰十二文中殷字並無此意若必作此意用不如移入十五刪則山關閑間還甚殷俱成妙押一時手滑偶致不檢遂易爲苦卧綠沈槍戰黯血消金鎖甲紛紛然終當改作以答良友之意也又有本事一律云已成情恨復情癡悲耗傳來信忽疑惹易塡膺仍諱病藥難攻膈枉求醫淒凉被履餘今日辛苦刀砧憶往時我未言歸卿便死免教人世有生離勿也曰不教人世有生離似覺更爲凄緊免教是幸其死矣二君皆予一字師誌之以示不忘

李墨齋爲庚午解元國衡公季子工時藝屢舉不第家貧於

酒會有味 梅句云大力冰霜後元功天地初辭崖谷曰可匹獨立江山暮能開天地春之句後人極力深造稍覺自得之語往往不能出古人意之所到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此類是也予謂沈公身丁鼎革故此語彌覺其工若以宗旨論之則草齋句尤爲近裏

二覺莊 總角時即與家素人唱和後則每變而愈工方夢亭張湛洲何錦崖皆奉爲畏友其和人咏鶴八律有句云雲中瘦格羣推鄺華表遊蹤舊識丁草閣雲團珠樹綠桑山日挂陽門紅 楓熟芝之田秋飯石書家闈苑體響花楚塞高樓橫月影黃州斷岸走江聲又於華山精舍謁玉峯少宰畫像云輾隣高懸歷歲寒九齡風度未摧殘白頭歸佛禪關寂說法捐然現宰官撫仙湖上返征鴻重到僧房謁鉅公石氣青蒼雲氣冷山茶一樹接簷紅嘗鼎一臠亦可知味

王雪廬大尹性淸曠善詩文猶工鐵筆著紅書二卷不減何雪漁程穆倩隨意作沒骨畫頗有生趣予擬 庭晉宵曰胡文請益曾記其寄李滌園云囊空應有債筆禿定隨身遊何酷似賈長江又題畫意贈予云昂藏自有沖霄志蕭灑渾看出世姿絕勝人間最高樹蓬萊山上矮松枝雖雲林石田無

以過此

晉甯王公覺士宋公亦樂能詩工琴且時作嵇阮遊然酒後多不自檢尹相國元長先生總制滇黔時謂覺士不減吳江顧我錡亦樂遇試輒冠軍後皆以狂蕩被斥王有句云高樓鐵笛殘陽裏吹落江門一派秋宋有句云醉後不知身是客家山一枕月明中

建水李文五前輩由知縣陞任通政司經歷素以詩酒自娛性豪宕老彌嗜學註杜頗費精思然以五倫分體甚屬穿鑿先生雖極自負予終不敢阿所好也丁未夏六月過先生寓几上一燈如豆猶跣足袒臂作洛生咏不絕未數日鼻垂玉筯趺坐而逝蓋先生篤於至性宜其如此過荊州七古有句云以賊攻賊侯所恥文望山謂關公心事一語寫出覽南連孫權北拒曹操之言終屬機械又有題鳳凰臺一律云不到青蓮不是才才人心地九天開澄江淨練古推謝黃鶴白雲今讓崔國活汾陽君不見諷深飛燕我之懷香亭奏罷淸平調又賦雛驗上鳳臺予嘗謂先生曰大著如林終當以此爲第一

倪東平前輩原令柳城後補宜城性修潔工賞鑒書臨董米

時出新意詩不常作間爲之聲調極諧卽專門者或若其下唐葯洲先生戲稱爲柳生詩其偕友人飲豐臺劉園云五年燕市苦摧藏怪底今朝意欲狂婁尾千畦春爛漫紅螺百罰興飛揚桑麻蔽野分泉潤竹樹成村散夏涼極目晴郊思小跕尊前切莫辭山香此亦似經錘鍊者

太和楊松舟先生赴任河西日過晉齋爲予言太和令屠雁湖都門元夜有句云萬里他鄉人共醉一年此夜月初盈韋下遂有屠仍忽之呼予今年元夕亦有句云一年又見初圓月萬里同看不夜天未知與屠句何似恨不起先生一正之

段可石全年弱冠卽享盛名落筆敏妙尤工行草成進士年近五十棄與段玉三王雪盧唱和乙未赴南宮有題木洲一律次聯云灘急白飛千古雪江平青剗一痕天結聯則有買宅之意同輩皆豔稱之予戊申南還過此感成一絕兼寄可石云木洲買宅總虛謀雲樹陰陰水自流辛苦題詩前進士江天灘雪共千秋

漱亭孝廉爲游戎陸公仲子能書畫結社碧嶢別院有紅栽波光直到門之句婁樓太守極賞之屬爲延興遂作[illegible]圖遍索諸名人題咏且自號波光以附於趙倚樓鮑孤屏之後前歲暴卒年未五十則波光二字早寓不壽之徵

唐書武后之世不見有征雲南事余觀駱賓王集而知之今具錄其略疇昔篇云膏車秣馬辭鄉邑縈轡西南吏邛僰此駱賓王亦從宦於蜀也其行路難云去去此哀牢行行入不毛又云交阯枕南荒昆彌臨北戶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則從征之事也其姚州道破逆賊諸波弄楊虔露布云浮竹遺亂沈木餘苗又云三腓崙鎭此山卽南中巨防也又破蒙[illegible]露布云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演炎光山涵毒霧竹浮三節木化九隆鄭純之化不追

孟獲之風愈扇又云山開鳥穴旆轉邛川峻岐折坂之危滇池漏江之固又云城接祠雞竟無希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見於擇音又代姚州道李義祭趙郎將文云滇浦挺妖昆明習戰致令王師失律兇狡憑陵亭堠多虞故有負於明代眷秋責帥豈無慚於幽途合此觀之始雖小勝終亦敗歸史不書者蓋當時不以聞也唐之敗於南詔不止楊國忠而後隱蔽武后之世已然矣予故詳著之以表史氏之遺云

唐地里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咩今在大理怒江

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湧如怒也或作潞江非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笮複引一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滇麗永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絚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則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辭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幼名冠字長而伯仲沒則稱謚古之道也未聞有所謂別號者杜甫李白倡和互相稱名張仲吉甫雅什但聞舉字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厥名與字懵然不知傳刻詩文但云張子李子或云某菴某齋當時尚不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辨其甲乙故所著詩篇多舉交遊之字或書其名于下庶乎覩者俾言與事諸情景相對不知者或以爲轉之異哉升菴謂此風漓猶白衣市井亦輒稱號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峯子一善謔者見二人並行邀謂之曰吾讀書甚久閱人固多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能哉

晉菴唐池南侍御（錡）從（刋卷）爲詩一日觀禪藻集梁昭明太子同泰寺浮圖詩云梵世陵空下應眞蔽景趨梵世事則知之矣應眞何說也（卅卷）曰予不覩文選及坡詩乎文選天台山賦云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眞飛錫以躡虛注引百法論曰應眞謂羅漢也東坡瑞杜介詩曰應眞飛錫過絕澗度雲鳥注亦引文選云云池南儉二書果然他日謂（卅卷）曰先生何以精通佛書如此（卅卷）曰此儒書引佛書云爾荒誕旁行之書焉暇究之乎

前朝武將能詩者洪武中孫炎其後湯東谷胤績戚師王一

淸定襄郭登人皆知之雲南都督繼軒沐璘字學皇象書學米元章詩學六朝盛唐以僻遠人罕知之（卅卷）嘗選其數絕句于皇明詩鈔其詠臨安務校長篇云建水天何如厥土卑而熱蠻花開佛桑候禽罷鷓鴣蒼雲覆溟濛梅雨玆霧翳接地茂綳枝遮空紓黛葉翠葆霞焜煌錦幄風掀揭香蔚忌經過飛蠅防盜竊雛赤膚肌肥奪瓊瓖凸明瑙怪可咨冰丸詡許嗤眞珠綴紅雲蕩葡乘絲繩鳳瓜天下奇龍牙衆中傑飽食慙素餐長吟望林樾

用鹽恆在冷茶冷酒中及菜蔬肉食中第一塊上行其地者

處爲所毒宜帶甘草嚼而嚥汁中毒卽能吐出仍以炙甘草三兩生薑四兩水六升煮二升日二服或用都淋藤黃藤用酒煎溫常服則毒隨大小洩出若含甘草而不吐者非毒也又三七末荸薺皆可解又白礬細辛爲末各五錢新汲水調下得吐卽止又蠻人解蠱毒藥有名三百頭牛者土常山也有言三百兩銀者馬兜鈴藤也皆宜佩帶有中蠱而臥病者燒病人所臥之蓆則病者能自言下蠱者爲何人也蠱蟲有神夜出掃死者之魂光如拽彗流入人家當知防禦又下蠱之家其居必潔叢蠱死之鬼爲之拂拭故廳廨之上纖塵不染也覺之者爲女字坐則其蠱不靈又聞蓄蠱之家雞輒飛去彼或蠱我方食時竊其少許密埋十字街心則蠱神反爲彼祟又蠱神畏蝟取蝟入蓄蠱之家其蠱立擒

思想妹蝴蝶思想也爲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　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　誰說高山不種田誰說路邊不偷蓮高山種田食白米路邊偷蓮花正鮮　姐在一岸也無邊弟在一岸也無邊兩岸火烟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　妹同庚同弟一年一月生同弟一年一箇月大門同出路同行　妹珍珠偷蓮在世要同居妹有真心兄有意結成東海一雙魚　妹嬌娥憐兄一箇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　妹金龍日思夜想路難通寄歌又沒親人送寄書又怕人開封　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　右山歌九章皆田間所唱不知始自何人其音調較子夜爲更古餘如石榴花倒拔蘖打棗竿亦多可誦者

詩本小道然自古文人每有爲之者滇自擔當後朱子肩翊張退菴端亮人品既高筆墨猶秀他如楊友柟王國信於遷高朗張以仁李宣及所謂溫驢纓雀鍾牡丹蔣葡萄白丁蘭皆名動一時者近則羣推張明經宇楊上舍毓蘭錢分司允濟王參軍廷萬明經承恩李布衣祜白明經桂李孝廉維新李秀才枝郁而錢南園侍御之馬谷西阿黃門之鶴東其書籍重其人也

滇之祀典與各省無異惟諸葛武侯祠則是處皆有蓋其澤之入人深乎土主龍神卽十室之邑亦必建宇而栖焉所謂十八摘神猶沿南詔之舊若家祭惟咸陽王最著蒙段之遺墟公侯之片碣俱已消蝕而是巍然者與山河並永廉吏不可爲而何不可爲哉

彌渡彌只里有李幺大乃土巡檢之族佐吳尚賢開茂隆廠倒無老幼俱稱弟兄由一至十每數下約數十人或百人而呼十爲滿爲幺渠居十數之首故曰幺大云尚賢死往依宮裏雁裏雁又死鬱鬱返每談及拓境攻緬時事眉色猶飛同時趙姓亦趙州人于其弟兄中隸三數下善鎗礮變大將軍（緬名）爲九節犁用則合爲一不用則分爲九以九人負之而行從緬廷金川議功授弁職副戎趙公宏榜又言新街之戰緬將史姓馬上掄大桿刀驍勇異常渠親與交鋒幾爲所傷後知爲彌渡人行文查辦蓋屠沽子以鬬毆丁一命家屬瑣臺俱已無存矣

征緬時造船野牛壩桅杆纜猫俱由楚輸滇解猫者行抵白崖而師已撤遂棄于道旁約二十餘具樣柯西關外恐後之不知者妄生別議故記之雲南縣有二石柱高丈許俗名六海坊去地五尺餘以歲久剝蝕大僅如傳訛傳坊倒城沈老幼日往摩挲變形於色今聞已折而城內並無他故徵存舊傳城沈之說且謂天清氣朗湖光如鏡時漁人猶見城郭樓櫓蓋府治本高所見者即其影耳退之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士大夫不可不知此意

彭禹峯（而述）開藩滇南有句云戰壘荒城蒙段外莽風沙月唐年龔端毅（鼎孳）寄詩相憶其項聯云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俱卓犖可誦時孫甯稚封知南甯縣亦有詩名其別白石江云白石江戰場路穎川侯從此去達里麻敗何處斷沙遺鏃何其多伏兵游騎愁相遇回頭莫戀瀟湘江驚濤泊岸迷雲樹行人慣說此江惡白晝能令風雨作諸葛營邊戰鼓鳴梁王冢上妖星落君不見張翥持節西使胡拜爵無過中大夫又不見馬援領兵擊交阯徵側徵貳兩女子丈夫立功異域自有時時乎不利空爾爲山魈水怪莫相嗤眼中之人半霜鬢據詩中所言則江在　國初猶爲巨浸而禮默齋（孝）謂涓涓細流與明史所紀不稱要知陵谷變遷本自無常吾輩不可泥古以論今亦不可信今以疑古也

麻城曹石霞（允昌）崇禎己卯解元父爲順甯府推官卒于任石霞迎櫬來滇過雲州一童子呼曰曹某汝到此何不省我曹詰之乃誦其己卯元墨何處最佳何處爲更某字蓋其座師轉生者並贈以詩中多隱語童子旋卒而曹亦以病沒于旅次有感事一律云夜雨名山體少微泉香石齒即來歸教兒學劍甯操耒與客謀生但採薇百里虎訛天上事三江濤怡

崖頭飛鹿門自笑非眞隱十口勞勞製薜衣（其師朗亭格菴正宸）

順治庚子開滇辛丑補行鄉試時華亭張一鵠江夏楊兆傑以推官充同考闈中俱有中秋除主司分韻詩張云塵杯邀月盡忘眠况値浮踪遠在滇滿座人文流翰墨中宵河漢淡雲烟星採塞外龍蛇影露冷江干雁鶩天聞道弦期愉荇異幾時一樽看重圓（自註洱海月廿一月廿五夜重圓）　楊云鬱久英流競脫羣戰場不事事斯文馳軺遠徼披荒路掘玉深山伐古雲棘院月高輝彩筆蟠宮風細曳霓裙多君奉使州南詔擕得香烟滿座聞楊作猶爲親切

胡國柱逆藩吳三桂婿敗後匿雲龍接而詠之其題玉照山房云羣玉拱幽居不假斧斤鑿奇豈覓他山自然現邱壑光互吐吞雲氣常相薄恍近赤城邊神秀紛錯落坐來意應清静覺塵囂卻漫道十二樓差比松風閣不聞喧車馬惟見舞鸞鶴何意蓬萊峯依然在城郭題諸石圖云從來不羈士各自具奇癖性有山水眞好乃無今昔石丈南宮呼假山老泉惜吾友朱漁公淸心亭畫石五岳起筆端千峯來咫尺空靈風雨寒曲折蒼苔碧呼丈固名顚借假亦徇迹何如擧目閒潺湲得所適杜少陵謂蘇渙爲辯者而後亦往賊[illegible]不足定人也史載李密黃巢俱能詩然哉

先輩之宦長安者尹楚珍閣學秉松林先生之教極重鄉情凡公車者來謁無不見旣見卽答拜雖委巷必步入坐談移時問勞備至如有疾或竟故者醫藥對殮尤爲周悉鄉人咸德之錢昆浦少司馬必戚友始見餘俱隨時答拜立崖周少廷尉則不見亦不答拜惟日致不羈之士賦詩賭酒作字暇卽閒葉子顧必以奔競爲戒且喜談京朝掌故至石渠劉侍御愈形簡傲凡外任必爲京官送別敬余公繼赴選恭求照例分餽石渠呼其僕大詬之予詰之曰先生固以淸自好是非昏夜金送者似亦無罪乃一笑而止錢南園謂其不能容人並不能容己此論甚確

鶴峯中丞負才雄傑胸次不可一世然三爲督學巡撫皆不名一錢惟以收羅才俊爲事江浙人迄今猶思之梁文莊相國常述其官府尹時奏對旣畢將起立朝珠忽脫撒滿階除間公免冠叩首旋取腰下所珮紗巾膝行遍拾包而納之懷中仍復冠叩首謝出　純廟目送者久之被罪後屢下憐恤之　諭蓋其默契　聖心非偶然矣近聞公子雲莊侍御卒于濟南公之後豈眞至不振哉

滇之婦女除織紝外無不司炊爨操井臼者間讀女兒經千字文特十之一二耳然羌奴賦山高之句阿禧吟鐵立之草撫此遺徽亦多新搆如昆明龍貞女（進士劉栝繼室未婚而寡乃往撫遺孤俾其成立三十餘卒詳見詩略傳）元鳥行云翩翩繞梁燕來往爭銜泥銜泥壘窠巢巢成以生兒兒生尋食哺拮据無閒期形衰羽且落心力未敢疲春盡鶵習飛引鶵出庭闈左顧綠荷池右盼紫薔薇薔薇有芒刺挂翅兒難歸欲將翱碧空烈日似火紅欲將翔四野四野多狂風千思無一可不如返巢中返巢倦欲息索食兒啾唧振翮思再舉千鈞壓兩翼痛憶掠海時何知困此

域武定那壽章（庠生魁女）同安志小姑夜話云別後方知晤較難相逢愁緒轉多端韶華一去如流水姊妹今宵共倚闌花剩幾枝羊躑躅春來到處鳥間關爐香茗潔喁喁語挑盡銀燈夜欲殘

李含章字蘭貞晉甯人鶴峯中丞長女歸安棨方伯闇沚繼室著有蘩香草其刺繡詞云願繡幽谷蘭不繡官橋柳繡蘭有同心柳折多分手羅稀不受針縑密不容線花好有人看意苦無人見秋夜讀韋詩五古云山城足秋陰涼意入深屋黃昏疎雨過簷溜斷復續齋色開遙岑簾際映寒綠微雲淡

落月餘光入修竹深更人未寢青燈照幽獨愛此五字詩靜對黃花讀聞五弟胡捷雲南解首云天道循復環人事窮則通陰崖有迴陽霜條無終封第五早歲嶄頭角森諸童奕奕謝庭蘭嬌嬌荀家龍髫齔侍翁側秋水照雙瞳刈稻辨瑯琊非徒詞賦工阿翁頷而言是子當亢宗預元欣有烏其談不如戎何時羽翮成會看旗鼓雄豈期值顛危愛日不克終窅梁怨以纇弱植愁飛蓬莫市辦洗金誰憐葛帔窮予時適梁晉聞此裂寸衷欲往問骨肉無由效晨風喜子志益銳破岸吟霜冬快筆殺蛟龍逸氣凌雲虹去年返滇池別我來湘中

灑淚念衰門棟撓何由隆崎嶇豈足言貲斧苦不充但能達里閭敢憚榛棘叢予言實悲壯我心有餘忡傳聞百粵道伏處蝻虺蟲疲馬行不前毒痛到羸僮（二僕沒于百色）誰知失林麋旋作鶴霄鴻翥舉一朝馳使如羽在東徽嫉逮親串名字傾王公想見白頭人含笑幽泉宮苦心茂種德食報膺匪豐願子服厥初善保千莫鋒七年植豫章溉濯同弱蔓千里走駃騠跪足均凡嬰先人樸踐志待子竟厥功富劇成長篇淚灑還拊胸題妝樓春曉圖七古云洞房初歇蓮花漏金雞叩曉催春書東風一夜透重幃門外梅花香雪深惜惜妝閣靜無聲

荅八流蘇㬉帳輕化作濃烟上珠簾日光花氣赤分明美人睡起慵看繡寶鼎香消簾影移玉闌干外小回頭一聲啼鴂春紅瘦萬回寺五律云山寺不知路忽聞流水聲溪隨巖石轉塔與白雲平古木上無際幽禽時一鳴極涼堪小憩試汲碧泉清春暮遣興云春風去何速已過牡丹期百卉自榮落吾生多別離日長挑繡後燕語捲簾時幽緒無人識重吟五字詩題太白集云千仞翔孤鳳高歌一代中在天猶被謫于世豈能容膽落高驃騎恩深郭令公再回唐社稷諸將莫言功望槿兄不至云濟南秋八月接汝數行書報說重陽日能回上谷車已經楓落後又到雪飛初何事歸期誤臨風一倚閭湘江道中云打槳湘江路疏帆挂雨輕青山如舊識華髮是新生苦竹深藏寺春潮半入城行人正愁絕怕聽鷓鴣聲寄二妹七律云中年姊妹惜離羣況復殘秋百緒紛瘦骨一春重抱病寒宵十夢九逢君薊門烟樹三更月瀛海家山萬里雲欲寄音書倍惆悵蕭蕭落葉滿河汾咏秦皇云金虎宮鄰事可憐漫疑鶉首賜鈞天終令六國還三戶空使書生笑九泉車載蘊輬山有鬼舟行縹緲海無仙傷心萬里長城在依舊扶蘇伏劍年望衡岳云岩嶤屼嵂峙神州萬壑風雲在下頭海外天光明野馬寰中人影動蜉蝣金銀氣湧樓臺壯琴筑聲寒草木秋欲拂穹碑問秦漢苔封恐自有熊羆望華岳云青泥黑水鎣巔峴萬仞芙蓉絕頂看下界風雷生半嶺中天日月駐雙丸金莖露浥仙人掌琪樹花濃玉女壇博得三峯憑縱目蒼茫長逼郡樓寒哭衣山兄云忽傳妖夢厄龍蛇愁對西風雁影斜沉痼廿年疑有祟故山萬里竟無家只今空灑令原淚憶昔空攀閬苑花遙指燕雲淒欲絕孀閨猶自滯京華長沙節署感賦時外舅大中丞事云廿年承絮鳴環地今日隨君幕府開畫角年迎新使節春風猶憶舊妝臺殊恩象服衛難稱遺愛棠陰待補栽聞道江城輿誦美如冰樂令又重來（自註丙戌先君子巡撫湖南予隨任居此）七子山省先大人墓云空畱馬鬣五湖隅不見巫陽降紫都萬里雲山棲大鳥廿年風雨泣諸雛及門盡望西州樹（自註墓爲吳中門人助築）此地曾還合浦珠回首音容竟何處白楊蕭瑟慘啼烏讀晉史七絕云雷池一步寇氛深越局勤王豈患侵不是天門曾折翼惜陰何擧壼心祖侯風流宰相功深源夷甫讓從容小兒輩不能不賊高閣先應東謝公渡江有感云燕齊晉楚久停驂往事回頭淚尚含滿地西風吹柳盡孤舟今日到江南初歸吳興感賦

云毋話歸田便慘神轉頭誰認舊巢痕可憐八里橋邊水難返三生石上魂太恭人幼承庭訓學邃才鴻雖結縭之後化洽型于遂衛獨步一時而金碧之靈實式憑之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黑水自有兩必以爲一宜其愈解而愈離也雍州之黑水由西北以歸北梁州之黑水由西南以歸南雍州不言導黑水而言至于合黎黎亦黑色安知其不並弱水而入流沙乎蔡蒙旅平蒙卽祿勸縣之蒙嶽蔡卽蜀之峩眉旅衆也和夷底績夷語坡陀爲和也唐有太和城而麗江亦有才和蓋高者旣治而卑者隨之如注疏家之釋旅爲祭讀和爲亘鑿矣

段與蒙據滇逾六百載段之裔甚繁且多舉科甲者檀默齋作世家以表之謂其保境安民極得黃老淸淨無爲之意而蒙獨無聞然野史謂楊干貞爲蒙世隆外婦之子鄭買嗣旣篡殺蒙姓八百餘人而干貞育于漁家後報仇復國以不善撫其下遂爲段思平所取審是則楊之中亦有蒙之一綫其間矣況異牟尋棄番歸唐較竇融錢鏐爲更偉而其制政敎實遠出十六國十國之上乃不獲與趙善政高量成少細也澤春秋者詎若是之隘哉

九鼎山在雲南縣西北二十里一曰賓臬九峯相並蒙之如青蓮石穴空洞盤折而升其上有九鼎寺毘盧閣古佛洞華嚴洞玉皇塔諸勝倚巖數搆飛梯今人登之有披風生羽之想吳郡馮時可詩九鼎巑岏聳翠新長松落落逼蒼旻蜂房燕壘虛無地鐘磬琳遠絕塵雲宿下方流玉葉月生半壁吐金輪最憐政暇能兼隱倚石看山更幾巡

水目山在雲南縣之南三十餘里山巔有泉深不可測南詔段氏於此建水目寺相傳初建時有僧阿標爲工匠都養炊爨汲水以供衆僧未嘗違失日則奔走勞苦夜則懸首廟梁

二十餘年其懸髮金鉤至今猶存嘗爲僧入市貨乳酪蔬菌之屬雖三百里外遠者皆日致之人因其出窺其室中見標閉戶默坐置筐坐前有頃筐中諸物自盈見者詫於衆標遂立化寺有白虎窩黃龍木犬之異凡貴客至木犬自吠蓋靈標所爲者

竹埽寺在蒙化南百里許無僧止有石佛旱則蒙人舁之城闔禱應卽還山所居左右產竹甚茂竹稍下垂佛石其潔如埽亦一奇蹟

石寶山在劍川西南二十里其上有寳山狀如仰臼幾容升水

百人抱之不竭不抱亦不盈也洞中有石佛石樓石井石人以至獅象鐘鼓蛙蛇之屬遍於峻谷皆石也大理李元陽詩謂緣崖諸石像如大士羅漢者甚多皆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俱折之處又皆空洞如人骨然乃知其爲天成也楊愼詩初地追清賞名山概素關峯巒合元氣樓殿截霞氣灌木長藤繞幽臺細路分剛風凝石髓香梵滿崖壽泉溜瓊玻響天風籟聲文與因靈運發人是謫仙羣秦客迷青靄湯休和碧雲便應開淨社甘露洗塵紛

獅山在武定城西五里其峯巒如削壁立千仞其巔平敞里許有泉噴出瀦爲小池池旁羅漢松一株大數十圍霜柯鐵幹世所罕見巖半有菴曰龍隱寺祠建文皇帝云帝自遜國入自髠以出栖此山者四十餘年始自白歸大內今其像緇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

彭孫貽弔黃谷詩序云滇人黃谷棄戶侯印以丹青自娛侍御朱公按滇攜之來海上三十年矣游經世亂棄家不歸知交所贈隨手付酒家予貧病依其門下士張遂以老無疾死張經營其喪人咸義之余作詩弔黃兼以美張張甬東人詩曰七代黃公去無人識故侯錢刀辭白髮山水點蒼留久矣

眼穿看斗柄幾人身已試蛾延滇陽萬里方嫌遠夾隴瀾門路五千合沐玉開阿瓦城邊水似湯之句觀之險遠之狀已可想見

趙觀察翼蠻華山殺賊歌云征緬師回賊躡尾扎營猶距七八里三朝師駐蠻華巔賊乃近逼山半眠此賊目中已無我將軍見之怒如火明晨要與賊死戰人必帶血馬必汗賊人識我軍令明三吹篳葉寅啓行我軍啓行賊亦起接踵來擾殿後兵詰旦仍吹三篳葉銜枚潛伏箐林密滯屏賊果漫山來只道官兵去已畢忽然一礮轟轟雷萬衆突出山爲開刀如旋風矢如雨賊驚欲退身難何乘高大呼何處走截殺快於宰雞狗矢無虛發輒貫胸刃纔一揮已刎手其有漏刃紛逃生前人趾踏後人首是時官軍氣益壯賈勇疾追窮所向殺死猶少壓死多填滿山溝一千丈噫嘻乎人間戰功有如此數與古來誰可比叢射龐涓古樹下生擒乞術三殺裏蠢爾緬酋力幾何敢復戴頭來送死高黎貢山歌云巨靈開荒劃世界奇山驅出中原外聽他豪距蠻徼中負地掀天逞雄怪高黎貢山潞江畔萬仞屏顏插雲漢我行起趁雞初啼行至日午山未半回視飛鳥但見背俯瞰衆峯已在骭雪經烈

日曬不消瀑作怒霹吼不斷每上一層冷一層夾衣旋把重裘換無端嵐氣蒸蘊隆幻出白霧粥面濆手伸十指看不見何許厚翳將眼封少焉豈風來一埽了了仍露青芙蓉五十三參更難上（山上地名）線路盤旋躡榛莽面真對壁何所參頭恐觸天不敢仰危崖石裂藤絡銲老樹皮皴虎磨癢有時栖鶻戛長嘯是處啼猿發哀響自非八馬結隊行首育亦怯獨來往何哉設險有此形得非天以限邊庭豈知氣運有開闢形勝不得相關扃至今漸成康莊坦卓有結屋層椒青層椒青青日西下借問下山尚三舍解鞍且就茅店眠驚看繁星比瓜大皆從經略征緬時作華髮山明將軍戰處也

王少司寇昶征緬時再渡大金沙江郎事云南荒經南空未鑿誰考江源溯白霜臺暮南來大展拓斷岸長天莽寥廓何爲衝風振長瀾不見軒然大波作埜田秋鵝長於人盤雲忽落呼其羣大魚躍水蒼無鱗丙穴石首非其倫小船三人槳礴裸（自注時與阿蒲堂制府諾肇仁臬使同渡）數尺斜陽射林邏殺氣如山徹空皇激電一聲飛礮火

孫補山相國先以中翰從傅文忠公征緬句見虜氛日惡口號[illegible]首付諸同事云軍容茶火盛不戢便成災水土由來惡

烏鳶曉便來功成原有數我死愧無才麾下防身劍摩挲白幾回後撫滇日有過曩宋關感懷云羅秘登場野望寬（嵩吉年）會此時征鞍寬聲如聽哈父密（國語軍中勇往也）山色猶銜吉爾丹（國語谷名一大嶺）略從事重來書劍老上公歸去石泉與搖鞭曩宋關前朝遺鏃沈沙仔細看

緬甸之役張逍齡馮光熊錢受穀諾穆親傳顯富森王紹曾王昶趙文哲孫士毅毓奇劉秉恬惠齡博卿額裕善伊克坦布明亮薩靈阿成慶趙翼戴望嶧圖敏唐晏衡皆先後至滇多歷顯位者惟趙公損之調赴金川隨溫將軍殉木果之難又祀昭忠祠其潞江渡五古云聲如吼火牛勢如奔怒馬氣如釜沸湯色如土崩豬我行逐雞鳴破驛燈已熄瘴雲密西垂夾岸暗楓槽招招一葉舟風中似飄瓦舵侶互牽挽臨流淚頻灑以滿激箭馳有桅不能把托命百丈牽犖邪許皆欲啞溯流幾十里脫手乃一瀉既濟慶更生稍息道傍舍朝曦上銅鉦毒霧潰四野徐徐理薄裝獨向征鞍跨尚有鳥搖民信宿枯樹下未持渡江符欲渡津吏罵吁嗟八關路議叢及鹽鮓用以懲不庭奮許暴於寡此江走騰衝置吏何爲者我一升夜獵以醉呵李寬假莫問司牧維事紀庚寅夏

京江王夢樓先生以庚辰名探花入詞林大考第一晉侍讀出守臨安爲屬吏所累部議降調其赴省日過晉甯獨游段氏竹園士人出紙索書先生即題云晉甯南郭外修竹自成林風過戛鳴玉似聞流水琴絲天寒欲滴白晝淡生陰而我栖栖者於茲清道心一氣呵成自然高妙時予年甫十七亦和云飫然君有竹合讓子猷看地迴烟痕密天低月影寒況聞滅騎從相對倚檀欒嘯罷歸來晚神移第幾竿蓋先生詠竹予則詠竹者

嚴海珊商寶意浙中耆宿素以風雅自命商守元江嚴牧嵩明俱卒于官嚴有句云春水方生公且去桃花盡淨我還來商有憶舊一絕云鶯花庭院綺羅年箏語琴心記不全只有舊時金屈戌畫樓深鎖五更天商以詞林外任故其意猶爲凄婉

江陰屠笏巖由尋甸牧升倅廣州後卒于京邸宦滇者二十餘年五次分校秋闈詩才怪偉其紀南掌貢象五古云皇帝庚戌夏萬方呼萬壽馴茲南掌國率舞致大獸物也有孳生大荒自婚媾歲爲種人豢牡先而牝後孕及十二辰居然子生候厥牙未枚枒厥目已美秀與小犢旁掠得于乳湩滋

三年氣吞牛力與雛育副途過九隆道忽爾胎生又[illegible]亦守雌母教有所援溪黑兒病夥羣長載且覆瘴烟養馴[illegible]各以口食就顧視憐最小待行恐顛踣入關王道平蕀刺勿心疚邊將喜不寐封章妙敷奏天南象如人夫婦偕長幼並厥君臣禮此邦不固陋慈雲引何窮庶類各碩茂大小同太平豈徒壤貢舊封牛及師子上苑焉能究此客盡室行全家若世胄甯廿齒潛埋他族競耕耨竊忝南鑾長按奇紛在廢逸書紀嘉祥斯不獻羣后昫嫗或藉治時和隨猶狩人倫暨物倫燦若文明晝郊藪之所希成形上列宿庶幾命譯史作頌光宇宙

王疇五思訓少參吳公傳公長身偉幹步健聲宏讀書過目不忘精韜略技藝上馬殺賊賊當之無不披靡當時以文吏而著武功者公爲多屐齒遍天下至輒交其名士所著萬行草誌邊徼之治亂始終人情風物久爲田蒙齋諸公所賞晚年復手訂全集曰我堂存稿嗚呼公負經世略積有功勞而所歷多憂患垂老不獲竟其用洵謂數奇嘗讀吳天章蓮洋史循良傳奉懷吳觀察之作曰有晉良吏中隱之吾所愛[illegible]謝羲懷人絕句曰當時裘馬滿衍翩家少將旗下夕陽吳[illegible]

錦江康樂令春風吹淚兩三行此可以見公之生平矣公名自稱海豐人康熙初官雲南提學道其大理懷古云西南奇勝滿梁州滄洱雄封控上游張盛傳經開禮樂段蒙據地自春秋獻花逸事高三塔寫韻才名壓十樓祇有窮兵天寶恨萬人家畔草含愁

田中丞雯東川女土官歌云我觀女官如觀畫閒立本繪職貢圖我觀女官如累夢奇形詭狀非一徒我觀女官入破寺陰風慘淡魑魅呼古鬼昏燈揭鉢立老佛變相獅龍趨妖猰何絲採粉黛修羅甲胄吹笙竽雌者青氈包蓬首雄者碧眼

拳髮鬈安官 兵梟偉丈夫火浣大衣纏其軀九眞藤杖紅珊瑚金環兩耳 垂蠙珠瓔下斜挂雙湛盧繡裙拖地蓮花稱自言年紀八十餘少小生長東川隅通侯爵印大如斗但有刀劍無詩書爨僰之兒二萬戶牝雞酋帥風流殊四海之大環一島九州之外何名區 天子神聖今一統白環銀甕入上都夜郎豈不知漢大軍門納款非頑愚黔州水西黑羅氏其國邪莒形骸蠢犴獷犵狫不足數傀儡之戲如斯乎 詩即祿萬兆妻安氏也

諸城李侍講澄中康熙庚午典試來滇其遊清溪洞五言古云陰洞積古蘚削立訝爾牢懸崖壁石復千尺瀑飛濤窅然具天地陟降遑言勞扶杖步詰曲所歷忽已高仰面猿挂枝俯身鶴聳尻屢進不復止鍾乳手自搔天矯垂乖龍偃蹇蟠金鼇物類各形似相顧求其曹再入苦泥塗泉滴響雲璈平生喜創見快如鷹解絛乃知造化力淺深隨所遭差跌後駐

楊林修 蘭止菴墓聞侍講于朗江旅次見長鬚者過謁以邸墳見託 並道姓名而去至滇詢之始知為明人其記中亦隱此意云

西林望 山兩相國先後制滇政事之餘留意風雅鄂文端戊

申元日 述懷云春盤椒酒薦諸兒佳景當筵轉不怡川岳霓旌交發 梁茶山鐵騎奮窩尾烏奴未滅難朝食赤子何辜忍後期萬戶千門家慶日劇憐將士飽艱危時方用兵茶山也又宿易隆驛示送者云撒手衝塵不住因披橋囘首已前身從知三萬六千日半是東西南北人悵別羣僚紛涕淚遄歸一老念尊親年鑾坊底休煩思好記天涯若比鄰尹文端護花山房云怪石嶙峋臥古枝珠泉旁引細通池眼前物物皆生意不獨名花要護持雲濤寺云何處濤聲起暮寒雲深古剎隱層巒優曇獨外松柘本好趁斜陽駐馬看味此四詩二

公之性情襟抱猶可想見

阿文成公曾任滇督又以副將軍總師征緬其與錢沖齋觀察話舊云三載征蠻府天涯笑語溫晨昏欣共數冷煖不須論話舊成塵影籌邊驗淚痕相期崇令德努力念師門視王蘭泉比部初度云瘴地三年客軍中百戰身傳經崇世講（蘭泉鄉試座主夢少司農午塘會試座主錢少司寇稼軒及房師李宗丞西華皆先文勤公乙丑所取士也）借箸重嘉賓白髮歸還未青鐙聚正頻初辰三巵酒梅放近陽春大軍次永昌云王師毋盡殺脅從貸餘生一將功何有千軍怨未平投戈收戰骨撤幕返春耕仰喜　皇心慰邊陲已息兵

博觀察明戊子赴滇城襄試事途中次趙璞函永昌見寄韻云藍輿圜氈笥裹錫直上危峯倚仄壁秋霖樹杪瀑布懸倒瀉銀河驚霹靂有時天外挂殘陽雨腳嵐光相射激郵館下馬病怯寒疏櫺更借重簾羃嗟予七載離長安雖粤荒城甘闃寂簿書堆案吏奔走故我情懷了莫覓短衣瘦馬來滇南都護牙門聽鼓笛塵封囊麗疏筆墨雲隔音書謝友戚況有百憂來中人誰挹洪流一洗滌車輪日日東復西年來飯盡驛亭喫理煩自顧性多迂守拙自喜情少適風簷甘苦半生心故人最樂復來覲行山桂傍簷前香三危露向松梢滴摩抄結習未能除如璧土觀鉅鹿敵趙璞函寄博斷齋八疊前韻云英簜函從香案錫誰遣銜炎走銅壁瘴雲如墨雨如漿夜夜馬蹄生霹靂歸來遇我騰衝城卻怪北山詩太激人將白髮自蕭散雨過黃梅轉蒙羃不辭者屢來取別書借一瓻供彼寂（子在騰越值斷齋自塞上回瀕行贈我書數十冊）去歲征南幕府闢參軍在座君能覓玉門生大事如夢輭腳筵開鬭筝笛聽到陽關第四聲年少何哉也悽戚（斷齋有歌者朱琇色藝冠一時予于永昌屢見之近已攜歸大理矣）天涯去住總難料未許征衣塵土滌杜陵依舊客諸侯對酒真憐不能喫（杜詩對酒不能喫）君今且看點蒼山試茗分香興清適畫

欄桂樹又秋風花下何人展嘉覯玲瓏休唱樂天詩爛漫還愁替人滴借問維摩病若何定知談笑能羅敵（斷齋時病初起）此韻蓋起于阿文成公今元唱已不可得矣

璞函又于己丑歲除適副將軍阿雲巖振旅回永昌與王述菴聯句八十韻云詔撤三年戍（升之）人依萬里城受降唐節度（德甫）振旅漢營平尚藉邊籌遠（升之）旋逢歲籥更星霜回暮節（德甫）烽火息嚴程蓮幕叨陪侍（升之）椒盤快合并紀勳詞磊落（德甫）感事意迴縈在昔承　恩命（升之）於茲習義征重邀　王母（福德公初受　命皆師督行時語　皇太福勅大人員屆[illegible]安[illegible]賞賚甚渥[illegible]諭[illegible]）

（吉瓶如意皆宮吉兆云）穴竄將窮鼠（升之）波翻未翦鯨先閭傾鼎餗（德甫）繼悼結冠纓倉猝殲于遂（升之）消搖散在彭（以上敘楊制府應琚貽誤軍事及將軍明公等猛有殉節並錫箔木邦兵潰之事）改弦軍政肅（德甫）挾纊士心傾戎略書詩裕（升之）儲胥竹木贏習勞會運甓（德甫）肆武亦開棚分埒騰騮駱（升之）排囷積稑杭威貢敷絕檄（德甫）念愈疹疲瘝勢可乘因壘（升之）功偏待秉衡（以下敘經略赴滇統師進討各取道諏期公皆悉心籌議往復再三）儀咨諸將攝（德甫）號令一軍驚借箸師中協（升之）飛符閫外行周咨常旁午（德甫）秘算必先庚吉日應徐卜（升之）凶門詎急爭深燈輸悃愫（德甫）側席豎論評薪恐難移突（升之）棋虞易下枰終朝惟仰屋（德甫）前路遶揚旌萬仞嶽闕峙（時公由銅壁關前駐野牛壩督造戰艦而經略由萬仞關渡大金江收撫猛拱以通西路）（升之）千重駭浪橫蠻雲凝作嶂（德甫）淫雨積為阬振策經途速（升之）浮舂問渡輕幸牽巾櫛戀（德甫）得使禨興迎（猛拱土司渾覺先已逃匿因禁其小妻遂率衆詣軍門降）勇決空羣醜（升之）平安屬使伻遠期姚且鳥（德甫）來就亞夫營（時公已進駐新街屢遣夷人間道賚書與經略大軍約期會合）此地雙江扼（蠻暮江自東來匯于大金江斜對哈坎為東西兩軍會合所經）（升之）維公隻手撐夾鈇親裁叛（時隴川人蘇明燦段世瑞來往賊寨為賊致書者奏誅之）（德甫）插羽亟徵兵削梯高矯蠱（升之）銘金巨礮轟何須然斷鎖（德甫）絕勝渡浮罌乘艑馳溫嶠（遣伊將軍勒圖迎經略）（升之）揚麾挈顧榮（謂制府阿補堂）東西連玉帳（德甫）水陸應

銅鉦會合歡初沸（升之）飛騰氣已盈非緣欺小敵（德甫）正與蓄先聲砧蔑收空壘（升之）餘皇徙斷浜猿窮斯就縛（德甫）禽逸乃遭抨（此敘十月十日新街水戰擊敗賊兵獲其舟並燬藏器械無算賊目齊雅得諾被創而死）風陣催帆飽（升之）霜稜淬劍盤官屯趨浩蕩（德甫）賊柵刻崢嶸（以下敘進駐老官屯攻圍賊寨之事）當轍螗宜捕（升之）藏嵎虎莫攖越蛙徒自式（德甫）衛鶴那堪令出蘢遒神鬼（升之）恩勤通父兄有言皆激奮（德甫）無物不輸誠瘠癘寒猶熾（升之）瘡痍力轉勍檢烟推拉雜（德甫）機石擊鏗訇執銳兼持燧（升之）臨衝競挽輣梯危懸碧漢（德甫）隧曲穴青坪俘卒聯徽纆（升之）逋夷驗刺黥（時舟師生獲千餘賊并有自寨逃出來下者驗其下體黥迎知為真緬人也）游援漸絕（德甫）中夜諜頻真裹血方酣戰（升之）炊骸遂乞盟（老官屯被圍既久舟師又斷其兩來救援賊寨垂破而阿瓦酋長已具貝葉降書遣使乞款）卑辭函鏤貝（德甫）吉語應占貞（時經略公赴滇時途中遇善易者筮得謙卦六爻皆不動偃武之兆也）時值文淵病（升之）羣欽葛相名（時經略抱病緬人來乞降公諭遣之）至誠孚裸虜（德甫）大義洽蒙英表餌幾全握（升之）韜鈐衛盡屏盤根衷獨苦（德甫）有揣計殫精待振虞階舞（升之）徵調傳試羹旋師符勅諭（德甫請令為參贊中軍方受降諭旨適下已命撤兵）納款求陳幣（升之）撼忱謝宰牲催呼喧燮焚（德甫）感泣遍柴荊臘後登催織（緬中冬候不絕）（升之）春前償試耕被看消杜矢（德甫）瑞完表華茶遠譯風諳拜（時經略公同使將）（升之）新詩

散羨（滇中少詳而建朝四山積素瑚望兵後豐年於茲可卜）朝　天歸上輔（德甫）計日近元正（經略于嘉平十九日起程赴　闕）班管停磨楯（升之）弭弓罷緊檠爲辛挑細萊（德甫）透甲麥香橙泥飲蛆浮瓮（升之）微歌雁語箏燕私蒙款款（德甫）鴻論劇航航烏本期頭白（升之）魚還念尾頹仲宣仍逆旅（德甫）元叔剩餘生夢寐嗟相對（升之）終疑忍共明追思從務祁（德甫）誓欲塤篪檢尚梨庭績（升之）終酬攬轡情居恆時若厲（德甫）履險道能亨傍節旌哉嬌（升之）嘉話展也成畫圖垂葉閣（德甫）擧望溢丹楹歎壯推方叔（升之）知深荷愛娶願從元白後（德甫）驃樂載同庚（鈾何郎古驃國唐彝臯爲節度府進其樂部元微之白樂天皆有詩紀事[illegible]）（升之）璞函原字升之迹菴原字德甫詩中情事較平細述略猶爲曲盡蓋二公時皆目擊也

副將軍阿公身已染瘴而老官屯之役立矢石最多處經略止之亦不聽後竟卒于軍中翹雲崧哭之云曾從絕域立功回五百驍兵萬賊摧（回部之役公以五百兵敗賊萬衆）使相旌旗開幕府上公劍履盡雲臺攻心傚外勳爭就（距受降僅數日矣）良足軍中志可哀太息金沙江畔路將星莫落淚花堆曾忝軍諮讚策長而褒親兄裹金瘡可憐病到三遺矢猶自身衝百戰場門望尚還傳豬臛　國恩深爲紀旂常獨悲丹旐還都日故吏無由

奠一觴

光州徐公森陽湖莊公復旦南昌杜公鈞望江檀公萃萬載李公榮陛晉江黃公侑江都蕭公霖屯留馮公敬典錢塘汪公庚張公霦常熟李公書吉徐州郝公杜以牧令參佐先後官滇皆各負時名而擅默齋大令著書至二百餘卷其他俱有詩集行世王少司寇湖海詩傳載蕭曙堂揚林道中云溪橫略彴路通東傍海縈行取徑斜萬里碧天初度雁千山黃葉亂啼鴉場空爽戶犁新土水落漁舟貼淺沙恰憶江南風景似幾回回首白雲涯九州之英聯翩戾止其未爲予所見者又不知凡幾也

維揚吳公端朝虎林汪公修祚皆以孝廉戊寅吳字昕堂郎曉林庶常父原客果邸詩詞清逸爲劉竹軒中丞所重其以仕宦議徙者有武進劉公煥章城徙騰越吳式齋刺史（搢）招掌來鳳書院感賦一律云脫卻朝衫謝世塵春風時雨一番新　主恩寬大容遷客吾道迂疎踵俊人來鳳山巒推作長怒龍江險欲尋津回思日下同遊日白髮相看老更親公爲予辛卯薦師極相賞識甲午春寄予句云田園（容易歸彭澤）婚嫁殊難了向平又云脚色久于同學後頭銜（合以長爲吏）

本三月郎龍宮

滇中掌故則漢陸賈南中行記一卷　楊終子山哀牢傳一卷　晉常璩南中志一卷　稽含南中草木狀一卷　唐李克雲南風俗記一卷　韋臯西南夷事狀十卷　袁滋雲南記五卷　韋齊休雲南行紀二卷　樊綽雲南志十卷南蠻記十卷　徐雲虔南詔錄三卷　竇滂雲南別錄一卷行記一卷　李德裕西南備邊錄十二卷　樊文白古通一卷　宋辛怡顯天禧雲南錄三卷　元郭松年南詔行紀一卷　李京雲南志略四卷　張道宗古滇說原集一卷　明王奎南雲稿二卷　李思聰百夷傳一卷　薛宜可南雲稿二卷　楊鼐南詔通紀十六卷　楊愼滇載記一卷滇程記一卷南中集十卷　倪輅南詔野史一卷　吳懋葉榆檀林志八卷　陳善滇南類編十卷　彭汝實六詔紀聞一卷　田汝成炎徼紀聞二卷　顧應祥南詔事略一卷　郭棐炎徼瑣言四卷　鄧漢南中集四卷　鄧原岳碧雞集一卷　薛夢雷彩雲篇二卷　馮時可滇南稿二卷　陳用賓修攘備考二卷　太保山樵緬甸始末二卷　諸葛元聲滇史十四卷　謝肇淛滇略十卷　（本朝）馮甦滇考十卷　吳自肅滇遊行草四

卷　檀萃滇書十卷　滇海虞衡志十三卷　詔史補八卷　余慶長銅政考八十卷　孫士毅綏緬紀事三卷　徐宏祖滇南遊日記三十卷　明李元陽通志十七卷　包見捷志草二十卷　本朝王思訓滇乘三十五卷　袁文揆滇南文略四十四卷詩略三十三卷至各家詩文集之已刻者在明則有蘭茂之元壺集聲律發蒙　郭文之舟屋集　楊一清之關中奏議石淙彙稿　張志純之南園漫錄續錄　張含之禹山集　李元陽之中溪集　楊士雲之九龍山人集　嚴清之冰玉集　楊向春之心易發微　趙中選之泰律　楊忠亮之素吟草　木公之雪山始音　楊黼之篆隸宗源　王廷表之鈍菴讀史　董難之韻譜鳳喈集　唐堯官之五龍山人集　王元翰之待焚草凝翠軒詩文集　讀徹之南來堂集　普荷之修園集擬菴集　陳佐才之宵虞居集　何蔚文之稚元集　文祖堯之明陽山房集　本朝則有王宏祚之思齋集　趙士麟之綵衣堂集　段昕之皆山堂集　趙元祚之我軒集　張漢之留硯堂集若未經付梓者不下數百種其子孫什襲而藏庋弗示人數十年或百年俱已消蝕卽有所存亦多漫漶矣惜夫

嵯蟲脊前身是虎頭獨憐門下士負鏡葬衍州朱桐川云谷以家侍御知己之感隨至海鹽其手蹟流傳甚夥然已爲四方收藏家購去未可多見今亦有贋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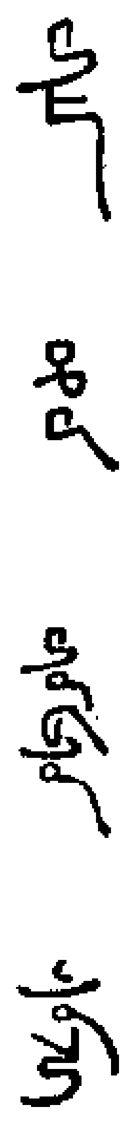
顧甯人贈郝太極云曾提一旅制黔中水衕諸酋指顧空大楚兩頗猶未老過秦扁鵲更能工風高劍氣蛤川外水沸茶聲鶴澗東橋畔相逢不相識漫將方技試英雄後注曰太極滇人天啓中守霑益余於敘功疏識其姓名今爲醫客於吳之上津橋言及舊事感而有贈

施德裕字惟一雲南鶴慶府人領崇禎庚午鄉薦初授河南封邱教諭陞四川射洪縣知縣於辛巳年擢黄州府同知時流氛日熾全楚蹂躪德裕單車赴任竭力守禦未幾城陷被執德裕叱賊不少屈賊索金帛德裕空囊無以應賊知其廉吏釋而遣之遂攜家寄寓雷江學圃蒔花以詩酒自娛足跡不至戶外大司農王公宏祚與德裕同年至契邀至白下一晤之外無他求也其薑桂之性如此晚尤食貧處之晏然卒年七十一歲

明定襄伯郭登自緬甸回感寄沐征南云毒霧昏昏水拍天孤帆風雨瘴江邊鯨波去日渾如夢虎穴歸來始自憐終夜

緬字

天　雲　雷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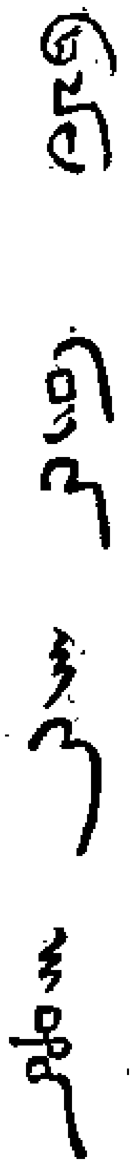


其　定　其骨路　其㖧

日　月　斗　星

賦　刺　庫哩戰　草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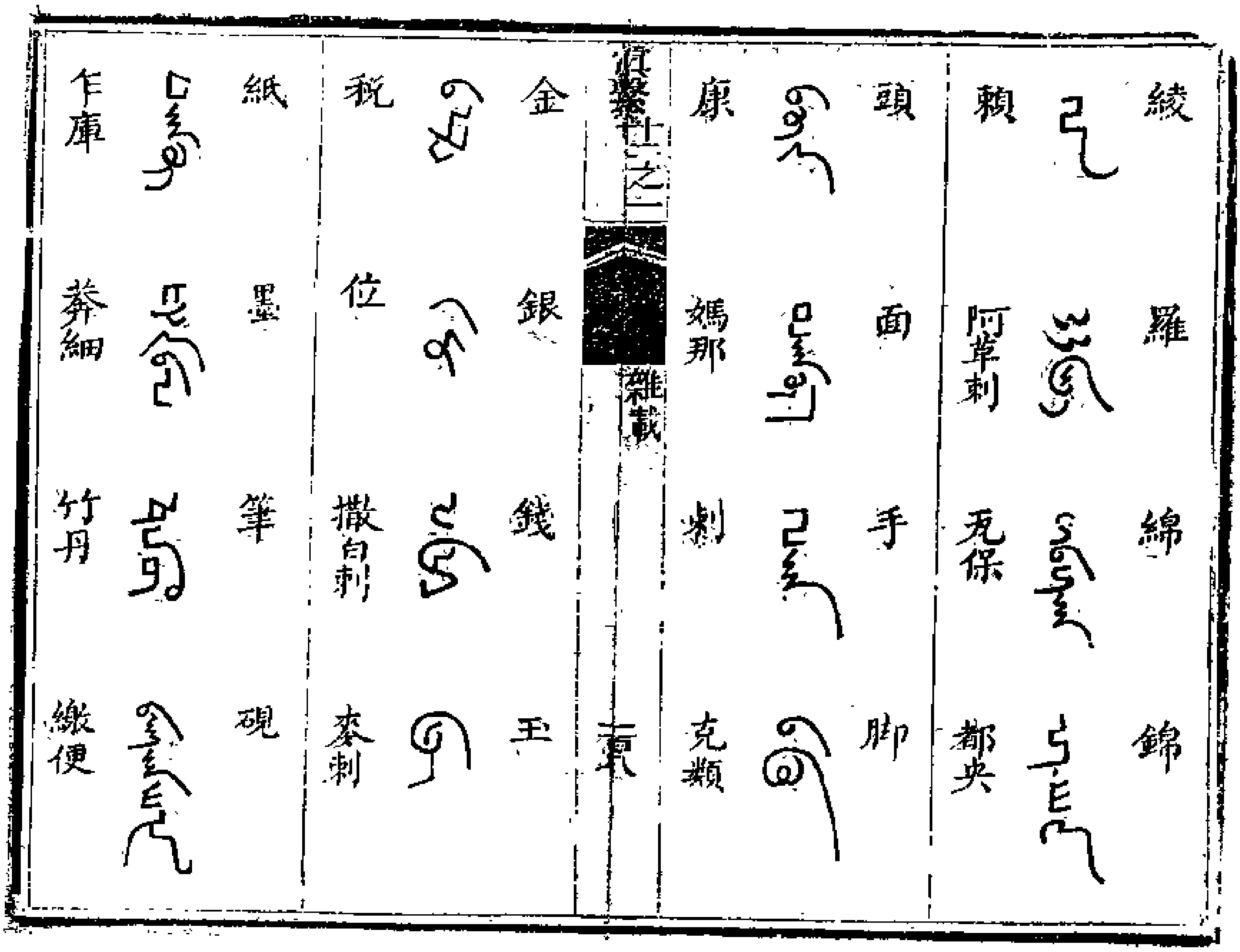
江　山　闕　津



麥列馬　擂　岡　憂豆

酒　飯　醉　飽

細　塔莽　也必　孔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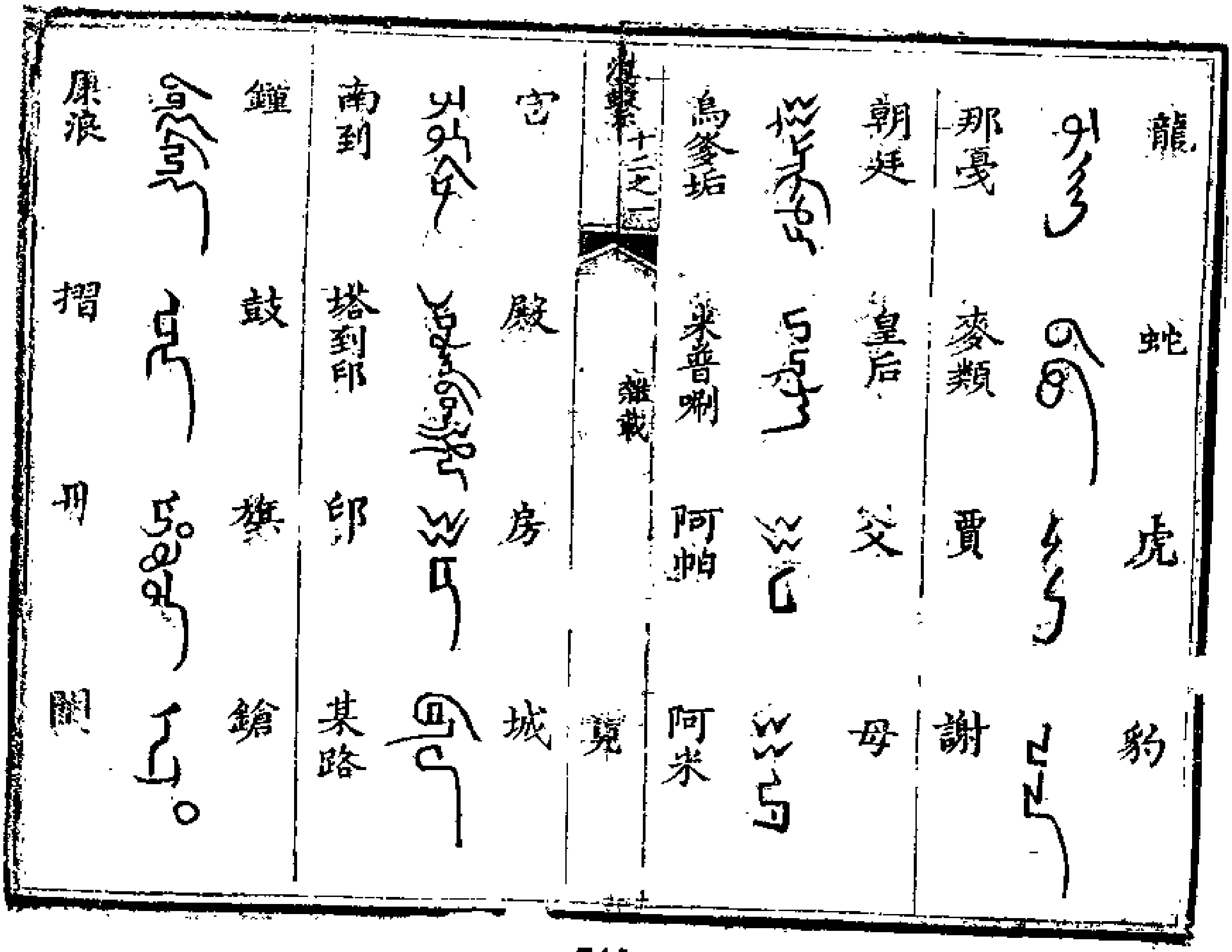


綾	羅	綿	錦
賴	阿革剌	兀保	都夬

頭	面	手	脚
康	嫣那	剌	克類

金	銀	錢	玉
稅	位	撒白剌	麥剌

紙	墨	筆	硯
乍庫	莽細	竹丹	繳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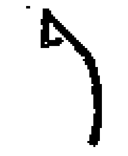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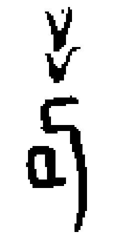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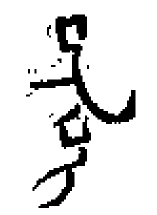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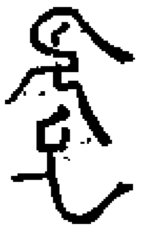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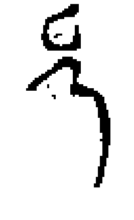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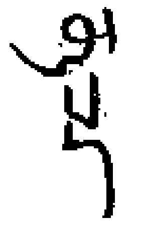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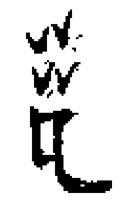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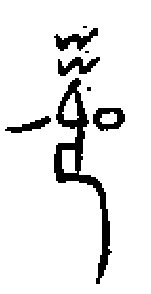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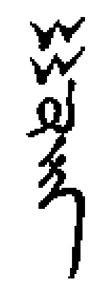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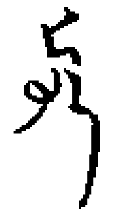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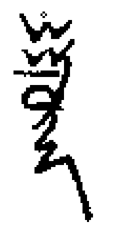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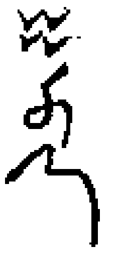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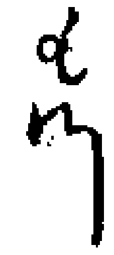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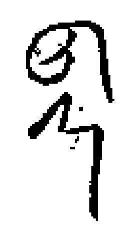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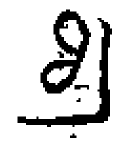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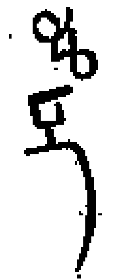


龍	蛇	虎	豹
那戞	麥類	賈	謝

朝廷	皇后	父	母
烏爹垢	来普喇	阿帕	阿米

宮	殿	房	城
南到	塔到印	印	某路

鐘	鼓	旗	鎗
康浪	摺	冊	關

城		某路
都		然馬
京		歹都
國		白列歹
節		撒胖
歲		捏
陽		阿太
陰		阿噴
枝		阿苛
葉		板
花		阿喇
朵		阿榜
象		唱
馬		麥狼
牛		那
羊		赤

爨有字僰有字麼些有字西番有字而獨載此于緬末者明初設緬字館于滇垣令漢人習而譯之今雖十年一貢然其輸誠之奏納款之文仍不時上達亦當事者所宜講求也考緬字授白緬僧有深淺優劣之別其精者知晦明風雨日月剝蝕乾隆六十年孟幹以貢使入都乃賜　御纂五經康熙字典　淵鑑類函及朱子綱目李時珍本草十數種以歸詩書之澤被及化外而花冠環耳之輩行隨琉球高麗安南共凜　聲教矣猗歟休哉

滇繫後序

予之輯滇繫也閱四載始克告竣呈之相國費筠浦師山長姚姬傳先生頤園初大中丞時帆法學士柏溪楊方伯舊史洪稚存皆謬蒙推許且有為之序者是書雖仿志而作顧郡志必異於邑志省志又異於郡志繁簡踈密之間蓋亦有說焉或曰子之繫凡十二而典故藝文至二十六冊餘十繫則僅十四不已多少失倫乎予曰唯唯否否十繫所關俱可於典故藝文中索之膚寸之雲觸石而雨天下此由

小及大也須彌之山可納之芥子此由大返小也鹽銅君為滇腹心之疾無所制則害延於肢體突緬藏乃滇肘腋之患失其備則禍入於腹心況賦稅之處星物產之數薄歲糜協餉數千萬以國家疆域之廣何需此區脫無用之壤然五金之利惟滇是資外戶之藩惟滇是寄無滇則無黔無粵且無蜀此亦當宁所熟籌者第冀滇之士窮經稽古無以邊遠自廣其固陋則往哲可追滇之農易耨深耕無以磽瘠自蕪其園則光疇可服滇之工取材落實無以奇

滇自蠱其耳目則世業可沿溪之胥持儉留勞無以虛偽自矯其聲名則賢還可參兩為之上者鎮之以廉靜治之以清省滇雖百世無虞可也守老矣一官縣邈縻絆江表上亦不能為

朝廷効尺寸之勤下亦不能為閭閻興利

議之紹延而繫此以[illegible]鄉[illegible]事猶得請告歸林充穎乃有志者補所未逮云

嘉慶十三年大雪後五日師範敘於望江菩提寺之旅館

洱海叢談

洱海叢談　續編卷第

寒溪釋同揆輪庵著

旅泊黃鵠磯徐子慄先生贈詩正月梅花不肯殘春晴了却一山寒道人莫話滇南事只作尋常鼠雀看蓋索觀洱海叢談而作也先余同顧赤方方羽三毛會侯丁鼎庵蔣玉淵李因兄集此山堂亦有羅川妙語高齋讀洱海奇聞客座傳之句既返寒溪空山積潦砌苔擔溜足音寥寥即鳥聲與譯語俱沉咽澗阿兀兀坐竟日如枯株忽憶叢談之裒集未竟乃取而摭拾補綴閱月成書世外老衲著述非求其甚佳亦無段落倫次辭達而已然吾見天下之盛文章富丹鉛者或以閉戶爲舟車或以筆墨爲羔鴈吾竊恥之嗣宗之嘯彥伯之詠豈有意經營者哉興之所到偶爾成文耳若夫紀載未詳耳聞或謬命之曰叢談蕪穢不治之義也陸賈南中行紀稽含南中草木狀雖稱博洽亦有詿漏至段成式志廣動植遂謂朱提以南無鳩鵲其誣妄且不可勝道於茲芻乎何尤時康熙戊辰長夏前住雲南大理府文殊寺輪庵道人同揆書于寒溪草堂

僰音白釋迦父曰淨飯王叔曰白飯王此僰人之始祖也俗多蔬食少用葷血故稱白飯植棘爲牆以自敵故從棘人又云僰人爲阿育王第三子驃苴西海阿育國王能登雲上天娶天女生三子以長季封於金馬碧雞仲子封蒼洱之間者是也武侯破孟獲雍闓延攬豪傑乃封白王仁果之孫鳳佑那王於大理賜姓張氏傳十七代遜國於南詔而絕後段氏復興亦白王後也至明初始內附其人多姓李姓楊謂之民家流寓者謂之軍家其語音同中土民家皆操僰語成都楊修撰用修往來大理永昌之間近四十年訪于舊家得白古通元峯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用修熟諳其語譯爲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詳備

大理府爲天竺之妙香國初爲羅刹所據觀音大士自中印土來登點蒼山絕頂俯視遠近蜘蛛信宿

今盤陀石尚存次日造羅刹募一袈裟地結茅羅刹許諾大士復邀其勒券防悔今洱海波心石壁字跡宛然即展伽棃遍覆千里羅刹知爲神力哀懇棲息之地大士許其遷住峯頂今黑白二龍池雲霧晦冥羣龍千百出沒黑池尤猛悍樵者不敢近木葉飛墜霹靂隨之皆羅刹種也

漢武帝元狩間遣使至滇滇王嘗羌言不遜天子震怒當羌爲莊蹻之後時天竺白飯王之裔仁果爲民所戴乃册爲滇王都白崖在郡之東南煙火萬家與迷都相去百里迷都亦大鎮百貨俱集地極熱如交阯沃壤數萬頃白崖張姓老婢名高娘嘗以白猪自隨一日猪化爲六牙白象高娘乘之上昇雲中現寶珠瓔珞之相乃普賢也即其處建梵宇名高娘寺

點蒼山一名靈鷲山梵語耆闍崛山蒙氏封爲中嶽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馮河周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山也有十九峯夕陽峯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矣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遍於巖谷四時不謝早起開爽日出後即雲霧覆之至七八月雲霧收淨惟一白縷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其下多文石即李文饒平泉莊之醒酒石惟三塔寺後數十武産者最奇餘皆白石而已地煖無冰霜溪磵積雪厚數丈盛夏兒童婦女椀盛賣之和以糖蜜亦可充饑但多食則生癭袋嵐瘴所結也

蒙迦毒者哀牢蠻也其妻名沙壹遺腹生子龍祇其背蠻語背爲九坐爲隆名九隆於哀牢山下自立爲王世世相繼唐天寶間九隆之後細農邏耕於蒙化之巍寶山下數有神奇白國主張樂進以位讓之遂稱奇王此蒙氏之始也其宗族渠帥分爲六王蠻語王爲詔故稱六詔農邏死僞謚高祖孫晟羅皮立建孔子廟於國中至子皮羅閣始強奏合六詔爲一開元十六年封雲南王賜名歸義築太和城自蒙舍徙都之子閤羅鳳立同妻謁太守張乾陁於雲南乾陁私其妻鳳怒攻殺乾陁盡有

雲南之地改國號曰大蒙朝廷發卒討之前後死者二十餘萬人而不能克遂與中國絕大歷十四年鳳死孫異牟尋立僞諡鳳爲神武徙都喜州連吐蕃入寇李晟擊破之改城苴咩更國號大理自稱曰東王旋泰欵韋皋請擊吐蕃自効唐遣使册封仍南詔舊名使者至牟尋北面跪迎開宴出明皇所賜老笛工歌女謂使者曰皇帝所賜龜玆部惟二人在矣爲唏噓泣下尋死僞諡孝恒子尋閣勸嗣三傳至世隆乃僭稱帝號爲邊患及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亦弊隆死僞諡景莊皇帝子隆舜嗣舜死子舜化貞嗣爲其臣鄭買嗣所滅自細農邏至舜化貞共十有三世三百一十年而蒙氏絕矣（天寶二字誤據滇載亦應作貞觀）

鄭買嗣滅蒙氏自立國號大長和子旻嗣立南漢主以曾城公主妻之共三傳二十六年爲楊干貞所滅干貞立趙善政爲主改國號大天興立十月而干貞自立改國號大義寧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與師問罪干貞走死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白飯王之裔也佐蒙氏有功至思平生有異兆黑爨三十七部皆附之逐楊氏而有蒙國仍國號曰大理改元文德石晉天福二年也死僞諡太祖三傳至素隆避位爲僧而立其子自後段氏嗣立數十年或數年即出家立子爲故事故其發政以慈善爲本不妄誅戮至段正明于元豐五年立改元三避位爲僧以讓其臣高昇太爲主段氏中絕昇太改國號大中建元上治昇太之死也囑其子高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不得已從之今段氏子長矣且賢仍推立之後人守臣節勿效我也太明遵遺訓求段氏子正淳立之而已爲相國段氏復興號後理國國人仍稱高氏爲國主波斯崑崙諸國貢者必先相國後謁段主至元世祖俘段興智滅其國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三百五十年元復錄段氏子孫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嵯管領及元季中原多故段氏復據雲南於是有十一總管相繼爲主然無建國改元之事矣

大理一名羊苴咩城狄青討儂智高宋史稱智高遺金龍衣而遁不知所終殊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塚猶存元世祖十三年以段信苴日爲大理總管子孫相繼至洪武十四年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平雲南擒段寶二孫賜名歸仁歸義而官之初宋太祖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從此與中國阻截者近四百年元立二萬戶府大德元年移雲南御史於陝西謂之西臺至是收地

建官置大理府領州四縣三葉榆遂入版圖矣

蒙氏段氏高氏父子相承皆以名之末一字聯續今姚安高雪君名拱映其嗣別駕卽名映厚雪君卽昇太之滴派向余述其家世云始祖江西廬陵人隨諸葛武侯入滇留相鳳邪佑遂爲滇人雪君變亂時於提軍桑公帳前投誠初高氏子孫年不過三十雪君尊人棄俗爲僧建精藍奉佛今壽及古稀其孫已襲職矣桑公極嘉其好善爲余說如此

漢元封元年郎中司馬遷奉使西征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二年中郎將司馬相如持節開越巂故郡有兩司馬祠王莽末文齊爲益州太守公孫述[illegible]之齊斬其使聞光武卽位乃開關道路遣貢京師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侯今蒼山有祠隋史萬歲京兆人行軍總管先是南蠻爨翫叛萬歲邀擊破之追勦近太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吾者過此萬歲令左右擊仆之碑趺誌曰史萬歲不得仆吾碑萬歲驚歎復爲豎立今在爾娘寺史亦有遺像明萬歷時關西鄒公應龍爲

巡撫勦滅鐵索箐赤石崖諸蠻擣空巢穴羣盜絕跡今有戴德祠此葉榆四遺愛也

青華洞在雲南縣北數里大路傍窅冥不可測數年前有灰色龍盤旋洞中粗若巨缶縣令具牲祭之徐徐退入大理爲龍窟僞周將滅時太和城上晴天正中一白龍長數十丈飛舞雲際萬目共覩良久歸蒼山是年提軍桑公帥大兵入境不血刃而定僧衆安居雖士庶奉佛樂善之感而桑公護持三寶培養殘黎之至意蓋亦不可泯焉

相傳觀音七化其事蹟甚奇今摘錄之一化唐永徽年間有白鬚老人戴紅蓮瓣冠披袈裟持鉢至蒙舍細邏農家乞食二化梵僧持鉢向饁婦乞食三化梵僧坐巍寶山磐石前有青牛左有白馬朱鬣右有白象週遭覆五色雲雲中二童子一執鐵杖一執方鏡耕樵共見良久昇雲中而隱四化南詔王蒙邏晟時一僧拄杖挈鉢牽白犬乞食開南郡村中村民素爲盜惡犬乃執僧支解之須臾復生談笑自若民又害之焚其骨爲灰竹筒貯之沉於

波心須臾僧裂竹而出形體無損村民驚懼歸依五化菩薩欲化導一方手執楊枝足躡木屐向山而行王樂等走馬逐之不及彎弓射之箭皆化成蓮花今洱東有蓮花菜甚可食是其遺跡六化聖僧行化至李作靈之界騰空化爲觀音像衆彷彿光明不可仰視有老人云吾能鑄此乃範金肖像至今奉祀七化蒙保和二年西域僧菩提跑訶入國云吾西域蓮花部尊者阿嵯耶觀音行化至汝國於今何在語訖入定化去卽觀音化身也

宋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行程曰巍峯曰雞足山曰優波掬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鷲峯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跡也白古通載釋迦佛在西洱證如來位而藏中謂靈鷲山爲如來說法華經處其說相合又佛滅度時迦葉尊者在耆闍崛山後入雞足雞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窟舍利塔現存則通紀及酉陽襍俎吳船錄俱同一轍雖遠近大小稍異然徵今考古不爲無據亦足起緇白之信向耳

感通寺在郡南十餘里點蒼之麓又名蕩山寺摩騰竺法蘭建騰自西天竺來從此入秦至唐時波羅祖師重葺峯巒環繞林木幽深楊升庵寓止寺前之小閣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升庵墨妙啟牕則雞足雪山橫亘煙雲之表明末滇詩人唐大來薙染號擔當和尚亦寓此樓壽九十餘而化今弟子貴雪把茆住息供香火寺內三十六房皆持戒修行大雲堂爲第一房洪武間僧法天號無極大師受

法於海印印受法於斷崖爲高峯嫡嗣以白馬一匹白茶花一株親到建康獻明高帝上臨朝納之花忽開放馬爲長嘶上大悅寵錫宸翰十八章宋濂劉基李耕同時應制今墨跡如新其花遺種在寫韻樓之北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殷紅非茶花狀當是別種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不生爲異也法天屢膺存問章疏謝表皆稱臣僧無極蓋以字行其弟子文瑚文熹等卽今各房之祖而禪道罕聞矣

崇聖寺亦稱三塔寺在郡北五里三塔巃嵸隔洱海百餘里卽望見之中塔正方磚石甃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範四金鵝高二丈塔下遊人以巨石投地金鵝昂首而鳴音響清越黔國公眞書山海大觀文石鑿成一字縱橫四丈四石立塔前如屏障二門銅鑄重十萬觔南詔建極十三年造乃唐咸通年也大雄殿巨麗精巧覆以琉璃瓦墁地逕徑丈黝蒼石甬道傍紫荊花樹亦高數丈唐朝老梅狀若古松亭亭直上枝幹亦如松柏天

寶閣寺僧募造大士像未就夜驟雨旦起覩之澮皆流銅汁卽用鼓鑄立像高二十四尺如吳子所畫細腰跣足像成白毫光彌覆三日夜至今春夏之交時時放光大率滇西放光及雨銅雨鐵之處甚多光中亦現佛菩薩獅象等形不可以凡情測識也

三塔寺內有黃花老人草書石刻字大如椀筆法飛舞相傳以檳榔殼蘸墨汁書之老人爲宋元間人自江右來此住久仙去四絕句甚佳附錄於此王

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人住滿谷西風栗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輿來日掛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落落嶺西憩山僧乞與山前地鵠拓先開三十雙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詩見中州集茲誤）

郡西二里有宏聖寺亦稱一塔寺舊名王舍寺浮圖高三十丈十六級阿育王建有栴檀殿接引像高

八丈殿燬露處余勸李敬可居士捐木植磚瓦葺之一月工成寺前有楊升庵摹刻禹碑蒼山向有五百寺皆阿育王建今尙有六十餘城內有大慈大悲文殊普賢藥師興福而普賢寺最大爲習儀祝聖之所有玉局寺在玉局峯下以唐御史杜光庭爲伽藍光庭自號青城居士灌縣人教授大理始開文教有天臺寺在龍泉峯麓一名祭天臺諸葛武侯征甯顧蒼洱奇麗駐兵數月公望氣見玉局峯下五色雲起鳳凰一雙飛翔而過公攬車遍歷榛莽得峭壁石龕刓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像其中而祭之又於石上鑿八卦建大小浮圖三十六座於寺之前後今尙有存者

無爲寺在蘭峯之半巉巖峭壁行茂林數里兩山谿然中開從絕磵左折入寺有石樓寬廣攝衣登之洱海雪山近在几席有香杪木五株其大百圍高八九十丈每株可作廣柳八九十副或百副昔有二十餘株喪亂時爲玀猓伐盡此僅存也寺有長水老宿高年碩德余以偈印之今繼席文殊院矣

無爲以田多糧重僧逃無遺惟一監院扑責枷示已數十次業榆古刹處處如此苾芻其何以堪

郡北二十五里芒湧溪之源昔有三十八庵巖壑幽秀天風海濤震動林樾四時現有佛光或白毫相或五色或如獅象變幻無定他若峨嵋雞足五臺普陀之光時現時隱此光則無時不現山頂溪底靡有方所建造藥師光寺至今香火甚盛

蒼山中巖亦號雪山有磐石徑丈相傳爲如來苦行之地草石皆作栴檀香氣亦名香石巖傍有鳳眼洞長水畢丁住此者十年有天生木橋其木半月一換四季長新人跡罕到惟樵徑耳與畢鉢羅窟相近皆點蒼古跡然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永昌鶴麗皆有之不止大理也靈鷲列刹相望盡在天竺幅員之內爲阿育王故封會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其舊址

大理雖多梵刹無園亭之勝提軍桑公玉華居士葺文殊寺傍隙地鑿池種蓮編籬蒔花建草亭闢射圃縱蒜爽士女遊觀挈榼觴詠無虛日復爲文殊

寺置買沃壤以償價迨公沒千里內外徒步哭臨者近萬人太守王公興禹爲公塑像建祠樹豐碑紀功績於池上亦甘棠峴首之遺也及公長君儀部公燕同弟明府楨自都來迎櫬郎舉此園仍歸文殊寺管業常住既獲膏腴復返故地僧衆耕藝充然有餘此皆儀部公昆玉不匱之孝思桑公諄切眷懷寺産之心乃大慰於九原可以垂永禩而風後起矣

滇人名墟集爲街子大理西門外教場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爲大街子百貨聚集結茆爲屋如闤闠文武當事共出彈壓下帳房設兵以防蒼山後生猓錢刼唐宋明相沿不廢如小街子則逢二五八日于各墟市畧聚午過則散矣

雲南各府雖有養濟院不設孤貧口糧桑公蒞任五載葉榆附近之處建房給糧活貧病男婦小兒以萬計鎮南州守岑公鶴亦苦屋招流辦給衣食丙寅秋余客昆明藩幕俞聲宣越人也爲余言今北勝中州守奇獻暨十八府詳設孤貧口糧一事余

郎請于方伯李公世昌公郎桑公之胞弟留意民瘼以興利除害爲已任欣然首肯但以事屬中丞爲政適於九月朔中丞王公繼文延齋同香海庵冰壑和尚在座助余力懇之且言如滇中舉貢公車貞節牌坊之費皆係新設可以比例中丞云事關題達費多餉匱之秋恐未必允行余言此乃余滇第一善政請而不得公之功德已溥徧矣中丞亦欣然諾之及余還寒溪閱邸抄則部議准行已久雖滇黔兩省當事皆以菩薩現宰官身故遇善勇爲而俞君載筆天涯汲汲以濟物利生爲急務亦可概見其心曲矣

桑公建關聖廟於提署之西雕題繡桷備極工巧余名之爲玉泉寺延南滇和尚開法制造禪牀器皿鐘鼓旌幢無一不備未幾公棄世太守王公復造照牆及大悲觀音閣築圍牆甬路而廟工始畢兩公敬禮三寶出自至誠不由勸募爲僅見耳

大理風花雪月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今花已剷伐無遺種其風則處處有之下關稍甚

耳自九月起至次年五月止無日不排山倒海破房揭瓦聲同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室內然燈八窗洞開燈影不搖過下關橋必下益整冠否則飛颺而去矣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折處即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處仍然大風不息也

洱海源出下關北流合金沙江屬麗江府所謂恒河也産魚皆大頭巨口狀貌可畏食之遍身皮脫土人不忌當事讌客擇小頭者有公魚甚小而味勝如此方之子鱭入志書蒼山絕頂有高河菜七八月生紅莖碧葉味辛如芥亦入志書

櫻桃樹極多大數圍高數十丈白多於紅其實酸澀不堪連翹花徧於籬落黃色可觀杜鵑花有五色者茶花亦有黃紫紅白四色其大如椀階砌間無非此花也趙州遍知寺夜合樹高廣數十畝枝幹扶疎曲折開花如小山覆錦褥絕非此處馬纓之比草蔴數十年不凋其本用爲屋柱

金沙江之上流即狗頭國國初曾發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司馬相如入西南冉駹楪榆之君皆內附將軍郭昌衛廣改置益州楪榆縣水經注所謂西洱河也明季時屬哀牢國洱水合漾水濞水西南行三百八十里至瀾滄江即黑水也黑水東北九千里達於北京南七千里達於江寧大理益在震旦之極西矣

沅江武定之間有曾葵山方圓千里土司龍姓石屏州土司李姓其民皆蓄髮劫掠流毒官兵不能制地險絕鴻荒以來未見天日過此則銀場在焉富

庶同於江浙故僧徒捨命赴其地募緣生還者益十之一耳有蘇州僧願石欲隨余東還忽爲人所誘結伴而去

文殊寺方丈面東雞足如列翠屏雞足之東玉峯出天半此麗江小雪山也登小雪山即望見大雪山矣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兎當事欲差員掘以見示余以傷生勞民止之據云味如乳酥性大熱多食令口鼻出血麗江乃土府往歲漢人絕跡今稍通行矣過雪山三四日程皆喇嘛居止從此直

達中印度僧俗戴紅帽烏斯藏戴黃帽稱大寶法王紅帽稱二寶法王二寶之屬皆茹蔬有神通能駕雲往來死現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舍利如雨麗江土官木君爲余言大寶爲曹洞二寶爲臨濟源流不紊其說誕妄不足憑也順治間黃帽侵擾紅帽不已二寶欲身赴藏以解兵患當事或止之二寶云去固無礙我修行先於大寶七世彼安敢肆毒大寶以師禮敬之至今尚存而紅帽浸弱矣

雞足山在賓川州泛洱海四十里乘風而渡兩日到山三峯偃伏如雞距頂有石門佛大弟子摩訶迦葉秉如來衣鉢入定於此候慈氏佛下生乃入涅槃逢歲朔四方緇衣進香自漢迄今不絕大刹七十二所蘭若無算傳衣羅漢迦葉寂光放光五大寺爲最著每寺千衆數百衆不等皆刀耕火種爲食大理無鄉紳富戶凡供應有司及往來使客皆取辦於各刹而解送松木板於各衙門尤爲苦累桑公蒞任痛革之僧衆歡騰及公歿未久而鎖天之票四出矣

余少卽見番僧卷毛鉤鼻深目穿耳問爲迦維衛國人自號羅漢人亦以羅漢呼之胸懸木牌歷敘所經西域諸國土後到嶺表及五臺京師結伴化齋不一而足以爲眞印土人也及到大理上定西嶺卽見彌山高三十里力憊坐磐石稍憩忽見僧負行李及賣貨物數人其狀貌卽向所見之羅漢也初亦疑其天竺遐方何以熟諳漢語至此乃釋然不覺失笑

迦葉殿在雞足山之半無三十年不回祿余遊雞足其殿初燬惟尊者像僅存署提鶴麗鎭王公珍篤信三寶矢願重建余以東歸不得見勝果圓成爲恨事

賓川瘴氣甚濃四五月間雞足道絕人行更有變鬼人婦女居多或變猫變羊變雞鴨變牛糞過單客則殺而奪其貨村落中忽有此種人左右隣必鳴官擒拏正法否則連坐其人黃面赤眼神情恍惚容易識認蓋亦癲癇之類也

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南

趙南海北遶西極合黃河再入中國皆發源於大理之西洱河即葉榆澤也黑水則源出吐蕃嵯和哥界而流爲瀾滄江古以西洱爲黑水者非

騰越楊雍貢守戎爲余言蘗地無鐵用大猫竹截斷入米其中熾火煨之竹焦而飯已熟甚香美亦有巢居者語言不通其地多出琥珀碧玉珍寶余又於路睽見蘗婦紉樹葉爲衣飄飄欲仙其葉似野栗樹而甚大不脆折故耐縫紉亦架樹爲屋以居孰謂有巢燧人之風不至今存耶

白崖西北上定西嶺其高數千仞至嶺頭即平地四十里到趙州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灘高水迅至鎮遠舍舟登陸過油榨關相見坡出貴陽數十里平原復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不一而足至定西而盡其地高過中州三百六十里月黑夜星光下照如蓋天如覆釜身雖履地自覺憑虛至永昌騰越則更入霄漢矣

洱海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擺船來去皆張帆而行不假篙櫓八月望夜海中出珊瑚樹高數丈漁者盡見相傳爲龍王獻寶冬月大風海水倒卓起火光如山易象所謂澤中之火豈其然歟

雲南亦名洱海縣南二十五里爲水目山有非相大師年八十修建梵宇數百間剃度弟子萬餘人迤西僧徒皆其眷屬亦說戒參禪滇南法席之盛無過於此相師自云其師祖會參天童老人歸滇出世即辦香遠供萬里徵荒之地能以正法教化即稍有譌訛亦當寬其吹求智光寺前演兒爲破山孫斂樹子於同坐屢見辭色余力勸之及余東還過木邦鋪至普淜道中忽邂逅相師舉手攜湘竹杖贈行余口占絕句荅之吾師福德冠人天况有兒孫滿膝前細看道容深敬仰從今不罵野狐禪師再三致謝而去

太和城築於蒼山之平坡學宮衙舍寺廟皆東向十九峯澗水進城潺湲不絕桑公囑余但飲井水不生癭袋山泉有多年木葉浥爛最宜忌之土瓶肥饒稻穗長至二百八十粒此江浙所罕見也戎菽年前即採供蔬饌土人謂之大豌豆笋惟感通寺

產七月採之余煮食無多泄瀉三日大率滇地竹多而筍不堪食卽如雞㙡鮮者亦不宜多食能致麻瘋藥有一百七十七種其性良於他處惟附子則來自蜀中籬落間生圓菓如龍眼紅黃色土人謂之橄欖余初笑之及入口咀嚼真橄欖也乃知閩粵所產謂之靑橄欖故自有別耳黃柑出賓川者其大如椀柑園甚多皆當事主之胡桃皮薄如紙有山桃皮厚以供榨油榛松皆不亞遼東但味淡遜之

花之屬四時不絕雖大雪中五色燦爛畧不萎謝草至五月始生以地不熱之故然花獨不畏寒耶此理之不可解者也有蝶珠花甚可觀蘇子由詩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亞枝斜者是也茉莉至滇開花甚小昆明亦然蘭草無香米殼花四季皆開極大五色不下茶花刺桐開於七月極紅倚映他樹皆朱殷色

雞足點蒼僧房以蜜煎供客最佳如檳榔香附橙柑木瓜香橼梅桂皆蜜漬之川芎則採嫩芽點茶淸

香可口其採蜜之方彝人撲捉大蜂線繫其腰記以色紙迎風放之乃集數十人負筐鋤隨行度越大山峻嶺忽入土竅併力掘之其大如城郭得蜜數百斛以酒糟醉羣蜂餉親友如溫台之海味也蚱蜢油炒如蝦或晒炙下酒市肆食店錫鏇盛列以爲上味至猓猓男婦小兒見松柴中大毛蟲卽歡笑手取火燎其毛嚼吞之

滇黔苗猓僰爨歷步之屬擔柴負重頂戴半木枷卽徒行亦不暫脫相傳武侯服南蠻設此號令羣彞使其不敢與漢人爲伍以別貴賤

鈎藤出蒼山以之釀酒名咂魯麻程本立詩金盃哈喇吉銀筒咂魯麻江樓日日醉忘却在天涯

附錄

王士禎居易錄

輪菴和尚名同揆明相國文文肅弟震亨之子少爲諸生名果字園公出世後常住雲南大理府著洱海叢談云三塔寺內有黃華老人草書石刻字大如椀相傳以檳榔殼蘸墨汁書之老人宋元間人自江右來此久之仙去其詩卽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云云士禎按黃華老人卽金翰林修撰王庭筠字子端此四

詩有眞蹟石刻在汾州府學朱翰林彝尊吳徵士雯皆曾見之益李中溪元陽侍御摹刻於點蒼而滇人傳會爲仙耳

尤侗奏對備忘錄跋

今之輪庵和尚卽昔之文園公也園公爲衡山待詔曾孫文肅相國猶子而啟美中翰爲其名父囿屬文苑世家園公能詩善畫秀出烏衣往年吳梅村嘗作長歌贈之淋漓盡致

張庚國朝畫徵續錄

輪庵法名超揆（按超應作同）俗姓文氏名果中翰震亨子文肅公姪父沒家落走京師佐總戎桑格定滇逆得官不仕旋薙髮善詩文筆札工書畫山水多寫平生遊歷之名山異境故能獨闢生面不落時蹊

聖祖南巡迎

駕召入京

恩賞優渥年七十餘示寂

賜塔玉泉山

子諡文覺禪師異數也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洱海叢談一卷　國朝釋同揆著襍記滇中風土物產（刊本）

洱海叢談跋

滇中誌述始自升庵以後則有謝在杭之述馮再來之考紀載頗不寂寞輪公卓錫點蒼東還後猶輯叢談將毋文字結習未忘耶雪鴻印爪正不得以桑下三宿戲其深瑕也壬寅歲除前一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３８
作者＝
页数＝７６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